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林则徐

年谱长编

上卷

来新夏◎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十一五”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林则徐年谱长编

上卷

来新夏◎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之一。

本书是国内首部完整辑录晚清政坛领袖人物之一林则徐生平资料的年谱长编。文献征集包括奏折、文录、诗词、信札、日记、译编、旧谱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有些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书中对谱主有关资料、事迹多有考证,并引述学界最新成果。本书是研究林则徐完整的编年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则徐年谱长编:全2册/来新夏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ISBN 978-7-313-07651-9

I. ①林… II. ①来… III. ①林则徐(1785~1850)—年谱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3723 号

林则徐年谱长编

(上下卷)

来新夏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总印张:55.5 插页:12 总字数:861千字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313-07651-9/K 定价(上下卷):2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71-85155604

林則徐年譜長編 題籤 羅澤
啟功
來新夏編著

启功先生题写书名

少穆公遺像



林则徐像（一）



廉水公峯文林



冰炭莫宜森鄰克蕃括呼既喜我邦國
雖危不窮屢及英族黎元慈苦國多盜賊
上下揮披若不能息耿耿猶寐任重負力
己卯長至後十日從孫揚光集易林作贊

林則徐像（二）



林则徐读书处（福州西湖桂斋）



虎门销烟池旧址（今东莞市虎门镇镇口村西南海滩）



林则徐谪戍伊犁，勘垦边地经历之所（新疆慧远城钟鼓楼）

用法乃不能不嚴於立法法之輕重以弊之輕
 重為衡故曰刑罰世輕世重蓋因時制宜非得
 已也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
 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
 鉅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
 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
 思及此能無股慄夫財者億兆養命之原自當
 為億兆惜之果皆散在內地何妨損上益下瘵
 富於民無如漏向外洋豈宜藉寇資盜不亟為

次謝答姚春木

時事如此惡誰識海防已成頭破血流開口難黃經塞不
 遠中原吁可傷感君教學易變退固其常

次謝答王子壽詩心

太白宿營久艱危兆履雷聲報宋李郭或與唐果有元戎
 略休為函官傷手無一寸刃誰拾路傍槍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出門一笑莫心哀，白有生來風濤回首空。三喜摩羅從頭數，九長休信兒童輕薄。
 語噉他趙老送趙學見歸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粉利

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請居正是

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感與山友談故事試吟贈送老頭皮
 宋前宗簡器者稱林從誥召對問此來有人作詩送卿至野曰
 臣某有一百云現在洛陽或林酒且奏則狂愛謔語曰擬將
 官某去送爾爾送老頭皮大笑放還山東某也謂其子送
 出門笑其爾爾送老頭皮不能如視處士妻自一百詩送其子
 妻于笑矣

舟兒送過數程稿不忍別詩以示之

三男兩從行家事，獨爾汝欲我從公為何所。聞誰既出
 關茲來已數程，再遠亦何待。忍離交臂執手為汝語，汝之離
 義難餘身或可買不生。一食親親危視身計，過洋占漢項以壞
 乃白取斧須爾可日兒伴感懸繫

林則徐著作

(《林文忠公政書》《云左山房詩鈔》)

則此時粵東各月俱有各屬學校解省旗幟
烟亦可隨同銷化現除暫存此八箱外計已化烟
土渣今為美之數共有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九箱
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自兩院去箱袋安共二
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截至五月十五
日業已銷化全完斯時萬無纖瑕與免毒
流于四海此除奸極昭尤期勸勵于三章在
法修

聖主除害保民之至意誠足銷化烟土完竣信仰以

等謹率同加師提督以聞天培粵海關以並督以

豫登合詞恭祝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虎門現在是以林州係承暫回省城
商辦一切令停產路謹

奏

道光十九年六月十八日奉

硃批可稱大快人心事知道了欽此

五月二十五日

林則徐奏折

臣林則徐臣鄧廷楨跪

奏為粵國貨船正在其結進口被該團兵二隻攔
阻漏接舟徑舟師奪逐迫回共以嗜窺伺陸路
焚毀後徑我兵極險備攻疊次轟擊了將夫沙
嘴乘船各行逃出不使佔為巢穴既只散泊外
洋不敢近岸臣等仍飭嚴行搜捕一面從捷良

林則徐跪

奏為臣拜發因病請暫調復遠覺心神昏眩
自知萬難就亦伏枕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

命馳赴粵西勦辦軍務於十月初二日由福建本籍

就道晝夜兼程十三日馳至廣東潮州府城忽

患重病吐瀉交作時以軍務孔亟力難廢乏不

敢稍休而連日探聞賊匪滋擾情形心加憤急

又於途次接准督臣徐廣培來咨因即馳近

潮集兵勇正擬親帶勦辦一面趕緊服藥仍力

疾馳至普寧縣城迨十八日病益加增勢難起

站當將請暫督調緣由恭摺由驛奉

聞在案尚冀或能漸愈仍當趕赴軍營誰知拜發後

因德愈深亦覺難起元氣大損痰喘不休謀醫

者云積久虛勞心脈已散百藥罔效自料萬無

生機伏枕望

闕強頭悲號欲絕伏念臣筮仕四十年歷官十四

省仰荷

三朝知遇

恩深重報稱毫無惟此盡心竭力之愚誠永矢平生

一忠僅存自問不敢稍懈前者謹蒙

宣宗成皇帝恩隆履情終始成全此次更蒙

皇上特遣親帥珍府重任既成深而思奮尤能激以

心殷方將起日選徑督掃鯨而復
命並料半途遂廢難延犬馬之餘生未効一矢之學

實切九原之憾上頁

聖恩委任祇期圖報於來生自知痼疾膏肓愈覺哀

鳴於垂盡惟念兩粵邊陲各處日未及躬往督

勦但期將士一心戰守並用能堅壁而清野賊

補穴而擒渠自必仰蒙

宸衷上舒

宵旰則日難死之日猶生之年矣除特

欽差大臣關防敬謹封爰地方官賞送西廣督臣恭

轅外所有營奉差遠次疾立惡感下忱手搢顛

不能書帶且次子生員林聰彙隨行謹口授令

其繕寫恭摺由督臣附便具

奏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日不勝嗚咽迫切之至謹

奏

道光三十年十月 十九 日

林則徐遺折

目 录

上 卷

林则徐传论	1
林氏三代简表	1
年谱长编	1
乾隆五十年 乙巳 1785年 一岁	3
乾隆五十一年 丙午 1786年 二岁	6
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 1787年 三岁	8
乾隆五十三年 戊申 1788年 四岁	9
乾隆五十四年 己酉 1789年 五岁	11
乾隆五十五年 庚戌 1790年 六岁	13
乾隆五十六年 辛亥 1791年 七岁	15
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 1792年 八岁	16
乾隆五十八年 癸丑 1793年 九岁	18
乾隆五十九年 甲寅 1794年 十岁	20
乾隆六十年 乙卯 1795年 十一岁	21
嘉庆元年 丙辰 1796年 十二岁	22
嘉庆二年 丁巳 1797年 十三岁	24
嘉庆三年 戊午 1798年 十四岁	26
嘉庆四年 己未 1799年 十五岁	29
嘉庆五年 庚申 1800年 十六岁	31
嘉庆六年 辛酉 1801年 十七岁	32
嘉庆七年 壬戌 1802年 十八岁	33

林则徐年谱长编

嘉庆八年	癸亥	1803年	十九岁	35
嘉庆九年	甲子	1804年	二十岁	36
嘉庆十年	乙丑	1805年	二十一岁	38
嘉庆十一年	丙寅	1806年	二十二岁	40
嘉庆十二年	丁卯	1807年	二十三岁	44
嘉庆十三年	戊辰	1808年	二十四岁	47
嘉庆十四年	己巳	1809年	二十五岁	48
嘉庆十五年	庚午	1810年	二十六岁	50
嘉庆十六年	辛未	1811年	二十七岁	52
嘉庆十七年	壬申	1812年	二十八岁	54
嘉庆十八年	癸酉	1813年	二十九岁	58
嘉庆十九年	甲戌	1814年	三十岁	62
嘉庆二十年	乙亥	1815年	三十一岁	67
嘉庆二十一年	丙子	1816年	三十二岁	69
嘉庆二十二年	丁丑	1817年	三十三岁	73
嘉庆二十三年	戊寅	1818年	三十四岁	76
嘉庆二十四年	己卯	1819年	三十五岁	78
嘉庆二十五年	庚辰	1820年	三十六岁	87
道光元年	辛巳	1821年	三十七岁	93
道光二年	壬午	1822年	三十八岁	100
道光三年	癸未	1823年	三十九岁	110
道光四年	甲申	1824年	四十岁	118
道光五年	乙酉	1825年	四十一岁	124
道光六年	丙戌	1826年	四十二岁	128
道光七年	丁亥	1827年	四十三岁	130
道光八年	戊子	1828年	四十四岁	138
道光九年	己丑	1829年	四十五岁	140
道光十年	庚寅	1830年	四十六岁	143
道光十一年	辛卯	1831年	四十七岁	153
道光十二年	壬辰	1832年	四十八岁	164
道光十三年	癸巳	1833年	四十九岁	181

道光十四年	甲午	1834年	五十岁	204
道光十五年	乙未	1835年	五十一岁	227
道光十六年	丙申	1836年	五十二岁	246
道光十七年	丁酉	1837年	五十三岁	258
道光十八年	戊戌	1838年	五十四岁	278
道光十九年	己亥	1839年	五十五岁	301
道光二十年	庚子	1840年	五十六岁	396
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1841年	五十七岁	454

下 卷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1842年	五十八岁	501
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	1843年	五十九岁	551
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1844年	六十岁	566
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1845年	六十一岁	581
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1846年	六十二岁	618
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1847年	六十三岁	637
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1848年	六十四岁	665
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1849年	六十五岁	688
道光三十年	庚戌	1850年	六十六岁	708

附录	733
附录一 谱余	735
第一类 林则徐的逸文	736
第二类 林则徐的逸事	747
第三类 为林则徐所写的诗文	757
第四类 对林则徐的评论	776
第五类 鸦片战争有关文献	781
附录二 林则徐出生前有关人物简况	792
附录三 大事简表	810
附录四 征引参考书目	835
附录五 旧版前言后记	850



年谱长编



乾隆五十年 乙巳 1785年 一岁

七月二十六日(8月30日)子时,林则徐生于福建侯官左营司巷林氏北院后租屋。

则徐以乙巳生。

(《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五)

侯官林文忠公生于乾隆乙巳七月二十六日。造乙巳、甲申、癸酉、壬子。

(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六)

余教读营生。……典得左营司小屋一座,以为遮头之所,外作蒙馆舌耕。

(林宾日:《析产闾书》)

[按] 左营司巷位于今福州市中山路与赛月亭巷之间。租屋谓典租之屋。

其父为他起名“则徐”,字“元抚”,后又字“少穆”、“石麟”,晚号“涖村老人”、“涖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及“栢社散人”等。

[按] 林则徐名字的用意参见施鸿保:《闽杂记》卷四《林文忠公取名》条,据说林则徐生时,新任命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鸣驺过门,故名则徐、字元抚。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说:“公生时,闽抚徐士林鸣驺过其门,故公父名之曰则徐。”此说有误,因徐士林未曾任过闽抚(按:张馨保《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一书仍沿旧误)。又程恩泽在《题林暘谷年丈鹤图遗照》一诗中曾说林宾日因林则徐出生时,“梦中亲见凤凰飞”(自注:“中丞名号与孝穆有关系”)(见《程侍郎遗集》卷三),从而想起林则徐是“天上石麒麟”的徐陵(孝穆)的后身(徐陵事见《陈书·徐陵传》),所以取名则徐,字少穆,又字石麟。这是过去凡一个人成名以后,常会流传的一种封建迷信的附会之说。又陈康祺的《燕下乡胜录》卷十二曾记林则徐由于生于徐氏,养于林氏,所以名则徐。此说并无任何根

据,陈书已斥其伪。这些说法中,当以施说为近理,因为徐嗣曾是当时“喜士如嗜欲”的人,任闽藩时,“即招知名士,从容讽议;既建节,秋闱取报罢卷精校,得数百人,牒州县敦促来省肄业,慎选鳌峰都讲,给诸生廪饩。于是多士云集,人人自奋,甚得士心。”(《福建通志·徐嗣曾传》)这样爱士的大吏,自然容易博得一般士人,特别像林宾日这样的失意知识分子所崇拜,因而把这种感情移寄到为儿子命名上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又按] 林则徐的别号多为人知,唯瓶泉居士知者较少。此据吴月霄《天奇阁诗文·革部》诗题《呈瓶泉居士林少穆先生则徐》。此诗为颂林之作:“北斗星明,中流一柱擎,勉为民社望,霖雨慰苍生。”又林则徐道光二十年中秋在凉州写答陈德培诗末原件署“栢社散人林则徐漫草”。

父亲林宾日,原名天翰,字孟养,号暘谷。乾隆十四年六月十三日生,道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卒(1749—1827),享年七十九岁。乾隆四十三年成秀才,嘉庆二年选岁贡生。一生以教读讲学为业,曾和友人立敦社、诚交社、绵统山堂等,共同讲学谭艺,并主讲将乐正学书院。晚年与里中老人组真率会,讨论文字,探求经世之学。生林则徐时年三十七岁。所著有《小鸣集》,诗八卷,古文、时文等各二卷,辑录四部中两字相连可以反复互用者为《倒颠集》。(林则徐:《先考行状》、《陈松轩墓志》,均见《云左山房文钞》卷二。陈寿祺:《皇清岁贡士林暘谷先生墓志铭》,见《左海文集》卷一。《闽侯县志》卷七八《儒行传·林宾日传》)

母亲陈氏(1759—1824),闽县岁贡生陈时庵的第五女,名帙,这年二十七岁。由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陈氏还需要借制作手工艺品来换取一些收入以补助家用。

先妣姓陈氏,闽县故岁贡士陈时庵先生之第五女,乾隆己亥举人武平县教谕讳文华、今孝廉方正名兰泰之胞妹也。……先妣工针黹,又善翦采为草木之花,大者成树,其小至于一茎一叶,皆濯濯有生意,岁可易钱数十缗,遂资其直以佐家计。

(《先妣事略》,《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〇至四四一)

兄鸣鹤,生数月即殇。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郭尚先(1785—1833)字元开,号兰石。福建莆田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卿。书法家。郭与林则徐交谊甚笃。郭的《增默庵文集》中

有《林暘谷太翁七十寿序》等文。郭死后，林则徐撰《大理寺卿兰石郭先生墓志铭》。

(2) 程恩泽(1785—1837)字雪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官至户部右侍郎。嘉庆十六年与林则徐同榜成进士。官户部侍郎。《云左山房诗钞》卷一有《答程春海同年恩泽赠行》诗。有《程侍郎遗集》。

(3) 潘德舆(1785—1839)字四农。江苏山阳人。著有《养一斋诗文集》。林则徐曾致函和他讨论募勇抗英事。

(4) 贺长龄(1785—1848)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官至云贵总督。辑有《皇朝经世文编》。

(5) 姚莹(1785—1852)字石甫。号展和、明叔。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广西按察使。著有《中复堂全集》。鸦片战争时在台湾抗英获罪。林则徐释归时，姚有诗志钦敬心情。

(6) 钱宝琛(1785—1859)字伯瑜。江苏太仓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湖南、江西巡抚。著有《存素堂文集》。林则徐任湖督时，钱任湘抚，共筹镇压苗疆办法。

(7) 张祥河(1785—1862)字诗舫。江苏娄县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温和”。著有《小重山房初稿》及《诗舫诗录》。宣南诗社成员。

(8) 桂良(1785—1862)字燕山。满洲正红旗人。官正白旗汉军都统。

(9) 孙玉麒(1785—?)字其章，号陵石。福建浦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曾任陕西汉中府宁羌州知州。

乾隆五十一年 丙午 1786年 二岁

十一月二十九日，台湾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等起事，攻占彰化。清廷派兵镇压。（魏源：《圣武记》卷八）

是年，江南大灾，学者汪辉祖曾记灾情惨状如次：

时江南水浸……抵无锡见官设粥厂，询市米价一石四千三百钱，丹阳二千文一石，豆价与米价等，豆腐一斤钱十六文，面一斤钱七十六文，尸横道路……土人谓二麦大佳，然两岸田多未种，盖人皆逃亡，或死屋上。所盖苇秆，亦皆毁去。又行三十里为亨济闸，见八九岁女子，多有父母引至客船觅主，愿收养者听，覆之则涕泣而去。夫妇二人，年俱二十许，沿河呼号，夫欲卖妇自活，苏州卫前帮舵工，以四千钱受之。一老人挈女子一，年十七；男孩一，年五岁。女子得钱二千，男孩无人顾问也……舟次皂河登岸，有妇数人，掘野草一种，状如辣蓼长寸许，叶有微毛，土名蒜梨子，可屑粉为面；一种叶为菊，土名灰菜，可炒食；一种如葱，中空而丛生，土名宝葱，亦可煮食，妇曰此间食野草者，数月食之，面发肿胀，不旬日而死者，所在多有。死无棺埋于土，辄被人刨发，刮肉而啖，余不信，一妇引至河岸，有土穴四处俱剖开，骨肉狼藉，并有剥下尸遗破衣在地，为之惨然。……抵滕县界河，食新大麦面，大麦尚未甚熟，人已不及待也。东河旧县道中见小车携老挈幼，由北而来，几三四千辆，问之皆景州、德州人，赴济宁拾麦资生。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上，页五一至五四）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陈銮(1786—1839)字芝楣。湖北江夏人。官至江苏巡抚。《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有《寿陈芝楣方伯》(页一七一)、《沧浪亭画册》(页一七二)及《题陈芝楣都转(銮)沧浪话别图》(页二七一)等诗。

(2) 王锡朋(1786—1841)字樵慵。直隶宁河人。官至寿春镇总兵。道光

二十一年在定海抗英战死。谥“刚节”。

(3) 蒋立镛(1786—1847)字笙陔,又字序东,号芝山。湖北天门人。嘉庆十六年状元。官至内阁学士。著有《香案集》。

(4) 汪喜孙(1786—1847)字孟慈。江苏甘泉人。曾任河南怀庆府知府。

(5) 吴清皋(1786—1849)字鸣九,号小谷。浙江钱塘人。官南昌知府。宣南诗社成员。著有《壶庵诗集》。

(6) 王兆琛(1786—1853)字献甫,号西坡。山东福山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曾任山西巡抚。

(7) 曹懋坚(1786—1853)字树藩,号艮甫。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曾任刑部郎中。

(8) 周涛(1786—?)字忠舫,号听松。贵州贵筑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曾为江南候补道。

(9) 吴清鹏(1786—?)字程九,号西谷,晚号笏庵,浙江钱塘人。嘉庆二十二年一甲三名进士。官至顺天府丞。宣南诗社成员。著有《笏庵诗钞》。

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 1787年 三岁

正月，林爽文攻台湾府城不克；三月，攻鹿仔港，也不克。六月，清廷派福康安赴台镇压。（《东华续录》乾隆一〇五）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黄德濂(1787—1849)字邠溪，号惺溪。湖南安化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曾任云南顺宁府知府。

(2) 杜受田(1787—1852)字芝农。山东滨州人。官至协办大学士。卒谥“文正”。咸丰初立，曾推荐林则徐再起。

(3) 杨以增(1787—1856)字益之，号至堂。山东聊城人。道光二年进士。曾任甘肃按察使、江南河道总督。

(4) 杨炳堃(1787—1858，生于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为公元1787年1月3日)字蕉雨。浙江归安人。官至湖南盐法道，曾遣戍新疆。道光十八年在武汉晤林则徐，并代为整理禁烟意见。

(5) 郑瑞麒(1787—?)字其昌，号莹甫。福建闽县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道员。林则徐幼女适郑子葆中。

(6) 程德润(1787—?)字伯霖，号玉樵。湖北天门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曾署陕西盐道。

乾隆五十三年 戊申 1788年 四岁

正月，林爽文兵败被俘；三月，林爽文在北京被残杀。（《东华续录》乾隆一〇七）

二月，清廷对台湾的反抗势力实行残酷镇压政策，规定台湾获盗，无论首从，都按律正法，五年后再照旧例。（《东华续录》乾隆一〇七）

是年，林宾日参加乡试，因“病目不能终试事”落选，就馆于罗氏，携林则徐入塾读书。“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林则徐从此以后到二十岁中举以前，主要就在父亲的教读和熏陶下，完成了青年时代的学业阶段。（《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五）

[按] 罗氏家塾是林家的左邻。后由连城罗姓集资筹建为“罗氏试馆”，为连城县赴省城士子所设家族试馆之一。

这一学业阶段，由于林宾日教育得法，使林则徐受益不少。后来，林则徐非常怀念其父的施教，他在《先考行状》中说：

府君之教，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使人自乐于向学……讲授书史，必示以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然未尝加之笞撻，即呵斥亦绝少。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六）

当时，林家生活比较清苦，一家人在寒夜蜷居一室，劳作攻读，过着一种贫寒知识分子的生活。

每际天寒夜永，破屋三椽，朔风怒号，一灯在壁，长幼以次列坐，诵读于斯，女红于斯，肤粟手皲，恒至漏尽。

（《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六）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裕泰(1788—1851)姓他塔氏，字东岩，号余山。满洲镶红旗人。官至巡抚、总督。卒谥“庄毅”。对鸦片问题主张严禁。

(2) 朱骏声(1788—1858)字丰芑,号允蓍,晚号石隐山人。江苏吴县人。举人。文字学家。曾任安徽黟县训导。咸丰元年以进所著《说文通训定声》赏加国子监博士衔。道光十七年林则徐曾推荐他任江阴暨阳书院讲席。

(3) 惟勤(1788—1863)字鉴堂。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曾任乌鲁木齐都统。

(4) 宗稷辰(1788—1867)字迪甫,号涤楼。浙江会稽人。官御史。著有《躬耻斋文钞》。林则徐西戍时,宗有赠行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有《次韵答宗涤楼稷辰赠行》(页二一二)、《次韵宗涤楼见寄》(页二四九)等诗。

(5) 王清亮(1788—?)字慕筠。江苏青浦人。纳资为南阳府经历。曾辑有关鸦片战争史事的文献为《溃痈流毒》一书。

乾隆五十四年 己酉 1789年 五岁

三月十七日，妻郑氏生。郑氏为原河南永城县令郑大谟的长女。名淑卿，晚年自号绛红楼老人，善诗书。

[按] 《闽侯县志》卷九四《列女传》中有《郑淑卿传》记其生平。

[又按] 《云左山房诗钞》卷五有《辛丑三月十七日室人生日有感》诗，其中有句称：“偕老刚符百十龄，相期白首影随形。”辛丑系道光二十一年，这年林则徐五十七岁，其妻应为五十三岁，方符“百十龄”。据此推定郑氏应当生于本年。

[又按] 郑大谟字青墅，乾隆五十五年进士。著有《青墅诗钞》十卷、《读史杂感》十卷。《闽侯县志》循吏传）陈寿祺：《绛跗草堂诗集》卷五有《赠郑青墅县尹大谟诗二首》。

是年，父亲林宾日参加乡试，又以“病目不能终试事”。（《林则徐：《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五）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朱绶(1789—1840)字酉生。江苏元和人。举人。有《知止堂诗录》。曾写《林少穆中丞治苏新政诗以纪之》等诗，称赞林则徐在江苏的“治绩”。

(2) 葛云飞(1789—1841)字鹏起。浙江山阴人。官至定海总兵。道光二十一年在定海抗英战死，谥“壮节”。

(3) 程懋采(1789—1843)字憩棠。江西新建人。鸦片战争时任安徽巡抚。

(4) 刘家镇(1789—1845，刘卒于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应为公元1845年1月13日)字奂为。福建侯官人。曾任福建南安县学训导。精训诂音韵之学，著有《五朝切韵萃编》等。其侄刘齐衔为林则徐长婿。林则徐曾为撰《刘家镇墓志铭》，1976年于福州出土，现植于福州于山碑廊。

(5) 富呢扬阿(1789—1845)字海帆。盛京长白人。官至陕甘总督。林则

徐西戍过兰州时曾盘桓多日。《云左山房诗钞》卷六有《题富海帆督部富呢扬阿韬光蜡屐图》、《题海帆松阴补读记》及《留别海帆》等诗。

(6) 郭熊飞(1789—1847)字次虎,号兰垞。山东潍县人。道光二年进士。曾任直隶布政使。

(7) 李昭美(1789—1862)字在中,号东竹。江西德化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曾任苏州知府、福建汀漳龙道。

乾隆五十五年 庚戌 1790年 六岁

是年，乾隆帝八十岁，普免全国钱粮。重刻石鼓置于北京国子监及热河文庙。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徐宝善(1790—1838)原名三宝，字廉峰。安徽歙县人，后迁居昆山。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御史。著有《壶园诗钞》。宣南诗社成员。

(2) 严良训(1790—1852)字叔彝，号迪甫、楚桥。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进士。曾任甘肃巩泰阶道。

(3) 琦善(1790—1854)字静庵，姓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十六年任直隶总督，反对禁烟。鸦片战争时期曾被任为钦差大臣赴粤，旋任两广总督，诬陷林则徐，力主议和。道光二十一年以私割香港革职。二十三年重被起用，官至驻藏大臣、四川总督。

(4) 武棠(1790—1855)字懋亭，号次南。山西阳高人。道光六年进士。

(5) 伊念曾(1790—1860)字少沂。福建宁化人，官严州同知。所著有《守研斋诗钞》。

(6) 吴嘉淦(1790—1865)字清如。江苏吴县人。官户部员外郎。著有《仪宋堂诗集》。曾写《菟言呈林少穆抚部》，颂扬林则徐在江苏的“治绩”。

(7) 张应昌(1790—1874)字仲甫，号寄庵。浙江归安人。嘉庆十五年举人，曾官内阁中书。张师诚子，与林则徐关系密切。著有《春秋属辞辨例编》及《寿彝轩诗集》。

(8) 奕山(1790—1878)字静轩。宗室，满洲镶蓝旗人。道光二十一年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出任“靖逆将军”赴粤，后战败革职。道光二十五年重任伊犁将军和闽办事大臣。旋任黑龙江将军。

(9) 徐青照(1790—?)字式金，号雅兰。直隶大兴人。道光二年进士。曾

任江苏江宁府知府。

(10) 姚熊飞(1790—?)字梦东,号扬亭。奉天盖平人。道光二年进士。曾任江苏常镇通海道。

乾隆五十六年 辛亥 1791年 七岁

是年，林则徐开始学作文章。当时有人认为太早，父亲林宾日则认为：“非欲速也，此儿性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耳。”（《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五）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麟庆(1791—1846)字见亭。满洲人。官至河东河道总督。著有《黄运河口古今图说》、《凝香室集》。道光十年林则徐授河南布政使，未到任前由当时任按察使的麟庆署理。

(2) 奕经(1791—1853)字润峰，宗室，满洲镶红旗人。道光时历任黑龙江将军、盛京将军、吏部尚书。二十一年由协办大学士出任扬威将军赴浙，战败革职。二十三年重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林则徐赴南疆履勘时曾和他有来往。

(3) 怡良(1791—1857)字悦亭。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红旗人，监生。官至两广、闽浙总督。林则徐任苏抚时，怡良任江苏布政使、按察使。禁烟运动时，任广东巡抚，与林则徐合作共事，配合较好。

(4) 季芝昌(1791—1861)字云书，号仙九。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二年探花。曾任吏部左侍郎。

(5) 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邃庵。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端”。所著《知止斋诗集》十六卷，中有记鸦片战争史事的诗作多首。

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 1792年 八岁

十月，清廷同意英国以补祝乾隆八十寿辰为名，而派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使华的要求，并命沿海督抚注意接待。英王有致乾隆的表文。(《掌故丛编·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案》)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龚自珍(1792—1841)字瑟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思想家。对鸦片问题主张严禁。龚与林则徐曾有书札往还，讨论局势。所著有《龚自珍全集》。

(2) 张日昺(1792—1850)字晓瞻。贵州贵阳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曾任云南巡抚。

(3) 王植(1792—1852)字叔培，号晓林。直隶清苑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曾任安徽巡抚。

(4) 潘曾沂(1792—1853)字功甫。江苏吴县人。官内阁中书。著有《功甫小集》。宣南诗社成员。《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有《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页三八)、《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页四〇)、《次韵答潘功甫》、《潘功甫舍人冒暑游洞庭，舟过鄂州，留之不可，枉三绝句，次韵答之》(页一九二)、《次韵潘功甫舍人见赠三首》(页二〇六)及《又次韵五言一首》(二〇七)等诗。

(5) 陆建瀛(1792—1853)字仲白，号立夫。湖北沔阳人。道光二年进士。曾任云南巡抚，改授江苏巡抚。

(6) 吴文镛(1792—1854)字甄甫，号云集。江苏仪征人。官至巡抚、总督。咸丰四年在黄州被太平军击毙。谥“文节”。

(7) 彭蕴章(1792—1862)字琮达，号咏莪。江苏长洲人。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著有《松风阁诗钞》。

(8) 明谊(1792—1868)字古渔，号兰士。满洲正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

进士。曾任甘肃安顺道。

(9) 吴振棫(1792—1870)字宜甫,号仲云。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贵州按察使、云贵总督。著有《花宜馆诗钞》。

乾隆五十八年 癸丑 1793年 九岁

七月，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准备提出开埠、占地、减税、驻使等项要求。八月底，马戛尔尼到热河行宫觐见乾隆帝，除得到一些赏赐外，全部要求被拒绝。清廷发给“敕书”，表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态度，逐项批驳了英方的要求，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掌故丛编·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案》）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金应麟(1793—1852)字亚伯。浙江钱塘人。官大理寺少卿。著有《豸华堂诗文集》。有论及漕政、赈务弊端的奏疏多篇，林则徐对这些奏疏都发表了见解。

(2) 邹鸣鹤(1793—1853)字钟泉，号松友。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进士。官河南河道。《云左山房诗钞》卷六有《题邹钟泉观察鸣鹤开封守城纪略后》。

(3) 黄爵滋(1793—1853)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严禁论”的倡导者。鸦片战争时曾奉命到闽浙一带调查海防。所著有《黄少司寇奏议》及《仙屏书屋集》。1959年，中华书局曾把他和许乃济的奏议合刊为一书。《云左山房诗钞》卷三有《题黄树斋(爵滋)思树芳兰图》诗。

(4) 罗绕典(1793—1854)字苏溪，号兰陔。湖南安化人。道光九年进士。曾任贵州布政使。

(5) 唐树义(1793—1854)字子方，号方山。贵州遵义人。曾任湖北布政使。《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有《题唐子方观察(树义)梦砚图》(页八七)诗。

(6) 潘楷(1793—1861)字小斐。广东顺德人。道光九年进士。

(7) 祁寯藻(1793—1866)字实甫，号春圃。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卒谥“文端”。著有《澂瓠亭集》四十四卷。鸦片

战争时曾与黄爵滋同赴闽浙。

(8) 骆秉章(1793—1867)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官至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卒谥“文忠”。道光二十年曾提出整饬洋务章程五条,林则徐奉命发表意见。

(9) 朱德燧(1793—?)字玉庭,号绶堂。广西博白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曾任署贵阳府知府、护安东道。

(10) 傅绳勋(1793—?)字接武,号和轩。山东聊城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曾任江宁布政使。

乾隆五十九年 甲寅 1794年 十岁

秋,清廷在四川、湖北、陕西等地逮捕白莲教成员谢添绣、王占魁、陈金玉、宋之清及教首刘松,并继续追捕安徽白莲教首刘之协。这是白莲教大起义的先声。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李彦章(1794—1836)字兰卿,号榕园。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与林则徐同榜成进士。署江苏按察使。著有《榕园文钞》。宣南诗社成员。道光十三年至十六年间在江苏协助林则徐救灾与兴修水利。《云左山房诗钞》卷四有《题南武奉祠图应李兰卿同年(彦章)属》(页五五)、《题李兰卿(湖西秋禊图)》(页五六)诗。其女嫁林则徐子拱枢。

(2) 乔用迁(1794—1851)字敦安,号见斋。湖北孝感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曾任贵州巡抚。

(3) 瑞元(1794—1853)字容堂。满洲正黄旗人。曾任乌什办事大臣。

(4)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江苏高邮知州。思想家。著有《古微堂集》、《圣武记》。魏曾至宁波军营及裕谦幕,参与鸦片战争抵抗活动。后据林则徐所译《四洲志》等增编为《海国图志》。

(5) 王发越(1794—1858)字英斋,号兰溪。山西黎城人。道光六年进士。曾任云南迤西道。

(6) 周祖培((1794—1867)字叔滋,号芝台。河南商城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曾任刑部左侍郎。

乾隆六十年 乙卯 1795年 十一岁

正月，贵州松桃苗民在石柳邓领导下起义，湖南永绥苗民在石三保领导下起义响应。二月，清廷派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与湖广督抚合兵镇压苗民起义。（魏源：《圣武记》卷七）

三月，台湾陈周全等起事，旋遭地主武装的破坏而失败。（《东华续录》乾隆一二〇）

六月，福建通省仓库钱粮亏空案及督抚等各级官吏大贪污案被揭发。十月，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被处斩，全省司道府县官获罪者甚多。（《东华续录》乾隆一二〇）

九月初三日，乾隆帝立第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并定明年元旦为嗣皇帝嘉庆元年。

十二月，英国商船来粤，带交英王的表文和土产。清廷回赠锦缎，并发给“敕书”。（《东华续录》乾隆一二〇）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陈庆镛(1795—1858)字颂南。福建晋江人。曾官御史。著有《籀经堂类稿》。陈以弹劾琦善等而有名于时，疏中对林则徐推崇备至。

(2) 刘源灏(1795—1864)字鉴泉。直隶永清人。道光三年进士。曾任陕西按察使。

(3)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福建巡抚。著有《松龛先生全集》。徐对外国侵略采取妥协态度，曾经打算参奏林则徐在原籍的反英活动，但因清廷有意重新起用林则徐而没有参奏。他所著的《瀛寰志略》，是鸦片战争后探求新知的重要著作之一。

是年钱澧(1740—1795)死。

嘉庆元年 丙辰 1796年 十二岁

正月，乾隆帝自称太上皇帝，子颙琰即位称帝，改年号为嘉庆。

正月，聂杰人、刘盛鸣、张正谟等领导白莲教军在湖北枝江、宜都一带起义，各地纷纷响应，三楚震动。二月，聂杰人被俘。（魏源：《圣武记》卷九）

六月，苗民起义领袖石三保被俘。七月，在北京被杀害。

秋，林则徐弟林霈霖（又名元抡，字雨人）生，后出嗣于他的三伯父林孟典。（《云左山房文钞》卷二）

十二月，石柳邓等领导的苗民起义失败。苗民起义领袖石柳邓父子及吴廷义等战败牺牲。（《魏源：《圣武记》卷七）

是年，林则徐充佾生。（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按] 佾生即佾舞生、乐舞生，是孔庙中的歌生、舞生。各府州县都有定额，由学政在本籍院试后，从因额满见遗的俊秀童生中凭文章好坏，择优录取充任。

是年，输入鸦片一千零七箱，吸食鸦片者日多，嘉庆帝诏裁税额，禁止鸦片入口。走私情况日趋严重。

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

（《夷艘入寇记》上，见《鸦片战争》V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嘉庆初，奉诏申立严禁，裁其税额。自此入口之鸦片，率暗中偷售，而其价益增。

（夏燮：《中西纪事》卷四）

自乾隆末年以来，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阢隍不安的动乱形势。龚自珍曾加以概括说：

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

丝，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奢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

（《西域置行省议》，见《龚自珍全集》上）

另一位学者包世臣也察觉到这种危机说：

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又见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则道殣相望。

（《再与杨季子书》，见《艺舟双楫》《论文》一）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臧纡青(1796—1854)字牧庵。江苏宿迁人。举人。鸦片战争时在浙江奕经幕中，曾建议奏召林则徐来浙襄办防务。

(2) 戴纲孙(1796—1856)字袭孟，号云帆。云南昆明人。道光九年进士，官至给事中、浙江道御史。戴系林则徐嘉庆二十四年典试云南时考取的举人。

(3) 文庆(1796—1856)字笃生，号孔修。满洲镶红旗人。道光二年进士。曾任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上行走。

(4) 程庭鹭(1796—1859)字序伯，号衡卿。诗人、画家。鸦片战争时在浙江文蔚参赞行营幕中。

(5) 梁廷枏(1796—1861)字章冉，广东顺德人。副贡生，官澄海县训导，后主越华书院讲席。他是一个通达时务的爱国士人。林则徐推行禁烟运动时曾亲往访问，征询意见。著有《粤海关志》、《夷氛闻记》等多种。

(6) 黄宅中(1796—1863)字治宇，号惺斋、远村。山西河曲人。道光二年进士，曾任福建侯官县知县，贵州大定知府。林则徐曾与其讨论地方志体例问题。

(7) 李菡(1796—1863)字丰垣，号滋园。直隶宝坻人。道光二年进士。曾官左副都御史。

(8) 蔡赓庵(1796—?)字金和，号云士。浙江德清人。道光二年进士。曾官户部主事。

嘉庆二年 丁巳 1797年 十三岁

是年，林则徐应府试获第一。父林宾日选岁贡生。（《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六）

[按]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于嘉庆元年条下系称：“应郡试，钱赞夫先生学彬面试激赏，连擢第一，遂冠其军。”《先考行状》则称：“丁巳，府君贡成均。时不孝则徐年十三，应府试第一。”此系林则徐亲记，干支与年龄也符合，当从此说。又《闽侯县志》卷七八《林宾日传》也作“丁巳以邑廩生贡成均”。

是年，白莲教襄阳起义军在王廷诏、李全、姚之富、齐王氏等率领下进攻河南。不久，入陕转川，开始大规模的流动战。（魏源：《圣武记》卷九）

是年，英属印度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制造鸦片的特权。

[按] 英属印度政府早于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已给予东印度公司鸦片专卖权。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李星沅(1797—1851)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官至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卒谥“文恭”。林则徐西戍时，家属寄居西安，李多加关照并为转递家书，事见林则徐《乙巳冬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纪恩抒怀》诗自注。（《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四六至二四七）

(2) 陈光亨(1797—1851)字衡书，号秋门。湖北阳新人。官至给事中。道光十九年曾对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三十九条提出异议。著有《养和堂文集》。

(3) 赵光(1797—1865)字退庵，号蓉舫。云南昆明人。官至尚书。卒谥“文恪”。道光十三年典试江南时曾与林则徐共游南京名胜钟山、雨花台等处。

(4) 徐广缙(1797—1870，卒于同治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应为公元1870年1月18日)字仲升。河南鹿邑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鸦片战争后在粤主持涉外事务。

(5) 李熙龄(1797—1875)字来泰,号芸渠。河南南城人。道光九年进士。曾任陕直榆棣知府。

(6) 刘建韶(1797—?)字克和,号闻石。福建长乐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曾官陕西兴安府知府。

嘉庆三年 戊午 1798年 十四岁

三月，白莲教起义军首领齐王氏、姚之富在湖北郧西战死。（魏源：《圣武记》卷九）

是年，林则徐考中秀才。

[按]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嘉庆二年条系称：“科试入邑庠。”但《先妣事略》说：“嘉庆二年，家君贡成均。次年，不考入学。”林则徐考中秀才当在嘉庆三年十四岁。《草稿》于府试第一及入学事均误早一年。

林则徐在参加县试时的时文《仁亲以为宝》中，借晋献公父子关系事实，反复阐述了君臣、父子的封建伦常关系，但也透露了一点“自古原无独私之国”的想法。其中如“表里河山，天下有失而复得之国；墓门拱木，自古无死而复生之亲”和“君臣之合本人为，自古原无独私之国；父子之情本天性，天下更无可代之心”等语都被时人誉为名句。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卷十七收录了这篇八股文的起中四比，并作了赞赏的评论说：

余友林少穆则徐督部，天怀敦笃，文笔敏瞻。忆其童年与县试，《仁亲以为宝》题文缠绵恳挚，一往情深。其起中四比，至今犹能背诵云。……纯是至性至情语，流溢于楮墨间。厥后以夷务谪戍西域，坦然就道，犹眷眷于天恩之高厚也。移孝作忠，所谓坐言起行者矣。

林则徐从考中秀才到二十岁考中举人前，除有时就馆教读谋生外，主要在鳌峰书院（旧址在今福州市鳌峰坊）读书求学。

[按] 鳌峰书院是康熙四十八年由张伯行所创建。蔡世远、林枝春、张甄陶、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等人先后任主讲，培育人才较多。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有《示鳌峰书院诸生》，卷八有《重修鳌峰书院并建考棚记》等文记书院沿革、规制。

当时任山长的郑光策是一位讲究气节，注重经世有用之学的学者。乾隆四十九年，郑在杭州被巡幸来此的乾隆帝召试，因不能屈事和珅而归里。郑

特别喜欢研读经世有用的书，如《通鉴》、《通考》及陆贽、李纲、顾炎武等人的著作。郑在主讲鳌峰书院时，讲求“明礼达用之学”，“勤于启迪，严而有法”，而使“人才奋发”。郑指导学生的宗旨是“以立志为主，谓志定而后教有所施”。（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总卷四十《儒行传》卷五）教学内容是“一课制举艺，一课古文论志，考辨诸体，期学者力经史之学”。（《鳌峰书院志》卷五）林则徐不仅受到了郑的严格教导，博览了儒法道佛的群籍，吸取了经世致用之学的文化养料，并据读书所得撰写了《云左山房杂录》。（手稿本，沈澹源旧藏。今藏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其札记中的某些警句可以看出林则徐少年时的志趣所在，如：

博闻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
世尽思居奇之居，人竟为染指之望，徇私吹索，借端凌践；
矫饰虚声，潜纳贿赂，陋习相沿，谓之名实兼收；
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困。

林则徐还在书院中结识了同学梁章钜、廖鸿荃等人，获得了互相切磋之益。这些都给林则徐日后的政治实践活动以一定的影响。

同时，林则徐还通过父亲林宾日认识了著名学者陈寿祺。陈是一个对汉学、宋学都有相当造诣的学者，而且还对当时具有某些维新趋向的今文遗说有所研究。陈和林则徐交往密切，不仅研讨学术，而且还交流政治见解，两人的唱和诗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参阅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总卷三八，《儒行传》卷五；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是年，林则徐与郑淑卿订婚。

缸许红缠，领山谷题诗之意；衿邀青染，赏兰成射策之年。（林则徐：《郑岳母齐太恭人七秩寿序》，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六九）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池生春(1798—1836)字剑芝，又字籥庭。云南楚雄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著有《入秦日记》一卷、《诗文剩稿》四卷。

(2) 王庆云(1798—1862)字家骥，号雁汀。福建闽县人。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勤”。道咸间经济学家。所著《石渠余记》于钞法、盐务、河工、漕务、饷需、捐输等问题均有涉及。

(3) 黄琮(1798—1863)字象坤，号矩卿。云南昆明人。道光六年进士。

曾官兵部右侍郎。

(4) 慧成(1798—1864)字秋谷。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曾任东河河道总督。

(5) 王茂荫(1798—1865)字子怀。安徽歙县人。官至户部右侍郎。经济思想家。所著《王侍郎奏议》有关于道咸间改革币制的奏议多篇。

(6) 贾桢(1798—1874)字筠堂。山东黄县人。道光六年榜眼，曾任礼部尚书。

(7) 叶朝采(1798—?)字方泉，号小辀。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曾任四川宜宾知县。

(8) 蔡宗茂(1798—?)字禧伯，号小石。江苏上元人。道光十三年进士。曾任国子监司业。

嘉庆四年 己未 1799年 十五岁

正月初三日，乾隆帝死。初八日，嘉庆帝下和珅于狱。十一日，嘉庆帝以上谕宣布和珅罪状，要求地方督抚议罪，并继续揭发。十五日又宣布和珅具体罪款二十条，其中搜刮资财一项有“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通州、苏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十八日，嘉庆帝赐和珅自尽死。

[按] 和珅资财，私家传抄清单见于清人笔记的远不止此。欧阳昱的《见闻琐录》前集卷二《查抄和珅家》条及邓文滨的《醒睡录初集》卷三世运类都收有同一内容的和珅资财估价单：“计上赤金八十万两，值银一千二百八十万两；中赤金三十五万两，值银一百二十五万两；一切金器熔化，值银一百七十九万两；人参一百六十斤，值银七十八万二千两；大珠一颗，值银一千五百万两；珍珠二百二十串，值银二千六百五十万两；散小珠值银二百四十万两；纹银二十四库，计二千四百万两；宝石顶六十八个，值银六十八万两；大块宝石四十二方，值银一百六十八万两；珊瑚、玛瑙值银八十五万两；猫儿眼、密脂、绿松石，值银一百二十四万两；古玩器物值银三百七十二万两；五彩各色宝玉值银八百四十万两；皮绵夹单纱衣二万六千余件，值银七十二万三千两；大小貂皮五千九百余张，值银六万三千两；粗细装修陈设等件值银一百六十万两。”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卷九记“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七处，本银八十万两。……”薛福成的《庸盦笔记》卷三也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各书所记，多有歧异。近人杨乃济有《庸盦笔记所录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辨讹》一文据档案材料有所订正，如笔记所列房产总数是：房二百七十五间，楼台、更楼共一百一十八座；而内务府官房租库所列之出租房（热河及涿州不计），和珅家及和珅花园的房屋已注明间数的就有二千三百四十三间之多。又如当铺数字笔记载七十五座，而档案载为十二座。每座资本为数万两

而非数十万两。均可资参证。(见《历史档案》1981年第2期)

是年,蔡牵在福建沿海起事,攻占台南。

是年,清廷据两广总督吉庆奏请对鸦片“不许贩卖,犯者拟罪,递加至徒流环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六)

[按] 英人格林堡评论这次禁烟说:“切实的禁烟是在1799年的上谕中明明的,这项上谕曾提到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以外各地,‘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的蔓延。”([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页一〇〇)

自上年至本年,白莲教各地起义军普遍展开流动性作战。起义军势力所到之处有甘肃的阶州、秦州、渭源、徽县、两当等地;四川的川东、川北地区;湖北的巴东、房县、竹山、竹溪等地和陕西的安康、紫阳、商川、雒南、蓝田、镇安、山阳等地。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福建建宁人。诗人。有《张亨甫全集》行世。曾客林则徐任所。张写诗多首颂扬林的“政绩”。林也很推重他。有《哭张亨甫》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三〇)

(2) 吴钟骏(1799—1853)字崧甫,号姓舫。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状元。曾任礼部右侍郎。

(3) 王柏心(1799—1873)字子寿,一作冬寿。湖北监利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官刑部主事。曾入林则徐幕。著有《枢言》及《百柱堂全集》。王与林有诗函往还。有《次韵答王子寿柏心》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二)

(4) 胡兴仁(1799—1873)字恕堂。湖南保靖人。曾任四川川北道。

(5) 乔晋升(1799—?)字春皋,号心农。山西闻喜人。道光十五年探花,曾任刑部郎中、军机章京。

嘉庆五年 庚申 1800年 十六岁

五月，蔡牵等继续在闽、浙海面活动，清廷命李长庚追击镇压。是年，重申烟禁，公行与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在广州的公开交易。

公行和东印度公司这两个垄断组织遵照 1800 年所颁发的谕旨停止了在广州的鸦片贸易。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〇一）

是年起至九年，白莲教起义军虽连遭清军镇压残杀，首领不断牺牲，但各部继续在川、楚、陕各地与清军苦战，给予清军以沉重的打击。（魏源：《圣武记》卷一〇）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徐有壬（1800—1860）字钧卿，号君青。浙江乌程人。道光九年进士。曾任四川成绵龙茂道，署按察使。

（2）朱兰（1800—1873）字久香，晚号耐庵、文治子。浙江余姚人。道光九年进士。历官编修、内阁学士。所著有《补读室诗稿》等。曾写有挽林诗。

（3）张集馨（1800—1878）字椒云，别号时晴斋主人。江苏仪征人。道光九年进士，官编修。道光十六年外任山西朔平知府。此后三十年间，在山西、福建、陕西、四川、甘肃、河南、直隶、江西等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署抚等官。道光二十五年在陕督粮，因岁旱请缓征，为林则徐所赏识，曾“密疏具保”。自著年谱，经整理后题《道咸宦海见闻录》。

（4）春熙（1800—？）字敬臣，号介轩。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曾任甘肃甘凉道。

（5）李希曾（1800—？）字肩吾，号笏村。汉军正白旗人。道光二年进士。曾任陕西西安知府。

嘉庆六年 辛酉 1801年 十七岁

六月，永定河泛滥，又大雨数昼夜，北京地区遭受严重水灾，“宫门水深数尺”，“京城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东华续录》嘉庆十一）

是年，邓廷桢考中进士。（邓邦康：《邓尚书年谱》）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汤鹏（1801—1844）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御史，以直谏被黜。著有《浮邱子》九十篇；后人辑有《海秋诗集》。曾为林则徐《饲鹤图》题诗。

（2）戴熙（1801—1860）字醇士，号鹿牀。浙江钱塘人。道光十二年进士，官广东学政。画家。著有《赐砚斋题画录》。《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六有《戴醇士学士熙画松题句》诗。

（3）全庆（1801—1882）字小汀。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九年进士。曾任喀什沙尔办事大臣、大学士。

（4）黄恩彤（1801—1883）字石琴。山东宁阳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广东巡抚。著有《知止堂集》。鸦片战争时承担对英交涉工作，后参与《江宁条约》的订约活动。

嘉庆七年 壬戌 1802年 十八岁

春，英兵船六艘来泊广州洋面，淹留数月。两广总督吉庆命洋商转令英船回国。六月，英船始离去。（肖令裕：《英吉利记》）

五月初一日，蔡牵夜入大担门，获大小铁炮六座而去。（《厦门志》卷十六旧事志）沿海渔民、船户、农民纷起响应。

八月，广东天地会众起事，有众数万人。两广总督吉庆张皇失措。十一月，清廷派那彦成赴粤镇压。十二月，吉庆自杀死。（《东华续录》嘉庆十四）

十二月，清廷对镇压白莲教军的有关官员大行封赏。（《东华续录》嘉庆十四）是年或次年，林宾日与里中同辈组成真率会。（据林则徐《先考行状》推定）真率会是林宾日与里中耆旧赵在田、谢曦、陈焯、林芳春、林雨化等人，仿白居易组洛社的故事而组成的小团体。它的活动是“月必数集，集必竟日。讨论文字，上下今古”。（《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八）它反对守旧，反对虚伪，是比较开明的一种结社。（叶沧候：《林则徐的父母》，见福州林则徐纪念馆编：《林则徐资料研究》第1辑）

[按] 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页十三在记及林雨化生平时曾写道：“林雨化尝与林宾日和里中耆宿赵在田、谢曦、陈焯、林芳春等人结‘真率会’”。无明确年代。

林宾日居乡日与老友吟咏为乐。友人陈东村曾赠诗赞其子贤寿永。

陈东村先生生平精律理，而于诗恒不苟作……晚年无事，日以吟咏为乐，修香山洛社故事，过从老友如郭静庵、赵性海、陈秋坪、林咏谷、黄卓人诸先生，皆一时耆宿，觞酌无虚日。尝集唐人句赠林咏谷先生曰：“有子才如不羈马，知君身是后雕松。”

（丁钰：《困话录》页六八）

是年出生者有：

（1）陈孚恩（1802—1866）字子鹤，号小默。江西新城人。以拔贡入仕。

曾任兵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2) 吴存义(1802—1868)字和甫。江苏泰兴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

(3) 汪士铎(1802—1889)字梅村。江苏江宁人。有《乙丙日记》行世。林则徐死后，他曾写有挽诗。

嘉庆八年 癸亥 1803年 十九岁

闰二月，广东天地会起事被镇压失败。

五月，清廷禁止直隶等处民人携眷出关至东北。七月，禁止民人携眷偷渡山东海口。（以上见《东华续录》嘉庆十五至十六）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鄂恒(1803—1858)字松亭。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六年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

(2) 朱琦(1803—1864)字伯韩。广西桂林人。官至道员。诗人。著有《怡志堂诗集》，有纪鸦片战争史事诗多首，为时所重。

(3) 吴嘉宾(1803—1861)字子序。江西南丰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编修。著有《求自得室文钞》。

(4) 林昌彝(1803—?)字惠常，号芗谿。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九年举人。林的同乡后辈，爱国诗人。著有《射鹰楼诗话》。

(5) 彭崧龄(1803—?)字于蕃，号雅宜。湖北江夏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曾任云南永昌府腾越厅同知。

嘉庆九年 甲子 1804年 二十岁

三月，父亲林宾日馆于文笔书院。

吾父呼苍兄弟环立曰：嘉庆甲子三月，暘谷师馆于文笔书院。吾父少随乾隆己亥科孝廉郑云卿师超，年十九又从学于侯官贡生林封翁暘谷，前后凡十年。封翁讳宾日，文忠公父。

（郭柏苍：《季弟柏芎登科记》（咸丰辛亥），见《葭村草堂集》卷中，收《郭氏丛刻》）

[按] 杨国楨：《林则徐传》增订本页十二注^⑤据上引登科记文中夹注所言“年十九又从学于侯官贡生林封翁暘谷”，并据郭柏苍：《我私录》定郭父介平十九岁时为嘉庆元年，并以“嘉庆元年，始受业于林师孟养”，遂判定林宾日馆文笔书院始于嘉庆元年，而以拙编《年谱》列于嘉庆九年为误。《年谱》所据登科记之文为郭介平语诸子，有年有月，语气十分肯定，夹注容有出入。且《我私录》所言为郭介平嘉庆元年始受业于林宾日，而不能肯定当时即林宾日开始馆于文笔书院之年。谱、传各有所据，不能鲁莽判断，姑两存待考。

六月，蔡牵进攻台湾鹿耳门，并在温州洋面大败清水师。七月，清廷命李长庚总统水师追击。（《东华续录》嘉庆十七、十八）

秋，林则徐参加乡试，中第二十九名举人。（《云左山房文钞》卷二；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座师是主考官茅元铭（畊亭）、副考官周系英（字孟才，号石芳），房师是长乐知县王福增（鹤潭）。

林则徐中举后，就在揭晓那天和郑淑卿结婚，时郑氏年十六岁。

犹记秋风一第，露夕双清。阮修釀娶妇之钱，李易读登科之记。

（林则徐：《郑岳母齐太恭人七秩寿序》，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六九）

宴鹿鸣日，郑夫人来归。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林则徐中举后，他的才能已受到乡前辈的重视和推重。乡前辈林芳春曾不止一次地加以赞扬说：

陈恭甫、梁茝林乃福州之宝贝，继此其元抚乎？

甲子榜一个林则徐竟是福州一活宝。

林元抚诸般都会，真是活宝，定为出色翰林。

同乡若陈恭甫、梁茝邻、林石麟俱可望。

（林芳春：《介石堂文钞》卷六《语录下》）

〔按〕 陈恭甫即陈寿祺，梁茝邻即梁章钜。

十二月，林则徐偕妻由闽赴京会试，在浦城度岁。（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是年冬，“宣南诗社”的前身“消寒诗社”初次举办。成员有陶澍（云汀）、朱珔（玉存、兰坡）、吴椿（荫华、退旃）、顾菴（南雅）、夏修恕（森圃）、洪占铨（介亭）等人，共集会四次。诗题以饮酒赏花为内容。一年以后暂时中止。

忆昔创此会，其年维甲子；赏菊更忆梅，名以消寒纪（嘉庆九年初举此会，朱兰坡斋中以赏菊为题，吴退旃斋中以忆梅为题）。与者夏顾洪，聚散一期耳（顾南雅、夏森圃、洪介亭皆入会。明年秋，余以艰归，诸君亦多风流云散矣）。

（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见《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四）

〔按〕 此时也有宣南诗社之称。叶廷琯的《为查焦垞（光）题红豆楼诗集》七绝之五“灯火宣南话昔游，诗坛高会尽风流，佳名已占查秋树，又为梅花管之浮”的第三句下自注中说：“甲子，（查光）赴试京兆，入宣南诗社以秋树诗得名，同社人呼为查秋树。”（《柳林庵诗》卷下）但黄丽镛氏的《宣南诗社管见》一文说查遍朱珔、陶澍诗文集，并未发现查光参加宣南诗社的任何记载，故对查光是否入社表示怀疑。

是年刘源濬（1804—？）生，字禹卿，号晓川。直隶永清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曾任湖北武昌府知府。

是年郑光策（1755—1804）卒。

嘉庆十年 乙丑 1805年 二十一岁

二月，英国商船带来礼物表文，随同前来的尚有兵船四艘。（《东华续录》嘉庆十九）这是一种试探性的侵略活动。

三月，林则徐在北京第一次参加会试，落选。客居于曾任福建学政的恩普家。（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按〕恩普字雨堂。满洲镶蓝旗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八旗通志》有传。

四月，嘉庆帝命管理西洋堂务大臣稽察西洋人私刻书籍及与内地人往来交结等情事，并处分私刻书籍和传教的西洋人，以及为教士传递信息和信教的民人。五月，订立稽察西洋堂章程。（《东华续录》嘉庆十九）

五月，白莲教大起义结束。这次大起义从嘉庆元年（1796）至十年（1805）经历了九年半的战斗历程。起义势力遍布于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所经厅、州、县、卫、所达二百余个。清廷为镇压这次大起义，调动了十六个省的兵力，耗饷二万万两，损伤极重。

六月，林则徐离开北京，由潞河南返。十一月，抵家。（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以谋食故驰四方”，（《林希五先生文集后序》）相传曾在福州北库巷“补梅书屋”教读。书屋中有联语：“屋小朋侪容膝久，家贫著作等身多。”可以想见林则徐青年时期的生活情状与旨趣。

十一月，蔡牵自称镇海王。二十三日，攻入台湾凤山。台湾嘉义地方洪四老等兴兵响应。（《东华续录》嘉庆二一）

是年，美国开始由土耳其运鸦片来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六章）是年，林宾日赴将乐，主正学书院，春往冬归者十年。携子霏霖随读。

乙丑以后，不孝则徐以家食难给，不得已假馆于外，府君亦赴将乐，主正学书院讲席者十年。

（《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六）

是年，林宾日自绘《饲鹤图》，以表达个人志趣。道光十年，林则徐随身携带此图，遍求名人题咏。林则徐于道光十六年前后又添绘第二、三图。三图题咏者，自道光十年至三十年间达六十五人，此三图由三子聪彝传家，直至其玄孙林维和时，方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发行，成为研究林则徐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

是年冬至次年春，消寒诗社曾集会九次，参与者除朱琯、洪占铨、顾莼外，新加入的有朱士彦（1771—1848，字休承、修承，号咏斋，江苏宝应人）、李宗昉（1779—1846，字静远，号艺龄，江苏山阳人）、卓秉恬（1782—1855，字海帆，四川华阳人）、孙世昌（少兰，安徽桐城人）、张本枝（立亭，贵州大定府人）、黄茂（艺圃，山西夏县人）、谢学崇（字仲兰，号椒石、蕉石，江西南康人）。活动情况可参见朱琯《小万卷斋诗稿》、李宗昉《闻妙香室诗》。（黄丽镛：《宣南诗社管见》，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是年生者有：

（1）黄燮清（1805—1864）字韵甫。浙江海盐人。曾官湖北知县。诗人、剧作家。所著《倚晴楼诗集》中有不少记鸦片战争史事的爱国诗篇。

（2）刘存仁（1805—1880）字炯甫，又字念莪，晚号遽园。福建闽县人。道光二十九年举人。有《岷云楼文集》十二卷《诗集》二十四卷，《诗余》一卷。

（3）林鸿年（1805—1886）字勿村。福建侯官人。道光十六年状元。任翰林院修撰。

是年，纪昀（1724—1805）卒。

嘉庆十一年 丙寅 1806年 二十二岁

三月，蔡牵在台湾遭到清军围攻失败，乘船突围到浙闽洋面活动，清水师提督李长庚在海面上对蔡牵追逐剿杀，蔡虽受到重大损失，但仍坚持抗争。（《东华续录》嘉庆二一、二二）

五月，百龄任汀漳龙道，曾见到林则徐所办公牒，大加赞赏，即目为“大器”，并“广为延誉”。（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四）

[按] 林则徐很受百龄的赏识，嘉庆十七年，百龄任两江总督，林则徐由原籍北上过南京时，在百龄署中度岁。林则徐结识百龄可能就在本年。

七月，林则徐撰《林希五先生文集后序》。序中除对林希五的正直品格表示仰慕，对林希五的悲惨遭遇表示同情外，还发抒了自己的愤慨心情：

……先生梗直独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毁来，身处冷官，触怒权贵，至于文致周内，下狱投荒，垂白在堂，孤身万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见者之所怒目，而闻者之所扼腕也。观集中《辩惑》一首，指陈道义，炳若日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古今人不平则鸣，大率类此。

徐幼时即闻先生事，逮先生以恩宥旋籍，徐年方冠，心敬慕之，欲修一见，然犹恐先生严严独立，绝不与后生小子以可炙之路。及以父执礼进谒，乃知先生处己若虚，诲人不倦如是也。即先生之文，间有自发悲愤，然皆平心言事，绝未尝以进奸雄、退处士、崇势利、羞贫贱者为过激之论。其余传记之作，亦皆恬淡有法，不蹈畸异，文之和乎，又如此也。……徐闻先生患难时，手不释卷，并于狱中著《大学中庸要义》等书，遭遣后行集若干卷，其帙尚未获见，要皆粹然儒者之言，婉乎风人之旨，可知丈夫不得志于时，则以其事传之来学。

（林则徐：《林希五先生文集》后序，见《林希五文集》卷首）

林则徐之写这一篇富有感情的后序正表明他受林希五思想、品格、行动

的影响较深。这种影响对林则徐日后虽成为官僚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但又能与一般封建官员有所不同，是有一定作用的。

[按] 林希五，名雨化。闽县人。以举人大挑补宁德教谕。他和林宾日时有交往，性情伉直，曾被人诬控。又因抨击当时福建贪官按察使钱士椿的罪行，终被罗织罪名下狱。在狱中，他拒绝逼诱。于是在拘系七个月以后被遣戍新疆，沿途遭到残虐的迫害——“锁诸木笼，不得屈伸；下船闲置舱底，几不能续气；各尝毒手，屢号仅而不死”。释回时年已六十，仍以读书作文为事，意气不少衰。所著有《林希五文集》。（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总卷四十《儒行传》卷五有传）

秋，林则徐为解决家庭生计，就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书记。（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今秋又将为鹭门之役矣。

（林则徐：《林希五先生诗文集》后序，见《林希五文集》卷首）

[按] 厦门一名鹭门。（《厦门志》卷二）

[又按] 厦门海防同知，康熙二十五年由泉州移驻，职权是：“管理海口商贩、洋船出入收税，台运米粮，监放兵饷，听断地方词讼。”房永清于嘉庆十年至十二年间任此职，（《厦门志》卷一〇《职官表》）故系于此年。

当时，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厦门当时已是内外贸易比较繁盛的港口，并且已实行管理对外贸易的洋行制度。

商船自厦门贩货往来内洋及南北通商者有横洋船、贩艚船。

（《厦门志》卷五《船政》）

厦门贩洋船只始于雍正五年，盛于乾隆初年。时有各省洋船载货入口，倚行贸易征税，并准吕宋等夷船入口交易，故货物聚集，关课充盈。至嘉庆元年尚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以厦门为通洋正口也。

（《厦门志》卷五《船政》）

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藪，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

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借此为活者以万计。

（《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

洋船丛集，商贾殷闾，仙山楼阁，甲于南天。

（梁章钜：《退庵自订年谱》）

其二，厦门的社会风尚败坏，娼妓、赌博、盗窃、词讼之风甚盛。

女间随在有之。厦门五方杂处，此风尤盛。

赌博盛行，奸民开设宝场，诱人猜压，胜负以千百计。

赌不一色，厦门三尺孩提即解赌，惟花会贻毒更深。

盗贼穿窬肢篋其小耳。

闯棍者，无赖恶少也，纠结伙党，鹰视狼行，周游衢巷，寻事生风。

讼师、闯棍、衙役三者合而为一，择肥而噬，名曰合虎药。

（《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

其三，厦门的鸦片走私和烟毒泛滥情况，从嘉、道以来的严重现象可以推知：

闽广一带与西南洋各国通商最早，明时已设有市舶司，故鸦片之输入，亦为最先。清嘉、道间，内地人民吸食鸦片者尚少，而闽、广沿海居民，已皆有嗜鸦片之癖。（雷瑄：《蓉城闲话》，《鸦片战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〇）

鸦片烟来自外夷，枯铄精髓，有性命之虞。新令尤严：买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不将贩卖之人指出者满杖，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兴贩、种卖、煎熬者充军，开设烟馆者绞监候，地保邻佑俱满徒，而愚民不醒，性命以之。其流弊有九，曰：丧威仪、失行检、掷光阴、废事业、耗精血、荡家资、亏国课、犯王章、毒子孙。入其中者，亦能自知其弊，无如蔽锢已深，终不得脱，甚有身被逮系，求缓须臾，再一啜吸者，愚滋甚矣。……近闻闽中一士子自悔诗八首，颇曲尽形容。

（《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

[按] 自悔诗的第八首尽意刻画鸦片毒害之甚。诗中说：“别开利藪恣狼贪，令甲空劳禁再三，谁解诘奸从左右，可怜流毒遍东南；纸窗痴立蝇俱醉，粉壁潜窥鼠亦酣，牵得丝成身自缚，半床僵卧冷春蚕。”（《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

这些情况很可能引起林则徐的注意而加以观察研究。这对林则徐日后处理涉外事务、地方上的施政和对鸦片的严禁态度无疑地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十月,张师诚由江西巡抚调任福建巡抚。十二月,抵闽到任。(张师诚:《一西自记年谱》)

是年,林则徐与学友发起修葺宋李纲墓地,以示景仰。(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是年袁甲三(1806—1863)生。字午桥,河南项城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官至漕督。曾在安徽督办军务,镇压捻军。《云左山房诗钞》卷八有《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诗。

嘉庆十二年 丁卯 1807年 二十三岁

正月，四川绥定、陕西西乡营新兵激变，遭到镇压而失败。（《东华续录》嘉庆二三）

二月，蔡牵败走广东洋面，清廷命广东拦堵。

春，林则徐入闽抚张师诚幕，司笔札。林则徐在张幕四年，得到张的赏识和帮助，并陆续获知了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金安清的《林文忠公传》中说：

张兰渚中丞抚闽，招入幕府。张为乾隆枢直旧臣，精吏治。公相从四、五年，尽识先朝掌故及兵、刑诸大政，益以经世自励。

（《续碑传集》卷二四）

林则徐成为张师诚的幕宾是他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为日后林则徐成为统治集团中一名出色的成员准备了条件。因而在口碑和记载中多谈及林入张幕的因缘，如林氏家族就相沿传说：新任闽抚张师诚曾从属下的新年贺禀中发现某县一文案人员颇有文采学识，便在除夕夜急调来署，经过反复考核，便聘入幕，着意培养，此人即林则徐。李元度的《林文忠公事略》中记此事说：

二十举于乡，就某邑令记室。闽抚张公师诚见所削牍，奇之，延入幕。

（《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

林则徐的外孙沈瑜庆的《涛园集》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文忠公乡榜为嘉庆九年甲子，时年二十，就旁邑记室，以所削牍见赏于闽抚张公师诚，遂延入幕，是为知名之始。

口碑与记载基本一致，可见林、张的遇合可能就是如此。但是所谓“旁邑”和“某邑令”究何所指？当时在福建有理学家之名的林芳春在所撰《介石堂文钞》中曾说：

元抚就署闽县房公书稟之席，亦不得已也。其天资高，度可不妨本业。

（卷六《语录下》）

据此，张师诚可能就是从“署闽县房公”处发现了林则徐的才能。但是，据林则徐自撰的《林希五先生文集后序》和林聪彝所撰《文忠公年谱草稿》中证明林则徐是嘉庆十一年秋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为记室的，则所谓“署闽县房公”可能就是房永清，只是两者官衔有异。从这些记载中看来，我认为房永清是由署闽县调厦门海防同知任，在往就新任时曾在闽县聘定林则徐，后来林则徐才去就聘，所以就有“某邑令”、“署闽县房公”种种说法。林则徐对于张师诚从素昧平生的众人中识拔自己，并给予礼遇和培植，当然有无限的知遇之感。道光元年，林则徐为张师诚六十寿辰所写的《张兰渚中丞六十寿序》一文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深厚的感情，其中“而乃下车伊始，侧席为招”句即指这种非同一般的遇合而言。正因为有这种感情，所以林则徐对张师诚一直是以师礼相事的。

六月，蔡牵由东大洋回击，闽浙总督阿立保到福宁督战。双方不断交战。十二月二十五日总统水师的浙江提督李长庚在黑水洋战死。（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东华续录》嘉庆二四、二五）

十二月，清廷严禁鸦片烟私行销贩。

又鸦片烟一项，亟应严禁。现在闽、粤等省私行销贩者甚多，近并有携至京师售卖者，最为风俗之害。该督等现已通行饬禁，惟当严密稽查杜绝，毋任透漏。

（嘉庆十二年十二月甲戌谕军机大臣，见《仁宗实录》卷一八九）

是年，林则徐还为张师诚手书金刚、弥陀、心经三经，大悲、往生二咒。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共贮一函，匣面题《行輿日课》，其经本只四寸多长、三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其经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释印光：《林文忠公行輿日课发隐》，见《林文忠公手书经典》）

右先文忠公书金刚、弥陀、心经三经，大悲、往生二咒。度藏百年，略有残缺，末叶字多模糊，仅辨有嘉庆丁卯四字。公时年甫逾冠，客张兰渚

中丞幕府。

(1933年6月林灏深跋)

是年张亮基(1807—1871)生,字采臣,号石卿。江苏铜山人。官至云贵总督,曾参与镇压回民起义。林则徐任滇督时曾推荐张亮基。

嘉庆十三年 戊辰 1808年 二十四岁

林则徐在张师诚幕。

七月，英印总督借口保护贸易，维持海面安宁，派舰队泊香山县洋面，并进入澳门，占据炮台。清廷一再抗议，并停止贸易、调兵防堵。十一月，英舰方撤退。两广总督吴熊光因办理软弱错谬，受到革职发交南河效力的处分。（《东华续录》嘉庆二六）后又发配伊犁。

十月底，林则徐离闽北上，赴北京第二次参加会试。十二月底，抵京，寄寓陈隽卿家。（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林敬夫（1808—1851）字树梅，以字行，号瘦云。福建金门人。处士。曾入台湾凤山令曹瑾幕。鸦片战争爆发后，在厦门从军，训练乡勇，勘测地形，挖掘水井，并上书当道，论守战之策。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居乡，与之论防海之策。所著有《啸云诗钞》与《啸云文钞》等。

（2）蒋敦复（1808—1867）字剑人。江苏宝山人。善诗词。其《啸古堂集》有《上抚部林公书》。

（3）潘曾莹（1808—1878）字申甫，号星斋。江苏吴县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有《奉酬潘星斋（曾莹）雨窗口占之作》（页一六一）诗，附卷中有《题潘星斋画梅团扇》（页二八七）等词。

嘉庆十四年 己巳 1809年 二十五岁

四月十三日，林则徐会试落选，离京南返。六月，抵闽，仍入张师诚幕。

（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五月，两广总督百龄奏定《民夷防范章程》。主要内容是外国护货兵船不能驶入内港，外商应依限回国；对澳门中外居民分别稽查；对外船引水人员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地方官慎选买办等项。（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八）

七月，闽浙总督阿立保入都，由闽抚张师诚署督，移驻厦门，主持镇压蔡牵的活动。（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林则徐随往，凡张师诚的“筹海文移”均出林手。（梁章钜：《送少穆携眷入都》自注，见《退庵诗存》）

九月，蔡牵在黑水洋战死。（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是年，公行开始为承保的外船出具不带鸦片的甘结，但实际效果不大。

从一八〇九年开始，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甘结尽管是经常出具，但是它们却同当时的谕旨和法规一样的不老实和缺乏效力，并不更好一点，来船仍照旧携带鸦片。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〇一）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陈乔枏（1809—1869）字朴园。福建侯官人。陈寿祺之子。经学家。陈与林则徐有世谊。《云左山房诗钞》卷八有《陈朴园大令乔枏属题其尊人恭甫前辈鳌峰载笔图》诗。

（2）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江苏吴县人。思想家。林则徐的弟子，被称为“以学问文章受知于文忠最深”者。（《显志堂稿》吴序）所著《校邠庐抗议》是冯发挥其维新思想的专著。其《显志堂稿》中有与林往返的函件和其他有关文字。

（3）余治（1809—1874）字翼廷，号莲村。一号晦斋，又号寄云山人，自署

木铎老人，卒后门人私谥曰“孝惠”。江苏无锡人。咸丰间以附生保举训导，加光禄寺署正衔。曾刻印林则徐的《担粥说》。嗜皮簧，能编剧，曾组戏班到各地演出劝善剧，所著有《庶几堂今乐》二十八种。

是年洪亮吉(1746—1809)卒。

嘉庆十五年 庚午 1810年 二十六岁

正月，林则徐仍在张师诚幕。当时曾清理李纲墓址。（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按] 李纲墓在“福州怀安县桐口乡大家山（大嘉山）之原”，今福州西郊中房乡湖里村。

三月，清廷因在北京广宁门查获携带鸦片进城的杨姓烟贩，重申对鸦片的禁令：

此项烟斤，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崇文门专理税务，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至闽粤出产之地，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

（《东华续录》嘉庆二九）

八月，增设广东水师提督，驻虎门。（《东华续录》嘉庆三〇）

十月，福建巡抚张师诚入觐，林则徐同行，准备第三次参加会试。（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十一月，清廷因关外吉林、长春等地流民增多，申令禁止流民出关。（《东华续录》嘉庆三〇）

十二月二十七日，林则徐抵京。（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是年，钱仪吉等同年友（戊辰，嘉庆十三年）八人有“消寒诗会”的活动。

庚午岁与同年刘芙初、董琴涵、朱勛楣、屠琴鸥、谢向亭、贺藕耕、周稚圭诸先生为消寒诗会。

（苏源生：《书先师钱星湖先生书》，见《碑传集补》卷一〇）

己巳、庚午间，同谱八人为消寒之会。今勳楣、琴涵、向亭俱下世久矣。君姊适虞氏者前年依其女夫沈鼎甫副宪于京师，予令子妇往谒，为

言君没前一日倭指平生至友数人，犹以贱子为念也。

（钱仪吉：《过阳湖感怀芙初同年》自注壬辰十一月，

见《衍石斋纪事稿》·《旅逸小稿》卷一）

屠琴鸥旧寓米市胡同双藤老屋，诸同志时时觞咏其间，距今三载矣。嘉庆壬申春杪，琴鸥真州书来，重话畴曩，因赋此阕。尔时同集者：刘芙初、董琴涵、朱勋楣、谢向亭、钱衍石、贺耦耕、琴鸥及余为八人，皆戊辰同年友也。

（周之琦：《金梁梦月词》·《瑞鹤仙》序）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汪本铨（1810—1854）字衡甫。江苏阳湖人。道光九年进士。曾任顺天府尹。

（2）邵懿辰（1810—1861）字位西，号半岩。浙江仁和人。经学家。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刑部员外郎。著有《半岩庐遗文》、《遗诗》。林则徐和邵有书信往来。

（3）伍崇曜（1810—1863）字紫垣。广东南海人。十三洋行买办之一。曾出资延谭莹校刻《粤雅堂丛书》等多种。

（4）贝青乔（1810—1863）字子木，号无咎。江苏吴县人。鸦片战争时，在奕山幕府。著有《咄咄吟》二卷。

（5）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年进士。时任贵州学政。

（6）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著有《东塾读书记》等。

嘉庆十六年 辛未 1811年 二十七岁

二月，林则徐第三次参加会试。四月二十七日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成进士，改庶吉士，习清书。旋请假归省。（《清史列传》卷三八《林则徐传》，《清史稿》卷一六《仁宗本纪》）

[按] 这年和林则徐同榜成进士的有：一甲为蒋立镛、吴毓英、徐廷珍；二甲、三甲有程裔采、程恩泽、周凯、李象鹄、周天爵二百三十七人等。（《清朝历科题名碑录》）

[又按] 此次会试的座师是文华殿大学士董诰（雅伦）、户部尚书曹振鏞（恂筌）、阁学文干（远举）、兵部右侍郎胡长龄（西庚）。房师是翰林院编修沈维鏞（字鼎甫，号小湖）。朝考读卷老师是宋镕（悦研）。

林则徐馆选后，对习清书感到苦恼，又担忧前途，所以写信给张师诚，表达他内心的苦闷说：

则徐虽远隔绛帷，然无日不以老夫子大人所厚期者三复铭心，以求无负。……辰下滥厕清华，弱鸟高巢，恐非终据。……兹事（新夏按：指学清文事）另起炉灶，工既什佰，费更浩繁，习此者无不畏难，而则徐尤多棘手。……以钝根人学新样枝，其势定难见功，将来散馆一关，深堪惴惴！……则徐滞迹都中，诚有不能奋飞之感。

（林则徐：《致张师诚》，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

林则徐念念不忘于在张幕中之受器重，而他也确实从张师诚丰富的从政经验中得到教益，如：

先理淹禁滥押之囚，兼除弄法害民之蠹。盗匪恶棍，当思勾捕之条，毋许快役纵漏；农田水利，当思清理之法，不使豪强兼并；重师儒以劝学，勤抚字于催科。

（张师诚：《一西自订年谱》）

五月，百龄任两江总督。

五月，两广总督松筠通告外商，详述鸦片之危害，要求他们报告其本国政府，“严禁贩此毒货”。（松筠：《奏报澳门夷情札》，见《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

九月初九日重阳节后，林则徐请假南还，返乡省亲。

是年生者有：

(1) 董平章(1811—1870)字琴虞，号眉轩。福建闽县人。曾任甘肃皋兰知县。

(2)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官至两江、直隶总督，大学士。曾组织地主武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嘉庆十七年 壬申 1812年 二十八岁

正月至十月，林则徐在福州家居。

林则徐在这段家居休假期间，生活悠闲安适，除与妻子郑淑卿切磋诗文、观摩书法外，还与好友交游酬唱，如与曾共居北京、日后成为儿女亲家的同乡、同年李彦章时有书信往来和诗文唱和。亦常参加当地一些聚会游宴。这是林则徐科场得意后尚未正式迈入仕途前的一段值得怀恋的生活。

八月十六日，福州公祭李纲墓，由游光绎主祭，林则徐“与釀钱而未往”。（陈庚煥：《祭李忠定公墓》文，见《惕园初稿》卷一六）

秋，梁章钜回乡，在夹道坊南建紫藤吟馆，“集里中诸名流觞咏其中”。（梁章钜：《退庵自订年谱》壬癸条）林则徐曾参与其活动，感到很欢悦，所以时隔多年，道光七年，他对此事犹在记忆而有所怀念，并写下《题梁芷林方伯〈藤花书屋图〉》诗以志其盛，诗中有句说：

与君旧住屏山麓， 对宇三椽打头屋。
夹道坊南君徙居， 寒藤夭矫学草书。用放翁句
压冠半坠紫缨络， 点笔遥架青珊瑚。
花时君正联吟社，
篆额曾邀老司马。陈司马秋坪丈为君篆藤花吟馆额
绛蚨堂与白华楼，谓陈恭甫前辈、萨檀河大令
斗韵传笺俱健者。……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七）

十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携眷由福州洪山桥登舟北上。少年时至友杨庆琛写《送林少穆庶常（则徐）入都》诗赠行，表达对林则徐前途的祝愿，并感谢林推荐他入张师诚幕。诗中写道：

宵吁伫英豪， 星霜敢惮劳。
泉夔期位业， 枚马继风骚。

仙露金盘近， 卿云玉署高。
蓬壶簪笔处， 知荷圣恩褒。
愧我非杨炯， 劳君说项斯。君在抚署掌书记，濒行荐余自代
阶前容膝地， 灯下展眉时。
励志承先泽， 盟心报故知。
燕关翘首处， 梅讯一枝驰。

（《绛雪山房诗钞》卷四）

同学梁章钜也赋诗四首，寄予期望，有句云：“当代清华选，通才易冠场。……挥鞭增意气，为尔一轩昂。”（《送林少穆庶常（则徐）携眷入都》，见《藤花吟馆诗钞》）

甚至乡先辈游光绎也赠以送行诗，有句云：“……骥跃天衢上，梅开驿路初。长途乏诗思，唱和得同车（少穆妇亦能诗）。……昔贤俱自重，名士岂空豪，我老无遐想，临歧首重搔。”（《送林少穆庶常入都》，见民国《霞浦县志》卷二五，艺文下）

所有这些都表达了当地知识层人士对林则徐今后事业的发展寄予很大的希望。

十一月二十三日，过仙霞岭入浙江。十二月初四日抵杭州，与张师诚之子张应昌同游西湖。初八日离杭由水路继续北行。在船上，郑夫人为舟姬女治病痊愈。母女感激之余，以唐褚遂良法书《圣教序》及《慈恩塔》精拓本一册相赠。嘉庆二十四年冬林则徐同年友程恩泽曾入其故事于诗。

仙官醉倚螭头舫， 万叠柔绵划双桨。
夫人罢绣理琴书， 绮幔珠枕趁晴爽。
神仙夫妇总能文， 况复能书白练裙。
粉格金栏亲界画， 鹤头龙爪细区分。
柳家新样欧家法， 更有河南婉而愜。
尊前兰语共评论， 屏后吴侬听稠叠。
吴侬生小采香泾， 吹彻樵风朝暮清。
自诩赵娟操楫去， 不随鄂哲检犀行。
关心却到林君复， 并载梅妻清似玉。
早知听讲近纱帷， 悔不篝灯十年读。

依家愁病镇相仍，赤箭黄环两不胜。
颜怯医前低诉语，肩羞母畔瘦凌兢。
侧闻妙术夫人解，能察奇脉鞣冲海。
春风吹起病桃花，两颊芙蓉发鬣彩。
摩敲心慰驾娘欢，都道天人白鹤丹。
无力明珠酬叩叩，有心好月指团团。
高柔爱玩无余癖，罗纺踟蹰未遑惜。
侬有慈恩中令书，人称席上韩宣璧。
三熏三□□夫人，持谢慈恩一片真。
七级浮屠甘顶礼，八分古楷绝风神。
□金不是同州版，锥印锋圆佛甲软。
来从书画米家缸，送入和鸣赵家馆。
谁怜碧玉自妍姝，铜斗敲残唱晚渔。
不及数行紫钗字，清芬常伴女相如。
君真吾党题名手，唐人雁塔题名，必择同榜中最善书者
合句双扉施罟帚。

塔边鸿雁总双栖，□□鸳鸯重回首。
鸳鸯飞去护春寒，不管沙头一鹭单。
记取文窗临写处，墨池先有媚虬蟠。

少穆太史同年偕配嫂夫人自闽买舟北上，道出吴越间，舟姬携及笄女，女因多病，夫人药而愈之，因持此帖奉赠见意。泽心钦贤夫妇之渊雅多能，与此帖之得所归也，遂赋诗识其本末。嘉庆己卯冬月。

（程恩泽：《题褚河南圣教序慈恩塔拓本》，林氏家藏原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丹阳小新丰改陆行。二十四日，林则徐抵南京。次日，林则徐往见两江总督百龄，未晤面。又赴钟山书院拜见了八十三岁高龄的古文家姚鼐。同日，又往见经学家孙星衍和其他友好，均未晤面。二十六日，林则徐应百龄邀请入居督署度岁，百龄热情招待，连日观剧饮宴。《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六）在百龄署中，结识陈銓，交往较密，成为日后宦途中的好友。梁章钜曾记他们的初识情况说：

吴中相传，林少穆、陈芝楣二公，同在金陵百文敏公节幕度岁，署中

宾朋颇盛，元旦清晨，齐至林少穆房中贺岁，见壁间贴“元旦开笔，领袖蓬山”一红笺。次至陈芝楣房中，见所贴红笺正同此八字，不谋而合，二公亦相视而笑。是年少穆即登馆选；逾数科，芝楣亦以鼎甲入翰林，遂为一时佳话。

（梁章钜：《浪迹续谈》，《元旦开笔》条）

[按] 林则徐于上年成进士，入庶常馆。梁文中称：“是年少穆即登馆选”，有误。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胡林翼(1812—1861)字貺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至湖北巡抚。卒谥“文忠”。林则徐曾写信鼓励他成就事业。

(2)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官至大学士。卒谥“文襄”。林则徐很赏识他的“才干”。左对林则徐也很钦敬。

嘉庆十八年 癸酉 1813年 二十九岁

正月初一至初五，林则徐在百龄督署，为百龄代撰折稿、书扇，并为百龄的《平海集》题七古一首（《云左山房诗钞》未收）。初六日，林则徐离南京，登舟北上。初八日，至扬州，留住十数日，与吴锡麒、洪梧、秦恩复等文人学者相晤。十九日，启行。二十一日，舟过宝应时，晤漕运总督阮元，并将陈恭甫托寄给阮元的信二件交付。二十二日至淮安，盘桓廿余日。二月十八日，林则徐改搭粮船北上，舟行二月余。林则徐在日记中逐日记了所经河闸名称和日行里数甚详。五月初一日，林则徐抵天津。初四日，在南仓舍舟登陆。初六日，抵达北京，寄寓莆阳会馆。（《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八至十七）

五月初九日，林则徐至庶常馆。此后，林则徐即致力于研习清文，曾翻译司马光《谏院题名记》和韩愈《师说》等课业。（《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八、二三、二九）

林则徐在庶常馆除向教习成格（果亭）、陈希曾（钟溪）、吴烜（健庵）等认真学习满文外，还向通晓清书的乡先辈、编修林春溥学习。

（林春溥）以国书虽粗习音义，终未得其要领，复从赵编修在田，悉心研究，尽得其秘。乙丑散馆，钦取翻译第一名，授编修。自是名擅京师。同馆后辈如郭尚先、林则徐皆来问字。

（沈瑜庆等：《福建通志》·《文苑传》卷八）

林则徐在庶常馆时，与同乡郭尚先交最莫逆，“相与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有时还共应当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的卢荫溥之招，“集一小窗”，共谈掌故，“谈至移晷”。（《兰石公年谱》，见《增默庵文集》）

林则徐还与邻居、内阁学士白镕有所交往，虽年龄、资历都有距离，但从后来（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的《寿白小山廷尉（镕）》一诗看来，他们是比较契合的，他钦佩白镕的学识和为人：

博涉究典册， 精思通杳冥。

倒屣接后进， 奖借尤殷殷。
 馀事及墨妙， 片纸逾瑶琼。

林则徐回忆了当年与白在京比邻而居的情景说：

昔我宦京国， 赁屋相比邻。
 夜雪九门静， 晓霞双阙晴。
 墨缘契金石， 谈宴交纵横。

……

我昔初举子， 绣襦犹稚婴。
 公见呼英物， 谓当飞且鸣。
 及兹忝金马， 幸步青云尘。
 公乃笑拊掌， 前言欣有征。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五至七六）

〔按〕 林则徐长子汝舟，道光十八年成进士，诗中“及兹忝金马”句即指此而言。是年十一月初十，林则徐奉命入觐到京，二十三日离京赴粤，而诗中另有句云：“今冬又述职，光霁重相亲”，可证此诗乃写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

林则徐在京交往甚广，有辛未会试座师董诰、曹振镛、文幹，房师沈维鏞，朝考读卷老师宋镛，丁巳福建乡试座师周系英；有在京同年程恩泽、李彦章、李象鹄、王赠芳、许邦光、杨希铨、程裔采等；有同乡郭尚先、叶申万、王道行、梁章钜、廖金城、达麟等。（杨国楨：《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三三）

林则徐当时的薪俸是“老米八石八斗五升，梭碎米一石九斗”。（《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一）

六月，清廷命议定吸食和贩卖鸦片罪名。七月议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太监违禁故犯者，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并令沿海各关查禁。（《仁宗实录》卷二七一）

〔按〕 这一上谕中还说：“至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前经降旨各省海关监督等严行查禁，乃数年来迄未遏止，并闻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烟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贩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这反映

了当时鸦片烟偷漏走私、变相纳贿和流毒严重的情况。又《治罪则例》载《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二八。

九月，林则徐代张师诚勘定《御制全史诗疏》，并作进书折稿及后跋。（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九月十三日，邸钞载直隶长垣、河南滑县、山东曹县等处“有警”（即天理教起义）。清廷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镇压，并发粮饷五万石。（《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九）

九月十五日，天理教起义群众攻入紫禁城。皇次子旻宁持枪击毙二人，群众溃散。清廷将北京内外城门全部掩闭，进行搜捕。十八日，清廷于京郊宋家庄逮捕天理教首领林清。十九日，清廷大肆搜捕天理教会众，并自二十日开始连日在菜市口杀害天理教起义群众。（《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九至三〇）

[按] 林清于九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被杀害。

九月十七日，嘉庆帝下“罪己诏”，认为“突遭此变，实不可解”。并谕过于各级官吏。（《东华续录》嘉庆三六）

九月十七日，清廷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督兵进剿。十月初八日，那彦成抵卫辉。初十日，接任。（《东华续录》嘉庆三六）

十一月初二日，邸钞载，清军在河南攻占道口，大戮起义群众，并进围起义中心滑县城垣。二十六日，河南军报到京，天理教首领李文成战死。十二月初十日，直隶省奏报到京，直隶天理教首领冯克善被俘。十二日，河南军报到京，清军攻占滑县。（《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三至三五）天理教起义失败。林则徐抄录了邸钞，寄回福建家中，可见这一事件对社会的震动。

[按] 攻占道口为十一月初一日。李文成系十一月二十五日在辉县战死。冯克善系十二月初九日在献县被俘。攻占滑县是十二月初十日。

[又按] 林则徐对这次起义持敌对立场。他在这年的日记中称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为“首逆”、“盗首”，同情强克捷之死。三十年后，林则徐还应强子之请，为撰《书强忠烈公遗墨后》，表示其一贯立场。

十二月十七日，林则徐等同门在北京廖钰夫家公请周系英。周系英（1765—1824）字孟才，号石芳。嘉庆九年，周派充福建乡试副考官，林即在此科中举。这是一次同门聚会。（《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五）

是年生者有：

(1) 沈衍庆(1813—1853)字字符，号槐卿。安徽石埭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曾官江西鄱阳县知县。所著有《槐卿遗稿》。林则徐的门人。道光二十二年，沈曾写《上大府请罢英夷和议书》，反对对英妥协投降。道光三十年沈曾将此函稿送呈经南昌回籍的林则徐，林复函嘉勉。

(2) 郑琼诏(1813—1862)字九丹，号莘野。福建闽县人。道光二十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

(3) 曹毓璜(1813—1866)字子瑜，号琢如。江苏江阴人。曾任兵部主事、军机章京、军机大臣。

嘉庆十九年 甲戌 1814年 三十岁

正月初四日，林则徐长子汝舟(1814—约1861)生。

正月二十五日，清廷命蒋攸锬查明白银出洋的实情，并令议定严禁章程。

(《东华续录》嘉庆三七)

四月，庶吉士散馆，林则徐以编修用。(《清史列传》卷三八《林则徐传》)

七月，林则徐被派充国史馆协修。(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八月初五日，林则徐致函敬輿，说明到国史馆任职，并对京官的无聊生活表示不满说：

徐近移寓于虎坊之东，与浙绍乡祠对宇，鼙鼙戏鼓，终日扑门，而不免有冲途之累。新兼国史馆，尚未办过书传，劳劳者只此无谓之应酬，不了之笔墨耳！现就一教书馆地，拟到馆后清厘积纸，便当辞绝无益之事。

(《致刘敬輿函》手札，故宫博物院藏件；《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

[按] 林则徐每逢三、八日为书馆出时文、试帖课题一次，每次均费一二日批阅课文，日记中详载其事。林则徐是年日记，今残存十至十二共三个月，所记大都是在京与友朋间喜庆寿诞等酬酢活动和书馆课题，可见其京官生活之无聊。(《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至四四)

八、九月间，英国兵船违反规定，闯入虎门，经两广总督蒋攸锬“示以兵威，派员诘责”，“始递稟谢罪”而去。(《东华续录》嘉庆三八)

九月三日，林则徐为原闽县知县赵睿荣《悔木山房诗稿》题赠诗四首，《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一三至一一四)对赵睿荣提携奖掖的私恩表示感谢。

敬题悔木老夫子大人集后，即送还里，恭求诲正

嘉庆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鸿迹天涯百感侵，倚楼诗思杂仙心。
楚骚汉乐兼才笔，海日江潮入醉吟。
婪尾画图三管艳，折腰官味十年深。

香山司马今华发， 手写新词度二林。

甘棠阴护七闽天， 判牍余间记擘笺。

官阁炉香闻击钵， 射堂灯影落吟鞭。

九原月旦伤知己，

一瞥风花淡世缘。李露桐中丞抚闽中，师以政绩、文章最为赏识。中丞去职后，师六赋归兴矣

松菊未荒归咏好， 头衔原不诩莺迁。

秣华时节转蹉跎， 再踏红尘起浩歌。

台忆黄金情感旧， 家传白璧手重摩。

萧闲琴鹤原清吏， 得失虫鸡付梦婆。

燕市酒酣频击筑， 西风猎猎助长哦。

微名弱冠忝终军， 多荷怜才被濯殷。

榕峤枢衣曾问字， 蓟门挥尘更论文。

晓风残月词谁续， 潭水桃花影又分。

记取十联屏上句， 金华遥盼出山云。

甲戌九月三日受业林则徐呈稿

郭佑唐所撰《东阳私刻本幸存书琐谈》一文中曾记其事说：

作者赵睿雍（一作睿荣、瑞荣），东阳人。平生独具慧眼。他在闽任知县时，对聪颖过人、志趣不凡的童生林则徐，奖掖有加，关怀备至。林家境贫苦，赵接养署内，延师与自己儿子同读，待之如子。林则徐得以成为对国家民族极有贡献的历史伟大人物，和赵睿雍在他少年时代加意培养也是分不开的。林对赵终生感恩不忘，曾为赵睿雍宗房厅送去“滋恭堂”亲笔题字，并题称赵睿雍为恩师。

《悔木山房诗文稿》有林则徐的亲笔写刻序文，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辞意恭敬恳切。标题是“林则徐呈稿”。书法挺秀可喜。

此书系家刻本原版，刻工精美。扉页有赵睿雍族孙某的题记，嘱勉其子孙要宝守此书，勿使损佚。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按] 郭文所称《悔木山房诗文稿》刊本我未获见。浙江大学图书馆冯春生曾函告:他曾在东阳市文物办见所藏《悔木山房诗稿》,系按诗作年月排次分四册八卷,署名为东阳赵睿荣菡畦,封面镌“道光辛巳年”(即道光元年)、“悔木山房诗稿”及“见大堂存板”等字样,卷首有序文五篇,林则徐赠诗四首写刻于第五序后,与郭文所述在书名、作者名、序诗、题记、标题等显然不同,郭文所述《悔木山房诗文集》与冯所见《悔木山房诗稿》似非一本。

十月初十日,嘉庆帝由圆明园回宫,林则徐在日记中特记住园制度说:

是日,上由园入宫(每岁冬令,圆明园太寒,上入宫住,名曰大搬家,至来年正月又赴园)。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

十月十四日,林则徐座师曹振镛六十岁生日,林往祝寿。(《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

十一月十二日,林则徐在日记中记翰林院人员保送御史的程序说:

是日,翰林院保送御史十二人引见,自第一至第八皆记名,郭兰石第九、廖仪卿第十,皆未得记(系按食俸月数,分别次第,凡散馆后食过三年俸者皆可保送,惟俸浅则名次在后,难于记名。及俸深则又望开坊,不复需次)。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补编页四一)

十一月十四日,为人题《课梅味雪图》。(《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

冬,“宣南诗社”前身“消寒诗社”在停止集会多年后,又在翰林院编修董国华的倡导下,再次举办。东南沿海各省的京官和一些知识分子陆续参加。成员之一的陶澍曾有诗追记这次复举的情况称:

先甲逮后甲, 董子复继起。甲戌冬,董琴涵复举此会
一为登高呼, 应者从风靡。
朱胡及钱谢, 右鞬而左弭。
益之陈周黄,

重以兰芙菡。朱兰坡、胡墨庄、钱衍石、谢芎亭、陈石士、周肖濂、黄霁青、吴兰雪、李兰卿、刘芑初、梁菡林皆先后与会

(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见《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四)

[按] 陶诗所题诸人乃后来追记,合陶澍总计社员当为十三人,但诗注说:“皆先后与会”,可见不是当时已有这些成员,如梁章钜就自称于嘉庆二十

一年始参加诗社活动。

[又按] 吴嵩梁《题霁青太守城南吟社图即送赴任高州》亦云：“社中十三人，宦途半分辙，持此素心同，不以荣悴易。陶侃（云汀中丞）督八州，其才可经国。继者胡（墨庄廉使）周（肖濂观察）梁（苞邻观察），门皆列金戟。台谏陈昌言（董琴南侍御），度支参硕画（钱衍石农部）。吾乡陈（石士司业）与谢（向亭学士），衡文操玉尺。李翱年最少（兰卿侍读），枢廷乃先入。人事各拘牵，嘉会颇寥阔。朱子后居忧（兰友庶子），刘郎已前歿（芙初编修）。聚散恰鸥群，光阴送驹隙。”（《香苏山馆古体诗钞》卷一二）此记也是十三人。其中董国华、朱珣、陶澍、胡承珙、吴嵩梁、谢阶树、陈用光和钱仪吉八人系重开诗社时赴会的原有成员外，其他刘嗣馆、黄安涛、李彦章、周嵩联及梁章钜等五人均为此后相继入社者。

“消寒诗社”的集会大约每十日一次。集会的内容比初举时略为前进，除了饮酒赋诗外，也还谈论一些古今上下的事情。但从总的方面说，仍然还是一种“文酒唱酬之会”。成员之一的胡承珙曾经较详细地记述了集会的情况说：

嘉庆十有九年之冬，董琴南编修始邀同人为消寒诗社。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嗣是岁率举行……不独消寒也。尊酒流连，谈剧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启神智而扩见闻，并不独诗也。然而必曰消寒诗社者，不忘所自始也。……夫吾人系官于朝，又多文学侍从之职，非有簿书相会，率无少暇，而得以其余从事于文酒唱酬之会，斯足乐矣。

（胡承珙：《宣南吟社序》）

是年冬至次年春，诗社共集会八次，分别在董国华花西寓圃、谢阶树未信斋、胡承珙瓊藤书屋、朱珣小万卷斋、陈用光太乙舟、陶澍印心书屋、钱仪吉衍石斋、吴嵩梁寓斋等处举办。（黄丽镛：《宣南诗社管见》，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十二月，清廷批准两广总督蒋攸钰奏请与英人申定互市章程。

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倘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所有该督等请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及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及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

商；并不准内地民人私住夷馆之处，均照所议行。

（《东华续录》嘉庆三八）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龙启瑞（1814—1858）字翰臣。广西临桂人。状元。著有《经德堂诗文集》。曾写有悼林则徐诗。

（2）罗惇衍（1814—1874）字兆蕃，号椒生。广东顺德人。官至户部尚书。道光三十年曾奏请起用林则徐镇压广西的反抗势力。

（3）方俊（1814—1877）字伯雄，别号枕善巢老人。江苏上元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曾任职翰林院。

（4）孙衣言（1814—1894）字琴西，号逊斋。官至太仆寺卿。所著《逊学斋诗钞》中有记鸦片战争史事的史诗多首，如《哀虎门》、《哀厦门》等。

嘉庆二十年 乙亥 1815年 三十一岁

正月十八日，林则徐次子秋柏生，三日而殇。

正月，林则徐会见朝鲜贡使尹正铢，互用笔谈。二月，承办一统志人物名宦部分。三月，派充撰文官。（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三月，清廷根据两广总督蒋攸钰所奏“查禁鸦片烟章程”，规定外船至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并确定了官吏和军民人等查禁鸦片烟的奖惩办法。（《东华续录》嘉庆三九）

三月初十日，有《致杨庆琛》函，言京中生活状况云：

弟从上冬寓中大小俱病，今春养儿不成，内人又患险症，人事鞫琐，如此心境，能无烦劣耶！……顷天气稍暖，旧年笔墨积债累架盈床，日日相催，苦难摆脱，如何，如何！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五）

[按] 杨庆琛，字廷元，号雪茶，福建侯官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林则徐的同学，官至山东布政使。

三月二十八日，有《致刘敬舆》函，言在京之困状云：

则徐今岁有生徒四人，而馆谷仍如其旧。每月需改时文廿四篇，试帖廿四首，即已不胜其繁。此外零碎笔墨之役，依旧山积。国史馆派办《一统志》草创讨论之事，均不略给。（《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六）

九月，林则徐派在翻书房行走。（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是年生者有：

(1) 王拯(1815—1876)字定甫。广西马平人。古文家。所著《龙壁山房文集》中有关鸦片战争史事的文章多篇。

(2) 宝兴(1815—?)字东生。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曾官兵部侍郎。

(3) 刘楚英(1815—?)字香郎,号湘芸。四川中江人。时为闽浙总督杨国桢家西席。

是年姚鼐(1731—1815)、祁韵士(1751—1815)、伊秉绶(1754—1815)卒。

嘉庆二十一年 丙子 1816年 三十二岁

正月初八日，林则徐在京寓为长子汝舟开蒙。

二月初五日，林则徐长女生，取名尘谭。

二月二十二日，弟林霏霖成秀才。居家时，家中一切婚丧喜庆诸事统由霏霖打理。（《林宾日日记》）

二月三十日，有《致杨庆琛》函，言在京等待考差之无奈云：

弟宦情原不甚浓，时时欲谋归养，然际此考差年分，决然舍去，自揣则可矣，而恐非老人属望之意，故勉强留此。其实迁延时日，官未必进，而才则日退，人则日俗，反不及从前依人时，心绪尚为归一，益叹家计累心之不可为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七）

二月至七月，林则徐曾多次参与辛未同岁生雅集，即同科进士的“文酒公宴”活动。作八股文（文课）和试帖诗（诗课）为活动内容之一。在其丙子日记中有比较详细的纪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至七〇）

〔按〕 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曾据日记做过统计，在闰六月出京前，林则徐参加集会二十一次，所作诗课有八十七题。

林则徐亲自选定诗课，结集为第一部诗稿，即《试帖诗稿》。《试帖诗稿》今存林则徐亲笔原稿残本二十二页，前八页为七十六首目录，后十四页为十九首诗，加上眉批，合计约二千四百余字。原为浙江宁海县人民银行退休工人洪品高所藏，现藏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云左山房诗钞》及郑丽生校笺《林则徐诗集》所收仅二十四首。

六月，英国再次派阿美士德使华，在粤海探听情况后北上。闰六月初四日，英船违例驶抵天津海口拦江沙外停泊。十六日，英使等登岸至天津城内。七月初七日，英使到北京，因礼仪问题有争议，未觐见。次日，清廷颁《谕英王书》，指明“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并指定英使“由直隶、山东、江南、安徽、江西、

广东水陆程途递送，至澳门登舟回国”。英国这次使华的试探性侵略活动仍遭失败。（参见《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五）

〔按〕阿美士德这次使华也是准备向清朝提出要求的。这些要求是经英王御前会议决定的，主要是保障东印度公司的权益，取得长川贸易的保证，有权雇用他们合意的中国商人和仆人，在北京驻使等。（《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页一五七至一六〇）

闰六月初十日，林则徐派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吴其彦（美存）充正考官。十六日离京。（《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六四）

八月初一日，林则徐等抵达江西南昌。乡试工作从八月初至九月初历时月余，取中了欧阳炳章等九十四人，副榜十八人。林则徐对这次试差态度认真，凡“已荐之卷，逐篇分评，未荐之卷，亦必逐卷涉笔”。选才亦很严格，如从各房荐卷三十余本中亲加批阅，仅取二本。对落卷又重加点阅，从中发现真才。在定榜时核对身份，有所更换，力求达到完善。所以当初九发榜后，林则徐与吴其彦“出门拜客，访询舆论，均谓此次所录，清贫绩学者甚多，谓之‘清榜’”。（《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七一至七四）

后来（道光十二年）林则徐还回忆其在江西考差以来的评阅考卷态度说：

历在闱中，刊刻批语板片，刷成批纸，分别首艺、次艺、三艺及诗。凡头场四篇，逐篇皆有批语。被黜之卷，必将如何疵颣之处分篇批出，自录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者。

（《请定乡试校阅章程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九十）

林则徐在这次考差中不满于官场中的迎送应酬，对未能抵制表示愧意。

自进省时，地方即备八座肩舆，力辞之，改为四人。是日亦已预辞，而临时仍备八座，仓卒不及改，心甚愧之。（八月初六日）

自入闱以来，监临、提调、监试连日轮送酒席。是日因近中秋，送席尤多，心甚愧之，且觉物力可惜。（八月十四日）

（《丙子日记》，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七一至七二）

林则徐的这种认真态度，和他父亲的屡困场屋及谆谆叮嘱颇有关联。

（丙子秋）则徐典试江西，府君自以蹶于场屋，倍知科名之难，屡谕：“衡文当慎之又慎。已荐之卷，首场三艺当通阅到底，逐篇分评；未荐之

卷，亦必逐卷有朱笔批点。”不孝谨如命行之。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七）

这段话可能是林则徐借思亲之词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但在当时能以这种态度来对待科试，还是难能可贵的。

林则徐在南昌与时任江西学政的王鼎订交。

九月十四日，林宾日遗存《暘谷日记》自本日起至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中缺嘉庆二十三年全年。手稿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易名《林宾日日记》。

九月十六日，林则徐离南昌北归，十月二十一日，抵京复命。

九月二十一日，有《致沈维鏞》函陈述在江西学差评阅试卷之状况甚详云：

则徐抵豫章后，闻闈卷一万有奇，私心益自惴惴，惟校阅不周是惧。幸美存前辈心同意合，相勗以矢勤矢公，始终勿懈，闈卷皆互相赏析，悉破分房各中之习。又虑各房之有疏略也，谆谆嘱以多荐，是以荐及千卷。逐卷墨笔圆点到底，分篇详批，其后场或不及批，而三书一诗则无一篇无评语，多者或至数百言，必抉明其所以黜陟之故，又附论作法及应读何文，以期其人之领悟，不敢以笼统数字遽行抹煞，故夜以继日，于八月晦日，荐卷甫经校毕，九月朔后，又穷六昼夜之力，遍搜落卷九千余本，逐卷加点，最少者亦点一比。就中拔出周仲墀一卷，三场俱瑰伟宏丽……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九）

十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被召见于养心殿，嘉庆帝询问赴赣情况。

卯刻蒙召见于养心殿，垂询科分甲第，并论及江西文风士习，兼问沿途雨雪、年岁情形甚悉。以次奏对毕，辰刻回寓。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七九）

十月二十三日，林则徐派在翰林院清秘堂办事。十一月十一日，到任。（《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七九至八〇）清秘堂是翰林院人员撰拟诏旨的地方，林则徐在作文字工作的同时，有机会接触了内阁秘藏的有关典册，丰富了对政事、典制等方面的知识，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有名的《畿辅水利议》的资料搜集工作可能就开始于此。

冬，至友杨庆琛由闽到京，寓林则徐宅，杨写诗表达自己的愿望是：不仅只求得到林则徐的关切与照顾，而更需要的是林则徐能指点和传授谋求仕进

的窍要。诗中写道：

四载光阴一指弹， 深谈契阔到更闲，
高踪我敢希徐稚， 清况君仍似范丹。
轻暖转教共狐腋， 饔飧何止累猪肝，
微才愿乞金针度， 莫但鸳鸯绣与看。

（《绛雪山房诗钞》卷五）

冬，梁章钜入“宣南诗社”。胡承珙、潘曾沂各为之记。（梁章钜：《退庵自订年谱》）

是年，金安清（1816—1878）生，字眉生，别号销英居士。浙江嘉善人。官湖北督粮道。曾发起捐援为林则徐赎罪。

是年，百龄（1748—1816）卒。

[按] 此卒年依《国朝著献类征初编》三五。《清史列传》卷三二本传作嘉庆二十年（1815年）。

嘉庆二十二年 丁丑 1817年 三十三岁

正月初四至二十八日，林则徐筹办经筵宣讲事宜。这是一项重要的封建礼制，旨在表示皇帝关心文化，提倡儒术以标榜“文治”。林则徐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并在日记中作较详细的记录，从而可借知经筵礼的具体情况。

初四日，五鼓诣乾清门为翰林院具奏经筵题目。钦点《四书》题《我亦欲正人心》，《易经》题《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上亲制御论，午刻发下，即敬录知会直讲官果益亭少农、秀楚翹少寇、戴可亭宗伯、汪瑟庵少宗伯。

十七日，缮经筵御论讲章。

二十日，赴翰林院署换写经筵讲章。

二十三日，改书经筵御论。

二十七日，黎明，赴文华殿演经筵礼。

二十八日。五鼓诣文华殿陈设御案、讲案，上御论讲章。是日黎明，上御亮轿至文华殿，经筵讲官及听讲之六部、九卿俱在两阶旁跪迎。上升御座，各官在丹墀上行礼毕，分左右入殿内听讲。满直讲官先就讲案用清语宣讲四书讲章，汉讲官继用汉语宣读毕。上用清语宣讲四书御论，诸臣跪听。听毕，满大学士跪赞“诸臣起立”。满直讲官乃就讲案用清语宣读《易经》讲章，汉讲官继用汉语宣读毕。上用汉语宣讲《易经》御论，诸臣跪听。听毕，汉大学士跪赞“鸿胪寺奏经筵礼成”。诸臣出殿外行礼，毕。上入御文渊阁，直阁事及校理、检阅等官俱在月池旁侍班；上赐讲官及听讲诸臣茶，皆跪饮，毕。上还官，诸臣赴文华殿东庑与宴，奏乐八章，毕。恭缴御论，讲章于奏事处。

（《丁丑日记》，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八五至八六）

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邀至友杨庆琛至枣花寺看牡丹。杨写诗纪事，并借吟咏牡丹来颂赞林则徐的风姿。

樱笋厨开昼渐长，相携词客访花王，
日烘玛瑙新香瓣，春老维摩旧道场。
一品神仙真富贵，九华宫阙丽文章，
不矜婀娜矜庄重，声价端应冠群芳。

烟暖风柔烂漫辰，玉盘妆对玉堂人，
海棠如醉还输艳，芍药虽娇敢效颦。
金粉紫檀香世界，仙杯棕栗露精神，
天姿岂是胭脂画，吾辈须看面目真。

（《绛雪山房诗钞》卷五）

春，林则徐撰《潘云浦封翁（奕隽）八十寿诗》、《题新安曹相国师花洲饯别图和苏斋先生韵》。（《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一四、一一六）

〔按〕苏斋为翁方纲号。

四月，杨庆琛科场失意后，与沈廷槐一同离京，临行前留诗告别，感谢林则徐不忘故交的情谊。

冰厅清俸累君多，百廿日如一刹那，
北道主人空盼望，种花无蕊奈春何！
同来好伴又同还，相对尊前别酒殷，
自是君敦车笠谊，龙门千仞许人攀。

（《同荫士出都留别少穆》，见《绛雪山房诗钞》）

〔按〕荫士名沈廷槐。

杨庆琛很钦敬林则徐的才识，约在此时，他曾在《怀人三十首》中赞扬林则徐道：

少穆先生我敢望？词源韵字并难量，
此间不少怜才帅，欲把来书去换羊。

（《林少穆编修则徐》，见《绛雪山房诗钞》）

五月，林则徐被保送御史引见记名。（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五月，一艘美国船非法运载鸦片在广东海面兜售，渔民蛋户自发地起来打死美国烟贩五人。清廷竟诬为首的李奉广等为匪犯并处死，并请美国人“环视行刑”。（《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六）

八月二十六日，林则徐次女金鸾生。（《林则徐世系录》）

[按] 《涛园集》等均以普晴道光元年生，为次女。可能以金鸾如秋柏的早殇而不叙次。

嘉庆二十三年 戊寅 1818年 三十四岁

二月初九日，有旨于十三日大考翰詹。十三日卯刻，在乾清宫考试，由皇帝命题《澄海楼赋》，以“故观于海者难为水”为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论”；“赋得钜烟添柳重”，得“烟”字，五言八韵。十四日午后，发表考试等第名单，林则徐列三等第二十九名。十九日，赴圆明园引见，候述旨。（《戊寅日记》，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八七）

三、四月间，林则徐连殇二女，一为上年八月所生之金鸾，另一为流产。林则徐在六月二十五日《致郭阶三》函中曾言其事云：

三、四月间，连殇二女，妇病连绵，医药为累。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〇）

四月，林则徐旧友杨庆琛又至京，并与在京的叶申万、梁章钜和杨簧等友人诗酒相会。杨有诗纪事，虽在表述自己的偃蹇，但也可证明感念林则徐等人不忘故旧的感情。杨诗写道：

一年一度到春明，销尽轮蹄铁亦惊。
半世虚名惭画饼，诸公雅意感班荆。
瓣香心为南丰续，春草人思顾况评。
不是鸡坛坚旧约，敢将名纸谒公卿。

（《绛雪山房诗钞》）

六月下旬，林则徐写信给张师诚，祝贺他任编修。林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忠君思想说：

顷闻恩给编修，不胜忭喜。伏思吾师甫将服闋，圣明即为筹计，特沛恩纶，则两年以来，眷注之殷，真有不假言传而无一日释者。伏读恩谕，孝之一字，天语定评，实属莫大之荣，非常之眷，从来去官复官，未有如是之全美无憾者。恭诵之下，踊跃三百，非独为门墙私庆，乃幸天下后世之为子者，可以坚其孝心，而我朝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圣度真如尧

舜也。

（张师诚：《一西自订年谱》嘉庆二十三年条下张子按语所附）

〔按〕张师诚于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在苏抚任上，因父病危，擅离职位而被革职。本年六月始赏给编修。

九月十一日，林则徐集同年刘眉生斯帽斋中会课，夜得雪，遂写《秋雪》诗，并注称：“时重阳后二日，集刘眉生同年斯帽斋中，入夜得雪，同人拈此题分体得七律”以为诗课。（《林则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一七）

是年出生者有：

（1）林建禧（1818—1856）字范亭。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三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

（2）金和（1818—1885）字弓叔。江苏上元人。诗人。所著《来云阁诗钞》中有关于鸦片战争史事的诗作，如《围城纪事六咏》。

是年翁方纲（1733—1818）、董诰（1740—1818）、孙星衍（1753—1818）卒。

嘉庆二十四年 己卯 1819年 三十五岁

二月，林则徐为宗人林梅甫继母撰《林母刘太夫人五十寿序》一文。（《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五八）

三月，林则徐充会试同考官。举人李纶元（鹤臣）被黜，献诗请业。五月十二日林则徐在赴云南典试途经河北望都时，写《李鹤臣孝廉（纶元）春闱卷为余所黜，榜发后执贽请业而媵以诗，次韵答之》：

当时真自笑冬烘，只少金镜为刮矐！
上界疑登华藏海，中流忽作引回风。
反唇幸未腾群议，拙目奚堪诩至公。
翻使侯芭讯奇学，不才先愧草元雄。
拟报来书慕退之，李生足下勸修词。
能融卷轴醅醑味，要运心机乙乙思。
蘄至立言陈务去，浩然行气盛斯宜。
不明未必皆如我，会见知音遇有司。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二〇）

[按] 林则徐作为这次考官，在诗中首先向李生落榜表示歉意，承认自己才能有限，同时申明是秉公无私的。希望他继续努力，在修辞、韵味上再下功夫。作文要陈言务去，作人要有浩然正气。林则徐既做事认真，又为人坦诚，于此诗中可见一斑。

林则徐在此时曾请嘉庆甲戌科（1814年）状元龙汝言画白菜并题诗：“恰与状头商画稿，也期梦得一苗来”，及发榜，是科状元陈沅适出林门下，林喜而告诉寄居家中的友人杨庆琛，拟画《梦苗诗讖图》以资纪念。

今春君分校礼闈，嘱龙子嘉修撰（汝言）画白菜，题诗曰：“恰与状头商画稿，也期梦得一苗来”。及胪唱，状元陈秋舫沅果出门下。君喜语

余，欲绘《梦苗诗谶图》。

（杨庆琛：《送林少穆编修典试滇南》诗自注，见《绛雪山房诗钞》卷六）

春，消寒诗社成员黄安涛请画家朱鹤年绘成《消寒诗社图》。许多成员围绕此图写了一些诗文，反映诗社的活跃局面。成员之一的胡承珙所写《消寒诗社图序》（梁章钜收此文入《师友集》时，改题《宣南吟社序》）中记述了这时的主要成员。

是会也，始于甲戌之冬。图成于己卯春。自琴南、霁青及余外，先后与会者有周肖濂观察、陈硕士、刘芙初、谢向亭三编修、朱兰友侍讲、陶云汀给事、梁荏林礼部、钱衍石农部、吴兰雪、李兰卿两舍人也。

（《求是堂诗文集》；又见梁章钜：《师友集》卷六胡承珙条附）

〔按〕黄安涛字霁青，消寒诗社成员。所绘吟诗图与王学诰所绘为二幅，王图今藏国家博物馆，朱图未见。

诗社成员由于职务时有变动，所以流动性也比较大。对离京外任成员的送行也就成为诗社活动的一项内容，如嘉庆二十四年陶澍出任川东兵备道时，诗社成员就在万柳堂饯行并赋诗。陶澍曾有诗追记其事说：

我行叱驭西， 诸公亦频徙。

尚记万柳堂， 离筵共杯醑。己卯夏，余备兵川东，诸君祖于万柳堂，有诗

（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

见《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四）

春间，林则徐写《题陶云汀给谏（澍）〈祷冰图〉》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四至五）这首诗宣传迷信和封建统治者的威权，反映了林则徐思想的落后面。

蓝田祝冰合， 事著唐阙史。

济南酹冰开， 载征酉阳纪。

彼虽应如响， 所系区区耳。

岂如江淮间， 转粟万亿秭。

欬然泽坚腹， 奚翅行折趾。

伟哉陶使君， 诚意达真宰。

往在乙亥冬， 檐帷驻河涘。

空艘趣南下， 新粮计日始。

其时朔风厉，彻夕冻云委。
朝来水生骨，一白亘千里。
大舟滞中流，小者依岸舣。
篙师眠缩颈，榜人冻裂指。
公曰是予责，焉能束手俟！
上仗天子威，百神可役使。
侧闻露筋女，万劫灵不毁。
生为蚊蚋嘬，甘以贞烈死。
此节坚于冰，能使冰为水。
有祠大堤侧，再拜前致祀。
祷云某官某，衔命漕事视。
冰开漕艘行，冰合漕艘止。
行止民食关，转移神力恃。
词终若有见，须臾巽风起。
金珰光陆离，翠葆垂旖旎。
盘空飞神鸦，摧坚出江兕。
划然明镜破，清彻寒漪底。
不献凌人羔，骤跃孝子鲤。
连樯十万舳，钲鼓喧以喜。
昨同守株待，今获扬帆驶。
金言至诚感，颂公公让美。
谓兹膺神贶，实乃荷帝祉。
在德神所凭，还以报天子。
会当疆吏请，有诏神号拟。
匾曰贞应祠，重楹焕雕绮。
神昭效顺休，公亦渥恩被。
乃知荅臣悃，能作众流砥。
涉川赖忠信，感召本至理。
公名记御屏，左右股肱倚。
行将出监郡，绣衣叨冠豸。

永怀条冰清， 兼惕薄冰履。
岂惟筹漕然， 治民尽如此。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四至五）

[按] 《祷冰图》系陶澍于嘉庆二十一年六月间以给事中巡视江南漕务事竣后所作。林的题诗中有“行将出监郡，绣衣叨冠豸”句，乃指陶将由给事中外任川东道一事，而陶澍题宣南诗社图的诗注中说：“己卯夏，余备兵川东。”所以，系林诗于此。

闰四月二十七日，林则徐派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吴慈鹤（巢松）为副考官。（《林则徐集》第九册，日记页八）

五月初二日，林则徐书《唐太宗与许敬宗对话》横幅：

唐太宗问许敬宗曰：“朕观群臣之中，惟卿最贤，人有言其卿之非者，何也？”敬宗对曰：“春雨如膏，农夫喜其润泽，行者恶其泥淋。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光辉。天地之大，人犹憾焉，何况臣乎？臣无美酒肥羊以调其众口。是非且不可听，听之不可说。君听臣遭诛，父听子遭戮，夫妇听之离，朋友听之别，亲戚听之疏，乡邻听之绝。人生七尺躯，谨防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太宗曰：“卿言甚善，朕当识之。”

己卯长至后一日 林则徐

[按] 己卯为嘉庆二十四年，长至后一日为五月初二日，是时，林则徐正受命将赴云南任乡试考官。此段文字曾制为四川绵竹年画卷流传。

[又按] 此段对话，我曾翻检《贞观政要》、《隋唐嘉话》及新旧《唐书》等，均未见此对话。

五月初八日，林则徐起程出都。友人杨庆琛写《送林少穆编修典试滇南》诗送别。接着，杨又写《将赴兖州寄少穆太史滇南》及《沧州舟次再寄少穆六十韵》等诗。其中《沧州舟次再寄少穆六十韵》一诗叙二人交谊及林则徐为人行事甚详，情真意挚，可以见林则徐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诸诗均见杨庆琛《绛雪山房诗钞》卷六）

五月初六日，有《致沈维鏞》函对沈的分俸相助表示感谢，亦以见林则徐在京时的生活困难。

蒙老夫子大人体恤入微，特分清俸，则徐欲辞不敢，受复不安，谨百

叩祇领，无任感愧。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三至一四）

五月十二日，林则徐行抵河北望都，十八日至邯郸，二十一日至河南汤阴，二十三日至荣泽，二十八日至叶县。

五月，林则徐在旅途中答总角友林靖光赠诗，写《寄赠梅甫二兄大人赠行之作》，回忆年十二共应童试旧情，并赞梅甫诗作，怀念故人情殷之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一八至一一九）

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过辰州，为县令张鸿箴（时庵）书楹联一副：“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君清”。（《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九七）

八月初一日，林则徐抵达昆明。记昆明情状：

入丽正门，城甚宏壮，城中举袂成云，视黔省数倍。过五华山麓，五华书院在焉，鄂西林相国所建也。使馆在五华山右九龙池之上，俗名“莱海”，古称柳营，乃沐氏别业。馆有两院，与巢松前辈分住。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〇二）

林则徐在旅途中访问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和有关张骞、曹操、诸葛亮等著名历史人物的遗迹，逐日记载了见闻和行程，写成《滇轺纪程》一卷，有光绪三年刻本，是《己卯年日记》所据的底本。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所记日期有误差。

林则徐在旅途中还写了许多诗篇，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滇轺纪程》也多记诗篇的命意所在，可以参阅。这些诗篇，按其内容，大致可分四类：

一类是写景。这是一些描写沿途艰险和所见景物的诗篇，如《镇远道中》（七月初二日）、《飞云岩》（七月初四日）、《鱼梁江》（七月初六日）和《牟珠洞》（七月初八日）等。（《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二至一三、页一二三）

一类是怀古。这一类诗往往借表达对历史人物的钦慕心情来抒发自己对历史的评论和见解，如《汤阴谒岳忠武祠》（五月二十一日）一诗，一方面向岳飞表示钦敬，一方面又对南宋的偏安和抗金事业未能成功极表遗憾。诗中说：

不为君王忌两官， 权臣敢挠将臣功。
黄龙未饮心徒赤， 白马难遮血已红。

尺土临安高枕计， 大军河朔撼山空。
灵旗故土归来后， 祠庙犹严草木风。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二一）

一类是唱酬赠答。这主要是在途中和副考官吴慈鹤的唱酬和赠人的诗作，如《次韵答吴巢松前辈慈鹤》（五月十二日）及《与巢松前辈为归田之约，诗以坚之》（或七月二十四日）等作。另有《李鹤臣孝廉（纶元）春闱卷为余所黜，榜发后执贽请业，而媵以诗，次韵答之》（五月十二日）和《沅两君歌》（六月二十七日）等为赠人之作。（《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一九至一二〇）

一类是抒怀。这是一类富有思想内容的优秀诗篇。它往往借咏物、写景来抒发作者的政治思想。这一类诗作可供探索林则徐思想发展过程的参考。如《驿马行》说：

有马有马官所司， 绊之欲动不忍骑。
骨立皮干死灰色， 那得控纵施鞭捶。
生初岂乏飒爽姿， 可怜邮传长奔驰。
昨日甫从异县至， 至今不得辞缰辮。
曾被朝廷豢养恩， 筋力虽惫奚敢言！
所嗟饥肠辘轳转， 只有血泪相和吞。
侧闻驾曹重考牧， 帑给刍钱廩供菽。
可怜虚耗大官粮， 尽饱闲人围人腹。
况复马草民所输， 征草不已草价俱。
厩间槽空食有几？ 徒以微畜勤县符。
吁嗟乎！
官道天寒啮霜雪， 昔日兰筋今日裂。
临风也拟一悲嘶， 生命不齐向谁说？
君不见，
太行神骥盐车驱， 立仗无声三品乌。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一）

林则徐在这首诗中刻画了驿马重役奔驰的遭遇，揭露了“圉人”等贪污马粮的罪行，含有民生困苦仍遭盘剥的寓意；但是，他提出“曾被朝廷豢养恩，筋力虽惫奚敢言”，要忍受痛苦，而归因于“生命不济”，表现了林则徐思想的局

限性。又如《病马行》一诗说：

生驹不合烙官印，	肥皂乘黄气先尽。
千金一骨死乃知，	生前谁解怜神骏？
不令鏖战临沙场，	长年驿路疲风霜。
早知局促颠连有一死，	恨不突阵冲锋裹血创。
夜寒厩空月色黑，	强起哀鸣苦无力。
昔饥求刍恐不得，	今纵得当那能食！
围人怒睨目犹侧，	欲卖死皮偿酒直。
马今垂死告围人，	尔之今日吾前身！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二）

林则徐的这首诗比前一首在思想上略有深化。它虽然仍是描述病马的悲惨遭遇，却反映了用非其才的苦闷。它虽然仍是不能不把遭遇归之于任人宰割；但使病马在垂死时敢于发出让围人来生变为畜生的诅咒，显示了一点微弱的反抗精神。

又如《裕州水发，村民舁舆以济，感而作歌》一诗，是林则徐在五月二十八日行至裕州地区遇到连下大雨，河水暴涨，过河发生困难，处在“与人缩足僮仆框，我亦四顾心旁皇”的狼狈境地时，突然意外地得到村民冒险助渡，触动了感情，于是在诗篇中写下了这段情景说：

……

村夫欵来灿成行，	踊跃为我蹇衣裳。
舁我篮舆水中央，	如凫雁泛相颀硕。
水没肩背身尽藏，	但见群首波间昂。
我恐委弃难周防，	幸以众擎成堵墙。
我舆但如箕簸扬，	已夺坎险登平康。

林则徐被村夫的这种行动所感动，他呼吁临民官员不要残害百姓，并深有感慨地继续写道：

噫嘻斯民真天良，	解钱沽酒不足偿。
我心深感怀转伤，	为语司牧慎勿忘：
孜孜与民敷肺肠，	毋施捶楚加桁杨。
此似脱一句	教以礼让勤耕桑。

天下輿情皆此乡， 世尧舜世无怀襄。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八）

又如五月二十三日在荣泽渡河遇到困难时，林则徐依然意气风发地前进。他在《荣泽渡河二十四韵》一诗中写道：

况荷主恩饬乘传， 纵有地险无天穷。
七十二渊九折坂， 此际裹足非人雄。
有谋能绝河伯妇， 有书能达龙王宫。
刑牲投璧亦徒尔， 涉川所恃信与忠。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六）

林则徐在这两首诗中所希望的所谓尧舜盛世和勇气都出于封建的忠君思想。他在这段行程中还有一些诗则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如六月初九日所写的《江陵两烈伎行》一诗，辱骂农民起义的领袖是“滔天狂寇”，歌颂谋杀张献忠的两个妓女是“烈伎”，说她们的行动是“誓为朝廷尽此妖”。（《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九）

除了上面举例说明的各类诗作外，他在途中还写了《宿邯郸》（五月十八日）、《七夕》（七月初七日）、《安平》（七月十一日）、《下坡》（七月十七日）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二三至一二四）

林则徐在途中还随时考察民生风土，如：

（一）五月十三日至定州即对沿途旱情表示关心，记称：

自定兴至此皆苦旱，黍苗出土不及寸，望雨甚切。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八九）

（二）五月十九日至磁州即记称：

自杜村至城，双渠夹道，其清如镜，芰荷出水，芦苇弥岸，恹然可赏。阅蒋砺堂尚书《黔绍纪行集》，知此渠乃国朝州牧蒋擢疏滏阳河成之，至今稻田，资其霑溉。噫！何地不可兴利，顾司牧奚如耳！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九〇）

（三）六月二十一日在辰州记称：

是晚雷雨大作，滂沱达旦。此地已旱四十余日，得此喜雨，交相庆也。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九六）

这些记事证明林则徐初登仕途之际，就已在注意民生利病，并以兴利除

弊视作官吏职任所在。

林则徐在这次主持云南乡试的工作中仍然抱着一种认真的态度。他和吴慈鹤一起,对全部试卷“逐加评点”,取正榜五十四名,副榜十名,并从中式试卷中,“择其文艺诗策尤雅者十四篇”送给皇帝看,表示自己的公正无私。又亲自撰写《己卯科云南乡试录序》,提出了“俶诡浮薄之词,概斥勿录”,“大抵皆有志于学,求副实用,不以小成自甘,而浸淫风雅”的取才标准。(《云左山房文钞》卷一)

林则徐在考闱中还写了《酬叶小庚司马(申芎)》诗,送给同在闱中的同乡姻亲叶申芎。(《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二五)

十二月十七日,林则徐返京复命。(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十二月下旬至次年四月中旬,林则徐曾参加“宣南诗社”的活动。陶澍在《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一诗中说:“林程本后来”。自注说:“林少穆、程云芬二君自余出京后始入会,不久亦出使。”可见林则徐开始参加诗社活动当在这段时间内。

[按] 陶澍于嘉庆二十四年夏出任川东兵备道,当时林则徐已去云南主试并未在京。十二月间林始归京,与陶未能相遇,所以陶诗自注说:“自余出京后始入会”。第二年四月下旬,林则徐又奉命出任杭嘉湖道,所以陶诗自注说:“不久亦出使”。据此可证林则徐是在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下旬到次年四月中旬间参加过诗社活动的。

林则徐参加诗社活动的时间虽不长,但却留下深刻的欢忻回忆。七年以后的道光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中曾写过一些怀念的诗句。

是年,龚自珍至京师,与宣南诗社成员梁章钜、程恩泽等人多有唱酬交往。但龚并没有正式参加过诗社的活动。(梁章钜:《师友集》卷六)

是年,嘉庆帝六十“万寿”,林则徐父母得覃恩诰封为“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加三级”和“宜人”。(《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七)

是年吴锡麒(1746—1819)、严烺(1764—1819)卒。

嘉庆二十五年 庚辰 1820年 三十六岁

二月初八日，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当时，河南南岸水利工程进度缓慢，洪水为灾。林则徐经过调查后发现，这是由于料贩囤积居奇工程用料所致，于是提出命地方官吏“严密查封，平价收买，以济工需”的建议。这一建议由于嘉庆帝的允行而得到实施。建议中所指出的各种弊端，实际上是针对当时负责督修河工而失败褫职的河南巡抚琦善而言。这是林则徐和琦善的第一次交锋。（《清史列传》卷三八）

二月二十七日，林则徐上《副将张保不宜驻守澎湖并应限制投诚人员品位折》，指出官场中“滥保市恩，渐成风气”的弊病。（《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

二月，林则徐撰《旌表节孝林母徐太孺人征诗启》。（《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九六）

四月，林则徐京察一等，复带领引见，记名以道府用。二十三日，林则徐被授任浙江杭嘉湖道。五月十六日出都，由潞河赴浙。七月十九日到杭州接任。（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从此，林则徐结束了京官生涯。他在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致郭柏荫》函中曾追述过这段生活的概况，并向郭提出个人历官经验与如何自处的劝告。

愚初作翰林时，即有家眷在京，一年俭用，约以五百金为度。编修俸银、俸米及馆上月费，合计将及二百，寻常笔墨中亦有所得，能觅一馆地贴补，则又觉从容矣。明年必有考差，得一外省主考，纵未必佳，毕竟稍稍松动。此两年间必有大考，能超擢自为上着，即或平等过去，而后年亦必有恩科。经过两次考差，其俸总在三年以上，纵使开坊难耐，亦可就御史一途，再以三载为期，一麾出守，殆可操胜券。……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若不读书，岂不虚度日力？然群萃州处，酬应纷如，

京官中实在好学者，百不得一，亦风会使然也。要其学力深醇，断无不出人头地之理，与其驰逐而无补，何如力学而潜修。且京中之引入入邪，较之外间尤甚，愈聪明愈易被诱，愈爱脸愈多花钱。故交游以少为妙也……又历代文献，我朝掌故，史臣所必当通晓者，不可不孜孜留意，不特通于政事，即遇大考、考差，命题偶涉，不为聋聩，不触忌讳，亦极有关系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八三至八四）

事实上，林则徐在任京官期间，没有过多地沉溺于官场交往，而是利用京师藏书条件，“益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这次任外官，使他能把关注国计民生的思想付诸实践。

五月，林则徐离京赴任，师友多有赠行诗。六月，林则徐有答诗，如《次韵和曹俪笙相国师赠行，时之官浙右》。（《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二九）

七月，林则徐到任之初，就发出《杭嘉湖三郡观风告示》（《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举行观风试，借以识拔人才。所谓“原效孙阳，相神驹于冀野；窃希雷焕，辨宝锷于丰城。以簿领之余闲，进群伦而授简”，正是他举行观风试的目的。

林则徐又对敷文、崇文、紫阳三书院不能随课升降发给津贴的不合理制度进行了改革。

肄业诸生于二月甄别取定，嗣后虽课有升降而膏火则一依甄别名次给发。前者怠于文，后者旷于课。公定为随课升降，士习遂变，至今犹遵其法。

（施鸿保：《闽杂记》卷四《文忠遗事》条）

林则徐对成绩优秀的士子还亲赠楹帖以示鼓励。

嘉庆庚辰四月，公课紫阳书院，予时以童生与试……蒙公拔置第一，例奖外加赠手书红蜡碎金笺八言楹帖，句云：“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伯兄蔚林悬诸厅事，今不知尚存否？

（施鸿保：《闽杂记》卷四《文忠遗事》条）

[按] 林则徐四月二十三日始授任杭嘉湖道，七月十九日始到杭接任。

《闽杂记》言庚辰四月课紫阳书院事，显然有误。

林则徐到任后，派人回籍迎养父母。父惮远行，愿在乡与老友为真率会，

不赴。续又派人回里请父母于次年灯节后就道。后仅母到任所就养。

府君惮于水陆之艰，不欲成行。……府君手谕之曰：汝勿强余，余行不能至，恐汝转以忧去职也。

（《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七）

藩伯之分巡浙西也，专使迎奉二亲。公与乡党诸耆耄为真率之会，乐其乐，不欲行，而令陈夫人就养焉。

（陈寿祺：《林旸谷先生墓志铭》，见《左海文集》卷一〇）

林则徐更于政事余暇，“修孤山林和靖墓，补种梅树三百六十株，并购二鹤豢于墓前”。（施鸿保：《闽杂记》卷四《文忠遗事》条）林则徐为绘《孤山补梅图》，请人题咏。又秋冬间偕友人陈嵩庆同游孤山，并为此写诗抒发追慕林逋（和靖）梅妻鹤子、飘逸孤高的风怀：

我从尘海感升沉， 何日林泉遂此心。
墓表大书前处士，时修和靖先生祠墓，同人嘱余题额
家风遥愧古长林。
湖山管领谁无负， 梅鹤因缘已渐深。
便似携锄种明月， 结庐堤上伴灵襟。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〇）

林则徐还重修了林逋祠，并为题柱联云：“我忆家风负梅鹤，天教处士领湖山。”又葺梅亭，并为题亭柱一联云：“世无遗草真能隐，山有名花转不孤”。（《楹联续话》卷二；又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四四）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一也引梅亭联，并称之为“诚杰作云”。

约七月间，林则徐访求到林逋手札真迹一卷。道光三年陈延恩曾为之题跋云：

孤山处士书，世不多见。此二手札笔意疏朗淡远，殆如其人，与文氏停云馆所刻果出一手。今得归少穆先生，虽禹稷颜子后先异揆，而食旧德之名氏，与舍家鸡而爱野鹜者，非可同日而语也。

〔按〕此手卷为福州郑贞文先生所藏。

七月，嘉庆帝死。八月，皇次子旻宁嗣位，改明年为道光元年。

秋，林则徐主持云南乡试时的门人戴纲孙写信给林则徐，祝贺他出任杭嘉湖道。（戴纲孙：《味雪斋诗文钞》卷二）

秋，诗人彭兆荪(甘亭)经吴慈鹤推荐，由林则徐邀请来客任所。(缪朝荃：《彭兆荪年谱》)

秋冬间，林则徐为乡先辈陈若霖题郑少谷先生诗册，《云左山房诗钞》未收此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

郑少谷先生诗册为陈望坡中丞题

嘉庆二十五年秋冬

法王微狩忘朝昏， 八党柄国崇夷髡。
豨龙毒甚衔花鹿， 天宝正德难殊论。
先生忧时抒孤愤， 抗疏拜杖披天阍。
迟清归来见初志， 行吟兰茝塞荃荪。
草堂瓣香有真髓， 黄河冰色非知言。
细律靡以硬语掩， 岂直感事声为吞。
兹册署年毅皇末， 江湖每饭犹思存。
书如杜评亦瘦硬， 豪端跳卧棱可扪。
我从鱣辰识公笔， 冰清本是公诗孙。
南湖一卧风雨夕， 螺扁瞻肃桑苎园。
中丞真鉴复□此， 秘以篋衍同珣璠。
晋安风雅定有继， 敢云无佛聊称尊。
望坡中丞大人命题，即求海定，林则徐呈稿。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至二〇)

[按] 郑少谷名善夫，明弘治时人，以德操名于时，系林则徐岳家先人。原诗无题，现有《郑少谷先生诗册为陈望坡中丞题》诗题系《林则徐诗集》编者郑丽生所拟。

十月初八、九日，林则徐在浙江巡抚陈若霖支持下，亲自勘察所属海塘水利，发现旧塘于十八层中，每有薄脆者“搀杂，即令新塘采石必择坚厚”。完工后，“新塘较旧塘增高二尺许”，并在“旧制五纵五横之外添椿石”。(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十月底，林则徐到任四个月，杭嘉湖道的湖州府属发生抗粮拒捕的事件。(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林则徐对当时杭州吏胥横行不法，花赌盛行害民等等社会弊端采取严厉

的手段,不免引起同官的嫉视。他似曾为此写了《答程春海同年(恩泽)赠行》诗二首。第一首表示对程赠行的谢意,第二首描述了自己任官的艰劳和所遇到的阻力,透露了自己不会忘掉作“好官”的初衷而去随波逐流。这首诗可供了解林则徐后来仓促借病离任的参证。第二首诗中写道:

知交期我深, 自待敢不厚。
 同调二三子, 素心话杯酒。
 读书希致身, 崑勉勤职守。
 首祈吏民安, 余泽逮亲友。
 酌水矢冰檠, 罗才喜薪樵。
 暇乘总宜船, 一玩苏堤柳。
 明灯照离筵, 昔语犹在口。
 讵谓当官来, 前意失八九。
 笋舆织长衢, 尘牍塞虚牖。
 才拙奈务丛, 支左还绌右。
 谗诃恐不免, 报称复何有?
 绝想禽鱼嬉, 瘁形牛马走。
 云霄有故人, 下视真埃垢。
 旧侣联骖骝, 今途判箕斗。
 三叹作吏难, 因风报琼玖。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八)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在《致刘敬輿》函中言及在浙为官的艰难状况说:

弟甫膺台职,即蒙畀任监司,实为梦想之所不到,然外官难做,真觉履之而后知。属郡簿牒之繁,濒海堤防之险,每提一端,皆难安寝。省垣孔道,冠盖如云,自辰迄酉,无非对客。事上接下而外,即为送往迎来,一切公牍管札,转待灯下理之,而精力固已惫矣。夙累本重,又添出都动耗,数将及万,而鄙性迂拘,不敢别图生发,即常例所有,亦减之又减,斟酌再三。初非好为矫廉,诚以宸听聪昭,人情叵测,不敢不慎,然安得人人而告之哉!家乡接壤,戚鄙禁来,大率缺望而去,怨讟诚知不免,然竟无可如何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八)

是年，林则徐为乡前辈林春溥写《题家鉴塘前辈（春溥）爱日图》诗，对林春溥能够“早脱官袍著彩衣”，归里养亲和著述自娱表示欽羨；而对自已的“我为简书惭负米，白云回望正依依”这种羁于一官而不能回籍侍亲的处境感到十分遗憾。（《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一）

是年，包世臣写《庚辰杂著》二，文中指出鸦片之害人，“不异鸩毒”，并以苏州为例，估算耗银之巨说：

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十数万人。鸦片之价较银四倍。牵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银一钱，则苏城每日即费银万余两，每岁即费银三四百万两，统各省各城大镇，每年所费，不下万万。

这些耗银“皆归外夷”，其数字“且倍差于正赋”，而“近来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厥漏卮，实由于此”。

包世臣针对这一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又在文中提出了“绝夷舶”、“撤海关”的对策说：

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各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藏富于民之政，莫大于是。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七）

〔按〕包世臣以断绝一切贸易来禁绝鸦片的主张是封建主义闭关自守观点的反映。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不切实际，而在客观上助长了走私。鸦片战争时期曾望颜的封关禁海议和包世臣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林则徐等对此议曾加驳斥。

是年，杨炳南笔受谢清高所述《海录》一书，“在粤刊刻”，林则徐曾读此书，认为“所载外国事，颇多精审”。（《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九〇）

是年出生者有：

（1）沈葆楨（1820—1879）字翰宇，号幼丹。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官至江西巡抚、船政大臣。卒谥“文肃”。有《沈文肃公政书》传世。林则徐的外甥、次婿。

（2）谢应辰（1820—？）字维诚，号星楼。云南昆明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

道光元年 辛巳 1821年 三十七岁

二月，林则徐母陈氏由原籍到杭州就养。（《云左山房文钞》卷二）

二月，山西太谷、介休等地发现富商大贾私贩鸦片，清廷以为鸦片败坏风俗而严令查拿。

御史郭泰成奏请严禁晋省私贩鸦片一折。鸦片烟一项，败坏民风，久经饬禁。兹该御史奏称：“山西太谷、介休等处，竟有富商大贾贩此牟利者。”著成格饬属严查，将贩卖之人拿获，按律惩治。勿令渐染成风，有害民俗。

（《宣宗实录》卷一三页三九）

三月，林则徐为林宗文作《义塾记》。（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春，有《致李象鹄》函，言外任之苦况云：

弟外任已阅半年，略尝况味，倍凛处世之难为，一切交际，动如禁丝，固知才力不逮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〇）

春暮，林则徐与许乃谷、张应昌共游西湖名胜，写《春暮偕许玉年（乃谷）、张仲甫（应昌）诸君游理安寺、烟霞洞、虎跑泉、六和塔诸胜，每处各系一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一）诗中除写胜景外，还忆念诗人彭兆荪说：

惆怅彭宣地下灵。甘亭欲以今夏居此未果，思之慨然

六月，林则徐为朱晓亭作《启贤录序》。（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序载《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六三）

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得知父亲在原籍患病的信息，当日就以本人有病为理由辞官，奉母登程回籍。（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按〕当时有人因林则徐匆促借词去官，传言系受同列排挤。林则徐在道光二年的《致蒋攸钰》信中曾对此有所解释。

八月十五日，林则徐次女普晴生于旅途舟次。后嫁沈葆楨为妻。（《沈敬裕

公年谱》同治十二年条，见《涛园集》）

[按] 林则徐有三女，长女为尘谭，记载均一致，而次女为谁则尚有异说，《福建通志·列女传》、《闽侯县志》等均记沈葆楨妻林普晴为林则徐次女，尤以沈葆楨亲撰《室人林夫人事略》更为有力记载，《事略》说：“室人林氏，舅父文忠公仲女也。道光辛巳，文忠公任杭嘉湖道，闻外祖暘谷公病，驰归。郑夫人以八月十五日亥时诞室人于建州大蒙洲舟次。是夜月明如昼，暘谷公名之曰普晴。……己亥来归”（写刻本藏福建省图书馆，原件藏沈覲寿先生家）。则普晴之为次女已言之凿凿，而世传林聪彝撰《文忠公年谱草稿》则于嘉庆二十二年条记“八月二十六生女金鸾”，依次金鸾当为次女。但仅此一见，且林氏后裔林家溱曾对《文忠公年谱草稿》表示怀疑，以为非真品。杨秉伦从福建省图书馆所藏《文忠公年谱草稿》的笺记、笔迹考察也认为有疑点。近见林氏后裔林子东等编《林则徐世系录》，定尘谭后普晴前确有一女名金鸾，或因其夭殇，故不列入雁序。世遂以普晴为次女。

八月底，林则徐回到原籍，父病已愈。（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十一月，清廷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的奏请，对包庇鸦片走私的洋商伍敦元，给予摘去顶戴的处分。

阮元奏请将徇隐夹带鸦片之洋商摘去顶带一折。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洋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著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戒。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查，如果经理得宜，鸦片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带，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

（《清宣宗实录》卷二六）

是年，林则徐撰《张兰渚中丞六十寿序》，表述了与张师诚的亲近关系和对张师诚的知己之感。

……盛德大业，犹众人所与习闻；而知己感恩，惟身被为能缕述。我夫子爱才如性命，染人如丹青，扶寒畯如济舟航，引后进如培子弟。某以蓬衡蕞品，遵脆陋资，远公卿干谒之嫌，少乡曲谗闻之誉。而乃下车伊始，侧席为招。月旦评文，谬许雕虫之技，露章封事，惭非倚马之才。每忆卧阁挑灯，担毫削牍，郑亚改义山之序，昌黎定皇甫之词。经匠石之磨砢，斧如修月，奉篇家之衣钵，斤亦成风。况义浆仁粟之施，皆让水廉泉

之溉。虽猪肝勿累下士，前而致辞；而牛炙先尝上客，无兹加礼。十年军府，优容长揖之人；九陌康衢，携挈后尘之步。……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六六）

是年，潘曾沂到北京，应邀参加宣南诗社（会）。这时，经常到会的有九人，集会地点也一般固定在宣武坊南潘的住所。“宣南诗社”的名称取代了“消寒诗社”。每月集会数次。潘曾沂的自订年谱中曾记此事说：

同人招入宣南诗会，月辄数举，以九人为率。东乡吴兰雪舍人（嵩梁）、新城陈硕士学士（用光）、泾县朱兰友官赞（琇）、长乐梁芷邻观察（章钜）、宜黄谢向亭学士（阶树）、嘉兴钱衍石侍御（仪吉）、同县董琴南侍御（国华）、歙县程春海侍讲（思泽）及余也。

（《小浮山人手订年谱》道光元年条）

潘曾沂留京期间，一直参加诗社活动，对诗社的成员也十分尊重。他认为：“同会宣南诸公，风流蕴藉，出言有章，以示其标格。”而对于其他交往的人则认为：“醇驳不一，亦时与周旋燕婉，退而私校以别其趋尚。”（《小浮山人手订年谱》道光三年条）道光四年潘曾沂为纪念“诗会”的盛况，曾请画家王学诰绘《宣南诗会图卷》，并自题诗称：

独携冰雪趁幽寻， 难得苍苔共此岑。
车马往来无熟路， 国家间暇可清吟。
衣冠衮衮私荣遇， 文字区区见苦心。
瑟缩久留奴仆怪， 为多里耳罢张琴。

（潘曾沂：《功甫小集》卷八）

这首诗表达了潘曾沂对诗社的感情。他十分流连和珍惜能和一些知心朋友共清吟的雅趣，甚至为了能多听到一些好诗而不愿返回故乡。后来，潘曾沂由京回江苏原籍时，就把此图带回，又请当地文人朱绶为此图写了一篇《宣南诗会图记》，较详细地记载了诗社的情况：

宣南，宣武坊南也。诗会图者，述交也。吴县潘君功甫官中书舍人，僦居其地，而一时贤士大夫偕之宴游，于是乎识之也。会以九人为率，记人则东乡吴舍人嵩梁、新城陈学士用光、泾县朱官赞琇、长乐梁观察章钜、宜黄谢学士阶树、嘉兴钱侍御仪吉、吴县董太守国华、歙县程侍讲思泽也。壬午，长乐梁观察守楚中。癸未，歙县侍讲典黔试，泾县官赞乞养

归，益以华亭张舍人祥河、临川汤舍人储璠、侯官李侍读彦章，仍九人也。先是，与斯会者有安化陶中丞澍、泾县胡廉访承珙、祥符周观察之琦、嘉善黄太守安涛、侯官林廉访则徐，而功甫以辛巳入都，中丞诸公皆官于外，不列九人之数也。绶惟京师首善之区，天下人才所辐辏，国家承平日久，士大夫褒衣博带，雅歌投壶，相与扬翊休明，发皇藻翰，不独艺林之佳话，抑亦熙化之盛轨也。而诸君又皆能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今之官于外者莫不沈毅阔达，卓卓然有所表见，则足信斯会之不凡而功甫之取友为不可及已。绶穷巷下士，目未睹皇都之壮丽，未尝与并世贤豪长者通缟紵，得与功甫游，稍稍闻诸君之概。方今海宇宴安，人民静谧，而事之待理者渐多，坐言而起行之，兴利除害，为国万年有道之福，则不仅以区区文字夸交际，而一时聚散之故，无足憾也。是为记。

（潘曾沂：《功甫小集》卷八自题诗后附）

稍后于潘参加诗会的成员张祥河也曾记述了诗会的活动和成员负担活动经费的情况说：

宣南诗社，京朝士夫朋从之乐，无以逾此。或消寒，或春秋佳日，或为欧苏二公寿。始则陶云汀制军（澍）、周稚圭中丞（之琦）、钱衍石给谏（仪吉）、董琴南观察（国华）诸公。继则鲍双湖侍郎（桂星）、朱椒堂漕帅（为弼）、李兰卿都转（彦章）、潘功甫舍人（曾沂）诸公。后则徐廉峰太史（宝善）、汪大竹比部（全泰）、吴小谷太守（清泉）、西谷府丞（清鹏）诸公。其间人事不齐，旋举旋辍。而余与吴兰雪舍人（嵩梁），每举必预。陶制府官江南时，岁寄宴费。余监司山左，亦仿此例。至是辄忆野寺看花，凉堂读画，为不可多得之胜事矣。

（张祥河：《关陇輿中偶忆编》）

[按] 张祥河之子张茂辰所撰《张温和公年谱》道光十四年条记张祥河任山东督粮道时“岁寄宴费”给诗社一事，即引录《偶忆编》而略易数字。可知宣南诗社到道光十四年仍有活动。

从一些有关记载看，宣南诗社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诗社用宣南命名，大约从道光元年正式开始。由于经常在潘曾沂的宣武坊南寓所集会（诗社的成员也有不少僦居宣南），便有了“宣南诗社”的名称，代替了“消寒诗社”的原有名称。从嘉庆十九年重开至此年，据统计曾集

会四十二次(嘉庆十九年八次,嘉庆二十年冬至二十一年春七次,二十一年冬至二十二年春八次,二十二年冬至二十三年春六次,二十三年冬五次,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五年春四次,道光元年冬四次)。(黄丽镛:《宣南诗社管见》,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二) 诗会通常是九人,但也不限于九人。如潘曾沂《功甫小集》卷七就有《郑康成生日集陶然亭会者四十二人》诗题。可能定期例会是九人,有时规模较大的集会,则人数较多,而这些临时被邀参加者也不一定是诗社成员。

(三) 诗社的主要活动是一群中下层官僚和封建知识分子在公余之暇,“褰衣博带,雅歌投壶”。它只是一个装点“太平盛世”排遣时间的文艺团体,没有表达出什么明显的政治理想和信念,似乎够不上政治性的结社。他们在诗会上吟咏的题材,仅从《功甫小集》的诗题看,绝大部分是一些闲情逸致的诗作。这些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类:①成员间送行饯别;②为古人苏东坡、欧阳修等作生日的;③成员间的互相标榜;④赏花饮酒之作;⑤相互唱和之作。以上诗作均见《功甫小集》卷六、卷八等。这类诗中间或有对时事、民生抒发感慨的,如潘曾沂的《秋夜作示董国华》中有句说:“江南米价随潮长,天上诗愁落叶多。旦晚若为根本计,小儒议论即谣歌。”(《功甫小集》卷六)董国华的《和作》中有句说:“连雨浪浪唤奈何,漏痕无计可牵萝。……眼前突兀成虚想,破屋徒为老杜歌。”这是一种微弱的呼声。它仅仅只是这些人在仕途上尚未飞黄腾达时的一种抑郁心情的反映罢了。

(四) “宣南诗社”(包括“消寒诗社”时期)的成员在有关记载中都写得比较明确。据所知先后成为诗社成员的约有四十一人。附成员名录如次:

陶澍(云汀)、朱琦(兰坡)、吴椿(退旃)、顾菴(南雅)、夏修恕(森圃)、洪占铨(介亭)、周蔼联(肖濂)、董国华(琴涵)、胡承珙(墨庄)、钱仪吉(衍石)、谢阶树(芑亭、向亭)、陈用光(硕士、石士)、周之琦(稚圭)、黄安涛(霁青)、吴嵩梁(兰雪)、李彦章(兰卿)、刘嗣瑄(芙初)、梁章钜(荪林、芷邻)、潘曾沂(功甫)、程恩泽(春海、云芬)、张祥河(诗舲)、汤储璠(茗孙)、林则徐(少穆)、鲍桂星(双湖)、朱为弼(椒堂)、徐宝善(廉峰)、汪全泰(大竹)、吴清皋(小谷)、吴清鹏(西谷)、查光(蕉垞)、贺长龄(耦耕)、朱勛楣(屠倬)、翁元圻(凤西)、朱士彦(咏斋)、李宗昉(芝龄)、卓秉恬(海帆)、孙世昌(少兰)、张本枝(立亭)、黄茂(艺圃)、谢学崇(蕉石)。

(五) 林则徐只是宣南诗社的一般成员,并不是倡始者,也不是领导者。他参加诗会的时间不长,活动也不多。有些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把林则徐提到诗社的领导地位,夸大了诗社的政治性质等等,显然是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的。

是年,清廷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申明鸦片事例”的奏请而重申禁令,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如有夹带即将行商照例治罪。(《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页一〇)同年,又有“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的规定。(李圭:《鸦片事略》卷上,页四)看来,烟禁是较前严了。但是,这种杜绝来源的办法实际上是使公开贩运改为暗中偷运,陆地来往改为水上买卖而已。因此,从本年以后,鸦片即在零丁洋进行偷贩。零丁洋是在广东海洋蛟门之外老万山之内的洋面,“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都能“就地交兑”,因之,鸦片“销数之畅如故也”。(夏燮:《中西纪事》卷四,页一)并且在零丁洋还形成了一整套偷运组织:有终岁停泊收贮外船运来之鸦片的“趸船”;有“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又称“扒龙”;有“包庇走私”的“巡船”;有负责在内地行销的“小窑口”。因之,零丁洋已完全成为“藏垢纳污之所”。(道光十一年五月冯赞勋奏折,《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页五〇至五一;道光十六年四月许乃济奏,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二至三)

[按] 零丁洋偷贩鸦片一事,当时已是中外共知的事实,许多中外记载都确认了这一事实。除上引资料外,如道光十八年护湖北巡抚张岳崧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页一至四),河南巡抚桂良奏(同前,页一六至二〇),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澳门新闻纸》(同前)。丹涅特的《美国对华的鸦片贸易》(同前),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和格林堡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等等著述中都记及此事。

是年,走私运入中国的鸦片烟有五千九百五十九箱,实际消费量为五千零十一箱,共值八百八十二万二千元。(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三九)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湖南平江人。所著《国朝先正事略》中

有《林文忠公事略》一文。

(2) 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官至河南学政。经学家。著有《春在堂全集》。

是年彭兆荪(1769—1821)卒。

道光二年 壬午 1822年 三十八岁

正月至三月间，林则徐在籍家居。正月间，有《致郭彤三》函透露将重新出仕之意愿云：

弟里居碌碌，幸严慈尚称健适，足慰停怀。惟家食大难为计，恐早晚仍不免奔波。前路茫如，更觉不能自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二）

约在此时，林则徐写有《陶舫诗二十韵为冯笏舫孝廉缙赋》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一）

林则徐在籍家居，时与师友陈寿祺、赵在田、萨玉衡、冯笏舫、杨庆琛等诗酒聚会。杨庆琛曾写诗纪其事，题为《陈恭甫编修招同林少穆观察、赵毅士编修（在田）、萨檀河大令（玉衡）、冯笏舫孝廉集小娘嬛馆》。（《绛雪山房诗钞》卷七）

二月，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生，莫此为甚”的理由，奏请“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之事。（《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页一四）清廷据此即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飭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东华续录》道光五）当时，兼署两广总督的广东巡抚嵩孚的奏复是：“海关监督收受黑烟重税，臣密加访察，实无其事。”（《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页二二）不久，新任海关监督达三也矢口否认说：“实无丝毫征收鸦片重税之事。”（《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页三三）这类答复显然是用“查无实据”的手法来搪塞敷衍。

三月，林父宾日告谕林则徐应复出云：

余与汝母精神尚健，汝年未四十，荷蒙国恩，任以监司，正当力图报效，不宜早退。且家无儋石储，安能长此闲居以增我忧也。

（《先考事略》，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八）

三月初二日，林则徐由原籍启程北上，赴京补官。临行前，曾为陈寿祺写

《题陈恭甫前辈遂初楼》诗四首，其前三首主要写陈寿祺的学识造诣，表示钦敬的心情，最后一首陈述了自己为养亲而不得不再度出仕的苦衷：

惆怅衡门心事违， 饥驱犹未答春晖。
 买山无计仍从仕， 负米难言愧暂归。
 每侍高堂恋明镜， 苦将慈线劝征衣。
 登楼倍触临歧泪， 惭对诗人束广微。 时予将北行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四）

陈寿祺为答此诗，并送林北上，写《赠行诗》三首。第一首盛赞林在浙的“治绩”——“越人诵使君，士美禾善养”（此句林则徐日记所附作“多士勤作养”，当为赠林初稿句，后收入《左海诗钞》又加改定如此）；表达了亲友间劝林出仕的期望：“四牡戒怀归，于义宜勇往，慈母缝征衣，亲朋劝行鞅。”第二首是赠行诗的主要部分。陈寿祺对林日后任官提出了热切而诚挚的希望，也抒发了陈寿祺对当时吏治的憎恶心情，诗中写道：

贪泉见夷齐， 敝屣视韩魏。
 人爵安足荣， 仁义乃富贵。
 君子行道心， 诵古思仿佛。

九罭歌鲜新夏按：《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〇七录诗作蟪蛄，
 甘棠爱蔽芾。

由来社稷臣， 一诚通万汇。
 民俗雕敝余， 若早需灌溉。
 奸宄阴蘖芽， 若农芟秽莠。
 吏道患因循， 人情多忌畏。
 苍生系安危， 所尚在宏毅。

吾乡两襄惠，明惠安张净峰总督岳，连江吴子彬尚书文华，皆谥襄惠
 文武有经济。新夏按：《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〇七作纬

安溪本通儒， 拥旄功泽暨。
 落落逾百年， 后贤每歆欷。
 如君复几人， 渊岳纳肠胃。
 公卿交口荐， 雅故洽兰味。
 我独勛千秋， 匪争时誉诽。

至尊资股肱， 上殿吐奇气。
许身稷卨伦， 志士何所讳。

（陈寿祺：《左海诗钞》卷一）

《赠行诗》的第三首叙两家的世谊和推重林父宾日。

[按] 陈诗于收入《左海诗钞》时，文字有所改易，并去掉了跋尾。林则徐《壬午年日记》三月三十日条后附入陈诗，当为初稿。诗末有原跋，述写诗意旨甚详。跋称：“少穆兵备前岁仕越中，太夫人已就养。严尊资政公，达者也，与乡邨老友为真率会，有以乐其乐，未往也。适小疾，兵备闻之，遽请急归，然在途而公已霍然起，盖诚孝之感耳。兵备才望蔚为时栋，值明圣求贤，公卿多推轂者，莅官廩一岁而归，东山虽高，如苍生何！亲戚友朋，咸劝捧檄。居数月，乃诣阙。寿祺与兵备，世有荀陈之交，比数过从。通悃悃，讨文字，欢甚。濒行，兵备命赠言。兵备方得时以达其道，功业日新。祺山中也，其言恶足裨百一！姑以畴昔所谈，述诗三章，且答兵备题余遂初楼末篇之旨。至于游宴之乐，离别之感，则未暇以陈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〇七至一〇八）林则徐是三月十九日在浦城途中收到陈的诗、札。

林则徐对陈寿祺的《赠行诗》，又写了《答陈恭甫前辈寿祺》五言长诗三首。第一首表示对陈一向崇敬之情——“束发读公文，珍如觐鸿宝”，并记述在林下和陈的亲密交往——“去年栖衡门，晨夕倾怀抱，游目窥墨林，敷衽榘前藻，迹如云龙随，谈亦糠粃埽”。第三首推重陈的学术造诣，并期望有名山之作。其中第二首是有关林则徐早期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诗中写道：

昨枉双鲤鱼， 发缄得赠言。
奖借逮末学， 誉扬及家尊。
更慨吏道媮， 期以古处敦。
树立尚宏毅， 一语诚探原。
呜呼利禄徒， 学氓何少思。
所习乃脂韦， 所志在饱温。
色厉实内在， 骄昼而乞昏。
岂其鲜才智， 适以资攀援。
模棱计滋巧， 刀笔文滋繁。
峻或过申商， 滑乃逾衍髡。

牧羊既使虎， 吓鼠徒惊鹑。
 有欲刚则无， 此际伏病根。
 于传戒焚象， 于诗励悬豸。
 要在持守固， 庶几惻隐存。
 知人仰圣哲， 弊吏扶元元。
 举错惬舆论， 激浊澄其源。
 侧闻官方叙， 驯致民物蕃。
 不才乏报称， 循省惭素餐。
 但当保涓洁， 弗逐流波奔。
 三复吉人词， 清夜心自扪。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三至二四）

这一首诗是林则徐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指斥和淋漓尽致的刻画。他鄙弃和谴责那些一味阿谀取容、闾冗颛顼、暮夜乞怜、寡廉鲜耻的利禄之徒，只不过是一伙羊群之虎，尖刻刁滑的害民贼而已。他也意识到这是封建社会危机的病根，但是，他却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的圣哲，能够知人善任，整顿吏治来正本清源，医治病根，这是他封建主义思想的局限。不过，他仍自勉要作一个出淤泥而不染，不随波逐流，不尸位素餐的“好官”。这首诗反映了林则徐的政治见解和抱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要求革新政治的意愿。

[按] 光绪丙戌福州林氏刻行的《云左山房诗钞》卷二编次《答陈恭甫前辈寿祺》在前，《题陈恭甫前辈遂初楼》在后。考二诗内容和陈诗跋尾，这一编次是错误的，应该把二诗次序颠倒过来。

林则徐还为陈寿祺写了《钱舜举伏生授经图为陈恭甫太史题》诗，推崇陈的学术造诣。（《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

三月二十九日，林则徐抵达杭州。一路上，林则徐受到地方官员及朋友的迎送。

闰三月初七日，林则徐独自离杭继续北上，浙抚张师诚等官员亲来送行。妻郑氏因患病，暂留杭城。

闰三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林则徐赴京途经宿迁、邳州，见农田雹灾旱情。

二十三日……未刻至堰头宿（仍宿迁县辖）。数日经过之地，所种二

麦，多被冰雹击损，居民拔其茎以供爨，而重耕其地，补种杂粮，殊可悯也。

二十四日……自邳州以北，二麦虽未被雹，而二月至今不雨，半就枯槁，惟小米仍吐穗耳。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一一）

闰三月二十八日，林则徐行至山东汶上县，遇苏松道龚丽正（阉斋），遂结伴同行进京。

四月初五日，林则徐到献县，新简两淮漕使曾燠（宾谷）过此未晤，林则徐于此记事后，特注称：“本朝盐政用汉人者绝少，惟乾隆间方制军维甸及此耳。宾谷先生曾任两淮运使十年之久，后于贵州巡抚任内请终养，今事毕复出。”（《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一三）

四月初九日，林则徐抵北京。十三日，赴吏部验到，二十四日引见，奉命“仍发原省以道员用”。向例病痊起复人员应坐补原缺，而这次他却是回浙省不论什么道缺都可补授，扩大了补官的机会。林则徐对于这一破格的“恩遇”是“感刻难名”的。二十六日，道光帝召见林则徐时又嘉奖他：“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汝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并命他以后“照从前那样做就好了”。自福州启程到在京召见诸行事均据《壬午日记》。（《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一五）

道光帝的这一番抚慰和鼓励，使林则徐益发感到无比的“恩宠”和“殊荣”，退而写成《壬午四月，起疾入都引见，得旨仍发浙省补用，纪恩述怀，成诗六首》一诗，抒发自己的感激之情。诗中写道：

起痾常格比停年， 况是轮庸合弃捐。病痊起用，例宜坐补原缺
不谓烟霞颓放后， 转沾雨露宠恩偏。
便分符竹仍初地， 大好湖山有夙缘。
最是惊闻天语奖， 虚声曾忝越中传。召对时奖及官声，不胜愧悚

栖迟虽爱旧衡茅， 毕竟杭州未忍抛。

鱼鸟有情浑识面， 士民于我若投胶。

驂童再见纷成队，

燕子重来豫定巢。此次北上过杭，士人相顾欢甚，且以湖庄为余眷属居停之所

还欠西湖诗一卷， 等闲吟付小胥抄。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五）

四月底，林则徐有《致蒋攸钰》信，向蒋攸钰解释去年仓卒离任并非由于同官排挤，因是父病“惟求速归”，但按例“乞病乃可离任”，而“惟离任乃可驰归”，所以才告病为理由，待获准后，“辰交篆而午登舟”，这本是一次“大不得已之举”。不料，这次在京却听到了“不合于人以去”的传言，而蒋攸钰也很关心林则徐的处境。因此，林则徐写信说明去年匆匆去官的情况：

……近晤都下友人，见某往来如故，颇有传其不合于人以去。而其所指，又不在上司而在同官，尤不可解。微论浙中舟谊，均见优容，毫无阂隔，即使意向枘凿，亦非利害切身，曾何锋之可避，而必弃官为耶？且尔时老母同归，扶舆越岭，日驰百有余里，而妇孕已逾十月，分娩之期，旦晚莫定，亦复兼程相随，竟在途次生育，一时情形，实为狼狈。某即偏衷忤世，一愤挂冠，亦何至昧良冒险如是之不近人情乎？……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六）

〔按〕林则徐的解释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而“不合于人以去”的传说也并非无因。杭嘉湖道是当时重要而有发展前途的优缺，林则徐得此官才算真正迈入了官场，林则徐不会轻易仅仅因为父病而放弃这个职任的。林则徐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所以他就任后的作为可能与当时吏治鬻茸的官场积习不能相容，使一些因循依违的官僚啧有烦言，成为他有猷有为的阻力。他在答程恩泽诗中所说的“才拙奈务丛，支左还絀右”和“三叹作吏难”等句实际上已透露了他的困窘。但林则徐毕竟是有识见的，他要待机而动，而告病回籍侍父疾以尽孝道正是绝好的借词，不仅可借此暂时脱身于纷扰，而“尽孝”又是再起时的有利条件。这应该是林则徐仓促告病辞官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一种解释。

五月初一日，林则徐离京南下。初九日，行至山东东阿旧县，阻雨留住二日，写有《东阿旅次赠龚闾斋观察（丽正）》诗二首。

分符曾忝郑公乡，君杭州人 邻照还瞻召伯棠。任江南上海道
东阁谁知迟捧衽， 北轶才喜共停装。壬午四月入都，晤君子山东逆旅
班荆野店三更月， 待漏爻闾五夜香。引见、召对皆同日
最羨承恩频顾问， 一门华萼总联芳。君召对时，蒙垂询贤昆季甚悉

有约归程共首涂， 蓟门回首赋印须。
一从目极停云久， 几夕心悬堕月孤。同日出都，忽又相失
桑下佛缘经信宿， 芦中人影认模糊。
相逢笑指东阿道， 仍许周行示我无。予以阻雨留东阿，而君始至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六）

[按] 此诗《云左山房诗钞》失载，见林则徐手定本《使滇小草》。（原稿藏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及《己卯以后诗稿》）此诗可证林则徐与龚丽正、龚自珍父子间的交往关系。

六月初七日，林则徐抵杭州。

六月十五日，浙江巡抚帅承瀛檄委林则徐为本科监试。时距开考约有月余，林则徐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如“检科场案卷”（六月十七日）、“自赴武林门外查看桃花港蓄水，拟为运送贡院之用”（八月初一）、“赴学署商科场坐号事”（八月初四日）、“赴贡院考卷录”（八月初五日）、“催经历司进士子卷册，统计一万五百五十二人”（八月初六日）、“点对读号军及各项执事人役”（八月初七日），等等。（《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二二至一二七）

自八月初八日至十六日考试期间，林则徐对参加考试的士子备加关注：

（八月初九日）天明题纸已散毕，遂督视供给所分给干、稀两饭及火腿、鲞鱼；午后缺水，亟催水夫挑送，并飭外墙轱辘接运。因热甚，消耗甚速，至三鼓，水方运足。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二七）

林则徐还注意到考题的质量问题，他除指出浙江诗题“清露被兰皋”为“清露被皋兰”之误外，还指出福建所出试题的首题“子张问明”一章在乾隆丁卯年江西出过，次题“君臣也”五句在康熙己卯云南、乙酉山西俱出过，而三题“非礼之礼”三句则在康熙丁酉陕西出过。（《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这可见林则徐之精细和博识。

六月间，林则徐在杭倡议集资整修坐落西湖三台山麓的明于谦祠墓。秋，工竣。林则徐为撰《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文中指出于谦与岳飞、文天祥是“尚友信国，进而尚友岳忠武”的相承关系，并以岳、文、于自励。文中还说修治这种祠墓是扶树纲常，有关“言治”的大事。（《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三七）

八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乡试监临出闱，写《题李海帆宗传海上钓鳌图》及《吴崧圃协揆涵恩归棹图》二诗。《诗钞》均未收，见《使滇小草》。（《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七）

八月二十九日，林则徐获知简放江苏（南）淮海道讯。但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往就任。在这一段时间内，林则徐曾奉派署浙江盐运使，协助浙抚帅承瀛整顿浙省盐政，取得了成绩。

〔按〕 林则徐署浙江盐运使一事，各家记载由于文字简略以致发生异说，如：

（一）《清史列传》卷三八《林则徐传》说：“（道光）二年，授江苏淮海道，未赴任，署浙江盐运使。”考林则徐在授河督谢恩折中说就淮海道“在任不及一月”，而《先考行状》中也说“莅任一月”，是“未赴任”之说有误，而应作“未即赴任”为是。

（二）金安清《林文忠公传》中说：“授浙江杭嘉道，下车后，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一摄运司，从帅仙舟中丞厘革夙弊，浙盐至今守其法。”考金传所记，似署运使在嘉庆二十五年初任杭嘉湖道时。林则徐在杭嘉湖道任一年，诸务待举，已感左支右绌，而盐运使一官同样又是繁剧职任，不可能兼摄，同时，也无其他佐证，金说似亦未足信。

（三）魏应骥《林文忠公年谱》道光二年条说：“六月至浙，未两月，简授江南淮海道，旋命署浙江盐运使”，并以《清史列传》及金说为误。考魏说似署运使在任淮海道时，不确。因淮海道为南河总督属官，不受浙抚节制，且林在淮海道任未及一月，势难兼摄。魏说以行文过简致误。设于“简授江南淮海道”下增入“未即赴任，留署浙江盐运使”，则合乎事实。

（四）《先考行状》和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中均未记署运使事，或以此署任在林一生中不是重要经历，所以从略。

如上所考，林署浙江盐运使当以八月底奉淮海道任命后至十二月就淮海道任前的四个月间为恰。所以有此署任，是因道光初年御史陈鸿疏请整顿浙盐，要求裁盐政，而归巡抚兼理。（《陈鸿传》，见《清史稿》）道光帝允行后交浙抚帅承瀛办理。帅承瀛器重林则徐的才干，可能在通知他新任命的同时，挽留他暂摄运司，协助自己来整顿盐政，这正是林则徐为什么迟到四个月后方就新任的原因所在。经过四个月的积极整顿，已具眉目，于是即赴新任；而所创规

制，“浙盐至今守其法”。林则徐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为浙江的盐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十一月十二日前后，陈寿祺收到林则徐来信。林则徐在信中谈到裁汰陋规、整顿士风等问题。陈在复信中引述了林的主张并表示同意其所论说。

承示裁汰陋规，洗手奉职，贤者所为，非流俗可与语。盖养廉在节用，节用在省人，此服官持己之要，敬服何已！来教言吾乡近日科名中多幸获之士，则相奉而行险；衣冠中多不检之流，则相奉而合污。所论最切中时弊。

（陈寿祺：《与林少穆兵备书》，见《左海文集》卷五）

[按] 杨国楨《林则徐书简》增订本作写于道光二年十二月。

十一月，陈寿祺主福州鳌峰书院讲席，有《拟定鳌峰书院事宜》之作。（《左海文集》卷一〇）至道光五年，陈仍主鳌峰书院，有《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之作。（《左海文集》卷一〇）

十二月二十四日，林则徐至清江就江南淮海道任。在任不到半个月又调任江苏按察使，显示着林则徐的宦途通达。

道光二年奉旨补授江南淮海道，虽有兼河之责，但自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至次年正月初七日即已蒙恩升授江苏臬司，计在任不及一月。

（《补授河督谢恩并陈不谙河务下忱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八）

十二月初八日，清廷命海口各关津严拿夹带鸦片烟者。（《东华续录》道光六）

冬，林则徐作《杭嘉义塾添设孝廉田记》。对孝廉田这一义举作了如下诠释说：

嘉兴周生士涟，余向固尝称为义士者也。其于杭嘉两郡募建平林、宗文等五义塾，各见余前所作《宗文义塾记》中。道光二年壬午，塾中生有举于乡者，始有孝廉田之议。凡举于乡者，贷田若干亩而入其息，有同举者均之，后举者代之，别议词林田若干亩以待。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三八）

是年，英国鸦片贩子维廉·查顿来中国，参加当时最大的鸦片走私公司——麦尼克公司。查顿狡诈妄为，被称为“铁头老鼠”。（齐思和：《鸦片战争时

期英国烟贩们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主谋》，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是年，萧溪兰(1822—1873)生。字仪泉，号芑泉。江西高安人。道光二十年进士。曾任云南布政使。

道光三年 癸未 1823年 三十九岁

正月初七日，林则徐升任江苏按察使。二月十三日到任。（《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五）

林则徐到任后，拟迎养父母，但父亲林宾日因乡里间有友朋之乐，未往就养。并函告说：

汝叠被圣明恩遇，益宜矢诚竭力以图报称。余与汝母俱无恙，不必顾虑。余在里中有友朋之乐，不欲舍以他适，汝勿固请迎养以顺余心也。

（《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八）

[按] 林宾日所称友朋之乐即指真率会的活动。林则徐《先考行状》中说：“府君与里中之耆年硕德者为真率会，如香山洛社故事，月必数集，集必竟日，讨论文字，上下今古，有以乐其乐，垂二十年于兹矣。”

五月至七月，江苏大雨成灾，沿江濒湖诸郡，田汨于水，松江一带有饥民起事。

癸未，江苏大水，田禾荡然，松江饥民聚众生事。

（《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八）

道光癸未，夏秋之间，江南大水，平地高数尺。滨江居民田庐悉被淹没，溺死者无算，棺柩乘流而下，救生局绅士在靖安厂捞埋一千有奇。

（甘熙：《白下琐言》卷三）

林则徐面对这种阨隘不安的局势而深感愁虑地说：

岁薄收，则谷日少。谷日少，则廩闭余。廩闭余，则市涌价。市涌价，则民重困。穷而转沟壑，猾而流攘窃，迫而陷罟阱，郁而蒸疫疠，皆官斯土者之惧也。

（朱绂：《少穆先生四十初度序》钞件；转引自杨国楨：《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七三）

这时，林父宾日来信提供救灾的对策说：

今之救荒第一策，在招致客米，米多则价自平，不可强抑也；次则劝

平糶，禁囤积；次则清查贫户，按图贴榜，使不得隐匿更改；次则官赈之外，分劝各图，赈其邻里；次则漂流尸棺，暴露饿殍，速宜殓埋；次则收畜牛只，以备来岁春耕；次则捐设医局，以防灾后大疫。又曰：饥民生事，非平时之比，固不可废法，尤不可穷治。

（《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八）

同时，林则徐还向办理救灾有经验的人士征求意见。嘉庆十九年曾在金匱县办理赈务有成绩的齐彦槐曾致函林则徐论赈务问题。齐彦槐认为“今岁水灾为江苏数十年来所未有，民间之苦，较甲戌之旱为尤甚”，但是，他对一般所采取的三种救灾办法，“一曰飭市平价，二曰谕民平糶，三曰禁米出境”，都不同意，并且提出了反对的理由。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惟有劝民买米一策”，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具体办法：

夫利之所在，趋者必多。凶年饥岁，百货不行，惟米粮贸迁，其利可操券而得，而富民所以不敢远出者，盖畏关津迟留需索之苦，城邑乡镇堵截抢夺之虞耳。今使采买三千石以上者，中丞予以执照；一千石以上者，监司予以执照。愿往者十有三四矣。典商一岁之息，多不过一分四厘。今使采买一次，除资本运费之外，予以典商半岁之息，愿往者十有七八矣。或一人而请一照，或数人共请一照，随请随给，不使稍有时日之需，照内注明某县采办平糶米商某某，约买米若干石，以免弊漏。采买已毕，飭取所在州县回照，载明米石、米价实数，以杜浮欺。米一到县，即将两照呈缴，报明脚费，官为核算无异，加息七厘，视与市廛时价相去几何而斟酌增减，即传集米牙，分散城乡各铺户，铺户兑价而后受米。其销卖也，予息三厘，或同时所到之米，买地不同，价有参差，以适中者为率；或同地所买之米，买时不同，价有贵贱，则后至者量加。官为随时出示定价。外来之米，卖与铺户者，照铺户入价，不得以其异商而减少；本地之米，卖与散户者，照铺户出价，不得以其豪右而增多。惟请照采买之米，立簿一核，不得运贩他方；外来之米，去留听其自便。如此则市价平而人心亦平矣。一人采买获利，继起采买者必多，而采买之家，挾资重往，源源不绝，一石之银可收数石之米，则地方之粮食自充。商贩之事，兼得惠济之名，则富户之捐赈亦乐。……

（齐彦槐：《复林少穆廉访书》，见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三）

[按] 齐彥槐，字梅麓，安徽婺源人，嘉道时西算家。收藏书画字帖甚富，颇注意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与林则徐有诗函往还。这次林则徐采取了他的建议（后来林在《上程梓庭中丞书》中曾记及此事）。

五月，林则徐为江苏大雨成灾祈晴，先后撰《都城隍庙祈晴疏》及《纠察司庙祈晴疏》二文，虽事涉迷信，但文中反映了当时的严重灾情：

今城乡之间，庠隘浅陋之舍，积水泥潦，屋宇污浊，墙壁圯败，薪泾烟漫，坐使耕织废业，贸易不便。

（《都城隍庙祈晴疏》，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九七）

今郡城之中，道路泥潦，房屋倾败，居民怨咨，贩负辍业，则乡农之荷笠而叹者，宜何如矣！

（《纠察司庙祈晴疏》，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九八）

七月，林则徐撰《山西徐沟县知县象峰郑君诔》。（《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六六）

七月十五日，松江娄县发生民变。在松江府署滋事。

约会乡民于十五日各携饭箩，到府求食。……是日适届中元。俗例乡民咸赴府署邻近之城隍庙烧香还愿，顺道进署观看。地窄人多，语言嘈杂莫辨，逾久逾形拥塞，致将大堂暖阁外半截栏杆挤倒。经站堂皂隶大声喝禁。严海观辄拾取栏杆木丢及该府脚边。吴松观亦将手执饭箩乱抛，众人一齐站起，该府被挤退堂。严海观又同吴松观打毁暖阁窗棂，偕众喧嚷，拥入内署，随手毁折门窗桌椅，该府喝令拿人。……严海观辄用手殴该府肩一下，并未有伤，吴松观亦乘挤闹，将该府纱褂撕破。……

（韩文绮：《审办藉灾肆闹乡民疏》，见《恭寿堂奏议》卷五，页四至六）

事发后，除由提督“带兵督压”外，即委“候补知府梁兰滋立即驰往，先行查报”，并令“候补道钱俊会同按察使林则徐亲诣该处督拿究办，务使目无法纪之徒，不致一名漏网”。（韩文绮：《乡民滋闹府署获犯究审疏》，见《恭寿堂奏议》卷三，页七一至七二）

但是，林则徐则主张“抚慰”，并积极救灾。

癸未大水，松江民有聚众告灾，汹汹将变。巡抚已调兵。公力陈不可，扁舟往解，民皆悦服。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四）

林则徐对闹事的适度措施，博得时人的赞誉。

道光三年……时值大水，郡民诣府署报灾，知府某不善遣民，大扰。事定，系累数十人，狱久不决，株引益多。则徐按郡亲鞠，得为首者置之法，余皆开释，民颂之曰：“林青天”。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二—《名宦志》）

林则徐为了保证明年的农业生产，特设“当牛局”，收养灾民耕牛，时人曾以诗纪其事。

卖剑使买牛， 卖刀使买犊。
汉朝循吏传， 渤海良司牧。
江南田不耕， 耕牛势难畜。
大吏救其灾， 特设当牛局。
局前聚牛头， 局内刻牛角。
取赎俟春耕， 某某标名目。
牛一若无知， 局促而赧觫。
牛又若有知， 摇尾而果腹。
所惜牛善病， 治牢如治狱。
无使牛畏寒， 诛茅盖其屋。
但得延残喘， 生死关绝续。
此恩重邱山， 万牛回首伏。
昔闻龚少卿， 今见林少穆。

（张郁文：《木渎小志》卷六《艺文》）

六月中，林则徐有《致杨氏昆仲》函，与常熟杨景仁弟兄讨论救灾办法，提出了“在官不可不尽心，而在民不可不尽力”的救灾总方针和围田抢种、补种的办法，并强调反对“只顾钱漕，玩视民瘼”，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信中曾说：

……有一处涸出，即须补葺一处，本地无秧，则或购诸他邑，一田之种，则或分诸数畦。即低田至今不涸者，亦勉力救出。譬如十亩洼地，势难尽复，或犹可于一二亩内围筑圩埝，将水库出，以八九亩为整，不犹愈于全没者乎？向见江心露有洲影，居民则相率而争围之，是水中足施人力之一证也。……若县令只顾钱漕，玩视民瘼，定当揭参一二示

傲。……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一）

同月，林则徐在《致杨国翰》函中，陈述他在江苏整顿吏治民风、清理积案的工作。信中说：

……吴中有不治之症二：在官曰疲，在民曰奢。即如游手好闲之民，本业不恒，日用无节，包揽伎船，开设烟馆，要结胥役，把持地方，渐渍既非一朝，翦除势难净尽，惟有将积蠹有名之棍，密访严拿，期于间阎稍靖。而此辈窥伺甚工，趋避甚巧，一人耳目断不能周，要在州县官实力奉行，以安良除莠为务，乃有实际耳！……两江案牍繁多，视浙省不啻数倍。仆受事之初，京控多至三十余起。省中承审各员，以提人为宕延之计，而各属延不解审，委员四出，音耗杳然。因而详定章程，严立限制，省中所提人证，均请由司核定，始准札提。无甚关要者，取供录送，并令该州县各自批解，委员全行撤回。其紧要被证，逾限不到，即予特参。并严督在省委员，排日提讯，可结即结。自通饬以后，批解尚能如期，数月以来，结者已什之九。……现在一切案牍，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所有各属积案，通饬清厘。……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九）

林则徐在这封信中表明他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观察已发现江苏省吏治民风败坏的“病根”所在，同时已开始认识鸦片毒害，把“开设烟馆”者列为“游手好闲之民”，而要“密访严拿”“积蠹有名之棍”。这是他最早进行禁烟活动的文字记载。

八月初二日，清廷命令在拟定的《失察鸦片烟条例》中增订地方官对“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等事，“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如“得规故纵者，仍照旧例革职”，如止系失察则按鸦片烟多寡给予处分，不论文武官，“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如“拿获烟斤议叙”，“照旧例行”。同时命令云南“不准私种罂粟”。（《东华续录》道光八）

九月，宣南诗社社友潘曾沂与韩封招林则徐会饮于寓斋。潘对林在江苏的政绩表示钦敬，并有赠诗。

九月，同韩桂龄尚书封招侯官林少穆廉访则徐会饮于小寒碧斋。吾

乡五六月间田禾被水成灾，廉访因平米价得美名。故余赠诗有云：“吾民易感激，他日始艰难”。既美其前，又祷其善于后矣。

（潘曾沂：《小浮山人自订年谱》）

潘曾沂的赠诗有六首，对林则徐在苏政绩作了很高的评价，并希望林则徐能贯彻始终。诗中也反映了一些地方风情。这六首成于席间，席后写赠给林则徐，并寄给朱绶。这六首诗是：

大贤为大吏， 时论以才名，
乔木多远势， 哀鸿无近声。
公非亟经济， 众乃荷生成，
杰立汤文正陈文恭后， 他年争重轻。

近来吾俗俭， 想见里闾贫，
歉岁欲无策， 勤官尚有人。
寥寥旧猗顿， 粲粲各朱陈，
独抱流亡愧， 能周此郡民？吾俗不肯俭，近至不能繁华，则贫可知矣

吾民易感激， 他日始艰难，
诸政莫轻举， 六期当可观。
孙樵驿壁记， 元结道州官，
田父夸新尹， 村村步履寒。

师儒责更重， 守令政无闻，
雅颂今为率， 循良古所云。
常时惜赋敛， 次第访耕耘，
谷本春苏息， 公来若望云。

三载数迁擢， 九重新政初，
岁荒无忌讳， 民瘠恍吹嘘。
苦雨杜陵作， 营田单镞书，
口传天语下， 日望水灾除。

幕下得高适， 前年吾蹇修，
琴尊客自好， 风月语相投。
桂树蝉初定， 松门鹿更出，
新诗到君眼， 落手已扁舟。时余将南归

（潘曾沂：《功甫小集》卷七）

[按] 自订年谱系招饮赠诗事于九月，疑有误。如潘在京寓招饮，则林于十一月初始抵京，九月并未在京，如招饮在苏寓则潘诗自注说“时余将南归”，显然并未在苏。此九月疑为十一月之误。自订年谱多为谱主晚年追忆之笔，月日记误，往往有之。

夏至初冬，江苏大水，林则徐力主挖刘河故道泄水，取得成绩。

林则徐……道光三年任江苏按察使。其夏大水，至初冬，四乡犹巨浸，农不得耕。州绅士议挖刘河故道以泄上游诸水。大吏或难之，则徐力主其议。未半月，水尽泄，高下皆得树麦。

（钱宝琛：《壬癸志稿》卷一《名宦》）

十月初一日，林则徐离苏州北上入觐。中旬经桃、清、邳、宿各境，“因本年早晚收成俱臻丰稔，民气恬和，此时所种宿麦，亦茁出新苗，为数年来未有之景象也”。十一月初，抵达北京。初八、九日，道光帝曾两次召见，询问江南灾情和刑名事务，对林则徐的工作备加赞赏，并希望他“好好谨守立品，勉为良臣”。（《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三一至一三五）

十一月十三日，林则徐离京返苏。沿途与地方官员及友好相晤。十二月十五日，返抵苏州。当日，奉命署江苏布政使。（《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四一）

林则徐在回苏途中，曾“携淮北麦种归，散播各乡”，以发展和恢复江苏的农业。（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是年，林则徐撰《郑岳母齐太恭人七秩寿序》及《韩三桥抚部六十寿序》二篇骈体文。（《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六八至三六九）

[按] 韩三桥，名文绮，时任江苏巡抚。

是年，林则徐作《三吴同官录序》。序中根据其多年仕途经历，提出“官于是者，苟其政无苛暴，事事体民情而出之，则民之爱长吏也如父兄”的经验，总结了“知民情所以向背之自而顺以导之于所安”的“治术”。这是以后林则徐

的“民心可用”思想的萌芽。(《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二)

是年,严禁论者黄爵滋成进士。(《清史列传》卷四一《黄爵滋传》)

三、四年间,厦门洋面有鸦片走私船游弋。

道光三、四年间,有甲板船寄碇外洋,贩卖违禁之鸦片土,则为害无穷,以中土有用之银钱,而易外洋蠹恶之毒物。

(周凯:《厦门志》卷五《船政》)

是年生者有:

(1)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官至大学士。淮系军阀首脑。

(2) 钟龄(1823—?)字子鹤,号松圃。汉军镶黄旗人。大学士宝兴子。曾署陕西潼关厅同知。

是年吴其彦(1779—1823)卒。

道光四年 甲申 1824年 四十岁

正月，林则徐以江苏按察使署布政使任。

当时，江苏正值大灾之后，林则徐曾连续发布各种布告，提出各项措施，谋求解决善后问题。其主要布告有：

（一）《劝谕捐赈告示》：希望业户能捐输赈灾，不要“拥一己之厚资，而听万人之饿殍”。并命各业户“已捐者速交，未捐者速捐”。（《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三）

[按] 此告示中称：“现距麦秋尚远”，可知当在二、三月间所发。

这一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林则徐在《致泉南函》中曾说：

奉檄筹办省中义仓，官捐谷二万石，劝谕绅士捐输，冀可得三万石，有此积贮，以后闾阎黄口可免鸿嗷，所有一切章程，俱系弟酌议，呈诸部中阅定施行。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六）

[按] 此函《林则徐全集》未收。

（二）《禁止贫民借荒滋扰告示》：当时江苏灾情严重，饥民“结队成群，沿门索讨，或名为坐饭，或号曰并家”。林则徐认为这种行动将危及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在告示中要求饥民不要“犯法”、“滋事”，要“各宜安静守分，以待春熟，不可骚扰大户，吵闹店铺，不可随从流匪，轻去本乡”。否则，“见有成群结队匪徒，立将为首勾结之犯，先插耳箭，游示通衢，再行按律惩办，余人分别枷责驱逐。其情形凶横者，加重究治，以靖地方”。（《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五）

[按] 此告示中有“青苗在地，天气晴和，春花已卜丰成，转眼便将收割”之句，当在四、五月间所发布。

（三）《谆劝殷富平糶并严禁牙行铺户囤米抬价告示》：希望囤米行户，“即时糶卖，以平市价”，“其殷绅富户存积米石，亦须乘时出糶，不容观望迁延”。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五)

同时,林则徐为整顿吏治,曾向部属发出飭札多通。其主要的有:

(一)《通飭交代札》:要求官吏卸职必须将公款问题交代清楚,后任不得包庇。“嗣后凡值交代,前任如有亏款,即于限内据实揭参。如无亏款,迅速依限盘收结报,不得混请担任,私议流摊。”(《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七)

(二)《通飭各属命盗各案赶紧审解札》:林则徐积极清理积案,要求对各项案件要及时结案,不能拖延,告诫部属:“要知早结一日,少拖一人,皆可省愆寡过。”(《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八)

(三)《通飭州县解案章程札》:揭示派人提审案证时的各种弊端,要求认真对待公文提审,“一经奉文,立即选差干役,酌给盘费,上紧查提,依限起解”。(《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九)

(四)《通飭各属选练件作札》:要求慎选件作,勤加考察,州县官处理命案应亲自检验。(《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一)

正月,林则徐写《加尚书衔晋赠太子太保江南河道总督黎襄勤公(世序)挽》,悼念江南河道总督黎世序。这不是一般的应酬文字,而是一篇有内容的纪事诗和抒情诗。诗的前半叙述了历代治河方针的得失,推崇黎世序的治河成效。诗的后半抒写了他和黎世序的亲近关系,其中有句说:

徐也蓬牖儒, 《水经》匪谳习。

去年隶麾旃, 讲画领亲切。

……

追随日虽暂, 眄睐荷荣特。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七至二九)

二月,林则徐写《周石芳师六十寿诗》,祝周系英六十寿辰。(《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八)

约七月间,林则徐等为解决水灾问题,向地方督抚提出暂垫官款,疏浚三江水道的意见,并即向清廷上《为筹浚三江水道需费动用银款请具奏事》折。林等的具体建议是:

窃照三江水道淤塞,上年雨水成灾,积水未消,皆由各河淤塞使然,必须设法疏浚,俾资宣泄,早涝有备。……东南为财赋所出,若不设法筹办,蓄泄无资,早涝皆足为害。如上年被水成灾,蠲缓赈贷,不但无入,而

又上耗国用，下损民财，貽患匪浅。请将江宁、江苏两藩库现存捐监银共一十五万三百五十两，先行提归封贮款内，以应本年挑浚工需。此后本省捐监银两，并请免其解部，尽数提归封贮之款，即于该款内陆续拨给挑浚经费。仍俟工竣，按照得沾水利之各州厅县分别摊征还款。如此则工程可以分年而办，库款可以按数而归。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二）

[按] 此件由江苏布政使诚端领衔。林则徐与苏松太道龚丽正会銜。

江浙大吏孙玉庭等根据林则徐的建议，商议兴修两省水利，并以林则徐“器识远大，处事精详”，熟悉地方情况，一直关心水利等理由，奏请任命林则徐综办江浙水利。（《东华续录》道光十）

[按] 此议创自道光三年。魏源（代）《江南水利全书叙》中说：“道光三年，江、浙大潦，朝廷蠲赈数百万。是时，先相国总督两江，与江苏巡抚韩公、浙江巡抚帅公，会筹酬沈淡灾之策，议大兴水利，奏举江苏按察使林公总司其事。”

七月初，林则徐写《报闰图》并系诗以祝友人梁章钜五十寿辰。此诗《诗钞》未收。（《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四三）

约七月前后，陈寿祺有《答林少穆按察书》，信中赞美林则徐在江苏的各种行事说：

三吴积牍，顷赖廓清。济猛济宽，苍生阴受其福。又闻平粟赈荒，动中机括，仁声四播，泽与江流，名贤措施，岂务刀笔筐篋者之所知耶？

（《左海文集》卷五）

陈寿祺在同函中痛陈福州社会弊端说：

吾乡近日之患，莫甚于贿狱，贿狱起于令长之贪，而不肖教官为之羽翼，奸胥、蠹役为之爪牙，因而莠民、讼棍螟或其间，殆无狱不贿不止，故令长诚廉明，则胥役无所售其奸，莠慝无所滋其毒，民可不劳而治矣。教官诚廉正，则良士无所被鱼肉，劣衿无所肆把持，士可不教而劝矣。令长之攫噬其民，与教官之齟齬其士，其恶相等，其势亦常相因，令长教官以是为固然，而不知政教为何物，欲求闾阎康乐，庠序清明，安可得乎？然今之论者，犹莫不宽长吏而峻士民也。盖泉漳间，荐绅逢掖之裨急矣，栋国者为之奈何！

（《左海文集》卷五）

[按] 陈在信中曾说：“比闻阁下去冬入覲，赋政旬宣，温纶叠荷”，则此信写于四年无疑。又陈里居，林家事情自当了然，林母卒于闰七月十七日，陈信必在林则徐丁忧以前，推测总在七月前后。

[又按] 林则徐致陈信未见，据陈答信看，林可能是向陈述说在江苏的施政情况。

七月，林则徐四十寿辰，故旧多撰寿诗以颂扬他的政绩。如张师诚之子张应昌即赠诗四首，其第二首说：

一疏无惭谏议臣， 绣衣来荫五湖滨，
波恬河海舟能济， 草鞠圜扉牍不尘。
平余顿苏鸿集野， 深耕仍听犊呼春，
恩威沦浹江南北， 妇孺欢胪寿者仁。

（《少穆廉访四十初度》四首之二，钞件；转引自杨国楨：《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七七）

闰七月十一日，张师诚调任江苏巡抚。（《东华续录》道光十；张师诚：《一西自订年谱》）

闰七月十七日，林则徐母陈氏在籍逝世，年六十五岁。

八月初以前，林则徐在苏藩署任，曾写有《题查九峰观察延华海上受降纪事后》、《题延淇园尚衣延隆柳阴放棹图》、《和延尚衣〈泲关舟行遇雨〉用王篔山观察废言韵》及《题粤海榷使达诚斋达三诗集即以赠行》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四〇）

八月初二日，清廷根据孙玉庭等奏请命江苏按察使林则徐筹浚江浙水道。道光帝批称：“即朕特派，非伊而谁？所请甚是。”（《东华续录》道光十，页三）由此可见，林则徐的才干已经深深地被最高统治者所赏识。

八月初二日，林则徐离按察使任准备履勘水利工地时，获知母卒的讣讯，即照例丁忧奔丧。

八月初九日，林则徐次子聪彝生于旅途。

[按] 林聪彝，字听孙。与弟拱枢同侍父遣戍新疆，曾随林则徐勘查垦地，写《西行日记》，于垦务多所发明。林则徐卒后以廪生赏举人，授内阁中书，官至浙江署按察使。光绪四年五月初六日（1878年）卒，年五十五岁。（据林纪寿父遗墨所载）

八月十九日，林则徐抵里守制。撰《先妣事略》，（《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

页四四〇至四四一)并代撰《公祭陈太母林太恭人文》。(《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二九至五三〇)

林则徐办理丧事后,得疟疾,在原籍守制养病。

九月,梁章钜由江南淮海道调署江苏按察使,驻沧浪亭行馆。梁于公暇,“命俦啸侣,劈笺征咏,图以纪之”,成《沧浪亭图诗册》。十一月,梁章钜回淮海道本任。

[按] 道光五年五月林则徐为《诗册》写序。(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四至三七五)

九月,江浙两省兴修水利因无人综理,又“各归各省,分任责成。其分界处委员会勘,于分办之中仍寓合同之法”。(张师诚:《一西自订年谱》)

秋,沈维鏞在所写《黄杏帘还里诗以送之》诗的结句中说:“话到济川舟楫在,孤山那许隐逋翁(谓少穆廉访)。”表示对林则徐遵制里居的垂念和希望他日后有所作为。(沈维鏞:《补读书斋遗稿》卷二)

十一月初五、六日,江南高家堰决口,溢水四流,造成极大灾害。

高家堰十三堡、山盱六堡被大风掣坍万余丈,洪泽湖水外注,山阴、宝应、高邮、甘泉、江都五州县及下游之泰州、兴化、东台、盐城、阜宁等处,均被水淹。

(张师诚:《一西自记年谱》道光四年)

随着高家堰决口,淮河水位下降,造成漕运极大困难,清廷为之震动,特派大学士汪廷珍等查办,处理了有关官员:南河河道总督张文浩遣戍新疆,两江总督孙玉庭褫职休致、留浚运河。

是年,林则徐写《曹俪笙相国师七十寿诗》,祝曹振鏞寿。(《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四三至一四五)

是年,林则徐撰《慕中丞疏稿序》。序中盛赞康熙时慕天颜在吴的“治绩”,感慨“安得如公才者而施之今日”,表示自己要遵行成法。(《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三至三七四)

是年,画家王学浩(1754—1832)为宣南诗社画《宣南诗会图卷》。画面为桐荫下几间老屋,九位诗人或坐或立,唱酬联吟,适符诗会九人之数。陶澍曾有诗描写画中九人的神态说:

一人坐檐楹, 一人立阶所。

二人前据梧， 三人后隐几。
复有空庭下， 二人同徙倚。

（《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四）

画尾题署“甲申仲冬中浣呵冻为功甫词兄画于山南老屋之易画轩”。卷前有潘奕隽写的引首，画下列有朱绶所写的题记。后附潘曾沂、陈用光、吴嵩梁、朱珔、董国华、程恩泽、陶澍、梁章钜、石韞玉、韩崱、尤兴诗、钮树玉、李宗瀚、杨文荪、屠倬、万承记、陈文述、陈銓、齐彦槐等十九人题咏。

[按] 此图为谢国桢先生得自书肆，后归国家博物馆。谢为此图写《记宣南诗会图卷》一文。（载香港《艺林丛录》第10辑）

是年至六年，魏源主编《皇朝经世文编》，集中了嘉道时期的经国政见，成为中国近代经世思潮的重要代表作。

是年章煦(1745—1824)、铁保(1752—1824)、黎世序(1773—1824)卒。

道光五年 乙酉 1825年 四十一岁

正月，林则徐在籍守制养病。

正月，林则徐撰《闽县义塾记》，发挥其推广义塾，实行封建教育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见解。记中说：

治莫重于教，教莫先于养蒙。古者庠序而外，家必有塾，时术之义备焉。晚近难言之矣，小民困于饥寒，不能贍身家，奚暇课子弟。于是总丱之徒，目不识诗书礼乐之文，口不道孝悌忠信之言。里党征逐，习于匪僻，比长而不知悔。岂无颖悟之质，而终于不可教诲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夫童蒙不养，何以逮于成人？家塾已废，何由登之庠序？贫民既不暇言学，牧令又不暇言教，其流必胥里党之子弟尽习为匪，僻而不可挽，岂非人心风俗之大惧也哉！……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二）

二月，两江总督因去冬“高堰十三堡决口，洪湖水尽涸，无以济运，急修石山蓄水”，特推荐林则徐督修堤工，清廷遂命林则徐赴南河督工。二十四日，林则徐由原籍启程。四月初一日，林则徐以素服到高堰工地督工。

林则徐对这次奉命办理河工的经过，曾在《致梁章钜》函中向同学梁章钜作过较详尽的叙述。

侍以局外之人，又值居忧之际，此次奏派督催，真如半天霹雳，不解其所以然。二月望日，遼楼制府（按：指闽浙总督赵慎畛）示以谕旨。次日，平叔中丞（按：福建巡抚孙尔准）发交南河来檄。当诣两府委婉恳辞。二公以为辞则本省必须出奏，而万无可措之辞，如系补缺补官，则以礼制自持，原可确乎不拔，今以要工吃紧，令往督催，并非授以官职，且明言工竣回籍守制，是前后路俱已截断，实难代陈等语。遼翁又云：“君亲一也。譬如丁母忧，而父命其应试出仕，自不能废礼以曲从，若只使奔走服劳，而执拗不行，直是违命。”其言之激切如是。侍原知此工不独目前难办，

抑且后患无穷。如谓愿厕其间，谅亦愚不至此！顾反复思之，具呈恳免，非奏不行，而本省督抚一关，先打不过。至因恳辞而遭遣黜，固无所忤于衷；但恐事后之深文而苛论者，以为事异夺情，心同规避，则并无所解于公议矣！日者在家禀命，老父之意，亦决然必令前往，且训以大义，不许推诿。不得已向大府禀明，以到工后持素服，不用顶戴，庶可于心稍安。遂楼、平叔两先生，俱以为然。谅爱轩、小农两先生皆大君子，亦无不曲体下情，允其所请。万一竟不得体，则侍于到浦后，极力求去，以为有辞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至三五）

二月，清廷以漕运多事，拟筹改海运。

又闻江北粮艘难行，有廷寄会江、浙督抚筹办海运。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四六）

四月十九日，清廷议改漕运为海运，林则徐颇加关注。

河口日来水势较长，昨日渡粮艘六十余只，稍见顺利，连前共计已渡二千四百只，刚及全漕之半。海运前已奏停，兹闻英协揆仍以为请，并谓明年当停漕以治河、湖云云，有旨飭议。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四九至一五〇）

四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奉命与邹鸣鹤、陈云分段督催堤工。林则徐认真从事，“工长万丈，盛暑烈日中，日必一周，与僚佐孜孜讲画无倦容，雨后徒步泥泞中”。（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五月初一日，梁章钜调署江苏按察使。初五日，林则徐为梁章钜题《沧浪亭图册》。（《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五〇）

[按]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四题作《梁芷邻观察〈沧浪亭图诗册〉序》，与题图册疑为二事。又《全集》编者注称：“民国《沧浪亭新志》题作《沧浪亭图题咏序》文字略有不同。”末署“同里馆侍林则徐书于袁江旅次”，又注称：“此稿题下，林则徐自题‘道光乙酉五月’。”

五月初六日至十三日间，林则徐多次与江督魏元煜商谈明年试行海运事，魏接受了林对海运的意见，并由林代拟折稿。（《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五一至一五二）

五月十二日，林则徐“夜梦家园红杏盛开，持笔作《杏花红雨图》”。（《林则

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五二）可见林尚擅绘事。

[按] 《云左山房诗钞》有《梁芷邻观察五十初度写〈报闰图〉寄祝并系以诗》；杨庆琛《绛雪山房诗钞》卷六也曾记林则徐告杨“欲绘《梦苗诗畿图》”，均可证林则徐尚善画。

[又按] 林则徐精通书法，熟悉画理，曾提出“书中有画，画中有书”的论点。

古书家多善画，盖书不独有笔法，且有墨法。笔法尚有口讲指画，墨法则非画理精熟不能识此妙也。海岳、鸥波书中皆有画，云林、石田画中皆有书，即文、董亦然。此非多观墨迹，难与推阐三昧耳。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三〇）

五月十八日，清廷调张师诚为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

五月下旬，陕抚伊里布、鲁抚琦善先后到高家堰察看工程。林则徐奉命陪同。（《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五三）

[按] 杨国楨《林则徐传》增订本页八一称：“这次例行公事的相会，是林则徐和十余年后在禁烟抗英问题上的主要对手的第一次直接交往。”实际上，林则徐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时曾对河工之料贩囤积居奇，工程用料弊端有所指摘。这一指摘便是针对当时负责督修河工失败被褫职的河南巡抚琦善而言，虽然没有见面，但应是林则徐与琦善的第一次交锋。

秋，户部奏行海运。江苏大吏琦善（江督）、陶澍（苏抚）荐林则徐“细密精详，堪任其事”。道光帝也认为“所见不差”。林则徐参与了一些海运筹办工作后即以在堤工“构劳成疴”请辞。（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四）

七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函邹锡淳（公眉），告知身体状况及辞却职务之意。

贱体自二十左右，呕逆全止，饮食渐进，现虽间日仍发一疴，而势甚轻微，惟面目手足尚属虚浮，畏风如虎，房门之外不敢举步，夜间亦多不成寐，此阴亏故耳。日服补药一剂，精神总不见振作，或者未甚得法。窃拟数日后如可出门，竟于苏、扬一带访良医诊视，加意培补。盖南段十三分均已完工，中段亦蒙改委仓莲因催办，弟可无事也。如上洋之议已定，自不厌弟随同画诺。倘待熟筹，则孱躯瘦馘难支，惟乞格外恕之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六）

[按] 据此，林则徐病情尚不严重，故请假回籍调理，或以病作借口，而

别有工作困难之隐情。

八月，林则徐回籍调理。

八月，林则徐弟林霈霖中举。嗣选光泽县训导。

是年，林则徐撰《陈修园医书叙》。（《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五至三七六）

是年郝懿行（1757—1825）卒。

道光六年 丙戌 1826年 四十二岁

正月，林则徐在籍守制养病。

四月十九日，清廷命林则徐以三品卿衔署理两淮盐政，整顿两淮的“盐纲涣散”。五月初十日，林则徐奉到命令，即以持服未满、患病体弱的理由，辞未赴任。但是，林则徐对此深感“皇恩”，后在道光二十五年，他以四五品京堂召归时所写《纪恩述怀诗》中的“清秩频惭附月卿”句下犹自注此事说：

道光六年，在籍，蒙恩以三品卿视漕两淮，辞未赴。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四七）

四月间，林则徐写《和陶云汀抚部海运初发赴吴淞江口致告海神登炮台原韵》诗，赞扬陶澍在漕运问题上的这一改革。（《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四五）

[按] 陶诗题《二月一日海运初发偕同事诸君赴吴淞口致告海神登炮台诗》。林和诗中有句说：“愧未瀛垓橐笔从，养病曾荷主恩容（乙酉夏，至南河督催堰工告竣，复奉大府檄令往上洋筹办海运，适疟疾大作，回籍调治）。遥闻令肃防中饱，更悯民劳缓正供。”可见林是在籍获见陶诗的。陶诗由江苏把文字传到福建需要一段时间。林则徐对漕粮海运问题是比较关心的，所以也会较快地写出和诗，推测至迟不会晚于四月，故系于此。

五月，林则徐函至友杨庆琛，申明不就两淮盐政的原因说：

近日（五月初十日）忽奉朝旨，权理淮漕，此则与前事不同，服制未除，理不宜赴。益以病躯委顿，实亦难以就程，是以沥情呈恳平叔制府代奏，另请简放，庶以行其心之所安。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九）

六月，为福州越山华林寺写《重建华林寺碑记》，述该寺沿革、规模及主持人甚详。（《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三）

十一月，林则徐服阙。

十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三子拱枢生。

[按] 拱枢，字心北，林则徐卒后以县学生赏举人，补内阁中书。

十二月，林则徐居家，曾参与岳家郑氏修复祭田之事。

是年，林则徐在籍守制期间，曾为人题诗多篇，参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是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立巡船，名为缉私，实则“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鸦片成为公开的走私品。（魏源：《圣武记》卷十）

是年，思想家包世臣在《答萧枚生书》中，预言烟毒的泛滥，“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安吴四种》卷三五）这一预测基本上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是年，林宾日立《析产阄书》，其中记称乾隆二十三年，林则徐的曾祖母郑氏将祖产匀分给五子，第五子万选，即林则徐的祖父分得“稻谷三十挑，住屋数间，另有书田十担”，林万选还需靠教读补贴生活，中间因连年家庭变故，借了高利贷，家道日益中落，到林宾日时已是“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的状况了。

[按] 《析产阄书》原件为林家溱旧藏，现藏福州市文管会。

[又按] 林宾日晚年执教于将乐正学书院，略有盈余，林则徐又时有家用寄来，家境稍丰，遂添置一些田宅。林宾日乃先抽出一部分给林则徐的姐妹，以补偿往年因家境清寒而缺乏陪送的嫁资。然后为诸子析产，立此阄书。林则徐分得文藻山寓宅等。

是年吴慈鹤(1778—1826)卒。

道光七年 丁亥 1827年 四十三岁

二月十九日，林则徐离闽北上。

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林则徐由闽至杭州途中，曾在日记中逐日记其所晤人员及农业状况，如三月初九日记浙江江山一带农作物生长情况：

田中大麦结穗，长于燕尾。小麦轻花始扬，色含浅绿。菜花则浓如金屑，叠花被陇，其芳袭人。

（《丁亥日记》，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五七）

三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北上途中路过苏州，与友人潘曾沂相晤。潘出示宣南诗社图卷，林则徐颇有感触，二十四日，为写《题潘功甫舍人（曾沂）〈宣南诗社图卷〉》七古长诗一首：

宦游我忆长安乐，	听雨铜街梦如昨。
朝参初罢散鸛鸾，	胜侣相携狎猿鹤。
清时易得休沐暇，	诗人例有琴尊约。
金貂换取玉壶春，	斗韵分曹劈云膜。
招寻已喜落岑同，	怀抱岂辞豪素托。
陌上东风报花事，	万柳毵毵桃灼灼。
鼠姑开尽殿春开，	琳宇瑶台趁行脚。
消夏冰调太液凉，	延秋云卷西山削。
炉围三九寒裘拥，	耐买十千画又拓。
四序流连付游屐，	百端悲喜归吟藁。
岂无叹息居不易，	臣朔朝饥米难索。
室如蜗角车鸡栖，	衣似西华履东郭。
秀句要教出寒饿，	高歌那管填沟壑。
千秋人海几升沉，	如此朋簪良不恶。

连璧潘郎最少年，毫端光焰腾干膜。
 前躋沈宋后钱郎，日下题襟履綦错。
 顾余缩瑟吟寒蛩，如万牛毛一萤爝。
 偶喜追陪饮文字，敢擅风骚附述作。
 况自分符辞帝京，萍梗随流无住著。
 两度朝天未久留，觚棱回首瞻金爵。
 五字长城枉君赠，曲高难和中心怍。

癸未由吴中入覲，君见赠五古三章，奖借过情。未及奉和，至今愧之

比年忧患更辍吟，俗网纷纭苦缠缚。
 揭来重踏东华尘，扁舟先向横塘泊。
 君正逍遥茂苑春，能补白华咏朱萼。
 矧闻乐善歌采菽，岂弟诗人美洞酌。
 国肥何必一家肥，百顷全捐田负郭。
 尚书惠心庇桑梓，舍人养志肯播获。

时尊甫尚书公捐田二千五百亩，为吴中义产，此举古之创见，君实赞成之

采诗直媲太古风，徇路奚假道人铎。
 乃知温柔敦厚教，贵取精华弃糟粕。
 徒将风月借嘲弄，或以珠玑佐酬酢。
 二南虽读仍面墙，古义何由式浮薄。
 如君真乃深于诗，训乘趋庭济施博。
 新词应上御屏风，讵止翻阶咏红药。
 鸣珂何日还春明，九天咳唾霏霏落。
 南皮高会西园集，重树风声振台阁。
 藤花吟榭古槐街，诗老余芳未寂寞。
 承平方待缉雅颂，印绶原非丛纛若。
 愿君翔凤鸣朝阳，毋为独鹤翔寥廓。

道光七年三月，徐由闽入都，舟过吴门，功甫仁兄出此图属题，为赋七古一章。纵笔所之，不成诗律，惟大雅匡正之。更望早赴春明，续此诗坛韵事也。少穆弟林则徐识于望亭舟中，时谷雨前二日。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八）

[按] 标题为林则徐编《己卯以后诗稿》时手定。

林则徐在这首诗中追念了在京时虽然生活比较清苦，却有宣南诗会友朋唱和之乐的情景，感慨自己多年来浮沈宦海而“辍吟”的苦恼，推重潘曾沂的诗才和对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希望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毋为独鹤翔寥廓”。林则徐还为题诗写了跋纪其事：

道光七年三月，徐由闽入都，舟过吴门，功甫仁兄出此图属题，为赋七古一章。纵笔所之，不成诗律，惟大雅匡正之。更望早赴春明，续此诗坛韵事也。少穆弟林则徐识于望亭舟中，时谷雨前二日。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四〇）

[按] 潘曾沂藏《宣南诗社图卷》未见林则徐诗。诗跋未经行世，今刊本题诗后无跋，仅见于题诗真迹。真迹藏林纪焘家。

[又按] 道光七年谷雨为三月二十六日，则谷雨前二日当为三月二十四日。

三月下旬，林则徐为赞扬潘曾沂推行的“区田法”，还写了《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一诗：

田父尔勿喧，听我区田歌：
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多。
问渠何能尔？只是下不尽地力，上不违天和，及时勤事无蹉跎。
尔农贪种麦，麦割方莳禾。
欲两得之几两失，东作候岂同南讹！
我今语尔农，慎勿错放青春过。
腊雪浸谷种，春雨披田蓑。
翻泥欲深耙欲细，牛背一犁非漫拖。
尔昔拔秧移之佗，禾命损矣将奈何？
何如苗根直使深入土，不用尔手三摩挲。
一区尺五寸，撒种但宜疏罗罗，及其渐挺出，茎叶畅茂皆分科。
六度壅泥固其本，重重厚护如深窝。
疾风不偃旱不槁，那有禾头生耳谷化螺。
此术尔不信，但看丰豫庄中稻熟千牛驮。
本书三十二说精不磨，我心黠之好匪阿。

噫嘻！田父母媿娶，莫负潘郎一片之心慈如婆！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四〇至四一）

这首诗反映出林则徐对于农业生产并不生疏，他对耕耙犁栽、培根固本等等操作方法的描述可以证明他是经过实地考察的。他娓娓动听地宣传要抓紧农时、推广经过改进而有实效的农耕方法，这种重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计的态度，使他同那些尸位素餐、碌碌保位的官僚有着明显的区别。当然，更有别于那些贪蠹腹削、残民以逞的虎狼官吏。

三月中旬，林则徐在苏州为旧友梁章钜《藤花书屋图》题诗，回忆过去友情及与诸友相聚之愉悦，推崇梁之成就。（《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七）

四月初二日，林则徐北上路经清江时，有《致黄宅中（心斋）》函，对漕运困难有所担忧。

此时河工正极棘手，重运粮艘倒塘灌放，即使头二进可以抢过，而江广各帮恐亦无法可施也。

同时又附告鸦片中毒解方：

查得服鸦片膏被毒暴死者，用活鲫鱼一尾、清水一碗，捣如泥烂，灌入口中，即能直入脏腑收毒，约有一日夜之久便可复生。曾有人气绝三日，用此法救苏，系经验极妙之方。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一）

[按] 林则徐对鸦片烟毒注意较早，收集验方可能对后来提禁烟方有参考意义；并可见林则徐不仅着眼于根绝来源的禁，还注意到挽救生命的戒。禁戒并重构成林则徐的禁毒思想。

四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北京。

五月初一日，清廷任命林则徐为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初七日，林则徐离京赴任。道光帝谕曰：“朕知汝于江浙熟悉，但此时西方有事，且先去。”（《先考行状》，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九）在途经陕西沔县（今勉县）时，到定军山谒诸葛亮祠、墓，并赋诗以示景仰。

大星虽陨大名留， 一线皇纲翊汉刘，
抱膝几人知管乐， 鞠躬终古匹伊周，
波寒沔水居民泪， 月黑祁山故垒秋，

归骨定军军莫定， 墓门深锁阵云愁。

（《定军山谒武侯墓》，见《云左山房诗钞》卷三）

[按] 此谒墓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未收。

不废微时梁父吟， 千秋鱼水答知音。

三分筹策成亏理， 一片官商淡泊心。

挥手鸿飞斜谷渺， 移情龙卧汉江深。

魂消异代文山操， 同感君恩泪满襟。文信国有琴，自题云：“松风一榻雨潇潇，万里封疆不寂寥。独坐瑶琴遗世虑，君恩犹恐壮怀消。”

（《武侯庙观琴》，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五二）

闰五月初三日，到任。不久，又擢江宁布政使。林则徐在等待继任者，并派人迎父到新任所。

闰五月初四日，林则徐上《赴陕途经地方所见农田情形片》报告直隶、山西、陕西等省农业情况：

臣经过直隶、山西地方，雨泽频沾，入土均已深透。其直隶之正定及山西之平阳、蒲州等府属，二麦正在登场，收成约有七八分不等；其未经收获者，得雨之后，颗粒亦皆饱绽。入陕西境内，麦已收完，沿途村庄咸在晒碾。询之农民，佥称：今岁麦收较数年中尤为上稔。近又屡得透雨，秋禾杂粮悉经播种，并有出土尺余。民情欢忭，气象恬熙。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八）

七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在陕等待交卸的时候，仍赴略阳勘灾，安辑水灾居民，加给一月口粮，并勘查移建县城事。旋亲往附近留坝县庙台子紫柏山谒张良墓，并写《过紫柏山留侯庙》诗，《云左山房诗钞》卷三）以示景仰。

[按] 《林则徐全集》本未收。

八月，过兴平县唐杨贵妃死难的马嵬坡时，曾写诗品评，写成《题杨太真墓》七绝八首，并自书立碑于此。

六军何事驻征骖， 妾为君王死亦甘。

抛得蛾眉安将士， 人间从此重生男。

费尽金钱贾襁胎， 猪龙谁遣入官来。

重泉尚听渔阳鼓， 可有胡儿哭母哀。

才过生日咒长生，谁料生天促此行。
六月佛堂凉似水，梵王挥手竟无情。六月朔为太真生日，马嵬之变，
即是月也

龙脑汤泉也自温，华清宫殿锁千门。
红尘荔子来何晚，一嗅余香不返魂。妃才绝，而南方进荔枝至，命力
士祭之。见《外传》

翻幸长门一斛珠，不随车骑委泥涂。
报他寿邸群妃道，好是罗敷自有夫。

在地犹为连理枝，却因摇落正花时。
秋风若待歌团扇，那得君恩辗转思。

金粟堆前独鸟呼，棠梨树下月轮孤。
三郎不遣招同穴，空望香魂入梦苏。

籍甚才名长恨篇，先皇惭德老臣宣。
诗家解识君亲义，杜老而还只郑畋。

（兴平县碑刻墨拓本，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藏；

又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五四至一五五）

[按] 原题《咏马嵬坡》，《云左山房诗钞》卷四仅收第一、三、四、八共四首。《使滇小草》及碑刻均作八首。碑刻后款署“道光丁亥八月，福州林则徐过此因题”。（《林则徐诗集》页二一〇至二一一）

八月十五日，林则徐在凤县度过中秋节，与县令方六琴饮酒赋诗：

良宵难得晴如昼，清吏偏饶酒似泉。
话到桑麻情倍永，劳心端赖使君贤。

（《中秋夜宿凤县署斋，与方六琴明府饮，得诗二首，
用六琴原韵》，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五五）

[按] 此诗《云左山房诗钞》未收。

途中，又写《秋怀》诗，遥念守边将士的艰辛：

遥怜绝塞阵云寒，万户宵砧泪暗弹。

秋到天山早飞雪，征人何处望长安。

并且又感慨自己的力不从心：

官如酒户力难任，身比秋林瘦不禁。

漫拟沙场拼热血，忽窥明镜减雄心。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五六）

八月二十八日，林父宾日由福州挈带眷属启程，子需霖随行。九月二十七日，林宾日行至衢州府城，卒，年七十九岁。

八月，林则徐为岳家修复祭田事竣，特为撰《南湖郑祠祭田记》，叙述郑氏十世孙炳文恢复祭田的经过，反复论述祭田对维护族权的重要，设立祭田的结果可以保证宗祠祀典的不衰，从而“使昭穆少长有序，远迹亲疏有辨，冠婚丧葬有助，鳏寡孤独有养”。（《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三至四四四）

[按] 福州文管会在福州所建的于山碑廊中有林则徐撰并书的《南湖郑氏祭田记》碑。

十月初二日，林则徐在西安藩署写《跋沈毅斋墨迹》。跋中发表了对书法的意见——主张初学应从唐帖入手。

或谓学唐书者，专从事于间架分布之间，魏晋风流去之弥远，能真而不能草，宜碑板而不宜翰札，此言诚然。然初学临摹，辄舍唐人矩范而躐等于钟、张、羲、献，是犹未能立而使之疾行。僵卧必矣。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六）

[按] 道光十一年四月上旬，林则徐曾代徐锲再写《跋沈毅斋墨迹》，（《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三七）对唐代书法仍加推重。

林则徐对书画具有一定造诣，并独具见解。他曾与善书友人刘大懿、程恩泽、郭尚先等观摩书法，交流心得，在《云左山房文钞》中有多篇题跋表达个人对书法的见解。林则徐特别推崇米芾的书法，他有写赠友人的一轴行书论书条幅中曾引董其昌语评论米芾与赵孟頫的高下说：

大都米家书与赵吴兴各分门庭，吴兴临米辄不能似也。然赵书易学，米书难学，书品于此辨矣。

（青雨：《林则徐的书迹》，见香港《书谱》1976年10月第12期）

林则徐受董其昌影响至深。今所见条幅大都书于在京任官时，内容多录

前人笔记。此件为林录董语，见《画禅室随笔》卷一。原文是：“是日海上顾氏以米襄阳真迹见视，余为临此。大都米家书与赵吴兴各有门庭。吴兴临米辄不能似有以也。吴兴书易学，米书不易学，二公书品，于此辨矣。”此为董临米书后跋。林则徐书法受董、米影响至深，论书法不出此二家。

在此以前，林则徐还为友人诗册、图画题诗多篇分别收入《云左山房诗钞》卷二、三及《使滇小草》，现均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十月十九日，林则徐闻父九月二十六日卒讣讯，南归奔丧。十二月初八日，抵衢州，奉灵车返籍。

是年，撰《先考行状》。（《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五至四五三）

是年，林则徐手定《使滇小草》，卷前有林则徐手书“自己卯（1891年）至丁亥（1827年）之作”。其中《题陶云汀给谏涛冰图》、《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社图卷》等作均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按] 《使滇小草》原件藏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是年，著名的英国鸦片贩子威廉·查顿（William Jardine 1784—1843）继续参与了从18世纪末叶就常在广州、澳门活动的老鸦片贩子荷林瓦斯·莫克尼亚克（Hollingwoth Magniae）所开设的鸦片走私公司——麦尼克公司。同时，另一著名鸦片贩子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78）在澳门创办了《广州记录报》（Canton Register），这是侵略者在中国国土上创办的第一家报纸，不断地公开鼓吹侵略。（《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道光八年 戊子 1828年 四十四岁

正月，林则徐抵家，在籍守制。

秋，张祥河来闽典试，把沿途所写诗作集为《使闽纪程诗草》，请林则徐写序，林为写《使闽纪程诗草序》，推崇张祥河的诗才，分类概括了诗草的主要内容。（《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七）

十月，林则徐为王孝廉所撰《周易象理指掌》写序，推崇此书“言象言理，无畸重畸轻之蔽，其义博而约，其言明且清，故以指掌名编”。（《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六至三七七）

十一月，林则徐为改善福州水利情况，与官绅协力重浚小西湖，并代闽浙总督孙尔准、福建巡抚韩克钧撰《清厘福州小西湖界址告示》和《重浚福州小西湖禁把持侵扣告示》。（《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三二至五三四）告示中指出湖身由于历年圈填而缩小，准备重行划定湖界，利用冬令水涸兴工开浚，并按土方发给工价每方二百四十文钱，严禁吏胥夫头克扣。估计土工有九万二千二百十六方。（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道光八年，金匱孙文靖公修筑兴化木兰坡，绅耆协力，百世利之。又浚西北湖。侯官林文忠公亲其役，大吏与退宦成之也。

（郭柏苍：《福州历代浚湖事略跋》光绪甲申，见《郭氏丛刻·葭跗草堂集》卷中）

但是，这一行动影响到沿湖豪右，于是大肆攻击诽谤，甚至贿通知县张腾，妄指此举“为无关水利农田”之事，以致惊动钦派人员来闽审办，结果“所讯毫无实据，履勘小西湖实系有利农田水利应修之工”。于是“坐讐奸者如律，小西湖工程接续修浚”。（《孙平叔年谱》道光九年条）

是年，撰《重修积翠寺记》。该寺建于康熙二十二年，位乌石山之南，为祀死于耿藩之乱之闽督范承谟。年久多有圯坏，乃筹资重修而请林则徐为之记，立石于寺，以示后人。（《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五三至四五四）

是年，闽省设局重修《福建通志》，林则徐始荐李兆洛主其事未果，继又推

陈寿祺为总纂。陈曾将部分志稿送审。林则徐曾亲自钞录《儒林》、《文苑》传稿留存。（《致陈寿祺》，道光八、九年，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四）

[按] 据郑丽生校笺：“道光八年（1828）闽省重修《福建通志》，设局于福州吉庇巷之刘氏祠。”（《林则徐诗集》页二三四）据此系事于此年。

是年，包世臣在《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中说，烟毒泛滥，银价高涨，人民反对，“凡此朕兆，大为可虑”。（《安吴四种》卷三五）

是年，鸦片贩子马地臣继查顿之后也加入了麦尼克公司，和查顿同为这个公司的重要股东。查顿和马地臣的直接结伙，为不久以后开办怡和洋行准备条件。（《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是年容闳（1828—1912）生。字莼甫。广东人。中国早期留美学生，维新思想家。著有《西学东渐记》。

是年杨景仁（1768—1828）卒。

道光九年 己丑 1829年 四十五岁

正月，林则徐在籍守制。

正月二十四日，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奏请禁止以洋银易外货，并指出鸦片的毒害是：

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其始食此，仅系幕友、长随，今则官民士绅，皆所不免。其始仅在海滨近地，今则渐染十数省之广。

（《道光朝外洋通商案》，见《鸦片战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清政府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妥议复奏。

二月，重浚小西湖工程，“自上年十一月兴工起至本年二月底止，先将北湖头至四炮台下土堤暨海柳桥之方塘、三角塘工段，挑除七尺至二尺不等，计出土一万五千余方，砌石岸七百八十余丈”。（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五月，重浚小西湖工程，“又于西湖闸口及开化寺左近挑挖，并湖岸四周砌滩，出土二千五百六十五方”。因农忙和大雨暂时停工。（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五月，林则徐兴修“褒忠祠”，祀范承谟等。八月，竣工。（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六月初一日，两广总督李鸿宾等议复章沅原奏而奏上《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其第七条即有关查拿鸦片的问题。（《清代外交史料》道光三）

八月初六日，重浚小西湖工程，除开化寺、褒忠祠两处尚未砌石外，其湖边四围石堤全部砌筑完竣，长一千二百三十六丈五尺。（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重浚小西湖工竣后，林则徐又代孙尔准、韩克钧撰《湖堤砌石种树禁止掘毁告示》，禁止攀折刨掘树株及拆动堤岸、官道石块。（《林则徐全集》第五册，

文录页五三五)

这时，林则徐有《和冯云伯登府〈志局即事〉原韵》诗二首，其后一首描写湖光水色，自道家居乐趣：

风物蛮乡也足夸， 枫亭丹荔幔亭茶。
 新潮拍岸添瓜蔓，端午前后积雨经旬，又值大潮，敝居门前河水漫溢
 小艇穿桥宿藕花。近于西湖作大小二舟，小者可入城桥
 愧比逋仙亭畔鹤，陆莱臧诗以逋仙比余，心甚愧之 枉谈庄叟井中蛙。
 琴尊待践湖西约， 一棹临流刺浅沙。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五八）

[按] 林则徐为二舟命名为“伫月”、“绿筠”。

林则徐并亲为画船题楹联云：“新涨拍桥摇橹过，杂花生树倚窗看。”此联至光绪初犹存。（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一；又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四四）

林则徐对于小西湖景色十分依恋。第二年四月上旬，他过苏州为梁章钜题倪雲林湖山书屋画卷诗中二首的后一首即描绘小西湖景色，并抒发自己的依恋感情说：

小西湖上采菱船， 十里芙蓉浅水边。
 恍忆白鸥与偕隐， 苍烟古木也依然。去岁在小西湖作伫月、绿筠两舫，今春荷亭遍种红藕，惜花时不获与诸君同游也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〇）

十月，英船自七月至十月初六日止共到澳门达二十二只之多。（《李鸿宾片》，见《史料旬刊·道光朝外洋通商案》）

十月十八日，林则徐兴工重修宋李纲祠，由原址越王山麓移建至荷亭。（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福州西湖李忠定公祠，道光九年林文忠公所重修也。

（郭柏苍：《重修福州西湖宋丞相李忠定公祠堂记》同治丙寅，见《郭氏丛刻·葭雨草堂集》卷中）

[按] 林则徐移李纲祠于西湖荷亭，即在新祠旁建屋三楹，屋前植桂树两株，补以李纲旧宅桂斋的旧额，并题“进退一身关庙社，英灵千古镇湖山”的楹联，（萨嘉矩：《林则徐联句类辑》卷一；又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四五）并立

由程含章撰、林则徐书的《新建李忠定公祠堂记》碑。近年已重葺桂斋。

十月二十八日，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密奏英船私带鸦片入口，请禁其贸易，凡“驯顺则准令往还，狡黠则严行驱逐”；“待其叩关虔请，而后许以通商，庶足以折桀骜之气，而溃贪诈之谋，亦于整肃国威，绥来遐服之义，两得其宜”。（《李鸿宾片》，见《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

十二月初二日、十六日，清廷连续命令李鸿宾等严禁鸦片，并会议查禁章程。

是年，林则徐撰《孙平叔官保六十寿序》（闽浙总督孙尔准）（《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八四）、《王实田封翁寿序》（闽县令王仲山之父，陕西蒲城人）（《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八〇）、《曾母陈太宜人九十寿序》（林则徐姨母）（《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八）、《诰封中宪大夫浙江道御史松轩陈先生墓志铭》（福州人陈梁，林则徐的父辈，真率会成员）等文（《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六七），都是应酬性的颂谏文字。

是年，林则徐写《王仲山大令（益谦）以纸索书旋赠佳茗且滕以迭韵四绝依韵答之》（页一五八）、《仲山复迭前韵再和四首》（页一五九）、《题韩芸昉抚部克均龙湫宴坐图》（页四四）、《题文信国手札后》（页四五）等诗。（均载《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是年，龚自珍写《重摹宋刻洛神赋九行跋尾》一文（《龚自珍全集》页三〇〇）。文中提到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人曾同见此摹本。文末署“道光九年，岁在己丑”，故系于本年。实则道光九年林在福州守制，不可能与龚、魏等同在京师。或为误记，或指曾先后同观之人。

道光十年 庚寅 1830年 四十六岁

正月，林则徐父丧服闋。

二月十六日，林则徐为名医陈念祖（修园）所著《金匱要略浅注》一书写叙言。叙中记陈氏曾与林父宾日结真率会，并简介《浅注》（《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此序《文钞》未收，特录全文如次：

《金匱要略浅注》叙

余奉讳里居，每嬰痼疾，偶检方书，茫无涯涘，因叹前贤如坡公、沈存中辈皆明于医理，用以济世利物，其不学者，特格物未至耳。吴航陈修园先生精岐黄术，由名孝廉宰畿辅，晚归里中，与先大夫结真率会。余尝撰杖侍坐，聆其谈医，洞然有见，垣一方之眼。窃谓近世业医者无能出其右也。今先生捐馆数年矣，令嗣灵石传其业，世咸推重焉。先生生前所刊医书若干种已传海内，今复读其《金匱要略浅注》一十卷，明显通达如视诸掌，虽王叔和之阐《内经》，不是过也。灵石又遵庭训，为《金匱歌括》六卷，取韵语之便于记诵，附以行世，犹先生志也。昔范文正公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先生在官在乡，用其术活人，岁以千百计，况著书以阐前人之旨，为业医者之爪觊，其功岂浅鲜哉！灵石以序见委，余固不知医，然窃愿为医者讲明其理，庶有以济世利物而勿误人于生死之交也。是为序。道光十年岁次庚寅仲春望后愚侄林则徐拜撰。

（《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五）

二月，林则徐写《陈恭甫先生六十寿诗》，对陈寿祺的学行及其学术地位作了充分的推崇与肯定，如称陈对“近代诸作者，俯视同鱼豢。南抗朱与顾，北陵太原阎”。（《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四六至四八）

[按] 朱与顾指朱彝尊与顾炎武，太原阎指阎若璩，皆为明清之际的经学大师。

四月七日，林则徐北上赴京途中过苏州，晤潘曾沂，潘写诗相赠，鼓励林

则徐出仕，诗中说：

净极梅花性，孤山一树前，
涓涓波浅处，矫矫岁寒年。
霖雨在车下，微云指汉边，
天衢正开豁，独鹤在青田。

（潘曾沂：《功甫小集》卷九）

林则徐在苏州还和友人梁章钜相晤话旧，梁以倪云林湖山书屋画卷索题，林为写《舟过吴门，与芷林话旧出倪云林湖山书屋画卷索题即和卷中云林原韵（附录云林诗跋）》。（《云左山房诗钞》卷三）

四月初九，林则徐在江苏武进舟次又为梁章钜写《为梁芷邻方伯跋庚午雅集图后》一文。（《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八二）

四月，林则徐在北上途中曾有《寄内》诗，怀念离别后的妻子。

古驿寒宵梦不成，一灯如豆逐人行。
泥翻车毂随肠转，风送驼声贴耳鸣。
好月易增圆缺感，断云难缩别离情。
遥知银烛金闺夜，数到燕南第几程。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〇）

[按] 《林则徐诗集》页二六九称：“此诗约道光十年（1830年）秋，林公自闽赴京补官时所作”，疑误。因林公于七月已受任出都，何能于秋日尚自闽赴京补官，此诗据末句“数到燕南第几程”似在北上途中所作。

闰四月初七日，林则徐在京觐见，并候缺。

弟于闰月七日在都面圣，渥被逾格温纶，惟现无藩缺，只得侨居静俟耳。

（《致刘建韶》，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七）

[按] 刘建韶，字闻石，福建长乐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道光二十一年任陕西孝义厅同知，曾应林则徐邀请，教读诸儿。后至陕西兴安府知府。

闰四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与辛未同年三十四人在北京宣武坊南龙树院举行雅集，由周凯绘雅集图，由林则徐撰《龙树院雅集记》记事：

……今岁孟夏，余由闽释服复诣阙。先一月，周芸皋观察已自杭至。……闰四月二十二日，乃遍征同岁生集宣武坊南之龙树院，会者三

十有四人。……酒数巡，余揖诸君而言曰：自吾侪释褐，至今二十寒暑矣。向之第进士者二百四十七人，中外分职，已区其半。自时厥后，人事错迕，倚裳联袂之侣，有日减，无日增，今十干再周，而觞咏于斯者犹三十四人，虽视前数科为盛，然追维畴曩，抑亦感慨系之矣！所恃志合道同，不为势交，且偕出大贤之门，师承有自。平居以文字相切劘，德性相观摩，树立猷守相期许。……是日会者（按：三十四人的官衔和人名从略）……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五四至四五五）

〔按〕 陈友琴《略谈林则徐的诗及其文学活动的影响》（《光明日报》1960年3月20日）一文说：“什么叫‘宣南’，它是指北京宣武坊南面的龙树院而言。《云左山房文钞》卷一有林则徐所撰《龙树院雅集记》一篇（《诗钞》中又有赵兰友（廷熙）以《龙树院雅集图副本属题》等作品）记当时社中三十四人文酒聚会的情况，他是领导者。”此说不确。“宣南诗社”的命名在朱绶《宣南诗社图记》中讲得很明白，主要是由潘曾沂宣南寓斋所得名。不能把宣南任何一个地方的集会都称之为宣南诗社的得名由来。这次雅集的性质，林记中也讲得很明白，是一次辛巳同年的聚会。其中除林则徐、周凯、徐宝森几个人曾见于有关宣南诗社的记载中外，其他三十余人都和宣南诗社毫无关系。我们只能根据林记所说，定这次集会仅是一次同学会性质的聚会。当然，一次普通的集会更谈不到谁是领导者。

六月，林则徐在北京与张维屏、潘曾莹、黄爵滋、彭蕴章、周作楫等人有交往活动。张维屏诗集中有两首诗序曾记述过这类诗酒集会。

庚寅六月初二日，龚定盦礼部（自珍）招同周芸皋观察（凯）、家诗舫农部（祥河）、魏默深舍人（源）、吴红生舍人（葆晋）集龙树寺，置酒蒹葭蓼。

庚寅六月十三日，潘星斋待诏（曾莹）招同卓海帆（秉恬）、朱椒堂（为弼）两京兆、林少穆方伯（则徐）、周芸皋观察（凯）、黄树斋（爵滋）、周梦岩（作揖）两太史、彭咏莪舍人（蕴章）、查梅史大令（揆）、顾杏楼工部（元恺）集寓斋即事有作。

（张维屏：《张南山全集》第十九册《松心杂诗·松心宴诗集》）

〔按〕 魏应麒《林文忠公年谱》道光十年条称：“是时公更与龚自珍、潘曾莹、曾沂、黄爵滋、彭蕴章、魏源、张维屏、周作楫等结宣南诗社，互相唱酬。”可

能据此。此后,有关著作多袭此说。《宣南诗社与林则徐》一文作者考订,魏说不确。张维屏诗序中所提到的人除了林则徐、周凯与潘曾莹数人外,其他人都与宣南诗社无关。这些集会只是朋友间的诗酒往还,并非宣南诗社的活动。

这时,林则徐还为黄爵滋写了《题黄树斋(爵滋)思树芳兰图》诗,借芳兰的“此品羞为众草伍,芳菲菲兮袭予,情脉脉兮系汝”的品格来互相勉励:“同心兮有言,仙之人兮手,阳春不采不自献,心清乃许香先闻”,表示要争做“清官”。又为张维屏写《题张南山郡丞(维屏)黄梅拯溺图》诗,表示对江南地区水灾的关心。(《己卯以后诗稿》,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二、一六二)

[按] 《云左山房诗钞》卷三仅录题张图诗第二首,《林则徐诗集》页二六四至二六五收录全诗。

六月二十五日夜,林则徐写《奉酬潘星斋(曾莹)雨窗口占之作》。

蓊门一夜雨, 残暑散如烟。
旅梦出尘外, 秋怀生陌边。
懒吟同避债, 倦客学参禅。
梅鹤图堪借, 凭君缔墨缘。来诗谓近得南田翁画《孤山梅鹤图》,当许我一观也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一)

[按] 郑丽生《林则徐诗集》页二五六校笺言“此诗为道光十年六月下旬,林公自闽赴京补官,途次苏州所作”。据书札手迹明定为六月二十五日夜。又据林则徐闰四月初七日致刘建韶函说:“弟于闰月七日在都面圣”,而六月二十三日,潘曾莹还在北京与林则徐及在京友人酬作,可见为潘题诗系在京所为而非“途次苏州所作”。又《全集》本诗后有原注称:“星斋二兄以雨窗口占之作见贻,灯下走笔,奉酬即改。六月二十五夜,弟林则徐。”

林则徐在京期间可能写了《题王竹屿都转黄河归棹图》诗。在这首诗中,林则徐颂扬王竹屿治河时,由于“闻君立河堰,暗洒忧时泪,督役稽乌莖,废食不假寐”的辛勤经理,因而获得吏民“苦留”的荣誉,借以表明自己为官的旨趣。同时又在诗中热诚地建议王竹屿应取“上策探本原,补救特其次”的治水方针。这正是林则徐后来所写《畿辅水利议》中治水本原论最早的正式表露。(《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四九至五一)

林则徐在京期间可能还写了《题张雪樵郡丞(宝荣)洗月轩图》和《读曹新安相国师随扈巡幸盛京诗敬叠集中第一首韵》等诗,都是一般题咏之作。(《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二、一六一)

六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受任湖北布政使。(《致刘建韶》,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九)

夏,写《贺新郎·题潘星斋画梅团扇,顾南雅学士所作也》。(《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八八)

七月初一日,作《龙树院雅集记》跋,述题跋之缘由云:

此记余已亲书一通,留之京师,以为后会之证。嗣诸同年又属芸皋别绘一图以自藏弄,并索余重录此记。余适拜楚藩之命,忽忽首涂,未暇作楷,因觅友人代书。同人以为此卷传之后来,恐有疑为贋本者,须余一跋定之。是秋七月一日,复饯余龙树院,遂为莱山大兄书此。倚装之际,又添一段墨缘矣。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八三)

七月初一日,曹振镛为《饲鹤图》题诗,有句云:“方伯沐渥恩,鞠谋勤抚字,承家矫矫姿,报国蒸蒸治”;潘世恩题咏中也有“方伯稟庭诰,德被吴越秦”之句,皆为赞扬林则徐治绩。同时题咏者尚有多人,寓意大体相类,均辑于《题咏集》中。(《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页一)

七月十四日夜,林则徐于涿州致函刘建韶,言湖北地区概况说:

楚省政疲俗悍,连年水患频仍,刻下便须办赈,棘手之处,不一而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九)

七月,林则徐出都。友人祁雋藻为题《饲鹤图》一诗赠行。诗中以鹤来喻林则徐的操守和名声,并希望他到湖北不忘家教,爱惜名誉。诗中写道:

岂无香稻啄红鸚, 鸡鹜纷纷但解争,
爱此羽毛偏洁白, 向来进退总分明。
坡公老去谁知己, 逋客当时早避名,
遥想茶烟吟榻畔, 双扶筇杖侍先生。
朱弦三叠有遗章, 宦迹年来伴一琴,
能免嗷嗷鸿在泽, 更思蔼蔼凤为林。
鸣皋共羨蜚声远, 警露谁知示诫深,

此去携图过江汉，白云黄鹤几沈吟。

（祁雋藻：《澠奴亭集》卷一六，庚寅）

七月，林则徐在由京去鄂的赴任途中有《晓发》、《夜济》等诗记旅途情景。

晓 发

蓝舆冲破晓堤烟，宿鹭惊飞水满田。

行久不知红日上，两行官柳翠迷天。

夜 济

苦热不成寐，残灯还渡河。

棹移孤月破，灯闪一星过。

吠犬知村近，鸣蛙隔水多。

行行有幽意，莫问夜如何。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三）

八月二十日，林则徐抵任。林则徐在进入湖北时，即由襄阳发出《由襄阳赴省传牌》，宣布沿途一切自理，不接受属员的任何招待。（《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五）到任后，又发出整顿积弊的告示和飭札多通。如：

（一）《关防告示》：严禁各种招摇撞骗情弊，并公布七条规定。

一、本司于所属官员升调署补差委等事，应挨次者，循照旧章。应酌拣者，秉公亲决，一面详请宪示，一面挂牌示知，断不听昏夜之营求，任吏胥之高下。倘有诡称与本司亲朋故旧，可代关说，以及丁胥人等向外招摇，混称打点照应者，无论事体大小，犯必立惩。有能指首到官者，所首得实，定加重赏。

一、本司接收呈词，俱由内署批示。即各属详禀，事关要件，亦不由房拟批。如有包讼之徒，串通吏胥商买批语者，旁人查得实据，许其首告到司，立即究办，决不庇护。至上控案件，除府州县批语堂断应准抄粘外，其有抄录属详者，该民人何由得见？显系奸胥卖给，本司必根究其人，照招摇撞骗例惩办。各属衙门务皆一体严究，不可徇纵。

一、各属解司银两，先将起解款目、银数、日期由马递具禀。其司颁连批，随银投缴。除收库之后，将连批送院验截，同照票库收一并印发外，一面先将兑收缘由，札行该属知照。倘有狡猾银匠，串通奸胥舞弊，无难觉察惩办，切勿以身试法。

一、捐监具呈上兑，均由内署按卯按名，层层稽核。除印发实收仍照例另换部照外，先于收卯之后填榜示知。如有假捏情弊，无难水落石出，切勿受人愚弄。

一、本司署内丁胥差役，概不滥予差遣。倘有伪称奉差密访，恐吓所在官司，并滥借驿马需索饭食者，各属有所见闻，立即拿究，不可容隐干咎。若吓诈平民，借端滋扰，一经首告，或被访闻，尤必尽法严办，决不姑贷。

一、汉口为贸易码头，流寓人多，易滋诈伪。本司于盐商鹺馆，断不荐人，更无代人托销货物、劝帮银钱之事。兹已垂诸令申，岂肯自食其言。如有伪投名帖书函者，该商立即送究。倘敢将用印官封改移影射，尤必照例严办，以示惩戒。

一、本司署中食用，一切俱照时价发买，不使丝毫短欠。如有影射拖累者，许该铺户指名稟究。

(二)《定期放告颁发状式告示》：简化诉讼手续，定期接纳诉状。

古者金矢听辞，原许下情上达。近因讼师播弄，动辄捏架大题，告一人而罗织多人，告一事而牵连数事。非夹行密字，即累纸粘单。或加人恶名，或诋人闺闾，或避审而瞒情越诉，或畏罪而妇女出头。田土未明，动称纠党抢割；山场互控，混指毁坟灭尸。甚至已驳之词，匿批重控；审结之案，翻旧为新。种种誇張，难以枚举。在讼棍奸唆牟利，只图骹准一时，而代书兜揽得钱，遂亦混行加戳。卒之审虚反坐，拖累无辜，而唆讼之人转得逍遥事外，实堪痛恨！

本司悯愚民之被骗，期尘牍之就清，欲端风俗而正人心，先禁刁唆以全善类。经云：“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本司所颁状式，只许据事直书，每状不得过一百数十字，凡愚民略知文义，即能照式书写。其中纵有委琐情节，尽可于投审时当堂供明，何得以一面之辞哓哓置喙耶？如此删繁就简，即有狡猾讼师，亦无所施其伎俩，于民既便，官又不烦，于澄清讼源之道良有裨益。倘违式妄具白呈，不加代书戳记，于不放告日期，以并非迫不及待之情，拦舆混渎，除不准外，定发首领官责戒。若代书于违式之呈，混加戳记，尤必从重责革不贷。

(三)《密访汉口一带匪徒饬汉阳县照单严拿札》：查拿聚赌局犯。(以上见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六至五八）。

八月二十日，林则徐致函张祥河（诗舲），怀念在京诗酒集会，并告知八月二十日到湖北后的施政措施。信中说：

昨来京邸，重结墨缘，文宴招邀，古欢吟赏，佳章名笔，不靳读求。别后每一驰思，犹于梦境中遇之。……弟驱车宛洛，买棹襄樊，于中秋后五日到鄂受事。辰下簿书丛委，触手茫如，正似新妇入厨，蒙童就塾，非曰能之，学焉而已。各属被水之处，已散给抚恤，輿情均甚安恬，惟当估计堤工，早期兴筑，庶使农田涸复，可事耕锄。……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九）

约同时，林则徐与同年友袁铤（由翰林改御史，后辞官主讲江汉书院）切磋教育问题，并发表其对制艺的看法。不久在《致刘建韶》函中谈及袁铤对制艺的看法，表示赞同。

制艺非小道，必于圣贤之言实能身体力行，而后宣诸口者无肤词浅语。

（《致刘闻石书》，见《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一〇一）

[按] 《全集》信札未收此函。

八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向清廷报告到楚藩任后的地方情况。

臣到任后，即移行道府，督同各该州县，将被水未消之处，再行详细履勘。应修复堤岸者，即先堵筑断流，应疏浚下游者，速令设法消导。总期农田涸复，即可翻犁。……至未被水之州县，臣沿途经过，正值刈获之时，秋禾杂粮均有七、八分收成不等，间阎绥辑。气象恬熙……

（《湖北被水州县现在筹办情形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〇至一一）

九月二十日，有《致杨庆琛》函，告知到楚藩任后情况。

弟八月二十到楚受篆，合属被水之处，散给抚恤，复分别呈请蠲缓，民心已安。此时亟须修复溃防，而间阎力不能支，不得不筹饷借给，日来正为此事滋用皇皇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五〇）

十一月十八日，林则徐之妻及子女到武昌。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于武昌有《致刘建韶》函，告知在楚三月所遇到的困难。

到楚三月，始而抚恤灾黎，继而勘办蠲缓，近乃修筑堤防，自朝至子，殆无片刻之暇，然未敢必其有效，愈以见尽职之难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五二）

林则徐还亲手为公安、监利等县制订了《修筑堤工章程》十条（经费宜归实用也，工次大小委员宜分别捐给薪水也，经费宜按工程陆续发给也，帮修之佐杂委员宜明定功过以凭奖惩也，取土须在远处以免堤脚空虚也，铺土行碓须逐层试验以防偷减也，分段处所尤须留心察看也，领工须防浮滥也，丈尺宜核明也，善后宜豫筹也。）作为修堤必遵的守则。在章程中特别注重堤防的工程质量，并为防侵吞勒索、偷工减料以致影响工程质量，还制定有具体办法。（民国《湖北通志》卷四二，建置志一八，堤防四；又收《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九至六一）

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廷任命林则徐为河南布政使。（《东华续录》道光二二）未到任前由臬司麟庆署任。十二月初十日始奉到旨文。

庚寅十二月初十日奉旨，河南布政使著林则徐补授，其未到任以前著麟庆署理。

（麟庆：《藩署酬酢图记》，见《鸿雪因缘图记》第二集上册）

十一月，作《曹太傅师制义序》，论明清制艺，并推崇曹振鏞之制义文。

明三百年，独推王文格，而李文正、邱文庄、王文成诸公辅之。迨其季世，社稿盛行，文柄移之于下，则气运系之耳。我朝二百年来，最推李文贞，而张文贞、韩文懿、方侍郎诸公辅之。今读其制义，莫不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洋洋乎盛世之音也，郅治日隆，制作大备。吾师歙县太傅曹公，历相两朝，以经术为治术，都俞咨命，雍容揄扬，既与文贞诸公相先后。其文以理为主，而气辅焉。选言宏富之路，若不取材于六经，而约经旨以成文，直与先正如合一辙。盖其阅览博识，于全经背诵尤不遗一字，故为文援笔立就，群书奔赴腕下，用语恒若己出，人巧备而天工错，有出乎诸大家之右者。……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八三至三八四）

[按] 此文原题“谨拟制义叙言”，林则徐亲笔改今题。石印本作《曹文正公制义序》。

是年，鸦片烟毒的危害已经引起东南沿海疆吏和有些言官的重视，纷纷

提出意见。正月，两广总督李鸿宾要求：“严禁分销，使其辗转偷卖之地，在在堵御”，“以禁分销为截来路之策也”。五月，李鸿宾等奏进所议定的《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六条。六月，清廷批准章程，命粤督“认真查察，务当严饬所属实力奉行，有犯必惩，无得视为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无实”。同月，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根据浙江种烟的严重情况，要求严禁种、卖鸦片烟。清廷即“著各督抚严饬所属确切查明，倘有奸民种卖，责成地方官立即究明惩办，并将应如何严禁之处妥议章程具奏”。十月，闽浙总督孙尔准报告了确查种卖鸦片的情况，并妥议了严禁章程的意见。不久，刑、吏、兵等部又会议制定了严禁种卖鸦片的章程。（此段参阅《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三至四）

是年，英国四十七名大鸦片贩子，由马地臣起草一份向英国下议院提出的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能采取一项和国家地位相称的决定，取得邻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页一六三至一六四）

是年，作《孙平叔官保六十寿序》，力陈孙尔准事功业绩，文字较长，概括亦较全面。

是年出生的有关人物有：

(1) 谭献(1830—1901)字仲修。浙江仁和人。官教谕。同光时诗人。曾有诗悼念林则徐。有《复堂诗》行世。

(2)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官至大学士。曾参与戊戌变法的某些活动。

是年曾燠(1759—1830)、张师诚(1762—1830)、蒋攸铻(1766—1830)卒。

道光十一年 辛卯 1831年 四十七岁

二月初九日，林则徐交卸楚藩职任。二十九日至河南省城就任布政使。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二)

林则徐到任之初就受命确收河南各州县的悬款，解决当时财政上多年未决的问题。林则徐表示要“核实归补，以清旧项，严催提解，以杜新亏”。(《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三)

林则徐下车伊始就到大梁书院观风，并要求以河南仪封人张伯行(福建巡抚)在福州办鳌峰书院的精神培养人才。同时，在为河南巡抚杨国桢刊成之《十一经音训》一书作序时，又颂扬鳌峰精神说：

昔仪封张清恪公建鳌峰书院，手授诸生课程，并镌刻经传诸书，以资肄业，故鳌峰藏书称最富。而吾闽人才，百年来多所成就，咸颂其德不衰。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八七至三八八)

四月上旬，林则徐代徐锜再写《跋沈毅斋墨迹》。

跋沈毅斋墨迹

道光十一年四月

关中石墨所萃，余以公暇访碑，坐卧其下，几于手指欲痒，盖临池之兴，每以有触而动耳。然山谷不云乎：右军帖百，不若大令迹一。唐人之迹，今不见现。善学唐人者，以其迹与唐碑相触发，亦庶乎安弦之于操缦也。毅斋先生书深得唐法，今手迹亦不多见。文生杖生少尹既以石刻见赠，并出手书一册属题。赏玩累旬，恍悟唐人蹊径。昔余尝从先生从孙师游，虽豪翰未工，而渊源可溯，窃向往之。想其橐笔词垣，心正笔正，固未易操觚求似。要以得窥前辈风流，且因以仿佛唐人轨范，谓非余生之至幸也耶？道光辛卯清和上浣，襄平后学徐锜谨跋。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三七)

五月，湖广道监察御史冯赞勋上奏揭发鸦片烟走私组织和走私状况。这

是一篇记载鸦片走私颇为详备的重要中文文献。冯奏中说：

溯查夷船私带烟土来粤，从前潜聚于香山县之澳门地方。近缘奉禁綦严，易于盘诘。该夷敢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夷船，囤积烟土，称为“鸦片趸”，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为之捍卫。然其货远在洋面，奸商不敢出洋贩买，夷人亦不敢私带入关，于是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夷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然其货仍在洋面，难以私带也，则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张三桅，两旁尽设铁网，以御炮火，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插翼”。星夜遄行，所过关津，明知其带私，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脱逃，关吏无如之何，惧干重咎，匿不报官。是以白昼公行，肆无忌惮。闻此种快蟹共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船包揽。查关津口岸，皆有巡船，所在如织，不难缉捕，无如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是快蟹为出名带私之首，而巡船包庇行私，又罪之魁也。其销售各路除福建之厦门，直隶之天津，广东之雷、琼二府，将货过船，不须快蟹包带，然必由窑口立券方能到趸交货。其余各省私贩，则必由快蟹包送入口，包送出境，如南海县属之仙管汛、澜石汛、紫洞口、落松海口，香山县属之黄圃，三水县属之西南汛、芦包埠，皆出境必由之口。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则有奸民串同各衙头役，开设私局，是为“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镇，指不胜屈，所在皆有。……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

三月一日，上《严催河南悬款片》，表示将严催十三州县积欠悬款。

豫省悬款银两，经抚臣设立章程，勒限提补，已觉渐有成效，自必须按限确收，实存藩库。不使稍事延宕，方为有裨。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三）

六月，清廷颁布严定买食鸦片烟罪名条款：

嗣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该督抚

及地方道府州县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各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

（《清宣宗实录》卷一九一）

六月，江苏督抚陶澍、程祖洛因沿江一带水灾严重，民食不敷，灾民流亡，咨余河南米麦。林则徐对此认真办理，即委员赴商邱、刘家口、陈州、光州采办，分由河、淮运赴江省。（《清史列传》卷三八《林则徐传》）

七月上旬，林则徐为采购米麦救灾事写了《致程祖洛》函，给江苏巡抚程祖洛提出建议。林则徐主张采购商米时，不事先宣布，而是“先委干员亲赴马头，查明时价，立即会同地方官传齐行户，付以定银，便将粮食分贮，以俟部下委员到时验明收买，如此庶不至多糜经费”。这一主张起到了制止米商操纵米价、囤积居奇的效果。对于救灾办赈，林则徐主张由州县动员“各图有谷之家，即在本图平糶”，“至抚恤赈贷，总以确查户口为第一义”，而最重要的是“先自捐出杂费，然后一一可以认真也”。这一点击中了当时一般官僚办赈救灾的弊端所在。

林则徐不仅在河南代为积极采购米麦，还向程建议在江苏鼓励商人自行采购来解决粮荒，他在信中说：

查三吴之繁庶，甲于直省。若但官为采买，仍恐不足济荒。向来洞庭山一带米商最多，每有殷实之户以此为业，若能借给帑银，令其联具保领，辘轳转运，事竣缴还，免其关税，并严禁吏胥索费，伊等无不乐从。……然苏省客米，亦不尽恃川、湖，如六安、庐州一带米船，向皆来苏售卖。忆从前曾给彩绸红布，以示招徕，且不抑其售价，俾源源踵至，其价自平。似枫桥、平望、长安镇等处米行，皆可传其头人，假以词色，责成招贩。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五六至五七）

这一主张说明，林则徐在经济问题上已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有些认识，知道如何发挥商人的作用。

林则徐在河南布政使任时，友人福建诗人张际亮从北京寄诗来颂扬他在河南的勤于政事，表达了自己的仰慕。诗中写道：

昨宵匹马渡黄河， 相思深于万顷波。
未敢杯盘贪醉舞， 喜闻里巷足讴歌。

群工中外纷谋国，
边事西南未止戈。时将军方在回疆而广督方在琼讨黎匪
年少飘零一书剑，望公霖雨遍滂沱。

黄鹤楼头秋月清，春风吹度汴梁城。
屏藩吴楚周南服，管领关河汉两京。
小吏皆知畏黄霸，先皇久欲用端明。
夜瞻北斗遥回首，想见驰驱报国情。

（《张亨甫全集》卷一四）

七月初八日，根据江督陶澍的建议，林则徐调任江宁布政使。

七月十五日，林则徐由河南启程，赴任江苏。八月初三日，在扬州接江宁藩司任，报告沿途灾情并采购粮米赈灾情况称：

遵于七月十五日由豫省起身，当即将取道淮、扬查勘灾区缘由，奏蒙圣鉴在案。嗣经过商丘县之刘家口，督同委员采买小麦三万石，装运西河牛。船只陆续开行，臣即督带头起麦船由黄河顺流而下，于七月二十六日至清江浦换舟前进，所经之桃源、宝应、高邮、甘泉、江都，皆系被水较重之区。臣沿途查勘，民田庐舍尚在巨浸之中，浅者淹及半扉，深者仅露檐脊。其下河之泰州、兴化、东台、盐城、阜宁等处，均非驿路所经，未及遍行履勘。伤据各该州县将被水村庄绘图开折呈送，臣逐加查核，皆因地处运河下游，经马棚湾等处漫水汇注，冲决圩围，被淹情形与高、宝相埒。其马棚湾、十四堡溃口之处，臣亦身经其地，目睹溜势。十四堡已觉平缓，易于堵合。马棚湾一处，访之舆论，多称先堵西岸，则回空漕船可不必走湖，而东岸溜亦渐弱，较易集事。臣因高、宝、扬州一带，多有灾民于沿堤搭棚栖止，亦有乘坐小舟逃荒外出者，总缘本籍村庄田庐荡然，未能概令遣回，姑先就地安顿。前经督抚臣奏蒙恩赏抚恤，正在分投散发，经臣随处抽查，并晓谕灾民，以此番抚恤之后，即当勘明灾分，确查户口，恭候恩旨分别给赈，各宜安静守候；如有棍徒率领多人借灾滋闹，定拿为首之人按律严办。该灾民等尚知感畏，安谧如常。

臣先恐途次有应办文牒，曾援在途接印成案，稟请督抚臣裁示。兹八月初三日准调任藩司陆言委、试用知县朱荣桂，恭赉江宁藩司印信送

至扬州。臣即于是日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祇领任事。将扬州一带安抚就绪，随又溯江而上，于经由之仪征、六合、上元、江宁等县沿江处所，顺道勘查，比量盛涨时水痕，现才消落尺许。沙洲圩岸仍系一望弥漫，与江无别，房屋出水之处只及半腰。查询抚恤口粮，多已散竣，民情尤为安贴。所有采买豫省麦石，亦即分拨被灾州县，各按地方情形分别平糶、煮赈，以资接济。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五至一六）

诗人张际亮为此写《少穆先生移藩江宁复用前韵奉寄》一诗，表达期望：

闻道东南水复波，重劳走马渡淮河。
定看一路哀鸿息，转怨诸州怪鳄多。
海内贤才须倚任，台端筹策欲谁何。
流离父老灾伤地，屡报朝廷使者过。

（《张亨甫全集》卷一五）

八月，林则徐为解决救灾问题，提出倡捐、煮赈、资送、留养、收孩、瘞棺、捐衣、劝糶、养佃、典牛、借籽种、禁烧锅等十二则建议。经两江总督陶澍采纳后，奏请施行。（《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

〔按〕八月间，陶澍即据此上《奏陈江苏办灾情形并酌拟章程率属筹办折》说：“臣等体察情形，于例赈之外，酌拟章程十二条率属筹办。一倡率劝捐以周贫乏，一资送流民以免羁留，一收养老病以免流徙，一劝收幼孩以免遗弃，一劝谕业户以养佃农，一殓瘞尸棺以免暴露，一多设糶厂以平市价，一变通煮粥以资熟食，一捐给絮袄以御冬寒，一劝施籽种以备种植，一禁止烧锅以裕谷食，一收牧牛只以备春耕。”九月二十二日经道光帝朱批允准办理。（王焕鏞：《陶文毅公年谱》）

林则徐自去年以来，历经楚、豫、苏三省，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做了较多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也在某些方面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和痛苦，从而博取了一定的声誉。金安清所撰的《林文忠公传》中曾评论说：

一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绶。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上亦眷倚特甚，一时贤名满天下。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

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本朝自陈恪勤、陈文恭后，长吏声誉之盛，无与公并者。

（《续碑传集》卷二四）

[按] 恪勤是陈鹏年(1663—1723)的谥号，文恭是陈宏谋(1669—1771)的谥号，二人是康雍乾时的“名臣”。

八月初，有《致郑瑞麒》函，告知离豫赴苏，旅途购麦救灾行事。

弟于中元日自豫起身，路过商邱，购得麦三万石，先自携带由黄河船而下，至此却甚得用，然哀鸿遍野，究竟何术拊循？现与大府设法筹维。但矢此心之无不尽已耳，爱我者何以策之？昨于初三日在扬州接印。兹初六日抵金陵，万绪千门，不及多述，大抵到任折内粗具情形，阅之自可悉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五九）

[按] 林则徐于中元日(七月十五日)卸豫藩任。八月初三日在扬州接江宁藩司印。初六日到金陵(南京)。此信约写于此时。

[又按] 前承林子东女士相告，从林公四女夫家郑氏后裔处得《石印漱香精舍旧藏林文忠公手牍》复印本，并惠借一读，始悉此本所收各函均系林则徐致亲家郑瑞麒者，殆百余通，曾粘存数巨册，归郑氏曾孙郑礼桐。民国十六年(1927)郑氏外曾孙陈宝琛曾读手札，并题诗卷后。郑礼桐连年居无定所，藏牍散失颇多。民国二十六年(1937)郑氏客居上海，复遭兵燹，藏牍丧失殆尽，仅余十数通，乃亟以石印传世。

[附] 郑礼桐：《石印漱香精舍旧藏林文忠公手牍序言》

漱香精舍者，余曾王父莹圃公官京师时，筑宅旁隙地为退食游息之所。旧藏嘉道间京外鉅公及同乡诸先正函札，类皆积叠巾箱，而外曾祖林文忠公手书尤夥。盖曾王父与文忠幼同学塾，晚缔鸳盟，于未蒙简放之先，暴直枢垣，为时最久，文忠历任外省大吏，笈牍往来每岁不下百余件，迭经粘存数巨册。其间公事私情或琐谈屑，文辞书法，并极可观，往岁沈涛园姑丈及中表陈庵先生尝喜借读，间因纸尾年月，追考文忠宦辙所经，各举所闻，为书中言事印证。光绪戊戌后，余比岁公车，及就幕吴楚，服官江右，恒以之自随，而道路间关，人事错迕，稍多散失。辛亥政革以还，羁栖一无宁所。丁丑八月，上海沦陷，居迹沪壖，退舍之军，滕裳

载道，焚巢之旅，篋衍成灰。此册出诸烬余，仅等吉光片羽，良足唏已！兹因霖、壁两儿检请重畀装池，余念墨迹流传，分存匪易，不如付令石印，期影本之多留，庶几永保瑶笈，垂手泽于勿替。谨书数言。用识缘起。已卯六月鹤谔老人郑礼桐，时年六十有八。

[按] 己卯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

九月初六日，有《致郑瑞麒》函，言政务之烦杂。

刻下闾务与灾务一时并集，星使南来，又添许多发审之案，终日皆在荆棘中，身心交瘁，尚不知诸事能否就妥。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六〇）

十月，林则徐与同年友程恩泽在南京分别，程写《寄别林方伯少穆》长诗表示惜别。诗中以大半篇幅推重林则徐救灾恤民的才能和学术。写道：

方伯救荒富奇策，至今吴下称仁贤。
嘉声隆隆彻天听，凡有艰巨君其先。
斗维四郡水涌溃，江宁、镇江、扬州、淮安 百余年来无此愆。
帝咨宝臣汝速往，
君乃猛驾金河船。君自河南方伯调江宁方伯乘黄河船驾麦豆并瀛眷同下
连樯麦豆载俱下，秋汛方毅强弓弦。
彦道倘佯咏米舩，梅妻慷慨轻涛渊。
云鸿有信万民喜，穷鸟待哺千吭延。
入境遑遑不暖席，料民审户筹金钱。
手书疏草达当宁，丝言奖谕膺句传。
江南粗定抚江北，江北谓扬淮两郡 直跻东海寻桑田。
一夫失所圣怀歉，千里如见臣心遗。
诗书愈饱才愈壮，千辟万灌成龙泉。
莅官行法用刚断，徇知恤旧仍缠绵。
每当案牍堆笋束，辄展书画罗青毡。
谓以古香散壅滞，神明濯后亭亭莲。
况复腕藏右军鬼，定招判乞张公颠。
我渴忆君君忆我，十年不见殊欣然。
镜中须鬓各苍艾，酒畔谈忆犹清园。

十年隔面会不计，我其慢懒君胼胝。
即从京口赴米口，备闻竹马迎旬宣。
君来弭节慰穷饿，
全活奚止恒沙千。我别君后，君不日亦赴扬淮一带办灾
盛名迁地定一辙，好为入手求万全。
我材瓠落不适用，三食奇字何能仙。
况会乍失慈母教，瞿瞿以后茫茫前。
生逢尧舜不敢退，欲以孤介行其颠。
箴砭吾过赖良友，自愿不见伊可怜。
赠行已贷监河粟，结意复授明珠篇。
山水清远难为别，且未畅开文酒筵。
它时神马傥相值，一笑先拍洪崖肩。
记取石城两桨去，小春疏雨芙蓉天。

（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三）

〔按〕程诗自注说：“我别君后，君不日亦赴扬淮一带办灾”；又程诗结尾有句说：“记取石城两桨去，小春疏雨芙蓉天。”按林于十月奉旨总司江北赈抚事宜，不久即离藩司任，周历淮阳一带查勘督办，而小春指十月，此诗当为十月所写无疑。

十月，林则徐由于钦差工部尚书朱士彦的推荐，奉命总司江北赈抚事宜，即在省城附近各县往来稽查，旋离藩司任到淮阳一带查勘督办。

臣先经督臣陶澍传奉谕旨，总司江北赈抚事宜，敕往灾区，周历履勘。臣遵即先赴附近省城各县，往来稽查。……兹江宁藩司一缺，已蒙简放有人，臣无署中兼顾之事，更可专心赈务，借以勉竭驽骀。现仍钦遵前奉谕旨，周历淮扬一带，查勘督办，断不敢稍图暇逸，自外生成。

（《补授河督谢恩并陈不谙河务下忱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七）

十月，蒋敦复上书林则徐，论社会弊病所在，并寄希望于林。信中说：

窃不自量，以理与势，深观默计，国家承平二百年矣，今上下相蒙，无法不敝，宴安鸩毒，情伪日滋，祸患之来，气机已召，不出十年，天下多事，遗大投艰之任，公适当之，勋业正不在魏公下。……

（蒋敦复：《上抚部侯官公书》，见《嘯古堂文集》卷三）

[按] 此信题《上抚部侯官公书》疑为后来所加。此信后有附注说：“上书后，公移节南河，督师两广……”则此信当写于任河督前，南河或为东河之误，故系蒋函于此。蒋敦复是道咸时的名士，曾译西书，介绍新知，与王韬、李善兰等并著名于时。蒋敦复对林的期待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有维新思想的失意知识分子的愿望。

十月初七日，林则徐由于历年“宣力勤劳”所博取的政声和道光帝希望他“务除河工积习，统归诚实”，而被擢任河东河道总督。（《东华续录》道光二四）十九日，林则徐获知后就以河工责任重大，自己不谙河务为理由请辞。实际上，他是因“河工尤以杜弊为亟，先周知其弊，乃可严立其防”而有所顾虑，希望通过请辞而获取更大的支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八）

十二月初七日，林则徐以清廷不允所请，即于山东邹县接河督任，当时抵达济宁总督河道运署，并向清廷表示决心：要“力振因循”，“破除情面”，“自持刻苦，不避怨嫌，以防意者防川，以纠心者纠吏”，努力整顿河工积弊，以达到“弊除帑节，工固澜安”的目的。（《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二）

林则徐接任之后，立即催办运河挑挖工程，并亲往查验。上《运河冬挑御歇日期，并催办情形折》。（《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三至二四）同时，有《致郑瑞麒》函，告知接任后状态及个人决心。

弟自渡河之后，连遇大雪，殊滞行程。兹于嘉平七日到涉接篆。甫解征鞍，一切茫无头绪。河务既全不谙习，而仰窥圣明委任之意，专在挽回积习，厘剔弊端。恭绎前奉温谕及此次一折一片朱批，断不敢不逐件认真，力除情面，而尤不可不先自刻苦，全革陋规。此后无一日不在针毡之中，正不特防险担心而已。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六五）

[按] 嘉平为十二月。林则徐在十二月初七日到山东邹县接任河东河道总督。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加兵部侍郎兼衔谢恩折》，接受兵部侍郎兼衔，表示“甫奉河坝之职荣，乍涉夫升阶；旋兼卿贰之班命，重申夫巽綍”的感恩之情。（《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二）

是年，拟《江苏查赈章程》十条：免官员吏役赔累，裁革衙门陋规，书役地保严加约束，委员互相稽查，区别应赈不应赈之人，严禁灾头以戢刁风，棚栖

灾民附庄给赈，闻赈归来宜明立限制以防重冒，领银易钱择价善之区购运，赏票名目严行革除。（《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六一至六五）

是年冬，友人福建诗人张际亮因生活困窘，致函林则徐，引述名公达宦资助寒士的故事，提出拟代林撰《东河方略》一书来换取林从经济上给他以帮助。信中说：

窃有请焉，未知肯援手否？盖今之游履多趋河上。河上诸公共釀千金以从助人者，非一日一事矣，亮亦不敢出此念。昔靳文襄著治河方略，皆详南河而略东河，今若仿而为之，于东河前后治河之迹勒为一书，使得操笔墨以从事于诸公之勤劳，亦有以垂久远也。虽执事执节之始，必先整饬旧俗，树之风矩，然诚博采前人之论列，审于今日之情形，核修守，综工料，于春汛后举之，其书正有益，即成，其入奏无不可也，似不至滋物议，耗经费，此在执事之一言耳！其著书之体，惟执事裁定，成书之速，亮可自信也。倘赐采纳，则所谓分一勺而生涸鳞者也。虽他日之遭遇飞腾不可知，而从此可以毕力著述，无复忧患。在执事为广其仁，在亮则遂其性矣。

（张际亮：《与林少穆河帅书》，见《张亨甫文集》卷三）

〔按〕张际亮的建议未被采纳，主要是林则徐感到推行新的改革河道的方案会遇到阻力，而不愿冒昧上奏，道光十三年正月在致陈寿祺函中就透露出这种想法说：“则徐久欲将此意上陈，而非常之论，正不独为黎民所惧。近日都中物议，以则徐为以议论炫长者，且此议必为风水之说所阻，明知不行，不敢饶舌。”（《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七八）再则林则徐不久即调任苏抚，故此建议自然地被搁置了。

是年，破获皇宫首领太监以下多人吸食甚至贩运鸦片，其中有一人供认“吸食鸦片烟已阅三十余年，且曾私往天津运买烟土”。（《内务府奏审拟张进幅鸦片烟案折》，见《史料旬刊》第五期）

是年，清廷在全国许多省份调查鸦片销种情况。根据各地疆吏奏报：未种有销的省份有山西、陕西、山东、贵州等省；只栽而未卖的省份有甘肃省；种卖均无的省份有热河、广西等省；既种且销的省份有四川、湖南、云南、广东等省；另有一种如河南省，一方面说“均无种卖”，又说“奸民私种罌粟等花渔利，事所必有”，实际仍应属于种卖省份。总之，这些报告都有不实不尽之处。

(《宣宗实录》道光十一年有关奏折)

是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等拟定约束外商章程八条。(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九)清廷允准施行。

是年冬至次年春，宣南诗社集会达六次，参加者有朱为弼、卓秉恬、徐宝善、汪全泰、吴清皋、吴清鹏。(参见朱为弼：《蕉声馆诗集》及《张祥河年谱》)

是年陈宝箴(1831—1900)生。字右铭。江西义宁人。官至湖南巡抚。曾参与戊戌变法维新运动。

道光十二年 壬辰 1832年 四十八岁

正月初七日，林则徐亲自周历沿河工次，南至滕汛之十字河一带，北至汶上等汛，挨次履勘运河挑土工程。经过十多天的验视，对已完工程，虽“将所挑宽深尺寸逐段丈量，验其灰印志椿均相符合，尚无偷减情弊”。但仍提出两点不足之处：其一：“沿堤出土之路渐被泥浆抛撒，逐条冻积，名曰‘泥龙’，往往工段挑完而泥龙尚未除净”。这种“泥龙”，“日积日多，挑运更为费事，且一经春雨，更恐冲入河心”。所以，他主张“凡挑完一段即起净一段泥龙”（此处有朱批：“好”）。其二：“钜嘉汛主簿督挑工内，有稍偏于东岸之处，虽量明丈尺无差，并非弊窦，但不居中挑挖，侧注一边，则靠西浅处，诚恐日久积淤，河身遂窄，不可不防其渐”。所以，他主张“责令督夫加挑，展宽丈尺，务使一律均匀”。（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四至三五）

正月十五日（公元2月1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 Lord Amherst 号由澳门开行，到广州以外的沿海口岸进行试探性的侦查活动。船上除船长礼士（Capt. Rees）外，主要负责人是东印度公司代表胡夏米（H. Hamilton Lindsey）和翻译兼医生的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三月初二日（4月2日），到厦门。二十一日，到福州，要求销售其带来之纱布、棉花及奢侈品，并采购闽茶。四月十八日，离福州北上。二十五日，到舟山。五月二十日，抵宁波。二十二日，驶入江苏洋面到达吴淞口，在上海停留了十八天，对上海港口各种情况进行了窥察。六月十一日，离沪继续北上。二十一日，抵达山东威海。次日即赴朝鲜。后经琉球于八月十一日（9月5日）返抵澳门。这次英船在我国沿海口岸进行的试探性侦察活动在中文记载中称为“胡夏米事件”。英船除了进行一些掩护性的贸易外，主要是在各口岸调查沿海驻军人数和装备，测量河道港湾，绘制航海图，并且还散发一种名为《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A Brief-Account of the English Character）的宣传品，为日后发动鸦片战争进行了舆论准备。

[按] (英)格林堡著:《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说:“1832年,威廉·查顿派了两艘满装鸦片和一些疋头货的双桅帆船,溯东海岸上驶。这次尝试只有不太大的成功,但是,查顿决定派一艘大船沿海岸再向北驶。因此他租赁了新造的飞剪船‘气仙号’出航上海和天津,并劝请传教士查理·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同行,充任翻译。”(中译本,页一二六)查顿的这次罪恶活动,是否与“胡夏米事件”有关,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证明。郭士立参加查顿的活动推测可能是在阿美士德号回航后应邀的,即在这年九月以后。

正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向清廷报告拟在山东境内运河修整闸座三处——漕河厅峰汛张庄闸、捕河厅阳谷汛荆门上闸和上河厅博汛上桥闸。(《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六至三七)

正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亲赴黄河沿岸查勘料垛情况,揭露出当时河工的若干弊端,如:

(一)对“秸料”弊端的揭露:“秫秸每垛长至六丈,宽至一丈五尺,占地已多,故堤顶未能尽堆。惟头一层在堤上者谓之‘门垛’,其余则为‘滩垛’,为‘底厂’。大抵‘门垛’近在目前,多属完整。‘滩垛’、‘底厂’即为掩藏之藪,最易蒙混。其显然架井虚空朽黑霉烂者,固无难一望而知。更有理旧翻新名曰‘并垛’,以新盖旧名曰‘戴帽’,中填碎料杂草以衬高宽,旁插短节秸根以掩空洞,若非抽拔拆视,殊难悉其底里。”(《查验豫东黄河各厅垛完竣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四四至四五)

[按] 此折对料垛弊端,查验甚详,道光“朱批”认为“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四六)陈康祺的《燕下乡脞录》卷一三中也记此事说:“河工为国家漏卮二百年矣!道光十一年,林文忠公擢东河总督,奏言秸料乃河工第一弊端。其门垛、滩垛、并垛诸名目,非抽拔拆视,难知底里,遂将南北十五厅各垛逐查,有弊端者察治。所属慄然,岁省度支无算,得旨向来河臣从未有如此精核者。”

(二)对一件料垛被烧事件的调查分析:“访闻黄河两岸迤东一带,分隶河南归德、山东曹州,匪类出没,向有放火烧垛恶习。……其放火之故,或因偷料被拿,或因他事挟嫌,并有在厂之人监守自盗焚烧灭迹者。”(《查勘商虞厅料垛被烧分别办理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四七)

林则徐在河督任上,为了较好地推进治河工作,曾在屋壁上绘制了黄河

的全部形势图，作为指挥施工的依据，摆脱了仅在文字上打圈圈的传统习惯，使用了比较科学的图表指示办法，这也是林则徐革新思想的一种表现：

绘全河形势于壁，孰险孰夷，一览而得。群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

（《续碑传集》卷二四）

林则徐在查验河工时，曾绘有《河壩雪轡图》以记事，三十余年后，弟子冯桂芬曾加题跋：

金枚生都转以先师林文忠公河壩雪轡图小像示余，余于道光壬辰以制举文受公知，尝招入署校北直水利书，有国士之誉，有饮食教诲之德。丁酉，送公赴金陵，遂不复见，荏苒三十余年矣。今观公像，眉宇嵒嵒，如亲髻咳，默计清德堂池上，洎流无在者，即海内公所延纳之士，余与都转外殆无几人。自念匠门废材，长此已矣！即以都转之才，亦胥疏江湖，落落无所向，可慨也。都转随会九原之感，有以哉！有以哉！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二）

林则徐在河督任上，很注重使用人才，对僚属情况了解很具体，他的部属张昫后来曾回忆其事，并写入所著《琐事闲录续编》卷上。（见本书《谱余》）

二月初五日，清廷命广东、直隶、闽浙等省各督抚严飭海口各地方官严禁鸦片走私入口。（《宣宗实录》卷二〇五）

二月十八日，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因等待新任河督，未即赴新任。（《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三至二四）

二月二十四日，林则徐致函刘闻石，表达了他离河督任苏抚的矛盾心情。他感到河工难办，以离去为佳，但吴中又号称难治，不易措置。

弟出山两载，计已五处量移。前者谬领宣防，曾以疏辞，未邀俞允。近奉抚吴之命，知荷圣慈体恤，俾得离去河干，然三吴事会之难，甲于直省，才轻任巨，尤觉兢凜难胜。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六六）

三月六日，陈寿祺获知林则徐出任苏抚讯后，写《与林少穆巡抚书》表达钦敬之忱，并陈述整饬吏治的意见，希望予民苏息。信中有道：

阁下曩再莅吴，有德于吴人甚巨，吴人父兄而尸祝之，日望节钺之重来，今而后喜可知也。然此海内苍生之庆，岂独吴人哉！江南财赋半天

下，顾比年水患荐仍，民气雕劫，箕敛浮溢，厨传繁奢，虚耗之弊，在官多于在民，纾之则养痍，蹙之则瓦裂，此诚军国之忧也。窃以为治去其太甚，患防于未然，除害马以息劳鲂，一二可儆什伯矣。阁下得无笑其言之愚且妄乎？至于正本之道，非屏供亿而绝苞苴不足以执贪恠之口，而养痍之肤，此阁下所优为而亦中外所为阁下共信者也。

陈寿祺还在同函中向林则徐陈述闽地社会衰颓现象说：

闽中年不顺成，每忧饥馁，凋敝日增，斗杀日炽，脂膏日剥，刑狱日繁，贫无以养，富无以安，夫妇愁苦，靡所控告，此诚水深火热之秋也。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五）

三月十一日，上《东省运河挑工普律完竣折》，报告山东运河挑工已于三月初十日完竣。（《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五〇）

三月二十六日，上《复奏访察碎石工程情形折》，论碎石工程之利弊不在物料之可省不可省，而主要在于承办人员的是否认真督查。他更听取了老民的意见，结合实际效果，总结了用碎石抢河险的经验，提出了省料对策。

自到任以来，将碎石档册逐一检查，从前豫、东黄河本无抛护成案，因道光元年前两江督臣孙玉庭、南河河臣黎世序会奏，以“碎石工程实资巩固，并无流弊，东河从前未抛碎石，是以漫决频仍，请飭一体照办；即创始之初多费数十万金，而日后工固澜安，不惟节费，实可利民”等语。旋奉谕旨，敕令仿照兼办。二年春间，前河臣严烺复奏请于北岸黄沁厅马营挑坝酌量试抛，继因河势不定，仅抛两段而止。迨五年间，调任河臣张井以南岸兰仪厅柴坝工程险要，议办碎石，两次奏准抛护一万四千八百余方，该处险工因成平稳。迨后北岸之下北、祥河、曹考，南岸之中河、下南等厅，先后仿照请办，经严烺节次奏准各在案。

查此项动用钱粮，除马营坝试抛两段不计外，自道光五年至十一年已抛碎石，共用银六十五万余两，上冬估办之上南等三厅方价七万四千余两，尚不在此数之内。核之历年采办岁料及请拨防险银两，均未减少。诚如圣谕：“碎石工程如果有益，何以岁料并不见节省？”随于两次上堤，周历查访，并询之年老兵民，咸谓“未办碎石以前，诚不知其有济与否，既办之后，每遇险工紧急，溃塌塌堤，力加抛护，即不至于溃塌，功效甚著”等语。臣于伏秋抢险虽未经历，而人言凿凿，异口同声，因就埽前有石之

处细加测量，悉心揣度。缘埽工势成陡立，溜行迅急，每易淘深，是以埽前之水辄至数丈，而碎石斜分入水，铺作坦坡，既以假护埽根，并可纾回溜势。《考工记》所谓“善防者水淫之”，似即此意也。豫、东河堤多系沙土，不能专恃为固。堤单而护之以埽，埽陡而护之以石，总在迎溜最险之处始行估抛。盖东河采运碎石比南河远近悬殊，方价倍蓰，难以多办，而其化险为平，频岁安澜之效，未尝不资于此。是碎石之于河工有益，实可断为必然，而非敢随声附和者也。

惟何以未能省料之故，诘询员弁兵夫，或谓“抛石本在埽前，只能保埽段之不外游，而不能禁旧埽之不下蛰。故虽有石之埽，仍不免择要加厢，惟较诸未经抛石之埽，需料自然大减。但统计两岸堤工，长至二十万余丈，而堤前之有埽者不过六千八百余丈，埽前之有石者甫及二百七十余丈。豫、东河面宽阔，溜势时有变迁，此工闭而彼工生，购料防险诸费即难概省”等语。臣核其所言，似亦近理。

然思用料之节省与否，天事居其半，人事亦居其半。譬如极险之土忽然淤闭，平缓之处忽又生工，每非恒情所能测度，工生则料费，工闭则料省，此存乎天事也。亦有出于人为者，如顺堤厢埽，费料实多，惟溜到堤根，即不能不资以抢护，而工非自闭，亦不能不逐岁加厢。若工员果悉机宜，善揣溜势，则于工之将生未生，预筑挑坝，使之溜向外趋，埽即可省。盖挡溜者埽，而引溜者亦埽，观于埽前水深，其故可想。一坝得力，可护数段之工，则不须顺堤厢埽，而所省无算矣。然若审势未确，挑护失宜，坝守不住，仍复退厢顺堤埽，则劳费更不啻十倍。此又人事之难言者也。总之，有治人无治法，在工人员果皆讲明利弊，自无枉费之工，果皆激发天良，自无妄开之费。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五六至五七）

四月间，林则徐与叶小庚相晤于山东济宁，叶出示《庚午雅集图》摹本，林应请题《道光壬辰四月，小庚年老前辈大人过任城，出〈庚午雅集图〉重摹本见示，并属题句，灯下草草应命，不值一粲》诗。

廿年鸿雪此重摹， 省识高阳旧酒徒。
休对清樽悲白发， 应怜宿草感黄垆。
倦游倍忆乡园乐， 真面犹堪主客呼。

何日四公同握手，图中存者莲渚、芷林、砚樵、小庚四君子
 更听春鸟唤提壶。
 有客披图自倡酬，如携旧侣共扁舟。
 豪情激宕惊□□，妙句推敲合拍浮。
 过我重携□□酒，酌君应上谪仙楼。
 □□□□□山味，何碍头衔署醉侯。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四）

[按] 《云左山房诗钞》未收此诗。《诗选》据林家溱先生从林公手书真迹传录。第二首字有漫漶。

四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林则徐以河标四营弓力软者居多，特为较准定式，使习硬弓，并将陕甘总督杨遇春所制阵法，绘图贴说，发各标学习。（《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七四至七五）

四月二十八日，林则徐致书会试房师沈维鏞（鼎甫），再一次述说自己离河督就苏抚，而又担心日后事务纷杂棘手的矛盾心情。信中说：

则徐宣防未习，本不宜久侧河堧，圣慈曲体下情，默俞前请，俾得脱离河职，感极涕零。惟甫领封圻，即居繁要。且三吴积习凋瘵，难以拊循，漕弊日积日深，竟无转旋之术。特交要案又复络绎而来。诚恐陨越之虞，民监同于水监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七〇）

五月二十五日，交卸河东、河道总督篆务。

五月二十五日，有《致郑瑞麒》函，告知赴苏抚任所遇到的困惑。

弟昨接霁峰先生书，知二十日渡黄，定于廿五日在途接印。现值粮艘盛行之际，弟本应赴沿河一带督催，是以由泅登舟，带印迎至前途。兹于廿五日在台儿庄交卸。此次恭报卸事日期，另为一折。其奏事二折，一系湖水月报；一系粮船过境帮数，系卸事前二日所发，自应先递，再隔一日乃递卸事之折。霁翁接印折亦即同日递进也。卸事之后，弟即由水路南下，如途中一无阻滞，拟于六月初八日接苏抚事，倘有耽搁则改于初十外耳！

芷邻先生竟自奏请开缺，何以迫不及待若此，真不可解。此时吴中政务，五花八门，芷翁再作此举，大是散局，不胜焦急怅惘之至。继芷翁

者更不知何人，如生手或另有癖气，则大累也。

弟到苏后，离京较远，大约每月发折一次（如事多亦不能不添），尊处将近事随时条记，不须联贯，发信便可装入，不须临时逐件记忆，较为省事，尊意以为何如？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七一）

〔按〕此两段在原函中上下连接一气，可能写于五月廿五日至六月初之间。

〔又按〕霁峰为新任河督吴邦庆之字。芷邻为梁章钜之字，芷翁为林则徐对梁章钜之尊称。当时梁章钜以苏藩护苏抚印。估计梁章钜原认为自己会由护抚被任命为苏抚，不意派林则徐来任苏抚。他因与林则徐同乡、同学、宦历不相上下，且科分比林则徐几早十年，如交印后退居藩司。即为林则徐下属，情难以堪，所以先自奏开缺。

六月初八日，林则徐在苏州接任江苏巡抚。（《接任江苏巡抚日期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八一）由于他过去在江苏任官时办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事，所以接任这一天，“列肆香烟相属，男妇观者填衢，咸欣欣然喜色相告曰：林公来矣！”（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象题辞》，见《显志堂稿》卷一二）当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对林则徐颇加器重。（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他们两人正在结成一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的共事关系。（魏源：《文毅陶公行状》）

诗人汤建中曾有送行诗，颂扬林则徐在江苏的民望，诗中写道：

事业文章两不利， 置身如在五云端。
禁中名早知元稹， 江左人争望谢安。
才大定然经世易， 眷深转觉报恩难。
苍生休戚凭谁倚， 久作河流底柱看。

双旌颁自日边来， 移镇三吴德泽恢。
元献声华清献节， 潞公威望魏公才。
泛舟输粟传新政， 菱舍甘棠忆旧裁。
往昔去思碑尚在， 何期合浦竟珠回。

（汤建中：《筠绿山房诗草》卷二）

林则徐莅任之初，在报告接任的奏疏中论及钱漕之弊和整顿的方针说：

(江苏)一省设两藩司,钱谷最为繁重,而漕务已成痼疾,辗转生奸……则不独州县之浮勒,旗丁之刁难,胥吏之侵渔,莠民之挟制,均为法所不宥。即凡漕船经由处所,与一切干涉漕政衙门,在在皆有把持,几千无一可恕。……正恐漕额愈大之州县,仓库愈不完善。其致弊之故,人人能言;而救弊之方,人人束手。因循则伊于胡底,惩创则立见误公。……惟有持清勤以端其本,慎张弛以善其施。整顿钱漕,先惩己甚;清厘仓库,尤贵截流。当执法者不敢以姑息启玩心;当设法者不敢以拘牵碍全局。……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八一至八二)

林则徐自起复后,连年升擢,又一再得到道光帝的嘉奖,故他在《和潘四梅大令(焕龙)见题拙诗并贺移抚三吴原韵》诗中,曾一再表述了这类“感恩图报”的思想。

惯教乌帽抗黄尘, 宦辙年来五度新。庚寅秋任楚藩,辛卯春调中州,
其秋调金陵,冬月擢督河东,今移苏抚

行水敢云劳楫橈, 得人何以答丝纶。近叠奉批章,有“如此勤劳”及
“得人尤难”之谕,不胜感悚

知交谬许文章伯, 时事方思将帅臣。指湘西事

小技壮夫奚足论, 鸿泥惭说去来因。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四至一六五)

[按] 诗中所说湘西事是指这年湖南江华瑶民赵金龙的反抗,当时桂阳、常德和广东等地瑶民纷起响应,声势很大。清廷特派尚书禧恩、将军瑚松额视师,并由湖督卢坤调集湖北提督罗思举、贵州提督余步云、云南副将曾胜所部及湖南镇筴苗疆兵等四省兵力才镇压下去。

林则徐还为潘焕龙写了《四梅属题〈官阁联吟集〉》(《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五)。又为离任的友人原苏藩梁章钜写《题梁芷林方伯〈目送归鸿图〉》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四)

林则徐为陶澍写《题陶云汀宫保登台山画卷即次原韵》诗。(《云左山房诗钞》卷四)

[按] 王焕镛《陶文毅公年谱》记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陶澍有《登东海云台山诗》,当时属和者数百人。画成图卷当在稍后,林则徐是到任后见

到此画卷时方题诗。又此诗《全集》未收。

六月十一日，林则徐在苏州考课书院，识拔了近代维新思想家冯桂芬。

余之受知侯官林文忠公也，以道光壬辰。时（徐）白舫先生客公署，见余所为制举文，有百年以来仅见之誉。公命余谒之，会北未果。

（冯桂芬：《关帝觉世真经阐化编序》，见《显志堂稿》卷一）

（林则徐至吴）越三日，课书院，荷公首擢，有一时无两之誉，諄勗甚至。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见《显志堂稿》卷一二）

冯桂芬应林则徐招入抚署为林校任京职时所撰《北直水利书》稿。

道光壬辰以制举文受公知，尝招入署，校北直水利书。

（冯桂芬：《跋林文忠公河壩雪轡图》，见《显志堂稿》卷一二）

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

（冯桂芬：《兴水利议》，见《显志堂稿》卷一一）

[按] 西北水利说实即北直水利议，冯桂芬因与东南运漕相对而偶误。

[又按] 谢章铤曾见《直隶水田简要事宜》钞本，疑即此书。谢氏于所著《课徐续录》卷四著录《直隶水田简要事宜》一卷，并记称：“侯官林文忠公著，予得钞本于雪沧。雪沧弃其首云：‘《直隶水田事宜》一书，相传为吾乡林文忠公所辑。岁戊辰（同治七年），余与公文孙访西明经同寓都门，携以相示。并述公此书甫成，颇为时忌。获讎归来，讳弗称道，故家中无副墨，后得于某友宅，公四公子心北比部亟钞藏之。比部与余数谈此书，深足为法，因借录以备救时之一助云。’按钞本颇潦草。现此书已刻行，未知与此本有异同否？当校之。”（谢章铤：《赌棋山庄集》）

冯桂芬还为林则徐代撰《太上感应篇图说序》。（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

五、六月间，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间谍侦察活动。各有关督抚魏元烺、富呢扬阿、陶澍、林则徐、讷尔经额均有奏报。当江苏沿海发现英船时，陶、林即命苏松镇总兵关天培“亲自督押”，驱逐英船南行至浙洋，《英船窜入羊山洋面业已押令出境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八三至八四）而当六月间英船重见于山东沿海时，陶、林即估计可能英船内“尚有夹带违禁之鸦片烟土等物，在于海口勾串奸商，哄诱居民，私相授受”。因此决定采取严厉

的对策，并共上《英船如夹带鸦片即飭令全数起除当众焚烧片》称：

现被东省驱逐之后，折回南行（自南行至下文即当之侧有朱批：“日者不当视为易易，含混入奏，而今亦不必如此张皇，妄逞材能”）。若再入江境内洋，停泊海口，即当密派文武大员，前至该夷船严行搜查，如有鸦片烟土等物，飭令尽数起除，传同夷众当面焚烧，毋许稍有留剩。一面密访船内汉奸，指名查拿，令其自行交出，以便讯明，从重奏办。倘夷人胆敢抗违，即行多派水师弁兵，排列巡船，申明禁令，示以声威，靖其桀骜之气，庶外夷咸知傲惧，而洋政愈以肃清。

（《道光朝外洋通商案》，见《史料旬刊》第十五期；

又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二〇至一二一）

〔按〕 此片由两江总督陶澍领衔。片尾有朱批云：

道光十二年八月初五日奉朱批：“此事总以不准停泊销货为正办，再要明白交替不可两省推卸。若因此别生枝节，致启衅端，则责有攸归矣。凜之。另有旨。”钦此。

这是林则徐最早提出搜查、焚烧鸦片的主张。它表明了林则徐对鸦片问题的密切注视和严正的民族主义爱国立场；但是，庸儒的清廷却在八月初对这一主张给予了不要“别生枝节，致启衅端”的朱批，加以指责。

六月二十五日，陶澍、林则徐专折请补姚莹为江苏长洲知县。（《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八五）

六月二十五日，上《请定乡试校阅章程折》，提出整顿乡试风气的见解。

窃查江南为人文渊藪，入闈士子多至一万四五百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稍有草率，即恐遗滥交讥。臣闻近科房官每有争先荐卷之弊，以为荐早则获隽者多，荐迟则中额已满，难于入彀。故于头场分卷到手，辄将首艺中幅略观大概，谓之望气，其合意者汇为一束，以备加圈呈荐；稍不称意，即置落卷之列，不为下笔。原其初心，仍欲俟佳卷荐完，再将落卷复加细看，以决去取。乃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因又赶觅已荐之字号，连经文、策问一并加圈，亟随头场呈荐。盖恐别房之荐卷三场均已齐全，而该房仅有头场，不能早供考官比较，则所中即不及别房之多。是以相率效尤，总以赶早荐完为分房之捷诀。直至三场荐卷俱已毕事，然后将先前略观大意之落卷，

批点塞责。彼时中卷已定，意兴阑珊，纵或见为佳文，亦诿诸其人之命。于是误分段落者有之，误读破句者有之，并有文非荒疏，仅点首艺开讲数句而即摈弃者。其批驳之词，不曰欠精警，即曰少出色。此等批语，竟可预先书就，不论何等文字，皆得以此贬之。似此校阅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诚如圣谕：“回思未第之先，与多士何异？乃于落卷漠不关情，设身处地，于心何忍？”

至士子敦品自爱者固多，而希图幸获者亦复不少，科场搜检自当从严，惟人数至一万数千之多，难保全无遗漏。且往往因搜检而愈形拥挤，因拥挤而不免稽迟。查嘉庆癸酉科江南乡试，因首场封门太迟，奏请议处。是于认真搜检之中，又须不误日时，方为得体。臣查夹带之弊，约有三端：一则专带文中典故，以及经解策料，虽有所取资，而尚须运用。一则坊刻小本成文之类，明知不可抄袭，只图采掇成篇。一则分倩多人，将四书题文全行制就，携带入场，见题即抄，不费思索，闻近科以此幸获者，颇不乏人。是以平时言馆地者，教读之外，别有作文席面，每撰一篇，自二三百文至洋钱一圆不等。文名愈著之士，揽作愈多。且众人争托其名以售，文艺大半脱胎录旧，并非独出心裁，而一篇或售卖两家，一稿又传抄数手，如斯之类，必犯雷同。但帘官眼力不齐，雷同者未必均在一房，故有通篇一样之文，此中而彼黜者。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八九至九一）

八月二十一日，桃源县（今泗阳）监生陈端等盗决桃南厅于家湾龙寓汛十三堡黄河堤岸。数日间，堤岸崩塌，黄水溢流，淮扬一带，尽成泽国。

八月二十七日，林则徐上《江苏省道光十一年地丁钱粮比较上三年完欠分数折》，报告征收地丁钱粮情况，所附清单详列所属府厅州县征收数字，可供参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六〇）

八月二十七日，清廷命各地严禁弁兵吸食鸦片。

近来粤、闽等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鸦片烟者，亦复不少，相率效尤，恬不为怪，筋力疲软，营务废弛。……粤闽既有此习，其余各省，恐亦不免，著各直省督抚、提镇通飭陆路、水师各营将弁，务须正己率属，不得仍蹈故习。

（《清宣宗实录》卷二一八）

八月，壬辰科江南乡试。林则徐奉命入闱监临，事先于六月二十五日曾上《请定乡试校阅章程》，针对当时科场中的弊端，如考官为争先荐卷而不能认真批阅全部考卷；考生为侥幸登进而夹带录旧；以及点名入场纷乱拥挤等，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办法。（《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八八至九一）

[按] 林则徐改革考场制度事，清人笔记如《燕下乡胜录》、《金壶七墨》、《白下琐言》、《潜庵漫笔》等书中多有记及，详见本书附录《谱余》。

八月，林则徐与两江总督陶澍会奏，裁撤江宁、镇江二府照磨，扬州府检校，华亭县主簿，金坛县湖溪司巡检。又与南河总督张井会奏，裁撤丹徒、如皋二县县丞，仪征、清江闸闸官。均允行。（《清史列传》卷三八《林则徐传》）

九月初二日，林则徐有《致友人》函谈到兴修淮扬水利之事，他在信中说：“近日正望湖涨消落，堵闭各坝，俾下河得以种麦。”急切希望能恢复生产。信中还谈到陈端破坏官堤的案件。他权衡轻重，心急如焚，打算离开乡试监临的职任，要求去察看水势，信中说：“然以此时形势揣之，全黄入湖，滔滔下注，湖东各州县更不止如前此之被淹，弟又何能安坐金陵，不往勘办？是以权其轻重，将文闱余事交赵方伯代办，奏明自往淮扬察看水势。”（《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七三）

[按] 此信原件由林氏五世孙林楨塘收藏，福建省博物馆所藏为复印件。邓华祥所撰《介绍一封林则徐在淮扬治水的信札》一文载《福建文博》1980年第1期。函中所云赵方伯指江宁布政使赵盛奎。又《全集》脚注称：“此友人当时在京，据五日之内寄二信、求寄闲墨、落款称‘心’几点推测，受信人似为郑瑞麒。”

九月初二日，上《赴清江查办挖堤重案并沿途查勘水势折》，报告八月二十一日河堤被挖案情，并陈述淮、扬一带水势云：

今岁夏秋以来，洪湖盛涨，上下各坝全开，坝水所经之处，田禾被淹，收成已属歉薄，除较重之桃源县吴城、陆城两乡先请抚恤外，其余被灾轻重情形，正在委员分投确勘，归于秋灾案内分别办理。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五一至一五二）

九月初九日，林则徐到扬州，查勘水势。十六日，到清江浦，视察决口处及调查洪泽湖水出路问题，并讯办决堤犯。月底，清廷派陶澍、穆彰阿来清江浦专为处理决堤一案。（《淮扬水势已见平缓及督拿挖堤重犯折》、《遵旨将挖堤案犯解

交陶澍等审办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五七至一五八、一六八至一七〇）

九月，卢坤任两广总督。裁撤包庇走私的巡船，并责成水师实力缉私，但因水师积习难除，未见成效。（《清史列传》卷三五《卢坤传》）

闰九月初一日，清廷命林则徐等严拿河南决堤首犯陈端等归案审办。（《华东续录》道光二六）

闰九月初三日，林则徐返苏州，以逾限未获决堤首犯陈端，受降五级留任处分。林则徐返回任所后，即着手处理钱漕事务。

闰九月二十七日，林则徐上《江苏道光十二年九月份雨水粮价折》，附有清单，详列各属粮价，并有与上月比较数，为物价参考资料。自五月至十一月份均有同样内容报告，惟十月原折残缺，已无清单。（《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九二、一〇一、一二七、一六〇、一八一、二一六、二四七）

闰九月，林则徐写《和石琢堂廉访（韞玉）〈七十七岁白寿〉原韵》和《和韩桂舲司寇（崮）〈重游泮宫〉原韵》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六至一六七）

秋，林则徐亲赴练湖运河一带履勘，曾议“择要筑坝以利节宣”。（《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七七）

秋，写《题〈南武奉祠图〉》，应李兰卿同年（彦章）属诗，盛赞李彦章宦绩及其子之文采。林则徐在该诗中所提出的“征无加羨之公无滞，即此民心呼吸应”的施政标准，正是他作宦多年争取民心的经验总结。（《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五）。又撰《玉环同知杨君丹山墓表》，表彰其政绩与孝行。（《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六八至四六九）

十月二十三日，林则徐上《资送流民回籍片》，议招淮、扬一带逃灾在外的流民回籍从事农业生产。（《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一九五）

十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在《致郑瑞麒》函中，述说日见江苏漕政之腐败而无可奈何的窘状。

弟回苏浹月，无日不向所属索债，如米价存库及新钱粮漕项，皆不能不加紧严催，而积重难返之情形，实非语言所可殫述。现将交代各案，勉强复奏，其万难之状，尚不敢径遂直陈也。……此间多做一日，总多一日愆尤。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七四）

十月二十六日，向清廷报告，他从“杜亏”入手，严催紧逼各州县官吏在限期内清理钱粮交代，并弹劾了挪侵钱粮的官员。（《江苏未结交代已逐案清厘并查提存库银数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〇二至二〇三）

十月，林则徐撰《〈筹济篇〉序》。《筹济篇》是常熟杨景仁于道光三年所编（序中说是书“感癸未之灾而作”），乃“取古今荒政之可行者，类次排纂，条分件系之，疏通证明之”。是一本预筹救灾办法的参考资料，可以使“为民牧者，事理洞达于平时，偶值偏灾，措之有本”。序中又呼吁“牧民之官”要经常注意“乐利吾民”、“通民疾苦”。（《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八九至三九〇）

[按] 《筹济编》有单刻本，其序中文字与《云左山房文钞》所收序略有不同。序中说：“迎膺简命，来抚此邦”，指林则徐于道光十二年二月调任苏抚事，则序当写于十二年。单刻本序后有“道光壬辰冬十月年家子林则徐拜撰”句，壬辰为道光十二年可知此序撰于十二年十月。《全集》本订为道光十三年十月，不知何据。

约十月、十一月间，友人张际亮在吴晤林则徐后，写诗颂林则徐在吴的治绩：

去年适京师，	遇公在梁园。
今年返故里，	见公复吴门。
舟行不舍棹，	东发不留轡。
此情何太促，	蓄意未敢言。
黄鹄览四海，	饥鸣决云根。
仰羨鸳鸯飞，	耻逐鸡鹜喧。
十月太湖波，	暗风吹鼉鼃。
轻帆挂飘摇，	雨气横天昏。
吴民苦多难，	朽骨连江村。
夜宿菰芦中，	鬼语如烦冤。
剪灯起太息，	怅望忧乾坤。
迩来东南困，	十室八九存？
田庐浸巨浪，	疾疠驱残魂。
生者委道路，	死者怨子孙。
幸逢持节钺，	磨使还温饱。

万命偿再活，一夫岂足沦。
终宵愧俯仰，倦旅穷驰奔。
天运苟有待，人事亦已屯。
回首阖闾墓，不见金虎蹲。
霸业幸已消，忧乐功谁尊。

(张际亮:《张亨甫全集》卷一八)

十一月二十日,在苏州有《致郑瑞麒》函,告知苏省政情之难云:

陈端逃往东省属实,而仍无获。昨准钟云亭来咨,并云仍回盱眙一带,只得分投再拿,但恐自经沟渎而莫之知耳。目下所最忙者兵差,两起过境,布置大难。江苏自丙寅年办台湾兵差以来,直至道光三年清查,始将亏款和盘托出。今又添一大漏卮,奈何!而虎视眈眈者尚不知几许也。夷船幸已开行,明岁南风,来者闻有数十,此时不敢张皇,但当密为之备耳。

闽中当事来信,商量由苏运米接济。弟亦备闻台湾平定尚易而内地乏食(秋收大坏,台米绝无),大为可忧。如有恩旨将苏省搭运之漕米拨闽,发价以充军需,则是吾乡如天之福。此间由上海配运,弟当经理其事;但此议断非弟所敢上陈,恐招取巧之谤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七五)

[按] 夷船当指道光十二年正月至八月英船阿美士德号在我国沿海所进行的侦查性活动。

十一月二十八日,林则徐《致郑瑞麒》函,述说整顿漕务的徒劳无功:

弟到苏以来,力与各属屏除浮费,事事俭之又俭,冀以补苴,今则变本而加厉矣,能不令人焦急。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七六)

十一月,林则徐命各属逐一清厘未结交代之案,并查提十一月分各属存库银数,于是全省钱谷案牍无滞留蒙蔽之事。(《清史列传》卷三八《林则徐传》)

秋冬之际,写《题李兰卿〈湖西秋禊图〉》,见图抒念友情。(《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六)

十二月十五日至今年末,青浦名医何书田为郑夫人诊病,林则徐向其垂询

东南利害，何所对甚当林意。何逗留旬日后，在归途船上尽四昼夜之力向林则徐提交了《东南利害策》十三道，得到林则徐的重视，为此写赠楹联。何特记其事入年谱。

（道光十二年）十二月望后，中丞又招往复诊。逗留旬日，把酒畅叙，承垂询东南利害，山人尽意以对，中丞极当意，遂定交焉。岁稍返棹，四昼夜制《东南利害策》十三道，密以献。后中丞举而行诸九，并蒙手书楹联，句云：读史有怀经世略，检方常著活人书，及书籍笔墨为赠。

（《何书田年谱》，见杨国楨：《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一三三）

十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友人、书法家、大理寺卿郭尚先卒。（郭嗣蕃：《兰石公年谱》）林则徐为撰《大理寺卿兰石郭先生墓志铭》。（《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八七至四八九）据郭尚先后人云：“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墓曾被炸开，墓志铭作为建筑材料，铺设某一桥梁道上。郭书手迹，今多流传，人争购藏。

十二月，年终官吏考绩，林则徐上《密陈司道府考语折》时，曾陈述整顿吏治，当从“自察”开始的主张。这种反求诸己的求实精神，在当时一般封建官僚中还是少见的。（《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五九）

是年，冯桂芬曾请求林则徐推荐他任江阴书院讲席。（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一二）

是年，林则徐会同陶澍创议整修疏浚刘河、白茆河等河道。

十二年，陶公总督两江，巡抚林公复与督府会奏，浚刘河、白茆河，旋又通七浦、徐六泾之口，修昆山之至和塘，浚太湖之茆淀，而告成于三江口之宝带桥。三载经营，百废备举，先后糜金钱若干万，而刘河则以元和知县黄冕奉檄总其役，宝带桥又元和所辖也。

（《魏源集》页三九六至三九七）

是年，鸦片走私输入的箱数由十一年的一万六千余箱增加到二万一千余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三八）

是年，英国大鸦片贩子马地臣和查顿合伙开了怡和洋行，（Jandine Matheson & Co.）这是广州最大的贩毒组织。这个公司拥有许多武装的鸦片走私快船（“飞剪船”）。其活动范围从东南沿海一直伸展到天津与东北。这个公司后来对中国进行了百有余年的侵略活动。（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

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是年孙尔准（1770—1832）、胡承珙（1776—1832）、郭尚先（1785—1833，卒于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应为公元1833年2月18日）卒。

道光十三年 癸巳 1833年 四十九岁

正月，林则徐在苏抚任。

正月二十二日，上《修筑六合被冲决堤埂折》，为民请命，要求政府拨补不足款云：

该县应修圩埂为保卫田畴要工，既经地方官勘明被水冲决，自宜及时修筑，期获有秋。惟此工程本应民间集资修办，灾歉之后，民情困苦，所有共估需银五千余两，除业民已捐银二千余两，其不敷银三千三百两，无力凑办，系属实在情形。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准在于司库银款照数借拨，俾得乘此春初水涸农隙之际，上紧修办，以资捍卫。所借银两，即自道光十四年为始，在于粮田项下分作三年，按亩摊征还款，〈俾〉库项不致久悬，民生借资乐业，感沐皇仁，实靡有既。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六〇）

正月二十八日，上《查明江苏现无种卖鸦片，各署也无买食之人折》，将江苏种买鸦片的情况上报清廷。（《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六二至二六三）

正月，林则徐于苏州作《致陈寿祺》函，对当时社会情况，连年灾情和兴修水利等方面均有所论及。首先，他向陈氏倾吐近年调动频繁，处境困难的状况说：

则徐庚寅之秋，自都至楚，明年春移汴梁，其秋再移江淮，办灾未毕，谬领宣防，辞不获已。去春载奉抚吴之命，以得离河上为幸。然吴中凋敝之余，谈者鲜不以为畏途，以芷林之敏练，犹复知难而退，况贱子乎？受事甫半月，即以监临文闱，移驻白下。今河事孔亟，淮、扬告灾，未待撤帘，驰往抚视。是冬始返吴下。未几而兵差矣。仆仆从事，迄今未能少休。突既不黔，炊又无米，劳累之余，精力日以消沮，心绪日以恶劳。

接着，林则徐又指出江苏难治的要害，并陈述理漕治河的主张说：

则徐见近年以来，吏之与民愈不能以恩义相结，人心日以不靖。如

陈连、黄番婆等之事，固在意中，而仅见诸海外之隅，犹为不幸中之幸耳！台变明知不能持久，事起之际，鄙意总以内地之米为忧。致当事书，谓除截留江浙漕米海运赴闽之外，别无他策，而江苏有搭漕二十万石，乃于正漕之外补还旧岁年额者，尤可挹注。昨奉谕旨，因此间距闽较远，故仅浙漕十万，而苏漕不准截留。此外江西及浙中购买之米，未知果能如议否？

江苏之病，更比吾闽为难治者，以“局面太大，积重难返”二语尽之。自道光三年至今，总未得一大好年岁。而钱漕之重，势不能如汤文正之请减赋，故一年累似一年。江北连岁水灾，更不可问。如洪泽湖蓄淮济运，即以敌黄，在前人可谓夺造化之巧。自河底淤高，而御坝永不能启，洪湖之水涓滴不入于黄，则惟导之归江，而港汉纡回，运河吃重，高邮四坝，无岁不开，下河七州县，无岁而不鱼鳖。黠者告荒包赈，健者逃荒横索，皆虎狼也。惟老病之人则以沟壑为归己计耳。官斯土者，岂无人心，但可为民食计，亦未尝不竭其思力。其如处处如是，岁岁如是。赈恤之请于朝者，无可更加，捐输之劝于乡者，亦已屡次。智勇俱困，为之奈何！

则徐窃不自量，谓欲救江、淮之困，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以今之黄河于淮涸出洪泽湖以为帝藉。江浙之漕米可以稍轻，而运费遂有所从出。于张秋划南北岸，分造南北运船，隔岸转艘，漕既无误，河亦可治，江淮之间民困可苏矣。尝谓古之善治河者如神禹。禹之治河，固非后人所可思议。若汉之王景，非不可学者。何以王景治河由千（乘）入海之后，史册中不闻河患者千六百年。大抵南行非河之性，故屡治而屡为患耳！则徐久欲将此意上陈，而非非常之论，正不独为黎民所惧。近日都中物议以则徐为以议论炫长者，且此议必为风水之说所阻，明知不行，不敢饶舌。……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七七至七八）

正月，林则徐的友人潘曾沂推行“区田法”以改进农业。潘在《述梦二绝句寄陆（我嵩）、杨（文荪）并简林（则徐）》（《功甫小集》卷十）诗中说陆想得到潘的《区田书》来推行“区田法”。潘把此诗寄林是希望得到支持。林则徐的另一友人李彦章在和潘诗的诗中有句说：“望岁希元心更切（谓中丞）”，揭出了潘的心意。不久，潘曾沂又在《齐（彦槐）新制龙尾车，甚宜于区田，且合二水入田之梦喜赋此诗并简林（则徐）、陈（銓）》一诗的注中说：“近年丰豫庄农书（指

区田书)渐行于他省而浙之宁绍两郡人信者独众,林中丞在河南时教种有验。”可见,林则徐对区田法这种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不仅支持,而且还曾作过试行。

[按] 潘曾沂在道光七年于本乡设丰豫义庄,次年在义庄试行区种法有成效,著《区田书》,并写有关区田的诗若干首。这些诗均寄林,这一方面表示潘林的友谊和希望得到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林重视改进农耕技术。

林则徐对于新农具也很重视,当时人齐彦槐仿制西法水车龙尾车。林得悉后,不仅亲到现场看试用,而且想到推行于农用和治水等方面。齐彦槐曾有《龙尾车歌》记其事:

神龙卷水非独神,	实有利器藏其身。
利器在鬣不在鳞,	鬣附于尾旋转匀。
九天云垂尾一伸,	水随鬣转转入云。
泰西儒者生海滨,	所居殆与蜿蜒邻。
无事静观龙取水,	制为水车像龙尾。
八绳附泉螺丝旋,	缭绕往复成回川。
两头空洞桶底脱,	半腰约束环中圆。
飞流直下三千丈,	水不自知其已上。
激浪奔腾似决渠,	神机活泼如翻掌。
灌园丈人笑桔槔,	讵知翻车亦徒劳。
翻车一架五人踏,	水漏不得全归槽。
老鸦衔尾首蜕骨,	自汉至今唯此物。
入愁障水出帆风,	那得沟塍流汨汨。
江南农家抄盖藏,	踏车十日忧无粮。
泥沙抛弃吁可惜,	源断泽竭终成荒。
盍观此龙尾掉河,	尺水可以兴洪波。
内无退转外无漏,	崇朝百亩如滂沱。
一车当五人当十,	用力甚少成功多。
八家同井办一具,	旱涝不患田无禾。
利熊二士来西海,	法入中华三百载。
布衣能述不能行,	霖雨还须有人在。

侯官中丞今大贤， 讲求水利筹农田。
闻余述作亟欲睹， 二龙跃上荆溪船。
草桥试车日卓午， 倾城士女观如堵。
云蒸雾涌喷薄来， 欢呼动地声如雷。
塘宽十亩深二尺， 车乾七寸才三刻。
中丞大笑与我言， 此利不止关田园。
迩来洪湖拍天际， 怀襄往往为民厉。
千车倒挽刷黄流， 两坝三河可长闭。
浏河淤塞久欲疏， 车水迟迟恐糜费。
伐轮百部真河湑， 畚鍤兴工日可计。
我知车有可行机， 元日吾曾端策筮。

见龙在田德施普， 利见大人当用世。今年元旦筮得乾之同人，是月始制龙尾车，林少穆中丞一见大喜，欲奏而广行之，利见大人之占，于是乎验

（齐彦槐：《梅麓诗钞·补遗集下》）

林则徐重视农耕技术的改进和新农具的推行，反映了他重视农田水利和善于博采众议的精神。

三月初三日，林则徐因江苏久雨，撰《祈晴祝文》求晴。文中反映了当时江苏地区“自冬历春，恒雨百有余日”的灾情，指出灾情对农业和手工业上所造成的危害。对农业的危害是：

下地之二麦已失望矣，若犹未已，是并上地而无遗种也。……在田之麦，贷种而播，根荇久濡，茎叶旋萎。嗟乎！农力竭矣！今日之无麦即他日之无禾也。

对手工业的危害是：

吴之士女业纺织者什九。去秋飓风三日，吉贝飘然，又以岁俭之故，人情先食后衣，尺布不能易勺米，生计之蹙，未有甚于今日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九九）

四月初六日，林则徐会同两江总督陶澍对给事中孙兰枝所奏江浙两省银昂钱贱、商民交困的各项意见写了《会奏银昂钱贱除币便民事宜折》复奏。林则徐起草的这篇复奏不是一般的例行公文，它反映了林则徐的经济思想，提出了经济主张，是一篇有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孙兰枝从

地丁、漕粮、盐课、关税及民间买卖各方面论证由于钱贱银昂所造成的商民交困情况，从而提出了禁私铸、收小钱、定洋钱之价等等对策。林则徐承认银昂钱贱商民交困的现实，但是，他反对骤平洋钱之价和骤禁洋钱在市面流通的办法。林则徐第一个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货币制度的主张。他建议一面发展正常对外贸易，增加海关洋银收入；一面逐渐抑制洋钱流通，最后将洋钱全行禁止。这是从健全财政、金融和海关制度方面着眼来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以抑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扰。它是一种具有反对外国经济侵略意义在内的进步主张。在这以后几年里，林则徐还不断就有关问题阐述自己的主张。这份奏疏中包含如下一些主要内容：

（一）林则徐分析了自发的货币流通情况，观察了市面流通中广泛出现的洋钱价浮于白银的事实，认为不宜骤然抑平，因为有一部分“佣趁工人积至累月经年，始将工资易得洋钱数枚，存贮待用，一旦价值亏折，贫民见小，尤恐情有难堪”。他经过向“年老商民”调查后，提出了对市面流通洋钱的浮价应照纹银为准的主张。

（二）林则徐深知改变钱法就是改变“祖宗成法”，不是“臣下所敢轻议”的大事，所以只能委婉曲折地假托老商民之说，提出自铸银币的具体意见。这一主张实质上是在中国实行近代本位币自由铸造制度，是中国最早提出铸造银币的主张，如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提供一个必要的工具。

（三）林则徐根据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所造成的危害是“直可谓之谋财害命”，而烟毒“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于是提出了严禁鸦片、查拿烟贩和制定处分白银外流的章程等主张。这是林则徐正式提出严禁鸦片的第一道奏折。

（四）林则徐认为私铸小钱破坏钱法最甚，地保、胥役能从中取利，应收缴杜绝，但宜把过去论斤收缴改为大小钱折合法，方可逐渐净尽。（《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六七至二七〇）

清廷根据林奏，就由刑部议定治罪专条，并纂入则例。其规定是：

纹银出洋：一百两以上照偷运米石一百石以上例发近边充军；一百两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两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为从、知情不首

之船户各减一等问拟。

（《东华续录》道光二七）

四月十二日，有《致潘曾沂》函，论民间拮据事。

弟查本年民间拮据情形，由于连年积歉，生意不通，布帛滞销，织社停歇，兼以一春阴雨，佣趁无从。是以弟于二月初间即通飭苏、松、太三属劝办困赈，并以事宜六条颁行遵照。据外州县陆续禀报，或散钱米，或设粥厂，或辘轳买运，减价平糶，至今俱未歇手。独苏城未见大办者，一以居民太稠，动手即恐不继，欲向大户劝捐，而意趣不同，难使尽行推解；又因粮艘未出，州县百孔千疮，亦力难兼顾。且见进关客米源源而来，但算季春一月，已有二十七万石，四月朔至今，又已十万有零。天色清明，二麦尚有六分余之望。故但于栖流所等处收养老疾贫丐，并由官分设粥担、面担，挑赴沿街沿巷，遇有饥馁者，酌给一两碗，取其可行可止，劳费轻而事易举，以俟麦收之后，察看情形，再行筹办耳。至好善之家，谅必不乏，但能损己济人，皆有所益。弟于见士临民，无不以此相告，欲其交劝于善。惟自檄行之后，不复示谕通衢者，亦恐莠民借此为题，沿门坐饭，启刁顽而滋索扰。盖作官治民之苦心，与行善于乡之义举，有不能专看一面者。所谓禹、颜易地，正未便径情而行也。

贵庄捐田备荒，正为青黄不接之时而设。刻下务祈倾困以出，多设一二处厂所，或减粟（次贫），或折给（极贫），如古人丁余戊济之法，救济必多。至于出示劝捐，弟意此时有难办处，容再面述一一也。所不可解者，近日天晴已久，客米来多而米麦价值日昂，小民食贵，恐是奸商把持之弊。现已慎密访查，然又不敢过抑，以阻其来路。或云粮艘去尽，米价自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八一至八二）

六月二十三日，在苏州有《致郭柏荫》函，言翰林散馆之事，并忆及当年在翰林院时生活情况颇详。（《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八三至八四）

七月初九日（8月23日）英国废止东印度公司独占权。

直到1834年为止，“关于向中华帝国疆域输入或输出商品的业务，其贸易和经营的独占权”，就英国臣民来说，在法律上是属于公司的。

〔英〕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页一六）

由于这一独占权的停止,任何英商都可以自由到中国贸易。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措施,也是英国对华政策的转折,改变了在中国控制下由公行和东印度公司居间的贸易关系为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直接与清朝政府接触。这是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

[按] 1833年8月23日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独占权。12月9日,英枢密院明令废止这种特权,把东印度公司改组为统治印度的行政机关。

七月二十一日,黄爵滋上《纹银洋钱应并禁出洋疏》,对刑部所定禁银出洋章程提出异议。他主张洋钱应与纹银同样禁止出境,并加重偷运出洋的罪名;同时,也主张禁止内地用纹银仿制洋钱。《《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

七月,林则徐上《驿站余剩银两展限提解片》,建议清理江苏钱漕的积欠,提出了“专严于提新,而渐责其补旧”的办法;同时,他指明“驿站余剩一款,名虽余剩,实即捐赔”的虚伪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七一》

[按] 《全集》注称“此片出奏似在春季”。

七、八月间,江苏上元、江宁等六县粮食产区水灾严重。林则徐的疏中说:

(一) 上元县:“该县北乡沿江各圩,潮水冲溃,田禾先已被淹。其东南乡沿河一带圩田,前被河水灌注,情形尚轻,复值江潮加涨,淹没殆尽,民情困苦。”

(二) 江宁县:“西乡圩田均系贴近大江,前已被淹。七月中旬以后,连遭大雨,江水盛涨,附近江圩之处,一片汪洋。又东乡贴近秦淮河之风东等区,因河水通江,江水加涨,拥入河内,水不能下流,倒漾散漫,田禾均遭淹没。”

(三) 句容县:“北乡地处低洼,自六月以来,潮水泛滥,浸及低田。八月初三、四等日,风雨连乡,江潮汹涌,前此未破之圩,水浸日久,堤脚已松,更值风潮荡激,遂致溃决。或因圩身塌挫过水,人力难施,田禾漂没,间有庐舍倒坍,栖止失所,尤堪悯恻。”

(四) 江浦县:“低田圩岸,先被江潮冲缺,禾苗俱在水中,房屋多有坍塌,洲地芦苇被水漫淹,梗叶腐烂。迨七月二十五、六等日,潮水加长,地势略高之腹内各圩,亦被漫破。”

(五) 仪征县:“东乡沿江一带外圩田亩,前因风潮陡发,于六月十三

等日先后被淹。八月初一、二日来源涌急，水势更大，兼值初三日大汛之期，风雨昼夜不息，江水泛滥，复将西乡接壤六合之内圩田亩及南乡未淹里圩，俱经淹浸。”

（六）丹徒县：“七月初一、二、三等日大汛期内，东风大作。初四、五等日，风雨交加，山水下注，以致江湖陡长，沿江低洼田庐同时均有淹漫。七月二十八、九及八月初一、二、三等日霪雨，东风连宵达旦，兼之江北各路水势骤注，潮汐更大，圩岸冲残，各灾民篷栖露宿，口食维艰。”

林则徐根据各受灾县“田庐淹没，栖食无资，情形较重……民间积淹日久，困苦倍形……”的严重灾情，认为“若俟勘定灾分再请接济，实属缓不济急，自应先行抚恤，俾免流离失所”，于是一面先行发放银两，一面又请求清廷“准将上元、江宁、句容、江浦、仪征、丹徒六县沿江被淹各乡，先行抚恤一月折色口粮，以资接济”。（《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七五至二七六）

八月，林则徐整理江苏沿江沙洲产权。这些沙洲曾经前任巡抚陶澍奏准召佃收租充水利经费，但其中有已成书院及善堂公产，并有民户承买有案之业，其中尚有一些赖此度活的穷民。因此，林则徐奏请：凡在道光八年新例以前已属公产民业并报部有案者，一律准买执业，使“各项善举，经费有资，不致坐废，更免小民流离失业”；其他未经报部及例后所报者，发还原价，概行归公。（《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七三至二七四）

九月初四日，有《致沈维鏞》函，论江淮收成、生活与漕粮诸事云：

江淮六月以前本有全丰之望，乃以上游盛涨，兼遭半月淫霖，江宁破圩最多，扬州、镇江次之。其极贫之户已请给抚恤口粮，幸高田皆属有秋，挹彼注兹，米价尚不至大贵。洪泽湖中秋前异涨，不亚去年，上游河坝全开，下游亦启放三坝。所差喜者，下河之早禾、中稻皆已登场，晚稻多在高原，尚可力加保护，民情借以安帖，不至流亡。近者节届霜清，水势日形消落，被灾分数或□不致加多，苏、松等属禾稻约有七八分，惟棉花则屡被雨风，仍多损失。

此间漕粮之累，愈积愈深，今春已力尽筋疲，而终不免有决裂之处。漕船到坝，比往年迟至月余，并闻挑剔甚严，旗丁应赔米石以数万计。丁既焦烂，则州县受其殃；州县重困，则良民受其殃；至良民亦不甘心而效尤于莠民，则漕事之误必矣。今冬督办，比之前届更难。但先求天气老

晴，自此以迄收成，绝无风雨，米质或可不坏。然此间收割太晚，畲谷尤迟，立冬后尚在举镰，冬至前犹闻攢稻，安得有许久晴天以从民欲乎？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八五至八七）

九、十月间，太仓、镇洋、嘉定、宝山等州县，连遭风雨成灾。其“已刈在田之稻，无从晒晾，霉烂生芽。木棉先结花铃，多已脱落，即晚结之铃，亦经腐烂，收成失望”。（《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八〇）

十月二十九日（12月10日），英王任命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为对华贸易总监督、部楼东（Plowden, William Henry Chichely）为第二监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为第三监督。由于部楼东在任命前已离华，德庇时改任第二监督，而由罗治臣（Sir George Best Robin son）任第三监督（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第一卷，页一三七），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被取消。

〔按〕律劳卑启程前，英国外相巴麦尊（H. J. T. Palmerston）曾给他三项指示：（1）设法推广英国的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2）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敌对行动时，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3）不要干涉和阻挠鸦片走私。这就说明，律劳卑等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海军据点，以便在适当时机进行武装侵略。（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页一七）

十月，林则徐撰《〈绘水集〉序》。《绘水集》是震泽人王砚农对道光三年江苏水灾“绘图征咏”的集子。林则徐在序中除记成书缘起外，概述了道光三年以来灾患对农业、手工业的损害说：

自癸未已来，民气未复。辛卯、壬辰又值霖潦为患。今岁一春苦雨，麦仅半稔。迨四五月，方以雨暘应时，为农民幸，孰意秋来风雨如晦，有亘寒之占，黍稷方华，而地气不上腾，虽犹是芄芄然也，而秀而不实者比比矣。吴中士女业纺绩者什九，吉贝之植多于艺禾。频岁木棉又不登，价数倍于昔，而布缕之值反贱。盖人情先食后衣，岁俭苦饥，衣虽敝而惮于改，为其势然耳！然而贸布者为之裹足矣！业绩者为之辍机矣，小民生计之蹙，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九〇至三九一）

〔按〕《绘水集》作者王砚农，名之佐，江苏震泽人。道光元年举人。所

著尚有《来春草堂稿》。王之佐在得到林则徐为《绘水集》所写序的鼓励后，十分感激，曾请当时著名篆刻家杨澥(1781—1850，原名海，字竹塘，号龙石。江苏吴江人)治印二方相赠。

(一)“林则徐印”，白文篆体刻回文，边款隶体刻：“气侶(似)春兰，操若寒柏，八闽毓秀，三吴被泽，情系孤寒，志矢贞白，大名不朽，勒此寿石。王之佐敬颂，吴江杨澥勒。”

(二)“河东节帅江左中丞”，朱文小篆。边款隶体刻：“道光十有三年，岁在癸巳正月，晋谒少穆中丞大人，蒙赐书籍，并勛以立品敦(敦)行，培植情殷，愧难报称，爰属杨山人勒石奉献，即以志感，震泽王之佐。”

此二章均用福州寿山老岭石，色灰白，每方高7.3厘米，边宽2.8×2.8厘米。原件藏福建省博物馆。该馆黄政、邓华祥曾撰《介绍林则徐的一对印》一文(油印本)。

十月，林则徐友人福建诗人张际亮客于抚署，有《清德堂小饮奉林少穆则徐中丞诗》。诗中颂扬林则徐的关心民生说：

节署瞻宸翰，清德堂额圣祖御书赐巡抚宋竿 非徒礼遇隆。

十年贤使泽， 一代圣人风，圣祖南巡，尝称竿巡抚而不名。又尝云：宋竿在江苏十余年，只是安静，到今便思他好处。皆见《西陂年谱》

此日承平后， 生民积潦中。
灾伤关国计， 饥溺彻天聪。
宣德才原裕， 持清道不穷。
政能除害马， 鸣自息哀鸿。
宽大钦皇祖， 飘零话寓公。宋中丞时邵长蘅尝居此
碧荷怜直干， 黄桂惜幽丛。
岂数衔杯乐， 真愁听雨同。连日阴雨，中丞忧形于色
先忧愧文正， 绳武望离宫。

(张际亮：《张亨甫全集》卷一六)

张际亮还为筹画入资作官，由林则徐介绍到广东去见卢坤，希望能筹得资金。结果“计其归装，犹不满入资所需之钱”。

[按] 张际亮于次年有《上林少穆中丞书》，说明此事经过，并向林表示谢意。(《张亨甫全集》卷三)

十一月初，林则徐上《太仓等州县卫帮续被阴雨歉收，请缓新赋折》，以太仓等地灾情严重，不顾报秋灾不出九月的定例，上奏请缓新赋：

今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四州县，地处海滨，收成本属最迟。……自九月以后，至十月下旬，复又阴雨连绵，晚花尽行腐落，即晚稻之已经刈割者，多置田间，不能晒晾，稻根霉烂，谷粒生芽，收成实为歉薄。坐落该州县之卫地情形，亦属相同。相应恭恳圣恩，俯准将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四州县及坐落之太仓、镇海、金山三卫帮续被歉收田地应征道光十三年地漕各款银米，一体缓至十四年秋成后分作二年带征。其该州县卫帮应征甲午年新赋，并请缓至该年秋后启征。所有带征各年旧欠钱粮，如系坐落歉区者，亦请一并递缓，以纾民力。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八〇）

林则徐勇于任事，力纾民困的精神，在当时是得到好评的。道光十七年文学家梅曾亮（伯言）在写给林则徐的赠序中犹以此举为中心内容说：

中丞林公之巡抚江苏也。时则九、十月交，宝穰将荐，报灾过期，而下鸿自天，漂我中田，浑浑泡泡，谷沈穗漂，田更悼心，官吏灰气，公乃破成例告灾，请减漕数，其书深婉震动。盖陆忠宣、苏文忠之论事，再见于唐宋之后，此岂务尽下为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宁权济于一时，而不敢耗国家丰豫之气，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动天鉴，下苏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寝。连年以来，嘉生顺成，风鱼不灾，货商流施，疮痍寝伏。人知公抚吴之勤，休声美实，洋溢羨衍，而岂知劳身焦思，独运于众人所不见者哉！

（《赠林侍郎序》，见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三）

十一月初六日，林则徐命江苏布政使晓谕常、昭二县绅富捐输款项，供挑浚昭文县境内白茆河河道，一面可以去淤以备旱涝，一面还可借此以工代赈，解决本年救灾问题。（《札苏藩司晓谕绅富捐输挑浚白茆河道工费》，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六六）

十一月十三日，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成例和朝旨诘责，单衔密奏，历陈江苏连年灾歉之重、钱漕之累、社会之不稳定，反复数千言，为中小地主阶级请命，坚请缓征被灾地区的漕赋。这篇题为《江苏阴雨连绵田稻歉收情形片》的著名奏疏的主要内容有：

(一) 报告苏松地区的灾情：

在田未刈之稻，难免被淹，即已刈者，欲晒无从，亦多发芽霉烂。乡民以熏笼烘焙，勉强试磨，而米粒已酥，上磨即碎。是以业田之户至今未得收租。……今年早花已被风摇，而晚棉结铃尚旺，如得暄晴天气，犹可收之桑榆，乃以雨雾风霜，青苞腐脱，计收成仅只一二分。小民纺织无资，率皆停机坐食。

(二) 报告对闹事灾民的镇压：

连阴苦雨，人心难免惶惶，外县城乡不无抢掠滋闹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员分投弹压，现已安静。

(三) 申辩自己并非避怨沾名：

伏念臣渥蒙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财赋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屡有偏灾，极知经费有常而不得不为赈恤蠲缓之请，抚衷循省，已无时不汗背靦颜。乃蒙皇上不加严谴，训敕周详，但有人心，皆当如何感愧？况臣受恩深重，何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沾名，不以国计为亟，则无以仰对君父，即为覆载之所不容。

(四) 为中小地主阶级利益阐述“民惟邦本”的思想：

窃维尽职之道，原以国计为最先，而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

至京仓储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盘筹画，有可暂纾民力之处，总求思出自上，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气。

(五) 请求缓征漕赋：

民间积歉已久，盖藏本极空虚，当此秋成之余，粮价日昂，实从来所未见，来岁青黄不接，不知更当何如？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前此漕船临开，间有缺米，州县尚能买补。近且累中加累，告贷无门。今冬情形，不但无垫米之银，更恐无可买之米。

(六) 陈述灾歉对社会的影响：

近年以来，不独江苏屡歉，即邻近各省亦连被偏灾，布匹丝绸销售稀少，权子母者即无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八一至二八五）

[按] 此折剴切陈词,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一部分真实情况,但主要是为“业田之户”呼吁缓征漕赋,所以颇得苏松地区大量靠收租交赋维生的中小地主阶级的欢迎和传颂,而使此奏得到广泛流传。金安清的《林文忠公传》中也称述说:“疏稿自相传钞,远途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叹聚泣,庆更生。”又《林文忠公四种》中的《政书搜遗》(光绪己卯孟春长沙黄氏梓刻)所收该片后称:此疏作于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任江苏巡抚时。《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七《林抚军奏》节所收此奏也标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清史列传》本传系此事于道光十四年有误。又《政书搜遗》本似为传钞稿,与《奏稿》文字上略有不同。

[又按] 林则徐此折非一般官样文章,而是关心民瘼的激情之作,其中如“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等名句,足以证其真诚,固无怪后世之传诵不绝。

时人尚有以诗歌来颂赞林则徐这一报灾折的。如齐彦槐有《读林少穆中丞续报冬灾折稿》二首,录一首如次:

穡事三时一雨休,	连江烟霭使人愁,
青天转粟船空返,	秋稼如云庾未收。
郑重牛羊牧刍任,	艰难鸿雁稻梁谋,
由来国计需民力,	还愿司农借箸筹。
十载江南乐岁无,	苍生残喘几时苏,
挥来忧国千行泪,	写出流民一幅图。
敢缺正供忘转漕,	为培元气乞蠲租,
九重方切痼瘵抱,	伫看恩膏遍海隅。

(齐彦槐:《梅麓诗钞》补遗集下)

严寅也有《书林中丞报荒续稿后》诗一首说:

沥血磨残墨一丸,	雪封官阁晓钟寒,
分明心北穷黎苦,	不似寻常请圣安。

(严寅:《介翁诗集》卷八)

十一月,林则徐就给事中金应麟十月底所上奏疏中揭示的赈务诸弊,即上《复奏查办灾赈情形折》,发表了他对灾区赈务的见解。金应麟的奏疏中胪列了办赈工作的弊端十三项,即:

- (1) 有搀和糠秕，短缺升斗，私饱己囊者；
- (2) 有派累商人，抑勒铺户，令其帮助者；
- (3) 有将乡绅家丁、佃户混入丁册，希图冒领者；
- (4) 有将本署贴写皂班，列名影射者；
- (5) 有将已故流民乞丐，入册分肥者；
- (6) 有将纸张、饭食、车马派累保正，作为摊捐者；
- (7) 有将经纪贸易人等，捏作饥民，代为支领者；
- (8) 甚至将已经报荒之地，水退不准耕种，以待州县履勘，名曰指荒地亩；
- (9) 百姓渐至逃亡，而奸狡之徒，以灾荒为得计，赈粮到手，犹复随众攀号；
- (10) 本境已完，旋即改居他邑；
- (11) 米船过境，设卡截留；
- (12) 典铺未开，邀人爬抢；
- (13) 生监把持，妇女喧嚷。

林则徐将金奏中所举诸弊，加以归纳分析，并作进一步的揭露。林则徐将诸弊归纳为有在土棍者，有在生监者，有在吏胥者，有在州县者四大类并分别加以论述。

土棍之弊在于悍泼，如该给事中所称扳号喧嚷，截米爬抢等情，皆系实有之事，然犹其浅者耳。其凶恶情形，则在强索赈票，不许委员挨查户口，如不遂欲，则抛砖掷石，泼水溅泥，翻船毁桥，甚至将委员拥置空屋，扁镬其户，以为要求必得之计。并主使村庄妇女，百般凌辱，尤为莫可理喻。其于殷富之户，则恃众闯闹，名曰坐饭，又曰并家，而统谓之吃大户。公然传单纠约，助势分赃，不独设立灾头，并有管账、包厨等名目。如十一年奏办之陆长树、王玉淋等案，即皆土棍之尤。屡经严拿痛惩，近虽稍知敛戢，而恶习总未尽除。当兹灾歉频仍，惟有宽猛兼施，随时惩处。若指此为办灾之弊，则弊在民而不在官。缘此种凶徒，不但州县嫉之如仇，吏胥尤畏之如虎，似无敢与串同之理也。

生监之弊在于包揽，平居无事，惯写灾呈；一遇晴雨欠调，即约多人赴官呈报。若经有司驳斥，辄架民瘼大题，联名上控。及闻查赈，则各捏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力能弹压。只要遂伊所欲，便可无事；否则

挟制官吏，讦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辈为之。

吏胥之弊在于捏册，当报荒之始，即造具灾形图册，详载区图斗斛，谓之注荒。迨给赈则有口册、赈票、饭食、纸张，在在需费。吏胥即借灾费为名，于查荒时索钱卖单，查赈时捏名入册，先借口于赔垫而暗遂其侵欺。此等或愚弄本官，或买嘱委员，或勾结生监，尚皆事所时有，曾经惩办有案。若谓其举同土棍，则彼此判若两途。拒之惟恐不严，避之惟恐不远，未必引而近之，以自取累也。

凡此三种舞弊之人，欺诈万端，不胜枚举，尚不止如该给事中所陈。然扼要总在州县，州县廉则人不敢啗以利，州县严则人不敢蹈于法，州县勤而且明，则人不得售其奸。所虑灾赈之区难得许多良吏，诚如圣谕：“岂今之州县胜于前人？”此臣所以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为最亟也。幸赖我皇上澄叙官方，首以清廉为重，近来江苏州县虽其才干未必果胜前人，而办灾一事实系清赈，不能更有侵冒之事。亦非必其人之皆清，而实有不得不清之势也。

林则徐还在奏疏中提出了“放赈总以稽核户口为第一要义”和一仍道光十一年灾赈章程办赈的主张。并且向所属官吏强调办赈与办理命盗案件的同等意义，指出：

如有故勘致死，即干抵偿，然犹不过一人一事，若办赈有所侵蚀，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即使幸逃法网，天理必不能容。

同时，林则徐还从时、势各方面为各级官吏的舞弊可能性进行辩解。最后表示自己将“矢此一片血诚”，“不敢市惠以沽名，亦不敢因噎而废食”，以达到在办赈工作中去积弊、培元气、固根本的目的。（《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二八八至二九〇）

[按]《全集》本脚注释：“折内提到的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之上谕，遂至江苏，当在十一月中旬。由此推算，则册折的复奏日期，最早也应在道光十三年，很可能是十四年初。”但林则徐比较勤政，如此重要的赈灾复奏，何敢怠慢，当即开始复奏。《全集》所注或指发折时间之推算，故仍置十三年十一月下。

十一月，林则徐与江督陶澍、浙抚富呢扬阿筹议堵截淮私章程以保护浙盐的销行。（王焕镛：《陶文毅公年谱》）

十一月，林则徐因拿获盗决官堤首犯陈端等，会同陶澍奏陈出力人员。
（《清史列传》卷三八）

十一月，林则徐因江苏连年遭灾，特制定缓征漕粮的权宜办法，即仿行明朝周忱酌剂公私田加耗减耗之法：

凡百亩中，有二三十亩近乎沮洳者，为之请缓。推之千亩、万亩皆然。统核其田亩之数，约七八成，余则报歉，米数则就其上则者计之，俗名曰暗减，赋且缓征，例于次年带收，惟递缓则已。民间得此惠，喘息为之稍苏。

（《续碑传集》卷二四）

十二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作《致陶澍》函，陈述江苏的灾情，并对违例请求缓征一事，表示愿独任其咎。

缘今岁苏、松等属灾歉情形，与历届不同，常郡与苏、松又复不同。盖历届灾分虽成于秋间，灾象先见于夏令，其或旱或潦，早有大概情形。早则在高田，而低田不与焉，涝则在低田，而高田不与焉，其界限本属井然。故通县有全熟之田，有全荒之田，有荒熟参半之田。例应剔荒征熟，合通境额田而计，居十分中之几分几厘，此历办之成法也。当其报荒之际，禾稻仍熟于田，故委员先后履勘，得以区别轻重，定为分数。然地方既广，书吏往往因缘为奸，总因有熟有荒，有轻有重，则希图高下其手，潜向业户索费，卖给荒单，谓之注荒使费。故办一处之灾，先须防一处之弊。但情形本有轻重，理宜逐一区分，固不能因噎而废食也。若今岁之歉象，见于秋而甚于冬。当夏令时，雨暘非不周匀，禾棉非不畅茂，孰意入秋以后，风雨阴寒，稻正扬花，秀而不实；棉苓方结，遽被飘摇，加以重雾严霜，雨雪交集，收获之际，损坏愈多。揆其被歉之由，非旱非涝，大抵高低一律，本不相悬。当勘办苏、松之时，即闻舆论纷纷，谓其普律酌缓，缘与向例颇相间隔，且彼时田禾已刈者少，未刈者多，尚可于履勘之时酌其轻重，以定分数。至常州府属在秋灾案内，原止勘办沿江被水之田，其腹地虽已减收，究比苏、松为胜，是以未准勘办。迨十月以后，阴雨连绵，至十一月初间，又五昼夜大雨不绝。已收之稻，带湿堆贮，蒸变发芽；其未收者，漂落雨淖之中，率多腐烂。据该府县迭次禀报，侍飭司委勘，情形属实。复于因公过常，亲加察看，洵系一律成歉。虽彼县与此县略有

轻重之分，而一县之中，实系情形如一。若必强为区别，则禾之已刈者什九，而未刈者尚不及什一。不能以腐落在田者为歉，而成堆霉烂者为非歉，转失情事之平。且具呈报歉之民，庄庄焚集，亦必不能此准彼驳，畸重畸轻，转与舆情不顺。且通县普律酌缓，正以杜胥吏高下之弊。譬如准缓一分，则每户额征一斗者，今冬先征九升，以此推之，户户皆然，村村一律，吏胥即欲轩轻，而无可握之权，给费者不能增一分，不减费者亦不致减一分，则其无从索费也必矣。在胥吏希图借灾敛费，正乐于办理参差，而不乐于普缓；且乐于飭于〔造〕图册，而不乐于免造。然灾情实系一律，岂可偏枯？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八八至八九）

十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又作《致陶澍》函，进一步阐述因灾请求缓征的详情。

查向来办灾成法，奏案内惟将成灾之区应行蠲免者，叙明成灾几分字样；其勘不成灾只系缓征者，历届奏内并不叙及应缓分数，俟飭属查明，方于题本内声叙。其区图斗，则又于题后造送，尚有四十五日限期。此次因常郡歉收，最后准办，而彼处兑漕，较苏、松为早，若不将分数即定，如何收漕？且彼时州县之心，尚在希图多缓，如苏、松、太三属分数，皆经几次加增，遂至三分以上。侍见常属各县亦极观望，与其未奏而叠稟请增，不如奏定而无可更改。彼时命意如是，致奏内转欠空洞。又欲杜绝书吏使费，故准办普缓并准免造图册。凡此皆吃力不讨好，钝滞之人所为也。吏胥之于办灾，未有不愿高低而愿画一者，有册斯有费，故乐于造册而不乐于免造。侍以今年冬办秋灾，原系破例之举，若绳之以例，则处处可挑，不独一处，故冀得以邀恩耳。至此县与彼县之分数所以未能画一者，非特旱涝之年，有地势高低之异，即今岁雨雪风雷霜雾，一县之内大致相同，而隔县则此阴彼晴，此晴彼雨，及同一雨雪，而分寸不等，皆事所常有，所谓百里不同天也。且刈获之迟早，但隔一两日，即不相同。譬如此县甲日刈禾，天尚未雨，彼县乙日始刈，雨已滂沱，则此县之分数即轻于彼县，然参差亦甚有限，故所异者在厘而不在分。且各县各报情形，彼此本不宜约会，该府亦不便意为增减，使归画一，非若一县之内，出于一令所报，自有酌剂之道。况以杜弊言之，通县一律，即吏胥无

可轩轻，若别县则各不相涉矣。侍仰窥飭查之旨，未尝指此，似可毋庸声说，仍乞钧裁。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九〇至九一）

十二月，写《刘闻石制义序》论刘之制艺水平云：

奄有众妙，大致以魄力胜，以兴会胜，以上下古今崇论阔议胜，而亦有朴实谈理，冲淡取韵者。云霞卷舒，水流花开，又极文境之变焉。昔之选帖括者，或分大小题，或分典制、理致诸类，明作者之不能兼长也。君子于理法、才气、风格、神情，无美弗备。任拈一题，皆能如量以称之，意有余者，一日迭成数艺，各运机杼，不拾牙慧，其援一经义，遣一史事，莫不纬以精思，下语如铸，洵能合有明、国朝诸作者而熔冶之。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九一至三九二）

冬，林则徐为赈济灾民，于设立粥厂外，又实行“担粥法”和其他各种救灾措施。其于翌年春奏折中称：

苏州省城于上冬分设粥厂之外，犹恐远近贫民跋涉拥挤，强悍者虑其滋事，老弱者难免向隅，当又率属捐廉挑施担粥。每一担约可给百人以上，分劝绅庶之家，有力者日施数担，即力微者，亦可合数人以成一担，各就本图邻近地段，同时挑担分施。凡老幼孤寡残废之人力难赴厂领粥者，皆得就近给食，众擎易举，所济较多。各属官绅咸相效法，城市之内多者至百余担，少者亦数十担。其各乡零星担数，虽多寡不齐，合而计之，亦与城市相埒。行之数月，差少饿毙之人。其余有买米平糶者，有采办杂粮辘轳巢施者，有收养幼童弃孩及流亡病丐者，有捐修各项工程以代赈济者。

（《江苏各属捐赈情形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〇九）

林则徐实行的这种“担粥法”，是从前人成法中择善采取的。

前明嘉善陈氏有挑粥就人，随处给食之法，最为简易。在富者出费有限，而贫者续命已多。荒政诸书，每详载之。而官行担粥自林少穆制军前抚江苏始，行之日久，获全甚众。……愿捐之家，仿照林制军成法，预制有盖粥桶，以木尺量之，高一尺五寸，径圆亦如之。每桶盛粥五十余碗，两桶为一担，每担煮米一斗，再入栖粉二升，便极稠浓，令人分担附近一隅之内，随带铁杓一把，其桶盖半边不动，半边可开，粥多气聚，经时不

冷。遇老弱瘦病者各给一杓，约计一担之粥总可给百人以上，柴米挑工，每日所费止在五百文之内，即行之百日，亦止五十千文。无设厂之繁而有活人之实。惟担数以多为贵，多者各分地而得食者均，且必出以同时，方不至有重复偏枯之弊。有力之家如果踊跃从事，不独城乡皆可周遍，即床席之病人，穷居之妇女，亦可就近送给，更能早晚两次，则全活者尤多。虽有荒年，可无饿莩。德莫大焉，事莫便焉。

（杨炳坤：《杨中议公自订年谱》道光二十八年）

担粥法，始于明季嘉善陈龙正，简而易举。道光癸巳林文忠公抚吴，冬荐饥，仿行此法，雇人挑赴各城以济老弱贫病，活人无算。

（陆可焜：《冷庐杂识》卷四《担粥》）

林则徐在救灾办赈工作上，不像一般尸位素餐的官僚那样，把救灾办赈看作例行公事，漠不关心，而是比较认真地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更值得肯定的是他还从前人的救荒成法中去吸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加以实行。“担粥法”在当时是取得了一定实效的，因而也博取了人们的赞誉。

是年除夕，次年元旦，林则徐放赈，屏弃吏胥，拣用诸生查核户口办理赈务，以求减少弊端。

吴中连岁荒歉，秋复荐饥，民不聊生，道殣相望。林少穆中丞则徐奏请缓征，劝捐赈济，并虑查核贫户，假手吏胥，多有不实。十二月，集诸生于学，亲为拣派，每图一人，查明户口人数，先付执照以凭领赈，各造所查户口清册呈阅。盖以诸生近在里闾，耳目易周，事归核实，诚善政也。

（韩封：《韩桂舫手订年谱》道光十三年）

这种认真态度博得人们的赞颂，当时有人写《放赈歌》以纪实。歌中说：

中丞筹画通权变，	放赈恰趁诸生便，
岁暮人人假馆时，	一百八图详勘遍，
向时设赈徒务名，	此时设赈民欢忭，
贫民夜寒常不眠，	终宵辗转泪如霰，
忽得中丞放赈钱，	归家各各买秧荐，
贫民乏食行不前，	榆糜杂进难充咽，
忽得中丞放赈钱，	破灶生烟办宵膳，

贫民贫无骨肉缘， 那顾伦常及姻眷，
忽得中丞放赈钱， 夫妻父子欢迎面，
吁嗟嗷嗷数万人， 感恩早被仁风扇，
况乃由城渐及多， 善政行看遍州县。林大中丞首创义赈，为作此歌
（严寅：《介翁诗集》卷八）

这位诗人还搜集了民谚而成诗五章：

大宪台，善救灾， 荒年谷，去复来。
去复来，派秀才， 亲见人家无絮胎。
秀才过，三日饿， 秀才不来那能坐。
中丞心，小民腹， 小民腹饥中丞哭。
中丞哭，为民福， 擎天之柱需此木。
（严寅：《介翁诗集》卷八）

诗人严寅还特为林则徐除夕、元旦的放赈活动写下了专篇：

雨雪罢农功， 无端岁又终。
愁闻三老语， 难送万家穷。
发赈凭开府， 需才及泮官。林大中丞首倡义赈，先命各学诸生一百八
人，按图查勘详报后，悉于大除夕给发第一赈

间阖知节俭， 掩户撤灯红。
（《癸巳除夕》，见严寅：《介翁诗集》卷八）

晓起盼晴空， 人人祝岁丰。
雪窗纱映白，除夕大雪 赈户字留红。林大中丞命于大除夕放赈
敝俗知更始， 维皇识苦衷。
旧符从黯淡， 也得到春风。

（《甲午元旦》，见严寅：《介翁诗集》卷八）

林则徐以诸生任放赈，使“胥吏不得至乡村，实惠及民，一无扰累”的做法，受到许多人的颂扬，如友人吴嘉淦（清如）写赠诗志其在江苏之善政云：

设官各有职， 寒臣独贤劳。
往者值稔岁， 居民惨鸿嗷。
公时握刑篆， 怒焉心忧切。
略仿郑公法， 善政穷秋毫。

振恤务实惠， 井井罗科条。
迄今碑众口， 名若华袞褒。

又一首则颂其放赈措施之良云：

公去民重忧， 公来民色喜。
孰是父母心， 而不慈厥子。
比户食为天， 频闻呼庚癸。
市肆半居奇， 谷值增不已。
动言来无方， 实藉牟利耳。
公心定惻然， 轻重揆事理。
劝谕量平减， 升斗恤闾里。
勿令市侩流， 私智逞谲诡。

（《十朝诗乘》卷一五）

又陆嵩（方山）有《呈少穆中丞诗》一首，既颂林则徐善政，又勸放赈诸生当领会林则徐用心之苦。诗云：

一疏传闻达九闾， 流民难绘郑监门。
未偿饥溺平生愿， 敢负忧劳圣主恩。
官阁持筹宵正急， 穷檐挟纊户知温。
诸生应识公深意， 肯使呼号尚满村？

（《十朝诗乘》卷一五）

[按] 吴、陆二诗，为时人传诵，故郭则澐入其诗于所纂《十朝诗乘》。

林则徐在办赈救灾问题上还和有关人士信札往来，商讨筹议，如清末黄彭年就见到过林则徐与潘曾沂筹议赈饥的专函九件，黄为此写了跋语：

右林文忠公与潘功甫先生九札，皆抚吴时筹议赈饥事。词翰精妙，固不待言。尤喜其见事之真，虑事之密，论事之细。往时读文忠抚吴诸疏，但言集绅劝输，煮粥送赈。及观此札，然后知精察力行之详且尽如此。贾子云：古之为天下者至纤至悉也。纤悉之未周而谓吾能其大且远者，固不然矣。功甫生长名门，秉蹈高节，为世推重，而宅心施惠，已饥已溺之意，具见札中。士之独善者，原未尝忘兼善也，然则名贤之求志与名臣之达道，岂有殊哉！

（黄彭年：《陶楼文钞》卷一一）

是年，曾经参与修订林则徐水利著述的友人桂超万对林则徐在江苏兴修水利、安集饥民的施政措施，写诗纪事称：

（一）《娄水春》谓林少穆中丞兴娄江水利也：“娄江泥，昔齐堤。娄江水，今成溪。昔愁霖，良亩沈，今有尾闾 沧溟深。昔苦旱，嘉禾嘆，今有臣泽水田满。洞开泻雨，洞闭屯云。河伯顺轨，潮神回轮。鸠工代賑，鹄面转温。成功者天，时啗三旬。谁实得天，公真天人。”

（二）《江鸿集》谓林少穆中丞安集饥民也：“前岁江圩开，米一颗，珠一枚，汴舟泛淮，合浦珠来（公自豫藩南调，时南饥北熟，请帑余麦，载以南来）。昨岁屏翳酷，米十斛，玉十穀，蜀舰蔽江，漫天雨玉（癸巳苏大饥，为招蜀米东下）。珠玉树和根，昔汉水，今江湄，珠粒玉粒满田种，从此江鸿长不饥（购楚早稻种给民，一岁两获）。”

（桂超万：《养浩斋诗稿》卷五）

是年，林则徐为友人梁章钜妻郑氏撰《梁芷林方伯室郑夫人墓表》。（梁章钜：《退庵自订年谱》）

是年，友人邹鸣鹤致书林则徐，赞扬他在江苏的勤于政事和所取得的成绩。

惟闻抚循一载以来，寝不能寐，饭仅一盂，明知种福无穷，彼苍必为默佑，而事烦食少，窃为天下苍生添虑之。

执事之莅苏也，承梓庭先生后，易海忠介严峻，而继之周文襄干略，持之以汤文正公平。查囤积则市价减，劝捐输则民力继，恤流亡则积困拯，禁游冶则正用充。其余造士，恤刑、缉匪诸善政，体务乎其大，而条理必贯；功既乎其实，而流弊先弭。

（邹鸣鹤：《上江苏林中丞书》，见《邹壮节公书牍》）

〔按〕梓庭即程祖洛，前任苏抚。海忠介即明海瑞，周文襄即明周忱。

是年，林则徐为友人题图画诗册，写词多首，如《念奴娇·题潘星斋〈藤花馆填词图〉》、《买陂塘·题潘绂庭〈午年午月午时生诗册〉》及《壶中天·题伊小沂〈江阁展书图〉》等。（《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八七至二八九）

是年，普鲁士传教士查理·郭士立在鸦片贩子查顿指使下，又乘船北上，销售了价值五万三千英镑的鸦片。（齐思和：《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烟贩们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主谋》，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按] 据郭士立所记载,这次航行了六个月零九天,于1833年4月29日返回伶仃。那么,这就是从去年9月以后郭士立应查顿之请参加贩毒活动的一次航行。

是年吴熊光(1750—1833)、郭尚先(1785—1833)卒。

道光十四年 甲午 1834年 五十岁

正月，林则徐仍在苏抚任，致力于疏浚河道、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工作。首先着手筹议刘河、白茆河的挑浚，并根据司道各官调查筹议的意见，上《筹挑刘河白茆河以工代赈折》，指出：“年来河道愈形淤塞，农田连遭积歉，更宜亟修地利，以期补助天时”，而兴挑经费则“刘河借项兴挑，分年摊征归款；白茆河归于官民捐办”。至于挑浚办法不采取“工费既大，而能否经久，转不可知”的挑通海口办法，而采取“工省利长，于农田实有裨益”的挑通清水河办法，并建闸筑坝来阻挡泥沙和宣泄水量。（《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〇一至三〇三）

〔按〕《全集》脚注称：“据折内‘并以上年秋禾被歉，现在青黄不接之时’，则当为道光十四年；又兴修水利当在冬季农闲之时，且白茆河挑浚工程在三月初一日开工兴办，故推断此折出奏约在正月。”

正月十六日，林则徐作《刘闻石时文序》。（《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六〇）

〔按〕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将此文系于十三年十二月，题作《刘闻石制义序》。当以《日记》为准。

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出题甄别紫阳、正谊两书院诸生。分别出题而以《再熟稻赋》为通场考题。次日，魏源等应邀来阅卷。二月初四、初六又进行补、复试。（《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六一至一六二）

〔按〕林则徐很注重教育，曾不定期考察两书院。这两年日记中都有所记述。

正月二十五日，韩封死。韩任福建臬司时曾监临甲子科闈闱，林则徐于是科中举。封家居逝世，林适任苏抚，为韩代递遗折，并撰挽联称：

西曹法律，南纪封圻，溯溯中外勋猷，范、富、欧阳同著望；
闽峤檐帷，吴趋杖履，忆卅载因缘香火，李、张、皇甫愧知名。

(原注:公尝提刑吾闽,则徐为诸生时即以国士相待。又,则徐官吴门,值公里居,尤欣亲炙云。)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二一)

二月初一日,林则徐向常、昭二县绅富继续劝捐疏浚白茆河工费。二县绅士原来集议捐输标准是:

常邑千亩以上之户,每亩拟捐钱一百文,又另捐抚恤钱二十文;百亩以上之户,每亩拟捐钱五十文,又另捐抚恤钱一十文。昭邑千亩以上之户,每亩拟捐钱一百文,又另捐抚恤钱八十文;百亩以上之户,每亩拟捐钱五十文,又另捐抚恤钱四十文。

根据这一捐输标准,“约可捐河工钱五万余千,抚恤钱二万余千”,而林则徐对白茆河工程的估算,“总须十万千文,方可勉敷工用”。捐款中“可济工用者只有五万余千,尚缺一半之数”。因此又要求二县典当、场户、铺户“量力捐输”,如再差一、二万千,则由林则徐“设法筹给”。(《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六七)

二月初一日,林则徐为李彦章所撰《江南催耕课稻编》写叙,反驳各种不宜种早稻的说法,力申种早稻之利。其中如间种及“田不必再耕”、“早稻之根即以粪其田,而土愈肥”等说都颇有见地。此序甚长,内容丰富,《文钞》未收,特录全文如次:

《江南催耕课稻编》叙

居今日而欲民无饥,则任举一术焉,可以广施生、资补助者,皆不惮讲求而尝试之,冀以收百一之效,而况其信而有征者乎? 吴之民困矣,齿繁而岁屡俭,赋且甲天下,当官不能舒民困,诚予之辜矣! 抑亦知二鬴之不供,由吾民四体之不勤乎? 古者于耜举趾,必以春时,今岂宜有异,而江南之稻,辄以夏至始艺之,其获乃不于秋而于冬。是时严霜苦雾,饕风虐雪之厉,岁所恒有,故有垂成而不得下咽者。古谓收获如寇盗之至,今需滞若是,悔奚及乎! 近者,潘功甫舍人劝行区田法,曰:深耕、早种、稀种、多收,此诚不刊之论,而从之者盖寡,非不知区田之利远且大也,惮目前之多费,以改图为弗便,所谓难与虑始耳。夫农民习其事而不明其理,惟以循常蹈故为安。吾侪读书稽古,明其理矣,而于事未习,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有难以口舌争者。余因就官廨前后赁民田数亩,具耰锄袂襖,

举所闻树艺之法与谷种之可致者，咸与老农谋所以试之，以示率作兴事之义。于是得早稻数种，自四十日籽至六十日籽，皆于惊蛰后浸种，春分后入土，俟秧苗而分蒔之。此数种者，固吾闽所传占城之稻，自宋时流布中国，至今两粤、荆湖、江右、浙东皆艺之。所获与晚稻等，岁得两熟。吾闽早稻艺于谷雨之前，小暑而获，大暑而毕，芒种时早稻犹未刈而晚稻之秧已苗，即植于早稻之隙，若寄生然而不相害，及早稻刈则晚稻随而长，田不必再耕，且早稻之根即以粪其田，而土愈肥，可谓极人事之巧矣。余尝按二十四气而绎其义，窃谓谷雨者，艺早稻时也；芒种者，艺晚稻时也，是皆顾名思义而可思者。天之于农，固予以再熟之时，而诞降其嘉种矣。《吴都赋》云：“国税再熟之稻。”是早晚两禾皆吴中所宜也。吴民纵不欲行区田法，而于两熟之利岂独无动于中乎？然春耕之废久矣！诘其故，则宿麦在地，不可以播谷也。盖吴俗以麦予佃农而稻归于业田之家，故佃农乐种麦，不乐早稻，而种艺之法亦以失传。乃者，自去秋以逮今春，雨雪多而田水积，二麦既不能播矣，盍改图乎？江南故泽国，其土宜稻，本非如西北土性之宜麦，况下地已无麦，则艺稻尤亟矣。或曰闽粤地暖，故早种早刈，江南春寒，未必宜此；然江右荆湘地亦非尽暖也。且如江北之下河诸邑，无岁不恃早稻为活，立秋前则皆登矣。其不能两熟者，以秋汛启坝，洪泽之水下注故耳。闻三十年前则两种而两刈也。江南地虽不暖，岂尚寒于江北乎？又或曰：早稻秈也，晚稻粳也。江南输粮以粳不以秈，虽种之，不足供赋。奈何？曰：余固为民食计也，以晚易早，民或不乐；早晚兼之，又何不宜？或又曰：地力不可尽，两熟之利未必胜于—熟，此说固正，然以余所见，闽中早晚二禾，亩可逾十石，其地多山田，不能腴于江南也。且江南—麦—稻，岂非再熟乎？以所不宜之麦易而为所宜之稻，非尽地力也？夫地力亦患其遗耳，耘耜不勤，粪种不施，虽再易三易，而未必有获也，反是而尽力焉，安见地力之惫乎？且即两熟不能赢于—熟，而早晚皆有秋，民先资以果腹，则号饥之时少矣。况岁功难齐，或早丰晚歉，或早歉晚丰；不得于此，或得于彼。抑亦劬农者所不废乎？所冀业田之家贷佃农以籽种，及其获也，仍以种麦例之，则愿从者众矣。至晚稻当种之时，或如闽中法，或如江右、荆湘法，相时而动可也。余既试其事，复述其理以质同人。适兰卿同年权三吴廉访，为余言其官粤西时，尝以是

课农，著有成效，因博征广采，厘为十条，以证余说，题曰《催耕课稻编》。首纪列圣纶诰以著朝廷之重本，而时地品类以及种艺之法以次递详。且所列江南早稻诸种，皆今之苏州、松江、太仓府州志及长洲、吴县、昆山、常熟，上海诸县志所详载者，则诚物土之宜而此邦父老之所传习，视他书所记尤信而有征，而非当官者之诳吾民也。先畴畎亩之思，其亦可以勃然兴矣。道光甲午春二月日躔降娄之次，抚吴使者侯官林则徐叙。

（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卷首，姑苏甘朝士铺刊本；

又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九二至三九四）

《福建通志·李彦章传》亦概述其事云：

癸巳十一月，（李彦章）权江苏按察使事。值苏、松诸郡，恒雨为灾，议蠲议赈外，乃为江南劝种早稻说，又为江南劝种再熟稻说，旁征博引，厘为十条：曰国朝劝早稻之令，曰春耕以顺天时，曰早种以因地利，曰早稻原始，曰早稻之时，曰早稻之法，曰各省早稻之种，曰江南早稻之种，曰各省再熟之种，曰江南再熟之稻。题曰《江南催耕课稻编》，颁发各郡县。又自于湖上买田，购湖南北早稻试栽，果有成效。各郡县亦俱奉行其法，无后时者。

（《福建通志》卷三七《列传》卷三八，清七《李彦章传》）

[按] 李彦章《榕园文钞》卷三有《江南催耕课稻编序》，称此编之作是应林则徐“日谋所以早种早收之法”的要求，而自己“尝在思恩府劝民广垦水田，试栽早稻，是岁两种两熟，民始以为可行”，于是“既举向之所知，及在粤东劝早稻之法以对，因又辑取古今早稻品类、时地及一熟早熟之种，汇为此编”，供林参考。此序即载《江南催耕课稻编》本书前，末署道光十四年二月中和节即初一日。

二月二十日，林则徐在镇江送别赵盛奎。《送赵菊言少司寇（盛奎）还朝次王竹屿都转韵》一诗当作于此时。诗中呼吁地方官吏在救灾问题上要同心协力，并希望赵盛奎在朝廷上能反映目睹的地方灾情。诗中写道：

江淮米贵抵兼金， 振廩行糜费酌斟。
欲辑流亡无善策， 苦求刍牧赖同心。
嗷鸿集泽皆亲见， 鸣凤朝阳愿矢音。
暂醉莫辞京口酒， 雨丝帆影绿杨阴。时于京江雨中话别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七）

[按] 《日记》记是日林在镇江督运,有细雨,并记“送菊言行”,与诗中自注也正相合。

二月十四日,林则徐与同年赵廷熙(兰友)相晤于镇江。十七日,又晤于丹徒。二十四日,复晤于丹阳。(《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六二至一六三)

二月十五日,有《致郭柏荫》函,论及书法。

然笔力尚须求其秀挺,墨气尚须求其鲜润,此亦惟于腕下作工夫,无他谬巧也。盖笔提得起有操纵,向背有起伏顿挫,则体直而无不挺,神现而无不秀。秀则不滞,挺则不俗,而墨气之鲜润即随之矣。凡一横一竖,除欹侧以取势外,无不贵乎注笔者,转处钩处亦然。先注后转则力足而不剽。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九三)

二月二十四日,江都县修筑河堤江埂开工,四月二十日完竣。(《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五七)

三月初一日,白茆河挑浚工程兴工。三十日,白茆河完工。又接浚附近徐六泾及东西护塘河河道。五月十九日,全部挑工完成。七月间,又兴建海口闸坝。十月二十三日,竣工。这些工程所用民夫系以工代赈,使壮者可自食其力,而老弱残废之人不能工作,则于办工经费内节省接济。“统计土方夫工,以及闸座工料,庠水筑坝,并就近接济老弱饥民,一切经费,共用银一十一万五千二百七十八两零”。(《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三七至三三九)

[按] 林则徐于道光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上《验收白茆等河工程并出力人员请奖折》历述具工过程。此引述内容皆据该折。

三月初八日,刘河挑浚工程开工。四月底完工。“计通土工方,连修筑闸坝、挖废民田给价等项,共银十三万四百二十二两零”。(《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二一)

林则徐在挑浚刘河的工程中亲自坐小船往来视察。

开浚刘河之役,则徐每坐小舟,数往来河上,察勤惰,测深浅,与役人相劳苦,不烦供亿。

(钱宝琛:《壬癸志稿》卷一《名宦》)

挑浚刘河、白茆河工程的顺利完工,符合了当时人们的愿望。包世臣甚至“默祷神明”以求天时晴霁而便于施工。

癸巳秋冬，又复苦雨。客岁濒海木棉受伤十八九。抚部林公力持以工代赈之议，于今春并举刘河、白茆塘两工。予以从前办理吴淞、孟渎皆受天时之累，默祷神明，求一月晴霁。开工以后，两月不雨，竟得克期蒞事。……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七《中衢一勾》）

三月十一日，林则徐从家书中获知陈寿祺逝世。（《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六五）

三月十四日（4月2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改革法案》开始实行，对华贸易完全转入私人企业手中。

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间，林则徐亲往“刘河查工”，“看海口拦坝”，二次到白茆河工次，又赴海口“视潮势，议筑坝”和“看工”。（《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六六）

三月，因上年给事中金应麟曾奏陈粮船水手种种“不法情弊”，清廷命林则徐等查复。林则徐即根据上年十二月至本年三月间的访查情况在所上《各属拿获凶盗要犯分别审办情形片》中复奏漕运情况云：

……此次江、浙两省漕船经由内河北上，因催趲紧急，昼夜遄行，水手人等并未泊船上岸，尚无横截河中需索买渡钱、排帮钱，及用粮米倾入商船讹诈分肥各情弊。惟查粮船自上冬归次以逮本年开行，为期数月之久。此等群聚水次，乘间恃众，靡恶不为，是以抢劫之案出于粮船水手者尤多，惟有随时严拿惩办。……此外尚有盘踞船舱，抢拉头纤，硬送水手，勒加辛工，种种不法，非但扰害商民，即帮丁亦深受其累。凡被人告发及得自访问之犯，皆即拿获严讯，分别究办，始觉稍为敛戢。现在各帮重船计已过淮，陆续渡黄北上。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一〇至三一—）

〔按〕上年金应麟揭露粮船水手不法情弊反映了当时漕运弊端的严重情况，颇资参考。金疏中说：“江浙内河一带，长亘七百余里，每年漕船归次之后，凡商民船只经过，小则讹诈钱文，大则肆行抢夺。其讹诈之法：或将漕船横截河中，往来船只非给钱不能放行，名曰‘买渡钱’。或择河道浅窄之处，两船直长并泊，使南北船只俱不能行，必积至千百号之多，阻滞至三四日之久。然后有沿河地棍名曰‘河快’者，向各船科敛钱文给付漕船，令其抽单分泊，以

便各船行走，名曰‘排帮钱’。迨至受兑开行，又另以‘捉船拔米’为名，如遇重载商船，该水手等即用米一石倾入舱内，非给费不能行，否则加以抢粮名目，人船并锁，借称送官究治，即可得钱。设遇无货船只即留为分载私货之用，送至清江浦交卸，始得放回。其讹诈之处最著者，如：嘉兴府东门外之宣公桥，苏州府胥门外之虎衙、浒墅关之市河，丹徒县之月河闸、猪婆滩、都天庙、大闸口等。其所讹诈钱文，每帮都有‘总头’收掌，除汇总分派各船之外，领运员弁之家丁、差役人等均有分肥。”（《东华续录》道光二八）

四月初九日至十七日，林则徐至刘河一带验收挑河工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六八至一六九）

四月二十七日，陶澍至林则徐抚署阅官兵步射。林留席，在座的尚有豫坤、陈奎、怡良等人。诸人至抚署后园观稼，即在园内竹亭展玩书画。陈奎为竹亭题名“后乐”，陶澍即为书额悬挂；林则徐自集苏句制楹联：“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陶澍又为书联。（《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七〇）

友人齐彦槐为作《后乐亭图》，并题称：“后乐亭图为少穆中丞作。中丞于署后隙地垦田种稻，一岁两熟，盖以教吴民也。缚茆为亭，陈芝楣方伯题曰后乐亭。”又系之以诗说：

欲谱豳风七月篇， 衙斋休暇看耕田，
乐期稷契经纶后， 忧在尧汤水旱先，
菊圃吟香占晚节， 茆亭赏雨记丰年，
吴中物候谁云晏， 红稻收时始噪蝉。

（齐彦槐：《梅麓诗钞·新安往还集》）

友人杨庆琛也写有《后乐亭图为少穆中丞题》诗说：

我公忧乐关天下， 岂独亭名继范公，
依竹编茅瞻稻熟， 到春劝稼祝年丰，
虑周绿野耕锄外， 心在苍生福命中，
试看纳采兼隕箨， 此图真不愧豳风。

（杨庆琛：《绛雪山房诗钞》卷一二）

四月，林则徐会同陶澍定义修筑练湖蓄水、减水诸坝及修复古涵，改建济运闸来改善镇江一带运河河道的通航，使之不影响农田的问题，并劝谕民间捐修。至冬，工竣。（《筹办通漕要道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七七）

三、四月间，两淮盐运使王凤生卒。魏源为撰《两淮都转盐运使婺源王君墓表》，有“近日海内谈实用之学，必首推君”之语。林则徐也赏识王凤生筹划改革盐法的才能，特为其手书墓志铭。（《魏源集》上，页三二一）

五月初七日，林则徐为钱澧《守株图》遗照写《题钱南园先生（澧）〈守株图〉遗照即追和自题原韵》诗。对钱澧的操守表示仰慕。

直节生遐隙， 微时抱义处。
致身为君国， 自许袞职补。
朝阳翔桐凤， 履蹈惕冰虎。
守身喻此图， 良止止其所。

昔我游五华， 星邮里逾万。
式闾景名德， 仰山适吾愿。
睇观遗墨新， 想象风规远。
笔正征臣心，

公忠泯恩怨。嘉庆己卯典试滇南，及门钱信庵以先生遗迹属跋

及兹拜图象， 清澈天人姿。
霜根耸枯干， 兀坐忘朝饥。
密叶有解脱， 贞柯无支离。
志士植名节， 对此情为移。

我非守雌黑， 闻义向心地。
顺生以为常，先生句 斯语吾请事。
去来两无恋， 静躁各有制。
莫认达生言， 天地蘧庐寄。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七）

五月初十日，林则徐考校科甲出身的知县十人。（《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七二）

五月，清廷命令广东督抚查拿惩办老万山一带鸦片等货的走私活动。（《东华续录》道光二九）

五、六月间，林则徐在日记中多次记写有关在署园试种早晚稻事，如：

（五月）初二日……（陆）莱臧名吾园为“丰圃”，从之。

二十二日……是日“丰圃”中种晚稻一区。

二十四日……所种早稻，秀者十之三四矣。

（六月）初二日……“丰圃”中所种早稻已秀齐。

十五日……署前所种早稻，俱已升浆。其中湖北之种，穗长而粒多，比下河早稻为美。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七一至一七六）

这些日记说明林则徐十分重视在署园中所进行的“催耕课稻”，推广早稻的试验工作，并已初步接触到精选良种以改进农业生产的科学方法。

六月初五日，林则徐为陈廷恩写《题陈登之别驾（廷恩）〈督运北行画卷〉》诗二首，这首诗表达了林则徐对江苏地区民生困苦的关怀。第一首诗说：

君恩已许减征输， 民气东南尚未苏。
雀鼠太仓无宿饱， 雁鸿中泽有新逋。
飞鸟早盼移官舸， 扫叶徒惭下县符。
抚字催科俱政拙， 莫夸粳稻转三吴。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七）

同日，写《跋陈登云〈排次至方师遗迹〉卷后》。（《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九四至三九五）

六月初六日，林则徐任用当地生员复查赈务以杜绝胥吏的舞弊。

苏城义赈捐项已将收齐。城厢已发四赈，各乡三赈，尚有余资。因目前城厢民力视各乡较窘，故又加赈一月，仍令诸生复查。上午俱来见，各付赈票去。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七五）

六月初九日，英海军大佐律劳卑（W. J. Napier）到澳门，组成第一个驻华商务监督处。东印度公司前驻广州大班德庇时（J. F. Davis）、罗宾臣（G. B. Robinson）为副。律劳卑叫嚷对付清政府“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否则，交涉不过徒耗时光而已”。十九日，律劳卑无视中国法令闯入广州。

六月二十一日，召集紫阳、正谊、平江、锦峰四书院诸生三百六十余人，与豫堃、陈銮、怡良等“同为决科之试”。（《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七七）

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二日间，林则徐亲往太仓地区视察水利工程，听取意见。其中如：

（六月）二十七日……至海口石坝，观坝外所浚引河。申刻开坝中涵洞，试放清水，以涤海淤，颇有建瓴之势。

二十八日……昨夕各牧令金议，以石坝灰浆尚未干老，拟试放之后仍堵闭数月，以候大水启放。余然之。

（七月）初一日……委青浦令蔡维新、前上元县黄冕同赴泖湖等处勘视河道。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七八至一七九）

六月二十八日，为金端表写《题〈刘河镇纪略〉》云：

道光甲午之夏，余浚刘河工竣，屢至其地，为善后计。有老民金端表者，以其所辑《刘河镇纪略》十四卷质于余。阅其记载，虽真贋杂出，而用心亦可谓勤矣。载笔之或就而取证，礼求诸野，亶其然乎！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九七）

[按] 《全集》编者于脚注中称：“标题为编者所拟。金端表记其事曰：道光十四年春，蒙抚军林公开浚刘河。后四月间，又来议筑石坝，以阻浑潮。五月间复至，修理天后行宫。六月二十八日，扁舟查看土、石二坝，入庙拈香。余以此面呈，蒙公优待。各官送行后，离闸半里许，复停舟请会。余坐轿往谒，因岸阔河深，病足难行，传谕即在舟中稍坐，不必劳动。唤两孙上船，面嘱云：‘尔祖一生心血，集成此书，万不可遗失。’即取诗笺批示回答。见两孙憨态，令亲随人持书与诗笺到轿前，传谕：‘大人有公务，不及细观，俟暇日着人来取，今且收藏之。’因笔此数言，亦以见敬老民之厚意云。”

由此纪事观之，林则徐与一般民众之情意。又于当日日记中记其事云：“有八旬老民金端表者，出其所辑《刘河镇记略》十四卷，求为订正，虽所载多不雅醇，然用心亦勤矣。因书数字于卷以归之。”亦以见林则徐之亲民。（《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七八）

六月，林则徐作《昭代丛书》骈文序。序中叙丛书源流及《昭代丛书》编纂缘由，颇有可取。《文钞》未收，特录全文如次：

《昭代丛书》序

今将据残竹以稽元龟，翻宝书以溯帝魁。龙威探禹穴之函，鸡次负

楚官之典。绿纯黄玉，搜册府于庸成；笙典珠坟，览书岩于唐述。羽陵蠹屑，副缉丛残，汲冢虫文，卢牟食朽；则泉牢百民，荟萃九流，猎采文林，骋奇说苑。岂不琳编戢香，究琅环福地之藏；竹牒锵洋，胪蓬岛仙宫之秘。然而标新者，无庸袭旧；润古者，并贵雕今。丛书之刊，宋元肇始。篇名《学海》，左古鄮创厥规抚；文演《说郛》，陶南村恢其体制。固洪河之星海，亦大辂之椎轮。嗣是《汉魏丛书》、《古今逸史》、《宝颜秘笈》、《稽古日钞》诸集踵出，觚编叙事，斗简钩沉；要皆颉颃陈编，纂搜前代，鯖合五侯而味错，琴胶百衲而纹糅。若夫抉隐名山，拾华近载，证旧闻于《日下》，广逸典于《酉阳》，登多宝船，群惊虬费；入众香国，尽挹氤氲，则惟《昭代丛书》之刻至富焉。今夫《道德》五千言，传于关喜；小说九百种，本自虞初。征献并取乎征文，识大不遗夫识小。惟是稗官剿说，嗤马角之荒唐；迂士陈论，诮麟皮之傅会。九奸五蠹，术恶刑名；脂盞香奁，词填侧艳。《搜神记》既伤于诞，《无鬼论》亦病其支。使非品别金沙，鉴澄珠砾，涤烦去滥，褰芳撷腴。癸棘丽葩，徒取讥于芜纒，秕扬瓦积，究何当乎雅驯？是书搜裒群言，瓠掬新语，邮能考异，契亦参同。或颂绍金天，或典稽玉海，或衍绪言于鹿洞，或宗朴学于鸿都，或金虎开图，分记域中之风土，或红羊历劫，旧传阃外之春秋。他如香乘茶经、砚笺墨藪，瓠史五行之志，栗园千树之名，靡不记事悬珠，考古操镜，论凭公是，词异子虚，分之为一言，合之成五杂俎。张氏山来、杨氏慧楼先后采葺，厘为八编。吴江沈翠岭参军汇而梓之，问序于余。余惟圣朝治洽同文，士多汲古。公羊墨守，折衷必据经神；子骏才多，揆藻各为物祖。引漠觴而斟酌，群涌言泉；游文藪以回翔，旁开辨囿。咫闻罗络，虽小道而可观；寸帙流传，恐单行之易轶。参军乃碎金广购，屑玉骈罗，嗜故饕新，都归掌录，连篇累牍，悉付手民。板戒麻沙，细校乌焉之讹字；璧除瑕类，不登鲫溜之俚谈。集腋有借于千狐，阉斑获收夫全豹。十千分部，命名殊《丁卯遗诗》；八集蒐功，核实同《癸辛杂识》。伫看尾仍貂续，蹊赖鸡多。赛积卷于蓼塘，甲乙终十门之数；附类书于芸阁，丙丁排四库之签。

道光十有四年岁旅阉逢敦牂且月，抚吴使者侯官林则徐序。

（《昭代丛书》清道光刊本；又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九五至三九六）夏，林则徐上《江苏各属捐赈情形片》，报告在江苏办理灾赈情况。（《林则

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〇八至三〇九）

〔按〕《全集》据片中“延至此时天气较为暄暖”，定出奏日期为春季。但忽视片中有“自上冬以迄今年春夏”一语，故以定“夏”为宜。

夏秋间，林则徐在致家人函中论及读书作文之道，实则系向其子汝舟传授科举制艺进修之途径，也反映林则徐对制艺的看法。

读书作文之道，其先当因类以求之。如理学则当〈于〉先儒所论天人性命之旨及今古名家之深邃刻挚而明晰者讲求之。政事则当于先儒所记兵农礼乐之要及古今名家之昌明高华，开拓而精切者讲求之。始能读，次能记，次能用。常读始能记，常记始能用，故口诵目览手抄，则下笔汨汨然来，自有汁浆也。用翻，用跌，用衬，或拓开，或推深，或旁敲，或反逗，皆文字妙法。然此数者，无经籍之菁华、儒先之妙绪、大家之讲求、古文之气息以出之，又何以有精彩、有意味、有波澜、有曲折乎？吾家藏书最多，一意在于是，三年当可观也。时文纯璧者少，一篇数股，每股数句，记诵尚易，就此求之。目今风气，用意用笔，忌与人雷同，寻常意习见语□勿用。总之多读多作，则取有所择，而用可精也。功令试诗亦宜切究，好诗亦当熟背数百首，则音律调而风味旨，且取材富，不以鄙野嗤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〇三）

〔按〕此件无年月日。《全集》定为道光十五前于江苏所写家书，无确指，余以函中首云：“去秋知尔游于庠”，显指汝舟而言。函中云：“今只有年余便是试期”，当指道光十五年九月秋试。又函末向闽中索书多种而称：“我前年在苏印刷甚多”，道光十二年，林则徐正在苏抚任，亦合。故订此函当写于道光十四年夏秋之际。林汝舟果于道光十五年秋试成举人，此函必为林则徐为教导儿子应举前所当做的准备工作。

七月初一日，林则徐舟过昆山，曾视察震川（明归有光）书院，在日记中详记其建筑设置。（《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七九）

友人魏源对水灾情况亦有所记述云：

道光十四年，蛟水陡涨，潦将入城，林公急檄太仓州决刘河、白茆大坝，不二日水退数尺，岁仍大稔。

（《魏源集》页三九四）

刘河、白茆河自昔以通海口为要，今抚部林公与督府会筹，以为三江

并行，必淤其一二，今正溜专趋吴淞，则不宜多杀其势，而刘、茆二海口，内外高下平等，旧苦咸潮倒灌，介虫逆上害田穡，尤不宜引寇入户，于是坝其海口，使不通潮，而专蓄清水。十四年太湖发蛟，江水骤涨丈余，急决海口大坝，不三日水骤退，吴田大熟。而海啸风潮时作，亦不致倒侵内地，太仓、常熟、昭文沾溉数万顷。

（《魏源集》页三九七）

七月中旬，有《致潘曾沂》函，叙茹素尽孝、署中种稻试验等事。

弟素不持斋，惟于家忌日及自己生日则茹素，盖谓此日之苦，人子所不敢忘者，故于食息间少变常度，永此慕思，从未敢稍有觴豆之举。

弟于署中及附近种早稻，皆旬日前刈获，每亩可得实米一石七八。崧畴所种于南园者较迟，其参稔晚稻未能有成，弟所种参稔则皆可活，或工力有所不同耳。就中以楚北早谷种子为最美，计一亩可得米三石。惜本年得之较迟，今拟筹款赴楚买种，明年及早种植，六月即可收刈，且所得为多，即刈后再种晚稻，亦未逾候也。弟所种区田，现亦甚为茂美。日后统较各种收成，核其工本之轻重，择善而从，可以现身说法。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九六）

七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在丹阳一带视察修建练湖闸坝工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八三）

七月二十九日（9月2日），粤督卢坤下令封舱。八月初三日（9月5日），律劳卑令巡洋舰两艘（伊莫金号和安德罗马奇号）强行闯入珠江，进行武力威胁。

秋，为协办浙江在江苏采办海塘条石，请先由苏州藩库垫支银五万两。

核计工料、运费，除浙省拨银五万两外，不敷尚多，应请在苏州藩库正项道光十四年秋拨款内，先拨银五万两，以资支用。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二四）

八月初五日（9月7日）正午，英舰向各炮台炮击挑衅，遭到回击抵抗。八月初七日（9月9日）、初八日（10日）继续沿省河进攻，八月初九日（11日）抵达黄埔。

从八月初五日正式开战以来“外人外船一律禁止进省”，商业几乎完全停顿。

八月十三日，粤督卢坤会同提督曾胜、巡抚祁项及海关监督中祥向清廷报告英舰驶入内河并请求处分。九月初，道光帝在这份奏折上朱批说：

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类轻视也。

（《鸦片战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二五）

同时又在下发上谕中处分有关人员：将粤督卢坤褫去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革职留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革职。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高宜勇革职枷号海口。最后以包围商馆、切断馆舰联系迫使英舰退出。

八月十九日，律劳卑及兵船二只退出虎门海口，开复了卢坤的处分，“加恩赏还太子少保衔，并给还双眼花翎”。（参见《鸦片战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六二至三六七）

[按] 卢坤在另一份奏折中说：“于（八月）十九日（9月21日）将律劳卑押逐出口，仍飭恭候谕旨遵行。该夷兵船二只亦于是日开行，一路磨浅。二十二日押出虎门海口。”（《鸦片战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三一）而英人报告则称：八月二十四日（9月26日）巡洋舰才驶出虎门，而律劳卑则于二十六日（9月28日）抵澳门。（《鸦片战争史料选译》页二六）

八月二十日午后，撰拟采办海塘条石章程七条，咨询浙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八六）

八月二十一日（9月23日）恢复英国以外各国贸易，二十五日（9月27日）恢复对英贸易。

八月二十五日，上《碭山县利民、永定两河借项兴挑折》，要求借项兴挑，分年摊还。

永定河自苏家楼东北角起至利民河止，应挑工二段，计长九百丈。内沙土三千六百方，每方银八分，估银二百八十八两；淤土六千七百三十二方，每方银一钱三分六厘，估银九百十五两五钱五分二厘。又，利民河自东关奶奶庙旧涵洞起至减水河止，共十段，计长九千一百六十丈，逐段淤垫，间有河形。惟内有三段自东关起至闲家寨止，计长二千七百丈，东接护城堤，旧有涵洞以通城中积水，因历年淤塞，外高内低，全无河形，并有垫高处所。此三段必须挑浚深通，工费较多。以上共计沙土十万二千八百三十六方，每方银八分，估银八千二百二十六两八钱八分；淤土九万

五千七百三十二方，每方银一钱三分六厘，估银一万三千一十九两五钱五分二厘，统计共需银二万二千四百四十九两九钱八分四厘。据府道递加复核，并无浮冒，移司借款挑办，分年摊征还款等情。

该二河与减水河均系泄水要区，减水河业已两次兴挑，该两河若不接续挑办，实无以资利导而保田畴。既据委员会同该县勘明，年久淤垫，亟应疏浚，洵属刻不可缓之工。所估土方夫工银两，仰恳圣恩，俯准援照前案借款办理，于司库节年地丁正项银内照数给发，乘此农功事毕，赶紧兴挑，俾资宣泄而苏民困。所借银两，从道光十五年起，分作六年，按田摊征还款，以纾民力。

（《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一六至三一七）

八、九月间，林则徐在江宁监临秋试，应试者万余人，日记记考题、考场、阅卷诸情况甚详，可供了解、研究乡试具体内容之参考。（《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八五至一九〇）

八、九月间，江苏大雨成灾，刘河、白茆河发挥了调节雨量的成效。

此次工竣之后，适七月二十三、四、五等日，苏、松一带大雨倾盆，太湖附近诸山陡发蛟水，处处盛涨，拍岸盈堤。当即飞飭太仓、镇洋二州县，将该坝涵洞全行启放。据禀：“滔滔东注，两日之内消水二尺有余，而秋汛大潮仍无倒灌。是刘河之容纳与涵洞之宣泄，实已著有成效。

（《验收刘河挑工并出力人员请奖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二〇）

即如本年七月间，太湖陡发蛟水，幸赖新河通畅，宣泄极灵。惟形如釜底之田，未能即时消涸，其余连岁被淹处所，皆幸得免沉灾。成效已臻，舆情允洽。

（《验收白茆等河工程并出力人员请奖折》，《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三九）

九月初四日，关天培任广东水师提督。十月初二日，林则徐与关天培晤面。

九月初九日（10月11日），律劳卑死，德庇时继任。

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江宁秋试填榜、出榜，共录取一百十七名，副榜二十二名。（《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八九至一九〇）

九月十七日，林则徐和来江苏主持乡试的友人龚守正（季思）、赵光（蓉舫）畅游鸡鸣山、清凉山、小桃园、随园等处名胜。

[按] 赵光《赵文恪公自订年谱》道光十三年九月记赵光至南京主持江苏乡试，与林则徐、龚守正游钟山、雨花台、清凉山、鸡鸣埭、随园等十余处名胜之事。赵谱与林记相差一年。道光十四年甲午，循例为乡试年份，且林为当时日记，赵则晚年追记，容有记忆之误，应以日记为准。

九月十八日，为陶澍父书墓志铭。（《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九〇）

九月二十四日，广东学政许乃济（青士）回京过苏，林则徐邀宴。（《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九一）

九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在苏州，其亲戚陆我嵩辞别返闽。（《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九一）

九月至十二月，皆有粮价清单，极详细可据。（《林则徐全集》第一册，页三三〇至三三二、三四五至三四八、三七九至三八二、三九八至四〇二）

十月初二日，晤新任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于酒宴间。（《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九二）

十月初三日，两广总督卢坤等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说：

臣等受恩深重，固不敢畏难苟安，养痍致患；亦不致徒饰伪言，不顾全局。悉心筹画，与其铤而走险，各处蔓延，不若暂为羁縻，严加约束。外则迎以舟师，内则谨防海口，使其不致行销无忌，亦不致越驶他省，再行徐图禁绝。

（《道光朝外洋通商案》卢坤片，见《史料旬刊》）

十月，林则徐为会试座师曹振鏞八十寿辰写寿诗、寿文。诗未见。文即《新安曹太傅八十寿序》。（《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九七至三九九）

[按] 曹振鏞生日为十月十四日。

十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写《题袁介庵太守（谓钟）〈海塘筹御图〉，时介庵下世三年矣》。是时袁氏已故三年，诗中有句云：“宦海抔沙那忍论，麟洲珊树早移根”，其注称：“海塘议成而君去浙。”以示怀念。（《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八）

[按] 《云左山房诗钞》卷四收此诗一首，据《林则徐诗集》校笺者称：“据知其原诗别有一首，今佚。”《全集》本亦只一首。

十一月初九日（12月9日），六十四名鸦片贩子上书英国国王，建议“授权给一位有适当官阶、思虑周到和富于外交经验的全权公使，偕同一支适度的，

但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全部沿海贸易”。（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一六九）

十一月初九日夜分，乘小舟赴宝带桥一带河道巡查，至五鼓始返。（《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九六）

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亲赴运河一带，督催漕运，并在日记中详记每次过船数字。（《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九六）

十一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上《弹压水手情形片》，报告预防和弹压粮船水手的情况。漕运是关系清廷财政收入的要政之一。粮船水手聚集人数众多，经常在漕船回空时，因抢先进口而使各帮间发生纠纷，以致影响次年的漕运。为此，清廷曾一再注视并谋求解决办法。林则徐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弹压与预防相结合的办法。他在向清廷所写的奏折中说：“……水手恃众逞凶，已非一日，而近年为尤甚。……今冬河干水浅，虽经设法灌蓄，亦仅容一苇之杭。若湖、镇两帮狭路相逢，定必滋事。与其惩办于事后，莫如防范于未形。”对于容易发生纠纷的船帮，就饬令“量为调换，毋使泊在一处”。渡黄之后，又令各帮“先后挽渡，务使分档隔运，以杜其图斗之心”，并派员“稽查催趲，一到水深之处，即令昼夜行驶，不任一刻停留”，遇水浅处，不仅增雇挽夫，还要“严密防范”。（《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五五至三五六）

十二月二十一日（1835年1月19日），罗宾臣接替德庇时出任商务第一监督。

十二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另在《回空漕船全进横闸弹压安静折》中，对“横闸内外及金山鲇鱼套一带，节节停船”的处所，除由“镇江、京口水、陆两营将备，率带弁兵，支架帐房，常川弹压”外，又“就近酌饬驻防满兵，一体弹压，以壮声势”。对于弃船逃走的水手，一面换雇水手，“一面严查在逃各水手姓名、籍贯及曾犯何案，随时饬拿务获，有犯必惩”。林则徐整顿漕船的总方针是：“总期猛以济宽，令行禁止。”（《林则徐全集》第一册，奏折页三七六至三七八）

十二月二十四日，有《致沈维鏞》函，言江浙漕船回空进口之难。

江浙回空进口之难，为各年所未有，则徐亲驻横闸四十日，始扫数提挽南下。现将运河集夫兴挑。廿三日由镇起身回署。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〇二）

十二月，林则徐在《颁发挑挖徒阳运河新定章程十八条》中，对有关工夫、

分工地段、土方、工程要求等问题均作明确规定。(《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六八至七三)

颁发挑挖徒阳运河新定章程十八条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

为明定章程事:

照得徒阳运河系江浙通漕要道,若不认真挑挖,不独虚糜帑项,必致贻误漕行。今届大挑之年,尤须核实办公,严除积弊。兹本部院新定章程十八条,刊印颁发。所有在事官员,以及胥役泥夫人等,各宜懍遵办理,毋得玩违干咎。合将一切条款开列于后。

计开:

一、徒阳运河小挑之年,向派镇属四县分办,大挑之年,添派外属十一州县分办,此旧章也。但外县承挑,多属有名无实,盖工居隔境,既虞呼应不灵,而官难分身,莫禁丁胥滋弊,以致工多偷减,费倍虚糜。本届大挑,原应分调坛、溧及外属州县到工承办。兹本部院特加体恤,概免调工,惟将徒境运河归丹徒县承挑,阳境运河归丹阳县承挑。该地方官办理本境工程,较之外属自当得力,又以镇江府为总理,常镇道为督催,均令就近稽查,往来趲办,自可除积弊而速要工。惟该工例价不敷,赔累甚巨。徒、阳两邑力有难支,所有免调到工之员,应出承挑工费,由藩司核明,分别定数,令其随同年额协贴捐款,一并解司,转发工员领办。则承挑者免累,出费者免劳,酌剂均平,实为两便。惟工需紧要,解款断不容迟,务各激发天良,于开工后速即全解司库,以凭转发。倘各属以为既经免调,漠不相关,转将应出之资拖延不解,则是大负一番体恤之心,即应立予撤任,以为玩公者儆。

一、本年系办大挑,所有徒、阳二境全河俱应估办,惟现在丹徒闸以下回空尚未过竣,已奏明将丹徒闸上至江口止,先行兴挑。今估工长三千七百余丈,口宽四丈五尺,底宽三丈,挑深五尺。段内有水若干,即扣除若干,总以挑深五尺,配平河底为主。其两口以上腮土,均除水面,按照一五收分加算。遇湾曲高垫之处,不拘南岸北岸,俱顺形势估挑。历来所估切滩,既已算在腮土之中,无庸另估,以归核实。惟江口大坝外滩三十丈,河十五丈,向估捞浚,今趁小汛期内克日抢挑,另行展估口底,以

纳江湖。又南门桥北河身太湾，亦经展估，另造清册，庶全河倍收其效矣。

一、本年估挑土方，务得实在尺寸，向来所雇柴米人夫，折扣虚糜，实为弊藪。今将陋规积习全行革除，以出土之难易，定方价之高低，核实程功，俾昭公允。如出土在一百丈外者，每方给价三百六十文；九十丈外者，每方三百四十文；八十丈外者，每方三百二十文；七十丈外者，每方三百文；六十丈外者，每方二百九十文；五十丈外者，每方二百八十文；四十丈外者，每方二百七十文；三十丈外者，每方二百六十文。其愿将全段工程远近牵算截长补短者，每方概以二百九十文酌中定价，自皆不致偏枯。至便益桥工长八十丈，野狗墩一百十丈，猪婆滩、大小奶共工长七十丈，向系著名累工，应另行剔出，作为抢挑之工，最后挑办，准将工价再行酌展，每方总不得过四百文，以示限制。

一、现在先办之三千七百零五丈，应酌分为五段，每段专委二员监督。每员应给薪水油伙暨公寓轿价等项经费。每日支洋三元。并准各带家丁三名，以两名站段，一名跟随，每日各给饭钱一百四十文，自足以敷食用。如敢抽扣夫钱，串通偷减，除将该丁重办外，该委员并干参处。

一、每段由县派拨缮书一名，日给饭钱一百四十文，又刑皂二名、夜役四名、段差八名，各日给饭钱一百文，俱分交委员差遣管束。如有旷误索扰等弊，听委员分别枷责革究。倘该委员徇庇失察，一并参处。

一、现在钱粮总局设于南门都天庙，总理之镇江府及总办之丹徒县，均应常川到局，商同办事，并专委一妥于精细之员，驻局坐办。所有工需经费银两，先在府库存贮，随时易换钱洋，分批解局。该局员出具收管，逐日按章支发，登载簿扇。惟局中公事殷繁，应准自带家丁四名，仍由府县选拔经书各二名、听差各五名，交该局员办公遣用。所有薪水饭食，与各段员役一体照数核支，均以开工之日为始，每五日给发一次，工竣仍即停止。

一、工价固系包方，而夫数之是否足额，与夫工之有无惰延，仍应责成段员认真查点，随时惩劝，则诸弊无自而生。今于开工之时，先飭夫头将某段工长若干丈，安夫若干名，据实开具报单，交段员呈府汇折转报，以凭查核。每日天明，段差分头鸣锣，催夫下塘，委员亲历工次，按丈点夫，如不足数，即将夫头当场重责，勒令立刻补足，再有短少，枷号重办。

晚间亦须亲历工次，约计所出土方。如不敷丈尺过多，立即责究；其挑有赢余者，随时请赏；如能限前早完，尤当分别加赏。完工愈早，赏项愈多，先于挑工过半之时，由各段委员悬立赏格，出示晓谕，俾各踊跃争先，庶工程倍臻迅速。

一、挑夫揽工之后，应先酌付工资，为该夫安家及买赎器具之用。今议每夫先给钱五百文应用，锹锄、筐担、扁挑、绳索、锅碗等物，均照向例自行随带，不得短少自误。至兴工之后，每夫于方价内逐日付钱八十文，以资饭食，余俟工完，按方核明清付。如天晴工速，得钱自多；若遇雨雪较大，实难下塘做工，每日酌赏饭钱四十文，以免枵腹。倘只半日雨雪，仍可施工，即不得借口情延，希图坐食，违者先将夫头枷责。

一、每夫一百名，用小夫头一名带领管束，每五百名又用大夫头一名统管。其每日散夫应支饭钱，应令大、小夫头同携手折向段员面领，按棚眼同散给。如有遗漏舛错，惟各夫头是问。所有大小夫头，各开花名清折，呈送段员查点。除夫额短少，责成雇补外，如散夫有打架争吵违犯等事，亦惟各夫头是问。今议大夫头每日赏饭钱一百四十文，小夫头每日赏饭钱一百文，工完之日，另赏各夫头辛工钱文。查明该夫头名下所管各夫出土若干，核数给赏。如所管之夫能挑完一万方土者，另赏该大、小夫头辛工五十千文；不及数者，照方扣算。此项赏钱格外从优，该夫头自形宽裕，如工程早完一日，更可多剩钱文，务要选择壮夫，不得以老弱充数，尤须紧催工作，不可稍任情延。如敢克扣夫钱，偷减作弊，甚至纵夫逃避，亏帑误工，轻者枷示河干，重者收监治罪，断不宽贷。

一、开工之初，先于河心挑子沟一道，深二尺，宽三尺，直至工完之时，仍须留有此项子沟，以容渗水而平河底。现在所估工段，每二十丈钉有口面两桩，各段岸上又皆立有暗记，其老岸空高，亦经逐一核准，并制有收工河样，上用竹架，下用滚木，验工时在河中拉走，凡口底宽深尺寸，莫不一望而知，不能稍任偷减。如有挑不如式及垫崖、贴坡、肥腮、鼓肚等弊，除罚令赔挑外，定将原挑各夫重责示儆。倘敢私挪桩木封墩，串通舞弊，更必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一、出土处所，原有官买田地，立石为界，应责令各段委员照估，划明界址。每工长十丈，立一标竿，用大字写明出土在若干丈外，凡挑夫倒

土，总令越过标竿。如有贪近乱倒，及任意堆人门口，阻碍行路，并沿途抛成土龙，及堆匿棚内者，均责令站段丁差稟请委员，分别枷责。如该丁差禁阻不力，一并重惩。

一、遇市镇人烟稠密之处，有须借径民房穿行土者，由县飭保谕明，工竣收拾清还，居民不得故违，夫役亦不得借扰。

一、水车向系按亩派雇，此次亦应照派，但工价若先全付，转致任意耽延。今定于开工戽水时，先给半价，务令无分昼夜赶紧车戽，总俟底水全涸，始将后半找清，至迟不得过四日。如敢故延，将该车户及里运一并重处。至兴挑之后，每段仍酌雇大小水车数部，以备随时车戽渗水，按日给价，工竣撤还。先由府县出示明白晓谕，如有差保借端影射诈扰，许其赴局控究。

一、江口大坝及工尾拦坝，均为通工关键，最属紧要，即各处山沟田港，分筑小坝，亦必须宽厚结实，方免被水冲坍，以致要工贻误。此次江口大坝及工尾拦坝，俱责成府县各派妥实丁差一名，随同第一段、第五段委员驻坝防守。其沿河沟港，即将应筑各子坝，由县查照旧章，著令田头里保层层填筑坚固，不许坝身单薄，并严飭差保小心防守。又分工小坝，责成各段委员就近监筑，亦即著落段差地保看守。所有大小各坝，如被人偷决，私行放水入河，或疏于防守，被水冲坍，即将丁差地保分别枷责惩办，该段委员与不能防禁之丹徒县，均即先摘顶戴，仍责令该县雇车赔戽，刻日车干，如迟参办。

一、大五段中，仍照估划分各小段。第一小段，竖一木牌，大书此段工长若干，口底宽深若干，估土若干方，出土若干丈，方价共若干文，夫若干名，并大小夫头姓名，逐一开列，务使众目共睹，以杜克扣而绝虚浮。

一、向例每十夫为一棚，共给芦席十片、竹竿十条、稻草三十斤，现已议给价值，由夫头揽办。至向来各县厂房存留挑捞器具，查明造册，分交段员备用，不准遗失。有应酌量添置者，由道飭局核实备办，不准滥支虚糜。其总局需用纸张、油烛、茶水等费，由局员撙节动用，核实报销。

一、此次挑工，只准雇用州夫乡夫，断不准复用准夫，致蹈从前恶习。倘历年积惯包办之准夫夫头，仍图钻营包揽，该府县立即访查驱逐，毋许在境逗遛。倘因不得包工，辄敢在外阻挠把持，串通书差，煽惑夫役，即

先按名锁拿，收禁县监，从重究办。查例载：“河工紧要工程，如有浮议动众，以致众力懈弛者，将倡造之人拟斩。”等语，如敢故犯，即须按例重典。至于各项漏规使费，俱著一概革除。如有指称院司道府各衙门名色，仍向该县及总局需索一钱，毋论何项人役，俱即先枷后究，毋稍轻纵。

一、大小委员，果能认真出力，剔除积弊，工归实用，项不虚糜，事竣由府稟明司道核详，量加奖励。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六八至七三）

冬，朱为弼有《致陶澍制军林中丞书》，建议严惩滋事水手。（朱为弼：《茶声馆文集》卷四）

是年，林则徐会同陶澍推荐时任元和县令的姚莹。

是年有诏中外大臣明保人才。江督陶公、苏抚林公以府君名上，未引见。旋提升高邮州知州，未赴任。

（姚溶昌：《先府君（姚莹）年谱》道光十四年条）

林则徐为姚莹出具了切实、具体的考语：

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

（姚莹：《十幸斋记》，见《东溟文后集》卷九）

这段考语绝非官场中的泛泛滥词，而是经过认真了解、考察后所写的评论。它使姚莹深受感动，以此作为平生十大幸事之一。姚莹日后的才识并未辜负林则徐的“知人之明”，而这段考语也反映了林则徐的精细负责精神。

是年，林则徐门人戴纲孙写信给他，陈述自己不得意的处境，希望能加以帮助。（戴纲孙：《上林少穆师启》，见《味雪斋文钞》乙集卷二）戴尚写有《林少穆师五十寿序》（卷四），叙林之仕历、政绩。

是年，为同乡学友梁章钜夫人写墓表——《梁芷邻方伯室郑夫人墓表》，叙其归德甚备。（《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七〇至四七一）

是年，为学者钱泳写《题钱梅溪（泳）〈梅花溪上图〉》，抒发对林下悠闲生活之羡慕。

梁溪客住琴川曲， 手种香田结茆屋。
一锄明月夹溪花， 溪水到门清似玉。

朱邸归来白发新， 巡檐索笑笑闲身。
山前煮石汲丹井， 瞥见南枝森古春。
秦碑汉碣临摹遍， 手掬香泉涤红砚。
忽从疏影悟横斜， 槎枒骨干开生面。
占断烟波渺一涯， 众香供养胜丹砂。
何时我亦移芳棹， 认取孤山处士家。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八）

是年，清廷又严禁鸦片走私。（《东华续录》道光二九）但是，仍有人在京城以二百四十金购买从粤中携来的鸦片百两。（雷瑠：《蓉城闲话》）

是年，英国输入鸦片竟达 21 885 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三九）这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所指出：

1834 年，也像 1800 年、1816 年和 1824 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个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页二七）

这些数量，“可制成 33 200 000 两备供吸食—的合剂，堪以满足 12 500 000 吸烟者的需要”。（[英]杰克·比钦：《中国鸦片战争》第三章 [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 中译文见《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页二〇）

是年孙玉庭（1752—1834）、朱彬（1753—1834）、韩封（1758—1834）、吴嵩梁（1766—1834）、陈寿祺（1771—1834）卒。

道光十五年 乙未 1835年 五十一岁

正月，为张师诚妻七十寿辰撰《张师母徐夫人七秩寿序》（《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九九至四〇一）

正月初三日，林则徐会试座师曹振镛卒。林则徐于二十二日始获悉，二月写《挽曹文正公师》长诗一首，记曹生平及荣哀，并志自己感恩的哀思。（《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八至一七一）

[按] 据《日记》，林则徐于二月初三始知曹特谥“文正”，则《挽曹文正公师》一诗当写于二月。

正月初十日，林则徐在抚署后整修“丰备仓”，储粮救灾。二月二十九日建成，即日进粮。

节署之最后一进，旧为楼屋，年久失修，濒于倾圮。余商之同人，葺为义仓。自正月初十日兴工，至今成大小廩座十间，编其名曰：重、农、崇、本、富、积、谷、庆、丰、绥，每廩各取一字。于昨二十八日进谷三百石，今日进一千五百石。其谷买自无锡许庆丰行中，系周介堂（岱龄）承购，议定一石可作米五斗五升，由无锡运送至苏，船停盘门外吴县仓前。每石谷价并运脚洋钱一元四角，挑送进仓脚力每石二十四文。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一〇至二一一）

[按] 此议创于道光十三年，历时三年至今始建成。

毛应观为王鏊《钱币刍言续刻》写序时亦论及此事：

又如癸巳岁，少穆制军议各县建丰备仓，苏省积谷至数万石，各州县奉飭有行有不行，时观宰娄邑，不避嫌怨，独力奉行，敦劝三载，建仓廩二十有四，积谷几及万石，然去任之后，则其收贮散放之宜，经理出入之要，有不可知者矣，一邑如此，况天下乎？

（王鏊：《钱币刍言续刻》毛应观序）

春，林则徐在江苏究心于改革漕务，已历时三年，未获实效。

江南漕务，患于银米日加，而实由于帮丁之勒索。当漕兑未开，帮费动以十数万计，脱有一误，州县参革随之，无已，则多取百姓而民生困，挪移库项而国计绌，此漕务所由坏也。当林少穆制军抚江苏时，洞悉其弊，力欲除之，立之章程，公其收兑，刊刻条规，名其书曰《力挽颓风》。自甲午冬至乙未春，无日不究心于此。当是时，在官以为漕船可速开矣，在民以为赋未可渐减矣，孰知旗丁诡谲，迁延至三月而不行，恐渡淮期误以干重咎，不得已仍由旧章而始兑始开，岂非积习之难返，众势之难回乎？然而制军为国为民兴利除弊之实心则苏省之官民所共见也，天下之官民所共谅也。事虽不行，亦何伤于大臣之道哉！

（王鏊：《钱币刍言续刻》毛应观序）

春，苏州定慧寺重建苏公祠落成。林则徐、陈用光、李彦章等相聚于祠中啸轩，由画家黄均（谷原）作雅集图，别后陈用光写词请和，林当时未和，不久陈用光卒。直至道光十七年，其子陈淮生来索，林为补题。（《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八九）

三月，两广总督卢坤等奏定防范贸易洋人酌增章程八条：

一外洋护货兵船不准驶入内洋，一洋人偷运枪炮及私带番妇至省责成行商一体稽查，一洋船引水买办由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不准私雇，一夷馆雇用民人应明定限制严防勾串作好等弊，一洋人在内河应用无篷小船禁止闲游，一洋人具禀事件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一洋商承保洋人商船应认派兼用以杜私弊，一洋船私卖税货责成水师责拿严禁偷漏。

（《东华续录》道光三一）

四月初六日，林则徐在瓜州晤漕运总督朱为弼。（《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一五）次日别后，林写诗赠朱，朱有答诗。（朱为弼：《茶声馆诗集》补遗四）

当时，朱为弼提出闸坝官为经理的建议，林则徐复函表示赞同说：

来教谓旗丁欠夫头之钱，此诚有之。上年江西帮内，即有欠至数千金无从追究者。以弟观之，皆由丁夫自相授受，未尝官为经理，故有此病。且其所谓欠者，或以南北货物空重所带，准折未谐；或头伍、尖丁欺隐侵占；或年前夫头先赴水次让支，被诱嫖赌，仍复空回，而临时转无所得。此等弊病，罄竹难尽，弟正为此惧，故力请官为经理，以杜绝众魔。

幸赖明镜照心，允同飭办，速漕利运之方，似已思过半矣。

（《少穆中丞复书》，见朱为弼：《茶声馆文集》卷四；

又《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一〇）

〔按〕朱为弼当时曾与林则徐有多次书信往还，朱函均收《茶声馆文集》卷四。

四月十一日，为杨子坚题《生公石上论诗图》。（《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一六；诗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八）

四月十五日，林则徐履勘水利工程至张官渡。次日，亲自勘察张官渡移闸工程和练湖挑淤工程。并向民间调查练湖蓄泄成效，“其土人云：已可灌田十万亩矣”。（《林则徐全集》第七册，日记页二一七）

四月二十八日，陈銓五十寿辰，林则徐为他写《寿陈芝楣方伯》诗二首，赞扬陈銓在江苏地区的“德政”，实际上也是林则徐借此陈述自己在江苏的施政情况。前一首诗写道：

频年水毁又金饥， 凭仗仁怀与护持。
清溉廉泉官贷粟， 寒冲虐雪路行糜。
流亡渐息穷途泪，
腓字全收隘巷儿。叠举捐赈、平余、施粥及收养流民、育婴、瘞埋诸政
天意能回民命续， 累君新鬓已成丝。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一）

五月七日，格拉斯哥印度协会在《致外交大臣巴麦尊函》中，提出要“恢复从前我们享有的对厦门和其他北部口岸通商的权利”。（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见列岛：《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亲往验收扩建的苏州育婴堂房屋，共有屋二百零一间，收养乳婴、断乳婴和残废留堂习艺大婴等二百四十余口，乳妇、干乳一百二十余人。这是当时较罕见的社会福利事业。（《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二二）

五月，林则徐曾用小楷丹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共二百五十八字。据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河南日报》报道：河南光山罗陈公社王代湾发现刻有此经的石碑，碑高0.61米，宽0.35米，厚0.13米，通篇小楷工整秀丽，有“道光乙未夏五月林则徐敬书”的落款。

夏，江苏大旱。（林则徐：《娄水文征序》，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五）

六月间，湖南新宁瑶族兰正樽起事，活动于新宁、武冈等地。次年二月遭到镇压而失败。（《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二〇至四二七）

〔按〕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上《蓝正樽余党审明定拟折》与《核审新宁蓝正樽已被殴毙情形折》，详述蓝正樽一案经过。（《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二〇至四二七）

六月初十日，林则徐作《祷雨祝文》求雨。林则徐深自引咎，祈求能在“农望切于须臾，民命系于呼吸，时急势迫”的时候，“降百谷资生之泽”以解除旱象。（《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〇〇）

六月十四日夜，江苏宝山、上海、崇明一带风潮成灾：“在洋各船多被冲击，炮台营房均多坍塌，土塘亦被击通。……太、镇一带潮势亦大，刘河石坝内塘亦有泼损处。”（《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二七）二十二日，林则徐即命宝山山县速即修复。（《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七三）

六月二十三日，梁章钜奉命入都，寄林则徐诗，林为写《喜闻芷林前辈奉召入都，将过吴门，适枉来诗，次韵奉答》。（《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二）

六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应陈銮之邀与来苏旧友梁章钜同游沧浪亭，由黄谷源（均）绘图赠梁，林则徐为写《沧浪亭画册》诗。同时，还写《和苕林留别原韵》诗，鼓励重出赴京补官的梁章钜“东山卧起诟容迟”。（《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二至一七三）是日，林则徐与梁章钜、朱琦、吴廷琛集小沧浪馆，同观梁章钜上年所得南唐李煜手迹册页，林则徐为其题跋。

道光乙未六月苕林方伯奉召北行，携此册过吴门，与朱琦、吴廷琛、林则徐集小沧浪馆同观。时则徐为主人，遂援笔识之。

（林则徐墨迹抄件）

〔按〕福建茅林立君，自收藏者家中手抄原件，并注称“有‘少穆曾观’印。题跋的有陶澍、李彦章，但不在一时一地，知此为梁章钜北行沿路请友人所题”。

六月二十七日，林则徐与梁章钜、赵廷熙等共在署晚饭，当时赵廷熙（兰友）可能出示《龙树雅集图》副本请题。林则徐在诗中颇致感慨于人事沧桑说：

一瞥风花又五年，南皮高会散如烟，

黄垆易触中年感，图中莱山、春门、顺伯、陆园俱下世

朱穀犹多外秩迁。柳溪、莲舫、小云、芸皋、美田、访岩及君皆于会后外迁
 当日画图谁主客，回看觞咏似人天，
 与君同对江南月，还缔慈恩旧墨缘。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三至一七四）

〔按〕林则徐于道光十年闰四月与辛未同年三十四人在北京宣武坊南龙树院集会，周凯绘《龙树雅集图》、林则徐撰《龙树院雅集记》以纪其盛。其后与会者之一的赵廷熙复制了雅集图副本，请林题诗。诗中首句是“一瞥风花又五年”，所以系此诗于本年。《乙未日记》记林则徐于二月、六月均曾与赵兰友相晤。此诗当写于此时。

〔又按〕《林则徐诗集》页二九五据《甲午日记》，道光十四年二月间与赵兰友多次相晤，疑题诗在道光十四年并云“有待确考”以存疑。惟考题诗内容及道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赵兰友等在署共餐之事。时间充裕，不似十四年二月之匆促相晤，故以定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题诗为洽。

六月二十九日，林则徐上《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毋庸另立章程禁止折》，分析江苏行用洋银情况。原来在道光十三年黄爵滋曾上《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折》，刑部又明定治罪科条。清廷曾将黄折中禁止洋银出洋问题发交沿海督抚讨论。林则徐根据江苏实际情况，从商人牟利的本性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江苏毋庸立禁止洋银出洋的科条。林奏针对黄奏提出了两点主要意见：

（一）要把禁止出洋和允许国内流通两种情况区分开来，林则徐主张在不会出洋的区域就不要禁止流通，如江苏的贸易范围，“止北至山东、奉天，南至浙江、闽、粤，并无有与外夷互市之事”，而且北路由于“南货贩北，可以取盈，若带洋银，全不适用”，所以“不待禁止，而人自不肯为”。南路则“江浙洋银价值向比闽、粤等省为昂”，商贾是不会“甘心折耗”的，“即使有人带往，亦只于浙江、闽、粤，互为流通，而非遽资外夷之利”，因此，对这种“洋银行用，只在内地，不往外洋”的地区，如果创立不得携带洋银的例禁，“是欲截其去路而先断其来路，于商民买卖、海关税务，未免皆有窒碍”。

（二）不必顾虑利用仿铸洋银形式而使白银外流。因为仿铸洋银的成色欠佳，往往为客商“剔出不用”，那么“在本地已不能通用，更何能行及外洋？”而且刑部还定有专条，所以对仿铸洋银也毋庸另立科条。（《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六至一七）

[按] 林则徐对于仿铸洋银问题只是反对杂质银元,而主张铸足色银饼以便流通,并在实际上他也进行过铸造,终因效果不佳而废。清人著述曾有多处论及此事如:

(一)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说:“侯官林文忠公造银饼,初亦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折之为零银,银饼遂废。”

(二) 周腾虎《铸银钱说》中说:“林文忠公铸造银饼,其制渺小,全无法度,后又无法以行之,宜其不行也。”

(三) 佚名《平贼纪略》中说:“林文忠公因洋钱价贵,以足银铸饼,其形如棋,面刊足银七钱三分,市廛用而未行。”

(四) 郑观应《盛世危言·铸银》中说:“道光中,言官陈洋银之害,廷旨飭筹平准之法。时侯官林文忠公巡抚江苏,见民间洋钱日增,遂铸七钱三分银饼以代之,初亦使用,未几而伪者低者日出,遂使良法美意废而不行,可为太息。”

这些记载对林则徐铸银元的结果或致微词,或惋惜失败。但是,林则徐终究是铸造银元的最早创议者和实行者,而且从这些记载中,大体上了解到这种银元的规制。

六月二十九日(7月24日),曾于道光十二年在浙江沿海被逐的英国侵略分子胡夏米致书英外交大臣巴麦尊,侮蔑中国的“规章和法律”是与“人道原则与理性都是不相容的”,并提议组织包括十二只各型船只和近二千名士兵的武装进攻中国。(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见列岛:《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按] 胡夏米所指的“规章和法律”,即当时中国政府所规定的对外关系的有关政策和章程。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拥有的权力,决不容受到任何指摘。

闰六月初四日,林则徐写《郑苏年师〈抱膝图〉遗照》诗,怀念在鳌峰书院时的老师郑光策。其诗前有小序,记郑氏生平云:

师讳光策,乾隆庚子进士,归里待铨,有心用世,故为此图见志。继婴足疾不出,主讲鳌峰书院。甲子捐馆,年甫及艾,以明体达用之学,未遂厥施,士林惜之。今两孤早世,孙未毁齿。芷林以师门高足,兼冰玉亲,曾编遗集行世。兹示以图,薰香瞻拜,不禁泪涔涔下也。

遗影追寻立雪前, 春风书带正翩翩。

谁知稷下闻琴泪， 已兆隆中抱膝年。师绘此图，未几即得足疾
 座有心香余泽在， 集题脚气几人传。
 韩门李汉编文后， 忆否桐枝瘦可怜。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四）

闰六月十三日，林则徐作《二次祷雨祝文》求雨。祝文中概述了当时亢旱的严重状况，并提出了因旱灾而造成的八项严重后果——“八可哀”。这篇祝文表现了林则徐对民生的关切，尤其是对勤劳农民受灾的重视。他发出了“官不足悯而民可悯，民即不尽可悯而农民可悯，而农民之勤者尤可悯”的呼吁，这一点林则徐和当时那些无视民生的封建官僚有所不同。祝文中的“八可哀”是：

夫百谷长于夏而成于秋，今立秋已届，禾之未植者无论矣，其已植者，谁忍听其枯槁。然腹地不可得水，则必截潢浚港，以水车数十具辘轳传送，乃风日炎燥，不半晌而涸如故，农民穷矣，禾亦槁焉。呜呼，其可哀一也！傍水之田，百不一二，虽目前犹可引溉，而官河日消水数寸，不数日亦立涸，何恃不恐？呜呼，其可哀二也！高地已不能植禾，但得滋液渗漉，凡助谷之属，犹可补艺。今土皆龟坼若石田然，未辍于原则磬悬于室。呜呼，其可哀三也！昔者甲戌之旱，在禾苗遍植之后，民之用力犹轻也。今夏至即旱，植禾者半，不植者亦半，其不植者犹可责之曰惰农耳，而高阜之田亦或胼胝树艺，劳费倍蓰，而卒以蕴隆为灾，弃前功而待毙，是力农者之惨甚于惰农也。呜呼，其可哀四也！天下漕赋四百万，吴居其半，京师官糈军饷皆取给焉。若久旱苗槁，岂独吴民道殣相望，天庾正供计将安出？呜呼，其可哀五也！且吴中之灾屡矣。自癸未后，若辛卯，若癸巳，皆灾之甚者，其他亦多歉岁，无论蠲贷赈恤，国帑之耗难以为常，即助赈劝捐，前此有力之家，今疲惫者什九矣。嗷嗷者谁其治之，但有转沟壑耳。呜呼，其可哀六也！淮扬下河之地，每有灾民流徙四出，杂于常镇苏松之间，来则育之，去则资之，亦云屡矣。今其地多旱，又将相率至此，而此地不暇自谋，何以推解？恐强悍之众貽患未有穷也。呜呼，其可哀七也！自四五月来，江北之以蝗告者众矣，近且渡江而南，镇郡之属邑类多有之。若又早暵，则螟螣之害尤必蔓延无已，民何以堪？呜呼，其可哀八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〇一至五〇二）

七月初二日，江苏“昼夜大雨如注，将及一尺。四鼓后，东北暴风大起，屋宇林木无不震撼，知木棉必为所损矣”。初三日，“西风猛烈，终日不已，雨亦断续淋漓，河水骤长一尺数寸，闻城内外房屋吹倒者甚多”。（《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三一）

八月初三日，黄爵滋任鸿胪寺卿。

八月二十日，林则徐有《致郑瑞麒》函，告以江苏秋收光景：

此间秋收光景，江、扬、常三郡似可无虑。苏、松先前气象亦望全丰。自七月中，风雨连朝，太湖忽发蛟水，低田不乏泡浸，棉花亦被摧残，即使此后畅晴，恐亦不无减色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一二）

八月，江南乡试，林则徐监临闈务。参加考试者万四千余人。卓秉恬、单地山、陶澍、林则徐、龚守正、沈维鏞共相聚会。陶澍作《乙未入帘图》志盛。

乙未八月，卓海帆阁学、单地山编修奉命典试江南。时云汀官保方为总制，少穆中丞监临闈务。季思及余皆在白下。同年四人，而余于少穆、地山复忝一日之长。官保作《乙未入帘图》以志良会。

（沈维鏞：《补读书斋遗稿》卷二诗注）

沈维鏞为《入帘图》赋诗，有句赞扬林则徐在苏改进考试办法和政绩说：

秋清讎院连番肃（中丞三科监临），地有棠阴万口同（官保先抚吴，中丞曾布政江宁）。

（沈维鏞：《赋入帘图诗》，见《补读书斋遗稿》卷二）

龚守正也在赋《入帘图》诗中赞扬林则徐改革江南考场办法的成绩说：

辟门三俊选（少穆四次监临分三处点名试士较多而完场转速），广厦万间连（本年士子万四千一百有奇）。

（沈维鏞：《补读书斋遗稿》卷二附）

八月间，英船又出现于江南洋面，经林则徐派人驱押离境，并于九月初一日写《英船复又驶抵江南现已驱押出境折》，向清廷报告经过。（《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七九至八〇）

九月，邓廷桢擢任两广总督。

九月初三日，作《和卓海帆阁学（秉恬）〈江南文闈即事〉原韵》诗。

桂露霏帘漏欲沉，盈床束笋灿如林。

斗间剑识中宵气， 爨下琴收太古音。搜落卷勤甚
锁院茶香文拄腹，用坡公语
山楼月照鉴当心。《江面山楼月照时》，阁中诗题也
更期撒棘携吟屐，
梅社诗盟取次寻。君昔寓吴门，与问梅诗社诸君辄倡和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四至一七五）

九月初九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敬陈六事疏》，其第六事“严剿御以肃夷禁”条中即已论及严禁鸦片的主张。这是黄爵滋严禁论观点的最早表露。他与前此主张禁烟者从有害民情风俗着眼的论点有所不同。他已从危及封建政权财政经济方面立论，加以发展、充实形成了道光十八年所上有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树立起严禁的大旗。黄爵滋在这次奏疏中说：

臣查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而屡禁不绝者，则皆汉奸为之也。臣闻近来广东抢劫大案，大半以搜查鸦片为由。各关亦以搜查鸦片为名，实则需索客商。江西等处河西一带游民，亦以搜查鸦片为名，实则抢劫财物。是有禁不如无禁。臣愚谓欲截其流，但塞其源。应请皇上飭谕两广总督，责成水师提督，严查大屿山之屯船及转运之快蟹、交易之窑口，悉籍其党，立置重典。一面檄知该夷国王：嗣后夷船不准装载此物，如违即照汉奸治罪。若不如此严禁，臣恐此患竟无底止矣。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页四八至四九）

黄爵滋在此奏的附片中又揭露出当时广州鸦片走私组织的情况说：

鸦片烟一节，臣闻从前夷人俱在澳门开庄，有承卖总头叶四者，颇有势力，只许夷人兑换货物，不许售卖银两。后叶四以罪办去，夷人颇为喜。有英吉利夷人铁头老鼠者，遂与洋行伍元和串通，移在大屿山屯船开装，自后俱用现银交易。其转运之“窑口”，俱在番禺县河岸一带，约共三十余家，俱系洋行司事，名曰“马砖”，并臬司差、广州府差、南海、番禺县差及洋货铺之在十三行者，通同开设。“快蟹”即快艇，系督抚藩臬书差所办，约百余只，而南海、番禺及永宁通判之巡船，亦伙同装载。由大屿山载至“窑口”，其所经炮台及水师巡船，均有规费。其“窑口”门面，或

钱铺、或洋货铺。买烟者但言明时价，先兑现银，夜间即将烟送交于客所居之处。其烟实不在“窑口”本铺，而另藏于他屋地窖，房屋最深，妇女亦多，以故地方官搜查不能到也。应请飭下两广总督及水师提督，先行密访。凡开设“窑口”，办理“快蟹”，盘踞之首从各犯，务按名拿究，重法惩办，毋令一人有漏，方可净绝根株也。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页四九至五〇）

九月十五日，林则徐根据太仓州地方官吏对宝山海塘被灾损坏情况逐一履勘后所作的估计，向清廷上《勘估宝山海塘工程折》，提出加筑新塘的方案。“合计江西、江东应估砌筑土方，约共三十五万六千四百余方，石塘添办青条石一百九十余丈，通工桩木约需六万一百余根，碎石二万一千三百余方。统计银数需得二十万两有零，方能料足工坚，永资巩固。”（《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八九至九〇）

九月十六日，批发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查办积欠章程七条》。

第一条，议请设局，委员查办，以期迅速，并谓上届即系如此办理。本部院行轅现无案卷，不知上届嘉庆二十三年果否设局查办。即使设局属实，而上届迟之七个月之久始行复奏，则设局之不能迅速，亦已明矣。且查报由于州县，而盘核则在府州，若省中设立总局，则各属均存推诿之心，既可卸责于前，更不免借口于后。而局员、局书势必纷纷多派，备添薪水、纸张之费，司库本无闲款，各属又捐解不前，筹垫透支，终贻后累。而多设一日之局，即多增一日之费，更难保局中胥吏不以驳剔为耽延。是开局易而撤局难，欲速反迟，适以遂假公济私之计。又其甚者，明调州县经书，暗带空白印册，必使到局趲造，讲定册费，方免挑驳。开弊窠而滋物议，恐将来悔不胜追矣。所请设局一节，应毋庸议。

第二条，以民欠确数，勒限各属于半月内开具简明清折通送，以免书吏从中舞弊。自应如此办理。前据司详，业已通飭遵照。惟所议半月之限，若不明定日期，仍恐相率耽延。应酌限于十月初十日以前，一律查开印折，通送察核，不得再有迟逾。如违，撤任参处。

第三条，以积年欠款，应飭开造花户细册，连串根一并呈送。此议似欲求其真实，而究竟不著痛痒。盖一县之花户不知凡几，而一户之化名者更不知凡几。即使编造成册，谁能逐户挨查？纸墨虚糜，时日坐耗，迨

至奏期紧迫，催促不来，又安能守株以待！所谓劳而无益者此也。至详送串根，尤觉无谓。查版串系三连骑印，其已经完粮截给者，只留根底一串，故曰串根。若必吊核及此，是查已完而非查未完者矣，殊所未解。且即查核未完之串，而钱漕银米奇零细碎之数，已不啻茧丝牛毛，只能责令解送府州，听候盘核。若恐仍难尽信，亦惟有令其封贮府库，责成巡道抽查，或由司委员分投稽核，尽足以臻周密。如必悉令解省，不特脚费甚巨，且恐无收藏之地，更无寓目之人。应无庸议。

第四条，吊查交代三印册折及历任征收红簿。此议洵为得要，然其中亦须分别。大凡州县仓库钱粮，惟交代时可使须眉毕现。盖后任承查前任，最为切己之事，而监盘出结会议，乃是居间之人，故三印册折最为可靠。至吊串、吊簿，非不足以资考证，然印在本官之手，若果忍心作弊，即簿、串亦难为铁凭。大抵查存串不如查红簿，而查红簿又不如查三印册。今酌令曾经交代者，将三印册折送司，并议单亦令附送，尽可查悉底蕴，不必再吊簿串。其交后由本任接征，未经转交下任者，则将实征红簿，由该管府州核定铃印，加结送司。如核有不符，再行委员盘串。似此层层稽核，事简而法亦周矣。

第五条，请以官垫民欠造册专案请豁。所禀确系实情。查上届查办蠲免，经前督、抚院奏请，将官垫民欠分限十年摊赔。嗣又恭逢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恩诏，始得造册准豁。此系非常旷典，难以比例。然必先有摊赔之奏，而后符于豁免之条。若更躐等乞恩，断难邀准。该府州等沥陈垫完之非得已，与追赔之无实济，本部院非不一一深知。然究竟可奏与否，尚须与督部堂暨该司道等反复熟商，不敢豫为臆断。所请另行造册之处，姑俟查造到日再行察夺。

第六条，请以差保缴回离根串票一并入册，尤不可行。查江苏钱漕，积弊莫甚于豫先截串，方禁绝之不暇，若再准令缴回，更复何所忌惮！且差保人等与本图花户素本熟识，或花户恳托代完，或差保豫向兜收。往往仅给收条，先不给串，即花户钱漕早已清完，而串票仍在差保之手者，亦复所在多有。况串已离根，则已完与未完无可区别，安知该差保等不将已给花户之串重向收回作为民欠？此端一开，其弊不可胜究，所谓教猱升木，断难准行。即使所截之串实有民欠在内，亦不准其查办，以为滥

行截串者戒。

第七条,请以辗转挪垫详晰奏明一节,亦觉似是而非。查各州县以条银挪办漕米,以道项挪解司项,以新赋挪补旧赋,虽皆实有其事,若官垫民欠一款,不能邀准查办,则辗转递挪之处,无所用其豫陈;如其准查,则凡所抵垫之银,无非存库之项,该府等所谓递挪之新款,自然在其个中。此时总不能率行豫陈,致涉巧混。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八〇至八二)

九月十九日,林则徐题卓海帆《沧浪话别图》。(《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四一)

[按] 此诗未见《全集》,或仅题识而无诗。

九月十九日,林则徐获悉长子林汝舟于九月初五日在福州以第五名中举之讯。(《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四一)

九月二十一日,宝山县海塘工程开工。在兴工前后,林则徐对于工料采备极为认真,派定专人负责,议定必要章程、筹捐用费等。(有关各札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七四至九八)

九月二十三日,作《潘芝轩相国(世恩)〈花瑞图〉属赋》诗一首。(《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五)

九月二十四日,李彦章带画工万岚,在舟中为林则徐写照。(《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四二)

秋,林则徐在艺芸书舍见到元人影宋精镌足本程子《易传义》二十四卷,并为之题跋云:

宋程子《易传义》廿四卷,昌明理学,直接三代道统,朱子皆其所自出也。此为元人影宋精镌足本,较明刻远甚,曾于艺芸书舍见此祖本,因志。道光乙未秋日,八闽林则徐。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一)

[按] 此跋语系林则徐亲笔楷书,末钤阴文“林则徐印”及阳文“江左中丞”。乙未为道光十五年。

[又按] 程子即宋理学家程颐。《易传义》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作十二卷,似非足本。艺芸书舍为清汪士钟藏书处。汪氏广搜宋元刻本,著有《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著录宋元刻本五百余种。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周易

传义大全》(二十四卷,明初建阳刻本,装二十八册)所收该书即有此跋。又《“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一册页一二也收入此跋,复旦大学吴格访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见之,特为复印见寄,至感盛情!

十月初六日(11月25日)英国商务监督处从澳门迁往伶仃岛的单桅船“路易沙”号上办公,更便于鸦片走私。监督处的管辖权也奉命扩大到伶仃洋和澳门。

十月十六日,与总督陶澍会衔上《江苏各属秋禾被灾请缓征银米折》,详尽报告江苏各属被灾情况,请求缓征银米。(《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九九至一〇一)

十月十八日,林则徐邀齐彦槐(梅麓)、黄楚桥、徐石林、朱酉生来署吃饭。(《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四五)《题黄楚桥(学圯)(史印)》一诗即写于此时。(《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九)

十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请钱泳、蒋因培、张筠、李彦昭等人吃饭。(《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四六)《题钱梅溪(泳)(梅花溪上图)》及《题蒋伯生大令(因培)(岱顶搜碑图册)》诗或即写于此时。(《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八、六〇)

十月三十日,林则徐亲赴宝山海塘工次,履勘定义,并于十一月初十日向清廷上《亲勘宝山、华亭两县海塘分别饬办片》,报告定义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二〇至一二一)

十一月初三日,太仓州七浦河等处挑淤五千六百余丈工程,在刘河工程节余款三万四千九百两中拨款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两挑修完竣。

林则徐在几年来兴修水利工程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兴修水利的重要性和人力与地力、水利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他说:

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

总之,地力必资人力,而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

(《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一七至一一九)

十一月十一日,两江总督陶澍入觐,林则徐接署两江总督任。并于十五日上《接署两江总督日期折》云:

署理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责任更为重大,公事尤极殷繁。臣自揣庸愚,倍深惕惧,惟有殚竭心力,益矢慎勤,于地方、营伍,及盐务、河

漕、海防一切事宜，认真学习经理，断不敢因暂时署事，稍有因循，以期仰答高厚生成于万一。

（《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三三）

十一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会同署抚陈銮上《筹议约束漕船水手章程折》，指出粮船水手斗殴抢劫之风不能遏止的原因是在“查拿不力，畏难苟安”，并进一步分析畏难苟安之故是“一则惮其人众，惟虞激事，一则恐误漕行，只图了事”。同时提出严加约束办法，主张“有犯必惩，有惩必重”，以维护作为封建制度重要经济命脉的漕运事务。（《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三五至一三八）在这时期，林则徐曾与任漕督的朱为弼有讨论漕务的信札往还。在朱为弼的《茶声馆文集》卷四有朱为弼致林则徐函三件，致陶澍、林则徐函一件，并附收林则徐的复函一件。这些信札反映了地方疆吏与漕运总督间的关系问题。

十一月二十九日，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病，请假二月，由姚莹代理。（《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五二）

十一月，林则徐撰《太史晴澜先生传》，其文如次：

太史晴澜先生传

古人学邃行优，其素所抱具见诸施为者，皆有其实诣存焉。汉制，举博学，诏孝弟，策贤良，未尝不求实学实行之士，而应制者，名实不尽相符矣。后世礼为虚文，乐为虚器，诗书不过袭取，道德亦为虚名。

若吾乡晴澜太史⁽¹⁾，□乎远矣。幼聪颖特出，而又嗜学，初试时，兄弟三人，驹齿犹未落也，所试无不利。晴澜于诗文外，兼工书法，才擅三长。每出人头地，而诚静自若，初无器矜气，然而声名著甚，群矜其腹之富，才气之大，笔力之雄健，未知其如何读书。数载中何以兄弟同膺选拔，登贤书，联捷南官，步瀛洲，同时发越，若此，几疑乃翁训课有异授。

迨询其渊源所自，乃翁立斋⁽²⁾孝廉公，素重实学，崇经术。其为文，每穿穴经义，不蹈恒蹊，并有体会《论语》圣经原文，不袭前人常解者。晴澜兄弟，习聆庭训，究心于注疏经义，博览于史传百家，佐以欧苏，探手濂洛，真积日久，根柢深厚，非若竞习时艺者，学植薄，文体卑弱。昔人谓昌黎韩子，文约六经之旨，功起八代之衰者，此也。夫学之原本经籍，文以阐之。非必游刃穴虚，挥斤八极高远，以稀智惊愚也。由是以学古有获者，体诸身而为行，亦非必有奇迹异躅，震耀一时也。

晴澜性端谨，温厚和平，初无奇崛异人处。而其庭闱中，奉侍祖父母、父母，得重闱欢，恭兄友弟，怡怡如也。宗族中，恂恂然循子弟职，无所表见，然而无所表异于人者，其真诚实行，正为人所不能及。他如笃亲友，则数千里外垫资枢，如同副车张某，肩任其事，如亲兄弟。然厚乡里，济荒歉，不惜重资运米平粜。其时米未运，而心已运之。诸如此类，皆济人济世之实心实事，未与他人道者。居恒自省功过，有《日省篇》，亦乃祖志轩⁽³⁾《向心篇》之旨，不求人知，盖其功愈密，而德益厚，品弥高，有言所不能罄者矣。

嘉庆十九年甲戌，晴澜入馆，派习国书。徐曾习之，谊兼枌榆，心契其人，朝夕晤处，久而相得益厚，获谕其学问品谊。不数年，乃兄霞城⁽⁴⁾，弟鉴湖⁽⁵⁾，相继入庶，常询悉其起居。道光十四年甲午京察，霞城以一等授镇江守，同事江左，又悉其里居懿行，益重其为人。而惜其不获永年，以展其经济也。爰叙其生平，述其梗略，见其实学实行之足为世范，而不愧于古人焉！

（江占元：《三龚遗事》附，见《福建光泽文史资料》第十辑，1990年；又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五六）

〔按〕（1）龚文炳（1785—1826）字翘才，号晴澜。福建光泽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入庶常馆。道光六年病逝汉阳，年四十二岁。

（2）龚懋（1762—1848）字勉儒，号立斋。乾隆六年举人。龚文炳之父。

（3）龚周德（1742—1841）字怀仁，号志轩。国学生。龚文炳之祖。

（4）龚文煥（1784—1847）字广才，号霞城。嘉庆二十二年进士，道光十四年特授镇江知府，二十二辞官归里。龚文炳之兄。

（5）龚文辉（1787—1828）字异才，号鉴湖。嘉庆十八年与长次二兄同榜成举人。曾主讲江西鹅湖书院。龚文炳之弟。（参官桂铨《林则徐佚文三篇》）

十二月初四日，姚莹接护运使印。不久，有《上林制军言西商脚私书》，向林则徐申诉往江西运盐船户自带私盐（脚私）实与江西岸商无关。信中也揭示了一些盐政弊端。对林则徐协助陶澍改革盐政的贡献誉为“复运以精思，益求美备”。（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六）

〔按〕姚莹在其上林则徐书中言“莹于本月四日接护运篆”，姚受委任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则四日接任无疑，其函末云：“俞运使月来病势……殊觉支

难,实堪忧虑”,则其函当写于接任后、俞德渊卒前,而据林则徐日记,俞卒于十二月二十日,是姚上林书必在初四与二十日间,当为十二月中旬所上。《东溟文后集》卷六所署日期为“丙申三月”,即下年三月,显然有误,不足信。

十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会见任泰。(《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五三)《任阶平太史(泰)〈寒夜写经图〉》诗或即写于此时。(《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六〇至六一)

十二月初七日,林则徐奉旨出具所属无买食鸦片甘结称:“所有臣署内亲属、幕友以及长随、书役人等,均无前项情弊。即各关监督并兼管之盐务,专辖之营员各衙署,亦查无阳奉阴违之事”。(《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四五至一四六)

十二月初七日,林则徐上《密陈司道府考语折》,对杨簧裕谦、俞德渊、唐鉴、李彦章等二十人出具切实考语。在所附《考语清单》中,对两淮盐运使俞德渊考称:“心正品端,识周虑密,勤劳刻苦,一力筹公,实为不可多得之员。”(《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四〇至一四二)

十二月初七日,林则徐以姚莹“才守兼优,盐务熟悉”,奏请代理两淮盐运司。(《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四五)

十二月十一日,林则徐请桂超万(丹盟)校勘《北直水利书》。(《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五四)

[按] 据桂超万上林则徐书云“超服阙北行,示以《畿辅水利》,并谕入覲匪遥,将面求经理此事”,又云:“敬读赐示《畿辅水利丛书》并四案诸篇”。是林所谓《北直水利书》当即《畿辅水利》一稿。

桂超万对林的开发北方水利种稻一事有不同意见,提出“宜豫筹者”四项条件。

以鄙见计之,似尚有豫筹者。沟洫井堰,工费浩繁,若待司农议款,恐格而不行,宜豫筹者一。圻郊如有旷土,无论在官在民,俱可随时开垦,若以民地营民田,每岁获麦之后,即种秋粮,其时不能稍缓,惟秋粮既收,二麦未种之时,稍有二、三旬之暇,将俟此营之,则垦田无几;将随时营之,则民食有妨,宜豫筹者二。农师必召南人,如以旷土开作官屯,即使为世佃亦可,否则作何安插?抑或募玉田,磁州等处种稻之农,风土略同,往来较便,宜豫筹者三。天下事非权不行,以天使督理营田,权不谓

轻，而要莫重于封疆，内外协谐，措画自宜，万一各持意见，不免阻挠。雍正间营田至七千顷，至怡贤亲王身后，以朱文端贤相，而涣号不行于牧令，致弃前功。乾隆中再次营田，亦以督臣奏南北风气不能强同中止，前事有明证矣。窃谓必得首岳之任，宽以岁月，使州县各营其地，或劝民自营，或借帑为营，或募富户代营，无钦差供亿之烦，则事不扰；有黜陟劝威之责，则功必成，宜豫筹者四。……

（《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书》，见盛康：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九《户政》一一《屯垦》）

〔按〕此文后有桂氏附记，言在畿辅居官八载，深感在畿辅营田有自然条件的困难：“必其地有四时不涸之泉，而又有宣泄之处，斯可营稻田耳。”并称：“文忠初锐意以为己任，阅此稟深然之，因未奏请。”

十二月二十日，两淮盐运使俞德渊卒。（《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五五）年五十八岁。林则徐对俞历来颇加推重，二十二日闻讯“为之喟然”。

林公则徐于时人少所推许，独于德渊曰：体用兼赅，表里如一。

（姚莹：《识小录》卷八《俞都转》）

林则徐为俞题写遗照，作《题俞陶泉都转（德渊）〈水流云起遗照〉》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六五）

〔按〕《全集》于诗题下注为作于“道光十六年春”。但俞氏卒于“二十日酉时”，日记已有确记，作“十六年春”为误。

十二月二十四日，林则徐拜会汤贻汾。《敬题汤雨生都尉（贻汾）节母杨太夫人〈断钗图〉》诗或即写于此时。（《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六一至六二）

十二月二十六日，邓廷楨就两广总督任。

是年，道光帝以其母六旬“万寿”，拟豁免各省道光十年以前的“民欠钱粮”。林则徐会同陶澍等具报了江苏自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年间的“民欠钱粮”和“官垫民欠”数字，并请求统予豁免。从这些请求豁免的具体数字都可以看到当时漕赋负担的沉重。折中具报的具体数字是：

（1）民欠钱粮：其中应征实欠的“统共熟田未完银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六两零，米谷二千一百六十六石”，因灾递缓的“银四百八十四万九千二百三十五两零，米豆麦谷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三百九石零”。（《会奏江苏省道光十年以前积欠银米麦豆谷石请豁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八九至一九二）

(2) 官垫民欠：“共银三十三万二千四百一十九两零，米三十九万七千九百五十九石零，照各属交代原抵之数，每石折价三两上下不等，共合银一百一十七万一千三百四十二两零。”（《会奏各州县垫完民欠粮米请豁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九二至一九四）

[按] 以上二折，原《林则徐集·奏稿四》上，折题作《江苏各属道光十年以前积欠银米等请豁折》（页二五九至二六一）及《江苏各属垫完欠赋请豁折》（页二六一至二六三）。均订在道光十五年发。新编《全集》，不仅改折题，而且在折题下均标“道光十六年二月至五月间”，并有脚注推算。但前一奏折中已明言“十五年中，劬农重谷，减赋停征……”之语，又有“本年恭逢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考《清史稿·宣宗本纪》道光十五年，“八月甲子，以皇太后六旬万寿，普免各省逋赋”。是此二折当发于道光十五年，而订十六年二月至五月为误。

是年，林则徐为林修田撰《制义平秩集序》。《平秩集》是一本制义文的选集。序中以治田譬治文，讲明“功用有浅深，程途有远近”的“循序渐进”的道理。（《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二）

是年，林则徐撰《张孟平骈体文序》，发抒他对骈体文的意见。他认为：

文之有骈格，犹诗之有今体也，貌不同而源则一。……夫骈散者，文之外焉者耳。语其精微，则必本之以心灵，运之以真气，干之以风骨，而后修之以雅词，用能沉博绝丽，渊懿茂美，斥远凡近，与古文殊途同归，而区区抽黄媲白，悦时人耳目者，固未足多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七一至三七二）

这种意见表明林则徐在文学上主张不能只求形式，而主要应注重内容。

[按] 张孟平，永嘉人，林则徐同年友。这篇序未标撰作年月。《全集》本文题下注“道光三年”，不知何据。此依魏应麒《林文忠公年谱》系于本年。

是年，为亲家陆我嵩写《题陆母陈恭人传后，应莱臧亲家（我嵩）属》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六二）

[按] 陆母与林母为姐妹行。陆我嵩字莱臧，江苏青浦人，道光二年进士，五年权任闽县知县，与林为亲家，其女为林汝舟妻。

是年，吴大澂（1835—1902）生，字止敬，又字清卿，号窞斋。江苏吴县人。

金石学家。官至湖南巡抚。所著有《恣斋集古录》等。

是年,松筠(1752—1835)、曹振镛(1755—1835)、王绍兰(1760—1835)、陈用光(1768—1835)、卢坤(1772—1835)、张井(1776—1835)、俞德渊(1777—1835)卒。

道光十六年 丙申 1836年 五十二岁

正月，林则徐在两江总督署任。

正月十五日，林则徐邀约在宁同乡旧友沈荫士、杨翠岩及杨庆琛等遍览城北诸胜。（《绛雪山房诗集》）

同日，林则徐写《题杨雪茱（庆琛）〈金陵策蹇图〉》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七）

斜日西风万柳条， 栖鸦流水旧魂销。
即今仍踏长千路， 官爱江南为六朝。

昨宵尊酒话粉榆， 不改乡音改鬓须。

试指三山证离合， 五君应共入新图。君与兰卿、竹圃、荫士共饮节署，作家乡语。闽称三山，金陵亦谓三山。去年芷林作《三山离合图》，绘余及兰卿。今此会五人，拟亦图之，以志良遇云

[按] 此诗自注：“去年芷林作《三山离合图》”。考《乙未年日记》道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记梁章钜与林则徐在一起倩人作《三山离合图》，故此诗当作于十六年。

正月，林则徐继续致力于兴修水利工程，开始兴修运河张官渡地方的越闸和正闸，并挑浚练湖淤泥，培高湖的西、南两面，以利漕运。这些工程根据“按田出夫，业食佃力之章程”，由官方委员“稽查督办”。（《林则徐全集》第五册，奏折页一七六至一八〇）

[按] 《林则徐集·奏稿四》上页三〇三至三〇七载此折，题名为《筹修练湖堤坝及运河闸工俾漕运长资利益折》，注明道光十五年发。《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七六至一八〇收此折，改题为《筹办通漕要道折》并注明道光十六年二月发，并脚注称：“折内称现照张官渡章程先行挑浚越河，赶修越闸，已于正月兴工，则此折出奏当在十六年正月以后。林氏与两江总督陶

氏会衔的折片在《林文忠公政书》中通常在标题前写明‘会奏’字样，而本折则无，且折末有‘据署苏州藩司裕谦……具详前来’，大致应是林氏在署理两江总督任内所奏，而林氏交卸督篆回本任系在二月。据此，本折出奏时间推断为十六年二月。”今姑从《全集》之说。

二月初二日，上《苏松常等处兴办水利工程片》，报告对白莲泾等处河通，择要兴修等事务。（《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七四至一七六）

二月，上《筹办通漕要道折》，要求将练湖堤坝劝谕民修，运河闸工由官捐办。（《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七六至一八〇）

[按] 此折见收于《林文忠公政书》甲集卷六，折题作《筹修练湖堤坝及运河闸工俾漕运长资利益折》，并作道光十五年写。《全集》本编者改现折名，并注称出奏时间为十六年二月，今从之。

二月，林则徐回江苏巡抚本任。

春，有《致杨庆琛》函，论漕运及早情。

弟辰下催兑漕粮，正极费力，文牒如雨，而县、帮如有牢不可破之见，真令人焦灼。望雨綦切，昨得甘泽三四寸，麦田普润，未知南北各省如何？吾乡米价，一石又将五千。井泉皆浊泥，盼泽尤亟亟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二四）

四月初三日，林则徐为祝吴云九十寿辰，招石韞玉等人在抚署后乐亭观芍药赋诗，《云左山房诗钞》卷五诗序中记此事说：

丙申四月九日为吴玉松前辈（云）九十寿辰。先六日，余招同石琢堂（韞玉）、朱兰坡（琦）、吴棣华（廷琛）、董琴涵（国华）诸前辈集后乐亭观芍药。琢堂年八十一，兰坡六十八，棣华六十四，琴涵五十八，余五十二，合之四百十有三岁。玉翁约共赋诗，各用六人四百十三岁之句。

林则徐的诗兴甚浓，一共写了四首和吴云、石韞玉倡和的诗。这些诗主要是颂扬和祝贺。

[按] 《全集》本诗题与《诗钞》本诗序文字略有出入，附下参考，并全录林氏四诗。

丙申四月九日为玉翁前辈九十览揆之辰，先六日，则徐奉觞为寿，邀同竹堂、兰友、棣华、琴涵诸前辈，集敝署之后乐亭观芍药，以“六人四百十三岁”为句，各足成一诗。

玉翁诗先成，依韵奉和，录乞诲正

道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昨夜寿星动南极， 一时仙客聚东吴。
殿春余艳围香幄， 浴佛先期供法盂。
真见九旬临洛社， 刚同五老启河图。是日观治水图
六人四百十三岁， 公更飞行不用扶。

竹翁亦示一诗，复次其韵，并录奉政

道光十六年四月初三日

旧附词曹集禁闱， 今陪文宴愧葑菲。
小园五亩竹千个， 新稻一畦花四围。
婪尾杯中开白社，
状头林下傲黄扉。苏州多状元，公及隸华前辈皆中年勇退
优游得寿关清福， 自分尘容那易几。

玉翁见和拙诗，复迭前韵答之

道光十六年四月上旬

西门遗爱犹留邨，公曾守彰德 梅福成仙合住吴。
留客尚簪花满鬓， 抱孙曾贮水盈盂。用汉任棠事
书成老鹤丛谈录，惠函有剩语四则，皆见道语 身在真灵位业图。
况与故人酬季诺， 孤鸾寡鹄赖公扶。谓存方铁船遗孀事

前诗意犹未尽，再迭前韵

道光十六年四月上旬

托生本自舍卫国，后佛诞一日 达识况比东门吴。
不醉山中酒千日， 转吃屠黎麻一盂。寿日不称觴，避喧于虎丘山寺
家风远追绮里季，绮里姓吴 诗品方驾司空图。
请续江淮异人录， 千秋大雅轮须扶。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七至一七九）

四月初三日，又为吴云写《跋吴玉松书册后》，颂赞老人。

翁年九十，而神明强固，为后进中年之所不逮。灯下作蝇头书，累纸不辍，劲秀朗润，几莫知为老翁笔也。尺牍多古淡之趣，时复杂以谐谑，而皆可发人感悟。诗则长篇短句，无不援笔立就，清隽超越，寻味弥永。

慧业如是，老福如是，盖天授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三）

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主张鸦片弛禁，上《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说：

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纳税（《始末》作“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如有（《始末》无“有”字）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页二一六至二一八；

又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三至四）

许乃济又附片奏请宽免内地栽种罂粟之禁，其理由是：

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但以臣所闻广东省情形言之，九月晚稻，刈获既毕，始种罂粟，南方气暖，二三月便已开花结实，收浆后乃种早稻，初无碍于地方（《始末》作“力”），而大有益于农民（《始末》作“夫”）。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页二一八至二一九；

又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四至五）

许乃济的论点是鼓励烟毒泛滥、不顾人民健康、出卖民族利益的谬论。其直接后果将使鸦片走私变为合法贸易，完全投合了鸦片贩子和侵略者的口味。因此，它必然得到鸦片贩子们的赞誉，夸奖他的奏折是“立论既佳，文字也极清楚”。甚至把许乃济和赞同他论点的一批弛禁论者的主张都赞为“聪明办法”。（《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一）

[按] 许乃济的弛禁论是根据嘉应人吴华（兰修）的《弭害篇》稍加润饰而奏上的。吴华在道光初年任宜训道兼监粤秀书院，而许乃济当时正任粤秀书院山长。吴华的《弭害篇》在其《桐华阁文钞》中，主要的论点是“嗣后请飭外夷照旧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吴华的《弭害篇》又是阐发道光十三年间许乃济和同年友顺德何太青在广州讨论鸦片问题时的论点。那时何太青曾力主弛禁说：“纹银易烟，出者不可胜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价廉，销路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

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如无敢举以入告何！”（梁廷柟：《夷氛闻记》卷一）

〔又按〕吴华的《弭害篇》曾受到当时粤督卢坤、粤抚祁埏的赞赏。吴更约请学海堂书院同事熊景星、仪克中等分别著论以相呼应，于是卢坤即以“粤士私议”的名义于道光十四年附片奏陈。当时，因“以例方严”，仅约略其词，尚不敢明请弛禁，清廷亦仍令“沿旧禁加严”而已。（梁廷柟：《夷氛闻记》卷一）

清廷将许乃济的奏议发交粤督抚及粤关监督会同妥议具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五）

四月，英任义律为对华商务监督。

五月，宝山县海塘工程完成。此工程自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工起截至本年五月，“除石塘先经补砌完竣外，所有新筑土塘工，长五千二百余丈，均已告竣”。十九日，林则徐由苏州出发亲赴宝山验收质量合乎要求，得到附近群众赞扬，“绅士耆民，扶老携幼，香花载道，无不欢忻鼓舞，感颂皇仁”。视察后，即上《验收宝山县海塘工程折》，向清廷报告工程及经费等事。（《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九六至一九八）

五、六月间，林则徐在江苏苏、松一带修建的各项水利工程大体竣工。林则徐在所上《验收苏松太等处水利工程折》称：计自道光十五年至今，曾在十五个厅州县内，共挑竣土方达一百六十六万七千四百余方，其所整修的河道总长达八万九千丈左右。规模不可谓不大。由于对“吴淞、刘河、白茆等处，挑浚宽深，蓄泄得力”，所以历年“不致成灾”。使“遍地禾棉，皆已长发，弥望青葱，耰锄被禩之民，皞皞熙熙，共冀岁登大有”。（《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一九九至二〇〇）

六月初四日，英船一只，由浙江青龙港东南外洋驶至南韭山对开极东外洋游戈，定海镇巡洋船随即前赴堵截。七月八日，林则徐发《札苏藩为英船驶至浙江洋面，趲修宝山沿海炮台》文，要求沿海各营属内外巡洋舟师加意巡防。（《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九七）

七月，林则徐再署两江总督。

八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上《复奏稽查防范回空漕船折》，报告自订立约束粮船水手章程以来的执行情况，指出了全漕水手等势力之大：

如一船之中，在册水手以十名为率，合全漕而计，即不下四万人。此外游帮之短纤、短概，在岸随行觅食者，更不啻倍蓰。所谓青皮、散风之

类，亦即杂处其间，难以数计。

他分析了未能根绝弊病的原因是：

水手之逞强在于恃众，而官员之畏葸实恐误漕。

因而主张：

今自严定章程以来，果皆有犯必惩，有惩必重，当未有不畏法纪者。

（《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二一四至二一七）

八月初九日，内阁学士朱崧和给事中许球分别上疏，反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主张严禁鸦片。过去近代史著作中未见全文原件。其原载二折的《京报》原件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田汝康氏等据影印件加以校勘，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上。因内容重要，流传较少，特将全文录入本书《谱余》。清廷就此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等悉心妥办，力塞弊源。

九月间，林则徐移驻袁浦。

九月间，移驻袁浦，一以督防秋汛，一以催趲回空，截至此时期，军船已经全渡矣。惟尚有特交要案，仍须驻浦审办，约俟冬至前后，始得旋返金陵。

（《致刘建韶》函，十月二十八日夜，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二九）

九月初二日，粤督邓廷桢、粤抚祁埏、粤关监督文祥等赞同许乃济弛禁论，认为许奏“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并拟上弛禁章程九条：

- 一、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也。
- 一、水师巡船及各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出洋藉词滋扰也。
- 一、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并先确查来银数目，以杜欺隐也。
- 一、鸦片应与别项洋货一例交易，不必设局专办也。
- 一、额税宜遵旧制，不必加增，并严禁需索例规也。
- 一、价值不必预定也。
- 一、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也。
- 一、民间栽种罌粟，似可稍宽厉禁也。
- 一、官员士子兵丁，宜严行饬禁，不准吸食也。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七至一一）

[按] 梁廷相《夷氛闻记》卷一记此事说,当时粤督邓廷桢、粤抚祁埏已拟复请弛禁,适遇邓的门人嘉善陈鸿墀(主讲于越华书院)等为邓祝寿,议论到复奏一事。陈鸿墀劝邓说:“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闻,百世后,青史特书某实首请弛禁,若之何?”邓省悟,即以“禁约正严,龟勉绸缪,安知无济,请从此力持三年,如至期果不效,始计更张未晚”奏复,但此与《始末》所载复奏相异,易稿之事显然不是事实。梁氏记事若非传闻误载,即是有意为邓讳解。仍当以《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所载复奏为据。

邓、祁的弛禁章程,不仅是许奏的响应,而是许奏的发展和具体化。它使鸦片入口、运销、种植完全合法化,影响十分恶劣,清廷留中密奏中,有一佚名附片即对此大加抨击说:

臣窃闻道光十六年,有人奏请鸦片开禁纳税,皇上飭交两广总督邓廷桢议奏,该督议有十条可行,外间纷纷传布,贩食之人,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幸皇上明见万里,不为该督所蒙,其事竟能中止。但奸愚窥伺之意,犹谓朝廷主见,不过明禁暗弛。近见谕旨煌煌,自当敛戢。然非疆吏实心实力,事何有济?臣闻邓廷桢等总以暗弛鸦片之禁为主,而故言禁银,以耸皇上之听,以杜天下之口。若果如此,欺罔实甚!

(《史料旬刊》第38期页四〇一页;又见《鸦片战争》Ⅲ,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一七至五一八)

英人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也说:“邓也赞成许乃济的主张,并且提议了九条规章。”并且把邓廷桢、祁埏和粤关监督文祥共列为“一丘之貉”,指出“他们都是多多少少与鸦片走私有关的”。(《鸦片战争》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一至一二)所以邓等的易稿另奏纯为谎言,梁廷相很可能受了蒙骗。

九月,林则徐撰《湖滨崇善堂记》。崇善堂是一些士绅在太湖边的乌程乔淞地方举办的救济团体,是对在太湖中遇难者从事救生打捞和掩埋亡者的工作。林写此记在于提倡湖滨各地能“闻风兴起”,并鼓励坚持下去,所谓“匪始之难,终之实难”。(《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四五至四五八)

十月初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反对弛禁,他的主要论点是:

为弛禁之议者,特因纹银出洋,不能厉行禁绝,遂倡此议以图自便耳,而复巧为纳税之说,以为禁之有害,反不若弛禁之利。……窃以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三,暗于利害者六。

袁玉麟更进而要求道光帝：

察其是非，究其利害，立斥弛禁之议。仍请敕下在廷诸臣悉心妥议，于银入烟出有可永远禁绝之方各陈所见。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一二至一七）

十月上中旬，林则徐在盐城访查，对农田水利、收成年景、官风民情等情况，加以详尽调查和了解。如初九日记小押店情况是：

城内外无典铺，只有小押数间，亦照三年满限，头月加一起息，以后仍仅二分。小押多无真本，人来典物，先交小票与之，俟一二日后，或三五日，或七八日，将票来支现钱，盖押店须将原典之物转典于邻邑大当，始得有以借为挹注也。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五七）

又十二日记米价及钱粮状况是：

米价如何？（此地斗大，每石有一百八十斤）答云顶上者亦须二十八文一升，粗者二十三。问此处征收如何收法？答云钱粮每两完钱一千八百文（每两银换足钱一千三百七十文），漕米完加一五（或云加二），每石贴费四百零四文，太爷交漕贴费每石四十文零四毫。问太爷钱漕出息可以敷衍动用否？答云谅亦不至亏短，其如何动用，我们不知。问此外尚有要钱否？答云丝毫不要。问衙内师爷、官亲、内司有要钱否？答云官清衙内自清。问书差有要钱否？答云亦无十分乱要。问太爷多不理事，究竟如何？答云大事亦理，至寻常小事则不免延搁耳。问其皮岔河要挑，是否农民情愿？答云实系农民要挑，盖此河有四十五里长，若挑则两岸田亩均受其益，不挑则旱时无水灌田，潦时又被淹没，两受其害。问其挑将此土放在何处？答云即以堆培两岸。诘其堆在两岸不患大水冲散否？答云此河淤泥堆在岸上，可期结实，不比沙土质松，易于冲散。诘其既不冲散，则河中所淤之土从何而来？答云此由积渐使然，此河失挑距今将近百年，以百年之久，城垣都会破坏，何况土岸。以现在论，挑后之土堆在岸上，且离河亦有远近不同，远者有二三丈，何患经雨遽至冲散成淤。问其方价实系若干？答云百余文，或云百七八光景。问共须用若干银？答云须四万余银，现已详请尚未领回。问领回即开工否？答云若即领回，十一月即可动工。问此项尽数发交董事办理？抑系太爷自办？

答云此尚未知的实。问衙内有克扣否？答云此却不知。问其董事共有几人？答云约有七人，分段督理。又往他处茶馆问讯，大略相同。看城厢内外，人民尚无菜色，亦无乞丐，市廛亦旺盛，人亦颇近循良，衙门前亦尚清静，未见有枷号之犯。据所见所闻，颇有政简民淳之象。

早饭后潮上，便即开船，乘潮西上。南门至北门河港甚阔，靠岸船只亦多，西门外尤其热闹，市多米行，船来亦多买米者。有自洞门来买米者，询其本地田收若何？据云因天落水蝗虫，稍形歉薄，只有五六分收。问二路有抢劫否？云今年各处多丰收，匪类较少，未有抢劫。又言今年本邑完漕有一万四千石，余皆折色。据土人言，折色每石折钱六千计，县中钱漕出息不下三万余两，算来亦足敷动用，不至赔累，或不善经理，则未可知耳。午后北风，船由西路直上，不由天妃闸、皮大河行走矣。十里至九里窰，又十里至洞门。（村庄甚大，此处虽亦有淤，而河底却深）皮大河口至天妃闸，共长七千余尺〔丈〕，为四十五里。昨船行通经阅过，上半段淤滩多而港面狭，下半段淤滩少而港面宽，按段办工，自有分别，按估册亦新旧开除。所问方价，有百五六文，百七八文之不同，若以百八文为准，照册中所开每方需银一钱九分（细按估册方价，连岸水在内；所问乡民之方价，只就挑土而言，所以不同）。合以本邑现在时价，每两曹纹换足串钱（每千只扣四文）一千三百七十文折算，计每方应长钱八十文；积而至于万方，则应长钱八百千文；以二十五万方计之，应长二万千文，再加以土坝桩坝各工，再加以库平盈余，尚不止此数。图中所开汉港，船户多不知，惟知有封子河而已。皮大河受西南北五六州县八八六十四万荡下注之水，十一年马棚湾漫口，水没至盐城县城根二尺，诸农田均被淹没，皆由此河淤塞不能畅流归海之故。补记乡民语。

由洞门二十里至新河庙泊船，已有定更时候。此处由西直上，即为西盐河、船应由北折入东塘河归来时原路。是晚问船家，该邑城乡间有地棍地霸为害于一乡者否？答云先前原有，近来却无，地方极为安静。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六一至二六三）

访问既如此细致，记录又如此详尽，可以看到林则徐确是随时留意于社会、经济、民生和吏治。这些第一手资料对于他的政治思想与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十月十五日(11月23日),中国驱逐九个鸦片贩子出境。(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一九)

十一月初七日(12月14日),英国侵略分子义律就任英驻广州商务总监督,(邓廷桢奏,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一八)进行各种试探性的侵略活动。

十一月二十七日,格拉斯高印度协会在向伦敦印度中国协会提出的《第一次报告书》中,要求“给予英商在厦门、宁波及北部接近北京的另一口岸进行贸易的特权”。(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见《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

十一月初九日,上《消费禁给洋钱折》,林则徐鉴于“铺户利权子母、计析锱铢,往往于粮船受兑之前,先将洋价抬高以困州县,及至帮船开行之日,又将银价抬高以困旗丁,辗转低昂,阴为盘剥,以致县帮交累,漕务愈难”。建议“将漕务内一切费用,概禁折给洋钱,其向需洋钱一圆者,今悉以纹银七钱三分核实给发”。(《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二八八至二八九)

[按] 据林此折中说,当时苏松一带,洋钱每圆概换至漕纹八钱一二分以上,比道光十三四年洋银一圆合纹银七钱一二分,每圆已高出一钱,即兑换制钱,亦比纹银多出一百文以外,如此一百万元洋钱即已潜耗纹银十万两之多。

[又按] 次年,包世臣曾在致王夔函中认为林则徐定洋钱一圆当银七钱三分的办法,其效果并不理想。

国家以库纹一两当制钱一千,而现行市价且千五百。客冬林制军为州县谋,奏定洋钱一枚当银七钱三分,而市仍为八钱零如故,徒使银价骤增,反为州县之累,是岂可以人力争乎?

(王夔:《钞币刍言续刻》附)

十一月,林则徐在瓜州舟次晤农具改革者齐彦槐(梅麓),并为齐作《齐梅麓(彦槐)〈送古佛入焦山图卷〉》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六五)

[按] 齐学裘《见闻续笔》卷八录此诗,有林则徐识语说:“道光丙申冬仲瓜州舟次可冻题应梅麓前辈诗家属即正,馆侍少穆林则徐。”此当为原件所有。又《诗钞》与《续笔》所收文字略有异同,如《续笔》本“雨暘征应纪前志”句,《诗钞》本改为“官中暘雨历有验”并无识语。今《全集》本诗尾有识语。

十一月,林则徐奉召入觐。二十六日交卸两江督篆。林则徐自道光十一

年二月调任苏抚至今，已达六年。

[按] 林则徐于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交卸督篆入覲起程日期折》中称“在江苏巡抚本任五年之间”，此云六年，后一年非本任乃署任。

在此期间，林则徐先后兴修水利，整顿漕运，救灾办赈，积极地为巩固封建政权而努力，并在客观上使民生得到一些苏息。这样，他博得了朝野上下的赞赏。这些赞赏具体反映在一些诗人的诗作中，如林则徐的友人福建诗人张际亮作《林暘谷封翁饲鹤图少穆中丞属题》诗二首，上一首题饲鹤图，下一首即颂扬林的政绩说：

雏凤清声欲满天， 江淮鸡犬已皆仙，
家家饱却芝田粒， 始信当时翼子贤。

（张际亮：《张亨甫文集》卷二二）

诗人汤贻汾也用同一诗题写诗，颂扬林则徐可与封建社会理想中的古代贤臣稷、契相比：

中丞今稷契， 雅化流三吴。
再来权总制， 三省宏远谟。
即真劳众望， 去思盈一隅。

……

（汤贻汾：《琴隐园诗集》卷二二）

同年友程恩泽也写有《题林暘谷年丈饲鹤图遗照》诗。赞林则徐是“天下共知鸿鹄举”。（《程侍郎遗集》卷三）

十二月初一日，林则徐由任所启程赴京，旧历除夕抵河间，曾作《致京中友人书》。（《林则徐书札》）

十二月，清廷命邓廷楨等严查纹银出口。（《清宣宗实录》卷二九二，页二六至二七）

是年，林则徐又继续挑浚通州、盐城、丰县各地河道。

是年，林则徐作《娄水文征序》，序中历述其几年来在江苏兴办水利的情况和成效说：

往在癸未，余陈臬来苏，值水灾后，有并浚三江之议，上命总理江浙水利，会以艰归，未亲其事。后十年重莅吴，则吴淞已浚，而刘河之塞如故，岁且屡歉。余乃诣州履勘，奏借公帑浚之，得旨报可。……岁甲午工

成，州人大悦。乃并疏诸支河以畅其脉。乙未浚七浦河，丙申浚杨林河，皆支流之大者。比又遍浚钱泾、瑶塘……诸河，亘三万余丈，而太仓之水道无不贯输以达于尾间矣。如甲午秋之大雨，乙未夏之亢旱，皆几几为害，赖水利既治，以时蓄泄，岁仍报稔。数年前田价亩二三缗，至是乃倍蓰。……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五至四〇六）

[按] 《娄水文征》系太仓人王宝仁汇集其州人之文，自宋迄今，辑为八十卷。

是年，林则徐还写了《重刻〈庆芝堂诗集〉序》、《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六至四〇七）《两淮都转陶泉俞公墓志铭》、《沈母杨太君传赞》（《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七二至四七五）及《帅仙舟中丞七十寿序》（《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三）等文。（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

是年，林则徐写《题蒋丹林先生（祥墀）〈童子钓游图〉即次自题原韵》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九至一八〇）

[按] 林诗注蒋祥墀“今岁七十有五”，据蒋生年推定，林诗当写于本年。是年李彦章（1794—1836）、池生春（1798—1836）卒。

道光十七年 丁酉 1837年 五十三岁

正月初一日，林则徐行抵任邱；初七日，抵达北京城内，居停于虎坊桥连升店。在等候召见的日子里，林则徐将随身携带的自绘的饲鹤第二图（由汤贻汾补景），请阮元题头，请英和、邓廷桢、穆彰阿、何凌汉等题诗。（《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页一五至二九）

道光帝曾多次召见林则徐，咨询政务；但内容为外界所不详。其事颇为时人所羡慕，如祁寓藻曾有句誉其事说：“前席咨諏越旬日，谋猷密勿人莫覩”，（《林少穆前辈（则徐）以苏抚述职来都旋拜湖督之命赋诗奉笺》，见《履舄亭集》卷二二）可见道光帝对林则徐的重视。

正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东华续录》道光三五）

正月二十六日，吴荣光（荷屋）为林则徐绘林宾日饲鹤第三图，并题五律二首。后由程恩泽题头并题诗。（《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手迹页二九至三〇）

正月，林则徐命门人戴弼孙代撰《黄月轩封翁七十寿序》。（戴弼孙：《味雪斋文钞》乙集卷四）

正月，林则徐向江阴令萧荫恩推荐文字学家朱骏声担任暨阳书院讲席。（朱骏声：《石隐山人自订年谱》）

二月初一日，林则徐赴西城向穆彰阿、王鼎辞行。预祝初三日王鼎的七十大寿，并献《蒲城王定九协揆（鼎）七十寿诗》四首，其第三首歌颂王鼎仕履政绩：

度支管领一星周，	更总云司典爽鳩。
赞画戎机心翼翼，	平章钧轴度休休。
师干摄职兼三辅，	节使巡行半九州。
四十年来中外望，	济时真作巨川舟。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八一）

行前，三吴人士纷纷晋晤，对林则徐在江苏的业绩表示敬意。著名文学家梅曾亮特写《赠林侍郎序》，赞颂林在苏政绩，并表达送赴新任之意说：

道光十七年春，公朝于京，礼成将归，三吴之士大夫，莫不进谒于门，某以部民后进，得望见颜色，辄宣盛德，以为覲归之献。

（梅曾亮：《柏枧山房文集》卷三）

二月初五日，林则徐离京赴任。行李分载大车四辆，小车三辆。

二月初七日，林则徐行至高碑店，直隶总督琦善遣弁来迎。

二月初八日，途经保定，直督琦善以下各官都出城迎接。林则徐和琦善作了互访，两次都作长谈，可惜所谈内容不详。（《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六七）

二月初九日，离保定继续前行，沿途观赏古迹，与地方官会面。

二月十二日，有《致郑瑞麒》函，述沿途行程及接篆事。

弟出都按站而行，幸叨平顺。约计至楚省总须三月初间，而接篆之期，惟初八日最为上吉。兹十二日住柏乡县，值楚北复有折差进京过此。询知讷制军已于二月三日赴永州一带阅兵，未知渠接到此信果否回至武昌，只得俟到楚后再行定期受篆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三九）

[按] 讷制军即原任湖广总督讷儿经额。

二月十九日，清廷命林则徐到湖北任所整理盐务。（《设法疏消淮盐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三四五）

二月二十五日，林则徐行至河南信阳明港驿，了解到当地丰收而粮价较低。

此两日途中所见麦苗甚旺，面价每斤仅十二三文，较之河北每斤四十文，相去悬绝；白米每大斗重九十二斤，价仅八百余文，知去岁秋成大稔，为十余年来所无也。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七二）

三月初五日，林则徐抵湖广总督任。到任之初，即发出《关防告示》，胪列条款，杜绝各种诈伪情弊；并列单严拿汉口一带开局窝赌搭台讹诈的匪徒。（《云左山房文钞》卷四）

[按] 《全集》文录卷未收此告示。

诗人汤贻汾在得知林则徐擢任湖广督讯后，写《林少穆则徐中丞后乐亭图》长歌一首，颂扬林在江苏的“政绩”，借申思念之情，其中有一段详记林解救各种灾荒的对策道：

忧莫忧，蛟蜃怒，人民鱼，室庭渚。
余邻粟，请天庾，我公恩，俾安堵。
忧莫忧，旱魃舞，举膏腴，成斥卤。
赋调蠲，赈贍举，我公恩，渥甘雨。
忧莫忧，庶民窶，饥谨臻，鬻男女。
招流亡，集商贾，我公恩，歌乐土。
公莅吴，十年许，活吾民，不胜数。
往复来，民恃怙，疾痛呼，公育煦。
遗公忧，剥肝腑。

（汤贻汾：《琴隐园诗集》卷二二）

[按] 此诗自注写作时间为林则徐新迁湖广总督时，故系于此。

林则徐的幕友朱绶也写《寄林少穆督部》诗，追记林在江苏的政绩。（张应昌：《清诗铎》卷一八）

三月初六日，林则徐上《设法疏销淮引片》向清廷报告湖北私盐充斥的情况。道光十五年“楚省行销淮盐，共计销引七十三万有奇”。并根据实际调查材料分析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邻省私盐侵灌和运盐江船的夹带所造成。（《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三四五至三四六）

[按] 《全集》本据《林文忠公政书》于“七十三万有奇”下有一段夹注云：

较之销数最畅之十四年份，尚多六千余引，且自辛卯纲每引加斤计算，已逾额销之数，实属大有起色。林则徐到任以后，自必稽核旧章，因势利导，仍当严飭各属设法疏销，不可因甫有起色，稍形疏懈。至楚省行销淮南盐引，本属一气相通，各该省大吏，经朕委任，必应熟筹情势，于划清界限之中仍有并行不悖之意，方称办理妥善。林则徐曾经署两江总督印务，于盐务素所熟悉，其楚省应销淮南盐引，早应成竹在胸。现当接任之初，尤宜尽心筹画，不分畛域，督飭文武员弁巡商，实力整顿，堵缉邻私，搜查夹带，庶官引日形舒畅，而国课益见充盈矣。将此谕令知之。

（《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三四五）

三月初八(4月12日),义律到广州,拒绝执行清朝的禁烟法令。企图通过直接交涉,达到增辟口岸,扩大鸦片贸易的目的。终因不能实现,十一月间快快离去。(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页二一)

三月至四月间,林则徐就任湖广总督后,大力整顿吏治,调动人员,连上多折,有《遵旨随时随事察看湖北藩、臬两司片》(页三四四)、《请将襄阳、施南两府知府对调折》(页三四七)、《副将穆腾额取巧呈请开缺请旨勒令休致折》(页三四九)、《特参递解重犯逃脱之文武员弁折》(页三五七)、《湖北提督罗思举俟察看后另行奏闻片》(页三六四)、《才不胜职及有疾之州县分别降革折》(页三七三)、《知县袁璪不能及时缉获蔑伦案犯请革留折》(页三八七)、《部选督标副将人地不宜拣员对调折》(页三八九)、《夏祥培刘肇坤堪任繁缺道员折》(页四二八)、《请以饶拱辰调补天门知县折》(页四三〇)、《委钟振超署理随州知州片》(页四三一)、《请升补苗疆屯守备折》(页四三一)、《请简放游击并拣员调补水师守备折》(四四八)、《请以李兆元升署河阳知州折》(页四五二)、《前房县知县刘建勋请予开复折》(四五二)、《甄别湖南州县折》(页四八七)、《密陈两湖文武大员考语折》(页四七六)等折,足见其对职官考察之认真态度。(见《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

四月十九日,林则徐作《徐访岩同年(宝森)由粤西观察擢皖臬入觐过楚,出(漓江话别图)属题即送其行》诗一首。(《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八二)

四月二十六日,林则徐调集督抚两标及武昌、汉阳城守共七营官员会操,亲加校阅。(《校阅湖北省标各营官兵情形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三六二)

[按] 是日日记作了较详细记载说:“赴校场看视本标及抚标、武昌、汉阳城守共七营官兵操演,首演八卦阵,次藤牌阵,又次五星联珠阵。……饭罢,又看鸟枪打准头。”(《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七九)

林则徐校阅营伍达十余日,日记中均作为重要中心活动记载,足见其对武备的重视。

(四月二十七日)赴箭道校阅督、抚标及武、汉两营副将以下至经制、外委四十九员马步弓箭。(页二七九)

(四月二十八日)早晨赴箭道校阅额外外委及候补备弁五十九员马步弓箭。(页二七九)

(四月二十九日)赴箭道考校七营马兵。(页二七九)

(五月初二日)赴箭道校射。(页二八〇)

(五月初三日)赴箭道校射。(页二八〇)

(五月初七日)早晨赴箭道考验武职马步射,并演试抬枪、抬炮、喷筒等器具。(页二八〇)

(五月初九日)赴箭道阅射。(页二八一)

(均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

五月初八日,俞正燮自黟县到林则徐幕府就馆。(《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七九)

[按] 王立中《俞理初先生年谱》道光十七年条说,俞正燮到林幕系为林参订先人旧稿,并校订《海国纪闻》。《海国纪闻》一书疑即《四洲志》。

五月十六日,襄河泛滥,冲溃汉川县白鱼垸月堤,淹及沔阳。

五月二十日,荆江水溃,淹及潜江、江陵两县。松滋、石首、汉阳、黄冈、黄梅等县亦出现灾情。林则徐认为“堤防单薄,经费困难,防护缺工”,感到形势严重,防汛已成为超越校阅营伍的中心工作。他采取若干应急措施,如在各州县建立水位志桩,随时查明水势涨落尺寸,按所颁表式填报水情。他又制订《防汛事宜》十条:

一、设窝铺。凡临流顶冲最险要处,必须多聚人夫料物,应择适中最要处所,报明建盖窝铺。计所辖各段,正堤共需窝铺几座,每座所雇人夫约以三名为度。合两三铺再派家丁一人往来稽查,仍按段竖立宽阔牌签一枝,大书丁役人夫姓名,以凭点验。

一、制抬篷。窝铺不能多设,既设即难迁移,自应添制抬篷。篷以木为之,上盖篾席,中有板铺,可睡二人,两头俱有木杠伸出,可以抬走。

一、积土牛。汛涨猝至,临时无土,每致束手。必须挑土积起,即以所雇人役为之。每一土牛高约四尺,长二丈,顶宽二尺,底宽一丈,每日一夫应挑土几担,几夫可积一土牛,按夫按日核定挑积,报候点验。其无土之处,挑堆瓦砂亦属可用。

一、备物料。石块(方圆大小不拘,多多益善,下俱仿此)、砖块、木桩、板片、木橛、草束、柴把、苇把、树枝、绳缆、草帘、油篓、麻袋(篓袋内均贮沙贮土,或贮瓦砂,俱不拘)、破烂棉絮、破锅、破缸(以扣泉眼)、硬煤、芦席、火把、油烛。

一、储器具。石碓、木夯、铁锄、铁锹、粪箕、木桶(成担)、扁桶、路灯、

灯架、手灯、雨伞、箬笠、蓑衣、草鞋、铜锣、木梆。

一、境内工段，最要几处，次要几处，某处派丁役几名，通堤统共若干，归于汛委何员管束，先即核定人数，造册详明候验。

一、防汛之人，每名每日饭食连油烛约一百文，挑土者视其难易远近，酌予加增，不得少发。

一、修工时监修之董事人等，大汛责令如所修工段，随同印汛委员住堤防护，该州县应即随时督率，务使认真。遇有险工，协力抢护，以期化险为平，不得听其推诿躲避。

一、此段有险，上下段及对岸夫役均须赶往帮抢，并携带料物协济。

一、各属所配军流徒犯及有案窃匪，如可收作夫役，使之挑积土牛，给予饭钱，以免逃脱复犯，较之充警，更为一举两得，似属可行。应飭各州县督率汛员，查明境内此种人犯共有几名，分别安插，以资役使，仍造册报候点验。

（民国《湖北通志》卷四二，《建置志》一八《堤防》四；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九八至一〇〇）

林则徐还周密地安排了防汛工作。（《阅兵防汛拟酌分先后办理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三六六至三六七）

五月初十日，林则徐为杜绝湖北私盐来源，上《铜船夹带私盐越卡折》，议处云、贵装运铜铅船只夹私越卡的责任者和湖北沿江缉私不力的官吏。（《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三五九）

五月初十日，上《缉获私盐变价按引提课片》，向清廷报告，在楚积极堵缉私盐，在月余之内即缉获私盐一万八千一百七十余斤。并改革获私奖赏办法，认为缉获私盐照例应变价分别给赏充公；但各地民食向有定数，多销一分变价之私盐，即少销一份额引之官盐，以致影响盐课收入，故主张在变价私盐中先提官课，而以其赢余给赏充公，庶使“变价可补官课之亏，即获私足抵官销之缺”。（《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三六一至三六二）

六月初十日，林则徐上《监利粮书抗土闹局案审明定拟折》及《稽察堤工总局申禁冒称书吏片》，向清廷报告处理去年七月间发生的监利县捣毁堤工总局的案件。堤工总局是道光十四年创立的一种非官方的修堤收费机构，推选一些称为“首士”的管事，实际上是被这些土棍把持的。他们随意增收堤

费，滥设散局，增加首士，加大开支，甚至还用非刑锁拿欠费者，以致引起民愤，捣毁总局。林则徐对此分别情况处理了有关人员。他又提出设立堤工总局的原则：

局不许多设，人不许多充，用不许多开，费不许多派。首士必由公举，不许夤缘滥入，因年必令更换，不许流恋把持。至粮书现不许收费，而粮户的名册档仍须责令攒造……所有局务一切仍应飭县随时秉公查核，并责成该管道府，留心稽察，有弊即除，有犯即惩。

同时，林则徐还重申严禁土棍冒充书吏为非作恶的禁令。这些措施对于杜绝社会基层的弊害，保证维修堤工的顺利进行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三七四至三八二）

六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应陈石士之子陈兰第之请作《题陈石士侍郎（用光）〈韬光步竹图〉遗照》诗一首。（《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六八至六九）

六月二十五日，林则徐离省到襄河一带勘视堤工。对从汉阳到襄阳沿河一带水情堤工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考察，按照不同情况分为最险、次险、平稳三项，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指出襄河水患“溃在下游者轻，上游则重；溃在支堤者轻，正堤则重”，因此决定对策是：“防守之道，尤须于上游加意。”（《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一〇至四一二）

六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林则徐离省视察水情，并周历湖广地区，考察吏治、武备、民情等事。如考察水情有：

（六月二十六日）过谢家垸，登岸观民修堤工，皆是单薄。未至谢家垸以前，两岸皆无堤，谓之“厂畈”，至此始见南岸之堤，北岸则仍“厂畈”也。

（六月二十七日）至白鱼垸登岸履勘。五月间所溃之堤将及百丈，口门有水二三尺，催令董事集料抢修。

（七月初四日）至钟祥十工之何家潭、刘公庵观新工，共七百二十八丈。此工挽筑最为坚固，堤外全抛碎石。刘公庵工头石坝挑溜尤得力。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八六、二八八）

七月初四日，两广总督邓廷桢发布驱逐鸦片趸船命令，要求各国寄泊趸船尽行回国，不许托故逗留。

七月十三日，林则徐上《筹防襄河堤工折》、《荆江水势异涨片》、《查明湖

南省城营务尚无废弛折》、《考校襄阳附近协营各员片》、《襄阳一带缉私事宜折》及《襄阳一带缉捕情形片》等折片，报告水情、营伍及缉私等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〇〇至四一六）

当时，林则徐亲驻襄阳一带堵缉私盐，在《襄阳一带缉私事宜折》中，提出了杜绝河南私盐浸灌湖北的具体建议。并附呈河南州县与湖北连界三十里内盐店应行撤退各地名清单，在清单结尾处指明这些盐店在走私活动中的恶劣行为。其各地名清单如次：

计开

邓州

魏家集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二里许

毛家集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十里

田家庄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十里

孟家楼 距湖北光化县交界五里

张家店 距湖北光化县交界六里

都司衙 距湖北光化县交界十五里

新野县

乌龙庙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十二里

张家集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一里

万钟寺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一里

水 台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一里

大石桥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一里

吴家营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一里

通滩铺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二里

新店铺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十五里

唐县

苍 苔 距湖北襄阳县交界十五里

湖阳镇 距湖北枣阳县交界十五里

张博士店 距湖北枣阳县交界四里

桐柏县

钟家冈 距湖北枣阳县交界半里

- 祝家冈 距湖北枣阳县交界一里
故县镇 距湖北随州交界五里
金家桥 距湖北随州交界六里
析川厅
荆柴关 距湖北郧县交界五里
李官桥 距湖北均州交界十五里
内乡县
三尖山 距湖北均州交界三里
信阳州
花蕊店 距湖北随州交界二十五里
王家冈 距湖北应山县交界二十里
赵庄铺 距湖北随州交界三十里
平靖关 距湖北应山县交界十里
罗山县
土门街(亦名新店) 距湖北黄安县交界十二里
光山县
土脊岭 距湖北黄安县交界十四里
梅花店 距湖北黄安县交界十五里
湾店 距湖北黄安县交界十里
新集(即沙窝) 距湖北麻城县交界二十里
范店 距湖北麻城县交界二里
商城县
冯店 距湖北麻城县交界二十八里
管家湾 距湖北麻城县交界五里
板场 距湖北麻城县交界五里
洪家垆 距湖北麻城县交界十五里
白沙岭 距湖北罗田县交界五里

以上河南各地名,均系显著之处,在湖北州县三十里以内。其设盐店,囤积贩私,多寡不等,有张挂招牌出卖者,有租赁住房囤积者,亦有于杂货粮食店内带销者,均应照例撤退。其有偏僻村镇一时未经访知者,

查出一体办理。合并声明。

（《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〇七至四〇九）

七月，林则徐为《龙树院雅集记》画题跋。此跋仅见于画幅，而成为林则徐的佚文。1995年7月，福建林则徐纪念馆官桂铨先生于泉州文物商店获见此画及题跋，爰录如次：

此记余已亲书一通，留之京师，以为后会之证。嗣诸同年又属芸皋别绘一图以自藏弄，并索余重录此记。余适拜楚藩之命，忽忽首涂，无暇作楷，因觅友人代书。同人以为此卷传之后来，恐有疑为贋本者，须余一跋定之。是秋七月一日，复饯余龙树院，遂为莱山大兄书此。倚装之际，又添一段墨缘矣。少穆弟林则徐手识。

（林则徐：《〈龙树院雅集记〉跋》）

[按] 福建林则徐纪念馆官桂铨钞录此跋后，复写识语，说明此图缘由及获见经过：

此段跋语见于清周凯画《龙树院雅集图》后。周凯，字仲礼，号芸皋，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知湖北襄阳府，有政绩，擢台湾道，卒于任上。画学董诰。工诗文，著有《内自讼斋诗文集》。许邦光，字汝韬，号莱山，福建晋江（今泉州市）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工书。著有《二思堂史论》、《使湘小草》等。跋语说“余适拜楚藩之命”，按林则徐于道光十七年（1837）任湖广总督，是跋作于这年七月。

1995年7月，我到泉州市文物商店看到该店收藏《龙树院雅集图》及林则徐等人题跋，又获见张章霖、陈健鹰合写《此意珍重盟金石——介绍林则徐、许邦光等“龙树院雅集”的有关墨宝》一文（刊1995年《泉州文博》创刊号），论述较详，惜为内部刊物，见者不多，特将跋语抄录，以广流传。

（官桂铨：《林则徐佚文三篇》，油印本）

[又按] 跋语中有“余适拜楚藩之命”及“是秋七月一日”等字样，则跋文与记文当在同年而不同月，跋文似应作于道光十年七月初正林“倚装之际”，但亲见跋文之官桂铨则定为“是跋作于这年七月”，姑从其说，而质疑焉。

七月下旬，林则徐在荆州舟次写给《致刘敬舆》函中历述了六月以来的活动说：

六月间，周历荆、襄等属，督防江汉堤工。顷又须折赴长沙，审办要

案，俟讯结后，再到苗疆各处阅视营伍，不识黄花时节能否旋至鄂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四二至一四三）

七月至九月，林则徐到两湖各地校阅营伍，于九月底上《校阅两湖营伍并苗寨情形片》，计“阅过湖北十五标营，湖南三十二标营及道标各屯员弁兵勇”。（《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三九至四四二）

八月初二，林则徐舟行至长沙，登岸入城与湘抚讷尔经额及各级官员会晤，连日校阅营伍。初五日，离长沙南行。（《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九五至二九六）

八月十二日，林则徐入祁阳界，见“沿途极似闽浙交界之浦城、江山等处风景。秋禾尽刈，乡民云十余年来未见如此丰稔，且田内于刈禾后仍蓄水种芡实，亦是一良法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九七）

八月十五日，诗人张际亮在江西写《寄少穆先生武昌（时擢总制两湖）》诗，希望能去湖北入林幕府。诗中写道：

黄鹤高楼月，	春风几度圆。
梦随清汉水，	夜绕大江天。
节钺新开府，	衡湘共映船。
讴歌迎此日，	父老感当年。
瑶俗今相杂，	骚才古已然。
采兰思国士，	辟草赴公田。
教养成劳远，	循良责政先。
亲民端课吏，	救世必登贤。
顾我尘埃困，	何嗟雨露偏。
苍茫四海望，	瞻就北辰虔。
偶滞官庭棹，	遥通北渚烟。
孙曹百战地，	词赋几人传。
或访东坡迹，	长吟太白篇。
胡床容侧坐，	兴寄玉盘悬。

（张际亮：《张亨甫全集》卷二二）

[按] 张集收此诗于丙申即道光十六年卷，但诗题也为《寄少穆先生武昌（时擢总制两湖）》。林任湖督在丁酉正月，抵武昌在丁酉三月初五日，则此

诗当作于丁酉年。张诗结句“兴寄玉盘悬”，似指写诗时间在八月十五日。又林答诗中有句说“庐阜屏风叠”、“春明聆吉语”，可知张在北京曾与林晤谈，而此诗则在江西所写。

林则徐写了《答张亨甫孝廉（际亮）见寄，即次原韵》诗，对张的颂扬表示谦谢，并推重张在当时的声誉。诗中写道：

庐阜屏风叠， 官亭镜影圆。
高歌凌白雪， 奇句落青天。
遍踏山中屐， 聊停月下船。
林峦延丽瞩， 湖海怅华年。
饥凤犹如此， 漂鸾亦偶然。
千霄原有笔， 负郭久无田。
击水鹏转回， 登台骏足先。
八阊开诘荡， 三策伫英贤。
谬忝封圻重， 深惭奖借偏。
蕙风香可挹， 薇露浣尤虔。
梦远京华路， 江含楚甸烟。
春明聆吉语， 云瑞应庐传。
誉起连城价， 名高宝剑篇。
斗间槎好系， 遥傍绛河悬。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八三）

林则徐又为张际亮诗稿写《题亨甫匡庐游草》。（《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八二）

[按] 《林则徐诗集》校笺定上二诗为道光十八年八月前后作，即隔一年后始写答诗。按林则徐题诗写信多不稽延，而次韵诗更宜即兴写作，何至相隔一年，故系于十七年。十八年说待考。

八月十八日，林则徐宿祁阳县文明铺之文明书院，见“此地市镇甚大，约数千家，为永、宝一带私盐丛集之所”。次日，过文明铺，见“市上阗阗颇密，约千余家，福建、江西客民尤多”。（《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二五九）

八月十九日，林则徐发有关遵旨复查前湖南巡抚讷尔经额奏：“武冈州滋事首逆蓝正樽已被乡勇殴毙”一案的二折——《蓝正樽余党审明定拟案》及

《核审新宁蓝正樽已被殴毙情形折》。《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二〇至四二七）林则徐仍以“被殴毙身死”奏复，道光帝责备他“随同附和，迁就了事”，交部议处，旋又加恩改降五级留任处分。

九月，两广总督邓廷桢奏请恢复广东洋商，如需增加仍由总散各商联名保结的旧例，不再自请充商，得到清廷的同意。《东华续录》道光三六）同时，他又恢复了水师巡船，使鸦片大量走私，贪污手段较前更为恶劣。

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南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橐，而鸦片烟遂至四五万箱矣。

（魏源：《圣武记》卷一〇）

他（按：指邓廷桢等）竭力禁止，“扒龙船”及其他种本地快艇进行鸦片走私。但他自己有四只水师船，专为用来运输鸦片走私之用。一个诙谐的诗人作了一首讥讽诗道：“铁船争传节钺临，月钱三万六千金，江湖盗贼收王镇，锦绣妻奴羨蒋钦。自诩得名兼得利，须知能纵始能擒，至今翻复波澜处，孽海茫茫怨毒深。”用这种方法，邓廷桢垄断了大部鸦片贸易，有许多英国人所有的双桅轻艇和无棚小艇，都被他雇用转运鸦片。他们得到每箱一百元的运费，这都由中国购买者付出。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译本，

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二）

十月五日（11月2日），巴麦尊决定派舰来华。

十一月二日巴麦尊子爵把他九月二日的一份备忘录送交海军大臣，建议把东印度防区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马他仑爵士调往中国，并尽可能常常派去一艘或数艘兵舰——第一，借以保护英国的利益，并于女王陛下的臣民或有正当理由对中国当局控诉时，加强女王陛下的监督在必要情况下所提出的一切抗议的力量；第二，帮助监督维持往来广东各海口的商船水手们的秩序。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一八〇）

十月十五日，林则徐返省，连日清理积压公务，亲审京控案件，考评两湖营员等。《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一〇）

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间，学使朱兰离任归里。林则徐连日为之饯别送

行,并为写《题朱久香学使(兰)花间补读图》。(《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八三)

十月二十日,林则徐因道光十五年冬署江督时对江南河库道李湘茵考核时,未经复查即加注考,造成库款“不实”的错误,得降四级留任处分。(《注考属员不实,降级留任谢恩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四七)

十月二十日,林则徐上《陈明前奏蓝正樽已毙系为存大体而靖人心折》(《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四五至四四七),折中除接受处分外,还委婉地表达其处理此事的苦心,宛转地建议:“窃谓此案供证,讯非捏饰,若奏驳而听其海捕,在小丑虽无关轻重,而中外恐不免传疑。且苗徭杂处之区,保无以死灰复燃,乘机煽惑?”道光帝已领会此意,所以在此朱批云:“所见到此,尚属有识。”林则徐还担心所言尚欠透彻更另上密疏说:“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蓝正樽一日不死,则一日人心不定。设有假托啸聚则祸将复起。乾隆末川楚之变即由严缉刘之协所致。”这一密疏暴露了林则徐思想上的另一面,他超过了一般官僚应付公事的习惯,而是向最高统治者提出用起事首领的死讯来杜绝反抗群众希望的建议,因此,无怪道光帝在憬然醒悟的情况下给予朱批说:“有胆有识,不愧古大臣之风。”(《福建通志》总卷三四列传卷三八,清七,《林则徐传》)

十月二十七日,长子林汝舟离武昌北上。

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六日间,林则徐撰《官保尚书云汀老前辈大人六十寿诗》三十首。(《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一三)全诗虽多有颂扬之词,但也有叙事内容,可借以见陶、林间的交谊甚挚。此诗《云左山房诗钞》未收。《全集》本收入(第六册,诗词页一八四),因过长录入本书《谱余》。

十一月十八日,郑夫人及眷属由霏霖陪同至武昌。

十一月十九日,林则徐有《致郑瑞麒》函,言及处理荆江水患灾情:

刻下荆属已溃之堤,业经请借帑项兴筑。其余各属堤段,亦皆如期赶修,以资捍卫灾黎。抚恤之后,继以蠲缓。又复以工代赈,稍可度日,仍资送流民,俾之回籍。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四四)

十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与鄂抚周之琦会衔上《清理屯田章程折》,对漕运丁私典屯产进行回赎,提出具体回赎办法六条:

窃查案准前漕臣朱为弼咨会具奏筹议漕运事宜案内,条陈各卫屯

田，应从嘉庆八年起，查明续有私典屯产若干，无论现运之丁是否原典，现执之户是否原买，酌立年限章程，照依原价赎回，归船济运。钦奉谕旨：“著有漕各督抚妥议具奏。”等因。钦此。当经前督抚臣札飭司道转行各卫临屯清理去后。嗣据武昌等六卫守备具详，各卫军屯散坐本省四十余州县及湖南、江西、安徽等省，周历清查，道路辽远，刻难竣事。现在新漕届临，各有金运事件，难免顾此失彼之虞，请援照嘉庆八年成案，于道光十七年编审丁产之际，一并查办，以归简便而免烦扰等情。随经咨准部复，行令奏明办理。

臣等伏查屯田为贍运公产，急应回赎归屯。惟典卖之丁无力回赎者居多，非该管卫备实力查催，终属有名无实。第回赎屯田，卫所官虽有逾限不赎处分，仅止罚俸，其失察典卖，并无例议，该备弁无所微惧，遂敢视为具文。是清厘屯田，首在严定备弁处分，俾知顾考成，不致仍前玩忽，庶已卖者得早归屯于限内，未卖者亦免私售于将来，查办可臻实效。兹据藩司、粮道议定章程具详前来。臣等详加考核，筹议六条，谨为我皇上陈之：

一、清查屯田宜责令屯头户首开报，以免隐漏。查屯田原系贍运而设，其有私相典卖，屯头户首断无不知，若屯头户首匿不禀官，即使事后逐屯清查，难保不有欺隐情弊。应请即由该管卫备暨清军同知，会同屯坐州县，著落各军屯头户首逐一据实开报，并将坐落顷亩、典卖银数，并旗丁、买户姓名，造具清册，先行呈缴核办。倘有欺隐等弊，照例惩治。

一、典卖屯田宜分别加津回赎，以昭平允。查湖北武昌、武左、黄州、蕲州、襄阳、德安六卫屯田，于乾隆二十四年、三十八年、五十六年及嘉庆八年节届清查，业将查出例后典卖屯田，奏准照例加津在案。此次清查，其已加津之产，自毋庸续行查办。应请自嘉庆八年清屯以后为始，如运军有将屯田私行典卖者，无论承典承买，是军是民，概令本丁照价回赎。价在一百两以内者勒限一年，百两以上至三百两者勒限二年，三百两以上者勒限三年，务须依限赎竣。如本丁无力，许同船共伍之丁备价赎回，归船济运，不得再议加津。倘有措赎之户，照例治罪。

一、同军代赎，宜酌定归还原价，以免偏抑。查本丁典卖之田无力回赎，责令同船共伍之丁备价赎回，是欲其捐己资以赎公产，自应酌加体

恤。应请酌定所赎之田每年应得租息若干，核计几年租息足敷原价，先尽赎田之丁将收得租息变价，偿还赎资，俟偿足后，再归本船济运，庶无偏抑。若赎田之丁敢于朦混多收，不归本船，查出倍追多收租息入官。

一、民人顶种屯田，或有出售，宜一并回赎，以符定例。查湖北各卫屯田，本军因无暇自种，往往顶与民人耕种认租，以济运费，此与佃户无异，尚属可行。如顶种之民有私行转售他人者，应即逐一清厘，照依典卖之例，一并回赎，庶免日久辗转售卖。并追该民人所得售价，给予赎主。

一、催赎屯田之备弁宜加严处分，以儆玩忽。查定例：“军丁回赎屯田，一年限内赎不及十分之二者，将卫所官弁罚俸二年；回赎二分以上者免议”等语。卫官查催不力，由于原定处分太轻，心存慢易。此次立限赎屯，必于限内一律赎竣，自应酌量加严。应请将一年内应赎屯田作为十分计算，如卫所官弁未赎不及一分者免议，一分以上至二分罚俸一年，三分罚俸二年，四分罚俸三年，五分降一级，六分降二级，七分降三级，八分以上革职，俱留任，再各予限一年，戴罪催赎，限内赎竣，准其开复。若限满仍未赎竣，即照原议处分，分别调用、革任。如能于限内十分全赎，或将未届限之田催令回赎者，照例给予议叙。仍以道光十八年为始，俟一年限满，查明已未赎分数，开列职名，送部分别议处议叙。如该官弁于年限内遇有事故离任，应照承督未完案件离任官例议结，接任官以到任之日起，照依年限催赎，赎不足数，亦照前例议处。

一、清屯以后，宜责成卫官严禁典卖，如有典卖，应予处分，以示惩戒。查向来八旗地亩，清查以后私行典卖予民，失察之地方官例有处分。军丁私将屯田典卖，卫所官弁并无例议，即屯头户首亦不加罪，遂致任其纷纷典卖。自应严立科条，以截其流。应请自此次清查以后，以道光十八年为始，如旗丁再有将运田私行典卖予民者，除业主售主均照盗卖官田律治罪外，其失察之卫所官弁，比照地方官失察八旗地亩典卖之例议处，如典卖不止一起，即按起参处。一起罚俸一年，二起罚俸二年，三起、四起罚俸三年，五起降一级，六起、七起降二级，八起、九起降三级，十起革职，俱留任，十起以上，即议以革职离任。屯头户首按照业主售主应得罪名减等拟。定于每年封印前，由该管粮道查明揭报，如无典卖，亦即出具印结，分送院司，以备查核。

以上各条，臣等悉心计议，限回赎以重军产，严处分以专责成，务期旗丁贍运有资，漕务不致贻误。

（《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七一至四七四）

十二月初十日，林则徐从失察李湘茵库款不实的故事中，更加重视亲自考校属吏，平日即密记耳目所及，规定了四项考校标准：“一考诸公牒之事理，一验诸接见之语言，一证诸采访之声名，一征诸管辖之成效。”（《密陈两湖文武大员考语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四七六）并且认真地推荐和黜退了一些官员。

十二月十二日，林则徐的会试房师沈维鏞六十岁生日，林为写《沈鼎甫师六十寿序》。（《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八至四〇九）

十二月十八日，林则徐长女尘谭与刘齐衔（冰如）结婚。

十二月下旬，林则徐致函新任湘抚钱宝琛商量苗疆事宜。

闻苗疆事宜尚有应须斟酌者。如借谷每石扣饷八钱，在辰沅道以为克己，而兵勇等尚觉不甚情愿，盖以此时谷价每石尚不及五钱也。或云镇标以一万两移道买谷，不如直将此项银两随借随还，出入皆系以银，丰歉两无偏倚。应否商明核入前折，祈再裁之。又苗兵口粮，与其给谷而多一收放，何如亦照屯丁之例，径给予田土，俾其自行种食，丰歉俱不必过问。如此则约拨出二万余亩，道中更可省事，仍随时稽察，毋许私自典卖，或亦执简驭繁之一道，未知可采择否？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四六）

是年，林则徐作《楚南同官录序》，同官录是官吏的职名录，林在序中假托藩司龚若士的议论，反复阐述“同”的含义。各级官吏虽然出身、职位、才识各有不同，但为封建政权“慎同心德”地效忠却完全相同。这反映了林则徐对所属官吏的原则要求。（《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〇）

[按] 序中说：“丁酉春，余奉命督两湖，同省诸君子踵中州故事辑而刊之，以余糠秕在前，属为之序。”可见此序当在三月以后，但具体月日不能判定。（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系此序于十八年秋。《全集》本依此说）

是年，王夔修改旧作《钞币刍言》更名为《钱币刍言》，反对严禁鸦片、开采银矿、改革漕运及裁减浮费等改革措施，鼓吹无限制地发行不兑现的纸钞。他写《上林制军少穆先生书》，希望林则徐采纳并上奏。他在信中说：

世有言开矿者。夫矿之有无不可必，而骚扰民间，取之有尽，不如行钞之安也。……又或谓裁减浮费，专务节省，然今州县办公竭蹶，节之而无可节，不如行钞之大也。又有谓行海运，可岁省漕费数百万，然粮艘之水手，沿途之短绌，无以为生计，且万一失事，使谁偿之，不如行钞之常也。又有谓严禁鸦片，可岁省出洋银累千万，然闽、广、滇省之人，嗜者十而六七，未易猝禁，但使行钞，则中国银皆易钞，外洋无所得银而自止，则禁以严刑，不如行钞之要也。

（《钱币刍言续刻》）

[按] 《钱币刍言》刊于道光十一年，是我国最早一部经济方面专著，内容有《钱币议》作为总论，次为考证、条目、答问。其主旨是为统治阶级及高利贷者便于搜刮财富的谋划。除林则徐外，魏源、许楣、王茂荫等也都反对其说。

林则徐为此写出《出纳官券议》（佚）反对王鏊的无限制行钞论，而主张有限制的行钞来作挽救漏银的一种辅助手段。

[按] 林则徐的《出纳官券议》，友人陈池养曾见过，陈在所撰《钞法考证》（见《慎余书屋文集》卷一）一文中，自注云“林少穆尚书见示《出纳官券议》”。时过十数年后的道光三十年，陈池养又在《上林少穆尚书论行钞书》中引林议大致内容，陈在信中说：

窃某久居乡里，欣见颜色，渥承训诲，示以《出纳官券议》，敬仰大臣为国深衷，而微诚有所欲贡，言不能尽，以笔陈之。

敬读议中，设立丝商行钞，以三十两起数。盖惧钞之不可行，而有此曲折也。某以为今日用钞，正以便民，非以厉民，不患其不可行也。钞之试行，始自福建，似无不可，所造之钞，银宜一两、钱宜一贯起数，非是无以救民之急也。某数岁来，随所至讲求，省城买卖，全凭一纸，若欲支银数百金，动需时日；厦门番镪多六钱以下，足重者少，银则更少；兴化莆田，银几断种，番镪不多，仙游更重。缘滨海之区，有海上生理往来，银及番镪，可从而觅。然其富人名二三十万者，皆合田园、店铺计算，其现银不及一二万。山县有钱无银，甚有觅番镪十圆不可得者。近日滨海街区，又用银至山县收买制钱，盖西夷始以鸦片易银，继易金，后易番镪，且易不足重之番镪而熔化之，今则减番镪之价以易制钱。刻下银尽金尽，番镪将尽，即乾隆以上之好钱，亦必至于尽。小民生计萧条，银价日昂，

尤以输将为苦。州县催科既难，申解受累，即盐商之倒塌，关税之短少，亦皆由银之贵。今苟且亟行，富人皆贫，贫人愈蹙，无可为生，加上鸦片日盛，盗贼椎埋，所在蜂起，此民之穷也。州县官亏既多，私债猬集，每莅一邑，听胥役之言，颠倒是非；小民分类械斗，愈斗愈甚，法不能禁，亦已无可取盈，渐见狼狈，又官之穷也。诚行用宝钞，使小民以银、以钱或以谷皆可买钞，而专以之完粮，因以完粮之钞充饷，俾卖为后半年及次年完粮之用。一切盐课杂税，无不以银买钞，而以钞缴纳。民见官之用钞，钞之可用，因而积渐通行。买钞既多，则银钱储库谷储仓，既备国之用；钞行于市，生理渐见流通，复济民之穷。银价不昂，州县不大支绌，尤救官之穷。官不穷，或稍励清节，民亦不大受官之毒而愈底于穷。民不穷，则民不困，暴可得禁，而民渐见其安。若是，则行钞乃当今大便，况民间用票，不能流通，每患倒塌，用钞则能道而无患，无不可行者。惟民间银多之处，或不可行。查各省惟广东银番尚多，浙江宁、绍次之，余大概如福建，则亦无不可行之钞也。既行钞则乾隆以上之制钱亦宜储库，外间好钱既少，好钱亦贵，夷人销售鸦片，无所得银钱，不特鸦片可断，夷货亦难销磨。盖我之需于彼者，皆可可有可无之物，洋布不用，则内地之布得售；呢羽不用，则绸缎之属畅销。而彼之需于我者，如蚕丝、碗料、茶叶、药材之类，皆不可无之物，仍措置所钳制之法，行钞收银而与以货，储其银于库，使民间买卖，无不一出于钞，则鸦片不禁自除，以之制夷人有余矣。我皇上望治甚殷，求贤若渴，入见必有良谟，不揣蒙昧，谨献刍蕘，以为山海之助。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三六七至三六八）

〔按〕 陈池养，字子龙，号春溟，福建莆田人。嘉庆十四年进士。为林则徐京师时期结识的友人。此函系陈氏于道光三十年时所写，因谈及林则徐《出纳官券议》，故系于此，以便参考。

是年，英国输华鸦片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箱，实销二万八千三百零七箱。这是鸦片战争前有数字可据的实销最高额。（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三九）这一年是走私猖獗的一年。英人格林堡在所著《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把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贩运分为三个时期，而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定为“鸦片进口急遽扩张”时期，他分析这种急遽扩张的原因，“是由许多力量

促成的——印度的扩张主义的生产政策，从印度驶出的快艇和沿中国海岸上驶的商船队构成了新的分配组织；因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取消，散商向广州的涌入，鸦片走私不再限于伶仃岛，而迅速地沿着东海岸和南海岸发展。在战争爆发的前三年（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时期）鸦片走私又像 1821 年以前那样在广州水道上出现，所不同的只是此时在数量上已超过以往六倍。”这一记载说明了这一年烟毒泛滥的情况。

是年张之洞(1837—1909)生，字孝达。直隶南皮人。官至总督、大学士。卒谥“文襄”。

是年石韞玉(1756—1837)、杨遇春(1761—1837)、周凯(1779—1837)、程恩泽(1785—1837)卒。

道光十八年 戊戌 1838年 五十四岁

正月，林则徐仍在湖广总督任。

正月初十日，上《缉私员弁骫法非严惩办无以杜绝弊源片》，向清廷报告严惩了襄阳地区故纵私盐，贪污中饱的缉私员弁黄幅祥等人。他认为原来根据吏部处分条例规定的“杖一百，徒三年”是“情浮于法”。他主张：“不肖员弁每视鹺务为利藪，骫法营私，靡所不至，非从严惩办，无以杜绝弊源”；而“断不任稍有迁就，以正官常而肃鹺政”，应从重判处“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五〇九至五一〇）这对于积弊日久的盐务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正月十九日，林则徐会同湖南巡抚钱宝琛奏筹辰沅道属苗疆屯防办法八条：①清屯田；②清佃欠；③清支销；④清借款；⑤筹归补；⑥清催征；⑦申边禁；⑧移屯员。这些办法都有利于巩固清政府对苗民的统治。（《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五一一至五一七）

二月初六至初八日，林则徐同年友前贵州兴义知府谷善禾（美田）过武汉，多次相晤。林为写《谷美田比部（善禾）以其祖〈秋灯课读图〉属题》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一）

二月初十日，林则徐甄别江汉书院肄业生六百六十二人。可能在这时前后晤原江汉书院主讲袁铤之子袁学瀛，应其请为袁铤遗作《四书题解》写序，对制艺文作了一定的评价。

君所为制艺，精思果力，每拈一题，必有确解名论，而于君国伦常之所系，尤必有奇警之作，使学者有以感发兴起，信乎其为有关世道之文也。而所以训诸生者，一以理法为主，校艺之余，辄扶题蕴，以示及门，久之积成一帙。君所得不尽此，而所以训诸生者亦不尽此，而此则教学之轨范也。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记》曰：“目巧之室，必有奥阼。”此物此志也。……今书院生徒，率皆昔时从君请业者，诚能肆力于

学，而以身体力行为文，则于君所以谆谆训迪之意，庶乎其不虚也已。

（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一四《艺文志》；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〇至四一一）

二月，林则徐上《整顿楚省鹺务折》。湖广地区是淮盐地界，过去江督主运、楚督主销，各从本位出发，往往议论不合。林则徐从全面考虑盐务，企图谋求解决办法。他从三方面分析湖广地区私盐充斥的起因：

（一）贫民谋求生计，挑运贩私：

民间生计维艰，故凡有盐利可图之处，贫民无不百计挑运，四出售私。

（二）淮盐官课比川、晋、粤各省都重，所以难以相争：

夫以重课之盐而与邻界之轻课争售，即彼此同一官盐，亦必彼盈此缩。况又加以无课之私贩纷纷浸灌，其势之不能相敌，更不待言。

（三）邻省销盐多经湖广地区，难免走私：

潞盐之行于陕西，有应从湖北郧阳府经过者。川盐之行于贵州，有应从湖南辰沅等府经过者。以淮纲地界，而为邻盐必由之路，虽欲禁其私卖，势必不能。

林则徐在对现实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恩威并用”的方针。一面“割切示谕绅民，晓以利害大义”，并“责令绅衿大户以及乡团担保，互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一面又许挑卖私盐的“穷民”改贩官盐，“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五三四至五四〇）

〔按〕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六曾记改贩官盐一事说：“林文忠公督两湖日，整饬淮纲，许挑卖私盐之穷民改悔，投充肩贩，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此化莠为良之第一法也。”

二月，清廷命绞死广东烟犯郭亚平，并命随时随地惩办“售卖鸦片，开窑囤贩”者。（《清宣宗实录》卷三〇六）

三月二十五日，上《湖南提督移驻辰州折》，以便就近镇压苗疆。（《林则徐全集》第二册，奏折页五五八）

三月，清廷处分东北地区贩烟吸烟罪犯。（《清宣宗实录》卷三〇七）

四月初九日《致梁章钜》中，告知近况：

此间冗碌如旧，奏交咨交之案，终日纠缠不清，一春雨水太多，二麦不无被损。顷将入夏，甫见开晴，上游江汉来源已形旺盛，薄堤似纸，不

知何以御过夏秋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四九）

四月十八日，林则徐获知子汝舟会试中式第一百二十二名。（《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三〇）

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在道光十五年《敬陈六事疏》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了自己对鸦片烟害的论点，奏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这是严禁论的主要代表文献，是禁烟运动的舆论先声。疏中首先指出了烟毒泛滥的严重情况说：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其次，他指出因鸦片的大量输入、白银外漏的现象日甚，以致对财政造成危机，说：

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

再次，他以充足的论据对当时流行的四种杜塞漏卮的意见，即①严查海口；②禁止通商；③查拿兴贩；④开种罂粟之禁，都给以有力的驳斥，认为不能解决漏卮的问题。

黄爵滋虽然已认识到查拿兴贩不能杜绝烟害，但他还没有认识到鸦片的侵略性质，不能提出禁绝洋烟的对策。他仍是从国内着眼，主张重治吸食，以一年为戒烟限期。他说：

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

最后，他提出了几项具体的严禁措施。（以上均见《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卷八；又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

〔按〕黄爵滋此奏的起草者，在一些笔记中曾有所记及，如谢章铤《稗贩杂录》卷三《夷事》条说：“初宜黄黄树斋爵滋请禁鸦片，则建宁张亨甫际亮为

之起草。”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禁烟疏》中说：“实子序、牧庵、龙门三人夜谈剪烛，遂成一稿。”雷瑨《蓉城闲话》中也说：“黄爵滋上折奏请禁止鸦片烟，其属稿者为富顺倪仰垣，书折者为庐江江开。”郭则澐《十朝诗乘》卷十五说：“世盛传黄树斋鸿胪疏，相传为江龙门手笔。”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钞本，此据《林则徐资料研究》）卷五也说：“黄疏实出张亨甫（际亮）之手。”

这些说法虽不能确切肯定其有无，但所提到的各人无疑都是严禁论者，如张亨甫是一位和黄爵滋、张南山有密切交往，抱病陪同姚莹赴京就狱，对林则徐极表尊重的著名诗人，是一位积极拥护严禁和抵抗的爱国者。他在所写《故人》一诗中说：“故人一疏直承明，门客当年独窃名”，也透露出他拟稿之意。林则徐所写《哭张亨甫》挽诗的结句：“修文定写平生志，犹诉苍苍塞漏卮”，正说明张亨甫一生职志所在。因此由这些人来参与起草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黄爵滋是曾向他们征求过意见的，这篇奏疏当可视为严禁论这一派人物的代表作。

清廷把黄爵滋的奏疏发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各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当时表示意见的复奏有二十九件，其中反对严禁，并用各种理由与说法以否定严禁的占二十一件（满十三人，汉八人），赞成的只有八件（满二人，汉六人）。反对严禁的人中有盛京将军宝兴、吉林将军祥康、黑龙江将军哈丰阿、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江南河道总督麟庆等一大批贵族官僚。他们竭力攻击“吸食者论死”的主张是“专尚峻酷”，是“兴率土普天之大狱”，而万万“不可行”的。他们主张仍旧按照过去的定例去办，如哈丰阿说：“国家定例不为不严”，琦善说：“定例……本系衡情定法”等等。他们不赞成重治吸食。他们认为因漏卮而造成的银价高涨是由于“生齿日繁，物价皆增”所致，根本不触及鸦片泛滥的恶因。他们只是重复了封建主义“闭关自守”的陈腐观点，主张“海口关隘严戒，不准通商，则鸦片无由而来”。（参阅《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至五）

这些谰言谬论，实质上是准备继续包庇鸦片走私，保护鸦片贩子的利益，制造反对严禁主张的阻力。这是一种牺牲民族利益取悦外国侵略者——即“残民媚外”的投降主义论调。

闰四月十四日，林则徐获知长子林汝舟以二甲第六名成进士，并入庶常馆的消息。（《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三四）

闰四月十八日，上《筹款生息防守襄堤折》，议筹钱十万串，交汉岸盐商，按月八厘生息，每年可获息钱九千六百串，以四千串归还钱本，易银解存藩库，其余五千六百串，作为襄河正堤防险经费。（《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二至二四）

闰四月十八日，林则徐因所保湖南抚标右营游击马辰“失察家人及弁兵舞弊事觉”，得降四级留任处分。六月十六日，上《误保马辰奉旨改降调为降留谢恩折》。（《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五五）

闰四月二十五日，清廷在上谕中开始提到鸦片流毒对国计民生的危害。

自鸦片流毒中国，纹银出洋之数，逐年加增，以致银贵钱贱，地丁漕粮盐课因而交困。若不及早防维，力图筹复，将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页一一）

闰四月二十七日，林则徐收到京中十五日所发的廿六号家信和各处来信数十封。这是日记中前所未有的记录。一天之内收到如此大量信件，是值得注意的。当时，林则徐的儿子林汝舟正在京会试，并已取中，廿六号家信就是汝舟所发，无疑是报告初十日黄奏的主要内容和反响，其他数十封来信当然也与此事有关。这使林则徐在未奉到正式文件前就能周密地考虑意见。所以，当五月初二日收到飭议吸食鸦片烟罪名的旨意后，初四日即起草折稿，初七日即发出复奏，对黄奏较早地作出了积极的响应。（《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三六至三三七）

五月初七日，林则徐发出《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对黄爵滋的奏疏表示支持，陈述了具体的“禁烟六策”，并附上戒烟药方。这些药方都是林则徐“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久经采访”所得，并经配制施放过的。林则徐的“禁烟六策”是：①首先把烟具收缴净尽，以根绝吸毒工具；②出示劝告，将禁烟的一年期限划分四限，递加罪名，以免因循观望；③加重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并分别勒限缴具自首；④失察处分应先严于官员的左右亲近之人；⑤命地保、牌头、甲长查起烟土、烟膏、烟具；⑥审断烟犯应用“熬”法。（《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四至四三；又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页二一至二六）

同时，林则徐还向清廷秘密建议，上《密陈重治吸食鸦片提高茶叶大黄等

出口价格片》坚持贯彻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要求“必须中外臣工，并力一心，誓除此害”，并建议提高茶叶、大黄等出口价格以补漏卮。（《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三至四四）

五月初八日，有《致钱宝琛》函，告知水情，并上禁烟折事。

黔中施乘起蛟，致骤长七八丈之水，漂流房屋人畜无算，实堪骇恻。

飭议吸烟罪名一事，弟因奉有速奏之旨，不敢稽迟。谬以瞥见率成急就一章，于昨日发递（仍是专差）。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五七）

五月十四日，张际亮由北京至汉口晤林则徐，次日移住督署。张是积极的严禁论者，又和黄爵滋、林则徐等过从甚密，友谊甚深。他在这时候匆匆由京来汉，有极大可能是向林传递黄奏的反响动态，并和林筹议如何进一步配合与推动的办法。不久，林则徐所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等有名折片，张际亮肯定是参与其事的。张际亮在留寓督署时曾写《少穆先生出示抚吴时吴丈玉松诗札属题呈二十韵》诗。八月，张际亮去安襄。（张际亮：《张亨甫全集》卷二四，诗序）林则徐曾为此致函鲁一同，告知张将返闽中，且为海外之游，鲁即写诗纪事。（鲁一同：《通甫诗存》卷二）

五月二十二日，英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F. Maitland）率兵舰“威里斯立”号（Wellesley）和“亚尔吉林”号（Algerine）到广州示威。并强行驶进广州，进行武装挑衅。但是，中国人民坚持正义，一面搜查鸦片，一面积极参加整顿海防的自卫活动，终于迫使马他仑率舰退走。（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页二一）

六月初八日，林则徐的友人潘曾沂游衡岳过武昌时，与林则徐相晤于舟次。（潘曾沂：《小浮山人手订年谱》）赠林诗三首，林即次韵答之，抒写彼此对友情依念。

潘功甫舍人冒暑游洞庭，舟过鄂州，

留之不可，枉三绝句，次韵答之

去年曾对君山碧， 吴楚东南首重回。余去秋登岳阳楼
谁料杜门老居士， 一帆六月剪江来。

闻道诸仙荫桂旗， 云中招手客星移。

何如鄂渚高楼笛，
听到秋江月上时。留君小住，君答云：“云中君相待于岳阳楼，不能留也。”

壮游触暑信堪传， 万顷烟波正渺然。
却忆杜公留滞句， 娟娟隔水美人船。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二）

夏，林则徐作《题怡悦亭中丞（怡良）〈沧浪话别图卷〉》诗二首。

君昔衣绣来江东， 朋簪许我苔岑同。
南国水榭驻冠盖， 联车复有陈孟公。
君持蕃条莅江右， 陈公惆怅携尊酒。
沧浪亭子延清秋， 主客图成各挥手。
陈公节钺开豫章， 同心又种双甘棠。

招携重来有诗识，芝榻题此图句云：“同心胜侣相招携”。又云：“盼君旌幢重莅止。”

两贤先后还金闾。
天生两贤翊神圣， 拜恩迭共弹冠庆。
君今开府五羊城， 岭表风驰海如镜。

忆昨别君吴苑时， 吴民犹未苏疮痍。
君还江南屡丰岁， 政成君又移旌麾。
萍踪聚散亦何有， 事业深期垂不朽。
荆湘我愧领连圻， 蠹力安能巨山负。
东去长江日夜趋， 江流到海即三吴。
离心遥寄南楼笛， 拟续沧浪第二图。
梅雨潇潇楚天暗， 闻君正过沧浪畔。
何当泛棹招陈公， 载酒同游赤壁岸。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〇至七一）

[按] 林诗中有句说：“君今开府五羊城，岭表风驰海如镜。”指怡良受粤抚命，事在道光十八年二月以后。又说：“荆湘我愧领连圻，蠹力安能巨山负。”指自己在湖广总督任，谦称力不胜任，而林于十月后即调离湖督，所以此

诗约作于三月与九月间。诗又说：“梅雨潇潇楚天暗，闻君正过沧浪畔。何当泛棹招陈公，载酒同游赤壁岸。”沧浪亭是苏州一处名胜，达官显宦驻足宴饮的地方，陈公指江苏巡抚陈夔。诗意是怡良赴任路过苏州时正是黄梅天，林希望怡良和陈夔能来湖北一游赤壁，事情固不可能，但表达了诗人的友谊，所以此诗可能写在“梅雨潇潇”的初夏，姑系于是年夏。也有可能是秋天或更晚时的追忆，但无疑是十八年以后之作。

七月初八日，林则徐在督署外焚毁江夏、汉阳二县所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四杆及烟斗、杂具等。（《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四三）

七月十九日，清廷将在北京拿获的吸烟职官革职，贩卖人交刑部审讯，并命京城和各省对吸食鸦片和开馆设局者认真访拿，有犯必惩。（《东华续录》道光三八）

七月二十一日，令邓廷楨整饬广东弁兵，“将备兵丁内，必有吸食鸦片者，尤当随时惩治，万勿姑息”。（《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二）

七月二十八日，道光帝在上谕中宣布有人揭发天津烟毒泛滥、烟犯猖獗的严重情况，并令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天津夹带烟土的洋船、铺户说：

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时，并无官役稽查。抵关后，委员欲入舱搜查，该船户水手势将抗拒。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

（《清宣宗实录》卷三一二）

身为直隶总督的大学士琦善，对这些现象竟然放任不管，不加闻问。那么，他和鸦片烟贩之间蛛丝马迹的暧昧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至于上奏中所谓“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一语，只是投鼠忌器的隐约之词。这就无怪琦善对禁烟与抗英要如此反对和破坏了！

八月初二日，林则徐自上禁烟议后，见各省复奏不能一时到齐，若等清廷做出最后决策，恐“民间以为久无消息，或且不必查办，此心稍放，即不可以复收”。于是在临湘县上谷港途次发与两湖巡抚钱宝琛、张岳崧会商之《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向道光帝报告湖广地区查禁鸦片的成效：

（一）收缴烟土烟膏一万二千余两，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四杆。

（二）“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

身体渐强等语。是其父子家人平日所不能断者，皆恃国法有以断之。此时新例尚未颁行，而情形业已如是。总因死罪两字足以怵其心志，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七四至七六）

八月初二日，林则徐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原片》。这是禁烟运动中一件极重要的文献。它以有力的论据促使道光帝决定采取严禁措施，推动了禁烟运动，使原来处于力量脆弱的严禁派一举掌握了领导禁烟运动的权力，为揭开反鸦片战争作了舆论准备。林则徐在这一奏片中首先驳斥了当时所谓银价之昂由于商人所出钱票造成的谬论，明确地提出了“钱票无甚关碍”的论点。林则徐没有承袭嘉道以来许多官吏认为鸦片之害在于败坏风俗民心的陈旧观点，而是从社会经济的现状中进行实地考察后，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输入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作用，他在奏片中说：

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阡陌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金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一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核数而见者。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七八）

〔按〕 贝青乔《咄咄吟》卷下称：“吾苏南濠钱店兑发上海烟镞（烟银之偷漏者，俗谓之烟镞），每夜必二万两。”可见情况的严重，也证实林则徐调查的可靠性。

林则徐又揭示历来不能彻底严禁的实情和症结所在，乃是由于吸毒者之中有大批鸦片走私的包庇者，因此，他提出了重治吸食的主张说：

（鸦片）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论死，则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

梟示，亦不为过。若徒重于彼而轻于此，仍无益耳。……故欲令行禁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七八至七九）

林则徐这一重治吸食的主张，特别是把主要的打击锋芒指向那些与包庇走私、贪污行为有关的吸食者，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他的这种坚决态度虽然还和黄爵滋等人同样地把烟毒泛滥的责任主要归罪于吸食者，而着眼于从国内来解决烟害问题，没有认识到侵略者利用鸦片的源源而来以实现侵略目的的真相。但是，这是客观现实所决定——林则徐只看到湖广禁烟的成效，没有目睹广东鸦片源源偷运的猖獗，因此我们不能苛求于林则徐。相反的，林则徐正是由于具有严禁烟害的坚决态度，所以一旦他在广州接触到鸦片所具有的侵略性质后，便很快地把着眼点转到“断其来源”上，勇敢地把打击锋芒指向了侵略者和鸦片贩子们。

林则徐在考查和研究了各种实际情况之后，向最高统治者从民族危亡和经济枯竭两方面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说：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七九）

林则徐在这一奏片的结尾又从理论上指出了白银外流和白银散入民间的根本不同。他揭示白银外流具有削弱国力、增强敌人的性质，因而呼吁应积极设法挽救，他说：

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借寇资盗，不亟为计？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七六至七九）

林则徐的这一重要奏片提出了使清朝最高统治者感到威胁的“银荒兵弱”和“借寇资盗”的问题，因此，道光帝不得不在巩固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受严禁论的影响而决定采取严禁政策。从此，以满州贵族、官僚为主的反严禁派在言论上暂时缄默，对严禁政策采取了消极阻碍和破坏其实施的手法，并等待适当时机来打击严禁论。严禁与反严禁的争论集中表现在：①要不要变更原有的禁烟法令；②要不要先治吸食等两个问题上。双方代表人物是林则徐与琦善。

[按] 《全集》本第三册，奏折页七六脚注称：《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页七四）的录副折面，卷录的军机章京写有“与钱片同随旨交”字样，故可推知此件为《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情形折》附片，出奏当为同一天。

八月初二日，上《楚粤交界地方设卡巡缉折》，向清廷报告在湖南宜章与广东乐昌乳源两县接壤地带布防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八〇至八二）

八月初三日，林则徐舟行至嘉鱼，因大风停泊，晤姚椿。姚送酒食，并赠诗。次日，林则徐写《仲秋四日阻风沙洋姚春木（椿）饷以酒肴且枉新诗依韵答谢》及《再答姚春木，即劝傲装》二诗答谢。二十四日，姚椿由嘉鱼来督署，邀姚入幕。（《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五—）

仲秋四日，阻风沙洋，姚春木（椿）饷以酒肴，且枉新诗，依韵答谢

荆襄历尽挂归帆，沙羨无端阻旆旛。
多谢酒人分沥液，独难诗律斗精严。
邮亭衔肉嗤乌鸟，来诗及此官阁传杯约玉蟾。承许中秋来吾斋
千丈金堤果无恙，敢因行役怨飞廉。

再答姚春木，即劝傲装

小雨才能湿半帆，甘霖须及洗长旛。
云连粳稻期全润，霜入蒹葭恐渐严。
愿共客星移画鹢，莫教秋月落明蟾。
同舟仙侣齐翘首，不独张凭一孝廉。来书讯及亨甫，故云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二至一九三）

八月初三，自姚椿处获知友人何书田过世，即作《寄悼书田先生》。（《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二至七三）

八月初八日清廷对林则徐在两湖地区的禁烟工作表示满意，认为：“所办甚属认真，可见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东华续录》道光三八）

八月二十日，林则徐建议对被灾地区有所躄缓时，应由各州县“将所造应躄应缓递之村庄顷亩细册，另行缮榜，随令誊黄，遍贴晓谕”，以便“灾歉贫民，一目了然，吏胥更无从滋弊弄法，而成熟村庄亦无可覬覦，混行争执矣”。（《嗣后办灾将躄缓田亩细册随誊黄榜示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奏折页九二至九三）

八月二十七日，林则徐的门人江西黄麟来见。林写《题及门黄杏帘（麟）

襄阳诗后，即次留别原韵》诗，劝慰黄麟的不得意处境。

当年银榜重题名， 双井词华众更倾。
岂竟饥寒困东郭， 况饶醇茂逼西京。
才宜晚遇休憎命， 诗不矜奇善道情。
枵触芙蓉江上句， 耐人寻味是和平。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三）

九月初一日，对拿获烟土数量最多的湖北汉阳县知县郭觐宸（镜堂）赏加知州升衔，以示鼓励。（《东华续录》道光三八）

九月初六日，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研究各直省将军、督抚奏到的禁烟意见。

九月初八日，道光帝在林则徐等人的严禁论的警告和推动下，逐渐增强了禁烟的决心，命令各地对“贩、运、开馆等犯”，“从重惩办”，对“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悔改者，亦应一体查拿”，并饬大学士等议定禁烟章程。（《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页八至九）同时，也在行动上表现了某些姿态，如对在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的庄亲王奕劻和辅国公溥喜予以革爵处分，并各罚应得养贍钱粮二年。（《东华续录》道光三八）禁烟的时机在日益成熟。

九月初十日，林则徐率属查验和销毁烟枪一千七百五十四杆及烟斗、烟具等，烟土、烟膏共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八两。（《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五二至三五三）

九月十一日，弛禁论者许乃济，以太常寺卿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东华续录》道光三八）这是道光帝准备禁烟的又一行动姿态。

九月十五日，林则徐奏陈江汉数千里长堤无一处漫口，避免了泛涨之患，为数十年未有的现象，显示出兴办水利的成效。同时，林则徐又命地方官吏加固堤防为来年防汛作好准备。

伏查今年水势盛涨之时，省城皇华馆志桩长水至三丈四尺一寸，上游万城堤杨林矶志桩亦长至二丈六尺二寸，是江流已极浩瀚。而襄河于七月初九至十一日，复陡长二丈有零，几于措手不及。幸本届岁修工段，尺寸俱属认真，砌工无不套打，而臣节次所奏改筑新堤、退挽月堤之处，或筹动息款，或鸠集捐资，以及设法预备防险经费，均经仰奉恩谕，训诲周详，俾得恪遵办理。今蒙圣慈庇福，处处修防稳固，化险为平。现已节

过霜降，水落归槽，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实为数十年来未有之幸。臣钦感之下，兢悚弥深。仍当乘此水落之后，飭令该管道府巡历各堤，查照盛涨水痕，将应办岁修各工及早估办，务令工料愈加坚实，丈尺愈见高宽，俾来年汛涨，捍卫有资，庶几岁岁安澜，以仰副圣主保又民生至意。

（《江汉安澜堤防巩固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〇〇至一〇二）

九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琦善报告：天津镇道在大沽一带金广兴洋船上拿获烟土八十二袋，计重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并取获烟具、军械等。其烟土是在广东省城水西弄开万益号的广东人李四经手向洋船代买烟土八十三担，每担约一千五六百两。各犯均从严惩办。（《东华续录》道光三八）

九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写《周艾衫编修（恩绶）见贻〈感遇述怀〉诗，次余题〈宣南诗社图〉韵，因叠前韵答之》诗，对周备加奖饰。（《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三）

九月二十三日，清廷命林则徐入觐，总督由鄂抚伍长华兼署。（《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五五）十一日，启程北上。

十月初七日，林则徐奉到晋京陛见的命令，即进行有关禁烟问题资料的准备，命当时任汉阳府知府的杨炳坤将各省有关禁烟章奏，“逐件查核，凡可采者，均为录出，其别有见解，另为条议，以备拣择”。（杨炳坤：《杨中议公自订年谱》道光十八年条）

十月初八日，林则徐接晤由京假归的曾国藩等人。（《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五五）

十月十一日，林则徐离湖广总督任，启程晋京。友人张际亮自安襄归来，未及相晤，乃写诗感念，并似预见到林的入觐可能与解决鸦片问题的重任有关。张诗写道：

幕府重闻鼓角声，九重高望不胜情，
重臣报国心原瘁，圣主忧时事可争。
江汉朔风连夜永，幽并寒月近天明，
衰梧细竹萧凉地，亲见陶公运甓行。

（张际亮：《张亨甫全集》卷二四）

十月十七日，广州官弁在十三行查获走私鸦片，邓廷桢下令驱逐英国鸦

片贩子因义士和有装运鸦片嫌疑的美船托马斯·珀金斯号(Thomas Perkins),并暂停贸易。

十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于新乡致函刘建韶,说明在楚禁烟的成效。

弟在楚所获烟土、烟膏,已奏者一万二千余两,未奏者亦有此数。收枪已数千杆,尚在查缴。

并告知:

近日又有人配一方,既食之后,闻烟便臭,吸之便呕,似觉更灵。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六〇)

十月二十六日,是日中午广州官吏将此前所获三十一名贩烟团伙的首犯何老近在十三行广场处绞正法,居住商馆之外国商人、水手妄加阻挠,捣毁刑场,于是广州群众近万人自发包围商馆,推倒围墙,拆毁栏栅,击破窗户、大门。

十月二十八日,各国商人公所(外侨商会)提出抗议,被邓廷桢断然拒绝。

十一月初二日,义律命令英船驶出虎门。不久,邓廷桢宣布重开贸易。

(以上参考《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二〇四)

十一月初六日,林则徐行抵直隶安肃县,与由北京回保定的琦善相晤。(《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六二)琦以“无启边衅”危言威胁林则徐放弃严禁主张,林“漫应之”。

道出直隶,遇直督琦善,嘱文忠无启边衅。盖文忠任江臬时,琦为总督,曾荐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论似公而意则私也。文忠漫应之。

(雷瑛:《蓉城闲话》,见《鸦片战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一四)

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行抵长辛店。

十一月初十日,林则徐抵京。

十一月十一日,林则徐递折请觐见。从本日起到十八日止,连日召见共八次。道光帝在每次召见中都向林则徐多方市恩。

十一月十五日,第五次召见,奉旨:“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次日,上谢恩折。这是林则徐奉命禁烟的第一个文件。(《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六三至三六四)

这一任命,引起了投降派的嫉视和朝野的惊讶,各种不同的意见和阻力纷至沓来,预示着禁烟运动的不能顺利推进。

此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文忠破格得之,枢相亦为之动色。朝罢与

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顾上意方殷，势不能已。

（雷瑠：《蓉城闲话》，见《鸦片战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三六）

[按] 所谓枢相指穆彰阿而言。

同时，这也引起友好的关切，如桂超万就为此而写《林少穆先生以两湖制府奉使粤海查办鸦片烟，怀念成诗》一首，诗中写道：

三湘方驻节， 又度岭千寻，
誓扫蛮烟尽， 应防海瘴深。
并生宣主德， 莫毒戢夷心，
冒雪善珍摄， 敷天望作霖。

（桂超万：《养浩斋诗稿》卷九）

十一月十六日，林则徐考虑工作需用，毅然起用道光十八年因失察家丁受贿被革职的原湖南抚标游击马辰，并由林自付马辰盘缠食用，“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遣用马辰及彭凤池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二二）

[按] 《全集》本定此折为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并脚注称“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第167页。此件末有“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附奏”字样。但据折中所言：“惟此次到粤，人地生疏，不得不先遣一两人密行查访。路过安徽时，知有在籍之已革湖南抚标游击马辰……当令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则此事当在林则徐离湖广总督赴京后事。但此时林尚未受命赴粤禁烟，不可能上此遣用马辰等人赴粤折，十月十六日也有误。又折中称：“臣在未到省城之前，先饬地方官查拿，颇足警动顽愚，嗣复随赴各海口，常资指臂之始”，则又明示已受命赴粤禁烟。林则徐受禁烟命在十一月十五日，故此折最早当上于十一月十六日，而十九年正月林则徐抵粤，十月间已与邓廷楨共同检阅炮台海防，与折内未到省城等语不合，故拟定此折上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所言“道光十九年”字样疑为后人误加。

林则徐在这次入觐期间，曾面奏有关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今存林则徐所著《畿辅水利议》十二篇，（光绪丙子三山林氏刻本，扉页题《畿辅水利经进稿》）未著成书年月，面陈者当即此内容。

[按] 《清史本传》说：“初则徐入觐也，尝牒陈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及奉使广东，宣宗成皇帝密询以漕运利弊。则徐疏陈四条：一本原、一补救、一补救外之补救、一本原中之本原。其言本原中之本原，则开畿辅水利也。”循

此本传文意，林则徐当于道光十八年奉命入觐时面陈直隶水利事宜，而写成书面入奏，则据林则徐日记当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杨国楨《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一七七至一七八定为道光十七年入觐时所上，但仅据一些记载推测分析，无直接史料论断，所以仍系于十八年入觐时。

《畿辅水利议》是林则徐任京官时所积累的资料，经在吴、楚等地兴修水利实践中加以丰富而总结出来的。全书初稿约成于道光十二年六月，冯桂芬曾参与编校。道光十五年十二月，林则徐又请桂超万校勘。十六年十一月入觐时准备上奏，但被“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冯桂芬：《兴水利议》，见《显志堂稿》卷一一）直至十八年入觐时，方得陈述。去广州后，又在论漕务折中，把论水利疏稿列为折中第四部分。全书共论述有关农田水利的十二个重要问题。据其总叙说：

首胪水田利益国计民生，明当务之急也；次辨土宜，次考成绩，因利而利，示已成之事，著必效之券也；次专责成，次优劝奖，齐心力，励勤能也；次轻科则，以绝顾虑；次禁扰累，以杜流弊；次破浮议阻挠，以防中梗，由是令行禁止而经画可施；次以田制沟洫，而营种之事备焉；经画既施，美利务在均平，故摊拨次之；美利既昭，见小终贻远害，故禁占碍又次之；首善倡行有效，以次推行各省，普享乐利，而营田之能事毕矣。凡所钞辑，博稽约取，匪资考古，专尚宜今，冀于裕国便民至计或稍有裨补云。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

《畿辅水利议》是研究林则徐经济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学术界对它有两种主要评价。

（一）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林则徐全集编辑小组对《畿辅水利议》一书的说明中说：

《畿辅水利议》和《复奏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同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完成而又密切相联系。后者的附录《漕务四条》，末一条即前者的总叙。林则徐认为要合理地解决南漕积弊问题，只有发展华北水利，提倡种稻，就地解决漕粮，无须漕运。这个主张在当时来说是大胆的。

《水利议》卷首有总叙，是水利的纲要。后面分十二目，引用大量有关华北农田水利文献，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论述华北开治水田的成效。在每一目引证文献之后，加以案语评述，发挥林则徐个人的意见。看过

这篇专著，可以证明“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的见解是有根据的。因此，林氏的主张虽然大胆，但毫不空谈。表面上看来，南漕四百万之米，华北有二万顷水田即可扫清其积弊，江南民困得以稍纾；但北方农民从此加重漕粮的负担。可见华北水利实效不在民，而在官府与地主，这是由封建制度所决定的。

然而，林则徐总结了历史上北方个别地区的农民种植水稻的经验，“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是很有价值的。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方能大量种水稻吗？》指出：“将来大量发展稻田的地区，将不是南方，而是北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国北方种水稻已有很长的历史。宋代、元代都有记载保留下来。白洋淀和涿州、良乡的稻田都是这时候开辟的。徐光启又在原有基础上把它推行到天津。林则徐《水利议》总结历史上北方农田水利的经验，加以系统化，证明北方是可以发展水田，种植高产作物，增加粮食生产，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

(二) 巫宝三在《略说林则徐的经济思想》一文中说：

关于畿辅水利问题，林则徐主张兴修京津一带洼地水利，增加稻米生产以代替糜费与弊端极大的漕运。从改革漕运弊端一点来说，他的主张还有进步的意义；但他没有从批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来论述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只是沿袭前人的旧说，而没有反映农民的要求，可以说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进步的见解。这是他的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足怪。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页七一）

上述二种评论，根据《水利议》的内容和林则徐具体思想情况来说，应该认为前一评述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而后一评述要求林则徐能批判封建主义观点和反映农民要求，则显然与林则徐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有一定的距离。

《水利议》颇为当时和后来一些人所重视。如桂超万的《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法》和王家璧的《请议行畿辅水利成法疏》（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九、卷一一四）等文均有论及。冯桂芬在《兴水利议》一文中又言及他于道光十二年曾参与编校《水利议》，并说：“文忠又自为疏稿，大旨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

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同时，文中录入疏稿（此疏稿即林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所上论漕务折中第四部分全文）。但是，冯对林的“若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的论点却表示异议说：“即不能全治，亦当择要先治。盖未闻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贤亲王尝试行之有效矣，何以一废不复举，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别，脉络之不分，测量高下，得此遗彼，不能择要而治耳。水不治而为田，或田其高区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文忠亦未之思也。”冯桂芬的驳论，我看是对《水利议》的误解。林则徐在《水利议》中并未主张“水不治而能成田”，相反，他在《水利议》中介绍了历代开治水田成就，提出了“有水即可成田”的论点，要“有一水即当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当享一水之利”等等，林则徐所谓不必“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的主张正是他从政治实践中针对官场时弊而发的，因为如提出先治水后营田，势必会有一批钻营夤缘的官僚争谋禄位，所以林特别提出不要设专官专搞治水，可能就是预防这一点。林的随治水随营田的办法是可以奏实效的，比冯桂芬的空论切实得多。但是不管是引述或辩驳，都可以说明林则徐的这篇《水利议》在当时或以后的政论界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参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至三八）

十一月十八日，林则徐第八次被召见，这是最后一次召见，林向道光帝陛辞。道光帝特下诏谕，命广东地方大吏邓廷桢、怡良等与林则徐和衷共济。（《东华续录》道光三八；又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六四）

在这八次觐见中，林则徐和道光帝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如何处理当时所面临的局势问题，虽然未见直接材料的说明，但从若干奏稿和信札中钩沉一下，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谈话内容：

（一）林则徐对道光帝所加的任命，感到阻力甚大，曾再三推辞。因道光帝不允准，并对他寄托殷切期望，所以才承担重任。

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嘆咭喇也。侍恐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叶申芎》函，

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六一）

则徐自戊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窞，但既辞不获免，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致沈维鏞》函，

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六八）

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所以不敢稍避者，当造膝时，训诲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岂复有所观望？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旬《致姚椿王柏心》书，

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〇四）

（二）林则徐曾向道光帝请示向英王发出檄谕问题，道光表示须“经朕披览，再行檄发”。

上年在京陛见，面奏禁止鸦片一事，拟颁发檄谕，晓示外夷，容俟到粤，与督臣邓廷桢等酌商，奏请训示。

（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拟谕英国王檄底稿折》，

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七一至一七二）

林则徐前次面奏，请颁发檄谕，晓示外夷，着与邓廷桢酌商是否可行。倘必须颁发，著即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檄发。

（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九上谕，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页二二）

林则徐面奏请颁发各国檄谕，著仍遵前旨与邓廷桢商酌，妥拟底稿具奏，经朕披览，再行颁发。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上谕，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页二五）

（三）林则徐向道光建议应加强海防。

嗟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上旬《致姚椿王柏心》书，

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〇五）

道光十九年，家文忠公奉旨办理粤东夷务。陛见时即恳陈五海口要害，须得精兵严守，庶夷人不得窜入。甫出京，途次又连陈数折。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一）

（四）道光帝向林则徐交办数项有关鸦片问题的专折。

窃臣奉命来粤查办海口事件，仰蒙发下太仆寺少卿杨殿邦、给事中

黄乐之、御史袁玉麟、周春祺条奏广东鸦片等事原折四件，饬带到粤分别查办。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谭升等贩烟及得利纵放案
审拟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信札页二四五）

十一月十九日，晚，林则徐在王鼎处参加饯行宴。这是林则徐临行前所参加的唯一的一次，可证二人之交谊。（《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六四）

诗人梅曾亮曾写诗赠行。诗题是《林公少穆以钦差大臣使广东，作此呈送，时两广总督为邓公嶰筠》。诗中期望林、邓协作。

禁烟新断阿芙蓉， 为遣肤臣急奏功，
锁钥全收坤外纪， 威仪特进汉元公，
三朝细马丝纶重， 万里锋车节制通，
南海尚书方励治， 朝廷应喜协和衷。

（梅曾亮：《柏枧山房诗集》卷六）

十一月二十日前后，龚自珍写《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赠林则徐。序中提出有关漏卮、禁烟与反抗侵略的一些建议，鼓励林则徐要力排各种阻力，不要让某些谬论动摇了禁烟决心。他建议林则徐“宜以重兵自随”，“多带巧匠以便整修军器”，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希望林则徐抓住“千载之一时”的有利时机，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在全国取得“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成绩。龚自珍在信中也表示了自己对鸦片烟害的深恶痛绝态度，并要求能“南游”亲历其事。（《龚自珍全集》页一六九至一七一）

[按] 龚的赠序诸本皆于题下注“戊戌十一月”，想为原稿所注，但不知为何日。考龚序有林则徐“既陞”之事，序题又有“送”字，而林复函中又说是在都时收到龚“惠赠鸿文”，可证此序当作于林则徐陞辞以后出都之前，写以送行的。按林则徐《戊戌年日记》记林十八日陞辞，二十三日出都，可以推定龚序当写于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之间。

林则徐收到龚序后，没有及时作复。出都后在途间與中“绌绎”此序后。十二月初二于山东茌平作复。林对龚所提各点都作了解答，特别提出了前途可忧虑的不是地方上的阻力，而是朝廷中的阻力，即复信所谓“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这比龚自珍对形势的认识和估计深刻多了。复信中对龚的“南游之意”也婉言申述了已托人面告不得已苦衷。林的复信中写道：

……惠赠鸿文，不及报谢。出都后，于舆中绌绎大作，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窃谓旁义之第三，与答难义之第三，均可入决定义；若旁义之第二，弟早已陈请，惜未允行，不敢再渎；答难之第二义，则近日已略陈梗概矣；归墟一义，足坚我心，虽不才曷能不勉？执事所解诗人悄悄之义，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至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曾嘱敝本家姑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听。……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六二；又见《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版，页一七一）

〔按〕 函中所称“姑瞻”为林扬祖号，福建莆田人，时为户部主事。

〔又按〕 林复函之末注“戊戌冬至后十日”，当为复信日期。查“戊戌冬至后十日”为十一月十六日，即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次日，龚既未及写赠序，更不会有林的复函。林于二十三日出都，复信中明言“出都后于舆中绌绎大作”，十六日，林尚未出都，还没有读到龚序，当然无从谈到复函，所以“戊戌冬至后十日”的复信日期，显然有误。考林复函内容，复函确写于出都以后，即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后。复函结语是“专此布颂腊祺”，腊为十二月的代称，此信当写于十二月，查十二月初二日恰为“戊戌小寒后十日”。又考林则徐《戊戌年日记》对出都后白天行程，夜晚歇宿及酬酢等皆有详细记载，在十二月初二日以前每晚歇宿都有地方官来迎谒具膳，而十二月初二住宿山东茌平县，记事特注明该县县令裘森因主考复试未来，也未记有其他来访者，推测初二晚间是出都后第一个有暇作复函的时间，恰又是小寒后十日。林在旅途中很可能把冬至、小寒两个相连的节气偶然记误或笔误，所以“戊戌冬至后十日”或为“戊戌小寒后十日”之偶误。林的复函很可能是写在十二月初二。

龚自珍还在另一首诗中提到林则徐南下不仅禁烟，而且还能起到抵制外货的作用。龚诗说：“昨日林尚书，衔命下海滨，方当杜海物，齟齬拒其珍。”（《龚自珍全集》页五〇七）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离京赴粤，毅然肩负查禁鸦片的重责而赴任。当时有忌阻者，也有为担忧者。林则徐在临行向他座师沈维镛（鼎甫）辞行时慨然表示只以国事为重，不计个人成败的坚决态度。（《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六五）

公夙以天下事为己任，感上殊遇，毅然成行，而中外柄臣，有忌阻之

者。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公谒座师沈鼎甫侍郎曰：“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相顾涕下，遂出都。

（《续碑传集》卷二四）

林则徐在出发时，即发出“传牌”，严禁沿途糜费供应和随身丁弁需索。（《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〇〇）

十一月中旬，林则徐在京曾写《寿白小山廷尉铭》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五至七六）

十二月初七日，林则徐受命查禁鸦片的消息到粤后，广州地方上包庇走私和贪受贿赂的官吏“都惊惶万状”，而与鸦片贩子素有勾结的洋行商人等“也都惶惶不安”。（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二二）邓廷桢和怡良等就开始行动，如充实军备、查缉烟犯等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页一七至二一）邓廷桢还向林则徐表示了协力同心的态度。邓廷桢的这些转变引起了鸦片烟贩等的嫉视，他们制造了一些谣言，有的还写成文字到处张贴，如：

禹城虽广地却贫， 邓公仗钺东海滨，
终日纵吏勤网捕， 不分良莠皆成擒。

名为圣主除秕政， 实行聚敛肥私门，
行看莺粟禁绝日， 天网恢恢早及君。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四）

十二月十二日，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逃离广州。

十二月十六日，林则徐行抵安徽舒城，邀约曾任香山令的田溥（小泉）晤谈缉烟问题。田小泉名溥，陕西临潼人，辛酉拔贡，官至六安州牧。他任香山令时，曾缉获鸦片万数千斤，所以林约他晤谈以吸取经验。（《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七一）

林则徐在赴粤途中写了一些诗篇，有的诗篇表露了他对禁烟运动的关心和信心。如《寄酬吴棣华前辈》诗，是为吴廷琛（棣华）的一份诗文合装卷所写，合装卷中包括林则徐在道光十五年所写的两篇祈雨祝文和其他一些题咏。诗序中记其事说：

棣华以余乙未吴门祈雨祝文二篇，与其所作喜雨诗并吴玉松前辈、顾杏楼水部诸君题咏合装成卷，邮寄鄂城。语意郑重，既弗克当，公私丛委，复无以答。兹使岭南途中，补作以寄。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六）

诗中前半阙记述了在江苏救灾中的一些措施，如缓征、行担粥令，设丰备仓等。后半阙抒发要“力挽颓波”的情怀和对三吴禁烟成效的关心。诗说：

竭来衔命驾锋车， 要与愚氓洗鴉毒。近以鴉片烟流毒日甚，命往广东海口查办

欲挽颓波力恐微， 试想燎原害诚酷。

三吴此事近如何， 问公能否回俗？

周行可示幸毋遗， 风便相期书举烛。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八）

[按] “问公能否回俗？”句《全集》注：“此句原文疑脱一字。”

十二月十八日，十三行商馆后门被堵塞。二十日，装有一百三十箱鴉片的阿特兰号（Attaran）在澳门西侧南澎岛附近“失踪”。二十五日，义律报告“鴉片贸易的停滞仍在延续，通货的冻结已引起巨大普遍的困窘”。（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17/30 义律致巴麦斯尊，1839 年 2 月 8 日于广州）

是年，宋学家方东树向粤督邓廷桢上所著《匡民正俗对》，主张严禁鴉片，未获采纳。

先是十八年客粤时，大臣请厉禁洋烟，下督抚议。先生著《匡民正俗对》，陈所以禁之之道，劝制军邓公复奏，不从。英夷公司领事义律桀骜，不受约，居省城夷馆。先生劝制军陈兵斩之，制军虑启衅，谢不敏，然终反复生变者义律也。

（《方仪卫先生年谱》）

是年，鴉片输入达四万零二百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三九）

是年长龄（1758—1838）、徐宝善（1790—1838）卒。

道光十九年 己亥 1839年 五十五岁

正月初二日，林则徐行抵南昌，晤地方官吏钱宝琛、吴其浚、徐广缙及包世臣等。因风雪交集，滞留数日。初六日，始启行。（《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七五）

林则徐写《酬吴淦斋侍郎（其浚）》诗二首。吴其浚是吴其彦（美存）之弟，当时正在江西学使任。吴或有赠诗，林乃作酬诗。诗的后一首写吴任学使的因缘和对吴的希望；前一首则写自己力挽颓波，成算在胸的襟怀说：

眼看时事息肩难， 欲挽颓波酌猛宽。
集议休教同筑室， 领军何必竟登坛。余此行有讹传为出师者，故云
苍生果自防泉毒， 丹笔奚劳触豸冠。
凭仗儒宗主风教， 请纾筹策逮粗官。

梅花缀玉雪堆盐， 访旧章江别绪添。
家世衡裁三度盛，先德少宰师为江西学使，丙子喆兄美存前辈典试，余忝为副。今君复视学于此

使君慧福一身兼。
劳薪暂憩惭羸馭， 明镜高悬看老蟾。
闻道龙门千尺峻， 可能倾盖免防嫌。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四）

正月初九日，林则徐行至江西新淦县仁和塘，“广东督、抚各差一弁齎书来迎，司道以下亦带函来”。（《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七七）

邓廷桢可能在来书中向林提出了“所不同心者有如海”的誓言。

[按] 林则徐《又和嶠翁见怀原韵》诗（《云左山房诗钞》卷七）的自注说：“余未至粤，公贻手书云：所不同心者有如海。”即指此事。《全集》本未收此诗。

正月十一日，林则徐行至江西泰和县，发《密拿汉奸札稿》，对广东“所有

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有经京堂科道指名陈奏奉旨将原折发交本部堂查办者,有经密查暗访得其踪迹者”,恐其闻风远飏,乃在途次开出其姓名住址飞札广东布、按两使,密为拘拿,内分最要、次要二种,措辞颇为严厉。(《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〇一至一〇四)

[按] 林则徐在入广东省境之前,先期指名拘拿案犯一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实际上,按照当时历史现状,这是林则徐老于官场,为减少到粤阻力的一种措置。它可使某些有关人员有回避转圜的余地。这不是对林则徐贬义的揣测,而是作为封建政权中能员的林则徐在当时官场中不得不善加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不得已的做法。

正月十三日(1839年2月26日),广州官吏在十三行商馆前十字街头,绞死烟贩冯亚根,外国鸦片贩子下旗“抗议”。(宾汉:《英军对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二三)

正月十四日,林则徐抵赣州,对沿途民情有所考查,如称:“自吉安至赣州一带,米价甚贱,每石千数百文,民情恬乐,赛龙灯甚多。”等等。(《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七九)

正月十八日,林则徐抵达赣粤边界的南安府。粤省派文武巡捕及差官来迎。次日入粤界,抵达南雄州。当晚,即在南雄登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〇)

林则徐自京出发后,在沿途所经各地,曾不断向晤面官绅广泛征求意见,“苟有一得,皆谘询而籍之”。(《续碑传集》卷二四)

正月二十日,英、美鸦片趸船二十二艘陆续驶离零丁洋,开往丫洲洋停泊。

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广州就钦差大臣任。广东督抚邓廷楨、怡良、关天培、豫坤、德克金布、奕湘、英隆等来迎,了解到当地禁烟形势良好,“声威所被,震慑民夷”。设行辕于越华书院。(《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三;第三册,奏折页一二七)

美商亨德在珠江帆船上看到了林则徐的到来,对其神态作了如下的描述说:

他具有庄严的风度,表情略为严肃而坚决,身材肥大,须黑而浓,并有长髯,年龄约六十岁。

(《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志》页一三六)

正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同日发出《关防示稿》和《收呈示稿》：慎密关防，不准扰累，择期收受有关“海口事件”（即鸦片问题）的呈禀。（《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〇五）

正月二十七日，上《报抵粤日期并体察洋面堵截趸船情形折》，报告到粤日期和鸦片贩子查顿畏罪逃跑、趸船异动等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二七至一二八）

同日，林则徐又附上《英烟贩查顿情形及请早颁严惩吸食鸦片律例片》，报告广东地方的禁烟效果：

兴贩者不能不斂戢，吸食者亦不能不戒断。

不过，由于以往推行禁令不彻底，所以民间仍然持观望态度：

惟民情因见以前旋查旋止，以为官禁未必久长，不免有观望希冀之想。臣入境后，闻民间无不私探罪名轻重与新例之曾否颁行。

因此，林则徐主张坚持严禁，并早日颁定严禁条例：

若宽而生玩，则不惟未戒者不戒，即已戒者亦必复食，稍纵即逝，恐不可挽。伏乞圣明乾断，严例早颁，庶办理得有把握。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二九至一三〇）

正月二十八日，道光帝在对邓廷楨《力陈鸦片锢弊折》的朱批中，嘉奖邓廷楨等与林则徐在禁烟工作中“合力同心”的态度。（《东华续录》道光三九）林入粤后又与邓共同查办了历年庇私受贿的督标副将韩肇庆，“籍其家，累巨万，官民大服”。（《续碑传集》卷二四）

正月，林妻郑氏率子女归里，祭扫茔墓，并为次子、次女完婚。次子聪彝娶叶申芑胞弟申万之女。次女普晴适沈葆楨。

二月初，林则徐先后发布《札各学教官严查生员有无吸烟造册互保》、《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颁发查禁营兵吸食鸦片规条稿》、《札发编查保甲告示条款转发衿耆查照办理》等件，劝告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并严申禁令。（《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〇六至一一三）其中如《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指出鸦片流毒的根源说：“凡各省之贩鸦片者，不曰买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夹带而来也；吸鸦片者，不曰传自广东，则曰广东人引诱所致也。”这反映了林则徐严禁来源的思想。《告示稿》不仅表示“万无中止之势”的决心，还从鸦片的毒害反复解释不要“任人愚弄、不惜性命、不

顾身家”。这些劝谕使粤民“多有见而泪下者”。（《致莲友》，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六六）

林则徐在所发布的《晓谕粤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告示稿》中称，“另刊章程十条”。其具体内容如次：

一、吸食者立限断癮。省城以二月为始，截至三月底止。外府州县以奉文日为始，勒限两月，一体戒断。其有旧存烟土、烟膏、烟枪、烟斗及一切零星器具，一概准其缴官，不问姓名，但不得稍有隐匿。所缴烟枪，必须辨明真伪。外已纯熟，中渍烟油者为真，以新竹灌烟油者为伪。至于窑口兴贩烟馆等项人犯，若不将烟土、烟膏首缴到官，及至被人告发，或线人引拿，搜获真赃实据，定当尽法惩治，并以本犯财产籍没变价，赏给首告及引拿之人。诬者反坐。

一、有人告发，或现犯供指，或线人密首，应行进屋搜查赃据者，其夹带栽赃之弊，固不可不防，而谣言鼓惑之风，亦不可不戢。嗣后遇有应行入室搜查者，文武各官须亲带兵差，甫经进门，先将带去兵差逐一搜检明白，仍于出门时，当众照前搜检，栽赃、攫窃二弊，均无所借口矣。

一、大小文武官员，许其所属禀首，广开指揭之门。非纵其凌长犯上也，直指告罪人耳。沿海营弁更难保无得规、徇隐、售私，吸食诸弊。嗣后无论地方盐务文武官员，其属下有吸食或包私者，该管上司代为徇庇，一并严参。其上官有吸食或包私者，属下果能切实禀揭，熬审不虚，分别记功奖励拔补。

一、各州县奉文之后，勒限两月收缴烟枪、烟土、器具。应责成该州县分都分图，由城及乡，挨次编查保甲，以塞其流。敦请绅士为之综理，再由绅士选举各乡公正衿耆分段编查，赴县具领门牌底册，详细填注。其有不能相信者，许于该户名下注明“不敢保”字样。地方官即将各乡不敢保结之人另立一册，限日搜查。无实据者，再责成该管族党正副立限确查，切实保结。倘仍前不敢担保，立即严拘讯究。

一、士为四民之首，文武生员有吸食鸦片者，予限两月。若再观望迁延，则其情罪实较齐民为重，即责成教官，逐一挨查，转报地方，审明实据，立即详革治罪。教官查核学册，随意拨派五人互相联保。各于册内详注互保姓名。事竣，申缴备案。至捐职及贡监生，令各州县细查档册，

开明人数，造册移送教官，谕令生员各保所知。倘生员未能尽悉，不肯据保，即责成已经保过之捐职贡监保其同类。其无保之人，查讯熬验。

一、兵丁吸食，精神筋力疲惫不堪，亟应明定章程，严加考验，以除积弊而肃戎行。每五人为一伍，令其互具连环保结呈送。所不敢保者，另立一册，听候委员熬试。

一、幕友官亲长随，统于两月限内，将署中有无吸食之人，出具切结，属员申送上司，同官互相咨送，以凭查考。经承小书、各班差役，亦应责成本官设法查禁，亦随便指拨五人互相派保。

一、粤东中、东、西三路口岸出洋之艚船、拖风渡船、泥船以及虾筍等项，或揽载私货，兴贩吸食，或贪图微利，接济奸夷。责令该口岸澳甲编号造册，呈送该管衙门。飭令五船互保，将无人保结之船另造一册，随时挨次搜查究办。即或查无实据，亦应编入岸地，交保约束，不准再令驾驶出洋。其内河大小船只，以及蛋家渔船，均责成地方官一体查办。倘有客商违例夹带吸食，许该船户前赴沿途地方官密行首禀。一船有帆三扇，或一二扇，书写大字三行，中一行写某州县某人姓名，左一行写某字第几号，右一行写第几甲第几牌。

一、寄寓寺观伙店，所有暂时寄寓之人，应由地方官责成庙祝、店主设立循环号簿，询询里居姓名，详细注册，每五日送该管衙门考核。许该庙祝，店主随时密首。

一、各客商过关投税，势难一一打开盘验。责成行户经纪人等，逐一检查。到关即将货单保结呈缴，关口委员核对图记相符，然后抽查货物。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〇九至一一一；

又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一，页二〇至二二）

二月初，林则徐在《致怡良》函中，告知怡良，他已组织人员编译《澳门新闻纸》，并令“抄齐统订数本”，“借以采访夷情”。同时，还向怡良索阅《广东通志》。

新闻纸零星译出，前本散漫，兹令抄齐统订数本，奉呈台览。惟其中颇多妄语，不能据以为实，不过藉以采访夷情耳。

《广东通志》如司中有印刷者，乞见赐一部，以便查阅，只三页糙纸粗订，切勿作套，迟迟俱不妨也。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四六至四七）

[按] 《全集》本未收此函。

这是林则徐为了决心推行禁烟运动和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形势变化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和步骤。

[按] 《澳门新闻纸》的取材,一般认为译自美国教士裨治文(Bridgman)所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旧译名《澳门月报》),实际经过译文原文对照,现存《澳门新闻纸》钞本主要系译自逢星期六出版的、由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和逢星期二出版的《广州纪事报》、逢星期四出版的《新加坡自由报》等。《澳门新闻纸》是林则徐当时翻译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林则徐加工便成为《澳门月报》,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这五辑对当时的斗争有很重大的参考价值,而且也体现了林则徐注意力所在和思想倾向,其中有些曾由林则徐附奏进呈,供道光帝“省览”参考。(陈原:《林则徐译书》,1961年5月4日《人民日报》)

[又按] 《澳门新闻纸》系林则徐主持西文报刊摘译的汇编。这些西文报刊主要是《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s*)、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和《新加坡自由报》(*Singapore Free Press*)三种周刊,少量为印度孟买出版的报纸,其内容包括国外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映以及英印鸦片生产、税收、贩运和暴利的情况,英、美、法、俄等国的动态等等。林则徐还将所译新闻纸抄录多份,分送广东督抚参考,又以“新闻纸抄译夷书六封进呈”道光帝。现存之《澳门新闻纸》钞本六册,是林则徐送给邓廷桢参考而由邓氏后人捐献出来的,今收藏于南京图书馆。本卷所辑者,即以此钞本为底本。原译者所加的说明,用小一号字体排;原批注文字用楷体缩进二格排,以资区别。

《澳门月报》材料完全取自《澳门新闻纸》有关各期。不同的是,它是按专题编辑的,分“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和“论各国夷情”五个部分。后由魏源分别辑录于《海国图志》五十卷本的第四十九卷和百卷本的第 八十一、八十二两卷。

(《林则徐全集》第十册,译编《本卷编辑说明》)

从 1839 年 3 月到 1840 年 11 月,林则徐一直进行着组织翻译的工作。当时参加翻译工作的人,据林永保《论林则徐组织的译译工作》一文的考证,专职译员有四名。他引据了 1939 年 7 月 4 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广州大会向该

会差会部的报告说：

这四位中国译员是：亚孟，他是印度塞兰普尔马什曼牧师的学生；小德，在马六甲受过教育，当过北京俄国使馆的拉丁语译员；亚林，去过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康沃尔；最后的一位，但并不是不重要的译员，是亚秩，梁阿发的儿子，很明显地他是最精通中文和英文的一位学员。这几个人都很熟悉英文，是由林则徐出资雇用的。

（原档案藏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中文
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文集》页一二一）

这四位译员的简况是：

（一）亚孟。早年在印度塞兰普尔教会学校受教育。父为华人，母为孟加拉人。曾协助英浸会马什曼牧师用中文圣经传教。1829至1831年在广州。

（二）袁德辉，小名小德。原籍四川，十岁左右在槟榔屿罗马天主教学校读书，学拉丁文。1825年到马六甲英华书院读书，学习英文，“有惊人的进步”。1826年，他曾编写过一本名叫《英语与学生辅助读物》的大学用书。1827年秋，从马六甲回到广州。1829年底受聘任理藩院通译，1830年、1838年两次到广州收集西书。1839年应聘为林则徐译书。曾翻译过林则徐致英王书。林则徐革职后，他从事中国历史和古典著作的研究。（《中国丛报》卷10，1841年，页五七五至五七七所载 Samuel R. Brown 布朗：《马礼逊教育社第三年度报告》）又《鸦片战争书目解题》“四洲志”条记称：“当时西人在粤所办之西文《澳门月报》（按：此即指《中国丛报》）记林则徐饬人译书事甚详。（见该报卷八页七七）据该文所述，在林幕主要译书者为袁德辉。此书殆亦出于其手，而又经林氏润色者也”。（《鸦片战争》V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〇六）

（三）亚林，即林阿适。1822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康华尔一所基督教会学校读书。1824年转学费城。1825年回广州，曾在外国商行教英文，1839年被林则徐招聘为译员。

（四）梁进德。据清洁理著《马礼逊小传》（1948年广学会出版）称：“他（梁亚发）的儿子梁进德在美国宣教师布立治曼博士家住了八年，现在也在广州做了钦差林则徐手中正式的英文译员。”梁进德1837年由新加坡返广州，后去澳门。1839年5、6月间应林则徐之聘参加翻译工作。他是四人中的最佳者，除了翻译澳门出版的英文报刊外，还译过《世界地理大全》。

[按] 布立治曼即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 S. Bridgman)。

除了上述四位译员外,可能还有人成为译员。据林则徐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致怡良函中特推荐此人说:“闻有陈耀祖者,闽人而家于粤,现在京中,厦门事即其所译,现在带来,祈留意,切切。”可见林则徐从北京带来一名叫陈耀祖的译员,如此则为五人。

这些译员为林则徐译在澳门出版的报刊有:

(一)《澳门杂录》(《澳门纪事报》或《广州纪事报》),周刊,后迁广州、香港出版。

(二)《澳门新闻纸》(《澳门新闻录》或《广州周报》),周刊。

(三)《澳门月报》(《中国从报》),月刊。

另外,还翻译一些西书如《各国律例》、《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及《世界地理大全》等。

林则徐的译书、刊活动,虽然主要是为对付英国侵略者,但从所译内容看,也涉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瞩目于当时的沙俄情况,在《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中都可以看到这类译介资料,如从所译 1840 年 7 月 25 日的《澳门新闻纸》所介绍英俄争夺阿富汗和土耳其的情况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沙俄的扩张野心。译报中说:“俄罗斯国家之狡诈”,“各俄罗斯人预备兵威以广阔其国分。各俄罗斯人曾见此等兵威攻得自黄海至黑海一带地方。我等更要提防各俄罗斯人在呵萨土河驻扎之兵,他们已在彼处将印度人之法律改变;我等切要提防北边之兵到来攻打,所以必要驻扎兵丁在阿付颜呢士旦(阿富汗)地方,倘一将该处之兵丁招回,俄罗斯即必要带领目哈拉之兵,一同攻打阿付颜呢士旦。”(《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九二至四九三)

外刊报导和揭露了沙俄进攻南亚和向外扩张的野心,林则徐根据这些报导译文,亲自复按地图,并且在这份译报的后面加上了按语说:

出了俄罗斯国之后,经过萨加社(系俄罗斯国在加士比唵海岸所属之地方)即到巴社,过巴社即系阿付颜呢士旦,过阿付颜呢士旦即到印度,过印度即系西藏、缅甸矣。

(《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九四)

林则徐对这些所译的报道资料不是当消息看看而已,而是研究它,并且

还复按地图深入地思考。他发现沙俄的向南扩张将会对我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带来威胁,这些都证明林则徐在抗英的同时已觉察到要注意防俄的问题。他不仅是近代国防问题上“防塞论”的先驱者,而且和清代中期致力研究西北史地的专门学者一样,都具有敏锐而远大的眼光。后来沙俄对我国的种种侵略扩张活动完全证明了这位爱国者的可贵预见。

林则徐的译书活动,当时很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在一些中外著作中都记有他译书的情况,而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

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梟徒及渔船蚕户。……

(魏源:《圣武记》卷一〇)

当他在穿鼻港时,他指挥他的幕僚、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的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他们尤其关心英、俄是否正在作战。等到他们被告知:英俄之间极和平时,他们好像深为诧异。这些情报,每日都先交钦差阅览,当他离去广州时,已搜集了一厚帙了。

(宾汉著,寿纪瑜、齐思和合译:《英军在华作战记》,

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六)

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林行事全与上相反,他自己先预备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他就指点奸细打听事件法子。这些奸细、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在四方各处打听,皆是有些才能之人,将打听出来之事,写在日记上,按日期呈递登于簿上。有几个夷人,甘心情愿广中国之知识,将英吉利好书卖与中国,俾有翻译人译出大概之事情,有如此考究,并添许多知识。

(《澳门新闻纸》,见《鸦片战争》I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一二)

林则徐的译书译报活动也给予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以重大的影响。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在一次保国会的演讲会辞中就推崇说:

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

(《戊戌变法》I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〇八)

林则徐以封建时代最尊贵的“钦差大臣”身份却公然翻译外夷的西书、西报,探求海外“奇技淫巧”的新知,这在自我闭塞的清朝中叶,确是惊人之举。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违反封建体制的勇敢行为。这种行动证明林则徐的思想认识水平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的这种活动不仅在当时制定抗英策略和对沙俄窥伺野心的预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近代的思想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以《四洲志》为蓝本,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汪文泰的《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以及后来介绍西学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等等活动都以林则徐的止足点为自己的起步处,继承了林则徐探索新知的思想传统,而十九世纪末期的戊戌维新运动则不仅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而且还进行了见诸实践的试验。从这些对当时和后代的重大作用与影响看,范文澜说“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毛泽东说:“我们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四九〇)把林则徐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人物,都非过誉,而是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林则徐的历史贡献所作的科学论断。

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林则徐的探求新知由于刚刚起步而必然还有所局限。他对西方的认识仍然囿于中国人谈西方的范围之内。他相信嘉庆二十五年在粤刊刻的《海录》,“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九〇),他还不准确地认为美国“并无国主,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七一)

二月初三日,林则徐“在寓中传讯通事蔡懋等,至晚始罢”。(《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三)在报刊文献资料外,更搜集口碑资料以丰富和加深对外的了解,以致被英国官方文件赞叹说:“他了解情况之广之细,往往令众人吃惊。”(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页一三七)

二月初四日,午后,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等共同传讯十三洋行商人,并发给谕帖二件。(《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三)

[按] 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专门经营对外贸易的“外洋行”之统称,当时实有伍绍荣的怡和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承禧的天宝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德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元昌的孚泰行、容有光的安昌行等十一家。而以伍、卢二家为“总商”。

其一:《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全集》本“夷人”作“外商”,系编者

所改)指斥洋商历年弊端,并责令洋商转告鸦片贩子遵照规定缴烟。《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一四至一一六)

其二:《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全集》本“夷人”作“商人”,系编者所改)即由洋商转交鸦片贩子的谕帖。这份谕帖是林则徐向鸦片贩子表明严正态度的文件。谕帖的要旨是:

(一) 责令鸦片贩子遵照规定缴烟。

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缴出若干箱,统共若干斤两,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以绝其害,不得丝毫藏匿。

(二) 责令鸦片贩子具永不夹带鸦片的甘结。

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

(三) 利用英国不肯放弃贸易的特点而告知允许其正当贸易。

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

(四) 表明禁绝鸦片的决心。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五) 以民情公愤来警告英方。

况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

(六) 宣布区别“良夷”、“奸夷”的政策。

夷馆中惯贩鸦片之奸夷,本大臣早已备记其名,而不卖鸦片之良夷,亦不可不为剖白。有能指出奸夷,责令呈缴鸦片并首先具结者,即是良夷,本大臣必先优加奖赏。祸福荣辱,惟其自取。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一七至一一八)

[按] 道光帝嘉奖林则徐这份谕帖说:“顷阅《谕各国呈缴示稿》‘本大臣既带关防,得便宜行事。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批览至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东华续录》道光三九)

林则徐的幕府姚椿也盛赞这种先期“檄谕外夷”的措施,并写诗以记其事说:

上公声望慑蛮夷, 一檄贤于十万师,

会见溟洋恬颯鳄，真成谈笑却熊羆，
能兼群策斯为大，欲示天威更以慈，
幕府陋儒何术效，只将歌咏答明时。予前作禁烟行，公以为可采
（《林公奉命粤东经理海口事务，先以檄谕外夷，
令其自止烟造，感叹斯意，因赋是诗》，见《通艺阁诗三录》卷六）

二月初五日，鸦片贩子与行商会谈林则徐所颁发的两件谕帖。鸦片贩子询问了呈缴鸦片所能给付的代价，行商推测可能付予一部分很低价格。初七日，鸦片贩子又开会研究，认为谕帖必须详加考虑，不能马上答复，但可以不再和鸦片贸易发生关系，并以此禀告林则徐。林则徐坚持必须缴出所有鸦片，不然即将审讯行商，严厉执法，于是鸦片贩子当晚又和行商密议，决定缴出1037箱来敷衍搪塞。邓廷桢传见十三行洋商，驳回外国鸦片贩子的申报数。（《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二六）

〔按〕外国鸦片贩子和洋商密议谈话见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中译本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二月初八日，义律自澳门寄发给巴麦尊报告，附有林则徐二月初四日限期缴烟的谕告二件。（《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页一三至一四）义律命令停在洋面的英船“开到香港去，挂上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的任何攻击”，将香港置于英国单桅炮舰“拉茵”号（Larne）保护之下。他质问邓廷桢：“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船只作战”（《中国通信汇编》1840，页三六二），并向巴麦尊表示他“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中国通信汇编》1840，页三四九）

二月初八日，林则徐发《饬拿贩烟犯颠地稿》令广州府暨南海、番禺二县捉拿鸦片贩子颠地，未获。（《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一八至一一九）

〔按〕颠地（Lancelot Dent），英人，在粤设鸦片行Dent & Co. 缴烟时缴出1700箱。另一大鸦片贩子查顿（William Jardine），苏格兰人，设Matheson & Co. 大肆贩毒，缴烟时缴出7000箱，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闻禁烟讯后先期逃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一三一至二一八）这两个大鸦片贩子在鸦片战争前已是臭名昭著了，在清朝官员奏折中已多有提及，如：

（一）道光十八年十月丙申太仆寺少卿杨殿邦奏中说：“闻有暎咭喇国夷民嘍地及铁头老鼠两名终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过

付。该夷民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写讼词，购阅邸钞，探听官事，不惜重资。又复从汉人学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此等匪徒，心多机械，窃恐愚民听其教诱，奸民结为党援，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使之久居境内，不但烟土不能查缉净尽，且恐别生事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页一四）

（二）道光十九年正月甲子邓廷楨、怡良奏：“密查该夷啞嘍，又名啞嘍，为英吉利属国港脚夷人，来粤贸易已有十余载。其初资本甚微，既合众夷之财以操奇赢之术，贾逾三倍，驯至坐拥厚资，无与比数。趸船所贮鸦片，多半系其经营，该夷仍坐省照料。奸夷效尤，因以日甚。虽数十年来卖烟不自该夷始而该夷实为近年渠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页二三至二四）

（三）道光十九年六月辛未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奏：“近来啞嘍及嘍嘍等夷，已历二十余年，在省城夷馆居住，包揽各夷鸦片在省售卖，且延请土人教习汉书汉语。凡内地衙署举动，豫行探听，把持洋务。所有售私偷漏之弊，皆其主谋，实为奸夷渠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页一四）

二月初九日上午，林则徐在行辕与两院两司议事，下午到邓廷楨处与督抚司道会议洋务。（《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四）

二月初九日，黄爵滋任大理寺少卿。

二月初九日，林则徐与张维屏（南山）会晤。

二月初十日，英领事义律由澳门来广州，蛮横无理地指使鸦片贩子颠地乘夜逃遁。经林则徐等查知截回。林则徐为给予制裁，决定暂行封舱，停止贸易，撤回商馆外商雇用的华工，加紧防守要隘。令洋商伍绍荣、卢继光及潘绍光等遵照办理。（《谕缴烟土未复先行照案封舱稿》，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一九）

林则徐的这一严正措施，给予蜷伏商馆内的侵略者和鸦片贩子以极大的压力，除了被限制出入、通信，断绝食品用水外，他们“也只得亲自去烹调、洗滌、扫地、铺床、擦灯、挑水、挤牛乳，以及做家庭一切琐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五一）

这次封锁商馆的声势相当浩大，行动也比较敏捷果断，当时人翻译的西报也有详尽的报道说：

义律到省甫行上岸，即到嘍嘍馆内，各外国人俱已知道，皆去见义律，于是即说皆到公司馆会议。中国管店工人围着嘍嘍之馆，以防嘍嘍

逃走,看见许多夷人,以手拉手,奔出馆来。义律头上戴着扁帽,手中拿着剑。围馆之人,恐怕夷人用武,往船艇上去,围馆之人就跑到岸边截住,见众人进入公司馆。围馆之人虽未行强,却大声喊叫如雷,令我等好多人害怕,犹如上年十二月十二日之事一样。夷人入了公司馆,兵丁就来赶院内之人,西瓜扁船渡船并各种船只,皆装满兵丁,围着夷人馆前,断绝夷人水上去路。凡到各夷馆之街道,俱已堵塞,并将各夷馆之后门,亦于前一日皆用砖砌塞了。濠沟内自桥至行街口,皆系官船,周围屋顶上,皆安置有人,看守各夷馆。地方官谋事甚能干,办这些事务甚是敏捷,约数刻之间,我等全被囚禁了,以致夷人都不能逃走。随即出告示,将夷人贸易尽行停止,并将我等之厨子、沙文、管店皆即撤去。沙文人等避我们如避瘟疫一样。各有夷人各馆,倏时间即变成大监牢,内中之人好似未带锁链之犯人,外面俱有人看守。

(《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二〇)

二月十日,林则徐从“各路调派巡船弁兵,防范夷人出入”。(《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四)

二月十一日,义律要求三月后“给领红牌,释放驻省本国诸人。船只领红牌十日后,尽皆带货物安去往外”。林则徐连发《咨复两广总督批义律请给红牌禀稿》及《札广州府、协传谕义律,批驳请给红牌禀》二文批驳所请,勒令缴烟。(《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二〇至一二二)

二月十一日,美商京向林则徐禀陈向不贩卖鸦片。次日,林则徐在《批美商禀请准贸易片》中,赞扬京“殊为出众可嘉”,并希望各洋商“仍催各夷人速即速缴土”。林则徐对美国正当商人的表扬与鼓励就是对英国鸦片贩子的指摘,体现了林则徐区别分化的策略。(《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二二)

二月十二日,林则徐作《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方面论证应速缴鸦片的理由以催促鸦片贩子缴烟。并着重指出烟毒的根源是:“尔等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二六至一二八)这篇谕稿除发交外,还张贴在英商务监督住宅和洋行的墙上。

一、论天理应速缴也。查尔等数十年来,以害人之鸦片骗人银钱,前后所得不知几万万矣。尔则图私而专利,人则破产以戕生,天道好还,能

无报应乎？及今缴出，或可忏悔消殃，否则恶愈深而孽愈重。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大海茫茫，如雷霆风暴之灾，蛟鳄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遣可畏！我大皇帝威德同天，今圣意要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即如英国之犯内地禁令者，前任大班喇吡弗图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噤唠啤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吗哩哑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喂啞，死于自刎。此外，凡有不循法度者，或回国而遭重谴，或未回而伏冥诛，各国新闻纸中皆有记载。天朝之不可违如是，尔等可不懍惧乎！

一、论国法应速缴也。闻尔国禁，人吸食鸦片者处死，是明知鸦片之害人也。若禁食而不禁卖，殊非怒道；若禁卖而仍偷卖，是为玩法。况天朝贩卖之禁，本比吸食为尤重。尔等虽生于外国，而身家养活全靠天朝，且住内地之日多，住尔国之日少，凡日用饮食以及积蓄家财，无非天朝恩典，比之内地百姓尤为优待，岂尔等于天朝之法，转不知懍畏耶？从前鸦片虽禁，尚不加以严刑，这是天朝宽大之政，故于尔等私下贩卖，亦不十分穷究。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民人，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试思尔等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是内地民人之死，都是尔等害之。岂内地民人该死，而尔等独不该死乎？今仰体大皇帝柔远之心，姑饶尔等之死。只要尔等缴清烟土，出具以后永不夹带甘结，如敢再带，人即正法，货尽没官。这是宽既远而儆将来，何等包含深厚！且无论尔历年所卖鸦片不计其数，就论上年带来鸦片，偷卖去的谅亦不少了。仅将趸船之现存者尽数呈缴，已极便宜，那有再让尔等多赚银钱，更诱内地民人买食以陷死罪之理！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并依律拟断”等语。从前办过夷人死罪，如打死人偿命之类，都有成案。试思打死一命，不过衅起一时，尚当依律抵死，若贩卖鸦片，真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尔等细思之！

一、论人情应速缴也。尔等来广东通商，利市三倍。凡尔带来货物，不论粗细整碎，无一不可销售，而内地出产，不论可吃可穿可用可卖者，无不听尔搬运。不但以尔国之货赚内地之财，并以内地之货赚各国之财。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则其三倍之利自在，尔等仍可致

富。既不犯法，又不造孽，何等快活！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致断尔贸易。试问普天之下，岂能更有如此之好码头乎？且无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各种丝斤，不得即无以为织，即如食物中之白糖、冰糖、桂皮、桂子，用物中之银朱、藤黄、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若因鸦片而闭市，尔等全无生计，岂非由于自取乎？况现在鸦片无人敢买，尔等寄在趸船，按月有租赁之价，日夜有防范之工，岂非多此枉费。一遇风狂火炽，浪卷潮翻，沉没烧毁，皆意中事也。何如呈缴而得优赏乎？

一、论事势应速缴也。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贻害民生，正人君子无不痛心疾首，甚至兴贩鸦片吸食之人死罹于罪，皆由尔等卖烟而起，即里闾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持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于心安乎？于势顺乎？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有何靳惜？且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礼貌加优，岂非尔等之福！

本大臣与督抚两院，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不惮如此苦口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五一）

二月十三日，林则徐收到洋商转递义律所上表示愿意缴烟的禀帖，经与广东督抚会商后发《札广州府传谕义律查明趸船所载鸦片细数缮送清单》，命义律具报确数。（《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二八至一二九）

义律的缴烟禀帖并不是“恭顺”服罪的表现，而是在明目张胆对抗失败后，转而采取的一种阴谋诡计。义律在给鸦片贩子的通知中，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作了特别的保证说：

特别需要明了的是：英商财产的证明以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皇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五四）

这样，他们就把林则徐为维护民族尊严的禁烟运动和鸦片贩子的破坏活

动之间的矛盾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间的纠纷问题，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因而义律的这一阴险手段博得了大鸦片贩子马地臣的喝彩说：

（义律的命令是）一个宽大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措施，特别当中国人已经陷入他们直接对英王负责的圈套中的时候。

（1839年5月致查顿等信，见[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页一八六）

同日，各国鸦片商人出结表示以后“断不敢将鸦片一项，稍行贩卖，永不敢以鸦片带来中国”。（《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三〇）

二月十四日，义律允缴鸦片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估计“总不下二百数十万斤”。林则徐与邓廷桢会商，约定收缴日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页一四）并札广州府颁发《收缴鸦片章程四条》：

一、据禀呈缴鸦片，原不专指趸船而言。所有各夷馆及黄埔船上存贮者，谕令该领事，先将夷馆鸦片于十五日尽数搬在馆外，听候委员验收。其黄埔货船某只存有鸦片若干箱，刻即开出清单，写就夷信，呈缴到官，定期十六日委员带领西瓜扁、茶叶艇等船前往验收。

一、趸船二十二只，近在伶仃洋九洲沙沥等处抛泊，亦令该领事写就夷信，即行呈缴。听候先期委官持信，传谕该趸船抛泊附近沙角洋面，恭候钦差大人、总督大人于十七日至十九日亲临虎门，会同水师提台，逐船验收。

一、该国夷人住居澳门夷馆者所存鸦片，亦令运赴沙角海口，随时验收。

一、外洋载烟夷船散泊远处，不在虎门附近者，该领事及各总管等无信息相通，知其踪迹。应令写就夷信，指明停泊处所，将信交官，听候委员持往转交，即令将原装鸦片船只驶至沙角海口，随到随缴，不得稍有匿延。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三三）

二月十四日，发《谕美国领事士那等速即缮送全部鸦片清单听候示期收缴》。“若有任何迁延、纵容或不悉数呈缴，则自甘咎戾，后悔何及。”（《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三二）

二月十五日，义律玩弄狡狴手段，递禀“于缴烟之事，迁延推诿，惟求迅速撤防”，林则徐“当即批示切责”。（《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四）

二月十六日,清廷命令林则徐“详细查察”虎门海口设防情形。(《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页六至七)

二月十六日,义律企图把传令趸船交烟的一切事务,推给副监督参逊办理,以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遭到林则徐的驳斥。(《批英国领事义律派参逊赴洋示令全缴鸦片禀》,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三七)

二月十八日晨,林则徐邀广州绅商商议设局收缴烟土烟枪事宜。张维屏(南山)、邓士宪(鉴塘)、陈其焜(棠溪)、蔡锦泉(春帆)、姚华佐(补之)等与议。(《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五)

二月十八日,义律要求派参逊出洋催缴鸦片,得到林则徐的同意。十九日,参逊在佛山同知刘开域等文武员弁偕同下,离开广州到九洋洲、沙沥角一带招练趸船到龙穴岛交烟。林则徐并宣布“缴到四分之一,即给予买办工人;追缴至一半,量许三板请牌查验往来;缴至四分之三,即准开舱贸易;全数缴完,诸事照常,并奏请奖励”,“如误三日,即断其淡水;再误三日,则断食物;又三日,即当执法从事,不能宽贷矣”。(《批英领事义律出具甘结禀》,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四三)

二月二十日(4月3日)义律为进一步煽动战争,致书巴麦尊,诬蔑禁烟运动是“不可饶恕的暴行”,而严令缴烟是“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他叫嚣“这在原则上是如此其危险,在实行上又如此其不能容忍”,他主张对中国“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并且提出了若干建议如:①“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②“应该经过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不在前一步之先致送),提出要求:林邓两人撤职惩办;就那些对女王多次失敬的行为提供适当的道歉;对于暴行所造成的沉重损失给予一定的金钱赔偿;正式把舟山岛割让给英王陛下;并以充分而毫无保留的上谕明令准许帝国人民在那些岛上和一切沿海港口和我们做生意;等整个赔款付清,一切其他条款都忠实履行了以后,然后才解除封锁”。③“替英国货物取得自由输入广州、宁波、厦门与南京的权利,为期十年”。④“应该使用足够的武力,并以西方国家对这个帝国所从来没有过的最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武力行动的第一回合”。(《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页一七至一八)后来英国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各个步骤大体是按照这些建议推进的,而尤为无耻的是义律竟悍然

以对华的第一个侵略者自诩。

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又订《收缴趸船烟箱章程》，规定在虎门外龙穴洋面收缴烟土。章程共七条，详列收缴烟土的程序和办法，较十四日札广州府所颁四条章程更为具体。

一、现在缴烟之趸船二十二只，即以各船户之名制就棕印，如“喊咂”、“嘖咂”之类，一名一印，于收缴该船鸦片箱之时，箱面先戳船名棕印，以资辨验。又制“原箱”二字棕印数方交委员，验完果系外国原来鸦片箱，封扎完固并无开动形迹者，即加戳“原箱”二字棕印。由派管之小委员就各箱面标写号码，并画花押，点交剥船，运赴提署，听候临验。如缴时已有开动形迹，并非原箱，即行剔出，俟全船起完，再行查点。若烟土个数不敷，仍著趸船补足，另候查验加封。

一、文职佐杂，武职千把，各派二十员，分管起箱。每一文一武，派管一百箱。计官弁二十员，应管一千箱。此次分起收缴，拟以趸船两只为一起，每只船内以一千箱为率，正合二十员弁之数。先将分管次序派定注册，如喊咂船第一箱至一百箱，派某员弁经收，一百零一箱至二百箱，又派某员弁经收，其余可类推。嘖咂船亦然。倘有零数在一千箱以外者，数少则归于结尾之员带管，数多则再行轮派，周而复始。俟缴完两船之后，再调两船，仍照前法办理，不得参差。

一、派管之员弁经收本名下一百箱，逐一标写号码，画押验竣，即将载运此一百箱之驳船，押送至水师提台署中，报明箱数，督视挑夫逐一堆贮。并将刊印之小封皮（另有小封皮式）填注该委员姓名，逐箱粘贴，交与看管之人小心守护。日后查出箱内有抽换情弊，如验系封皮破损，则惟看管之人是问；若封皮完好，则惟经收之人是问。

一、自龙穴至提署，应派得力之将备及正印以上文职数员，或沿途催趲稽查，或在署监收督贮。如驳船行至中流，故意翻船，将鸦片箱落水打捞，抑或挑夫假装跌倒，将箱碰破，希图偷取烟土者，一经查出，立即锁拿严审，从重惩办。

一、由龙穴驳运至镇口，由镇口挑抬至提署，为途甚长，难保不遇风雨。应饬东莞县多备葵叶、棕片及一切苫盖之物，运赴虎门听用。

一、所收烟土，如果有二万余箱之多，恐提署房间尚不敷堆贮。应饬

东莞县先往相度，于署内所有空院，搭盖高宽篷厂，如盖屋之式，上面或铺瓦或铺数重厚席，地下全铺木板，四旁皆须关栏，下挖水沟。如此，则可以多贮烟箱。务使二万余箱统归一署，免致零星寄贮，难以稽查。其贮烟之处，四路封塞严密，只留一处总路，安设木栅，以便看守。

一、看守烟箱，应预先酌派文武妥员，带同兵役，赴虎门听候提台指示。并责令各洋商派拨妥实亲友，随同守护。

以上各条，约略开出，尚恐不免遗漏，如在事人员确有所见，尤宜集益广思，以臻周密。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四七至一四八）

二月二十一日，省会绅士在大佛寺增设收缴烟土烟枪总局。（《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五）林则徐为此特出《会谕收缴鸦片增设绅士公局示稿》，重申烟禁：

……凡有从前买鸦片，无论兴贩图利以及自行煮食，均须痛自改悔。所藏烟土、烟膏、烟枪、斗各具，速皆尽数缴出，不拘官局绅局，皆准自首免罪。如惮于自缴，即父兄、邻佑、戚友亦准代为缴首。倘再仍前执迷，或兴贩图利，或恋瘾不戒，私藏鸦片及烟枪、烟具在家，一经访闻或于挨查时被保邻指出，定即按户搜拿，从重究办。保邻徇隐，一并连坐。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四六至一四七）

二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命广州府传谕义律令商人具结。（《批义律拒绝转令南人具结禀》，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五一至一五二）

二月二十六日，林则徐传谕义律，命其转饬各外商遵照规定格式出具不带鸦片的中外文切结各一份呈缴。夜接关天培来信，“知外夷趸船由九洲开至虎门呈缴鸦片”。（《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六）

〔按〕《催取不带鸦片甘结谕帖》，《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四九作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而《日记》则记二十六日“给洋商谕帖。此依《日记》。

二月二十七日，林则徐、邓廷桢与豫堃等由省城乘舟往虎门亲自验收外船的鸦片。次日，抵虎门。（《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六）在虎门期间，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豫堃等经常会面，研究追缴鸦片及处理鸦片问题。是时，虎门不时有雨，邓廷桢曾写《虎门雨泊呈少穆尚书》诗：

戈船横跨海门东， 苍莽坤维积气通。

万里潮生龙穴雨， 四围山响虎门风。
长旗拂断垂天翼， 飞炮惊回饮涧虹。
谁与沧溟净尘块， 直从呼吸见神工。

[按] 《林则徐诗集》页三九九注据《己亥日记》称此诗为三月二十七日
至四月初旬，误。《己亥日记》明载二月二十七日，林、邓等往虎门。诗集注误
二为三。

林则徐为此于三月中旬写《和邓嶰筠前辈(廷楨)〈虎门即事〉原韵》诗，对
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和发展前途相当乐观，诗中写道：

五岭峰回东复东， 烟深海国四字公舟中额也百蛮通。
灵旗一洗招摇焰， 画舰双恬舶棹风。
弭节总凭心似水， 联樯都负气如虹。
牙璋不动琛航肃， 始信神谟协化工。

拜袞人来斗指东， 女牛招共客槎通。
销残海气空尘瘴， 听彻潮声自雨风。
下濂楼船迟贯月， 中流木柿亘长虹。时有排链之制
看公铭勒燕然后， 磨盾还推觅句工。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四至一九五)

二月二十七日，英国鸦片船只仍在口外潜销鸦片，破坏禁烟运动。

(三月初五日)巡洋舟师拿解匪贩廖电光一起，获有白土多包，据供
即系二月二十七日在夷船买得者。

(《会谕义律转谕参逊速领泵船进口以杜偷卸》，

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六三)

二月二十八日，林则徐、邓廷楨抵虎门会同关天培等布置收烟工作，“趸
船二十二只陆续驶至虎门口外，关天培当即督率将领，分带提标各营兵船，排
列弹压。并先期调到碣石镇总兵黄贵，署阳江镇总兵杨登俊，各带该标兵船
分排口门内外，声威极壮。粤海关监督臣豫堃亦驻虎门税口，照料稽查”。
(《英国等趸船鸦片尽数呈缴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三三)当天，收缴烟
土五十箱。(《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六)

二月二十九日，发《会谕洋商传谕参逊等率领趸船驶至沙角缴烟》文，并

令速即遵照办理。

谕到，该洋商即传知副领事、领事，速即遵照，札令参逊率领九洲瓦船一齐聚到龙穴，听候收缴。如龙穴风浪较大，准其驶至沙角停泊，以期稳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五三至一五四）

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上《英国等趸船鸦片尽数呈缴折》，向清廷建议：“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三四）并会同邓廷桢赴沙角炮台调度各委员收缴烟土。是日收缴烟土五十箱。（《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六）

二月三十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豫堃赴公所查贮烟箱。这天，收烟土一千一百五十箱。（《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七）

二月，林则徐连续发《批荷兰国总管噶吧啞请发给红牌下澳禀》（《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三五）、《批各国商人公所值事啮嚙开呈各国总管姓名禀》（《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三七）及《批各国商人公所值事啮嚙遵谕复禀》（《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四一）等文，催令呈报鸦片确数并速行呈缴。

二月，林则徐拟写致英王照会一件。其中仍然以天朝自居，把对外贸易视为一种恩惠。如：

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天朝一视同仁，许其贩卖出洋，绝不靳惜，无非推恩外服，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大清一统天下，务在端风俗以正人心，岂肯使海内生民，尽甘心鸩毒。是以现将内地贩卖鸦片并吸食之人一体严行治罪，永绝流传。

天朝力震华夷，何难（对烟贩）立制其命，而仰体圣明宽大，自宜告诫于先。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一）

但是，在这照会中也体现了林则徐的策略思想，他把英国政府和鸦片贩子区别开来，把进行正当贸易之国和走私贩毒之国区别开来。这一策略对于推行禁烟运动是有利的，照会中说：

惟思此等毒物，系贵国所属各部落内鬼域奸人私行造作，自非贵国

王令其制卖。但各国之中亦只数国制造此物，并非诸国皆然。

（梁廷柟：《夷氛闻记》卷一）

[按] 梁廷柟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记事》和李圭的《鸦片事略》等书中均称林则徐曾两次照会英王。梁、李二书尚照录第一次原文，即此二月拟稿。而林则徐的奏稿与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仅有六月拟稿（即经道光七月间审准，十二月间发出者），而未言二月拟稿。考道光于三月十九日上谕中曾对颁发檄英王文书事批示说：“统俟议定兴贩、吸食各罪名，颁行新例时，于善后章程内，另行详细筹议，仍遵前旨，拟稿进呈，再行颁发。”（《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六，页一八）可见三月以前并无拟稿，更谈不上正式颁发，而严禁鸦片烟条例是五月间颁行，所以六月拟稿，较为近理。又清华大学编《原藏故宫大高殿军机处档案》中有十月二十二日林则徐的《审拟刊卖假捏照会外国公文之翁亚瀝》一折，折内叙述审问结果是：

翁亚瀝，籍隶顺德县，向在省城南海县属开张六经堂书铺生理。铺内刊有查禁鸦片章程，并戒烟药方发卖。道光十九年四月内，有在省应试未获之新会县不识名陈姓文童走至翁亚瀝铺内，购买查禁鸦片章程，该犯翁亚瀝见其所携手巾包内，有钦差与本省督抚会行英吉利国禁造鸦片文稿一纸。问以何处得来，陈姓称系辗转传钞，不知来历。翁亚瀝见稿内声叙鸦片害人，必须永远断绝，照会英吉利国禁人制造各情，与闻官府查办事理相似，误信为真，当向借钞存留。陈姓去后，翁亚瀝起意刊印，摆卖图利，随照底稿钞录刊刻，印刷成本，并于书面刊印省城六经堂发卖字样，即被访闻拿获，连板片印本，解经臣等讯取大概供情。

（《鸦片战争》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六九）

结果，这个热心于禁烟的书贩终以“诈传一二品官言语，杖一百，徒三年”。这个印本当时可能流传很广，连《澳门月报》也加以采登，梁廷柟可能见到此印本便作为见闻而加以记述。这个印本的来源可能就是二月拟稿。它极可能是林则徐拟定的一个初稿，被流传出来，但肯定没有奏报过，更没有正式颁发。

[又按] 据钞本《使粤奏稿》有五月初四日在虎门海口由驿具奏一折，标题作《会奏访获刊卖假捏照会外国公文人犯折》系报告案情。五月二十八日上谕著审讯确情，六月十九日奉谕审理，提出处罚办法，九月十九日具奏审理

结果。十月二十二日奏谕批准。大高殿军机处档案所识十月二十二日一折系全案批复时之件。五月初四与十月二十二日两件均见《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页五五至五八、页一四三至一四七。

又五月初四日折，《全集》本题《拿获刊卖假捏照会外国公文人犯折》。《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五八至一五九）五月二十二日批件，《全集》本未收。

[又按] 林则徐于是年四月十八日致豫堃函中说：“外间所传仆之谕帖告示，往往任意增减，阅之须加别白，并有伪刻檄谕国王之文，则又摭拾为之。”（《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〇）据此可见此檄确曾在民间刻行，文字可能会有出入。

[又按] 据外人著作，二月拟稿似曾在民间流传，不过未能传往英国。据[美]爱德华·V.古利克著《彼得·伯驾与中国门户的打开》(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第六章中说：“第一封起草于鸦片危机时期的3至4月间，曾在广州流传。钦差曾希望有哪位船长会同意将它捎给女王，但落空了。”（译文见《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页一〇七）张馨保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五章中说：“一封签署日期为阴历二月（3月15至4月13日）的信经过一番准备，在林则徐四月十日动身要去虎门接收英国人的鸦片时发表了。这封信像其他许多文件那样在民间散发，有许多抄件分发给英国和别国船上，要求船上的官员送到英国去。……没有记载说明是否有哪一艘船的船长同意替林则徐递送这封信。”（译文见《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页一一九至一二〇）

二月，林则徐与邓廷桢在广州以鸦片为题材填词唱和，林有《高阳台·和懈筠前辈韵》词一首，表达对禁烟取得成效的激情。

玉粟收余（罌粟一名苍玉粟），金丝种后（吕宋烟草曰金丝種），蕃航别有蛮烟。双管横陈，何人对拥无眠。不知呼吸成滋味，爱挑灯、夜永如年。最堪怜、是一丸泥，捐万缗钱。

春雷欬破零丁穴，笑蜃楼气尽，无复灰燃。沙角台高，乱帆收向天边。浮槎漫许陪霓节，看澄波、似镜长圆。更应传，绝岛重洋，取次回舷。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八九）

[按] 邓廷桢原词是：

鸦度冥冥，花飞片片，春城何处轻烟？膏膩铜盘，枉猜绣榻闲眠。九

微夜蒸星星火，误瑶窗，多少华年。那更堪，一道银潢，长贷天钱。

星槎恰到牵牛渚，叹十三楼上，暝色凄然。望断红墙，青鸾消息谁边。珊瑚网结千丝密，乍收来，万斛珠圆，指沧波，细雨归帆，明月空舷。

三月初一起，林则徐集中力量追缴烟土，并将收烟点由口外龙穴移至沙角炮台前，按日清收。（《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七）

三月初二日，发《会谕广州府暨南、番二县传谕义律另札参逊令趸船驶进沙角缴烟》文。这是针对义律前一日要求驶近虎门缴烟稟帖的批复。林则徐严正指出：

兹核译出札稿，转令其在口外二三里停泊，并云“倘遇事未明，须候札复，即准暂停呈缴”等语。是不欲其近，转欲其远，不欲其速，转欲其迟，不知该领事是何意见，岂其乐于自误耶？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六〇至一六一）

三月初三日，清廷谕令以后拿获吸烟人犯不准以呈缴烟膏、烟具入奏。（《东华续录》道光三九）

三月初三日，美国、荷兰等船只递稟表示以后永远不贩鸦片。（《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五〇至一五一）

三月初五日，发《会札南澳镇谕令长山尾等洋外船一律呈缴鸦片》文。要求后到各船缴烟。（《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六一至一六二）

三月初六日，发《会谕义律等暨各国商人遵式具结》文：

将趸船所贮烟土尽数呈缴。兹据遵谕交到，尚属恭顺可嘉。此后永远不许夷人再将鸦片带入内地，前已谕明，如有带来，人即正法，货尽抄官等语。……

将港脚限四个月，英国限八个月，届期即照新例办理。如在限内误带者，照现在办法，将鸦片全行呈缴，人货暂免治罪入官，庶足以昭平允。特再剴切晓谕各国夷人，遵照前式一体具结，列名画押，以明各夷人遵奉之心。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五六至一五七）

三月初六日，由于鸦片贩子暗中不断扰乱，延缓交烟进程，引起林则徐的注意，陆续发现种种情弊如私卖鸦片、蒙混交烟等等，所以发《会谕义律转谕参逊速领趸船进口以杜偷卸》文，指出“巡洋舟师拿解匪贩廖电光一起，获有

白土多包,据供即系二月二十七日在夷船买得者。似此临缴之时尚有种种情弊,其能使人信为真心改悔乎?”要求“严各趸船即日一齐驶进沙角,并约束船户水手人等,毋许丝毫透漏”。(《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六三)

三月初七日,林则徐在虎门舟次收到二月十六日清廷命其查察虎门海口设防情形上谕后,即亲加勘察,上《查察虎门排链炮台情形折》,提出具体设防计划:在武山、横档山间安设木排铁链二道。(《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四六至一四九)

三月初八日,收烟将及报数一半,林则徐准备对鸦片商人部分放行;但发现参逊等玩弄阻挡来船、拖延交烟等狡诈手段,于是决定发《会谕义律饬知参逊迅速缴烟》文,要求其一次性缴足。(《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七〇至一七一)

三月初八日,义律收到甘结的格式,立刻把它撕碎了,并且狂妄地叫道:“要命现成,再拿具结的事情来纠缠我和他们自己,实是徒然的!”企图以这种无赖态度来破坏中国方面的正当要求。(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六〇)

三月初九日,两江总督陶澍病危,以“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的评语推荐林则徐继任江督。(《陶文毅公文集》卷三〇)清廷调林则徐继任,未到任前由江苏巡抚陈銓署理。其湖广总督由桂良继任。(《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四九)

三月初九日,近十日来,已收烟一万一千七百余箱,因后船未到,督停收缴。次日,林则徐与邓廷桢至贮烟公所周历查验。(《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八)

三月十一日,林则徐于虎门致函怡良,说明因英人时缴时停,所以决定“与其屡收屡歇,孰若待其足数,一气呵成”的对策以迫使英人彻底缴烟;并请怡良向由福建解粤的遭风印度人查询鸦片如何栽种、制造,每箱成本若干、报税若干等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六三至一六四)

三月十一日,林则徐奉清廷谕令亲往虎门、澳门等处察看,“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近口门,妄生覬覦。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页五)

三月十二日,林则徐命澳门同知传谕澳门葡官委黎多(Adniao Accacio

deeilva Pinto),宣布禁烟宗旨,并令在三日内将澳门存烟,“开单尽数呈缴”,听候林则徐“按临澳门,亲督验收”。(《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五九)

三月十二日,林则徐收到闽中来信,包括家书及亲友函件,其中有吴荣光二月初七日所写一件,对林则徐在粤禁烟成效表示钦敬,“将见数十年之流弊,一旦廓清”;也理解其处境,“握入口之来源,绝奸民之接引,实不容易”。并报告闽省禁烟情况是:

此间搜获匪犯,不下百十名。土膏亦不下四万余两。闻已获者尚有二万有余,尚未解省。制府将以出月奏明阅伍之便,前往漳泉,严查海口。

(《林则徐信稿》页一五五)

三月十三日,收烟工作又开始,收烟土一千二百五十箱。(《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八)

三月十七日,林则徐在虎门写《致怡良》函,谈缴烟事,并表明不能及时返省的情况:

此间烟土未经收竣,徐固不能抽身,即收缴足数,而堆贮公所,早暮均要严防,竟不能返省。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六五)

三月十八日,林则徐在虎门写《致莲友》函。这是林则徐到粤后体察敌情所作的初步分析。他敏锐地观察到对己有利的因素,增强了推行禁烟运动的信心。他在信中说:

弟岭南初到,人地生疏,但既奉使而来,不敢因循了事。此地为夷船麇集,其所带来禁物,久与员弁、兵役一气呵成,而汉奸之以此为业者,更不可以数计。若非捣其要害,势难杜绝来源。到省后察看夷情,外似桀骜,内实惶怯。向来恐开边衅,遂致养痍之患日积日深。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形,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伎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且其贸易多年,实为利市三倍,即除却鸦片一项,专做正经买卖,彼亦断不肯舍此马头。弟看澈此层,即将此中利害剴切晓谕,一面断其接济,严禁售私。兹洋面各趸船,皆情愿呈缴烟土。弟亲驻虎门海口,已验收一万四千余箱,此外尚有数船,总以收尽为止。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

顺，非竟不可范围者。

信中又对自己施药缴枪、劝惩并用方针所收的效果，表示出十分喜悦的满意心情说：

民间吸食之风，几于口有同嗜，种种情状，诚如来示所云。然民有秉彝，大抵天良不昧。弟所发告示，多有见面泪下者。现在分举绅耆，广为劝戒，并设局数处，施药缴枪。悔过者宥其前愆，怙恶者治以重法。劝惩并用，以期咸与维新。

信中还对西医的解剖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肯定说：

夷人之医术所以胜于内地者，其人病死，则斫其尸而观其脏腑，以察其所以不治之故。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六五至一六六）

三月十九日，林则徐发《谕准通行三板仍将奸商扣留》文，因鸦片已缴过半数，“量许三板查验往来，并将夷馆撤围，兼准开舱贸易”，并允许义律乘三板船照常往来；但仍暂行扣留颠地等十六名鸦片贩子，并派员严查出口，以防颠地等朦混逃窜。（《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七三）

三月十九日，清廷嘉奖林则徐在粤严命义律上缴之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一事，“所办可嘉之至”，同意一箱鸦片赏茶五斤，并命将收缴的烟土送京核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页六）

三月二十日，发《批琼州镇该辖洋面近时始有外船禀》文，命令琼州镇“务将兴贩鸦片，接济夷船之奸匪，速获到案，尽法惩办；如弁兵再取得规私纵，定当置之死地。一面督率舟师，在洋巡缉遇有夷船驶至，即照中路办法，一体押令缴土；如敢违抗，立即开炮轰沉”。（《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七四至一七五）

三月二十一日，上《收缴鸦片已逾十分之八，乘势清理东路折》，向清廷报告：自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二十日“计已收缴鸦片一万五千八百八十九箱，又一千五百四十七口袋”，已交应交的十分之八。（《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三七）

〔按〕凡在边舱的烟土都用袋装，衡以斤两，与箱相同，故袋箱可统一计算。

三月二十一日，林则徐于虎门致函豫堃，说明缴烟进行顺利情况，并告知

对外人已“不独准通三板，并准撤围开舱”，惟仍扣留颠地等十六人，以示区别。（《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六七）

三月二十一日，与邓廷桢会銜上《同心合力湔除鸦片毒害片》，表示“凡为臣子，皆当力矢血诚，况以臣等受恩至深，责成至重，敢不同心合力，奋勇湔除。窃谓鸦片贻害中华，久已势成积重，若非筹拔本塞源之道，断难收一劳永逸之功。事机务造于观成，忧悃时铭夫巽命。臣等惟有殚精竭虑，仰体圣怀，以冀稍副殷朏期望之至意”。（《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四一）

三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夜和邓廷桢诗二首。当时已开始缴烟，对缴烟充满信心 and 决心。诗中写道：

蛮烟一扫众魔降， 说法凭公树法幢。
域外贪狼犹帖耳， 肯教狂噬纵村龙。

近闻筹海盛封章， 突兀班心字有芒。
谁识然犀经慧照， 那容李树代桃僵。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五）

[按] 《林则徐诗集》页三九八称“林公《日记》所载此诗作于和邓氏《虎门即事》诗之前，而《诗钞》则次于后”。此注有误，因《诗集》校笺者将林邓去虎门验收鸦片之二月二十七日误作三月二十七日，迟一月，故以为《诗钞》编次颠倒，实则《诗钞》不误，《虎门即事》和诗应在此诗之前。

三月二十三日，林则徐为加强缴烟期间对洋馆的戒备，特令广州府县堵断洋馆后门及附近街道，迁移与洋馆有往来的铺户。

所有各夷馆后门，全行堵闭，毋许夷人以旧有为词，混行晓谕。前门栅槛，照依旧制建立。其附近夷馆各街巷，先经堵断者，不得复开，并加高培厚，以臻巩固，仍酌留一路，以通往来。

……联兴、同文等街铺户，大半交易夷人，甚至悬挂夷字招牌，肆行骹法，迥非正经贸易良民可比，必须全行禁止，以绝弊端。应即责成该府、县先行晓谕，立定期限，勒令迁移他处，毋许在此开设，所有房屋概行锢闭封锁。如铺家房主敢于抗违，或蹈聚众上庙恶习，即为豪猾之尤，府、县、副将等立即会同中广两协、广州府、南番二县，督率兵役，将首先滋事之犯，按名查拿，房屋全行拆毁。其各街内，如有住家之人，亦即编

立保甲，分别莠良，毋任奸民溷迹其中，复萌故智。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七六至一七七）

三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函怡良商议对英国烟贩因义士于缴烟之际，“复潜运八箱赴澳”的处置办法，并谈近日缴烟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六六）

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函豫堃，谈连日缴烟数字说：

日来续收之烟，连前合计，已得一万六千四百六十八箱，又二千二十余包，数及十分之九。惟连日南风甚大，闽、粤交界各船，到此系属戕行，自不能速。大抵收完之时，箱数总可有多无少，惟日期则难免稍迟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六八）

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与邓廷桢会衔发出《谕广州府传谕义律限定本月内鸦片必须全数缴完》谕令。（《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七八至一七九）次日，广州府即发出谕令。

三月二十六日，英国鸦片贩子颠地要求给限五日离去，并具永远不敢再来的甘结。获林则徐批准。（《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八〇至一八一）

三月二十六日，清廷根据御史邓瀛建议，为避免烟土在沿途“偷漏抽换”，令林则徐在广州就地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页二〇）

三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发出《再谕通省士民速戒烟瘾缴呈烟具告示》，劝告合省士商军民断瘾、缴出毒品、烟具，否则将按新例严惩。（《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九二至一九三）

截至此时，广州地区禁烟已卓见成效，获人犯、烟土、烟枪、烟具等甚多。“计共获人犯一千六百名，烟土烟膏四十六万一千五百二十六两九钱八分，烟枪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一枝，烟锅二百一十二口及烟具等件。”（《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页一六）

三月，义律已交烟四分之二，准令三板出入。

兹各趸船陆续收缴，已足四分之二，余船亦据陆续到齐，自应照依前谕，量许三板查验往来。

（《会谕广州府饬知烟土已收四分之二准令三板出入》，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五五）

四月初一日，林则徐“看视池工，拟为毁化烟土之用”。（《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一）

四月初二日，林则徐命南澳镇严防东路外船，指出海防弊端。

惟思闽省南洋与粤省相连，其北洋则离粤甚远，有无夷船在彼游弋，粤省无由查知。该镇既称闽洋以上尚有夷船，则一经闽省驱逐，自必仍回粤境。且外洋新到夷船，难保不又夹带烟土，虑及中路押令呈缴，势必越窳东路，勾结觅售，特为藏垢纳污之所。此时稍一松劲，又必滋蔓难图。

札到，该镇速即遵照节次批檄，亲带兵船在洋时刻巡查，如有夷船自闽洋驶回，或由外洋窳至，即令通事明白晓谕，令其速即回帆，仍来中路缴烟。倘敢抗违不遵，即照前札或用炮轰击，或用火焚烧，务使创巨痛深，始免沓来踵至。

诿料水陆营县巧为掩饰，转成老生常谈。本卖烟也，而以为避风；本久碇也，而以为游弋。直至经旬浹月，烟尽帆开，而禀报之文，尚靦然仍称驱逐，甚将去来日子挪后移前，纵能哄骗上官，独不顾奸夷窃笑耶？以此观之，“驱逐”二字，正可遂舟师趋避之计，并无实济。而奸夷屡逐不去，屡谕不从，亦安能不加之剿击？盖剿击见诸实事，非若驱逐徒托空言，有火船可纵焚烧，有炮位准其轰击，水师镇将尚能饰以虚词乎？

自此次严札之后，该镇所辖洋面，一遇夷船，即须照札办理，不许一刻容留。如查出再有夷船在洋停泊，甚且累日逗留，若非贿纵售私，即是惰巡恒怯。白筒具在，咎有攸归，毋谓言之不预也。特札。

（《札南澳镇飭严办东路贩烟外国船只》，

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九四至一九六）

四月初二日，林则徐、邓廷桢以获烟功各赏加二级。怡良、豫堃、关天培各赏加一级。（《宣宗实录》卷三二一）

四月初四日晨，林则徐收到邓廷桢所赠荔枝，借物作谢，赋诗前辈饷荔枝诗说：

蛮洋烟雨暗伶仃， 忽捧雕盘颗颗星。
十八娘来齐一笑， 承恩真及荔枝青。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五）

[按] 《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一亦收入全诗，但“荔枝”作“荔支”。

诗的首句揭示出伶仃洋走私，一直贻害至今。当前自己正受到朝廷信任，根绝烟害，指日可待。诗情表达了林则徐对禁烟前途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四月初四日午后，林则徐亲赴横档海口一带察看木排铁链设置及新建靖远炮台防备情形，并在威远炮台试演五千斤大炮三位。又至靖远炮台观西洋铜炮，并验视铁链安根处。初六日即缮《查察虎门排链炮台情形折》。（《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四六至一四九）

四月初四日，林则徐发《札广州府查催缴烟保甲事宜》，命广州知府严查禁烟情况，并命办好保甲。

该府立即督率南、番二县，确查官绅各局收缴烟土、烟膏、烟具，是否净尽？平日贩卖开馆各奸匪，是否革面洗心？吸食之人，是否悔过戒除？所属官员书差，并各衙门公馆中之幕友官亲长随，以及地方之举贡生监捐职，是否一律肃清？境内有无卖烟送烟之匪徒？其编查保甲，自应由城及乡，由近及远，先就新城、老城各门附郭实力编查，次及各镇四乡。务须按户按名，责成邻佑牌长互相联保，毋许隐匿遗漏，亦不准推诿抗违。至候补官员公馆，不能责成牌长邻佑保结者，即责成同街同巷之公馆，互相保结。流寓之幕友长随，或归牌长邻佑，或归素识之官员出名具结。如均不愿保，即行严究踪迹。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九六至一九七）

四月初六日，林则徐将应缴烟土全部收清，“共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核之义律原禀应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之数，更溢收一千袋有零”。（《英国等船只呈缴鸦片一律收清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四二）鸦片的袋箱斤两一样，所以实收总数为二万一千三百零六箱，比原报数多一千零二十三箱。

〔按〕 林则徐在日记中逐日记录收烟数字，但累计数与折中总数不符，疑日记有遗漏，应以此总数为准。

〔又按〕 据英国外交部档案所存《凭据》，收缴完竣日期应为五月二十一日，共收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二十八斤又七个。（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

收缴实数比原报数增多，主要是原报数出于估计，也可能由于禁烟运动雷厉风行，烟价猛跌，许多鸦片贩子鉴于义律已向他们保证由英政府负责赔

补烟价,所以扫数缴出,超出了原报数。不论如何,从溢收情况看,这次收缴烟土工作是比较认真彻底的。

这次收缴的鸦片品种有四,即:公班土和小公班土(Bengal opium)每箱约一百二十斤(大小公班土箱重量相同,只是每箱内分包数有多少),白土(Malwa opium)和金花土(Turkey opium)每箱约一百斤,所收缴的以公班土和白土为多,金花土不到百分之一。

四月初六日,林则徐发两折一片。两折是《英国等国船只呈缴鸦片一律收清折》和《查察虎门排链炮台情形折》。一片是《外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两折报告烟土收清、虎门设防及增加设备等情况。一片除请求清廷“将夷人带鸦片来内地者,应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议一专条”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体现了林则徐对资本主义侵略性的认识在逐步加深,也反映了林则徐的一些经济思想。这个奏片的主要内容是:

(一)林则徐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侵略者唯利是图,是不肯轻易放弃贸易的:

噶唎等国夷商所带内地货物,非独本国自用,尤利于分售各国,得价倍蓰,即使该夷不卖鸦片,专作正经贸易,而其所谓三倍之利者自在。以此度之,其断不肯舍却广东马头,系属实情。(页一四四)

(二)林则徐初步看到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矛盾:

论者或恐各夷商因此裹足,殊不思利之所在,谁不争趋。即使此国不来,彼国岂肯不至,纵或一年偶少,次年总必加多。(页一四五)

(三)林则徐借口“市井之谈”反映出朦胧的“商战”思想:

且闻华民惯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羨垂涎,以为内地民人格于定例,不准赴各国贸易,以致利藪转归外夷。此固市井之谈,不足与言大义,然就此察看,则其不患无人经商,亦已明甚矣。(页一四五)

(四)林则徐还未能认识到英国政府是“鸦片贸易”的实际指挥者,甚至还为英国政府尽力开脱其贩毒罪行。他说:

况所来贸易之人,不过该国之一贩户,并非贵戚达官。即鸦片亦皆私带而来,更非受命于其国主。且自道光十四年公司散后,一切买卖,更与其国主无干。(页一四五)

(以上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四一至一四九)

四月初七日，林则徐获知调任两江总督谕旨。十二日，具折谢恩。（《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四九）

四月初七日，林则徐作《熬化鸦片烟土投入大洋先期祭海神文》。由于销烟放入海中怕伤及水族，所以准备先期祭告海神令水族事先暂徙，这一行动虽属迷信，但这篇《祭文》中却痛斥了英人的贩毒罪行，宣扬了禁烟胜利的喜悦：

……际十洲澄镜之时，有重译献琛之盛。方谓来同雁使，何妨番舶之如林；谁知毒起鸩媒，渐致蛮烟之成市；丸泥脱手，任胫篋以探囊；烟火熏心，竞嗜茹而甘带。乃者天威雷奋，臣节星驰，闻明圣之驱除，先教水慄；赖声灵之震叠，肯放波颓。爰进舌人，代宣申禁。有惭肤使，同矢寅恭。始犹范彼狼奔，继即帖然蛾伏。归邪自耀，不烦一矢之加；飞蛊全收，已倍万箱之贮；与其畀诸炎火，或拾残膏，何如投之深渊，长沦巨浸。……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〇二至五〇三）

四月初七（5月19日），义律下令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并命令所有英商从广州撤退，企图借此达到阻挠具结的卑劣目的。（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页二四）

[按]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五月二十二日。（第一卷，页二五九）四月上旬，林则徐函怡良，对任江督表示有难以措手之处，信中说：

淮南盐积至两纲不止，轻才何以措手？又闻苏、松春雨太多，麦收已坏，此后更不知何光景，惴惧甚深。缴烟之折回来后，定将此间烟事归与两贤（按：指邓廷桢与怡良），即催愚兄速赴新任。上学之期不远（按：指赴江督任），而旧日学堂功课之难犹在，梦寐思之，能无神沮！至爱何以教我耶？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〇）

四月十二日，鸦片贩子颠地等十二人离开广州。义律也离开广州赴澳门。缴烟斗争终于获胜。

[按] 义律于十二日递禀即声称：“定意本日出省，由远取日常驾驶之三板即行下澳。”（《信及录》页九一）马士也记称：“义律大佐于五月二十四日伴同尚未离开广州的所有英国人离开广州前往澳门。”日期完全相同。但中国方面

于十四日方收到而批复“准予下澳就医”。义律的未经同意而擅自离去是对中国法令规制的藐视和对禁烟运动的挑战。

义律在禀辞下澳的同时，还要求林则徐派员到澳门共同会商，“妥议章程”，以使“违禁犯卖一弊，可冀常远除绝”。林则徐以为义律“真心除弊，大加批奖”，并即派佛山同知刘开域携带“给赏”的茶叶一千六百四十箱去澳“核议”。二十四日，刘开域尚未到澳，义律又上一禀说：

本国船只进埔，须俟奉到国主批谕，方可明白转飭，此次或可蒙准格外施恩，令在澳门装货，感戴靡既。

（《义律复船只进埔须俟国主批谕禀》，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〇三）

义律的这一无理要求，使林则徐等人“均相诧异”。实际上这是妄想把鸦片贩运由黄埔改在澳门的一种诡谋。林则徐确是有识有见，立即看穿并加以揭露说：“今趸船之积土甫除，若澳门之囤所又起，何异驱虎进狼”，于是“决绝批驳”，并“指破其谎”。义律诡计未逞，恼羞成怒。所以当刘开域到澳后，既不理睬，又蛮横声称：“不准在澳装货，便无章程可议”，拒领“给赏”的茶叶。甚至在此以后，拒收一切文件，摆出了一付挑衅肇事的姿态。对此，林则徐斥之为“犬羊之性无常”。

（《义律抗不交凶断其接济并勒兵分堵海口折》，

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二至一八三）

四月十三日，美国鸦片贩子福士（P. S. Forbes）等联名上书美国国务院，狂妄地要求“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开到中国来，就可以从中国政府获得合适的条款”。后来终因林则徐运用策略得当，使美国正当商人考虑在广州正当贸易的利益而退出“鸦片贸易”。（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六章）但是，在广州以外的地方，美国仍然在进行这一肮脏的勾当。

四月十三日上午，与关天培、余保纯共商鸦片解京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二）

四月十五日，林则徐派马辰等去澳门。（《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二）

四月十七日，义律向英外交大臣巴麦尊报告商馆被围，鸦片被缴，英商退出广州，禁止英船进口等事。

四月十八日，林则徐奉到清廷三月二十六日所发的将烟土就地销毁的谕旨。（《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二）

同日，林则徐致函豫堃，告知已“续奉谕旨，无庸解送，计可省十万金”。并表示“仆立志要断此根株”，但又顾虑“收缴若不准行，此根如何能断？”（《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〇）林则徐的这种顾虑一方面反映当时已可能有停止收缴之说；另一方面也可见林则徐对事态的发展有预测眼光。

四月十九日，林则徐会同粤督邓廷桢、粤抚怡良，发布告示，宣布于二十二日就地销烟的谕旨，并允许沿海居民和外国人到现场观看。

本大臣、本部堂、本部院遵即于本月二十二日委派省城文武各官，会同虎门将弁，就地开挖石池，混以盐卤，烂以石灰，统俟戳化成渣，送出大海，涓滴不留。……晓谕尔等沿海居民、在粤夷人，目睹此事，并引以为诫。

（《虎门销烟告示》，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〇七）

四月十九日，林则徐函邀怡良参加销烟工作。

恭绎圣意（新夏按：就地销烟），重在防弊，是以弟商之蠹翁，拟请将军、都统一同过眼。阁下本是个中人，似亦可拨冗一来，即薇、柏诸君亦可间日一至，则疏中声叙差不寂寞，尚乞裁之，大抵二十余日始能了此公案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一）

四月二十日，林则徐祭告海神，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二）

[按] 《祭文》作于四月初七日，见前。

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林则徐主持的销烟工作在虎门海滩轰轰烈烈地开始。当天销毁了一百七十箱。（《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三）

四月二十四日，澳门葡官报告澳门实无鸦片，愿意呈缴葡商葡官切结，并欢迎林则徐临澳查办。林则徐发《批澳门同知为喽嚟哆呈明实无鸦片情愿具结禀》文，批复“果能改过迁善，尚可准行”，要求葡官编查澳门的“华夷户口”以便复查，并声明对遵守中国法令的葡国要“力加保护，断不使其被人欺凌”，这项保证使日后义律企图勾结、利用澳门葡人的诡谋不能得逞，取得外交上分化对方，增强自己的初步成效。（《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一一至二一二）

四月二十九日，彼得·伯驾医生与林则徐的代表三人会晤，仔细地讨论了有关地理方面的问题。伯驾自愿将一本地图集、一部地理书和一架地球仪

送给林则徐使用。地理学知识也是林则徐探求新知的一个主要方面。〔美〕爱得华·V·古利克：《彼得·伯驾与中国门户的打开》第六章，中译文见《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页一〇五）

五月初一日，义律向林则徐挑衅性地复称：“本国人船如不准在虎门口外经商（指鸦片走私贸易），则未奉国主批谕以先，其商人必不能在粤交易，是则所指及章程毋庸再议矣。”（《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一〇）明显地破坏具结和正当贸易。

五月初一日，美国货船“巴里斯”号与“楠塔斯克特”号首先具结入口。中旬，美船已有十一艘进口。

五月初三日，林则徐于虎门致函怡良，告知销烟情况说：

化烟日来愈熟，又以两池套换，大抵日可千余箱，要其葺事之期，总在中旬左右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二）

〔按〕 怡良于四月二十二日虽应邀到虎门察看销烟，已于二十七日回广州。

五月初四日，林则徐上《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折》，主要内容是：

（一）报告销烟的具体办法。

兹再四酌商，莫若于海滩高处，挑挖两池，轮流浸化。其池平铺石底，纵横各十五丈余尺，四旁栏桩钉板，不令少有渗漏，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池岸周围，广树栅栏，中设棚厂数座，为文武员弁查视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所有箱内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汤沸，不爨自燃。复雇人夫多名，各执铁锹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戳，务使尽化。俟至退潮时候，启放涵洞，随浪送出大洋，并用清水刷涤池底，不任涓滴留余。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其泡浸翻戳悉如前法。如此轮流替换，每化一池必清一池之底，始免套搭牵混，滋生弊端。至向晦停工，即将池岸四围栅栏全行封锁，派令文武员弁周历巡缉。……试行之初，每日才化三四百箱。迨数日后，手法渐熟。现在日可八九百箱至千箱不等。

〔按〕 陈胜彝氏根据裨治文在销烟现场所目见的记载认为销烟池是三

口。裨治文看到“有三口池子，由东向西排列，长约150呎，宽75呎，深7呎，用石板铺设而成，四周围以粗大的木栅，每口池子各有栅栏，只在一侧设门。当我们到达现场时，其中一只没有鸦片，一只正在投入，另一口已将近可以排放”。裨治文等对“销烟过程的每一个部分都反复察看”，对三口池子的具体情况有确切的了解，即第一口池子正在注水，第二口池子正在投入鸦片，第三口池子正在浸化鸦片，在慢慢销化，并将排入海中。（《中国丛报》第八卷第二期第一篇）由此可见销烟池是三口，一口水池，两口销烟池，互相倒换使用。所以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曾建议虎门增修一口“化烟池”。（《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页二五七注①）

（二）林则徐等重要官员均亲临监销。

臣林则徐驻扎虎门，与提臣关天培率同委员候补知府南雄、直隶州知州余保纯等，逐加布置，随时函商臣邓廷桢、臣怡良，以钦奉谕旨，公同目击销毁，是在省各员，理宜轮流到虎查核看视。

（三）报告销烟时状况。

该处沿海居民，观者如堵，只准在栅栏之外，不许混入厂中，以杜偷漏。其上省下澳夷人，经过口门，率皆远观而不敢褻玩。察其情状，似有羞恶之良。胥赖圣主德威，俾中外咸知震聳。

（四）报告截至上折时已销烟土的数字。

计自四月二十二日起，截至五月初三日，已销过八千三百二十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两共合一百一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九斤。以全数核之，所化已将及半，现仍赶紧销化，不敢草率，亦不敢迁延。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五一至一五四）

[按] 清廷于五月二十八日对此奏加以朱批说：“所办甚好，仍当留心稽查，切勿去弊又滋弊端也。时时慎勉，不可稍忽。”（《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九）

五月初四日，林则徐在虎门所发《东西各路越甯外船严行惩办片》中指出：

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唵咭喇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遇有夷船驶至，不过循例催行，如其任催罔应，亦即莫敢谁何。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五五）

五月初四日，林则徐奏参巡防不力的署海门营参将水师提标左营游击谢

国泰及南澳镇总兵沈镇邦。((《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五六至一五七)

五月初四日(6月14日),义律指责遵命具结进口的英船是“只顾自己的意见和个别的利益而把公众的主张和一般的考虑置诸脑后”,是“极其可耻和恶作剧的”,并表示不能中止鸦片贸易:

我相信,在女王确凿而有力的干涉能及于中国海岸以前,在打破了中国政府满以为它所干的事情会永久受到容忍的那种幻想以前,我决不会自处于这样一种为难的境地,竟对女王陛下的任何臣民发出一特别禁令,要他们中止那种既损国体而又危害无辜人众的勾当。

(《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译文据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二六〇)

在义律的“鼓励”下,鸦片走私一度猖獗,“鸦片交易正在广州东约二百英里的几个地方极其活跃地进行”。((《中国通信汇编》1840,页四三一)

五月初五日,林则徐于虎门销烟现场接见前来参观的美国人京氏、裨治文等时,对他们所提问题曾作出书面答复:

凡经营正当之贸易并与夹带鸦片之恶行确无牵涉之船只,应给予特别优待,不受任何连累。

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必严加查究,从重罚治,决不丝毫宽容。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者不必挂虑,如常互市,必无阻碍。至于恶者,唯有及早改恶从善,不存痴想。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三〇)

[按] 此件由黄比新回译自《中国丛报》1839年6月第八卷第二期。

五月初五日,清廷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三十九条。并通令全国遵照施行。十八日,又发上谕重申条例禁令。((《鸦片战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五七至五八一)

[按] 这一条例是清廷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由亲王大臣会议、投降派穆彰阿等参与拟定的一个繁复的条文,表面看起来条文周密,刑罚亦很严,似乎可以依此而彻底禁绝。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官吏中已有对条例本身加以怀疑和指责的,如贵州道监察御史陈光亨在其五月二十日所上《请酌议新定严禁鸦片疏》中提出六条疑问,并指出:“现在各衙门刊本告成,臣因得悉心观览,通计三十九条,可云纤悉具备。但分而观之,法制固为周详;合而考之,彼此间有抵牾。”他还例举了具体抵牾的各条,如第十条称:“吸食鸦片之案,止

准地方员弁访拿究办，不许旁人讦告。”则“夫里巷小民，识见迂拘，以为讦告则有干例禁，不举则大恐获谴，此将何所适从乎？”（陈光亨：《养和堂遗集》卷一）实际上，这一条还不仅只在于它实行时的抵牾，还包含着如范文澜教授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所指出那样一个重要内容，即“等于保证官吏有权贪污，鸦片瘾者有权吸食”。因之，这个条例依然是一纸具文，不会发生任何效力，反而为官吏增一勒索的根据，它只能被认为是集清政府前此百余年来禁烟法规大成的一篇具文而已。

五月初七日，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等均来参观销烟，并对此表示钦佩。林则徐借此向他们宣传了严禁鸦片和欢迎正当贸易的政策。

今日巳刻，晾夷带其女眷与啤咭咬、哷哷等同驾小船，由师船带至虎门，在池上看视化烟，并至厂前，以夷礼摘帽见。令员弁传谕训戒，犒赏食物而去。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四）

[按]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六〇至一六一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页一八至一九均有详细记载，可参阅。

[按] 晾夷即美国商人 C. W. King，美奥利芬特公司的代表。该商曾于道光十九年二月十一日向林则徐禀称向不从事鸦片贸易。啤咭咬即裨治文（Bridgman, Elijah Coleman 1801—1861），他是 1830 年第一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曾任《中国丛报》总主笔，中美订立《望厦条约》时任翻译。

[又按] 《中国丛报》记林则徐于虎门销烟现场接见前来参观之京氏及裨治文为 1839 年 6 月 15 日，即道光十九年五月初五日，而林则徐记销烟日期为五月初七日，当以日记为准。当时林则徐曾对外人所提问题作如下书面答复：

凡经营正当之贸易并与夹带鸦片之恶行确无牵涉之船只，应给予特别优待，不受任何连累。

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必严加查究，从重罚治，决不丝毫宽容。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者不必挂虑，如常互市，必无阻碍。至于恶者，唯有及早改恶从善，不存痴想。

（回译本，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三〇）

林则徐在接见裨治文时，同他讨论了致书英国女王等问题，还向他表示

“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籍，特别是想得到一套玛礼逊所编的字典（即英华字典）”。（吴乾兑、陈国时：《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见《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裨治文于参观后，撰《镇口销烟记》，详细地记录了销烟经过说：

我们曾反复考察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在各个方面，看守显然是比广州扣留外国人的时候严密的多。镇口有个穷人，因仅试图拿走身旁的一点鸦片，但一经发觉，几乎立即被依法惩办。即使偷去一点鸦片，那也是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目击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事实。

（《中国丛报》1839年6月号，译文见杨国桢：《林则徐传》页一七九至一八〇）

这一记述，据后来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函中所说：

毁烟之时，遵旨出示，令诸夷观看，彼来观者，归而勒成一书，备记其事。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〇四）

五月初八日，林则徐在虎门函告怡良销烟时“有花旗携眷来看，其眷属能解汉语，且晓汉文”。（《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三）

〔按〕 陈胜彝氏据《中国丛报》第八卷第二期第一篇，只有裨治文和经谒见林则徐。经夫人则由弁避陪同在另一处吃茶点，眷属情况可能是由接待人员报告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页二五二注③）

五月初九日，义律致函佛山同知刘开域和澳门同知蒋立昂，借口妨碍接济英船食物，单方面要求中国撤退水师查缉船只。（《委员刘开域等钞来义律致该员函》，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一五）

五月初十日，林则徐发《会札刘、蒋二丞传谕义律饬令空趸等船即速回国》文，命佛山同知、澳门同知传谕义律令空趸船只于五日内开行，其余来去货船在五日内如不报验进口，也即速开行，不准逗留。如不遵行，“不独各处师船一调即至”，“即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一四）

五月十一日，“化烟一千五百十箱”。（《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五）

五月十三日，清廷拟定夷人带烟来内地的治罪专条：

此后夷人如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即照开设窑口例，拟斩立决。为从同谋者，从严拟绞立决，由该督抚审明确系带卖鸦片烟首从正犯，并无替冒情弊，即交该地方官督同该夷人头目将各犯分别正法，起获烟土，全行销毁，其同船之众，是否均系知情，亦由该督抚分别酌量惩治，所带货物，概行入官。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页五）

五月十三日，林则徐、邓廷桢共同颁布管理外船外商新章程，并向外商发出甘结式样，严格执行具结贸易政策。又向中外人士及澳葡当局发出告示，要求澳门不得勾通外人起卸货物私相授受。“倘向私售鸦片，一经拿获，即恭请王命正法。”（《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一五至二一七）并用中国语气的英文发布告示（回译本，见《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页五九）重申具结贸易的主张。当时的《中国丛报》曾转载此告示，并加了编者按注：

据我们了解，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用英文书写的第一个文件。显然，这是在北京中国政府内工作多年的钦差大臣的高级译员的作品。其惯用语全是中国式的。并且，像其他所有的汉语文件一样，它是没有标点的。如果读者能够看懂其内容说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就会从文件内领悟钦差大臣明显的同情及他的诚恳愿望，亦即英国船只可以照常进入虎门及许诺他“对待外国人决不会采取两种态度”。这是一件值得留下记录的文件。

（译文见《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页五九注②）

这种贴外文告示的作法不但在外国人眼中感到有意义，而且也证明林则徐对外界事务有相当了解。

五月十五日，林则徐由虎门回省，化烟工作全部告竣。在二十五日所上《虎门销毁鸦片已一律完竣折》中报告说：除留存四种烟土八箱作为样土外，计已化烟土“共有一万九千一百七十九箱，二千一百一十九袋。其斤两除去箱袋，实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截至五月十五日，业已销化全完。……臣林则徐也暂回省城，商办一切”。（《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六〇至一六一；又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页一八至二〇）

〔按〕六月十八日清廷对此折朱批说：“可称大快人心一事。”又林则徐于日记及奏折中均记五月十五日回省城，而日记中所记逐日化烟数截至十一

日止,是化烟工作当结束于五月十一日,而十五日则系全部销烟工作被正式宣告结束。

[又按] 陈胜彝《关于林则徐研究若干史实补正》(《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页二五五至二五六)认为:“应以6月23日(农历五月十三日)为胜利结束之日。”他的根据是林则徐所上另一折《委员陈榕因销烟中毒出缺请恤折》(《全集》本题作《请议恤销烟中毒身故之陈榕等折》)中所说:“溯自四月二十二日烟土陆续入池……迨至五月十三日烟土全数浸透,开牖放入大洋,而牖口所沤烂泥及池内所积滓秽,均须取除净尽,以免匪类淘挖”,而林、邓还在棚厂现场看到中毒人员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六九至一七〇)这一说法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五月十五日正式结束说”,因为这是林则徐以官方身份正式宣布说:“截至五月十五日业已销化全完。”虽然五月十三日仍在做善后清洗工作,可是折中并未明言善后工作当日结束,持续两天到十五日全部结束即启程回省是完全可能的。

[又按] 日记中逐日所记化烟数的总和是二万一千一百一十箱袋,少于奏折中实销烟的总数二万一千二百九十八箱袋,疑日记为约数,或有漏误,当以奏折中最后实销数为准。现据日记将逐日销烟数,表列如次:

月	日	销烟数	月	日	销烟数
4	22	170(箱)		3	1200(箱)
	23	230(箱)600(袋)		4	1200(箱)
	24	1400(袋)余		6	1600(箱)
	25	900(箱)		7	1600(箱)
	26	950(箱)		8	1600(箱)
	27	1050(箱)		9	1200(箱)
	28	1200(箱)		10	1200(箱)
	29	1100(箱)		11	1510(箱)
5	1	1200(箱)	总 计	19110(箱)	
	2	1200(箱)		2000余(袋)	

箱、袋重量基本相同,所销箱袋合计为21110箱/袋。

虎门销烟的壮举标志着反鸦片斗争的禁烟运动已发展到顶点并取得了

伟大的胜利。它震惊中外，使鸦片贩子和包庇走私者为之失色。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热情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

中国政府在 1837 年、1838 年和 1839 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页二八)

“禁烟运动”对英国侵略者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据《澳门新闻纸》的报导：六月二十一日(7 月 31 日)早上，当命令缴烟的消息到达伦敦时，“天色昏暗愁惨”，米价、银价增涨。(《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二四)销烟不仅使价值六万三千二百六十六英镑的鸦片化为灰烬(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卷一，页二七五)，而且还断绝了准备好运华销售的鸦片的图利良机。英国本来利用棉织品、鸦片和茶丝构成掠夺中国和印度财富的那条锁链，也由于“禁烟运动”而被粉碎。“禁烟运动”既影响茶丝的出货量，又迫使要用白银订货，这就必然造成英国市场上的茶丝涨价和银根吃紧。(《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一八、四三五至四二六)因此，“禁烟运动”应该认作是以反对英国侵略者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侵略中国为主旨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它揭开了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史的帷幕。

五月十六日，黄爵滋补授通政司通政使。

五月十八日，广州自四月初一日起至本日止又续获“烟案一百四十起，贩卖、煎熬、吸食人犯共一百九十二名，烟土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三两七钱九分，烟膏二百一十二两五钱八分五厘，烟枪一千二百四十五枝，烟锅三十六口。又陆续捞获烟泥二百六十四两二钱，烟膏一十六两六钱六分，烟枪二百四十三枝，烟锅一口”。同时，民间自动首缴的有“烟土一十六万九千三百零七两五钱五分，烟膏四千六百零五两零五分，烟枪二万六千零五十枝，烟锅三百一十六口”。两项合计：“烟土烟膏共重一十八万七千一百七十九两八钱另五厘，烟枪二万七千五百三十八枝，烟锅三百五十三口。”(《严办续获烟犯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六七至一六九)

五月中旬，林则徐于销烟后，为杜绝鸦片来源，特发布《严禁中外商民贩卖鸦片烟示》，对鸦片流毒、严禁情况、走私弊端均详加论述，并严令“中外商民暨澳门西洋夷人”遵守禁烟命令。(《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一五至二

一七)

五月中旬，林则徐利用英美争夺商业的矛盾，优遇进行正常贸易的美船进口，自三月份以来，美船九只装载米、棉、布匹、黑铅等物入口，对义律抗拒具结、禁止英船进行正常贸易的敌对行动是沉重的打击。林则徐特把此事上《汇报外国货船互市情形及空趸开行只数折》向道光帝报告，以证实确有不卖鸦片的正当商人。（《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六二至一六三）

五月中旬，林则徐收到闽中三月十五日所寄第四号家信，知第三女与郑瑞麟（字仁圃，闽县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发内阁中书，直军机）次子结婚，即函郑致贺。（《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四）

五月二十日，鸦片贩子继续走私贩毒，破坏禁烟运动，当时翻译的西报曾记此事说：

去年自正月至六月止（即中国自十八年十一月至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共卖出……鸦片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二箱。以上之鸦片，每箱价值四百九十个嚙（计洋银二百四十五圆）。现在又起价，所有收贮之鸦片，并前次所存下之鸦片，俱留至下次出卖。所有之鸦片，只卖与凡由水路带出口之人。

（《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二六）

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因收到清廷三月间颁发的上谕，其中有不准呈缴烟具烟膏的内容，以致引起社会上的种种揣测，如：

滨海愚民，无知误会，近日纷纷传播，转谓烟禁已弛，有枪有土，仍听存留。前此赴乡查访之绅耆，辄被乡民恃顽抗阻，谓已奉旨免缴，何得多事。此等借词摇惑，以严为宽，实属诈妄之尤，亟宜痛加惩创。

于是上《沥陈民间烟土枪具仍宜收缴片》，反复阐述收缴愈于查拿的道理在于“夺其物以祛所嗜”、“欲去其瘾，先去其枪”，并提出了“寓收缴于保甲，责大吏以督查”的具体建议，要求清廷澄清混乱，再颁谕旨，重申严禁之意。（《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六三至一六七）

〔按〕清廷于收到林奏后曾谕内阁称：“著通谕各直省大吏：拿获吸烟人犯，务将烟具、烟膏，销毁净尽。其有呈缴之后，仍复吸食或地方官僚假造邀功，或该犯因拿借以免罪，种种弊窦，均著详实从实严办，毋得任其朦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页二一）

同时，林则徐又致函怡良，对清廷谕旨内容有所解释，并要求怡良禁止土子带鸦片烟入场。信中写道：

收缴一事，谕旨只不令具奏，以杜地方官假造邀功。恐众人误会，因此撤局。试问更有何法办理？想阁下自有定识也。……

士子带鸦片入场，近竟毫无忌惮，与其扃门后查搜发觉，不能不办，何如及早戒断。执事转瞬监临秋试，此言早出，足以动人，且非不教而诛。应否出示之处，尚希裁酌是荷！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四至一七五）

五月二十六日，林则徐收到五月初五发来的上谕一道，即钦定禁烟新例：

开窑口者，为首请令斩梟，为从及寻常兴贩为首，俱绞候；开馆引诱者绞决；吸食者一年六个月限内问流，至限外问绞候。此外原奏条款，多至数十条。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六）

五月二十七日，林则徐早晨出城与邓廷桢“同至十三行公司馆内，观拆毁平台十七座。又观靖远街、同文街、联兴街、新荳栏等处情形”。（《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六）

五月二十七日，九龙附近尖沙村民人林维喜被英船水手酗酒行凶，棍殴致死。这是英国侵略者企图破坏中国主权的挑衅性试探。

况夷人酗酒打降，习以为常。五月二十七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维喜被夷人酒醉行凶，棍殴毙命。经新安县梁星源验明，顶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伤。讯据见证乡邻，佥称系啖咭喇国船上夷人所殴，众供甚为确凿。谕令义律交出凶夷，照例办理。将及两月，延不肯交。臣等给与谕函，亦竟始终不接。窃思人命至重，若因啖夷而废法律，则不但无以驭他国，更何以治华民。义律肆意抗违，断非该国王令其如此，安可听其狂悖，而置命案于不办，任奸宄以营私，坏法养痍，臣等实所不敢。恭查嘉庆十三年，啖国兵头啞啞喱等在澳门违犯禁令，钦奉谕旨：“即实力禁绝柴米，不准买办食物。”等因。钦此。此时义律与各奸夷均住澳门，前以装货为词，显有占踞之意，今更种种顽抗，自应遵照嘉庆十三年之例，禁绝啖夷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臣等于七月初八日驻扎香山县城，勒兵分布各处要口，俾知敬畏。仍晓谕在澳华民及西洋各国夷人，以此举

专为暎夷违犯，不得不制以威，与别国均无干涉，毋庸惊扰。且查例载“夷商销货后，不得在澳逗留”等语。今该夷既不进口贸易，是不销货，即不当住澳，应与奉逐各奸夷均照例不准羁留。

（《义律抗不交凶断其接济并勒兵分堵海口折》，

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四）

五月二十九日，林则徐、邓廷桢、怡良根据禁烟新例颁禁烟治罪条例十七条。在公布条例的告示中痛斥社会上一些人的“捏播谣言”。

治罪条款开列于左：（共十七条）

一、开设窑口，勾通外夷，潜买鸦片，囤积发卖，首犯拟斩立决，恭请王命，先行正法，传首海口，悬竿示众。为从同谋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之船户，均拟绞监候；居屋船只一律入官。

一、海口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无论赃之多寡，概拟绞立决；未得贿而知情徇纵者，发新疆。

一、合伙开设窑口兴贩，以造意者为首。

一、寄囤夷船鸦片，照开设窑口从犯治罪；其寻常兴贩案内知情受寄之犯，减首犯一等治罪。

一、拿获兴贩吸食之犯，得财卖放者，与本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

一、禁卒人等买鸦片与犯人者，发极边烟瘴充军，看役有犯前项情弊，发近边充军。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

一、兵役人等并地方匪棍，假以查拿为由，肆行抢夺，并挟仇图诈栽烟诬赖审实，不分首从，俱照诬良为盗例，发边远充军；赃至百二十两以上者为首，拟绞监候。

一、鸦片案内问拟流罪以上人犯，概不准留养。

一、事未发而自首者，照律免罪，闻拿投首者，减一等科断。首后复犯，加等治罪，不准再首。

一、私开烟馆，首犯拟绞立决，房屋入官。从犯及知情租给房屋之犯，发新疆给官兵为奴，房屋一律入官，兵役受贿包庇，与犯一体科罪。知情之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有赃计赃，准枉法从重论。

一、内地奸民栽种罂粟花，收浆制造鸦片，熬膏售卖，及兴贩鸦片烟

膏、烟土，发卖图利，数至五百两，或虽不及五百两而兴贩多次者，在一年六个月之内，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若兴贩仅止一二次，并为数不及五百两，为首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至一年六个月后，首、从均拟绞监候。兵役受贿包庇，与首犯一体科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知情租给田房之业主，及知情受雇之船户，一年以外，发边远充军；一年以内，杖□百，流二千里；半年以内，杖一百，徒三年；田地船只房屋，一律入官。有能自行首告将犯指拿到官者免罪，田房船只并免入官，首而无获者，但准免罪，田房船只，仍行入官。邻佑、地保知而不首，各杖一百，有赃者计赃，准枉法从重论。

一、吸食鸦片人犯，在京奉旨之日为始，各省以奉到部文之日为始（广东省系于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奉文，所有闽省各属，均应照此计算），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悔改，无论官员军民人等，一概拟绞监候。其在一年六个月限内，犯者平民杖一百，流二千里；不能供出贩卖之人，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系旗人，销除旗档，一体实发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长随。（下缺）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一九至二二一）

五月二十九日，林维禧之子林伏超被收买，出具遵依字据，自认其父“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林伏超母子甘心向夷人哀求，幸夷人心行恻隐，帮回丧费银些少与伏超母子并亲人等，搬父亲维禧回家，殡葬妥息”。日后尸亲人等亦“不得生端图赖夷人”。（《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二八）

五月三十日，义律匆忙赶往尖沙咀进行所谓“就地调查”，并故作姿态地悬赏征求证人。并收买尸亲及负伤村民。

六月初二日，原两江总督陶澍卒。林则徐缅怀多年友情和对己的知遇，写了挽联，表示哀悼。联语是：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公遗疏有“林则徐才识十倍于臣”之语，读之汗下

（梁章钜：《楹联续话》卷三；《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二六）

[按] 遗章指陶澍的《恭谢恩准开缺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三〇）陶在

折中推荐林则徐说：“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道光帝即令林接陶任，故联中有“替人”之语。

六月初二日，获悉尖沙咀夷船水手有欧伤华民身死之事，拟委员往办。次日，至抚署会商委员验讯命案，缉拿凶夷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六）

林则徐邀请伯驾和袁德辉等人选译《各国律例》（译文载百卷本《海国图志》卷八三及六十卷本卷五二），供处理案件的参考。翻译工作一直进行到七月底。

1839年7月，林钦差通过第三者要求伯驾将当时欧洲外交家广泛使用的一部标准的国际法手册——埃尔默里克·德·滑达尔撰著的《各国律例》——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译成中文。林的兴趣集中在“战争及伴随的诸如封锁、禁运等敌对措施”之类的有关章节上面。伯驾的1839年8月23日的日记，表明他正在搞这项工作；他于9月5日致安德森的信中提到他每日向教师学习语文时，他们“近来曾翻译”这些章节。这些章节论述一个国家拥有禁绝外国货，没收走私货，以及进行战争的权利。徐中约将滑达尔著作的英译本（原版为法文）同伯驾意译的汉文本作了比较，看出这位美国人不大能够表达滑达尔行文的明白流畅。（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外交侧面，1858—1880》，马萨诸塞州，剑桥，1960年，页123至125）不管是为了对觉察得出的意义不明而产生怀疑，还是为了慎重起见，钦差叫译员将相同的三节和第四节重译一遍。

（[美]爱德华·V.古利克：《鸦片与战争迫在眉睫》，见《彼得·伯驾与中国门户的打开》第六章；译文据《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页一〇六至一〇七）

极为有意义的是林则徐选择了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一书的几节。原书出版于1758年。作者是瑞士人。此书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维护民族国家独立的。现保存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两份译文，一署米利坚医生柏驾，一署袁德辉译，两种译文有一节是重复的。袁是衙门中的一个翻译。这个柏驾医生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以开设眼科医院为名进行侵略活动，此人写的医院年报中记有6565号病案说：“小肠疝气。林钦差。人未见。从职业观点来看，这个病案没有什么可记，但与这样显赫人物交往，记录其若干经过未始不是很有意义的。与他初次来往是在（1839年）7月间，不是治病而是他叫行商送来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若

干段,要求译成中文。这几段谈到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可见现今保存的一份译文确是这个后来当过美国驻华使节的柏驾再译的。

(陈原:《林则徐译书》,见1961年5月4日《人民日报》)

[按] 杨国桢《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一文介绍此二书说:“《滑达尔各国律例》即1758年出版的瑞士人滑达尔所著《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与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的原则》,摘译其中的第三十七章的一小段、第一百七十二条和第二百九十二条,内容涉及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是直接为勒令义律交出杀害林维喜案凶犯作参考的。

[又按] 王维俭:《关于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一文指出,收于《海国图志》中的这几段译文,摘译自奇蒂(J. Chitty)英译本第三十八页脚注第三十七(误译为第三十七章)、第一七二页(误译为第一百七十二条)和第二九二页(误译为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

[又按] 《滑达尔各国律例》简称《各国律例》。滑达尔,亦译作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 1714—1767),瑞士人,所著《万国公法》(Le Droit des Gens; The Law of Nations)又称《适用于各国和主权者的行为和事务的自然法则》(Principles of Law of Nature Applied to the Conducts and Affairs of Nations and Sovereigns),出版于1758年,出版后在欧洲风行一时。该书原系法文,英译本于1834年出版,均印行了好几版。林则徐主持翻译《万国公法》的部分内容,最初编入《四洲志》,后魏源选择其中若干段落,辑入《海国图志》六十卷本的第五十二卷,以后又辑入百卷本的第八十三卷。译文分别由袁德辉和米利坚医生伯驾译出。共计摘译该书第三十七页的一小段、第一百七十二页和第二百九十二页,内容涉及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林则徐全集》第十册,译编《本卷编辑说明》)

六月初七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上《请整饬洋务以绝弊端折》提出五项建议即:①“慎选洋商以专责成也”;②“严禁□毡以防勾串也”;③“严禁夷人久住省馆以绝弊端也”;④“三板夷船禁止停泊省河以防偷运也”;⑤“内地洋银应与纹银一律严禁出洋以杜影射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页一一至一六)

六月初八日,在靖海门外销毁烟土。次日,林则徐与两院同往看视销毁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七至三九八)

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林则徐分日提审鸦片案犯。其中包括水师官弁梁恩升、徐广、王振高、保安泰。十六日，又提审水师守备伦朝光。（《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八）

六月十五日，林则徐举行“观风试”。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参加者共六百四十五人。（《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八）林则徐利用这一形式了解到鸦片屯户姓名及水师贿纵等情况。当时学者梁廷枏曾记此事说：

则徐因其乡人之久于粤者，习闻水师得规故纵之说，乃选集会城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肄业生数百人为观风试。假学政考棚而考之，卷夹字条，开四事为问。（四事：一、大窑口所在及开设者姓名，一、零星贩户，一、令各就耳目所及指出，而不书己名于纸片，一、断绝禁物法。卷册先由监院教官备送。前一夕预传刻匠，以三鼓刻印留于行署，诘朝乃出，点名后诸生见条纸始知）于是诸生各以所闻详书于纸，则尽悉屯户姓名及水师贿纵报获献功欺蒙大吏状，商之廷枏，奏褫肇庆职，尽发遣其属弁。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一）

[按] 光绪七年张麟定观风试告示书后也记此事说：“方公奉命查办鸦片，虑奸贩之姓名难知，囤积之住所莫识，爰以观风为名，召诸生扃门试之，卷内亲夹片纸，令各举所知，查讯得实有重赏。凡条陈皆面呈，毋经僚吏手，士皆如命。事毕启扃，召守令分道搜查。一时奸猾无得脱者，人皆诧为神明而服其整暇。闻是事时，定甫十四，距今四十三年矣。……”（光绪辛巳小春，部民张麟定读论，见《云左山房文钞》卷三）可知此事当时已传诵人口。又观风试告示全文则纯为官样文章。（《广东越华粤秀羊城三书院观风告示》，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一七至二一八）

六月十六日，林则徐拜会学使戴熙。《戴醇士学使（熙）画松题句》诗，或即写于此时。（《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六）

六月二十三日，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会衔发出《严禁本地民人与外人非法往来交易告示》，重申要义律交凶的谕令。（回译本，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三〇）

[按] 此件由廖伟章回译自《中国丛报》1839年8月第八卷第四期，李烽校。

六月二十四日，义律非法宣布在中国领海上设一“具有刑事与海上管辖

权的法庭”，并订七月初四日开庭审理，邀请中国官员旁听，为林则徐所拒绝。

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会奏《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

为照会事：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特遣本大臣来至广东，与本总督部堂、本巡抚部院会同查办。凡内地民人贩鸦片、食鸦片者，皆应处死。若追究夷人历年贩卖之罪，则其贻害深而攫利重，本为法所当诛。惟念众夷尚知悔罪乞诚，将趸船鸦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由领事官义律稟请缴收，全行毁化。叠经本大臣等据实具奏。幸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尚可原，姑宽免罪，再犯者法难屡贷，立定新章。谅贵国王向化倾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懍遵也。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利于食，利于用，并利于转卖，皆利也。中国曾有一物为害外国否？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而外，用物自绸缎磁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乃天朝于茶丝诸货，悉任其贩运流通，绝不靳惜，无他，利与天下公之也。该国带去内地货物，不特自资食用，且得以分售各国，获利三倍，即不卖鸦片，而其三倍之利自在，何忍更以害人之物恣

无厌之求乎！设使别国有人贩鸦片至暎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

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今行文照会，明知天朝禁令之严，定必使之不敢再犯。且闻贵国王所都之喇嚨及嘶噶嚨、噯喻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如唾啊啦、噯噠啦嚨、唾噶、叭噠嚨、噯嚨嘛咧哇等处，连山栽种，开池制造，累月经年，以厚其毒，臭秽上达，天怒神恫。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图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

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居处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其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暎国贸易，尚须遵暎国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鸦片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受害者此也。复查本年二月间，据该国领事义律以鸦片禁令森严，稟求宽限。凡印度港脚属地请限五月，暎国本地请限十月，然后即以新例遵行等语。今本大臣等奏蒙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体恤，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鸦片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若过此限期，仍有带来，则是明知故犯，即行正法，断不宽宥，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

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该国夷商欲图长久贸易，必当懍遵宪典，将鸦片永断来源，切勿以身试法。王其诘奸除慝，以保义尔有邦，益昭恭顺之忧，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

接到此文之后，即将杜绝鸦片缘由速行移覆，切勿谗延。须至照会者。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二一至二二四）

[按] 此件于七月十九日上谕中称：“据林等奏拟具檄谕英吉利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王，俾知遵守。”此件于十二月间由英国船长带往英国。

六月二十六日(8月5日)，英国外交部收到义律二月初八日(3月20日)自澳门发致巴麦尊的报告。这是关于林则徐通令鸦片贩子限期缴烟的最早一次报告，并附寄了林则徐二月初四日颁发的谕稿二件。同一天，广州鸦片贩子也把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了伦敦。二十八日，伦敦和与鸦片利益有关的那些下院议员、银行家、商人、鸦片走私船的退休船长等便策划于密室，并与巴麦尊进行秘密会谈，积极进行挑起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页一至二)

[按] 禁烟消息传到伦敦的时间，有几种不同记载：

(1) 严中平所辑档案资料作1839年8月5日(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即此条所引。

(2) 《鸦片战争》I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二四所据《澳门新闻纸》作7月31日(六月二十一日)。

(3) 上书页四一八所据《澳门新闻纸》作7月13日(六月二十日)。此中西历换算有误，中历六月二十日应为7月30日。牟安世《鸦片战争》一书引此，未核算。

(4) 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卷一，页二七作1839年7月。

(5) 《洋事杂录》作7月30日(六月二十日)。

此数说除(3)换算有误、(4)无确切日期外，其(1)(2)(5)三说或系传闻不一，而《洋事杂录》系经林则徐所审阅并经陈德培选录，当是可信的最早日期。

七月初四日，义律在“威廉要塞”(Fortwilliam)号船上自行开庭审理林维喜案件有关罪犯，将五个水手处轻罚金及监禁了事，仍告中国不交凶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六九)

[按] 判三人监禁六个月，罚金二十镑；两人监禁三个月，罚金十五镑，并指定监禁在英国监牢中执行。(《中国丛报》1939年8月号)

七月初五日，林则徐又在靖海门外东炮台前销毁潮州解省的烟土二万余斤。“新砌一池，可受二百石，四隅嵌以铁锅，燃薪于外”。(《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〇)是日，阳江镇解到烟土二十个，重九百八十二两。(单据，英国外交部

档案,新编 F. O. 931/14;引自杨国楨:《英国外交部(中文)档案与林则徐研究》,油印本)

七月初六日,交委员南海县县丞明达赉往烧毁之烟土等物数目:

烟土三千一百八十六两五钱五分;

烟膏一百三十八两九钱二分;

烟渣皮七百二十九两;

假土三十七两一钱;

烟花一千六百六十四枝。(单据,英国外交部档案新编 F. O. 931/14;引自杨国楨:《英国外交部(中文)档案与林则徐研究》,油印本)

七月初七日,义律蓄意破坏中国法制,抗不交凶,并称已按照英国律例,“加意彻底细查情由,秉公审办”,并诬称“该犯罪不发觉”。(《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二七)

七月初七日,林则徐与邓廷楨同赴香山,视察炮台,督促驱逐英人出澳门等事。次日抵达。(《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一)

七月初八日,林则徐等命令封锁澳门,禁绝柴米、食物运入澳门,撤退买办工人,并以澳门寓居的英人“既不进口贸易,是不贸易,即不当住澳”为理由,驱逐义律等出澳门。并于二十四日上《义律抗不交凶断其接济并勒兵分堵海口折》,报告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一至一八五;又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四)

七月初九日,林则徐等为维护中国主权,发《会批澳门厅转禀义律抗不交凶说帖》,严词痛斥义律说:

从前内地所办命案夷犯,历历有据,各国无不懍遵,岂义律独可抗违此例乎?若杀人可不抵命,谁不效尤!倘此后嗾夷毆死嗾夷,或他国毆死嗾夷,抑或华民毆死嗾夷,试问义律将要凶手抵命耶?抑亦可以不抵耶?

伊禀内虽云:查出凶犯亦拟诛死,此乃毫无凭据之言,谁能信之。又云该犯罪不发觉,更属欺人之语。查义律既系职官,自有此案之后,两次亲赴尖沙嘴,查讯多日,若尚不知谁为凶手,是木偶之不如,又何以以为职官?况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再抗违不交,是义律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本大臣、本部堂不能不执法与之从事矣。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二六至二二七)

七月十三日，连日在澳英人因澳门断其接济而移家登舟者十余户。（《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二）义律寄出说帖，要求请准买办工人回商馆继续工作。（《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三四至二三五）

七月十三日，林则徐在香山致函怡良，表示对林维喜案件的严肃态度：

惟严批飭令交凶，至今数日，尚未禀复，姑俟一二日，若再不来，难免竟下辣手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五）

七月十四日，林则徐再一次命澳门同知谕令义律缴土交凶，并指斥其继续违法贩毒的罪行。其谕稿中说：

今奸夷尚有多名未去，趸船尚有一半未开，尖沙嘴所泊货船，带来鸦片为数更倍于前，屡经示谕，皆又匿不呈缴。并闻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现在拿获汉奸烟犯多名，皆已供明在某某夷船上买出，赃证确凿可凭。且又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琼，该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长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又，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兵船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如此狼突鸱张，岂能将就姑容，致貽民害！

林则徐还命令如义律不接阅这份谕稿，“即将此谕实贴大街，俾华民及各国夷人共见共闻”。（《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三八至二三九）

当天，澳门同知蒋立昂派专差送此谕令往义律寓所，义律闭门不纳。次日，义律从澳门退往尖沙嘴，专差又送往船上，义律仍坚拒不收。林则徐即《札新安县将澳门厅缴回谕帖转给义律》，告谕义律“该夷一纸说帖。天朝官宪尚且收办，若伊再不将前谕接去，太出情理之外，何颜对人？俟其收后，仍应责令禀复，亦须露封，即由该县阅明，转为禀达，以凭察核办理，切勿违延！速速。”（《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三九至二四〇）

七月十六日，林则徐因义律既不交凶又不具结进口，决定驱逐英人离澳，而对“在澳华民及西洋各国夷人”则未违法令，“毋庸惊扰”（《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四），以示区别。是日，澳葡当局遵令驱逐英商出境。

七月十七日，义律发出《不与官宪来往公文说帖》：

现因屡次不顾大体，论及义律办事，曾作不实之言，备做告示，张挂

墙壁，更兼斥去工人，不准予接济，是故义律逼得不与官宪来往公文。总俟各告示撤回，工人食物照旧，方得接收礼文也。兹等办法，固为强行凌辱，干冒英吉利国主已极深。所关系，自然大皇帝必以彼钦差大臣为责成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三五至二三六）

这一说帖既表现义律之悍然不顾事实，又阴险地挑拨道光帝与林则徐的关系。

七月十七日，林则徐根据六月间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在香山宣布贸易新规定：

钦差大臣林……两广总督邓为再行剴切晓谕事：本大臣、本部堂于本年六月奉大皇帝钦命颁布新章，取缔夷船夹带鸦片，嗣后倘有暗中贩卖，主犯即行枭首，夥从议绞，货款悉数没官。……特再阐述各条如下：一、一切未带鸦片之夷船应声明愿即开进黄埔，一俟验讫，即行卸货。各船不得逗留洋面。二、一切私行夹带鸦片之夷船应即遵令呈缴鸦片，可免议处；一俟悉数缴完，可准进口开舱贸易。三、凡不愿进口之夷船应立刻驶回本国，天朝亦不予追查。四、杀害林维喜之凶手应立刻交出，庶几众夷商不致因隐藏人犯而受牵涉。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七一）

七月十八日，上《续获烟犯起缴烟泥烟膏枪具折》，报告自五月十九日至七月初三日收缴情况：

兹查自五月十九日起至七月初三日止，又续据各属文武先后报获烟案九十八起，人犯一百五十七名，烟泥三万四千六百七十五两八钱，烟膏三百八十七两五钱四分，烟枪五百五十六枝，烟锅十五口。又陆续捞获及民间自行首缴烟土四万七千九百零三两八钱，烟膏二百四十八两四钱四分，烟枪一万零五十七枝，烟锅一百九十四口。总计烟土烟膏八万三千二百一十五两五钱八分，烟枪一万零六百一十三枝，烟锅二百零九口。解省各犯均随时发司严审，核明事在新例前后，分别惩办。解到烟膏烟土均当堂验明真伪，仿照虎门化烟之法，在于省城外东炮台地方凿地为池，掺以盐卤石灰，用火煮化，枪具亦即随同烧毁。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〇）

七月十九日，林则徐、邓廷桢在香山观看子母炮和抬炮的演习。（《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二）

七月十九日。自七月初九起至本日止，义律率散居澳门一带英商眷属等五十七家陆续遁居海上。（《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五；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五）

七月二十日，林则徐、邓廷桢会衔发出《颁发禁烟交凶简明条约告示》，规定四项内容：

一、船内并无鸦片者，报明进口，听候验明开舱，不得再迟。

一、船内误带鸦片者，速即自首，全行呈缴，准其免罪。缴清后并准进口开舱贸易。

一、各船自揣不敢进口者，即自扬帆回国，亦免穷追。

一、毆毙林维禧之凶夷速即送出，免致众夷受累，如仍庇匿，与之同罪。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四二至二四三）

[按] 《中国丛报》第八卷第四期作 1839 年 8 月 25 日，即道光十九年七月十六日。

七月二十三日，英舰“窝拉疑”（H. M. S volage 船主士密）到达粤海。（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七二）英舰的到来增强了义律的侵略野心。次日，即要求入澳门。

七月二十三日（8 月 31 日），林则徐发出《谕沿海民人团练自卫告示》，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开枪阻击，勒令退回，或将其捕获。夷人为数甚少，自不能敌众。夷人上岸觅井汲水，应加拦阻，不准其饮用。但若夷人并未上岸，尔等不得擅自登舟，驶近夷船，徒生枝节，违者当予严惩。”（《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四三）

同一天的另一告示宣布禁止中国人为英船引水，如有违抗，水师当局“拿获该引水人员，即行就地正法，枭首示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七二）

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上《查明英船有骗带华民出国并无戕害幼孩情事折》，向清廷报告外国侵略者掠买华工出洋和华工遭受迫害的情况说：

(据澳门同知蒋立昂禀复)每岁冬间,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但必择年身强壮之人,其稚弱者概不雇用。议定每人先付洋银六七圆,置买衣物,带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做粗重活计。每年口食之外仍给洋银十余圆,三年后任其他往。

又查另有一二夷船惯搭穷民出洋谋生,不要船饭钱文,俟带到各夷埠,有人雇用,则一年雇资俱听该船主取去。满一年后,乃按月给予本人工资。当其在船之时,皆以木盆盛饭,呼此等搭船华民一同就食,其呼声与内地呼猪相似,故人目此船为买猪崽,其实只系受雇,并非卖身。十余年前,连值荒年,去者曾以千百计,近年则甚属稀少。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九至一九一)

七月二十四日,“窝拉疑”号和新来货船四只驶至尖沙咀与该处英船会合。(《致怡良》,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六至一七七)

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上《义律抗不交凶断其接济并勒兵分堵海口折》,这是销烟后情况的综合报告。主要内容是:义律破坏禁烟和诡谋入居澳门、林维喜案件的交涉、封锁澳门、迫使英人遁居海上等。(《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一至一八五)又附有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报告英国诡诈情形,要求贯彻执行禁烟政策,特别强调了沿海居民同仇敌忾的民情说:

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之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彼见处处有备,自必不致停留。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八)

林则徐通过对民情的考察,开始比较明确地反映他“民心可用”的思想。不过,对于侵略者的认识,这时还停留在一种比较片面,甚至还很幼稚可笑的状态,如他在片中分析可以战胜“夷兵”的原因是:

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力,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八六)

七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与邓廷桢赴香山、澳门一带巡阅示威。当夜,林则徐收到七月初四日廷寄,命他接任两江总督后即议复金应麟(亚伯)关于漕务的意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三)

七月二十六日,林则徐、邓廷桢抵达澳门,受到澳门葡官及兵民的热烈欢

迎。林则徐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次巡视活动。

卯刻由前山南行，十里曰莲花茎，盖澳门三面当海，北面一山峙于海中，曰花峰，山下长堤一道，北通前山，如莲茎然，故名。于茎之中间，横筑垛城数丈，以界华夷，曰关闸，设弁守之。甫出关闸，则有夷目领夷兵百名迎接，皆夷装戎服，列队披执于舆前，奏夷乐，导引入澳。过望厦村，有庙曰新庙，祀关圣，先诣神前行香。在庙中传见夷目，与之语，使通事传谕，即颁赏夷官色绶、折扇、茶叶、冰糖四物，夷兵牛、羊、酒、面并洋银四百枚。入三巴门，自北而南，至娘妈阁天后前行香，小坐。复历南环街，由南而北，凡澳内夷楼大都在目矣。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屋，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是日无论男妇，皆倚窗填衢而观，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虽暑月亦多用毡绒之类为之，帽里每藏汗巾数条，见所尊则摘帽敛手为礼，其发多卷，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谩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髻。衣则上而露胸，下而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三至四〇四）

林则徐在接见澳门葡官噉噉吗咄咄时，“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屯贮禁物，不许徇庇奸夷”。葡官也表示“现在随同官宪驱逐卖烟奸夷，亦属分内当为之事”。八月十一日在虎门上《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等情形折》，报告赴澳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九五至一九七）

澳门的居民也对林则徐的巡视热烈欢迎，“不但华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即夷人亦皆叠背摩肩，奔趋恐后，恬熙景象，轳载同深”。（《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九七）在外人的记载中也对这一盛况有所描述：

中国的居民，早已树起几个牌坊，饰以彩球与对联，充满赞扬的词句。当大轿到达各家的门前时，他们搬出桌案，上边摆着花瓶，以表示对于禁烟大臣的谢意。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五）

林则徐、邓廷桢在澳门视察三小时后，当日即离澳门归来。

七月二十七日，义律率兵船二艘、货船三艘到九龙海岸以索食为名，进行挑衅活动，我水师奋起反击，将其击退，是为九龙之战。（《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九二）鸦片战争从此正式爆发。

[按] 梁廷枏《夷氛闻记》记九龙战役为九月晦，但林奏作七月二十七日，林日记也在七月二十九日条记接获战报事。梁记疑误。

[又按]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历来就有1839年与1840年二说。我是主张以1839年为开端年代的，并于1957年写《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专文（见拙编《中国近代史述丛》）加以阐述。牟安世教授的《鸦片战争》一书也持此说。他在书首引言注中就说：“鸦片战争爆发年代，在目前的历史书籍中有1839年和1840年两种提法；本稿根据1839年在广东已经爆发中英九龙之战、穿鼻之战及官涌之战等事实，采用前一种提法。”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一节再次申明这一观点。

义律挑衅活动的失败受到了非议和抱怨，西报认为这是大错。（《海国图志》卷八二）当时亲身参加过战事的亚当·艾姆斯里在致威廉·艾姆斯里的信中说：“炮台也向我们开火，打得顽强而相当准确”，使得英国的“人们都瘫痪了”。而这个侵略分子，不仅当时已“说不出话来”，事后又表示：“我希望我绝对不再参加这种战斗，从这次战斗里，我们已经被揍得很够受的了。”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士兵的英勇抗击和英国侵略军的狼狈丑态。（《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4期）

七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对义律和英商等遁居海上的抗拒行为深感迷惑不解，在《致怡良》函中说：“替义律设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七）这反映了当时林则徐对侵略者的真实意图尚未洞察。

七月二十九日，林则徐、邓廷桢于虎门镇口，在舟中与水师提督关天培晤面，旋即登岸，三人共同议事。午饭后，获悉九龙海战战报，三人又同在邓廷桢寓所筹议。（《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四）

八月初一日，在广东琼州原籍守制之张岳崧致函林则徐，提出严禁民船外出的禁烟方案。（《林则徐信稿》页一五七）

八月初六日，林则徐将省城寓中人全部移住虎门，拟久驻其地。“是日虎门水军列阵操演。”（《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五）

八月初七日，义律潜回澳门。初九日，义律通过葡萄牙在澳官员递禀要求重开谈判。林则徐就缴清私烟、惩办凶手、趸船离境及九龙挑衅等问题给以严正的批示。十三日将此批示发交叉律。（《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四六）

八月初九日，义律从澳门至香港，次日乘船偷犯九龙，“窥测侦察”。林则徐为此飭令水师提督安排船队及官军，并确定进击日期。务须不许彼等在尖沙咀游弋，强迫其抛掉鸦片，使彼等之毒品淹没于中华宝土。（《咨水师提督飭加强戒备及确定进击英人日期》，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五六）

八月初十日，英商比地里要求入口进行正当贸易。（《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五七）

八月十一日，林则徐、邓廷桢会衔上《义律率船偷袭师船已予反击及葡人代为转圜情形折》，向清政府详细报告九龙海战经过及胜仗情况。

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夷船五只赴彼（新夏按：九龙山口岸），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该将赖恩爵见其来势凶猛，亟挥令各船及炮台弁兵施放大炮对敌，击翻双桅夷船一只，在漩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沙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瞭见该夷兵船驶来帮助，该将弁等忿激之下，奋不顾身，连放大炮，轰毙夷人多名……迨至戌刻，夷船始遁回尖沙嘴。……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九二至一九五）

[按] 道光帝于九月五日收到林则徐等九龙战况奏报后曾于原奏“若万不得已，仍须制以兵威”句旁加朱批道：“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机悉心筹度。勉之！慎之！”（原折夹行朱批，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九四）又要求林则徐：“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致轻率僨事，亦不致畏葸无能。”（《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一七至一八）这一要求实际上成为日后把全部责任加在林则徐身上，进行翻云覆雨变幻的借口。

同时附奏《漕运事宜俟原奏寄到的核具奏折》。（《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九七至一九八）

[按] 十一月初九日,林见到原奏后正式上《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

同日,又上《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等情形折》,报告澳门历史与现状,并陈述七月二十五日视察澳门受到欢迎之情景。(《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一九五至一九七)

八月十三日,林则徐向义律表示断绝鸦片的决心,发《会札澳门厅传谕义律条款》,重申维护中国法制的意旨说:

本大臣奉大皇帝特命来粤,与本部堂断绝鸦片根株,总要夷船全无烟土带来,始肯歇手。

殴毙林维喜之凶夷,系英国船上水手,众供早经指定,即花旗亦已辨明。且查义律已将登岸酗酒在场滋事夷人数名,拘禁在船。若此数人之中,不能审定正凶,何妨送请天朝官宪,代为审明。只留一个应抵之人,其余仍即发回。此系天朝办理命案定例,无枉无纵。若再抗违不遵,在一人漏网之事犹小,而外夷坏法之罪难容。惟有声罪致讨,痛加剿办,以伸天朝国法,该夷凛之。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四六至二四七)

八月十四日(9月21日),英政府收到义律的正式报告后,巴麦尊立即叫嚣说: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表明了侵略者蛮横无理的态度。(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页二七)

八月十五日,林则徐与邓廷桢赴沙角炮台会同关天培查点日来调集兵勇各船册籍,计有兵船、火船共八十余只。晚间又同登沙角炮台山顶,赏月片时,仍与邓廷桢乘潮而返。“是夜见义律复澳门同知信。乞诚尤切。”(《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六)

9月22日(八月十五日),他在虎门检阅了八十艘中国水师的战船——舢板和火船。中国人的八月中秋是传统的登高、赏月和赋诗的佳节。林一直登上穿鼻附近沙角山巅的角塔去赏月。他可以望见关提督碇泊的舰队。他的诗句开始有:“大宣皇威震四裔,彼服其罪吾乃柔。”……

[〔英〕杰克·比钦:《林钦差》,见 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中国鸦片战争》第三章;译文据《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页五一)

[按] 林登沙角炮台仅赏月,有关的《中秋嶼筠尚书招余及英滋圃军门(天培)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诗是二十七日追述之作,写赠邓廷楨,并非中秋夜所写。

八月十七日,义律托在澳葡官居间会见澳门同知蒋立昂,义律以说帖交蒋,对其继续进行鸦片走私及拒交林维喜案凶手等事进行狡辩。(《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四九)

八月十七日,道光帝命令林则徐:“趁此惊动之际,力除弊窦,所有该国大小船只,游奕洋面迹有可疑者,均著驱逐出境。”九月初九日,林则徐收到这份上谕。(《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一〇)

八月十九日,在《致望云庐》函中,辩解朝中不协议论。

此间夷务情形,节次疏陈自邀鉴及。弟总惟据事直书,不敢掩饰,明知中朝均不以为然也。盖反复靡常者夷之情,而欺软畏强者夷之性。缴土时之恭顺,全恃天威,迨缴完下澳之后,未几而思取巧蒙混,未几又思挟制刁难,皆个中应有之征候。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八)

八月二十一日,林则徐严词驳斥义律说帖中种种狡辩。发《札澳门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指明各船不得隐藏烟土或转运他地,并限令十日内交出毆毙林维喜的凶手。

该领事果愿保全该国生计,应仍遵照节次呈缴之谕,不得专执一说,致日后查出烟土,重治其罪,转贻后悔也。

姑准予限十日,查出送官审办。现在各处所派水陆兵勇,云集海洋,不得再有饰延,致干剿办。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五一)

八月二十三日,英国曼彻斯特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三十九家上书巴麦尊,要求英政府“对于中国方面这种侵略(?)行为,应予以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鸦片战争》I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六三四)

八月二十四日,林则徐收到八月十日英商比地里要求入口贸易的稟帖,即批令:“照式具结,速由洋商稟送,立即引进黄埔验明贸易”,以示对正常贸易的鼓励,并附发了切结格式。结内主要表明“不敢夹带鸦片。倘查出本船

有一两鸦片，愿将夹带之犯，听凭天朝官宪即行正法，船货全行没官”。（《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五六至二五七）

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英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即准备发动对华的侵略战争了。这一决定在九月十二日（10月18日）由巴麦尊以秘密训令的形式通知义律执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八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应关天培之请，为关题《延龄瑞菊图》，以纪念关母生辰。诗中推崇关保卫海防的功绩说：

一品斑衣捧寿卮， 九旬慈母六旬儿。
功高靖海长城倚， 心切循陔老圃知。
混露英含堂北树， 傲霜花艳岭南枝。
起居八座君恩问， 旌节江东指日移。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六）

八月二十六日，邓廷桢填《月华清》一阙，纪中秋沙角炮台之游以赠林则徐，林即写《月华清（和邓嶰筠尚书〈沙角眺月〉原韵）》和之。林词虽然表现他在任重事烦情形下好整以暇的风度，但不免流露出在“鞅掌星驰”繁忙工作中怀念在北京作文学侍从之士时那种“软尘风细”悠闲生活的留恋心情。全词是：

穴底龙眠，沙头鸥静，镜奁开出天际。万里晴同，独喜素娥来此。认前身、金粟飘香；拼今夕、羽衣扶醉。无事。更凭栏想望，谁家秋思。

忆逐承明队里，正烛撒玉堂，月明珠市，鞅掌星驰，争比软尘风细。问烟楼、撞破何时；怪灯影、照他无睡。宵霁。念高寒玉宇，在长安里。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九〇）

[按] 邓廷桢的原词附见《云左山房诗钞》诗余附卷。

八月二十七日，林则徐追述中秋节与邓廷桢、关天培共作沙角炮台之游，赋《中秋嶰筠尚书招余及关滋圃军门（天培）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一诗，赠给邓廷桢。林诗满怀豪情，意气激昂，充满着克敌制胜的信心，是具有爱国思想的诗篇。其主要诗句有：

……

是时战舰多貔貅， 相随大树驱虬螭。

炮声裂山杂鼓角， 樯影蘸水扬旌旆。
楼船将军肃铃律， 云台主帅精运筹。
大宣皇威震四裔， 彼服其罪吾乃柔。
军中欢宴岂儿戏， 此际正复参机谋。

.....

蛮烟一扫海如镜， 清风长此留炎州。

.....

但这首诗也流露出林则徐的低沉情绪，在诗篇结尾处感叹道：

今年此夕销百忧， 明年此夕相对不？
留诗准备别后忆， 事定吾欲归田畴。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八）

八月二十八日，义律又上说帖，对惩凶和具结问题继续推诿和拖延。（《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六〇至二六一）林则徐于九月初二日收到此禀后即严加驳斥，发出英文文告《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

一、具结一事，已据该领事禀请遵办，惟结内应写字样，前已明白谕知。兹据复称，所谕写明字样，请稍候至十二月间等语。旷日持久，难以准行。查该领事本请逐船搜查，今将具结与搜查二事，合而为一，通融办理。其情愿照式具结者，即准照常贸易，不必再行搜查。未具结者，须将该船提至沙角搜检。其搜检之法，应令该夷商将本船货物尽行盘至驳船，委员将驳船货物，与本船空舱，逐一搜检。如有鸦片，即将夹带本犯照例正法，船货全行人官；果无鸦片，仍准贸易。其本船若愿进埔，即不必另议；倘不进埔，亦须照例丈量完纳船钞。其货物或亲押进口，或托付洋商，悉听该夷自择。若不照式具结，又不遵照起货听候搜检，是其船内明有鸦片，断不能容其走私，限三日内统行驱逐回国；如三日后仍尚逗留，定即驾驶火船，将该船烧灭除害。此次分别办理，实因各船耽搁日久，姑予格外通融。在义律既不为难，各夷商亦良歹分明，不致彼此牵累。至嗣后再来货船，不论此次曾否出结，曾否搜查，均须另行照式出结。来粤一次，必具一次之结。若不愿具结，或结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违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所有现遵新例核定结式，分写汉文、夷字，颁发遵照，毋得参差。前谕所指结稿，该夷早有刊本，今照夷字钞录

发阅。

一、林维喜命案内行凶之水手，系在何船，本大臣、本部堂早已查询明确，一经提质，不难得实。前谕该领事限十日内送官，今所复仍系空言，殊属有心延玩。惟念前数日在洋阻风，姑再展限十日。如仍空言回复，本大臣、本部堂定即派遣舟师指明凶手所在之船，将其船主、商伙、水手人等全行提来审讯，仍只以正凶一名抵偿，余犯发还，不必与该领事再费唇舌也。

一、奉逐趸船十二只，除已开行四只，并鸨船一只七日内扬帆回去，又喇喂船一只，据称已卖与咪喇壑外，所有吐啐、沸嚙、吐吧囉三只，据称皆已枯坏，姑如所请，准其拆卖。但须定以期限，速即估价出卖，不准借延时日。至喊啞、啾喇啾、哈船三只，据称未知开行日期，实属含混。著即上紧严催，并将开行日期切实声明。再啐吐咪吐一船，先既违例擅进澳门修理，屡逐不即开行，迨修竣后，复在尖沙、伶仃、大屿各洋游弋。该船并无载货贸易，明是营私，亦须一体逐回。如再抗违，即与逗留各空趸，一并烧毁，人亦拿办。该领事暨船主等，毋貽后悔。

一、奉逐奸夷十六名，除据报嘍啞、啾啾、啾啾啞啞、啾啾啞啞、啾啾啞啞吐、啾啾啞啞六名，业已回去外，其吡啞啞、啾啾啞、啾啾啞、啾啾啞四名，止称就要开行，并未声明何日。至啾啞啞、啾啞啞、啾啞啞三名，则称请俟数日才可报明开行日期，更属延宕。查啾啞啞等三名，皆贩卖鸦片之尤著者，岂容再有观望，著即上紧速催，即日回国，仍将开行日期，确切禀报。又啾啞啞、啾啞啞二名，据称并未贩卖鸦片，复请大宪姑念其情等语。查啾啞啞乃啾啞之甥，奏明奉旨驱逐，岂能姑容。惟啾啞啞一名，既据该领事屡称并未贩卖鸦片，姑如所请，暂免驱逐，仍听随时查看可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五八至二六〇）

九月初五日，与邓廷桢“同舟赴沙角阅水操，各水军在水中列队击刺，复上桅顶施放枪箭，俱颇便捷”。（《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八）

九月间，林则徐为贯彻他从二月间向外商提出的具结要求，曾连续发出谕帖和告示，计有《会谕义律分别准驳事宜》（九月初二日，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六〇至二六一）、《会谕尖沙嘴英国各船货具结进埔告示》（九月初二日，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六三至二六四）、《批余保纯到澳会饬洋商转谕义律

遵示具结禀》(九月十四日,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七二至二七三)、《批余保纯等会飭洋商暨明呀喱等开导外商禀》(九月十六日,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七四至二七五)、《批余保纯等为英商货船请照候验会禀》(九月十七日,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七五至二七六)、《会谕义律飭交凶夷并遵示具结》(九月二十一日,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八一至二八四)、《批余保纯等奉驳飭令英商照式具结会禀》(九月二十一日,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八四至二八五)等。

[按] 关于结文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措词上略有不同,如《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中说:“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入官。”(二月初四日,《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一五)《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中说:“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二月初四日,《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一一七)《札澳门同知传谕义律准驳条款》中说:“结内尚应写明:‘遵照钦颁新例,如有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全行入官’字样,毋得参差。”(八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五一)《批洋商译呈英国船主吡咂哩禀》所附结式说:“懍遵钦定新例,不敢夹带鸦片。倘查出本船有一两鸦片,愿将夹带之犯,听凭天朝官宪即行正法,船货全行没官。”(八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五七)

林则徐之所以坚持具结问题,在其所上《驱逐英国趸船烟犯并飭取切结催交命案凶手情形折》中有所阐述,一则认为具结是“制驭”鸦片贩子的长远之计。他说:

臣等先于收缴烟土之时,即经飭取生死甘结,该夷坚不肯具。盖以缴烟系一时之事,尚可借以求生,而具结乃长远之事,适恐自陷于死也。然彼所畏惮者在此,则我所以制驭之者亦在此。故臣等不敢借词中止,亦不敢畏难苟安。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一三;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二六)

再则,由于时代的局限,林则徐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尚未能认清,过分轻信“夷人最重然诺”这一表面现象:

臣等体察夷情,最重信字,是以臣林则徐初次谕令该夷呈缴烟土,即先揭出此一层。迨义律禀缴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或疑其言未必能践,而深悉夷情者咸决其必无失信,嗣果缴清烟土,有赢无绌,是其不肯食

言，已有明验。

（《谕英领事英船应听候搜查办理出结究凶折》，

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〇〇）

盖夷人最重然诺，即议一事，订一期，从不爽约，其出结之事，绝无仅有，非比内地公牍，结多而滥，以致视为泛常。彼愈不肯轻易具结，即愈知其结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饬取，是以设法办理，直使该夷计穷心慑，至今始克遵依。

（《仍须责令英人出结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〇四）

关于取具切结问题，自林则徐于二月间《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中提出后，就有不同的意见，如三月间掌河南道监察御史步际桐就表示过异议说：

……窃以为切结之具，只可断其移迫近洋，不能禁其复停大海。盖移泊近洋，我可据其所具切结，诘之以词，绳之以法。若大海空旷之中，则理谕之有所不闻，势劫之有所不便，向来切结尚复成何把握？况夷人唯利是图，反复成性，其为计于今日者，方幸夫出结之后，可以脱然引去。虽责以万分切实之结，亦将甘心出结。迨既归而装烟复来，乃为遥停大海之计，以待汉奸之自行运取，是在彼不过以一二人暗送消息，而汉奸之提防法网者，又谁肯表暴其踪迹，即欲向省馆中夷人责问，亦未必于大众讳饰之中，遽得端倪。善立法者使诸弊处不得不破之势。若因事不显闻，遂以为永断根株，徒令接办之人，开一含混之路，甚非我皇上为时除害、拔本塞源之至意矣。相应请旨饬下该督臣林妥为筹划，于取具各夷人永不夹带切结之外，再为设法，以杜日久渐生之弊端，庶几虑周事外，此害可以永除。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页二〇至二一）

步奏虽不免为言官吹求之论，但只求具结而无其他具体措施补充配合，也确会产生如步奏中所指出的那种疏漏。所以道光帝即命林则徐“悉心筹划，务使弊源尽绝，永杜含混之端”，“若但以切结为凭，仍属有名无实”。（《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页二二）

当时比较通达时务的梁廷枏在致邓廷桢函中也认为：“就使彼能具结，亦不过一虚应故事耳。”（《夷氛闻记》卷一）而当时所译的西报中更直说具结无用，并加以讥讽，如：

……他(指林)所出之结式,实是令人奇异,凡肯具结者,即是好人,不肯具结者,即是走私之人,此算是从来最奇怪分别良歹之法子。……

虽已具结,亦是无用。因为众人皆非诚心具结,众人所已肯具结者,皆因大人强、众人弱,故不得已遵令具结而已。具结之后,若犯出有事,其具结人,定必不交出其船上之人,因船上之人或船上之货物,具结之人无权可以交出人,又或因船或船中货物,皆非具结本人之物,是以不能交出人,彼时若问其要人,定必谓大人欺凌他们,他们立意仍行其自己之事,虽具结如未具一样,而船中之本主人及货物之本客人,一闻此事,亦不肯招认具结,若果然系如此,所具之结,俱是无用。

(《澳门新闻纸》,见《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四六至四四八)

过去,有些学者往往把鸦片战争的爆发归咎于林则徐对具结问题的持之过激。《林文忠公年谱》的作者魏应麒在其《卷头小知》中曾对此作过驳议说:

论者或以外人既遵允具“如犯烟禁,货则充公”之结,而林公必坚持其更认“人即正法”四字,以为持之过激,事由是债。不知公于历次谕飭英人之词,一则曰:“本国贩卖罪至绞,则外国岂能独异?”再则曰:“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思遵英国之法度,况天朝乎?”三则曰:“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鸦片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四则曰:“所谓正法者系指夹带鸦片之人而言,若不夹带,则具结又有何伤!今不肯遵示具结,是欲为走私之地步,其心直不可问!”……准此以言,则林公之坚持绝不为过也。

(魏应麒:《林文忠公年谱》页三)

魏氏的驳议是可取的,林则徐如此严刻地要求具结只是对鸦片的禁绝,并没有触及正当贸易,在当时英国企图混淆贩毒与正常贸易之际,具结应认为是保障合法贸易的有效办法;同时,从义律的屡谋阻挠和破坏情况看,具结的要求确是起到了对贩毒者威慑的作用。

九月初三日,林则徐命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新安县知县梁星源“会督水陆兵勇,时刻严防。倘该夷假意恳求,暗图窥伺,即须制其死命,不可稍失机宜”。并要他们查复义律何时赴澳、空趸何时开行、凶犯何时交出、英船何日进口等事。(《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六五至二六六)

九月初五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的九龙战报，就谕令他“相度机宜，悉心筹划”，如果英人“自外生成，有心寻衅”，那么“既已大张挾伐，何难再示兵威”。道光帝还要求林则徐等必须“计出万全，一劳永逸，断不敢轻率僨事，亦不致畏葸无能”。（《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十七）这是加在林则徐肩上一副沉重的担子。二十八日，林则徐收到这份上谕。

九月初六日，英船汤姆士·葛(Thomas coutts)号到广州洋面。次日申请进口贸易，并特别申明：“除装有棉花、纱、藤、胡椒等货外”，“船中并无鸦片及违禁货物”。（《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六四至二六五）

九月初六日，林则徐与邓廷桢、豫堃、关天培等在虎门讨论了八月初一张岳崧来函主张禁民船出洋以杜绝鸦片走私的建议。次日，林则徐将讨论结果函告怡良：

欲禁其出洋，则令出恐不能行，甚且激成他变，必须别筹察弊之法，方免因噎废食，亦不至开门揖盗，乃可永久遵循。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七九）

〔按〕“因噎废食”是反对“闭关”；“开门揖盗”是反对“阑入”。这是林则徐的对外态度。

九月初七日，义律提议初九日重开澳门谈判。（《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六三）

九月初八日，英船汤姆士·葛(Thomas coutts)号遵式具结。次日进入黄埔贸易，其结式是：

具甘结夷人嗜喇，乃啞嘛吐噶船之船主，今到天朝大宪台前具结：远商之船，带棉花、纱、藤、胡椒货物来广东贸易，远商同船上之伙长水手，俱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察验出有一小点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即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及货物亦皆充公。但若查验无鸦片在远商之船，即求大宪恩准远商之船进黄埔，如常贸易。如此良歹分明，远商甘愿诚服大宪。此结是实。

天朝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船主嗜喇，船名啞嘛吐噶，伙长咕吐唏咿嚙，雇佣一百人。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六五）

九月初八日，林则徐致函怡良，对义律要求重开谈判一事，表示有所疑

虑。信中说：

义律递到复禀，据称所谕各事已皆洞晓，似不难循照即行妥办等语。说是如此之顺且易，不知究能免于反复否？伊定于初九日赴澳门面议，此间亦委冰怀（余保纯）带同伍、卢二商前往，庶几一议而定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八〇）

林则徐对义律狡诈态度认识不足，对谈判前途尚抱希望。

九月初九日，林则徐致函怡良，希望对遵式具结入口的嗜喇船加以优待。信中说：

今日有嗜喇一船，系港脚新来者，遵式出结，直进黄埔。此诚能壮中国之声威而破义律之诡谲。该商抵省，必须优待，已嘱伍、卢二商留公司馆以居停之。现在通事为请红牌，亦经函致嶲翁，转嘱厚庵速发。伊复作信与尖沙嘴诸船，不用候义律分付，速即照伊一体行事。谅从之者如归市，搜检之说或可不烦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八一）

九月初九日，余保纯等赴澳门，“以暎夷领事义律禀请委员议定各货船进口事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〇九）

九月初十日，自七月初三日止，林则徐又在水陆各路续获烟案多起，“综计烟土烟膏三万九千零六十一两八钱三分，烟枪三千六百二十三枝，烟锅六十九口”。并从各案中发现走私形式日渐诡异，如“或由渡船夹带，或由渔艇分携，或乘坐肩舆使，人不觉，或深埋窟，窞无迹可寻，甚或幼孩背裹牛喉，老妇腰缠布袋，种种秘密，愈出愈奇”。（《查办鸦片续获人烟枪具确数折》，九月十九日，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〇六至二〇七）

九月初十日，林则徐因义律已到澳门，误认为是一种诚意，特函告怡良说：义律已到澳门，此次谅必不敢反复，即凶手亦不致落空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八一）

九月十一日，林则徐致豫堃函，表露他对澳门谈判及外船具结进口有一定信心。

澳门正在集议，现尚未有信来。搜查一途，日前未有具结之人，不得不姑开此路。自嗜喇一船遵办之后，直须以照式具结为不二法门。昨委冰怀与洋商赴澳之时，已谆谆致嘱矣。窃思此次遣来之覃义理，或竟替

换义律作为领事。嗜喇之船出结进埔，想必另有一番道理，而覃义理之急欲请牌进省，则亦不肯与货船出入之夷人为伍，其意可想而知也。夷船所带洋银至三百余万，亦颇可观。后此当更有进，未知历年皆能似此否？尚祈查示。至本届满关截数，所有出口之茶、丝，入口之棉花、呢布，如曾查明确数，及比较多寡，并上年洋米共来若干？亦祈示及。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八二）

[按] 此函手迹无受信人姓名，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二九九注①定为《致豫堃函》，从之。

九月十二日（10月18日），巴麦尊用密函通知义律，英政府已决定进行侵华活动，并指示具体方案：

……陛下政府认为绝对必须把大不列颠和中国的今后关系安置在明确而安全的基础之上，为此，陛下政府意将派遣海军到中国海去，可能还有少量陆军。……陛下政府现在的想法是：立即封锁广州与白河或北京诸河，封锁广州与白河之间认为适当的若干处所，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镇，或任何其他岛屿，凡是能够用作远征军的供应中心与行动基地，并且将来也可以作为不列颠商务之安全根据地的就行；陛下政府是有意于要永久占有这样地方的。陛下政府还打算立即开始捕捉，并扣押海军所能够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采取了这些步骤之后，海军司令应该进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诉他们不列颠政府何以采取这样的行动，要求如何；并说明，这样行动将继续下去，一直等到他们派遣适当的官吏，有权并携有训令到司令的船上答应大不列颠的一切要求的时候为止。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九月十四日，义律通知英商不必具结，便可将船驶至穿鼻码头，和在黄埔一样开船贸易。（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七六）

九月十四日，澳门谈判进行三天，义律毫无诚意，不愿具结，只愿听候搜查。余保纯与之妥协，达成在沙角搜检英船的协议。（《林则徐全集》第五册，信札页二七二至二七三）

九月十六日，黄爵滋补授礼部右侍郎。

九月十七日，林则徐获悉余保纯协议后，十分愤怒，因事先英船已驶离尖

沙嘴海面,逃避搜检,继续贩毒,搜检协议毫无意义。具结、交凶的要求均未达到。林则徐竭尽全力采取补救措施,坚持具结、交凶,并郑重声明:“誓为天朝断此祸根,万不肯使夷船鸦片再留萌蘖”,责令余保纯等“共体此心,力图挽救”。(《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七五至二七六)

九月十九日,林则徐命义律缴出凶手,并限英船于三日内或进或出,违者就用火烧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七七)

九月二十日,美商买英国空趸运棉花到龙穴,遵式具结进口,坚定了林则徐的决心:“夷人非不可教诲,祇视晓谕者之著力与否耳!”(《批余保纯等为英商先拟六船请照候查会禀》,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七八)

九月二十日,义律纠集英商抗拒具结,“并抑勒各小商,不使出结”。义律更正式通知余保纯无法查出林维喜案正凶,有关凶犯五名,已审拟坐囚罚银,解回本国。(《义律说帖》,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八六)

九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在《批余保纯等奉驳飭令英商照式具结会禀》中,对义律操纵英船集议抗拒具结,破坏禁烟的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十分严峻地指出:

本大臣肃将天威而来,若号令所出,伊等皆可集议抗违,本大臣只得待罪阙廷,尚复何颜驻此!设使伊等议定必要再卖鸦片,亦遂莫可如何乎?先前无此集议,尚可格外通融,今既据禀前情,万勿游移两可。此等奸夷聚抗,意欲任其所为,速须严行驱逐,不许逗留。

我天朝四夷咸宾,并不少此啖咭喇一国。与其仍留鸩毒,何如断绝通商。若本大臣不能令其具结,竟听贸易,则直夷人之不如,不敢再言国事。……此后定以取结为事,不结不已。如其知难而退,则亦听之,毋得信恫喝之词,生模棱之见,致干失机误事重咎!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八五)

林则徐在这一批示中表示了非常严厉的态度。断绝通商似乎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了。

九月二十一日,林则徐致函怡良,对余保纯等在澳门会议上的妥协态度表示很大的愤懑说:

前日澳中之议(新夏按:指余保纯与义律谈判各货船进口事宜),众人未思及盘验之难,谬谓即可了事,擅自允许,以致夷眷纷纷回澳,殊属

大失机宜。尚喜已请澳照之花旗买受喇喂一船，昨已在沙角照式具结，与前次嗜喇之船俱可作为榜样。以后不具结者总不许其贸易，彼亦无可如何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八三）

九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获知义律抗拒行为后，决定驱逐英商回国，“不准逗遛澳门，亦不准聚泊尖沙嘴”，并准备动兵围拿杀人凶手。严厉斥责洋商内外勾结的行为。（《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八五至二八六）同日，义律即向驻澳门英海军驻华司令官士密要求“即行采取您认为最好的步骤，以防止英国的船只落到中国政府手中”。士密即率领英船“窝拉疑”（Volage）号和“海阿新”（Hyacinth）号由澳门向虎门进发。（《中国丛报》1839年10月号）

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等报告与义律办理有关具结、惩凶、空趸回国等问题的交涉报告，即谕令林等“仍当通盘筹划，办理结实，俾日后净绝根株，方称一劳永逸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二三）林则徐于十月十四日收到此上谕。

九月二十三日，咁啷号照式具结。（《批余保纯等为咁啷船情愿遵式具结进埔禀》，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八七）

九月二十七日（11月2日），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应外交大臣巴麦尊请求而写的意见书中全面而具体地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主张对华侵略的真实面目。意见书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侵华的必要性。他们主张“应当用武力强迫中国方面让步”，并提出一些对中国的无理要求，叫嚣“这些要求，只有表现充分的武力，才能有希望得到”。他们提出与中国订约的七项具体要求是：

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扬子江、广州（译者案：本文误以Canton与Kwan-Chou为两地）在北纬二十九度至三十二度之间，与茶、丝、棉布产地相近，也是畅销英国呢绒、布匹、羽纱的地区。

二、在以上各地，英商须有与本地华人直接交易之权，我们极反对只限与少数商行发生关系。如中国方面坚持必须通过少数商行，中国政府必须担保它所选定的商行，遇有不稳情形，须由政府担负损失。

三、在华经营合法贸易的商民，中国政府与官吏不应当视为低贱之人。中国政府应当让他们自由地在家庭与社交方面遵照欧洲习惯，拥有住所，妻子同居，中国当依法保护，不得横加欺侮。

四、出入口关税，应由中英政府协议厘定，以后非经双方同意，不得更改。

五、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系英女王的代表，应准与中国皇帝大臣以及地方当局直接交涉，并准予居住北京或其他商埠以保护英侨，管理商业。

六、在华英侨，如违犯中国法律，只准将其个人处罚，不得牵动全体，良莠不分，混为一谈。

七、如中国不愿开辟商埠，应将一岛让与英国（用购买或其他方式），英国可在岛上建造商馆。

（《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六五四）

在这份“意见书”的“附件”中，英国资产阶级更“热心”地为政府规划了一个军事装备和进军方略的草案。

[按] 在此以前，从1839年9月以后，英国曼彻斯特、伦敦、李滋、利物浦、卜赖克卜恩、布列斯特等地的资产阶级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希望政府采取有效方法”。而这份意见书则是全面集中地反映了英国大资产阶级的野心，其主要内容和后来英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签订的《江宁条约》的主要条款大致相似。这就说明了英国侵略者为满足其大资产阶级利益要求而蓄谋发动侵华战争的侵略本性了。（《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六三三至六六六）

九月二十七日，英舰 Volage 及 Hyacinth 二舰驶抵穿鼻洋，企图以武力阻止正当商船入口。次日，英商船咄啷号正报入口时，在穿鼻洋遭到二舰阻止，被迫折回。

[按] 咄啷号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始入口。

同时，二舰还向我国水师船只开炮挑衅，水师提督关天培指挥兵弁还击，奋勇进攻，爆发了鸦片战争的前哨战——穿鼻海战。最后，英舰“帆斜旗落”遁去。我水师取得了首战的胜利。（《英兵船阻拦商船具结并到处滋扰叠被击退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一七；又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二九至三〇）

提臣关天培督率舟师，数月以来，常驻虎门二十里外之沙角炮台，巡防弹压，间赴三十里外之穿鼻洋面，来往稽查。近日各国货船，络绎具结，俱经验明，带进黄埔。暎国货船中首先遵结者曰喀喇，亦已进埔贸易。其次遵结者曰咄啷，于九月二十八日正报入口。詎有该国兵船二

只，于午刻驶至穿鼻，其一即七月内向九龙滋扰之吐噍，其一则近来新到之哗吡，硬将已具结之咄啷货船，追令折回，不得进口。提臣关天培闻而诧异，正在查究间，吐噍一船辄先开放大炮，前来攻击。关天培亟令本船弁兵开炮回击，并挥令后船协力进攻。该提督亲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厉声喝称：“敢退后者立斩！”适有夷船炮子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由该提督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夷船一炮者，立刻赏银两锭。其本船所载三千斤铜炮，最称得力，首先打中吐噍船头。查夷船制度与内地不同，其为全船主宰者，转不在船尾而在船头，粤人呼为头鼻，船身转动，得此乃灵，其风帆节节加高，帆索纷如蛛网，皆系结于头鼻之上。是日吐噍船头拔鼻拉索者，约有数十夷人，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连轰数炮，将其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滚跌入海。又奏升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弁兵，连击两炮，击破该船后楼，夷人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哗吡船不甚向前，未致受创。接仗约有一时之久，吐噍船上帆斜旗落，且御且逃，哗吡亦随同遁去。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一七）

九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在虎门上《驱逐英国趸船烟犯并飭取切结催交命案凶手情形折》，除报告已将鸦片趸船及鸦片贩子驱逐并严令具结外，着重指出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本质说：

大抵该夷于一切事宜，紧一分则就绪一分，松一步则越畔一步。且其居心叵测，反复靡常。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一四）

九月二十九日饭后，林则徐“赴沙角与关提军晤谈，并察看被炮处所，酌商修整，受伤弁兵，赏恤有差。”（《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一）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初八日间，中英双方在官涌山（在九龙尖沙嘴北）一带连续发生六次战役，我方俱获全胜。

节据派防各文武禀称，尖沙嘴迤北，有山梁一座，名曰官涌，恰当夷船脊背之上，俯攻最为得力。当即飭令固垒深沟，相机剿办。夷船见山上动作，不能安居，乃纠众屢放三板，持械上坡窥探。即经驻扎该处之增城营参将陈连陞、护理水师提标后营游击之守备伍通标等，派兵截拿，打

伤夷人二名，夺枪一杆，余众滚崖逃走，遗落夷帽数顶。九月二十九日，夷船排列海面，齐向官涌营盘开炮，仰攻数次。我军扎营得势，炮子不能横穿，仅从高处坠下，计拾获大炮子十余个，重七八斤至十二斤不等。官兵放炮回击，即闻夷船齐声喊叫，究竟轰毙几人，因黑夜未能查数。十月初三日，该夷大船在正面开炮，而小船抄赴旁面，乘潮扑岸，有百余人抢上山冈，齐放鸟枪，仅伤两兵手足。被增城右营把总刘明辉等率兵迎截，砍伤打伤数十名，刀棍上均沾血迹，夷人披靡而散，帽履刀鞘遗落无数，次日望见沙滩地上掩埋夷尸多具。初四日，夷船又至官涌稍东之胡椒角，开炮探试。经驻守之陆路提标后营游击德连将大炮抬炮一齐回击，受伤而走。

.....

兹据会禀，十月初六日，该文武等均在官涌营盘会同商定，诸将领各认山梁，安设炮位，分为五路进攻。陈连陞、伍通标、张斌各为一路，赖恩爵及马辰、周国英、黄者华为一路，德连、洪名香为一路，该县梁星源管带乡勇，前后策应。晡时，夷人在该船桅上窥见营盘安炮，即各赶装炮弹，至起更时连放数炮打来。我军五路大炮重叠发击，遥闻撞破船舱之声，不绝于耳。该夷初犹开炮抵拒，迨一两时后，只听啞啞叫喊，竟无回击之暇，各船灯火一齐灭息，弃碇潜逃。初七日天明瞭望，约已逃去其半，有双桅三板一只在洋面半沉半浮，余船十余只退远停泊，所有篷扇桅樯绳索杠具，大都狼藉不堪。该文武等因夷船尚未全去，正在查探间，即据引水等报称：查有原扮兵船，在九龙被炮打断手腕之嘒唵喇吐，及访明林维喜命案系伊水手逞凶之哆唻两船，尚欲潜图报复。该将领等因相密约，故作虚寂之状，待其前来窥伺，正可痛剿。果于初八日晡时，哆唻并嘒唵喇吐两船，潜移向内，渐近官涌，后船十余只，相随行驶。我军一经瞭见，仍分起赶赴五路山梁。约计炮力可到，即齐放大炮，注定头船攻击。恰有两炮连打哆唻船舱，击倒数人，且多落海漂去者。其在旁探水之夷划一只，亦被击翻。后船惊见，即先折退，而哆唻一船，尤极仓皇遁去，无暇回炮。

计官涌一处，旬日之内，大小接仗六次，俱系全胜。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一九至二二〇；

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三二至三四）

九月二十九日(11月4日),巴麦尊致函义律,授予他侵华活动的全权。在这封机密的训令中,指出英国政府的总方针是对中国“开头先来一个打击,然后再说道理”,并指示他进行侵略的步骤是:

第一步行动是封锁珠江,到两广总督问起封锁的理由时,便把打算送到北京的那封信的复本送给他,要他转交给政府;第二步就占领舟山群岛,拦截沿海商船;最后海军司令就出现于北直隶湾的白河河口。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这封机密训令充分证明英国政府的侵略行动是蓄谋已久的既定国策,而决不是由于禁烟运动这一事件所激起。

九月间,由于反鸦片斗争的日趋尖锐,触动了烟贩和纳贿者的利益,“广东省城,传播歌谣”以攻击禁烟措施。邓廷桢把这些情况报告清廷说:

始而风影讹传,既而歌谣远播,以查拏为希旨,以掩捕为贪功,以侦缉为诡谋,以推鞠为酷罚,甚至诬以纳贿,目为营私,讥廷议为急于理财,訾新例为轻于改律,种种狂悖,无非为烟匪泄忿。

(《清史列传》卷三八《邓廷桢传》)

清廷据此于九月三十日明定谕旨一道,追查“编造歌诗之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四)十月二十九日收到。

九、十月间,林则徐请人译《对华鸦片罪过论》。

喜尔医生说,林则徐1839年11月便已看到同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即地尔洼(A. S. Thelwall)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而且译了其中几段。……这本小册子作者是英国僧侣,从宗教和道德的立场攻击鸦片贸易。……(这使林知道)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鸦片贸易的。

(陈原:《林则徐译书》,见1961年5月4日《人民日报》)

[按] 杨国桢《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一文中说:“《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摘译自1839年伦敦出版的地尔洼著同名小册子,更是直接和禁烟有关。”

[又按] 《鸦片战争书目解题》有《对华鸦片罪过论》的详细解题,记此书的流传和主要内容。(《鸦片战争》V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九二)

九、十月间,鸦片贩子以走私方式破坏禁烟的活动依然严重存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有过如下的描述:

沿海一带从事于这非法交易的船只，为数之多，堪与以前任何时期相比拟，甚至还要更多。价格好像荒年的物价一样，继续增高。据说在刚刚缴烟之后，在广州城里交货的每箱价格，就从五百元涨到三千元，在十月里，沿海一带，每箱价格大约在一千元到一千六百元，到年底降至七百元到一千二百元。……交易情形和代理商家，现在已经完全变更了。主要的代理商不再住在中国，他们的船只无论大小，都带有武装人员和武器，足能向中国水师挑衅。并且有不少的中国本地走私商也武装起来，借以保卫自己，反抗他们政府的官兵。结果是鸦片交易的活跃似乎和以前一样，其安全和利润的厚实也和从前一样。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六二至二六三）

十月初七日，与邓廷桢会商剿堵事宜。（《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二）

十月初九日，林则徐、邓廷桢视察横档、靖远炮台。（《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三）

[按] 靖远炮台是林则徐所筹建，中央档案馆所藏林则徐的《新建炮台图说》中记称：“新建靖远炮台一座，在威远、镇远两台之间，东离威远炮台五丈五尺，西离镇远炮台七十六丈，台面平宽六十三丈，拟开炮眼六十个，安炮六十位。炮台东角包墙长九丈五尺，西角包墙长七丈三尺，台后围墙长八十七丈，台前临水留出土坡十六丈，炮台石墙均宽五尺，敌台面宽二丈五尺，敌台后至山根宽处阔十四丈，窄处阔七丈。其砌石高低层数及城门望楼官厅兵房等项，容俟竣工验实，另行具奏。”近人杜永镇曾对虎门海口各炮台进行考查后撰《对虎门炮台抗英大炮和虎门海口各炮台的初步考查》一文记靖远炮台事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筹建，该炮台位于镇远、威远两炮台之间。东距威远炮台五丈五尺，西离镇远炮台七十六丈，台面平宽六十三丈，以石砌成。垛墙高六尺余，厚五尺，以三合土筑成。后台石砌围墙一道，自武山麓直达山顶，长九十一丈，高一丈二尺、厚二尺。台设大小铁炮六十门。虎门各炮之坚固与火力之充沛，以此台为最。”（《文物》1963年第10期）

[又按] 据刘炳元所撰《浅论林则徐的广东防务》一文称，虎门地区炮位设置情况是，虎门原有十座炮台，共安炮二百七十二门（其中沙角十二门、大角十六门、威远十四门、镇远四十门、横档四十门、永安四十门、巩固二十门，大虎三十二门、新涌十二门、蕉门二十门）。新建靖远炮台六十门。尖沙嘴和

官涌炮台各安炮五十六门。新增共一七二门。如此，广东中路海口的十三座炮台即拥有大炮四百四十门了，这比原来增加了一百七十二门。（《林则徐与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页八一）

十月十六日，林则徐上《英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进口，并各处滋扰在穿鼻尖沙嘴叠次将其击退折》，报告穿鼻、官涌各役的战况（新夏按：已见九月二十九至十月初八日条）。折中又提出了体现其区别对待这一策略思想的若干论点。

此次剿办之余，于澳门既不能陆居，于尖沙又不能水处，苟知悔悟，尽许回头。⁽¹⁾若义律与吐噶等尚以报复为心，则坚垒固军，静以待之，亦自确有把握，⁽²⁾不敢轻率畏葸，致失机宜。

至贸易一事，该国之国计民生皆系于此，断不肯决然舍去。若果啖夷惮于具结，竟皆歇业不来，正咪喇哩等国之人所祷祀而求，冀得多收此利者。与其开门揖盗，何如去莠安良，而良莠之所以分，即以生死甘结为断。臣等现又传谕诸夷，以天朝法纪森严，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³⁾实至公无私之义。凡外夷来粵者，无不以此为衡，并非独为啖咭喇而设。此时他国货船遵式具结者，固许进埔，即啖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又如啖国咪喇之船，已在口内，闻有穿鼻、官涌之役，难免自疑。臣等谕令地方印委各员，諄切开导，以伊独知遵式具结，查明并无鸦片，洵属良夷，不惟保护安全，且必倍加优待。复经海关监督臣豫堃亲至黄埔验货，特传咪喇，面加慰谕，该夷感激涕零。⁽⁴⁾惟啖哪一船，被吐噶吓唬之后，尚未知避往何处？臣等飭属查明下落，护带进埔。倘吐噶兵船，复敢阻挡，仍须示以兵威，总期悉就范围，仰副圣主绥靖华夏之至意。

[按] 十一月二十八日，林则徐收到清廷的谕旨，对这些论点均予“驳斥”，兹并列奏语及朱批如次：

(1) 林奏：“苟知悔悟，尽许回头”

朱批：“不应如此，恐失体制”

(2) 林奏：“坚垒固军，静以待之，亦自确有把握”

朱批：“虽有把握，究非经久之谋”

(3) 林奏：“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

朱批：“所见甚是，而所办未免自相矛盾矣”

(4) 林奏：“(喀喇之船)复经海关监督臣豫堃，亲至黄埔验货，特传喀喇面加慰谕，该夷感谢涕零”

朱批：“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

林则徐是从大量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可以奏效的对策，而清廷的朱批则充分证明它对外务的毫无知识。同时，也反映了道光帝对反鸦片斗争的态度已开始转变。（《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二一；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三五）这是林则徐入仕后第一次受到如此严厉的公开申斥。

十月三十日。由于林则徐较好地运用了对外商区别分化的策略，对外贸易并未因义律的抗拒破坏而遭受重大影响，相反，其他各国船只纷纷具结进口，“自五月至今各国夷商货船遵示具结进口者五十六只，内啖咕喇船一只；其英国未具结之船，不许进口者三十二只，已具结而被该国兵船阻挡未进口者一只”。（《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五）

十一月初一日，林则徐于十月二十二日发布《遵旨于十一月初一日封港告示》，停止英国贸易。对已具结之英船仍准进口贸易。（《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八八至二八九）

[按] 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豫堃会衔发布之封港告示有自《中国丛报》回译本，见《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页八四。

十一月初五日，林则徐由虎门返省，密切注视停止贸易后的反响。他派人到澳门及有关湾口秘密观察形势，加强搜集翻译外国书刊，加强了解外情。

十一月初八日，清廷在批复林则徐穿鼻战报时命令停止对英贸易，并自动放弃追查杀人凶手。上谕中说：

著林等酌量情形，即将啖咕喇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啖哪一船，无庸查明下落。并著出示各国，列其罪状，宣布各夷。俾知啖夷自绝天朝，与尔各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三六）

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上《请将高廉道暂驻澳门，查办中外贸易事务片》，要求高廉道暂行驻扎澳门，督同澳门同知等查办夷务。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廷批准其请求。（《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三一至二三二）

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等上《察看义律及英商反复情形遵旨不准交易折》，折中分析了英国和其他各国在通商问题上的矛盾，以论证禁绝鸦片不致妨碍贸易。折中说：

查向来夷船到粤，以暎咭喇为最多。自严办鸦片以来，各夷埠均有传闻，以鸦片出自暎国，此后该国买卖可减，别国买卖可增，如哇国、嘴国及单鹰、堪啞啞等国，历年不过偶来一二船，本年来者特多，是他夷皆有欣欣向荣之象。而咪喇啞国之船现来四十五只，则比往届全年之数已有浮多，尤见天朝声教覃敷，并不少此暎咭喇一国。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二九；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页一至四）

折中对如何禁绝烟毒的问题，也在认识上比过去有所提高。过去只从内部禁绝吸食贩种着手，而此折则提出“首贵杜其来源”的主张。它证明林则徐在实际斗争中已逐渐认识到烟毒的根源在于侵略者的源源而来。

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上《复议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指出漕务积重难返之弊说：

漕务势成积重，如医家之治久病，见证易而用药难。盖他端政事，只求官与民两相安而已，独漕务则粮户输之州县，州县兑之旗丁，而旗丁领运于南，斛交于北，则又有沿途闸坝与通仓经纪操其短长，故弊常相因而事难独善。即论病根所起，南北亦各执一词。以北言南，则谓州县浮收，以致旗丁勒索，旗丁勒索，以致到处诛求。而以南言北，又谓旗丁既被诛求，安得不勒索，而州县既被勒索，安得不浮收。每以反唇相稽，鲜能设身处地。于是官与民竞，丁与官竞，即官与官亦各随其职掌以顾考成，而无不相竞。而凡刁生、劣监、讼棍、包户、奸胥、蠹役、头伍、尖丁、走差、谋委之徒，亦皆乘机挟制，以衣食寝处于漕。本图私也而害公矣，本争利也而交病矣。

林则徐并根据自己历年办漕的经验，提出了四项纠正漕弊的办法，即正本清源、补偏救弊、补救外之补救及本源中之本源，每项下又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条款，成为改革漕弊的一篇重要建议。（《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二二至二四二）

〔按〕 四项办法中的“本源中之本源”即林则徐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间入觐时所面陈的直隶水利事宜，也就是《畿辅水利议》的主要内容。

十一月初十日,义律鉴于封港后的局势日趋严重,他采取的推诿和拖延的抗拒对策并未奏效,但又尚未具备武装进犯的实力,若干商船急待进口,所以,他不得不递禀,声称“欲求承平”,虚假地表示希望缓和局势,“再得安宁”,实际上,这是一种等待本国兵力到来的缓兵之计。十一月十一日夜,林则徐收到关天培派人送来义律的信件。((《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六)义律表示:“欲仍作正经贸易,凡事钦遵大清律例而不违本国制度。”林则徐处在朝廷日趋“强硬”,义律态度屡有反复而又正式宣布停止贸易的现实情况面前,批驳了义律的要求,并在批文中历数义律一年来的罪行,识破他一如过去那样“伪作输诚伎俩”,企图含混恢复贸易。严正指出:

不许尔国交易,此皆由于尔之自取,并非天朝无故绝人。

须知尔国制度,亦不能出天朝律例之外……若违天朝律例,则永远不许贸易。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九六)

这是林则徐对英外交的一个简括总结,也是对英国侵华活动的公开揭露,很有参考价值。((《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九五二九七)

十一月十一日午后,林则徐在天后宫接见遇难船上生还的十五人,进行调查了解后,即用船送走。

嗙咭喇有一货船在洋遭风,飘至琼州之文昌县,淹毙蜜化神等十七名,尚有十五名凫水登岸,递送至省,今拟传其谕话。是日早晨赴邓制军处,中丞、樵使俱在座,即同饭。饭罢赴天后宫,传难夷加力臣等十五人,面谕约逾一时之久,并赏食物,各免冠谢。即遣员弃具舟解往虎门,归其舟次。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六)

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把参加这次接见的遇难船医生喜尔所写的一篇记录列为附录。喜尔的文章详尽地记述了他们所乘的三桅船杉达号是于1839年10月12日在海南岛附近遭难沉毁,脱险后居留广州时曾受到林则徐的隆重接待。林则徐向他们调查、询问了若干外事知识和有关情况。林则徐对他们进行了交谈、慰问、宣传和咨询各方面的工作,如:

(一) 慰问遇难船只。

(二) 探询英国本土是否已经知道中英之间发生战事。

(三) 询问杉达号的航行路线和载货情况。

(四) 向船员表示,希望中英友好。

(五) 指出中英间战争的发生是“由于英国人倾销鸦片”,并阐述了鸦片烟毒的危害,表明中国禁烟的决心。

(六) 请喜尔等帮助订正所译西书中的译文。

(七) 请喜尔等帮助修改致英王书。

(八) 了解美国、土耳其等国情况。

(《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二一至三二六)

这种接见方式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这是林则徐又一次违反封建礼制的做法。同时也体现了林则徐区别一般公民和鸦片烟贩的策略思想。

[按] 喜尔记录这次接见在1839年12月14日,即旧历十一月初九日,与林则徐日记相差二日。张馨保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五章中说:“12月16日林则徐接见了10月12日海南岛附近沉没的英国三桅船桑达号的船员”,与日记相合。当以日记为准。

在这次谈话中,也暴露出在长期闭塞过程中,即使如林则徐这样的人也是对世界知识所知甚少,甚至是错误的。如关于土耳其的谈话内容便是一例:

讲至都鲁机(土耳其)出产鸦片时,钦差即问都鲁机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或系米利坚所属之地。我等回说不属米利坚,只离中国约一月水程。钦差同各位大官府,尽皆似是惊讶。

(《鸦片战争》I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二六至四二七)

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友人梁廷枏、张维屏等六人来会,交谈时事。

十五日……晨起对客。是午,粤秀山长区仁圃吏部(玉章、戊辰庶常)、羊城山长陈堂溪仪部(其锷)、张南山(维屏)、鲍逸卸(俊,癸未庶常、刑部主事、降)、黄香石(培芳、甲子副车)、梁章冉(廷枏、甲午副车),俱来寓小集,申刻散。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六)

十一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与邓廷楨、怡良、豫堃等商订澳门贸易章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七)

十一月二十二日,英商呢哩布,不顾封港令出洋,以鸦片易食,被巡船扣留。义律等多次要求释放。二十七日,林则徐发《会批英商呢哩布

禀》。二十八日，又发《会批义律求释呢哩布禀》等文件，申明“应拿”理由。（《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二九八至三〇四）

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28日），《澳门新闻纸》鼓吹“鸦片无害”的反动舆论说：

都鲁机（土耳其）之人，食鸦片甚多，人人皆勇壮。在英吉利国之人，食鸦片亦多，并未见变成禽兽。现在英国有一人，可以为证。如噶尔嘛喋吐食鸦片甚多，一生壮健，寿至八十岁。

（《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一九）

[按] 当时，鸦片贩子制造这种舆论甚嚣尘上，如老鸦片贩子亨德根据自己在华贩毒“四十年所积的亲身经验”，断言“极少见到任何一个人因吸食鸦片而受到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伤害”，并认为“吸鸦片这种习惯，和我们有节制的饮酒是一样的。至于和美国、英国所使用的烈酒及其害处相比，那末鸦片的害处是很微小的”。（转引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贸易》页四八至四九）还有那些“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式船来到中国”，“也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及商人手中接受捐赠”的美国传教师们，也都说：“鸦片无害于中国人，像酒的无害于美国人一样。”（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三九）这类说法简直是违背事实的胡说。他们之所以如此说，不仅是想轻描淡写地掩饰自己的贩毒罪恶，更重要的正是想用这种“鸦片无害论”在国际上混淆是非，借以否定中国禁烟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以便自己仍能继续在中国倾销毒品。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允许具结英船“皇家萨克逊”号驶进黄埔贸易，以实现自己的诺言。

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则徐等于昨晚收到清政府十一月初八日上谕，停止对英贸易，驱逐船只出口。（《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四二至二四四）晨，邓廷桢、怡良来见，“商议派兵往东莞围拏万家租村内尹、林两族囤贩鸦片，并议澳门事宜”。（《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九）

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林则徐从美国人那里购入甘米力治号舰船，作为“中国海军中最早的外国造军舰”，并为海上交战之用。另外，还购入了二艘二十五吨的纵帆船和一艘外轮小火轮。（〔日〕田中正美：《林则徐的抗英政策及其思想》，载日本《东洋史研究》第38卷第3号，李少军译）

[按] 甘米力治号是一艘一千零六十吨的美国商船,装有三十四门英制大炮。

十二月初一日,林则徐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两江总督。上谕称:

林则徐已实授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责无旁贷,倘查拿不能净绝根株,唯林是问。

(《清宣宗实录》页三二九)

[按] 此谕旨于二十二日收到,这首谕旨是为日后对林则徐横加罪责时所预设的依据。

十二月初一日(公元1840年1月5日),林则徐下令断绝一切英国船只进口。中英贸易完全停止。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义律大佐(Captain Elliot)通知中国官方说,英国船只只有在行使武力之下才会被阻止出入广州海口。钦差大臣就在二十六日下令,自十二月六日起,英国船只一概不许进口,作为答复;随后又于一八四〇年一月五日宣布广州封港,“永远”断绝英船、英货或英国属地的船货的进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九〇)

[按] 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会衔发布的停止英商贸易驱逐英船出口告示。(载《中国丛报》回译本,见《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页八六至八七)

十二月初二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十一月初九日所上停止对英贸易的奏报,即谕令对所有英船不加区别地“一概驱逐出境,不准逗留”。(《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页四)实际上,这是对林则徐区别对待鸦片贩子与正当商人策略的批驳。

十二月初四日,林则徐向清廷上《遵旨宣布英国罪状并设法驱逐其船只出口折》,报告宣布断绝贸易的情况:

该国货船停泊外洋,本未进口,兹闻天威震怒,自当警惧回帆。惟奸夷之夹私者,固仍冀售私,即良夷之载货者,亦未肯弃货,徘徊观望,势所必然,谅非空言所能谕遣。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四四)

这一奏文是林则徐已意识到要解决中英间鸦片问题已非空言所能达到,暗示须用武力驱逐之意,而且邻近广东地区亦应加强警惕,配合堵绝。“其沿

海各省，以福建为最近，浙江、江苏次之，应请敕下各该省督抚，一体严行防堵，以绝去路。”（《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四四）

林则徐考虑到断绝英国贸易后，禁烟将面对内外种种困难，他归纳为十个问题，发给部属征集意见。这十个问题是：

一、英夷贸易业已封港，诚恐各国夷船代为分销，或将货物寄托别船，或将船只改易船号，借名影射，勾串营私，应如何稽查，以别真伪？

一、英夷反复靡常，无非欲留卖烟后路，现在贸易虽断，而货船尚泊外洋，诚恐夷埠载送新烟，各船又成旧窠，应如何杜绝，以绝根株？

一、茶叶、湖丝为外夷必需之物，英夷既停贸易，断不准偷漏丝毫，恐有他夷暗代购求，洋商潜通私售，应如何防范，以塞漏卮？

一、英夷久称桀骜，今年屡经受创，固咸知其实无能，惟海峽边防，不可一日无备，口岸应如何固守？师船应如何进攻？设险为防，营制应否更改？攻坚致远，炮台应否添增？

一、内河外海，武弁如林，贤否不齐，习气亦重，黠者得规包庇，懦者置若罔闻，应如何严立课程，俾知效命？

一、西洋夷人傲居濠镜，不耕不织，专恃懋迁，罔利营私，势所不免，虽素称恭顺，而时露刁蛮，额船应如何稽察，俾遵旧制？夷情应如何束缚，俾就范围？如何严杜卖烟奸夷？如何密访屯烟夷馆？总期不隳其生计，亦不遂其奸谋，控驭防闲，冀臻妥善。

一、洋奸名目，人所共闻，其在官者为洋商，为通事，为买办，为引水，其在私者为吗咕，为沙文，此外慕膻逐臭之徒更不可枚举。人如聚蚁，技等教猱，立意不过得财，流极至于坏法，应如何铃制厘剔，以杜内奸？

一、沿海奸民久与夷人相习，鸦片之利倍于别样营生，等性命于鸿毛，涉风涛如平地，虾筍、米艇、拖风、望洋诸船，运桨如飞，行踪莫测，或易以食物，或购以纹银，买者既多，卖者岂能绝迹，应如何严拿，以断销路？

一、内地城市村庄，卖烟久成锢习，富商大贾则屯土居奇，小户贫民则熬烟零售，虽查拿较紧，而夹带更巧，藏匿更深，小贩即使翦除，大薤未能尽拔。各该州县或蔽于胥役之欺朦，或怵于巨室之包庇，或虑抗拒之

□事，或恐讦告之纠缠，种种畏难，因之敛手，一奉严檄饬缉，不过托诸空言，了无实际，应如何核计功过，俾可奋迅有为？

一、外夷卖烟，由于内地之买受，奸徒之买受，由于下流之嗜食。现因新例森严，戒者虽已六七，而富家大室，恃其厦广房深，官幕长随，恃其符坚事□(秘)，因循观望，吸食依然，劝诫频施，仍无微惧，死期将届，谁能生之？应如何设法查拿，以警愚顽，以救生命？

这十个问题是从一篇未署名的呈文中摘录出来的。这份呈文在回答“营制应否更改”时，认为：“边防营制，他处尚可毋庸更改，惟顺德一协……查该县有板沙尾大海，为香、顺、番三县要冲，夷人三板下澳必经之路，盗贼出没，抢劫频闻，似应相度该处附近可设寨城之址，移副将带守备一员驻扎，留守备一员驻县城，俾管钱粮军库，其余并令分防边海要地，或分兵之半，改为外海水师，派拨米艇，由板沙尾南排头直出焦门等处，按季洋巡，与香山协会哨，似边腹更加联络，益收臂指之效矣。”林则徐在此段文字上头亲笔批注：“此议虽未足以制外夷，实可以防内匪，似属可行。”(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931/13)

[按] 这十个问题的文件是英国外交部档案所存。杨国楨收入所著《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三二一至三二二，并在页三二三注①中作了如下说明：

这篇答卷似的文件，并未写明作者姓名、受件人姓名及时间。文件上的这段批语，我认定是林则徐手迹，因而推论这篇文件是答复林则徐提问的呈文。这十个问题，和林则徐在其他禁烟文件上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

[按] 鉴于这篇文件是初次搜检到，对研究林则徐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及关注点所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特自杨传中录入。

十二月初十日，英舰封锁广州口岸及珠江口。

十二月十一日，顺天府尹曾望颜上《封关禁海议》，主要内容是：

臣愚以为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数十船载来之货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伏其命，彼未有不惧而求我者也。

除口内往来船只不禁外，其余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海，即素以捕鱼为生者，亦止许在附近海内捕取。倘查有借名影射，私行接济夷船者，立拿正法，其弁兵得规包庇者，一律治罪。再查明沿海各山有淡水可取之

处，专派弁兵把守，不准夷船往汲。其近海村庄居民，令各团练乡勇自为防守，凡有夷人上岸，即行攻击，有私通者严治其罪。不独广东一省宜然，凡沿海各省，俱宜如此严密，则该关接济之路既绝，樵汲又且不通，亦应悔罪而俯首听命矣！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页六至八）

曾奏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封建官僚“闭关自守”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已不足以应付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打开中国大门谋求侵略的局势。这种寄希望于隔绝外界就可制敌的简单幼稚主张虽然不会奏实效，但在统治集团内还是引起反响的。所以，清廷把这封奏折发交林则徐等议复，而不是立即驳议或“留中”不发。

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840年1月16日），英女王维多利亚在议会中发表演说，声明禁烟事件使英商利益蒙受损失，并且影响英王“尊严”，所以她正予以密切的注意。这篇演说预示英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野心，同时也愈加鼓励了整个统治阶级的侵略意向。（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页二八）

十二月十四日，林则徐致函怡良，准备共同商讨募勇操练以抗英一事说：

昨蠲翁来此，当经面商募勇操练一事，蠲翁亦以为然，未知曾达清听否？其事非数行所能悉，容出门时奉造面谈可耳。

随信还送去“昨译出最近之新闻纸”，并希望转递豫堃一阅。可见译书活动一直未停。（《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八七）

十二月十四日，英商弯喇回国，林则徐等命其带去致英吉利国王书一道。这道照会是六月拟定、七月间奏呈，由道光帝审定认为“得体周到”而待发者。这道照会在了解外情、运用策略等方面都比二月间所拟照会前进了一步。它表达了林则徐的对外态度。照会全文已载六月二十四日条。

十二月十七日，林则徐等发布告示警告渡船应负责检查渡客走私。

嗣后搭载人客，务于下船逐细检查，果能查出烟匪连鸦片烟票送到官者，即将该犯名下所带别项货物及随身行李、银数，全数赏给。自示以后，若仍漫不经心，则是有意徇纵，罪与知情受雇者同，一经委员查获，或烟犯供开，定将该渡船主照例治罪，船只入官。

（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233/180，第15号，引自杨国楨

《英国外交部（中文）档案与林则徐研究》一文，油印本）

十二月十八日，英国任命士当东替换义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一九）

十二月二十日，自九月十一日起至今日止，林则徐在粤续获烟案一百八十四起，计“烟土、烟膏二万三千二百五十八两四钱三分，烟枪一千八百二十四枝，烟锅九十二口”。（《续获人烟枪具并现办情形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五七）

十二月二十二日，林则徐收到十二月初二日谕旨，与邓廷桢对调，任两广总督。（《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〇）二十四日，在《复陈粤省封港后严防以杜流弊片》中请示缴还钦差大臣关防一事。（《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六三）

十二月二十四日，林则徐条复上年六月间御史骆秉章奏请整饬洋务章程，有五项对策，即：①如查有夹带分毫烟土，对外商、洋商一并“斥革治罪”，不准洋商“朋充负欠”；②饬洋商令通事、买办逐层担保；③不许外人在省城居留和与华人交接；④裁撤三板船；⑤外国人带来洋银务令以银准货，不使余剩带回。（《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五八至二六二；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页一九至二四）

〔按〕道光二十年二月九日，清廷发军机大臣速议具奏。四月十九日，议复发回。

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收到林则徐等所上封港以来的情况和要求沿海各地一体严禁鸦片走私的报告。清廷即著沿海各督抚“认真稽查”。（《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页一五至一九）

十二月二十八日，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彥士奏陈福建沿海鸦片走私情况说：

英吉利携带鸦片烟土在闽省海口销售，已非一日。……现当广东查办吃紧之日……闽省系接壤之区，有必当一律严办，不可稍事姑容者。……近闻漳、泉各处有夷船往来寄舫。……水师员弁收受陋规……船上烟土，皆营弁包庇贩卖……水师哨船代为交易……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页九至一三）

清廷据此即派祁寓藻、黄爵滋驰往福建查办，并将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会同祁、黄将杜彥士所陈各款查明惩办。（《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页一四）

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则徐上《请奖励禁烟出力员弁折》报告办理夷务在事

出力人员名单,其中有余保纯、珠尔杭阿、刘开域、蒋立昂、麦廷章、何芳、陈连陞等三十八人。(《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六七至二七一)

冬,林则徐之弟霈霖卒。

亡弟之变,忽亦将及期年。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叶申芑》,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页二六二)

〔按〕据林则徐父《林宾日日记》所载,林霈霖在青年时代居家侍父,承担一切婚丧喜庆等应酬事务,十分辛劳。

是年,外船输入的洋银,“已经查验者有二百七十三万二千九百余元,其未验者尚不在此数之内。是此时外来洋银实见旺盛。而广东省城市上纹银价值,每两较前少兑大钱百余文至二百文不等”。(《复议骆秉章条陈整饬洋务章程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六一)由银贵钱贱转到钱贵银贱,说明白银已从外流转成内溢。这一事实证明林则徐对英国侵略者采取的坚决态度不但无害于中国和其他各国的贸易,而是得到更多的利益。

是年,据不完全统计,破获烟案数百起,拿获人犯二千二百名,收缴鸦片七十一万一千零十四两,烟枪七万五千七百二十六杆,烟锅七百二十六口。

是年,林则徐辑译《华事夷言》一书。

此书即林所飭译书籍之一也。大抵摘西洋杂志、日报中有关中国之议论而成,以规其对事情之看法。按《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七页三十下载裕谦折有云:“又考其自行记载之《华事夷言》一书,亦有船上所食皆咸肉,一见鲜肉,如同珍宝之语。”则此书在当时已相当流传,但裕谦所引之语不见于今本,则今所流传者,亦非足本矣。

(《鸦片战争书目解题》,见《鸦片战争》V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四〇)

裕谦的另一奏折中也谈到《华事夷言》说:

查有粤东钞本番鬼录,系啖夷商人,用夷字记载见闻。近来,粤东通事,用汉字译出,改名《华事夷言》。其言虽属鄙俚,然系该夷本国自相告语之词,故于鸦片之数目、走私之情节,一一直言不讳,而末段言中国之人,柔弱不善战,水师军器皆不中用。惟广东岸上粗工力作之人及水中营生之人,勇壮有力,欧罗巴人皆不能及,若拣充兵丁,可谓精兵等语。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四,页三四至三五)

[按] 折中所述及内容与今本内容相符。

[又按] 近人陈原认为《华事夷言》一书是摘译德庇时《中国人》一书的，他说：“收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华事夷言》录要，也署林则徐译。这份材料是外国人对中国事情的零星意见。……有人认为也是从西报转译的，也有人认为译自一本英文书。1839年晋谒过林则徐的医生喜尔(Dr. Hill)在《广州周报》上写过一篇印象记。那篇文章说林则徐给他看两本英文书，书中都已作了若干摘译，其中一本已缺封扉，据他猜想是德庇时的《中国人》。《中国人》一书出版于1836年，讲中国文化艺术、风土人情一直到政治经济。我很怀疑《华事夷言》就是摘译此书的。(陈原：《林则徐译书》，见1961年5月4日《人民日报》)杨国桢氏在《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一文中也持陈说：“《华事夷言》摘译自一八三六年伦敦出版的《中国人》，著者德庇时，在东印度公司时期就是长驻广州的‘大班’，一个狡诈的侵华老手。书中谈到英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禁烟抗英的斗争有参考的价值。”

[又按] 陈文中所说喜尔医生见到林则徐所藏《中国人》一书的情况见《英军在华作战记》附录。当时喜尔是英船杉达号生还的遇难者之一，林则徐接见过他们。喜尔记录的接见状况中有林则徐向他出示英人著作一事说：“为了向我们表明鸦片生意的可耻及最近几年来它的增长，他交给我们一份塞尔瓦尔先生(Mr. Thelwell)作的小册子和另一本撕去了封面的关于中国的小册子(我想是德庇时 Davis 作的)。他要求我们阅读从两书中摘出的几段。两书中有几部分已经译成中文，贴在原文所在的书页上。”(《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二四)

[又按] 《华事夷言录要》，系林则徐组织译员摘译1836年伦敦出版的《中国人》一书。该书著者德威时(J. F. Davis 亦译作德庇时)，系英国在东印度公司时期专驻广州的“大班”，是个老“中国通”。书中谈论英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魏源将其编入《海国图志》百卷本的第八十三卷。其后，王锡祺又将其收入《小方壶輿地丛钞》补编本(上海1931年石印本)。(《林则徐全集》第十册，译编《本卷编辑说明》)

从上述各种记载看，《华事夷言》可能主要是摘译了《中国人》一书，但不仅只是这一种书，也很可能辑译了其他书刊而成为译丛性质的书。

是年开始，林则徐在粤进行探求新知、组织兵勇、增设战备、厘定赏格等

抵御侵略的活动。其情况除林则徐章奏中有所涉及外，他如《夷氛闻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番禺县志》及《澳门新闻纸》等书均有论述，兹录《道光洋艘征抚记》所记以概其余：

林则徐自去岁（新夏按：指十九年）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蛋户，于是招募丁壮五千，每人给月费银六圆，贍家银六圆。其费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于虎门之横档屿、设铁链木筏，横亘中流。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又雇同安米艇、红单船、拖风船共六十，备战船。又备火舟二十，小舟百余以备攻剿。并购旧洋船为式，使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使务乘海潮、据上风，为万全必胜之计。林则徐亲赴狮子洋校阅水师，号令严明，声势壮甚。至是又下令：每杀白洋人者赏银二百圆；黑洋人半之。斩首逆义律者银二万圆；其下领兵头目以次递降。获兵艘者，除火药炮械缴官外，余皆充赏。于是洋船之汉奸，皆为英人所疑忌不敢留，尽遣去。

（魏源：《圣武记》一〇卷）

是年，林则徐在广东推行禁烟运动时，对澳门的葡萄牙采取了与对英国有所不同的措施，主要从解释、说理、宽容、信任等方面着手，从而杜塞了被义律利用和勾结的可能性。

是年，龚自珍成《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其中有二首痛斥烟害道：

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
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橱护阿芙蓉。
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
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页五一七）

另外还有一首是龚抒发自己未能投身反侵略斗争的急切心情的。诗中写道：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藏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页五一七）

是年，林则徐为同年友赵兰友写《补题赵兰友同年〈雪舫传觞图〉》诗。宣

南诗社社友董国华赠林见怀诗，林写《次董琴涵观察始兴舟次见怀原韵》诗。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九、一九七）

是年白镕（1766—1839）、陶澍（1779—1839）、潘德舆（1785—1839）、陈銓（1786—1839）卒。

道光二十年 庚子 1840年 五十六岁

正月初一日，林则徐接任两广总督，继续在粤主持禁烟运动。林则徐任粤督后，当地知识分子梁廷枏等往见，林与梁单独交谈了当时的局势和梁氏的著作活动等。

（林则徐由越华书院迁入节署后）同事六人诣谒。会客至，留予刺使俟之。及见，公慨然曰：“任大责重矣，何以处此。”予曰：“海事公所优为，无待刍菘之献。然公初至，集思广益，自可执而用之。近则条陈者多，而愈足以乱人耳目。此后但以夷情来者见之耳。”公首肯。予因言公既受节钺，从此地方利病，似可访其重且大者施行之，庶不负百姓之望。因举桑园围帑息备岁修资者，为目前首要，请飭查本项，令择绅抢修之。公越日即以所查见示。先是，予撰《粤海关志》成，已缮红本。将次缮《海防汇览》，林公谓且少缓，俟此次海禁事竣，增入数卷，遂停笔待之。迨夷难作，不复及此矣。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二自注）

正月初二日（1840年2月4日），义律调英舰海阿新号驶入澳门内港，林则徐采取相应对策经澳葡当局斡旋，海阿新号撤出。（《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二）

正月初四日，林则徐因澳门葡萄牙领事阻止华兵开入，特命高廉道易中孚进行交涉，并先后责令其驱逐英人出澳，毋得容留一人。

札高廉易道，督同澳门厅蒋署丞，转谕西洋夷目唵嚙知悉：

照得澳门一区，乃天朝土地，各国夷人俱不准混行托足，独许西洋夷人聚族而处，长育子孙，是大皇帝厚泽深仁，直视尔西夷为域内子民，凡所以抚字而护持者，无微不至。尔等稍有知识，当亦共信天朝之待尔西夷，光明正大，不必妄生疑虑，首鼠两端也。

前因唵夷义律等久住澳门，本部堂、本部院即经严谕该夷，认真驱

逐，诚恐暎夷自断贸易以后，穷蹙无归，势必图占澳门，尔西夷转无容身之地。若待蚕食之后，天朝始行进兵，虽克服无难，而尔等恐无遗类矣。是以本部堂、本部院严飭文武大员，刻日带兵进澳，原为外御暎夷，内安尔众，锄强扶弱，计出万全。乃节据澳中文武禀称，转据该夷口说，恐受首先肇衅之名，须待暎夷先自肇衅，再行计议等语。试思义律等叠次率众逞强入澳，旁若无人，而华伦兵船亦竟敢驶抵加思兰炮台之前，不惟天朝法度在所难容，即按之尔西洋夷例，亦从来所未有。乃尔西夷，并不闻开放一炮，而转阻我官兵不必入澳堵御，是大不可解矣。试问暎夷如此鸱张，尚不谓之肇衅，必俟何等情状，乃为肇衅耶？如果该夷意中早有定见，谓必如何才算得暎夷自行开衅。既经开衅之后，该夷如何拒敌，始能保住澳门不被暎夷占居〔踞〕，不贮暎夷货物，该夷是否有此把握，亦应明白具禀。

现据该国夷人传说，暎夷祖家兵船十二只、孟买兵船十二只不久可到等语。此等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制其死命。惟尔在澳夷兵，为数有限，试问能否制服暎夷？与其临事张皇，坐失依据，何如敬听官宪指示，将官兵早带入澳，妥为布置。一旦有事，该夷随同拒敌，则有备无患，定使比户不惊。若恐兵勇滋扰，及滥匪乘机窃发，本部堂、本部院所遣带兵文武，俱系纪律严明，设有前项不法之人，准尔西夷赴官指名控告，立时严拿，即在澳中审明，就地正法，以靖闾阎。凡此开诚布公，详晰劝谕，皆本部堂、本部院为保护该夷起见，该夷等务宜效顺去逆，倚仗天朝军威，为尔西夷安枕之计，慎勿妄生疑惑，自外生成，致貽后悔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〇七至三〇八）

正月十八日，林则徐奏陈英国新派兰吐噶吨来华代替义律，请仍一并坚拒，不与通商，对英国以外各国亦应加强防范。清廷予以同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页二四至二六）

正月十八日，林则徐公布原已拟定的对澳告示。（《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三）

正月十八日（2月20日），英国任命驻好望角海军司令乔治·懿律

(George Elliot)为对华谈判全权公使,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为副,并由外交大臣巴麦尊(Palmerston)发交《致满清宰相的抗议书》,要求通商、割地、赔烟价和待遇平等等。此“抗议书”即后来英军在天津所投而由琦善上奏者。(《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页三〇至三八)同时,又对懿律作了指示,即对清交涉的条件应包括居住自由、领事裁判权、私货可没收人不得伤及订立税则等内容。(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九四、三〇八、七〇三至七〇九)

同日,英国政府预拟了《对华条约草案》共十条,要求开放口岸,设置领事,割让岛屿,赔偿烟价,废除洋行,赔偿军费等等,并附有备忘录,说明如中国不愿割让岛屿时,则另以建造房屋、商定关税及领事裁判权等五项条款替换。这个条约草案充分暴露出英国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页七二至七六)

当时,外间已在传播英拟动武的消息,林则徐也有所探闻,在二月初四的《烧毁奸船以断英舶接济折》中曾约略谈到:

海上传闻,谣言不一。有谓倭夷会集各埠兵船同来滋扰者;有谓来船一二艘满载炮火,将逗留之货船尽扮兵船者;有谓该夷去秋求准通商,已将新烟载回夷埠,今贸易既断,转无顾忌,奸夷载去别货,仍将鸦片换来,设计诱人玩法者。

林则徐既不为传言所恫吓,同时又积极从事战备,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对策。并主张利用民力。

林则徐能利用民力,攻敌取胜的思想和行动,虽然和当时一般封建官僚有所不同,但却有极大的阶级局限性,他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采取了“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方针:

粤洋渔船蛋艇之多,几不可以数计。其人贪利亡命者,无不远赴外洋。而奸夷加意招徕,啖以倍蓰之利,即一蔬一薪,亦皆厚给其值,并以鸦片与之兑换,使之两获其利。利愈重则命愈轻,故夷船寄碇虽遥,而冒险犯法以趋之者,闻已渐相(新夏按:《道光筹办夷务始末》本无“渐相”二字)环集。此又断其贸易之后,更出一种私弊,不可不亟亟剿除者。

臣等再四思维,惟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即与提臣关天培密商,取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蛋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余皆雇用此等民人以为水勇,先赴各洋岛澳分投埋伏,候至夜

深，各船俱熟睡（新夏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脱此句），察看风潮皆顺，即令一齐放出，乘势火攻，将此等环护夷船各匪船随烧随拿，许以烧得一船即给一船之赏，如能延烧夷船，倍加重赏。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八六至二八八；

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〇，页六至七）

正月二十七日，林则徐组织渔民、蛋户和水师对停泊海面的英船和接济英船的艇船进行火攻，取得胜利：

则徐以舟师出洋，不能如夷船帆炮之得手，令水师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篱，备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潜出，乘上风攻其首尾，火器皆从桅掷下。又招募渔、蛋，董以兵弁，潜伏岛屿，随时挈小船攻扑，先练钉夷船四旁，使受火一时难脱，重给赏资。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二）

此次烧毁运土及济夷匪船，大小共二十三只，篷寮六处，除烧毙淹毙各犯外，生擒十名。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八八；

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〇，页六至七）

正月二十九日，晚间，马辰带到关天培信件，报告火攻战绩。林则徐致函怡良，告知夜袭获胜的喜悦心情说：

此次烧毁办艇，甚为痛快，不独寒汉奸之心，亦已落顽夷之胆矣。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信札页一九〇）

正月三十日，林则徐送新闻纸译稿两本给怡良。（《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九一）

二月初三日，发布《重新开放澳门葡萄牙人贸易告示》。

为晓谕事：

照得前因英夷不遵驱逐，继续居留澳门，而西夷胆敢自行窝藏，违抗本部堂、本部院之明确谕令。故彼时宣布关闭该地，停其贸易。今据我澳门文武官员禀称：“西夷接前谕之后，尚能悔悟与畏惧，（具）现英夷已被尽数逐出，西夷夷目或委黎多亦来面陈，称今后必永远不敢允准英夷入澳或窝藏彼等而违抗法度。”等情前来。经本部堂、本部院、本督监及时查察，该文武官员所禀属实。据西夷口供及其处境，彼等对我天朝法

度尚心存畏惧，特准其恢复照旧通商，以示天朝体恤。为此，特会谕一切澳门店主、外省商贾与民人及受雇装载转运货物之所有人等知悉：自本告示发布之日起，凡属原替西夷营运货物者，无论出口或进口，均准如前往来，但须遵照已定章程，所营运之货物，务经海关检查，按则课税，方可转运发售；不得密为英夷转运货物，或将其货与他货相混，以图瞒骗，有违法度，致干重究。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〇八至三〇九）

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上《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片》并附葡人与义律往来信函之译件六封。提出“驭夷不外操纵二端，而操纵只在贸易一事，夷性靡常，不得不以此为把握”的见解。（《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二八九至二九四）

[按] 《林文忠公政书》片题作《密陈驾驭澳夷情形片》。

二月上旬，林则徐函告怡良已将译报六件进呈。（《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九六）

二月二十日，林则徐与怡良亲赴校场检阅操练情况。（《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〇三至三〇四）

二月二十一日，英舰“都鲁壹”号开抵澳门海面。林则徐在《致怡良》函中说明他对来广东洋面英舰的防御措施说：

查此船（新夏按：指都鲁壹号 Druid，装有四十四门炮）即九月新闻纸内所说要来中国调停各事者，今既来此，只可严防。至所云尚带二三十只船之语，则皆虚张而已。易信庵（新夏按：易名中孚）请派陆路兵，兄思别处调遣未免需时，不如就近拨派。现拟委揭阳张令，带其练勇三百余名前赴关闸，而佐以香山炮手百名。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九六）

二月二十二日，广州知府珠尔杭阿进京。林则徐遵谕托其代缴钦差大臣关防。（《呈缴钦差大臣关防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二八）

[按] 缴还关防一事，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已在一片中请示，谕称“俟有该省大员进京之便带缴”，故在二月二十日委令珠尔杭阿赏缴，并于三月二十六日上《委员恭缴关防片》说明情况。（《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页三五五至三五六）

二月底，自上年十二月中旬至今，林则徐在粤又续获烟案一七六起，“总

计烟土、烟膏一万八千五百七十八两九钱，烟枪七百九十三枝，烟锅三十二口”。（《粤东续获人烟枪具情形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一九）

三月初一日至十一月十八日间，黄爵滋奉命在浙闽调查，先后奏陈有关严禁鸦片、加强海防及调查英舰进攻闽浙情况的奏议多次。

[按] 黄爵滋各奏具载于钞本黄少司寇疏中。其卷十二有三月初一所上《查办闽省事件大概情形疏》和《议令总督每岁暂驻泉州疏》。有三月二十七日所上《查验战船草率筹议赶紧修造疏》。其卷十三有三月二十七日所上《确查海口烟犯情形疏》及《片奏查办汉奸章程》、《片奏添建炮礮》。四月初六日所上《审明员弁吸食鸦片分别定拟疏》。卷十四有四月二十一日所上《查明原奏闽省夷船折内各款疏》。卷十六有六月二十七日所上《筹议海防造船铸炮疏》。卷十七有七月初六日所上《阅见厦门情形疏》，十月初四日所上《查明出力员弁疏》及《片奏厦门接仗情形》，十一月十八日所上《查明洋面夷船停泊情形疏》。卷十八有五月十三日所上《委员访查罌粟疏》，八月十八日所上《查明台温栽种罌粟情形疏》，十一月十八日所上《闻见定海情形疏》多篇。上述各奏均见《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

三月初六日，广东清远县把总黎祥光，假“缉私”之名，抢走领有关口税单的南海县商人林裕利铁丁货七十二篓。初九日，该商到三水县河面又被巡营外委黄安邦将所余铁丁三十二篓抢走。这些“缉私”人员非但毁弃客商税单，还强迫船工出具“失水”字据。此事揭发后，林则徐即指明事情的性质是“明系假巡缉为由，串同抢夺”，遂加以严肃处理。（《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稿页三八九至三九〇）

三月初六日（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正式通过政府侵华军费支出案和“英商在中国的损失，须达到满足的赔偿”等决议。初九日，上院几乎未经讨论一致通过。（杨国桢：《林则徐大传》页三五九）

三月十四日，林则徐派人到澳门探询“都鲁壹”号的炮火兵力及该舰的构造与性能。（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中译本，页六三至六七）

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连上《请改大鹏营制而重海防折》、《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折》及《请照例给发协济靖远炮台兵丁口粮银两片》等折片，以加强海防建设。（《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三〇至三三六）

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为进一步贯彻严禁政策，上《请将烟犯财产充赏

片》，提出根除烟害的办法。折中首先指陈当前禁烟运动中某些不足现象说：

察看各属府县城厢，凡在耳目昭著之地，大都渐就肃清。而乡曲村庄，山重水复，往往恃其僻远，藏垢纳污，旧时既不少窝存，闻拿又转相寄顿。或深房密室，守以妇女，而莫能窥；或祠庙山林，埋以坑窖，而无由识；甚至装为棺柩，假作坟茔，隐秘万端，出人意表。间有访问破获者，全借眼线密为伺察，于其藏匿处所探知真确，乃得搜起原赃。若眼线不真，搜查无获，则奸民有所借口，转恐酿成事端。故从前烟禁松时，患在得规包庇，迨禁严而情伪叠出，又患在托名慎重，瞻顾畏难。

其次，林则徐又建议将烟犯财产充赏，并严办诬陷，以求根绝烟害。折中说：

应请嗣后拿获贩卖鸦片之案，于审明定讞后，除烟土、烟膏、烟具悉数缴官毁化外，所有该犯船货产业，概准分别给赏，无论在洋在岸，一体照行。倘有栽烟诬赖、希图冒赏，亦必确审实情，遵照新例，不分首从，按法严办。庶查拿首报之人，有所图而不相隐庇，亦有惮而不敢诬妄，而囤犯为奸之辈，藏烟虽密，破案不难，于杜绝根株，似有裨益。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四四至三四五）

[按] 此议林则徐曾先与怡良商讨。二月上旬，林在致怡良函中说：“今设一鄙策，拟将粤省囤积烟土难以尽破，皆因隐匿包庇为利甚大，而首告指获得赏无多之故，详晰具奏。请将例应没官之犯产，赏给指告引拿之人，并声明近来所办各犯，抄产俱照此行，免其造报。如邀允准，则办理不致棘手。”（《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一九三）

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等议复曾望颜“封关禁海”议。林则徐用亲身体察到的实际情况反驳曾望颜的闭关主义主张。从上《议复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所阐述的论点来看，林则徐对沿海实际情况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各国关系的认识 and 如何利用矛盾的策略等方面，都比当时一般官吏深刻和实际得多。他认为封关不能根绝走私，而禁海既不利民生，又窒碍难行。奏中说：

且封关云者，为断鸦片也，若鸦片果因封关而断，亦何惮而不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

若如原奏所云，大小民船概不准其出海，则又不能。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新夏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本无“者”字），尤倍于陆地，

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至谓捕鱼者止许在附近海内，此说虽亦近情，然既许出洋，则远近几难自定，又孰能于洋面而（新夏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而”字）阻之。即使责令水师查禁，而昼伏夜动，东拿西逃，亦莫可如何之事。

奏中更主要地分析各国争利的矛盾，主张利用矛盾，区别对待，指出如果不加区别反使各国联成一气，则对我不利。这表现了林则徐反侵略的策略思想。奏中说：

专断一国贸易与概断各国贸易，揆理度势，迥不相同。

今若忽立新章，将现未犯法之各国夷船与啖咭喇一同拒绝，是抗违者摈之，恭顺者亦摈之（新夏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本无上二句），未免不分良莠，事出无名。设诸夷稟问何辜，臣等碍难批示。

自啖夷贸易断后，他国颇皆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绌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缺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

总之，驭夷宜刚柔互用，不必视之太重，亦未便视之太轻。与其泾渭不分，转致无所忌惮，曷若薰莠有别，俾皆就我范围。而且用诸国以并拒啖夷，则有如踣鹿，若因啖夷而并绝诸国，则不啻驱鱼，此际机宜，不敢不慎。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二四至三二八；

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〇，页二五至三〇）

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上《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折》，向清廷报告：在尖沙嘴及官涌增设炮台两处，并安设大炮五十余门，“计尖沙嘴炮台估需工料银一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零；官涌炮台估需工料银一万四千四十六两零”。（《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三三至三三五）

三月二十七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报告英船来华传闻的奏折，就加以朱批道：

无论虚实，总当不事张皇，严密防范，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制。彼何能为也。勉之！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〇，页一四）

二、三月间，林则徐相继制造一批炮船和小帆船，又仿越南船式造轧船四只，仿欧洲船式改二三只双桅船。（参见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同时，林则徐还积极训练士卒备战，并在演武厅手书对联以鼓舞士气。联语是：

小队出郊垌，愿士卒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
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

（萨嘉矩：《林则徐联句类集》卷一）

三月，林则徐弟子、近代思想家冯桂芬成进士，致函林则徐说：

兹喜南官脱籍，东观策名。玉署闲曹，正读书之佳地，京华人海，亦涉世之要资。某虽甚弩庸，讵甘暴弃，惟希大冶指以进竿。庶几矢报涓埃，上副圣人霖雨思贤之意；程能尺寸，不虚吾师风尘相赏之心。

（冯桂芬：《上林少穆师》，见《显志堂稿》卷一二）

四月十五日，林则徐“检阅新海军，对新军颇怀信心，以为可以用来扫荡英舰。其中包括‘甘米力治’号军舰，设有能移动的炮位，装备尚好。两个二十五吨重的纵帆船，油漆为黄色，绘有黄龙，一个明轮推动的小船，许多沙船”。（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四月二十一日，兵勇袭击英国鸦片走私船“希腊”号，击伤船长及船员二十五人。（参见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四月二十五日，上《访获护送鸦片之巡役及出洋贩烟人犯审拟折》，报告审明惩办护送鸦片之巡役与出洋贩烟之人犯尹施味、梁亚苏等三十三人情形。（《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六二至三六七）

四月，林则徐始获悉弟霭霖已于去冬亡故之讯。

亡弟之讣，舍间一向隐瞒，直至本年四月敝眷将到粤时，始经得信。家运乖落，心痛难言。

（《致叶申芑》，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六二）

林则徐特撰联挽弟。联语是：

赋性本精神，尽堪做事业文章，可惜都因多病误；
治家恒俭朴，竟抛下孤儿弱女，从今当复谁向依。

（《林则徐资料研究》第一集）

四、五月间，林则徐《致唐鉴》函，贺其就太常寺卿职及亲属得中，并表示

自己对沿海抗英及北方水利的关心。信中说：

兹闻奉常领秩，此侍所深冀而尚未得者。如早晚能为驂靳之从，则岂独弹冠相庆已哉！戚世兄南官之喜，闻者莫不欣抃，况在门楣；两令甥又共题名，洵为盛事。鼎魁联掇，其在意中乎！

侍移任已阅四月，苦无成效，难释劳肩。而顽夷未必甘心，海口时须防范。虽料其不敢滋事，而劳累正无穷期也。畿辅水田之请，本欲畚揭亲操，而未能如愿，闻已作罢论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〇五）

〔按〕 信中所称“戚世兄”名戚贞，字小荃，号子固，唐鉴的女婿，浙江杭县人。道光二十年进士。“两令甥”指唐鉴的外甥黄兆麟和黄倬弟兄。兆麟字叔文，号绂卿，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倬字树阶，号恕皆，与兄同年成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又按〕 关于此信时间，王启初《林则徐信札浅释》（《文物》1981年第10期）中订为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张守常《〈林则徐信札浅释〉补正》（《文物》1983年第6期）则据①所谓移任是指林则徐于道光二十年正月接任两广总督，则“移任已阅四月”，当指道光二十年四、五月之交。②唐鉴由江宁藩司内调太常寺卿是道光二十年四月初七日朝旨，消息传到广州当在四月末，所以信中即有“奉常领秩”之语。因此订此函为道光二十年四、五月间所写。此从张说。

五月初九日，广东水师及水勇在磨刀洋火攻英船获胜，“先后延烧大小办艇十一只。又烧毁近岸篷寮九座。其冲突窜逃各夷船，彼此撞碰，叫喊不绝，夷人带伤跳水、烧毙、溺毙及被烟毒迷毙者，不计其数”。（《磨刀洋外焚烧英船擒获奸犯情形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八一；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五至六）

〔按〕 清廷对这次行动朱批：“所办可嘉之至。”又火攻在午夜以后，当作五月初十日计。

〔又按〕 《夷氛闻记》（中华书局本页三八）、《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七）所记日期与事实均与此有不同，当以林奏为据。

五月初十日，英舰“谷巴士”号（载炮二十八门）抵金星门海面，与原来的“窝拉疑”、“海阿新”及“都鲁壹”三舰遥相呼应，等待发动战争。

五月十四日，林则徐在金星门海面“令火船十艘，每二艘连以铁索，乘潮

盛攻之。夷船亦以舢板撑拒，我兵遂超过其特威尔船，杀水手，泅水而返”。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二，页三八)

五月十七日，英国武装汽船“马打牙士加”(Madagascar)抵达粤海。

五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英国侵略者又续来兵船九只，小火轮三只。其中有英国侵华远征军海军司令官伯麦(J. G. Bremer)所乘载炮七十四门的旗舰“威里士厘”(Wellesley)号抵澳门湾外，伯麦并在旗舰上发出公告说：

现奉英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锁。

(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三四一)

这是英国准备对华大举用兵的挑衅行为。英国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已处于一触即发的态势了。

[按] 伯麦这份公告后由马礼逊(J. R. Morrison)按中文告示格式编成汉字说帖写在木牌上，插于尖沙嘴一带海滩。(《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九九)

二十五日，林则徐上《英兵船续来及粤省设防情形片》，向道光奏报了虎门炮台等处增修战备——安设炮位、添驻兵勇以加强防守的备战情况。其具体设防情况是：

(一) 虎门方面：添建增修的各炮台与海面的两层排链相为表里，密购外国五千斤至九千斤远程生铁大炮，计有大炮三百余位，在船在岸兵勇共有三千余名。

(二) 澳门方面：派高廉道与香山协会同防范，先后派驻兵勇一千三百余名。

(三) 尖沙嘴方面：新建炮台两座赶办完工，设法购办大炮五十六位，分别按设，附近山梁驻兵八百余名。

(四) 通报沿海各省协防：如广东无可乘之机，英船会“趁此南风盛发，辄由深水外洋，扬帆窜越”，所以林则徐“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飭属严查海口，协力筹防”。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九一至三九二；

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一八至一九)

五月二十六日，义律在澳门签发对广东沿海居民的通告，宣布对广州和

珠江口的封锁。

五月二十九日，英侵华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乘旗舰“麦尔威厘”（Melville）（载炮七十四门）并率军舰“布阴底”（Beonde）号、“卑拉底士”（Pylades）号和武装汽船“进联”（Enterprise）号开抵澳门港外。至此，英国侵略者在中国海面的兵力是：

（阳历6月28日）在中国海面的英国兵力如下：军舰十六艘，载炮五百四十门，武装轮船四艘、运兵舰一艘、运输舰二十七艘。各兵种陆军四千，内中包括两个英国联队。布尔利上校（Colonel Burrell）统率陆军，奥格兰德上校（Colonel Oglander）是副将，他后来死在往舟山途中；可是，乔治·懿律却充任海陆联军最高司令。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九六）

五月间，林则徐致函怡良，对烟贩财产充赏事感到有阻力说：

烟贩产业给赏之奏，半准半驳，办理仍形掣肘，日后恐须再商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一一）

五月间，林则徐有《致友人》函，说明办理禁烟的困难，并提出要注意英人的北侵：

此间夷务是一不了之局，若一歇手，尽弃前功，所患有贝无贝之才，皆不应手，弟极力支撑制压，彼犬羊尚不得以逞其奸。第时值南风，难保夷船之不北驶，各省海防俱不免吃重，弟亦已节次飞咨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一二至二一三）

[按]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一〇〇作《致潘锡恩》。观函中所云“南河频岁安恬，足为欣庆”等语，而潘氏时任南河河道总督。潘氏当是受函者。

五月底，林则徐致函怡良，告知英兵船东去，推测其或有北行之举：

夷船陆续出老万山向东驾驶，计已去兵船六只，火轮船一只。如谓即行回国，何必多此一来？恐因东路潮州、南澳一带奸民林立，往彼勾结滋扰，抑或专图卖烟，均未可定。外间因此谣传，谓往天津，并欲京控。鄙意以为果然京控，即是畏神服教之华民矣，何多求乎？第恐未必尔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一二）

五月底，自本年三月起至今，林则徐又在粤续获烟案一百八十五起，计“烟土、烟膏两万三千九百五十五两一钱二分，烟枪五百八十三枝，烟锅十六

口”。（《续获人烟枪具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一七）

五月至次年正月间，林则徐不断悬赏鼓励群众杀敌，《中国丛报》1841年2月号上即载有杀敌夺船的赏格，俘英船一艘十万元，毁一艘三万元；生擒义律、伯麦或马利逊的，每人赏洋五万元，献三人首级者，每颗三万元等。（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九七）

[按] 林则徐悬赏杀敌事，西报多次记载。（见《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八五、四八九至四九一、五〇五）道光二十一年二月裕谦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四，页三五）与《同治番禺县志》等亦记及，但林则徐的奏稿、公牍及其他中籍未载。姚薇元氏认为：“林氏以事无成效，因未奏闻，政书亦未录存，遂致中籍失载。”（《鸦片战争史实考》页五〇）

中国人民痛击入侵者的杀敌活动是完全应该和正义的，但却激起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极大仇视。在他们的“著作”中肆意谩骂，说“这当然是野蛮而好杀的举动”；侮辱中国人民“是一种不懂得近代战争惯例的人民，是一种还需要学习才会使用那些基本信号如休战旗之类的人民，是一种还是信守战争的最主要目标就是杀死敌人的书本教条的人民”；声嘶力竭地叫嚣“必须加以谴责”、“予以更大的谴责”，充分暴露出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凶恶面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二九七至二九八）

六月初二日，英国侵略者因粤海已有准备，防守甚严，不能得逞，遂由懿律统率舰队大小四十余艘（兵舰十二艘、武装汽船三艘、运兵船一艘、输送船二十七艘），离粤北侵，留兵舰四艘、汽船一艘，封锁广东珠江海口。（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页五一）

六月初四日，英舰“布朗底”（Blande）号携舢板数只到厦门投送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要求上岸，被拒绝。次日，三十多名英国士兵乘舢板在布朗底号兵船掩护下作挑衅性进攻，被守军击退。（《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二七至三〇）英舰离厦后，地方官吏即“虚报邀功”。（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页五一）

六月初五日，上《英船在粤滋扰及驶出外洋情形片》，并附伯麦汉字说帖。

兹查近日该英夷又先后到有大小兵船十只，车轮船二只，仍止散泊外洋，别无动静。惟扬言不先寻衅，谅欲懈我军心。旋于海滩上插一木牌，写有汉字说帖，妄称：“内地船只不准出入粤省门口，俟英国通商再行

无阻。”又称：“鱼艇日间出入，不为拦截，各邑乡里商船，可赴英国泊船之处贸易。”等语。查暎夷中有马里逊能书汉字。上年一切夷禀皆出伊手，此次说帖，谅即该夷人所写。揣其鬼蜮伎俩，一则希图挟制通商，一则招引奸徒兴贩。与其所称不先寻衅之言，又大相刺谬。当经函嘱提臣关天培，如果该暎夷胆敢拦阻行舟，即当示以兵威，不容滋扰。

又查该夷说帖内，有国王命伊前往中国海境，据实奏明之语。而先来之啞吧吐一船，及后到之啞琳嘛等船八只、车轮船三只，又据引水禀报，于五月底及六月初间，先后驶出老万山东向扬帆而去，瞭望无踪。仿据洋商伍绍荣等转呈咪喇壑夷禀，译出汉字，内称听说暎夷兵船系赴浙江、江苏。又有人说往天津等情。臣等复查夷情诡譎，凡事矫饰虚张，固难凭准。而现值南风盛发，外洋茫无界限，亦无从遏止前往。如其驶至浙江舟山，或江苏上海等处，该二省已叠接粤省咨文，自皆有备，不致疏虞，若其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暎国夷官啰呷啊啞吐噶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界，借可散其牙爪，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

事关控制外夷，臣等管窥所及，谨合词附片密陈，并将该夷说帖另录清折，恭呈御览，伏乞圣鉴训示。

再，沿海间阎，现俱照常静谧，合并声明。谨奏。

说 帖

谨将暎夷兵船所出汉字说帖钞录清折，恭呈御览。

大英国特命水师将帅为通行晓谕事：

照得粤东大宪林、邓等因玩视圣谕“相待英人必须秉公谨度”，辄将住省英国领事、商人等诡譎强逼，捏词诬骗，表奏无忌。故此，大英国主钦命官宪著伊前往中国海境，俾得据实奏明御览，致使太平永承，妥务正经贸易。且大英国主恭敬皇帝，怀柔内地安分良民，严命本国军士，设使

民人不为抗拒，即当凛行保全各人身家产业。是则该民无庸惊惧，乃可带同货物接济，赴到英师之营汛，定要施惠保护，给尔公道价钱也。且大宪林、邓捏词假奏请奉皇帝停止英国贸易之谕，以致中外千万良人吃亏甚重。缘此大英国将帅现奉国主谕旨，钦遵为此告示，所有内地船只不准出入粤东省城门口，兼嗣后所指示各口岸，亦将不准出入也。迨俟英国通商，再行无阻，本将帅才给符官印，发檄晓示所应经商之港口也。至鱼艇悉准日间出入粤省港口，不为拦截。又沿海各邑乡里商船，亦准往来，可赴英国船只停泊之处贸易无妨。特示。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九九至四〇一）

六月初五日，林则徐与怡良会衔发出《英夷鸱张安民告示》，号召人民杀敌。

照得英吉利国夷人本多狡诈，且以鸦片害我民人性命，骗我内地资财，亦我民所同仇共愤。……本部堂、本部院今与尔等约：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持刀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如持首级来献，本部堂、本部院验明后，即于辕门立时给赏。擒夹带鸦片之侦船者倍之，擒及杀死鬼夷官者又倍之。如能夺其炮位，亦照炮之大小，分别给赏。虽通夷之汉奸杀无赦，能立功赎罪并赏之。业经分别赏单，榜诸道路，谅尔等共知。……至于十三行夷楼，内有别国夷人住处，闭户安居，不与英夷助势，断不许尔等乘机滋扰，擅行入室，抢夺杀人，立斩抵偿。其各凛遵无违。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一四至三一五）

约在此时，发《谕香山县加强戒备并奖励民众歼敌》，令香山县知县公布杂敌赏格告示。

着香山县所属珠江口各地炮台补充兵员军火，日夜监视出海船只，断绝一切食物供应；于出入要冲以大战船戒备，以小船封锁，制止船艇出入，以疲困敌军。同时通令沿海渔民，凡欲造引火木筏烧毁夷船者，须向地方官府申报，经查验后方准予开出。仍须视情况需要，便宜行事。其家属留下作保，由官供养。凡能烧毁夷船，或杀死、捕获夷人者，立即照所悬赏格，予以厚赏，不折不扣。

附：香山县知县告示公布之赏格如下：

一、捕获设有八十门炮之英船一艘交官者，赏银二万元；小者按炮数递减，每少炮一门扣减一百元；所有船上财物，除军火及鸦片外，全部充赏；彻底破坏大战船一艘赏一万元，小船酌减。

一、捕获英商船交官者，除军火及鸦片外，全部货物充赏；三枝桅大船每只赏一万元；二枝半桅者赏五千元；二枝桅者赏三千元；大艇赏三百元，小艇赏一百元；全毁上述各种船艇者，照原赏额三分之一给赏，知县加赏一百元。

一、俘获海军司令官一名者赏五千元；官阶每低一级减五百元；杀死一名者照原赏额三分之一给赏。

一、俘获白夷一名者，其为士兵或商人，赏一百元；杀死一名则照原赏额五分之一给赏；俘获黑夷，无论兵奴，一律给赏，杀死一名由知县加赏二十元。

一、缉获向夷人购买鸦片之汉奸，论死罪后，赏缉获者一百元，其他奖金照给。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奏折页三一二至三一三）

六月初五日，林则徐通过洋商从美商处获悉情报说，英船已赴浙江、江苏，也有说往天津的。于是除飞咨江、浙二省外，并向清廷提出处理涉外事务的建议：

若其径达天津求通贸易（朱批：“卿等所见不为无因，然逆夷今番之举决不为此也。”），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暎国夷官啰呀啊啖吐噶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界，借可散其牙爪，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

（《英船在粤滋扰及驶出外洋片》，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

奏折页四〇〇；又《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二四至二五）

折后附呈伯麦攻击林、邓的说帖一件。这封奏折表现了林则徐既密切注意英方的动向，又勇于承担责任，主张稳妥地处理对外关系的精神。但这却给了道光帝与投降派以后加林以罪名而转向“议抚”的借口。

[按] 林则徐于上此折时曾以和衷共济的态度致函怡良进行商讨。信中说：“昨新安抄送之夷帖（按：指伯麦发布的英军封锁珠江口的汉字说帖），知已呈览。鄙意即令该县用红白禀申送，以凭入告，否则众目先睹，转恐发自他人，无以自解于讳饰矣。……刻下时势已归于拦堵货船一着，而此着最为毒手。以内地工作之人，略停数日即不能堪也。兄昨复滋圃信稿，顺呈台览。……直隶信稿谬拟一纸，未知妥否？如棘台大人一同列衔，亦属省事，统候示复照办。”（《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一四）

当日即会衔入奏。

六月初八日，英舰二十六艘侵占浙江定海。总兵张朝发重伤，知县姚怀祥、典史全福死难。（《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一二至一四）

[按] 据七月初十日林则徐所上《密陈重赏海军民诛灭英夷片》中说：“六月初间，英夷有兵船三十一只窜至浙洋，肆其猖獗，致定海县城失守。”（《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三九）

当时的定海军备废弛，吏治腐败，致使英舰不费力地侵占了这个毫无防备的县城。时人曾有所记述，如姚怀祥幕友王庆庄在《定海被陷纪略》中记称：

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圆，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

（《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二四〇）

又高廷弟的《涌翠山房文集》卷三曾记家居的定海邑丞王某的口述说：

定海四面距海，为洋艘停泊之所。往来承平时，每一艘至，自总兵、令丞迄舆台皂隶，莫不有贿。贿既足，然后许开市。其始来不过一二艘至三四艘而止。艘多贿亦厚，故官吏望其来，又恐其来而或少也。及烧烟事起，中外已不叶，夷人积怨将用兵，而疆吏上下漠然不之省。一日，津吏报洋艘抵岸，官吏方色喜。俄报来船益多，过于常时，官吏稍疑怪，既而辘然曰：“是不得市于粤，故举集于此，此将成大马头，吾徒常例钱且日增矣。”

（《鸦片战争》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六三〇）

懿律和义律进占定海，一面宣布封锁宁波港口，在甬江口肆意抢劫；一面在定海城内建立伪政权，以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任伪知县，“出示谕民回城同住，并于城内开设店铺，招人往贩鸦片、洋货”，“又张贴告示，谕民输纳粮

赋，后又令民接济”；但“民间并不允从”。（《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七，页二五至二九）

定海的失陷是英军用武力侵占我国领土的开始。英军进占定海后，尽性发泄其残暴兽性，据目击暴行的英军军官自供说：

……军队登陆了……英国国旗竖起来了，但也就从这瞬间起，可怕的抢掠在眼前展开了。闯进到每个人家去，打开每个箱笼、书画、桌椅、家具器皿，粮食抛得满街都是……所有这一切都被席卷一空，剩下来的只有死尸和伤员，那都是被我们无情炮火击毙和击伤的。这一些缺少了一只腿，那一些两条腿都没有了，好多人是被榴霰弹所伤，缺胳膊少腿凄惨得可怕。只到再没有任何东西可拿走的时候，抢掠才停止下来。我们人们都充分给自己亲友准备下赠礼，几乎连房子都为他们搬了去；战利品真是丰富之至，但不是从战斗中，不是在战地上缴获的，而是从无抵抗力的居民那里抢劫来的。

（叶尔玛朔夫：《亚洲曙光》页一〇八）

英军进占定海后，又至宁波投递文书，浙抚乌尔恭额不敢违制上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七）

六月初十日前后，英船又有离粤北上者，其留虎门外洋面者尚有十艘，不时驶至虎门外校椅沙一带，向盐船、商船刺探情报。（《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一四；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三，页四至五）

六月十三日，英军进窥镇海，被击退。十八日，再窥镇海，仍未得逞，乡兵死者二百余人。（《夷匪犯境闻见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6期）

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上《续获人烟枪具折》，报告在粤查获烟案的成绩和走私吸毒尚未根绝的情况，请求贯彻严禁政策。（《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一六至四一七）

〔按〕道光帝于七月二十四日收到此折后即用朱批形式斥责林则徐说：“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返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一七）从这道朱批看来，清廷已明显地表露出将加罪于林则徐。这道朱批实际上为对外投降作了准备。八月二十九日，林则徐收到这道朱批后即自请处分。（《自请从重治罪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七五至四七六）折

后另附《严办烟案栽赃人犯片》，对在查禁鸦片走私活动中乘机栽赃讹诈、抢夺财物之人严加惩处，做到“总期法无枉纵，罪当情真，庶足折服人心，即以剪除积习”。（《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一九）

六月二十一日，道光帝接到英军进犯定海奏报，表示了虚骄的态度说：

此等丑类，不过小试其技，阻挠禁令，仍欲借势售私，他何能为？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九）

六月二十四日，道光帝在上谕中又一次表示无所用心的虚骄态度说：

该夷等亦不过稍逞小技，恫疑虚喝，迨至计穷势蹙自必返棹入洋，无所希冀。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一〇）

道光帝的这种虚骄态度无疑是松懈斗志、自我麻痹、贻误战机的愚蠢行为。

六月二十四日，英船进攻乍浦，开炮轰击，毁坏房屋船坞，杀伤乡勇，“皆断头少足，甚至腹破肠流，血腥冲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二〇）

六月二十六日，清廷以浙抚乌尔恭额、提督祝廷彪失守定海，革职暂留本任带罪图功。并命邓廷楨派舟师援浙。（《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一六）

六月三十日，懿律率船八艘离舟山北上。粤洋尚有英船七只。（《英兵船在粤寻衅现续筹剿堵情形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四〇）

七月初六日，林则徐获悉定海失守讯后即于初十日上《密陈重赏定海军民诛灭英兵片》，一再建议清廷利用乡井平民收复定海。

此时定海县城甫被占踞，即使城中人户仓卒逃亡，而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夷匪既踞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不论军民人等，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首级给予极重赏格。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四〇）

同时，林则徐还将定海失守的情形连发二函通知怡良，对英军侵占定海表示“不胜发指”（《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二一），并预感到自己将因此获罪，所以说：“区区惟待罪而已。”（《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二二）这种预感为后来事态的发展所证实。

七月初六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所上英船可能北上的报告后，一方面说

明：“该夷船现在浙洋滋扰，定海失守，业已调兵剿办。江苏等省，亦经妥为防护。”另一方面又以“粤省海口最关紧要”，“着林则徐等严密周防，于水陆各要隘，处处准备，并严拿汉奸，毋使勾通接济，该督等仍当示以镇静，不宜张皇”，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道谕旨中着重抬高琦善的地位：

天津海口，另有旨谕令琦善相机妥办矣。

同时，还专门谕令琦善说：

倘（外船）驶至天津，求通贸易，如果情词恭顺，该督当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无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商，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一，页二五）

谕旨中突出了琦善的地位显示着道光帝在用人问题上的新倾向。

七月初九日，清廷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查办浙江“夷务”。江苏巡抚裕谦兼署两江总督。（《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页一三、二一）

七月十二日，清廷由于琦善报告天津防务单薄，显得惊惶，而命琦善饬属接受英人投书。（《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页八）

七月十二日，清廷谕伊里布查问英攻定海的原因是“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令伊“悉心访察，务得确情”。（《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页一一）这样追查“启衅实情”，实际上是预谋把罪责诿诸林则徐的先兆。

七月十四日，英舰七只抵达大沽拦江沙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页一六）

[按] 夏燮《中西纪事》卷五作八只。

七月十六日，琦善向清廷报告英船到达大沽情况，并请示办法。清廷命接收文书。（《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页一六至一八）

七月十六日，琦善派人馈英军牛羊及其他食物以取媚。当时翻译的西报上曾揭载其事说：

十三日（即七月十六日），琦派官来到船上，赐牛羊、牲口、火食等物，送来甚多。初时给以价值，推却不受。后来议定价值，乃照价受之。

（《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二〇）

七月十八日，懿律在大沽投交巴麦尊致清宰相书，提出多项无理要求：

（一）偿给货（鸦片）价；

- (二) 中英官吏平等相待；
- (三) 割让一岛或数岛；
- (四) 索还商欠；
- (五) 赔偿军费。

并言明限十日答复。(全文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页三〇至三八;又《史料旬刊》也载此件,但二者文字稍有出入)

[按] 当时官吏对于英方所提条件曾有所议论,如天津道陆建瀛曾主张中英谈判的先决条件是“总以烟之绝不绝,为所请之许不许”,并对具体条件提出“以免税代烟价”、“以澳门为市埠”和“以监督与平行”三条建议,其余令回粤与林则徐定议。陆氏所议尚有可取之处,但琦善并未考虑。(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二)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英舰分布我国沿海封锁海口,其情形是:

军舰五艘(载炮一百八十门)及轮船一艘在北直隶湾;军舰一艘(载炮七十四门)在定海搁浅后拖出;军舰二艘(载炮三十八门)封锁扬子江口航道;军舰二艘(载炮四十六门)封锁宁波;军舰一艘(载炮七十四门)封锁厦门;军舰四艘(载炮一百〇二门)及轮船一艘封锁广州江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三〇〇)

七月中旬,林则徐陆续为水师调集和购备船只,以备战攻之用。

前经陆续调集各营大号米艇二十只,并雇募红单船二十只,拖风船二十六只,于选配兵丁之外,复募挑壮勇千余名,制配炮火器械,遴委将备管带,先于内洋逐日督操,以备战攻之用。又前后购备大船二十余只,均交水师提督关天培,分派各将备随带应用。

(《英兵船在粤寻衅续筹剿堵情形折》,见《林则徐全集》第三册,

奏折页四四一;又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四一)

七月十九日,林则徐上《英兵船在粤寻衅续筹剿堵情形折》,报告拟于次日“带印登舟,赴离省八十里之狮子洋,将所练各兵勇亲加校阅,如技艺均已精熟,即择日整队,令其全出大洋,并力剿办”。并表示自己“亦赴虎门驻扎,与提臣就近筹商,随时调度”。(《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四〇至四四二)在所附《密探定海夷情片》中主张依靠民力进行陆战,并将此建议以密函飞致浙抚乌尔恭额“斟酌办理”。

与其交辘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赴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四四；又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四四）

[按] 道光帝于八月二十三日收到此折后即加斥责说：“夷人习熟水战。该督折内，既称不值与海上交锋，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办，前后自相矛盾。显因夷兵滋扰福建、浙江，又北驶至天津，恐以粤东办理不善，归咎于此督，故作此举，先占地步，所谓欲盖弥彰，可称僨兵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四四至四五）

林则徐在校阅期间，又重新规定了烧擒英船、杀擒英军的赏格。颁布了《剿夷兵勇约法七章》。

一、夷兵船虽长若干丈，尔等不必看得他长；虽有大炮若干门，尔等不必畏他炮多而大。盖夷炮惟在两旁，我师只要攻其头尾。譬如头南尾北，有北风则攻尾，有南风则攻头。若头东尾西，亦以东风攻头，西风攻尾。既占上风，又避炮火。再兼察看潮势，取其顺潮，则得胜必矣。夷船吃水多者二丈余，少亦丈余，我船吃水不过数尺，自远处绕转，必能占其上风。若攻头，则必先打其头鼻。攻尾，则必先打其后舱。后舱有玻璃者，乃其带兵大官所住，火药等物皆在焉，此处叠攻必破，破则火药自发。其舵虽有铜包，但是生铜，炮打可断。舵断鼻断，则全船皆无主宰。且船内拉篷之人，前后最多。若经几炮轰打下海，则船上无人，不能自动，即大炮皆为我得矣。

一、驶近夷船头尾，则我船俱须分左右翼，如雁翅行，斜向船头扑拢，船尾摆开，方能聚得多船，且火器不致误掷自己帮内。譬如夷船头东尾西，我船乘西风攻尾，则近左者船头应向东南，其近右者船头应向东北。大家都用斜势，则炮火无非击在夷船，不致反击自己，其余俱可类推。此惟在乎舵工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赏数倍，并将所得夷船上银钱、钟表、呢羽等物，以双分给予舵工。若临时误事，当进不进，当转不转，即将舵工斩首示众。

一、炮火能及之处，即先开炮，至鸟枪可及，便兼开枪，迨喷筒火罐能及，则随使用之，多多益善。总须掷到夷船，不致误掷本船为要。其桅上

抛火罐之法，应择两人头戴竹盔，胸前遮小藤，系绳于背，其腰仍带双刀，并系火绳。一人上头桅，二人上二桅，皆上至顶与篷齐为止。其下每桅二人，拉滑车，将竹篓所装火罐，每篓约装火罐十余，每罐用药线四根，包以布袋，用力拉上。其桅顶之人，即用火绳点着火罐，随点随放，此篓放完，彼篓又上。总使夷船接应不暇，且桅上抛罐，而船头仍须多放喷筒，如此络绎不绝，则夷船被毁必矣。即使船未全毁，而火势既猛，夷人必站不住，我师定可乘势过船。既过之后，则火罐喷筒皆停止不用。

一、兵勇过船，遇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级留在随后统算，不可急献首级，转误要事。除砍夷人外，其船内最要之物，莫如舵车、缆篷、桅缆、鼻头缆，能将各缆全行砍断，则船已为我有，又何患银钱货物之不我有哉！凡得一夷船，所有过船之人，应将船上银货一律尽行分给，并别颁重赏。总不许于船内先行抢货，转误杀贼工夫。违者照军法惩办。

一、我船斜向攻击夷船头尾，大抵以四角分计。每角，拖船至多不过容四只，其大者不过容三只。即四角合攻，亦不过用十二船至十六船攻击夷船一只。此外即有多船，亦可分击他船，不必聚在一处，转致凌乱。若有时必须多船齐攻，应听带兵将官号令。鼓声大擂，红旗招呼，即是集船合攻。或有时前队船斜攻已久，未见得手，则应暂令休息，后队仍由斜向拢上。但须听带兵官号令，方准调换，不得擅自退息，违者立斩。

一、瓜皮小艇，应雇三十只，上装干草、松明，擦油麻片，配火药十之一二，用草绳捆住，上盖葵席。船之头尾，各用五尺长小铁链一二条，以铁环系定。其一头拴大铁钉长七八寸，其末须极锐利，船上置大铁锤二把，使善泅者二三人，皆半身在水，半身靠在船旁，挨桨以行。妙在甚低，夷舡炮火所不能及。一经拢近夷船，无论头尾两旁，皆可贴紧敲钉，将火船钉在夷船木上，将火点着燃起，其人即泅水走开。纵有极大夷船，有此火船十余只钉住焚烧，亦无不毁之理。况上面有火罐喷筒，中间有壮勇爬桅过船，下面又有火烧，该夷三层受敌，抵当此一层，不暇兼顾彼一层，安有不授首于我者乎！

一、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盛者必胜。况此次杀一白夷赏二百元，黑夷半之。生擒者，视其人之贵贱格外倍赏。是杀得十夷即得千元，杀得百夷即得万元，再多者并可得官，何等快乐！即或阵亡，亦可得二百元赏

恤。各宜拼命奋勇，立功邀赏。如有临阵退后，即刻斩首悬竿示众。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一七至三一九，又见魏源：《海国图志》卷八〇）

同时，林则徐又上《广东舟师实难分遣赴浙会剿片》，对浙抚乌尔恭额奏请飭调广东舟师二千赴浙会剿一事表示不同意见：“虽通省外海水师额兵向有二万，而分之则见少，实尚不敷遣用”，“是一时实无可以抽拨之兵”，而船只“现在堪用者正有三分之二”，“是一时亦无可以抽拨之船”。总之“再三筹画，实有骤难分遣之势”。（《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四三）

七月二十二日，清廷收到琦善所上奏报一束：

（一）呈进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向中国提出的各项要求。

（二）报告琦善派赴英船的千总白含章所见英船情况：琦善所述夸大英舰装备，如称大船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实际上，最大的威里士尼号旗舰也只不过七十四门炮。（宾汉：《英人对华作战记》）这种夸大就是为实行投降捏造论据。

（三）报告义律请求“觅地避暑”，实际上是要合法地察看沿海形势，为军事入侵作好准备。

（四）提出预拟的对英复照：琦善在这份复照中，着重地加林则徐以“受人欺蒙，措置失当”的罪名，向英方保证“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以一方面取悦英人，一方面对林则徐施以沉重的打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二，页二八至三九）

〔按〕 陈胜彝氏在其所写的《林则徐在粤功罪是非辨》一文中考证，认为此奏编次有误，不应编在卷十二、置在卷十三道光上谕与密旨之前，而应编回到卷十三附于《琦善奏晓谕英人暨其登答情形折》后。这一考证关系着道光、琦善究竟谁是德林文件的炮制者，谁首先定调，谁首先正式发布的历史罪责问题。如按陈氏立论则上述第（4）项对英复照治林罪名的文件，并非此次所上，而所上应是琦善《札复懿律文稿》及懿律的《收据》，至于道光的德林密旨则是在收阅这些文件后的决策而由琦善于八月初四大沽会谈后发交。此说颇足征信，故附此说明。（参见《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页一一三至一一四）

次日，清廷基本上允准了琦善的要求。

七月二十二日，英方从海陆两方面向澳门以北的关闸进攻，遭到回击。林则徐上《英闸地方矾石洋面叠将敌船击退折》，向清廷写了报告。但未上

奏。《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五五至四五八；《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六，页三九至四一）

七月二十三日，清廷在收到琦善一束奏报后，即决定查办林则徐，“重治其罪”。并派琦善赴粤。上谕中说：

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至将来钦差至广东查办，即派琦善前往。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三，页三至四）

[按] 此决定的上谕内容可能由琦善于八月初四与义律会谈时表示。

七月二十三日，林则徐致函怡良，告知亲赴狮子洋校阅兵勇的情况说：

二十日在舟中集议……别后到狮子洋，每日皆阅两操，若以纪律绳之，未必尽合，然争先向往之概，似亦足张吾军。且由桅上过船，较之绳而登者，奚翅霄壤，毕竟澎湖人习于帆樯之技，或可使倭贼胆寒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二七）

七月二十三日，英舰于大沽投书后即全部离开大沽至渤海湾、辽东各口窥探。（《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三，页十五）

[按] 据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英人记载英船于七月十九日即离大沽去辽东。

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致函怡良，详述关闸战役经过说：

廿三夜四鼓，吴小棠（新夏按：即香山令吴恩树）专差递送是日寅卯二刻来禀：谓倭夷在关闸滋事，波参将（新夏按：即督标参将波启善）受伤，急求发兵接济等情。徐思别处调遣，缓不济急，惟揭阳张令所带壮勇现在虎门，本系派在红单船随帮出洋，今只可改由香山起早赴援，而添委马辰同张令（熙宇）带往。其实关闸实在情形若何，询之来差，亦不知悉也。廿四申刻吴令又来一禀，请大炮甚急，并请飭南、番二县协济人夫。此禀交日前解饷赴澳之委员高传经驰来面报，因渠目击关闸情形，当即细加询问。知廿二未刻，倭逆由九洲乘潮放大船三只，近关闸约十里内，其火轮船一只，三板十余只，齐放飞炮。我兵回炮多不能及，波参将与守

备陈宏光额皆受伤，波轻陈重。闻惠州协船在隔岸亦发数炮，被夷炮将船打伤，兵勇率多走避。夷三板即拢岸，将官兵安在关闸之炮倒回点放，攻打关闸，并攻新庙。旋搬去炮数尊，趁潮驶去，声言廿三日未刻准攻前山。现在易（新夏按：即高廉道易中孚）、惠（新夏按：即香山协惠昌耀）、波、多（新夏按：即肇庆协副将多隆武）、蒋（新夏按：即署澳门同知蒋立昂）、吴诸人皆在前山守卫。吴令请发数千斤大炮并发抬夫，岂知如许重炮，谁抬得动，断非陆运所能到。不得已拨拖船二十五只，师船八只，火船二十只，巡哨等船又二十余只，由海道驶往救护。今日天雨，恰有东风，连夜开行，大约廿五日可到。附近前山海面，船既可到，而炮即在其中，如果能得胜仗，则不独前山解严，亦稍显天朝威武。本日与诸将讲论至十余次，至于舌敝涕滂，不知去者果能激发天良、振作胆力否也。至西洋当关闸被困之际，其炮台上若无其事，诚践其两边不理之言。看此形势，大非了局，不得不多集重兵。兹复飞调南韶兵五百归马镇军统带，三江协兵三百归陈连升率领。马、陈皆久历戎行者，或能不同于众，然来往至速亦须半月也。虎门守口尚有师船五只，红单船十只，容再察看夷情，另商调度。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二八至二二九）

这封信比林的奏报具体真实得多，从中可以看到林则徐在抗击进攻时，调度兵力，配备武器，指挥筹画等方面还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他对一些官弁作战不力表示不满，但仍作了很多鼓励士气的工作。

七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又致函怡良，对关闸作战不力深感愤慨说：

细查前山寨内，现在各文武聚集一处，兵数实逾二千，并非短少。所可恨者，披坚持锐之人，无非豫存弃甲曳兵之想。此间恶习，陷溺已深。不独连州之军传为笑柄。今若骤加峻法，奈罚不及众何！然鄙意必得斩一二人以徇于军，方可稍截其流，昨已严札易道、多将矣。总局解去炮火，自属得用，然至香山后，只可由水路出芙蓉沙，断不能陆运。昨吴令请飭南、番二县各协济夫一二千名，其说殊谬。昨遣各船兵勇前往应援，则兵至炮随，比之专运炮火，可期事半功倍。现在专盼其信，然不敢必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二九至二三〇）

同时，林则徐又函怡良催办火药。

此时急切之需，莫如火药，而计算所需非六七万斤不可，若令赶出，尚恐缓不济急，未知省营实存若干？理事厅又制若干？何时可得？祈密询各将领、局员为荷。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三〇）

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英船二只又进犯厦门，均遭到守军迎击，退至洋面。二十九日，驶离洋面东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二一至二二）这是英军对厦门的第二次进攻。

七月二十五、二十七日，清廷连降两道谕旨，命令琦善“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

详细开导，总须折服其心，办理方为得手。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三，页一〇、一七）

七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在虎门致函怡良，对清廷命他对英军入侵“仍当示以镇静，不事张皇”，表示不同的意见说：

承准廷寄，仍重在镇静一层，然我欲静而彼不静，则亦势难坐镇。昨吴令禀内竟有欲窥虎门之言，鸣张至此，岂尚可以姑容？第鄙意却惟恐其不来，来则办理正有把握。而玩其语气，实借题于虎门，以挑战于关闸。……镇静之言，承为转述，所益不浅。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三一）

七月二十八日，林有《致怡良》函，议论火药存放事。

虎门堆贮（火药）之处，非在舟次，即寄炮台，似不便于多积，应以陆续运送为宜。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三一）

七月底，林则徐以戒烟限期将满，特再出告示《为限期将届再次告诫军民人等戒烟告示》，劝民戒烟。

去岁钦命颁定新例，凡吸食鸦片人犯，均予限期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悔改，无论官员军民人等，一概拟绞监候。广东省限期，自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奉到新例迄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于今已逾一年二月。限期届满，仅余百日，死刑即在尔等眼前。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一五至三一七）

八月初一日，英军复回大沽口。

八月初二日，自七月二十五日至今，英船三四只不断在江浙洋面窜扰。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一四）

八月初二日，琦善派人往英船递照会，请义律登岸谈判。次日，又送去犒军物品，有牛二十头、羊二百只和许多鸡鸭。（《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九〇）

八月初二日，林则徐致函怡良，陈述积极备战的情况说：

日来澳门、前山等处绝无动静，未必不因大帮多船西去络绎，足以稍压夷氛之故。然九洲太旷，万难交锋，而连日夷船又报陆续东窜，则以合剿磨刀为亟。查前山一带，本有香山协之兵船八只，除廿二日接仗损漏三只外，昨又由虎门驾还一只，共成六只。惠升协自雇拖船四只，兄昨又拨红单船五只与之，香山绅士亦公雇缙船八只，统计有船二十三只矣。其大炮则除该处本有不计外，省、虎二处先后解去二十九只，内有四千、三千斤重者，似亦不得为单。兄迭札飭令于要路筑做炮墩，似是扼要之法，而至今未见禀复，尚不知在事文武于意云何。所有日前拨去拖船二十五只，现须飭随师船前赴磨刀剿办，不能株守一处。前日飞札往调，亦未见到，甚不可解。现在沙角调回师船及红单火船等项，均已一一排齐，专待拖船一回，即连夜乘潮东去。第恐前山一带，又欲坚留拖船。若其苦留，亦只可拨数船以予之耳。水师将弁经兄连朝剖谕，迭用柔刚，察看此去情形，似有慷慨激昂之气，得手与否，惟视此一举矣。……火药需用至六万斤，盖以一炮四十出而计，船多炮多，即已合成此数，现在可拨似已足额。贵标两营已将添制之四千斤拨来。今尊意又将储备之一万四千斤径拨一万，固克己急公之盛意。而十拨其七，似觉太多。是以昨嘱祺、庆两君拨六千济用。凡兹节节费事，总求磨刀一捷，始可稍开抑塞之胸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三二至二三三）

八月初四日，琦善与义律等在大沽口南岸搭帐篷开议。初六日，会议结束。琦善在会见时，备受戏侮。对于义律等的嬉笑怒骂和舞枪飞刀，琦善都“隐忍受辱”。（夏燮：《中西纪事》）会后，琦善照会英军回广州会谈，并表示“秉公查办”的意旨。这就是由道光定调由琦善对内容有所改动后发交给懿律的文件。这一改动对惩林起到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

八月初五日，林则徐在关闸获胜后又作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继续对在穿鼻洋以南龙穴一带游弋伺机的英舰发动攻击，取得了胜利。

兹据禀报，八月初五日卯刻，在冷水角瞭见火轮船一只，驶至龙鼓面，即令快艇及原雇拖风各船，先往追蹶，各放炮火，击其船腰，该火轮船即刻逃去。随探得龙穴西南有夷兵船一只，其东首又有夷兵船四只，三板五只，我师追至申刻，候选都司马辰与护提标右营游击王鹏年，同坐一船，首先拢近啾嘶之船，奋勇接仗，督令把总李亮、记委毛旭升，连开三千斤铜炮二门，将其前面头鼻打坏，其船上拉绳之人纷纷喊嚷，滚跌落海，该船先犹开炮回拒，弹如星飞，有炮子嵌入师船头桅，量深五寸，迨被我师攻败，伤毙多人，夷众手忙脚乱，仅放空炮，或系船上炮子用尽亦未可知。是时有他船赶护前来，又经师船开炮轰击，断其绳缆，不能驶进。惟于我师回击他船之际，啾嘶船即乘隙随潮南窜，时已昏黑，不及穷追，当将各船收回。于亥刻仍抵沙角，查点弁兵，受微伤者仅止数名，即被炮各船，间有损坏，亦皆易于修整。次日据渔船捞获夷帽五顶，夷鞋二只，及夷船上打落油缆三节，长二丈余，帆杠一根，长九尺余，又转轴二个，系夷船起碇推舵所用，均经缴到师船请赏。并据称初五日晚见有夷尸数十具，随潮漂去。又据引水探报，夷人捞获尸具，在磨刀山根葬埋，内有伙长一名，炮手三名，夷兵十一名。并据新安县禀同前情。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五七）

[按] 林则徐虽对关闸、龙穴二役的战况缮具了奏折，但并未上奏。直至革职后，奉谕追查时始补报略情，并声称：“两次水陆攻击，只系小挫其锋，尚未大获胜仗，未敢由驿驰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六，页三九至四一）清廷对此并未表态，但《征抚记》说：“遂奉贪功启衅，杀人灭口之严旨”，未知何据。又《夷氛闻记》所记亦与事实多不合。此折于八月十二日始上奏。

八月初六日，懿律等复照琦善，坚持英方所提条件。

八月初六日，清政府命令邓廷桢“毋庸汲汲图功”，已表露投降端倪。上谕中说：

著邓廷桢仍遵前旨，严密防范，不必在洋与之接仗。我兵外示镇静，以逸待劳，如果登岸，再行剿除，毋庸汲汲图功，恐有挫失，是为至要。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三，页二八）

八月初六日，掌贵州道御史万启心拟议了晓谕英人六条，主要内容是：封港系因英人不肯缴烟而奉旨办理，并无欺诱；销烟是共见共闻之事，绝不能用价买来销毁，不能偿付烟价；鸦片必不开禁；英人去年缴烟行动，宜加嘉奖等等。这些拟议的主要精神是支持林则徐的禁烟和抗英的，当然不会得到道光帝和琦善等的理睬和采纳。（《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三，页二八至三二）

八月初七至初十日，清廷分别命令托浑布、耆英与伊里布等人不可与“洋人接仗”。（《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三、一四）

八月初九日，林则徐《致刘敬舆》函论粤事。指出治鸦片毒害，虽为时已晚；但目下如有决心，尚不至“内毒攻心”。对英军不逞于粤而肆虐东南沿海也有所分析。信中说：

夷务近日殊形溃烂，然自有鸦片入内地之后，此事即在意中。譬如人身生疮，即必出脓，体气旺时，脓出则疮可以收口，若养痍愈久，即为害愈深。今日之事，恨不于二十余年以前发之，中国之财，尚不至如是之匮。然及今而理之，犹不至于内毒攻心。定海虽为其暂踞，万不能守也。弟命有磨蝎，此逆夷即是毒蝎类耳。彼之憾于区区者，将欲得而甘心。粤中无隙可乘，故去而之浙，要其志终欲释憾于粤。昨者添船募勇，与之在洋一战，歼殪颇多，有数船逃出万山，恐又不免赴闽滋扰。兵戎非得已，事适相值。安能以天朝而示弱于外夷？比闻诸国以悖逆阻其懋迁，皆欲与之说理，大抵助顺去逆，人心之公，悖夷岂能久乎？惟弟心身俱瘁，恐不能再事支撑耳！

（《致敬舆函》，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三六）

八月初九日，清廷命琦善向英方表示将重治林则徐之罪，为英伸冤。上谕中说：

上年钦差大臣未能仰体大皇帝上意，以致办理不善，现已恩准查办，定当重治其罪，冤抑无难立伸。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三，页四〇）

八月初十日，琦善派人将上谕内容通知英方，因英船已暂离大沽去山海关借口访问长城古迹，实际进行窥伺海防的活动，所以未能递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一二、三二）

八月十二日，上《英人扬言伊国不通商各国货船亦不得进口片》。

此次悞逆兵船在粤洋往来寻衅，扬言伊国不通贸易，各国货船亦不得进口。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三八）

八月十三日，英舰回泊天津，琦善又拟致复书。十八日，琦善派人送复文二件与英。复文之一是八月初九日清廷保证治林则徐罪的上谕；复文之二是照会英方，清廷拟派员到粤细访缴烟情节，其要点是：

将来钦派大臣到粤自必将当日缴烟究系作何处理之处，细加访查。

今因钦差大臣林则徐未能仰体大皇帝上意，操持过急，致使领事称屈。现经仰蒙圣恩，准予查办。

虽明知烟价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亦可伸雪前抑，缘恐空言见疑，为此再行照会贵统帅。

清廷于二十二日收到后，对琦善复照的内容完全赞同，并加朱批说：

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

（以上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三六至三九）

至此，清廷已完全持一种对外投降的态度了。

八月十五日，林则徐致闽抚吴文镕函，说明在粤抗英战绩，并向清廷派来闽浙调查的成员致送有关资料。

逆夷猖獗，本在意中，此间兵船不敷调遣，只得添雇拖风、红单等船，招募壮勇，以增声势。昨在矾石洋面，剿击噪咧夷船，帆桅俱坏，歼夷颇多，但惜未将其船牵获耳。浙右屡次来咨，欲得粤师接济，而此间处处紧要，实不能舍其田而芸人，只得颯颜入告耳！……

两星使不知何时起身，弟有寄复两书并海国及粤东西图各二包，此次专差赍来，未知可以赶上否？如到时星使已行，闻在浙尚有应讯之案，敢求代觅浙便寄交。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四〇）

[按] 原件无受信人，信后有瞿蜕园跋称：“最后一函是致闽抚者，其人必为刘鸿翔，中有监临秋试之语足证当道光二十年事。所谓两星使必指伊里布与琦善。”受信人已由手迹选编者定为吴文镕而非刘鸿翔。二星使乃指奉旨专程来闽浙查办鸦片问题的黄爵滋与许乃济。指伊里布与琦善者有误。

八月十九日，林则徐从京差带回的邸钞中获知琦善已将英方七月十六日的

天津投书上奏和“奉旨准其呈诉”的消息。（《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二）

八月二十日，林则徐由于清廷派琦善接受白河投书，预感到形势的恶化，而表示了极大的不安和愤慨。他在一天之内，连续向怡良发信两封。早上的信中，述说他对接受投书一事“彻夕为之不寐”，深恐“一着之差，致成满盘之错”。午后，他又进而申述自己将不顾一身荣辱，以国事为重的决心，并提出了兴造船炮御敌的主张。他在这封信中以坚定的语气写道：

此事措置之方，实关大局。贱子于一身荣辱祸福，早不敢计，只求无伤国体，可傲后来，微躯顶踵捐糜亦所不惜。至船炮乃不可不造之件，今读邸报，更切心寒。贱性不识时宜，恐不免续上辞官表以陈此一节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四三）

八月二十日，英方复照琦善说：先赴定海，再返广东。即启碇南下。（《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三三至三六）

八月二十一日，定海失陷后，附近人民群起反抗。如余姚渔民壮丁俘获测量水位失事英船上“剽食民食”的士兵二十余人。（沈贞：《半读书屋笔谈》，见光绪《余姚县志》）定海村民包祖才等以锄头鱼叉伏击上山测绘地形的英军上尉安突德（Gapitain P. Amstruther）（光绪《鄞县志·外国志》，见《鸦片战争》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八月二十二日，清廷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至粤“查办”。讷尔经额署直督。（《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三九）

八月二十二日，清廷根据琦善对英船“业经全行起碇南旋，沿海各处如不开枪炮，亦不敢生事端”的奏请，命令沿海督抚伊里布、宋其沅、裕谦、邵甲名、托浑布、邓廷桢、林则徐等，于英舰过境时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四，页四〇）这是清廷正式宣布停止抵抗的一道命令。

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英船八只由津南返，经山东洋面，并到登州岸采购食物。清廷就以为无事而命沿海督抚酌撤防军。（《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五，页一三、一五）

八月二十三日，林则徐获知道光帝“以何词对联”的斥责后，即致书怡良，表示准备申诉以辩明是非。信中说：

此次仰蒙严谕，本在意中，然实专为徐一人而发，恐此后必更有重于此者。徐不敢不懍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白上陈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四三至二四四）

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往拜豫堃，怡良亦来，饭后同往将军、都统处商议营务。（《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三）晚间得关天培函，“所论各船兵勇分合筹剿之处，布置周密，似可望获捷音”。（《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四四）

八月二十六日，祁寯藻、黄爵滋在杭州奉命去福建查勘水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五，页三七）

八月二十九日，上《复义团练水勇情形折》，议论使用中之利弊。

粤东夷人盍户以及滨海居民，多以采捕为生，不畏风涛之险，土人所以称为水鬼者，随在有之。……向有善泅之人，传闻能于海底昼行夜伏，并能于船底凿漏沉舟。

当防夷吃紧之时，恐此辈被其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

粤省沿海口岸有三千六百余里之遥，额设水师兵丁实不足以敷分派，自上年以来，或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

惟是雇用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盖其来自乌合，非比有利之师，而又犷悍性成，每易借端生事。……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七九至四八〇）

八月二十九日，林则徐由于道光帝的“看汝以何词对联”的朱批，不得不呈上《自请从重治罪折》，要求对自己“从重治罪，以儆无能”。（《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七五至四七六）同时，他还幻想能够挽回当时的局势，又附上《密陈禁烟不能歇手并请戴罪赴浙随营交力片》（原题《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沥陈六月份以来粤海防范情形，初步地总结了禁烟运动，坚决要求继续推行严禁政策。这个文件表露了林则徐的反侵略思想，也是对投降势力的一次公开反击。这个折片包含着如下的重要内容：

（一）表示了作为一个抵抗派应有的姿态：

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

(二) 指陈鸦片为害之烈和必须严禁的理由：

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

(三) 驳斥了战争起于禁烟的谰言说：

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

(四) 详尽地论述了严禁鸦片的必要性：

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如未经成脓之痈，内毒或可解散。今则毒流已久，譬诸痈疽作痛，不得不亟为拔脓，而逆夷滋扰浙洋，即与溃脓无异。然惟脓溃而后疾去，果其如法医治，托里扶元，待至脓尽之时，自然结痂收口。若因肿痛而别筹消散，万一毒邪内伏，诚恐患在养痈矣。

(五) 揭示出投降派的阴谋：

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

(六) 根据一年来的实践经验，指明侵略者虚骄无厌的实质：

惟其虚骄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得阴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

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朱批①）

(七) 建议清廷用关税收入的十分之一制造枪炮船只以抵御侵略：

即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朱批②）何至尚形棘手。……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

(八) 最后，林则徐向清廷表示恳求到浙江前线去带罪图功：

臣于夷务办理不善，正在奏请治罪，何敢更献刍蕘。然苟有裨国家，

虽顶踵捐糜，亦不敢自惜。倘蒙格外天恩，宽其一线，或令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臣必当殚竭血诚，以图克复。

至粤省各处口隘，防堵加严，察看现在情形，逆夷似无可乘之隙。
(朱批③)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七六至四七八；

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六，页一八至二二)

道光帝对这一奏折蛮横无理地加了朱批：

①“汝云嘆夷试其恫吓，是汝亦欲效嘆夷恫吓于朕也。无理！可恶！”

②“一片胡言。”

③九月二十九日又对全折加总朱批：“点出者，俱当据实查明具奏。”

这些朱批说明了统治集团内投降势力的迅速膨胀和抑制新事物的顽固态度。道光帝训斥林则徐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抵抗派不敢再有所申辩和争论，从而剥夺了抵抗派对局势的发言权。

九月初三日，清廷加林则徐、邓廷桢“办理不善”的罪名，交部“严加议处”，派琦善接署粤督。

同时，为了掩盖投降媚外的意向，上谕中饰称处分林、邓并非受外力影响：

此次嘆夷各处投递稟贴，诉称冤抑，朕洞悉各情，断不为其所动。惟该督等以特派会办大员，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是以特别惩处，并非因该夷稟诉遽予严议也。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五，页一一至一二)

九月初三日，英船返定海，伊里布也至浙。初七日，双方在镇海会晤。英方要求释放八月间在定海、余姚被俘的英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六，页二至五)

九月初四日，林则徐不顾所处困境，仍然坚持备战，“午后赴箭道校射”。次日，“清晨出往小北门外永康炮台演放炮位”。(《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四)

九月初五日夜，林则徐函怡良，拟明日移海珠大炮于虎门。

海珠炮台上四五千斤之炮，前恐防城，未便遽动。兹询知该处势难开放大炮，缘民居船只俱碍也。明日仍拟运虎。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一三七)

[按] 《全集》未收此函。

九月初六日，林则徐收到清廷八月二十二日廷寄一道，知已准英人“赴粤叩关”，并派琦善为钦差大臣来粤“查办事件”。午后，怡良等来晤，饭后离去。林则徐担心此消息宣露会影响禁烟运动的进行，急致便函给怡良，俟会客后即往面商。信中表露了林则徐的忧虑与焦灼：

顷又细思，适才奉到之件，竟不可宣露。缘官兵无不意存袖手，闻此恰中下怀，而包藏祸心者，更难保其不乘虚思逞，所关甚巨，请阁下在署少待，徐见总局各员后，即当前来面商一切。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四八）

九月初七日，林则徐致函怡良，说明他为抵御“返棹南还”的英国侵略者所进行的积极备战活动说：

日来又有谣传，想亦早入清听。虽不足信，要须多为防备。昨今分探水陆各要隘，豫雇石船，制办钉桶及刺竹、铁菱角等物，各营火药亦囑添制。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四九）

九月初八日，清廷谕责林则徐、邓廷桢二人“在广东查办鸦片，乃时逾两年，不但未绝根株，转致该夷赴近畿呈诉冤抑，成何事体？”于是加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照部议革职，并命林则徐折回广东、邓廷桢由福建前往广东，“以备查问差委”。（《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五，页一九）林、邓的革职，标志着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从此结束。但他们在禁烟运动中的贡献未能泯灭。清人诗篇中屡见称颂，兹录一则以见一般：

客从粤中来，	语我粤中事。
岩岩林制军，	万鬼不敢觑。
胆怯虎门险，	视眈□镜利。
蝮蛇封狐涎，	流毒心腹地。
圣人悯疲瘵，	权乃重臣界。
痛下医国手，	剖肠与涤治。
父老读公法，	环舆雪涕泗。
妖雾一炬空，	颂声海天沸。
百万官府资，	商贾豪一弃。

汉奸伏上刑， 番奴穷私智。
乃节岁奇赢， 预筹久长计。
水战团水军， 火攻炼火器。

.....

（周沐润：《柯亭子诗集·客从粤中来》，

见《鸦片战争》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七一五）

九月十二日午后，林则徐收到八月二十三日廷寄一道。（《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五）主要内容是道光帝对林则徐出洋剿办一折的指责，斥责他“前后自相矛盾”，而现在“故作此举”是为了“先占地步”，说林则徐是“欲盖弥彰，可称僨兵”，所以要“严行申飭”，并命他把攻剿接仗情形“迅速驰奏”。当时，林则徐正在病中，连日延医诊治。他对这些指责感到“欲奏则无可奏，不奏又不敢忽然置之”。（九月十四日致怡良函，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最后，他终于决心申辩。十四日夜忍着病痛和愤懑开始作折稿，历时二日，十六日晨始发出。他在《复陈出洋击英并防范情形片》中先解释最初主张“不值与海上交锋”的理由是：

以师船若远出驱逐，恐外洋或有疏虞，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为计之得，且彼时该夷不过迂延未去，尚无猖獗情形，因而奏请不与海上交锋，欲令穷而自返。

接着，他又申诉现在出洋剿办的理由：

迨七月间，始闻该夷有攻占定海县城之事，是则逆情显著，凡有血气，靡不愤切同仇。维时臣所添雇之拖风、红单等船，炮械军火，适已备齐，而所团练之水勇，技艺亦渐熟于前，冀足以助舟师声势。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四九〇至四九二；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六，页四〇）

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策，这是无可非议的正当行动，而且申诉的理由也凿凿有据，但是清廷于十月十七日收到此折时，仅仅轻描淡写地批了一个“览”字。原因是林则徐早在此以前已被革职，无需再谈了。

〔按〕此折《林则徐集·奏稿》未收。《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收录在页一四至一六，题作《复奏粤海战守情形片》。《全集》改题收录。

九月十八日，清廷在伊里布所奏在浙与英交涉折的朱批中表示了决心投

降的态度说。

朕立意如此羈縻。……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嘆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六，页三）

九月十八日，林则徐从怡良处知道粤督缺已有更动，但尚未收到正式公文。

抚军来，知渠接到九月初四日五百里廷寄一道，外封写护两广总督怡开拆字样，知此缺已有更动，惟吏部文尚未递到。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六）

九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收到清廷九月初三日所决定将林、邓“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以直督琦善署广督，其未到之前，以巡抚怡良暂行护理”的部文。（《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七）林则徐即将总督、盐政两篆交怡良并缴清在粤期间朱批奏折，共正折 568 件，夹片 261 件。（英外交部档案 F. O. 931/107）林则徐离开了两广总督的职任。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初，连日以来，广州商民纷纷挽留林则徐，“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衢巷”，向林则徐赠送靴、伞、香炉、明镜、颂牌等。颂牌上的“民沾其惠”、“夷畏其威”、“烟销瘴海”、“威慑重洋”等字样，表达了广州绅民对林则徐禁烟运动的评论。（《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七至四二九）

十月初一日，林则徐定于次日启程赴京。夜间，奉到部文知九月初八日已由吏部议罪，“奉旨革职，并折回广东，以备查问差委”，即筹赁寓所。初二日，移出督署，借住高第街连阳盐务公所。（《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二七至四二八）林则徐卸任后，仍然关心时局，和怡良保持一定联系，并为怡良谋划应付局面的对策。

十月十三日，伊里布与乔治·懿律签订定海休战条约，内容为中英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浙江地方不禁止人民供给定海英人的需要物。英军不得逾舟山及附近诸小岛（包括摘若山、长白山、长涂山、普陀山）范围以外。（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页六四）

[按] 伊里布因事前未奉谕旨而私自订约,所以隐瞒真相,未敢上闻。而仅奏懿律屡次吁请告示,禁民再拿夷众,已缮发告示十道云。(《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六,页四一)

十月十三日,英舰“窝拉疑”号抵粤,在九洲洋面截船。十六日又截福建艘船一只。次日,又截水师阳江营所属阳右六号中米艇。这些都由于清廷“不准开放枪炮”的错误政策所造成。

十月十八日,关天培向怡良报告船只被劫情况要求还击,怡良犹豫难决,征询林则徐意见,林则徐复告说:

滋圃(新夏按:即关天培)另单所言,出于愤激。大抵督率一层,断不宜入奏。其救援不力,管驾不慎之处,似不能不叙,然师船事遵旨撤回,又奉文不许施放枪炮,则不力一层或亦只须叙得灵活,未知卓裁以为何如?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一四八)

[按] 《全集》未收此函。

十月十九日,英船八只离浙赴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七,页二)

十月二十三日,清廷发布一道貌似禁烟实则弛禁的官样文章:

上年颁发新定章程,严立科条,宽予期限,务使吾民消除恶习,永绝根株。惟自定例以来,各省大吏奏报拿获烟犯,所在多有。薄海内外,必已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咸知畏法自新。诚恐愚民狃于积习,尚存观望冀幸之私,即日限期届满,或以无知触法,朕甚悯焉!著通谕各省将军、督抚等督飭所属认真查拿……断不可因罪名较重,稍存姑息之心,仍蹈养奸之习。如果实力奉行,不留余孽,即从前查办不严,原可宽其既往。倘因规避处分仍前玩泄,以致锢习不除,朕必不能轻恕,是在内外满汉诸臣训谕督催,不遗余力。转瞬限满,无一藐法干罪之人,用副朕除恶务尽之意!

(《清宣宗实录》卷三四〇)

这道谕旨向各级官吏表明朝廷已经满意于过去推行新则例的成绩,留下了官吏翻云覆雨、虚应故事的余地。“薄海内外……咸知畏法自新”,“转瞬限满,无一藐法干罪之人”是这道谕旨的真实意旨,而“认真查拿……断不可因罪名较重,稍存姑息之心,仍蹈养奸之习”云云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例行文字而已。

十月二十七日，懿律率军舰由定海返澳门海面。

十月二十八日，邓廷桢已奉命于革职后由福建至广东与林则徐相晤。

十月二十八日，懿律于回澳后的次日，派皇后号汽船驶虎门递交伊里布致琦善函，行近沙角岛为炮台守军击退。（《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四）

十月下旬，林则徐致函怡良，希望设法与英方维持现状，不新生枝节以待琦善之来。信中说：

昨日曾闻面示滋圃通行水师之札，谓彼若果来犯，仍须开炮云云。今晨发阅之公文，难保无来犯之意。盖新闻纸内所论，本谓星使此来，不过拖延之计。非用武不能了事。而外间再有讹言四起，恐适以速其凶横之为。水师之人，又无智巧，倘因提军昨有此札，不顾前后，贸然开一二炮，则来者转有所借口。现在不过数日之际，无论将来好歹，总保此数日安静，以俟其来。鄙见乃系如此，伤弓之鸟，未免音晓，尚祈鉴谅。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五六）

十一月初，林则徐致函怡良，请他在琦善未到粤前，继续坚持烟禁说：

烟毒横行已极，闻特札飭拿，亦极得要；第恐文武率多畏事，未免观望不前。抑知开禁与否，总须新节到后，始可奉令而行。若此时遽若罔闻，适足为来者之口实，倘就情形以为指摘，尤恐百喙难辞。知鼎裁自必十分加紧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五八）

这封信实际是针对琦善来粤一事而发。

十一月初一日起，懿律率舰列阵于穿鼻洋，进行武装挑衅。

十一月初三日，琦善在途次接到澳门同知送往的义律咨文。

十一月初六日（11月29日），乔治·懿律因病辞职，由伯麦继任军事。查理·义律负责外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三〇三）

十一月初六日，琦善到广东。林则徐仅“遣人迓之”而已。（《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一）十一日，接任粤督，独断专行，排斥其他人参与“夷务”。据当时护督怡良揭露琦善排斥自己的情况说：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钦差大臣大学士琦善接署两广总督印

务，臣即交卸护篆。经琦善面向臣告知，以夷务系其专办，现惟加倍慎密，不便稍为宣露，囑令臣专管地方事件，俾免分心。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页四）

琦善到粤后，一反林则徐之所为，力求为英国侵略者“代伸冤抑”以实现投降媚外：

十月，琦善至广东。查上年义律先后缴烟印文，欲吹求林则徐罪不可得。则首诘劫船之役何人先开炮，欲斩副将以谢之，而兵心解体矣。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变为汉奸，英人抚而用之，翻为戎首矣。撤横档水中横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洋船得以探水志，察路径，而情形虚实尽泄矣。听盐运使王笃之言，尽屏广东文武，专用汉奸鲍鹏往来传信。其人故奸人颠地之嬖童，义律所奴视，益轻中国无人矣。义律与琦善信云：若多增兵勇来敌，即不准和。于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调。凡有报辑汉奸者，则诃曰：“汝即汉奸”。有探报洋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

（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见《圣武记》卷一〇）

〔按〕魏书记琦善事较概要。所称十月琦善至广东为十一月之误。所述劫船之役指十月二十八日英船皇后号在沙角被轰击事，副将即陈连升。

〔又按〕魏书记琦善至粤“欲吹求林则徐罪不可得”，似不如《夷艘入寇记》所记为详。《夷艘入寇记》称：“琦善至广东，查上年义律缴烟印文，欲求林则徐罪不可得，又诬林则徐不收英吉利国王通商之书，欲怡良证实其事，怡良不从。”（《鸦片战争》V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一三）

同时，琦善又向清政府陈述不能抵抗的理由。这种所谓“理由”实际上是琦善慑于侵略者的“船坚炮利”，并错误地估计了兵勇的战斗力。他说：

即水师营务，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师船少人稀之顷，辄喜事贪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三）

琦善欲将侵略者挑起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完全加之于林则徐。他说：

前督臣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文内均有奏请赏犒，奏请奖励等字样。而其所赏何物，计价若干，均未指出。夷人惟利是图，其时颇有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其二万余箱之烟土，据前督臣

林则徐节次陈奏，约须资本银一千数百万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后再贩鸦片船货入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九至一〇）

十一月初七日，琦善派人到英船交涉，义律提出各项要求有：①索取兵费；②偿还两年来所损船只什物；③洋商欠项；④赔还烟价银一千二百万两；⑤于粤、闽、浙任择一口通商；⑥文书平行；⑦取消洋商限制；⑧遇事可到天津交涉等。并以开仗相威胁。琦善除将上述条件奏报外，并为英方说项，如“烟价一节，求索本非无因，断难空言解释”。而竟然主张“先允以五百万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一三至一五）

十一月初七日，琦善对林则徐作礼节性的拜访。林则徐借故未见。自初三日始，林则徐除给亲友们写信外，就是每天“作字”、“作字”、“竟日作字”，显然是借此排遣内心的愤懑。（《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二）

十一月初十日，林则徐“汇送暎夷原禀二十五件”给琦善，听候查对。（《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二）

十一月十一日，琦善接任粤督，义律正式提出议和十四条，其中包括讨还“烟价”、“兵费”和“行欠”，割地开埠，建立使馆，公文平等往来，领事裁判权及传教自由等内容。（《鸦片战争新史料》，见《国闻周报》卷11第1期）

十一月十四日，义律又照会琦善，提出须按巴麦尊《致清朝宰相书》内所载各条结议，“写作汉字英字约文一纸，盖封贵大臣关防及本公使大臣印书，以为盟约之始基”。十八日，琦善复照答应偿款五百万元，不接受割地。次日，义律复照要求赔银七百万元和开放港口。（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页二九至三三）

十一月十五日，琦善向林则徐“咨取旧案”。（《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二）目的是遵旨追查英王致林则徐文书被私自销毁一事，并求伪证于怡良等人，遭到拒绝。（《夷氛闻记》卷二，页五〇）

十一月十八日，黄爵滋上《闻见定海情形疏》，沥陈英人在定海的暴行和一般民情。（《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页一七九）

十一月二十一日，琦善将与英人交涉允赔烟价五百万元具奏清廷后，又收到英人复书提出：①烟价七百万元，先付二百万，余作五年分还；②在厦门、

定海通商。琦善复文允向清廷请求“于粤省之外再添通商一处”，烟价则“酌酬六百万元”并允“先给一百万元，其余分七年带还”。（《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二五至二六）

十一月二十六日，英人对琦善所述条件复文说：①同意六百万元先给一百万元，余银分期五年，添付利息；②于广州之外，闽、浙、苏酌准通商二处；③酌予寓居之所。并威胁说：“如终不允所请，则必无善定。”（《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二六）琦善一意求降，即向清廷请求“拟请于广州之外，再就福建之厦门、福州两处，准令通商，冀得借以羁縻”。这种露骨的投降行为，使还想维持虚骄颜面的道光帝也不能不加以批说：“愤恨之外，无可再谕。”（《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二八）

琦善在另一奏折中还请求仿粤海关例在闽海关征税，而把这税款的一部分偿还英方。这种屈膝媚外、罪等通敌的要求，大大地触动了清廷的鄙吝之心。道光帝径以朱批斥之为“不堪寓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二九）

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则徐致函亲戚叶申芑（小庚）。这是一封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重要函件。信中胪陈禁烟运动的经过，对沿海各省的疏于防守和不求备战但知投降等行为深致不满。信中也反映了林则徐不计成败、敢于承担责任的胸怀和对外国情况比较通达的认识。信中写道：

……侍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惟时圣意亟除鸩毒，务令力杜来源。所谓来源者，固莫甚于啖咕喇也。侍恐一经措手，而议者即以边衅阻之，尝将此情重叠面陈，奉谕断不遥制。迨到粤后，又将夷情探明具奏，节蒙寄谕：“应权变示威，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等因。是以钦遵办理。在顽夷虚骄成性，纵之则愈滋桀骜，束之亦易就范围。侍上年发谕一次，即据稟缴烟土二万余箱，未曾折一矢鏃。随即奏明，令具切结，如再夹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他国皆已遵依，独啖夷再三反复，而言路适有条陈以取结为无益者，恰如奸夷之意。事之无成，殆基于此矣。

嗣啖夷殴毙华民，抗不交凶，当经援照嘉庆十三年旧案，奏明断其接济，逐出澳门。该夷遂以兵船赴大鹏营滋扰，经我师大挫其锋，于是该国之船有情愿遵结者，业已招令进口。而该夷兵船忽来阻挠，致又与我师接仗。至十月间，将该夷船全行驱出外洋，奏奉谕旨：“若再准令通商，成

何事体？飭即断其贸易，并已具结者，亦是该国之船，概不准其通商”等因。复经钦遵办理。

至夷洋与内地各省洋面，处处可通，本无厄塞。贸易既断之后，原知该夷必不甘休，粤省时刻严防，知其不能逞志，必向江、浙、直、东等处滋扰。屡次奏请敕下各督抚严密堵防，并该夷之窥伺舟山，与其拟赴天津递呈，亦皆先期探明入告。且乌敬斋于奉旨后，奏有防夷条款。孰知徒托空言，致定海城垣仅被飞炮数门，军民即皆全散，任其占取，又岂粤省所能代防耶？迨夷船北赴天津，不过数只，原无能为。而彼处之无备与定海等，守土者恐又失事，遂以蜚语归咎于粤，而和议兴矣。此后事势，歧之又歧，难以罄述。中州见闻伊迹，谅已悉在鉴中。侍不敢为一身计，而不能不为国体惜也。辰下羁滞羊城，听候查问。如可蒙恩放归田里，则养痾誓墓，正惬夙怀。倘须一出玉门，亦属无可如何之事，临时再作计较可耳。

阁下前在四明所陈之策，原同曲突徙薪，惜不能用。然近日并将造船铸炮等事，皆以经费之难，一概不准，而转以牛、羊、水、米犒师为上策，则亦何从置论哉！……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六一至二六二）

[按] 原件未署“庚子冬至”，应为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手迹选及《林则徐书简》增订本均作十一月二十九日，唯《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三八七作“就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即冬至那一天”，林则徐写此函。十二月二十一日为十一月二十八日，系冬至前一天，杨传误差一日。

十二月初二日，清廷收到琦善到粤后办理交涉的奏报。琦善在奏报中盛陈英方船炮坚利和英人词气傲慢。其目的是促使朝廷加快投降步伐。但是，这与清廷原以为对“外夷”给与一点“抚绥”即可了事的主观愿望不合，从而感到对天朝尊严有所触犯，因而态度又开始变化。清廷在批复琦奏的谕旨中说：

……夷情叵测，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彼欲肆无厌之求，我当有不虞之备。着琦善详加体察，密行侦探。一面与该夷目善议戡兵，一面整饬营伍，遴选将弁，枪炮务须得力，船只必堪驶驾，妥为布置，毋少疏虞。如该夷实系恭顺，退还定海之外，别无非礼之请，自可仍遵前旨查办，倘敢肆鸱张，始终桀骜，有必须剿办之势，着即一面奏闻，一面相机办理。总之，夷情不可

信，事机不可失。……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五至六）

十二月初三日，清廷又以“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事机”，特命琦善及沿海将军、督抚“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六至七）

十二月初三日，义律照会琦善，限初五日零时以前对议和条件作出圆满答复，否则“藉兵法办行”。同一天，琦善复文英方，允赔烟价，开口岸一处，并由美方转告拟开厦门，并诉说个人种种不得已的苦衷。义律得复后，于初六日照会琦善给予寄居一所“竖旗自治”，即要求割地。琦善以“向无此例”拒绝。（《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九，页一四；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页四四至四五）

十二月初七日，清廷收到琦善报告到粤查办情形折。琦善在折中不顾事实地肆意攻击林则徐在粤的抵抗活动。并诬加种种罪名。（《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九至一三）同日，清廷又收到琦善关于义律十一月初七日在粤提出的各项要求的报告，完全出乎清廷意料之外，原以为仅诿罪于林则徐一人，就可以消弭事件，现在深感到义律的这些要求将会打破封建帝国的大门，破坏了威严的天朝体制。这又触犯了清廷的虚骄与鄙吝心理，于是又准备采取“强硬”态度。因此，一面表示“地方不能给与尺寸，贸易、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一面调湖南、贵州、四川兵四千名赴粤，准备用兵。（《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一六至一八）

十二月初十日，湖广道监察御史石景芬奏请对英用兵：

揆诸今日情势，非威之以兵，则海疆必不得靖，即互市亦必不得成。臣愿皇上速飭任事大臣，一意进剿，合江、浙两省兵力，以驱逐一无根岛夷，乘其骄惰，出其不意，天威一震，立见歼灭，机会可乘，时不可失也。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一九）

十二月十三日，义律照会琦善，胁迫接受全部要求，否则“照依兵法办行，相战以后，再行商议”，并以十五日八时前为限期。次日，琦善收到此照会，毫未从军事上作出准备，而是一面飞报清廷，代英人要求让步，一面复照义律“加意羁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〇，页三至六）义律由于未能满足其侵略要求，遂在十五日悍然挑起对二角炮台的进犯。

十二月十四日,清廷拒绝英方所提要求,准备“大申挾伐”,一面“飞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名,驰赴广东,听候调度”;一面命令琦善加强粤防,“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相机剿办”。并表示了“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的“强硬”态度。(《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三〇)

十二月十四日,清廷命伊里布、耆英、讷尔经额、刘韵珂等沿海疆吏加紧防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三一至四〇)

十二月十五日,户科给事中万启心请求起用林则徐与邓廷桢以抗英。奏中说:

林、邓办理粤事已经两年,迄无成效。转致纷纭,皇上予以重谴,原属罪有应得。但当有事之际,亟须任事之材。臣访问粤人及士大夫有识者,皆谓两人在粤,熟悉夷情,加以屡次防守夷船,颇殚智虑,幸免疏虞,深为该夷所指畏。其恭顺各夷,亦能驱遣效命。林则徐任事实心,两年以来,须发尽白,粤人闻其去任,或至恸哭。臣谓两人若蒙赦过,必可图功。若乘该夷反复傲慢,明降谕旨,大彰天讨,起复两人,令其专办战守。……万一必须用兵,两人驾轻就熟,似非中外诸臣所及。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四〇至四一)

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攻二角炮台,守将陈连陞父子等死难。林则徐在日记中特记其事说:

十五日……倭夷攻沙角、大角炮台。三江协副将陈连陞及其子某力战死。三江营兵死者百余人,惠州兵死者亦将百人。抚标及水师兵死者转少,惟水师千总张清龄,抚标外委翟长龄死之。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四)

[按] 陈连陞子某的名字,其说有三:

- (1) 《清史稿》卷三七二作“长鹏”;
- (2) 《咄咄吟》作“鹏举”;(《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七七)
- (3) 《湖北通志》卷一四三、一四九均作“举鹏”。

核之《清史稿》卷三七二,陈连陞其他二子名展鹏、起鹏,则此随同殉难之子当名举鹏为是。

[又按]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对战况有较详描述。(《鸦片战争》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六四)

二角炮台的失败，罪责全在琦善。当时的疆吏裕谦已指出过炮台沦失是琦善摧残民力的结果。这在一般官吏中是难得的有识之见。裕谦在奏折中说：

闻琦善到粤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沙角、大角炮台之陷。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四，页三五）

但是，琦善在十八日所上的二角战况奏报中，一仍旧贯地为敌张目、制造投降舆论说：

此间水师，兵械技艺，废弛已久。该夷现在所用飞炮，子内藏放火药，所至炸裂焚烧，不独为我军所无，亦该夷兵械中向所未见。经此次猖獗之后，我师势必益形气馁。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〇，页二三）

琦善在另一奏报中更把战败的罪责推诿于林则徐过去的各项战备活动。奏中说：

前督臣林则徐曾备有灌注桐油之草船以备火攻，乃前日交仗之时，经守备卢大铖开放火船，迎头燃烧，夷船未被燃烧，火船已成灰烬。

陆战之兵，技艺原不甚趑捷，而器械则甚属淫巧，此间水师则废弛已久，且兵丁本由沿海召募，其中难保无素与该夷通气之人。

所谓器械淫巧实际上是新式武器，所谓沿海召募之兵丁正是可资利用的民力。琦善的这种违背事实的荒谬分析，必然导致唯有投降一途，因此，他认为对英方的要求必须“从权办理”，也就是说，必须全部接受屈辱条件。（《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〇，页二七至三二）

十二月十六日，琦善拒绝怡良等的主战建议，一意投降。怡良揭发此事说：

十二月十六日，接准照会，有暎夷兵船、火船于十五日攻夺沙角、大角两炮台之事。臣骇异之余，实深焦愤，当即会同广州将军臣阿精阿、副都统臣英隆暨司道等，同至琦善署中，面商战守事宜。琦善问及攻剿有无把握，臣等均不敢谓有把握。但以该夷既经就抚，忽又称兵犯顺，占夺炮台，戕害将弁兵丁，是除攻剿之外，恐亦别无办法。琦善复言现已写信诘问义律，俟复到设法妥办，若于挫衄之后，复遽开兵，声援实恐不足，即

奏调外省兵丁，亦须日久方到，而义律一闻派兵，益生疑忌，尤恐大酿事端。……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页四至五）

十二月十六日，义律派人到威远炮台，向关天培提出戡兵条件五款：

一、应将现归英国占据之沙角地方，仍留英国官员据守，给为贸易寄寓之所。

一、应以广州一处，就即开港贸易，所有贸易事务，即在沙角办理为妥。

一、至若出入各货正饷，俱在沙角程输归部，即如向来在黄埔程输一律。

一、应将现在起建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本公使大臣、统帅今约三日，安候接据钦差大臣琦爵相照会本公使大臣，声明是否能就依允所开列各款。惟三日之内，如稍有另作武备，本统帅即当再动兵攻敌。

一、本公使大臣敬慕琦爵相，且诸事欲以笃实为心，今拟即照与琦爵相前经约议，偿还银数，另开港口，及缴还定海等款，仍可依议办结。惟须接据琦爵相照会，允照兹所开列各条，方可依议。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页五六）

十二月十七日，吏科给事中、内阁侍读周春祺密奏请起用林则徐：

……臣窃闻自南来者，金谓林则徐在粤防堵极为周密。古人云：使功不如使过。林则徐已蒙逾格鸿慈，仍得差遣听用，若再荷蒙矜宥，假以尺寸之柄，独当一面，令其带罪图功，俾得专精思虑。臣虽至愚，知林则徐必当捐糜图报于万一。……

（《史料旬刊》第37期页三六三，清道光朝密奏专号三）

十二月十八日，英军围困虎门镇远、威远、靖远各炮台，破坏江面木排铁链，扬言要“打平炮台，即赴省城，再与琦善商议”。次日，琦善派鲍鹏往见义律，答应条件。（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页六一）

十二月二十日，太常寺卿革职留任唐鉴抨击琦善的媚外投降，上奏说：

……琦善意主苟安，心殊畏缩。欲以调停天津之局，为迁就粤东之方。徇其所见，几谓前此之我兵拒战者，均属可罪。今日之嘆夷侮我者，

亦皆可原。长叛国之骄志，生汉奸之逆谋，由此侮慢不恭，夷书恐难入目；肆行无忌，夷氛亦难骤消。则从事征剿，在所必至。惟兵贵严明，非素著威名，难为主将。……如琦善中心疑怯，把握全无，既已气馁于平时，安能决胜于一日。且方与暎夷讲烟价、议通商，周旋委折，既为所昵，亦必为所轻，使为主将，以兵相临，不独敌心无所慑，即兵气亦不伸。用兵之道，虽有饵之以情，诱之以利者，从未有示以调停，与之酬答，若琦善之全无威略者也。……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九，页一九）

十二月二十二日，义律同意从定海撤兵，交还二角，以换取尖沙咀及香港等处，由英国“主治”。次日鲍鹏奉派往见义律，同意“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其余照办。

十二月二十四日，应允退还尖沙咀，而谋占领香港一岛，并要求订约。（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页六七至七一）

十二月二十五日，英人要求在香港“泊船寄居”，琦善代向清廷乞恩“允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页一二）

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自江西调兵二千赴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九，页四六）

十二月二十八日，琦善收到清廷十四日廷寄，匆匆往晤林则徐，少谈即别去。次日又邀林则徐“会商夷务”，林则徐托病未赴。林则徐由于愤恨琦善在粤的倒行逆施和这次晤访仅为应付公事，缺乏诚意，所以对琦善也比较冷淡，并特隐晦地记入日记：

二十八日……早间督抚署俱接到本月十四日六百里廷寄。琦节相即刻来寓，排闥而入，晤谈少顷，别去，随往答之，到门而回。

二十九日……琦节相书来，邀至将军处会商夷务。因病未赴。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五）

日记中的“晤谈少顷”、“到门而回”和“因病未赴”等词句与林则徐平日的为人行事迥不相同，这反映了林则徐对琦善败坏粤事极为不满的情绪。实际上，林则徐就在二十八日晚间开始撰写给儿子的长信中，倾吐了他的满腔愤怒的感情，充分地揭露了琦善在粤的种种恶行。

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次年正月初五日间，林则徐写长信给南下省亲、暂居

苏州的长子林汝舟。这封长信是林则徐书札中笔锋最为犀利，感情毫不掩饰的一封。有学者怀疑此信是伪托，非林则徐所写，特录原函及质疑点待考。

广东夷务，大不可问（一作言之可慨）。议和之事，琦相（新夏按：《溃痈流毒》本作“静老”；《平夷录》注称：“琦善字静庵”）以为秘计，不令人知情，惟密任白含章（杨国桢注：直隶守备）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新夏按：一作鼓钟于宫，声已闻外）。如烟价一事，已许偿七百万，尚要一千万，且要现银。闻亦许以现付一百万，尚且不肯。其马头除广东外，闻又许以福建省城及厦门两处，而彼尚要苏州、上海、宁波等处，并定海亦不肯还。其骄恣如此，看来和议不成，仍须再动干戈，彼时欲收已懈之军心，与已散之壮勇，又何可得哉？譬如治气血大亏之症，正在用药扶持中间，忽被一医用了泻剂，几乎气脱，如何保全？此真可为痛哭者也。

逆夷与琦相照会，动云限以三日，若不许即攻打虎门，如是已数次。且其照会内云：若添兵勇来敌，即不准和。琦相一意要和，竟不敢添兵。文武等再四禀求，密派二百名至五百名为止，夜间偷载渡船，散插各处，毫无济事。

本月十五日（新夏按：《溃痈流毒》本作上年十二月十五日），逆夷突率多船，来攻沙角炮台，后面有二千人，用竹梯爬上后山。副将陈连陞，曾于山上埋有地雷，将机发动，击死百余人，然不能再发，后队逆夷并汉奸，复拥而进，打至申刻，我兵止六百名，彼有五倍，而火药已竭。彼又用火轮船、三板船，并汉奸船数十只，绕赴三门口，将师船十只放火烧毁。其船上官兵，或阵亡，或逃命，人心已乱，炮台上已来不及矣。其横档、靖远、镇远、威远各炮台，俱在附近，而各保自己，不能相救，且即欲添兵协济火药，亦须用船，而夷船已横截之矣。沙角、大角两炮台，均被夺去。可怜连陞并其子二人，均被戮数十刀，且剝破肚腹，言之可痛。守备张清龄、外委翟长龄均阵亡。三江营兵死者最多，惠州（杨国桢注：原作“苏州”，显系抄误）次之，抚标殊少，大抵死者死，伤者伤，而逃者亦伏不出矣。

关提督（《溃痈流毒》本作关滋圃）尚守镇远，李总兵（杨国桢注：潮州镇总兵李廷钰）（新夏按：《溃痈流毒》本作李润堂）守威远，马辰、多隆武

守靖远，皆不过数百兵，藩篱全不足恃。向来广东门户之紧，总由内河水浅，夷船重笨，不能进来。今自议和以后，兵勇撤去，九月底卸事后，更无人管了。琦相到后，纵汉奸之所为，新遣杉板小船，招集贩烟蜈蚣、快蟹等船数百只，竹梯千余架，此外火箭喷筒之类，照内地制造者，更不可以数计。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从前七、八月间，一面拿汉奸，一面出示，令其杀夷领赏，汉奸密谋动手，鬼子心悸，不敢留汉奸在船，一时几于尽除羽翼矣。后来有人拿鸦片，即碰其钉，有人说汉奸，则曰：“汝即汉奸。”故此辈全无忌惮，酿成今日之事。

沙角、大角两口既已被占，贼即于山上造屋矣。其小船若闯进三门，则镇口唾手可得，关提、李镇虽在威远等处，而兵单难以拒守。且镇口一失，尽可直逼省城，徒守此三四处炮台，又复何益？众文武金请大添兵力，而琦相到此田地，尚且恐因添兵而阻和议，各官再四恳求，乃准暗添数百，于夜始渡，官民均极愤愤。

此次失事之后，邓嶰翁作字来请，谓（杨国桢注：原本脱此字）难再坐视，且云此后当无议和之理。因各备一束，遣人赴督署，禀（杨国桢注：原本作“回”字）称闻有此事，心甚焦急，特遣人来请安，并请中堂吩咐。据其答云：无话商量。盖其讳疾忌医，尚恐人之知道那事也。闻两日内连赶数信与义律，皆不与人知，而逆夷声称须事事全依，乃能竭手，不然限至十九日，二十日又要动手。关、李专弁请兵，而仅许密发二百，其差官来寓（杨国桢注：原本脱“寓”字）哭诉，据言：提、镇两位在炮台，相向而泣，既无援兵，安得不坐以待毙？予谓提、镇能以死报国，亦是分所当然，但何以不将此情形透彻一奏，死后亦有伸冤之日，即一时不能伸冤，后世亦有记载，未知提、镇能见此否？今既无别法，只得看伊和议成否。如和议成，原不过暂解一时，而大事已去，一二年后，不堪设想矣。若和既不成，守御又不许，则省城首受其亏，倘镇口一失，省城便危，到此水尽山穷，又何所逃也。

十五日打仗之后，义律却用文书与提督，并寄琦相之信，限三日回信，否则再攻。闻琦相业已全许矣。伊全不信任广东官员，凡奉到廷寄，以至发递奏折及夷书往来，从不以一字示人，即见司道时，偶然说

及，亦不过云夷人求几件事而已。所求何事，则又秘而不宣。此刻已过三日之限，闻挂了白旗，似（杨国桢注：原本作“以”字）是和了。顷间又闻挂红白双旗，传言要得新安，不知果否？李总戎跑回，向琦相号咷痛哭，不肯再去。伊亦云：“若和议不成，只有一死。”伊既说出此话，是亦知和之不得成矣。而其讳疾忌医，犹可问乎？

此次攻占炮台，在和议数日以后，必不遥接上文，仍谓缴烟而成也。殊不思逆夷前此所以不敢轻犯者，原因防守严密，众志成城，解散汉奸，故不敢狡然思逞也。自奉旨不开枪炮，即被抢去师船。琦相到时，先要究问何人放炮，并云：听得炮台上放一号炮，以致夷人生气，将师船抢去。如此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志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如尚谓有激而成，则是七百万银，兼之牛、羊、鸡、鸭、水、米之馈而已。若果再为诬枉之言，归咎前事，则止（杨国桢注：另本作“只”字）拼得死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陷之死地，亦要说个明白也。（见[按]）

本日（杨国桢注：即十二月二十八日，参见《林则徐集·日记》第三七九页）早晨，督署接到廷寄，琦相即来拜，排闥而入，始知和议忽又不准。此时局势全散，何从收复？琦相仍一意主和，力言不可打仗之故，名为来此面商，实则封钳其口，无庸与之细说，即使极力与辩，伊必恨我阻其和议，倘以阻挠军情密劾，又安敢尝试乎？现在廷寄内云：“当大伸张挾伐”，又云：“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然后之果否游移，仍属难料。计算上元之内，尚有五个折批回，若一直生怒，则静老亦是覆辙。但恐无人下药，又来抓旧医，此时万无措手之处，较之从前一气做下，难易迥殊霄壤，奈何，奈何！

此次廷寄，此间竟不敢转行（杨国桢注：原本作“变”字），然随处皆有汉奸探听事情，不出数日，自必尽知。倘其再若突来，全无预备，则虎门各炮台火药兵丁均无接援，省垣殊觉可危。琦相（新夏按：《溃痈流毒》本作静老）现与义律约定，于新正月初四日在狮子洋边之莲花城相会，无人敢阻之，想彼此别有心交，不敢相害也。

此次川、楚调兵，难瞞汉奸耳目。况烟价已许于正月先付一百万，此时夷人穷极，必先索讨。此项系令伍商垫给，似亦迫于有旨，不得不

然耳。今知有丝毫不准给还之旨，伍商岂肯出钱？而夷人正在要钱以济兵饷，琦相仍无准备，逆夷又必攻打。此时虎门各处兵力既单，兵心全散，再若狼奔豕突，即使省城守住，而新安、香山二县及虎门炮台，均恐唾手而去，祸患真不可测！

新正月初三日，琦相赴狮子洋，与义律约于初四日见面。顷知初四日，义律又不肯见，改于初五日辰刻，究尚未知情形何如也。

（道光二十一年传抄件，存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233/181，录自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页二六一至二六四，日本东京 1964 年 11 月版，原题《林则徐家书》；《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一五四至一五八）

[按] 此下脱一段：“连日探知和议已定。尖沙嘴一带，许其改屋居住，作为贸易之所。所赔之银，勒令伍怡和先垫出一百万，约于新正给付。夷船已允正月退出，并先退还舟山，或可希冀目前无事，然其情伪虚实，不可知也。”现据《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六五补录。

[又按] 考此信内容似非一时所写。此信前半内容可证为十二月二十八日所写者有三处：①“本月十五日，逆夷突乘多船，来攻沙角炮台”，此本月指十二月而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校本）作“上年十二月十五日”并按称“一作本月十五日，显然讹误”，既有“一作”，当求别证，遽定为显误，未免鲁莽。②“连日探知和议已定……所赔之银，勒令伍怡和先垫出一百万，约于新正给付，夷船已允正月退出”。既称约于新正给付，则写此语必在新正之前。③“本日早晨，督署接到廷寄，琦相即来拜，排闥而入”。此语与日记十二月二十八日所记内容一样，则无疑为二十八日所写。所以我认为此信前大半是写于二十八日，即日记所记于二十九日写完请怡良于三十日发寄的第七号家书。此信尾部记琦善与义律会面事说：“新正月初三日，琦相赴狮子洋，与义律约于初四日见面，顷知初四日义律又不肯见，改于初五日辰刻，究尚未知情形何如也。”则此信当写于初三至初五之间，而日记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条所记：“作第八号家书托怡中丞限行邮封递苏……午后同邓燏翁赴抚署。”所以信的尾部可能就是正月初五上午为赶“限行邮封”而匆匆草就的第八号家书，由于仓卒，所以主要写了点第七号家书以后的新情况，而琦善与义律是最要消息。因此，我初步认为这封重要的长篇家书可能是第七、八两号家书摘抄在一起的合成体。《溃痈流毒》是当时钞录有关文献的书，其中卷

三把这两封可能同时到苏而流传出来的信相依的连钞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以后各书辗转传钞就讹为一函了。此信在清代笔记中多有摘载，详略题名，多不一致。如《溃痈流毒》（钞本）卷三题《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入寇志》册三作《家书》，《平夷录》（钞本）卷二作《林制军寄东书》，《犀烛留观记事》卷上作《致吴下友人书》，《金壶七墨·浪墨》卷二作《致江督书》，《李星沅日记》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记称此为《少翁寄莘相书》。茅海建认为此信“有可能是托名林则徐的”。（《天朝的崩溃》页二五二）

〔又按〕此函《林则徐全集》未收，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收录全文。《全集》责编茅林立疑为伪作，认为语气内容可疑虑甚多。以林公之精细，断不敢议论“圣裁”。杨氏称此件为道光二十一年传钞本，林则徐正获罪中，如或上闻，则误己害子，绝不可能作此函。余意二茅所疑不为无理，但函中涉及鸦片战争事颇多，可作备参，至是否林则徐所作姑存疑阙。

十二月二十九日，义律单方面发布公告宣布已和琦善签订了包含四项要求的初步协定（即西方称为《穿鼻草约》者），即：

一、割让香港岛与英王。一切在香港进行之商业所付之船钞及关税均交付与中国，如同该项商业昔在黄埔之办理情形一样。

二、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其中一百万元立刻交付，余数按年平均支付，至一八四六年付清。

三、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

四、广州海口贸易应在中国新年后十日内开放。并应在黄埔进行，直至新居留地方面安排妥当时为止。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三〇五）

〔按〕琦善曾面允这些条件，但他向朝廷隐瞒了真相。他奏陈的草约四条内容是：①准英人到粤通商，在香港寄居；②英船在黄埔纳税，贸易由洋商议办；③鸦片及违禁物入口，船货没官，人即治罪；④代申冤抑。二者显然不同，足证琦善有意讳饰。但道光帝对琦善所奏的这一内容曾加以“一片呓语”的朱批，《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页一六）证明清廷并未同意。

〔又按〕西方著述多以此公告为根据而断言琦善与义律曾签订《穿鼻草约》，实际上，中英双方并未正式签订过此约。胡思庸等所撰《〈川鼻草约〉考略》中曾考订此事说：“1978年版的《剑桥中国史》说：‘1841年1月20日，琦善

无能为力地同意了《川鼻草约》。’美国1980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中说：‘1841年1月20日，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了《川鼻草约》。’这些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更权威的文献完全否定了这一说法。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看到本国报纸刊载的义律发布的‘公告’，曾致函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像是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在你发布通告的当时，这种条约即使经琦善签字，也绝不是已经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为时太早。’”(1983年2月2日《光明日报》)

十二月底，林则徐在广州得悉琦善向义律允诺条件之讯极表不满，即致书怡良，痛斥琦善之非，并建议怡良加强防守说：

今日闻一切俱许，则明日自可免攻，但鄙见窃大有虑者，不得不密陈于阁下。缘许价一节，或云已许先付二百万，或云先付一百万，此系先已定约，不在此次所议之条也，然银却未付。此次定和之后，彼必先索现银，无论二百万无所出，即一百万出于何地？此时洋商断不能垫，恐必图借库款。窃思关、藩、运三库，微论阁下与芸皋未必首肯，即楚香能担得起乎？如此项竟不应付，则再过三日，恐必长驱直入，以索欠为名，公然迫城劫库。此举自必豫防，然防之断非空言可了。若仅虚报约数，(丁勇)临时传集不到，或有人而器械、火药不应手与位置不得其宜，均之与无人等耳。当此万紧之际，据鄙见看来，只有两三天功夫，似须开出事宜条款，备出应用器具杂物，派定地段人员，且须知会众绅齐集筹议，激以天良义愤，励以保卫身家，使之转相维系，固结莫解，始可以安众志而保会垣。然其势即不能不宣扬于众，究须婉商爵相否？惟阁下载之。盖和是虎门内外之事，防是内河至省城之事，似亦两不相悖。若以正言相告，至诚感动，或亦不至抵牾，未知是否？至库项如果可许借给，则此举固不必急筹。鄙意鳃鳃过虑者，正以许给之难故也。

再，闻城内外汉奸极多，最怕放火，而放火莫怕于药局。又各监狱八月间之事，不可不防。各营军心闻已大散，如何收合，又费清神矣。昨言黄埔贸易，今其所要各条中，直在沙角开舱，与昨所传不甚符合。此则关税全是子虚，然较之疆土城垣，犹为事之小者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六三至二六四)

十二月二十八日，琦善向道光帝报告与英议和情况：英方交还定海和二

角,中国则“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页一一)也就在这一天清晨,琦善收到道光帝严斥议和的谕旨:

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喻,即当大申挾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喻。现已正调湖南、四川、贵州兵四千人,驰赴广东,听候调度。著琦善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为办理,如奋勉出力,即行据实具奏。并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儆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三〇)

十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闻夷兵船今日俱退出外洋,沙角、大角炮台亦已交还”。(《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五)

十二月底,林则徐写《庚子岁暮杂感》诗四首。诗中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关怀,对“羁縻”政策的不满,和壮志难申的愤慨等等思想情感,而尤其值得可贵的是他深感有负于人民期望的思想,使诗篇增添了更多的积极意义。诗中写道:

病骨悲残岁, 归心落暮潮。
正闻烽火急, 休道海门遥。
蜃市连云幻, 鲸涛挟雨骄。
旧惭持汉节, 才薄负中朝。

此涕谁为设,用东坡句 多惭父老情。

长红花尽袅, 大白酒先倾。
早悟鸡虫失, 毋劳燕蝠争。
君看沧海使, 频岁几回更。

幸饮修仁水, 曾无陆贾装。
通江知菊酱, 掷井忆沉香,
魑结终无赖, 羁縻或有方。
茹荼心事苦, 愧尔颂甘棠。

朝汉荒台古， 登临百感生。
能开三面垒， 孰据万人城。
杨仆空横海， 终军漫请缨。
南溟去天远， 重镇要威名。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八至一九九）

是年，林则徐继续进行了解西方情况的译书活动。《四洲志》一书可能辑译于十九年下半年或本年林得罪前。《四洲志》译自1836年出版、英人慕瑞（Hugh Murray）所作的《世界地理大全》，这是一本讲世界五大洲知识的新书。林则徐用梵典分大地为四大洲之说而题书名为《四洲志》。林则徐命人译此书作为了解“夷情”，讲画“时务”的材料。其中有对沙俄自彼得大帝称霸后四外扩张历史的较详介绍，并提到沙俄侵犯我黑龙江地方为我击退的史实。《四洲志》对后来探求新知的活动有重要影响，魏源撰《海国图志》、何秋涛撰《朔方备乘》以及其他一些讲域外史地的书或多或少受其影响。陈汉章的《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后叙》中说：

自林文忠公译西人《四洲志》，邵阳魏默深、光泽何愿船因以考订列史外国传及佛国、西游、西使诸记为《海国图志》，并及《异域录》、《宁古塔记略》诸书为《朔方备乘》。

[按] 《四洲志》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本及1931年上海石印本。陈胜彝说：“据西人记载，林译《四洲志》有1841年刊本，可能是林被革职后传刻的本子”。（《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见《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近代维新运动者梁启超曾评论《四洲志》的价值说：

嘉庆中，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嚆矢。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三二三，见《饮冰室合集》本）

[按] “嘉庆中”应作“道光中”。

[又按] 《全集》本第十册译编《本卷编辑说明》云：

《四洲志》是在梁进德等人摘译英人慕瑞（Hugh Murray）编著的《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基础上，经林则徐编辑而成的。

《四洲志》原稿现已无法找到。目前能查到的最早版本是辑入《海国

图志》五十卷本(道光甲辰古微堂聚珍板)。此后,《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和百卷本收录。五十多年后,王锡麒将其辑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上海著易堂印行。小方壶本虽然改正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的一些错字,却漏去数小节,删去部分夹注,印刷粗陋,错漏时见。此次点校,以《海国图志》五十卷本作底本,参校了小方壶本。

《四洲志》中的地名、国名、人名译法很不统一,为保存原貌,译名一仍其旧,惟中西历对照间有注错者,则在原注后用方括号改正,或出页未注。

是年,林则徐为加强战备实力,克敌制胜,曾组织摘译有关重炮操作的资料,供军队掌握使用的参考,并搜集有关火炮的旧籍。林则徐还为了避免受制于外人,更组织人力仿照外国船舰样式自造战船,据外国消息所记中国档案说:

一八四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二、三支双桅船已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都是按照欧洲船式修建的,它们可能已加入帝国的海军中了。另外,还仿造了擅长火攻的安南轧船四只。

(陈大谊:《从鸦片战争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国军事工业》,见《鸦片战争史论文集》;杨国楨:《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见《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约在是年,美国人惠特尼(Whitney)曾按十三行兰官所绘林则徐油画像临摹,后又复制流传。原画于1851年在美国波士顿展览馆展出。(《晚清华洋录》)

[按] 此油画像曾被人视为林则徐最佳遗容,难称确评。此像系西人据十三行人所绘再绘者,原绘者兰官对林则徐充其量不过遥望印象,并非面对,又经临摹复制,似难与国内各种形式肖像相比论。

是年英和(1771—1840)、朱为弼(1771—1840)、俞正燮(1775—1840)、栗毓美(1778—1840)、伍长华(1779—1840)、朱绶(1789—1840)卒。

道光二十一年 辛丑 1841年 五十七岁

正月初三日，琦善离署去莲花城晤义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六）

正月初四日（公元1841年1月26日），英军占领香港。初七日（1月29日），义律发出公告，规定香港政府的组织，并宣称进入该地的中国人“将按照中国法律与习惯治理，但是免除一切非刑”，而英国臣民和外国人则享受英国法律的保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三一三）

正月初五日，琦善在狮子洋边莲花城宴请义律等，宾主尽欢而散，林则徐记此事说：

闻是日琦爵相在狮子洋边之莲花城大宴逆逆。已刻该逆兵头十八人、番通事二人、夷童二人，并佛兰西夷三人，随带夷兵五十六人、乐工十六人鼓吹而来，与爵相相见；遂设满汉四筵，逆夷上座，署广州府余保纯、广州协赵承德于东西末座陪宴，夷兵及乐工给熟食，水手等给羊酒，食毕该逆夷等俱至爵相帐前称谢；乃忽大演枪炮，继以鼓吹，始登舟去。义律与马礼逊至爵相舟中私语移时，有明日再议之约。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六）

在这次会见中，琦善面允赔偿银两，据亲与其事的鲍鹏供称：

正月初五莲花冈会议之日，彼处系吗哩逊传话，我处即我传话。义律索烟价六百万，中堂已允，惟要香港全岛只肯给一处，议论多时，并未定见。

（《犀烛留观记事》四月十九日供，见《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二五三）

正月初五日，中堂（指琦善）与义律在莲花冈见面，允将银两赔他，其通商、香港二件，仍须候奏。他恳中堂早些，说他们恐难久等。

（《犀烛留观记事》四月二十四日供，见《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二五四）

[按] 正月二十日,琦善与义律在穿鼻洋元三山后蛇形湾第二次会见,义律说:“香港必须全岛,但给一处,恐与居民争斗动兵。”琦善未允。二十八日,英军准备进攻虎门,琦善派鲍鹏送去文书一件,允给香港全岛,但要鲍鹏“看光景,恭顺则付,倘有反复,不许给他”,跑到澳门,“看光景不好,没有付与”,回缴琦善。由此可见,所谓“穿鼻草约”并未签订。(鲍鹏供词,见《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二五三)

正月初五日,清廷以二角炮台失守,将琦善交部议处,关天培则摘除顶戴,责令立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〇,页二四)

正月初五日,清廷以英国侵略者“既思索偿烟价,又复请给码头”为理由,向英宣战。并征调江西兵二千、湖南兵一千、四川兵二千、贵州兵一千赴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〇,页二四至二六)

正月初六日,伯麦照会大鹏协副将赖恩爵,要求撤出在香港的中国官兵。

正月初八日,琦善自莲花城回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四三七)

正月初八日,琦善许割香港的奏报到京。清廷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均颁给关防驰驿前赴广东剿擒逆夷”。并自湖北、四川、贵州各增调兵丁一千名赴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〇,页三二至三三)

正月初八日,黄爵滋上《募兵节饷疏》,简要内容是:

承平日久,水师废弛。兵额既缺,非水勇、乡勇无以助攻守;战船未修,非商船、渔船无以资驾驭。应令民间,力行团练,遇有英船入口即迭进兜剿。如此则可省征调之繁而所在皆重兵重镇矣。

(《清史列传》卷四《黄爵滋传》,原奏见《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页七八)

正月初九日,清廷又自四川调兵一千,自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各调兵五百赴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〇,页三五)

正月初九日,琦善拟定善后章程底稿四条接受义律赔烟价、割香港的无理要求,并派鲍鹏送交叉律。随即至林则徐寓所,为敌张目,“盛言逆夷炮械之猛,技艺之精。又极诋水师之无用。言毕而去”。林则徐采取了“随往到门一答”的敷衍态度。(《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七)这是琦善对林则徐的一种威胁,为的是钳制林则徐不再发表主战的议论。

正月初十日,琦善向道光帝上奏拟定善后章程底稿。二十五日,清廷收到此奏折。

正月初十日，义律又发公告，宣布对香港统治的开始，规定凡在港英人及外人均受英国法律保护，在港华人即作为英国国民。所有税饷、船钞、挂号各等规费均交英方。（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三一三；又《鸦片战争》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二三九）这一侵略行动激起了香港居民的异常愤怒，他们立即撕下布告送交粤抚怡良转奏清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页二至五）

怡良将英方照会告示等送交林则徐和邓廷桢一阅。林等对琦善的屈辱求和行为有所了解而“彷徨夙夜，心急如焚”。但自己已无权上奏，所以力劝怡良密奏，因为“人民、土地皆君（指怡良）职，今（琦善）未奉旨而私予以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夷氛闻记》卷二，页五九至六〇）

正月十一日，清廷收到琦善奏报：“该夷旋即自知懊悔，现在据称：‘情愿将定海缴还……并将粤东之沙角炮台献出’”，欲求“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琦善对此不仅“量允所请”，并代英方向清廷“乞恩”允准。清廷表示谅解琦善的“委曲从权”。不过既已派出奕山等“带兵赴粤剿办”，也就“势难中止”。为了留下日后的投降地步，清廷命琦善作为己意与英交涉，并著查明香港形势具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页一〇至一三）

正月十三日，清廷调四川兵四千名赴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页一三至一四）

正月十五日，清廷宣布对英“一意主剿”。（《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页二二至二三）

正月十六日，清廷收到闽督颜伯焘、浙抚刘韵珂推荐林则徐、邓廷桢的奏疏。奏中说：

查已革两广督臣林则徐、已革闽浙总督邓廷桢，臣等均素知其有体有用。其心思才力，臣等抚衷自揣，深愧不如。且又为该夷所畏忌而屡欲中伤者。该臣等虽前此办理未协，第既蒙严谴，更难置身事外。臣等再四熟商，用功不如用过。合无仰恳皇上天恩，准予戴罪自赎，飭令迅速驰驿赴浙：林则徐驻扎镇海，邓廷桢驻扎宁波，会同伊里布，筹划一应攻剿事宜，并乞逾格鸿慈，一体假以事权，令得陈奏，乃为有裨。如该二臣不知奋勉图功，即请治臣等以妄举之罪。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页二八）

但是，清廷当时已倾向于投降，并为设法维护满臣琦善的颜面，所以对

颜、刘这种在当时尚有可取的建议用朱批形式加以训斥说：

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见而又敢形诸奏牍，殊增愤懑也。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页二八）

正月十八日，清廷因二角炮台失守，处分琦善、关天培的上谕今日到穗。

恭阅正月初五日上谕，知以剿办悖逆之事通谕中外；其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琦交部严议，关摘顶，责令立功。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八）

但是，在这份上谕中，仍嘱托琦善统辖广东发兵，等待援兵以图补救，并追问此次失守炮台之处是否就是邓廷楨等安设排链，阻截外船之处，暗示将诿罪于前任以减轻琦善的罪责。（《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〇，页二四）

正月十九日，琦善借口查勘设置出巡虎门，与义律密商二日；事后上奏道光，解释割让香港之事，重申羁縻政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页三一至三四）

正月十九日，清廷任命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代替伊里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页三五）

正月十九日，林则徐《致怡良函》，主张宣露对英宣战和处分琦善的消息，并希望颁布以“拿船”为重点的杀敌赏格，以鼓舞群众斗志。

兹复就鄙见反复细思，招抚汉奸告示，最为要着，如能会衔即发，似更妥善。至擒拿义律等，却非难事。外间打听此一节者极多，盖澳门烂崽之徒，皆跃跃欲动，以其事之较易也。若烧擒夷船之事，则直无人过问，以其事之倍难也。第逆夷在澳，不虑无人往拿，转恐既拿之后，逆夷抵死抗拒，大兵未到，设有挫衄，转为主和者所借口，不得不慎之又慎。鄙意赏格内仍重于拿船而轻于拿人，拿船之赏十万元可谓厚矣，其拿人之赏，似尚可以稍减，且须声明拿送到官方得领赏，较为明妥。未知卓裁以为然否？昨夕之件，今日自当宣露，亦祈示及。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六六至二六七）

[按] 函中所言“昨夕之件”，即指正月十八日收到的初五日上谕。其内容是对英宣战和处分琦善、关天培失守二角炮台之责。

[又按] 陈胜彝氏以此函有误编误订之处，其根据是函内有“前件祈与厚荅兄密阅之”，而豫厚荅已于年前十二月十二日离粤。（《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

稿》页二五九)但此函中两次提到“爵相”，即指琦善，而琦善到粤为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则此函必在琦到粤后所写致怡良者，日记中记正月十八日收到清廷正月初五日上谕处分琦善，林则徐希望怡良能公布此谕，所以有“昨夕之件，今日自当宣露”之内容。是此件纵有日期编次之误，但总在琦善抵粤后至道光二十一年正月间所致。

正月二十日，林则徐与邓廷桢同赴猎德、二沙尾，“察看河道形势”。（《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八）

同日，怡良在林则徐、邓廷桢的推动下，密奏英军占据香港并发贴告示事：

（英国告示）指称钦差大臣琦善与之说定让给（香港），实属骇人听闻。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然以事理度之，亦万无让土地、人民，听其主掌，如该逆所称已有文据之理。

前闻民间传说，英夷即在香港地方贴有伪示，逼令该处民人归顺彼国等语，方谓传闻未确，鼓惑人心。兹据水师提臣转据副将赖恩爵禀钞伪示移咨前来，则是该夷竟以香港视为己有，要害之地为其所据。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页二至四）

这道密奏实际上是揭露琦善在粤的恶行，果然收到惩办琦善的效果。

正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与邓廷桢“同赴白泥涌一带看河道”（《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九），并将视察结果致函怡良，希望他单衔公布招抚“汉奸”和杀敌赏格告示；同时，又提出加强战备的建议说：

白泥一带今日看过，形势甚好。惟炮墩尚须改筑，且应添多，木排亦须加添，或钉木桩牵塞，杂树亦可。其炮位及守兵，尤宜及早拨往也。……告示若俟大兵全到始行贴出，则一时彼即先发，难以制其死命。且汉奸一层，最为要着，今被勾去，殊为闷闷。尊意拟将另示用单衔缮发，自属可行，或赏格之示亦以单衔改发何如？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一）

[按] 函中所云“汉奸一层”，指十九日林函中所称招抚汉奸之事。

正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获悉“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来粤剿夷”。（《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八）

正月二十三日，琦善到林则徐处议事，林建议早发赏格告示，琦善推脱等待二十六日折差回来时看朝廷有何意见再办。林则徐于次日致函怡良，如朝

旨无转动则应早发告示。

昨日爵相(指琦善)见过,其意总看廿六之信,鄙见以为廿六日如无转动,则告示似不可迟发。曾以此意谬献刍蕘,未知能承俯纳否?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二)

正月二十四日,琦善获知清廷派奕山等来粤主持战局讯息后,即派鲍鹏赴澳门向义律退还草约文本,希望给予十日考虑期。次日,义律复照,胁迫于二十九日前签约。(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682/884)

正月二十五日,清廷收到琦善请割予香港的奏报,并附上义律的照会。又陈述粤不可战的理由有“地势之无要可扼”、“军械之无利可恃”、“兵力之不固”、“民情之不坚”等,并谎称自己与合城文武会商,“佥称藩篱难恃,交锋实无把握”,因此不如“暂示羁縻”——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页一一至一六)

清廷处在“和”、“战”两难的骑虎之势,但对内仍须维护天朝体制的“尊严”,道光帝不得不故意作态地以朱批斥责琦善说:

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页一七)

同日,清廷以琦善代英人要求,给以“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处分,并指出他并未与同城文武会商的谎言。(《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页一八)

清廷为作出抵抗的姿态,一再命令奕山、杨芳进兵。(《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页一七至一九)

正月二十七日,琦善复照义律,以“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一俟痊愈,即行办理”(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682/853),拖延签约。

同日,琦善又上奏,为其投降卖国罪行辩解:

前此佯允所请者,非不知该夷狼子野心,本非善类,准予寄居,原难保不貽后患。然患之在将来者,犹可堤防;而患之在目前者,不及准备。盖自被其侵占炮台后,兵心益形涣散,民情亦多惶惑。且彼时夷船绕越,窜入虎门,围住横档炮台五日……是以万不得已,允其代为奏恳天

恩。……一面备文告以患病，借延时日，一面将其条款，酌加删改发还，飭令另缮，呈请盖用关防，仍详谕以此出自奴才本意，尚未具奏，系大皇帝之所不知。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页三四）

正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将英国张贴占领香港告示的内容透露给梁廷枏，希望引起士绅公愤，推动当局抵抗决心。梁廷枏同意进行联络具词请愿。（《夷氛闻记》卷二）

正月二十八日，琦善派鲍鹏与义律联系香港问题，义律态度强横，琦善之议和活动终于失败。

正月二十八日，林则徐收到怡良转来之清廷谕旨，一面表示已派奕山等“赴粤剿办，势难中止”；一面又同意琦善的“设法羁縻”，并同情琦善的处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一，页一三）林则徐忧郁悲愤而无能为力，遂致函其师沈维鏞（鼎甫），叙述了二角炮台失守后的广东局势。陈述自己在禁烟运动中的处境和目前空怀壮志，难济时艰的苦恼说：

窃念则徐自戊冬被命而来，明知入于坎窞。但既辞不获免，惟有竭其愚悃，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其时外夷震慑天威，将趸船所有鸦片尽行禀缴，未尝烦一兵、折一矢也。已来之鸦片既缴，则未来者自当禁其复来，故有飭取夷结之令，载明如夷商再带鸦片，人即正法，船货没官。他国皆遵，嗾夷独抗，其不肯自断后路，固已显然。适有条陈不应取结者，令遂中阻，而奸夷即已窥知内地人心不一，事必鲜终。此后蜃气楼台，随时变幻，造谣者亦如蜂起。犹幸粤疆严备，屡挫夷锋，而杜绝贸易之旨，先从内出。其窜往沿海各省，本在意中。则徐奏请敕下筹防，计已五次。并舟山之图占，天津之图控，亦皆先期探知入告。而浙省乌中丞并议有防夷五事复奏。大抵议而未行。若直省则亦因前次复奏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迨夷船驶来，恐蹈浙江覆辙，是以别开生面，意在甘言重币，释憾快心，即可乘机而了目前之事，却未计及犬羊之欲无厌，即目前亦不得了也。

今自沙角挫衄之后，夷性益骄，军情益怯，如防已溃，修复碁难。侧闻简帅诘戎，足扬我武，群情引领，如望云霓。然南仲虽奉简书，而魏绛欲谐金石。文武既因而观望，恐鬼蜮即捣其空虚。自顾手无斧柯，偏使

身同羈縲，当献则疑于触讳，葵忧莫解于濒危。何时得放归田，庶令省过杜门、养痾誓墓，乃为万幸。知蒙慈念，谬述苦衷，要不敢为外人道也。……

并乞阅后付烬是幸。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六八）

〔按〕 原件后有沈维鏞孙沈曾植（子培）跋称：“右林文忠上先司空公书七纸。宣统辛亥从里中常卖人家得之。所称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盖皆琦氏之言，议论谬横至此，而敢以上陈圣听，非有主之者不至此，此辛亥年朱笔罪状穆相，所以言之犹有余痛也。公初受事，已知入坎，既解职，益切葵忧，劳臣萃怀，字字丹赤，百代之下见此者，当无不服公先识；抑先识岂公所乐言哉，悲夫！植识。”

又有张元济跋称：“右林文忠信为文忠手迹，其外孙沈瑜庆考证，为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烧烟翻案后所作。信末记雨水节日。”查庚子九月后之雨水节日为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杨国楨《林则徐书简》增订本作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似误。

原件后另有林灏深跋诗二首云：

尺书忧国尚光芒， 百载传家发筐藏。
沆瀣师门同骨肉， 纷纭朝局惜蝸蟾。
天山冰雪怜归路， 粤海风云吊国殇。
白发欧公念坡老， 开缄想见泪双行。

神州能塞漏卮无， 蹇蹇劳臣敢惜躯。
此役环球称义战， 当时款议误中枢。
百年功罪归青史， 绝漠刀环感客途。
四世文贞遗笏在， 沧桑赢得泪痕枯。

乙酉十月侯官林灏深敬识。

〔又按〕 林则徐致沈维鏞函是当时真实思想的表露，除了对局势愤激外，从信尾“阅后付烬”的叮嘱看，林则徐对发表议论是有所顾忌的。

正月二十九日，伯麦令舰队开往虎门。

怡良将琦善追查内容及胁迫他作伪证之事函告林则徐。林则徐复函称：

各国之有无愤恨，与英国之有无公文，难瞞粤东亿万耳目，似不必深辨。若有心置之重罪，即辨亦无益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〇）

[按] 《书简》，原订写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杨国楨《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三八四注⑧自行改订为“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中浣于广州”，但《全集·信札》亦由杨审定，又作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何自相歧异。此暂从杨新解。

二月初一日，东莞士绅邓淳等集会于县学，联名上书将军、督、抚等，指出英占香港，“白叟黄童，群思敌愆；耕氓贩竖，共切同仇”，要求他们“为国宣猷，为民除害”，热切企望他们“陈师鞠旅，彰天伐之明威，禁暴除强，顺輿情以挞伐”。又直诣琦善请愿，遭到拒绝。怡良虽表示同情，但受制于琦善，也只能等待奕山等来粤再定行止。（《邓淳等联恳严行剿办英夷呈文》，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页八〇）

二月初一日，湘、黔两省官兵各一千名陆续到粤。初四日，林则徐约同琦善、怡良、邓廷楨等登舟察看内河防堵要隘。初五日，林则徐又至乌涌、白泥涌等处察看军备。（《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四三九）

二月初三日，“暎夷火轮船二只，带同三板数只，直闯虎门之太平墟，放火烧毁民房数间，盐关一座”。（《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四三九）关天培向琦善告急。

二月初四、五日，定海英军撤往广州集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页一三）

二月初五日，伊里布交部严加议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二，页三八）

二月初五日，怡良单衔发布奖励官民烧擒英船英军的赏格告示，赏金比较优厚。

二月初五日，英舰十八艘，突入虎门，围困横档、永安两炮台守军，断绝了后援通途。

二月初六日，清廷收到怡良揭露琦善私割香港的奏折。（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页二至四）即以“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的罪名。将琦善“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行讯问。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页五）由祁埜继任两广总督。怡良之所以肯于揭露琦善，系由于林则徐的推动。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卷二曾记其事说：

先是，正月，义律、伯麦合出新伪示，张于新安赤柱，晓其居民称：“尔总督琦善将香港地方让给英国，存有文据，是居香港者为英国子民，事须禀英官治理。”复以此语照会大鹏营副将赖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则徐闻而发指，劝怡良实奏，谓“人民土地皆君职，今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怡良尚徘徊，东莞邓淳集郡绅于学，具词以请，谓伪示横悖已甚，宜加痛剿，并诣制府陈焉。

梁廷枏在这段记事下又注称：

‘ 营文并录夷示上，绅士皆未之知。林公见事关重大，揣怡公意必俟绅士呈请而后奏，尚可以对琦相。时晦前二日，林公召予语以故，且问外间公议将如何？予曰：“既非绅士请奏不可，惜某年望皆轻，又素居江村，未尝授读省会；否则立集科甲门生，列名具词，顷刻可行。若俟通启，不惟辗转需时，抑事几先露，将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辞出，即招黄学博培芳商之。黄盖香山人，居省且十世，门下多通显故也。黄出语予谓：“我两人方当有差，未便与名，不与则无以告同志。”正踌躇间，而邓征君淳至，知其事，慨然集众绅于学，以朔日具词进。姚司马衡、何文学榛同在抚幕，其日见林公，亦以正言及之。两人归劝但据情转奏，怡公遂首肯。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二）

在此期间，林则徐也有数函致怡良，说服他揭发琦善的卖国行径，敦促他单衔发布动员民众“烧擒夷船”的赏格告示，希望他宣露琦善受处分的消息以鼓舞群众。（见本谱正月十九日二十二日记事）由此可见，林则徐在推动怡良揭发琦善卖国罪行上，确曾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当时，除怡良外，裕谦也有力参琦善畏葸偏私的奏报。（裕奏见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二）所以，清廷不得已方治琦善罪。

〔按〕 林则徐对裕谦参劾琦善的奏折表示莫大的敬佩。他曾亲笔抄录，并在大部分语句下加以圈点，以示赞叹。

原件为林氏后裔福州林纪焘所藏，杨国桢增订《林则徐传》时录入。现附入以见林则徐的态度：

再去年英夷至天津递呈，仅船五艘……而琦善张皇其事……希图耸听以掩其武备废弛之咎。继又牛酒犒师，遣弁讲款，因而山东、浙江，相继效尤，馈送络绎，致使攻陷城池之逆贼，竟所至如宾。山东抚臣托浑

布，又饰称该夷欢呼罗拜……岂有于攻陷城池、大肆猖獗之后，忽向山东犒师弁兵罗拜之理！以大辱国体之事，为欺蒙天听之词，不顾中外之非笑，皆由天津之办理不善所致。此琦善张皇欺饰之罪一也。

该夷回粤之后，桀骜愈甚，求索愈多，情势日形迫切。琦善……乃惟知责副将赔礼，责兵丁认错，毫无激励堵御之方，将士解体，军心沮丧，以致该夷乘其无备，突开枪炮，攻占炮台，伤折将士。又以未、申二时一事，分有两奏，且称“我兵众寡不敌”。……琦善果能调兵严防后路，何至夷贼千余绕出山后，便称众寡不敌耶？琦善不自知愧惧，尚以粤中武备久弛诿过前任。试思琦善未到任之前，载余以来，即以粤省之兵，剿堵粤洋之夷，连得胜仗，屡烧夷船，贼望风不敢窥伺，并未调兵饷于外省，亦未闻有丧师挫锐之事。此琦善弛备损威之罪二也。

……惟急以复书缓兵为言，危词胁抗入奏，且赶紧札嘱浙省，不必进兵，旋即以给与香港，即日在广州通商会议。不但故违高宗纯皇帝敕谕，并不候缴还定海后恭请皇上准否赏给之谕旨。是该夷先得马头，后还定海，以地换地，既不使威在朝廷，且许其即日通商。给地在前，奏闻在后，又非恩出自上。该逆占据城池，戕害文武，荼毒生民，罪大恶极，竟可置之勿论。倒行逆施，谬妄专擅，此琦善违例擅权之罪三也。

（《林则徐传》增订本，页四二二至四二四）

二月初六日，英军进攻虎门横档炮台。林则徐与邓廷桢闻讯同赴督署敦促赴援，未果。子夜，横档、永安、巩固三炮台失守。次日镇远、靖远、威远炮台失守，水师提督关天培、副将刘大忠、游击麦廷章率部英勇抗击，奋战死难。英舰闯入内河乌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页八至一一）

林则徐对关天培的死难十分悲痛，曾写联悼念。挽联是：

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丁晏：《诰授振威将军广东全省水师提督关忠节公传》，

见《颐志斋文钞》卷一；又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二七）

〔按〕“双忠同坎壈”指同难的游击麦廷章。

〔又按〕现关祠悬联作“问何时忽坏长城”，系因“何人”触犯忌讳而改易，说见白坚：《关于林则徐挽关天培联》。（《群众论丛》1981年第2期）又传说

林则徐尚为关祠题“我不如你”匾。(《民族英雄关天培祠》，见《文化与生活》1981年第4期)

[又按] 联语中所谓“闻异类亦钦伟节”，不是林的凭空谰词。关的行为确实使外人惊异，所以在柏纳德的《复仇神号轮舰航行作战记》卷一中即记述英国侵略者也称关为“最杰出的”元帅。

关天培的死难引起了人们的哀悼，诗人们写下了若干诗篇，如朱琦的《关将军挽歌》有句说：“……将军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朱琦：《怡志堂诗集》)孙衣言的《哀虎门》一诗也很哀愤。(孙衣言：《逊学斋诗钞》)

二月初七日，裕谦到镇海军营接任钦差大臣，积极备战。

二月初七日，英军攻占乌涌，守军总兵祥福等死难。(《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三九)

二月初九日，省城形势紧张，林则徐送“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八三)

[按] 二月初九日为1841年3月1日，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作1841年2月29日，似误，因此年仅仅有二十八日。

二月初九日至十二日，林则徐自筹用费，陆续募练壮勇达五百六十人。(《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〇)

[又按] 雇募壮勇工作一直未停，林则徐在赴戍途中致姚春木、王冬寿函中曾说：“迨和议不成，沙角虎门，先后失守。不得已仍自雇水勇千人，拟别为一队。”(《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六八)

当时有人曾捐助募勇用费，也被林则徐谢绝。他在《致潘仕成》函中曾记此事说：

弟日前托广益行雇募壮勇三百名，业已送去雇资。昨据敝宗(名)孝桓兄言及，此项雇资先经尊处给付，仍将原银送还。弟思阁下捐资保卫城垣，诚属善举。窃闻所雇壮勇为数甚多，原不在添此一处。但弟募来福勇，亦系分设数队，均经托雇在先。若广益行所雇之人改由尊处给资，于心不安，理亦不顺，且与别处转不一律，无以对人。兹特将广益退回原银送缴台府，祈为归款。盛意已所深感，幸勿谦让过情，曷胜感禱。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五)

二月初九日，林则徐获知琦善“因擅许逆夷要求，奉旨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〇）

二月十一日，广州知府余保纯亲至黄埔与义律议和，同意英方提出的《戡兵条款》，即赔偿兵费及商人损失一千二百万元，三日内先缴一半，余数一年内缴清，并割尖沙嘴一带地方。英军允停止进攻三日，等待签定《戡兵条款》。（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页八六至八七）

二月十三日，英舰驶进省河至二沙尾。林则徐、邓廷桢负责防守广州外城。（《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页一七至一八）

二月十三日，参赞大臣、湖南提督杨芳抵达广州主持军事，并与怡良、邓廷桢、林则徐等会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页二六）杨芳除做了点“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外，对于面临形势，束手无策，“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禱鬼神而已”。（《粤东纪事》，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二月十四日，清廷处分伊里布，“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三，页三〇）

二月二十日，清廷以琦善擅割香港，“革职锁拿”，由广州都统英隆押解入京，并“抄产入官”；他所信用的汉奸鲍鹏也“一并拿解”。次日琦善等被捕押入京。（《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一）

琦善被抄入官的家产为数甚巨，足证他在粤贪污营私的劣迹。当时人记其事说：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

琦善入官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两，铺面房间每月收钱九百六十二吊二百零，银五十一两。

（李扬华：《公余手存》，见《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按〕琦善财产数字，他书多有记载，如《入寇志》、《鸦片战争新史料》等，唯所记多异，可互为参证。二者均见《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二月二十一日，英军陷大黄滂炮台、湖州炮台和沙涌炮台。到处扰掠。如在沙涌渡头村“入民家肆淫掠”（《鸦片战争》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二八），遭到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此后，英兵更入村“捉人运器物上炮台”，并到处

“开棺暴骨”。（《宣统《南海县志》卷二，页五八）

二月二十二日，英军火轮、三板乘潮进犯香山县，毁各隘口炮台，炮轰县城，知县吴思树率壮勇防御，奋战彻夜，因戒备严密，于次日退去。（彭翊：《书广东香山县守城事》，见《无近名斋文钞》二编卷下）

二月二十四日，英军乘大兵船二只、火轮船一只、三板船十数只经凤凰冈进犯省河，被击退。（《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页二六）

二月二十六日，英大小兵船七只、火轮船三只、三板二十余只闯进省河。二十九日始退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页四二）

[按]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二记三十日“英逆兵船陆续退出”。

二月二十六日，林则徐指挥“福勇”严防英军对省城的进攻。

巳刻，倭逆兵船、火轮船闯入省河，开放飞炮、火箭各数十，并无一处失火。余点验福省壮勇分布各路，并赴各城上下看视，嘱其严防。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一）

当时，林则徐曾在《致怡良》函，继续提出战备建议说：

昨晚所查红单船上存炮有六十一位之多，应速搬上岸为是。兹将草单送阅，应否转致参赞（新夏按：指杨芳）分拨要隘，抑由卓裁径拨之处（搬炮夫应饬拨），尚祈定夺。其原派拖船上之壮勇，拟即撤下分布北岸各街道（仍交倪秀仁带）。在彼则舍舟而陆，已觉轻松，而我则于外城之外，多添各段防兵，似亦更为联络也。昨夕参赞差人来言，湖南岳州有炮数百位，意欲奏调，自是正办。梁芷邻来问铸炮之法，并要匠人，此间断不能分给。兄忆去年检阅广西营册，有国初及明代所铸大炮自五千斤至千斤不等。兹函复梁中丞，嘱其奏明运送来东。因思阁下现居督席，此事关要，尤应奏明撤调。所有广西营册，可令督署书吏查明，开单送核，并即驰文或委员往提，似为妥速。

再，阁下如拟出城面商各事，何不令督署书吏酌分数名到公所，遇事即办。兄与嶲翁亦可稍效指臂，尊意以为何如？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三）

二月二十七日，义律致书杨芳要求恢复通商。杨芳、怡良到林则徐寓所，“竟日议事”，决定休战通商。（《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二）次日即通知英方。这对争取时间，做好备战工作是可取的措施。可惜杨芳等没有认真进行

战备，以致出现日后的败战。

二月二十八日，英军运输船“佩斯汤基·博斯曼”号船长畏林士得等驾舢板闯进镇海盛岙海面，当地农民严鹤林等智捕进犯者，“浙省士民，无不忿恨不平”，裕谦将畏林士得正法，“以作士气而快人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页三五至三六）

二月二十八日，杨芳接受英方要求恢复广州对外贸易，并向清廷报告。后来，清廷未允准，并加以申斥。（《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页四〇、四二；卷二六，页三八）

二月二十八日，清廷增派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赴粤。又命广西、两湖调兵四千五百名入粤。（《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四，页一一至一三）

二月二十九日，到粤各地官兵已有一万六千余名，令杨芳不必等候奕山，遇机即可进攻，并催令奕山兼程前进。（《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四，页二五）

二月三十日，贵州、湖南官兵各五百名到粤。（《林则徐全集》第九册，页四四二）

三月初四日，四川官兵二千名到粤。初十日，湖北官兵八百名到粤。（《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二）

三月初六至十五日，裕谦亲赴定海，与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等积极备战，设置炮台，围筑土城，扼险扎寨，添兵置炮，并招募水勇、民船，伺机剿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六，页二五至二九）

三月初八日，下午，林则徐“赴广协箭道点验前雇之福勇五百余名，拟先遣散”。（《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三）

三月初九日，广州休战后，出现平静局面，义律一面派伯麦赴印度求援，一面借休战通商机会掠取货物牟利。义律后来在致印度总督信中也不讳言其事说：

该项政策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把那需要糜费一笔极大开支散泊在这里的二万吨以上的英国船舶，赶紧装足了货物。它们现在已经装妥本商业年度（到本月[六月]三十日结束）出口货的主要部分，约有将近三千万镑的茶叶，并且可使政府征到约三百万英镑的一笔税款。

（义律致印督奥克兰勋爵函，1841年6月21日于澳门，

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九）

但是,主持广州战局的杨芳不仅不做军事上的准备与部署,反而荒淫奢靡,沉沦于享乐之中,给广州居民带来祸害。

(杨芳)终日惟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至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带来弁兵,漫无约束,日夜在街滋事,强賒硬买,奸淫妇女。二更以后,湘兵住在贡院者,均在外面奸淫,满街湘兵,天明方回,民间切齿。

(《粤东纪事》,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三月十七日,林则徐写《辛丑三月十七日室人生日有感》诗,表达他对妻子家室的眷念,感叹全家的不能团聚,而诗句“莲子房深空见蕙,桃花浪急易飘萍”,更包含着深厚的寓意:自己爱国救民的苦心不能见到实效,而政治浪潮的变幻莫测,使自己的前途也如浮萍那样飘忽不定。全诗为七律二首,其后一首表述尤为明显云:

偕老刚符百十龄, 相期白首影随形。

无端骨肉分三地,余留滞羊城,夫人携两儿寓南雄,大儿由吴门返棹来粤,尚在途次 遥比河梁隔两星。

莲子房深空见蕙, 桃花浪急易飘萍。

遥知手握牟尼串, 犹念金刚般若经。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九至二〇〇)

三月十七日。奕山在广东曲江县行次即上奏说:“设奴才等到省,拒绝通商,夷人必尽力攻城,倘有意外之虞,救援不及,是欲保广州,反速之失陷。”(《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六,页四〇至四六)奕山带着这样一种惧外求和的心态,缓缓地向广州进发,未来战局如何已可预卜!

三月十九日晚,林则徐“接奕将军、隆参赞来书,约赴前途面商事件”。(《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三)这一约请对林则徐无疑是从懊丧烦闷的心境中得到某些解脱,他似乎看到广州战局的新转机,所以当即决定于二十一日前往,并“先作一函复之”。

三月十九日,英外交大臣巴麦尊上书英女王说:

义律大佐似乎已经把寄给他的训令完全置之度外,甚至在舰队的行动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他可以自由规定条款的时候,他好像还是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鸦片赔款不及被勒缴的鸦片实价,而且此次远征费

用以及倒闭行商所欠英商债款都毫无着落。全权公使所接奉的要为在中国的英侨获得安全保证的明确的命令并没有执行；曾经特别通知他们要保留到全部赔款付清为止的舟山岛已经匆遽地并且是莫名其妙地撤出了。甚至香港的割让还结合着一项有关缴纳捐税的条款，这样就使那个岛屿变成一个并不是英王的属地，只是像澳门一样，在大清皇帝的国土上经许可才保持着的居留地。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三〇六至三〇七）

三月二十一日，林则徐、邓廷桢相约同往佛山，准备迎候奕山，时奕山已过广东三水县。（《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四）

三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与邓廷桢赴黄鼎水次迎晤奕山、隆文与新任粤抚的祁埭，并同赴佛山验看新铸炮位。（《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四）林则徐又向祁埭面交其任内所办夷务有关文件，“开诚以告”。但未引起祁埭的重视，而将林则徐的建议“随手置之席下”，并在事后对来访的绅士梁廷枏说：“我以小心谨慎，作无事时巡抚尚可，总督则非其才矣，况有事乎？”（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页六四）祁埭颇有自知之明，但以这种因循闾茸之员来承担如此重任，又如何能有所转机？

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等到广州主持军事。奕山等在粤多恶行。当时的记载说：

奕、隆、杨只在粤贪受货贿，弗达兵机，所调各处将弁，必须先献敬礼，方无苦差。因之，将与将不知，兵与兵不睦，奏报至京，屡战皆北。

（《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四八）

奕将军到省后，诸事不问，先买洋货；隆参赞到省收字画古董，以致行辕出入无忌，贸易如市。

（《粤东纪事》，见《近代史资料》1965年第2期）

奕山到粤后，即向清政府奏报，广东局势是“患不在外而在内”，“安业之民，惟恐主战，而无赖之徒，又惟恐不战”。于是，确定了“防民甚于防寇”的投降方针，为日后摧残民力和对外投降作好了舆论准备。（《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七，页三二至三四）

英方于奕山等来粤后，又增派陆军少将卧乌古（Hugh Gough）、海军提督巴尔克（William Parker）来援，并将定海英军集中广州，准备发动新的战争。

三月二十五日，清廷命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候旨。

三月二十七日，清廷以杨芳、怡良等奏称“以目前局势而论，似宜先准贸易，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而“愤懑之至”，加以申斥说：“此时不应理论，朕惟知一‘剿’字”，“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速问琦善。所见甚差”。因此，就加杨芳、怡良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的罪名，“交部严加议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六，页三六、三八）

是月，林则徐仍在粤参与城防工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八，页二六）并为奕山画“御夷六策”，即：

一、水道要口宜堵塞严防也。此时夷船既破虎门，深入堂奥。查省河迤东二十余里，有要隘曰猎德，其附近二沙尾，两处皆有炮台。其河面宽约二百丈，水深二丈有零。又，省河西南十五里，有要隘曰大黄滘，亦有炮台。其河面宽一百七丈，水深三丈余。若前此果于该两处认真堵塞，驻以重兵，则逆夷兵船万难闯进，省垣高枕，何须戒严？乃既延误于前，追悔无及。今夷船正于此两处要隘横亘堵截，使我转不能自扼其要，几如骨鲠之在咽喉矣。惟有密饬近日常往来说事之员，督同洋商，先用好言诱令夷船退离此两处。而在我则密速备运巨石，雇齐人夫，一见其船稍退，即须乘机多集夫兵累千，连夜填塞河道，一面就其两岸厚堆沙袋，每岸各驻精兵千余，先使省河得有外障，然后再图进剿。此事不可缓图，尤不可偏废。若仅驻重兵而不塞水道，则夷船直可闯过，虽有兵如无兵也。仅塞水道而不驻重兵，则逆夷仍可拨开，虽已塞犹不塞也。塞之驻之，而不堆沙袋，则以兵挡炮，立脚不住，相率而逃，仍犹之乎不塞不驻也。此两处办成后，应致力于内洋之长洲冈及蚝墩，最后则筹及虎门。彼处有南沙山巨石可采，如何堵塞，容再酌议。

一、洋面大小船只应查明备用也。查虎门所泊师船，除沙角失事时被焚十只外，闻尚有提中营二号、三号大米艇二只，五号小米艇一只；提右营二号大米艇一只，五号小米艇一只，现停镇口，自应由水师提督配齐弁兵炮械，以备调用。其虎门以外附近之水师营分：东则提左营大鹏协、平海营、碣石镇；西则香山协广海寨。现在各有师船若干，配驾弁兵炮械若干，亦应分饬配足报明候调。至省河有府厂、运厂两处，均系成造师船之所，现在各有造竣师船几只，另购堪以出洋大船几只，应饬据实开报，

并将篷索杠槓即日备齐，听候查验。再上年府厂改造巡船，及新造安南三板，现在尚存几只，装配炮械若干，亦即开明听用。其招到快蟹船十九只，现泊何处，此内壮勇若干，炮械若干，亦即稟候核夺。

一、大小炮位，应演验拨用也。查此次虎门内外各炮台既被占夺，所失铜铁炮位，合各师船计之，不下五百余尊。其中近年所买夷炮约居三分之一，尽以借寇资盗，深堪愤恨！今若接仗，非先筹炮不可，而炮之得用与否，非先演放不可。查佛山新铸八千斤火炮十四尊，金谓无处试放，殊不知演炮并不必极宽之地，只须水上备一坚固之船，安炮对山打去，其山上两头设栅拦截，必不至于伤人。并须堆贮大沙袋，每袋约长四五丈，宽二尺余，堆成横竖各一丈，高七八丈，以为炮靶。对靶演放，既有准头，而炮子之入沙囊深至多少尺寸，果否沙可挡炮，亦即见有确凭矣。此十四尊试过如皆可用，即日运省备防，其余即于佛山如式再铸。倘试后有须酌改铸法之处，亦即就近谕匠遵办，以臻周妥。又番禺县大堂现有五千斤夷炮四位，似可拨至离省十五里之雁塘圩向来演炮处所，亦照前式堆排沙袋演试。又广协箭道有夷炮六位，斤重较小，似可拨在北校场如式堆演。所有来粤客兵，即令该管官带领，轮班演炮。如此，则炮力之远近，炮挡之坚松，与兵技之高下，无不毕见，一举而三善备焉。再，前据广州协赵副将开报，该协箭道并贤良祠，现存该用各炮约五百位，又红单船、拖风船卸下各炮，亦约有一百位，虽俱不大，然未尝不可备防，似应分别查验演放，以便分配各船及岸上营盘应用。至装配船兵，宜将船只驾到将近佛山之五叉口、茉莉沙、瓜埠口等处，分起装就听调，庶免疏虞。

一、火船水勇，宜整理挑用也。查夷船在内河，最宜火攻。前月，经杨参赞饬备柴草、油料、松香，装就火船约百余只，闻系署督标中军副将祺寿、候补知县钱燕诒等经理其事。兹隔多日，恐柴草等物霉湿短少，应饬查明重加整理。其装载之船，原只以备焚烧，固不必坚固新料，但亦不宜过于黝旧，且必须有篷，方能驶风，若专借一二人之力，犹恐推送迟缓，不能成功。其船约以数只为一排，驶近夷船，则环而攻之。能于各船头尾，系大铁钉，钉住夷船燃火，使之推不开、拔不去，当更得力。其未用之先，此船宜移上游，近佛山一带装载完妥，寅夜乘风，与有炮各船一同放下，随攻随毁，谅必有效。又，内河东路之菱塘司一带，另有捐办火船百

余只，即某所捐办也，分段停泊，如需应用，亦可随时调集，以收夹击之效。至水勇一项，人人以为必须雇用，惟患其有名无实，前此虚糜雇费，已非一次，除淇澳之二百八十人系鲍鹏为前琦部堂雇用，闻已散去，可毋庸议外，若臬运两司访雇之水勇一百二十名，闻有董事管带，应可得用，第未知其船现泊何处，似应查点试验。又番禺县张令，原由揭阳带来壮勇三百名，皆系以鸟枪擅长，每人各有自带之枪，施放颇准。此一起虽系雇为陆路之用，而上年曾经谕明肯下船者多加雇费，彼即欣然下船，似宜将此壮勇三百名，作为水战之用。此外再雇，务须考其技艺，查其底里，必使层层保结，不任滥竽。并谕明临阵争先者即予拔官；如敢潜逃，立斩示众。信赏必罚，自足以励士气而壮戎行矣。

一、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上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赶紧制造，分路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以后仍陆续造成，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若此船未成之前，即须在洋接仗，计惟雇觅本省潮州及福建漳、泉之草乌船，亦以百只为率，将其人、船、器械一齐雇到，给予厚费，听其在洋自与夷船追击，不用营员带领，以免牵掣。仍派员在高山头瞭望探报，果得胜仗，分别优赏。其最得力者赏拔弃职，充入营伍。缘漳、泉、潮三郡，人性强悍，能出死力，既可兼得名利，自必踊跃争先。较之本地弁兵顾惜身家者，相去远甚。至于能在水里潜伏之人，查本省陆丰县之高良乡、饶平县之井洲及福建澎湖之八罩乡，其人多能久伏水中，似亦可以募用。其火攻器具，如火箭、喷筒、火球、火罐之类，亦宜多为制备，以便临阵抛用。

一、夷情叵测，宜周密探报也。查逆夷兵船进虎门内者，在三月中旬探报有三桅船十四只、两桅船三只、火轮船一只、两桅大三板四只、单桅大三板一只。其各国货船在黄埔者现有四十只。自虎门以外，则香港地方现泊有夷兵船十七只、伙食船三只。此等情形，朝夕变迁，并非一致，似宜分遣妥干弁兵，轮流改装，分路确探，密封飞报，不得捕风捉影，徒乱人意。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尤须密派精干

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至汉奸随拿随招，自是剪其羽翼之良法。但汉奸中竟有数十等，其能为之画策招人，掉弄文墨，制办船械者，是为大奸。须将大者先除，则小者不过接济食物，即访拿亦易为力矣。

（《魏源：《海国图志》卷八〇，咸丰二年百卷本；亦见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

又《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二〇至三二三，题《答奕山防御粤省六条》）

这份材列胪述了虎门失陷后的兵力部署，船炮壮勇的具体数字。这是针对琦善“不筹守而专款”的政策而发。林则徐根据自己的抗英经验，全面论述了战与守的关系以及抗英策略。他认为当前形势应从陆守转向海战，加强了解敌情，积极组织民力，增设海外战船等等。当然，这一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御敌”之策不可能被怯战的奕山等所采纳。

闰三月初三日，杨芳、怡良等受革职处分。

闰三月初十日（4月30日），英政府阁议否决了查理·义律关于缔结《川鼻草约》经过的报告，指摘义律所取得的权益远远不能满足英国侵略者的贪欲，（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七，巴麦尊致义律函和训令，页七二九至七三五）决定撤销义律的职务。改派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为全权大臣兼贸易监督，并命在华的卧乌古和巴尔克帮助璞鼎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三〇六至三一二）

闰三月十一日，林则徐收到三月二十五日所发以四品卿衔调浙谕旨。十三日，林则徐由粤启程，粤省文武官员及友人张维屏、梁廷枏等送别。行前林则徐还向奕山介绍了造船的经验教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八，页七）林的介绍对奕山有一定的影响。奕山于道光二十二年曾上《制造出洋战船疏》，主张先造大号战船三十只，再造小号战船三四十只。（《海国图志》卷八四）

闰三月十二日，林则徐在离广州前还向怡良赠送《全唐文》、《广西通志》等书。

今日料理书籍，苦难尽带，兹送上《全唐文》一部，计装两匣，《广西通

志》一部，装为一匣，奉尘邨架，幸勿以旧书而责其不恭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五至二七六）

闰三月十三日，裕谦接任两江总督。

闰三月十六日，林则徐途经清远县禺峡，游飞来寺观瀑布，为寺僧书联：“孤舟转峡惊前梦，绝磴飞泉鉴此心”，抒发了对粤事无所愧怍的心情。二十二日，林则徐与由京南来的长子汝舟在乌石四汛会合。二十八日，与寄居南雄的郑夫人及子拱枢、聪彝会合。四月初一日，全家由南雄启程赴浙。（《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四八至四四九）

四月初一日，英军全部驶入虎门，先泊城外十三洋行；而奕山亦定是日分三路进攻英军，希图侥幸一试。广州之役就在奕山这种盲目指挥下进行，结果大败，其具体经过是：

爨于三月晦，密集众军官，发令三路分出：一屯西宁炮台外，为中路；一屯东炮台，为左路；一由泥城出，为右路。使及夜运炮出。布置粗定，将突攻夷船于省河，调发毕，已日暮，芳犹未之知。兵出城，奕山始诣芳告以故。芳乍闻，不觉大讶，拔剑奋呼，谓事且败而局难收，顿足至再。奕山亦旋悔，亟思挽回，然令已行，人自为备。兵众地散，已莫及矣。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

四月初一日，大将军号令亥刻与夷接仗，始则火光冲天，继则炮声震地。直至寅刻，我兵报捷，湖南官兵因而拆毁公司一连三（一作五）间，匹头洋货各什物，抢夺殆尽，门扇窗槛，破灭罕存。于是逆怒益愤，逆船益增，遂轰击西炮台，伤坏官兵，直抵泥城，打破栏栅。官兵数千，水勇数百，皆四散奔逃。嗟夷发火烧去拖船数十只，木排草船，尽行烧毁，大炮悉被投水，西门闭塞。午刻两边火炮罢攻。

（《广东军务记》，见《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一）

[按]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八页三二至三四载有奕山谎报战功的奏疏，清廷竟据之大加赏赐。《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页一至三谎报初三、四日的战况，清廷也加以嘉奖。

四月初二至初六日，英军大举反扑，沿省河一路进攻，攻占炮台，守军溃退，直接威胁省城。奕山惊恐万状，高竖白旗乞降。

四月初四日夜，新安县武举庾体群率领火船三队“自穿鼻湾乘潮攻洋船于虎门，击其后仓……全船俱毁；余船皆启碇窜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页二五；又《道光洋艘征抚记》）

四月初七日，江西道御史骆秉章上奏揭露琦善媚外卖国的罪行说：

逆夷在粤滋扰，几及一年。乃自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琦善复于正月初四日在莲花冈请逆夷宴会，卒之开门揖盗，逆夷将虎门横档炮台攻陷，旋即进攻南山、镇远两炮台，弁兵伤亡，两炮台亦失，大虎、小虎炮台不攻自破，逆夷兵船直至乌涌及黄埔、猎德，又从旁河由凤凰冈抵白鹅潭，所有炮台，均已拆毁，炮位抛弃河内。当虎门失守之时，省城各官，先将家眷纷纷逃避，以致人心惶恐，城厢内外，居民铺户，十迁八九，内地匪徒肆行劫掠，难民有被抢去财物者，有掳去妇女勒索者，伤心惨目，不可言状。……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八，页二三）

四月初七日，清廷密谕裕谦，为林则徐到浙后安排相当差使，但须奏明请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八，页二八）裕谦即向清廷建议，推荐林则徐负责浙东沿海防务。

今林则徐仰蒙皇上天恩，弃其瑕疵，赏给卿衔，飭赴浙江，约计程期，四月内总可到浙。该员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兼备，奴才素所深知，如蒙圣慈飭令林则徐驻扎镇海军营，更替刘韵珂回省，即由该员会同浙江提臣余步云督率镇将，妥为筹办，仍不时往来定海巡查弹压，该员必能激发天良，仰副委任。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页七）

四月初七日，英军自初二至初六连续进占各炮台后，即炮轰省城。奕山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乞和，与英方订立辱国的《广州协定》：

一、三位钦差大臣和所有外省军队限六日内退出广州城六十里以外。

二、限一星期内交出六百万元备英方使用；在5月27日（四月初七日）日落以前先交一百万元。

三、在前条款项付清后，英军开回虎门以外；并交还横档及江中所有其他各要塞。但在两国交涉各事获得解决以前，中国方面不得重新予以武装。

四、赔偿商馆及西班牙帆船“比尔拜诺”(Bilbaino)号的损失。

五、广州知府(议和代表)应提出全权证明书，由三位钦差大臣、总督、将军及巡抚盖印。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三至九)

奕山此次之所以冒然出战，其目的仅为得功赏和报销军费。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卷三曾揭其事说：“利在一战为得功地，且非是则军饷将无以开销也。”

等到广州之役失败后，奕山一方面借“民情不稳”的理由，将战败罪责诿过于人，并捏报事实来掩饰他的辱国罪行说：

总之，形势既难久守，百姓日益惊慌，是以城内居民率众吁求，哀号请命，奴才等再四思维，若不权宜行事，必至十分决裂。

(《奕山等片》，见《史料旬刊》第25期)

另一方面，奕山又以不能再战为借口，代英人向清廷要求允许通商、还欠等条款。(《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页一一)

奕山的这些设辞，纯为开脱自己卖国媚外的罪行，而清廷竟然表示谅解和同意说：

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页一三)

奕山等更制造虚诞的“神话”，来掩饰失败，浮夸“战功”。他说：

四月初三至初六等日，倭夷攻城之际，据捉获汉奸声称：贼攻靖海门，扑近城墙，正欲开炮，烟雾中望见白衣神象，立于城上，遂不敢轰击。火药局在观音山下，贮药三万斤，汉奸潜抛火弹，火焰冲起，倭药力发动，全城灰烬。当兵弁抢救之时，居民望见衣白女装，在屋上展袖拂火，登时扑灭。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三至四)

奕山诡称这是有观音的“神助”，所以请求“御书匾额”来酬神。昏庸无知的清廷也竟然颁给了“慈祐清海”的匾额。(《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四)

当时，闽浙总督颜伯焘曾据探报向朝廷揭发奕山饰败冒功（奕山各奏见《道光朝等办夷务始末》卷二八、二九）的真相说：

节据探报：四月初一日，逆夷火轮船一只抛泊十三行河面，官兵开炮击沉三板夷船，夷人亦有损伤。初二日，该夷驾火轮船一只驶至省西泥城一路开炮，兵勇望风而逃，烧我船只六十余号。初三、四、五等日，逆夷驾船十余只，开炮攻打上岸，防兵四散遁走，被烧民房甚多，并占去四方炮台。初六日，炮子打入老城，直指贡院，经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向逆夷面议息兵。该逆始索洋银数千万圆，继定六百万圆，又须将军参赞撤退，方肯退出，其银已由藩、运、海关三库凑给，俱各交讫。

又据探报：广东四月十五日一折（新夏按：指奕山奏报）已奉俞允。初八日胜仗并邀恩旨等因。臣接阅之下，不胜骇愕。查四月初八日，广东业经倾财罢战，安得复有胜仗。即初一之仗，亦仅小胜，旋即溃散，是所奏直以痛剿乞抚欺蒙天听。大胆昧良，不料如此之甚，臣实无任忧愤。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一九）

四月初七日夜，林则徐挈全家舟抵南昌滕王阁下，获知裕谦授任两江总督。他推测将由自己去“替防定海”，遂抱着十足的信心去迎接所关注的工作。当地官员钱宝琛、叶名琛等及名士包世臣皆来晤谈。（《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五二）林则徐向包世臣谈及广东水师的腐败说：

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禁绝烟土则去其得项百之九十九，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

（包世臣：《答果勇侯书》，见《安吴四种》卷三五）

夜泊滕王阁下，写《滕王阁怀古》二首。（《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〇至二〇一）

四月初八日，奕山颁发布告禁民抗英说：

钦命靖逆将军奕、参赞大臣隆、参赞大臣杨为通行晓谕事：照得现在兵息民安，恐尔官兵、乡勇、水勇人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晓谕，为此示仰各省各营官兵、乡勇等，一体知悉，尔等各在营卡安静驻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赴行贸易交涉，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及强买强食，不给银钱者，查出即按军法治罪，各

宜凛遵毋违，特示！

（《奕山告示》，见《史料旬刊》第39期）

在投降派戕民媚外方针的纵容和庇护下，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城郊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甚至挖坟掘墓，劫取财物，暴尸析骸，淫掠妇女，犯下了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罪行。（《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二至三八）

四月初八日夜，佛山义勇乘夜“分驾扒龙快艇，四面围攻”占据龟冈炮台的侵略军，“歼杀数十，又破其应援之杉板洋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一，页七）

四月初九日，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斗争爆发。其斗争经过及声势之盛多见各家记载。如《广东军务记》、《平海心筹·三元里打仗日记》等（均收刊于《鸦片战争》Ⅲ、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均有较详记载，而近人也多有专文著述，如陈锡祺所著《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等均可参阅。

当时，林则徐的友人、广东爱国诗人张维屏曾有《三元里歌》，颂赞这一次反侵略斗争的业绩。（《鸦片战争》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七一六）

随着声势浩大的反侵略斗争的爆发，也出现了大量的抗英文告。这些文告斥了外国侵略者的暴行，谴责了投降派卖国辱国的罪恶，表达了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决心，也颂扬了林则徐的功绩，如《尽忠报国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广州乡民于十三行口晓谕英夷示》等。（《粤东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见《鸦片战争》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一至三五）有些文告还流传到外地，如当时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就见到了《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并把它进呈给清廷。梁在奏折中还说：

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藉乡民之力。城民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魂飞，骤解围困。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一，页一六至一七）

出自封疆大吏之口的这种评价正以见人民抗英斗争声势之壮，影响之大。但是，奕山等投降派却诬指进行反抗斗争的三元里义民是汉奸土匪，图谋镇压。他奏称：

现在汉奸土匪，在南海县属之三元里等村乘势抢劫，尚须分兵前往，就近弹压。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页二四）

同时,也出现了抨击封建官僚和军队投降卖国行为的告示,痛斥他们“与曠夷同心同志”,“与禽兽何异?”(《入寇志》,见《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二四)可见,中国人民从近代史一开始就勇敢地承担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任务。

四月十一日,英军已从奕山手里掠得六百万元赔偿金,更重要的是连续遭到三元里人民和义勇的反抗和打击,陆续退出虎门。十八日始全部撤尽。

[按] 这六百万元,奕山是以还商欠的名义付英方,而英方则名此款为赎城费(Ransom)——意思是英军未占领广州城,此款是报偿英海陆军的战利品赏金(Prize money)来代替侵略军入城的掠夺。这一点足以见到侵略军入城必需劫夺的真情了。

四月十一日,巴麦尊向正要启程来华的璞鼎查发出第十六号训令,主要内容是:

(一) 谈判地点:“你可以在珠山(舟山)附近或在白河口交涉”,“在白河口进行交涉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它靠近北京,并且也正因为它靠近,所以交涉比较容易设法早日告一结束,无论是怎样结束的”。

(二) 赔偿烟价、商业债务、两次兵费合计,总数“似非三百万镑不能抵偿这些要求”。

(三) 保证来华“英国臣民的安全”。

(四) “取得英国商民对厦门以北(厦门也包括在内)中国东海岸上各主要城镇贸易的许可,以扩大英国对中国的商务关系”。

(五) 对香港,“不要同意放弃该岛”。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十)

这些要求实际上已具备日后《南京条约》所勒取的内容了。

四月十三日,林则徐在江西广信的河口偕长子与家属分手先行。十八日抵钱塘江南岸,因浙抚刘韵珂已往镇海,遂不入杭州,改由义桥径往镇海。其家属仍由原舟赴杭暂居。(《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六、三九八)

四月十三日,林则徐在江西信口致叶小庚信中,还认为自己将至定海承担防卫重任。他说:

昨于闰月望前仰蒙谕旨,赏给四品卿衔,驰驿赴浙。圣慈再造,感悚滋深。谨即由粤登程,而上水顶风,未能甚速。过南昌时,闻知莘相内

召，鲁珊中丞擢授两江，芷翁移节吴下，则弟之赴浙，专以替防定海，更不待言。顷已舟抵河口，只得改就陆程，以期早过玉山，便入浙境。舟儿自闻虎门失守之信，驰来粤省，现亦随行。贱累且令赴杭，过夏再定。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六）

[按] 莘相指伊里布，字莘农；鲁珊，裕谦的字；梁章钜，字芷邻。此件函题，《全集》作《致友人》，而故宫博物院藏手迹作《致叶小庚》。

四月十六日，英全权公使璞鼎查离开伦敦。

四月十八日，奕山、隆文等按照英方的要求撤离广州城，屯驻在广州西北南海县属的小金山。杨芳留驻城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三二）

四月二十一日，林则徐抵达宁波，在舟中与浙省重要官吏刘韵珂（巡抚）、余步云（提督）等会面后，即转赴镇海登岸，寓城北蛟川书院。自此到五月下旬，林则徐均在浙东一带活动，积极备战，曾赴沿海一带察形势、观演炮、铸炮、设防等。（《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五八至四六三）林则徐的积极行动，在当时一般官吏中有所影响，如台州府郡丞陆模甚至记入自己的手订年谱中说：

时林少穆制府以四品衔来镇，与玉坡中丞相度地势，安置炮位。

（陆模：《朝议公自订年谱》）

[按] 玉坡为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字。

同时，这些行动也在地方上留有影响，《镇海县志》特采录其事说：

四月，四品衔林则徐来参军务，乡人无智愚，争一识面为快，日乘竹兜渡大浃，登高涉险，指画守御之方。未几，谪戍去，所谋画不尽用。

（《镇海县志》卷三七《杂识记事》）

四月下旬，林则徐在镇海和某些通达时务、明了军事兵器的人士往还讨论，主要的有冯登府（柳东）、汪仲洋（少海）和龚振麟等人：

（一）冯登府：当时任宁波府教授，林则徐和他共同研讨兵书与军器制造问题。据史诤《冯柳东先生年谱》记称：

春官甬东，少穆以书来论造炮之法。后又囑取范氏天一阁兵书参考。虽身为冷官犹不忘王事也。

（《道光二十一年条》）

所记囑取天一阁兵书事，即林则徐于四月二十五日致冯函中所言。此函手迹原件存辽宁省博物馆。信中说：

昨承左顾，稍叙阔惊，而匆匆未及走答为歉。顷披手翰，知《焦氏兵法》一书已承觅有钞本。弟篋中亦有焦氏书，所言铸炮之法颇详，昨已检付此间炮局，以资参考。第未知与尊处觅得之本，果相同否？如许借付一对，希交邓太守（新夏按：宁波知府邓廷彩）署中，专人送镇，自无遗误。弟校阅后，仍由府署缴还，感铭无似。至天一阁所藏兵家数种书，想必别有秘编，可否先以书目寄示？弟未经续奉谕旨，一时尚无责任，拟月内或可到府奉访，即登范氏书阁一观也。

来教欲临戎幄，自是敌忾盛心。惟逆夷已离定洋，目下却无踪迹，即弟亦悬而无簿，只可徐图耳。粤洋于清和朔日大获胜仗，烧毁击坏大小夷船七只，生擒逆夷七人，颇足以振国威而伸公愤，谅闻之亦必为一快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七）

[按] 信中所说《焦氏兵法》是明崇祯初年焦勳所写。据杨国楨在《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一文中说，林则徐所藏的焦氏书就是明焦勳据汤若望口述写成的《火炮挈要》。后经与冯氏所得钞本《焦氏兵法》相校，于1841年刊于扬州。书凡三卷，分别介绍筑砌炮台、大炮构造及铸法、炮弹配料、装放方法等技术。

（二）汪仲洋：余姚县令，道光二十年夏英军扰浙时，曾“用奇计诱夷船陷软沙，俘获甚众”。这时他是镇海炮局局员，负责运送配置各炮台大炮。他和林则徐结识甚早。道光初曾参与林在江苏地区兴修水利，筑石塘堤防，卓有成效。（《赠汪少海诗》自注，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〇）

[按] 《全集》题是诗写于三月间，为便于叙述系此。

（三）龚振麟：嘉兴县丞，当时在浙东仿制西洋船炮，精于西算。林则徐和他共同商量筹划制造军器事，并把自己在广东外舰上秘密绘制来的战船图八种提供出来，帮助龚振麟制造车轮战船和炮架等。汪仲洋曾对车轮战船作过文字的说明：

车轮船图，前后各舱装车轮二辆，每轮六齿，齿与船底相平，车心六角，车舱长三尺，船内二人齐肩、把条用力，攀转则齿轮激水，其走如飞，或用脚踏转，如车水一般。

（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四）

改造后的车轮战船是中西技术结合的新产物,它的形式是:

这种船造成后的形式据外国人目睹记载,大约是一种用英国火轮船形式,用中国固有的以人力转轮激水、踏轮行船的方法,并安装枪炮。这是当时中西技术结合的新产物。

(参见陈大谊:《鸦片战争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国军事工业》,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在炮架的改造方面也把重滞而仅能直击的旧式炮架改造成能“俯仰左右,旋转轰击”的新式炮车。龚振麟在《铸炮铁模图说自序》中述其经过说:

中丞(新夏按:指刘韵珂)……与林少穆制府共相筹画,拟数千斤重器置于上,畀一人之力,使之俯仰左右旋转轰击,授以绳墨,振麟得以师承其意,而如法以成,即图中磨盘四轮车是也。

(魏源:《海国图志》卷八六)

林则徐在这期间非常重视船炮的改进与制造,特别是大炮的铸造与燃放。他在日记中连日都以此为记录重点。

(四月)二十三日……与局员议铸炮演炮事。

(四月)二十六日……饭后赴炮厂观铸四千斤铜炮。

(四月)二十七日……与抚军、提军同观燃放铜炮,并相度炮台地利。

(四月)二十八日……饭后往拜刘抚军,遂同往炮厂,观刮磨炮膛。

(五月初一日……往东岳官前安炮,又过江至金鸡山下观排列沙袋把靶,复至山上观修理炮垛。

(五月初二日……遂与余提军、李镇军同至北城上观演炮二十余位;又至东岳官观演夷炮,对岸山上安靶取准。

(五月初三日……炮厂是日铸八千斤重大铁炮。

(五月初四日……饭罢余与提军同赴招宝山观演炮,有一兵火绳落在药桶内,火药轰起,烧伤数兵,幸皆未至致命。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五八至四六三)

四月二十六日,道光对裕谦四月初推荐林则徐的奏折批复说:

镇海军营事务,著派刘韵珂办理,并著林则徐暂行协同筹办,倘浙江省垣有应办公事,刘韵珂回致省城,即著林则徐与余步云、周开麒会商妥办。如有折奏,林则徐毋庸列衔,总当和衷共济,严密防堵江、浙两省,声

势联络，逆夷自不敢妄生覬觎。

（《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页八）

这道谕旨似乎预示着林则徐又将东山再起，但从“毋庸列衔”的态度看，清廷仍无意于重新起用；而林则徐则在五月十二日见到这一谕旨后确实又焕发了他备战抗敌的热情，他在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下了频繁活动的足迹所至。他到炮局、东岳宫、鸡金山、镇海北城各处去看制炮、演炮；他和有关的文武官员不断地晤谈筹议，虎门设防、海口抗英等种种景象可能又在思想上重映。可是，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奉到协办镇海军务命令的前二天，即五月初十日，由于朝廷中投降派的媒孽和企图减轻满洲贵族战败的罪责，他已经被革衔遣戍了。

[按] 这道谕旨中的“如有折奏，林则徐毋庸列衔”一语，可能引起林则徐心情的不平静，甚至引起友人的关怀，从现存其友人惠清的一封信中可以略窥一二。惠清用林则徐来浙的重要性及日后发展远景来加以劝慰：

久望公离粤，今果为浙省保障，亦天下之公论，非弟所私也。伏维道体承庥，公勤懋著为庆，粤事已平，毋劳转饷，定海区处一切，鲁翁（新夏按：裕谦字鲁珊）早得大半。但祝阁下为国自爱，数月之后，岂能作闲散人耶？奏事不列衔，此大好事。惊弓者岂尚愿闻增缴声乎？

两江之难，甲于天下。悉索之后，更不堪谓。想年来无暇及此，疮痍已不可问，今则不能不议及此矣。幸鲁翁勇于从事，人咸畏之，君其有所商榷而益之否？他日鲁公倘赴粤作砥柱，大江南北亦阁下之事也。

（《林则徐信稿》页一六一）

四月二十六日，英政府对璞鼎查发出训令，指示扩大侵略战争的方针。（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七五二至七五四）

四月，邓廷桢奉旨遣戍伊犁。（邓邦康：《邓尚书年谱》）

五月初十日，林则徐以“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和“废弛营务”罪名，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页二二）

[按] 道光帝为此追究历任粤督以掩饰靖逆将军奕山在粤的败绩，其谕内阁称：

谕内阁，国家设立兵丁，勤加训练，所以严武备而不虞。总督有统辖之责，必应于平时认真督率将备，加意练习，使之有勇知方，一旦猝遇外侮，何患不破敌摧坚，立功奏凯。道光十二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提督刘荣庆，因办理军务，临事不能得力，平素毫无整顿，曾经遣戍。前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顿，所设排链，空费钱粮，全无实用，以至该省兵丁柔懦无能，诸多畏葸，虎门之役，竟有为夷匪买通者，思之殊堪痛恨。前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经朕特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广东事件，继复令其授总督，全省军务皆其统辖，既知兵丁染习甚深，便应多方训导，勤加练习，其于夷务，亦当德威并用，控驭得宜，乃办理殊未妥协，深负委任。邓廷桢业经革职，林则徐著革去四品卿衔，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即由各该处起解，以为废弛营务者戒。

（《宣宗实录》卷三五二）

时人对于林则徐的遣戍多表示愤慨与同情，有些形之于诗歌，并分析了林被戍的原因在于“未肯和戎”，在于有“换枪”（彗星，指奸人）。如冯昕华有题为《闻林少穆制军遣戍新疆书感》诗称：

极边风雪惨孤臣， 犹忆烟销粤海滨。
未肯和戎乖国体， 只应长作出疆人。

（《柳堂师友诗录·巢云山房诗钞》）

林则徐的挚友王柏心也有《闻侯官林公谪伊犁》诗云：

万里伊吾北， 孤臣鬓已霜。
奏书无耿育， 持节少冯唐。
曲突谋犹在， 高墉射易伤。
鼓鼙思将帅， 终望埽换枪。

（《百柱堂全集》卷七）

〔按〕 林则徐在西戍途经兰州时曾为此诗写寄奉和诗，已收本谱。

五月中旬，闽浙总督颜伯焘推荐裕谦赴粤，并以林则徐为裕副手。颜奏说：

广东事关重大，特简自必有人。倘一时乏人，简用裕谦，似可当广东之任，惟其气太锐，敢乞皇上密敕，暂示羁縻，事备而后动，庶几万全无患。四品卿衔臣林则徐前在广东办理海口事宜，以粤民誓词揆之，知其

能得人心，亦有威望。其王廷兰信函所称民怨之者，自指贩烟莠民而言。如以之为裕谦之副，当能得力。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二〇）

[按] 此奏清廷六月十三日收到，但奏中尚称林四品卿衔，当在林被革职遣戍命令到浙以前所上，故系于五月中旬。又奏中所说王廷兰信函一事，即广东臬司王廷兰致福建藩司曾望颜一函。此函当时流传甚广，《溃痼流毒》、《平夷录》、《入寇志》、《犀烛留观纪事》、《鸦片战争文件丛钞》、《中西纪事》等书均载。闽督颜伯焘曾将此函入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一五），此函痛论琦善、奕山到粤后广东局势的败坏，提出了不可解之事四、可惜之事机三、可为痛哭者三，是一篇较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文字。信中谈到林则徐时说：“广东自少穆查办烟案以来，禁兴贩、杜走私，未免操之过急，故兵怨之，民怨之，甚而武弁亦怨之。”颜奏所说即指此段。（王函全文见《鸦片战争》I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九至二五）

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与裕谦在镇海晤面长谈。（《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六二）“裕谦素重则徐为人，既代来浙，意中将倚为左右手”，“未几而则徐遣戍，旋改赴河工，谦失谋主，已怀惆怅”。（《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页九四）

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接到遣戍新疆，“与前督邓（新夏按：指邓廷桢）俱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上谕。次日即乘船从镇海启程，“大小文武皆送于郊”。沿甬江、经宁波，再沿姚江，经余姚、上虞北上，准备赴戍。（《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六三）

五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函告邓廷桢，自己“拟于伏尽后始行启程”赴戍。（林函已佚，参见六月二十四日邓廷桢复函语）

五月间，林则徐在浙江镇海曾有《致苏廷玉》书，慨叹个人的遭遇，陈述自己从粤来浙力图挽救危局的心情说：

窃谓难进易退者，吾人之本怀，介如石焉，奚俟终日。向尝志此久矣。詎知竟须有大福分人，始能径脱缰锁，否则忧患余生，幸不为俎上肉，亦不能免于网中鳞，乃叹易退之语难概诸命途乖舛者耳。……此时粤事大不可问。弟当羊城戒严之际，虽身非守土，犹自捐募吾闽义勇，期于奋袂一呼，不肯临难苟免。况浙洋防堵，尚未必遽占剥床之肤，此时如谢不敏，恐为群口所谪。然于事无济，固已自知之明。一俟粤洋得有准

信，暂可息（下缺）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八）

林则徐在镇海时，还为王金会写小楷《文昌帝君阴骘文》。

〔按〕据《光明日报》1983年9月18日报道，镇海一农家发现林则徐手书此文碑刻一块，该碑横75厘米，纵31厘米，厚10厘米，共560余字。落款有“林则徐熏沐敬书”、“蛟川王金会敬送”。

六月十一日，清廷在奕山谎报战况的蒙蔽下，认为《广州协定》后，大局已定，即命浙江、广东等地裁撤从各地所调官兵。（《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一二）

六月十二日，清廷谕奕山等飭谕英人：“仍须出具切实甘结，不得夹带鸦片……不得妄生他念另求马头，至贸易纳税……亦毋庸轻议核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一四）这充分证明清廷完全无知于英方的侵略企图。

六月十四日，伊里布以“迁延观望，畏葸不前”罪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二二）

六月十六日晨，黄河从开封西北的三十一堡决口，坏护城堤，冲向开封，加以霖雨连绵，水势日涨，城墙坍塌十六段一百二十余丈，街市水深数尺或丈许。大溜汇向苏村口，分南北二股入淮，祥符、陈留、通许、杞县、太康、鹿邑、睢州、柘城、淮宁及安徽的太和、凤阳、五河等五府二十三州县直接受灾，而邻近的蒙泽、郑州、中牟、内黄、封丘、孟津等十州县也受波及。大水围城至次年二月初四日合龙止，达八个月之久。这一严重灾害迫使清廷不得不派重臣王鼎去主持治河工作，在王鼎的推荐下，林则徐方能在戍途中折回，获得“效力赎罪”的机会。（胡思庸：《近代开封人民的苦难史篇》，见《中州今古》1983年第1期）

〔按〕旧时黄河堤工皆分段设堡，以便修治。数十堡辖于一汛，数汛辖于一厅。开封南岸堤工由下南厅统辖，下南厅分上（西）下（东）二汛，上汛自西向东，凡设三十三堡，第三十一堡在开封北十五里的张湾。

六月二十三日，琦善以“守备不设，失陷城寨”罪，处斩监候，秋后处决。（《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〇，页四一）

六月二十四日，邓廷桢在虔州收到林则徐五月二十九日从山阴的来信，即写复信，表述自己对粤局的看法和对今后的期待：

（1）林则徐离粤后，邓廷桢仍滞留羊城对广东局势忧愤而无言，所谓“珠

江扰攘，不敢言，亦不欲言，遂疏简牍”。邓廷桢认为：“今日之事虽意外，而细思之，似亦意中。”

(2) 邓慨叹命运多舛，而前途难卜：“弟自去冬至初夏，濒于死者数，决于死者亦数。今得全躯而生，幸矣。惟崦嵫景短，关塞路长，此后茫茫，殊难逆计耳！”

(3) 邓廷桢约林则徐至陕西会合后，共同赴戍：“适读翰教，知台旆拟于伏尽后始行启程。弟此间遂亦不必亟亟。大率七月初自虔至南昌，初十边自南昌西迈。窃计西泠（杭州）至秦中，与洪都（南昌）至秦中，路途相若。我二人何人先至秦中，即定计在彼守候，以便同行出关。患难弟兄，相依为命，蛩蛩之负，久要以之，想阁下亦同此心怀也。”

(4) 通报广州战况：“昨日接到新安彭令禀（渠有上阁下一禀，恐邮封太厚，正可面呈矣），知初四飓风，将尖沙嘴装兵夷船二只，货船四只，空趸四只，划艇数十只，汉奸船数十只，全行打坏，溺死无算，所筑马头及盖造之瓦屋、寮篷，扫荡无存。”（《林则徐信稿》页一四三至一四四）

但是，这封复信原拟按林则徐希望寄到河南，因邓廷桢在河南“无甚相识”，而陕州知州是邓廷桢同乡，所以寄往陕西等林则徐经过时转交。不料林则徐在中途又发东河，所以当时没有收到。

[按] 《林则徐传》增订本页四三八说：“这封信是遵照林则徐的嘱咐，直接寄到陕西转交的”，与邓函相核有误。

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璞鼎查率舰到澳门。二十六日，通知在粤英人，他最热切的愿望是满足全体在华英商的要求，促进其繁荣与幸福，确保其所谓安全，集中全力，迅速而满意地结束战争。这就是说，他要尽最大努力来扩展鸦片贸易，以得到绝大多数是烟贩的英商的极大欢迎。接着，他又向广东当局提出议和纲要，声明如无全权代表接受纲要上所列的全部条件，就要开始北上进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三二四至三二六）

六月间，林则徐赴戍抵达武林（杭州），为十年前曾谪戍新疆的张珍泉（同庄）题《伊江萝月听诗图》，以寄托自己被遣戍的悲愤感情。诗中写道：

谪宦东归已十秋， 玉关怀旧感西州。
从戎大漠追狐尾， 惜别将军揖马头。
诗梦俄惊梁月坠， 边心遥逐塞云愁。

谁知卷里濡毫客， 垂老凭君问戍楼！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一）

〔按〕 这是林则徐第一首流放诗。

当时在武林的友人纷来饯送，并赠《赠行诗册》。林则徐作诗答谢，感叹政治风云的变幻多端。诗中写道：

唱彻阳关万里秋，
借书还为说三州。同庄以和泰庵尚书在伊犁著《三州辑略》稿本借余出关
几人绝域逢青眼，同庄诗有：“不图绝域逢青眼，得放羁臣出一头”之句
前度归程羨黑头。君入关时年四十五
不信玉门成畏道， 欲倾珠海洗边愁。
临歧极目仍南望， 蜃气连云正结楼。

惜别群公各感秋， 酒痕襟上话杭州。
传书犬欲寻黄耳， 瞻屋乌难换白头。
相送莫贻临贺累， 有心都寄夜郎愁。
追谈往事还西笑， 多少羁臣出节楼。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二）

〔按〕 同庄即张珍泉，曾赠林则徐《三州辑略》稿本，以便随带出关作参考。林则徐写诗答之，并借此感谢“武林诸君《赠行诗册》”。原注“君入关时年四十五”一语亦指张珍泉赦还。《三州辑略》是嘉庆时乌鲁木齐都统和瑛所著。

林则徐在杭州停留期间，陈其元曾以《筹边策》和《屯田议》求教。林提出了“以海运卫海疆及垦荒土以资战士，皆他日所必行者”的见解。陈在所撰《庸闲斋笔记》卷九中记其事说：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有新疆之役。暂寓武林外舅闻兰樵先生家。时余锐意经世之学，以所撰《筹边策》、《屯田议》等作呈教于公，颇欣赏，目为贾生之才。谓以海运卫海疆及垦荒土以资战士，皆他日所必行者。后公督陕甘，果兴屯政。惟今日以轮船运漕则公不及见矣。

六月十八日，祁寓藻致函林则徐并赠其父所著《西陲总统事略》及《万里行程记》以供戍途参考。

客岁闽粤相望，藉通音问，拳拳关注，缕缕长言。使旋途次，又奉教言，并图卷各件，如晤清光，每怀感佩。祇以海国波涛，军书旁午，未敢以局外谈议，扰读筹思。……雷霆雨露，尽是恩施；忠荃之怀，祇行素位。惟念长途跋涉，触暑而行，劬劳之极，继以远役，私心轸结，无可慰赠。附上先君子（按：指其父祁韵士）著书二种：一为《西陲总统事略》，即《新疆识略》底本；一为《万里行程记》。自山西太安驿起，迄于惠远城，其间道里经涉，可备检阅，即求鉴定。

（《林则徐信稿》页一四七）

七月初，林则徐赴戍途中经苏州，顾湘舟为林画像留念。道光末年，林的弟子冯桂芬曾为此小像题辞记事说：

右今云贵总督侯官林公名则徐像。道光壬寅秋七月，公以粤督挂吏议，遣戍过吴门。同里顾君湘舟，博雅士也，家藏先贤像千余轴。陶文毅抚吴，建五百名贤祠于沧浪亭，仿石室法，勒像代木主，出君所藏，罔不完具。湘舟于公有旧，以公为当代伟人，于其过吴也，请留其像以去。公为政所至得民心甚，而吾吴为最久。吾吴之民，安公之教化，响公亦最深。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虽乡曲妇人孺子绝不知大吏名氏者，独于公名氏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噫！何以得此哉！公抚吴日，余事总持风雅，宏奖后进，士有小善一艺，莫不邀题品，而桂芬之受知也最早。忆公重莅吴以壬辰六月，桂芬经南城市上，见列肆香烟相属，男妇观者填衢，咸欣欣然，喜色相告曰：林公来矣。越三日课书院，荷公首擢，有一时无两之誉，諄勗甚至。虽以桂芬之谫劣而感激奋发，思所以不辱公知者，夙夜实兢兢焉。今别公且十年，敬瞻公像，犹神往于辘轩莅止时也。虽然，独桂芬之私所好乎？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实共此心焉。是像之绘，湘舟其可已乎？

（冯桂芬：《林少穆督部师小像题辞》，《显志堂稿》卷一二）

[按] 林则徐赴戍过吴在辛丑夏秋间，据日记载，壬寅七月，林则徐已由西安出发赴戍，不可能过吴，冯文所说壬寅七月过吴当为辛丑七月之误。

七月初三日，道光帝谕称：“林则徐著免其遣戍，即发往东河效力赎罪。”（《清宣宗实录》卷三五四，页三）不久，这一消息传到河南开封，群众以林则徐过去在豫政绩卓著而热烈地期待他的到来，表达出极大的热忱，当时人记述说：

闻林制军则徐将来，绅民无不喜跃。林公前任河南布政使及河东河道总督，人皆服其干略。后以两广总督严禁吸食鸦片，英夷滋事，被谪发往伊犁。至是复奉旨发往东河效力赎罪，故闻之者共相庆也。

（《汴梁水灾纪略》）

七月初四日，璞鼎查在巩固了香港的防务后，率兵船二十六只、兵士三千五百人北侵。（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页三五）

七月初七日，林则徐在苏州盘门舟中为苏廷玉新购宋拓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题跋：

是秋七夕福州林则徐在盘门舟中与退叟同观此拓，因题，时将荷戈出关，并识。

〔按〕福建茅林立君，自收藏者家中手录此跋，并注称：“有‘少穆曾观’印，但印有损。”

七月初十日，英军攻占厦门，守将金门总兵江继芸等奋勇抗击，战死。颜伯焘逃走。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昼则寻杀无时，夜则乱石向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二，页二七至二九）二十日，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迫使英军除留小部兵力据守鼓浪屿外，离厦北上。（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

七月中旬，林则徐在京口（镇江）会见魏源。两人同宿一室，对榻倾谈。林则徐把有关《四洲志》的全部资料交给魏源，希望魏源编撰《海国图志》。魏源在此以前已有志于这方面的著述，曾根据道光二十年在宁波、台湾等地收集的英俘所述英国情况，写成《英吉利小记》一文，后收入《海国图志》。所以，他便接受了林则徐的嘱托，开始纂集《海国图志》。（参吴泽等：《魏源〈海国图志〉研究》，见《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魏源有《江口晤林少穆制府》诗二首记此事说：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
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
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
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时林公属撰《海国图志》

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
与君宵对榻，三度两翻苹。
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

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魏源集》页七八一）

魏源的诗表达了他和林则徐之间的真挚感情。他珍重林的委托，恋恋于仓促的聚散，欢愁交集，却又说不出什么可安慰对方的恰当语言，但对国事依然忧心忡忡。诗中的“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是林、魏两人反侵略思想的共同信念——要早做反抗侵略的准备，要同时注意西北和东南的两处边界（两戒即两界）。这反映了两个具有爱国思想的士大夫不仅关心当前东南英国侵略的现实，而且还预见到西北沙俄威胁的隐患而主张要先事预防。这说明林、魏两人无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思想家。

[按] 《四洲志》的沙俄部分有专辑本，即《俄罗斯国纪要》。《清史稿·艺文志》史部地理类外志之属曾著录。《北徼汇编》收刊时题《俄罗斯国总记》。光绪十五年五湖草庐刊本扉页题《俄国疆界风俗志》，此本尚辑入姚莹的《俄罗斯方域》、《记英俄二夷构兵》等二种。书前有光绪八年五月吴大澂序，对林、姚所辑加以评论说：“所载战争和好、制度风俗与夫生齿之繁，物产之盛，考核之精实补前人所未逮。读之真足以广见闻，而有志边务者尤宜细究焉。”《俄罗斯国纪要》很可作为林则徐防俄思想的明证。

七月十一日，在京友人祁雋藻获悉林则徐转发东河效力，立即专函表示祝贺：“顷者，圣恩载沛，眷倚重膺，行见绩著金堤，勋崇王节。詹企旌麾，载欣载颂！”（《林则徐信稿》）

七月十五日，林则徐在扬州奉到道光帝初三所发往东河效力的上谕，十八日即由南河总督麟庆代奏《发往东河效力呈》谢恩，表示：“现因仪征一带旱路未通，亟由水路前进，总冀早到东河工次，勉力笃驰，庶几稍赎前愆。”（《夷事春》钞本第1册，台中中央图书馆藏，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二四）

[按] 按林则徐的《发往东河效力呈》署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于仪征，则其奉谕当为七月十七日，但林则徐于七月十六日在扬州舟中写给邃翁的信中又说：“昨重被诏，恩改赴东河效力。”则奉谕当为七月十五日，比呈文早二天。似应以手札为据，故系奉谕日期于十五日。

林则徐改发东河效力，友人魏源闻讯写《题林少穆制府饲鹤图》诗。（《魏源集》页四四至四五）诗中对时局多所讥评，譬林则徐为元鹤，推崇其禁烟抗英功绩，同情其不公正遭遇，期盼其再起。有句云：

吐雾含烟赤县迷， 帝降丹书遣元鹤。
朝辞北极暮南溟， 天飏鼓翼驱威霆。
电扫烟霾见碧落， 爰居徙族空其腥。
澄清未几风云变， 群鸟移家避岁患。
阊阖纷纷百鸪群， 共罪仙禽宜首谴。

……

饱嗑恣肠益饕餮， 可怜精卫空流血。
可怜百鸟无颜色， ……四海方今乌毕逋。
哀鸿中泽嗷嗷呼， 安得再起元鹤翔天衢？
但忧四海饥， 不顾一身癯。……

（手迹影印件见《林公则徐家传饲鹤图暨题咏集》页六五）

〔按〕 题下注称：“图为林公尊人所绘。”又《古微堂诗稿》题作《题饲鹤图即送林少穆制府河上之行》，下小注作：“图为林太翁所绘。时林公方奉命西戍，中途旋有河工之命。”

七月十六日，林则徐有《致遂翁》札，言其由粤赴浙、西戍及转役河工的情况：

今岁三月，由粤移浙。四月杪至镇海，往来各岛屿，协筹防寇。五月内有伊江之戍，始从甬江转至武林，摒挡行李，为出塞计。是时忽得手札，奖借期许，什佰恒常，惭负之余，无以为答，但耿耿于中耳！……

徐力小任重，致占覆餗，出关荷戈，分内事耳。昨重被诏恩，改赴东河效力，益滋兢悚，爱我者何以教之？

七月十六日愚弟林则徐手书，时舟至真州（新夏按：指扬州），拟小停二三日，即往汴中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七八至二七九）

林则徐在扬州小住时，遇到过去老师陈希祖之子陈延恩在此任官，遂请其刊行所藏钞本《炮书》。

〔按〕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林则徐在致苏鳌石函中曾说：“弟有钞本《炮书》，上年带至江浙，经陈登之通守刻于扬州，未知曾入览否？”（《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九一）同年八月在致姚椿、王柏心函中又说：“前曾觅一炮书，铸法、炼法，皆与外洋相同，精之则不患无以制敌，扬州有刊本，惜鱼豕尚多，未知两君曾

见之否？”（《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〇六至三〇七）皆指此次在扬刊印之《炮书》。又陈登之即陈延恩之号。

七月，林则徐写《题吴郡名贤图册》以表达赴戍心情。

仆抚吴五年，每至沧浪亭瞻仰石刻五百先贤像，心向往之，谓必有名德伟业，卓烁古今，次亦文章彪炳，庶足动人景慕，否则谬厕其间，亦第滋遗议已耳。今仆去吴又五年，以边事谪戍过此，湘舟出此册属题，盖即沧浪亭刻石蓝本。旧时向往之念，今则但有汗下矣。吴人尚欲绘余像去，不益滋愧耶。道光辛丑七月。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一）

八月初二日，英舰“赖拉”等在浙海沿海火烧草屋，挑起浙海战事的衅端。

八月初二日，广州府考文童罢考，反对卖国知府余保纯。（《英夷入粤纪略》，见《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五）

八月初六至初九日间，英船在浙江象山、定海、镇海三县洋面麇集四十余只，并有进犯企图。（《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三，页一七）

八月十一日至十七日，英船进犯定海，守军英勇抵抗。十七日，英军再陷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血战六昼夜，力竭战死。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卷三有较详的记载。

〔按〕倪鸿《桐阴清话》卷七有葛云飞与妹婿朱世禄论鸦片战争时局势函一件，甚得症结所在，信中说：“夷匪一案，未发之前，文武大吏，漠不关心；失事之后，仓皇无措。迁延日久，群议蜂起，或矜意气，或图便私。既无切中窳要之论，亦无公忠体国之心。时事至此，尤堪长叹。余受事后，屡言犬羊之性，非大加惩戒无以善后，并将剿办机宜，分晰条陈，而当事诸公，咸以为难。自后局势屡变，忽剿忽抚，总无定见。现虽收复而善后事宜更无把握。余一武人，仰荷圣明起用，惟不避艰危，务尽我心而已。”又，宗稷辰《躬耻斋文存》卷六有为葛云飞书函书后二篇。其一为《书葛壮节家书后》，系为朱世禄所藏葛函三件成册时所题，倪书所载当包括在内；其二为《书壮节答杜稼轩书后》，说明葛“熟于火攻，精于治火器”。并指出：“以壮节之锐使靖节能信任之，何至于遽殉？”均可供研讨鸦片战争局势的参证。

八月十六日，英船进攻台湾基隆炮台，为守军击退。（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八，页一至四）

八月十六日，林则徐到汴，亲驻祥符六堡河上，即刻投入治河救灾工作，博得了当地群众的赞誉：

林公之来也，汴梁百姓无不庆幸，咸知公有经济才。其在河上昼夜勤劳，一切事宜，在在资其赞画。

（《汴梁水灾纪略》）

八月二十二日，邓廷楨致函林则徐，对其赴东河效力有所忧虑：

河上既有星槎，又有河帅，阁下在彼，若再如粤中光景，将如何措手耶？

同时亦表示自己将尽早赴戍：

承嘱缓行，具征雅爱。然弟以为早迟总须到彼。冰天雪窖，正可忏悔罪愆，故不欲为桑下之恋。

（《林则徐信稿》页一四六）

八月二十六日，英军陷镇海，提督余步云不战而逃，总兵谢朝恩战死，总督裕谦自杀。（《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四，页二二至二四）

八月二十九日，英军不战而陷宁波。（《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五，页一一）

八月，为潘功甫题楚游诗，认为其诗“皆超悟悬解之仙”，甚表羡慕。（《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二）

九月初四日，清廷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哈琅阿、胡超为参赞大臣，赴浙办理军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四，页二四）

九月初四、五日，清廷连发上谕调动各地军队赴浙。（《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四，页二五至二八）

九月初五日，闽督颜伯焘降三品顶戴革职留任，怡良为钦差大臣赴闽办理军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四，页二七）

九月初五日，琦善“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四，页二七）初十日，又改为“发往军台，充当苦差。毋庸前赴浙江军营”。（《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五，页一一）

〔按〕琦善在粤之过，同治时四川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曾在奏折中作过公开的论断说：“自道光年间启衅粤东，其前误于琦善等丧师辱国，失守沿海炮台，任其盘踞香港，因得潜窥内地虚实，熟悉江海水道，故由广东而江浙而天津，构数千年未有之祸，扰乱中国之边疆，凭陵中国之城池，侵据中国之关口，耗

散中国之财赋，荼毒中国之人民。屢和屢叛，国家之贫弱因之。”（《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九，页一五）

九月初五日，英船至基隆（鸡笼）赎还英俘，不果。

九月初五日，三桅红旗夷船，泊鸡笼口外，忽换白旗，驶近万人堆，放三板二进口，愿以银每名百圆赎还俘虏，无答者。流连数日。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

九月初七日，授文蔚为参赞大臣赴浙办理军务，胡超回天津办理防堵。（《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五，页一）

九月初八日，牛鉴任两江总督，特伊顺任参赞大臣赴浙办理军务，哈琅阿回山海关办理防堵事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五，页二）

九月初八日，新任苏抚李星沅在途经河南灵宝时曾寄函林则徐，祝其改发东河效力。

东河之命甫下，中外额手，欢声若雷……而我年伯大人公望交属，遗大投艰，所以纾宸廑而全民命者，丰功骏烈正未有艾，初离苦海，又渡恒河，同一万难着手。然人心之害长甚洪水，与其跋前疐后，事在局外，忧在局中，又不知已溺已饥，仔肩巨任，犹足纾一人之轸念，恤万姓之恫疾也。况得镜堂中丞同心共济，相与心诚造福，正同无量；钟泉感激知遇，必效臂指，较岭南罔两匿影，奚止天壤之别耶？

（李星沅：《致少穆文书》，见《李星沅日记》页二八一）

[按] 林则徐收到此信，未能即复，直到次年二月下旬离祥符赴戍时始复。已收本谱道光二十二年二月。

九月十三日，英舰再攻基隆炮台，被击退。（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三）

九月，林则徐在河南河工工地缉口查灾。

九月……命麟庆委员缉口查灾，谨选派通判娄晋（浙江监生）、守备李本珠（萧县行伍）赴豫随林少穆制府（名则徐，福建进士，前两广总督，时在大工差委）量长三百零三丈。并勘明下游五府二十三州县被灾分数。

（麟庆：《鸿雪因缘图记》）

秋，林则徐在河南工地收到门人戴绅孙的手书和诗作二十四首。这些诗都与时事有关，所以使林则徐感到“切愤悲吟，声情激越，讽诵数四，欲拍铜斗而碎唾壶，不知涕之何从也”。但是，林则徐考虑到当时“时事孔艰，物情叵

测”的处境，所以，一面在复信中劝告戴要“善为韬藏”，一方面又表示自己对这些诗作“装池爱抚，什袭珍之，非其人则未敢轻示耳！”林则徐在复信中除对琦善等的诬陷加以申辩外，还对局势、战备及军备等发表主张说：

仆力小任重，自戊冬奉使度岭，早知身蹈危机，然已矢在弦上矣。逆夷果不愿缴烟，当时奉谕之后，尽可扬帆径去，何必递禀求收。且仆亲驻虎门船上收烟，水宿风餐，不下两月，无日不与夷舶相对，果其深憾于仆，不难以此时所施于镇将者，先使鄙人饱其毒手，岂不直捷了当？乃彼时众夷来看烧烟，回去特作夷书一卷，转为吾张其事。昔之犬羊，今则虎狼，诚非愚鄙所能解也。此时南中夷焰势若燎原，莫敢向迹。彼目中直视中华为无人之境。来春东南风发，大抵必犯津沽，未知所设之备，果可恃否？

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言之可慨！

（林则徐：《致戴纲孙》，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八〇至二八一）

〔按〕李阳培《读林则徐〈答戴纲孙书〉手迹》一文定林则徐此函写于1841年阴历七、八月间。（《文物》1979年第2期）

秋，林则徐于祥符工次有致达夫函，感谢对自己的关注，并介绍近年在河上的处世经验。

春杪由粤赴浙时，适闻筒发南河之喜，欣慰逾常，曾与灿如兄言之，共盼联翩树绩，一振令叔未竟之绪也。顷纪纲贻手书来，以弟远戍伊江，殷殷垂问，且为筹及资斧，惠致廉泉。关爱如此之深，弟本不宜自外，第阁下由都至浦，旅费即已非轻，且辰下查视各工，帆楫轮蹄无不取诸己囊，弟若稍能措拄，尚须代作筹维，今因万里荷戈，方愧无能为役，若转而相扰，更何以自安耶？盛仪藉使带完，心领云情，即与拜登无异也。又承寄舟儿信中，将关外一切见闻详加指示，条举件晰，粲若列眉，足征随在关情，感难言罄。……工次之事，总以勤、慎、廉、和四字处之，则上下皆宜。经过一事能留心者，即增一智，将来俱有受用处。但目前切勿轻露

于口，议论以少为贵，而心目中则务求其了然，此两年中先须做到留心二字，功效则得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八一至二八二）

[按] 据林氏后裔林纪焘先生言，达夫可能姓陈，又茅林立先生考订，函中所云令叔可能是陈若霖，若霖有子景亮，字弼夫，达夫或为侄辈，与林则徐在函首称达夫为“世大人”，辈分正合。

十月二十日，奕经抵苏州，多有恶行。当时的记载说：

奕经调拨京兵数百，带领侍卫等官，由京起程，沿途需索，数旬后方抵江南省，由江南到江苏，闻夷信(?)凶猛，枪炮迅利，即驻兵苏州，探听夷情。在苏数十旬，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每日吴县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吴县竟被逼勒呕血而死。

（《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五四）

十一月中旬，林则徐函达夫，告知工地弊端已是“目击焦心而不敢言者又凡几矣”，由于银价日高，工价也暗增不已，“南河弁兵因□夜工，每一昼夜，弁（效用）一名加至九钱，兵一名加至七钱，此亦历届大工所未有”。（《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八二至二八三）

十一月十六日，英军攻陷余姚。（《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〇，页四三）

十一月十九日，英军进扰慈溪。（《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一，页五）

十一、十二月间，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聚众二三千人，“设立帅台，占据县城，戕害知县”。（《东华续录》道光四四）

十二月十一日，奕经移驻嘉兴。（《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二，页九）

十二月十五日，有《致沈维鏞》函，诉说在河工工地上苦况：

则徐今岁以来，由粤而浙，继而关陇，继而河埂，梗断蓬飘，身心不能自主，何以告慰慈垂？且时事至于如此，心摧发指，竟难以子墨宣之。音敬之疏，或邀鉴宥。此时汗干效力，亦惟在工言工。蒲城亲驻苇土之中，夜以继日，其余孰敢暇逸？惟则徐冒寒作咳已阅月余，遂至音哑，自揣精力实难撑拄。蒲城相视过优，而病状未允代达，只得力疾从事，恐与草木同腐，上负慈怀，言之但有于邑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八四）

是年，余治刻行《担粥说》。

刻林文忠公《担粥说》遍呼于人，人咸称善。盖粥店担粥较官为煮赈，事易行而施博。

（吴师澄：《余孝惠先生年谱》道光二十一年条）

是年七月至次年二月，林则徐在东河工次曾写诗多首：

（一）（秋）《张仲甫舍人闻余改役东河，以诗志喜，因叠〈寄谢武林诸君〉韵答之》诗，虽然表达了改役的喜悦，但也只不过“漫笑”而已，而真正使林关心的却是河南和安徽的“六州滔滔”和哀鸿遍野。由于应付战事，财政枯竭，致使救灾乏费，这是林则徐对河工的最大担忧。诗中写道：

一舸浮江木叶秋， 传闻飞鹤过扬州。太白流夜郎，半途赦回，书怀诗云：“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又云：“五色云间鹤，飞鸣天上来。传闻教书至，却放夜郎回。”与余今日扬州得旨情事正合

自羞东障难为役， 漫笑西行不到头。

供奉更吟中道放， 杜陵犹想及关愁。

故人喜意看先到， 高唱君家八咏楼。

尺书来讯汴堤秋，

叹息滔滔注六州。时豫省之开、归、陈，皖省之凤、颍、泗六州属被淹

鸿雁哀声流野外， 鱼龙骄舞到城头。

谁输决塞宣房费， 况值军储仰屋愁。

江海澄清定何日， 忧时频倚仲宣楼。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三至二〇四）

（二）（冬）《喜桂丹盟（超万）擢保定同知，寄贺以诗，并答来书所询近状，即次见示和杨雪茶原韵》诗二首，前一首祝贺桂超万受厄多年又获擢升，但希望他注意“鹰隼出尘前路迥，豺狼当道惜身难”。后一首则抒发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失意情绪，感叹当时没有能为国长城的檀道济，而河工也困难重重，全诗感情比较低沉。其第二首诗中写道：

秦台舞罢笑孤鸾， 白发飘零廿载官。

半道赦书惭比李，遣戍玉关，蒙恩放回，于役东河，略似太白流夜郎故事

长城威略敢论檀。

石衔精卫填何及， 浪鼓冯夷挽亦难。

我与波斯同皱面， 盈盈河渚带愁看。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四）

（三）（冬）《题邹钟泉观察（鸣鹤）开封守城纪略后》诗。这首诗是赞扬邹鸣鹤治河防灾的功绩，但更重要的是他听到了“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户皆哭声”。他推重邹鸣鹤也是因为邹能“秣伏秋汎及霜清，寝食于城城可婴。渡民避水舟筏迎，济饥饷饱兼粥汤，全活老稚苏鰥悍。”（《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八二）

（四）其他还有《题陈登之罢读图》（页二〇二）、《又题暨阳书院辈学斋谭艺图》（七月下旬，页八一）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林则徐在河工期间的这些诗，比较有内容、有感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处于逆境尚能忧国忧民的情操。

是年黄钺（1750—1841）、帅承瀛（1767—1841）、郑国鸿（1777—1841）、关天培（1780—1841）、冯登府（1783—1841）、王锡朋（1786—1841）、葛云飞（1789—1841）、龚自珍（1792—1841）、裕谦等（？—1841）卒。

〔按〕 裕谦原名裕泰，道光六年在湖北任知府时与湖南布政使裕泰重名，经湖广总督嵩孚奏改名裕谦。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生年不详。官至巡抚、总督。鸦片战争时期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主持浙东战局。镇海陷落后，投水自杀，谥“靖节”。



林则徐年谱长编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林则徐

年谱长编

下卷

来新夏◎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市“十一五”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林则徐年谱长编

下卷

来新夏◎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之一。

本书是国内首部完整辑录晚清政坛领袖人物之一林则徐生平资料的年谱长编。文献征集包括奏折、文录、诗词、信札、日记、译编、旧谱等大量第一手资料。有些文献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书中对谱主有关资料、事迹多有考证,并引述学界最新成果。本书是研究林则徐完整的编年资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则徐年谱长编:全2册/来新夏编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

ISBN 978-7-313-07651-9

I. ①林… II. ①来… III. ①林则徐(1785~1850)—年谱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3723 号

林则徐年谱长编

(上下卷)

来新夏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总印张:55.5 插页:12 总字数:861千字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313-07651-9/K 定价(上下卷):26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71-85155604

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 1842年 五十八岁

正月，林则徐仍在东河工次。

正月初一日，奕经赴杭州，十六日到绍兴，军纪极坏。当时的目击者说：

奕经等以绍城试院为行台，饮绍酒大乐，日在醉乡。其蒙古兵之至也，自称禁旅，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扎营于府山，破草木，澈夜举火。

（范城：《质言》，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

正月二十九日，奕经、文蔚等以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曾梦洋人上船出洋的荒诞吉兆，冒然分路出兵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其进兵方略是：

（一）奕经以三千兵驻绍兴之东关岭，文蔚以二千兵驻慈溪城北之长溪岭，副将朱贵、参将刘天保以三千兵驻慈溪城西之大宝山以图镇海。

（二）提督段永福以四千兵伏宁波城外，余步云以二千兵驻奉化以图宁波。

（三）海州知州王用宾与故总兵郑国鸿之子（郑传作孙）郑鼎臣统水师以图定海。

（魏源：《圣武记》卷一〇；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页一至八、一一至一五）

[按] 奕经三路进兵的日期，诸书所载不一，有作二十八日者。此据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所改订。

正月三十日，英船“安音”（Ann）号在台湾海面土地港口触礁，船上五十七人悉为伏勇俘获。（《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页一〇至一二）

正月，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军连克数县，钟人杰自称钟勤王，立都督大元帅红旗，设知县、千总等职称，连克崇阳、通城等地，声势甚盛，引起清廷的注意。（《东华续录》道光四五）

二月初五日，奕经进军各路，纷纷溃败，退过曹娥江到绍兴。初七日，奕经等到杭州对岸的西兴镇，旋渡钱塘江还杭州。此次冒然出兵以全军溃败而

告终。(魏源:《圣武记》卷一〇)

二月初八日寅时,东河工告竣。旋奉谕旨,林则徐仍由工次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总办河务的大学士王鼎原拟留林则徐在河工立功免戍,至是徒劳。王鼎涕泣相送,林则徐赋诗二首安慰王鼎。诗中写道:

幸瞻巨手挽银河, 休为羈臣怅荷戈。
精卫原知填海误, 蚊虻早愧负山多。
西行有梦随丹漆, 东望何人问斧柯。
塞马未堪论得失, 相公且莫涕滂沱。

元老忧时鬓已霜, 吾衰亦感发苍苍。
余生岂惜投豺虎, 群策当思制犬羊。
人事如棋浑不定, 君恩每饭总难忘。
公身幸保千钧重, 宝剑还期赐尚方。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五)

林则徐在诗中反复安慰王鼎,并借抒发离别之情来表达对个人前途和国事的关心。“精卫原知填海误,蚊虻早愧负山多”,表明了自己对不能完成重任早在意料之中;“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则认为个人遭戍毫不足惜,而只希望能群策群力想出制止侵略的良策。同时,林则徐明知政治风云是“人事如棋浑不定”,但还要坚持“君恩每饭总难忘”的愚忠。他可能揣测到朝廷中的某些阻力,因而热切希望王鼎“公身幸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这两句诗表现出十分愤激的感情。这可能是王鼎在临别时,曾向林则徐表明自己将以死相争,所以林要劝他保重。因为重柄操于皇帝之手,要扭转局面、排除阻力,除非皇帝赐以尚方宝剑,斩佞臣头,其他努力都是徒劳的。这两句诗也反映出当时抵抗派与投降派之间的矛盾已达剑拔弩张相当尖锐的程度。林、王之间泣别的这类话很可能流传出来,成为后来传说王鼎“尸谏”的一个原因。

清廷特意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发布这样一道颠倒功过、混淆是非的命令,显然是在投降派操纵下对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所加的蛮横迫害,它证明道光帝已与投降派沆瀣一气,也反映了由于满族亲贵连遭挫折失败而对汉族大臣施加压力的民族矛盾。

二月中旬，林则徐有《致吴嘉宾》书，讨论吴上奕经八项建议的内容，诚恳坦率地提出个人意见，并进一步发挥反对封海、提倡制船造炮的主张。这是反映林则徐军事思想的重要文献，信中说：

来书所论粵事，稍摘病根，诚洞彻隐微之论。又从令叔补之先生见所上扬威将军书八事，筹机运智，胸有阴符。以簪毫侍从之臣，而有揽辔澄清之志，且具此料敌攻瑕之识，量沙聚米之才，彼行间将领闻之，能无汗颜耶？

八事中奇正分用一条，尤得兵家规转环生、变化从心之妙。迩来用兵者多未明此法，徒将各队聚集一处，无所谓明诱暗袭诸法，犹之拙手作文，绝无开合顿折，则一览而尽耳。兵气既挫之后，若不求出奇制胜之方，恐难得手。尊议此条，军中果善用之，其庶几乎！

至如封海一条，前人虽有行之者，而时势互异，鄙意尚不能无疑。如所谓塞旁海小口，只许渔户出入大口，早去晚归，果皆遵行，岂不甚善。奈沿海小口以累万计，塞之云者，将皆下桩沉石乎？抑仅空言禁止乎？空言则虽令不从，沉石则所费无算。且即处处堵塞，并派员弁看守，不许过船，彼奸民独不能以内外两船盘运乎？又能保看守者之不通同卖放乎？至渔船朝出暮归，亦只恒言如是，实则安能画一？其不与夷通者，不责自归，其与夷通者，累月不归，亦孰能押之使返？若俟其归而罪之，彼且以遭风漂荡为解，其能问诸水滨耶？闽、粤濒海小民，向有耕三渔七之说。仆在粤曾欲编查渔蛋各船保甲，而势格不行。不得已，只令于帆面船旁大书籍贯、姓名，期于一望而知，或贩烟，或济夷，或盗劫，指拿较便，使此辈生忌憚心耳。设口稽查云云，在无事时，大商或不敢玩法，此外商渔偷渡，终日间不知凡几，海中无铁门限，面浪大如山，又安能如内河诸关之拦船截验哉？往在戊戌年，以天津查出粤船卖烟，奉旨切责，粤东大吏遂奏定出海商船逐汛查验章程，竟无一船遵照者，甚至将赴船查问之弁由粤洋带至上海，以为风利不得泊也。禁货出洋，无异因噎废食，凡业此者安肯坐待？况夷氛方炽，若为此禁，则转成鱼爵之殴。鄙意似宜将此一条再为斟酌，则尽善矣。

至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调募如此之多、应援如许之速？徒守

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在前岁粤东藩维未破，原只须于要口严断接济，彼即有坐困之形，冀其就我范围斯止耳。今所向无不披靡，彼已目无中华，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在彼无有得失，何所忌憚？而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比见征调频仍，鄙意以为非徒无益，盖远调则筋力已疲，久戍则情志愈惰，加以传闻恐吓，均已魂不附身，不过因在营食粮，难辞调遣，以出师为搪塞差事，安有斗心？恐人人皆已熟读《孟子》“填然鼓之”一章，彼此各不相笑，是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仅供临敌之一哄。而朝廷例费之多，各营津贴之苦，沿途供应之疲，里下车马之累，言之可胜太息乎？仆任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最可痛者，虎门一破，多少好炮尽为逆夷所有矣。忆前年获咎之后，犹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陈。倘彼时得以制办，去秋浙中尚可资以为用。今燎原之势，向迤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八七至二八八）

[按] 此函原题道光二十二年于河南工次，惟函中又称：“顷者仍踵荷戈之役，亟须束装，不及条陈，谨率抒胸臆如右。”是林写此函时，已奉到由工次西戍之命了，故系此函于此。

在此时，林则徐因知浙事溃败之讯写了《致李星沅》信，愤慨于战局之坏，对此次溃败之由及补救之方提出看法，而于个人的遣戍命运则淡然处之，可以见他重“寰宇清平”的胸襟。信中说：

浙事溃败（新夏按：指奕经战败），一至于此，九州铸铁，谁实为之？闻此时怨羹吹齑，不令更有雇募之事。数千里外征调而来之兵，恐已魂不附体，而况不习水土，不识道途，直使逆夷反客为主，其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大抵民无不畏兵，而兵无不畏贼，事势如此，徒为野老吞声耳。弟于河上葺工，仍行西戍，忆上年即应就道，缓至今日，又复奚辞？雪海冰山，实非所憚。路途音渺，将时事付诸不见不闻，较之有见闻而莫可如何者，不犹愈乎！此后鱼雁难通，不敢远烦致问，惟遥听隆声盛业，以慰翘怀。但祝寰宇清平，即坡公所云“谪所过一生也得”耳。海上之

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诋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八九至二九〇）

林则徐在河工被戍引起一些正直官吏的愤愤不平，他的座师沈维鏞曾从京师给他写信说：

乃未奉甄劳之典，忽闻严谴之加，凡在相知，同声恹叹！窃谓造物生才有数，国家得人最难。榷楠豫章，堪胜梁栋，而以斗筲轧之，以葑菲弃之，风餐雪虐，有识寒心！……嗟呼！岭南之役，败于纤儿，今浙事又将再误矣。封疆大任，能堪此几许败坏耶？天潢巨室，声望赫然，惟务掩耳盗铃，启寇心而疲民力，其与开门揖盗之元凶，何分霄壤！此后东南半壁，尚有乐土耶？……重念阁下侧身就道，万里而遥。令郎汴中随侍，未闻有人。仙眷远在金陵，靡屣糗粮，一无储偁，知交如仆，何以为情？虽然八荒皆户闕，况今生聚繁华。足下宅心太平，履险获福，惟祝调护起居，为国为民自重，不日赐环恩沛，茂赏功宗。伫见整顿乾坤，与古名臣比烈。……

（沈维鏞：《与林少穆书》，见《补读书斋遗稿》卷七）

这封信不仅是安慰林则徐，而且也指斥了局势的败坏。

林则徐的被戍也引起了河南遭灾群众的惋惜与感叹。当消息传出后，“百姓闻之，皆扼腕叹息，多有泣下者”。（《汴梁水灾纪略》）这也可证林则徐在河工上确能实心任事，作出贡献。

二月初七日，奕经自前线战败退归杭州后，一仍奕山故伎，盛陈敌人声势来掩饰败绩。《道光洋艘征抚记》曾揭载其事说：

镇海之役，刘天保军仅伤七人而奏言全军覆没，仅脱回七人。大宝山之战，我军仅死百余而奏言死者千余。慈溪英兵登岸仅二千余而奏言万有七千，无非张贼势而遁己罪。

（魏源：《圣武记》卷一〇）

二月中旬，林则徐在祥符工地致函友人，谈及其在祥符工地襄办黄河堵口工程情况，原函系正楷手书，于1949年在昆明发现，原文如次：

孟陬接披还翰，知前裁寸简已澈青眸。叨注念之殷拳，增中衷之纫佩。藉审年兄履绚绥辑，升社缙凝，近依日月之光，眷隆讲幄。伫拜丝纶

之宠，秩晋官端，延企吉音，定符遥祝。

仆河壙从事，劳拙徒形，岁前工务本已垂成，祇缘颶母狂飞，复使天吴挟浪，因而水衡增给，坻石重加。幸畚凿之如云，更经营于不日，已于仲春八日合龙。埽坝既属稳坚，黄流永遵顺轨矣！

所寄贵门生名单及同门卷均已接收，桃李成蹊，足增欣羨。专此。复颂史祺，诸惟雅照不一，通家生林则徐顿首。

[按] 此函是浦光宗先生于1949年在昆明胜利堂旁一旧字画铺中所发现。1985年，浦氏将此函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该馆胡京春为此写专文介绍发表于《云南日报》并附发原函。现特将胡京春先生所撰《昆明发现林则徐真迹信札》一文的全文附录如下：

最近，在云南昆明发现一封保存基本完好的林则徐致友人的真迹书信。这封由林则徐正楷手书的信札共三页，一百八十二字，写于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其内容是林则徐向友人谈及1841年他从遣戍途中折回河南开封的祥符工地负责襄办黄河堵口工程的情况。1841年8月，林则徐抵开封，亲驻祥符六堡河上，投入“劳拙徒形”的治河救灾工作。祥符工程本拟在年底竣工，因“颶母狂飞”而推迟。后经河工们齐心奋战，祥符大坝于仲春八日合龙，至此埽坝既属稳坚，黄流永遵顺轨矣。林则徐在整个祥符工程中实心任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总办河务的大学士王鼎原拟留林则徐在治河工地立功免戍，但道光皇帝谕令林则徐仍由河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这封新发现的林则徐书札是研究林则徐治河功业及当时活动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这封林则徐书信的原保存者，是云南省交通厅云南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八十二岁的浦光宗同志。现在，浦光宗同志将这份珍贵文物寄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而且谢绝了文物奖金，精神值得表彰。这封林则徐书札，已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妥善收藏。

（1986年1月18日《云南日报》）

二月中旬，林则徐路过苏州时，宣南诗社旧友潘曾沂仅写诗相赠而未晤面，林写《次韵潘功甫舍人见赠三首》和《又次韵五言一首》。在前三首中之第三首，林表达了“雪窖冰天亦壮游”的豪迈气概。后一首中的“迹疏神密处，珍重数篇诗”二句似对潘曾沂因有顾忌而不来相会一事表示遗憾。（《林则徐全

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六至二〇七)

二月十三日，清廷命耆英为广州将军。十七日，改署杭州将军。二十七日，又加钦差大臣衔。（《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页一六、三五；卷四五，页一六）

二月十四日，奕经又渡钱塘江至绍兴，谋实行臧纡青“伏勇散战”的建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五，页一九）

二月十七日，清廷决定对英军采取“尤当设法羁縻”的投降政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页三六）

二月十七日，清廷命伊里布赴浙江效力。（《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四，页三五）二十四日，又赏给七品顶戴，随耆英赴浙。（《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五，页一〇、一六）

二月二十八日，清廷发布“攘外必先安内，禁暴即以爱民”的上谕，反映了当时社会情势的不稳定和征调的各地军队在沿途有滋扰情事。（《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五，页一七）

二月间，钟人杰起义失败。（《东华续录》道光四五）

三月二十七日，英军由于侵略行动的战略需要和群众性反抗斗争的威力退出宁波。（《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页二）继又退出镇海，转向北攻。

英军在宁波大肆骚扰，曾闯入我国著名藏书楼——范氏天一阁，掠去《大明一统志》等珍贵舆地图书数十种，又向居民索购《浙江十一府志》和黄河、长江地图，“略识地里与江河梗概”，为实现其闯入长江胁取利权的侵略计划而搜集情报资料。（《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页二〇；梁廷枏：《夷氛闻记》卷四）临退出宁波时还向当地勒索了“犒军费”。

[按] 《道光洋艘征抚记》说：“勒索宁波绅士犒军银二十万圆”；《夷氛闻记》卷四说：“随索其地犒军银百二十万圆”。但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说，《始末》、《中西纪事》及马士所著书等中外著作“均无此项记载”。

奕经在英军退出后，才进驻各城，但他恬不知耻地以克复城池入告，将弁均得功赏。（《东华续录》道光四五）

二、三月间，英船又多次侵犯台湾港汊洋面，均未得逞。（梁廷枏：《夷氛闻记》卷四）

三月间，林则徐西戍途中过洛中，当地官吏叶小庚邀游龙门香山寺。林则徐撰《同游龙门香山寺记》，文中借景抒情。他虽以“止足之念”遣怀，故示

坦荡,但仍不忘国事,希望“瀛壖荡平,寰宇清晏”,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文中写道:

仆虽不敢远希古贤(新夏按:此指白居易以七十万缗修香山寺以终老一事),而止足之念,久已积诸怀抱,顾时事之艰,运数之奇,有不独关乎一身之休咎者。今虽万里西行,而南望侧身,叹喟欲绝,尚敢希林泉之娱哉!虽然,数与时相需,亦因时而转,即此征途中得与佳山水遇,或亦数不终奇,时不终艰,如东坡所云人阨非天穷者耶?旦夕间瀛壖荡平,寰宇清晏,使仆东还有期,犹将随诸君子踵兹胜游,即以遂吾终焉之志,未尝不可以斯言为息壤也。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五九)

林则徐在洛阳写答亲戚叶小庚诗数首,即《西行过洛,叶小庚招入衙斋,并赠两诗,次韵奉答》、《小庚邀集千祥庵,叠僚字韵奉谢》和《连日对饮怡园,读〈天籁轩词〉复次身字韵》等。诗中对叶颇加推重,并感谢叶的招待,其第一首即表述了在河工上的成绩和希望听到战事胜利消息的心情。诗中写道:

连圻曾愧领班僚, 诤有涓埃答九霄。
谪宦敢辞投雪窖, 捷书犹冀靖天骄。
他年马角谁能料, 前度鸡竿已暂邀。
犹喜宣房差不负, 汴城昏垫幸全消。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信札页二〇七至二〇八)

三月间,林则徐途经洛阳时,住在东郊的东大寺,应该寺香海上人之请书联,联文是:“右军帖许怀仁集,兴嗣文宜智永书。”联前题“香海上人精心学书,撰句勗之”。(《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〇〇)

[按] 此联原件藏洛阳博物馆,照片见《书法》1979年第6期。该刊并有陈廉贞、曾意丹所撰《林则徐和邓廷楨的字》一文介绍此联。但茅林立先生实地考察时,该馆坚称无此手迹,抑该馆秘不示人,未敢肯定。

[又按] 据在洛阳实地调查,东大寺正名是延恩寺,因在洛阳东郊,故俗称东大寺。此寺明代修建,在乾隆本《重修洛阳志》卷一五有邢绍德撰《福藩奉敕创建延恩寺碑记》。抗战时被炸毁,旧址现为洛阳市第一高中。

三月间,林则徐在洛阳有《致苏廷玉》的信,信中揭露了河工拖延的弊端所在,并告之自己已奉命就戍说:

中州河事，旧腊本可合龙，所以迟回反复者，只由于在工文武心力难齐。譬如外科之治疡疽，未必肯令一药而愈，迨局势屡变，几成大险之症，而向之明知易愈而不愿其遽愈者，至此亦坐视而莫知所措，言之可为寒心。幸而天悯民穷，不使久为鱼鳖。此次之得以堵合，大抵神力为之耳。弟朝夕在工，不过追随星使朝夕驻坝而已，曷尝有所建白？而苛刻催促之名，已纷然传，谅阁下亦自有所闻。今事竣仍作倚戈之待，却是心安理得。昨奉文后，即由工次成行。

同时，他在信中还针对苏鳌石的重船轻炮主张，提出船炮并重以加强海防、建设水军的计划，并且深深系念政局的变化。信中说：

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以视此时之枝枝节节，防不胜防，远省征兵，徒累无益者，其所得失固已较然，即军储亦彼费而此省。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据城垣，吾不信也。

南风盛发时，津、沽不知何似？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念此可三太息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九〇至二九一）

四月初，林则徐在从洛阳赴西安途中，路过华阴，应华阴令姜申璠的邀请与陈麇堂、刘闻石等同游华山，并写诗赠姜。诗中描绘了华山的风光景色，盼望自己能归隐，能遭逢尧舜时的盛世。（《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八三至八四）

〔按〕 林则徐过华山诗之诗题不一。《全集》本作《壬寅四月，仆西行过华阴。姜海珊大令（申璠）招游华山，同游者闻石十二兄先生及陈麇堂司马也。归途赋七古一章柬姜君，先录初稿，请十二兄削正，并邀同作》，今据此。

〔又按〕 林则徐游华山诗，当时除写给姜申璠外，还写给同游者刘建韶（闻石）一通，姜卷已失，刘卷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纸本纵33.5厘米，横81.3厘米，诗前有题，诗后款署“少穆弟林则徐未定草”，下钤“少穆初稿”、“此间不可无我吟”皆朱文篆书方印，卷后下角有“蒲城周氏珍藏书画之章”朱文篆书方印。林则徐在诗题中把游山的时间写得十分清楚，原文是：“壬寅四月，仆西行过华阴，姜海珊大令申璠招游华山，同游者闻石十二兄先生及陈麇堂司马

也，归途赋七古一章，柬姜君，先录初稿，请十二兄削正，并邀同作。”因为此系写给刘建韶的初稿，故诗题与《诗钞》刻本不尽相同。（史树青：《林则徐游华山诗手迹跋》，见《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又按] 《全集》本第六册诗词页八三脚注称：柬姜申璠手卷今未见。《云左山房诗钞》诗题作《华阴令姜海珊（申璠），招余与陈麇堂先生、刘闻石建韶同游华山，归途赋诗奉柬》。此诗又曾书赠云生先生，有石刻墨迹拓本存世，诗题作《道光壬寅四月，则徐西行过华阴，邑侯海珊姜君招游华山，同游者陈麇堂、刘闻石两郡丞及儿子汝舟也。归途赋诗一章，柬海珊并约陈、刘二君同作。云生先生闻而见和，且为作华岳图，词翰双美，深感其意，因录前诗奉粲，即希削正》，末署“少穆弟林则徐初稿”。《诗钞》和石刻墨迹拓本中之诗句，颇出入。

[又按] 林则徐的华山诗，后勒石立于玉泉院，现藏西安碑林内。

四月初，英船不断窥伺乍浦，耆英遵照清廷“暂示羁縻以作缓兵之计”的方针，派伊里布等往乍浦“体察情形，设法羁縻”，寻求对外投降的门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七，页四五）

四月初九日，英军攻陷乍浦，焚杀甚惨。十九日，英军全部离乍浦，准备入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页五至八）

耆英在乍浦失陷后，大肆散布失败情绪，高唱投降论调，向清廷鼓吹除投降“别无他策”，他在奏疏中说：

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页八）

四月十六日，清廷命耆英赴广州将军任，以特伊顺署杭州将军。（《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八，页一）

四月二十六日，清廷以乍浦失陷后，浙东紧张，又命耆英回杭州。五月初六日，耆英在途中得旨折回。（《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一，页一一）

四月二十七日，清道光帝下含有罪己性质的诏书，希图借此安抚民心，挽救失败。（《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九，页一至三）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四月乙巳。谕内阁：朕以鸦片烟流毒中国，贻害生民，前岁特降谕旨，飭令各省严禁，再三剴切申戒。因广东为外夷通商

之所，特命林则徐前往查办，各国夷商，均遵约束，独啖咭喇逆夷义律，以烧燬烟土之故，藉口滋事。因林则徐办理不善，旋亦罢斥遣戍。乃该逆于道光二十年六月，潜窜浙洋，窃据定海。继复于天津海口，呈递稟词，朕惟中外一体，念切怀柔，不以其侵犯在先，诉辩在后，遽加屏绝，复命琦善前往广东，确切檄办。又将伊里布在浙查获逆夷头目安突德等多名，特予宽典，免其诛戮，于定海退出之时，即行给还。乃该逆夷狡诈反复，要求无厌，明知琦善意存抚驭，不设防守，竟尔称兵首祸，累犯大角、沙角各砲台，伤我提镇大员，扰我海疆黎庶，是逆夷因私贩烟土，而肇起衅端，复阳为乞请，而阴施诡计，背信负恩，神人共愤。朕之命将出师，实由于此也。乃至靖逆将军奕山等到粤，逆夷已窜入内港。窥伺省垣。彼时带兵守土吏，金以该逆贪利性成，希冀通市，愚将商欠该夷银两，准令给还。朕至诚待物，从不以逆亿为怀，如果得利相安，不致别图滋扰，区区之施，实非所吝，蠢尔丑类，何足为雠，此又朕轸念薄海民生，不得已权宜也。孰意逆夷包藏祸心，欺天灭理，粤东甫经敛迹。闽浙又复扬波，定海再窥，连城袭据，以致督臣殉节，镇将捐躯，荼毒生灵，罪难擢数。爰命扬威将军奕经等帅师攻剿，数月以来，贼退宁波，旋陷乍浦，是该逆在粤，则以厚施为饱颺之谋，在浙则以掳掠为斋粮之具。察其凶狡情状，实已罪恶贯盈，上天降监，必加诛夷，下民何辜，罹兹惨酷。朕抚躬循省，五内焦劳，每念毒孽未除，颠连莫拯，痛心自责，恨才德之未逮，夙夜难安。将军参赞、督抚及内外文武诸臣，亦宜仰体朕怀，亟苏民困，勿存苟安之见。狃于目前，勿怀倖免之私，貽臭于后。至于将弁兵丁，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溃，殊不知贼之深入，早已自蹈危机，果人人奋勇直前，有进无退，加以乡民义勇，层层接应，则主客之势既异，众寡之数又殊，因地乘机，何难制胜，是逆夷之肆意猖獗，皆士气不扬所致也。其从逆汉奸，原系穷蹙愚民，或以生计维艰，为利所诱，遂至甘心从贼，暂饱身家。试思蹂躏者，谁之乡里？抢夺者，谁之货财？贼来则驱之使前，俾当锋刃，贼去则委之于后，仍蹈刑诛，苟有人心，当知悔恨。朕为天下生民主，若止顾目前苟安无事，不思大者、远者，一听烟毒横流，不行禁止，是朕上负皇考付托之重恩，下不能保吾民之生命。思及此，曷肯不竭力禁之，更曷敢不竭力禁之也。目前虽奸夷傲扰，日肆贪残，尔闻帅疆

臣，身膺重寄，宜何如激发天良，申明纪律。凡奋勇争先者，赏不逾时，退缩不前者，诛之无赦，如此则何攻不克，何守不固耶？从前办理不善诸臣，除分别惩警外，余令戴罪图功，原冀其知感知奋，勉赎前愆。倘复坐失事机，殃民纵寇，国法具在，不能为若辈再宽也。至士民中，果有谋勇出众之才，激于义愤，团练自卫，或助官军以复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贼锋，或焚击夷船，擒斩大魁。或声明大义，开启愚顽。能建不世之殊勋，定膺非常之懋赏。总之，禁烟所以恤民命，御寇所以卫民生，朕宵旰思艰，兢兢业业，尔诸臣亦惟和衷共济，鼓励戎行，不懋不谏，以作士气，必能剪除夷孽，扫荡海氛，与天下苍生，共享升平之福。兹将办理夷务前后情形及朕为民除害之本意，特谕中外知之。

四月二十七日，清廷根据奕经的建议，令耆英负责“羁縻”，即负责办理投降事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九，页一一）

四月三十日，英军抵吴淞口。当时宝山民情甚壮，不论男妇，都积极备战。（《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〇，页一四）

四月三十日，王鼎卒。（《东华续录》道光四五）

[按] 王鼎的卒年月日，我在本谱初印本中订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所据是《显志堂稿》卷七冯桂芬为人代撰的王鼎墓志铭，此说有误。因我所据冯桂芬此文系过去倩人钞录，将首句“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晦”抄落一“晦”字。后在使用时即按前所钞录的资料而未检原书，所以便据“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一语而遽定为“四月十二日”。设当时能再检原书，则立可发现“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戊申晦”的年月干支朔晦等均难相合。设以“戊申”为是，则道光二十四年四月戊申乃十二日而非晦日，设以“晦”为是则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晦日，是丙寅而非戊申，如此则矛盾立见。那样，我既不致鲁莽定王鼎卒于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也不致影响他人采此误说。这一失误说明钞录资料假手于人的不妥而钞录资料后未即时核对，使用时又不检证原书，都足以造成失误。我应引以为戒。

我在增订时，因此事有异说，曾致函陕西蒲城中学刘仲兴老师及郭昭明同志等探询有关王鼎之死的情况，承刘仲兴抄寄王鼎墓志全文及石刻文情况。原函中说：

关于王鼎墓志，估计原来有两种。一种可能和普通所见者相同，系

方形有盖，随灵柩埋入墓穴。另一种则系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乃四块横形石刻，各高35公分，横长107公分，厚约10公分，字系楷书。原装嵌于王鼎祠堂内墙壁上，“文化革命”时被破坏。现只完好的保存第一、二块，存放县文化馆。

[按] 这篇石刻墓志是由穆彰阿篆盖、卓秉恬撰文的，而卓文则系冯桂芬所代笔，以石刻志文与《显志堂稿》卷七所收代撰稿相核，内容基本相同，其主要异处是：

(一) 石刻文作：

道光二十有二年四月戊申晦，太子太师东阁大学士蒲城王公薨于位。

《显志堂稿》文作：

道光二十有四年四月戊申晦……

相异者为易“二”字为“四”，如为二十四年则四月戊申晦不合，“四”字显然是后改，至于是刊刻之误，还是有其他原因所造成，则因缺乏依据而尚难考定。

(二) 石刻文作：

养痾园邸，卒以不起。

《显志堂稿》文作：

养痾园邸，行愈矣，卒以不起。

冯桂芬在收入集中时增写了“行愈矣”是一种有意之笔，暗含着王鼎的病已将痊愈而突然逝去，这或隐指王鼎之死有问题。

(三) 石刻文作：

余与公同朝四十年，先后同馆阁，于公为后进，辱公折行辈论交，意气最浹，嗛（新夏按：王鼎子，早殇）与余子樗为同年，而樗又出公门下。知公之深，宜莫余若，其奚以辞。

《显志堂稿》删去此段文字，正说明冯在收此文入集时已作为个人所作文章均无需叙所代笔之卓秉恬与王鼎之私谊。

其他虽文字互有歧异而立意相同，其记王鼎生年及享年均作“公生于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三日，薨年七十有五”，以此推算则王鼎当卒于道光二十二年，冯集作二十四年为误。

[又按] 林则徐获知王鼎卒讯后，曾写《哭故相王文恪公》悼诗，怀念知

己，悲愤时事。并隐约暗示王鼎由于在朝无人支持，意见不被采纳，遭受排挤，终至死非其愿。悼诗写道：

才锡元圭告禹功， 公归遵渚咏飞鸿。
休休岂屑争他技， 蹇蹇俄惊失匪躬。
下马有坟悲董相， 只鸡无路奠桥公。
伤心知己千行泪， 洒向平沙大幕风。

廿载枢机赞画深， 独悲时事涕难禁。
艰屯谁是舟同济， 献替其如突不黔。
卫史遗言成永憾， 晋卿祈死岂初心。
黄扉闻道犹虚席， 一鉴云亡未易任。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二）

林则徐还撰联悼念，联文是：

名位并韩城，叹鞅掌终劳，未及平泉娱几杖；
追随思汴水，感抚膺惜别，还从绝塞恸人琴。

（萨嘉渠：《林则徐联句类集》卷三；又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二七）

据悼诗中“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之句，似系到戍地后始知王鼎卒讯，即最早也当在十一月初九以后。至林则徐究从何获知信息，推测最大可能来自京中友人来信或口述的京师见闻。林则徐曾把这些见闻录为《软尘私议》，其中第十则即记王鼎自缢事。

〔又按〕王鼎的死因，清人笔记杂著如陈康祺的《郎潜纪闻》、薛福成的《庸盦笔记》和曾寅光的《逸事识余》等都说王鼎是因劾穆彰阿、荐林则徐，志不得申，遂仿照古代尸谏办法自缢而死，他们的共同理由是穆彰阿、陈孚恩等的更换遗折。我认为这点理由尚欠充足，因为王鼎即使正常死亡，在遗折中亦可以写上劾穆荐林的遗言，并不一定非自杀的遗折才能写这些内容，而穆、陈的易折只是为内容有碍。不过，王鼎之死因是有可怀疑的，自杀的传言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所以不仅笔记中有，晚清孙衣言为张芾所写的神道碑铭中也有言及，而林则徐挽诗中的“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的诗句，也认为王鼎是尸谏。所以自杀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但是，也应注意到，像王鼎这样的人是会考虑到大臣自杀将会给身后带来验尸、查讯、流言等等麻

烦的，他会不会仅仅为此而出此下策，这一点仍然值得怀疑。魏应麒的《林文忠公年谱》对于自缢一说是表示怀疑的，提出了三点理由，实际只是一条，即认为王在死前已在病中，所以是病死。证据似嫌薄弱，因为死前已病并不排斥自杀的可能性。我认为：王鼎的死因，自杀或病死都有可能，在没有直接证据之前，可暂存疑。中心问题是不论如何死，王鼎当时的处境是孤立无援的。他有忠君救国的意愿，但又无力和投降势力进行斗争，抑郁悲愤，最终是在遭到排挤迫害的情况下含恨而死。

四月至七月，林则徐因患疟疾，病情严重，暂留西安调治，六月末始逐渐痊愈，准备于七月初赴戍。家属留住西安，托在陕任道员的门人方用仪（仲鸿）、刘源灏（鉴泉）等照顾。

五月初三日，清廷以奕山等在粤视师无功，诸多敷衍，交部议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九，页三七）初十日，奕山革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职，留正红旗汉军都统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〇，页一四）

五月初八日，英军攻陷吴淞。两江总督牛鉴临阵遁逃。江南提督陈化成血战力竭死难。（《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六一）

[按] 林则徐在镇海时，曾向炮局人员汪仲洋、龚振麟提供战船图式八种。后龚振麟研究了英国的火轮战船，在“制成小式”的基础上，又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而造成车轮战船，以人力代替火力推动齿轮激水，“驶海甚便”。（龚振麟：《铸炮铁模图说自序》，见《海国图志》卷八六）这种车轮战船每只两边各有两个木制蹊轮，用人力推动，时速约3.5海里。这种根据中国当时科学水平制造出来的成果，使已有火轮战船的英国侵略分子也不能不赞叹中国人的“独创才能”。吴淞海战就有五只这样以人力推动的车轮战船参战。（W. D. Bevnaid：《复仇女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页三二六、三二九）

诗人金和写《陈忠愍公死事诗》一首以悼之。（《鸦片战争文学集》上，页四一）

五月初九日，上海县道各官“不知去向，乡民毁道署、县署及漕总房屋，迁徙一空”。十一日，上海县令刘光斗等回上海，为人发现，因愤其临危弃城先逃和平日苛酷，“欲甘心焉”。经同行右营游击封某，再四求告始免。而英军正在此时进占上海城，“洪口炮台，已无一兵”。（《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三七至三八）

五月十一日，英军攻陷上海。十五日，退出，与吴淞英船会合。（《道光朝筹

办夷务始末》卷五一，页一六至一七；卷五二，页二）

五月十四日，松江民人王在坤引英船至泖湖浅水，阻止了侵略军的进犯苏州。据袁陶愚《壬寅闻见纪略》载：

十四日，巳刻，有火轮船二只，驶至横潦泾，掳民人王在坤使为导引。一汉奸系江北人，告王云：家中亦有妻孥，被夷所拘，欲归不得。夷人现欲至省，如问路，切勿言水势深阔，恐其直犯苏州也。贼船驶至泖湖，探量水势不甚深，其船复为水草所胶，因于戌刻退出。

（《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九七）

[按] 此事有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各日之说，这里据袁说作十四日。

六月初九日，清廷准备以割香港、准许在闽浙口岸通商为条件，由耆英向英人乞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四，页一至二）

六月中旬，林则徐《致叶念珊昆仲》函，唁问其父叶申芑之丧。（《林则徐全集》第六册，信札页二九四至二九五）

六月中旬，林则徐在西安有《致郭柏荫》函，托郭代办出关所需车床。

弟在西安呈请病假，因就地赁屋侨居，贱眷亦由金陵移至关中，期与口外易通信息。六月望后疟始渐止，而天气太热难行，兹定于月底载程，大抵七月末可到尊处。窃拟换轿前进，不复多停，盖过迟则恐口外天时愈冷也。出关应需物件均已预备，可勿仰费清心，惟尚有一物须于贵治制办。闻迩来西人以牛筋穿入木床框内，比之藤床、棕床尤为柔软，亦极结实，并有以此作车中官座者。弟此次出口，当于凉州雇用大车，拟一直雇到红庙，闻其车甚高大，车箱之中竟可安一小床，敢乞费神即为定做牛筋床一架（拟再添一架），其宽长均按照车箱尺寸，以便将此床放进车箱内，坐卧均得稳软，差免颠簸。其四周仍用木框，框下可安四腿，腿高以木尺二尺为度，缘床下欲安衣箱一二只也。记得内地藤床框下，每有两条弯木横亘于中，则床下安放物件既为所碍，即床上睡卧亦往往梗于腰间。故近日内地藤床穿藤多不用此，惟于框之四角斜安短木，平而不弯，其藤框便有支撑，不致塌陷。今亦可仿此法为之，应价若干，弟到凉时当即给付，若其价不甚昂贵，并祈代定两架。缘恐制成有需旬日，不能咄嗟立办，故先驰函寄托。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九六）

六月十四日，英军攻占镇江，劫掠焚烧，以致“无市不空，无家不破”。（杨荣：《出围城记》，《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五，页三〇至三二）

六月十九日，清廷在投降派“议抚”论的影响下，决定“俯顺夷情”，采取妥协投降方针，并要耆英等“不必虑有掣肘”，可以放手卖国。（《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五，页二七）次日，又连续发出“一意议抚”、“设法羁縻”等内容的上谕，以求达到“抚夷”目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五，页三三至三四）

六月下旬，在西安有《致陈德培》函，告知从河工赴戍的近况。

弟自东河工竣，仍荷戍戈，即由汴省西来。适在中途遭疾，当于西安具呈请假，暂在陕省就医。兹已调治就痊，拟即按程前进，道出兰垣，当可一晤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九八）

[按] 陈德培，字子茂。江苏吴县人。林则徐任苏抚时旧属，后在甘肃候补。林则徐流放时，陈任甘肃安定县主簿。林任陕甘总督时，陈为幕僚，关系密切。

[又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披露《林则徐致陈德培（子茂）书九封》，并附和诗四首，签条三张。此信即九封中之一封，陈德培在此信侧旁注：“林文忠公赐书凡九。此一二三函及末启第九札，皆记宝所书。因知稿为自主，所以语不由人，固当一并珍袭也。寅长、寅弟、大兄诸称，盖尚官例耳。”

六月二十日，清廷著四川、湖广“广购木材，雇觅工匠”，“赶紧制造”船只，“工匠应由各省调取者即行调取，毋稍迟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五，页四四）表现出临事张皇之态。

六月二十日，江督牛鉴在江宁派人持照会向英洽降，清廷表示可以“相机妥办”。（《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七，页一一至一二）

六月二十八日，英船四十余只陆续驶至江宁江面胁降，牛鉴以准予通商乞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一三）

六月二十九日，璞鼎查等抵达江宁。

六月，于西安有《致刘建韶》函，言其“连日欲了书债，而所出不抵所入，窃笑此事与理财大相反也”。（《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九九）

六月，林则徐有《致唐鉴》函，对唐鉴去秋所赠《畿辅水利备览》及《国朝学

案小识》二种，表示敬佩，并将读后感想复告唐鉴说：

去岁九秋在河干得执事手书，并惠大著两种，服膺铭佩，弥载于兹。自分丛疚之躬，不敢求谅于世。乃辱为有道所不弃，奖借慰谕，皆非愚鄙之所克承，读之但有惶汗耳！尊集为躬行实践之要，非空谈心性者比。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辑水利书则援据赅洽，源流贯澈。待于此事积思延访，颇有年所，而未能见诸施行，窃引为愧！老前辈大人撰著成书，能以坐言者起行，自朝廷以逮闾井，并受其福，岂非百世之利哉！

（王启初：《林则徐信札浅释》，见《文物》1981年第10期，

原件藏湖南省博物馆；又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信札页三〇〇）

[按] 函中所云“尊集”指《国朝学案小识》，“水利书”即指《畿辅水利备览》。六月，林则徐为朱彬的《礼记训纂》写序，阐述朱彬的学术渊源说：

先生承其乡先进王氏懋兹经法，又与刘端临台拱，王石臞念孙，伯申引之父子切劘有年，析疑辨难，奥窅日辟，故编中采此回家之说最多，复旁证国初迄乾嘉间诸家之书亦不下数十种。而仍以注疏为主，撷其精要，纬以古今诸说，如肉贯穿，其附以己意者，皆援据精确，发前人所未发，不薄今而爱古，不别户而分门，引掖来学之功，岂浅鲜哉！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三）

[按] 序中说：“此书皆先生手稿，年八十犹作蝇头细楷”，可见此书成于作者临歿前，而是书为咸丰元年刊本，是林则徐当于作者身后为书稿作序。林聪彝《文忠公年谱草稿》定此序作于道光二十二年。又《礼记训纂》四库备要本序末署“时道光壬寅夏六月后学林则徐载拜谨序”，尤为明证。

七月初一日，清廷命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赋以投降全权。其“上谕”称：如该夷所商在情理之中，该大臣等尽可允诺，惟当告以彼此商妥奏明，即可施行，不必再有游移。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七，页三三）

七月初二日，清廷命牛鉴通知英人：

告以耆英、伊里布皆系亲信大臣，奉有谕旨，专办此事，只须两国商量妥协，该大臣等即可定议，并无游移。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七，页三七）

七月初四日左右，英国侵略军大小船只八十余只，齐集江宁，并声言初六

日开战以胁降。《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三〇）

七月初五日，清廷进一步表示一意投降的态度说：

两载以来，沿海生民，突遭蹂躏，朕心实所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何如息事安民。是以迭经密谕该大臣等，设法羁縻以全民命，以朕万不得已之苦衷，谅该大臣等必能善体朕意，期于有成。著即遵照前旨，妥为筹办，不必他有顾虑也。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二至三）

七月初六日，林则徐自西安出发赴戍伊犁，从此开始，每日备纪行程，至十一月初十日在戍所派职事止，写成《荷戈纪程》一卷。他在登程时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二首。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
 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
 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
 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见《归田录》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戍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宋真宗闻隐者杨朴能诗，召对，问：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对曰：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东坡赴诏狱，妻子送出门，皆哭。坡顾谓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首诗送我乎？妻子失笑，坡乃出。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九）

林则徐的这两首诗，一方面以“浩荡襟怀”安慰家人“莫心哀”，同时更重要的是，他高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把生死祸福一概弃之度外，标示其人生目的。这一联句成为垂之久远、激励人心的名句。

当时，林则徐的朋友和门人对林的得罪遣戍颇感不平，很有为林鸣冤的打算。李元度曾采此事入林传中说：

有门下官于陕，迎谒公，窃为不平，见公谈笑自若，不敢言。退谒郑夫人曰：“甚矣！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朝廷以汝师能，举天下大局

付之，今决裂至此，得保首领，天恩厚矣。臣子自负国耳，敢惮行乎？”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见《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

林则徐西行，在随带行李中，有大量书籍和纸帛，还有一些重要的译稿，可以看出他不同于一般风尘俗吏。

大车七辆，载书二十筐曰：“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余皆公卿求书绫绢宣纸也。

（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六）

[按] 林则徐二十筐书编字似有所据。乾隆时福建目录学家郑昌英曾刻徐焞《红雨楼题跋》、家藏图书数万卷于“汪韩居”，以二十厨贮书，即以“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二十字为次。（缪荃孙：《重编红雨楼题跋》跋）又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一说林则徐出关，“载书数千卷”。林则徐或即忆此而编次。

[又按] 林则徐所带的这批译稿，召还时又带入关。

秋，林则徐在赴甘途中曾致函陕西抚标中军参将马辅相，论述制炮问题说：

闻省中现在商铸大炮，首赖尊处经理。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前将弟所刻《炮书》托朱方伯（新夏按：指陕西布政使朱源灏）转送，谅经览入。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知大才经画，自必合宜，若一时铁匠未即得法，先以铜铸亦可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一五）

七月初七日，英人提出胁降要求：①赔款二千一百万圆，本年先交六百万圆；②割香港；③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④往来平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三四）耆英等准备接受。

七月初八日，林则徐到达乾州，“夜大雨如注，戌至丑始稍息。旅馆积水成渠，滚入床下，亟呼仆疏消之，墙屋多圯，不能成寐”。（《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六五）直至十一日始启行，二子聪彝、三子拱枢随行，长子汝舟是词臣，照例不准出关，父子在此相别，林则徐特写《舟儿送过数程犹不忍别，诗以示之》诗劝慰汝舟。诗中有句云：

三男两从行，家事独赖汝。

汝亦欲我从，	奈为例所阻。词臣例不准请假出关
兹来已数程，	再远亦何补。
忍泪临交衢，	执手为汝语：
汝父虽衰龄，	余勇或可贾。
平生一念愚，	艰危辄身许。
过涉占天顶，	坎壈乃自取。
斧钺犹可甘，	况仅魑魅御。
朝廷宽大恩，	荷戈赴边圉。
天其重要荒，	吾岂惮行旅。
行矣勿歎歎，	汝归保门户。
汝母久尪羸，	护持慎寒暑。
知汝素性恬，	无心恋圭组。
仕止随所遭，	修为力须努。
语言讷鲜失，	人事忍为主。
我其归首丘，	汝勿忘在莒。
虽有今日离，	犹期他日聚。
岂学谢几卿，	枉赴新亭渚。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八五）

[按] 刘存仁《笃旧集》卷一录此诗，题作《出关别长儿》。

七月初八日，清廷再次谕令耆英等“设法羁縻，迅速将此事了结，一切不为遥制”。（《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一四）

七月初九日，耆英派咸龄、黄恩彤等乘夜出城，至英船议订条件。（《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九，页一）

七月初九、初十日，靖江人民展开反英斗争。时人谢兰生撰《靖江纪事》详记始末。（《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页三五四至三五五）

七月十二日，清廷准许伊里布戴头品顶翎为议和代表。（《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三三）并命耆英“权宜应允”英军所提条款。（《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三三、页三五至三六）

七月十四日，林则徐行抵甘肃泾州，当晚写信给友人刘建韶，报告旅途情况，并对镇江失守的消息感到“令人滋切愤忧”。（《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

〇一)

七月十五日，耆英至英船与璞鼎查会谈。（《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九，页三一）

七月十六日，林则徐行抵平凉白水驿，获悉次子聪彝于十二日得一子，为林则徐的长孙，取名贺峒。（《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六八）林则徐为此写诗志喜。

他离家室寄长安， 闻茁孙枝稍自宽。

撰杖子能供啜菽， 彝儿随余赴戍 持门妇恰报征兰。

见儿作父吾知老， 待汝成人古已难。用范乔语

正向崆峒倚长剑， 咳名频展贺书看。家人以书来贺，适行过崆峒，因名之曰贺峒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〇）

七月十六日，清廷根据大理寺少卿金应麟的造船建议，即命奕山“购备坚实木料赶紧制造”。（《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四七）

七月十七日，清廷决定对英方要求“无不允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九，页三至五）

七月十八日，在平凉白水驿，寄家书，一为长孙取名事，一为关心江南战局。

看来逆夷竟不歇手，不止据有江以南而已。究竟扬州、清江等夷情如何？如有的确信息，可即寄来。日来陕省铸炮之举有无头绪？可查访及之。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〇三）

七月十九日，耆英与璞鼎查在江宁城外静海寺再次晤面。（《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九，页三二）

七月二十日，镇江流言起用林则徐。此虽非事实，但也反映林则徐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时到处讹语：“北来大兵数万，朝廷起林则徐，赐上方剑，总制四省。兵已渡淮，且至扬州矣。”

（《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八七）

[按] 这种传言当时流传较广。如吴曦的《金陵感事》诗第一首的自注

中说：“夷据瓜洲，遂进逼江宁……有讹传林少穆制府复起督师者。”（《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五〇）

七月二十一日，耆英等在江宁城内接受英国侵略者的“城下之盟”，确定了具体条款。（《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九，页三九）

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等在英国军舰“康华丽”（Cornwallis）号上签订了我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十二条。主要内容有：割让香港、开放五口、协定关税和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等项。（《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九，页四三至四六；《中外约章汇编》）

当时，给事中董宗远曾上疏力陈和议不便，坚决求战。董在奏疏中提出了和议的“四患”，即“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并且逐条分析了“四患”。奏疏中指斥投降派是“但求目前苟安，绝不为国家久远之计”。因此，主张“简任上将，速发大兵，任用王亲，大申挞伐；并飞谕江苏、安徽、江西各抚臣，带领精兵，三路堵截，四面合围，解省城目下之倒悬，恢各属已失之境土”。这份奏疏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反对投降、反对和约、主张抵抗的意见和要求。它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一份重要文献，但却被清官书所摒弃。梁廷枏《夷氛闻记》卷四自注中收录此奏。一方面可以反映梁廷枏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也可见此疏流传较广。清廷终以投降势力的抬头，悍然不顾其他意见，全部接受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七月二十六日，清廷对英方提出的条约内容，“均准照议办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九，页三四）

七月二十九日，林则徐抵达兰州，自督抚以下文武官员皆来迎。八月初七日离兰继续西行。林则徐在居兰的一旬期间，曾与陕甘总督富呢扬阿和其他重要官吏程德润（玉樵）、王兆琛（西舶）、唐树义（子方）等酬酢往还，并题诗作字。诗有《题富海帆督部（富呢扬阿）韬光蜡屐图》、《题海帆松荫补读图》、《留别海帆》、《程玉樵方伯（德润）钱余于兰州藩廨之若己有园，次韵奉谢》、《题唐子方观察（树义）梦砚图》。其中某些篇章和诗句表达了他的反侵略思想和对外国侵略的预见。有的诗提醒人们不要被“狼贪今渐戢”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实际上这时正是英军步步进逼而不是渐戢的时候，林则徐可能由于消息闭塞而听了传闻），要“须防蚕食念犹纷”，多多考虑如何增强国防，特别强调“须防蚕食”，这是提醒人们警惕侵略者得寸进尺的野心，如写给程玉樵

的《程玉樵方伯(德润)饯余于兰州藩廨之若己有园,次韵奉谢》诗,其第二首说:

我无长策靖蛮氛, 愧说楼船练水军,
闻道狼贪今渐戢, 须防蚕食念犹纷,
白头合对天山雪, 赤手谁摩岭海云,
多谢新诗赠珠玉, 难禁伤别杜司勋。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〇)

[按] 据日记载,程玉樵邀宴在八月初四日,此诗当作于是日。诗共二首,前一首咏名园、谢主人;后一首即所录,为自抒怀抱之作。

又如《留别海帆》诗,抒写与富呢扬阿二十年来的交往友谊与解衣推食的情意以及忧怀国事,慷慨论兵,长夜话别的依依之情,其第二首称:

节府高楼跨夹城, 玉泉山色大河声。
开筵东阁图书满, 剪烛西堂鼓角清。
慷慨论兵忠愤气, 殷勤赠别解推情。
近闻江海销金革, 休养资公翊太平。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一)

七月,魏源撰成《圣武记》十四卷。魏源是在缅怀清朝统治者镇压人民起义的“武功”和有感于外国侵略者的“海警沓至”的心情而著《圣武记》的。他写此书的目的是使中国“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因遭受外侮而要求振兴,这是反抗侵略的进步思想,但他憧憬的却是过去统治者镇压人民起义“武功”的盛世,这又是维护封建政权的落后思想。《圣武记》中有《道光洋艘征抚记》较为翔实地记载了鸦片战争的史事,近人姚薇元对它详加考订,写成《鸦片战争史实考》。

[按] 《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作者一直为人们认为是魏源,姚薇元氏撰考订时也定为魏源所作。师道刚氏曾撰《关于〈洋务权舆〉一书》一文,对《征抚记》的作者提出疑问。师文认为:“《征抚记》是以《洋务权舆》为祖本而加以演变增删而成者,绝不会是魏源的著作”,而“这个错误的错误应归咎于申报馆《圣武记》排印本的传播。……申报馆的编书者没有看到《洋务权舆》的刻本,而只见到《夷艘入寇记》一类几经传抄者增删的后期钞本,改题为《道光洋艘征抚记》附于《圣武记》之后。申报馆的排印本流行很广,而《洋务权舆》又湮

没无闻，于是这个错误就一直沿袭到今日”。（1959年9月8日《史学》第169号）附此备考。

八月上旬，林则徐居兰州时有《致姚椿、王柏心》函，除详述办理禁烟原委及对近三年行事颇致愤慨外，并提出御敌之法。由于这是私人往来的函件，所以内容较少顾忌，可以看到林则徐在政治上失败后的愤懑心情。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则徐根据实践斗争经验，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剿夷八字要言。他在信中首先较详细地叙述了禁烟原委说：

徐自亥年赴粤，早知身蹈危机。所以不敢稍避者，当造膝时，训诲之切，委任之重，皆臣下所垂泣而承者，岂复有所观望？及至羊城，以一纸谕夷，宣布德威，不数日即得其缴烟之禀。禀中既缮汉文，复加夷字，画夷押，盖夷印，慎重如彼，似可谓诚心恭顺矣（原注：原禀进呈，现存枢省）。遂于虎门海口收烟，徐与夷舶连檣相对者再阅月。其时犬羊之性，一有不遵，第以半段枪加我足矣。何以后来猖獗诸状独不施诸当日？且毁烟之时，遵旨出示，令诸夷观看，彼来观者，归而勒成一书，备记其事，是明知此物之当毁，亦彰彰矣。收缴之后，并未罪其一人，惟谕以宽既往，儆将来，取其切结，以为久远通市之法度。它国皆已遵具，即暎国人亦已取具数结。惟义律与积惯卖烟者十余人屡形反复，致与舟师接仗，我师迭挫其衄，彼即禀恳转圜。是冬明奉上谕，禁其贸易，且迭荷密旨：“区区税银，不足计较。”徐曾奏请彼国已具结者仍准通商，奉谕：“究系该国之人，不应允准。”钦此。此办理禁烟之原委也。

其次，林则徐在信中又叙述了三年来的抗英状况说：

暎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各省奉到廷寄，率皆复奏，若浙中前抚军，则并牒列六条入告矣。定海之攻，天津之诉，皆徐所先期奏闻者。庚子春夏间，逆夷添集兵船来粤，徐已移督两广，只有添船雇勇，日在虎门操练，以资剿堵。而逆艘之赴浙，有由粤折去者，亦有未至粤而径赴浙者。是秋知有变局，徐犹自陈赴浙收复定海，而未得行。于是羊城杜门省愆，不敢过问。迨和议不成，沙角、虎门先后失守，不得已仍自雇水勇千人，拟别为一队。未几奉有赴浙之命，遂以离粤，彼四月间事，固徐所未闻

也。到浙兼旬，奉文遣戍，行至淮扬，蒙恩改发河工效力。自八月至今年三月，乃复西行。此三年来踪迹之大略也。

林则徐在信中表露了自己忧心国事的心情，并对双方对阵进行了战术分析说：

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惟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逐，安能诿诸不闻不见？润州（新夏按：镇江）失后，未得续耗，不知近日又复何拟？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沿海口岸防之已不胜防，况又入长江与内河乎？逆夷以舟为窟宅，本不能离水，所以狼奔豕突，频陷郡邑城垣者，以水中无剿御之人、战胜之具，故无所用其却顾耳。……水中之船无定位者也。彼以无定攻有定，便无一炮虚发。我以有定攻无定，舟一躲闪，则炮子落水矣。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林则徐在分析双方战阵形势后，还提出了他的“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八字对策，并作了一定的分析，说：

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而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徐前年获谴之后，尚力陈船、炮事，若彼时专务此具，今日亦不至如是棘手。为今之计，战舡制造不及，惟漳、泉、潮三郡民商之舡，尚可雇用。其水军亦须于彼募敢死之士，缘其平日顶凶舍命，有死无生，今以重资募其赴敌，尚有生死两途，必能效命。次则老虎颈之盐船与人，亦尚可以酌用，但须善于驾驭耳。逆艘深入险地，是谓我中原无人也。若得计得法，正可殄灭无遗，不然咽喉被梗，岂堪设想耶？……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〇四至三〇七）

〔按〕《林则徐信稿》页三至五收此函，唯内容文字与《林则徐书全集》本所收出入较多，自八字要言一段至函末，《信稿》本均无。

林则徐在这封信中还附入给姚、王的答诗各一首。一首是《次韵答姚春木》：

时事艰如此， 凭谁议海防。
已成头皓白， 遑问口雌黄。

绝塞不辞远， 中原吁可伤。
感君教学易， 忧患固其常。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一）

另一首是《次韵答王子寿（柏心）》：

太息恬嬉久， 艰危兆履霜。
岳韩空报宋， 李、郭或兴唐。
果有元戎略， 休为谪宦伤。
手无一寸刃， 谁拾路旁枪。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二）

八月初二日，清廷批准《江宁条约》。（《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九，页四六）

八月十二日，林则徐行抵甘肃古浪县。县令陈世镠，安徽怀宁人，工诗古文，由于仰慕林则徐，离城三十余里迎候，陪同入县，盘桓终日。陈世镠为林则徐题写了《题林少穆制军关陇访碑图》、《题林少穆制军边城伴月图》。（《陈世镠：《求志居集》卷一二》）

〔按〕 陈世镠字大冶，一字雪楼。怀宁人，道光乙未（十五年）进士。历任甘肃陇西、岷州、古浪等州县。卒年八十七岁。有诗集二十卷、文集十六卷及其他著作多种行世。

八月十四日，林则徐至凉州。同乡后辈郭柏荫任甘凉道，遂应邀住甘凉道署中，连日作字并在此整顿行装，换雇大车。二十一日，“雇大车七辆，直至乌鲁木齐，计程四十八站，每辆价银五十六两。是日已将行李俱装上车矣”。（《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七五至四七六）

八月十五日，林则徐在凉州客舍借读陈世镠《求志居诗稿》稿本，并在稿本扉页题“道光壬寅中秋林则徐借读于凉州客邸”。

〔按〕 林则徐在题记的“则徐”二字上钤有“少穆”阳文长方章。

〔又按〕 林所读《求志居诗稿》四卷，清稿本二册，除林题记外，尚有蒋湘南题款，九行二十一字无行格，篇末及书眉录有陶澍、魏源等评语。内容为陈世镠任古浪知县前的诗作。原为武威李铭汉旧藏，现藏甘肃省图书馆。

同晚，林则徐写答陈德培诗七律四章，题为《子茂簿君自兰泉送余至凉州，且赋七律四章赠行，次韵奉答》。诗中一方面安慰对方失意，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始终没有忘怀于御敌。虽然自己和反侵略的战场已远隔关山万里，

但仍在梦中听到前方的战鼓声，热切地希望能殄灭小丑，使国家安定下来。

诗中写道：

弃璞何须惜卞和， 门庭转喜雀堪罗。
频搔白发惭衰病， 犹剩丹心耐折磨。
忆昔逢君怜宦薄， 而今依旧患才多。
鸾凰枳棘无栖处，
七载蹉跎奈尔何。子茂来甘肃应即补官，而七年未有虚席

送我西凉泱日程， 自驱薄笨短辕轻。
高谭痛饮同西笑， 切愤沉吟似北征。
小丑跳梁谁殄灭， 中原揽辔望澄清。
关山万里残宵梦， 犹听江东战鼓声。

银汉冰轮挂碧虚， 清光共挹广寒居。是日中秋
玉门杨柳听羌笛， 金盃葡萄漾麴车。
临贺杨凭休累客， 惠州县秀漫传书。
羁怀却比秋云澹， 天外无心任卷舒。

也觉霜华鬓影侵， 知君关陇历岖嵌。
纵然鸡肋空余味， 莫使龙泉减壮心。
晚嫁不愁倾国老， 卑栖聊当入山深。
仇香岂是鸢鹤性， 奋翼天衢有赏音。

（林则徐手迹，原件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四）

〔按〕 日记七月二十六日，林则徐行至甘肃安定县，“陈子茂主簿（德培）迎至此”，一直陪送林西行。八月二十二日，“林离凉州”，“子茂送至此与之共饭而别”。此时长江南岸之上海、镇江失守消息已传到，故有“犹听江东战鼓声”之句，念念不忘于抗敌之事。

〔又按〕 此诗见收于《云左山房诗钞》卷六，文字有出入，此依原件录入。原件署栎社散人林则徐漫草。

八月十五日，邓廷桢在伊犁获知林则徐将来戍所，特写诗怀旧说：

今年绝域看冰轮，往事追思一怆神！

天半碧风波万里，杯中明月影三人。道光己亥，余与少穆以筹海驻
虎门，中秋之夕，偕军门关滋圃登沙角炮台望月，遂陟山之极巔

英雄竟污游魂血，滋圃以辛丑二月八日战歿于靖远炮台 枯朽空余后
死身。

独念高阳旧徒侶，单车正逐玉关尘。少穆亦戍伊犁，闻将出关

（《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七六）

八月二十二日，林则徐离凉州，直奔乌鲁木齐。沿途道路欠佳，时遇风雨，行路困难。（《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一六）

八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到达永昌水泉驿收到三、四号家书，从中了解到中英“和议一事”，又收到陕甘总督富呢扬阿抄来京信，所记“较为详细”，在京友人江翊云也有信来；但又时隔多日无来信，所以才有“不知现在究何为也？”的挂念。（《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一—二至三一—三）

八月二十六日，林则徐于甘州山丹县。曾有《致刘源灏》，对和议形势抱有极大的忧虑。信中说：

江左之事，姑解燃眉，究不知后患何所终极，且不知目前果足应付否？应付之后，又顾而之他否？不敢设想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一—）

〔按〕刘源灏，字鉴泉，顺天府永清人。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时任署山西按察使。

八月二十八日，到甘州府城张掖县。（《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七八）

八月，升平社学在广州城北石井之东建成新址。其下包括十三社八十余乡，后又有陆续参加的乡社。升平社学成立后，因社学事务发展，在江村等地又建升平公社为辅。分别由李芳、何有书等负责。参加社学团练的达数万人。其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店员，还有一些爱国士绅，壮健可调用者不下万人。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训练方法。

仿轨里连乡之制，先以公正慷慨捐出公资，如力薄者公资其力，可无贫苦之民。次则户若单丁，不许入练，如有二三者听其一二入甲。出练按月两次。上赏银五两，次赏银三两，劣者剔去。得百名为一甲，并八甲

为一总，设文武各一。并八总为一社，设文武各二。并八社为义勇，设文武各四。教习按皇朝八旗之制，各守方向，不许紊乱。有事则八面围剿，无事则各守农业。义勇司公饷，发与各社，各社拨各总，各总给与各甲。有事则支公饷，无事则支月给之练赏。一、习练挡避枪炮滚遁截杀法。二、连珠枪炮飞击法。三、喷筒飞箭横截法。四、下海焚击伏水法。五、各路探听飞报法。六、各隘守截暗诱法。七、司造各式利器法。八、蛮勇者各方听遣飞走法。各甲习练八法，不许滋事。

（《粤东义勇檄文》，见1951年3月31日天津《进步日报》）

[按] 此檄文即钱江、何大庚所作《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当时流传甚广。《广东夷务事宜》、《平夷录》、《鸦片战争史料》、《入寇志》、《鸦片战争文件丛钞》均载之。《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所收系《广东夷务事宜》本。惟均缺此段内容，疑系钱、何原为升平社学所撰，所以有关于社学的组织和训练办法的内容。后来准备推动全粤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用此檄，而删去有关社学的一般内容。

[又按] 投降派针对人民反投降的舆论抛出了鼓吹投降有理的《辟俗论》，为道光、琦善的投降行为辩解，诬陷林则徐等的爱国行动。（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页二九四至二九九）

秋，在去甘肃途中，有《致马辅相》函，议论东南军务。

弟虽西出玉门，而回念东南军务，寝食难安。闻省中现在商铸大炮，首赖尊处经理。此器不可不备，尤不可不精。前将弟所刻《炮书》托朱方伯转送，谅经览入。其大要总在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知大才经画，自必合宜，如一时铁匠未即得法，先以铜铸亦可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一五）

九月初一日，林则徐行至甘州抚彝城，听到订《江宁条约》的消息。当晚，在致郑夫人及汝舟的《家书》中慨叹“江南纳贿议和之事，逆番（夷）尚不肯休，然则又将如何，殊不堪设想矣”。（《林则徐全集》第六册，信札页三一二至三一一三）

九月初二日，林则徐经高台县，对县境农业状况，颇表满意。

自入高台境内，田土腴润，涧泉流处皆有土木小桥，树林葱蔚，颇似

南中野景。其地向产大米，兼多种秫，顷已刈获，颇为丰稔。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七九）

九月初五日，林则徐行至肃州，受到当地官员的远迎，停留二日。在此收到邓廷桢从伊犁的来信，说已代为觅妥住处，于是赋《将出玉关，得嶰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却寄》诗寄邓。诗中对二人在粤的行事认为千秋自有论定，对个人得失和在戍途中所遭遇到的困苦则表示了弃之度外而一以国事为重的态度。诗中写道：

与公踪迹断从骖，绝塞仍期促膝谈。
他日韩非惭共传，即今弥勒笑同龕。
扬沙瀚海行犹滞，啮雪穹庐味早谙。
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江南。

公比鰽生长十年，鬢须犹喜未皤然。

细书想见眸双炯，公年垂七十，作小字不用瓊璉，昨枉来教，细书愈为精妙
故纸难抛手一编。来书云然

僦屋先教烦次道，来示许为觅屋

携儿也许学斜川。昔坡公以三子叔党随至谪所，今公与余各携少子出关
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五至二一六）

[按] 邓廷桢收到此诗后，有和诗二章，也表述了二人同甘苦和不计功利，始终不以过去行事为谬的坚定态度，并念念不忘东南局势而将个人功过付之后世。诗中写道：

天山冰雪未停骖，一纸书来当剧谈。
试诵新诗消酒盏，重看细字对灯龕。
浮生宠辱公能忘，公有印章曰宠辱皆忘 世味咸酸我亦谙。
闻道江乡烽燧远，心随孔雀向东南。

相从险难动经年，莫救薪中厝火然。
万口褒讥舆论在，千秋功过史臣编。
消沈壮志摩长剑，荏苒余光付逝川。

惟有五更清梦回， 觚棱祇傍斗枢边。

（《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五七六）

九月初七日，林则徐至嘉峪关。次日出关。初十日过玉门。林则徐于初八日有《出嘉峪关感赋》诗四章。

严关百尺界天西， 万里征人驻马蹄。
飞阁遥连秦树直， 缭垣斜压陇云低。
天山巉削摩肩立， 瀚海苍茫入望迷。
谁道崤函千古险， 回看只见一丸泥。

东西尉候往来通， 博望星槎笑凿空。
塞下传笳歌敕勒， 楼头倚剑接崆峒。
长城饮马寒宵月， 古戍盘雕大漠风。
除是庐〔卢〕龙山海险， 东南谁比此关雄。

敦煌旧塞委荒烟， 今日阳关古酒泉。
不比鸿沟分汉地， 全收雁碛入尧天。
威宣贰负陈尸后， 疆拓匈奴断臂前。
西域若非神武定， 何时此地罢防边。

一骑才过即闭关， 中原回首泪痕潜。
弃襦人去谁能识， 投笔功成老亦还。
夺得胭脂颜色澹， 唱残杨柳鬓毛斑。
我来别有征途感， 不为衰龄盼赐环。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六）

〔按〕林则徐将出嘉峪关赴戍伊犁，立马关前，放眼河山，纵临千载，禁不住发出无限感慨。诗中写出了嘉峪关的威严雄壮，赞颂了汉武帝的统一事业，表达了对立功西域的张骞、班超的景仰之情，也抒发了盼望早日获释召还入关的愿望。全诗气魄豪放，笔墨饱满，洋溢着热烈而深沉的爱国情感。诗用平易的语言，对西北关山的雄伟壮丽和塞外风光的苍茫辽阔，倾情描述。写景抒情融为一体，格律完整而又贴切，不愧为杰出的登临怀古诗章。

[按]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一评此诗说：“风格高壮，音调凄清，读之令人唾壶击碎；然怨而不怒，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

林则徐还在《日记》中对嘉峪关作了较详细的描述说：

余策马出嘉峪关，先入关城。城内有游击、巡检驻扎。城楼三座，皆三层，巍然拱峙。关内设有号房，登记出入人数。一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曰“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亦然。近关多土坡，一望皆沙漠，无水草树木，稍远则有南北两山，南即雪山，北则边墙，外皆蒙古及番地耳。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一）

林则徐在玉门还写了《有感》诗，咏戍途凄凉困苦之状。诗中说：

脂山无片脂， 玉门不生玉。
荒戍几人家， 如棋剩残局。
蚊蚋噬我肤， 尘沙扑我面。
夜就毡帐眠， 孤灯闪如电。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八八）

林则徐出关后到哈密止，路途艰困，《日记》中曾有所记录，如：

（十二日）七道沟，有旅店数家，因就店中为粥而食。

（十五日）自安西以西，路皆沙碛，往往数十里无水草，碎沙之下实有石底，车行戛戛有声。……夜在车中宿。

（十八日）星星峡……向为宿站，而无旅馆，仅大小两店，皆甚肮脏，借隔邻土屋吃饭，夜在车宿。此地间于山峡阴气萧森，居民仅九家。

（十九日）出峡皆石路，且多自上而下，车颠甚。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三至四八五）

林则徐曾就沿途所经见的塞外风光，写成《戏为塞外绝句》十首：

裨海环成大九州， 平生欲策六鳌游。
短衣携得西凉笛， 吹彻龙沙万里秋。

雄关楼堞倚云开， 驻马边墙首重回。

风雨满城人出塞， 重阳前一日出关

黄花真笑逐臣来。 黄花笑逐臣，太白流夜郎句也

路出邮亭驿铎鸣，健儿三五道旁迎。
谁知不是高轩过，阮籍如今亦步兵。

携将两个阿孩儿，走马穿林似衮师。彝、枢两儿俱好驰马
不及青莲夜郎去，拙妻龙剑许相随。

沙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
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
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古戍空屯不见人，停车但与马牛亲。
早旁一饭甘藜藿，半咽西风滚滚尘。

经丈圆轮引轴长，车如高屋太昂藏。
晚晴风定褰帷坐，似倚楼头看夕阳。

仆御摇鞭正指挥，忽闻狂吼慑风威。
前山松径低迷处，无翅牛羊欲乱飞。

百里荒程仅一家，颓垣半没乱坡斜。
无端万斛黄尘里，偏著一枝含笑花。塞外土妓近年始多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七至二一九）

这些诗虽多咏叹戍途艰辛，但也有寓意深远之作，如其中第五首表面上是咏道路不平行路难，实际上确有寓意。他对小人（砂砾）当道深感不平，宦海中的互相倾轧，自己好像箕中粟那样任人摆弄。即使如此，他还在忧虑使整个社会不安定的“乱石声”。

九月十四日清晨，林则徐到安西州城，署州牧黄文炳（字啸村，安徽桐城人，本任宁州）郊迎，会晤于行馆。黄“好兵法，自造飞轮火箭，出以相示”；林

则徐还“阅其去冬稟请从军之稿”，肯定黄“亦有志之士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三）

九月十四日，林则徐行抵安西州，夜，写信给北京友人江翊云，对江宁订约一事感到“愤懑”，并重申其防海主张说：

昨行至肃州。又从海帆制军处寄到七月二十九日所惠手翰。荷承三兄大人于直务百忙之际，犹时时念注远人，肫拳慰问。而且详示累纸，俱出亲书，俾沙漠尘踪，不致竟成聋聩，其为铭刻，岂复可以言宣。前与子方谈及春明友人，大都应酬门面，而阁下谊敦古处，独能推置腹心，不渝终始，诚所谓久要不忘者，今时实所罕觐。……

南中事竟尔如许（新夏按：指江宁订约事），人心咸知愤懑，而金谓莫可如何。恬嬉久矣，可胜浩叹！来书薪胆之言，不识在廷皆能存此心，行此事否？船、炮、水军之不可缺一，弟论之屡矣。犹忆庚秋获咎之后，犹复附片力陈，若其时尽力办此，今日似亦不至如是束手。今闻有五省造船之议，此又可决其必无实济。果得一二实心人便宜行事，只须漳、泉、潮三处濒海地方，慎密经理，得有百船千炮，五千水军，一千舵水，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今之事势全然翻倒，诚不解天意如何，切愤殷忧，安能一日释耶？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一三）

[按] 此函未署受信人，据《林则徐日记》九月十五日记称：“封第十号家信，托安西州邮封递与富海帆，转递陶子俊处。附复富海帆、陶子俊、江翊云、唐子方、鄂云甫、朱恕斋、长松亭、德润之八缄”，是函当为此八函中之一。具体受信人，据《林则徐书简》增订本收录时订为《致江翊云》（页一九六至一九七）。杨国桢《林则徐手札十则补注》一文考订受信人为江翊云。（《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现采其说。《全集》本作《致江鸿升》。并注称：“江鸿升，字翊云，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时在京任职”。

[又按] 信中所称“附片力陈”即指道光二十年八月所上《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所称“五省造船之议”指七月壬戌大理寺少卿金应麟上奏西洋造船法不过是“中国之绪余耳”，主张在木材产地四川、湖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五省分别造船。金应麟又从古书上抄了子母舟、连环舟、楼船、走舸等，认为照此变通推广，由五省赶造，则“川广之船，足以制江，闽、粤之船，可

以防海”，则“蕞尔夷人，有不足乎者矣”。（《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八，页四三至四七）

九月十四日，两江总督牛鉴革职拿问，以耆英继任。召奕山来京，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兼广州将军，办理善后事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一，页二五）

九月十八日，召奕经、文蔚来京。（《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一，页二八）

九月十九日，林则徐行至沙泉。“有居民数十家，向为宿站，亦无行馆，就旅店卸车作饭。此店比昨日差不恶，而除土炕外别无一物。沿途之店大抵皆然，幸自带绳凳、活几，勉聚一餐。此处水咸，昨在马连[莲]井购一葫芦，贮水而来；因星星峡与小红柳园之水俱尚可饮，故至此始用之。是晚风愈大，夜大雪，积厚四五寸。”（《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五）

九月二十三日，林则徐行至哈密，在《日记》中对哈密的历史、地理、社情与行旅路程作了详细记述。

哈密本汉伊吾卢也，置宜禾郡尉，唐为伊州，后陷于土番，元代入版图，明为哈密卫；今其地土润泉甘，田多树密，可谓乐土；惟田归回民耕种，入其粮于回王，满、汉官民皆无与焉。土城甚小，办事大臣及协办大臣同署，余则一通判、一副将、一巡检，皆住城内。其回城距此城约五里，回王府在焉。城内及附近回民约万余户，男戴印花小帽，女穿红衣，土人呼为缠头。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自此而西南，大抵皆回地也。哈密距嘉峪关一千五百余里，本应作十八站行，此次连兼两程，故只行十六日耳。新疆南北两路，皆此分途，天山横亘其中，故有南、北祁连之称。祁连即天山，夷语谓之达般。北路过达般则至巴里坤，即镇西府城，附郭为宜禾县。凡赴古城、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伊犁者，皆应取道于北。其西南达土鲁番，凡赴南之喀喇沙尔、库车、乌什、阿克苏、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者，皆应取道于南。然北路过达般，其寒彻骨，且雪后路径难辨，倘有迷误，即陷于无底之雪海，故冬令行人虽往北路，亦多由土鲁番绕道；而中有十三间房一站，为古之黑风川，若起大风，车马皆可掀簸空中，则土鲁番一路，亦行人所惮。惟别有小南路一条，亦通古城、乌鲁木齐，其路较近。盖由哈密西南二百八十里之瞭墩（系往土鲁番之大路）分途往北，既避北路达般之雪，又避南路十三间

房之风，行人无不乐于由此过。闻宜禾县令不许商旅行小南路，并将此路小店拆毁一空，故中间有 stations 无店可住，并新建关圣庙亦被毁去；俄而宜禾地震半月之久，城垣、衙署半就倾圮，县令始悔拆庙之非，此本年六七月间事也。顷闻小南路往来行人仍复不少，是以余亦决计由此而行，特觐缕识之如右。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六至四八七）

九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应御者请，在哈密停留一日，“以养马力”，因此，“求书者盈集，竟日作字”。（《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七）

九月二十五日，林则徐离哈密启程往乌鲁木齐，“过回城，入城一观，其王府高出城巅。闻回王名百善，封此四十余年矣。行三十里有一土屋，无村名，小停为食。又四十里头堡，有土城，城内回民百余户，城外汉民二十余户。投旅店中为食，夜宿车中，此后大抵皆以乘舆为卧榻矣”。（《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七）

九月二十七日，林则徐沿天山西南麓行进，“连日望见达般上积雪，一白连天”，（《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八）联想到自己因忧国操劳的满头白发和天山积雪一样，难以消除。他在走向暮年了。《塞外杂咏》十首中的第六首或即写于此时。

天山万笏耸琼瑶， 导我西行伴寂寥，
我与山灵相对笑， 满头晴雪共难消。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八）

九月，林则徐对自己携带图书出关赴戍也很感得意，为此而写《载书出关》诗。

荷戈绝徼路迢迢， 故纸差堪伴寂寥。
纵许三年生马角， 也须千卷束牛腰。
疗饥字学神仙煮， 下酒胸同块垒浇。
不改啸歌出金石， 毡庐风雪夜萧萧。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七）

十月初一日，林则徐停车在山峡中，因昨夜大雪，所以“雪积五六寸，四面全不辨路径”，待阳光出来后始行，“而路中辙迹仍不可辨，且陂陀登降，峡路蜿蜒欲迷者屡矣”，勉强行至白山子，因天色已晚，且又有店两家，人马俱疲，

所以即住于此。次日,继续前行至奇台县所属大石头,“有行馆,甚完整”,本拟稍息后再行,但又因“大雪纷集,遂住此,至夜雪积尺余,仍缤纷未已”。初三日,天晴启行,林则徐见到“高冈平原一白无际,马没蹄,人没踝”。(《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八至四八九)这一雪景可能引动林则徐的诗兴,遂有《途中大雪》之作:

积素迷天路渺漫, 蹒跚败履独禁寒。
埋余马耳尖仍在, 洒到乌头白恐难。
空望奇军来李愬, 有谁穷巷访袁安。
松篁挫抑何从问, 缟带银环满眼看。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七)

[按] 此诗在杨国桢著《林则徐传》(增订本)中置于离安西到哈密前的途中(页四七二)。郑丽生笺注的《林则徐诗集》则定为当于十月初三日前后离哈密后途中所作。核之初三日所记“马没蹄,人没踝”,与诗中“埋余马耳尖仍在,洒到乌头白恐难”之句,似有情景交融之痕,故应以郑说为是。

十月初五日,林则徐到奇台县木垒河,此地“商贾云集,田亩甚多,民户约五百家。……行馆颇宽敞”。次日到奇台县,“此地南关外,贸易颇多,田畴弥望,是日天暖,雪融成泥,路滑多水”。(《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八九)

十月初六日,广州发生烧“洋馆”斗争。当时当地人梁廷枏在所著《夷氛闻记》卷五记斗争经过甚详。

[按] 祁埏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丙戌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四)及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月奏(新夏按:原藏大高殿军机处档案)(见《鸦片战争》I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九三)均作十一月初六日。此依梁廷枏说。

十月初七日,林则徐至古城,古城领队大臣全庆(小汀)来晤。古城“阡陌甚多,闻北口外之科布多等处,蒙古诸部均在此贸易。有满兵、汉兵两处土城,相距三里”。次日,由古城启行至济木萨,“沿途田亩连畦,村落相接,迥非戈壁可比。俗谚设哈密至乌鲁木齐有穷八站富八站,盖戈壁头以东之八站为穷,木垒河以西之八站为富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〇)

十月初七、初八日,升平社学群众二千人到省“保卫地方,防范侵略”:

廿二年十月初六日发生火烧夷楼事件。初七日接到通知,调派二千人来省保卫。初八日踊跃齐集,执行防务。对保卫地方、防范侵略,极为

得力。

（《广东人民三元里抗英斗争简史》，见1956年2月《近代史资料》）

但是，清廷不仅不加支持，反而杀人赔款以取媚外人。

十月十一日，林则徐到阜康县，一路上因“雪融后泥潦满涂，已费马力，且路多坎窞，车每陷入，一车陷则众车皆因而停，故自寅至亥始能抵次，而车之折轴脱幅，且不一而足，殊累人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一）

十月十三日，林则徐行至乌鲁木齐。此地满、汉二城，皆繁华之区，都统、道、州驻满城，提督驻汉城，相距约十里。（《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九一）

林则徐自哈密至乌鲁木齐途中“连遇三番大雪”，虽行程稍阻，但致人信中仍表示“于田地得益良多”的喜悦态度，可见其对民生的关注。（《致长寿》，见《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一七）

林则徐到乌鲁木齐后，除当地官员来访谒外，还与在戍的前东河同知高步月（樾庵）、前江西彭泽令黄濬（壶舟）等会晤。

林则徐收到邓廷桢九月二十一日发自伊犁的信件，告知已请理事厅丞庆辰（湘帆）代为觅定寓所。（《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二）

十月十三日，士人钱江、何大庚撰《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并镂板粘贴，攻击投降派的投降卖国政策，反对《江宁条约》，号召群众反抗，成为当时流传很广的一篇抗英揭帖。（《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五三）

十月十六日，林则徐作赴伊犁的准备，“雇定赴伊犁车辆。是晚将行李装齐，共大车五辆，飞车一辆（即太平车），轿车二辆（每套每日四钱，以八折合钱三百二十文）”。次日，离乌鲁木齐赴伊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二）

十月十九日，清廷对奕山、奕经、文蔚问罪，革职留任、斩监候。（《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二，页四五）

十月二十日，钱江、何大庚集几千群众于府学明伦堂，宣读檄文，指陈英国侵略者的罪行，号召群众团练反抗。与会群众均“怒目切齿于英夷”。（《鸦片战争》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四一五）

〔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四页二载祁埏奏，称此事发生在十月二十三日。

当时，投降派耆英、黄恩彤等惧怕此檄将鼓舞民心，有碍对外投降，所以捏造罪名，贬戍钱、何二人，梁廷相曾记其事说：

江苏钱江者，在粤不为士夫所齿。当时以为失待贤智礼，遽肆詈。局绅不可复耐，乃言于官召而诃斥之，所交多为不平。何大庚者，浙诸生也。为壻于蒋文恪家，尝习申韩，就院司幕，工笔札。则徐始至，保纯延主随员案牍。既而就驻澳道员易中孚幕，病中孚为澳夷诱弄将入省代英夷请释夷俘，先语则徐。既而中孚果诣请，则徐以是信之。久于粤，目击府署幕之有与商人往还者，虑有事必先泄于夷，屢切齿裂眦言之。怀平夷之策，卒不见用，每就江语。会夷恃抚，日益肆，粤中人有思倡义民挫折之而不敢径行者。大庚乃撰为文檄，袖示顷，顷面称其文词，实不意其遽镂板而张贴之也。为江劝，声言将以十月集粤绅府校明伦堂，捐资召勇，示夷以威。时款夷甫数月，船未返国，当事惧有中变，于是以倡乱拘江而戍之新疆，大庚递籍。自是粤绅无敢复言夷事。

（《夷氛闻记》卷五）

十月二十日，林则徐行至呼图壁之塔西河，“此地居民甚盛，闽中漳、泉人在此耕种者有数百家，皆遣犯子嗣。近来闽、粤发遣之人亦多分配于此”。稍息后又行，至绥来县，“此地旧名玛纳斯，今改为县，田土膏腴，向产大米贩各处（大米每升约重四斤余，价四十文；豌豆每升重亦然，价二十二文），人物之繁，不亚于兰州”。（《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三）

十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过玛纳斯河，“是河本极宽深，今值冬令水弱，河流隔为三道，其深处犹及马腹，夏令不知如何浩瀚矣”。（《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三）

十月二十五日，林则徐行抵库尔喀喇乌苏。发致乌鲁木齐都统惠吉和凉州总兵长寿函各一，表示对路途中关注的感谢。（《林则徐信稿》页六）

[按] 《全集》本附注惠吉、长寿二人简历：惠吉字诗塘，满州正白旗人，时任乌鲁木齐都统；长寿字松亭，满洲正白旗人，时任甘肃凉州镇总兵。

十一月初四日，林则徐抵伊犁所辖的四台，伊犁将军布彦泰、参赞庆昌俱遣戈什哈先期来迎，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礼遇。（《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六）

十一月初五日，林则徐行经赛里木诺尔（今塞里木湖），“东西宽约十里，南北长倍之，波浪涌激，颇似洪泽湖，向无舟楫，亦无鱼鲙之利，惟水鸟飞翔其间，人亦不能取也。泽中有小土山，不生草木。闻土人言，海子中有神物如青

羊,不可见,见则雨雹,其水亦不可饮,饮则手足疲软,谅是雪水性寒故耳!”(《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六至四九七)

十一月初六日,林则徐过塔尔奇沟,俗名果子沟。参读随带之祁鹤皋所撰《万里行程记》所载:“此处为奇绝仙境,如入万花谷中。今值冬令,浓碧嫣红不可得见,而沿山松树重叠千层,不可计数;雪后山白松苍,天然画景;且山径幽折,泉溜清冷,二十余里中步步引人入胜。若夏秋过此,诚不仅作山阴道上观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七)

[按] 我在1986年8月曾乘车过果子沟,沿途所见,诚如《日记》所述,而时在夏秋,景色尤胜。

林则徐在日记中记行路之艰难称:

至其巅,而狂风大作,几欲吹飞人马,雪又缤纷,扑入车内,欲停车则山巅非驻足之所,欲下岭则陡坡有覆辙之虞。不得已舍车而徒步,与两儿牵裾连袂而下。幸风雪渐微,约行二里许,坡不胜〔甚〕陡,复坐车行。此山为行人所惮,其实不甚高峻,东来者上山路少下山路多,西来则反是矣。

十一月初六日,粤民“与英夷因卖橙子起衅争斗,烧毁红毛公司馆”。(《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一六)

十一月初八日,林则徐抵绥定,总兵福珠洪阿(泽轩)率将备郊迎,并邀住署内。邓廷桢“遣丁驾其坐车来迎”。(《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四九八)

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到伊犁惠远城,邓廷桢来陪同进城,先见将军布彦泰及参赞庆昌等,然后安置住处,拜会官员。当夜在所写家信中对拿问牛鉴而放纵耆英等表示不满。他认为:

到此之后,才闻得牛镜堂革职锁拿进京,系因御史参其镇江失守,不行救援即引兵退回金陵。此次从凉州镇长松亭写来,必非讹传。又闻耆介春放两江,不知确否?镜堂议和之请,既已准行,乃尚未办妥,忽又拿问,近事之反复不定如是,真难测度。若罪其失守,则同罪之人尚多,果将穷治耶?抑可异罚耶?如因御史参出,即加之罪,似近来言路又太有权。

在同信中,林则徐对通信颇感不便,信中说:

此间看报,将军处为最快,大率五十余日可以看见(现看到九月十

一、二日之报)。惟我们须等其看过数日,方能向借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一九)

十一月初十日,伊犁将军发折为林则徐报到,并派林则徐掌粮饷处事,又馈赠米、面、羊、豕、鸡、鸭等物。《荷戈纪程》记至此为止。(《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三一九)林则徐从西安到伊犁历时四个月又三天,即122天,历尽艰辛而仍矢志不渝,足令后人钦敬。

十一月十九日,林则徐在《致刘建韶》书中,说明当地气候寒冷,不能适应,以致“体气衰颓,直是废物。作字不能过二百,看书不能及卅行”。从而对自己“荷戈之事,但存其名,终日萧闲,一无所事”的状况深感遗憾。(《林则徐全集》第六册,信札页三二〇)

十一月二十三日,清廷处分牛鉴斩监候,秋后处决。(《道光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四,页三)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在家信中,认为通信限制是由于阻隔关外消息的内传,他说:

查此处寄信,必得托将军官封,其余如参赞、领队并总兵,均不敢打官封。大抵是向来做就规矩,以为事权归一,不欲人漏信给关内之人耳。家信中对布彦泰和庆昌亦作了评价以安慰家人说:

将军(新夏按:布彦泰)五十二岁,人才儒雅,公事亦甚明练。……庆参赞昌则由巴里坤总兵新擢来此,到任月余,一味老实而已。

同信中,林则徐又对牛鉴的处分表示了看法说:

牛镜堂之拿问,适在议和之后,若谓责其失守,则失守之人多矣,大约镜堂亦须来此一行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二一至三二二)

十一月间,在升平社学的影响和带动下,广州东北路各乡和城南、河南、城内等处相继成立东平、南平、隆平、城厢等社学或公所,互通声气,共同配合,进行抗英斗争。

冬,写《哭故相王文恪公》:

才锡元圭告禹功, 公归遵渚咏飞鸿。
休休岂屑争他技, 蹇蹇俄惊失匪躬。
下马有坟悲董相, 只鸡无路奠桥公。

伤心知己千行泪， 洒向平沙大幕风。

廿载枢机赞画深， 独悲时事涕难禁。
艰屯谁是舟同济， 献替其如突不黔。
卫史遗言成永憾， 晋卿祈死岂初心。
黄扉闻道犹虚席， 一鉴云亡未易任。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二）

二十月初八，邓廷桢赠诗林拱枢，不仅拱枢有和，林则徐本人也和诗奉谢。

公家庭列五花骢，公子五人 尚爱驱鸡饭犊童。
兰砌肯容凡卉伍， 松岑却许异苔同。
荀陈敢拟星辰聚， 孔李相期水乳融。
但得新官铭共草， 谪居何事枉书空。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九）

十二月中旬，林则徐收到妻子寄来述怀纪事诗二首，即写四首答诗回寄。诗题是《室人赋〈述怀纪事〉七古二章，以手稿寄余，喜成四律》诗，表述了对夫人的感情和归老林下的想法。其全诗云：

卅年鳧雁镇相依， 万里鹳鹤怅独飞。
生别胜如归马革， 壮游奚肯泣牛衣。
只怜瘦骨支床久， 想对残脂揽镜稀。
忽得诗篇狂失喜， 珠玑认是手亲挥。

忆昨姜芽曲未伸， 每拈筠管苦吟馨。
玉钩出掌能重展，钩弋夫人卧病六年，右手拳曲，忽于掌中搜出玉钩，手乃复展
金甃宣毫似有神。
苏蕙回文常触绪， 采鸾写韵不愁贫。
述怀纪事无雕饰， 肺腑倾来字字真。

闻向帷堂课女徒， 一庭弦诵足清娱。
但倾旧酿樽频注， 便许行吟杖不扶。闻有药酒服之遂可试步，宜勿

断也

索和妇能谐竟病， 弄娇孙亦识之无。
有时对弈楸枰展， 瓜葛休嫌一著输。常与子妇儿女对弈，故戏及之

白头岂复望还童， 却病仍资摄卫功。
老我难辞身集蓼， 忆卿如见首飞蓬。
近闻词伯多迁秩， 且与儿郎作寓公。时京中大考翰詹，舟儿未与
农圃耦耕他日愿，来诗有“他日归来事农圃”之句
不妨虎下赁梁鸿。时眷属赁居青门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一九至二二〇）

[按] 此诗见《云左山房诗钞》卷七，《全集》本出处作刘存仁《笃旧集》卷一。

[又按] 周轩《林则徐新疆资料全编》（新疆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页406，认为该诗写作日期当在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其考证如下：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卷第219页将此诗定为“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中旬（1843年）”。据林则徐《癸卯日记》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1843年6月8日），接到家书两件，“内有七言古诗两篇”。五月二十三日（6月20日）“作第二十三号家信并成七律四首”。

十二月十一日，耆英多次奏陈英方要求惩办台湾抗英官员总兵达洪阿和道员姚莹，以求不误“抚夷大局”。清廷命闽浙总督怡良赴台查办，如“查明该镇道实有妄戮难夷，冒称接仗之事，著即传旨将达洪阿、姚莹革职拿问，解至省城，请旨办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四，页一八至二〇）

十二月十一日，林则徐收到的第十一号家信，“封缄已全行拆散，恐沿途处处传观矣；西安布将军亦有书来，均被扯破”。十四日收到的友人来信，“封缄又全行拆破”。（《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〇二）可能林处在一种被人检查信件、窥伺动向的境遇中。

十二月十三日，自将军处送来邸报中，获悉“扬威、靖逆两将军及文露轩均以失误军机，问拟斩候”。（《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〇二）

十二月十四日，林则徐在致郑夫人及子汝舟函中再一次对通信不便表示不满。

查此间规矩，非将军官封不得出境（参赞、领队俱无印，绥定镇〈总〉

兵虽有印，而相隔三十里，且彼畏将军，不敢以官封代人寄信），而非随附驿递折便，即将军官封亦必延搁也。

自前次发信之后，计接到家信三封，一由那理堂（新夏按：指陕西盐道那丹珠）寄哈密大臣处递来（第九号），计行六十四日，不无稽缓。盖盐道官封既为沿途所轻，而哈密大臣官封关外亦不甚重，以后可勿再托也。一由刘润斋转托西安将军官封递来（第十一号），计四十六日接到，颇为快速。惟信封全行拆破，直将家信红纸及抄件显露在外，有目共睹，虽极可恨，而无如之何。驿站中毫无顾忌，一至于此！此固由西安将军之不能辖及关外，亦因托刘二蛮假作伊信，伊仅用薄纸包一层，而写大人安稟云云，其拆者遂用纸刀一直割开取阅，并不为粘好。此是寄信人失于打算，弄巧反拙耳。大抵西安将军官封自比那理堂为胜，如向其托寄，则须明告以家信，更必以棉纸封固，再加钉封更妥。（凉州镇寄来者，无不钉封）。一由郭远堂转托凉州镇官封递来（第十号），计六十二日接到，虽转在十一号之后，却不至于拆散。

其次，告家中在伊犁之生活状况。

我到此已月余，诸尚如常，房屋略加修补，添置椅桌床铺，现在亦已齐备。房东不收房租，前已送以四物，俟年下仍备礼相送，大约与租钱相仿。彝官、枢官先在凉州所做大毛袍，伊俱舍不得穿，到此遂各做麦穗一颗圆以作粗穿。此地地气虽寒，而不出门去，在家中亦不甚觉。且今年天气，据各人云比往年暖得多，并有数日穿不住大毛时候。烧煤固甚便宜，每斤不及二文，然好歹迥殊，宁可多出价钱买好的，且必须先空院中烧透，然后装火盆送入屋内，乃无烟气臭味。日前彝、枢两儿各病两日，皆因煤熏之故。现在枢官不要烧煤，实亦不冷也。

信中对奕经、奕山等受处分，自己遭戍而感到庆幸，对时事也感不可捉摸。

昨见京报，扬威、靖逆及参赞均拟大辟，是牛镜堂、余紫松亦必一律，即使不勾，亦甚危矣。由此观之，雪窖冰天，亦不幸之幸耳。近事翻来覆去，真是不可摸捉，要于大局徒然有损无益也。

信中又附及伊犁的历史沿革，并加以介绍说：

伊吾乃哈密，非伊犁也。伊犁在北魏为乌孙国，唐为西突厥，明称瓦剌，后改准噶尔，乾隆二十年入版图，后定今名，盖取《唐书》伊丽水而名

之也(故又曰伊江)。唐有伊丽道行军总管,乃讨西突厥时所设。又,伊丽河亦谓之伊列水,唐时置濠池、崑陵二都督府,皆此地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二二至三二六)

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布彦泰邀请林则徐、邓廷桢共议伊犁镇的设裁问题,终于由布彦泰上奏伊犁镇不宜裁撤,拟改撤西安镇。(《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〇三)

十二月十九日,林则徐、邓廷桢和伊犁将军、参赞等十一人,在邓廷桢的双砚斋作东坡生日会。林则徐写《壬寅腊月十九日,嶲筠先生寓斋作东坡生日,会者十一人,伊江所未曾有也,诗以纪之》诗,以记这次集会。诗如下:

中原俎豆不足奇, 请公乘云游四夷。
天西绝塞招灵旗, 下有荷戈之人顶礼之。
公生距今八百有七载,宋景祐丙子计至今上道光壬寅
元精在天仍为牛斗箕。“生前宿直斗牛箕”,公自谓也
命官磨蝎岂公独, 春梦都似黄粱炊。

要荒天遣作箕子,“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公在海南诗也。此语足壮羈臣羈

当时天水幅员窄, 琼雷地已穷边陲。
天低鹞没山一发,亦公海南诗 只在海南秋水湄。
岂如皇图西控二万里,
乌孙突厥悉隶吾藩篱。伊犁在汉为乌孙国,在唐为西突厥
若将壮游较今古, 恐公犹恨未得周天涯。
崆峒之西公所梦,
恍见小有通仇池。公诗云“似闻崆峒西,仇池迎此翁”,盖记梦也
导公神游合西笑, 何必南飞载鹤寻九疑。
所嗟公身屡徙复遭屏,“逐客犹遭屏”,公在儋耳句
官屋欲僦乃阻于有司。在昌化事
合江之楼白鹤观, 新居虽营曾几时。
寄身枕榔啖薯芋, 南冠九死真濒危。
吾侪今犹托厦庇,伊江所在皆官屋 忆公倍感皇天慈。
谪居一生过也得, 公语旷达诚吾师。

南阳词人涓玉卮， 鞠脍先制神弦词。
虽无大瓢屐笠像， 羸滕蓬筐谁不携公诗。
公神肯来古伊丽， 白鹿可驾青牛骑。
冰岭之冰雪山雪， 如见堂堂出峨眉。
长松尘洗鹤意远，见公答刘景文诗 真有一番乐来龟兹。
请向望河楼头横笛吹，伊江帅府有此楼 公在空中一笑掀髯髭。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八八至八九）

他在诗中以东坡的逐弃遭遇相比，东坡是“官屋欲僦乃阻于有司”，连住处都困难，而自己则“吾侪今犹托厦庇（伊江所在皆官宅），忆公倍感皇天慈”，并引东坡“谪所一生过也得”的诗句以自慰。林则徐在诗中根据确凿的史实写出“皇图西控二万里，乌孙突厥悉隶吾藩篱”的诗句，充分肯定地指明我国对新疆地区的主权。

林则徐又写了《又次邓子期（尔颐）》坡公生日原韵时有他感》诗赠邓廷桢之子。（《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〇至二二一）

十二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致函乌鲁木齐都统惠吉，除对惠吉所赠礼物酒腿酱菜表示感谢璧还外，又赠惠吉徽墨、苏笺、普茶、冬菜等。（《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二七）

十二月二十三日，林则徐有《和嶰翁祀灶原韵》诗之作。诗中表达了人力胜天的思想，但却深叹自己徒有雄心壮志，不能伸展，只能任人摆布；如果不坚持抵抗的意见，可能不致被戍。诗中写道：

.....

后人年夜踵成例， 糟饧涂抹乘黄昏。
妄冀天庭代邀福， 那知休咎胥由人。

.....

昔贤尝有不黔突， 况我绝塞随军屯。
任人添灶或减灶， 自著短衣驱短辕。
烧残湿苇灰不起， 万里安得逾西仑。
徒薪曲突付一叹， 踞觚听者休相瞋。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八九至九〇）

十二月二十四日，浙江提督余步云被处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四，

页四七至四八)

十二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函告陈德培他到伊犁后的身体状况说：

弟别后于重阳前出关，沿途寒燠靡常，亦与关内相仿，迨过伊吾以后，则皆雪海冰天矣。子月九日行抵伊江，即就惠远城中一廛侨寄。因途次煨炉食炙，积热归于肺经，发为鼻衄、喘嗽等病，几难支柱。兹服清肺之剂，加以静养，庶春融之后，可冀渐痊。知系锦怀，特以奉述。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二八）

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又起用琦善，赏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

（《清宣宗实录》卷三八七，页二二）

十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写《伊江除夕书怀》诗四章，表达思归之情和对国事的念念不忘。并直抒希望重新被起用的愿望。

壬寅除夕书怀四首，录寄闻石先生粲政。

腊雪频添鬓影皤， 春醪暂借病颜酡。

三年飘泊居无定，庚子在岭南度岁，辛丑在中州河干，今在伊江
百岁光阴去已多。

漫祭诗篇怀贾岛， 畏挝更鼓似东坡。用坡公守岁诗语
边氓也唱迎年曲， 到耳都成劳者歌。

新韶明日逐人来， 迁客何时结伴回？

空有灯光照虚耗， 竟无神诀卖痴呆。

荒陬幸少争春馆， 远道翻为避债台。

骨肉天涯三对影，时罕两儿在戍 思家奚益且衔杯。

流光代谢岁应除， 天亦无心判菹枯。

裂碎肝肠怜爆竹， 借栖门户笑桃符。

新幡彩胜如争奋， 晚节冰柯也不孤。

正是中原薪胆日， 谁能高枕醉屠苏。

谪居本与世缘睽， 青鸟东飞客在西。

宦味真随残腊尽， 病株敢望及春萸。
朝元尚忆趋丹阙， 赐福频叨湿紫泥。
新岁恍闻宽大诏， 玉关走马报金鸡。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一至二二三)

[按] 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七写信给刘闻石时,曾随信录寄此诗。原件现藏福建省博物馆。

[又按] 《全集》诗题作《伊江除夕书怀》,并附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诗时间。诗前有字一行:“壬寅除夕书怀四首……”除夕当指十二月二十九日。且《日记》十二月二十八日记邓廷桢作《岁暮书怀》,邀林相和。林子次日写诗题《除夕书怀》其意甚明,故定于二十九日。

十二月,魏源根据林则徐上年六月间的建议,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魏源:《邵阳魏府君事略》)

[按] 吴泽等《魏源〈海国图志〉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一文根据书中内容、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自叙和孙殿起《贩书偶记》载有道光二十二年木活字本《海国图志》五十卷等,考订《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当成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

冯桂芬对《海国图志》在《四洲志》外又杂取他书有所评论说:

是书以林文忠公所译《四洲志》为蓝本,不宜转取从前之《职方外纪》、《万国全图》等书以补其所无,不几以春秋列国补战国策乎?

(《跋海国图志》,见《显志堂稿》卷一二)

是年,林则徐在戍所,钞录京中友人来信所述京师见闻为一册,署《软尘私议》,原藏林则徐长曾孙林源焯手,近人陈铨(嗣初)曾录副。后原件毁于火。此书共十九则,皆有关鸦片战争史事的内幕新闻,其中多有涉及林则徐者。陈铨曾于册后写跋称:“按其年事,则为白门订约前后。”而“其中所述,虽为零篇琐语,要多鸦片战争中之珍贵史料,而关于朝中意向之隐秘,尤为世人所未及知者”。陈氏复逐条考补史事,颇便参证。《鸦片战争资料丛刊》V即据陈钞本付印。郭则澐《十朝诗乘》征引时称林氏手录。已收入《谱余》。

[按] 杨国桢认为:“(此)书名系后人所加,因取材于书信,故题名《软尘私札》为妥。”(《林则徐传》增订本,页四八〇注④)

是年,方东树作《病榻罪言》。

夷人犯顺，东南数省皆被祸，大帅多退避，先生时时痛心切齿，因作此书，极论制夷之策，遣人上之浙江军门（时浙藩卞公士云与先生相识，是书因卞公上之），惜方议抚不能用。

（《方仪卫先生年谱》）

是年王鼎（1768—1842）、张岳崧（1773—1842）、陈化成（1776—1842）卒。

道光二十三年 癸卯 1843年 五十九岁

正月，林则徐在伊犁戍所，与邓廷桢并为伊犁将军布彦泰所器重。

邓嶰筠、林则徐两先生均在伊犁效力，伊犁将军留两先生在署，待以宾礼，甚尊信之。凡有军国事，将军即与两先生商酌计议。将军中之罕见者。

（《鸦片战争》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七三）

正月初五日，邓廷桢有咏雪诗之作，林则徐写《和嶰筠立春前一日雪韵》诗。诗中的“压枝还助老松坚”一句，以老松自况，表达了在压力之下反而加强了自己的信念和勇气。“人间多少销金帐，谁似行吟鹤氅仙”二句，表面上似乎鄙弃销金帐的荣华，羡慕鹤氅仙置身世俗之外的悠闲，但实际上是胸怀壮志，不得施展的郁结牢骚。（《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二至二二三）

正月初七日，邓廷桢又有咏雪诗之作，林则徐写《又和人日雪诗》。诗的结句是“禁得嫩寒残梦觉，倚阑吟想杜樊川”。这说明林则徐自信能经得住挫折，但仍然不忘经世致用的事业。（《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三）

正月初七日，林则徐《致刘建韶》函，说明身体欠佳，并抄寄度岁诗作。信中说：

弟自抵戍以来，迭发鼻衄之症，腊前尤甚，几不能支，幸服清解之剂，加以静摄，近日甫觉轻减，藉以告慰注怀。……

附录度岁近作数首，奉博一粲，敢祈削正是幸！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二九）

正月十五日，林则徐写《元夕与嶰筠饮，遂出步月，口占一律》诗，诗中抒写了赏月观灯的情怀说：“踏月吟鞋凉似水，遏云歌板沸如潮。楼前夜市张灯灿，马上蛮儿傅粉娇。”但以“试问双幢开府日，可能恣此两逍遥”为结。虽然从字面上看，似乎有无官一身轻的逍遥乐趣，但仍然反映了林则徐并没有忘怀那可能建立“功业”的“开府日”。约在这时，他所写的《嶰筠赠鹤》诗中末句

说“松下风多且避烟”，也说明他只是暂避政治烟云而已。（《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三至二二四）

中旬，林则徐寄年终所写各诗给谪戍乌鲁木齐的友人黄濬、高步月等人，黄濬写有和诗。黄濬在其《壶舟诗存》中曾记其事。

灯节后，林少穆制军以为东坡作生日长句寄余，以除夕书怀四律寄高樾庵。余既录余庚子、辛丑、壬寅三度为东坡作生日诗凡七首却寄，复次制军则徐除夕书怀韵诗四首附柬（时制军以事谪伊江也）。

（黄濬：《壶舟诗存》卷一〇）

感怀之次，适林少穆制府以戍程六绝寄示，借次其韵。

（黄濬：《壶舟诗存》卷一一）

从这类交往看来，林则徐一方面和黄、高诸人有同命运的声应气求的友谊，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林则徐在戍所“借诗文以引睡”的无奈情绪。

正月二十四日，伊犁领队大臣开明阿离任赴京，林则徐写《送伊犁领军开子捷（开明阿）》诗送行。这首诗表达了林则徐的防塞思想，他在禁烟运动中认识到海防中的一些战备问题；而在遣戍后，又在悉心考求新疆实际情况下，认识到加强西北塞防的重要性，印证了过去从所译西报资料中所提到的沙俄隐患。他因开明阿“临别索赠言”，而“我欲倾肺腑”。他提醒开明阿不要为“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所迷惑，而要积极备边，要先事预防，要未雨绸缪。林则徐在诗中提出了备边建议说：

嗟哉时事艰，志士力须努。
厝薪火难测，亡羊牢必补。
从来户牖谋，彻桑迨未雨。
矧当冰燮秋，敢恃干羽舞。
蜂虿果慑威，犬羊庶堪抚。
将士坚一心，詎不扬我武。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九一）

[按] 开明阿于是年七月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

这首诗是林则徐向军事当局公开的大声疾呼，说明林则徐觉察出西北边防已到了非引起重视不可的严重地步了。

[又按] 周轩《林则徐诗选注》定此诗为正月二十四日送开明阿赴京时

作。杨国桢在《林则徐传》增订本置此诗于二月间。《林则徐诗集》定在秋间所写。据载开明阿自正月离任，七月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而诗题明标《送伊犁领军开子捷（开明阿）》，则当以周说为是。

正月二十六日，清廷为对外彻底妥协，不顾达洪阿等对在台抗英杀敌事迹的声辩，悍然准备加罪，在上谕中竟说：

如所奏皆系实情，亦当筹及大局，将达洪阿撤任，带至省城，候旨办理。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五，页一七至二〇）

二月初三，伊犁赛会，“有高招台阁八架，名曰渭南会，观者如堵”。林则徐应邀到邓廷楨寓所观看。至初六日始止。

此间赛渭南会，共四日，可扮台阁人物，每日八架，日日变换，至今日而止矣。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〇九至五一〇）

二月初四日，伊里布在粤，因广东人民反英情绪高昂，而英人又屡提入城要求，无法应付而急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五，页四五；卷六六，页四〇）

二月十二日，饭后，林则徐出伊犁南关观伊犁河。

河距城不及半里，发源于东南之那喇特山，为特克斯河，西行至伊犁。近日冰已全泮，水势滢洄，闻夏秋大汛亦可长至丈余。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一〇）

二月间，林则徐致函张应昌，张字仲甫，张师诚之子。林则徐受知于张师诚，两家交往甚密，故函中比较直率地吐露对局势及个人处境莫可奈何的不得意心情。信中说：

辛秋一别，忽已两易春韶。飘泊孤蓬，支离病榻，既无以为知己慰，而蒿目焦心之事，又复难以言传。……每忆阁下话旧武林，抚膺惜别，解衣推食之外，重以赠言，至今三复鸿篇，弥觉歌泣苍凉，唾壶欲碎。又于河堞改役，再枉佳章，殷殷嘱望之情，仍弗克副，但有心铭颜汗耳。彼时荷戈之役虽已停留，而鄙念固知其终难免，曾于奉和诗中愁字韵聊抒胸臆，乃迁延久之，并此诗亦未得达青眸，而波涛变幻之形，愈不可问，即前诗情事，今复不同矣。……前冬在河上奔驰成疾，既发鼻衄，又患脾泄，两症相反，医药綦难。去夏在西安，乃更大发疟症，调治两月，扶病出关，似此瀚海龙沙，荒程万里，衰龄病骨，风雪长征，濒于九死之形，谅亦无庸

颀缕矣。冬至前数日，行抵伊江，甫借枝栖，即谋药物，鼻红不止，昏晕时形，药既不敢乱投，医又难以姑试。勉自静摄，如处女闭置密室中，幸胃气尚未尽亏，勉支以至今日。知阁下关垂深切，特以告存，以后茫茫，不敢设想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三二至三三三）

二月十七日，为将军布彦泰书扁额。（《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一—）

三月初七日，清廷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迅赴广东。（《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六，页二）

三月初七日，林则徐获知伊犁镇不撤及余步云被正法等信息：

军署接到兰州来文，知前奏伊犁镇缺不宜裁撤，拟改撤西安镇之议，已奉谕旨允准，仍寄令陕甘富制军筹议复奏。又见旧腊中旬邸抄，知前浙浙江提督余紫松（步云）奉旨即行正法，有上谕一道宣示中外。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一—四）

三月初九日，有《致马辅相》函，再论铸炮及操练之年。

承示监造大炮二十尊，斤重溢出甚多，备见督制认真，曷胜欣佩。查战具以火器为利用，而火器中能以致远攻坚，则又首推大炮。诚使铸造如法，工料皆精，而又时刻錘磨，朝夕演放，技熟器良，所向皆可克敌，又何至漫无把握乎？尊处既专办此事，自必精益求精。操练能勤，则手脚快利，且有准头，可以大壮军心，大振军气。风声所树，定足建树伟猷矣，企望奚既。

弟昨与伊犁布将军谈及阁下，将军云前在南路时即深相器重，并将尊处近日所寄将军稟函抄件逐一见示，足征赏识之真。现闻潼协万二兄已擢正定总戎，想台驾崇迁亦在转瞬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三四）

三月十八日，林则徐父子、邓廷桢父子应绥定镇总兵福珠洪阿（泽轩）之邀偕往绥定观花，出伊犁北门，见“夹道绿杨与青青陇麦交相映发”。行三十里至绥定，同至游绥园，“日来桃杏已谢，梨花正盛，其密者如关内绣球；苹婆果花亦正开，红白相间，似西府海棠。”“又绕赴锡氏园，见芍药新丛，抽茎已将满尺。”林则徐睹此美景，虽心情为之一畅，（《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一—五）但对谪居生活仍难免有忧思愤懑，乃作《金缕曲》以和邓廷桢所作。前阙写

景：“绝塞春犹媚，看芳郊，清漪漾碧，新芜铺翠，一骑穿尘鞭影瘦，夹道绿杨烟腻。听陌上，黄鹂声碎，杏雨梨云纷满树。”后一阙则寄情，他感叹“谪居权作探花使，忍轻抛，韶光九十，番风廿四”，对前途则抱着“任花开花谢皆天意，休问讯，春归未？”的不能自主命运的怨艾。（《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九一）

三月十八日，钱江、卞江殷因到粤督衙门请求抗英被处罪。钱江被从重发遣去新疆。（《鸦片战争》IV，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三一）

三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在《致陈景亮（弼夫）》信中，一面表示对国事的关怀，一面表示自己闭门思过的态度。信中说：

弟前岁应即西行，因负锺东河，于去冬始经到戍。滞留绝塞，无可告慰关垂。惟眠食懊寒，勉自摄卫。中原之事，未敢忘怀。入关之期，亦不敢豫计。省愆思过，如是而已。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三四）

[按] 陈弼夫，名景亮，福建闽县人，林则徐的姻亲，陈若霖子，陈宝琛父。时任兵部职方司主政。

三月二十四日，达洪阿、姚莹被革职交刑部审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六，页七至八）

三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在致李星沅信中，关切东南局势说：

东南事局，口不敢宣，而固无时不悬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盱衡今之大势，关中之可恃甲于诸邦，而台端才望允天下最，于从容时筹急切之务，谅执事所已中心藏之者。长城之倚，非伟人其谁属哉？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三七）

[按] 此札原作题三月，今依杨国桢考定为三月二十七日。（《林则徐传》增订本，页四八九注③）

约同时，林在给黄福林（黄濬之弟，时作幕昌吉县）信中表露其百无聊赖的戍所生活说：

弟伊江跼伏，炉箠载更，因衰病之侵寻，委情怀于灰槁，惟有借诗文以引睡，煨糜粥以养疴。打头屋里光阴，折脚铛边生活，殊无足为爱我者告慰耳。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二一〇）

[按]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订为1843年，无月日，但列于致李星沅函后，

姑系此。《全集》本未收此函。

三月，清廷予琦善二品顶戴（陈庆镛奏中作三品顶戴）、授热河都统。（《清史列传》卷四〇《琦善传》）

四月初四日，御史陈庆镛上《劾琦善、奕山、奕经疏》，词意严正，抗言敢谏，名动于一时。奏中的主要内容是：

……夫逆夷之敢于猖獗，沿海兵丁之敢于逃窜，驯至今日海水齐飞，鲸鲵跋浪，为所欲为，莫敢谁何者，实由琦善于逆夷入寇之始，首先示弱以情我军心，助彼毒焰。今海内糜烂，至于此极。即罢斥琦善，终身不齿，犹恐不足履民心而作士气，何况鞶带再加，脱俘囚而熏沐之乎？至于奕经之罪，虽较之琦善少减；文蔚之罪，较之奕经又当少减。然皇上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乃夜郎自大，深居简出，顿兵半载，并未身历行间，骋其虚骄之气，志盈意满，期于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貽笑敌人，覆军杀将，一败不支，此不待别科其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罪，罪已不胜诛矣。臣亦知奕经为我高宗纯皇帝之后裔，皇上亲亲收族，推念同气，必不忍遽加显戮。然窃意即幸邀宽典，亦当圈禁终身，削除册档，以无貽天潢宗室之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辄复弃瑕录用。且此数人者，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经、奕山、牛鉴、文蔚，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直道未泯，公论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召还。热河密迩神畿，有识无识无不抚膺太息，以为皇上向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圣聪者必仍系斯人。履霜坚冰，深足惧也。……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六，页八至一〇）

[按]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二载陈奏，文字颇有出入。又谢章铤《稗贩杂录》卷三《夷事》条称陈疏为张亨甫所撰。

清廷为应付舆论，暂时收回成命。（《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六，页一〇）

四月十七日，有《致李星沅》函，叙说在伊犁情况，并托转交信件。

弟跼伏伊江，曠将半载，侵寻衰病，勉自支持，无足告慰知己。兹有家言一件，仍乞饬交。又寄复刘玉坡中丞书，并求加封转递是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三七至三三八）

四月二十八日，林则徐父子与邓廷桢等应邀同赴距城十余里红山嘴的锡氏园亭观芍药，“其园匾曰绿云村，又曰红杏山房，座落几十余处，共有芍药数千本，其他花木亦多”。（《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二〇）

四月，林则徐填《金缕曲》，寄黄壶舟，以抒发二人同遭戍发的命运。

沦落谁知己？记相逢，一鞭风雪，题襟乌垒。同作羈臣犹间隔，斜月魂销千里。爰尺素，传来双鲤。为道玉壶春买尽，任狂歌、醉卧红山觜。风劲处，酒鳞起（来诗有“风劲红山起酒鳞”之句，仆极赏之）。乌丝阑写清词美。看千行、珠玑流转，光盈蛮纸。苏室才吟残腊句（承录示《东坡生日》诗及和余除夕之作。君所居曰：“步苏诗室。”），瞬见绿阴如水。春去也，人犹居此。褪尽生花江管脱，怕诗人，漫作云泥拟（君和余句云“诗才无敌有云泥”，读之愧甚）。今昔感，一弹指。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九一）

四月，林则徐函刘建韶，对怡良赴台查办姚莹等表示了异议说：

闽粤近事绝少见闻，怡制军渡台之后，不知作何办法？仰观天象，先有白气，继有赤星，恐兵戎未能遽戢，殊堪焦系耳。弟伊江跼伏，倏将半载于兹，啸侣命畴，并不岑寂。惟鼻衄之症，不时举发，稍服凉剂，又与脾泄相妨，衰病侵寻，亦惟委怀任运而已。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三八）

五月初二日，林则徐读邸钞，“知伊莘农（伊里布）逝世，耆介春（耆英）作钦差大臣赴粤”。（《林则徐全集》第七册，日记页五二一）

五月十七日午后，林则徐、邓廷桢为豫堃布置住所。十八日，二人出迎来自伊犁戍所的豫堃进城。（《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二三至五二四）

五月二十二日，有《致孙慧翼》函，述收到来信情况，并及一年来在戍生活。

自去年西出玉门，遂不获以时修候为歉。乃荷绮怀肫注，在远不遗。去岁秋冬，于明古渔五兄处两附惠函，至今春先后递到伊塞，展诵之下，感泐实深。正欲觅妥修緘，借申谢悃，复由云兰舫四兄处接到正初台翰，与前次双鳞所示同一周详。又读一著一篇，于瀛东地利與情洞澈底蕴。即未经沧海者，但就卓论一为寻绎，亦皆旷若发矇，纫佩更复奚似耶？比维二兄大人履祉茂辑，侍福增绥。久息健鹏，卜扶摇之益远；连覩展骥，伫腾蹕以无前。遂听英声，弥殷跂颂。

弟自旧冬到戍，至今倏及半年。荒陬气候之殊，虽非中原可拟，而人稠物阜，转不以岑寂为虞。惟弟衰病侵寻，肺热脾寒交相为祟，温凉药剂两不相宜，只有勉自支持，静加摄卫而已。知承遥注，并以附陈。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三九）

五月二十二日，有《致陈尧书》函，告知在戍所情况。

弟跼伏伊江，瞬经半载。同人过从无间，转不以岑寂为虞。惟弟衰病侵寻，肺热脾寒交相为祟，温凉药剂两不相宜，只有勉自支持，静加摄卫而已。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〇）

[按] 陈尧书，字赓堂，福建闽县人，时任署陕西乾州直隶州知州。

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从内地来信中，“知琦静庵、奕扬威、文露轩均奉旨闭门省过。因御史陈庆镛以刑赏失措上陈，故有此旨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二四）

五月二十六日，耆英赴香港。二十九日，耆英与璞鼎查交换《江宁条约》批准本。同时，签订《过境税声明》：“议明内地各关收税，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加增”，并以此附于《江宁条约》之后。六月初一日，耆英回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七，页一至二；《中外旧约章汇编》）

六月十日，林则徐应豫堃约，同游锡氏药园。晚间，收到转来家信，“信内钉封俱已拆散，此次未见日记，恐被沿途抽去，亦未可定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二六）

六月十三日，林则徐致函李星沅，对其抱有极大的期望说：

弟忆前书信笔谬陈，似有十余纸，至今都不省记。惟大意窃以为关中形势甲天下，人谓此时第一乐土，弟谓此时第一重寄。有安社稷臣者，诚非寻常才器所足语此也。我公半载治效，洵已深入人心，以陕治陝视诸掌耳！至以陕而安天下，谅亦存诸心而未便宣诸口者，愿夙夜勿忘之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二）

[按] 《林则徐书札手迹选》作写于六月。杨国桢于《林则徐传》增订本页四八九注②④均作写于六月十三日，今从杨说。

六月二十五日（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在香港公布。

《《中外旧约章汇编》》

[按]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系于本日公布,但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时,本章程及税则均作为该善后约款一部分,因而善后条款签订日期(八月十五日)即作为本章程及税则的签订日期。

六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在伊犁制水车,将军布彦泰闻之“特修一辆送来……即遣舆人驾赴伊犁河试汲”。可窥知林则徐已在思考在新疆办水利垦荒问题。(《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二八)

六月,省绅何有书等上书耆英,反对英人进省城。耆以“道路讹传,初无成议”等词搪塞批复。(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五)

六月,林则徐有《致刘建韶》函,表示安于戍所现状说:

弟在谪所已逾半载,衰颓之状甚于去年。是以日事儿嬉,聊以养疴消遣,不敢妄论时事,亦不敢妄冀放归,俟命焉已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一)

七月初七日,邓廷桢被释回籍。

七月初七日,林则徐写《七夕次嶰筠韵》诗二首。其第一首的“莫说七襄天上事,早空杼柚有谁知”,第二首的“银潢只见填乌鹊,壮士何年得洗兵”等句都是借织女故事来表达对时事的看法。(《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四)

七月间,林在伊犁主要与当地官员交往宴饮、游览,向家人朋友写信,多时日有一二十封,从内地来信中了解情况,应人之请书写扇联等,可参见其《癸卯日记》。(《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二九至五三二)

闰七月中旬,林则徐致刘建韶函,表述盼归心情说:

弟在谪所,跼伏如前。嶰翁昨奉赐环,业已就道。渠到戍之日早弟半年,自宜先返。弟不知有归期否?惟当静以俟之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五)

闰七月十七日,邓廷桢因被召回授任甘肃布政使,于本日离开伊犁内归。(邓邦康:《邓尚书年谱》)林则徐写《送嶰筠赐环东归》诗,借以抒怀。诗中有:“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和“玉堂应是回翔地,不仅生还入玉门”等句,祝贺邓的被“赐环”,并且希望邓有所作为。诗中写道:

得脱穹庐似脱围, 一鞭先著喜公归。
白头到此同休戚, 青史凭谁定是非。

漫道识途仍骥伏， 都从遵渚羨鸿飞。
天山古雪成秋水， 替浣劳臣短后衣。

回首沧溟共泪痕， 雷霆雨露总君恩。
魂招精卫曾忘死， 病起维摩此告存。
歧路又歧空有感， 客中送客转无言。
玉堂应是回翔地， 不仅生还入玉门。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四至二二五）

[按] 邓廷桢对此曾写《癸卯闰秋，被命东归，少穆尚书以诗赠行，次韵却寄二首》和诗，希望林则徐也将相继起用。诗中写道：

秋净天山正合围， 忽传宽大许东归。
余生幸保精魂在， 往日沉思事业非。
遇雨群疑知并释， 抟风独翼让先飞。
河梁自古伤心地， 无那公携泪满衣。

事如春梦本无痕， 绝塞生还独戴恩。
未必菖兰香共揽， 要留姜桂性常存。
百年多难思招隐， 半壁殷忧敢放言。
此去刀环听续唱， 迟公归骑向青门。

（邓廷桢：《双砚斋诗词钞》）

同时，林则徐还写了《送邓子期随侍入关》诗赠邓廷桢之子。（《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九三）

闰七月间，林则徐写了致郑夫人及子汝舟《家书》，告知邓廷桢已赦回，估计自己明年春夏间也可望赦回。

此次嶲翁释回，系七月初八日发来部文，却不知是何日奉旨。大抵写此旨意之日，定必相提并论一番，如因其到戍在先，多住大半年，则此次虽不得归，而充类至义之尽，亦不出明年春夏。倘竟别有缘故，则又不可测度矣。计七月内关中必闻有准信，所谓不患归来迟，但患无归期耳。林则徐又谆嘱儿子汝舟在西安郑重接待邓廷桢父子。

到西安日，理应出城一接，不独见酬应之周，亦是亟询戍所情形之意

也。……到后总须请来一饭，连吟仙、子期同在一桌。……起身时应送路菜，或土物数件俱可。此翁年届七十，而耳目极灵（写小字不用眼镜），谈锋记性俱好，喜填词，研求《说文》音韵，每晤一客，观人言动佳□去后辄为赞叹，否则屡有讥评。其述人言貌，甚能视缕无遗，但不免随时添设，晤对间留神可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六至三四八）

闰七月廿三日，林则徐复直督讷尔经额函，除感谢其关注，颂扬其勋业外，陈述自己目前的处境说：

弟自旧冬抵戍，将届一年。伊江虽系荒陬，而近日渐成繁会，加以同人聚处，尚无岑寂之虞。惟孱躯衰病侵寻，有鼻衄脾泄诸症，用药每形相反，求医又甚乏人，只得勉自支持，委此心于灰槁已耳。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六）

闰七月二十五日，林则徐迁至邓廷楨居处。并将其事告诸家人。

伊犁现寓之屋原可不必搬动，且春夏以来迭经修理，费亦不少，更觉安土重迁。而自将军以下皆□□搬至懈翁所寓之宅，谓此三四年间住其屋者，已见□人回去矣。余虽不甚信此，而众人好意，不便拂之，且□寓与将军、参赞皆在一条街上，往来亦便，又系官置公所，不必租钱，亦不须□受人情□定于闰七月廿五日搬移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七）

八月十五日，《中英虎门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签订。（《中外旧约章汇编》）

秋，林则徐致杨以增函，祝其出任甘肃按察使，并陈述个人目前处境说：

弟自去冬到戍，现已十度蟾圆，绝塞风沙，荒踪可想，惟有勉支衰病，自省愆尤，不为剑铍之弹，敢冀刀环之唱。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五—）

九月初二日夜，林则徐在致李星沅的信中，论述了当时军事、财政的危机说：

所论营务习气，弟前略有所闻，叹喟久之。军骄由于将懦，懦从贪生，骄从玩生，积重难返，比比皆是。虽有独清独醒之人，不能不权宜迁就，以避违众激事之过，此江河所以日下也。海邦近事得了且了，奚暇深考。惟

河公不仁，三害连至，治之则徒嗟仰屋，不治则立见跳梁，真难乎其为当局者矣。目前患贫为甚，诚如来教，安得有生财之道？然若中外一心，变通挹注，亦尚不无可商，何至较及锱铢，为委琐之下策，而非徒无益耶？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八）

九月十一日，厦门开埠。

九月十五日，林则徐函陈德培，陈述自己在邓廷桢等赦还后的心情说：

仆跼伏遐荒，瞬将弥载。前与邓制军、文河帅共数晨夕，并不寂寥。近日二公相继入关，鄙人只有键户养疴，无他希冀。想二公关门晤次，亦能述敝况以慰系怀耳。……伊江频年垦地，非无开渠之工，然仆衰病之躯，讵能任事。……仆已委心灰槁，早决古井之不波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四九至三五〇）

九月十六日，上海开埠。（《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〇，页一三；卷七一，页一九）

九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致函李星沅，对河南河工经费及中外通商问题发表看法：

中牟巨工经费，除由南河拨抵外，所绌尚多。若专望捐输，窃恐兴工无日。虽有司空执度，如水衡之不给何！南中互市章程近于传抄中一见，备极柔远之道，然茶丝之私相授受，殆不可以究诘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五〇）

秋，林则徐写《又和〈中秋感怀〉原韵》诗二首，追怀往事，悼念亡友，寄托希望。其第一首中写道：

三载羲娥下阪轮，炎州回首剧伤神。

招魂一恸登临地，己亥中秋与公及关滋圃同登虎门炮台望月，今不堪回首矣
投老相看坎壈人。

玉宇琼楼寒旧梦，冰天雪窖著闲身。

麻姑若道东溟事，莫使重扬海上尘。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五）

十月，清廷命琦善为二等侍卫驻藏办事大臣（《清史列传》卷四〇《琦善传》）、奕山为二等侍卫充和闾办事大臣（《清史列传》卷四一《奕山传》）、奕经为二等侍卫充叶尔羌参赞大臣。（《清史列传》卷四一《奕经传》）

十月初八日，有《致李星沅》函，讨论河南工賑之事，并及伊犁生计艰难。

中州工賑二事，皆待巨资，星使不能作无米之炊，灾黎亦安能止望梅之渴？若等捐输者以百五十串作百两，恐近世未必再有愚公。秦豫连疆，见闻必能精审，如有良法善象，乞示一二，俾释焦怀为望。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五二）

十一月初六日，林则徐写《抚部李石梧先生寄示〈癸卯文闱即事〉诗，次韵奉答，即请是正》及《和前诗后喜闻公子秋捷，复叠前韵寄贺》。（《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六至二二八）

十一月十二日，宁波开埠。（《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〇，页三〇）

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写《奉送泽轩二兄大人入关，用嶲筠前辈韵即正，时癸卯子月望日》，送原任绥定城总兵福珠洪阿卸任入关：

九重恩重一身轻， 七载驰驱万里程。
就日欣移专阃节， 望云知慰倚闾情。
行看翠羽金花烂， 况羨蓝田玉树生。两子皆颖悟
遥计拜恩三接后， 还膺阃帅领边城。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九；又见郑国：

《林则徐致福珠洪阿书札》，《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十一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致函咸阳县杨瑛，陈述自己盼归的心情：

仆远戍伊江，已逾一载，虽毡庐雪窖，心安亦可为家。惟衰病侵寻，每患鼻衄、脾泄两症。荒塞难谋医药，只当勉自支持。倘来春得唱刀环，玉门生入，则未折灞陵之柳，已先看潘县之花，侧耳弦歌，不禁神驰万里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五七）

[按] 杨瑛，字崧云，江西南城人，时新任陕西咸阳县知县。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致李星沅》函对赐书感谢并告之收藏名人尺牍之盛，可见林则徐爱好收藏的雅趣。

弟向于各知好来书收藏不下数十帙，如湘潭周石芳师及孙文靖、顾南雅、郭兰石、张澹山诸前辈，每人皆裒成一巨帙，今又添得阁下与邓嶲翁两公尺牍，一一藏弃，久之或更多于前数公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五八）

十二月初二日，林则徐致函乌鲁木齐都统惟勤，陈述个人在戍心情：

伊江跼伏，一载有余。每思省疚以踟蹰，惟借养痾而息偃。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六二）

〔按〕 惟勤，字鉴堂，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左副都御史，时任乌鲁木齐都统。

同日，林则徐又致乌鲁木齐提督中福，陈述在戍情况：

弟跼伏伊江，瞬逾一载。值严寒之栗烈，倍衰病之侵寻。现惟键户养痾，尚幸堪为措拄。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六二）

〔按〕 林则徐在邓廷桢赦回后的许多信件中都对戍所生活和盼归心情重复陈述，一方面是莫可奈何，但更盼望的是尽快起用。

十二月，林则徐收到门人戴纲孙表示慰问的来信，内称：

比邓嶲筠先生还，其表姓（侄）户部马君沅，纲孙己丑同岁生。一日，遇纲孙，述先生入见时问答诸语，仰见我皇明圣。其于夷务，始终洞若观火，即夫子得罪，一切皆蒙宸谅，想不日必奉赐环之诏矣。……马君述嶲筠先生所传夫子近况，尚无大苦，此心少释悬系，即此亦足佩吾师之所养至深，岂近世所称贤达者敢望哉！……

（戴纲孙：《上林少穆师书》，见《味雪斋文钞》甲集卷五）

冬，林则徐向布彦泰提出捐资兴办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垦务的要求，并即组织人力，开始初垦。

〔按〕 林则徐的这项要求，可能是从摘录《銜斋杂录》材料时得到启发的。《銜斋杂录》癸卯七月、闰七月条记称：“叶尔羌参赞图明额奏废员淡春台于道光十七年在乌鲁木齐投效巴尔楚克屯田，陆续招募眷民一百户，捐备车辆盘费搬送到台，并连年开挖渠道，分拨地亩，借给籽种、田具，经理妥协，请赏六品顶戴释回，奉旨允准。此折内引道光十六年前伊犁将军特伊顺等会奏伊犁、乌鲁木齐废员，如有情殷报效，自愿捐资招募眷民者准其呈明该管将军都统，令其自行捐办，如能办及百户，由该管大臣奏请鼓励等语，经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具奏奉旨允准在案。”淡春台为河南已革粮道，道光十九年五月图明额奏称淡春台于十七年捐办垦务起，已有成效，招徕眷民一百户计男女大小三百三十五名，淡在戍也已六年，乃其申请释回，直至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始由内阁奉上谕：“淡春台着赏给六品顶戴，准予释回。”据此可知林则

徐从见到邱鈔，摘录资料，翻阅旧例后始定捐资办垦之心。

是年，林则徐在戍所见到旧属黄冕，大谈“御夷之事，制船炮、断接济，以夷制夷诸策及塞上屯田水利、中外地形、南北水土之胜，往往至夜分始散”。

（沈来秋：《林则徐谪戍伊犁》，见《林则徐资料研究》第一辑，油印本）

是年，林则徐在戍所写了一些诗作，除有具体日期可寻的以外，尚有《调鹤》、《笼鹅》、《放鱼》、《又次病起原韵》等诗。林则徐这时期的诗大多联系到时事和个人遭遇，如“长颈强于人，人谓此鸟傲，我喜皎皎姿，怀此霜雪操”（《笼鹅》）；“欹枕一听泉，净涤尘土耳，江湖渺相忘，风波或不起”（《放鱼》）；“前度呻吟悲白首，蚤时肥瘠共苍生，安心胜觅壶公药，归老长追洛社英”（《又次病起原韵》）等句，都有这些含意。（《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九一至九三，页二二五）

林则徐在戍所曾为人书写许多艺术作品，受到当地的珍视。

公书具体欧阳，诗宗白傅。在官事无巨细必躬亲，家居必熟访民间利病，白诸当道。求题咏者虽踵接，不暇应也。至是始得肆意，远近争宝之。伊犁为塞外大都会，不数月缣楮一空，公手迹遍冰天雪海中矣。

（《国朝先正事略》）

是年吴荣光（1773—1843）、王夔（1776—1843）、程裔采（1789—1843）、张际亮（1799—1843）卒。

道光二十四年 甲辰 1844年 六十岁

正月，林则徐继续在伊犁戍所，从事兴修水利和垦复荒地的工作。

正月初十日，林则徐在家书中说为陕抚李星沅拟定有关钞法条款事。

石梧中丞来书，以钞法有交议之请，两次来询办法。既是朝议欲行，则必须立出善法方好。石梧于万里外谆谆质问，我率性条列事宜复之。若渠以为合宜，则只管作伊意思条列复奏（断不可提及我之所议），倘谓不然，即作罢论。所有条款，由复石梧信中附去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六七）

[按] 林则徐所列条款内容不详，但李星沅于道光二十四年四月间曾上《议复改铸当五当十普尔钱碍难行使疏》，反对铸大钱并实行分区定价行使办法。（《清史列传》卷四二《李星沅传》）此或即林则徐所议内容大要。

正月下旬，林则徐在《家书》中拒绝家中为之纳妾。

至欲为我买人送来伺候，则断可不用。虽塞垣谪宦有此者甚多，然景地各有不同。在我已是晚年，何苦多此一累？若但解除一时烦闷，日后难处之事甚多，悔之晚矣，应作罢论。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六八）

二月，耆英任粤督。三月，清廷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专办夷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一，页一九）

三月，台湾嘉义县洪协起事，聚众约二千余人，不久失败。（《东华续录》道光四九）

三月间，林则徐自二月以来，先后写给博忠阿、刘润斋、杨崧云及保恒等人函件中，主要陈述“远羁荒塞，衰病交侵”，“归期难必，病态时增”，“株守如前，归期莫必”等处境。（《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六九至三七五）

春，林则徐在戍所闻友人、福建诗人张际亮（亨甫）死于北京的噩耗，写《哭张亨甫》一诗，惋惜张的才能未得施展。诗中写道：

尺素频从万里贻， 吟成感事不胜悲。
谁知绝塞开缄日， 正是京门易箠时。
狂态次公偏纵酒， 鬼才长吉悔攻诗。
修文定写平生志， 犹诉苍苍塞漏卮。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三〇）

春，邓廷楨有《寄怀少穆》诗，叙述与林则徐自禁烟运动以来五年的交谊，热切期望林则徐能召还，并表示愿意长期合作。诗中写道：

五年逐形影， 展转婴百忧。
遂令平生交， 直与骨肉侔。
厥初事筹海， 颇欲驯夷酋。
商略辄中夜， 肝肾穷雕镂。
逾年困围城， 越俎敢代谋。
生死寄呼吸， 朝暮如蜉蝣。
谪戍天山西， 振策万里游。
褰茭会有役， 我去公稍留。
荷戈旋复来， 泛泛双浮鸥。
眠食互存问， 疾病相啜嗽。
患难转益亲， 下逮仆与驺。
贱子荷环召， 驱车出芦沟。出伊犁首程，地名芦草沟
河梁不忍别， 涕泗交颐流。
自念蒲柳姿， 岂望桑榆收。
酒泉幸生到， 意慊夫何求？
勿谓无所求， 思公滞遐陬。
穷庐叹孤孑， 悲笳动牢愁。
无人诵《七发》， 夙疾恐未瘳。
亟祝天回春， 乐府歌刀头。
郁郁久怀抱， 鹿卢转不休。
雨露本无私， 此志行当酬。
旧腊拜恩命， 宅藩来兰州。
西望嘉峪关， 兹地为襟喉。

造物似有意， 置我于道周。
旦晚迎公归， 慰我辋饥辋。
坎陷不失义， 灵著告我犹。
相期保百岁， 安敢论千秋？
大地东南浮， 吾道宜沧州。
咄哉此二老， 长作寻盟鸥。

（邓廷桢：《双砚斋诗钞》）

林则徐有《又和见怀原韵》诗，也叙述了自禁烟运动以来的个人经历，并抒写了与邓廷桢的友谊将始终不渝。和诗中写道：

曩者使南越， 谬思分主忧。
感公海水誓，余未至粤，公贻手书云：“所不同心者有如海。”
但愧才难侔。
宣谕以恩信， 纳款驯豪酋。
差幸国体肃， 奚暇为身谋。
九龙偶反复， 伏之如蜉蝣。
谁知釜底魂， 倏作空中游。
鲍庄终失智， 贾胡空复留。
须臾海水飞， 变幻空中沓。
已乏决胜策， 安敢排众咻。
筒书赴东浙， 聊复驰铃驺。
荷戈指天山， 闻赦当邗沟。
暂免万里行， 负薪塞黄流。
公时出玉关， 谓我风帆收。
后尘匪云隔， 友声还可求。
公来未期月， 我亦同荒陬。
转喜云龙随， 肯唱关山愁？
我病入肝肺， 公病幸即瘳。
去秋却杖起， 恰报乌白头。
即拟归秣陵， 筑室名三休。
除书九重出， 思渥难为酬。

东轍未及浣， 四牡仍西州。
 雍梁实重镇， 以公扼其喉。
 边庭甫亲历， 布政诚优优。
 人言再开府， 姓字留金瓯。
 我知岩谷心， 此际方夷犹。
 尺素示微意， 莼鲈当及秋。
 我身虽萍浮， 梦见白鹭洲。
 奋飞傍公侧， 莫讶江干鸥。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九四至九六）

三月，在《家书》中叮嘱不为捐赎之事。

捐赎一事我们万万不为。非独为靖逆等造谣起见也。塞外却是避世之所，但留得身子，自有归期，讵肯为名实两伤之事？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七五）

春夏间，林则徐写《梅生公子联捷南宫选入词馆三叠前韵为贺》，向李星沅之子李杭祝贺。约在这时，李星沅有怀林诗见寄，林写答诗《寄酬石梧相怀之作四叠前韵》，诗中感谢李对自己的关怀和对滞留在西安眷属的照顾，并祝李子的中式，流露出羡慕之情。（《林则徐全集》第六册，信札页二二二至二三四）

四月初五日，洪秀全、冯云山到广西贵县赐谷村，开始宣传拜上帝会教义。（《太平天日》）

四月，广东人民展开反租地斗争，英国侵略者强租河南地方的企图未得实现。对斗争的经过，当时人梁廷枏的《夷氛闻纪》卷五曾加记载。

五月十四日，耆英在复美使顾盛的照会中否定了林则徐在广州围困商馆的行动说：

前接贵大臣十一日公文一件，内开道光十九年春间，贵国领事、商民等在十三行内被林大臣围困拘禁，无辜受累等情，本大臣闻之深为惋惜。贵国民人来粤贸易，二百年以来最为安静守法，此实人所共知。林大臣即因严禁鸦片，亦应查明实系贩运鸦片之人，方可重究，乃皂白不分，致毫无非为之合众国领事、商民无辜被禁，岂非冤枉？至贵大臣所云：本国实不敢妄干补报，亦不敢受此补报，足征贵国为仁义之邦，而贵大臣为公信之臣也。弟念前事虽甚属不公，而林大臣已因办理不善，奉大皇帝发遣

新疆，身罹重咎，且当议和之时，本大臣惟有明晰解释，俾合众国商民胥羯旧恨，益臻辑睦。

（英国外交部档案 F. O. 931/517，引自杨国桢：
《英国外交部(中文)档案与林则徐研究》，油印本）

五月十八日，福州开埠。

五月十八日，《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望厦条约》）三十四条订立。（《中外旧约章汇编》）这是美国对华侵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条约进一步扩大了《江宁条约》中的特权。

五月，林则徐呈请捐资认修开垦龙口地段的阿齐乌苏荒地的水利工程。并表示“断不敢希冀乞恩”，以解除清廷的猜疑。（《布彦泰片三》，见《史料旬刊》第37期，页三六九至三七〇）

〔按〕阿齐乌苏为满营旗屯废地，面积约十万余亩，是伊犁河北岸农田中最后一块荒地。垦复这块荒地的唯一办法就是开挖一条引哈什河水的大灌渠。这是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乾嘉两代未竟之业，林则徐提出“分段承修”的施工原则，并主动捐资承修整个工程中最困难的龙口首段。这条阿齐乌苏大渠即清代的伊犁皇渠，又称喀什渠、阿齐乌苏大渠，民国称大裕农渠，今称人民渠。当地汉民因怀念林则徐在开这条大渠工程中所作的贡献，也有称为“林公渠”的。新疆伊犁地委史志办公室赖洪波先生曾撰《林则徐与伊犁皇渠》专文（油印本），论述阿齐乌苏大渠的开凿历史和重要意义。

六月，湖南耒阳阳大鹏领导抗粮斗争，聚众千余人。不久失败。（《东华续录》道光四九）

七月二十三日，冯云山离赐谷往桂平。（《太平天日》）

八月十五日，林则徐有《致姚衡（雪逸）函》，发泄在戍所无可奈何的情绪说：

阁下与悦翁同履艰危，始终如一，诚所谓久要不忘者。……

弟跼伏伊江，两年荏苒，难冀刀环之唱，空余剑铍之弹。加以脾肺两经相交为病，温凉药物俱不合宜，惟有勉自支持，强加排遣，摊残帙于打头屋里，煨淡粥于折脚铛中，幸尚告存，请纾遥廑。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八三）

[按] 姚衡，字雪逸。据上海复旦大学陈匡时氏考证，此受信人雪逸即怡良幕中专司与林则徐往返信件的姚衡之字，为姚文田之子，姚觐元之父。姚雪逸与林则徐、怡良间关系密切。

八月十五日，林则徐《致陈德培》函，告知在伊犁情况及黄浚已捐资兴工以求赦还说：

· 近日宦途中，华颠不若童牙，固有明验也。洋务稍静，河事尚不知如何？

仆在戍已届两年，愈无刀环之想。比来亦与垦荒之事，只以明其不敢坐视，非有所冀于其间也。四小儿于七月间适有估客入关，遂令搭伴先回西安。三小儿仍旧随侍。大小儿屡作出关之请，已力阻之，而伊究必欲作此一行，姑俟明年再定耳。黄南坡虽在乌垒而旧腊曾随惟都护来至伊犁。今年春夏之交，甫经回戍，已于巴里坤城工捐费出力，谅可奏乞恩施。……

(林则徐手迹，原件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按] 四小儿即三子拱枢，三小儿即次子聪彝，此并夭折之二小儿秋柏计序。

九月初二日，林则徐有致葭州牧林树棠及甘肃灵州营参将保恒二函，除一般问候外，主要内容都是谪居生病状况，慨叹内归无期。(《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八五至三八六)

九月初三日，林则徐致书四川总督宝兴，除述说谪居生病处境外，并解释自己垦荒的意图是：“只以勉效驰驱，非敢有所希冀也。”(《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八六至三八七)实则是希望能在垦荒中有成效而获释回。

[按] 宝兴，字献山，满州镶黄旗人。嘉庆十年进士，时任四川总督。

九月十三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黄埔条约》)三十五条订立。(《中外旧约章汇编》)这是法国侵略者继英、美之后胁迫清廷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九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写《奉酬石梧中丞大人见怀之作，四叠前韵，寄请教正》诗以和李星沅所作，诗云：

十样鸾笺众妙该， 诗筒珍重浣薇开。

秋风琐院重临日，

旧雨阳关叠唱来。是科公又监临陕阕，阕前以诗见寄，仍叠癸卯监临原韵

绝幕正愁书剑老， 寒衣仍付剪刀催。
何期天末怀人句， 万里倾心到不才。

回首中原百感生， 导河筹海费盱衡。
蹇茨沉玉谁输赋， 昧雉刳羊屡请盟。
曾忆金堤襄保障， 谬思珠浦树威名。
白头潦倒雄心退， 始悟闻鸡是恶声。

长安西笑似前缘， 八口侨居已两年。
杜曲桑麻看植杖， 灞桥杨柳记停鞭。
猪肝累友原非分， 鹿脯驰书亦可怜。
荫得啜人依榭下， 曾云高义此岿然。

玉堂归省恰秋中， 烛撒金莲照眼红。
鹤发重帷长爱日， 龙门庶士正倾风。

频叨手诏箕裘勉，公于梅生太史春捷奏谢，奉朱批：“殿试朝考名次俱高，甚有出息。”又于馆选奏谢，奉朱批：“勉励训导，立品为先。”华袞之荣，为从来所未有

豫拟头衔节钺同。

乔木世臣真不忝，

伏雌安敢媲飞雄。来诗有“簪裾久接世臣风”之语，心甚愧之

道光甲辰九月二十五日伊江谪所晚闻修拙斋中。年愚弟林则徐手稿并希梅生太史指瑕是幸。

林在诗末特附称希星沅之子梅生“指瑕”，并在同日写“梅生太史寄示春闱试卷，读至白驹空谷试帖，赏其寄托之深，聊复效颦二首，寻奉喷饭，知必笑其倒绷孩也”。可见林对李氏父子交谊之重视。（《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二至二二三）

十月初，伊犁将军布彦泰上奏陈述惠远城东阿齐乌苏荒地开垦工程的经过和林则徐在这项工程中经办、捐资等劳绩，请求清廷能对林则徐“弃瑕录用”。布彦泰在奏文中说：

此次开垦阿齐乌苏荒地，一切应办工程具系捐资人员分段承修。龙

口首段系原任两广总督林则徐承修。查龙口地势，北岸系碎石陡坡，高二三丈至八九丈不等，水傍坡流，须刨窝石坎；南岸坐在河流之中，必须建坝筑堤，钉桩抛石，方免冲刷之虞，应修要工渠宽三丈至三丈七八尺不等，深五六尺至丈余不等，长六里有奇。先经奴才指明紧要处所，囑令认真妥修，务期坚固，以垂永久。兹奴才周历履勘，其所办要工六里有奇，一律完竣，委系十分坚固。自五月兴工至今，计期四月有余，除料物不计外，实用工十万有另。据林则徐原呈内称：“林则徐受恩深重，获咎遣戍，遇此开垦要务，尤宜踊跃急公，情愿认修龙口要工，借图报效，将来工竣，断不敢希冀乞恩等语。”查林则徐到戍已及两年，深知愧奋，奴才每于接见时，留心察看，见其赋性聪明而不浮，学问渊博而不泥，诚实明爽，历练老成，洵能施诸行事，非徒托空言以炫目前者比，久经圣明洞鉴。奴才鼠目寸光，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窃谓人才难得，如林则徐之遣戍伊犁，实为应得之罪，然以有用之才置之废闲之地，殊为可惜。如蒙天恩，弃瑕录用，俾得及时报效，林则徐必倍深顶感再造生成，竭力图报，实可收得人之效。奴才与林则徐素不相识，断不敢自蹈欺饰之愆，实为人才难得起见，不揣冒昧，手缮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布彦泰片三》，见《史料旬刊》第37期，页三六九至三七〇）

这份奏折说明林则徐在戍所近二年的时间内已经以他的“才干”博取到布彦泰的信任。但是，清廷并没有接受起用林则徐的建议，只是命林则徐去履勘阿克苏、乌什、和阗等地的可垦荒地。这有可能由于新疆垦务急待进行而需要这样一个“干员”去推动，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中枢权柄仍然操在投降派等人手中，从中制造了阻力。

十月初三日，林则徐在伊犁《致金安清（眉生）》函，婉谢其倡议捐资纳赎。信中说：

汴州河上匆匆晤别，弹指已三年矣。……

昨于家言中得诵惠寄小儿一书，爱注之殷，溢于子墨。且知赎醵义举，实由执事与梦蝶先生首发其端，虽徐晦之于杨临贺，吴玠之于刘子羽，不是过也。心非木石，感何可言。惟念弟获咎之由，实与寻常迥异，即前此辗转播迁之故，尊处当亦有闻。雨露雷霆，惟待天心自转。与其批龙鳞而难测，莫如听马角之不生。是以小儿先有复书，求寝其事，

而厚意则铭诸心版，终不可宣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八七至三八八）

[按] 原函未署“小春三日伊江邸中则徐”，据此当于十月初三日写于伊犁。函中所言“赎缓义举”，创议于道光二十三年“吴中士民”，未果。道光二十四年夏，唐钟福（梦蝶）、金安清（眉生）等正式发动淮、扬一带同官旧属捐资纳赎。“赎缓义举”在清人文集和笔记中多有记述，如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宗稷辰在一篇书后中写道：

近世儒而侠者，莫如夏峰先生，其周旋六君子，经营赎缓，至树大旗于道上。既而不能纳，则又表而还之众好义者。其志虽不遂而义闻垂二百余年矣。若前数年，侯官林公西戍，人皆思为赎之。其友唐梦蝶、金眉生力倡是举，远近争应。事垂成，始闻于公。公命子苦辞，寝罢。所守至正，两君亦遂以金还诸其人。虽公以贤臣事圣君，雷霆偶下，雨露旋施，迹与往事迥异而两贤气谊之崇、忠信之固，则俨然夏峰之立心矣。传之来祀，夫何间然。

（宗稷辰：《题唐、金二子醮金为林公赎罪书及
林汝舟辞募赎札后》，见《躬耻斋文钞》卷六）

鲁一同也有一篇书后记此事说：

公前戍伊江时，南中诸君有赎缓之举，公婉谢之。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一同敬惟人臣事君犹天，惟义与命，无所逃之。虽昔人有言，曷若归命投诚，乞怜君父，要之心迹，今古一时，未可一概量也。公辞之甚正。今公已奉天子简命，巡抚秦陕，移督黔滇，恩宠眷注日隆矣。借令当日义举果行，权重媲美，其不如少迂缓之，以待天心之自转明白。然方诸君为此时，岂逆料有今日事情发于中，而事迫于会。苟可取济，将不复权衡审度而为之，于义甚可嘉。夫天下义有所不暇精而情有所不能待。至于天人诉合，主臣道隆，果有以大慰中外之望，则又非一二人意气所能感格，而国家景福无疆之征验也。于呼远矣。

（鲁一同：《书林侯官手札后》，见《通甫类稿》卷三）

陈康祺的《燕下乡脞录》卷三也记此事说：

林文忠公戍西域时，南中绅民有赎缓之举，不期而会集白银至巨万。公闻之邮书婉谢，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遂不果行。……（新夏按：

宗侍御稷辰《躬耻斋文钞》倡是举者唐梦蝶、金眉生而远近应之。公既命子苦辞，遂以金还诸其人）

朱履（丹木）题林则徐辞赎缓书后有诗云：

尚书出塞苍生哭， 末吏呼天白日新，
义举已称双国士， 生还不待百人身。
侠肠耿耿安危计， 直节觥觥社稷臣，
霖雨滇南休恨晚， 摩娑书札有精神。
时文忠方再起督滇也。

（郭则澐：《十朝诗乘》卷一五）

林则徐的同年友、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也为他出头集资赎罪。十月中旬，林特写信给潘，婉言谢却，退还捐资，并表达自己服罪的态度说：

昨接关内书，知江左旧僚有欲为弟赎缓之议，阁下慨然以名世为倡。左驂解脱，义重齐婴，特愧弟未能为越石父，闻有斯举，不禁铭心胸而汗项背矣。弟受恩深重，获咎异常，即窜逐终身，亦罪所应得，赎之一字，不敢言，亦不忍言，且马角乌头，皆关定数。唐太宗诗云：“待余心肯日，是汝运通时”。况圣心即是天心，放臣依恋之忱固未尝一日释，亦惟静冀天心之转，敢遽求生入玉门关耶！此事定须中止，不可读呈。弟已分致诸同人，沥忱辞谢。闻阁下与江翊云书，嘱其妥为斟酌，倍仰识周见到，先得我心。翊云深识鄙怀，亦不肯轻举。至同人所集之费，弟尚未能一一知之，已托其代为询明，分别归赵。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九一）

〔按〕“赎缓义举”的主要推动者金安清，字眉生，号悦斋，国子生，曾游幕于公卿间，掌书记，司笺奏，与林则徐关系密切。官至湖北督粮道、监运使、按察使。后撰《林文忠公传》。金安清曾把林则徐父子写给他有关赎缓的信装册。钱泰吉见此为写《跋林文忠公父子手札册》已收入《谱余》。

〔又按〕此函原件之后附有梁启超跋，即以辞金之事评论林则徐说：“孟子论人最谨于辞受取与之节，言伊尹思匹夫不被泽，若已推而纳诸沟中，乃其立身本末则自千驷不视，一介不取始也。林文忠蒙难时所以自处者如此，其所以为古之人与？此册经百年间贤士大夫考系题识，今乃归蓉初先生，得明主矣。癸亥十月梁启超敬跋。”

[又按] 唐钟福(梦蝶)曾有致林则徐函言倡赎缓议始末颇详,函中说:“大贤忠诚报国,天下万世自有公论,在内在外一也,诚何足以介大贤之怀;然民之秉彝,其何能已。去年吴下士民知有捐赎之例,皆欣欣然有喜色,奔走相告,金愿捐资,公同具呈,为大贤请赎,琴南先生以恐转触忌疾,未敢举行。嗣钟福在云舫先生坐中,晤其记室金君眉生,亦倡言及此。钟福愧无寸尺之力,谨志而已!迨返扬州,邂逅嵯商包君良丞,论及此事,渠以感恩知己,图报无由,欣愿独任,而眉生以商之芸阁先生,亦议有定数,包君遂改任其半。业由眉生与罗克修商定,自扬浦取资入都,克修自行赴部具呈。是举诚知非大贤之所乐从,然眉生之与芸阁先生暨包君者,实欲一伸天下万世之公义而发于至诚,亦足以见人心之尚在。大贤当亦鉴察其情而曲谅之也。克修克期七月二十日抵都。此间约计桂花香里可得纶音。天心倚畀,本已早有思意,藉此转机而已。……”(《林则徐书札》附件)

十月初九日,洪秀全离赐谷回广东。(《太平天日》)

十月十三日,林则徐在伊犁致函南河海防同知王莲舟,详述了婉谢赎缓的原因及经过,并对王的解囊相助表示感谢说:

弟踰伏伊江,两周岁琯,孱弱衰病,可想而知,惟有勉自支持,听诸时命而已。昨闻淮扬旧雨谋代赎缓,阁下戚谊关垂,特为解囊倡导。仁怀义举,近世所希,远道传闻,犹相钦佩,况其身受者耶?惟是弟获咎之由颇与寻常有异,赐环与否,圣心自有定衡,若以纳赎具呈,窃恐非徒无益,是以小儿由陕寓寄书至都,力阻其事。阁下肫情稠叠,久已铭泐在胸,此事既不便举行,盛仪又岂当虚耗?弟已函复眉生兄及舍表侄罗克修,敬为代缴,想荷鉴原。……至集资诸君,弟一时尚未询悉,不及致谢。祈先将弟感愧之怀代为转述,容俟询明,再当泐函分寄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八九)

十月十三日,林则徐致函外南同知王国佐,感谢他支持赎缓活动说:

弟何戈绝塞,岁籥载周,难期马角之生,益愧龙钟之状。昨闻淮扬旧雨谋代赎缓,阁下领袖袁江,特为解囊倡导。仁怀义举,近世所希,远道传闻,犹相钦佩,沉其身受者耶?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九〇)

同日,又致咸阳县杨瑛函,述说参与伊犁的开荒活动说:

伊江开垦之事，仆已捐办工程，大约明春始能告竣。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八八）

十月二十八日，林则徐致函惟勤，赞扬其主持吐鲁番地区的开垦工作：

此间雪泽优沾，宿麦盘根，甚为有益。惟严寒较早，渠工只可暂停。闻土尔番畚揭正兴，该处地暖气温，在塞外尤称难得。想见捐输之踊跃，胥由董劝之周详。而督飭操劳，仍望随时珍节，是所翘禱。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九二）

十月，有《致李星沅》函，言及归还布彦泰代为捐资添办一事。

此间捐办渠工，须明春方能竣事，前函似已附陈。该工经费不敷，同人尚须添捐，弟亦正在筹措。乃承谦帅自支一季廉银，发至工次。代弟名下添办，且嘱勿使弟知之。近日该段工完弟始悉有此一举，欲筹归款，坚未允许。此事既歉然于心，且恐憎此多口，亦为苏省代谋赎缓之举，徒切皇皇耳。阁下遇有便函，尚乞于统帅处婉达鄙忱，俾得措资归款，是所叨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九三）

十一月中旬，于伊犁《致李星沅》函，力阻釀贖赎罪。（《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九七）

十一月初十日，林则徐函贺奕山就任和阗办事大臣，并赠送摹本缎、凝绸衣料四端，白木耳两斤等礼物。（《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三九四）

十一月，林则徐奉命到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等地勘办开垦事宜。从此时起到次年冬奉旨释回的一年中，林则徐不仅亲历各地，而且还提出过一些建议，如把垦地分给维族农民耕耘，将屯兵制改为操防制等。林则徐实际工作和建议对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加强边防建设都起了积极作用。

十一月，有《致建韶》函，表示愿参加伊犁垦复荒地之事。

伊江现有垦复荒地之事，弟既在此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当亦随众捐办工程，然已声明不敢邀恩，非有希冀之念也。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〇一）

阿克苏等城，民回杂处，见在开垦荒地，若令回民认种，究竟能否相安及酌给回民承种，日后有无流弊之处，必须另行派员亲历各该城体察情形，熟筹定议。伊犁前办开垦事宜，经该将军奏明委林则徐查勘办理，

尚为妥协，著即传谕林则徐前赴阿克苏、乌什、和阗周历履勘，并著布彦泰选派明白晓事之协领一员，随同前往勘视，仍由该将军察核情形，斟酌议定，奏明办理。再本日据常清奏查出库车可垦荒地，捐廉兴工，请给无业回子承种等语，著一并交林则徐就近往勘，由该将军核明具奏，务期日久相安，毋启争占之弊。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谕，见《东华续录》道光五〇）

二十四年，伊犁将军（布）彦泰奏请飭则徐勘办开垦事宜。则徐亲历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喀什噶尔、叶尔羌及伊拉里克、塔尔纳沁等处，请酌给回人耕种，并请改屯兵为操防。均如议行。

（《清史列传》卷三八）

（道光）二十年，（布彦泰）擢伊犁将军。二十四年疏陈塔什图毕、阿齐乌苏等处开垦事宜。时林则徐在戍所，布彦泰于垦事一以谕之，得地二十万亩。又奏留全庆偕林则徐周勘南路阿克苏、乌什、和阗，得田六十余万亩。

（《布彦泰列传》，见《史料旬刊》第37期，页三六六）

邓廷桢对林则徐的奉命勘办开垦事宜，认为是召还起用的先兆，曾在《和钱心壶给谏（生春）诗》十二首中，专以一首抒写这种兴奋心情说：

何处生春早， 春生瀚池中。

屯田被恩命，少穆奉旨接办回疆开垦事宜 归骑兆祥风。

遇雨占应吉， 瞻云气渐融。

记曾盟息壤，庚子岁暮，少穆与余同滞羊城。余制春帖子云：敢道在山为远志，记曾发篋有当归，少穆为余书之，并曾跋云：他日归山，勿忘此息壤也

招隐小山丛。

（《双砚斋诗钞》）

十二月初四，林则徐致乌鲁木齐都统惟勤函，述说受命开垦经过：

则徐抵戍以来，三经改岁。日昨统帅传奉谕旨，以南路各城所垦荒地，飭则徐前往履勘。伏思此事先蒙特派达参赞往勘，因其引疾开缺，改派及徐，实为梦想不到。事体既属繁重，道路又复绵长，自顾衰庸，深怀兢惧。本拟取道冰岭，即日南行。只缘此次添勘库车地亩，统帅属令即从库车勘起，应俟札南山大兄到任，指领勘明，是以定于本月十七日自伊

江起行，仍由大路前往。

（《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〇二）

〔按〕 函中统帅指伊犁将军布彦泰，达参赞指伊犁参赞大臣达洪阿，札南山指库车办事大臣札拉芬泰。

十二月初五日，邓廷桢七十寿辰，林则徐写《寿嶰翁七十》诗祝贺邓的再起，并表达了自己错综复杂的心情。诗中有句说：

菹浦秋风思纵切， 桑田零雨驾频临。时奉命治垦田

……

欢离悲合溯劳踪， 自送公归岁再冬。
雨露雷霆思并感， 尘沙冰雪路相从。
只今西塞余孤鹤， 却喜南阳起卧龙。

……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三五）

〔按〕 《全集》本作十一月。

邓廷桢因林则徐也正六十，便填《寿星明》词四阙回赠，其中有句说：

宣室还闻念逐臣。曾造膝，谓公才胜我，天语如春（去冬引对养心殿。蒙谕：朕看林某才具，似胜汝）。

（邓廷桢：《双砚斋诗钞》）

邓廷桢转告这种“造膝”“天语”是用来安慰林则徐尚未召还的心情，但也说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看法。

十二月二十六日，有《致湍布多》函，感谢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湍布多对其勘荒工作的关注。（《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四〇四）

是年，林则徐长子汝舟妻生子鸿翥，妾生子臻品。林则徐为此写《舟儿初举一男诗以示之》及《舟儿妾生子》二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九、二二九）

是年，林则徐为伊犁将军布彦泰写《题山水绝句为布子谦将军（布彦泰）》及《又题花卉绝句》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三五至二三六）

是年，梁章钜有七十自寿诗，在“逐臣深望诏书丹”句下自注说“林少穆督部”。（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六）它表明当时士大夫中对林则徐的关切和期待。

是年，林则徐在戍所辑成《衙斋杂录》一卷。《杂录》主要抄录了清代经营

新疆的资料,而以屯田情况为主,以道光时为详,拟供自己在勘荒工作中参考。其他有少量与东南沿海有关的资料。另外尚有一部分是官员异动的消息,系录自京报。于此可见林则徐对新疆建设和政局变化仍颇为关心,对研究清代中期新疆地区军屯、犯屯、民屯有参考价值。

[按] 《杂录》所抄资料最晚为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故定为此年辑成。无传本,原件旧藏福州林冰如家。厦门大学杨国楨有传抄本,并承为我传抄了一本。

是年钱泳(1759—1844)、吴廷琛(1773—1844)、祁埏(1777—1844)卒。

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 1845年 六十一岁

正月初三日，林则徐由绥来动身，履勘垦地。（《林则徐全集》第九册，信札页五三三）

正月初四日，林则徐行至呼图壁，黄冕（南坡）由红庙来会。黄冕在鸦片战争时曾在浙东与林则徐共同抗英。裕谦死后，他也被遣戍新疆。此时已获赦召归，因督垦伊拉里克尚暂留新疆。次日，林则徐启程，黄冕随行。（《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三）

正月初五日，林则徐在昌吉县收到伊犁转来邓廷桢等人书札，黄濬（壶舟）自红庙来晤。另有钱江自迪化来函。林则徐对钱江在粤的抗英行动和个人遭遇深表赞扬和同情，他特在日记的自注中注称：

钱东屏（江，字沛然，归安人）专丁赙书来迎（钱在广东领乡勇，欲与夷战，当局罪之，发遣伊犁）。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四）

[按] 黄濬，字睿人，号壶舟。浙江太平人。官江西彭泽知县，因彭泽客舟遭风失银，被诬为行劫，落职后又遭陷害，流放乌鲁木齐。（王棻：《柔桥文钞》卷一四）

正月初六日，林则徐抵达迪化州，乌鲁木齐都统惟勤率“在城文武俱效迎，废员来者亦十余人”。（《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四）

正月初七日，林则徐在迪化邀晤钱江，并与共饭，黄冕在座。（《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四）

正月初九日，林则徐与黄冕、黄濬及高步月等在戍旧友共进晚饭。（《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五）

正月十一日，林则徐原定本日登程，因惟勤等当地官员“坚留过灯节”，遂“改于十六日始行”。是日，收布彦泰来书并公牒，“恭录上谕，知喀什噶尔奏开地亩，亦蒙续交查勘”。（《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五）

正月十三日，林则徐为黄濬（壶舟）的四首赠诗写和诗二首。这两首诗比

较集中地反映了林则徐关心社会动荡、政局不定和迫切希望出山的心情。对以僧道度牒来筹划战败赔款等费的事，尤感愤慨。诗中写道：

漫将羞涩笑羸臣， 此日中原正患贫。
鸿集未闻安草泽， 鸱声疑复到天津。
纷看绢树登华毂，
恐少缙流度羽巾。时有以僧道度牒为筹边经费计者
海外蚨飞长不返， 问谁夜气识金银。

狂魔枉向病身加， 肯与穿墉竞鼠牙。
古井无波恬一勺， 歧途有客误三叉。
带围屡减腰仍瘦， 笋束成堆眼已花。索书者多，苦无以应
何日穹庐能解脱， 宝刀盼上短辕车。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二六至二二七）

当地灯市颇盛，“自城内至东关外，通衢多竖牌坊，燃灯数夜”。（《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五）

林则徐停留乌鲁木齐时，曾致函伊犁领队大臣皂兴，告知行程中的艰难。

弟自登程以后，旧恙大发，几不可支。途中寒气逼人，较在惠远城中实加数倍。幸坐车极为宽稳，弟以重裘裹护，仍然力疾前行。兹于正月初六日已抵乌垣，体气比前差胜，饮食约可如常，札南山大兄甫于初三日由此前进。弟自须略息两三日亦即南行，请勿远烦垂念。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

正月十五日，林则徐写《次韵寄酬高樾庵（步月）》二首，第一首感慨自己遭戍的遭遇，并对高及其他友人的关怀表示谢意。诗中写道：

频年蓬梗逐飘风， 叹息鱼劳尾已红。
行役未能辞老病， 知交犹为计穷通。
羸臣奉使原非分， 明诏筹边要至公。
多谢赠言勤慰藉， 此身同是雪泥鸿。

第二首中，林则徐对高樾庵的仕途蹭蹬表示同情与安慰，而在结语“痛哭王尊今宿草，久悬揆席未宣麻（思君同里王文恪公）”句中表达了对王鼎的怀念。

[按] 高樨庵，字步月，陕西蒲城人。官东河同知，因防河工，加秩太守。道光二十一年开封祥符河决，高步月与东河总督文冲同被革处，文戍伊犁，高则发配乌鲁木齐。

正月十六日，林则徐有《致李星沅》书，倾诉彼此友情，陈述实事求是的勘地原则，感谢伊犁将军对自己的关注等。

承询所勘各城之地，孰先孰后？何时可历一周？查前奉谕旨后，谦帅曾经复奏，不派协领随往，而暂留喀刺沙尔大臣全小汀会勘，并奏明由库车勘起，渐次而西。闻谦帅曾将此稿录寄台端，未知果已入览否？舟儿来禀，恐弟须在彼处督办招垦，事竣方能脱身，是以倍欲赶紧出关，探迎随侍。不知各城大臣所奏，皆系地已垦成，只因不给民而给回，未合圣意，故阿克苏首干严议，次则和阗亦奉停工之谕。然以情形而论，回疆本是回地，自归入版图后，虽有民人赴彼，只是贸易往来，并无携眷生聚欲于彼处长子孙而成土著者，与乌鲁木齐、伊犁大异。若招民户前往种田，问谁给与盘费？且田地既辟，粮食必多，即使招得民人，耕成沃壤，而就近则粮无卖处，远贩则资本大亏，安得有人愿往？从前巴尔楚克（属叶尔羌）招种逆回叛产，约及十年，不满百户。彼时有废员淡春台等情愿捐资办理其事，有一户即给一户之盘费、牛具、籽种，尚且无人应募，况凭空招之者乎？当阿克苏首先奏请给回，宸衷大为诧异，故有严议之旨。迨后各城所奏，无一处不是给回，故第二起之和阗只令暂停而不议处。其后各城（现又交喀什噶尔一处）则并无停止字样，且阿克苏虽严议而不开缺，大抵圣明亦已洞鉴实情矣。弟在伊犁时与谦帅相商，到一城查一城，即将实情呈请将军核奏，绝不敢稍存成见，亦绝不敢粉饰迎合，至说到办不到，更不成事也。以台站而计，由乌鲁木齐至回疆，八城行遍，不过七十站，加以查勘工夫，不免耽搁，如尚顺绪，则四月内或可望其全完。现在三小儿聪彝业已随行，舟儿必应趁此进京散馆，其所请出关一说，实属无谓。乞以鼎谕切阻西来，务令北上，是所至感。

贱体在乌垣医调已愈，现于正月十六日由此赴土鲁番，计至库车约有二十四站，为时已在春仲，田中雪释，始可丈量。兹荷殷垂，谨以缕述。

沿沿途资斧，尽属有余。缘弟捐工之资，本已自行筹备，而谦帅所代垫者，坚不许辞。濒行又解囊为赠，再四缴还，几于被恼，不得已而受之。

其于弟此行，自车马以至衣服饮食，无一不亲为制备，所以待弟者，意恳情真，使人感泣。知吾兄大人垂念至切，故备述之。此时旅资十分从容，可纾仁系。至惠函尚有欲将地谊之说，此则万万不敢仰承。窃念两年以来，贱累叨依德宇，一切蒙惠渎神之处，累纸难以罄陈，而有加无已之盛心，转作此让德不居之谦语，弟心非木石，能不感悚交并乎！敝寓本无所需，万无更费清心之理，沥忱奉述，务乞鉴原。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至七）

正月十六日，林则徐离迪化。黄冕、钱江偕行。次日钱江辞去。（《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六五三）

正月十九日，林则徐在往吐鲁番途中，见到当地民间的水利设施——“卡井”。他了解情况后，加以改进，在垦地推广应用，取得了成效。

……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七）

[按] 卡井一称坎井，其构造情况，据林竞所著《西北丛编》叙称：“公察吐鲁番地苦热、缺水，又不雨，乃熟勘地形，发明（新夏按：应以推广为是）坎井之法。今吐鲁蕃棉花、葡萄生产最多，富甲各处，皆公之赐也。现各县亦有仿行之者，皆因地理关系，不能用。惟哈密及库车二县有已经营成功者。开井之法，先择雪山之下，察其地为立土，而其下有伏流，便可试于低处开掘，深则数十丈，浅则数丈，如得水，则向前距离丈许，再掘同样之井，愈前而掘愈浅，至地面为止，向后亦距离丈许，掘法如前，愈后而掘愈深，然后复于井底通阴沟，使各井相通，则水不需人力，自从最浅之井流出地面，其旁另筑潭池以贮水，设闸以司启闭。附近田亩轮流灌溉，有井者酌收其水租。吐鲁番一带，人民有专经营坎井以为业者，其利甚薄也。”（页二四一至二四二）后来当地人为纪念林则徐的推广之功，有“林公井”之说。二十多年以后，由于沙俄觊觎侵略新疆，左宗棠带兵扬威西陲时，曾派专人推广坎井，他在《与刘克庵》信中说：“吐鲁番地土肥沃，尚惜渠工失修，沾润不遍。林文忠戍边时，曾修伊拉里克河渠，考其遗法，亦止于渠中凿井（土人呼为坎井），上得水流，下通泉脉，故引灌不穷。拟飭宋得禄、刘凤清相地为之。如泾水上源亦照凿坎井，则永不愁

早矣。”(《左文襄公书牘》卷一九)光绪时西戍的裴景福在所著《河海昆仑录》卷四中也谈到坎井说：“坎井惟吐鲁番有之，不知创自何时何人，大小有式，深浅有法，河水不足，辅之以坎井，遂为千古农家妙法。林文忠于伊拉里克极力推广，然开垦不过十之二三，兵燹后井废地荒，无复有留心于此者，地利未尽，坐失膏腴，谓非守土之责耶？”(页五〇至五一)

是日，林则徐抵吐鲁番，黄冕仍陪行。见“此地人物繁庶，不减乌垣，天气较他处特暖，土人无衣重裘者，闻夏令酷热异常，人多昼伏而夜市。行馆甚大，此时已不须围炉为暖矣”。(《林则徐全集》第九册，信札页五三七)

正月十九日，林则徐写《梅生世大兄馆丈以仆奉使回疆，复用该开韵寄赠，五叠前韵奉酬，即希教正》。

圣主筹边智勇该，	新畲频报塞垣开。
荷戈权作辘轳使，	负耒原从陇亩来。
荒徼得蒙耕凿利，	劳踪敢惮简书催。
诗人贻我琼瑶什，	纪事端资珥笔才。

稂莠嘉禾不并生，	田莱分画要平衡。
南东疆理思成宪，	带砺提封溯旧盟。
中外总期无旷土，	兵农何必有分名。
迢迢一片龙沙路，	待听扶犁叱犊声。

开辟真教悟夙缘，辛丑夏，仆于镇海招宝山求得一签，首句云：“天开地辟结良缘。”知为赴新疆之兆

只愁衰白届残年。	
虎头旧日怀投笔，	马腹而今悔著鞭。
异类犬羊能向化，	穷边鸿雁倍堪怜。
锋车过处喁喁望，	斲面花门亦帖然。

知君还到玉堂中，	九陌花开烂漫红。
帝籍正看耕禹甸，	边屯也许入豳风。
降康长冀丰穰咏，	鸣盛咸歌福祿同。

西域遍行三万里， 斯游我亦浪称雄。

道光乙巳孟陬燕九日，同馆弟林则徐脱稿于高昌旅社。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三八至二三九）

正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函迪化知州舒通阿，告知行程中情况说：

弟于本月中旬，行抵高昌境内。此处素称暄暖，已无须墐户围炉。惟前途仍行山峡之中，难免寒如冬令。是以客裘虽敝，未敢遽脱蒙茸。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八）

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等抵托克逊，准备小住二日，为友人书写求件。他还为祝贺黄冕而写赠行楷七言楹帖。帖文是：“西塞论心亲旧雨，东山转眼起停云。”并在两纸周围写了近百字的附记说：“南坡仁弟大人去岁访余，伊江，作数月聚。今复于红山话旧，同行至高昌而别。时余有回疆之役，而南坡以塞外城工襄力，已荷赐环，因伊拉里克垦田，留督其事。行将光复旧秩，良可慰也。属书楹帖，遂书其事于右。道光乙巳孟春下浣。”下钤白文篆书“林则徐字少穆印”及朱文篆印“身行万里半天下”二印。帖文和附记寄托了林则徐希望被起用的寓意。（《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八；又第六册，诗词页三〇一至三〇二）

〔按〕 参王启初《林则徐流放中所书的楹帖》，见《文化与生活》1980年第1期；二印现藏福州林则徐纪念馆。

〔按〕 黄冕督垦伊拉里克之地即在托城设局。

〔又按〕 托克逊是内地钱与新疆钱兑换地。林则徐曾记其事说：“此地颇不荒寂，凡赴南路者多于此易换红钱，缘过此则不用青钱也。红钱一文抵青钱五文者，背面铸五字；抵十文者，背面铸十字；今市上常行之，背无铸字，每一文亦抵青钱四文之用（红钱即普尔钱，红铜所铸也，惟回疆用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八）

正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林则徐接连二日在行馆为求书者写件，达五十余纸。（《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三九）

正月，黄瀚于去年十二月间奉命释还，至此时启行入关，林则徐写《乙巳正月送黄壶舟（浚）入关》诗，祝黄入关，并隐喻清廷不会使自己长戍的含意。诗中写道：

谪居已是六旬人， 归去依然矍铄身。

天意终怜清白吏，使君真作太平民。君籍太平县
瓜期许减经年戍，柳色先舒隔岁春。去腊立春前奉恩旨
但仗东风披拂力，肯教霜鬓老边尘。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三八）

正二月间，林则徐写《石梧中丞年大兄大人以徐有履勘回疆田之役，仍用该开韵赠诗见昂，亦叠前韵寄谢，即蕲粢政》。

雪海冰山化寓该，风行回鹘八城开。
岂徒款塞（称宾服），新夏按：手迹脱“称宾服”三字，据《云左山房诗钞》附录补
尽乐芸田咏子来。
见说解刀牛欲买，似闻布谷鸟先催。
羁臣犹荷皇华遣，圣世宽仁少弃才。

白发萧萧太瘦生，栖迟惟恋旧蓬衡。
倘容病鹤孤山放，谁结闲鸥浅渚盟。
学稼未成农已老，当官岂羨稷为名？
无端谬附屯田使，愧听车铃替庆声。

叠枉诗筒缔墨缘，云泥见忆感频年。
殷勤劝叱王尊驭，衰朽惭挥祖逖鞭。
穡事勉期臣力尽，民依总荷帝心怜。
劳薪毕竟成灰槁，爝火余光那复然。

丰穰屡报羨关中，积贮充盈窖粟红。
四野膏浓苗仰雨，两年化洽草从风。
纵成塞下营田议，难与岐西井地同。
垂颖铺菜皆政泽，提封五万久称雄。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四〇至二四一）

二月初二日，至河色尔台，有武圣庙及彩色三国故事壁画。

河色尔台，又名榆树沟，此处有榆树数株，井水可饮。军台洁净，较前数台俱胜。台之东亦有武圣庙，乃肃州镇军珠（尔登）所修者，与库木代台

之庙俱觉焕然一新。其匾额皆喀城书识赵廷璧所书，颇不软俗。壁间彩画三国故事，则皆榆林来此换防之兵丁张玉荣、刘兆祥所绘，亦颇可观。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〇）

二月初三日，至乌沙克塔尔台。记所见闻。

此台之东，有大玉三块，闻系乾隆年间由和闐入贡，运至此地，忽抬不起，奏奉谕旨不必运送，遂留于此。今视之若小山然，盖未琢之璞也；其旁露出一面，碧色晶莹，可玩而不可凿，亦神物也。台之西有山泉一道，甚清且驶。离台里许，亦有武圣庙，颇宏敞。其近山一带，闻皆蒙古游牧，开小店者皆与之交易。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〇）

二月初五日，林则徐行抵喀喇沙尔（今焉耆县），与调任办事大臣全庆会晤。当日有致阿克苏办事大臣扎拉芬泰函，告知到喀城时情况说：

兹于二月五日行抵喀城，常大兄尚未有到任之信。弟思目下春融雪化，正应赴地查勘之时，若在途次逗留，恐伊犁难于奏报。当与小汀八兄商定，即请其带印起程，并飞致常大兄毋庸急切来喀，仍在库城等候接篆。即查勘地亩，在彼亦可面商。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〇）

[按] 常大兄指常清，字靖亭，接替全庆署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者。小汀八兄指全庆，古城领队大臣，奉命与林则徐会勘垦地者。

[又按] 致札拉芬泰函，原无写信月日，但从函内所记内容与《乙巳日记》相核，正月初六日日记称：“闻常靖亭将到”，初七日日记称：“早晨靖亭到任”，则此函当写于初五日夜。

二月初七日，林则徐与常清、全庆晤面后即离喀城，渡开都河行进，当晚宿南台，写致郑夫人及汝舟函，内容为处理一般家事。（《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九）

二月初八日，林则徐至库尔勒（今库尔勒市），“见回人（维吾尔人）起土撒种，询之，乃种木棉也”。是夜，林则徐宿库尔勒军台，“此处铺户数十家，居民百余家，每年可出木棉百万斤”。（《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二）

二月十五日，林则徐行抵库车（今库车县），库车办事大臣扎拉芬泰出迎、陪同入城，“回人于山楼上鸣金奏乐”。次日会见在此地贸易商民，“面问垦田

事”。（《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四至五四五）

二月十九日，全庆到库车，与林则徐会合，共商履勘垦地事。“夜，整理绳丈，以备明日勘田”，可见林则徐办事之认真。（《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五）

二月二十日，林则徐与扎拉芬泰同出南门西南行七十里，至托依伯尔底（今库车县阿拉哈格乡铁提尔其村）所垦荒地，周历四至，逐丈较量，计地六万八千余亩。是夜，在附近之托克苏托马回庄（今新和县城附近托乌村）借宿。（《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五）

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与全庆会商拟定勘田情形事略，寄与布彦泰。收到布彦泰十四日来函告知，全庆会勘垦地一事已奉到道光帝朱批“所见甚好”。次日，林则徐与全庆开始查勘库车垦地。（《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七）

二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到阿克苏城（今阿克苏市）。次日往乌什（今乌什县）。三十日，抵达乌什。（《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八）

二月，清廷命邓廷楨为陕西巡抚。（邓邦康：《邓尚书年谱》）

二月至六月，林则徐在南疆除从事屯垦工作外，还入乡问俗，写了《回疆竹枝词》三十首，它对维吾尔族人民的农作节气、宗教活动、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建筑医学、文化艺术等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内容很丰富。如描写新疆风土有一首云：

豚彘由来不入筵， 割牲须见血毛鲜，
稻粱蔬果成抓饭， 和入羊脂味总羶。

对于社会风习也有比较真实的描述，如写维吾尔人窖藏粮食的风俗和杈子母的放债行为说：

金谷都从地窖埋， 空囊枵腹不轻开。
阿南普作巴郎普，
积久难寻避债台。借债者，本钱谓之阿南普，利钱谓之巴郎普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四二至二四六）

[按] 竹枝词，本巴渝一带的民歌，是流行于当地、可以配上乐舞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歌辞。中唐诗人刘禹锡根据民歌改作新词，歌咏巴山蜀水间的民间生活风俗和男女恋情，也曲折地流露出遭受贬谪后的幽怨愤懑之情，

盛行于世，产生颇大影响，为人称道和效仿，遂作为诗作之一而流传。此后历代诗人争相吟咏仿制，曾写过各地竹枝词，杂咏民情风物，形式都是七言绝句，语言通俗，音调和谐，文笔轻快。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则别具一格，诗中运用大量维吾尔语，形象地反映维吾尔族在清代的历史制度，反映南疆农作节气，反映维吾尔族历法宗教，反映维吾尔族文化艺术，反映维吾尔族建筑医疗，反映维吾尔族衣食起居，反映维吾尔族婚嫁丧葬，反映南疆生产落后荒凉之状和维吾尔人民生活艰辛之情形。流放新疆，使林则徐有了接近体察下层民众的机会，热情淳朴而贫穷的维吾尔人民，与内地迥然不同的习俗风情，戈壁绿洲的边塞风光，无一不令他耳目一新，深深吸引和打动着，为他的诗歌带来新鲜气息，也使他写下《回疆竹枝词》三十首，生动地反映了维吾尔人民的生活风俗和思想感情。诗中使用大量维吾尔语，平淡而又诙谐，写实又富有诗意，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流畅顺口，充满浓厚的维吾尔族的生活气息，不仅具有民歌特色，而且具有民族特色，向后人展示出一幅幅清代维吾尔人民生活的风俗图画。

三月初一日黎明，林则徐与维禄出南城，全庆与兴贵出东城，“各勘地亩，统计其地有十万三千余亩，即乾隆三十一年所设屯田处，分为三屯曰宝兴、充裕、丰盈，原设屯兵千名，今存三百四十名。地亦荒废者多”。（《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九）

[按] 维禄，字荷堂，满洲镶黄旗人。道光二十三年任乌什办事大臣，咸丰元年任锦州副都统。兴贵，字和庵。

三月初五日，林则徐返回阿克苏，次日与全庆一同南行看地。（《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四九至五五〇）

三月初七日夜，林则徐在阿克苏玉子满回庄（今阿凡提县塔木托格拉克乡玉吉买村）写发家信，希望自己获释，儿子得职。信中说：

此间所盼望者：一是散馆等第及引见、留馆确信；二是伊犁渠工请奖所奏旨意；三是勘过库车、乌什地亩之折是否批交部议，或照折明降谕旨；四是会试榜录、殿试甲第。此数件能同时统寄固好，否亦先将已见明文者寄来。

他在信中还告之日后查勘行程说：

现在我正往勘阿克苏之地，大约三月初十外可往叶尔羌，月杪始能

到和阗。仍须折回叶尔羌，往喀喀什噶尔。计至四月中旬可以勘毕，拟另由小路转回阿克苏（五月端午以前可回阿克苏）。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三至一四）

三月初八日，林则徐与全庆至朗哈里克（今阿凡提县城附近以北一带）新垦地，分东西两边丈量，林聪彝“乘马带各回官引绳而行，每十丈为一标记，至脯时量毕”。是夜，仍回玉事满庄住宿。（《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五〇至五五一）

〔按〕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三记载：“道光二十五年，阿克苏所属朗哈里克斯新垦地十万二千三百亩。”

三月中旬，林则徐由阿克苏往叶尔羌。一路上，需经过奇兰戈壁等地，风沙甚大，道路难行，林则徐曾排日记行程与开垦事，择要列次：

十日，到奇兰戈壁军台，“此程戈壁甚长，自萨依里克至此，名为百六十里，实有百八十里也”。作文牍，拟寄伊犁将军。

十二日，到图木舒克台（今图木舒克市），“风大难行”。

三月十二日，林则徐在赴叶尔羌途中有《致开明阿》函，感谢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开明阿上年绘赠《卡外舆图》，并附详细说明，送林则徐参考；今年又续访两处，请林补入，林则徐对开明阿关心边防提供资料，“铭感莫能言喻”。（林则徐：《致明阿书》，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六）

十三日，到察巴克军台，“将至台时，两旁土山，芦苇高丈余，车穿苇间行”。

又至巴尔楚克台（今巴楚县），为叶尔羌（今莎东县）与喀什噶尔两处交通要道，“水泉甚足，故可屯田”，“所垦之地，十余年来，已成者二万四千余亩”。

三月二十日，林则徐到叶尔羌。二十三日启行，往和阗（今和回市）行进。沿途经戈壁，时有沙土石子，尘土纷纷扑人。

三月二十四日，在波斯坎木台（今泽普县波斯坎木），沿途水渠甚多，车或涉过，或从革桥上行，登降俱险。……过一土坡，覆车，幸尚无恙。（《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五五）

三月二十八日，林则徐抵和阗，和阗办事大臣奕山出迎。林则徐了解和阗的历史与现状。

和阗旧有六城，今自大城而外，曰哈喇喀什，曰克勒雅里，此二处各有一城，回户皆数千；曰玉陇喀什，曰齐尔拉，曰塔克努拉，此三处有庄无

城，回户较少。或言此地回子乃汉人种，汉时任尚弃其众于此。唐代置于阘都督府，亦驻汉兵。回人谓汉人为黑台，其音转讹，乃呼为和阘。回人丧事无挂纸钱者，独此地有之，盖汉人遗俗也。

（《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五七至五五八）

[按] 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三记载：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和阘达瓦克开垦土地十万一百亩，招募回户承种九万六千亩”。据故宫档案朱批民族类和军机录副民族类所记，和阘达瓦克勘地七万二千亩，阿提巴什勘地二万八千一百亩，合计也是十万零一百亩。

三至五月间，林则徐曾多次致函时任叶尔羌参赞大臣的奕经，对其照顾表示感谢。（《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六至一九）

四月初三至初七日，林则徐与时任和阘办事大臣的奕山“同赴新垦地亩，周历履勘。至初七日勘毕。遂由新地取道，拟经赴杂瓦台，仍与小汀先后就途，约计望前仍可行至叶城”。（《致奕经》，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八）

[按] 小汀系全庆字。

[又按] 这次履勘中，据《乙巳日记》所记，四月勘量达瓦克及鸡克坦、爱海里地亩所量地约百余里。五日，赴阿提巴什勘量，所量亦约百里。七日即抵杂瓦台。

[又按] 四月初三至初七履勘情况，刘长明、周轩所著《林则徐在新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页195至197有较详记述，可供参考。

四月初九日，林则徐行至雅尔满军台，全庆接到上谕，“于查勘各城地亩事竣后，将喀喇沙尔续垦之地仍会同履勘”。

四月十五日，林则徐返回叶尔羌城。

四月十八日，林则徐履勘新垦和尔罕（今库尔干）荒地，“先观水渠形势”。次日，履勘新地。又至开渠引水之龙口“审视水势”。共“勘地九万八千余亩”。（《清宣宗实录》卷四一九）

四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至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晤叶尔羌参赞大臣奕山。

四月二十四日，林则徐至喀什噶尔（今喀什城）城，“此处虽亦土城，而气势雄壮，甲于回疆”。二十六日，“与喀什噶尔领队大臣开明阿等会晤。传唤回子阿浑阿密特等，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亦可见林则徐之不忘边防。

四月二十六日，林则徐与开明阿同至新开地亩之龙口，到后“先勘水势”。次日，“早起丈量地亩”。

〔按〕 此处地亩分河东、河西两处，“河东之巴依托海计地六万七千二百亩；河西之阿奇克雅黑，计地一万六千九十八亩”。（《清宣宗实录》卷四二〇）

同日，布彦泰发出伊犁开垦完工奏请奖励折，并附有《开垦阿齐乌苏地亩渠道全图》。（冯明珠：《清代档案展述介》，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物月刊》1993年第11卷第3期）全图纵41.5公分，横76公分，对全渠的修建工程的记述极为详备。图上黄纸楷书标识，有两段说明文字。其一，在图的左中部，文曰：“自哈什河龙口起，至乌合哩里克渠尾止，正渠计长七万七千四百五十丈，合计四百三十里有奇。宽自一丈九尺至三丈二尺不等，深自九尺至一丈六尺不等。”其二，在图的右下角，文曰：“通计正渠、副渠共建滚水石坝一道，拦水闸四道，退水闸一道，进水闸五道，退水石坝五道，分水闸三十四道，大小桥梁二十八座。”

《开垦阿齐乌苏地亩渠道全图》中显示的内容是：渠水引自哈什河，渠道工程有龙口及滚水石坝一座、闸桥二座、退水闸一，堆筑石坝长六里有奇；由此，渠道西南流，经过博罗布尔噶苏回庄南，建有博罗布尔噶苏进水闸、退水石坝、桥各一座；其后，有博罗布尔噶苏分水口和塔什鄂斯塘分水闸各一座；渠道由此从塔什鄂斯塘回庄东面转入西北方向，有桥、闸五座；又至阿勒卜斯回庄南，有退水石坝一、博罗布尔噶苏进水闸一；至此，渠道又改向西南流，至济尔噶朗回庄南，有桥一、济尔噶朗进水闸一、退水石坝一；渠道流经固尔扎城北，有辟里沁进水闸一，退水石坝一，宽二十丈；渠流至熙春城东北，有巴彦岱绿营分水口一座，渠道改向西北流；至巴彦岱城东，渠道又改向西南流，有拦水闸一、桥及分水口六座、界渠一；渠道至七里沟附近，有东阿里玛图进水闸一、退水石坝一座；渠道流至空罗罗俄博山东南侧，有拦水闸一、由此分出副渠一条，西南流经阿齐乌苏安户民地亩，副渠沿线有分水口九处、桥四座，副渠流至惠远城北，汇入三棵树大渠；正渠则沿山西北流，渠南侧另有一片阿齐乌苏安户民地亩，亦有九处分水口、桥五座，最后，正渠汇入乌合哩里克河。

赖洪波氏在其《林则徐与伊犁皇渠》一文中指出：“《开垦阿齐乌苏地亩渠道全图》详尽、准确地描绘了阿齐乌苏大渠的实况。它准确无疑地证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林则徐主修的开垦阿齐乌苏地亩渠道，历史上第一次从哈

什河引水贯通至惠远城西北的乌合哩里克河，建成了东西横贯伊犁河北岸农田灌区。这条阿齐乌苏大渠，全长四百三十余里，是清代新疆各垦区中最长的灌渠；阿齐乌苏大渠灌溉面积约二十余万亩，也是当时新疆最大的灌区，至今伊犁各族人民受益，这是林则徐在伊犁为民造福的实在业绩。大渠浚通后，阿齐乌苏的十万余亩土地，主要安置了民户，是清代民屯的重大发展。”（《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四月，邓廷桢署陕甘总督。（邓邦康：《邓尚书年谱》）

五月初二日，林则徐顺河东行，“沿河沙路，杂树林立，见河流汨汨东趋，恨无一苇可杭，徒费轮蹄之苦”。

五月初三日，林则徐抵巴尔楚克台。初五日，由小路折回阿克苏。至此，已将六城地亩全部勘完，并作出报告。旋即沿旧路去库车。途中奉命与全庆查勘喀喇沙尔（今焉耆）。

〔按〕关于林则徐新疆履勘的情况，可参阅刘长明、周轩所著《林则徐在新疆》页201至211。

五月初三日，林则徐收到家信，“闻英夷占住福州城内之乌石山，拆祠庙为兵房，炮火军器运入城者无算，官不能禁”，因而发出了“未知伊于胡底也”的感叹。

五月初五日，林则徐因李星沅调任江苏巡抚，写《前诗尚未缮寄，闻中丞调抚吴门，七叠前韵再呈教正》四首。诗中推崇李星沅的“实政”。其第三首称：

秕糠前度话因缘， 三仕江东忆十年。
未与嗷鸿回菜色， 难除害马愧蒲鞭。
连樯飞挽终无策， 比户追呼剧可怜。
最是禾棉将熟候， 别风淮雨听凄然。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四一）

五月十三日，林则徐抵阿克苏城。因全庆患病，停留数日。十九日始启程。

五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与全庆在大窑子候晤新授叶尔羌参赞大臣麟魁（梅谷），后至拜城台馆宿。“拜城田户甚众，汉民来贸易者亦多。”

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至库车。

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初四日，连日为人书写挂屏、联匾、函信、横幅等多件。（《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页五七〇）

五月二十七日，林则徐收麟魁（梅谷）函，二十九日即复告行程说：

昨已行抵巩平，（库车）即拟驱车东迈，因焉耆（喀喇沙尔）所辖，尚有两处续垦之田，俟至查勘全完，谅在夏末秋初之候。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六）

六月初一日，林则徐在致郑夫人及汝舟家书中，表露出急切盼归的心情。

自三月间过阿克苏之后，愈行愈西，距嘉峪关已及万里，寄信多有遗失，且昼夜总在路上，行时多歇时少，所以许久未及寄信。端午节以后所行乃回头路（已将六城地亩全行勘完，陆续呈请将军具奏），若能一直进关，则中秋以前总可赶到西安了。只因途次又有谕旨，令与小汀同勘喀喇沙尔之地，则路过彼处（幸是回头必经之路），不能不再耽搁。而伊犁开垦完工奏请奖励之折，系于四月廿八日始经奏出，计批回总须六月底始到伊犁，再由布将军驰函寄知，约须十日。须见此件恩旨，始能一直进关，则是由喀喇沙尔起身□行已是中元光景矣。昨想一法，欲于喀喇沙尔勘地之后及早离开，是以具一呈子与布将军，说因鼻衄盛发，回疆并无医药，拟由喀喇沙尔勘地完后就近赴土鲁番、哈密寻医诊治，请其附片一奏，未知伊肯代奏否？（顷于六月初一日接到布将军回信，伊不肯代奏，只好罢了）若果奏出，则于喀喇沙尔不过耽搁数日，拟直由土鲁番赴哈密，等候将军之信，计算入关程站，可以赶早二十日。又思京中五月内伊犁完工折子到时，定已先见谕旨，如有释回之信，自必赶寄西安，西安亦必赶寄关外。但未知官封递与何人？若仍寄至库车札南山处，则我业已行过库车以东，伊再将信打回，徒然往返。想懈翁或能代算程期，将信递至哈密，托波□办事大臣转为探交，则当不至延滞也。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八）

六月初二日，林则徐函告奕山履勘垦地情况：

弟与小汀周历回疆，已将六城地亩全行勘毕，惟喀喇沙尔尚有续垦之地，于四月间复奉谕旨，仍令会勘。现于六月初由库车赴彼，大约月内总可勘明。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九）

六月初八日，林则徐与全庆同勘库尔勒北山根续垦之地。次日，同回至喀喇沙尔，林则徐在此停留多日。

六月十三日，林则徐函吐鲁番同知福升，告知已履勘完毕，正待东行。

弟查勘回疆地亩，业已遍历八城，现于六月初旬回至喀喇沙尔。因本城续垦之地亦奉派令会勘，不免小有耽延，拟望后定可东行。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五）

六月十四日，林则徐会同全庆等“同往环城东南一带，丈量续垦之地，午刻量毕”。

是日，林则徐收到伊犁将军布彦泰初五、初六日两次来函并抄录廷寄一道及军机会同户部议复库车地亩折稿，“虽已准予给回耕种而语意甚为勉强”。于是又与全庆共商再作一复文。

布彦泰还函告林汝舟已留馆。

六月十七日，林则徐与全庆会商履勘喀喇沙尔地亩事，共“草折稿”。至此，林则徐完成了南疆垦地的查勘工作，总数为五十七万八千余亩。

[按] 林则徐南疆垦地亩数，各种记载不同，以六十余万亩为宜。

六月十八日，林则徐致奕经函，对勘荒工作及清廷处理将荒地给予回民耕种事表示异议说：

徐于六月九日行抵焉耆，将此地续垦官荒会同履勘。适接伊犁将军来文，知库车垦地一案廷议虽勉准给回，而挑剔责备之处不一而足。且强将粮赋定为按亩平分入官。其末后结穴，又虑及各处捐办开垦有勤派苦累情事，仍令陆续招民，不许迁就。库车所议如此，则各处自概可知。查前勘六城之地，除喀什之河西一处酌议招民外，其余概请给回。于六月初五以前由伊江全行奏出，此时势难再改。昨又具文缕析登答，声请复奏，不知得免愆尤否？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六）

同日，有《致赛什雅勒泰》函，述库车及查勘六城之地概况，与致奕经函内容基本相同。

[按] 赛什雅勒泰，字石溪，满州正黄旗人，时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是伊犁将军布彦泰的胞弟。

六月二十一日，有《致扎拉芬泰》函，议论库车新赋事，表达林则徐敢于力

陈民情的精神。

库车新赋，建议按亩平分，其势断行不去，但此时勿庸以口舌空争，总于试种一年后察看之时，应行痛切力陈，自不能听其为横征苛敛之议。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一）

六月二十二日，林则徐离喀喇沙尔向吐鲁番进发，全庆等俱送于郊。

六月二十六日，林则徐抵托克逊。

六月二十八日，林则徐抵吐鲁番。

六月，云州回民因永昌回民受当地“香把兄弟”欺凌而起事赴援。（《永昌府志》卷二八）

六、七月间，林则徐在给林汝舟信中，坚持将垦地给回民耕耘的主张：

夫田地欲招民户者，为边防计耳。殊不知回疆之所谓边防者，防卡外之浩罕、布鲁特、安集延而已，若八城回民，何防之有？回子至愚极懦，且极可怜。自汉官以至兵丁，使唤之甚于犬马，其贸易放债之汉民欺瞒之盘剥之，视若豕羊而已。以公道言之，回子无日不应造反。其所以不反者，从前受准噶尔之害更甚于此，归本朝来，即算见了天日。故虽行路之人，见有汉官经过，即行下马磕头，其敬畏如此。军台弁兵偶一生气，伊即丧胆，鞭打脚踢，不惟不还手，且不敢逃开。是天生一种蠢人，为高庙当时看透，故决计开辟，所向披靡，大功立成。前此张格尔之叛，乃浩罕为之，非张逆有尺寸之能也。浩罕知回子最敬其和卓（即圣人）之后，以张格尔是和卓嫡派，养在彼国，居为奇货，道光六年挟以作乱，扬言和卓得复回疆，所有田地分厘不要完粮，各城回子信以为真，是以该年西四城望风响应，一时俱陷。迨后所言不验，且将回子家产人口掠抢往浩罕去者不计其数，此等愚回始悔从逆之误。十年间再行煽惑，遂骗不动矣。璧星泉《守边辑要》内言之甚详且确。

此次历尽八城，亲见其居处饮食之苦，男女老幼之愚，实在可怜。一人两个冷饼便度一日。桑葚枣杏瓜果一到熟时即便度饥，并两个冷饼亦舍不得吃。如此好百姓，汉民中安得有之？若恐其富强而生反侧，此隔壁账而又隔壁账者也。前次汪衡甫致懈翁信云“田地给回，恐致内占”。懈谓此说大不可解。如以田与浩罕，始有内占之患，以本城回子耕本城地亩，何云内占？衡甫在枢曹中尚是最明亮人，所疑如此，余子更不必言

矣。如果南路欲严备边之法，只有将巴尔楚克旷地大为开垦，设为重镇，厚集兵力，不难成一都会，则卡外各夷如浩罕辈，永远不敢窥边。然必须有一百万经费，始能办成。而此一百万之费，不过二三十年内仍可收回，断不落空，何必欲于各城安插民户？无论此时无民可招，即使花钱搬送，亦是无益反害。非虑回子之不依汉民，乃虑汉民之糟蹋回子至于十分已甚，反致激变耳。

我本欲将此意作一总论，无如想及在朝之人，即松湘圃、那绎堂今皆绝迹，更复何可与言？且因有议论，而竟留于回疆筹办，则更为不值，故不如括囊之为愈也。今库车一处，廷议虽准给回，而钱粮要令平分。以此作难，实太不近情理。谦帅胆小，一见廷议挑剔，忽欲将已经奏定给回之八城一并自行改议，复请招民，并谓民无可招，归于拉倒而已。殊不知廷议只是磨牙，并非不准，安用出尔反尔，自家首鼠两端耶？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三至四四）

[按] 原信未注明月日，《林则徐传》增订本页519注④定为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中浣于新疆，但《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定为“道光二十五年六七月之交于勘地处”（页四三）比照该月林所写他函内容，此说近理。依之。

七月初二日，林则徐“仍为人作字，天甚热而来求书者愈多，只得截止矣”。晚离吐鲁番东行。

[按] 自正月至此引文及纪事除单注出处外，均据《乙巳日记》，未一一注出。

七月初四日，林则徐致甘凉道春熙函，言及查勘地亩完成后，在吐鲁番候旨。

弟远戍伊江，惟怀省疚。此次勘查垦地，已历回部八城，最后在喀喇沙尔勘明续垦之地，小汀八兄尚须留办，弟已与之分手，回至吐鲁番听候谕旨。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五）

七月初六日，林则徐在辟展（今鄯善县）致函一同履勘南疆垦田的全庆，并写《柬全小汀（全庆）》诗纪周勘垦田的情况说：

蓬山倚侣赋西征， 累月边庭并轡行。时同使回疆议垦田事
荒磧长驱回鹤马， 惊沙乱扑曼胡纓。

但期绣陇成千顷， 敢惮锋车历八城。
丈室维摩虽示疾， 御风仍喜往来轻。

频年迁客戍轮台， 何意辎轩使节陪。
归梦未逢生马角， 游踪翻得遍龙堆。
头衔笑被旁人问， 齿让惭叨首座推。
纵许生还吾老矣， 看君勋业耀三台。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四六）

七月十二日，林则徐在家信中急切地关心清廷对他的批折内容，表露了希望尽早释回的心情。

自六月初一日在库车发信之后，即赴喀喇沙尔会勘地亩。计在六月十五以前七处全行看毕，内有六处系由伊犁将军具奏，惟喀喇沙尔一处有旨令全小汀具奏，当在彼处与之商定折稿，即已全无勘地事宜。惟盼伊犁四月廿八所奏之渠工得奉有释回之旨，便可一直进关，乃迄今杳无信息，甚不可解。向来伊犁折子来回，总不出两个月。而吐鲁番为伊犁进折回折必由之路，是以六月内即由喀喇沙尔折回吐鲁番。查得军台号簿，伊犁四月廿八所发之折，已经回头，系六月二十日寅刻由吐鲁番递过，计伊犁六月十五日必可接到。而六月廿六日布将军又发一折，于七月初二日由吐鲁番递过，并未附有信与我。如果批折回来，是有释回之信，布将军谅必飞信告知。今看此情形，殊属不妙，或者如前年之交部议亦未可定耳。……

我现已将到哈密，如日内尚无信息，则不能直行进关，须在哈密等候。倘早晚间得有释回之信，则必兼程进关。家中寄信仍以托西安将军官封为便，但官封面上标明探投之处，须看光景。如系五月底六月初之旨意准予释回，则我现在早晚必可得信，直赶进关，家中信来只要写兰州、凉州一带探投；若前折是交部议，至七月半间始有释回之旨，则须写嘉峪关至哈密一带探投；万一竟不准回，则须递哈密一带了。枢官须晓得斟酌告知西安将军，以便他照样标写。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五二至五三）

是日，又有致河州镇福珠洪阿函，表示拟将垦地给维吾尔人的建议，并透

露出急盼谕旨的心情：

弟南路行程已逾半载，所勘开垦之地共有七城。前奉谕旨，似欲招致民人，然其势有所不能，只得仍以给回定议，均由统帅处核明具奏。但枢廷与户曹会议，恐不免挑剔多端。现于勘毕后回至吐鲁番，听候谕旨。伊犁渠工报竣之折，拜发已将两月，亦尚未知奉旨如何也。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五四至五五）

同时还附去致甘肃灵州参将保恒一函，更直接表示其东归的心情说：“弟自去腊至今，周历回部八城，往来约二万里。现已折回东部，尚不知能否入关？”（《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五五）

〔按〕 函中所言“周历回部八城”应指南疆的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闐、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和喀喇沙尔八城。

〔又按〕 陈胜彝曾据《乙巳日记》行程制《林则徐所经各城军台里数表》，附此备参阅。

起迄时间	所经各城	军台数	里数	备 注
正月初三 至二月初五	绥来县城至 喀喇沙尔城	14	1 605	二月初五至初七 在喀喇沙尔城
二月初七至 二月十五日	喀喇沙尔城 至库车城	10	825	二月十五至二十一日 在库车城并勘地
二月二十二至 二十七日	库车城至 阿克苏城	6	640	
二月二十八 至三十日	阿克苏城 至乌什城	2	230	三月初一、二 在乌什并勘地
三月初三 至初五	由乌什重返 阿克苏城	重至不计		
三月初六至 三月二十日	阿克苏城勘地 及赴叶尔羌城	15	1 540	三月二一、二十二日 在叶城
三月二十三 至二十八日	叶尔羌城 至和闐城	8	770	三月二十九日至 四月初二在和城
四月初三 至十五日	和闐勘地及 返叶尔羌城	重至不计		四月十六、十七日 在叶城

(续表)

起迄时间	所经各城	军台数	里数	备 注
四月十八至二十四日	叶尔羌勘地后经英吉沙尔城至喀什噶尔城	6	180	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在英城；四月二十五至二十七在喀城
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三	喀什噶尔勘地后至巴尔楚克台	1	680	五月初四、初五在巴台
五月初六至六月十四日	东归至喀喇沙尔城勘地	重至不计		六月十五至二十一日在喀喇沙尔城
六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	喀喇沙尔城至吐鲁番城	重至不计		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二在吐鲁番城
七月初三至初八	由吐鲁番东行，往哈密途中	5	340	七月十二日在瞭墩，十五日至哈密
总 计	共经军台里数	67	7 110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页二三一)

七月十五日，林则徐到哈密。

七月二十四日，有《致刘建韶》函，告以回归尚无讯及诸子轮换事：

昨乃伊江信，知彼处渠工奖励案内，贱名已落深山。羝不能乳，马不生角，付之时命，曷可如何！兹先遣彝儿回至西安，换舟儿出来随侍。弟在伊吾暂住，俟舟儿到后再作熟商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五八)

八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奉旨续勘伊拉里克垦地。由东路折回，于今日到达吐鲁番。

我由哈密折回，于廿二日到吐鲁番，而伊拉里〈克〉续修之工尚未赶完，只得略为停待。

《家书》，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五九)

[按] 此家书写于九月一日。

九月初一日，林则徐由吐鲁番至托克逊，全庆来此会合。初六日，查勘伊拉里克续修工程。林则徐以极为认真的态度验收这一工程，他的旧属黄冕曾对此有所回忆：

彼时塞外垦务，如伊犁数处及乌鲁木齐之伊拉里克，较有实济。冕所承办（新夏按：伊拉里克水渠工程），亦自信未敢草率。公偕全公验工时，公独测量土方，逐加驳诘，加工补挑至再，意犹未尽。冕不测公意，请曰：“在事诸人，实已智能索尽矣，未审公意且云何？”公笑曰：“诚为是乎！上可对朝廷，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察友，亦且休矣。”乃命停止。

（黄冕：《书林文忠公逸事》）

〔按〕为了弥补伊拉里克垦地水利之不足，林则徐倡导掏挖坎儿井。但大规模的计划，一是由于财力缺乏，二是必须上奏朝廷批准，以致未能马上实施。年底，林则徐获释入关，全庆也奉召进京。后任伊犁将军萨迎阿将林则徐在伊拉里克掏挖坎儿井的计划实施完成。林则徐晚年向年轻的左宗棠说起此事，“颇以未竟其事为憾”。（《左文襄公全集》书牒卷一七）三十年后，随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进疆的幕僚施补华来此，作诗《伊拉里克河水利，林文忠公遣戍时所开，所谓四十八坎儿也，贤者所至，有益于民如此》：“海族群吹浪，疆臣远负戈。田功相与劝，水利至今多。垂柳家家树，回流处处科。白头遗老在，怀德涕滂沱！”（《泽雅堂诗集》卷二）今天，伊拉湖乡的维吾尔、汉、回各族人民群众还流传林公当年来此倡导掏挖坎儿井的事迹。他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好事，人民至今没有忘记他！

九月初二日，甘肃永昌清吏指使沈盈等杀回，“不分老幼男女，杀绝乃止，搜掠财物，乃其余事。计惨杀城内及南门外（南门外为中城，乃五城之一，又谓之五甲）回民一千三百余户，计八千余丁口”。（《回民起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于是，永昌一带回民进行武装反抗斗争，发布檄文，历数永昌地主政权的罪状，宣布进行武装斗争的目的。（《回民起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九一）

九月二十八日，清廷以伊犁将军布彦泰奏陈林则徐在新疆有开垦功，命林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谕内阁，布彦泰奏，查勘开垦事务将次完竣等语。前次该将军奏称，林则徐于伊犁开垦阿齐乌苏地亩内捐办要工。嗣因新疆南北各城开垦事务，迭经降旨派令林则徐同全庆前往履勘。兹据布彦泰奏，各城开垦，九十月间即可全局完竣。林则徐自飭派查勘以来，自备资斧，效力奔驰，将近一载，著有微劳，著飭令回京，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清宣宗实录》卷四二一）

[按] 林则徐在西南疆勘荒开垦的成绩具见《清史列传》卷五二《全庆传》(《清史稿》卷三八九《全庆传》所记过简)。综其大要为：

(一)“库尔勒距喀喇沙尔二百余里，查环城一带所用水，应于前年开浚北大渠南岸，接挖中渠一道，引入新垦地内，又于地内分挖支渠两道。其库尔勒北山根地亩，须用开都河之水，该河南岸山根，旧有龙口一处，为回庄引水之渠，今新垦民田，未便仍用回渠之水，应展宽龙口，加工修筑，并别挖大渠一道，即与回渠并排，再于新垦之地，分挖支渠四道，地尾别挖退水渠一道。”

(二)“伊拉里克系在吐鲁番所辖托克逊军台之西，该处旷地一区，形势平坦，土脉腴润，土人谓之板土戈壁，即此次所垦之官荒也。再行而西为沙石戈壁，约二百余里，始至山口出泉处，有大阿拉浑、小阿拉浑两水汇成一河，从前渠道未开，水无收束，一至沙石戈壁，任其散漫，潜入沙中，而东边之板土戈壁，水流不到，转成一片荒滩。此次办理开垦，始将极西之水导引而东，即在沙石戈壁内凿成大渠，复于板土戈壁多挖支渠，以资灌溉，而龙口之束水石坝与下游之泄水长渠，一切钜工均经办竣，启坝放水，溜势畅行。”

(三)“此次所开大渠，地势约分三大段：自龙口至黑山头一段，系由西南折向东北，以顺向来水势，自属得宜；而黑山头至拦河坝一段，北高南下，水势偏趋于南；拦河坝至分水岭一段，南高北低，水又偏趋于北。询之土人，据称未开渠以前，水南北漫开，不能一气东注者，皆由地形互有高低，今有大渠以资容纳，即遇大汛，水有所归，但地底系碎石夹沙，而水性又横冲侧激，若两岸冲刷，恐渠身难免淤平，是岁修保护之功断不可少。”

(四)“查吐鲁番境内地亩，多系掘井取泉，以资浇灌，名曰卡井。每隔丈余，淘挖一口，连环导引，水由井内通流，其利甚溥，其法颇奇，洵为关内关外所仅见。此次垦地，不无高阜之田，难令渠水逆流而上，应听该户民于盐碱空闲之处，自行出夫挖井，冬春山水微时，可补不足。”

(五)总成效：按勘地先后顺序是“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喀喇沙尔及伊拉里克，凡垦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十八亩”。南疆垦田和兴水利的成绩，虽然由全庆出面奏报，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林

则徐所作的贡献。林则徐虽然由于是遣戍革员未能具奏,但他多年来积累的农田水利知识与经验,希望在畿辅试验而未获实现的愿望,竟然在边陲的戍所作出成绩,林则徐也会感到满足和欣慰的。

林则徐在履勘垦地所经见地名的回语含意,均在日记中有所记录,如:

(一) 哈拉玉尔滚军台:“回语谓红柳为‘玉尔滚’,谓黑为‘哈喇’。此台有古柳,故以取名也。”

(二) 托斯干河:“回语谓兔为‘托斯干’,闻河滨有兔,是以得名。”

(三) 乌什:“城之内,三面环山,山黑而石突出。回语谓突出者为‘乌赤’,乌什即乌赤也。”

(四) 巴尔楚克:“回语巴尔,有也。楚克,言全有。”

(均见《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

秋,林则徐致函陕西督粮道张集馨,对张照顾留陕家属表示感谢,并告知自己在新疆的状况说:

弟伊江奉戍,今已三年。去冬奉旨派勘回部八城新开地亩,近又添派吐鲁番、哈密两城,尚未勘毕。龙沙遍历,增白发之衰颓;马角难生,望青门而间阻。……

贱累侨居关中,本非不得已,年来寓庐迭徙,更恐门不容车,频枉高轩,不安实甚。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六一)

九月下旬,林则徐勘毕伊拉里克台地亩后,又奉命与全庆同往哈密查勘塔尔纳沁垦地七千余亩。

弟于九月勘毕伊拉里克地亩,因哈密之塔尔纳沁亦奏开垦,复蒙派令往勘。其地距哈城将近三百里,山中雪盛,觅路颇难,然不敢不冲寒而往,弟未知此役毕后尚可希冀息肩否也。

(《致福珠洪阿》,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六六);又参见郑国:

《林则徐致福珠洪阿书札》,见《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十月二十九日,林则徐由塔尔纳沁回至哈密。当地绅商军民百余人拦车递呈,按告七世哈密王伯锡尔“勒租收费,要求清查东新庄土地。十一月初一,林则徐与全庆在哈密公署当面询问伯锡尔。关于东新庄土地,伯锡尔愿将东新庄万亩土地献为公有。十一月上旬,由全庆领衔、林则徐会衔发出《查

勘哈密地亩严禁私垦勒租索费告示》，全文如下：

为通行查禁事。

照得本内閣部堂、本候补京堂奉命前来哈密查勘地亩，十月二十九日自塔尔纳沁回至本城，有绅商军民多人拦舆递呈，以清厘哈密地土、明定疆界等情合词恳办。查阅词内控称：“哈密地土虽宽，民田竟无半亩。即各庄回子所种之地，报部册内亦仅京石籽种三千四百余石。此外所有新田皆系现任札萨克承袭郡王伯锡尔私垦专利，喝阻民人不得耕种，即瓜菜之地亦纳回王租赋，其关乡市镇大小铺屋并煤厂、石山、木山，皆勒地租。又将近城一带坟地筑墙围占。兵民如往殡葬，即有回人出阻，给价数两始埋一棺。即营中修理军库药局、兵房马棚，取土一车亦索钱数十文。近闻钦奉上谕，各城扩〔旷〕地一律招民垦种。经本城大人奏明，附近哈密城有当年官荒地亩，且见城外东新庄一带有回王现种之地。经本城大人飭委哲章京查勘，钉木立桩。伏祈趁此开垦之时，清厘地土，不惟民生有裨，且固国家边防。”等语，接阅之下，殊勘诧异。

查新疆自入版图以来，无论南北各路，寸土皆属天朝。况哈密内附最先，康熙年间即已编设旗队，是阖境之地皆官地也。自额贝都拉承受札萨克敕印以来，现已六次承袭，深荷大皇帝厚恩，世为国家臣仆，于普天率土之义岂有不知？惟访问一二循私之辈，将《回部王公表传》影射附会，以为哈密地土曾奉恩旨免粮，即混指为该回王私地。似此悖谬之论，惶惑人心，深为可恨！不得不明白辨析以破其谎。

即如《表传》所载：“康熙五十四年谕曰：‘哈密编设佐领，无异内地。’”是该处地土早经由官经理，故当时分开屯田至十余处之多，不特防兵数千资为口食，并将吐鲁番回民移来养贍，明非札萨克所得自私，其证一也。

《表传》又载：“雍正十二年所部献可耕地之错军营屯田者，上以哈密皆国土，且为缠头回族世耕地，不忍别置民人，而其地错官田，不便兵民互耕，诏别给地亩及牛具谷种偿之。”等语。夫“国土”者，国家之土，不得谓之回土也。“不忍别置民人”者，以其时哈密尚无内地人来，只有回族世为耕种，不忍从别处招民安置，致多迁徙之烦。设使当时哈密民人亦如今日之多，即何难就近安置，非谓回子耕过之地不可以置民人也。“不

便兵民互耕”者，谓其地既与官田相错，只宜收作官屯，全交兵种，不便使民与兵互耕一处，非谓民与回不可互耕也。圣谕至明，岂容借端影射。且当时所献之地，必已收作官屯，故有别给地亩偿之之谕。而所别给之处，仍是哈密境内荒地。可见该处地土随在由官拨给，非札萨克所得自私，其证二也。

《表传》又载：乾隆元年额敏奏：“兴师以来，哈密岁纳屯粮二万七千五百石。”是当时交官粮石比现在多至三四倍，官地之广可知。又载：“乾隆十八年谕曰：‘哈密所属赛巴什、达哩雅等处屯田，前给回人耕种，所交谷石以四分交官，六分给与回人。今阔伊等生计稍艰，著加恩将每年所获谷石全行赏给，不必交官。钦此。’”查赛巴什即今之蔡巴什，原给回人承种纳粮，至乾隆十八年乃免交官。而二十三年改防兵为眷兵，则又将蔡巴什之屯田给兵承种，至今无异。是该地给回给兵，皆可因时制宜，更非札萨克之所得私，其证三也。

《表传》又载：“乾隆二十一年谕曰：‘准噶尔全部底定，哈密属邑德都摩垓、图古哩克地，不必复设汛哨，仍给回民为世业。钦此。’”查德都摩垓，即今之上莫艾；图古哩克，即今之土古鲁，专指此二处给为世业，则此外之非世业可知。况查哈密厅现存卷内，粘有乾隆二十一年印文。内开：“侍郎雅奏称：‘七月二十八日奉上谕：黄廷桂奏，据哈密贝子玉素富呈称，从前回子所种之上莫艾、土古鲁，仍祈令回子耕种，请旨等语。现今哈密回子生齿滋繁，又经平定准噶尔，一应卡伦等项俱无庸安设，著加恩照玉素富所请，将上莫艾、土古鲁等处赏与属下回子耕种。该衙门移行彼处，承办官员会同驻扎巴里坤侍郎雅尔哈善，将此等处详查，赏与回子耕种。钦此。奴才随遵将办理哈密回民主事萨满达带赴上莫艾可种之地，东自那木图鄂哩起，西至英布拉克止三十里，北自伊布拉克起，南至巴汗布拉克止六十丈。土古鲁可种之地，东自伯尔齐尔起，西至和济格尔布拉克止十二里，北自阿尔噶郎图起，（南）至阿格止一百丈。请照奴才等详查四至以内，令其耕种。’奉朱批：‘知道了。钦此。’”是该地四至极为分明，四至以外仍归官地，非札萨克之所得私，其证四也。

以上各层，证据显然明白，除曾经奉旨赏给之地应为回子世业及历届报部册内指明回庄地方，每年所下籽种石数之地，应听回子照旧耕种

外,其余概系官地。如该回王伯锡尔所开之东新庄一带地亩,即是私垦。至于勒取地租,围占坟地,掩埋索价,取土要钱,此等行为,如果属实,殊出情理之外。

本部堂、本京堂接呈之后,遂于十一月初一日同至哈密大人公署,适该回王伯锡尔稟上衙门,当经会同哈密大人,将原控各情面加询问。据伯锡尔回称:“东新庄一带之地逐渐垦成,今知应属官地,情愿献出作为公田,另呈请奏。至一切勒租索费,该回王俱不知情。”等语。除献出东新庄之地,现将已垦未垦处所统行丈明,俟奏奉谕旨,钦遵办理外,所有勒租索费等事,该回王既不知情,自系其属下人等借端勒索,致招军民公愤,亟应严行查禁,俾民回永远相安。

本部堂、本京堂现驻哈密,专待完结此案。合亟咨请贵大臣飭属照会伯锡尔,先将近城坟地一带前筑围墙即行拆毁,听军民葬理,不得阻索。其关乡市镇铺屋门面暨煤厂、石山、木山各官地,俱不得勒取地租。闲旷地面,听军民取土资用,不得索措。倘该回王属下尚有借端勒索之人,即须重治其罪,不稍宽贷。

总之,新疆与内地均在皇舆一统之内,无寸土可以自私;而民人与回子均在圣恩并育之中,无一处可以异视。必须互相和睦,畛域无分,始足以荷覆载之生成,享闾阎之乐利。伫候办结之日,即将禁止缘由飭行厅营,督令军民泐石刊碑,立于城关大道之旁,俾众目共瞻,永昭遵守。除咨哈密大人外,合并通行严禁。为此,行厅、协知照,即便公同禁止毋违。

右行哈密厅、协。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二六至三二九)

十月,永昌回民的反抗斗争在清兵的镇压下失败。(《永昌府志》卷二八)

十一月初,全庆、林则徐将《查勘哈密地亩,严禁私垦勒租索费告示》内容,向布彦泰汇报备案。

全、林同启官保将军阁下:

敬启者,塔尔纳沁开垦一案,等(新夏按:指全、林二人)未经往勘之先,即闻众论纷纭,咸谓有地无水,若果招民承种,必至貽误屯粮。在未曾目击之时,虽有所闻,不敢预存成见。迨身至其地,逐加履勘,乃知所谓可垦之地皆错杂于屯田之间,琐碎零星,并无整片大段,其为数亦仅六

千有零。然尤其病之小者，及查勘水源，更属毫无把握，即屯田七千余亩，尚有不敷浇灌之时。遍询兵、遣人等，均谓若添民田，伊等均不能承种屯田。察核众情，实系必不可办之事，只得据实中止。但思等仰蒙特派到此，如竟拙然而止，于心殊有未安。

又查哈密境内，除官屯之外，民田并无一亩。似此咽喉要地，实边防最重之区，无田无粮，几成化外。而耳闻回王自道光十三年至今，垦成田产以数万计，其专利营私之术，军民言之皆甚切齿。等自沁城回至本城，有百余人环跪递呈，诉其勒捐各情，细询皆无虚捏。就中东新庄钉桩一段，舆论咸疑为别有文章，固亦未敢臆揣，然复阅原折本，将附近哈密城当年官荒之地与沁城并提，而后半乃专言沁城，不提附近。且既于上年十月间即以木桩定界，而久之转无信息，当面亦未告知，倘于等离开之后，嫁名掺纵，致冒不白之冤，尤不得不虑。等接呈之后，因于次日同往公署，传到伯锡尔面询，并以大义开导。该回王尚知利害，先将东新庄地亩具呈献出。虽本系私垦官地，而既请作公田，即不便复行追问。是以公同赴地勘丈，连未垦之处共有一万余亩，统入开垦呈内，请祈核奏。第未知办理果否有当，声叙能否得宜，悬系于怀，殊未能释。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二九至三三〇）

十一月初一日，苏松太道官慕久公布《上海租地章程》二十三条。“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中外旧约章汇编》）

十一月初四日，清廷命布彦泰为陕甘总督，未到任前，由林则徐以三品顶戴署任。

十一月初六日，林则徐在哈密获悉以四、五品京堂起用之讯，即请伊犁将军布彦泰代奏谢恩并陈明将哈密一带地亩查勘工作结束后即起身回京。（《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二五）

林则徐对道光帝的这种恩宠非常感激，写了《乙巳冬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纪恩述怀四首》诗四章说：

飘泊天涯未死身， 君恩曲贷荷戈人。
放归已是余生幸， 起废难酬再造仁。
一唱刀环悲白发， 重来鞞毂恋红尘。

枯根也遇阳和候， 会见金门浩荡春。

浹岁锋车遍十城，旧冬奉命履勘回疆入城开垦地亩，近复续勘吐鲁番、哈密两城，甫经毕事

花门接面马前迎。

羈臣几见膺星使，

清秩频惭附月卿。道光六年在籍，蒙恩以三品卿视赭两淮，辞未赴。二十一年罢粤督任，复蒙以四品卿赴浙东，前后以四五品界京堂者三，益滋感悚

雨露雷霆皆圣泽， 关山冰雪此归程。

銜恩正对轮台月， 照见征袍老泪倾。

大树营门礼数宽， 将军揖客有南冠。

非徒范叔绨袍赠， 不待冯谖剑铗弹。

夙世因缘成缔合， 一心推挽愧衰残。

格登山色伊江水， 回首依依勒马看。

寓公家室问苍茫， 笑指新丰似故乡。贱累寓西安三载余矣

频附音书烦北海，李石梧中丞 曾同忧患忆南阳。邓榘筠前辈

门墙沆瀣云情重，眷属在陕，多承及门方仲鸿、刘鉴泉两观察解推之惠

儿女糟糠絮语长。

准备椒盘谋伐岁， 屠苏偏合老先尝。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四六至二四七）

[按] 林则徐在这四章诗中表达了对赦免召还莫能言状的感慨和喜悦，对道光帝充满感恩之情。他难忘在新疆勘地受到维吾尔民众欢迎的情景。回想自己三落三起的宦海生涯，叹息垂老弩末。感谢伊犁将军布彦泰对他的推荐引进，感谢李星沅等友人对他家人的关怀照顾，思念与他共经忧患的老友邓廷桢，急切盼望与家人团聚，也充满了他即将离别新疆时依依不舍的留恋之情。

[按] 诗题中伊吾旅次之“伊吾”为哈密古称，与今天山以北哈密地区之伊吾县为不同地理概念。

友人李星沅为此写了《和林少穆制军东归述怀原韵》诗，论述了林则徐的

志行建树，并借以表达自己企望与林共任艰巨的心情云：

天下安危系此身， 皇衷笃注老成人。
岁寒不改冰霜操， 地广能敷雨露仁。
万里轺车惊汉节， 半年筹策靖边尘。
坡翁诗句涪翁笔， 留作阴山勅勒春。

当时道济本长城， 百粤楼船横海迎。
坐叹炎蒸劳马援， 几令雪窖困苏卿。
臣殷北向忘羁旅， 帝盼东归算驿程。
毕竟孤忠动天鉴， 秋阳照烂有葵倾。

牙纛重临陕甸宽， 青门膜拜集衣冠。
乍瞻袞绣神先王， 细数轮蹄泪欲弹。
佛力允推肩荷钜， 雄心肯让鬓华残。
九州利病千秋鉴， 了了螺纹指上看。

伯劳飞燕感苍茫， 旧部依然蟹稻乡。
敢望前规奉萧相， 何期左顾辱孙阳。
远廛孤矢情珍重， 强负盐车道阻长。
回首三峰在天外， 蓼虫辛苦共谁尝。

（《李文恭公诗集》卷六）

邓廷桢获知林则徐召还起用讯后，写《喜少穆入关》诗祝贺，盛赞林履勘垦地的辛劳。诗中写道：

高皇拓地越乌秣， 圣主筹边轶汉家。
拟向轮台置田卒， 特教博望泛秋楂。
八城户版输泉赋， 千骑旃裘拥节华。
载笔它年增掌故， 羈臣乘传尽流沙。少穆自伊犁戍所，奉命履勘回

疆新垦地亩，驰驱越岁，遍历八城，得旨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

夔蛟心事最怜君， 燕羽差池惜暂分。

宣室忽闻新浹汗， 霸陵真起故将军。
春风远度天山雪， 卿月重依帝阙云。
往岁诗篇盟息壤， 道周相候慰离群。去春有奉怀诗云：“造物似有意，置我于道周，旦晚迎公归，慰我辋饥轸。”

（邓廷桢：《双砚斋诗钞》）

林则徐在回京途中写对邓贺诗的和诗《次韵嶰筠喜余入关见寄》，回忆了戍所生活，并表述了自己将署陕督能和邓共事的喜悦心情。和诗写道：

田屯塞下稻分秬， 万里穷边似一家。
使命惊闻来雪窖， 谪居曾许泛星槎。
鸡竿正及三年戍， 马角应怜两鬓华。
还向春明寻旧侣， 巢痕回首感搏沙。

暂膺假节又随君， 左右居然两陕分。
攘臂应嗤老冯妇， 充繻或识旧终军。
清阴最喜秦中树， 幻态刚愁陇上云。
何日初衣俱释负， 沧江双桨逐鸥群。

林则徐的释回起用，在士大夫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从时人的诗集中可见到有较多的诗篇，如著名诗人梅曾亮写有《林少穆先生奉恩旨入关署陕甘总督作此寄呈》诗云：

中外倾心望赐环， 竟回旌旗过天山。
运筹久已伸清议， 臣节终能转圣颜。
梅海尚口心胆壮， 屯田未觉鬓毛斑。
华阴曾有灵岩句， 绝壁重题想更攀。

（梅曾亮：《柏枧山房诗集》卷七）

文学家鲁一同更是满怀激情地高歌《使君来》云：

儿走呼爷爷语儿， 侯官使君今日来。
赦书如风行万里， 还公节钺征公起。
一日数惊万口传， 城中倾城市罢市。
使君不来海水立， 夷人仰天手加额。

（鲁一同：《通甫诗存·之余》卷下）

[按] 鲁一同的《通甫诗存》卷三尚收有颂林功业的诗二首：

失喜儿童叫， 从天雨露新。
焉耆人入汉， 张掖地通秦。
国有河山福， 朝多老大臣。
荐贤蒙上赏， 此谊足沾巾。伊犁将军布彦泰力荐，疏再上，得俞旨

终竟朝廷意， 迟回有岁年。
政宜操管钥， 不遣扫鲸鱣。
汉使初通马，土蕃遮留汉马，公剿之有功
河隍旧垦田。公在伊犁垦田八十万亩
书勋劳史笔， 余事及三边。

与林则徐曾同官共事的钱宝琛也写了《闻林少穆节帅起官陕督有作》诗云：

苍天久系殷时望， 紫塞旋闻起故官。
万里岩疆初被命， 三吴旧部尽腾欢。
简孚岂借山公牍， 连汇看弹贡禹冠。
雨露雷霆天意在， 非缘旷荡下鸡竿。

（钱宝琛：《存素堂诗稿·壤音集》）

李星沅的儿子李杭也以晚辈的身份写了《闻侯官林公入关志喜》诗以贺云：

去国三年劳戍役， 营田万里画边屯。
忽闻优诏来丹极， 已报生还入玉门。
故郡正思庸魏尚， 谪居未忍老虞翻。
共知明虑由天断， 早献汗谟慰至尊。

（李杭：《小芋香馆遗集》卷八）

即使不相识者也以诗表达了企望的心情，如时人张金镛写诗道：

书局随身日， 伊循罢垦时。
难辞贤者责， 终赖圣人知。
起为苍生贺， 休教绿鬓丝。
玉门万杨柳， 眼盼入关旗。

（张金镛：《躬厚堂集》卷四）

[按] 张的诗题是《闻林制府(则徐)东还有作。余未识制府,不以寄也》。

从上面选录的诗篇看,这些具有不同社会地位与身份的人所表达的欢忻感情正以见林则徐被释回起用确实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也以见林则徐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人们给予的评价。

十一月十一日,林则徐亲戚王景贤获悉林被起用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讯,在友人寿筵上传述轰饮。次早“衢歌巷忭”者十余日。待正式消息到闽,“阖城万众手额,颂皇上圣明”,而“吴、楚、两粤之人”也都“欢喜过望”。但是,王景贤也提出很中肯的施政建议说:

顾前此开府多在南方,今则拥旄西北,治法疑有不同。窃谓南方风气近柔,而屡经兵事,所以治之者,当以宽大为先,使元气渐舒,而后激之以义愤,始可用以敌忾制强。西北俗素刚劲,必以威重为镇抚,使法令纪纲,肃然无犯,而后渐摩以仁义道德,乃可齐一其风气,俾日进于醇。……景贤亦有窃用杞忧者,天下财源日匮矣。即以闽省言,赋税重加,富民且不免坐困,而贫乏者无论焉。吏治官方皆以理财为急务,民生疾苦,谁为动念?滔滔者不知何时得返?我公一出,为苍生系命,望大持主见,挽此狂澜,将天下实依赖焉。

(《上林少穆岳叔书》,见《伊园文钞》卷四;

又见《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三五五至三五六)

十一月十一日,林则徐结束在新疆履勘垦地任务,从哈密启程返京。二十二日在玉门奉旨,命他不必来京,径赴新任。二十四日,抵肃州,上《遵旨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迅即驰赴署任缘由折》。(《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五〇〇)

冬,为黄溶(壶舟)撰《壶舟诗存》序。

昔齐次风宗伯之序《绿天亭集》也,曰:“澄泉一泓,屈曲从山中泻出峭壁,悬为瀑布百丈,汇为巨潭。夹以玲珑岩石,随势转折,望之窈然而深,浏然而清,浩然而注诸沧溟,此鹤巢林先生之松古文之得意者也。”盖宗伯与鹤巢先生,生同时,居同郡,其倾倒必深,故其言如是。然只谓其清矫拔俗,得诗家之一格而已。

不百年而有黄壶舟先生者出,与鹤巢先生同里闾。鹤巢居横溪,壶舟居凤山,则相违不三十里也。鹤巢累举不第,穷愁著书,以老明经终;

壶舟虽成进士，官知县，以微譴挂吏议，谪戍乌垣，归隐故里，则出处之艰辛，与鹤巢亦略相似也。而其为诗若文，能浑函万有，不主故常，汪洋恣睢，惟变所适。窥其意境，若长江之放乎渤澥，竹木扁舳，不遗巨细，而无乎不达。盖鹤巢之气清，壶舟之气雄；鹤巢之笔幽，壶舟之笔健也。

方壶舟迁谪乌垣时，余亦屏逐伊江，往往相逢戍所，辄翦烛论文，连宵不息，各出其丛残相评鹭，商略去留，不存形迹。及乎分手离居，时以邮筒相倡和。今且先后赐环，约与同行。盖一居浙，一居闽，虽终歧路飞驰，尚可联轡同鹤至章门也。

乃余忽受命勘地阿克苏城，壶舟少住西安，以待余返轡。甫将入关，而又有署理陕甘制军之命，恐壶舟以待久不至，将买骑而南，不获复与相见。亟为表章其制作之宏，且追溯相与往还之迹，合为斯篇邮寄，而附诸简端，以为他日万一相逢券。余诚未知次风宗伯之与鹤巢先生其始终交谊为何如，而余两人者亦可谓相知心矣，奚必同居里，相征逐，而后谓之知交乎哉！

道光乙巳秋日留。愚弟林则徐拜撰，时在肃州城东行馆。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四至四一五）

〔按〕林则徐到肃州，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称道光乙巳秋日，疑有误。

〔又按〕序中所言齐次风即史学家齐召南，官至礼部侍郎，所著有《赐砚堂诗文集》、《水道提纲》等。鹤巢为林立松号，字菟木。浙江台州人。秀才，工诗文，有《绿天亭集》，是序撰于道光二十五年。

十二月初十日，林则徐在凉州接署陕甘总督，并驻此地指挥镇压藏民反抗。次日，致函福珠洪阿，叙述藏民反抗情况，征询镇压对策，并请调集随身亲兵，函中称：

迨至玉门，忽奉署理陕甘之命，真是梦想不到。仰荷恩施破格，不胜感极涕零。然番务之难，至于此极，弟以昏庸之质，且感老病之身，如何可以将就？此番谦帅之授，却在意中。渠尚有平反逆案，未能遽结，知弟奉旨署理，自不肯赶早驰来。大约春夏之交，始届瓜期，实有度日如年景象。自入关后，接据禀报番贼情状，抢马抢人，戕兵戕官，不下十余起，与七八月间竟无二致。总缘庆署镇军（新夏按：名庆和）被害之后，并未接

有一仗，获有一贼，斩有一贼，兵胆日怯，贼胆日张。若竟不能挽回，地方尚可问乎？

弟腊月初十日在凉州接篆，奏明在此驻扎，一时尚难返省垣。若东而西宁，西而甘州，再有他警，尚不免移往调度。无如情形路径全是生疏，员弁贤愚亦多不悉。所有剿番事宜，究竟有无扼要之法，务祈二兄大人详相指示，以启茅胸，万勿稍有客气。至河州兵丁，向称甲于通省，其中何人番径最熟，何人技艺最精，何人临阵最勇，可否由尊处挑选数十名，俟操练精熟时，就近遣到西宁一带？弟一经至彼，拟再通加考验，收作亲兵，遇有吃紧之处，使之出阵立功，为他兵之表率，未知卓裁以为可否？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六七至六八；郑国：《林则徐致福珠洪阿书札》，见《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十二月十三日，耆英与德庇时在香港会晤后，代英人请求准入广州城。（《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五）

十二月十四日，姚莹闻林则徐内召，写《察木多归次闻少穆旧帅以九卿召还喜而有作》诗，反映当时著名人物对林关心的情况。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五有《林制军内召》条记称：

闻少穆先生以九卿内召喜而有作云

白发丹心出玉关， 清风皓诗集作朗字月满天山。
五年中外同翘首， 一夕乌孙报赐环。
明诏应收父老泪， 花砖仍冠上卿班。
三吴故吏如存问， 新探江源雪岭还。

（诗又见《后湘诗续集》卷四）

当时，友人方士淦、宗稷辰、萧元吉都有贺诗见寄，林则徐分别写了《方濂舫太守（士淦）闻余入关见寄次韵答之》、《次韵宗濂楼见寄》、《次韵答萧谦谷太守（元吉）》等诗作答。这些诗除了表示对召还的喜悦和感恩外，也感叹自己已是垂老弩末，恐难有所作为。（《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四八至二四九）

十二月十八日，广州人民进行“反知府斗争”，知府刘浚逃走。夏燮的《中西纪事》卷十三记有斗争的具体情况。

〔按〕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五、《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五页一〇均

记此事经过。

十二月二十四日，有《致李星沅》函，告知陕甘地方不稳，并谋制炮。

闻南中秋成尚好，漕事谅胜往年，惟清查未知有眉目否？恭读恩诏，漕项在豁免之中，比之前番即为易办矣。盗风迩来更炽，水路起自王江泾，旱路迄于峒嵛驿，大抵不能晏如，此一事恐费清神不少耳。

兰垣自虚席之后，弟本谓阁下十居其七，谦帅十居其三，乃翔凤不屑恶木之栖，意者垂益在廷，或有拜稽之让耶？弟之昏庸衰废，幸而得荷赐环，那复有此代庖之梦？乃主恩出于望外，而臣身入于坎中。今冬贼焰之张，较夏秋似犹有甚，东西两路杀人如麻，营马之一去不复返者又不知凡几。弟子玉门得旨催赴署任，不得不兼程入关，嘉平十日于五凉受篆，并奏明即驻其地居中调遣。无如军无斗志，望影先奔，积习早成，竟非一时能挽。兹另募猎户土兵，团练村庄民勇，究亦未知有济否也。谦帅在伊江本有平反逆裔之案未即了结，闻弟在此暂替，更必迟迟吾行。此地贼情来春更不可问，谅至爱不忍视其殒越，务望有以策之，感祷曷有极耶！

梅生太史考差在即，谅不必随侍南行。吴门幕中多有可延之友，必不至如弟目前之身兼数役也。舟儿冒寒出塞，致患剧疾，顷尚未瘥，然犹幸有伊随来，略助一二，知念，并以附陈。璧星泉制军近日具奏，新铸之炮燃放甚远，轮车及元宝炮架又极灵妙，不知究竟得用否？吴中炮匠果有精能手段，望查具姓名住址寄示，弟现欲捐制此器，其匠人可以雇来否？炮架炮车乞绘一图（贴说更好）赐寄，感荷，感荷。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六九至七〇）

十二月，林则徐归途行至甘州，镇压了当地藏民暴动。（《清史列传》卷三八《林则徐传》）

十二月，林则徐在《致姜玉溪》函中，向其详细了解造船铸炮之事说：

弟阳关甫入，巨任重权，自惭老病之增，弥切履临之惧。现以生番肆扰，亟宜设法剿防，然费绌兵疲，时形棘手，未识长才至契，又将何以教之？前次足下委赴江南监造战船，未识如何造法，并曾否经手铸炮？所铸是否即照洋中铜炮？每位斤重若干？费用几许？口门多大？能放多远？并祈详悉开载，以广见闻，是为至幸。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七〇至七一）

是年,林则徐曾致书胡林翼,勉其出而问世,“不宜自甘暇逸”。(夏先范:《胡文忠公年谱》道光二十五年条)

是年,林则徐可能写《槎河山庄图刘燕庭廉访(喜海)属题》(页一〇八至一〇九)、《曹丹山(杰)属题诗稿》(页二五〇)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是年,英国侵略者在广州黄埔设立柯拜船坞(Couper Dock; J. C. Couper & Co.),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办美华书馆印刷所(Mei Hwa Printingoffice),英国东方银公司在香港设分公司。

是年马建忠(1845—1899)生,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近代维新思想家。所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和《马氏文通》。

是年胡敬(1769—1845)、富呢扬阿(1789—1845)卒。

道光二十六年 丙午 1846年 六十二岁

正月，林则徐在陕甘总督署任，并在凉州发家书，表示自己急切希望卸去署任，归返内地。信中说：

南坡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凉州，现尚在此。因我欲铸炮，伊力任自赴江苏，劝同寅捐办解来，日内议尚未定，大约初十外始能前进耳。

此时番务如此之闹，我不能回兰，家眷自不便迁来。至于交卸后能否不被羈留，殊难豫揣。今我且将此情写与谦帅，伊若肯放我去，则三月初谅可卸事，即勿庸前来，若伊不肯放我，二月间亦当有回信来，彼时可定主见。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七三至七四）

[按] 南坡即黄冕；谦帅即布彦泰，字子谦。

正月初十日，有《致全庆》函，告知尚难一时离开甘肃之无奈心情。

此间兼旬以来各路查探却无贼踪，但番匪并未受创，岂肯远颺？恐在近处潜藏，难保旦夕间不又窃发，是以弟仍在五凉暂驻，未敢遽赴湟中也。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七四）

二月初五日，林则徐到西宁。（《致福珠洪阿》，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七五）

二月初十日，林则徐上《商议新疆南路八城回民生计片》，片中根据他在南疆勘荒所见，反映了南疆维族人民的生活困苦情状说：

查南路八城回子生计多属艰难，沿途未见炊烟，仅以冷饼两三枚便度一日，遇有桑椹瓜果成熟，即取以充饥。其衣服蓝缕者多，无论寒暑，率皆赤足奔走。访闻此等穷回，尚被该管伯克追比应差各项普尔钱文。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五一—）

二月中旬，林则徐于西宁有《致福珠洪阿》函，告知甘肃一带“已无贼踪”，

且已移驻湟中。

昨日因甘、凉一带已无贼踪，弟遂于正月二十六日由彼移驻湟中。仲春五日到此，察看附近一带，亦尚未见有偷渡、聚抢各情。然番贼出没靡常，巡防不敢稍懈，连日拿获汉奸十余起，现在严审惩办矣，以儆戒其余，未知果能有效否？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七五）

[按] 福洪珠阿时由甘肃河州镇兵调任直隶天津镇总兵。

二月至六月，林则徐幕友陈德培在西宁从林则徐由新疆带回来的译稿中亲手抄录其中一小部分集成《洋事杂录》一卷。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自春二月至夏六月，在少穆先生幕下，得录此千百之一。

（《洋事杂录》跋）

[按] 《洋事杂录》，系林则徐在广东时组织翻译西书和新闻报纸等所留存的一小部分的洋务资料，内容比较广泛和琐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林则徐署理陕甘总督，其幕僚陈德培抄录成册，现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全集》本所辑者，即根据该所所藏手抄原件复印件整理点校。（《林则徐全集》第七册，译编页三五六至三八二）

[又按] 1985年10月林氏后裔林永保在福州“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对《洋事杂录》予以介绍，并与孟彭兴合写《新发现的〈洋事杂录〉述论》一文。（《学术月刊》1985年第12期）次年，林永保与孟彭兴共同整理校点了《洋事杂录》，全文刊载于《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同期还发表了陈胜彝所撰《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珍贵记录》，对《洋事杂录》作了评介。

《洋事杂录》凡八十八页，页八行。陈德培亲加题签，并有短跋，题签下钤有“子茂”（陈德培字）阳文篆字朱印。

《洋事杂录》既有当时传闻的四洲之属国名称，中西历之比照，阿拉伯数字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读音的资料，又有关于度量衡和各种币制名称、兑换率以及铸造质料等知识，还亲手摹绘了几种外国驻华使节印章和外币图式等等。

林则徐上《拟将黄冕暂留西宁差遣片》，奏留曾在新疆帮同办理垦务的原江苏知府黄冕（南坡）暂留西宁差遣。（《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五一七）

三月初二、三日，初六日，英人在福州连续肇事，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五，页三一至三三）

三月初六日，云南回民起义军攻永昌飞石口，杀守备赵发元等；又攻官坡、大力哨，先后杀死外委杨廷佐、都司缪志林等。（光绪《云南通志》卷一〇六，《武备志》二三六，成事六）

〔按〕相传，缪死后，其女发誓嫁与为父报仇者，道光二十八年，林则徐在滇督任，捕杀击毙缪志林的起义者。缪女守誓，自愿委身于林则徐。时郑夫人已病故，林遂纳缪女为侧室，后同返福州。缪女为人甚好，颇受乡党家人尊重。光绪间尚在世。其生平无正式文字记载，林氏后裔曾据亲闻写成一文，已收入本谱谱余。

三月初七日，林则徐因鼻衄、脾泄、疝气及喉痛失音等症，请求在布彦泰接任陕甘总督后，“俯准于卸事后，暂行请假在寓医治，遇有紧要事宜，仍与布彦泰、达洪阿往返函商，密筹会办”；“一俟所患病症稍就减轻，仍即勉力趋公”。（《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三一八）

三月初七日，上《请留用熟悉边情将领徐福马进禄片》，因“该二员久任沿边营缺，洞悉番情，马进禄尤能晓番语”，请留于西宁差遣，足以见林则徐之知人善任。（《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五二一）

三月初九日，耆英与德庇时在虎门订立英军退还舟山条约五条。（《中外旧约章汇编》）

三月十一日，布彦泰到西宁接任陕甘总督，即赴兰州任所，林则徐仍留西宁会办“番务”。

三月中旬，林则徐函告刘建韶在甘镇压藏民情况。

弟代庖刚及九十日，而劳惫兢懔之状，不啻以日为岁，前于西路派兵搜查之后，番贼幸已远飏，当经捉获汉奸及土番之冒为野番、积年行抢并戕害官兵者，解审严办，匪类稍为敛戢。仲春移至湟郡，亦曾筹兵一二起，略树声威，总以经费难筹，不能放手一办。现在获案之贼，虽有五十余名，只能示警一时，不足永除此患。三月十一日布官保来湟接篆，弟交卸之后，希图可释仔肩，不谓先奉留办番案之旨，不能藏其庸拙。而孱躯自二月来，咳嗽不止，竟至失音，其他鼻衄、脾泄、疝气诸疾迭起丛生。不得已奏恳圣恩暂请给假，尚未奉到批谕，兢惕弥深。昨因彝儿亟须回闽

补前两次岁考，舟儿又不能离开，只得将贱眷接到兰泉，稍可就近照应。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七六）

〔按〕《林则徐书简》标写信日期作二月中浣，但此函明署“季春中浣”，当为三月中浣。

三月二十日，陕西巡抚邓廷楨卒。三十日，清廷命林则徐继任，但仍留甘肃与布彦泰会同办竣“番务”。林则徐在甘肃对藏民的反抗进行了镇压。

三月二十八日，林则徐于派兵清查“驻牧大通河脑之雍希叶布番族”有无反抗情事后，特制定约束章程四条，并上报清廷。章程全文如下：

谨将核拟约束雍希叶布番族章程四条，敬缮清单，恭呈御览。

一、令该番堵截贼路，奋剿立功也。查该番住牧大通河脑，逼近八宝山，为河北扼要之区，近年果洛克番贼由海南突出，及河南族番由东信等处偷渡，北窜甘、凉，无不取道大通河脑。兹据该族百户等结称，身被贼名，无由辩白，请杀贼报效，以判泾渭。查该族人丁率多勇悍，且住牧处所又皆扼要门户，若纵贼内窜，则被抢之家，众怨群疑，百口难辩。应令该百户等嗣后常派番子，勤加哨探，如遇果洛克及河北番贼假道图抢，立即督率番众，尽力堵御。即或贼匪势重人多，力有未逮，亦须飞报该管盟长及各卡营汛官兵，准备防剿。设贼匪先已抢掠得赃，取道而返，尤当埋伏山涧，截贼归路，即将所获牲畜，尽行给赏，如有生擒贼匪，并准解送，照赏格厚给优奖。务使外来番贼，进无所掠，退无所归，则该族既可洗去贼名，且更有功足录。至著名贼匪旦曾奴勒布等，无论是否果洛克及冒名雍沙之别项番族，该百户等总当设法访缉，亦限一年之内，侦捕送官，以明心迹而观后效。

一、令该番全行剃发，以免溷淆也。查甘省住牧之蒙古熟番，率皆剃发留辫，惟河南之野番及川省之果洛克等族，均系留发被面，故生番熟番之异，即以剃发不剃发为分。而雍希叶布一族，自道光十八年准其依附蒙古住牧以来，仅止该百户百长剃发留辫，其所属众番，仍蓄留全发，与野番等初无二致，无怪沿边及附近军民群疑该番为贼伙党。兹经站柱等传集百户百长头人等，宣示德威，伊等带领番众多人，同至营盘，环跪感泣，佯称情愿剃发留辫，以绝他族番贼冒名嫁祸之弊。自应准其辨别，以释群疑。即飭站柱等取具该百户等番字切结，倘以后再有该族番子蓄留

全发，洵入野番行抢，一经被获，除将本犯加等治罪外，该百户等亦必从重示惩。

一、番族户口，应责成盟长百户随时认真查报，以祛流弊也。查该番户口应以此次所查清册为定，嗣后遇有增减，悉令报知该管头人，转报百户百长，汇总造册，出具番结，呈报右翼盟长。该盟长按季派属前往，逐细编审，如有增减，即于册内分晰注明。由该盟长按年照造蒙字清册，出具承查印结，转报青海大臣衙门，每年酌派司员，率同该盟长前往抽查。非但不准容隐别族番户及内地奸民，即本族番子先经他往，此次查未入册之户，亦不许私自收留，以杜逸犯潜回之弊。

一、买易粮茶，应严禁溢额，以杜接济也。从前雍希叶布初住青海，所需粮茶，悉照蒙古章程，请领印票，定数易买。乃近日讯据汉奸等供指，果洛克番子由川省买食黄〔粮〕茶，迨结伙远来，遇有缺乏，皆川省近边番族为之接济，并称雍希叶布与果洛克世代姻亲。今该族百户等既自剖明，并无勾结果洛克情事，自应即照现查人数，计口授食，使其仅敷所用，则接济之风，不禁自戢。此后应买粮茶，悉由右翼盟长督飭该族百户，按照丁口确数，报明青海衙门，逐细核定，照例给票购买，不准稍有溢数。倘有影射夹带情弊，一经查出，即提该百户等从重治罪。

（《林则徐全集》第三册，奏折页五四九至五五一）

三月三十日，林则徐于甘肃平番县会见新任伊犁将军萨迎阿。萨向林征询伊犁之吏治民情。

奴才萨迎阿于三月三十日晚在平番县遇见林则徐，向其询问伊犁地方情形以及各官中能办事者。

（《史料旬刊》第38期，页三八一）

四月，江苏诸生卜起元有《上陕西巡抚林少穆先生书》，针对时弊，畅论人才与廉耻问题，希望林则徐给以汲引。

当今天下之事，莫急于人才，莫重于廉耻。无人才则无实政，无实政当事皆工涂饰，成法适为趋避之空文，一书吏足以应天下矣。无廉耻则争势利，争势利居官日事夤缘，仕途为商贾之借径，生民无不为其鱼肉矣。故在阁部无献替之臣，台谏无骨鲠之臣，封疆无保障之臣，地方无刍牧之臣，合内外百执事，无敬事勿欺之臣，而且专征无韬略之将，临敌无

忠勇之士，防御无可可用之兵。举世泄泄，讳言国政，以诡随为称职，以正直为不祥，以谄谀为贤能，以忠信为谬妄，廉耻之丧，人才之衰，未有甚于今日。……然人才实邦国之本，廉耻实人才之本。今本已坏乱，何以能不切杞人之忧也。……今则不必问其人之贤否，捐贖入粟多者，即可以膺民社，为显官矣，而欲责其廉，是犹责商贩以廉也；而欲责其义，是犹责盗贼以义也。夫至为商贩盗贼之行，上不以为过，众不以为羞，其又何人不乐为也？……中夏为礼乐文教之区，而上下交征利如此，是以腥秽杀人之烟土，耗我内地精华矣，犬羊成性之夷鬼，索我帑藏金银矣。……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宠赂章，其误国也，其殃民也，皆上所令也。而犹问其国计，彼固不知何以为国计；而犹问其民生，彼固不知何以为民生。虽有廉耻无所用，虽有人才何自兴。……人才之盛衰，关乎邦国之盛衰也。特是人才固为为政之具，而求人才于今日，实寻常选举科第中之所难，即有有志济世安人者，亦不屑为时下揣摩之术，而无由自进。平素砥砺廉隅者，又不工为时下趋附之方，而不欲求进。……今年已蹉跎至壮，深恐岁月如流，欲此身之不委于沟壑而不得。用是悄然，徬徨中夜。如先生察其言有可采，因以其人为可教，幸裁之使进于道。自念此身得以出大贤之门下，将来或进身有时，亦足以立尺寸功名，仰报君父，步趋后尘，不至空言无补。

（《潜庄文钞》卷二；又《林则徐书笥》增订本，页三五九至三六一）

四、五月间，林则徐在兰州写《致金安清》函，告以近年状况说：

自辰年手答一书之后，旋以密承温谕，勘地回疆。穷亥步于大荒，历庚卅于经岁。……只以甫入阳关，即权制篆，值防番之鲜暇，欲裁谢而未遑。每溯丰标，弥增歎臆。

弟沦谪三年，奔驰万里，自蒙环召，谬代边防。始则备御于西凉，继又周巡于湟郡。春杪幸经交卸，冀得稍掩疏庸，复奉恩纶，谬膺陝抚，仍以会筹番务，留驻兰垣。虽贼踪业已潜藏，而葳事尚难预计。

（原件藏故宫博物院，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七七）

闰五月二十九日，林则徐于兰州《致刘建韶》函，告知陝省情况说：

弟自湟郡回兰，意已决然求退，不过因布官保屡相劝阻，略待假满始陈耳。不谓再造恩慈，复畀关中之席，乞骸之说一时竟不敢言。因所奉

谕旨须于番务竣时始能赴任，是以谢恩折内豫请竣事之日先行进京。近日奉到朱批：“毋庸来京，可赴任时即赴新任。”钦此。若论目前，沿边一带尚属安恬，即赴陕未为不可。第适贼踪窃发，布官保出巡之后，策应未便无人，所以姑为小住，然亦无益之甚也。陕西虽称完善，而近年闻亦难言，究竟何弊必先力除，何害必先豫杜？各处人材、吏治以及南北山紧要事宜，务祈详加密示，俾得先时筹画，临事施行，实所感禱。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七九）

[按] 张守常《林则徐手札受信人刘闻石》一文以此函为五月二十九日所写，《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惟函中有“前于五月所发函中”一语。从语气体察似以闰五月二十九日为宜。

六月十四日，李星沅五十初度。林则徐写寄《石梧五十初度，八叠前酌寄祝》诗，表示祝贺。（《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五〇至二五一）

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离兰州赴陕抚任。（《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八）

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从兰州启程赴陕抚新任时，上《赴陕西巡抚新任起程日期折》，报告甘省“筹办番务”情况：

窃臣仰荷恩纶补授陕西巡抚，仍留甘肃会同布彦泰、达洪阿筹办番务。当即具折叩谢天恩，并请将会办事竣，于到任之前先行进京陛见。钦奉朱批：“毋庸来京。可赴任时，即赴新任。”钦此。臣跪诵之下，敬绎再三，既不敢以瞻就下忱再行渎请，而本任之职守与番务之情形，尚须权其缓急。

查本年沿边各卡隘防守綦严，并无野番窜入，惟上冬循化厅卡外之黑错寺番贼劫杀洮州土司一案，官兵赴彼缉凶，胆敢抗拒戕害，不得不慑以军威，是以数月以来臣未敢遽离甘省。当与督臣布彦泰等叠次奏明添兵易将，恪遵历奉谕旨，攻其要害，歼厥渠魁，务使番族等知威知惧。兹经达洪阿带兵剿办，将主令抗官之僧寺及恃众济恶各番庄悉行焚毁，贼番巢穴为之一空。其逃至果岔地方希图负隅为固者，复经痛加剿击，斩获甚多，余众乞命投诚，随经收抚，将田地招良承种，大兵凯撤回营。计此案先后解到番犯共有六十三名，除西宁镇总兵站柱所获内有讯系株连之人业经随时释放外，其余均已分别勘办，另行会折具奏。又本年以来拿获番贼汉奸多起，亦就其情节轻重，会核罪名，分别奏咨完结。

达洪阿于撤兵后经过省城，与督臣布彦泰及臣面述一切，遂回青海本任。布彦泰以奏准亲巡边隘，亦在料理起程。

臣前由西宁回至兰州，已阅四个月，现与布彦泰、达洪阿访问舆论，咸谓向来番匪出没靡定，虽不敢保其久远无事，而此时野番之慑伏，边隘之安恬，实与去岁情形判若霄壤。臣思近年番匪鸱张，原因弁兵怯懦所致。卡隘几同虚设，既不能堵贼于未来之先，入山视为畏途，又不能击贼于失事之后。卡内则有汉奸熟番为之引路通信，卡外则有番僧巨寺为之匿犯窝赃。是以来去自如，肆无忌惮，不独民间叠遭劫掠，即戍官亦若泛常，不独草肥始出逞凶，即寒冬亦多肆扰。经此次大加惩创之后，番众知喇嘛寺院不足恃为护符，我兵知大炮抬枪实能远攻克敌。军威既振，贼胆自寒。加以督臣带兵亲往各卡周历巡阅，新任提臣台涌不日即可到甘，亦能力加整顿，臣现在别无应行会办之事。而陕省文闱伊迩，巡抚例应监临，所有科场事宜亦须先期督办，免致临事周章，是以臣谨遵前奉朱批：“可赴任时，即赴新任。”定于六月二十四日由兰州起程。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九至二〇）

[按] 此折为六月二十四日所上，是对前此镇压藏民活动的总结，关于黑错寺事件尚有多折涉及，如五月十八日所上《添兵黑错寺会办戕杀土千户杨国成案片》，闰五月二十五日所上《黑错寺拒缴凶犯已被焚毁并酌量撤兵折》，六月十四日所上《续攻黑错寺众败退聚匿之仲巴喀果岔地方情形折》及六月二十六日所上《攻毁黑错寺所获之犯审明定拟折》等（《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稿页四至二一），可参阅。

林则徐少年时的朋友杨庆琛得知其受陕抚任命时写诗以贺云：

策马朝行塞，	闻鸡夜枕戈。
田畴春万顷，	风雪鬓双皤。
臣节初终凛，	君恩感涕多。
八驂临莅处，	四境起欢歌。

輿望孚堂镜，	仁风速置邮。
天低秦陇月，	霜肃节辕秋。
宵旰纾西顾，	关津控上游。

祝公绵福寿， 黼黻赞皇猷。

（《林少穆同年入关旋拜陕西巡抚之命喜而有作》，见《绛雪山房诗钞》卷一八）
闰五月，有《致江鸿升》函，告知剿黑错寺反抗势力。

此次达都护带兵直捣贼巢，复追窜匪，两次痛剿，大获胜仗，斩杀甚多，将该寺四百余院及番庄三十余处全付一炬，可谓大振军威。查系积恶最著之番族，今得痛加剿洗，使之胆落魂惊，谅各族闻此风声，亦必交相震慑矣。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八〇）

六月，胡林翼由陕西捐输案内报捐内閣中书，并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此事系由林则徐专折奏办。（夏先范：《胡文忠公年谱》道光二十六年条；《请准降调编修胡林翼改捐知府片》，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三四）

六月以后，林则徐函唁朱克敏母丧。朱将此函上石。

时轩老先生孝履：昨者小住粉乡，始亲芝雅。正结因缘于文字，旋增别绪之滢洄。枉送临歧，殊深怯悃。

满以来歌鹿鸣，藉堪再接尘[塵]谭，乃展讌函，惊悉太孺人驾返瑶池，曷胜骇悼。在执事心殷爱日，定知哀毁异常，然思太孺人寿近八旬，庆貽三代，已咸臻乎五福，知无憾于九原。况闻匠事先成，益见孝思维则，尚冀葆身自玉，以礼节哀，是为至嘱。弟身羁关辅，未能恭奠灵帑，兹附便寄上楮敬一函，殊惭绵薄。祈代荐瓣香是荷！专此奉唁，诸惟珍摄。不宣。

学弟林则徐顿首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八一至八二；刻石藏甘肃兰州文物管理处）

[按] 1983年兰州某氏把保存多年的两块石刻捐献给国家，其中一块系林则徐致朱克敏母唁函，即上文所录内容。朱克敏，字时轩，兰州人，为书画篆刻家。母死时，林则徐曾致唁函，朱将此函上石。此石横37厘米，高31厘米，字体是工笔小楷，共16行，180字。1983年7月28日《兰州日报》曾报道此事。

七月初九日，林则徐抵西安，接任陕西巡抚。于十三日上《接任陕西巡抚日期折》。（《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九三一）

八月初五日，苏松太道与英领议定英租界西界。（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

八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上《请鼓励渭南知县余炳焘片》，除要求奖励镇压反抗的余炳焘外，还分析了渭南一带发生反抗斗争的原因说：

陕西省之渭南、富平、大荔、蒲城一带，久为刀匪出没径途，缘此数处回族最多，素以争斗为能，抢窃为利，与刀匪互相勾结，势焰益张。攫财物则彼此分赃，闻缉拿则纠同抗拒，有窝巢以为藏身之固，有器械以为抵御之资。不独兵役避其凶锋，即州县营员，亦不免望而却步，虽访知著名恶党亟应搜捕驱除，而转思惜费惮劳，不如省事。又恐负嵎恃众，易致损威，且即破一巨巢，获一大伙，而又虑及在逃余犯或设计报复，或捏控抵制，其为后者正多，并又惮于吏议之严。因起获火器刀矛而转咎其从前之失察。是畏累之心愈甚，即缉匪之劲愈松，讳饰因循，渐至养痍貽患。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三八）

但是，人民反抗的真正原因是由于连年灾歉，民生困苦，致使社会动荡，反抗蜂起。十一月间陕西朝邑县一位七十八岁的举人李元春在上陕西护抚杨以增书中曾沥陈人民极度困苦以致发生反抗的状况说：

……朝邑之灾，比他处为甚。麦多未种，种亦未出。明岁虽少收，恐犹今岁之歉也。……现在饥民流徙满路，或有缢树赴水投崖而死者。其未徙之家，有阖门坐待饿杀者；有煮食干瓜皮、辣菜叶而卒无以延生者。其中鬻妻鬻子女弃婴儿者，殆不可胜数。加以匪类所在多有，或以夺食而至毙人命，或聚众黑夜强劫，或结伙白昼乱掠。……

（李元春：《上护院杨至堂大人言救荒书》，见《桐阁文钞》卷六）

[按] 杨以增，字益之，号至堂，山东聊城人。十一月间，林则徐病假，杨以增护陕抚。

八月二十八日，林则徐于西安函陈德培，告知陕西不安定情况说：

弟自七月初九日行抵青门接篆，倏已月余。公事较之他省原属简少。然刀匪之诈扰，回众之凶强，欲戢顽梗，以安善良，即非易易。且夏秋雨泽稀少，秋收歉薄，已无补救之方，而种麦届期，最不可误，屡经设坛祈祷，始获两次甘霖。二麦尚可播种，然仍未见深透，盼泽犹殷。……顷闻番贼闹至嘉峪关外，殊堪愤恨。布官保大约重阳后可回省，敝意甚恐其进京也。……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八四至八五）

九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上《拿获抢劫轮奸要犯审办情形》折，报告陕西“刀匪”作案情事。

窃照陕西省刀匪最为间阎之害。经臣叠飭严缉，已据渭南县拿获要犯多名，当场格毙数犯，并夺获刀械火器，即经臣提犯审明定拟，奏蒙圣鉴在案。

查此等匪徒，总因伙党众多，并有私藏器械，胆敢逞凶藐法，靡恶不为，且毗连甘南之河州、灵州，民风亦多犷悍。臣前在甘省即闻有陕西大荔等处回匪、刀匪潜赴甘肃连界地方，勾结匪类，伺劫擄人，倚恃山路纷歧，往往此拏彼窜。当与督臣布彦泰、提臣石生玉熟商，檄飭文武，无分畛域，严密堵缉。

嗣臣到陕后，又查知甘省派员在灵州等处获贼颇多，各犯闻拿奔逃，势必潜回原籍，密札大荔〔荔〕县知县熊兆麟，刻即悬赏购线，设法侦拿去后。旋据熊兆麟禀称，访得县属丁家村实有甫自甘省窜回刀匪，即督率差役前赴该村围捕，陆续获到了六八、丁未成、丁五三、丁培娃、丁沙嘎儿、于囊壶六名，讯认听从丁双受纠约，各带库刀，赴甘肃灵州一带抢劫属实。随即添派差役，密拿首犯丁双受。追至山西交界地方，将丁双受拿获到案。讯据供认纠众行劫，并与在甘被获之丁六儿将事主妇女轮奸不讳。又经该县派遣丁役缉至山西吉州地丁续获逸犯丁万山，先后禀报前来。此案丁双受等纠伙抢劫、轮奸种种不法，系在甘肃地方，陕西省并无报案，已飞咨甘省查核原案，一面飭提各犯来省，严讯核办。又据三原县知县周赓盛禀称，访闻刀匪猴振有等在该县曹师凹地方客店伙抢妇女，勒赎轮奸，当即会营赶往围拿。该匪等持械拒捕，差役受伤。又经该县添差往拿，先后获犯猴振有、孙可全、梁学义、李振魁、贺学孔、张西仲、荆有芝、荆有云、樊五等九名，讯认纠众携带顺刀，伙抢妇女武张氏、刘李氏、易荀氏、王尚氏、孙刘氏，关禁勒赎，轮流奸污，并拒伤差役属实，现亦提省严讯。

又查蒲城县刀匪充斥，当经臣访悉姓名，密飭该县张肇元选差分投严拿。据张肇元先后禀获杨才、程太和，讯系抢夺乡试士子车上钱文之犯，并起获顺刀尖刀各一把。又获王焕儿，讯系纠众中途打夺遣犯火要子案内从犯。又获逃军刘化儿，系因行抢拟军发配广东潜逃回籍。又获

吴犬儿、吴春友、张会儿、张社儿、李升、吴聪贞、杨双道等，系与富平、临潼、渭南各县于交界处会合兜拿，该犯等被追情急，窜至蒲城境内之化木寨望楼，负隅抵拒，经兵役围捕一昼夜，悉数就擒，起获顺刀七把、长矛三杆、乌枪一根。又获曹根有、曹鬼儿，系持刀藏匿空庙，被拿抵拒，砍伤差役臂膊等处。差役亦将曹鬼儿脚腕格伤拿获。又节次拿获持刀讹诈伤人之刘浮儿，带刀游荡之刘伏儿、刘魁儿，权禄儿、曹有才、张映魁、张小九儿、陈来儿等犯。先后禀报前来，均经批司分饬严讯，并将各案逸犯严缉务获，不准稍有松动。

此次各该县于境内应拿要犯咸能不事回护，陆续缉获多名，力除从前粉饰瞻顾积习，似捕务较有起色。现届冬令，宵小易于窃发，且西安、同州两府属因雨水短缺，秋麦未能遍种，粮价不免增昂，尤恐匪徒以荒歉为名，乘机抢扰，仍谆饬各府县营汛督带兵役，加意访缉，务使有犯必获，无案不破，以期仰副圣主戡暴安良之玉意。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七至四九）

[按] 此件后有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初五日朱批：“查缉甚属认真，勉力为之，钦此！”

秋，林则徐在《致祥某》函中，对祥某所著《炸弹图说》表示欣赏。“令本标将弁遵照来示所开各条，细心体认，并即召匠学铸，以期如式应用。”林并对弹形提出了改为长形以利加重用药的建议，主张炸弹的功效“总以能远有准为要”。他在信中把改革兵器的目的归结为“只图利器可资”，可见他在武器装备方面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八七）

[按] 祥某时任陕西陕安镇副将，生平不详。

十月初，林则徐主陕西武闱，并为写《道光丙午科陕西武乡试录》序：

道光二十六年岁在丙午冬十月，武举乡试届期，臣巡抚陕西，例典试事。爰进将军臣布彦图咨送前锋马甲武生共一百五十九名，学政臣金国均取录七府五州学武生一千三百四十八名，率同布政使臣裕康、按察使臣唐树义、提调官督粮道臣张集馨、监试官盐法道臣崇纶、监射官署西安城守协副将臣保恒，公同校阅，择其骑射技勇兼优，列为双单好字号，复人闱默写《武经》，详加甄别，取中满洲额勒精额等十名、武生柳林桂等五十名，刊次试录，进呈御览。臣例得题言简端。

臣惟古人选士于学，必先射于泽宫，《周礼》三年大比，以五物询众庶，主皮和容兴舞，以兴贤能，即骑射技勇之所由昉也。秦为古岐丰地，自兔置得闕天，而干城之选重，自渭滨载尚父，而韬铃之略传。盖由雍州土厚水深，于山则有太华、终南，于水则有黄河、泾、渭，扶輿磅礴，吐气含和，士生其间，莫不重节概，尚义烈，有同袍同泽之风焉，夫非山川灵杰之助欤？汉时以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又令郡国选才力武猛为材官骑士，而公孙贺、李广、赵充国、傅介子、甘延寿诸人皆立功异域，彪炳史册。唐则设立武科，若张仁愿之控制边陲，郭子仪之抚绥河朔，并以武举起家，懋昭显烈。所谓关西出将者，得自科目为多。由宋迄明，虽亦武科并重，而得人则远不逮古。我朝修明武备，简练精良，是以翘秀蔚兴，习龙韬而奋鹰扬者以踵相接。臣蒙恩分陕，忝任司衡，于骑射则观其弓调马服之能，于技勇则试其负重翘关之力。迨内场扃试，仍于默写《武经》之后，复使一一挽强，以期悉拔真才，宏收实用。尤愿登期选者，咸具有勇知方之略，益昭克敌致果之能，各矢忠勤，务兼谋勇，以副我圣主育才兴贤之至意。此则臣与多士所兢兢共相励翼者尔。维时官斯土者，西安将军臣布彦图、左翼副都统兼署右翼副都统臣西兴阿、陕西提督臣石生玉、汉中镇总兵臣春福、署甘陕镇总兵臣祥瑞、延绥镇总兵臣赵龙田、潼商道臣常绩、陕甘道臣兆那苏图、延榆绥道臣万保，例得备书。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五至四一六）

十月十三日，林则徐函杨以增，因有病难于理事而谋去官，函称：

弟九月间卧疾数日，已觉精神大减。本月初在校武外场又复重感风寒，致仍大咳失音，至今未愈。旧患疝疾，现又加剧。本已决意具折将印务交与方伯接替，偏值裕重山亦忽被疾，不能接受。不得已略待数日，再看光景。然自知如此病躯，若一冬勉强从事，断受不起。且目睹天时之旱，麦不能种，种不能生，蒿目焦心，只有添疾而不能减。如不去官，则恐为癯翁之续。此心已决，惟待相机而行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八八）

十月二十八日，林则徐致函杨以增，对四川省哥老会众驱赶总督宝兴的斗争表示震惊说：

川省囫匪集至盈千，云与节相送行，占住简州大公馆，甚至捆官掬

弁，殊不成世界也。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九〇）

十月，云南缅宁、云州一带回民起事，至次年年初始失败。

十一月初二，林则徐函杨以增，贺其任陕藩，并敦促其速来，“奏明将抚篆交台端署理，以便弟调摄夙痾”。（《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九一）

十一月初五日，林则徐病情加重，不仅“脾泄、疝气两症仍无起色，近日咳嗽又发，夜不能寐，益觉气促神昏”。十六日，林则徐上《患病未痊，请开缺调治折》称，自十月以来患病未痊，请开缺调治。清廷准假三月。（《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八五至八六）

十一月中旬，林则徐函告郑祖琛自召还后的状况：

旧腊幸蒙环召，生入玉关，亟思有以报命，而忽被假节之恩。剿番孔亟，周历甘、凉、西、湟诸郡，虽未躬冒矢石，而无日不风餐雪卧，刀渐剑炊。如是三阅月，遂为寒瘴所侵，一病几殆。奏蒙温旨，给假医治，而于番务似不得脱离，正欲续请乞骸，而陕抚之命下矣。膺斯再造，即捐糜顶踵不足仰酬。陈力就列之言，又乌敢遽出诸口？秋间黑错寺凯撤之后，弟始得履任青门，正值秋试之期，首以监闹为事。使星方去，而武露旋滋，劳顿之余，疾又大作。墓表未能即书之故，非阻于病，即阻于劳。

其次，因郑正任官福建，故又论及东南局势说：

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焉，斲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五六年来，东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弟方思咎不遑，又曷敢过问！要之始末皆在识者胸臆间，不知来者犹可追否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九二至九三）

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奏复对刘良驹、朱樽等解决银贵钱贱现象的建议。刘、朱等曾奏请各省广用钱之路而持银价之平，官运钱入内地以济银。清廷即将此种建议发交各地督抚讨论。林则徐根据陕西的具体情况，上《银钱出纳陕省碍难改易折》及《陕省不便遵行银钱搭放片》，主张陕西仍应银钱并重，不宜更改旧章。他的理由主要是：

①陕西交通不便，运钱脚费繁重；②陕西银钱市价涨落无常；③难以规定全省统一银钱时价；④常年税课已有部议规定，不能更改；⑤可以搭放钱文的项目早已实行。（《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七九至八二）

林则徐的这些理由都反映了他确实调查和了解过当地的具体情况，对当时财政经济问题上的银贵钱贱现象如何解决提出了看法，他反对强求一律，主张因地制宜。这些都证明林则徐确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干吏。

十一月二十日，林则徐函请杨以增早日接护抚篆，以便自己养病。

计台旌自廿二日启程，初四日已入陕界，或略兼一二站，弟即可委官赍篆至永寿、乾州一带，奉请拜接（祈先示复），使弟得早息肩，感荷无既。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九五）

十一月二十二日，林则徐撰《祈雪祝文》，祈雪利农。（《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〇三至五〇四）

十二月初一日，林则徐函护抚杨以增入居官衙。

衙署为办公之所，宅门以内书吏，宅门以外官人，皆必聚集一处，并案卷皆不可离，公事方免丛脞。从前弟在吴门两次署督，一次进京，皆系怡悦亭五兄署理抚篆，先亦不肯住居抚署。迨弟再三相劝，随即依从，公事即皆顺绪。此即现成式样，并无半点嫌疑。

缘抚署东边有“终南山馆”，又东有“春祺介雅”，此两层本是余地，弟却爱其幽静，已将贱眷搬入居住，由箭道出进，极为方便。这一边自二堂以后，尚有两层正上房，并西边亦另有两层上房，弟住时即觉其廓落，兹已搬居东边，此房空着。若阁下不肯来住，署内杂人必来作践，甚至门窗格扇皆不能存，殊非爱惜公廨之道。况向来书办人等，在衙办公则无格外津贴，一经出署，纷纷禀求饭食（随辕名目），司库安有剩款可筹？故必请吾兄大人俯如鄙见，来往节署，于公事既极妥便，且亦可以体恤属员（谓两县等）。遇贱疾稍瘥之时，尚可晤对。想爱我者必不弃之如遗。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九六至九八）

十二月初，林则徐因关中西安、同州、凤翔、乾州等府州属夏秋被旱，致使“二麦多未播种，即其已种出土者，亦因久不得雪，未能稳固盘根，来年生计所关，难免人心惶恐”，上《酌筹平糶劝济极贫片》，请求改变粮仓出借的旧章为平糶，使贫民得到“实济”。对于那些“极穷之民以及老幼废疾，即使减价平糶，彼亦无力买食”，则由“官为收养”。当时即西安省城一处，就收养三四千人。并劝令“有力之户量出钱米，各济各村”。（《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〇二至一〇三）

林则徐不仅谋求解决当务之急的对策，而且还看到，由于干旱，“民不能耕，争杀牛以食”的现象，认为这会造成“来岁又饥”的危险，决定采取“官为收牛，偿其值，劝富民质牛予以息”的保护耕牛的措施，以保证来年的农业生产。（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

林则徐对解决救灾问题提出了“缓征”的主张，得到了陕西督粮道张集馨的支持和贯彻。

是年，关中雨泽较迟，各属纷纷报旱。其时少穆先生抚陕，意在缓征。余明知旱不成灾，粮道衙门所征皆是兵糈，非甚旱不准议缓，恐兵糈无从出也。且各粮差奸民，已将各花户应纳之粮，折收入手，如能缓征，则包揽粮石，暂且不交，得以侵渔入己，邀约诸无赖赴院、道两署具呈。余以事关民瘼，固不欲百姓之受困，更不肯以开征冀有所余，而为少穆先生所薄也。少翁询商，余曰：“缓征实属正办，即或灾不普遍，便宜小民，不愈于便宜官吏乎？”少翁深然之。余具详请奏，凡报旱处所，概行停征。特恐明岁倍征，而粮差揽户逃匿无踪，未免受累者仍在业户耳。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八三至八四）

林则徐在陕仍注重研究水利问题，曾请张集馨详考《关中胜迹图》一书。

少穆中丞欲兴水利，以《关中胜迹图》一书，飭余详考。余又细核各府县志，开具节略呈核。后以费用甚大，而事不果行。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八四）

十二月十三日，林则徐上《谢赏假调理片》，报告清廷，已于初十将巡抚印信交新任布政使杨以增护理，而请假医疗。（《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〇八）

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函陈德培，告知陕西地方状况及个人病情说：

关中秋冬大旱，秋收既甚荒歉，冬麦又未种齐，人心皇皇，市粮昂贵，虽经设法调剂，并奏请缓征，而棘手多端，殊难言罄。向谓此间为海内第一完善之地，詎命穷者至此，遂遇灾荒！因此体气愈衰，病魔迭扰。小春在校场考武，大受风寒，咳嗽失音，比在湟中时尤甚，加以脾泄、疝气诸症一时并作，本欲请假医调，而藩伯裕仲山遽尔作古，无人接替，仍复力疾从公。迨冬至后，病愈不支，只得奏请开缺调治。兹蒙恩旨宽给三个月假期，揣分扞衷，倍深感悚！至堂方伯于嘉平十日到陕，仆遂借释仔肩。日来键户养疴，每日服药一剂，咳嗽幸已差减，而上气常喘，下气常坠，行

动俱甚艰难。仰荷圣慈俯体之恩，又不敢径情再读，殊觉进退维谷，奈何，奈何！

此间腊内幸已得雪数番，已种之麦尚堪补救，其未种者，藉可补植杂粮。晋豫一带亦大都如此。所喜南山甚为丰稔，雪泽亦已优沾，足为告慰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〇六）

[按] 此函原件末署丙午小除日，小除俗指除夕前一日，此函当写于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函中“嘉平十日”指十二月初十。

冬，乡人王庆云自北京函告福州发生的英人入居省城事件说：

故山般若邻霄，已成腥臊之气，其失策总在使之入城。当时松龛（徐继畲）方伯亦思联乡耆以阻之，顾议论多，成功少，向使得一人有声望、方略者，使官民必从其言，夷人亦可敛迹。无如桑梓之中，已不能如草木，同其臭味，此错何从铸乎？

（王庆云：《石延山馆文集》；又《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三五七至三五八）

是年，林则徐在陕抚任上应天理教起义时毙命的滑县知县强克捷之子请，写《书强忠烈公遗墨后》一文。全文如下：

天下之患，发迟则祸烈，发速则祸轻。当嘉庆癸酉，贼兵未动时，犹厝火积薪也。忠烈攘臂一挥，贼状以彰，贼谋以破，贼党遂不能须臾忍，而朝廷因得以办贼。盖诚见夫安危不算，间不容发，遂决然奋击，至不恤以全家身命殉之。颜常山开土门以挠安史，王新建抵蜡丸以疑宸濠，其功盖后先相埒；而于晏然无事时为未兆遏谋计，冒首祸之戒，开非常之原，则所处更有难焉者。事既上，仁庙以功在社稷，褒信乎其社稷之功也。岁丙午，则徐承抚三秦，忠烈次君萼圃司马出遗墨三纸见示，受而读之。其论李公之不阿，谓赤心人必不能为委曲事，可以见所养之正。论李公之不屈，谓无愧明哲保身之义，可以见所学之精。至于家书，所言苦景不以语外人，俭德足以范子弟，劝安分，戒倚势，寻常涉笔于古人修齐之教，靡不规重矩叠，揆合符同，自非浩然之气，集义之功，真积有素，其流露于毫翰间者，能如是其昭融哉？则徐读公之文，想见公之为人而有所感于其已事焉。爰缀书传后，以志向往之诚云。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六至四一七）

[按] 我读林则徐书后，颇同情强令之忠于职守，后读张昫所著《琐事闲录》始知强令之无奈自尽，感叹书未读遍不得随意著笔，林公处事、为文谨慎敏达，不意有此一疏，乃撰《杂书不可不读》一文以自警。

杂书不可不读

学者多好读官书，因其为正式记载，而于笔记稗说则视为杂书，或作消闲，或屏而不读；但杂书往往有异说、新说，颇可资参证者。

清嘉庆后期的天理教起义为清代具有较大影响的一次群众反抗活动，不仅跨省联手，而且深及宫廷肘腋，清代官书有所记载，私家著述也多所涉及，后世有关著作及教科书中更不乏记述。虽滑县起义和进攻宫廷的具体时间略有先后，但事件的大致轮廓无甚出入，而对滑县令强克捷死于当场则说法完全一致。《清史稿·仁宗本纪》中记称：“冯克善、牛亮臣陷县城，（强）克捷死之。”站在官方立场的兰蓀外史所撰《靖逆记》亦称：“城陷，知县强克捷死之。”因此强令身后备受清廷褒恤，赐谥建祠。直至道光二十六年林则徐巡抚陕西时，犹为强子所出克捷遗墨三纸书后“以志向往之诚”，其影响深远可知。病中读嘉道时人张昫所撰《琐事闲录》，所记强克捷非死于滑县而是乘乱逃往封邱令全福处隐遁，后因清廷明令褒恤，无奈而自缢于县衙东花厅。《琐事闲录》较详细地记称：

封邱邑侯全大令福与强公戊辰通谱。强公逃至封署，拟为恢复计。比闻滑邑既失，公之眷属已阖门遇难，即欲自尽。全大令再四阻之，且百计防范，所以潜居二十余日，迄无知者。及恤典既下，全不得已，始具宴邀强公痛饮。二更后，延至花厅，将衣裳棺椁妥为料理，握手拜别。强公乃从容捐躯。吁！亦悲矣！

这段记载虽然用了一些如“拟为恢复计”和“从容捐躯”之类的掩饰性语词，但仍能如实地写下了事实的真相：强克捷是临阵脱逃投奔封邱避难，因为他与封邱县令全福是嘉庆十三年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全福也确实尽力保护这位盟兄弟，可是朝廷却是按照容有失真的报告，给予殉难的优遇，赐谥忠烈。成正忠襄是谥法中最高贵的字眼，小小县令能得到这类谥法，确属异数。可能这次起义波及宫廷，影响甚大，有意重奖，但是却把强克捷逼上了死路。不死不但一切荣誉

毁灭,还要波及家族;全福也无能为力,再包庇下去,不仅无益于强克捷,自己也将获重罪,而出首又有亏金兰义气,所以为其准备好后事,设宴送别,不仅安慰,也可能有所动员,因为摆在面前的只有自杀这条路可走。这段详细的记事足可驳强克捷“死难”之说,至少是另一种说法。

《琐事闲录》的作者张昫曾于道光十五年任封邱令,亲临其地,时间相隔也不过二十余年,故老旧吏犹在,采访往事,谅非虚构诬人。虽为孤证不能完全破除成说,但终成一说。官书所记,未可全信,私家著述,也未必无据。是杂书之不可不读也。

(《依然集》卷四,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二六二至二六三)

是年,杨芳(1770—1846)、邓廷桢(1775—1846)、麟庆(1791—1846)卒。

道光二十七年 丁未 1847年 六十三岁

正月，林则徐为诸子写《析产阄书》，对财产进行了处分。分书的内容是：

合计前后之产，或断或典，田地不过十契，行店房屋亦仅二十三所，原不值再为分析。……汝辈既已长成，自应酌量分给，俾其各管各业。除文藻山住屋一所及相连西边一所，仍须留为归田栖息之区，毋庸分析外，其余田屋产业，各按原置价值匀作三股，各值银一万两有零，即每股或有多寡，伸缩亦不过一二百两之间，相去不远。合将应分契卷检付尔等分别收执，其应行收租者各自收取。如因中外服官不能自行经营，亦各交付妥人代理，将来去留咸听尔等自便，我亦毋庸过问。……再目下无现银可分，将来如有分时，亦照三股均匀，书籍、衣物并皆准此可也。兹将所分三股产业开载于左。此谕。共录三纸，尔等各执一纸为照。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孟陬吉日，埃村老人亲笔书于西安节署之小方壶。（新夏按：年月日上印有陕西巡抚关防）

（珂罗版影印件，林则徐纪念馆藏；

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〇四至五〇五）

[按] 林则徐的财产比未入仕前确有增加，但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尚不足以称为豪富，甚至为后来某些官僚推崇为“清廉”的榜样。陈康祺的《燕下乡胜录》卷一三记曾国藩致其弟曾国荃信中说：“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这段记载虽在推重曾国藩，但也反映了一般大吏对林则徐操守的看法。

正月，林则徐在《致文海》的信中，赞同其内地种烟和许民吸土烟的主张。信中说：

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罌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无如知此味者，无不舍近图远，不能使如绍兴之美酝、湖广之锭烟，内地自相流通，如

人一身血脉贯注，何碍之有？尊议曲折详尽，洵为仁人君子之用心，第恐此种食烟之人未必回心向内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一六）

[按] 文海时任江西抚州府知府。

春，林则徐先后给陕西基层地方官李炜、钟龄和沈功枚等书信，讨论救灾措施。（《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

钱粮虽届开征季节，然民艰若此，必须分别征缓，以公恕行之，不宜稍有勉强。昨经署方伯委员分往察看商办，想尊意自必相同也。

所有捐资各户，任恤可嘉，日后核实稟报，当为从优奏请奖励。弟从前在江南办灾，有将捐生请给道衔，曾蒙恩准者，阁下可将此意先为传知。凡好义急公，无不优加叙奖，庶好善者咸知兴起，灾黎或可生全。惟闻贵处乡间人传述，各局散济贫户，尚有苦乐不均，似各绅士各亲其亲，未必皆能平允，尚望详细体察，务令厚薄匀停为要。

（《致李炜》，页一二七至一二八）

至接济极贫户口，先由尊处捐廉倡率，劝捐绅富，量出钱米，各保各屯，如本屯均系贫穷，即劝邻屯兼济。选举绅耆记载捐数，以备请奖，并行榜示乡民，俾受者感惠，予者见德。此皆原议通行之法，惟祈切实为之，仍由阁下随时留心详察，自可风清气绝，实惠及民也。

（《致觉罗钟龄》，页一二八）

上冬荒歉之象，西、同、凤以同州为甚，而同属又以朝、韩、蒲为甚。通邑已种之麦，不过二三，即使春初得有透雨，亦不过补种杂粮，丰字早已无望，若再如此亢旱，并歉字亦不足以蔽之矣。目前满地扬尘，无处可以挥锄秉耒，自食其力者，安得不刮及树皮！劝济与平糶二端，自皆不可从缓，来示所论，俱中肯綮，但须吃紧行之耳。龙池泉既著灵应，务必虔诚劝[祈]祷，以尽为民请命之心。诚勤二字，下可感动民情，上即感动神听，非虚应故事者比也。匪类一面严拿严办，辟以止辟，在荒年尤不宜宽。至春征更当先看情形，其有应缓之村、应缓之户，定须勘明稟报，切不可听书差恣愿，勉强追呼。弟子民瘼攸关，不敢不极力陈奏。

（《致沈功枚》，页一一三）

[按] 李炜，湖北兴国州人，进士。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署任陕西富平

县知县。《云左山房文钞》卷四收此函，题《答富平令李明府书》。觉罗钟龄，满洲镶黄旗人，笔帖式，道光二十六年任陕西潼关厅同知。《云左山房文钞》卷四收此函，题《答署潼关司马钟明府书》。沈功枚，浙江归安人，监生。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任陕西蒲城县知县。《云左山房文钞》卷四收此函，题《答署蒲城令沈明府书》。

二月初六日，于西安有《致廉敬》函，告知病体日渐恢复及陕省灾情。

弟患影养痾，瞬将两月，肺疾已形减轻，喘坠等症亦觉渐平，拟于本月望间奏明回任。惟入春以后，关中仍患恒暘，既未能补种杂粮，而已出麦苗焦枯日甚，嗷鸿遍野，安集良难。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一八至一一九）

〔按〕 廉敬，字聚之，满州镶黄旗人，时以成都将军署四川总督。

二月十五日，林则徐写《致戴纲孙》函，对未能奉和戴诗及复函事表示歉意，并沥述召还入关后的种种行事。信中反映了林则徐对时事的顾虑与避讳。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当年的锐气，对局势感到束手无策。信中说：

曩在塞垣，承贻感事之作，以为浣花复生，啗雪讽吟，泣数行下。穷荒无与共赏，惟拍铜斗而碎唾壶耳。所以未敢奉和又惮于答书者，触绪则悲生，啜喉则讳重，盖搦管而中辍者屡矣。但于封面题一联云：“剧怜水部吟诗苦，转叹山公启事难。”质之吾贤，亦可谅鄙怀之非木石耳。入关以后，御戎于陇，办荒于秦，先之以劳，继之以病。去年三奉手翰，尚未一答，愧歉更不可言，惟知我者亮之。

自闻转秩南床，知有班心之议。但时事难言矣。知病而无药，与不知病等，惟言之可以有补者，勿以小为无益可也。

仆以壮趾灭顶，自取咎愆，前事那复足道？惟归来头白，更何能为！蒙恩垂异封圻，深感再造，若徒以病躯塞责，抚衷太觉不安。旧冬沥情上陈，诚非得已。乃荷圣慈体恤，宽给假期，继复迭奉丹毫，益深愧悚，乞骸之情，何敢更渎宸聪。近日稍可支持，即于二月之望仍回本任矣。……

大集可刻，但前数诗宜勿入为嘱。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二四）

〔按〕 李阳培《读林则徐〈答戴纲孙书〉手迹》一文定此函写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中旬，更准确一点，是在二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文物》1979年第2

期)《林则徐书简》径定为十五日,依之。

二月,有《致怡良》函,告知病势见轻,准备销假。

弟前此具疏乞骸,事非得已。蒙恩赏假三月,梦想所不敢期,感极悚深,自不宜再行渎请。腊前交卸节篆,即经闭户养病。计已静摄月余,肺疾渐形轻减,惟中气依然下坠,此系本来旧痼,只得从缓医调。现在节届春分,尚不致复添他症。准拟本月望日即当力疾销假,不敢稍事迁延也。秦中于去腊得沾雪泽,方冀麦苗渐长,兼可补种杂粮,乃其土厚性干,至今未沛春膏,仍是扬尘赤地。似此来年失望,为日方长,正不知回任后如何棘手耳。

笠耕八兄驻藏之行,迢迢万里。多年京职,清况可知。一俟路于潼关,当与各知好设法妥商,以冀稍资膏秣。特怅年岁如是,恐未能丰腴为惭耳。专此泐复,敬展谢忱,祇请台安。惟希蒞鉴,不宣。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二〇至一二一)

[按] 怡良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闽浙总督任上告病辞职,时赋闲在家。

二月间,林则徐销假回任。

二月上中旬,有《致程焕采》函,告知销假视事及家事近况:

愚客秋抵陕,半载于今。连办文武乡闾,已觉劳神费力,继复经营俭岁,更属棘手焦心。迨入严冬,遂婴剧疾。嗣因颓唐过甚,不得已径请乞骸。乃蒙高厚鸿慈,赏给假期三月,引分自揣,悚感难名。比来调理经时,肺疾渐形轻减,中气虽未尽复,比前亦稍可支持。现已节过春分,尚不致变生他症,拟于望日即当销假,以期仰慰宸慈。内人精神尚健,大小儿昨令入京。三小儿客秋归试,榜发无名,学殖本疏,自无容妄生希冀,与四小儿现仍在闽,俟岁考毕来署。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二二)

[按] 程禹采,江西新建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时任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

二月十八日,德庇时借口正月二十六日英人六名、美人一名在佛山被居民石击事件,带领火轮船二艘,划艇三板二十余只,兵千余名,直撞入省河,一路“肆行无忌,间有爬上炮台,将炮眼钉塞”,最后在十三行湾停泊,提出入城、

惩凶和强租土地的要求，并声言“如不依允，伊即带兵闯入”。广东人民在社学的领导下展开了反抗斗争，发布讨英公启，筹募经费，组编壮勇。投降派耆英在人民强大的反抗声势下，不敢明目张胆地应允条件，但暗地里却都“次第妥办”，并与德庇时订了两年后入广州城的约定。事后，耆英设辞请求内调以逃避责任，而英人也只能“以重价承租新豆栏南口内外数丈之地”，不得不暂时中止租占河南等地的要求。（《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七、七八）

林则徐对待这次人民反抗斗争的胜利抱着一种赞许和肯定的态度。他在这年秋获讯后，曾在《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中指出广州“不至卧榻前人人鼾睡”之功在于“彼间民人义愤同心”。（《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一九）

二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在《致许赓谟》函中，告以“养痾两月，肺疾已痊，虽气坠中虚，尚难平复，而屡蒙恩谕，不敢再请乞骸”，遂销假回陕抚任。同日有致黄琮函，内容相似。（《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二五）

〔按〕许赓谟，字菊士，时任署河南怀庆府河内知县。又黄琮，字渠卿，云南昆明人。道光六年进士，时任署兵部右侍郎，五月实授。

三月初，林则徐上《复陈部议陕甘捐输经费再行详核折》，折中分析了甘肃藏民反抗形势。林则徐通过镇压藏民反抗的实践，已经感到这种反抗力量很难根绝，表示了难以措手的无奈态度。他在折中说：

窃以番务为甘省最累之端，自古至今，不知办过若干次数，果有一劳永逸之法，前人早应绝其根株，必不肯将就一时，仍贻后来之累。无如该番众等族类既不可胜数，插帐又并无定居，且无恒业以资生，但恃攘夺为长技。捕一处则一处暂为敛迹，办一年则一年仅免鸱张，如有关顾不到之时，防范未周之地，彼即狼奔豕突，无恶不为。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二五）

〔按〕此段时间，林则徐以同样内容致友人函有多件，此收数例，其余可参阅《全集》第八册。

三月十六日，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要他不必来京觐见，径往云南。四月初一，上《补授云贵总督谢恩折》，对直接赴任不必觐见颇有憾意。

新授云贵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林则徐著补授云贵总督，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等因。钦此。”臣跪诵之下，感激悚惶，莫能名状。谨即恭

设香案，望阙叩头，虔谢天恩。

伏念臣以获咎之身，渥沐鸿慈再造，先署陕甘总督，继授陕西巡抚，愧涓埃之未效，值疾恙之频侵，犹荷恩纶，宽期给假，在下怀所不敢希冀，而圣主乃曲予优容，弥深沦浹于髓肌，倍矢捐糜于顶踵。自二月间销假回任，因歉年元气未复，黽勉拊循，叠蒙训谕遵行，深幸地方安谧。惟念毫无报称，滋愧衰庸，乃复仰荷恩施，畀以滇黔总制。

窃念边疆重地，既虞控驭之难周，加以回汉杂居，尤戒抚绥之失当。而凡吏治营伍，铜厂嵯务诸大端，均须加意讲求，认真整饬。如臣暗昧，实恐胜任未能，所冀上乘讎谟，俾得勉图遵守。而自道光十八年在湖广总督任内，奉旨进京陛见，迄今已阅十年，犬马恋主之忧，久已萦诸寤寐，此次仍蒙温谕，令其即赴新任，毋庸来京。在天地父母之心，频加体恤。而覆载生成之感，未遂瞻依，既不敢以渎陈，实难名其孺悃。

现将经手题咨事件赶紧缮发，将印务移交新任抚臣杨以增接收，臣遵即束装起程，由四川一带取道赴滇，以期早抵新任。

除将交卸日期另疏题报外，所有微臣感悚依恋下忱，谨缮折具奏，恭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四月初一日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奉朱批：“长途善养，以副简任。”钦此。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三六至一三七）

三月，林则徐致函在东河效力时任开封知府的邹鸣鹤，对其所著《守城善后事宜》一书备加赞誉，称为“言皆纪实，尽可广为刊布，以为信今传后之资，功在生灵，允堪不朽矣”。（《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四三）

三月，林则徐函陈德培，告知病状及销假回任事。

弟静摄养痾，刚逾两月，肺疾虽经轻减，中气总未复元。而仰蒙恩谕频加，不敢过迟销假，遂于仲春之望回任趋公。行动甚觉累人，只得勉为支柱。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四四）

四月上旬，林则徐致函邵懿辰，赞赏其为抗英名将葛云飞所撰之《葛总戎墓表》，“可媲三绝碑，必传无疑”。（《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四六）

四月十二日，林则徐由陕经川赴滇。林则徐的门人鲁一同为此写诗给林

子汝舟，表达对林则徐赴滇将有所建树的深切愿望，并准备去滇就幕。诗中写道：

马角催归万里途， 中原人望白髭须。
三秦黎献还愁思， 六诏风烟定有无。
已仗麾旄安反侧， 况闻千羽慰来苏。
流沙黑水天南朔， 一例春风入版图。

玉京公子气英英，
元老芳筵叩姓名。汝舟于汤相国座中殷殷致询，遂获往还
夜仰星辰瞻太华， 春传鱼雁到昆明。
旌旗南服浮云远， 禾黍东皋白发生。
不分间关趋幕府， 弓衣遥与咏升平。

（鲁一同：《少穆师自关中移节滇南即事寄其
公子汝舟编修都中》，见《通甫诗存》卷三）

林则徐离陕前曾访晤督粮道张集馨，言及推荐一事。张记其晤谈情况说：

四月，少翁升云贵总督，同人馈赠，概行辞却，惟收余燕窝四斤、高丽参四斤，而以坐马一匹、《五经》一部留别。濒行来署叙别，言：“足下早晚必迁，至迟不到中秋也。去年密考，余曾切实言之矣。”余逊谢不敢。少翁曰：“吾久欲乞归，志愿未遂。但愿海内多名大吏数人支柱，吾等伏处田间，方得自安耕凿。荐贤系为国家，并非朋友私情也。”议论正大，愧余非其人耳！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页八五）

四月十五日前，于西安有《致郭覲宸》函，告知赴任云贵之情况。

仆承抚青门，愧无建树。计自客秋莅任，适逢旱暵为灾，蒿目民间，焦思特甚。入冬后，因寒感触，遂抱沉疴。当经具疏陈请，蒙恩赏假三月，藉得安心调理，渐次痊除，于二月中旬奏明回任。旷官日久，歉抱方深。顷复仰蒙纶音，擢畀滇黔总制，既深感激，倍切惶惭。兼奉“勿庸进京”，即拟四月望前就近由川赴任。连圻边务，本恐控驭难周，兼值汉、回互争，余波未息，拊循弹压，倍觉棘手多艰。自顾衰龄，弥增惴惴，爱我何以策之？大小儿自戊戌至今，蹉跎十载，今春勉令进京。三、四两儿在闽

中，岁考后始能起身前来。内子寸步难移，幸眠食尚能支拄。承询并以附及。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四九）

[按] 郭覲宸，字敬堂，江西新建人。道光六年进士，时任湖北荆门直隶州知州。

四月二十二日，林则徐行抵褒城，为山水所阻，驻于马道驿。夜写致杨以增函，感谢杨寄来《题名录》，获知其婿沈葆楨成进士。并请在自己存项中“代拨京平五百两，由小儿转交小婿作为用度”。（《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五〇至一五一）

四月二十六日，林则徐抵宁羌，将出陕境。

五月十一日，林则徐有《致杨以增》函，告知已于五月初六日到成都，并及日后行程说：

弟于天中后一日行抵成都，承地主款留，又值甚雨连朝，暂停至十一日始经进发。拟由叙州一带取道赴滇。盖即铜铅委员所行大路，约须一月以后始得安莅昆明。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五二至一五三）

[按] 阴历五月初五日中午为天中节，此函内所称天中后一日即五月初六日。

六月十二日，林则徐致函豫堃，对林汝舟寄存家具事表示谢意，信中说：

大小儿已于三月望间星奔到省，随即至行营省视，诸叨平顺，堪慰远怀。惟闻其眷属出都时，家具零星，俱经寄存尊寓，劳清神之照拂，紫感篆以维殷。

（《林则徐书札》）

[按] 据此函可知林则徐与豫堃有较深的私交，借以驳林、豫不协的俗说。此函《全集》本未收。

六月十五日，林则徐抵昆，十七日接任云贵总督。

愚于孟夏望前束装就道，虽历蜀川诸险，犹幸身眷皆安。兹于六月之望行抵苴城，十七日受篆视事。

（《致戴纲孙》，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六〇）

六月中旬，林则徐到任后即上《补授云贵总督到任日期谢恩折》，得到朱

批“一切如昔，克副重寄”，对林则徐表示抚慰。

奏为恭报微臣到任日期，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由陕西巡抚钦奉恩纶，补授云贵总督，并谕令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谨即遵旨赴滇，奏明取道四川，以期早抵新任。嗣于途次恭奉朱批：“长途善养，以副简任。”钦此。臣跪诵之下，感激惭悚，莫可名言。伏思犬马微躯，上荷恩慈轸念，惟恐难胜重任，仰负生成，敢不自慎长途，勉支衰病。

此次由蜀赴滇之路，虽所历多属险艰，而计程尚不纡折，仰赖圣慈福庇，幸无委顿情形。兹已行抵云南省，于六月十七日，准兼署督臣程矞采，将云贵总督关防，并王命旗牌文案，委员赍送前来。臣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祇领任事。

查云贵为边陲重地，苗夷杂处，奸宄易滋，且汉回积畔寻仇，甫经寢息，务在杜其报复，以期久远相安。臣惟有殚竭血诚，随事随时相机督饬，并与抚、提各臣，和衷商榷，总冀猛宽互济，公正无偏，庶几绥靖地方，仰副鸿慈简任。

除恭疏题报外，所有微臣抵任日期，并感悚下忱，理合具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一切如昔，克副重任。”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三八）

六月间，林则徐到昆明莅任后，发多函于友人，告知来滇经过及滇省近况，（《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计有：

（1）《致乔用迁》（页一五六）

弟自入滇以后，沿途亦托粗平。兹于季夏望日行抵苴城，十七日堪以接篆。

（2）《致吴振械》（页一五六至一五七）

弟滇垣抵任，瞬届浹旬。迤西近日情形尚称静谧，但保山逃亡未复，回地未清，终恐难云了局。现饬悉心招复，寓约束于抚绥，未识果能奏效否也？

[按] 吴振械，字仲云，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时任贵州按察使。

（3）《致周守正》（页一五七）

弟别后行程平顺，业于望日抵滇，十七接篆。所幸雨暘调适，边腹粗安。

[按] 周守正，时任贵州大定府威宁州知州。

(4)《致文庆》(页一五七至一五八)

弟西陲承乏，建树毫无，南诏兼圻，履冰倍惕。已于六月望后行抵滇垣，接印视事。值此汉、回结衅，深虞规画乖方，任重才疏，难酬高厚。

[按] 文庆，字孔修，满州镶红旗人。道光二年进士，时任兵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5)《致陈孚恩》(页一五八)

弟前在西陲，已渐绌短。兹来南诏，倍切冰兢，已于六月十七日在昆明接篆。前此汉、回结衅，近时甫息交锋。然人怀报复之心，动即猜疑易起，而军少于城之用，久已经费难供。

[按] 陈孚恩，字子鹤，江西新城人。以拔贡入仕，时任署兵部左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6)《致魏元烺》(页一五九)

侍仰蒙逾格鸿慈，畀以连圻重寄，既深感激，尤切悚惶，已于六月十七日在昆明接篆。前此汉、回结衅，迩时甫息交锋，亟思抚辑绥怀，以冀猜疑两释。自顾才疏任重，陨越滋虞。

[按] 魏元烺，字丽泉，直隶昌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时新任兵部尚书。

(7)《致江鸿升》(页一五九)

弟前由蜀川取道，备历蚕丛。贱躯勉强支持，敝眷亦随同前往，幸叨远庇，尚获粗平，兹于六月十七日在昆明接篆。地当边徼，控制綦难。且汉、回结衅甚深，交锋甫息，抚绥整饬，责任匪轻。

[按] 汪鸿升，时任兵科给事中。

(8)《致戴纲孙》(页一六〇)

兹于六月之望行抵苴城，十七日受篆视事。珂乡田畴葱郁，雨泽调匀，农事民情均皆佳善。惟是汉、回结衅，甫息交锋，防患绥边正非易事。

(9)《致崇纶》(页一六〇至一六一)

弟自蜀入滇，路途缭绕，崇崖峻嶂，艰险备经，嗣在黔中，顺道补闋威宁营伍。六月之望行抵昆明，遂于十七日接篆。前此汉、回结衅，甫息交

锋，而隐怀报复之心，易起猜疑之隙。

[按] 崇纶，字荷卿，满州正白旗人。时任署陕西布政使。

(10)《致张集馨》(页一六一)

弟自蜀入滇，路遥绕曲，崇崖峻嶓，艰险备经。嗣在黔中，顺道补闾威宁营伍。六月之望行抵昆明，遂于十七日接篆。前此汉、回结畔，甫息交锋，而隐怀报复之心，易起猜疑之隙。

[按] 张集馨，时任陕西粮道署按察使。又此内容原稿仅为“云云同崇”，此二函内容全同。《全集》本据崇纶函补入。录此以见林则徐对各方周旋之匆忙。

(11)《致杨殿邦》(页一六二)

弟西陲承乏，已深竿滥之惭；南诏兼圻，倍切冰兢之惕。兹于六月望后履任昆明。虽汉、回甫息交锋，难保其竟无反复，抚绥防范，每虞未克周详。

[按] 杨殿邦，字叠云，安徽泗洲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时任漕运总督。

(12)《致王彦和》(页一六二至一六三)

弟承抚秦关，涓埃未效，复蒙恩命，总制滇黔。自维衰病孱躯，恐负边防重任，而仰荷圣慈优渥，不敢再以疾辞。昨从蜀道南来，已于六月望间抵滇视事。此地汉、回构衅，两不相容，现虽甫息交锋，难免尚思报复。抚绥弹压，甚费筹维。

[按] 王彦和时任安徽徽宁池太道。

(13)《致李恒谦》(页一六四)

弟猥以衰庸，膺兹边要，履新之后，丛脞时虞。惟希勤绩之匡襄，庶获边陲之静谧，是所盼冀者耳。

[按] 李恒谦时任云南永昌府知府。

(14)《致荣玉材》(页一六六)

弟滥竿关辅，衰惫已形，兼总滇黔，惭惶弥切。昨由蜀中取道，季夏行抵昆华，遂于十七日接篆。边疆重任，控制已难，且汉、回构衅甚深，现虽暂息交锋，仍虑不时反复。惟盼前旌遄至，俾得藉资伟略，悉庆安怡，是所心焉欣望者耳。

[按] 荣玉材，满州正红旗人，时任云南提督。

(15)《致孙兆淮》(页一六七)

弟由蜀中取道，沿途均甚崎岖，幸孱体尚可勉支，眷属亦俱无恙。季夏行抵滇省，遂于十七日履新。鞅掌簿书，靡遑昕夕，尚喜雨旸调顺，迤西亦复粗安。

[按] 孙兆淮，字子湘，林则徐任陕抚时幕友，时在陕。

(16)《致胡林翼》(页一六九)

弟滥竽关辅，已愧弩庸，总制滇黔，更虞蚊负。昨于六月望后行至苴城，即于十七日接篆。所幸雨旸调顺，边腹粗安，借可告纾绮注耳。

[按] 胡林翼，字润之，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时为贵州候补知府。

六月间，林致函较多，大多为复贺函而写，主题大致相同，一为告履任经过，一为已预见到汉、回结衅问题，文字大体相类，《全集》本收有二十余封，以见官场周旋之繁。

六月，姚莹写《候林制军书》，向林表示仰慕，并建议注意西南边防。信中说：

莹生平迍邅，仕途自由命定，而兢兢自求，惟一义字。以此内权行止，外接事物，稍有得力，虽艰厄多端，庶不自失其性，通塞毁誉，一切听之。特时为江南旧累、蜀中新逋所苦，愧无以偿之耳。幸官卑事简，稍得以暇读书，于役两年，成《康輶纪行》十数卷，纪所历山川、风俗、人物；杂论古今学术、文章、政事。因考达赖、班禅、黄红教而及天主教、回教之源流是非，明辨之以防人心陷溺之渐。因考前后藏而及五印度、西域诸国以及西洋、英吉利、佛兰西、弥利坚之疆域情事，详著之以备中国抚驭之宜。数十年来所未了然者，复因魏默深之书得闻粤中尊译欧罗巴人《四洲志》，知其大概，惜未见原书，未审有原本可得否？莹亦有英夷图书数种，苦无翻译之人，徒藏笥中而已，安得善译者一考校之耶？滇蜀皆接藏地，藏外即廓夷，其部落东接缅甸、西接毗楞，即英夷所得东印度地，与后藏仅隔哲孟雄一部。哲孟雄即廓夷属地。毗楞中界一山，颇险阻，近为英所据，屯兵其上，哲部不敢较，英可长驱入藏矣。蜀中英烟最多，皆从此之藏，而入蜀下长江也。上冬，英求通藏市，盖其窥藏之心久矣。廓夷本与英有隙，欲报之。庚子、辛丑间，闻英初扰粤中，求天朝助之兵饷，往

攻其巢。当时执事者不悉地形、兵事，拒其所请，及英大扰闽浙、江南，廓夷乃自乘虚袭之大胜。英自闽浙抽兵回救不及，乃以所得于我之物賂之，赎所虏掠以和廓夷，由此怨我而骄，益形轻慢，借上次贡使不返为词，本年贡期延不遣使，大约藏中尚费周折耳。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

六月间，有《致黄宅中》函，议论消灭盗匪及养蚕等事。

闻贵辖屡沾甘澍，可望丰成，深为欣慰。所论缉捕之法，以窝藏在此而失事往往在彼，宜先拿窝户以绝盗踪，此诚塞源之论。尚冀督属实力奉行，俾收成效。获匪陈东生等，供出伙名，既经知会管弁、邻封一体踪缉，谅有续获之犯。滇、黔山深菁密，奸宄最易潜藏，但能破获者多，则出没者自少，是所望于贤郡侯之力为整饬耳。至词讼本称繁賾，自执事勤于听断，呈状遂减于前，可见清厘之则少无情之词，丛脞之则启涛张之幻矣。

寄示《种橡养蚕赋》一首，披诵之下，具见体物之细，纪事之详。可作一则蚕书读，不仅以妃黄俪白相推也。尊处以此劝民，近时必有应者，尚祈将如何树橡、如何养蚕颠末，集一说略见寄，俾得仿行。滇、黔地本毗连，土宜亦不相远，能兴蚕织之利，则衣被边氓，良非浅鲜。梅溪大令《橡蚕图说》，昔曾于里门见之，惜未曾带来，如尊处觅有刊本，尚希遇便邮寄为荷。前在途次，承惠《矿厂图说》，系吴淦斋中丞所刊，弟阅后藉知梗概，良为纫荷。无如此间铜斤亏短，竟至无术补苴，殊增焦急耳。

弟别后于六月望日抵滇，越二日受篆视事。炎金叱馭，孱躯幸尚顺平。惟汉、回甫息交锋，而云、缅尚存余烬，抚绥防范，诸费纡筹。自顾衰庸，实恐未能胜任。既获叨联桂楫，惟祈远锡兰箴。盼甚，禱甚！专泐复候升安。附完芳版，惟希荃照，不一。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六九至一七〇）

[按] 黄宅中，时任贵州大定府知府。

七月初十左右，洪秀全再赴广西贵县赐谷村。十七日赴紫荆山会见冯云山。十一月初旬返回赐谷村。（《太平天日》）

七月上中旬，有《致黄德濂添单》，对防治地方兵弁供给及推行保甲等事有所讨论。

所示緬、云军务甫竣，各处防兵不宜多撤，自须量为留驻。所开分防兵数，布置洵属全宜。第就顺属而言，已有一千三百余名，合之永属，恐又有加倍之数。每月应发粮菜，统计之已觉繁多，此后尤不知何时始止，殊深焦虑。所有云州留兵之内，尊意尚可裁撤一二百名，应烦就近查撤可也。目下秋风正起，又不能不寓体恤之心。承示每兵一名给银一两，稍为添补衣履，此举断不可少，应于经费项下动支，仍即另具公牍，以便批发备案。至将来报销，不独此款不能列入，即盐菜一项，无论五分、三分，均与本省征调之例不符，只可另商筹办，此时自不能不支給也。来示备开此事缘起，可谓洞澈周详。现在体察各该处情形，云州可期安静，即保山清产招亡亦尚可办，惟緬宁、右甸不能遽望相安。昨阅陆少逸所陈，亦欲急脉缓受，且看弟告示贴出之后人心如何耳。

保甲一事，务在善行。不可使丛□逞其故智，明则诿诸官，暗则复其私仇。不但格杀字样不可以谕若辈，即截拿亦非伊等所宜也。尊意以为何如？保山韩令与委员陆丞办事一心，殊堪欣慰。现在保属之场徭，十二寨既有眉目，其余亦宜听其妥商办理也。藩库所存经费亦极有限，容再筹画。右甸经历已与方伯面商，改委周子彬。其陆万鹏先已派往保山，帮办清产招亡之事，恐不能专任一处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七四至一七五）

[按] 黄德濂，字惺溪。湖南安化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进士，时任云南顺宁府知府。

七月十二日，林则徐在昆明写信给儿子林汝舟，谈及处理回汉纠纷问题说：

永、顺、緬、云一带，现在却尚安静，而流亡之回子散在各地，不免时有抢案，总非了事之道。我意总以归复原处，有产者清产还之，无产者量以绝产给种。（前年永昌城内实杀三千多人，全家死者即是绝产。）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七二至一七三）

七月，林则徐奉命体察云南回民情形，提出了“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的原则。（《复陈汉回情形片》，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四〇）

林则徐对待云南回民反抗问题，采取了镇压与绥抚并用的手段。即所谓的“不问汉回，但分良莠”的政策，来处理民族冲突和纠纷。对于回民的反抗

实行残酷的镇压，如到任以后，立即把上年缅宁、云州反抗事件中被捕的反抗者，“绑赴市曹，即行处斩，并传首犯事地方梟示，使匪类闻风知儆”（《云州等处互斗各犯审明定拟折》，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四〇），借以恫吓反抗者。另一方面，他又派人去了解历年永昌等地回汉纠纷的情况。（《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四四至一五四）。

七月，云南回民丁灿庭等至京控诉“香匪”串谋，灭杀无辜。旋杜文秀亦至京控告“匪棍”诬陷，扰累无辜。清廷均命林则徐彻查办理。林则徐连上数折片，报告处理回汉关系的对策。摘要如次：

《复陈汉回情形片》：

伏思汉回构衅，不过民与民仇，迨至纠众抗官，则兵不得不用，然已叠经剿办，尤须永冀安恬。前此永昌之后，缅宁又起。缅宁之后，云州又起。惩创非不痛切，而仍反复无常，总由人人以报复为心，即处处之猜疑易起。加以游匪造言挑衅，汉回多为所愚，意欲借以复仇，而不知适以自害。彼则利其焚夺，人已陷于败亡，此种匪徒最为可恶。前督臣李星沅及兼署督臣程裔采节次惩办者，业已不少，犹恐潜踪匿迹，煽惑为奸。故外匪一日不除，即祸根一日不断。如何始能净绝，现臣与抚臣均在加意讲求。此时以军务而言，似善后特为余事，而以清源而论，则杜患正费深筹。窃思汉回虽气类各分，而自朝廷视之，皆为赤子，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果能各择其良，以汉保回，以回保汉，协力同心，共驱外来游匪，则所谓同体者非复虚言，而所谓攻心者毋烦劲旅，与李星沅前所密陈，似相吻合。惟臣甫经抵任，一切未及周知，容当体以虚心，持以实力，不敢以目前息事，稍任各属文武相率因循。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三九至一四〇）

《云州等处互斗各犯审明定拟折》。（《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四〇至一四四）

《丁灿庭京控案现办情形片》：

伏查永昌、顺宁、缅宁、云州一带汉回，节次构衅，已越两年。臣程裔采甫于本年四月间到任，臣林则徐系于六月间始到，诚如圣谕“无所用其回护”。但本未躬亲其事，则原委未易深知，是以于未奉谕旨之前，即无时不明查暗访，并恐先前在事各文武不免意存掩饰，难以确究真情。因

查迤西道王发越，系于本年三月始抵新任，当将善后事宜责成妥办，并确查节次仇杀根由。又以普洱府同知耿麟，从未经手该处军务，委令署理顺宁府篆，即与新派之委员文山知县陆葆，一同密察情形据实禀复。叠接该道等来禀，以目下弹压巡防，倍加严紧，尚无别起衅端，惟报复之心，彼此均不能泯。

缘汉回积仇已久，累世各不相能。溯查道光元年、十三年、十九年，皆有奏办两造械斗焚杀多命之案，第尚不至如此次之甚。彼时回民亦会赴京叠控，有卷可稽。就赴诉之一事而言，则原告无非理直，被告无非理曲，剖断似极不难。而统全案之原委而言，则此造直中有曲，彼造曲中有直，纠缠实为不了。盖一仇即有一报，而所报偏非所仇。崑冈之玉石俱焚，城门之池鱼殃及，凶顽煽毒，而良善受灾，事之不平，固莫有甚于此者。然欲按名伸理，而法又有时而穷。缘汉回彼此报复，皆起于仓猝之间，往往因游匪外来，遂成乌合之势。回匪合则汉村倏为灰烬，汉匪合则回寨立见摧残。人多势乱之时，被杀被烧者先已魂惊魄散，即起死者而问其孰杀，亦复不能指明，又何从为之搜捕？惟访有匪类即拿，拿有匪类即办，则凶手自在其中。然欲讯其所杀何人，彼亦诱诸不识姓名而不能指实。此办法所以萑难也。

查前此节次用兵，皆称剿办回匪而未尝及汉民者，缘回众先有掳禁官弁，戕害将备，劫放重囚，抗拒官兵等事，是以向其攻剿，而汉民中之匪类，虽于回民混杀乱抢，究尚不敢抗拒官兵。彼回民见官兵剿回，则以为助汉，而汉民见官吏杀回不尽，又以为助回，无非只顾私仇，而不知官法。前蒙发下李星沅密片，亦云回汉无不怨官者，职是故耳。即如丁灿庭等现在京控词中所诉之冤，与臣等衙门所接回呈，大意亦略相似。其最称冤屈者，系指前年九月初二夜，永昌七哨汉民将城内回民男妇老幼概行擅杀之事。虽其所呈八千余丁口之数，核与贺长龄原奏“永昌城内本有住家回民四千余人”之语不符，即道府厅县及委员前后所禀，亦均无八千余人之多。除再由臣等细查，以期核明实数外。即就四千余人而言，亦几于全无遗类，是该七哨汉民之凶横惨毒，实属骇人听闻。总缘永昌一带距省穹远，蛮野成风，向有乡民私设牛丛火竿以御盗贼，侦获一匪即任意陵虐致死，并不报官。原呈所称，道光十三年间，棍等活埋民命，知县

查究被围，知府亲往救解，反被勒结等情，虽现在查无案据，而所指未必无因。迹其恃众逞凶，历经禁止不悛，甚堪发指。然当回汉互争之际，无不豕突狼奔，地方官惟激变是虞，一时力难禁止，由于威约之渐，以致太阿倒持。言之实深愤懣。自有永昌擅杀之事，而仇衅愈结愈深，遂致不可收拾。案查原任督臣贺长龄于二十五年十二月，将该处汉民万林桂等照光棍例斩决，又于二十六年七月将汉民杨老九等照“杀一家二命”例斩梟，此皆七哨之乱民。均经奏办有案。其办理不善之道员罗天池、署知府恒文等，亦经查明参奏。迨李星沅接任，又将罗天池奏请永不叙用，亦无非因永昌汉民擅行残杀，不能阻止之故。在回民仍以此等匪类惩办尚少，难令甘心，每以纵匪杀良，归咎于官，此诚无辞以解。然谓官有助汉灭回之见，则是已甚其辞。观于焚杀汉民之回匪，官亦未尝一一究办，是谓之无能则可，谓之偏护则未必然。汉民一面之辞本不免于失实，况其所切齿者在九月初二之事，亦思初二以前与初二以后，回众之凶横，何尝在情理之中。

以臣等访闻，此案自二十五年四月间，因回民在板桥唱曲，讥笑汉民起衅，汉民打毁清真寺，业已调处赔银，而回民张世贤、丁泳年等尚复纠聚多人，叠扑板桥，不服弹压，先将汉人张占魁杀毙。是月内汉民三次斗败，被烧樊家屯、窑门口两寨。官兵赴援，亦被拒伤。迨七月间外回聚于猛庭者甚众，乃又进攻思母车寨，烧枯柯街及陶家寨，又烧大田街，攻丙麻。世职高朗死之，都司杨朝勋、守备潘惠扬，及兵丁百余人俱被该回掳去。此皆九月初二以前回民逞凶之事。即丁灿庭等现词，亦自认烧抢枯柯等处，戕伤官兵，并在莲花寺掳官掳兵各情，而以“难回误罪”四字巧自掩饰，实不知其欲盖弥彰也。至九月初二以后，则该回与官兵接仗于永昌城外之小松寨，游击朱日恭死之。其烧毁汉民村庄，亦复指不胜屈。迨二十六年春间，回匪黄巴巴复经传帖聚众数千人，在大丫口抢客银四千八百余两，烧顺宁之江桥，攻永昌之飞石口，又在永昌官坡接仗，至千总赵发元、外委杨廷佐、都司缪志林、把总赵得和先后阵亡。四五月间，则又扑营于大麦地，接仗于乌鸦河，都司韦成喜，守备严方训，把总解澆、金鳌皆死之。维时回众攻右甸城，抢五里寨，复有窜赴蒙化将南洞巡检砍伤者。九月间，该回逃犯马帼海，与海老陕等又纠党至缅宁，声称报复

十九年互斗之仇。烧杀掳抢，为日甚久。其云州之回，又将出决绞犯打夺两名。至十二月间，云州街道十九条，汉民房屋均被回众烧毁，计三千数百间，并遍烧猛郎等汉寨三十余处。官兵赶往剿办，至本年正月内甫得息事。以上各情，又皆在前年九月初二以后，该回民等呈内绝不叙及，其为讳匿可知。在滇省汉人绅庶，咸云回民之杀汉民，前后统算，实数倍于汉之杀回。臣等本未目睹情形，无从烛照数计，惟节次蔓延之大概，不敢不详细访查。故曰：就赴诉之一事而言，剖断似极不难，而统全案之原委而言，纠缠实为不了也。

臣林则徐到任之后，体察情形，与臣程裔采备细熟商，此时断不可再行用兵，致滥杀而转滋借口。即缉拿匪类，亦须先除外匪，而内始可渐清。所谓外匪者，本系无籍游民，自称为回，而未必真回，自称为汉，而未必真汉。何处抢杀，即随何处助凶。此等匪徒，现在拿到即办，并处处严查保甲，务使无地容身。其所谓内匪者，如汉回同壤而居，安分者即为良，生事者即为匪。若必一时穷治追溯搜查，则查汉而汉人即目为护回，查回而回人又目为护汉，汉回各执一说，分辩不清。治丝而棼，终非了局。臣等窃谓目前所最亟者，在弹压之使不妄动，化导之使不互疑。是以首飭文武将永昌、顺宁等处，无论绝产逃产，官为悉数清厘，无论汉民回民，官为设法招复。汉回中各有绅衿耆宿以及掌教头人，责令于本处同类之中自相约束。又令各具互结，以回保汉，以汉保回，永禁侵陵，务敦和睦。现有数处善良绅士，已自议立章程，交相保护，臣等即先给予奖赏，以树风声。不日将届秋收，先须杜其聚众抢割之习，故于紧要处所皆须多留兵弁，防范稽查，仍严飭带兵各员妥为约束，不得借端生事。

（《林则徐集》第四册，奏折页一四五至一四八）

七月，有《致杨国楨》函，告知履任并处理汉、回交争问题。

迤西一带，汉、回甫息交争，而报复之心俱不能尽泯。弟飭将永昌回产逐一清厘，不许汉民侵占，其逃亡在外者，招复归来，并以绝产酌给无业之回，俾得复田养命。复使剴切示谕，务使永远相安。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八一）

七月，有《致林树恒》、《致徐有壬》、《致吴璥》等函，皆有解决回汉纠纷同样内容。

汉、回结衅已深，现虽甫息交锋，而报复之心未泯。弟到后悻嘱文武清厘田产，招复逃回，并令公正绅耆悉心劝导，务使交相保护，永息衅端。第势阻鞭长，未知能臻成效否。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八六至一八八）

六七月间，林则徐在所有致人函中，无不谈及汉回交衅的处理，主张抚绥，这一直是林则徐在滇处理汉、回间纠纷的基本原则。

七月，林则徐对先后拿获的东川汤丹厂回汉纷争人犯二十八名处以斩、绞、杖、流、徒等罪。（《汤丹厂互斗各犯审明定拟折》，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四九至一五四）

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姚州白盐井地方回汉互相纠众烧杀，损失甚巨。林则徐搜捕了二十二入，并主张“严行惩办，以昭炯戒”。

同时，林则徐又根据他历来所主张的“立政之道，察吏为先”的原则，于十月二十一日上《甄别昏庸及不称职各员分别革职勒修致教折》，处分了白盐井提举及嵩明、邱北、师宗各州县官吏。（《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六六至一六七）

八月十九日，林则徐在复四川署督廉敬函中，陈述到滇后处理汉回问题的情况。

汉回构衅，已越两年，兹虽厘息交锋，而彼此犹怀报复。辰下招流亡以安其业，清田产以遂其生，并设卡添兵，严缉外匪。现虽办有端绪，未卜成效何如。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九一）

八月上中旬，林则徐有《致罗绕典》、《致周涛》等函，复贺新任，并告近况。（《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按] 罗绕典，字苏溪，湖南安化人。道光九年进士。时任贵州布政使，原函标有“复贵州藩台罗”。周涛，字听松，贵州贵筑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时为江南候补道。原函标有“复江南候补道周”。此类函件尚有多件，可参阅《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卷。

八月，林则徐在昆明写给儿子林汝舟的信中阐明自己对回汉关系的态度说：

汉、回现尚不斗，然不可恃，恐九月收成之际必大有事。从前入手时，

原不必专指回民为匪，今中外并为一谈。滇中有折，注语上无不曰回匪，曰回务，若有回而无汉也者，若汉人中无匪也者。及奉上谕，无不照折声叙，无怪回人不服。今于折片内略寓微意，然皆未必看出，亦尽我心而已。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〇五）

林则徐对回汉关系问题能有上述这种看法，表明他确是具有政治卓识的一位能员。他的识见已超越当时统治阶级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看法。这是林则徐处理云南汉回问题的指导思想，也是他能较稳妥处理汉回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九月，湖南新宁瑶民雷再浩起义。十一月，雷再浩等被俘，起义失败。（《东华续录》道光五六）

秋，林则徐在《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函中斥英人强占广州河南民地的罪行，并赞颂粤民的反侵略精神。信中说：

岛夷欲强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侧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竟以公启止之，始不至卧榻前任人鼾睡。黑白当从局外看，令人但有慨然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一九）

十月十五日，林则徐妻郑氏病卒，年五十九岁。四十余年的共同生活，一旦生离，使林则徐感到很悲痛，旧疾因此复发。他在十月十九日写给陕抚杨以增的信中较详细地叙述其妻患病经过及辞世时的情况说：

前者之来，本以病躯勉从行役，而携挈病妻偕来，尤为失计。缘其时儿辈均不在侧，无人随侍南回，不得已同涉险程，相依为命。

六月中旬到后，内人积恙已深。滇中本无良医，就中延一二人，与议诊治之法，至八月略有转机。而弟先已奏明，赴东南路补闕营伍，并值姚州匪徒复有汉回互杀之事，不可遽行剿击，而藉闕伍以树风声。中秋出省巡行，所历皆蚕丛鸟道，夙[风]餐露处，疲累万分。九月望间署中书来，知内人疾又加甚。弟回署后，虽迭试刀圭，而不食不眠又将浹月，且肝风内动，抽搐迥异常形。延至十月望日竟以不起。偏值三子无一在侧，送终者少女一人耳。辰下枢停署中，赶谕舟儿及彝、枢等各由南北来滇奔丧，俟其到来再议扶柩之事。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二六至二二七）

[按] 有些著述订郑夫人卒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此函写于道光二十七年，函中又称“十月望日，竟以不起”，则应以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卒为是。《林则徐传》增订本页五四四作十月二十日卒，疑误。

林则徐在哀痛之余，复撰联相挽，联语是：

同甘苦四十四年，何期万里偕来，不待归耕先撒手；
共生成三男三女，偏值诸儿在远，单看弱息倍伤神。

（萨嘉矩：《林则徐联句类辑》，福建省图书馆藏）

[按] 《全集》本第六册诗词页三四二收此联，题《挽室人》。

林则徐在致杨以增的同一函中，还论及浩罕（安集延）支持下的和卓后裔又一次窜回南疆，煽动叛乱一事，并提出自己对军事力量布置的见解说。

以弟悬揣兵势，伊江二千之众由冰山南去，红庙之一千五百历高昌而西，中间之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等城皆相犄角，当不待定西到彼，即已归马放牛。此事似可希冀。当此度支大绌之际，若稍稽时日，其何以堪？惟仗圣主福威，早日戡定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二七）

十月十七日，丁灿庭京控案解滇审办。十一月初三日，杜文秀京控案也咨解到滇。林则徐派人至保山七哨地方提取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杀回的有关案犯到省质讯。七哨地方为“烧香结会”者所聚。林则徐分析了提解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并作了相应的布置。（《提解永昌京控案未能就绪情形片》，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八八至一九〇）

十月十九日，有《致刘齐銜》函，告知夫人亡故，并嘱其以长婿身份协同料理家中丧事。

自到滇后，令岳母之病即日深一日。七月间尚可勉强过去，八月间愚赴东南两路阅兵，九月半回署，而伊之病大发。每每肝风鼓动，浑身如竹树播摇不定，难卧难食，将满一月，延至十月十五日午刻竟尔长逝。呜呼！明春即满六旬，何此一冬便过不去？且临终病磨之苦，难以形容，以三子俱不在前，倍为伤惨。要其神气清爽，一丝不乱，前年自制寿衣等物，此次皆自检点上身。适得有极佳之寿木，文细味香，十月十二三先即做就，十五日气绝之后，即于酉刻入敛，现停署中正寝，专等舟官等赶来奔丧。

从前原拟彝官在家考试，枢官携眷来滇，今则两人皆须前来，方能扶枢回去，而其眷口俱不必来矣。本应遣一脚子送讣回闽，而询问亦须五十日始能走到，且思脚子到家，必将凶信突然交进，彝、枢二人皆未经过大事，恐其骤然惊吓，是以将此信转到京中，仍由折差带闽。拟先交至姑爷处先为开阅，再与伊二人知道；一面烦为安慰大小姐，勿令过痛。

所有闻讣后家中应行招魂、讣告、开吊等事，俱烦代为斟酌，指教彝官等勿失礼仪，但总以省俭为主，一切不必张大。至亲中不得不讣，此外乡绅通报，愚意便可不必，未知同乡有人怪否。兹将帖式寄回三个，希（中缺）无准信，盖其心之切望亦甚可悲也。元湘二兄于愚家事料理颇熟，仍应请其料理，一切均与姑爷妥为商量。至生前身后应做几件佛事，皆经令岳母自定，于署中一一照行，家中隔远，即毋须再做矣。

舟官出京奔丧来滇，其家眷苦于路远人多，恐难携带，然在京又无至亲依倚，正极踌躇。吾倩即日易吉，能于来春即携眷进京否？念念。手此顺候近祺，不一。

拙舅期少穆手书 十月十九夜

再，福州本家至亲仍不能不帮助，兹开年下帮项一单寄至姑爷处。前见寄来数单十二纸，似此项尽可于个中取付。刻下彝、枢二人一经闻讣，心绪焚如，应烦费神，将此项代为开发，明妥交付，各家年下皆急急等待，勿迟为妙也。至家中开吊需用及彝、枢二人起身盘缠、安家伙食，统祈于□项内酌量给付。总费清心，代为筹画，不妨稍宽，缘路途过远也。又托。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二九至二三一）

〔按〕刘齐衡，字冰如，福建闽县人。林则徐的长婿。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时丁忧在籍，后官至河南布政使。

十月二十一日，上《姚州白井汉回互斗情形片》，报告十三日至十五日姚州白盐井地区汉回互斗情况及处理结果。

查勘白塔街、洋派、北关、官屯等村，汉民被烧房屋共二千六百八十余间，山脚、官庄两村回民被烧房屋共二百六十余间。汉民查报伤毙男女三百二十七丁口，内经获尸验明，被杀被烧及跌崖落水致毙者一百三十四丁口。回民查报伤毙男女六十五丁口，内经获尸验明，被杀被烧致

毙者二十二丁口。此外并无尸身。是否尚有逃亡，抑系查报不实，现复逐处清查，俟得确数，再行具报。并闻白井关外回民亦有烧杀之事。该处仅住回民十余户，均已搬避，未据亲属投报，究被何人杀害，致死几人，尸弃何处，现亦确切查访，俟得有端倪，起尸验办。计白井、姚州、楚雄县先后拿获滋事回汉各匪契三窍、张汝淮、陈典、马帼良、契有盈、马春漾、契金、聂伦、马成名、契汶盈、契老抓、马玉山、萧小定、契新成、马致禾、胡小万蕃、李映详、契世深、契世葱、契有功、杨旭、契小双等二十二名。并案内要犯契伊么，因指拿党匪契有盈自图减罪，致被契有盈砍戮毙命，验明属实。惟各犯供多狡展，逸匪尚未全获，现仍上紧侦缉严审，务得确情，录供详办。被害者均已按户抚恤，逃避者陆续招徕安集，不致失所等情前来。

臣等查该汉回等因口角衅争，辄敢纠众互相烧杀，以致伤毙多命，烧毁房屋多间，实属逞凶不法。现查汉民被伤人命多于回民十分之八，汉民被烧房屋亦多于回民十分之九，虽其中互有曲直，而回民之强悍为尤甚。应将两造首恶党匪严行惩办，以昭炯戒，不敢稍任轻纵。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七〇）

十月二十三日，乡人王庆云有《复林少穆先生书》，直陈福建漳、泉地区械斗的根源所在，并提出治安防范的见解：

吾乡漳、泉械斗，当事久付诸固然，恬不为怪。民非乐斗，特移于习俗，以是为居乡随俗之故事。其所以能使之斗者，奸徒也。如头家之科敛，凶徒之勒索，匪类乘机劫掠，衙蠹藉案把持，愚弄驱逼，从而鱼肉之。彼焚荡之富室，疮痍之良民，未尝不痛心疾首，恨无人翦灭此耳。若得贤明守令，根究刁唆播弄主名，痛绳以法，而劝谕其余，势必遽止。且非特此也，械斗所在，人心必强悍而朴愿，今攻利之盗，所在多有，诚能因民之可用而转移之，如弓箭社之属，使耻于私忿，乐于公斗，友助之久，渐生亲睦，奸无所容，回心向善，安在不转为地方之福哉！近者直指出矣。顾其风非起一日，则与偶然一一起可以捕获了事者迥殊，必清其源，使顽痰者皆化为血脉，否则芒硝磁石，势必大伤元气。其用药不当者，又不在此论。

清盗源，咸知有团练、保甲。近日中州大市镇，民间自举乡团者，已有明效。特此事曲折至多，作事谋始，必思弊之所必至而预防之，庶行之可久。否则，因噎废食，官与民必逡巡畏阻也。至保甲，为古今不易良

法，惟通套陈旧，上未行而先倦，下阳奉而阴违，致见行善政，无一实效。窃意必用其实，而勿袭其名，且更加之简易。如编户，则绅富不必编审，丁则中户以上之妇女、幼丁不必计。里甲之长，不妨假借以稍美之名，惟在地方官联以情意，新其耳目，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或有万分一可行乎？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三六三至三六四）

〔按〕王庆云，字家铨，号雁汀，福建闽县人，官至工部尚书。

十月二十八日，有英人六名驾船闯入广东省河北路一带乡村打鸟游玩，至南海县属之黄竹岐地方，擅自登岸，撞入村中栅闸，肆行无忌地放枪打雀，村民“虑其伤人滋事，各上前拦阻”，英人竟击村民二人致命。于是，“顷刻间，村众毕集，鸣锣，将递传邻近诸村来护”。在群众愤怒声势下，这六名逞凶的侵略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毙命。这次“黄竹岐事件”是人民群众进行自卫的正义行动，但属投降派的两广总督耆英竟无耻媚敌，捉捕村民十余人，处死四人，其余拟绞、充军或判刑。同时，并“令府县集省绅于大佛寺，合拟函词，刻而遍贴，以慰夷心”。耆英等人卖国残民的丑恶面目已暴露无遗。（参见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五；旧藏故宫大高殿军机处档案〔钞本〕，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耆英等奏）

十月，为梁章钜写《称谓录》序。

《称谓录》一书，闻欲撰之，命名甚妥，此举诚为盛事。若续录、广录名目，随后必有采取，不得不广，诚不欲人议其挂漏也。大江南北，可与商榷此事者，似不乏人，即如阮阁老可资参证，惟其年高；似阁下之颐道修严，胸罗万有，更有二乎？大著侍得读者，本多杰作，如《文选旁证》之通经博史，《退庵随笔》之坐言起行，尤所钦佩。兹由远道寄来全稿，甫卒读，必入郇厨，别类分门，无珍不备，心目为之炫耀。稽古征今之作，诚非其人善之为者。书成先睹为快，家置一帙，人手一编，不待言也，亟宜付刷，以公同好。书来命叙以亲笔，正惭疏陋，自嫌劣画，何敢题名作佛头诮而遽挤此集耶？容徐图之。必急于成书，难于邮达，或即以此书作叙。要之，所云亦止于此纸耳，菴林老前辈其教正之。

丁未小阳，侍林则徐呈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一九至四二〇）

十一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在复广西巡抚郑祖琛函中叙述处理汉回纠纷的情况说：

弟昆华履任，五月于兹。永昌、顺宁之间，节经防范抚绥，大致尚为安静。惟秋间姚州、白井一带亦有汉回烧杀之案。回民固为凶悍，汉民亦属冥顽。当时示以兵威，并委千员弹压，数日间即经止息，幸免蔓延。惟匪回气狠心齐，同教必相庇护，事后搜捕逸匪，有旷日持久之虞。若一时听其潜藏，恐日后复滋他故，是以防兵仍不敢撤。而有兵即不能无餉，又多支绌之忧。棘手焦心，殊无长策，不知卓裁将何以为之代筹也。永昌回民两起京控，原告业经解到，而被控之人太多，提解纷纷，尚未到省，恐顽梗之辈猝未能折其气而平其心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三八）

十一月二十九日，保山七哨烧香结会之众，劫夺解送赴省质讯的京控案有关汉人案犯，并烧县署，杀回民。其情形是：

十一月二十九日，永昌府县会营带兵押解京控案内被证，至离城四十里之官坡，被保山哨民劫去。次日又拥入城内，焚烧保山县署，监犯尽行放出。先经招复之回民，现被搜杀无存。沿途哨民聚集，阻塞道路，搜检公文，凡有关系之件，均不能递送，江桥板片已被拆去各等情。……始知该处七哨匪徒不下数十万人，每聚众时，用牛角一吹，无不蜂拥而至。此次打夺京控人证，实系十一月二十九日之事。其时文武带领兵役，虽有数百名，无如哨匪累万赶来，枪炮乱放。

林则徐闻此讯后，即主张调重兵镇压平乱：

今逆情如此昭彰，直欲负隅梗化，若再化大为小，不独永昌竟成域外，而凡汉回匪类，孰不恃居边远，群起效尤。……须得多调重兵，方足以示弹压而资剿办。

查七哨有数十万之众，兵力单弱，深恐损威，其永昌、顺云一带之兵，既因要隘甚多，难以分拨，且须防其勾结，必得另调他处之兵。是以札商提臣荣玉材，先于提标及维西、永北、鹤丽、剑川、景蒙等营调兵约二千余名，为前队一起，交荣玉材带领，先赴永平驻扎，相机前进。又调省标六营及曲寻、开化各兵约二千名，为中队一起，赴大理听候调遣。又调昭通、东川兵七百名，令昭通镇总兵刘定选统带，并调贵州提标及威宁、安

义两镇兵共一千二百名，交安义镇总兵秦钟英统带，为后路一起，陆续进发。以上约调兵六千名，皆由东路前往。其永昌以西，有腾越、龙陵一镇一协之兵，亦经酌调二千名，由西路前进，以期夹击。复查历次迤西用兵，无不添雇练勇，该处山川险阻，箐密林深，客兵路径生疏，易滋迷误，须用惯习山路之土民夷练，或指引向导，或分截要隘，兼杜匪徒窜伏，以防意外之虞。臣等亦已分饬各土司雇备精练，并札该管府营认真挑选，以资应用。但查永昌之澜沧江两岸，皆依山为险，路极弯曲，江桥一座，为往来咽喉要路，今经该匪拆去桥板，聚众防守，恐此路未易进兵，若不得已，则各处官兵均须绕道顺宁府前进。臣等分檄经过各地方，预为布置，已有眉目，计各路官兵正月底可以到齐。臣林则徐拟于十九日由省起身，赴大理府驻扎督办。该处距省城十三站，距永昌六站，自可随时相度机宜，分别调度。臣程燾采仍在省城督催各路官兵，筹办粮饷接济。所有总督衙门日行事件，暂委藩司赵光祖代拆代行，其紧要事宜，仍包封寄至行次，由臣核办。至军需应用经费，查滇省别无闲款可筹，只得于盐课项下借动银十万两，先行济用。

惟目前哨匪联为一气，良莠不分，若概予征剿，恐胁从者自知不免，亦复相率抵敌，碍难办理。是以臣等先行剴切出示，遍贴晓谕，以附近各村汉民如不敢随同附和，定不概予株连。即先已被胁勉从者，但能悔罪输诚，亦可量邀末减。其心存畏惧，不敢始终确恶，须将首要各犯迅速啣行缚献，以正刑诛。所有江桥板片亟须照旧铺平，各处隘口不许阻拦行旅，往来文报毋得截留撕毁，被抢军械作速照数缴还。以上各事如果逐一遵行，或可网开一面，免致尽数歼除。若仍冥顽不灵，罔知利害，则大兵一临，惟有痛加剿洗，人皆粉骨碎身，地尽犁庭扫穴，不能曲予保全。如此大加晓谕，庶党羽可渐解散，元恶易就歼擒。臣等惟有极力筹维，冀地方速归安谧，以仰副圣主绥靖边隅除莠安良之至意。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一九八至二〇一）

〔按〕林则徐镇压保山杀回抗官的汉族地主阶级暴乱，这对维护封建统治，安定社会秩序，缓和回汉矛盾都是一种有利措置。杨国桢《林则徐传》中认为：“这在客观上对回、汉民有利，具有减少回、汉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积极意义，不能和镇压回民起义混为一谈。”（增订本，页五四九）这一意见是值得重

视的。

十二月初八日，林则徐在复江西巡抚吴文镛函中叙述其解决地方民族问题的对策说：

弟自莅五华，倏将半载。迤西一带，迩来幸尚安恬，而昔时之衅隙既深，此日之防闲宜密。用是招流亡以散其党，清田产以遂其生，并于各要隘设卡添兵，严缉外匪。章程粗定，边氓渐就范围，特恐感化未周，难以长期静谧。筹边任重，时凛冰渊，所幸岁事丰成，差足报纾苻注。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四一）

是年，为刘家镇撰《皇清敕授文林郎南安县学训导刘君墓志铭》。

除叙刘家镇生平及散财亲支事外，特著其藏书及编目事。

君力行节俭二十余年，将所遗先产值万金，均分为二：为同高祖支下、同祖支下义产。同高祖者，所行八事：曰修支谱，曰葺先墓，曰助婚娶，曰抚承继，曰伙死丧，曰襄葬埋，曰恤孤寡，曰养老病，附以救荒之法，贫者计口授粮，如官发廩起讫；又别出资建家庙，立本范参方堂，设经文、书算两斋，以教族子弟。同祖者，岁时祭扫、讳日、延师、赴试之用资焉。具牒于藩伯徐公继畲，请给官帖；复具牒请归美于父。藩伯深嘉之，力主其事，遂得请旌于朝。又为高祖之本生祖祢置产、墓祭、立后，以继其小宗。君之愿于是慰矣。

训诂音韵之学，计所得旧家藏书，京师、吴门秘本及杭州文澜阁所抄录，共一百七十余种，尝自题“皃均图记”。所纂书目有五：曰《五朝切韵萃编》，曰《皇朝华韵合声谱》，曰《切韵指南阐说》，曰《五音字韵汇编》，曰《皃均居小学书经眼录》。其中不传之秘，融会贯通，会萃精华。手稿盈尺，写成净本，即可付梓，传诸后来，岂必如图记所云“访遗书，求异人，始克偿所愿”哉！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七六至四七七）

〔按〕此碑林则徐撰文，刘家镇妹夫郑琼诏书写。碑为将乐石，碑长105厘米，宽58厘米。志额为篆书，志文为小楷，分三截。每截均为24行，行13字，字大1厘米。1976年出土于福州北门福州市纺织印染厂基建工地。福州市文管会官桂轮曾撰《谈林则徐撰写的墓志铭和题额》（油印本）予以介绍。此碑为碑主子齐昂勒石，现立于福州市文管会碑廊。

是年，林则徐婿沈葆楨成进士。

是年，魏源《海国图志》增补成六十卷。

[按] 据吴泽等撰《魏源〈海国图志〉研究》一文(《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考订,魏源增补《海国图志》成六十卷当在道光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之间。最后于咸丰二年增补成一百卷。又李瑚《魏源诗文系年》说:《海国图志》六十卷本约完成于道光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在扬州作了一次修订。二十七年增补为一百卷刻于扬州。咸丰二年,最后定稿,重刻于高邮州。

是年,姚莹《康輶纪行》成书。

是年,胡礼垣(1847—1961)生,字翼南。著有《新政真诠》。

是年,蒋立镛(1786—1847)卒。

道光二十八年 戊申 1848年 六十四岁

正月，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

正月初九日，林则徐发布《为明示顺逆利害俾知输诚悔罪以免玉石俱焚告示》，宣布处理汉回问题的政策。告示如下：

永昌虽处极边，而圣泽涵濡已久，科名仕宦代不乏人，岂尚不知国法。乃此次因提京控人证，该处哨民胆敢纠众打夺，伤差辱官，甚至蜂拥入城，焚衙劫狱，复将城内回民杀尽，并杀应试文童多名，并巡道之家丁、县监之狱卒亦被杀毙。且将镇道以下各官逼困城中，限其米粮，断其文牍。又拆断江桥板片，更于各路隘口拦截行人。一切公文被其扯碎，并杀害递送之人。惟伊等意中所欲为者，则又逼官缮用印文，送往金鸡哨挂号发递。似此种种不法，直与叛逆何殊。从前该处汉、回互相焚杀，犹曰民与民相仇，乃彼时因回众有抗拒大兵、捆官劫囚等事，是以奉旨用兵剿办。而汉民尚无此等情罪，故未加兵。今亦竟敢藐法抗官至于此极。本部堂、本部院即心存仁爱，岂能废国而纵究民乎？

其京控提人，乃出自煌煌上谕，并非地方官吏擅自行提。从来词讼到官，未有告而不审、审而不提之理。即大小衙门自理控案尚皆依例提人，况于京控重情奉旨交审者乎！如谓提人即是激变，所〔则〕每年各省京控所提不知凡几，有谁如尔等之抗拒者乎？且查此次原呈所控不下二百多人，本部堂、本部院念其人数过多，难以尽解，曾札迤西道将无甚紧要者就地取供，汇送核办。目前所解仅止九名，不及原控二十分之一，其能谓之滥提乎？前因尔等借称先有军犯张杰、万重起解被回人截杀，此次京控人证亦恐遭害等情，当经本部堂、本部院谕以从前斗争未息，致有意外之事，今经官为化导，互释猜嫌，又何虑此？然仍飭派员弁兵役至五六百名之多，为尔等保卫护送。尔等如果理直，正宜到官质明。本部堂、本部院并未偏信原词，遽置尔等于法。且有告即准有诉，何难至省递呈？

乃不敢置质于公堂，而偏先逞凶于边地，伤护送之员弁，夺保卫之军装。尔等以德为仇，不自陷于重辟而不止。

乃将谓人众可以恃强耶？从来反叛之人，其始何尝不强不众，一经大兵征讨，无不断绝根株。况七哨仅止一隅，即就本省动兵，尔等已不能存活，若上千圣明震怒，何省不可调兵？试问，以天下之兵威不能灭一隅之叛逆，有是理乎？

将谓地险可以自固耶？保山东隔澜沧江，西隔潞江，在尔方谓可阻外来之兵，而不知实为自困之地，腹背既皆受敌，跬步亦不得行。而我兵进剿之路正多。任将板片抽去，何处不可飞渡？即如从前回子烧断江桥，而万兵仍皆过江迫击，尔等岂无见闻乎？将谓文武各员被尔困在孤城，可以借此挟制耶？殊不知镇道各官，人人皆秉忠义之性，若竟为尔等宄民戕害，适足成其忠义之名，褒荣则俎豆千秋，褒职则簪纓百世，为忠臣者有何不值？而尔等同为大逆，莫不处以极刑，人皆粉骨碎身，地尽犁庭扫穴，屠洗之余，即欲留一个而不可得。致祸若此之烈，尔等果甘心自取乎？

本部堂、本部院上体圣主之仁，下恤小民之命，每思该哨虽著名凶恶，岂竟无一淳良？若因一二哨之匪徒，遂将各哨概加剿洗，心固有所不安；即因一哨内之匪徒而将全哨概予骈诛，亦复有所不忍。今已调集各处兵练，日内即可调齐，尚不忍不教而诛，用特明申示谕。

为此，仰保山一带军民知悉。向闻该处七哨，有南三北四之分。南哨人尚知畏法，即北四哨上中二哨亦比金鸡、板桥差堪理论。此次起意纠夺之首恶，及当场滋事动手伤官，继又入城烧毁县署放囚杀人各要犯，尔等无不周知。果有悔惧之心，不敢始终怙恶，即须将此等首要人犯迅速自行缚颈，以正刑诛。其余被胁勉从尚可稍为末减。所有江桥板片亟宜照旧铺平。各处隘口，不许阻拦行旅。往来文牒毋得截留撕毁。被抢军器速即照数缴还。以上各事逐一遵行，尚是明其改悔输诚之念，则或网开一面，免致尽数歼除。若仍冥顽不灵，罔知利害，则大兵一到，惟有痛加剿洗，谁能曲予保全。彼时即自悔其愚，亦已噬脐莫及矣。再，该处香首会头有身家者较多。而其弟子亲人，在省肆业经商者亦复不少。现正开诚诤诫，不忍稍事株连。而尔等反己自思，岂绝无所顾忌？岂绝不

知感激乎？顺逆利害，惟望自择，毋谓言之不早也。至军徭十二寨十一伙头以及附近各村汉民，如不敢附和，断不波及；随同抗拒者毋赦。其回民只许听官查办，不准于官兵未到之先，混扰他处，尤不准于官兵进哨之际乘势复仇，合并一体谕知，毋得故违干咎。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三二至三三四）

正月十九日，林则徐于保山七哨劫案发生后，一面调集大军齐集七哨，一面于本日由省城启程，亲赴大理“督办调度”，并先期发出告示以瓦解七哨汉民内部。他在《剿办保山七哨匪徒起程日期折》奏报中说：

是以臣等先行剴切出示，遍贴晓谕，以附近各村汉民如不敢随同附和，定不概予株连。即先已被胁勉从者，但能悔罪输诚，亦可量邀末减。其心存畏惧，不敢始终怙恶，须将首要各犯迅速自行缚献，以正刑诛。所有江桥板片亟需照旧铺平，各处隘口不许阻拦行旅，往来文报毋得截留撕毁，被抢军械作速照数缴还。以上各事如果逐一遵行，或可网开一面，免致尽数歼除。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〇一）

二月初四日，英人在上海附近的青浦地方肇事寻衅，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击。（《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九，页五至六）

二月十二日，林则徐上《弥渡地方滋事调兵先往剿除情形折》，报告云南弥渡地方动乱情况称：

窃臣先因保山县七哨匪徒打夺解省人证，恃众抗官，种种不法，奏请调兵剿办，并亲赴大理府驻扎调度缘由，于正月十三日会同抚臣程矞采具奏在案。臣出省后，行至楚雄府，即据大理府知府唐惇培、提标参将存住等连次驰禀，弥渡地方，有外来回匪勾结在地土匪，聚集多人，上年冬底，强索典铺，诈得银钱，本年正月初九日，复与军犯口角互殴，被军犯戳毙一命。地方官已为相验缉凶，詎该匪等恃众将在配各犯住处全行抢掠，且直入通判衙门搜戮军犯，两死四伤，文武弹压驱逐，总不解散。十八、九日又添邀各处外匪在五显官烧香拜会，愈聚愈多，二十日即结队出抢街市，乱放枪炮，惨杀无辜。各官禁压不住，致赵州知州周力墉被矛杆戳伤右腿，跌落小河，经人扶起；都司韦中魁被矛戳伤右手指，又被棍打伤右肩甲；署弥渡通判林甘源亦被拥挤跌伤。该匪胆敢乘势围攻通判衙

署，因各官原带兵役无多，被困在署，道路梗塞不通，已专差驰赴大理，稟请提督发兵。旋又据报，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各匪分股攻抢附近之皂角营寺、坡北甲沙坝、菜园村、下海子、西河寺、蒙化街、太平山、马溪营、姚期营、竹子巷各村寨，以及陆家、杜家、赖家、刘家、吴家等营，随处焚烧，杀人无数，各村民惊惶逃走，相望于道。提督闻信，已带兵亲赴弥渡围剿，该府等亦皆赶往查办各等情。并准提臣荣玉材咨同前由。臣接阅之下，不胜发指。

查滇省外来游匪，自二十五年迤西汉回结衅互杀之后，招朋引类而至者，一年多似一年。缘回民恶习，首以帮护同教为能，遇有汉回互斗，即以回字传帖，远近约会，谓之搬人。且连年永昌、顺宁、緬宁、云州、姚州、白井各处，焚杀相仍，其名固谓复仇，其实尤在图抢。此等外匪随同滋扰，到一处即得一处之利，是以邀之即至，不邀亦来。虽叠经查拿驱除，随获随办，而其隐藏庇匿，终难逐处搜查。就中川、陕匪回，十居七八，亦有汉匪随同入伙，并以白布缠头，冒充回子，以图各处礼拜寺皆可容留。要其表里为奸，必先与本地土回串通勾结，然后知何处最易获利，何处最有积藏，讹诈则说合分肥，焚抢亦暗中指引。故内回户多之处，外回尤所争趋。弥渡为蒙化、顺宁往来大路，又接壤大理、永昌，向为买卖马，实迤西精华所聚，虽系赵州管辖，而距州城九十里之遥，向来军犯发配在此者，常有六七十名之众，是以大理府通判即在弥渡驻防，在昔本有城垣，嗣经坍塌，未能修复。其通判衙门，差役有限，遇有匪徒诈扰，只能传谕绅耆乡约，亟以解散为先，不但不敢请兵，即牒府移州，亦属鞭长莫及。该匪等因此愈无忌惮。

臣访得去冬度岁时，该外匪诈扰弥渡典铺，经内回代为调处，已诈得钱二百二十千、银二十两。本年正月因与军犯互殴，致毙一命，虽经官为验办，而除擅杀抢夺之外，又诈得银三百二十两。在商民皆冀匪徒速散，遂不惮凑给行贖，而该匪等利欲熏心，得一步又进一步，故于诈赃过手，仍复结会拜盟，恃众肆扰，甚至伤官围署，直与反叛无殊。若不尽法歼除，何以靖边陲而申军纪。所幸此次适因保山要案，调集各处官兵，在前者未抵永昌，在后者已经过省，较之往届遥为檄调，为期速而得数多，事机断不可失，是以臣立即飞札带兵各官，将前队折转数程，后队趲行几

站，以资厚集兵力。又鹤丽镇总兵音德布，先令将姚州防兵量撤，带赴保山，该镇正在中途，当即札飭先来弥渡。适准抚臣程矞采咨会，亦因接据弥渡禀报，剿办必不宜迟，飞催后路兵来，听臣调遣。

二月初一日，提臣荣玉材、镇臣音德布均到弥渡，扎成大营，计各处官兵已集二千余名。因附近山路岔口甚多，先行四面兜围，以防该匪突窜。探知弥渡有旧城门六处，皆经回匪添造木栅，累石数重，多人坚守，以为拒敌之计。臣行至云南县，距弥渡仅四十里，即暂行驻扎，遣臣标千总施嘉祥，持令约会提镇，克期进攻，并令密与通判署内被围各员暗约由内冲突而出，外兵皆可接应。维时匪类见兵威甚盛，奔命不遑，官署之围遂解，赵州知州周力墉等，均乘机趋赴大营。

初三日早晨，该提镇皆亲驻弥渡之东面山梁，指挥督阵。臣标及提标将领，分队齐进，即先连放大炮，攻开栅栏，回匪皆头裹白布，执持大小白旗，施放枪炮，并力抵拒。署提标游击陈得功、寻沾营守备王国才，首先率带枪兵，冲锋直入，各队无不拥进。该回匪情急，先向西头放火，适西北风猛烈，转烧东头，即该处内回聚居之所。有清真寺一座，本甚宏敞，该回匪抢劫赃物，多藏寺内，故保护之人极多，皆从墙眼内放出枪炮，连环不绝，我兵虽有伤亡，而围攻愈急，并将火罐火弹抛掷墙内，匪徒爬上屋顶，随拒随逃，经我兵轰打落地者，不计其数。又东街有老庙一所，及大兴、长顺、泰兴、洪春、万顺、万兴六大店，皆系外匪居住，并寄藏赃物之处，亦因火猛延烧，其冒火出拒者，官兵奋力斩杀，尸相枕藉。统计烧毙歼毙约有四五百人。（上眉朱批：“大快人心”）除弁兵献馘不计外，其在阵前带伤生擒，及逃窜四出，经弁兵差役及乡团人等前后盘获者，又有一百余名，均解至云南县，臣即督同委员审办。除另折缕晰具奏外，又夺获大小炮十九位，乌枪五十余杆，刀械三百五十余件，贼匪乘骑骡马共九匹头，均点明分交带兵各官，随营配用。

臣于次日亲至接仗之处，周历查视，因该处烟户本极稠密，当未进兵之先，即恐良民惊悸，且虑玉石俱焚，是以先期示谕，各村良民，只须闭户自守，概不株连，有被害者，准其指引向导，以凭擒拿，及官兵攻入弥渡栅内，亦即如此扬言晓谕。其居民有乘间逃出者，由各路防兵盘诘，并令乡团认明果系无辜，悉行遣去，而凡妇女老疾幼稚，均派兵妥为护出，免其

转徙颠连。今于事后稽查，虽民房间有延烧，而平民并无妄戮。（朱笔旁批：“好”）男妇老幼，沿路俯伏叩头，以为解其倒悬之厄。仍飭确查被烧受害，果系赤贫者，酌量给予抚恤。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〇四至二〇七）

又上《弥渡滋事各犯审明定拟折》，报告弥渡地方陆续解送人犯一百二十三名，均核明事实，处以凌迟、枭首、斩立决、戮尸、充军等刑。（《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〇九至二一一）

二月十八日，户部侍郎祁寯藻致函林则徐，议论回汉纠纷之事，并言及军需经费问题。

永昌汉回，积忿已久，顷又有夺劫焚杀之事，竟因私仇而藐及长吏。似此凶悖情形，必应用兵剿办。现闻节麾已莅大理，提镇分率弁兵，东西两路夹击，筹划秩如，先声定慑贼气。且告谕真切，绅士良民定多感励。散其党羽，殄厥渠魁，当不致蔓延日久。从前汉回互杀，尚无抗官情事，官亦不便以兵威加之。此则直藉提案为名，肆行凶狡，官兵一出，罪有主名。且有回匪报复牵掣于内，官兵震慑于外，孰肯不顾身家，甘心为此一隅哨匪，玉石俱焚耶？以局外愚见度之，大兵到日，痛剿一二次，贼胆既落，势当星散，或可缚献逆首，即在彼土尽法惩治。在汉民无可借口，而回众亦可平心。或者数十年之蕴积，一旦了此大劫，亦未可知。惟地方文武得人，能知麾下之用心，轻重缓急，办理得手，庶不致迁延时日，更费周章。军需仅借动十万，即捐输亦无多，此事甚难筹划。近来各省拨款，日不暇给。大抵课虚责实，缓不济急。若滇事续有需费，当如之何？广东距滇尚近，只有税款分季报解。近已为南河拨去廿余万，其余部库，专待急用。除此一项，不知滇、黔两省，更有何款可以通融，尚望速示，并希筹及济急之策。

（《林则徐信稿》页一五〇）

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向清廷报告办结弥渡回民起事一案。计第一次在清兵进攻下被获而处死者六十二名，伤重监毙者八名（《弥渡滋事各犯审明定拟折》），第二次由蒙化、宾川、姚州等处拿获而处死者十九名。《继获弥渡滋事逸犯审为情形折》前后共残杀了八十一人。处流、徒各刑者还不计在内。（《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〇九至二一二，页二一五至二一七）

二月间，林则徐督师永昌途中经趺迦寺曾写牡丹诗：

石磴危泉抱曲栏， 四山云扑寺山寒。
东风一夜春光透， 刚到花朝见牡丹。

（《趺迦寺见牡丹》，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五三）

〔按〕《林则徐诗集》页五九六至五九七收此诗，定为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在昆明所作；但林则徐在用同韵写赠诗给孙毓淮所附信，末自署“仆于戊申仲春，督师永昌，过趺迦寺，见牡丹已开，口占一绝”。当指此诗。《诗集》定于二十九年二月，疑误。

三月初，林则徐由大理移驻永平以进击保山七哨。林则徐在永平首先利用保山七哨地方绅衿，从内部瓦解暴乱力量，“遂令铺板桥以渡官军，修驿馆以资住宿，设甲长为耳目而罪人无患妄扳也，募壮士为爪牙而匪党无患脱逃也，举昔日胁从附和之徒，今皆遵官而恐后，父献其子，兄拿其弟”；继而他采取了诱降、杀降政策，即所谓“初借渠魁以剪羽翼，继以羽翼尽而及渠魁”，终于“获犯四百余名，首要无一漏网。……还纵出之狱囚，缴私制之炮械，拆金鸡之围墙”的成绩。这一成绩博得了地主阶级赞叹为：“此亦古今用兵之一奇局也。”（《回民起义》I，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页一八〇）

三月初五日，保山七哨因林则徐大兵压境出降。林则徐搜获有关“人犯”一百三十余名，分别加以“传贴纠人，抗官打夺，入城焚署，杀人放囚”等罪名；并准备作进一步的搜捕。（《保山七哨献犯审办情形折》，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二〇至二二二）

三月初八日，林则徐上《复陈保山汉回情形片》，报告在镇压保山七哨汉族地主阶级暴乱的同时，又对回民大肆搜捕。他认为回民“良善少而顽梗多”，主张“非重罚数处，难挽积惯颓风”，“非重办无以扫清”。（《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二二至二二四）

三月十五日，林则徐赴永昌，校阅腾越镇标，永昌、龙陵二协，顺云一营的队伍。并为防范地方土著军队受当地反抗势力影响会发出意外变故，特建议酌照四川、甘肃换防之例，改变永昌驻防军营制，即“添派别营客兵，择要驻防，按年交换，不使与各乡哨渐相熟习，联为一气。并将该协在城额兵，量拨邻境差使，俾彼此互有牵制，以杜意外之虞”。（《顺途校阅营伍并酌改营制折》，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二八至二三〇）

三月二十九日，清廷嘉奖林则徐对保山七哨三月五日以前第一次搜捕结果为“所办好”。但对保山绅耄出降献犯一事要求：“对所献之犯有无袒庇藏匿，必应彻底根究，务期所献实皆本人。首犯尤关紧要，应令按名交出。仍一面明查暗访，断不可有一名顶冒，致有漏网”；查问此次出降是出于“至诚”，还是“仅凭劣员在中调处”。并进一步责成林则徐等：“惟当示以兵威，广加晓谕，倘略有恃众难驯情形，仍当立予剿洗。”而对前此被围困在城的镇道各员情况，必须“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五五）

三月底，林则徐在《致廉敬》函中，陈述在滇镇压回群众反抗情况，说：

弟昆华承乏，昕夕劳劳。汉、回善后事宜迭经加意抚绥，方冀渐臻安帖，乃昨因传提京控人证，而保山哨匪竟敢纠众抗官，甚至焚署劫囚，不能不调兵剿办。弟于春初假装就道，前赴榆城，行至中途，又适有弥渡回匪掠伤官兵之事。当即移师剿捕，共斩获数百名，仍复折赴澜沧，进兵金齿。而该哨民闻风生畏，相率输诚，先后缚献匪犯已至三百余人之多，呈缴炮械亦不下千数百件。现将各犯提审，分起定讞，明正典刑，不日即可恭疏入告。惟京控之案尚须讯结，兼以督办蒙化各属回匪，及顺历迤西各郡阅兵，大约重五前后始能旋省。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八三）

三月底，林则徐办结保山七哨事件，让被捕者达三百二十九名，均经林则徐分别处以“凌迟处死”、“斩首梟示”、“斩立决”、“绞立决”及其他罪名。林则徐在大肆镇压之余，感到满意，认为保山一带已是“人心震慑，地方均甚安静”，因之决定：“所有前调各标官兵，除酌量留防外，余已陆续檄撤归伍。”（《保山案犯审明定拟并陆续撤兵折》，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二六至二四三）

三月，广西武宣人陈亚贵联合僮（壮）汉各族农民在武宣起义，与清军转战于广西中部地区。

春，林则徐于大理《致穆彰阿》函，对穆信林妻郑氏之丧表示谢意，并附告在滇弥渡等地镇压反抗情况说：

前值室人变故，本不敢上渎渊聪，因舟儿叨列门墙，现又在京供职，理宜具讣以闻。即恐致扰鸿情，曾恳勿劳惠唁。乃闻都门设幕，过荷纡尊，更蒙厚赠亲颁，谆谕以少贱不敢辞之义，拜登隆贶，感悚交深，复承钧谕遥传，温词下慰，仰见言情而略分，曷胜倏臆以鸣胸。

晚奉职昆华，昕宵兢凜，汉、回善后之事迭经抚绥防范，已觉渐就安恬。惟京控奉旨发交，不能不提人审办，而保山七哨因此竟敢纠众抗官。若非示以兵威，未易驯兹顽梗。已将情形入告，自荷钧垂。昨者出赴榆城督兵筹办，而赵州之弥渡地方适又有内外匪徒勾结滋事，当于中途小驻，先予剿除。幸已歼毙数百名，并生擒百余犯，于讯明惩办之后，仍复搜擒余党，以期净绝根株。今拟由大理移驻永平，督办保山哨匪。筹边任重，惕惧难名，惟祈惠锡良规，俾资遵守，是则倾心天末，尤莫胜翘跂之殷者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七三至二七四）

[按] 同时，有《致潘世恩》函，内容与《致穆彰阿》函类似，可见林则徐对枢臣的周旋态度。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八年状元，时任大学士、军机大臣。

四月初三日，上《保山要犯金混秋审明定拟折》，报告捕获到和保山七哨有关的“主使者”金混秋，将其“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并传首保山城哨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三一至二三五）

四月初三日，上《顺途校阅营伍并酌改营制折》，报告校阅整顿营务事。

臣查滇省向来阅伍章程，迤西之腾越镇标暨永昌、龙陵两协，顺云一营，均在永昌府校阅。此次臣督办保山军务，先由大理移驻永平，节经获犯讯供，渐次就绪。永平距永昌二百里，臣于三月十五日亲赴郡城，沿途查看城哨情形，均极安静。随即校阅永昌协标官兵，并调考腾越镇、龙陵协、顺云营官弁。其附近之鹤丽镇、维西协、永北、剑川等营，向系附于提标及大理城守营操阅。此次该镇协营官兵有调至永昌军营者，亦即就近先行校阅，以省日后轮换赴考。所有阅过队伍，阵式均尚整齐，连环排枪，声势联络，刀矛杂技，击刺跳舞，亦俱熟习，马步箭中靶分数不等，各在六七成以上，施放抬炮抬枪鸟枪，亦皆猛捷有准。兵丁技艺优长者当场奖赏，生疏者分别责革降粮。其将领备弁中，尚无应劾之员。

查永昌民风素称强悍，故兵丁不患其软弱，而转患其嚣凌，尤防其与各哨匪类勾通，致捕缉不能得力。臣于考校之余，当场严加训饬，以上年冬间匪徒滋事，如果该营兵丁尽可如干城之倚，何待多调各处兵来。即如该协拿送已革各兵，现经审明，分别定罪，岂尔等尚不知炯戒。谆谆开导之后，又严谕各将备再行确查，如有勾结匪类之兵，速即革粮严办，倘

尚扶同徇庇，察出定予特参。

又，查永昌东隔澜沧江，西隔潞江，两处江桥最关扼要，此外各路隘口亦极繁多，若专恃土著之兵踞险分防，恐缓急究难深恃，除现仍留驻征兵缉拿余匪外，拟此后酌照四川、甘肃换防之例，添派别营客兵择要驻防，按年交换，不使与各乡哨渐相熟习，聊为一气；并将该协存城额兵量拨邻境差使，俾彼此互有牵制，以杜意外之虞。容与提臣荣玉材、抚臣程裔采备细酌商，再行会折具奏。总期地方安谧，戎卫森严，以仰副圣主绥靖边疆至意。

所有查阅永昌一带营伍并筹画营伍大概情形，理合缮折具奏。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二九至二三〇）

四月二十六日，林则徐致函兵部尚书魏元烺，报告在滇处理地方治安问题：

待边陲筹笔，三月于兹。幸保山七哨献获三百余名，分别申明惩办。兹复折至大理，提讯京控之案，且督缉蒙化一带匪回，亦幸多所弋获，次第办理。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八四）

四月，林则徐在滇西甄别府州官吏，并请调张亮基为永昌知府。（《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四三）

四月，林则徐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回族群众的统治和缓解汉回间的积仇，乃将保山回民移居官乃山。官乃山距保山二百余里，形势险恶，“周围约十余里，外狭中宽，前隔潞江，后依雪山。雪山之巅，石崖陡险”。这是一座天然的营地。林则徐通过回民少数上层分子将回民在城产业强行折价与山中汉民资产抵换，把官乃山全作保回聚居之地。移居时“除有他处亲戚可依，不愿前往者听其自便外，凡愿移之回户，皆按大小人口，官给盘费，经署保山县知县韩捧日、署永昌协副将桂林等，将该回民二百余户分起押送前往”。

这种迁移一方面为加强对回民的控制，起到防范和监视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安置和保护招复回民的一种权宜措施。变汉回杂居为回民聚居的目的是为使“保邑汉回各遂其生，永无可开之衅”，而且回民原住处已成灰烬难以复建。这次迁移又采取了自愿原则，事后还派人了解安置情况。这些措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妥善的。（《保山县城内回民移置官乃山奏明立案折》，

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三二至五三五）

五月初，林则徐续获保山七哨暴动中的有关“案犯”一百零七名，其中三十五名被处决。（《续获保山案犯审明定拟折》，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七四至二七九）

五月初四日，林则徐于太和县普礪地方接见新任永昌知府张亮基。次日又指示善后事宜，并告张亮基说：“此等事非我为之于前，子为之于后，他人不能办也。”（林绍年：《张制军年谱》卷上，道光二十八年）

五月十一日，林则徐对清廷三月二十九日上谕中所提疑问作了复奏。林则徐认为对保山七哨一案是“执法严办”的，“此案前后获献各犯共有四百余名之多，问拟凌迟斩绞者计一百四十五名，发遣军流者一百八十八名，即至轻亦问徒杖，现在尚飭严拿逸匪”。办理如此严酷，当然不会“复听劣员调处了事”。而镇道各官，“倍著辛勤”，“于仓猝遇事之时，犹能竭力筹维，和衷共济，俾城池仓库诸获安全，首要各犯不致远颺，地方仍臻靖谧”，“并无办理不善之处”。这种尽力维护下属的作法，正说明林则徐已是老于官场的一员“干吏”了。（《查明保山案内并无劣员调处片》，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五六至二五七）

五月十四日，林则徐《致浙抚梁宝常》函，告知在滇平乱工作。

弟远莅五华，倏将一载。前因保山莠民滋事，督师远出，几费运筹，兼复有赵州匪回纠众窜扰，当经分兵剿捕，歼毙数百人，随即驰赴博南，筹办哨匪。幸先声之已树，竟相率以归诚，获到匪犯四百余名，讯明定讞。兹复折至大理、楚雄一带，督缉历年逸匪，先后亦获数百名，率皆焚杀掳劫之徒，不得不置诸重典。计自边城辘轳，已越十旬，兹仍小住迤西，督同讞狱，大约蒲月下浣始可旋返省门。此间积重之余，恐乏久安之策。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九一）

五月下旬，有《致廖惟勋》函，告知在滇用兵情况，并准备在月内“撤兵回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九六）

六月间，林则徐于昆明致函时任顺天府尹的汪本铨（《全集》脚注：汪本铨，字衡甫，江苏阳湖人。道光九年（1829）进士，时任顺天府尹。），首先对清廷的广开捐输表示忧虑说：

此次都中捐项，仍复可观，自是招徕之力。然未解库而先以招拨，则

掘井济渴，其何以支？至若羊头羊胃，几于充塞都邑，其利害不待智者而始知。恐此事有益于经费者微，而有损于吏治者大，宜梓翁（遗迹）〈引〉之以为忧耳！

其次，论及南漕北运的改革意见说：

本折兼收之说，尊见以为不可行，自是正论。然以瞥见揣之，漕粮一石到京，合计沿途用费率及十五六两，而帮费不与焉。奉天粮价贱于南方，舟运尤省，果能妥议变通之法，亦未始无挹注之方。且南方所累于折漕者，总借口于帮费耳。而帮费万不能去，则以沿途闸坝于通仓经纪之故。若谓无南漕而京师遂绝粮食，似事之所必无者。且近来领俸多是稜米，且尘土居其半，与市侩交易，比从前尤为受亏。倘京官应领一石之米给以京平二两纹银，似人人皆以为乐。而南方所折称是。作为定额，即使地方官浮收，亦断不至如折漕之甚也。阁下南人也，岂不知条银是浮收乎？然控折漕者十之九，而控钱粮者尚不至十之一，则弊之轻重，亦略可识矣。所难者旗丁舵水均无安顿之方，故河漕二事虽分，必合为一而谋之。此非一时所能罄言，他日或可细说耳。

再次，林则徐还告知在云南处理汉回问题的情况说：

弟于迤西之事，往返半年，剿抚兼施，地方已臻静谧。历年不法之犯，获者已越千人，俱已分别讯明，惩办入告，汉回却甚相安。第日久何如，尚未敢必耳。此次调兵，三倍于前，而军费只有十五万余，尚为节省。当此司农仰屋之际，不惟不敢请帑，并不敢径请于捐输项下开销。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〇二至三〇三）

六月十三日，林则徐与程裔采会衔上《保山回民两起京控案审明定拟折》称：保山七哨劫犯暴动案全部结束后，即返省城，审办丁灿庭、杜文秀等京控案。林则徐承认了京控案中的若干事实，但也指出了几点所谓“呈控不实”之处，如被杀回民人数不符，被控告的人不实等等。

林则徐根据这些“呈控不实”的理由，认为回汉纠纷双方都有责任。他又总结了几年来处理回汉纠纷的经验，证实过去所定“但分良莠，不论回汉”的方针是有“明效大验”的。

最后，林则徐认为丁灿庭、杜文秀等呈词中虽有失实之处，“本应照申诉不实律定拟”，但是“姑念伊家均已被害，情殊可悯”，请求从宽免处释放，暂时

地平息了这一场回汉“纠纷”。（《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九七至三〇四）

同时，林则徐在省城与云南巡抚程裔采共商进一步镇压迤西一带反抗的措施。共上《兹后迤西缉获要犯请准审明就地正法片》他们主要研究了处理案犯的问题，提出了案犯解省审办不仅沿途人力财力耗费甚多，而且还有劫夺、脱逃的危险。结果，地方官畏难苟安，被害之家怕逃犯报复而不敢呈告，造成迤西一带“贼不畏官官畏贼，民虽被贼莫鸣官”的情状。因此他们向清廷建议：

拟即准其（新夏按：地方官）就近批解道府，审勘明确，由道移明臬司，具详督抚，核明情罪果属允当，即由臣等咨行该处驻扎之提镇，恭请王命，就地正法。

他们认为这样就可达到“戢暴安良”的目的，所以在奏折中着重申述道：

非独所获凶盗可免长途被劫被逃，而行刑于犯事地方，俾被害者显伸其冤抑，梗顽者共慑于骈诛；且地方官不至畏累苟安，缉捕可期奋勉，似亦戢暴安良之一法。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三〇五）

六月十三日，上《顺道校阅迤西营伍折》。

窃臣于三月间驻扎永昌，业将阅过该协营伍，并调考腾越镇、龙陵协、顺云营官弁分别降革缘由，奏报在案。嗣办理永昌哨匪事竣，回至大理，提讯回民原控两案，又因督缉姚州上年焚杀案内余匪，移驻楚雄，当将提标及大理城守营、楚雄协，并调阅之鹤丽镇、维西协、永北、剑川、景蒙等营官兵，先后亲加操阅。其有偏僻营分路程较为迂回者，循照往例，将官弁调来亲校。其兵丁各技，分委别营镇将前往操阅，仍报臣汇核办理。

所有阅过队伍阵式，均尚整齐，连环排枪，声势联络，刀矛杂技，击刺跳舞，亦俱熟习，马步箭中靶分数不等，各在六七成以上，施放抬炮抬枪鸟枪，亦皆猛捷有准。兵丁技艺，优长者当场奖赏，生疏者分别降粮责革。

以上均据各该管营员揭报前来。所遗各缺，即以技优之弁兵当场递行拔补。此外尚无庸劣员弁，亦无老弱虚粮。委验军械马匹，俱属足额。除谆飭各镇将再行申明纪律，督率备弁认真训练，务使官兵技艺益见精强，以期仰副圣主整饬戎行，绥靖边疆之至意。

谨将查阅迤西等处营伍情形，幕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八五至二八六）

六月十三日，林则徐为镇压弥渡地方回民起事的出力员弁请奖，上《弥渡出力员弁请奖折》。（《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二八七至二九一）

六月十五日，林则徐具报审办上年姚州白井暴动的有关案犯。先后被捕者共二百三十六名，其中处凌迟、斩决、梟示、绞决等极刑者，竟达一百三十八名之多。（《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三〇九至）

六月，有《致曹履泰》函，告知近况及年内拟告退之念。

生承乏五华，刚周一载。前因迤西汉、回滋事，当即亲提劲旅，远赴边城。幸剿抚兼施，地方已臻静谧。半年栉沐，甫经遄返省门，衰惫之躯殊觉难于支柱。原拟投簪归去，而此间公事一时未能息肩，稍待冬初，不得不为乞骸之请耳。（《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一二至三一一）

同年友时任云南学政的孙毓淮（梧江）也写诗相贺，林则徐于八、九月间曾写《梧江四兄大人以仆新被殊恩，枉诗见誉，读之愧汗无已，依韵寄答，即希斧政》诗寄答，诗云：

九隆山翠锁重重， 蛮俗难驯旧数蒙。
愧乏龙韬摅胜策， 翻叨凤綵奖边功。
频年芽蘖期除莠， 半载驰驱笑转蓬。
巨力就衰天宠渥， 感恩长此惕微躬。

忆昨筹戎荷指南， 驿亭官烛夜深谈。
司签喜见携银鹿，

折柬先劳聘玉骖。君有纪纲张福书记，翩翩且能跨马疾驰，顷刻数十里。今春二月君先停装普溯，仆拟退舍以避，而张福驰来，以君意力邀同住，是夕遂作联床之谈。今见其《菊影》诸诗，清丽可人，诚非萧颖士不能有此仆也

幸涤兰沧新浪净， 待悬藻鉴曙光涵。春间，君本拟按试永昌，仆与晴峰中丞以时值用兵，奏改来年岁科并试，已邀俞允

者番重过龙泉地，
凭杖诗禅八景参。弥勒县龙泉寺有叶毅庵、汪云壑、顾南雅诸前辈八景诗翰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五四）

六月，有《致姚元之》函，告知在滇镇压反抗势力情况。

待半载滇南，筹边心瘁。前因迤西多故，不得不惕以兵威。既剿抚之兼施，愧倥偬而鲜暇。兹永昌七哨猷犯三百余人，俟定讞后，移驻榆城申办京控案件，且借以督捕回匪余党。（《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〇五）

[按] 姚元之，字伯昂，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进士。仕至左都御史。

六月至年底，林则徐向有关政要及地方官员致函多件，主要内容均为告知在滇平定汉回纠纷情事。（参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二九七至三七三）

七月十九日，清廷以林则徐“剿办云南弥渡、保山哨匪功”，加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花翎，给予了极大的荣宠。（《东华续录》道光五八）

七月，友人吴嘉淦曾有诗祝贺，林写《和吴清如主政嘉淦见贺五律二首》以答，诗中表达自己年老已有退出仕途的想法。他对于在滇镇压回民反抗的前途成败，不敢预卜。诗中还反映他对禁烟运动中遭受的政治挫折虽有余憾，但却并不介意。

七月，林则徐在《致徐广缙》信中对于民力可用的思想有明确地表露说：

承示粤民可用，弟尝谓今之所恃，惟此一端，今经执事为之作新，更可供指臂之使。

[按] 函中所谓“粤民可用”指徐广缙与英人交涉进广州城问题时得到广大群众在省河两岸的声援而拒绝英方进城要求一事。

但是，就在同一封信中，林则徐对自己镇压群众反抗活动的“业绩”又沾沾自喜地说：

弟五华承乏，岁馆倏周。前因迤西汉、回后先滋事，当于春初调兵剿办，并亲历边境行营。先将弥渡匪回歼擒数百，继而七哨闻风知惧，献匪乞诚，计获犯共四百余名，亦经讯明惩办。随即以凯撤之兵，搜缉蒙化、赵州、姚州一带匪徒，凡历年滋事在逃者，大都皆置于法。所谓刑乱国，用重典，亦迫于不得不然。辰下积匪既清，地方可期静谧。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三一）

七月二十九日，林则徐上《参草道员刘畧昌京控案审明定拟折》（《林则徐全集》第四册，页三三〇至三三九）详陈其申办刘畧昌案之经过，思虑周密，审定认真。林则徐在审问此案时曾亲笔写有《折狱问条》七十八页（《林则徐全集》第五册，页三三四至三五三），为审前准备之讯问，益以见林则徐对案件之严肃情状。

[按] 此手迹长卷藏上海图书馆,其后有黄家鼎跋称:

右折狱问条七十八纸,侯官林文忠公督云贵时手笔也。光绪丁酉余得自福州旧书肆丛残中,全卷厚尺许,去其公牒、供词,而以公真迹汇而存之,装成长卷。其文详或八九百言,简或十数字,无非汉庭老吏口吻,而字则具体欧阳者也。闻公居清秘时,已于六曹事例因革得失莫不悉心考核,迨抚三吴,躬理京控诸狱,以故世道民情皆贯彻于心。

此乃道光戊申奉旨交审贵州毕节县巨案,为告病在籍广东南韶连道刘晟昌京控巡抚吸鸦片烟、藩司府县克扣铅斤运脚、在籍户部主事举族谋反及休致道员私买学田等情,关系繁重。时公莅滇未久,方督师赴州,剿办汉、回。五月回省,提集人证,味爽视事,夜阑才息。越两月始定讞焉。此在他疆吏便夸能事,于公实余绪耳。

余久临公乡,且获交公之群从,尝得公手录诗稿六十余叶暨未刻政书十数大册,将谋鸩资次第板行,今复遇此瑰宝,洵风尘末吏之厚幸也焉。装玩竟,谨盥漱而跋之。丁酉腊八日鄞县后学黄家鼎骏孙。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五二至三五三)

九月十一日,清廷议准林则徐等所请迤西所获人犯“审明后立即惩办,毋需解省审转”的要求:

该处军务甫竣,余匪正当严办。著即予限五年,俟期满后,仍照例由督抚亲提审明题奏,以示限制,而昭划一。

(《东华续录》道光五八)

十月廿二日,林则徐于昆明致函山西巡抚王兆琛,告知在滇处理治安问题:

弟昆华承乏,倏忽年余。迤西风气桀骜,自二十五年以来,汉、回之焚杀互仇迄无休息。去冬以京控传提人证,竟至焚署劫囚,不得不调集重兵,亲赴行营督办,驰驱半载,始得撤伍而还。经剿抚之兼施,幸地方之悉靖。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五五)

十月二十四日,上《续获迤西汉回逸犯审办折》报告处罚迤西逸犯,计凌迟一名,斩梟七十四名,共七十五人。(《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三九二至三九九)

十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为巩固迤西一带的统治力量，以便进一步控制回汉各族人民，上《迤西移改协营添设汛兵折》建议清廷移改协营，添设汛兵，并陈述了具体方案。（《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四〇〇至四〇八）

云贵总督臣林则徐、云南巡抚臣程裔采、云南提督臣荣玉材跪奏，为迤西甫就义安，地方实形辽阔，拟于善后案内，添移营汛兵丁，及酌派换防处所，将经费由外筹办，以联声势而重巡防，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滇省之永昌、顺宁、大理三府，暨蒙化一厅，并楚雄府所辖之姚州，皆处迤西边境，山深箐密，道阻且长，杂处汉回，易藏奸宄。本年自春至夏，先在弥渡用兵，继由保山、永平，递及蒙化之大小围埂，终而亦至姚州，皆借所调大兵分投缉匪。除剿杀不计外，先后获犯一千余名，均已分别讯明，真之于法。经此一番惩创，间阎始能安枕，商旅乃得通行。惟地段绵延，各营汛相距既遥，即有鞭长莫及之势，迨闻焚抢劫杀，兵至而贼已远颺。是以今夏军务竣时，虽将全师凯撤，而犹酌留兵弁分段驻防。入秋以来，仍陆续报获逸犯多名，地方益臻静谧。惟各处情形不一，有须互相钤制者，自宜以客兵换防；有须永固藩篱者，又宜以土兵驻守。为久远计，不得不相度要隘，移汛添兵，以期巡察周详，互相犄角。

臣林则徐前在迤西驻扎时，即与臣荣玉材，率同迤西道王发越，随处查勘，公同酌议。迨回省后，复与臣程裔采，暨在省司道，节次筹商。如永昌地方，最称扼要，在国初原设永顺镇总兵，统辖中左右三营，迨后改镇为协，只留左右两营，左营兼中军都司一员，右营守备一员，均驻永昌府城内。自城外至大理府五百余里，路途险阻，而实为来往通衢，乃仅有把总、外委汛地，并未驻有千总以上之武职，殊属非宜。今拟将永昌存城之右营守备一员，移驻紧要之永平县城，其自澜沧江北岸之杉木和汛，直至东北大路之漾濞汛，皆应归于右营管辖。查永平原驻把总一弁，带兵三十四名，未免单薄，今拟添募兵八十六名，连原驻之兵，合共一百二十名，驻扎永平，以为永昌门户。又永平辖之永定站，亦系大路，距城约及百里，为盗贼出没之所，向来驻兵，今拟添募兵五十名，拨一外委督巡，作为永定汛。又龙街，距城一百二十里，回民多而且悍，向来亦未驻兵，今拟添募兵四十名，拨一外委管带，作为龙街汛。又漾濞。虽在蒙化厅界内，而距厅城约二百里，其汛地本系永昌右营所辖，但向来仅以额外外委

带兵三十二名驻扎相近之柏木铺，而于漾濞上下两街烟户极多之处，虽有巡检分驻，并无武弁专防，殊不足以资巡缉，今拟移拨永昌千总一弁，添募兵八十名，令其管带驻守，其柏木铺原驻兵弁，即作为漾濞汛协防，统归右营守备管辖。又永昌左营之姚关汛，壤接夷地，距城一百六十里，原设把总一弁，驻兵六十名，今拟添募兵四十名，共成一百名，驻守要隘。又旧乃汛，距城四百五十里，本系右营汛地，今应改归左营，其原设代防外委一弁，驻兵三十名，在昔足敷防守，今将保山回民安插于官乃山，已有二百余户，而尚有回民续求赴彼居住者，该山系旧乃汛所辖，防范稽查更关紧要，拟改拨把总一弁，添募兵五十名，以资弹压。又永昌坡，距城一百八十里，地形险要，向只驻兵十二名，今拟添募兵六十二名，移把总一弁赴彼管带，以资防守。至永昌协左右营汛地，前因都守均在本城，故分汛颇有错杂，今既将守备移驻永平，应接各汛地势，分别改隶两营：如姚关、旧乃、永昌坡、蟒水、枯柯河、潞江、猛峒、戡子铺、猛赖、粟柴坝、观音山十一汛，应归左营都司管辖；杉木和、竹鲁凹、燕子河、北冲、河湾、永平城、永定、龙街、柏木铺、漾濞十汛，应归古营守备管辖。此永昌一带添改备弁兵丁之情形也。

但永郡最为险要者，莫过于澜沧江桥。往年回匪之烧桥，上冬哨匪之拆板，皆谓此桥一断，官兵即不能渡江，以致匪类恃为负隅之固。查向来该桥一带只派兵丁八名轮巡，固属无益，今即添营移汛，若仅守以本处兵丁，仍恐其与哨匪勾通，缓急究难尽恃。臣林则徐前于永昌阅兵折内，业经先陈大概，兹复公同商议，似此咽喉之地，宜以客兵换防，拟由提标派出千总一弁，带兵一百名，驻扎澜沧南岸之平坡。该处踞险凭高，四面皆堪瞭望，以之守御折冲，自当倍形得力。每届半年，调换一次，俟接防者到彼，准原驻者回营，以均劳逸。但客兵于地形未尽熟悉，仍须主兵协同守望，不任置若罔闻。此后拟将江桥地方作为永昌左右两营公汛，如该处失事，将永昌都守与派防之提标千总，一体惩处，以期各顾考成。此又酌拟主客互防之原委也。

至顺宁府地方，南北相去七百余里，从前营伍原隶永顺镇标，迨后改为顺云营，以参将一员管辖，驻扎缅宁厅城内，离顺宁府城三百余里，而所辖之锡腊等处，接连夷地，回匪每与夷众勾结为奸，且距营既遥，恐参

将难于远驭。查龙陵协副将一缺，虽处边隅，而地方现甚安静，且龙陵距腾越镇不远，该镇总兵堪以随时策应。今拟将顺云营参将与龙陵协副将两缺互相调换，作为顺云协副将、龙陵营参将，并龙陵中军都司亦改为顺云协中军都司，均移驻緬宁厅城，将该协钱粮归都司经管，其顺云营左军守备，仍驻顺宁府城，右军守备则须移驻锡腊。查锡腊原只外委一弁，带兵十八名驻扎，今情形大非昔比，夷回均须防范，兵力不可太单，数年以来皆有留防弁兵三百名，现拟以守备带兵久驻其地，所需兵额酌定二百四十名，除原驻兵十八名外，尚应添兵二百二十二名。又右甸一城，介在永、顺两府之间，是以永昌协与顺云营皆有右甸汛名目。然该处距顺宁府城只一百四十里，而距永昌府城二百一十里，今既于永顺坡添兵驻守，则永昌协不必再立右甸汛之名目，自应归于顺云专辖。查右甸城，毗连猛庭寨，汉回杂处，屡启衅端，原驻把总一弁，带兵四十三名，为数本少，近年多事之际，添驻防兵每及数百名，今匪类多已就擒，仍须时加防范，拟酌添守兵三十七名，连原驻之四十三名，共成八十名，并深拨额外外委一名，随同把总管带。又阿鲁史塘，亦系犬牙交错处所，原设塘兵五名，不敷稽察，今拟改塘为汛。添兵三十五名，应拨顺云营存城外委一弁管带。以上三汛，共应添兵二百九十四名。查顺云之兵分汛多而存城少，龙陵之兵分汛少而存城多，除右甸、阿鲁史两处所添兵数，仍于顺云存城兵内改拨外，所有锡腊应添兵数，即于龙陵存城兵内改拨，作为新设顺云协额兵，不必另行招募，千总以下各弁，均不更动。惟其中军都司既改归顺云协，应将龙陵右营守备改为中军守备，并将左右两营改为左右哨，由该备督率两哨千总经理营务。此顺宁一带酌改营制之情形也。

至大理府，为提督驻扎之所，复有城守一营，似兵力已属充足，但城守营汛地绵亘三县四州，而额兵仅七百余名，逐日解犯护饷等差，络绎不绝，势难再行裁拨，其提标中左右三营之兵皆为征调而设，若将标兵改汛，殊与营制不符。现查太和、赵州交界之下关，商旅辐辏，向无员弁驻扎，亦属非宜，今拟添募兵一百名，拨大理城守营存城之右哨千总一弁，移赴下关驻防，作为该千总汛地，其原设巡防上下两关汛之右哨把总汛地，即令专驻太和县城，毋庸兼管，并另派左哨外委千总前往上关驻扎，以专责成。又弥渡地方，甫经戡定，原驻外委一弁，带兵四十名，尚觉单

薄，今拟添募兵四十名。又红崖一处，亦匪类聚集之区，向无驻扎弁兵，今拟添募兵四十名，拨城守左哨二司外委，在红崖驻扎巡防，与赵州、弥渡上下联络，统归大理城守都司管辖。其余各汛，悉仍其旧。此大理一带移汛添兵之情形也。

又蒙化一厅，最多回户，而其汛地系景蒙营游击管辖，该游击向驻景东厅城，距蒙化厅城已有四百七十里，而自蒙化厅至扼要之三胜站，又七十余里，中间未设塘汛，实恐疏虞。今拟将景蒙营存城之右哨二司把总移驻三胜站，由该营拨兵八十名随同驻扎，并巡查大小围埂及茅草哨等处，以免空虚。至楚雄原有楚姚镇标，自裁镇改协之后，其分驻姚州者，惟千总一弁，带兵六十七名，除分布二十二塘，计兵四十五名外，存城者仅兵二十二名。如上年该处汉回焚杀之事，在城兵丁即不敷弹压，今拟添募兵五十三名，连各塘共成一百二十名，俾共防守城池，巡缉附近匪类。此又蒙化、姚州两处改汛添兵之情形也。

以上所改协营汛地，凡驻防各员弁，均于存城内酌量移拨，毋庸增添。惟兵丁除拨抵外，计应添募守兵六百四十一名，无闰之年需饷银七千六百九十二两，有闰加增银六百四十一两，兵米每名每月例支三斗，今拟概以折色散放，每月折银三钱，无闰之年需米折银二千三百七两六钱，有闰加增银一百九十二两三钱。但思国家经费有常，曷敢以添饷增兵，复由部中于正饷之外另筹拨款，惟当于本省自行筹画，庶足以资久远而节度支。

查滇省盐务课款中，因销数畅旺，于正溢课外尚有溢余银数万两。道光八年前督臣阮元奏请按年据实造报，以一半归部报拨，一半留存本省以备边费，各项例不准销之款，就此支销，奉旨允准在案。今因迤西汉回甫定，边地绵长，移伍添兵，实善后中必不可缓之务。合无仰恳圣恩，准于本省盐课溢余项下，每年尽先动拨银一万两，遇闰加增八百三十二两九钱，作为新添兵饷米折之用。此款开除之外，尚应存溢余若干，再照奏定章程，以一半归部充公，一半留存本省边费。每年估拨兵饷之时，即先将增添饷银米折数目，声明扣除，毋庸请拨，以清款目。至移驻都守应盖衙署，及千把外委兵弁均须建盖汛房，经费颇繁，亦未便开销款项。现据大理府知府唐惇培捐银二千两。准升蒙化同知汪之旭捐银

一万两，腾越厅同知彭崧毓捐银三千两，共银一万五千两，堪以分拨估建。如尚不敷，再由臣等另行筹给。此项工程既系捐办，应奏明请免造册报销。至永昌江桥换防弁兵盐菜口粮，每年约需银一千五百两，并往返军装抬费，即由本省边费内支放，毋庸另筹。如此一挹注间，于帑项既可不糜，而营伍堪资实用。总期久安长治，以仰副圣主整饬营伍、绥靖边陲之至意。

所有添募兵丁，现即预饬各营汛先行认真挑募，务择其年力强壮、技艺可观者方准应募，由该管将备逐层考验报查，不许以老弱一名充数。俟奉俞允后，即于二十九年正月，一体到汛值防，以免拖前搭后。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四〇〇至四〇五）

[按] 这是一份完整改革营制的建议，全面而具体，对增强迤西稳定有重要作用，特全文收录。

十一月初二日，苏松太道与英领商定，扩大英租界范围，北以苏州河，西以泥城浜为界。（徐公萧、丘瑾琏：《上海公共租界制度》）

十二月初八日，林则徐会同滇抚程裔采从本日起，“调集督标中左右三营，抚标二营及城守营各官兵，亲赴教场，分日校阅”。（《校阅省标六营官兵折》，见《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四五六至四五七）

十二月十六日，林则徐函复署贵州安顺府知府胡林翼，对胡林翼推荐左宗棠入幕一事（见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二，均在道光二十八年条）表示欢迎说：

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善经世文章，如其嗜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其馆谷舟资应如何致送，亦希代为酌定。以执事之聆音识曲，当能相与有成，即使弟来年获遂初衣，亦可于此间妥为位置，第未知其是否急于计偕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六七）

[按] 左宗棠对这次推荐因家事羁绊而辞谢。次年，左宗棠在给胡林翼的复信中曾表达对林则徐的仰慕心情说：

少穆官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官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官保固无从知仆；然自数十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官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

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尔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磧，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来书谓官保爱君心赤，忧国形瘠，巨细一手，勤瘁备至，望仆有以分其劳。陈义至大，所以敦勉而迫切之者甚切。仆之才之学，固未足以堪此。……仆诚无似，然得府主如官保者，从容陪侍，日观其设施措注之迹，与夫莅官御事之心，当有深于昔之所闻所见者。纵不能有当于公之意，然其有益于仆，则决可知矣，尚何所疑而待执事之敦促也。……愿我公益坚晚节，善保体素，留佐天子、活百姓，毋遽言归。文书笺奏，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尚以时优游斋阁，少劳简思，永保终吉，天下之幸，亦吾侪小人爱慕公者之幸也。

（左宗棠：《答胡润之》，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

十二月十九日，林则徐在督署招同人为苏东坡生日会，并写诗《戊申腊月十九日，滇中节署招同人作坡公生日》一首记其事。（《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九六至九七）

林则徐自到滇以来还写了一些应酬诗。如《岩栖上人以诗求题率成与之》、（页二五二）《题项易庵山水卷》（页二五五）等。（《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十二月二十日，林则徐上《汇核滇省本年拿获人犯折》，报告全年所办“盗匪”案件，“计本年自春至冬，除迤西专案奏办劫杀各犯，并此外各属详办杖刺零匪俱不计数外，实破获各处抢劫及叠窃多赃之案，共八十四起，计盗匪三百六十八名，先后讯取确供，经臣等批飭招审，并严缉逸犯，分案惩办”。（《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四六六）

冬，林则徐在《致贝青乔》函中，对贝所论外国侵略之害与漕运的弊病发表看法，认为所论极是，但却感到无实现的希望。这反映了林则徐历经挫折后，锐气消弱的情绪。复函中说：

所论岛夷之害，漕运之弊，可谓抉择无遗。然昔时体统犹存，尚能操纵；今则授之以柄，彼且有以难我。即使仆复与其事，能嵌制之于纵逸之余乎？黑白当从局外看，惟付之浩叹已耳！至漕运，则我见为害者，皆人所藉以为利。治其枝节，抑末矣；若究其本根，则欲去在此之害，必先

在彼之利。恐事未集而侧目者众，不惟挠之使其无成，且必构之使其受祸。一人之力难胜众人，亦徒托之空言而已。海运原不自今日始，而时势既殊，故议者多谓其窒碍，且亦实难保其万无一失也。此后再试良难耳！

（《林则徐书札》）

是年，梁廷枏联合广州城内粤秀、越华、羊城三书院绅士号召民众“出丁设械，为拒夷入城之备”，并联络城外各社学共十万余人，日夜操练，严密布防。每晚，社学壮雄出巡，“四城灯烛照耀，殆同白日，枪炮声闻十里”，形成了反入城斗争的浩大声势。（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五）

是年黄安涛（1777—1848）、徐松（1781—1848）、贺长龄（1785—1848）卒。

道光二十九年 己酉 1849年 六十五岁

正月，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十七日，林则徐邀云南巡抚程裔采和廖韵楼、保绍庭等人共游万寿寺看山茶花。林则徐写了《己酉上元后二日，邀程晴峰同年、廖韵楼前辈、保绍庭刺史、李桥东、杨平阶两明府万寿寺看山茶花有作》一诗，以抒情写景。

滇中四时常见花， 经冬犹喜红山茶。
奇观首数塔密左，泛地名 树大十围花万朵。

官斋安得寸根移， 但涤罍瓶供折枝。

纵饶座上端斓色， 那及园林烂漫姿。

东君不秘倾城艳， 春光尽许吾曹占。

平生未惜马蹄遥， 肯使城南花事欠。

昨宵小雨替清尘， 步履春风正及晨。

禽语钩辀催曙色， 花幡摇曳约诗人。

定光寺里珊枝老， 可惜今年开不早。

菊瓣群夸太极宫，太极宫亦在城南，有树三株，花瓣似菊

还输万寿庵中好。庵即在塔密左

小板桥西路几弯， 墙头先霞半林殷。

初疑日上棹桑丽， 旋讶霜侵枫树丹。

须臾转入摩尼殿， 赭色迷天天不见。

火伞高张祇树林， 赭珠遍照空王院。

花气清当雨后天， 朝曦初映倍鲜妍。

迸开新瓣浓于染， 擎出高枝烂欲然。

最宜佛座东偏看， 银海光摇红不断。

谁抛朱绢树头缠， 岂炽洪炉林下煨。

花光遥扑碧鸡关， 款换燕支塞外山。

鹤顶投林翻觉淡， 鹁声啼血枉留斑。
回思火树明前夕， 似有仙人向空掷。
天女凌虚散作花， 转教桃李无颜色。
江南我忆众芳寻， 赤玉丹砂亦满林。

梵行寺有端明咏，寺在扬州

拙政園〔園〕经祭酒吟。园在苏州，吴梅村有山茶花歌

宝珠色相犹输此， 却到边陲叹观止。
合将南诏号朱天， 不负行旄一万里。
醉劈云笺字剪霞， 聊凭绮语写秣华。
花神若与诗争艳， 笼取红纱胜碧纱。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九七至九八）

正月，林则徐因清廷派琦善为钦差到滇处理降调知县广和京控案，特致函表示欢迎。（《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三八一）后因改派成都将军裕诚处理，琦善并未到滇。

二月二十日，林则徐奉命议复有关云南开矿的问题，上《查勘滇省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他首先叙述和分析了云南过去开矿的情形，并提出了对勘察、管理等有关问题的见解。他认为：“探勘必须详细”，要“多派书差巡练，以杜偷匿漏课，并禁夺底争尖”。他认为那种持“人众难散”论调的人，是“非真知矿厂情形”。他主张由商民来办矿。

林则徐的这些主张是经过“与在省司道及日久在滇之正佐各员，下逮商旅民人，无不虚衷采访”后所提出来的。他反对那些认为开矿会聚乱民的观点，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为宜等等，对当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林则徐在这种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制订了宽铅禁、减浮费、严法令和杜诈伪等四项章程，来整顿云南的矿务。

臣等与在省司道及日久在滇之正佐各员，下逮商旅民人，无不虚衷采访。窃以此次认真整顿，令在必行，所宜先定章程者，约有四事：

一曰宽铅禁。查银矿惟炸矿为上，为其块头净洁，出银多而成色高。然厂中似此之矿，百不得一。其习见者，名为大花银矿、细花银矿，其实皆铅矿也。铅矿百斤，煎铅得半，即为好矿。而好铅十斤，人炉架罩，其上者得银六七钱，次者仅二三钱。除抽课、工费之外，只敷半本。其裹出

铅汁，名为铺团，铅浸灰内，名曰底母，皆可溜成黑铅，以此售卖，始获微利。滇省向因黑铅攸关军火，曾有比照私卖硝磺办罪之案，故炉户所余底铺皆为弃物，亏本愈多。臣等查黑铅一项，或锤造锡箔，或炒炼黄丹颜料，所用亦广，原非仅为制造铅弹之需，律例内并无黑铅不准通商之文。且贵州之柞子厂、四川之龙头山黑铅，均准售卖。滇省事同一律，如准将底铺出售，以补厂民成本之亏，庶不至于退歇。况售卖底铺必有行店，其发运若干，令厂员验明编号，填给照票，俟运至彼处，即将照票赴该地方衙门缴销，既可杜其走私，于军火无所妨碍，借得沾有利益，于厂民实获补苴。

一曰减浮费。查云南各属，无论五金之厂，皆有厂规。其头人分为七长。每开一厂，则七长商议立规，名目愈多，剥削愈甚。查历办章程，迤东各厂硎户卖矿，按所得矿价，每百两官抽银十五两，谓之生课。迤西各厂，硎户卖矿不纳课，惟按煎成银数，每百两抽银十二三两不等，谓之熟课。皆批解造报之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谓撒散者，则头人、书役、巡练之工食薪水出焉。有所谓火耗、马脚、硎主、硎分、水分，以及西岳庙功德、合厂公费等名目，皆头人所逐渐增添者，虽不能尽裁，亦必须大减。现在出示晓谕，务令痛删无益之规银，以办必需之油米，庶不至因累而散。

一曰严法令。查向来厂上之人，殷实良善者什之一，而犷悍诡谲者什之九。又厂中极兴烧香结盟之习，故滇谚有云：“无香不成厂”。其分也争相雄长，其合也并力把持，恃众欺民，渐而抗官藐法。是以有矿之地不独官惧考成，并绅士居民亦皆懍然防范。今兴利必先除害，非严不可。即如所用铁器，除锤凿、锅铲、菜刀准带外，一切鸟枪、刀械，全应搜净，方许入厂。其驻厂弹压之印委员弁，皆准设立枷仗等刑具，有犯先予枷责，或插耳箭游示，期于小惩大戒。若厂匪胆敢结党，仇杀多命，闹成巨案，或恃众强奸盗劫，扰害平民，责令该府州厅县会同营员立即兜拿务获，审明详定之后，请照现办迤西匪类章程，就地请令正法，俾得触目警心，庶可惩一儆百。

一曰杜诈伪。查矿厂向系朋开，其股份多寡不一，有领头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自必见有好矿而后合伙。滇省有一种诈伪之徒，惯以哄

骗油米为伎俩，于矿砂堆中择其极好净块，如俗名墨绿及朱砂、莽面之类，作为样矿示人，啖以重利，怂恿出费，承揽既多，身先逃避。愚者以此受累，黠者以此诈财，良民不敢开采多以此故。又厂上卖矿买矿之时，复有一种积蠹，插身说合，往往私抽厘头，为之装盖底面，颠倒好丑，为贻害厂务之尤。兹先出示谕禁，嗣后访获此等匪徒，皆即加重惩办，庶可除弊混而示劝惩矣。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四九八至四九九）

二月，林则徐为梁章钜《制义丛话》作后序，论述制义，并推崇梁著的意义。

国家承前代之旧，以四书文取士，自春秋两闱，内而成均，外而学使及郡县诸试，咸以四书文定取舍，名曰制艺。盖朝廷之功令，士林之趋向系焉。顾学者不察，徒以弋取科名，而于制义之盛衰正变，荒昧而莫识其由来，则以近代无有如肇虞、刘纛其人者，深明流别，究极利病，纂成一书，俾学者探厥指归也。长乐梁氏，吾闽望族，累世以科目起家。萑邻先生少稟庭训，即致力于制义。自通籍以迄出持节钺，政事文章，经史著述，卓然当代伟人，而于制义亦无一日弃置。尝于暇时辑《制义丛话》一书，自北宋逮于今兹，按其时代，各成卷帙，兼以考证旧闻，网罗琐事，翼传注之遗阙，极风气之变迁，读者得由此以知人论世。虽七百余年之远，其盛衰正变，一一可辨夫升降，洵为自有制义以来不可少之书也。吾闽向称文薮，前明如蔡介夫、周莱峰、田钟台、傅锦泉、李九我、许钟斗、吴青岳、苏紫溪诸家，名重艺林，先生曩辑《闽文复古编》，已备采之。兹《丛话》之作，则遍及宇内，搜择无遗，较之宋人诗话中阮阅、胡仔诸书，世称取材富而考义详者，殆有过之无不及矣。则徐少鲜学问，功力极浅，年未三十即幸获科名，虽屡奉使衡文，自问实未能深造。洎膺疆圻之任，簿书鞅掌，戎马倥偬，文字因缘益疏。先生尝命作序，久无以应。顷闻先生方游浙东，而则徐远官滇徼，相去万里，合并何时，因就管见所及，书此以报，非敢云序也。

道光己酉春二月，馆侍侯官林则徐序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二〇至四二一）

三月下旬，林则徐写了和孙毓淮原韵诗以奉邀欢叙：

碧鸡台畔拓荒庄， 准备披襟共纳凉。

药笼知君搜采遍， 间看秋士踏槐黄。

在此诗后，林则徐又写赠诗一首：

妙笔新词点石栏， 旧吟应笑小虫寒。

何期拂却尘埃满， 替写兰亭换骨丹。仆于戊申春仲督师永昌，过趺跏寺见牡丹已开，口占一绝，不知何人书于屏间。次年春，梧江学使按试过之，以诗字显然不类，辄书易其处，且见和一绝并跋其后。感此盛意，仍用前韵报谢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五五至二五六）

[按] 林则徐于戊申春仲（道光二十八年二月）督师永昌时，曾过趺跏寺，赋牡丹诗，后被人书于屏间。本年初，孙毓澂按试全省过此，见诗书不相称，即另处别书，并和诗一首跋于后。林则徐复用孙和诗原韵写上诗，对孙表示谢意。林将此诗附致孙函中寄去并邀其回省时欢叙度夏。函末署“己酉病月下浣，馆愚弟林则徐漫草。”病月即丙月，为三月，故定为二十九年三月作。

三月二十五日，上《续获迤西案内逸犯审明定拟折》，报告拿获迤西自道光二十五年以来匪犯一千二百余名。

伏思迤西汉回，自道光二十五年以来，叠次构衅，外匪之依附既多，凶恶之嚣张借炽。经上年大振军威之后，歼毙固已无算。而陆续擒获惩办者，亦至一千二百余名，人心莫不震慑，浇风咸已湔除，现在地方甚形绥静。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一—）

三月，英香港总督文翰以兵船入虎门，欲以武力强求入城。升平社学等组织号召民众抗英，迫使文翰表示不再要求入城。《中西纪事》卷一三曾概述其事。

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掠社学反入城斗争之功，奏报“入城之议已寝”，清廷即加爵赏：“徐广缙著加恩赏给子爵，准其世袭，并赏戴双眼花翎；叶名琛著加恩赏给男爵，准其世袭，并赏戴花翎。”（《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〇，页一五）

三月以来，林则徐有致各方人士函件，内容大体一致，即陈述云南汉回纠纷及动乱已被平靖。自己身体不佳，拟辞官养病。可参见《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

四月初六日，林则徐自本年正月十九日起至本日间派兵镇压腾越彝民暴

动,得到清廷“所办甚好”的嘉奖。(《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一五至五一九)

四月二十七日,上《他郎厅新矿酌更营汛折》为云南普洱府他郎厅金矿改由官为督办,并拟酌更营汛、加强兵力,以巩固他郎厅的官办地位。(《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一九至五二一)

四月二十七日,林则徐上《访获他郎厅私挖矿硐之黄应昌等大概供情折》,向清廷报告逮捕他郎矿反对官办而自行开采者一百一十二人的大概情形。(《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二二至五二四)

四月二十八日,上《省会被灾援照直隶成案办理捐输片》,报告昆明连遭雨灾,请求办理捐输。(《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二八至五二九)

五月初六日,林则徐上《保山县城内回民移置官乃山奏明立案折》,向清廷报告强徙保山回民于官乃山的一年来的情况,并准备强为变卖尚未处理的回民在保山的零产,以使回民永远定居在官乃山。(《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三二至五三五)

时人王发越写诗盛赞林则徐解决云南汉回纠纷的功绩,虽中有谀词,但尚称纪实之作,可借以了解当时人的一种看法。王赞林则徐的智谋是:“深沈智勇问谁如,力挽狂澜震泽潞。妙算早知胸有竹,神鍼何虑骨生疽。中山机掄哮林虎,沧海钓吞跋浪鱼(首犯金混秋、沈振达等,公皆密谋传获)。”诗中又以较多的诗句颂扬了这次战功说:

狼烟狐火廓然清, 缚服何曾折矢兵。
拔帜先声惊贼胆, 轰雷一怒奠民生。弥渡一捷,匪已闻风胆落
典当从重谁逃网, 法贵持平独秉衡。
最是三军经过处, 扶犁野老自深耕。

霓旌凯撤火流鶑, 五月泸江再渡人。
直欲妖氛清井野, 肯作余孽扰兰津。公自永昌凯旋,遣将搜拿围捕
赵州、曲硐、姚州等处,积年滋军巨匪五百余名

迎车犴鸟鸣欢豫, 夹道蛮花献笑颦。
边境晏然成乐土, 仁风布遍万家春。

瘴江扫尽雾千里, 丕播恩威六诏蒙。

荒缴豺狼胥革面，
丹徒华袞喜褒功。捷书入奏，天语褒嘉，当加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花翎
泽如时雨苏群卉，疾若秋风捲断蓬。
愿铸黄金装活佛，绥边全赖富韩躬。

（《倚云山房诗文集·南游吟草》卷四）

[按] 王发越，字英斋，时任云南迤西道。林则徐曾有复函向王祝林寿辰表示谢意。

五月初六日，张亮基由于年余在永昌府任上“于地方之利弊，无不访察周知，于风俗之浇漓，无不革除务尽”，所以林则徐上《密保永昌知府张亮基片》称：“将来遇有兼辖迤西及统辖滇省之任，如蒙简畀鸿慈，似张亮基皆可力图报称，以收得人之效。”（《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据此，清廷即将张亮基由知府超擢云南按察使。次年，张亮基即经由布政使、巡抚而擢居云贵总督。（《清史列传》卷四九《张亮基传》）

五月十四日，林则徐因旧病复发，上《旧疾复发请假调治折》，请假一月调治。二十日，林则徐将督篆交云南巡抚程裔采兼署，自己则“键户医调”。六月十七日，上《病势增剧请开缺回籍调理折》，清廷于七月二十四日予以批准。

云贵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微臣病势增剧，一时难冀医痊，谨沥下忱，吁恳天恩俯准开缺回籍调理，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前旧疾迭发，自交夏至以来，所患喘嗽、疝气、脾泄诸证，倍甚于前，自顾委顿难支，深恐贻误公事，不得已奏恳恩施赏假一月，将督篆交抚臣程裔采兼署，俾臣服药静摄，以冀速痊。如病势日见减轻，虽未满月之期，亦当急图销假。是以发折之后，复经延访数医，商同诊治。无如心愈急切，而病之枝节愈多。缘一身之中，虚火浮于上，痰湿滞于中，虚寒陷于下，节节互相妨碍，用药倍难。其为治本之言者，谓脾泄之勤，疝气之痛，无非积寒所致，须服温剂为宜；乃服之则虚火愈以上浮，唇肿舌敝，咽喉作痛，而气之下陷者如故。因而稍加凉剂，则脾肺间湿痰更为粘结，咳嗽愈多，痰愈不出。并因咳久成喘，上气呃逆不平，中气又不宜通，下气仍不收摄。且脾泄多而两足软，举步似即欲僵；虚火起而两耳鸣，闻言如有所隔。屡经抚臣程裔采、学臣孙毓淮，暨在省之司道府县，亲至臣卧房看视，咸以用药实多棘手，不如静养为宜。而臣耿耿于心，朝夕焦急

者，则以目下虚悬职守，寤寐皆不自安。

伏念臣以一介寒微，渥沐圣明恩遇，由翰林、御史出为道员，三十年间，游膺封圻重任，如两江、两广、湖广、陕甘、云贵五处总督，皆非臣才力之所能胜；且于获咎之余，复荷恩加再造，即糜顶踵，何足仰答高深。然致身断不敢惜身，而奉职实倍虞旷职。虽此时督篆已有抚臣程裔采兼署，其办事之精勤熟练，实胜于臣。惟臣既病日增，若本缺未开，必不能安心调理，伏乞圣主鸿慈，准将云贵总督另赐简放，以专责成。臣开缺之后，可回原籍从容调理，并驰赴他省，顺便就医，庶几心绪稍宽，病势或能渐转。如蒙恩庇，幸获就痊，即当入京泥首官门，恳求赏给差使，断不敢自耽安逸，仰负生成。

所有吁恳下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臣不胜惶悚依恋之至。谨奏。

六月十七日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朱批：“钦此。”

[按] 据中华书局抄存稿，朱批日期为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初六日。

[按] 冯桂芬有怀人诗二十首，其中一首即记林则徐告归一事。诗称：

总制威名振百蛮， 功成优诏许还山。

定知万里经行处， 多少香花竹马班。

（冯桂芬：《梦栞诗稿》）

五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在昆明有《致刘建韶》函，陈述自己告归求去的原因说：

弟自去岁督办弥渡、保山匪案，用兵半载，周历驰驱。夏杪回至省垣，病体已难支柱，即经沥情乞疾，与在陕前事略同。乃适有本省被参之员至京讦控，仍奉谕旨，发滇交弟审办。同人咸谓弟如乞病，必由京另简星轺，滇、黔最属瘠区，远道大差，深貽地方之累，特将弟已发之折加站赶回，此弟所以辗转逗留而未能决然舍去也。孰知此案原告刁狡异常，弟将所审大概情形先行具奏，圣意以本省大吏究难籍其口而折其心。星使之来，业已一易再易，而至今尚未能至，弟愈悔去年不应曲徇众人之请，以致枝节滋生耳。

兹自入夏以来，夙恙又复迭发，如喘嗽、疝气、脾泄诸症，皆比在陕时

尤甚。先犹力疾从事，夏至节后，倍觉委顿难支，不得已据实奏陈，先请一月之假，拟六月内即当续请开缺。月前李石梧制军之请尚蒙恩准，可见圣明亦极俯体下情。弟年齿之衰，视石梧更逾一纪，想主恩定予曲全也。

这封信虽然说明他是因病告退，但也透露出在仕途上已遇到棘手的问题，加以健康状况愈下，不能再任职下去了。而这正是他引退的真实原因。

林则徐在同一封信中还对英人入居福州之事颇为怀忧。他说：

福州既有他族逼处，弟若与之同壤，尤恐招惹事端。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〇九）

这种忧虑不仅是对英人，更重要的是忧虑自己回籍后不能见容于当地疆吏。后来，闽督刘韵珂等谋加中伤正说明林则徐的忧虑确是有识之见。

七月十八日，林则徐收到未曾谋面的友人邵懿辰劝其勿引退的信件，即作书复邵，详述滇省政情及自己亟亟引退的原因。

至殷殷然属勿以年衰引身而退，则爱之愈挚而望之亦愈深。……夫为国首以人才为重，此扼要之谈也。然人之才地各异，亦因用之者为转移，有才而不用与无才同，用之而不使之尽其才与不用同。且当其未用之先，犹有所冀也，及用之而不能尽其才，或且以文法绳之，猜忌谴之，则其人之志困而不能自伸，而天下之有才者闻之亦多自阻。自古劳臣志士之不能竟其用者此也。……然则培养之，扶植之，使天下之才皆足以为我用，是所望于执事所谓虚公而好善之人矣。今日之人才诚不知其何如，而诚得虚公好善之人求之，则以汇聚、以汇征，因其所长而分任之，虽艰巨纷投未有不立办者。否则，内忧外患交集于一时，安能以有数之人才分给之耶？况天下事，势合则易为功，势分则难为力。……今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即得大有为者以振作之，尚恐其难以程效，况相率而入于因循粉饰之途，其何以济耶？狂澜东下，诚有心者所歎歎而不能已耳。执事所深嫉者，在于剜肉疗饥、吮血止渴，此诚确论。然上下皆明知之而故蹈之，亦曰计无所出云耳！……不佞鲜学寡闻，自释褐至今三十余稔矣。驰驱中外，虽不敢妄自菲薄，而荷两朝知遇，无以仰答高深，又未尝不时紫惭慙。前者岛夷弗靖，自愧以壮往招尤。及生入玉关，惟以得归为幸，乃荷圣慈再造，

重忝封圻之任，报称愈难。年来，盗匪之恣纵、汉回之纠纷，竭其蠢愚，勉为措置，幸不至覆餗贻诮，然筋力则已颓然矣！筹边重任，非一官一邑之比，而衰惫之躯厕其间，使擘画未周，则贻患非细，将如国事何？将如民事何？所以反复筹计而不敢苟禄者此耳。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二九八至二九九）

〔按〕此函《全集》本未收。

这封信的中心讨论了人才是否得用的问题。林则徐提出的“有才而不用与无才同，用之而不使之尽其才与不用同”的论点，是对当时吏治闾茸、阻塞才路现实的抨击，也是他个人的抱负和才能得不到充分施展的感慨。这正透露出他的引退是由于遇事掣肘，而体弱多病、不能担当重任只是告归的一种借口。这封信还批评了当时政治局势已是“相率而入于因循粉饰之途”，明知存在着“剜肉疗饥、吮血止渴”的危机而“故蹈之”。这种政局败象也促使林则徐不得不自动地结束其政治生涯。

七月，林则徐、程裔采与孙毓淮（梧江）同游城东黑龙潭，并欢饮于大观楼下。林则徐即事成诗二首请和：

玉鉴悬秋欲采风， 郊原联辔访龙宫。

松杉过雨垂髯碧， 鱼鲔跳波弄眼红。

揽胜莫辞衣袂湿， 临歧肯放酒杯空。

老梅认取陈根在，

卅载鸿泥一梦中。黑龙潭有唐梅二株，嘉庆己卯徐使滇中尚见之，一株已枯，而旁出小茎引一大株，犹极蟠郁之盛。今此株亦只剩枯根尺许，为之慨然

笋舆穿辙郭东西， 载上轻舳息马蹄。

雨后浓园花四壁， 水边香绽稻千畦。

栏干百尺横波立， 楼阁三重压树低。

合乞文星留墨妙， 长言休让昔人题。大观楼有百八十言长对，故云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五六至二五七）

约七、八月间，冯桂芬曾有《上林督部师书》，劝其勿引退说：

国步需人，岩疆寄重，圣明在上，向用方殷，不宜听夫子之去，即夫子亦岂宜遂决然乎？（《显志堂稿》卷五）

同信又陈述江苏水灾为患，对林则徐道光初年在苏救灾办赈的政绩表示怀念说：

近接家言，吴中水灾，视癸未尤甚。正谊书院不浸者半扉。城闕惟閭门无水。当事泄泄沓沓，不惟当牧之是求。两月以来，流离满野，沟壑填委而开赈尚俟诹日。呜呼！其及待邪？虽乡曲妇孺，莫不慨然思夫子当日事，至形诸谣谚，益信德泽之入人心者深也。东南漕事，自夫子之去苏，变端百出，乡民折价石钱八九千，视夫子时殆倍之，民不能堪。于是乎不得已而议减帮费，又不得已而议行海运，又不得已而议均粮户，卒之动辄掣肘，咸归不行，惟有增多灾分以为出路，始则閭閻之脂膏可竭而奸蠹之囊橐必饱，继且朝廷之正供可减而丁胥之定数必盈。州县敛怨于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逞。大水以来，数郡之间，毁衙署、辱官长者比比。此非一朝夕之故矣。非大有以振刷而挽回之，更一二十年，流弊尚可问哉！夫子之惓惓于吾吴久矣，当亦为之长太息尔！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五）

七月，林则徐为邹汉勋纂《大定府志》作序。

自明代武功、朝邑二志以简洁称，嗣是载笔之儒，竞尚体要，沿习日久，文省而事不增，其蔽也陋。抑知方域所以有志，非仅纲罗遗佚，殫洽见闻；实赖以损益古今，兴革利病，政事所由考镜，吏治于焉取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顾可略欤？《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复掌四方之志，职方又掌天下之图。凡士训、诵训所道，无非是物，何不憚繁贖若是，孔子欲征夏殷之礼，而慨于文献不足，志非所以存文献者乎？足则能征，不足反是，宜详与否，亦可识矣。然所谓详者，岂惟是摭摭比附，侈卷帙之富云尔哉！采访宜广而周，抉择宜精而确。惟广且周，乃足以备省览；惟确且精，乃足以资信守。江文通谓修史莫难于志，非以两者之不易兼乎？

惺斋太守由翰林改外，领郡县三十年，所至皆有循声惠绩。莅官之始，必访图志，宗朱子法也。初仕闽，见李元仲所纂《宁化县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门，喜其详赡，有裨于政，尝欲效之。时闽省方修通志，君宰首邑，旋晋福州郡丞，多所赞襄，而不暇自成一书。洎守黔之大定，以身率属，殫心教养。尝谓其地古蛮方，叛服靡常，我朝始设郡县，二百年来彬彬文化，而苗夷诸种今犹多于汉民，欲变化而整齐之，志乘尤不可略。

因访得前守王君允浩未刊志稿八卷，取为权輿而厘订焉、裒益焉。书成示余，且囑为序。余受而读之，为卷凡六十，视旧稿奚翅增以倍蓰。其体例门目。亦皆自抒胸臆，不相沿袭。乃每卷先标原撰名氏于前，而自署曰重辑。噫！此诚君子以虚受人，美不自炫，而实则重辑之功什百于原撰，谓之创造可也。夫王君八卷之稿，断手于乾隆十五年庚午，距今已百年，中事非旧稿所有也，且旧稿仅纪郡守亲辖之地，而各属皆未之及。君则于所属诸州县一一载记，巨细靡遗，荒服瘠土，搜采萑难，而君竭数年精力，不使以阙漏，终一境地，必溯其朔；一名物，必究其原；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惩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己意为增损，其贯串赅洽，即龙门、扶风之史裁也，其大书分注，即涑水、紫阳之体例也，如酈道元、常璩、袁枢、郑樵诸述作，间亦资为辄掇，取以敷佐，使数千年往迹，若指诸掌，非君平时视官如家，视民如子姓，其能若此之实事求是乎？此书出而闾郡风俗、政治，犁然毕陈，即君莅官以来所以治是郡之实政，亦灼然见其梗概。后之官斯土者，如导行之有津梁，制器之有模范，果其循习则效，择善而从，又岂猾吏莠民所能障蔽其所睹哉！且此书之用，非独一郡所资，即措之天下，传之奕祀，莫不如契。斯印君之设施，詎有涯涘耶？昔余在闽里居，尝亲见君之惠政，比督滇黔，又幸得君之匡益。今岁大定荒疫，振恤补救尤重赖君。兹疮痍既复，而是书适成，诚斯土之幸而又不仅斯土之幸也。第余自愧老病，乞归养疴，不获与君常相切刷。所冀蒸蒸日上，宣力四方，所以上孚下浹，更有大且远者。吾身虽退，犹乐为延颈企踵以瞻治绩之隆也。

道光二十九年秋七月，总制滇黔使者侯官林则徐叙

（《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二一至四二二）

时人王发越对林则徐的去官，不胜依恋，写诗十章抒怀，兹录其四首，记林则徐抗英、筹边事迹及遣戍厄运。

掀天骇浪忽生潮，	压住蛟龙气不骄。
诘假虎门强弩集，	居然鲸海毒烟销。
三章约法申严令，	一叶轻帆载画桡。
免胄令公争快睹，	至今威望重天朝。

谤书一纸达津门，宵旰忧劳廛至尊。
得失寸心无介意，是非千古有公论。
金戈铁马皆天数，雨露雷霆尽主恩。
独惜藩篱轻撤后，秋风烽火满江村。

安澜绩奏复投簪，术壁风霜关历深。
绝塞仍甘征戍苦，九重独鉴老臣心。
卅年积谷筹边餉，万顷屯田代帑金。
西域忽传恩诏下，欢腾遐迩颂纶音。

滇南兵燹几经秋，戡定谁能运远谋。
福曜朗悬妖彗扫，春霆怒震瘴烟收。
才能盖世心偏细，胆大于身虑自周。
从此沧江风浪息，筹边万里仰高楼。

（《倚云山房诗文集·南游吟草》卷四）

八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奉旨卸滇督任。上《请准开缺回籍折》：

前任云贵总督臣林则徐跪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臣前因患病恳请开缺一折，尚未奉到批回，兹准新授督臣程裔采移知，已准部咨：“钦奉上谕：‘林则徐著准其开缺回籍安心调理。’钦此。”臣于卧疾之际，跪诵温纶，感激涕零，莫能言喻。

伏念臣自惭庸陋，曾蹈愆尤，仰蒙圣主鸿慈，恩加再造，即捐糜顶踵，不足上答高深。乃以枯薄灾生，致婴犬马之疾；惟恐误公滋咎，只得据实陈情。既蒙赏给假期，旋准开缺调理。薪忧正切，迭闻谕以安心；梓里久离，益幸允其回籍。虽病躯委顿，仍然诸恙之纷乘；而遵旨就途，尚可缓程而静摄。惟卅载渥邀知遇，未能仰报夫生成；苟一息犹获支持，不敢自甘于暴弃。

所有微臣感激惶愧下忱，理合恭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八月二十六日

（《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四三至五四四）

九月十五日，林则徐函告女婿沈葆楨，决定回归乡里以避免无谓的议论。

所商进京居住之说，先前本有此意，是以函托厚庵议及诚园，以为菟裘之计。嗣知索价甚重，即不欲再寻。且明知京中应酬更为繁重，不出门则恐致招怪，若出去又与告病名实不符，设转贻拟议之端，尤为不值。且年来在滇过冬，并不用穿大毛衣服，忽受京中如许之冷，恐必老病益增。又想先茔未亲祭者二十年，亦不可不亟图归奠。昨奉谕旨，既有“回籍”字样，理宜直返乡。目下此意已决，将来果能长住与否，亦不可知，只好随时再酌。住屋亦不得不仍旧，缘买屋之难，尤不可胜言也。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二五）

九月，有《致毕应辰》函，论时文之弊说：

所谓学者无处而非集益之资，不拘拘于时文试帖也。向见埋头帖括者，欲叙半点小事亦不能明晰，无怪老辈以为社稷苍生晦气也。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二三）

[按] 原件后有林则徐门人戴纲孙跋语称：“督滇时所致”，故系于此，以见林则徐对时文的态度。

[又按] 毕应辰，字星楼，云南昆明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其父为林则徐任云南乡试主考时录取的举人。

九月，林则徐离滇归闽。滇民拥马惜别。他在临行时，曾和僚属论及云南回民问题。林则徐对他几年来镇压回民反抗的成效并不乐观。他仅仅作了维持十年的估计。从这种估计可以看到当时云南回民的反抗力量不容忽视，这也正是太平天国举事后云南回民能起而响应的社会根源所在。金安清所撰传记中记此事说：

公临歧，与寮属论回事曰：“驭边者，恭勤仁明威，少一不可。守令能恭勤则小衅可弭。大吏能仁明威则众心自服。经此次创艾，区区之力，不过维持十年，过此非所知矣！”迨咸丰七、八年，滇患复炽，悉如公料。

（《续碑传集》卷二四）

[按] 云南省文史馆藏罗养儒撰《永昌回民相残记》稿本中说：“一日，程抚（按：指程裔采）设宴款林，席中谈到迤西各处乱事，今世勘平，程抚随举酒贺林。林督笑而言曰：‘老同年，亦未可乐观也！汉与回，其结仇集怨，是同样深厚，云胸中无芥蒂存在，老同年岂能信乎？今只能云暂时安定，最大限能达十年。’”以此印证，金安清撰传所言似非虚构，也可借以见林则徐对当时云南

地方形势是有比较符合实际的估计的。

九月，林则徐在离滇归闽途中赋《留别滇中同人》诗四首以答谢送别者。第一首说明自己告归的衷情，第二首追求和云南的因缘（一次作学使，一次作总督）和在云南的建树，而末二句：“莫特征西烽火息，从来未雨合绸缪”，则是提醒后来的当政者不要为表面上镇压了反抗力量的现象所迷惑，要作好预防变乱的准备。这一方面表明林则徐对巩固封建政权的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林则徐确已意识到在平稳的现象下面还预伏着危机。第三首怀恋与当地耆旧诗酒欢会的乐趣。第四首不仅抒发依依惜别的感情，而且还念念不忘于民生困苦和局势的颓败。诗中写道：

黄花时节别苴兰， 为感舆情忍涕难。
程缓不劳催马足， 装轻未肯累猪肝。
膏肓或起生犹幸， 宠辱皆空意自安。
独有恫瘝仍在抱， 忧时长结寸心丹。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五九）

[按] 林则徐应召再起时，宜黄陈偕灿（少香）曾就此诗写书后诗说：“公忠身许济时艰，引疾归来忍置闲，天下安危韩魏国，苍生霖雨谢东山。筹边策合驰重译，谕蜀文曾定八蛮（前年定滇匪），最是碧鸡坊外路，临歧犹轸念恫瘝。召棠邠黍众情钦，小范文章蔚翰林（谓长嗣君），调鼎功宜虚左待，匡时才岂异人任。入山猿鹤梦烟古，跋浪鲸鲵瘴海深。莫使草堂开绿野，征车早慰九重心（时被召再起）。”（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陈偕灿与林则徐颇有交往，陈的诗集中有一首题为《林少穆官保枉顾寓斋》的诗说：“小屋芭篱上绿苔，燕泥封榻乱书堆。日高睡足茶烟起，深巷传呼仆射来。”（《鸥汀渔隐诗续集·春雨楼近诗》）由此可见林则徐回原籍后的淡泊生活。

林则徐的一些友人以林的告归多寄赠诗作，林也写了答诗。这些答诗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林对国事民生的关怀。如：

（一）《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诗，诗中抒发了他从召还后，虽屡加重用，但还一直未允召见，从而无法面陈意见的郁闷心情；同时，对广东地区侵略势力的嚣张也表示极大的担忧。他在诗中说：

星星短鬓笑劳人， 回首光阴下坂轮。
敢惜残年思养拙， 难祛痼疾剧伤神。

安心屡愧承温诏，两奉恩旨，皆令安心调理 止足原非羨逸民。
辜负君恩三十载， 况从绝塞起羁臣。

除书频忝姓名标， 自入关来未入朝。
谬向蛮方开节镇， 犹闻洋舶逞天骄。
澜沧昨岁鸱音革， 珠海何年蜃气消。
病榻呻吟忧未了， 残灯孤枕警中宵。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五七）

（二）《次家啸云（树梅）见赠韵》及《和陶莲生（廷杰）赠行原韵》等诗都表达了对形势的关切和惜别的友情。（《林则徐全集》第六册，页二六一、二五九）

在归途中，林则徐读贵州《大定府志》，对为地方志写序的要求及如何搜寻志料等提出了见解，这是现在所见到林则徐资料中唯一论及地方志书编写的材料。这是在《致黄宅中》信中所提出的。全函称：

大著志书六十卷，先在滇黔道上，跋履险巇，未及细读。兹由潯溪放棹，始得反复寻绎，藉以消遣积疴。深叹编纂之勤，采辑之博，抉择之当，综核之精。以近代各志较之，惟严乐园之志汉中，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此颉昂，其他则未能望及项背也。所嘱叙言，自顾薄材拙笔，恐不称于全书，特以锤诿之殷，不敢终匿其陋，勉成一稿，录以寄政，但大刻未见凡例，只就弟诵绎所得者言之，即或见智见仁，犹恐未能洞澈窾要。窃念弁言之作，原为全帙提纲，如叙中于书之体例有脱漏者，应请就稿酌添；有触背者，亦祈酌易。总使作者之意尽宣于叙者之言，俾读者观一叙而会全书之宗旨，乃为诤合无间。拙制恐未能尔。文章公器，吾辈可共切磋。以六一先生之文，尚不憚与人商榷，况謏闻之士乎？韦祈斧以斯言，切勿客气是禱！

将来如有闽便，先望将志书再寄一部。现在刊本未免尚多错字，须囑细心者重校一过，逐加修改，更可以广流传矣。

又附笺一纸说：

再，惠人志中无可表见者，但入职官谱。至传中则有详有略，有专传，有附传，胥视其人诚合于舆评之公，绝无以意为轩轾者，惟《徐玉章传》内既附入周有声，称其有惠声矣，而下文云其家不通谱状，此则采访

似尚未周耳。周太守字希甫，由中书起家，工诗，刊有诗集，文名颇著；其令嗣鸣鸾，字介夫，由襄阳府擢庐凤道，回避石梧制军，改河南候补。并以附及。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二八至四二九）

〔按〕 此件受信人原作惺斋，即曾任大定知府的黄宅中，《全集》作《致黄宅中》，黄氏生平载民国《大定县志》卷九《宦绩志》，记其纂志缘由甚详：

黄宅中字惺斋，号图南，山西河曲人。由翰林外放闽县知县，晋湖南宝庆同知，膺特荐简任贵州大定知府。道光二十五年莅任，以大定地处偏隅，汉少夷多，声教不通，志乘残缺，乃取前守王允浩乾隆中志稿作权舆，而延湖南邹汉勋为主纂。宅中以其时讨论而参酌焉。又檄取五属记录，逐条备载，纲举目张，阅四寒暑而蒇事。既未设局，又无存款，宅中惟勤省俸薪，勉成巨帙，仿闽中李元仲所纂宁化县志体，分土地人民政事六大纲，加以外篇文征共八门总二十册约六十余万言，刊本印行，其版藏弄明伦堂中，距今七十余年版毁而书亦罕存。

〔又按〕 又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大定府志》六十卷，黄宅中、邹汉勋撰，道光二十九年刊，正与林函中所云“大著志书六十卷”相合，故林所评论志书即此《大定府志》。此志版毁书罕，后似未重刻。

〔又按〕 林函中涉及人物著述，特诠释如下：

（一）“严乐园志汉中”——严如煜字乐园，撰《汉南续修府志》。

（二）“冯鱼山志孟县”——冯敏昌字鱼山，撰《孟县志》。

（三）“李申耆志凤台”——李兆洛字申耆，撰《凤台县志》。

（四）徐玉章，字南谔，浙江乌程人，嘉庆五年举人，十三年大挑一等，分发贵州，历署铜仁知县，麻哈知州，普安同知，补平安知县，升仁怀同知、遵义知府。道光五年署大定知府。（参见《大定县志》卷九）

（五）周有声，字希甫，湖南长沙人，由中书起家。嘉庆道光间官大定知府，工诗，勤于吏治。子鸣鸾，官庐凤颍道。（参见《大定县志》卷九）

〔又按〕 林则徐在这封《致黄宅中》的信中发表了对地方志的一些见解，主要是：

（一）评论了清修地方志，并举出严如煜、冯敏昌和李兆洛所修志书是佳志，并借此肯定了《大定府志》的价值。

(二) 提出了如何为方志写序的问题。林则徐认为“弁言之作原为全帙提纲”，应该让“读者观一叙而会全书之宗旨”。(这对当前地方志编写工作中颇有可资借鉴之处。)

(三) 要注意刊本的校勘工作。

(四) 对入志人物的评论与采择，“胥视其人诚合于舆评之公，绝无以意为轩轻者”。即不以个人感情好恶来论定是非。

[又按] 林则徐重视地方志从其藏书也可借见。林汝舟编《云左山房书目》(钞本未刊，现藏福建省图书馆)，分所藏书为经、史、子、集、时文及方志六门，其中方志门类有湖南七十七部、湖北六十三部、江苏四十四部、河南七十七部、山东八部、四川一部、福建二部、直隶二部、甘肃一部、广东一部。于此可见他留心于地方文献。

林则徐在归途中还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迎送，据传闻：

沿驿有人探问，某日可到某站，某日可过某乡。农辍耕，妇辍浣，扶老携幼，鹄立乡首以俟。

(刘孟纯：《林文忠乡闻录》，福州郑氏春蘂斋钞本，福建省图书馆藏)

十月初七日，林则徐行抵镇远，“即买舟顺流而下，泛棹荆湘”。(《致张日昫》，十月初八日，《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二六)

[按] 张日昫，字晓瞻，江苏吴县人，贵州贵筑籍。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任云南巡抚。

十月十六日，林则徐在途中复沈葆楨函，嘱其继续寄京报，以免闭塞。

信内云此后不寄京报，则我在闽中直成聋聩矣。有吾甥在京，此一事谅不至全不相顾。嗣后每遇闽中折差，如恐太厚之报渠不肯带，上谕总可封入信内寄回，切嘱，切嘱。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二七)

十月，李沅发在湖南新宁起事，率部转战于湘、桂、黔边。直到次年四月始在清廷重兵镇压下失败。(《东华续录》道光五九)

十一月十日，林则徐函告姐夫沈廷枫(丹林)行程。

兹弟开缺南回，舟儿亦扶先室灵輶，随同行走。自滇黔山路之外，余则水路为多，而偏值冬令水枯，风势又多顶逆，故行程甚觉纡迟。先室葬期拟择于正月十三日举行，而年内尚不知能否抵里，颇令人急切也。

葬儿自里中出来，已在水次迎着枢船，与舟儿一同扶护。

同一信中，又述及勉力在生活上对亲友的照顾。

弟罢官之后，于诸亲常年伙助，本觉力不从心，然使此时拙然而止，必有指此项过年而猝遭缺望者。不得已，寄令枢儿仍于今年照往届之单，设法挪借应付，俟弟到家后再行筹还，庶不误诸亲过年急用。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三〇至四三一）

十一月二十一日，林则徐与左宗棠在长沙舟中相晤，谈论竟夕。林则徐对左宗棠深加器重，并为左宗棠书写联对。

冬十一月，侯官林文忠公自云南引疾还闽，道湘上，遣人至柳庄招公，公谒之长沙舟中，一见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一）

林官保所书各联，别时曾嘱交夏憩亭、李仲云处，想不至误。官保固天人，乃嗣君三人者，亦未易及也。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

（《左宗棠：《与贺仲肃书》（庚戌），见《左文襄公书牍》卷一）

[按] 左宗棠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所写《唁林镜帆》函中说：“去年此日，谒公湘水舟次。”故订林左于此日相晤。

林则徐在这次会面谈话中告诉左宗棠：

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颇以未竟其事为憾。

（《左文襄公书牍》卷一七，页五五）

这对左宗棠日后注意经营西北是有一定影响的。多年以后，左宗棠对这次夜话犹记忆深刻，并在为《政书》写叙时言其事说：

忆道光己酉，公由滇解组归闽，扁舟迂道访宗棠于星沙旅次，略分倾接，期许良厚。……军事旁午，心绪茫然，刁斗严更，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

（左宗棠：《林文忠公政书》叙）

十二月底，林则徐居南昌百花洲养病度岁，写《题长恩书室》诗，诗序记寓居百花洲养病与邻右书贾庄肇麟交往，称赞庄姓“溯各著述缘起，便便然如数家珍”，于是不仅为题“长恩书室”额，还写赠诗一首，记庄姓经营图书情况说：

牙签万轴绝纤尘， 满室芸香著此身，

奇籍早经银鹿校， 元机更养木鸡驯，
谩觴倾处多知己， 古绶收来好度人，
试听琳琅说金齏， 泻如瓶水口津津。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六二）

是年，林则徐还写《送傅雪樵（士珍）宰武城》（页一〇一）、《题赵秀峰（廷俊）太守春明饯别图》（页一〇二至一〇三）、《题杨平（阶沃州归餞图）》（页二六〇）、《题赵述园（光祖）（横琴侍鹤图）》（页二六一）、《舆纤》（页二六一）、《相见坡》（页一〇三）和《写韵楼解杨文宪公像》（页九八）等诗，诗中除推重对方、倾诉别情外，还写归途所见情景。（均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是年写《何傅岩先生神道碑》及《赵秀峰先生墓铭》。（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七七至四七九、四七九至四八二）

是年，林则徐在云南纳侧室缪氏，偕归福建。

是年，洪秀全复至广西。

是年阮元（1764—1849）、梁章钜（1775—1849）、沈维鏞（1779—1849）、杨国桢（1782—1849）、吴清泉（1786—1849）卒。

道光三十年 庚戌 1850年 六十六岁

正月，道光帝死，第四子奕訢继立，改明年为咸丰元年，是为清文宗。

正月，林则徐的门下士沈衍庆时任江西鄱阳令，得知林在南昌小住，就致书于林，表达钦慕之忱，并附呈沈在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所作的《上大府请罢英夷和议书》。这封《上大府书》是沈氏对清廷投降行为的抨击。信中虽然有较多华夷之辨的论说，但对鸦片之害、英人暴行及条约危害等均有剖析，对投降派也有严厉的指摘，并提出了御敌之法。这封信反映了当时某些地方基层官吏的义愤态度。（《槐卿遗稿》卷三《书牍》）林则徐收到信后就写了复信，称赞了沈衍庆的治绩和所写的《上大府书》，但却谆谆嘱咐沈不要触犯时忌。信中说：

仆自念作官无益于世，今老病益无能为，然得一良吏，心窃敬之。要以不日将行，未暇与执事通款曲也。不谓贤者耳目綦周，知仆在此，不以为老朽而予以书，且奖借大溢其分，读之滋愧。又录示壬寅八月在江南所上一书，陈义大正，论事明切，严气正性，使忠者读之，首肯而泪下；佞者见之，颜厚而汗下，岂非古今之至文哉！仆不敢于文中加墨者，想执事必能知其故而谅之。惟佩服在心，已将此稿存之篋笥。此文垂之久远，自有定论。目前于知者之外，不轻示人可也。

（沈衍庆：《槐卿遗稿》卷三附）

林则徐在这封信中所表现的重重疑虑，反映了朝廷中投降势力仍居要津，人们对禁烟运动的是非还有所顾忌而不愿触及。

二月初五日，林则徐在南昌有《致姚椿》函，对救灾、漕政等提出了建议。

执事经世之学虽未显用，而康济乃其本怀。比者三江两湖异灾迭出，早知拯饿援溺之策无时不膺仁人念中，兹读致钟泉及仲响书，复坚之以《川米行》之巨篇，洵救时恤民一长策也。

以人事论，则漕政、河防皆不能无变易。读执事甲申所著《河漕议》曰：“行海运而一时之漕治，行屯田而日后之漕益治，视河之所趋，不使与

淮相合以入于江，而一时与后世之漕且俱治。”大哉言乎！体要具矣。弟亦常主此见，故于己亥年复奏漕议，有二条曰：“补救外之补救”、“本原中之本原”，正与先生同意，而因是不免见尤于人，谅吾兄早闻之矣。又，弟向议河事，以谓神禹虽未必可学，而王仲通则无不可学。其治法，自荣阳东至千乘入海，天下无河患者六百年，无他，顺河之性也。今不亟使东注，而必导之南行，以激烈之性绕迂缓之程，势必不受，此皆惑于风水而不计为患之大耳。弟读钟泉《道齐正轨》，于循吏各传持论皆具特识。尝语钟泉云：“君论王景治河，不外商度地势，可谓一言破的，若以君主河事，诚有成竹在胸矣。”大作者所云“河不与淮合以入江”，何其先获我心哉！今之洪泽湖迭受河淤，浚则不胜其浚，不浚而运道几断，若使河不夺淮，则洪湖正可复泗州、虹县之旧，以为帝籍，谷尤不可胜食，非独不患淤，且惟恐其不淤矣。至千乘即今之利津河，若由彼入海，须穿张秋运道，则漕艘以转搬为便。如大作所引刘晏之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非前事之可师者乎？因读执事谏议，故纵笔及之，要难为寻行数墨者道也。

而对英人入居福州，更表示了难以容忍的愤激态度说：

第散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住尚未可知。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三六至四三七）

并附去《答姚春木寄怀原韵》诗二首。林则徐小住百花洲时曾写《百花洲春行追和钱文端公原韵》诗二首，描述了百花洲的景色。（《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六二至二六三）

林则徐离南昌返里，舟经弋溪时，陈寿祺之子陈乔枞出《鳌峰载笔图》请题，林则徐为题诗如次：

海内经师叹逝波，	乡邦文献苦搜罗。
匡刘未竟登朝业，	何郑俱休入室戈。
神返隐屏生岂偶，	编传左海好非阿。
者番归访金鳌岫，	倍感前型教泽多。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六四）

〔按〕此诗对陈寿祺学术深表敬佩，痛惜其逝世。匡刘指西汉经学家匡衡与刘向，何郑指东汉经学家郑玄、何休。

此诗原题有识语，收入《诗钞》时被删去而增诗题《陈朴园大令（乔枏）属题其尊人恭甫前辈〈鳌峰载笔图〉》。1934年5月沈葆楨玄孙沈祖牟为编《左海先生（陈寿祺）年谱》曾自其舅氏陈几士处借用此图，将图上跋语全部钞录，成《鳌峰载笔图题跋》一册（今存福建省图书馆），原图今佚，林跋藉沈辑《题跋》而存，跋语称：

则徐庚寅在里中，与恭甫先辈别。甲午在吴门，得凶赴，为位而哭。嗣闻同里诸荐绅于纂修通志事，意见参商，已成巨籍，几欲尽废，心甚异之。兹乞病归里，拟与同人重谋剞劂。适舟过弋溪，朴园年大兄出此图属题，意多所感，言难尽传，因櫟括为诗一首。吾乡读书种子，几如广陵散矣，可胜喟然。朴园其谅吾意而教之耶？林则徐拜识。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六四）

这则跋语中的“意多所感，言难尽传，因櫟括为诗一首”数语是颇耐人寻味的，为什么“言难尽括”，又为何要“櫟括为诗”。在谢章铤的《鳌峰载笔图跋》中始求得一解，谢跋称：

《载笔图》则专为修《福建通志》而作，关系颇巨，再阅数十年恐无有知其始末者。志告成矣，方将迻写校刻，而先生弃宾客。某中丞者，素以文学自结于先生，里居相望，因筑室微有违言，而芥蒂未能忘也。乃乘隙修怨，倡言新志乖义法，众绅之不学者，闻而知之。

时总纂、分纂诸君子当在局，不以所拟议商之局中，竟缕列公牍鸣于官，当路亦有讶其不情者。而中丞方柄用有权势，弗敢质也，乃捫载全稿归之，阳推中丞为删定，而事体繁重，中丞方营营富贵，实亦无暇及者，迟之又久，委托非其人，以钞胥为作者，毁新返旧，新稿全付一炬，今旁观者无从校证。吁，可怪也。章铤未及先生门，而其高第弟子多相知，辄以遗事诒我。

（谢章铤：《赌棋山庄文义续》卷二）

从谢跋中可知此图为修《福州通志》而作，而林诗所隐括之事正是通志的一场纠纷。不过谢跋对纠纷的另一方仅云“某中丞”而隐其名，直到1915年马其昶见此图后所题跋语中始直指其人云：

观诸家题记，又知先生晚年修闽省通志，与梁崑林中丞议论相失，稿成而废弃，闽人至今惜之。先生学行高一时，而梁公亦有誉望，竟不获相与成。

[按] 陈寿祺在闽督孙尔准支持下,主持修撰《福建通志》,道光十四年初稿完成,陈去世。高澍然接任总裁,将陈补入儒林传。志稿将付印,梁章钜因志稿不为其岳父郑光策立传,提出志稿有五不善:儒林混入、孝义滥收、艺文无志、道学无传、山川太繁,提请复勘。时闽督程祖洛、学政陈用光将志稿重新审核,高澍然辞职,志局解散,各稿由各分纂自携回家,梁章钜亦携其半而未归还。志稿终于散佚大半,纂修达四十三年年的《福建通志》遂成一未了公案。“某中丞”即指其事。

林则徐处在前辈与好友之间,难乎为言,只能以诗隐括,保存历史公论,所以谢章铤慨乎其言说:“侯官林文忠七律已定是非大概。”

《鳌峰载笔图》是陈寿祺生前在道光九年主持《福建通志》纂修工作时,请周凯为其绘图,但周一时未能完成,直到道光十四年重九,周在陈寿祺身后始绘成此图并跋称:“恭甫老前辈大人,主讲鳌峰书院二十余载,造就极多。时方兼修《福建通志》,命作此图。适因公事僇迫,未暇涉笔。闻已修文,深负所嘱。谨点次成之,并作书告于灵前,以贻哲嗣。道光十四年岁在甲午重九日。后学周凯。”

此图成后,曾遍请姚莹、吴荣光、沈维鏞、何绍基、张祥河、阮元、林则徐、张际亮等十多位名人题跋。图后归陈宝琛,传于子陈几士。今已佚。

[按] 关于此图上述诸端均参用福州林则徐纪念馆官桂铨所撰《〈林则徐题鳌峰载笔图〉考》一文。(《福建论坛》(文史版)1984年第1期)

三月初三日,林则徐回居福州城内,获知道光帝讣讯。(《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四四至五四五)这对林则徐是莫大的震动。他追怀三十年过程中的种种情景——知遇、特达、信任、遣戍、召还、起用都引起他感恩怀主的感情。他“恸哭攀髯”,以致“病体益剧,不能入京谒梓宫”。(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四)

林则徐可能感到自己的政治活动将随道光帝的死而结束,准备晚年在文藻山的旧居云左山房(福建方言:文藻与云左谐音,即名书斋曰云左山房)度过归隐林下的恬静生活,所以撰写了一副表明心意的对联悬挂在寓宅。他的联语是:

郊原雨足云归岫,

台阁风清月在天。

但是，他的反侵略思想依然使他不能容忍面临的现实。当时，英国侵略者违背居留城外的约言，强居到福州城内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引起了林则徐和当地士绅的不满，共议驱英。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都主张对外妥协投降，并准备弹劾林则徐破坏和局。这时，恰因朝廷拟召用林则徐而不得不中止。清人所写传记多记此事：

洋人据省城乌石山，闽督刘百计迁就之，诸绅大哗。公家居，持论侃侃。洋人畏公，逡巡避去。而闽督大憾之，将劾其挠抚局。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见《续碑传集》卷二四）

家居倡驱夷议，大忤当事，外夷方为敛迹，而当事思中伤之。会玺书召用，谗者乃止。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

在地方志的本传中也记其事说：

英夷因广东停其贸易不许入城，改而之闽，入省城，住神光、积翠二寺，则徐率绅士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喝，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函商疆吏。与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畲意见不合。

（《闽侯县志》卷六九列传五下《林则徐传》）

在林则徐等义正词严的抗争下，英人被迫退住城外，但林则徐担心英人从海上进行干扰破坏，利用炮舰进行威胁，所以又亲至各海口察看形势，积极设防。三十多年以后，左宗棠因法国侵略者启衅到福建巡视时，曾“亲历各海口，见公所建炮台，形势扼要”。（左宗棠：《林文忠公政书》序）足证当时林则徐认真设防的态度。

〔按〕徐继畲集中曾有数疏涉及与林则徐及地方士绅在驱英问题上的矛盾，如《英人租住神光寺原由疏》、《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并镇静筹办侦察谣言各缘由疏》、《复官绅意见不合疏》、《筹办夷务疏》（均见《退密斋文集》卷一）等均攻击主张驱英的士绅，如称：“臣等密为查访绅士中倡议者，实不过数人，在该绅士等忠愤所激，洵足令人钦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顾后日之隐忧，究属失计。”（《复英夷租住寺屋实情疏》）又称：“臣等与绅士虽有缓急之分，然皆坚意驱逐，并无歧异不同之处……所不同者，只有调兵演炮募勇二事。”（《复官绅意见不合疏》）另外刘韵珂也有《查复英人租寓神光寺疏》，攻击驱英士绅说：“臣与徐继畲不肯调兵演炮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硃硃之见总坚定

不移，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附载《退密斋文集》卷一）

林则徐对于刘韵珂等的妥协投降和无所作为的行为非常不满。他在《致苏廷玉（鳌石）》函中即指出了鸦片等在福建地方的危害和刘韵珂等人的漠视态度说：

家乡江河日下，人人穷不聊生，原其所由，大约有三大害：洋烟也，花会也，举商而继以捐贴也。安得周处复生，为閩閩除此三害。当轴中无可望者，弟亦只得杜门却扫，不敢与要人相往来矣！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四一）

五月初三致函女婿刘齐衔，告知居家之苦恼。

在家竟无一刻能够安闲静坐，但送迎答话，已觉终日神疲，又兼来者皆非空来，求帮与荐馆是两大注，其他要托转言之事，无奇不有。极末一着才是写字，然无不索双款切实称呼者，只可付之一笑。至亲本家动即排闥直到身前，无术能避。日日如是，又何慕夫家居！于理极应乘此出去躲过此难，而又想及作官光景，时事既属极难，人情又甚叵测，则更为之却步。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四三）

五月，咸丰帝履行故事，下登极求贤诏。大学士潘世恩，尚书孙瑞珍、杜受田等应命推荐林则徐。初三日，清廷命闽督刘韵珂察看情形，转飭林则徐迅速北上来京。

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经大学士潘世恩等先后保奏，已有旨令刘韵珂等查明，该员是否在籍？能否来京？该督等务即传旨，敕令该员迅速北上，听候简用，毋稍延缓。如病体实未复元，谕令上紧调理，一俟痊愈，即行来京。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二〇）

〔按〕初三日，兵科给事中曹履泰也曾上奏令林则徐回京协办交涉称：“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倭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倭夷顽梗不化，应请旨敕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元，亦可养痾京中，勿遽回籍。臣知倭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所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一，页二〇）

当时，刘韵珂出省巡阅，即由闽抚徐继畲查复说：

遵查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于本年三月初间回籍养病，即住居福州城内，臣当将钦奉谕旨，恭录咨行，随亲至该员宅内看视。该员力疾晤面。据称：仰蒙恩旨宣召，亟思驰赴阙廷，求赏差使，唯所患喘嗽脾泄各症，虽已渐痊，而疝气之症，总未痊可，略经劳顿，立即举发，医家谓之奔豚，此气一经下注，两腿疼胀异常，不特不能拜跪，甚至偃卧床榻，不能起立。现遍觅良医，上紧调治。一俟稍可支持，立即束装就道，断不敢稍耽安逸，自外生成等语。并据遣丁呈请代奏前来。臣查该员林则徐，面貌虽形减瘦，言语精神尚觉健爽，惟所称疝气未痊，委系实情，臣当谆嘱该员上紧调理，一俟痊愈，即应遵旨进京，切勿延缓。

（徐继畲：《复查林则徐病体疏》，见《退密斋文集》卷一）

六月，洪秀全领导上帝会众在桂平金田起义。旋定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为起义日。

夏，林则徐与同乡郭柏苍及蜀人李惺同游福州北郊昇山寺，并在山壁题“道光庚戌夏，邑人林则徐、郭柏苍同蜀李惺游昇山寺”。

〔按〕 此为近年新发现的仅有的林则徐摩崖题刻。

夏，写《五虎门观海》诗。

天险设虎门， 大炮森相向。
海口虽通商， 当关资上将。
唇亡恐齿寒， 闽安孰保障？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〇四）

七月，陈亚贵起义军攻占修仁、荔浦地方。

七月间，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工科给事中林扬祖、湖广道御史何冠英等相继上奏，斥责英人强占神光寺的行径；攻讦刘韵珂、徐继畲等地方大吏“强民从夷”等等媚外行为。林则徐也有《复苏廷玉（鳌石）》函，对福州地方侵略势力表示极大的愤慨，对地方上反侵略力量的“民情”表示欣慰，甚至拟再度出来贯彻初衷，但既感到无能为力，可是又不甘于逃避以求不见不闻。林则徐在信中表述出来的这种进退维谷、无可奈何的情绪正反映出爱国者空怀壮志而又无所措手那种徒呼负负的矛盾、复杂心理。复信中说：

弟之蒿目焦怀，非一朝夕之故。……来教加圈之字，弟无时不念兹

在兹。然既无斧柯，又不能谋诸肉食，此日之牢不可破，似更倍蓰于前。自顾碌碌之怀，每于愤激时辄思出山，迨静中细思，即出亦无所益。又欲暂移幽僻处所，期于不见不闻，及徐思之，复有不可移之理在。……尊见极谓口门可恃，弟意正同。近日密察彼处民情与其力量，洵能不负此险。又水部、东门一带劲气相联，迨日亦甚著效，此差足以慰苒怀者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五—至四五二）

七月初二日，函告女婿刘齐衔议家事之难，并对英人强租神光寺极为愤慨。

愚不能即时北上，前书已详言之。然在福州住家，亲友之间吃力仍不讨好，既觉处置极难。若论地方情形，与夫官场举动，则无一而不令人扼腕拊膺者。手无斧柯，只有付之浩叹耳。将来或以北上为名，在中途略作夷犹，亦避地之一法。然大儿之病至今未有起色，即出门亦极不能放心，是以一时尚难自决耳。

嗟夷于积翠寺外又强租神光寺（传教讲经），其所带他省汉奸又强租闽县前民房（孟宅对门），载妓其中，时留夷人住宿。始而士民稟逐，诘侯邑兴令先已于其租榜上用印，转致夷人反唇相稽。迨后约诸绅致书抚军，而回书转代夷人力辩；并有大为狂悖之说帖抄录送阅，渠亦漠不动心。彼时制军阅兵来回，今则回署，而亦寂然，洵是犹吾大夫而已。近来查明，亲往履勘。福州海口形势极（下缺）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四七）

八月，林则徐写《致林昌彝》函，推崇林昌彝的抗英诸策，并在信中追忆了自己在粤东的抗英往事。信中说：

《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大著《平夷十六策》及《破逆志》四卷，真救世之书，为有用之作。其间规画周详，可称尽善。此百战百胜之长策，与弟意极合。弟在粤东时，五围夷鬼，三夺夷船，其两次夷船退出港外，不敢对阵，皆此法也。阁下以命世之才，终当大用于世，待时焉可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五〇）

[按] 此函又载《射鹰楼诗话》卷首。末题瑛村退叟，当为晚年自号。

[又按] 林昌彝，字惠常，又字芑溪，晚号茶叟，又号碌砮。闽县人。他

是积极抗英者，所居书斋名“射鹰楼”即谐寓“射英”二字。《福建通志》中有传，曾记其反英志趣说：“禁烟事既决裂，海口通商，英人遂有杂居福州城内乌石山者，昌彝愤之，著有《破逆志问》四卷，《射鹰楼诗话》若干卷，并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沈瑜庆：《福建通志》总卷三九《福建文苑传》卷九清三）林昌彝在所著《小石渠阁文集》卷六中有《拟平逆策》一篇，分靖内、制胜、守御各策。这很像《破逆志问》的提纲。可能是针对镇压国内反抗而作。据《福建通志》本传说，林昌彝“当粤匪扰攘之时，又著有《军务备采》，歙人王侍郎茂荫称为济世之书，尝以进呈”，那么，《拟平逆策》也可能是《军务备采》的提纲。因《破逆志问》和《军务备采》二书未见，所以难加判断；但从这些记载看，林昌彝又是一个反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策士，当无疑问。林则徐和林昌彝的既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又镇压农民起义的两重性，正是历史进入近代时期，封建知识分子在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又按] 沈葆楨为《射鹰楼诗话》所写凡例中说：“先母舅林文忠公与夫子相交最深，其平日御夷之法，与夫子论之亦最详尽。文忠尝谓人曰：‘吾宗芗溪孝廉留心时务，平夷之策可以见诸实行’。”（《卷首》）

林则徐在信中还提到应林昌彝之请，写《家芗溪孝廉（昌彝）母吴孺人〈一灯课读图〉》诗。诗中除颂扬林母教子夜读的贤德外，很推重林昌彝的学术造诣和成就。诗云：

林母吴太孺人，吾家芗溪孝廉生母也。年二十一，归太翁卿云先生。先生以家计故，航海远游。孝廉方髻髻，端重不苟言笑。太孺人教之严，七岁从学官观释菜归。太孺人问之曰：“儿见殿上高坐之圣人乎？见若四配两庑之贤人乎？是皆古之读书穷理仁义道德中人，儿当学之，科名身外事耳。”以故孝廉即能知立志。稍长，出就外傅。有族人谋使孝廉学贾者，太孺人争之力，不得，则自掷于井，援而苏。孝廉既得卒業，益自奋，邃经学，博极群书。尤精三礼。年弱冠，声誉大起。道光二年三月之朔，太孺人年五十三以疾卒，弥留语不及其他，惟切切以立身行己诏孝廉。于是孝廉益深修克励，品学日优。道光己亥，以副贡生举于乡，六上公车未售。庚戌秋，从京师归，出其所绘太孺人《一灯课读图》属题。余固重母之贤，又深羨孝廉之种学积文，有成母志也，谨题五言二十韵于后。

九死争儒业，	三生衍宝爻。
春晖怀绩室，	夜课记书巢。
母范垂彤管，	儿身识紫胞。
纵遭悬磬窆，	肯使纳楹抛。
倚市谋交耻，	牵牛议欲肴。
窗虚书似叶，	井哭经成茅。
激切闺中志，	研摩大雅交。
官墙瞻俎豆，	仪器访陶匏。
孟晋须为力，	諍痴那许嘲。
范滂佳传读，	表圣妙词教。 <small>“阿母亲教学步虚”，司空表圣句也</small>
偶卷萋先折，	将明析正敲。
虫吟催唧唧，	鸡唱杂胶胶。
舌本莲翻朵，	心葩竹解苞。
遂盈九经库，	饫尽百家肴。
朴学群贤让，	名篇众腕抄。
方鸣文囿凤，	待起墨池蛟。
叹息摇风木，	凄凉付电泡。
机丝虚月下，	灯焰暗林梢。
经幔留韦逞，	身衣感孟郊。
行看花诰锡，	亲捧出螭坳。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六六至二六七）

林则徐还请林昌彝为同里友人李彦彬（兰屏）订正《榕亭诗存》。（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

八月十日，林则徐再函女婿刘齐衔，对强租强占神光寺一事深表忧虑。

犬羊在神光寺不肯去，而又添占西禅寺，其南台民屋被伊强典强租者，更不知凡几。乡间公同拦阻，官府惟助夷压民，不知是何世界！日来夷船之由北洋护送商船者（木客等皆以数千圆央其护送），皆进内港，连踪泊大桥边，言之于官，咸以为必不生事。试问每船或二三十炮，或十余炮，设或临时有变，措手不及，为之奈何？愚虽约数人暗中预备，然欲纾难而无家可毁，尤患势孤，如欲移居又无可移之处，所谓进退维谷

者耳！

（《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四八）

林则徐居乡时还写有《蔡香祖大令（廷兰）寄示海南杂著读竟率题》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六四至二六五）并整理了《诗钞》，还写了《消暑随笔跋》和《重修清文庙碑记》（此文系由《伊园文钞》作者王景贤代笔）等文。在此之余，林则徐尚与青年时代老友话旧，杨庆琛特有一诗纪其事。诗题是《林少穆制军（则徐）因病自滇假归话旧敬呈》。全诗二首：

十年久不挹清芬， 重仰南天五色云。
四海安危韩魏国， 万家忧乐范希文。
东山霖雨歌遗泽， 西土冰霜证异闻。
才算男儿躯七尺， 一生爱国与忠君。

海水群飞愤事多， 樽前话旧剑重摩。
可堪同击江头揖， 只合闲披雨后蓑。
百尺孤松身劲俏， 十围春柳影婆娑。
酒酣耳热灯痕烂， 白首相看奈老何！

（杨庆琛：《绛雪山房诗续钞》卷一）

林则徐居乡与林昌彝、刘存仁等故旧多有交往，组织“湖上诗社”。亲自抄录诗作，供林昌彝编《射鹰楼诗话》的选择，推崇《射鹰楼诗话》是“采择极博，论断极精，时出至言，阅此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射鹰楼诗话》）林则徐还详细披阅刘存仁（炯甫）所著《战说》、《守说》、《团说》、《钱荒论》、《赈论》等数十篇经世致用之作，称之为“陆宣公之奏议，苏长子之札子”。（谢章铤：《炯甫六十序》，见《课余续录》卷一）

九月，林则徐又为祀南宋抗元名臣陈文龙，在阳歧村重修的“尚书庙”题柱联云：

节镇守乡邦，纵景炎残局难支，一代忠贞垂史传；
英灵昭海噬，与信国隆名并峙，十州清晏攸神庥。

道光三十年岁次庚戌季秋谷旦，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云贵总督林则徐敬题

（柱联刻石存庙中）

林则徐居乡时，与金门处士林树梅讨论防海问题，树梅陈六策，“察夷情，以知防备；观形势，以知守御；请移兵，以重控制；督私藏，以充民食；救火灾，以杜惊扰；劝联乡，以知保卫”，“文忠器重之”。（林策勋《从伯祖啸云公传》，《浯江林氏家录》，家印本，1955年；转见陈茗：《林则徐与金门奇人林树梅的唱和与交游》，《文史知识》2009年10月）

〔按〕 林树梅(1808—1851)，名敬夫，字树梅，以字行；号瘦云，又号啸云。

林树梅作《林少穆先生招赴省城询海上事即席赋呈二首，时先生在告家居被命宣告》：

到处饶遗爱，归来寡剩金。
情关民瘼急，忧切海氛深。
愧我乏奇抱，因公激壮心。
引杯领高议，慷慨发长吟。

圣主宣新命，熙朝重旧臣。
感恩频出涕，许国欲忘身。
更起为霖雨，应教洗楛尘。
黠夷都胆落，韬略仰如神。

（《啸云诗存》，转引自陈茗：《林则徐与金门奇人林树梅的唱和与交游》，见《文史知识》2009年10月）

林文忠公晚年尝延瘦云至省垣，密询防海之策，瘦云即席为诗，云：“到处有遗爱，归来无剩金。”文忠公笑曰：“若无剩金，则此酒何从取给乎？”乃改之云：“到处饶遗爱，归来寡剩金。”人以为“两字师”云。

（《金门耆旧诗·林瘦云公子》自注，《诵清堂诗集注释》卷三，郭哲铭注释，台湾古籍出版社，2008；转见陈茗：《林则徐与金门奇人林树梅的唱和与交游》，《文史知识》2009年10月）

林则徐答以《次家啸云树海见赠韵》一诗：

瀛垓有奇士， 才望重南金。
将种论勋远， 儒门殖学深。
雄文腾剑气， 雅咏写琴心。
犹抱隆中膝， 低徊梁父吟。

相逢话畴昔，感事愧疆臣。
瘴海频年劫。冰天万里身。
膏肓此泉石，扰攘几风尘。
凭杖行筹策，知君笔有神。

（《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六一）

林则徐居乡时，还立“亲社”，课读戚党子弟。

林文忠晚年家居，设亲社，课戚中子弟。

（沈瑜庆：《刘少如太守表兄六十寿诗二首》自注，见《涛园集》页六二）

林则徐居乡期间一直关心时事，而且常发表个人的见解。当时人们多集中目光于西方国家从海外来的侵略势力，而林则徐能根据自己多年来在新疆的实地考察，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塔城的现实，独抒卓见，指出了沙俄威胁的严重性。李元度在《林文忠公事略》中着意地写道：

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咸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然是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

（《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

这一卓见反映了林则徐防海防塞并举而着重防塞的反侵略思想已基本上形成了。他在人们尚处于“惑焉”的情况下能有此目光，确是难能可贵的。林则徐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由于他从鸦片战争以来已能超脱封建士大夫的局限，不闭目塞听，吸取了新的国际知识；另一方面也因在新疆的实践活动而有了坚实的论据，所以他方能作出如此肯定的判断。此后中国近代史上沙俄对我国西北地区的覬覦和骚扰更证明林则徐这一预见的可贵。

〔按〕林则徐这种防俄思想的言论，有的笔记中说在从新疆被赦入关时就发表过，如欧阳昱的《见闻琐录》后集中即记其事说：“林文忠公赦入关时，人以英夷事问之，谓其害直无所底止。文忠曰：英夷何足深虑，其志不过以鸦片及奇巧之物劫取中国钱帛已耳！予观俄国势日强大，所规画布置，志实不小。英夷由海道犯中国实难，但善守海口，则无如我何！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卷四《耆英》）虽然没有找到另外资料证实林则徐在赦还时发表过这种言论，但从流传情况看，至少可以肯定林则徐确已把防俄的思想发之为言论了。

与此同时，林则徐也很关心广西地方的反抗形势，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致函李元度征询意见说：

粤匪猖狂已极，非练精卒无以撷其锋，而筹画餉糈尤为切要，奈奉行者不得其法，非病民即滋事，阁下文章经济素所钦佩，如有良法定能不分畛域，详细示悉。仆受国家殊恩，目击时艰，安能自诿衰朽，偷生忍耻，现与同志诸公悉心计议，攻守兼施，倘得仰邀朝廷宏福，获有成效，想阁下闻之亦心喜而许我也。

（林则徐致次青函手迹，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按] 此件藏故宫博物院，而函中“粤匪”之称，在林则徐信札中，仅此一处，疑非林则徐手迹。《林则徐全集》未收此件。

[按] 此函署受信人为“次青”。李元度字次青，是年三十岁，后曾写《林文忠公事略》，受信人或即李元度。

九月初六日，林则徐函婿沈葆楨，对福州形势甚感焦虑说：“此间家居情形一言难尽，而出去又有不能之势，焦心劳神转较在滇为甚，不知如何可了。”（《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四五—）

九月十三日，通政使罗惇衍上疏，请求起用林则徐去广西镇压反抗。（《罗文恪公选集》卷上）清廷为挽救危局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东华续录》咸丰五）

九月，林则徐居乡期间，很得乡人的钦慕。洪秀全等在广西起义后，林则徐曾和乡人郭柏苍谈及镇压这些反抗的事情。郭柏苍记此事说：

道光庚戌，公引病归。适先君家居，文忠约先君及苍兄弟子侄庭前看鹤，有时往来，恒于通贤里街门舍輿而入。乡邻视名帖知为公，每数百人集过道候瞻仰焉。挑担者亦息肩以待。公恐行人拥挤，舍哺出见，其为乡里所钦仰如此。一日盛暑，苍往文藻山宅见公。公曰：“粤匪之乱，延蔓未辑，圣主必择一素有威望之将帅能消弭兵戎，则海内之福。”越二日，命下，公订刘孝廉存仁克日就道，观者如堵。

（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六，见《郭氏丛刻》）

约九月间，旧友陈池养曾致书林则徐，对其在鸦片战争的业绩表示敬仰说：

大人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稔知异物之能为害，欲早杜宇内之祸源，使

当日得行其志，则鸦片之绝也必矣。而乃事出意外，功竟不成，然而名闻天下。大人之在今日，犹裴晋公之在唐，司马温公之在宋也，而所当之时，则远胜裴晋公、司马温公之时也。惟民渐困穷，事皆坠坏，措置盖难，扶持不易。即以福建而论，官急民穷，现在夷人杂处，而民情坚确不如广东，一哄而散，绝无众志成城之可恃，此则大人之洞见底里，而无俟某之颺颺过计也。

（《上林少穆尚书论行钞书》，见《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三六八至三六九）

[按] 此函前半为议论行钞事，已置于道光十七年，可参见。

陈池养又有一函，向林则徐告知莆阳有盗贼与械斗的二大公害说：

某于十五日起程回莆，渡江逾岭而后，所见稻谷、番薯，都非丰稔之象；既入莆田，盗贼无禁，战斗不解。其盗贼也，劫夺淫惊椎埋之事，无日不有，无地不然。其战斗也，或分一乡、一姓为二，或合数十乡、百数十乡为一，互相纠结，日见鸱张，四野如沸，自远而近，法纪全无，抗诉不理，择肥而食，助之为虐，下游大概如斯，上游尚少战斗，而盗贼之害更甚。

（《再上林少穆尚书书》，见《林则徐书简》增订本，页三六九至三七〇）

[按] 陈池养二函有道光三十年而无月、日，但其后一函开端即云：“窃某违别二十年，此次得望见颜色，亦已深慰平生，乃荷优礼厚待，感溯既深，佩服尤至。”可见当在林则徐居乡未出山之前，即十月前所写致。

十月初二日，林则徐收到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的谕旨，即由“福州本籍力疾起身”。（《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四六）

林则徐临行时，曾将旧作《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付林昌彝，林昌彝评此诗为：“婉而多风，怨而不怒，可称风雅。”（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二）林则徐之出示此诗，或以诗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语以明志。林则徐居恒，也“常自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两语不置，不知为成句，抑为文忠自撰也”。（李孟符：《春冰室野乘》，见《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第一册，页六九）

林则徐登程后的行程和病情，在《讣文》中有较详记述，摘引主要内容如次：

（十月）初六日，宿沙溪驿，漏四下未寝……屡请节劳，谕曰：“尔忆冰天雪窖、昼夜奔驰时乎？以今较昔，何足言劳？”因口占云：“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十二日，抵诏安。得两粤警报，心益愤急，夜剪烛作书，并寄家言……是夕未寝，子刻即行，昼夜行百四十里。山路险峻，途中颠簸劳顿，脾泻旧症复作。

次日，泻未止。文武请小憩，不允。午至万里桥，挑壮勇，严纪律。至夜吐泻交作。亟赴郡延医。比曙，不及待医，复勉就道。

十七日，仍欲早发。体惫不支，众官坚留，始允暂憩。午后痰喘发厥。医谓积劳脉伏，元气大亏，投以参桂重剂，未能奏效。

十八日，连进药剂，吐止而喘转剧。不得已，恭折奏明病情，请假调理。至夜，两脉俱空，上喘下坠。呼笔砚至，欲作字而不能搦管，口授遗折，以未及出师仰副委托为憾，迨漏尽，喘急愈甚……遽回顾曰：“星斗南！”语毕舌蹇气促。延至十九日辰刻，竟尔弃养。

十月十九日辰时，林则徐在赴广西途中，卒于潮州普宁县。（《林则徐全集》第四册，奏折页五四七至五四八）后归葬于福州马鞍山，当地人士还在澳门桥下为他立专祠。（《闽侯县志》卷一六、卷一八）

[按] 林则徐的卒月，在史传和金安清、李元度等人所撰传中作十一月，有误。清廷的悼恤谕中标明十一月十二日发，以当时福建至北京的路程计，即使卒于十一月初，十二日也不可能因已收到讣讯而颁悼恤谕，若作卒于十一月十九日则十一月十二日何能先事悼恤。所以各传所称十一月卒，当据清廷颁悼恤谕时间而言，而《遗折》日期为十月十九日，当是证明。又在林则徐文藻山旧家内的木主牌里面（内主）载生卒年为：“生于乾隆乙巳年七月廿六日子时，卒于道光庚戌年十月十九日辰时。”尤可作确证。

[又按] 林则徐的死，传闻有被洋商暗害之说，经函询厦门大学杨国楨氏，承函告当地传说及笔记资料云：“关于林则徐之死，福建和广东均有被广州十三行洋商暗害的传说。张幼珊《果庵随笔》云：‘禁烟事起，广州之十三行食夷利者，恨林公则徐刻骨……后公再起督师粤西，彼辈惧其重来，将大不利，则又预以重金贿其厨人某，谋施毒。公次潮阳（新夏按：应为普宁），厨人进糜，而以巴豆汤投入。巴豆能泄泻，因病泄不已。委顿而卒。或劝其公子穷究其事。清例：凡毒死者，须开棺验视。家人忍而不请。其时疆吏虽微有所闻，亦不欲多事。余六姑丈林兰岭秀才，字梵宣，为公曾孙，生时曾为余道

此事。’今福州林氏后裔中亦有如上说法，广东普宁民间传说亦与此相同。广东《东莞县志·逸事余录》则称谋害者为十三行总商伍氏：‘相传则徐抵粤，即锁拿洋商伍到粤秀（新夏按：应为越华）书院……咸丰初（新夏按：应为道光三十年），则徐起为广西巡抚，伍忧其复督粤也，遣亲信携巨金贿其厨人，以夷药鸩之，使泄泻不止，行至潮州，遂委顿而卒。’平如衡在《林则徐家书·著者小史》中还说：‘传闻被奸徒以黄腊毒死者。’被暗害说虽尚无更多佐证，但也可备一说，特附按于此。此外，我曾在近人王逸塘的《今传是楼诗话》中见其引录张之洞族侄张祖继诗集《鼙民诗草》中《拜林文忠小象》诗及自注说：

鼙民以布衣从族祖文襄公游粤、游楚，老于记室，以诗自娱。光绪末卒，年八十余矣。所著《鼙民诗草》，文襄为选入《思旧集》中。《拜林文忠小像》云：“为谢金人罢李纲，英姿想见警重洋，伤心新豆阑犹在，竟死奸民一寸香。”自注：“新豆阑，广东要地。公临歿连呼之，人讹为星斗南。孝达公莅此，始悟其语，恐世不知，告予记之。”此亦可备史料者。

[又按] 传闻林则徐临终时大呼“星斗南”，但不知何意，据杨国楨氏考证：福建方言“星斗南”与“新豆栏”（当时洋商聚居之地）发音相同。由此说明林则徐在临终前已发觉受洋商暗害，所以大呼“新豆栏”。林逝世的具体地点在今普宁县洪阳镇一间糖果加工厂的地方。林则徐后裔林楨墉不同意这种解释，而认为“星斗南”是福州话“心头疼”的误传，因为林则徐是有心肺旧疾的。

[又按] 复旦大学吴格曾据林则徐晚年书信自叙健康状况，及新近发现的林则徐《讣文》所述临终情形，对林则徐被暗害说表示怀疑。吴格认为：“林则徐之死，是因久患未治的脾肺诸症之迸发及用药未能生效，并不只是腹泻的缘故。林则徐并非仅因腹泻而死，则其被洋商投毒害死的说法即难以成立。”（吴格：《林则徐死因考辨》，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1996年2月18日《港台信息报》发表唐井肖所撰《林则徐是被洋商谋害而死吗？》一文，主要根据《讣文》内容，并结合林则徐历年病情而分析论定说：“林则徐之死是因久患未治的脾肺诸疾之并发及用药未能生效，并不只是腹泻的缘故，既然他不是仅因腹泻而死，则其被洋商投毒害死的说法即难以成立了。”林则徐后裔林楨墉等也同意此说。吴、唐、林之说于情理及文献根据上比它说更为近实。

〔又按〕云南张一鸣于《福建论坛》1996年第2期发表《“星斗南”为佛语讹音——试释林则徐临终一语》一文中认为“星斗南”实系省略语“心(金)大南(那)”的讹音，“心(金)”即《心经》或《金刚经》，“大”即《大悲咒》，“南(那)”即“南无”(读为“那么”)，念佛声，“心(金)大南(那)”也即诵经念佛之意，其主要论据是：①林则徐笃信佛教，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早年曾恭楷手书《心经》、《金刚经》、《弥陀经》、《大悲咒》、《往生咒》等五种经咒，并亲题“行舆日课”、“净土资粮”八个字，贮于一匣，随身携带，便于诵读。从政后，虽在日理万机，戎马倥偬中，仍坚持“日课”，不废诵经念佛；②在林则徐灵柩被护送回原籍时，他的老友杨庆琛前往迎接，有《林少穆节使归棹南来，诗以哭之》七律一首，中有注云：公疾革，随侍公子挥泪默祷，公回顾曰“星斗南”。这说明“星斗南”三字是针对“随侍公子”林聪彝的“挥泪默祷”而说的。林则徐在病危难于坚持“日课”的情况下，希望其子诵经默祷，代父完成“日课”。病危之人，神衰气促，只能断断续续地说出几个单音字，又因语音蹇涩，听之不甚了了，故讹为“星斗南”。张文主要根据林则徐的宗教信仰对“星斗南”作如上解释。但推测成分较大，尚难称完全妥贴。姑附此以备一说。

十月二十日，云贵总督程裔采尚在致人函中急切希望林则徐速往广西，信中說，

粵西又調滇兵二千，行將出省，而應借行裝，並例給俸賞，所費已經數萬，苦無庫款可支，現並辦防堵事宜，尚須預為籌備，其若之何？林官保不知何時可到軍營，渠素裕韜鈴，定卜肤功速奏。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卷八）

十月二十四日，清廷革廣西巡撫鄭祖琛職，以林則徐繼任。並為“撫慰”林則徐起見，特發布命令貶斥投降派穆彰阿和耆英等。（《東華續錄》咸豐五）

〔按〕此上諭系清廷尚未收到林則徐訃訊時所發布。

十月二十七日，兩廣總督徐廣縉具奏林則徐途次普寧病故事。

奏為欽差大臣在途次因病出缺，恭折由驛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于十月二十四日接准欽差大臣林咨會，該大臣在普寧縣途次患病延醫調治，現須暫緩前進等因，即于二十五日由驛馳奏在案。茲于二十六日接據潮州府知府劉浚稟報，該府因聞林患病沉重，于十六日親自趕赴普寧，督同該縣等妥為醫治。不斷服藥罔效，于十月十九日辰時出缺，留有遺

折一件及钦差大臣关防，委员一并赍送前来。臣查林公忠素著，奉命驰赴广西督剿土匪，方冀展布壮猷，肤功迅奏，乃因趲程劳顿，卧病数日，遽尔溘逝，痛悼殊深。现惟该大臣次子林聪彝及家丁人等随侍偕行，所有身后事宜，业经潮州府知府刘浔等督同该县妥为料理，仍由臣委员护送回籍。……除送到关防，敬谨封固收贮，俟委员恭赍赴京呈缴，以昭慎重外，所有钦差大臣林在途次病故出缺缘由，理合恭折由驿驰奏，并将林遗折一件恭呈御览，伏祈皇上圣鉴训示。

（英外交部档案，F. O. 931/1239）

十一月十二日，清廷悼恤林则徐：“晋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旋赐祭葬，并谥“文忠”。（《东华续录》咸丰六）友人杨庆琛以此为极大恩遇，诗以纪之：

恩遇三朝彻始终， 徽称旷典赐文忠。
百千世后留芳地， 四十年来尽瘁躬。
名以相偿知行大， 心原不二况功崇。
春秋人拜欧苏外， 别有新词祀我公。

（《闻少穆官傅赐谥文忠敬赋一律》，见杨庆琛：《绛雪山房诗续钞》卷一）

林则徐的死，对于面临太平军已在广西起兵的清廷是有很大震动的。清廷给予林则徐的“殊荣”，一方面表示悼惜失去了这样一个在它想象中足能胜任镇压反抗的“忠臣”；另一方面则借表彰林则徐来赢得更多的人为它“效忠”。咸丰元年四月，清廷特派员致祭，并颁发了封建社会里被士大夫们引为荣耀的《御祭文》和《御赐碑文》。（均载《云左山房诗钞》卷首）在这两篇文字中，盛陈了林则徐效忠于清廷的各种成就，表彰了林则徐在镇压反抗方面的“业绩”说：

……旧秩弥光，由关陇而总司南服。时值蚁群久斗，鲸孽未除。速运兵机，弥渡快先声之夺；进绥蛮徼，捷书奏永靖之功。懋赐官衔，荣颁吉羽。……

（《御祭文》）

……静妖氛于滇海，调度有方。太保班崇，阶晋青官之选；元戎绩懋，冠加翠羽之华。……

（《御赐碑文》）

但是，对于林则徐在反鸦片战争中所作的历史贡献却颇加贬词说：

……衔恩奉使，宣岩疆远馭之威，虽控制偶疏，难辞薄罚。

（《御祭文》）

……图夷务于粤洋，机宜未协。

（《御赐碑文》）

咸丰帝还自制联语挽之曰：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殫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李孟符：《春冰室野乘》，见《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第一册，页六九）

林则徐的死在地主阶级士大夫中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们惋惜这个人物，是由于幻想他在革命风暴将横扫而至的时机中能拯救他们危亡的命运。他们通过诗文、挽联等各种形式来悼念林则徐，借以排遣内心的忧惧，其中如广西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状元龙启瑞的挽诗：

痛惜林文忠， 将星陨闽漳。

天若遗此老， 鼠贼安足当。

（龙启瑞：《浣月山房诗集》卷三，见《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三）

曾经受过林则徐知遇的胡林翼的挽联为：

千古英雄皆堕泪；

四方妇孺尽知名。

（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

当时，在朝廷任职的一部分官员由古文家宗稷辰执笔所写的《公祭林文忠公文》，概述了林则徐一生行事，并表达了一般官员的仰慕之情。公祭文的全文是：

道光三十年秋，西粤小丑不靖，诏起侯官林公往征之。公力疾驰行，入潮州境，疾遂笃，以十月十九日卒于普宁县行次。上震悼，赠谥特隆，一时朝野叹惜，虽走卒妇孺，无不蹙然以丧公为悲。惟枢直同人佩服有素，乃临风酹奠而属年家子宗稷辰为之文曰：呜呼我公！生有自来，著乎其名，天下皆知。朝阳凤凰，早搏泉鸣，出治吴越，力振躔波，风采伟然，众望已归。活人蕃乡，兴利障跛，忧不受官，被命固辞。莘莘大节，更无依违。二三大臣，交荐公才，出为方连，遂长封圻。于荆于扬，炎海之陲，

仁能浹民，威足制夷。谗夫忌深，乘间抵峨，白衣从戎，复勤河堤，功成荷戈，远指天西。策百病身，为万里驰，帝念旧劳，常闻吁咨，使履塞外，悉疆理之。亡何召还，旌节再持，剿贼滇南，勋书大旗，报国力殫，乞身见几。养痾空山，不忘安危，虑引客邪，入我肝脾，昌言攻逐，杜乃渐微。廷扬孔殷，冲圣系思，思之不至，恩纶屡施。会有粤寇，起总其师，裹疮扶羸，遣往敢迟。甫径潮州，病不可治，将星南沈，万马夜嘶。遗疏遽上，衔恨泉台，惜不少延，扫荡岩崎。惟我冲圣，思公莫追，嘉以文忠，并世所稀。人靡智愚，罔不曰宜，凡厥后进，心同仰惟，况读前谟，历有岁时。山岳告倾，空瞻崖巍，魄返榕城，神还尾箕，遥奠椒浆，冀公格斯，用述长言，以志永怀。

（宗稷辰：《躬耻斋文钞》卷一四）

林则徐的挚友王柏心所写挽诗五首，对林倍加推重怀念，表达了两人之间的真挚友谊，是有感情有内容的佳作。全诗是：

推轂频阳起将兵， 元戎輿疾赴南征。
方看甲洗天河水， 谁道星沈汉相营。
剑气蛟龙犹郁勃， 阵云蛇鸟尚纵横。
天涯遥哭严公棨， 闽海悲风卷旆旌。

万里长城属一身， 崎岖持节靖烽尘。
九边独任安危计， 四海追思老大臣。
尚有威棱惊蜃鳄， 岂无图画重麒麟。
出群才略今谁匹， 文武威风见此人。

轮台孤月照丹衷， 曾向玉门叹转蓬。
尸谏伤心史鱼节，谓王文恪 谤书流涕乐羊功。
新传诏旨褒殊勋， 旧荷先皇察至忠。
白首骑箕更何恨， 征蛮恨未奏肤功。

行堤植谷救民饥， 方略均为岳牧师。
君实姓名传妇孺， 晋公勋望播华夷。

不登台辅人情惜， 得配蒸尝祀典宜。
 赠恤礼文辉道路， 皇情犹自不胜悲。

余事生平擅表笈， 每闻章上举朝传。
 营平曲折屯田奏， 诸葛忠勤作牧篇。
 东阁风流思往日， 西州流涕洒他年。
 希文事业诸郎在， 好继功名国史编。

(王柏心：《挽侯官林公》，见《百柱堂全集》卷一三)

《夷氛闻记》的撰者梁廷枏是林则徐在广东推行禁烟运动时频加谘询的明达之士。他在该书的结论部分正面地评定了林则徐在反鸦片斗争中的贡献说：

林文忠理海事，首先至粤，旋秉节钺，所征者粤兵，所筹者粤饷。但一意严守口岸，使藩篱自固。临海门而激励之，众即为用。终其任，未尝有所挫失。论者遂谓文忠倘获始终其事，必能令桀骜之夷叩关悔罪，由我操纵，畏若神明。为此说者诚有见。文忠聪达谳练，集思广益，视国如家，兵旅所过，文戒预颁，村市秋毫无扰。及遇敌临阵，又教以成法，人人争先。其忠勇之气，早有以慑服远人，推诚士卒。夫是以信于事先，万口同词耳。不知夷意主争市俸利，倾国以求尝试，先定旷日持久之谋，不得逞于粤，则肆毒于闽、浙。粤能阻其入，不能阻其出。省河内扰之日，文忠适奉如浙之命，夜送诸佛山，方且临别敬歎，叹洋氛不知何时可了。盖至是虽文忠亦无如何矣。然夷之伎俩，全在恫喝以取虚声。兵食资于商人，货滞则商无所出，船愈多而费愈重。汉奸虽有供火食者，究非可长恃，往往重子息，假请澳夷。不可得，以礼拜日责捐于商，有仅应以数员者。明明势已穷蹙，久将益之。文忠刺取其新闻纸与月报，洞悉其情，持之颇坚。既而事起波澜，犹深扼腕。果使粤中无六百万之与，帆航鳞集，售烟为食，所得几何，曷敢他出，纵至浙至江何能为。且亦断不肯以空虚难继之资，深入南北适中进易退难之地者。……况粤议款时，佛山炮已铸成，所未备者船械而已。战于外海，必求巨舰。今既层阻深入，盘桓内港，东南洋商船之在省河，拖风缙之泊陈村，一日可招者以百十计。倘移款夷之力以收召汉奸，严备守御，此中良有把握。即不然，以堵河设勇之

数百万与泥城编扎制造之物，移诸战守，明罚厚赏，背城一战，未尝不可驱夷于海外。顾大用所在，非文忠未见及者，惜乎其去之稍速也。

（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五）

曾受林则徐赏识器重的左宗棠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夜获知讣讯，非常悲痛，写了一副传颂一时的长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依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联语》）

同时，又以真挚的感情，忆往悼今，写了一封极生动的唁函，致慰林汝舟，信中说：

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午，在黄南坡长沙寓馆，忽闻官保尚书捐馆之耗，且骇且痛，相对失声。忆去年此日谒公湘水舟次，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待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何图三百余日便成千古，人之云亡，百身莫赎，悠悠苍天，此恨何极。窃维公受三朝知遇之恩，名业在霄壤，心期照古今，血气之伦，罔不爱慕，于公复何所憾！中间事变迭乘，艰危丛集，群小比而蔽公，天日高悬，旋蒙鉴察，彼人之心，徒极纒纒，亦所谓唾不及天还以自污者也。士之爱慕公者，亦何所恨。惟公敷中外三十余年，经纬万端，巨细俱关国故。史馆列传例只钞撮谕旨章疏，于我公盛节苦心，不能缕述百一。若非行状家传，质实陈叙，是使我公心事不尽白于天下后世，而当年国是亦将无所征信。此则海内外知公者不能无重望于仁人孝子者也。……

（左宗棠：《唁林镜帆》，见《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

随林则徐去广西的幕友刘存仁曾写诗五首，记林则徐临终时情景，录以备参考：

重臣忧国心如日， 想见新诗脱口时。
岂料龙髯攀欲绝，昭国制未期 竟教箕尾怅先骑。
将星一陨天容惨，易箦时有星斗南语 子雨谁教泽国悲。
惨绝孤寒齐下泪， 云车泛马竟何之。

拜疏凄凉说出师， 指天臣口等期之。临终口授折，经余代录，而语音蹇涩不了了，尚以未及出师为憾，呜呼，忠矣

三朝知遇犹遗憾， 片语弥留不及私。
尽瘁一生长已矣， 公忠两字孰能之。
灵旗痛把欃枪扫， 两粤英雄总泪垂。

回思诗讶讶前知，初七夜和桂丹盟观察诗有“浮沈终觉酬恩晚”之句
岁在龙蛇厄运悲。

河务三篇师贾让，公曾著有《西北水利》一书，尝拟属余襄校

陛辞十事媿元之。公途中为余言，前查办粤东海口事，途次疏累上，深蒙宣
庙嘉纳，不料何以中阻也

冰天雪窖屯田日，前在伊犁，旋奉命查勘回疆八城堡地，听孙、心北两公子随
侍，备尝茶苦，公言及辄为酸鼻

竹槩茭桩督堰时。公尝督高家堰、祥符工

进退一身前庙社，公廿年前题西湖李忠定公楹帖语，余尝请付刻，盖公自况也
西湖灵爽两凄其。今夏屢随杖履宴游西湖李公祠

感遇酬思怅已迟， 自惭何德足堪之。

纤驹屡屈严公骑，

捶策深增羊子悲。谓翁次竹太守及其弟玉甫，公之爱甥也，与余友善

勗我戎右期不朽，十二夜在诏安行辕治示案，通夕不睡，将登舆矣，以人役未
齐，深谈良久，述少时清苦状，勗存仁自励

哭公大义岂关私。

鼓鼙将帅声凄咽，

半壁西南竟谁支。公薨后，十九、念七、初三三次廷寄旋闽，闽粤两督飞章入
告，请旨简放大臣，灵輶抵潮知有署广西巡抚之命，而公均不及见矣

口不能言意答之，余性朴讷，公谅其诚，晋侍之下，有敬无踞
不才常恐累公誓。

焦桐甘为知音死， 病骥难禁伏枥悲。

韦相门高原继迹，公长公镜帆太史，次听孙、次心北两公子，均砥节砺行
武侯食少不关医。公坚不服药，病亟，服淡薄数剂不效
灵旗莽苍悲风起， 万口争传遗爱碑。

（刘存仁：《岷云楼集》卷五）

是年，为梁章钜、郭尚先写墓志铭。（《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八三至四八九）

是年朱琦（1769—1850）、董国华（1773—1850）、钱仪吉（1773—1850）卒。

林则徐身后，各有关地区的地方官吏曾先后为林请求入祀和建祠的有：

（1）咸丰元年，云南巡抚张亮基请以林则徐入祠云南名宦祠，得到清廷批准。

（2）咸丰二年，陕西巡抚张祥河奏请于陕西省城为林则徐建立专祠，得到清廷批准。

（3）同治四年，林则徐入祀江苏名宦祠。

（以上均见《福建通志》总卷三四《列传》卷三八清七《林则徐传》）

（4）同治五年十二月，长洲县令蒯德谟在当地建成林文忠公祠，冯桂芬为之写《林文忠公祠记》，（已收录本书《谱余》）颂扬林则徐在江苏的政绩。（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三）



附

录



附录一

谱 余

[说明]

在为编写《林则徐年谱长编》而搜集的有关资料中，除一部分已被采录入谱外，还有一些未获收入本谱，但尚可供参证和谈助者，特辑附谱后，题为《谱余》。

《谱余》分为五类：

第一类，未收入《长编》林则徐的诗文和赠联选辑。

第二类，林则徐的逸事。

第三类，为林则徐所写的诗文（题跋和挽文、挽诗、挽联及祠堂记）。

第四类，对林则徐的评论。

第五类，与鸦片战争有关文献。

第一类 林则徐的逸文

一 林则徐寿陶澍六十诗三十首

- (1) 重镇南天半壁雄，
良臣干国奏肤功。上以手诏褒公，有“干国良臣”之谕
许身稷契经纶大， 度世佺乔位业崇。
弧宿联辉依斗北， 海筹添算耀江东。
廿年开府垂名久， 才是平头六十翁。
- (2) 长沙太尉溯茅封， 八翼飞升近九重。
宗派流通红藿水，红藿山下有藿草溪，稍折而至陶家湾，即公所居地灵祥起紫华峰。紫华峰又名仙女峰，在安化县之东，三峰并立，中峰独高
即看崖有阴功号，公家南有阴功崖 早信人间宜气钟。
石是印心心是印， 生前星宿已罗胸。
- (3) 清芬名德重资江， 贻谷亲培玉树双。
虎穴投书惊早避，事见先公《萸江集》中 龙文落笔健能扛。
离离蘅杜三秋佩， 采采芙蓉七泽觚。
积庆源深身未遇， 豫知门第启麾幢。
- (4) 储精降昴应昌期， 鹤立松昂骨相奇。
早兆商霖苏暑渴，见《萸江集》中二子名字说 还舒赵日爱冬曦。
生于冬月
绛纱晓侍谈经塾， 白纈宵吟励志词。
闻说秋风同鸛荐，
蟾宫消息报先知。嘉庆庚申乡闈，公与先公同荐而独隽，先公早得梦兆
- (5) 瀛洲草绿早莺飞， 禁柳毵毵又染衣。
射策金门悬日月， 抽毫玉署散珠玑。
莲灯忆撤承明直， 莱彩曾因定省归。

直使勋名垂汗简， 亲承庭诰果无违。先公有放榜日示公诗云：
“须看千古登科记，几个功名煨汗青。”

- (6) 梯栈连云奉简书， 青天万里壮游初。
斗间秋访仙人石， 益部新占使者车。
英荡远持冰鉴澈， 葳苓亲采药笼储。
西川吟草辘轳记， 集著骖鸾总不如。
- (7) 柏府兰台夜集乌， 铁冠峨柱耀清都。
朝阳翔凤排双闼， 避道花聪出九衢。
青锁黄门叨夕拜， 丹墀紫禁记晨趋。
早知谋国经猷远， 献纳先几协庙谟。公为科道时，疏凡十余上，
其中如缉捕匪徒、三急五宜、请端吏治之源、参奏吏部重截及陈湖南早歉情形等
疏，尤为说直之言，弹劾不避，屢蒙仁庙嘉奖
- (8) 璵院分衡玉尺齐， 南宫深处月华低。
荆山奇璞光先剖， 赤水神珠目不迷。
日下芙蓉荣作镜， 春官桃李灿成溪。
即今中外争辉映，
都忆龙门旧品题。奎玉亭总宪、程饬堂方伯皆公分校礼闈所得士
- (9) 东南秔稻转江淮， 帝遣巡行曰汝谐。
官舫宵停坚腹泽， 神祠晨谒肃心斋。
五千楼舰波光动， 卅六湖陂镜影揩。
筹运更闻陈四事， 积储深系芘臣怀。
- (10) 豸绣巡边气壮哉， 蚕丛两度陟崔嵬。
铜梁树色高行部， 玉垒山光拥外台。
路转三巴卿月朗， 阪驰九折峡云开。
想当叱驭褰帷日， 已信精诚达上旒。
- (11) 帝简皋苏臬事陈， 并门重见古风淳。
晋祠流水含膏泽， 虞阪单车赖拊循。
芟舍尘清棠勿剪， 圜扉雨润草皆春。
开藩涤籓恩稠叠， 未及移旌到七闽。调闽臬，未之任即擢皖藩

- (12) 南国旬宣露冕勤， 节楼坐晋抚三军。
中枢管领纾筹策，安徽抚部例兼提督
左藏清厘杜纠纷。在皖清查各属仓库，奏定弥补章程，皆报可
气盖皖山天削柱， 润敷黄海岳兴云。
大猷从此宏康济， 要树封圻第一勋。
- (13) 中泽鸿嗷水气昏， 辛勤抚字活黎元。
封章半写穷檐泪， 振贷频邀御廩恩。
庭下带围思阅道， 殿前图画有监门。
鸦军更遣消螟螣，
田祖何须秉畀烦。在皖振荒，全活无算，又飞蝗为鸦所食，吏民神之
- (14) 直上涂山绝顶看， 宣防规画众流安。
芍陂兴溉田俱沃， 樊惠穿渠绩不刊。
万井桑麻回秀色， 一源桐柏障狂澜。
廉泉贮作荒年谷， 露积能生蔀屋欢。登涂山，策全淮形势，因筑堤治陂，民被其利，又倡捐筹备义仓，经画尤详
- (15) 忆承温诏万方颁， 忠义宏罗奏牍间。
尽使贞魂光俎豆， 长留浩气重河山。
藻苹行潦扬芳烈， 椒荔清风起懦顽。
更采图经编地志，
千金吕览有谁删。道光元年，诏祀历代忠贞，公悉以名上，疏列最多。继复表彰胜代殉节诸臣，遍访贞妇烈女，悉请旌表。安徽省志之修，亦自公倡之
- (16) 茂苑俄看节钺迁， 剪江东下一帆悬。
来苏舞队盈吴会， 望岁欢声动海暎。
泽国正嗟沈灶日， 金堤方议塞河年。
此时宵旰殷南顾， 伟略匡扶属大贤。
- (17) 重臣规画赞中朝， 飞挽云帆蜃雾消。
碣石但循沧海转， 析津谁道蓟门遥。
直看鹏运搏溟渤， 未觉鲸波荡沃焦。
十激放洋商舶稳， 早教红粟太仓饶。国朝海运，自公创行，由崇明之十激余山放洋直达天津，竟无阻碍

- (18) 渺渺烟波震泽包，三江旧迹未应淆。
安流直导吴淞下，余势全趋沪渎交。
斥卤分腴成乐国，原塍错绣画春郊。
仍传云海筹昏垫，美利还思浚白茅。
- (19) 运河畚鍤手亲操，坐看连樯转万艘。
画鹞旌旗云际下，乖龙鳞甲窟中逃。
曲阿城映湖光合，京口潮来海气高。
今日蓄宣成法在，
谁知区画费焦劳。蓄丹阳练湖，浚丹徒横闸通江之路，运道以济
- (20) 冠加孔翠灿峨峨，仪羽彩纓映玉珂。
鳌首三山初日耀，鸿毛万里顺风多。
圆光预拟联双璧，清德惟思咏五紵。
伟绩不惭华袞奖，高冈梧凤矢卷阿。
- (21) 岂徒大纛与高牙，迈等官衔又拜嘉。
早并疑丞称夹辅，遥知才望重承华。
韦皋出镇平章领，韩滉酬勋仆射加。
总为泰交孚一德，天教姓字入笼纱。
- (22) 八洲作督绍前光，江北江南控制长。
筐篚三邦修职贡，弓刀十步肃戎行。
氛消瀛海萑苻靖，轨顺河渠竹箭防。
一事前筹劳借箸，新添霜鬓为鹓纲。
- (23) 艰巨频年并力营，天心独鉴此丹诚。
雌黄讵肯摇浮议，贞白惟思答圣明。
考绩诏隆华袞奖，道光十三年京察，嘉以办事实心。十七年京察，嘉以
办事勇敢 趋朝恩锡介圭荣。
- 两番述职谘前席，
计日都经月魄盈。九年、十五年两番入觐，召对皆十余次
- (24) 天书亲捧出彤庭，甲弟长凝御墨馨。
臣诩石湖荣赐榜，帝嘉高密世传经。
贞珉万古辉云汉，绝壁千寻炳日星。

奕叶祥貽忠孝印，

尧文羲画泐岩肩。乙未冬入覲，御书印心石屋额以赐，恭摹泐石

- (25) 公望公才帝股肱， 成名彪炳岂心矜。
折衷群策奇功就， 立断当机大勇能。
宠辱不惊磐石固， 淳涵无际海波澄。
茶陵相业东山绩， 先后三奇合并称。
- (26) 即论文字亦千秋， 大集觥觥入选楼。
直以雄才凌屈宋， 还将余事压曹刘。
光腾蓬阁三山壮， 气挟江河万古流。
到处登临濡大笔， 墨缘都许雪鸿留。
- (27) 后尘曾步黍琼林， 赋政还依棨戟临。
培塿岂能瞻泰岱， 沧溟何意纳涓涔。
勋高倍仰汪汪度， 寄重同怀翼翼心。
此日邻光惭接迹， 台云翘首伫为霖。
- (28) 千尺乔松黛色参， 万家生佛祝东南。
青霄老鹤瞻裴令， 紫气犹龙识老聃。
羹向鼎中斟雉美， 脯从筵上劈麟甘。
长生报束传舆诵， 更有温纶沛泽覃。
- (29) 岁岁天题福寿兼， 康强逢吉久同占。
家惟积善多余庆， 世亦蒙庥各引恬。
拊背堂宜融泄乐， 齐眉筹共唱随添。
阶前鸾鹄看停峙， 貽谷长承雨露沾。
- (30) 南飞曲奏寿怀衔， 想见掀髯兴不凡。
漫拟溯洄通一苇， 难抛簿领挂孤帆。
祥云佳气看锤阜， 甘雨神功接傅岩。
圣代雍熙公夔铎， 连圻吴楚庆和咸。

曩甲午秋，则徐在江南閩中，撰座主曹太傅文正公八十寿诗，体用上下平七律三十首。公见而赏之。则徐因言：“公之勋业岂在太傅后！他日晋鼎台，登耆耄，亦当持是为寿。”公曰：“此言可践乎？”笑而颌之。今岁冬仲，值公六十览揆之辰，敬忆前言，不揣弃陋，撰成七律三十章，邮稿致祝，虽瓦奏匏宣，

未足揄扬百一，而公华龄方盛，枚卜行膺，所以述景祐而颂蕃厘者，正未有艾，谨以兹言为左券也。道光十七年岁旅疆圉作噩长至前十日，台馆后学林则徐识于武昌节署。

（钞本）

[按] 此件系陶澍五世孙长沙陶成龙先生将家藏钞存件钞寄，附此以见陶林之交谊。

此件收入《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八四至一九一，与原钞本有相异处，仍依钞本。因文字过长未入谱文，录入谱余，以供参阅。

二 扬关奉宪永禁滕鲍各坝越漏南北货税告示碑文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江苏等处地方林，为出示严禁事。据扬关详称：“泰州滕坝，内通下河盐扬州县，外达口岸支河大江，本属扬关管辖。嗣因该坝离关穹远，于乾隆元年题归泰州，只许征收落地零星税银并附近泰兴土物，其江南运赴江北、江北运赴江南，应在扬关由闸及分设之中白二口输税者，概不准其征收。从前每因关闸钱粮短绌，查因该处商民偷挖滕坝，私走货船，甚将苏杭杂货绕至滕坝，直达里下河州县各场。又将北来饼豆杂粮，由坝驳至口岸，盘入海船，绕至江南福山、上海等处。并访有行户私设行栈，包揽绕越，或设囤船拖运。俱经各前道详情严禁，并将牙行封闭，差派委员督同中白二口书役，前赴口岸镇及滕坝一带不时稽查。近如道光五年，泰州绅士刘江稟请改坝为闸，亦经前道详奉委员勘明：‘滕坝数百年不通舟楫，扬关近年缺额全赖中闸、芒稻、白塔各口补苴，若货船可由滕鲍等坝直至下河，则三口税银必至大绌。兼之夹带私盐、偷漏货物，势所必至，应请毋庸更张。’详奉各宪批准。又于道光十二年，口岸镇行户李国昌包揽纸货，发交口岸司押回中闸，认罚具结。各在案。是泰州各坝实为扬关第一漏厄，是以节次详禁严明，无非为剔除弊端，力加防范起见。乃奸商多方覬覦，百弊丛生，每越数年辄萌故智。其尤甚者，近于道光十二年王前道正在照案查禁，即据泰州滕稟扬州府转稟，妄以该州滕坝向征税货，准由口岸运赴投税，并请将中闸巡拦截于六闸等处稽查等情。职道莅任后，查与成案不符。种种窒碍，当将该州违例滥征坝税，及不应私走口岸、盘越滕坝缘由，并关税近年偷漏缺额情形，缕晰通详。旋奉各宪批飭‘泰州经征落地税银，岁仅二千

两,且无短绌处分。而扬关每年额税多于十六万余两,近来无年不短,赔缴之外,尚应按分议处,衡情定议,岂宜更任滕坝为关闸之漏卮。自应如详飭禁,并札江藩司转飭泰州遵照。仍由该关委员,督同中白二口书役,于滕坝、口岸一带不时稽查。一面出示严禁,南来货船毋许私绕口岸,以杜流弊而符旧制’等因到关。奉此,遵即明白出示禁止,并行扬属各州县一体严禁。另札泰州州同、口岸司巡检,就近率同中白书役,不时前赴巡查。各在案。伏查例载‘商货须直赴关口按例输税,陆路不许绕避别口,水路不得私走支河。若有船户脚夫包送,希图漏税等弊,将奸商船户等分别究治,地方官并予议处’等语。今以滕坝言之,于扬关既为别口,以口岸言之,于中闸即为支河。是以稽察稍疏,一切绕越偷盘之弊即无所底止。兹查一年以来,关口征税情形稍有起色,自系泰州各坝偷漏渐稀所致。惟是从前扬关详禁各案,久以视为具文。此次虽奉严禁,而奸商刁埠仍不免以冀图绕越为能。诚恐日久弊深,尤不可不防其渐。理合详情,俯赐照案出示,严禁盘坝绕越,发交职道在于口岸镇及滕鲍各坝支河要道处所张贴晓谕,并请勒石永禁,以垂久远”等情前来。查扬关由闸近年征收税课,遍有短缺,总由奸商刁贩绕越偷漏所致。是泰州滕鲍各坝实为关闸漏卮,断难再任商贩船埠人等,仍前盘坝绕越,致亏税课。据详前情,合行给示永禁。为此,示仰商贩行户船埠人等知悉:尔等贩运各货,由江南运赴江北,及江北运赴江南销售者,务各恪遵定例,概赴扬关由闸及中白二口,照例输税,不得避重就轻,私自盘坝绕越。倘将应赴关闸各口输税货物,私行串通偷盘过坝者,查出定将该商埠人等一并从重治罪。尔等具有身家,切勿贪利图私,致蹈法网,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道光拾伍年柒月贰拾捌日示)

三 观操守

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行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览”展品)

[按] 此展览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主办。此件为林则徐手书条幅,上款题“辛阶五兄先生”。林则徐五世孙林楨塘先生书此相赠,并题称:“先高祖林公则徐晚年作此观操守一文以自律。”1992年2月3日《福州晚报》载文称:“此

幅是林则徐在戎马生涯中自我修养的总结，是其人生观的一个缩影。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镇定等，要在特定环境里才表现最充分，最具体。”林则徐五世孙林子东女士则认为“文忠公的人生观和自我修养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很同意子东女士的见解。

四 赠潘锡恩(芸阁)联

泾县潘芸阁先生(锡恩)……由嘉庆辛未翰林大考，试澄海楼赋，蒙拔置高等开坊，洊至南河总督。侯官林少穆尚书赠以联云：三策治河书，纬武经文，永作江淮保障；一篇澄海赋，挹天藻地，蔚为华国文章。

(方溶师：《蕉轩随录》卷一二《林文忠赠联》，同治十一年退一步斋刊本)；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九八)

五 赠梁章钜联

三儿恭辰，五上公车，依然故我。近缘福州旧宅不能安居，奉余出游，并悉索敝赋，纳资作郡大夫，指省浙江，以便迎养，非得已也。时陕甘捐输之事，少穆尚书主之。余作手书恳其照拂。捐事已成，少穆复书相贺，中有哲嗣以二千石洊登通显，台端以八十翁就养湖山云云。余谢不敢当而心艳其语，嘱少穆就此演成长联，将悬挂于武林寓斋以为光宠。甫逾月，少穆果手制二十八字长联见寄，并缀以长跋。词翰双美，感愧交并。时方辑录《楹联余话》，得此又增一美谈，不禁眉飞色舞也。句云：“曾从二千石起家，衣钵新传贤子弟；难得八十翁就养，湖山旧识老诗人。”跋云：“苴林中丞老前辈大人自出守至开府，常往来吴越间。今哲嗣敬叔太守又以一麾莅浙，迎养公于西泠，公游兴仍豪，吟情更健，此行真与湖山重缔夙缘矣。昨书来索楹帖，以则徐前书有“二千石、八十翁”对语，嘱广其意为长联，并欲识其缘起。忆公昔历封圻，距守郡时才一纪耳！今悬车数载后，复以儿郎作郡，就养于六桥、三竺间，此福几生修得？若他日再见封圻之历，承此衣钵之传，岂不更为盛事？敬叔勉乎哉！道光丁未人日，同里馆侍生林则徐识于青门节署，时年六十有三。”少穆由西域赐环后，先权陕甘总制，旋抚关中，绥辑番民，管理捐务，公私具举，欢颂载途，而不知其三年塞上开垦屯田，厥功尤伟。以逐臣而犹为民为国，岂复是寻常报称之情？近虽因病陈情，行将感激复出，且闻已饬哲嗣揖之编修还朝供

职，其为心存君国，实远迩所同欤。适承公以长联寄赠，不揣固陋，亦勉成数语报之，虽不足揄扬盛美，而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亦聊记一时翰墨缘也。句云：麟阁待劳臣，最难西域生还，万顷开荒成伟绩；凤池谄令子，喜听东山复起，一门济美报清时。按此联书就，缄寄关中，适公已擢移滇黔总制，未知得达与否？而公惠寄之联则早已装治完美，悬诸杭州三桥址新宅中。众目快瞻，且脍炙人口矣。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二《少穆尚书赠联》，道光刊本）

[按] 道光丁未人日为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初七日，此赠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九九。

六 林则徐赠人联

(1) 青浦何书田茂才其伟，居北簪山下，工诗，家世能医，书田益精其业，名满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则徐抚苏时，得软脚病，何治之获痊。赠以联云：“菊井活人真寿客；簪山編集老诗家。”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节自持，未尝干以私，人皆重之。

（陆以湑：《冷庐杂识》卷一《何书田》，咸丰六年刊巾箱本；

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九八）

[按] 《楹联四话》据在伊犁答室人述怀诗自注，疑此为郑夫人患足疾。

(2) 林文忠公在河工时，题所居室联云：“春从天上至；水由地中行。”题客座联云：“芦中人出；河上公来。”又赠河丞张姓者联云：“乘槎直到牵牛渚；载笔同游放鹤亭。”切地切姓，感叹其工妙。

（陆以湑：《冷庐杂识》卷二《林文忠公》，咸丰六年刊巾箱本；

赠张丞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〇〇）

七 林则徐制联

(1) 无锡、金匱合建贞节祠，林少穆抚部则徐题联云：“盛典继毘陵，表千秋潜德幽光，长使冰心昭炜管；新祠崇惠麓，聚两邑贞姬淑媛，群钦风节树香苏。”

（梁章钜：《楹联丛话》卷四，道光庚子环碧轩刊本；

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四八）

(2) 余由苏藩引疾假归后，一年即遭亡室郑夫人之痛。……林少穆抚部寄联云：“相夫垂四十载辛勤，出处同心，昼锦归来犹并轡；济世具万千缙功德，炽昌启后，夜台化去合生天。”则隐括余行状语也。

（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〇，道光庚子环碧轩刊本；

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三四）

(3) 林少穆督部总制两广时，海禁方严，督部于城外新建一演武厅，精选督抚两标劲卒数百人，亲往督操。自题厅柱一联云：小队出郊垌，愿七萃功成，净洗银河长不用；偏师成壁垒，看百蛮气慑，烟消珠海有余清。

（梁章钜：《楹联续话》卷二，道光庚子春环碧轩本；

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五〇）

(4) 林少穆有集句题京师陶然亭联云：“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龕。”亭中楹帖当推此为第一。

（梁章钜：《楹联续话》卷二，道光庚子春环碧轩本；

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四三）

(5) 林少穆自题厅事一联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名臣风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接近见一厅事有书此十六字为联而两句乃上下互乙，遂以对话为出语，其意则同，但不应掩其名而用其句耳。

（梁章钜：《楹联续话》卷二，道光庚子春环碧轩本；

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四三）

(6) 少穆卸两广督篆后有引疾归田之意。尝豫撰书楼一联云：“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此散才天或恕；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庶几炳烛老犹明。”寄书嘱余为作隶字。余谓此愿未易酬，且俟他日把臂入山时，再了此案可矣。

（梁章钜：《楹联续话》卷二，道光庚子春环碧轩本；

联见《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五〇）

〔按〕 据《西湖志》，此联后为文藻山旧宅题柱。

(7) 林少穆督部工为楹帖，而于挽词尤能曲折如意，各肖其人。如挽蒋砺堂节相攸铎云：“合两朝宰辅封圻，第一流人终不忝；培四海贤才俊绚，在三师事有同悲。”（页三二〇）盖嘉道两朝诸巨公，好汲引人才，宏奖善类者，惟公一人，斯联洵能举其大也。又挽孙文靖督部尔准云：“海徼树丰功，水利边防，廿载宏宣经世略；宫衔隆晋锡，易名延赏，九原还切报恩心。”（页三二〇）又挽卢敏

肃督部坤云：“十年三建戎功，帝赖重臣，回纥蛮瑶皆慑魄；九省七膺节镇，人怀遗爱，山河岭海总铭恩。”（页三二二）又挽陶文毅督部澍云：“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自注云：“公遗疏有‘林则徐才识十倍于臣’之语，读之汗下。”（页三二六）又挽韩桂龄尚书澍云：“西曹法律，南纪封圻，溯三朝中外勋猷，范、富、欧阳同著望；闽峤襜帷，吴趋杖履，忆卅载因缘香火，李、张、皇甫愧知名。”自注云：“公尝提刑吾闽，则徐为诸生时，即以国士相待。又，则徐官吴门，值公里居，尤欣亲炙云。”（页三二一）又挽陈石士侍郎用光云：“德性秉盅和，两入琼林，稽古荣跻卿贰贵；文章崇轨范，七持玉尺，爱才群仰老成型。”（页三二三）又挽张兰渚侍郎云：“感恩知己两兼之，拟今春重谒门庭，谁知一纸音书，竟成绝笔；尽忠补过今已矣，忆平昔双修儒佛，但计卅年宦绩，也合升天。”（页三一九）又挽顾南雅通政云：“风节树朝端，鸣凤声高，为感恩慈酬再造；文章惊海内，登龙望峻，更余书画重千秋。”（页三二〇）又挽郭兰石廷尉尚先云：“三十年人海才名，帝简方隆天已召；六千里家山归梦，亲心难慰子谁依。”（页三二一）又挽陆心兰方伯言云：“台馆式前型，溯中外回翔，直节清严犹在望；藩屏联宦辙，怅老成徂谢，名贤言行未终编。”自注云：“时公方辑《名贤言行录》也。”（页三二二）又挽俞陶泉都转德渊云：“拯溺旧同心，才德兼资，如此循良曾有几！筹鹺今尽瘁，设施未竟，毕生怀抱向谁开？”（页三二三）又挽李兰卿都转彦章云：“卅三年才不虚生，帝简方隆，谁料谪仙归紫府；重五节缕难续命，名心未瞑，应教词客祀红桥。”（页三二三）又挽廖竹臣郡丞鸿苞云：“卅年来同谱同舟，忽魂归缥缈峰前，转悔量移空借箸；一门内难兄难弟，竟望断逍遥堂后，不教旧约践连床。”（页三三三）盖郡丞为仪卿观察、钰夫尚书之兄，适调任太湖同知，即终于官廨云。又挽游春樊中翰兴诗云：“薇省早抽簪，忆卅年键户独居，清品咸推无玷玉；粉乡常设帐，怅五集编诗未就，萧辰忽折后凋松。”（页三三三）又挽吴和庭邑侯观乐云：“遗爱遥传三竺外；吟魂应在二梅间。”（页三三三）盖和庭令浙中有善政，归里时卜居谢古梅学士之二梅亭也。又挽江石生邑侯之纪云：“去思何武留遗爱；死孝王戎本至情。”（页三三三）石生居母丧以毁终云。”

（梁章钜：《楹联续话》卷三，道光庚子春环碧轩本；《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第二类 林则徐的逸事

一 林则徐散权富仓米救灾

林文忠陈臬苏州时，岁大饥，斗米六七百枚，访知潘家有米万余石闭不肯粜。时文恭丁忧在家，文忠往请开仓发米，文恭力讳言仓皆空。文忠谓仓果空，即借以贮米，立将各仓加刷苏臬封条。家人劝阻，文忠曰：“潘大人面说皆空仓，暂借一用耳！”悉封之。越日散仓米赈饥，文恭无如何，阴恨之。及入京供职，企图报复，无隙。值英夷犯粤，穆彰阿、琦善受重贿，归罪文忠。宣宗询及文恭，文恭乘此媒孽其短，以助穆、琦，故文忠得罪与有力焉。后闻公论不容，复极力保奏文忠以掩前迹。

（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二《开潘氏仓》）

[按] 文恭即潘世恩。

二 林则徐监临考场的新措施

(1) 江南人文甲天下，每乡试，合江宁、江苏、安徽三布政司属士子，恒万六七千人，入锁院时，唱名授卷，竭一昼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拥挤颠仆者。林文忠公为监临，创设信炮，立灯牌，阴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毕。世谓文忠当官，无一事不尽心，故无一事无良法，诚然。

（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一三）

(2) 相传林文忠公为监临时，严考帘官，尝于其文毕缴，命自注词意之出处。又尝出文二篇，命细评其得失，无许泛词，以定去取。帘官以为苦而士论服之。

（程颢：《潜庵漫笔》卷三《李爵相监临》，申报馆小丛书本）

(3) 尝为江南监临，规矩森严。封号后，突语吏曰：某字某号乱号者，呼以来。吏如其言，无不符号，人因不敢乱号，亦神明奉之。不知其盖号戳时，潜袖数戳不印，乱号者必居空号，按籍以求，百无一失，执简驭繁，莫

过于是。

(程畹:《潜庵漫笔》卷一《林文忠轶事》,申报馆小丛书本)

(4) 南闱人数至多,唱名时办理不善,遂至先后失次,拥挤喧闹。嘉庆癸酉为甚,至初九日辰时始封门。是年予入泮,初应乡试,露处达旦,困惫极矣。水池在大门内之右,溺毙数人。丙子始改凿于东龙腮。道光辛卯,拥挤复然,头场至四更点名始毕。次年壬辰,林中丞少穆先生监临,明定章程,视各属人数多寡,以定时刻,分三门鱼贯而入,未及者,不得先期拥挤,刊刻清单,买卷时各给一纸,俾各遵行,自是按部就班,未及,日晡,即已竣事。数科以来,皆踵而行之。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信然。

(甘熙:《白下琐言》卷七,1926年江宁甘氏重刊本)

三 林则徐制敌之策

相传文忠制敌之策,命善泅者乘木桶浮海潜出,以凿沈敌舰。彼族辄为气慑,而制其死命者,尤在停止互市。敌既不得逞于粤,乃嗾奸人簧鼓诡辞以耸动朝贵,枢相穆鹤舫为所中,密劾文忠与嶰筠,俱遣戍。

(郭则澐:《十朝诗乘》卷一五)

四 林则徐讽喻属官

林文忠公巡抚江苏时,苏州府同知续立人,颇用事。或投联语于其舆云:尊姓本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续愤怒,持白文忠,请究其人。文忠笑曰:“自苏州设同知官以来,官此者不知几百十人,今能举其名者几人?得此雅谑,君不朽矣!又何愠焉?”续惭而退。迄今三十年,续君事迹,已无可考,独此联尚传人口,偶于张力臣席上闻之,不禁邹湛之感。

(朱克敬:《暝巷杂识》卷二)

五 邹鸣鹤救林则徐

河南开封府知府邹鸣鹤,无锡人。当琦善至广东查办林文忠事,意在甚其辞以罪之。邹公宣言于人也:有人能救文忠者酬万金。某县某贡生曾为琦善童时师三年,贵后常通信,琦识其手迹,入见邹公曰:愿修书一封婉转开导。

函已发，邹公沉思曰：此信恐无益。再请某修书，末代加数语云：“天威莫测，公亦不可不反复思之，为日后计也。”琦阅至此，悚然汗出，遂辍毒害之心，故文忠得免死发遣者，非邹公从中挽救不至此。二书均出重金募善走者送去。闻迟数日则无及矣。

（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三《金安清》）

六 林则徐由河工遣戍

林文忠公戍伊犁时，王定九先生特请留办河工，以其详知水利，遂往行在筹悉险要，始得合龙。一日，王定九先生大开宴会，林居首座，忽传谕旨到。谕曰：“于合龙日开读”。明日启旨曰：“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定九大骇，文忠自若，即日启行至伊犁。

（邹弢：《三借庐笔谈》卷一二）

七 林则徐勘办垦政

（林则徐）既抵戍，将军布彦泰亦重之，令勘办垦政，成员悉归调遣，凡所规画，力赞其成。各路屯田三万七千余顷，岁省腹地拨帑数百万金。

（郭则澐：《十朝诗乘》卷一五）

八 金安清倡捐为林则徐赎罪

（1）文忠发遣后，浙江金安清倡议捐金赎罪。通信至粤中茶商及扬州盐商，其中有感受文忠恩惠者，有敬重文忠德望者，无不踊跃从事。或出一万，或出数万，仅十余人，已有数十万。议捐十万以赎罪，私贿穆相若干万，某某权贵若干万，求助力无阻挠。计定，遣急足二人至新疆，报知文忠。文忠回书曰，此事断断不可，以贿免罪，其如天下后世何。虽终老边徼，不愿出此。但蒙公盛意与诸商厚情。事虽不行，心实感之，乞详开姓氏里居一纸，纵不能图报，令余知某某皆义士也。于是金不费一钱而仗义之名闻于天下。后文忠赦回，任陕甘总督，欲用金，招之至，熟察其为人，轻浮狡诈，不可用，以重礼遣之归，报前日厚意而已。

（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三《金安清》）

(2) 文忠之遣戍也。金眉生方官南河，与唐梦蝶倡议赎缓。文忠寓书力辞遂心。金唐之尚义，文忠之守义，论者两美之。

(郭则澐：《十朝诗乘》卷一五)

九 林则徐记录人才和风情

(1) 林文忠公则徐才识宏远而学务缜密。每见客必详问其生平及技能、嗜好与所过山川风俗，所交豪杰，即令记室籍之，凡四人专司其事。斋中置大柜，函子箱十八，分省以藏籍。有所资考，按籍厘然。家居在官，常以搜访人才、周知庶务为事，故所至事无不办。

(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二，《光绪刊本》)

(2) 文忠性明察，初不侦伺。每莅一境，必周知其风俗以兴利除弊，人咸神明奉之，不知其接见僚属绅士，必旁谘博采，屏后小史备书其语。每日每人皆如是。公因互证其异同，以分其人之诚伪，事之是非。

(程毓：《潜庵漫笔》卷一《林文忠轶事》，申报馆小丛书本)

十 林则徐察吏

林文忠少与某同学游，有龙钟老嫗坠百钱于途，文忠与某共代拾取。某以足踏一钱，匿而取之，文忠见而不欢。及督两广，某适以知县签分到粤，以为文忠念旧，必可得缺，不料久未得委，乃托亲故晋言。文忠为述所见曰：“儿时心术如此，临民决难廉正。”某知无望，乃改分别省，其后果以墨败，如文忠言。

(杜保祺：《健庐随笔》，《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第六册，页一九三)

十一 林则徐的记忆力

林少穆总制则徐丰功伟业，炳耀人寰，人固无不钦佩矣。即其记性亦真不可及，僚属数十百人，一晤之后，籍贯姓氏，无不记忆。道光十一年，藩宣中州时，余在河工借补中牟县丞，进省来谒，同班数人，不过各询数语。越两年，升任河督，余于上南厅之胡家屯工次迎谒，不特姓名悉知，竟犹记余为直隶某州人。是真不可及。

(张昉：《琐事闲录续编》卷上)

十二 林则徐论制义

(1) 林少穆(则徐)曰:相传吾乡有某巨公,将司文柄。其知交数辈,从之乞关节。某公斥之曰:一班孙猴子,好大胆!众皆未喻其意。是科题为巍巍乎惟天为大至无能名焉。中一人独悟前语,因于破题用大圣齐天四字,果入彀。

(2) 林少穆曰:吾乡郑芥舟先生(天锦)年十三,应童子试,颜渊后题。日未吁而先生文已脱稿,只少两比。适见两廊有二题牌,系先期补岁考者,一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一非敢后也二句。先生顿悟,用作二小比云:来乎奚暮,非同冉子之朝劳也,如何颇类右师之殿。遂以此冠其军。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四)

十三 林则徐的手迹

去河南裕州二十里,地名扳倒井,汉光武遗迹也。林文忠公未达时,公车过此,有留题古井五古诗一章,用笺纸四幅书之,粘于壁后,寺中住持裱为手卷,名流题跋甚多,今仍宝藏庙中。

(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下,光绪二十七年湖南刊本)

十四 林则徐的制怒匾

林文忠性卞急,抚苏日,尝手书匾额于听事之堂,曰:“制一怒字。”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六,光绪刊本)

十五 林则徐人祀宛在堂

吾乡小西湖,有宛在堂,在水中央,小孤山开化寺之旁。明高濂、傅汝舟创以祀明以来诗人林子羽诸先生者也。堂三楹,堂前老藤一架,百余年物。广庭杂蒔花木,若芭蕉、紫薇之类。缭以低粉墙,墙以花砖叠成方空,可望湖光。自明至清同光间,屡有兴废,所祀诗人,屡有附益,则为林子羽、王孟扬、傅木虚、高宗吕、郑善夫、谢双湖、谢在杭、陈叔度、赵十五、叶台山、曹石仓、徐幔亭、徐兴公、黄莘田、杨雪椒、林范亭、刘芑川十七先生。

岁以寒食重阳，具酒饌祭焉。光绪间，堂久不修，渐以倾塌，又叠遭大水，遂圯。余偶归里过之，惟见临桂朱桓所书匾额，尚度开化寺客堂中。黄莘田先生所书叶文忠诗句楹联：“桑柘几家湖上社，芙蓉十里水边城”者，已不复见。藤花亦委地枯尽矣。癸丑里居数月，与何梅生、王又点、龚惕庵诸人为觞咏之集。一日集林雪舟寒碧楼下，谋修复之。……是岁冬月，余复至都，爱苍亦在，因商诸弢庵，拨款兴工，由林惠亭料理。适惠亭主水利局，浚湖修堤，重建澄澜阁。此堂于次年落成，乃增祀林茂之、许瓿香、郑石幢、郑荔乡、萨檀河、谢甸男、陈恭甫、林少穆、林欧斋、谢枚如、龚霭仁、陈木庵、叶损轩、林瞰谷十四人。进主时，爱苍归里，复增张亨甫一人，凡三十二先生矣。

[按] 文中所记“癸丑”即民国二年(1913年)。

此次重修此堂，增祀十数人。除欧斋、枚如、霭仁、木庵为四人门生故旧所推举外，其茂之、欧香、石幢、荔乡、檀河、甸男、恭甫、少穆、退庵、损轩、瞰谷皆余与弢庵所定义。亦有谓少穆先生已附祀李忠定祠，无需及此者。余以为古来诗人，如欧阳文忠、苏文忠，何尝以事业掩其文章哉！湖中旧只有一画船，属宛在堂。记船上有一版联云：“新涨拍桥摇橹过，杂花生树倚窗看。”系少穆先生写作，湖景宛然在目。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一)

十六 林则徐在国外的蜡像

一八六八年，志刚出使英国，参观英国蜡像堂，见一林则徐像，曾说：“林少穆先生，虽未谋面，而心仪其人，不意于此遇之，其身不长，其貌则扬，颧平面圆，存我冠裳。惜觐面不能共语，以问安边之方。”

(志刚：《初使泰西记》卷二《同治七年九月初六日记》)

陪同志刚出国的翻译张德彝亦记云：“初六日庚辰……蜡人馆一观。……中有粤督林文忠公(则徐)暨其夫人之像，阶前对立，仪表如生。”

(张德彝：《再述奇》卷三《同治七年九月初六日记》)

光绪三年正月元旦……与正使及参赞各员观于蜡人馆。入门右首，则林

文忠公(则徐)像也。……文忠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

(刘锡鸿:《英轺私记》,《光绪三年正月元旦记》)

十七 刘仲兴:《林则徐的几件文物》

蒲城县文化馆的历史文物陈列室中,有林则徐书写的匾额三块:第一块,长168公分,高72公分,匾的右上角篆刻有“玉言品学俱优”小长方印记,大字行书横写“味兰书屋”,字体遒劲圆润,居诸匾之冠,后有竖写的跋文,记述了林则徐为主人题辞的经过和用意,对我们研究这块匾额的历史,颇有参考价值。第二块,长121公分,高39公分,行书横写“槐荫山房”,上款题“仲山父台属”,下款署“林则徐”,后押方形篆刻“林则徐印”。第三块,长192公分,高79公分,工笔楷书横写“观察第”,上款题“道光丁未春”,旁边押刻篆体“玉言品学俱优”一长方印,下款署“林则徐”,最后押刻有与“味兰书屋”匾后相同的两块印章。

同时,陈列室还展出一方林则徐为王仲山母亲魏恭人“书丹”的墓志,石刻方形,每边均长74.5公分。

蒲城为什么会有这些林则徐书写的匾额和墓志呢?原来,林则徐从新疆流放赦回后,曾在一八四六年八月到一八四七年五月,接替邓廷桢担任了陕西巡抚职务。一八四七年元月底到三月底,曾因病请假两月,专程来到蒲城,一方面治疗休养,另一方面是为了向曾主张严禁鸦片、反对投降、极力荐举林则徐、邓廷桢而“尸谏”的已故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守“心丧”,亲自到他的故乡悼念这位为禁烟而英勇献身的老前辈。当时,林则徐到蒲城后,住在王仲山家中。仲山乃王鼎族弟,曾在福建侯官等地作过知县,和林则徐早就认识。上述匾额,便是林则徐在王家休养时为主人写的。据王氏后裔谈,当时林则徐还写过“寿萱堂”、“慈惠徽音”、“介祉楼”、“肄经楼”等匾额,还有不少对联、扇面等,惜均散失无存。

(1982年7月6日《陕西日报》)

十八 蒲城发现林则徐遗留珍贵文物

据新华社电 陕西蒲城县境内最近陆续发现了一批由林则徐书写的匾

额、文联扇面及校注的书稿，数量之多令不少专家学者惊叹。

在蒲城发现的林则徐所写的匾额共有九块，其中“观察第”、“味兰书屋”、“槐荫山房”、“慈惠德音”、“兄弟叔侄科甲”五块匾额保存完好。

在蒲城发现的林则徐文物中有一件保存完好的林则徐题写的扇面，字为行书，笔法劲挺，淋漓酣畅，是林则徐书法中的上品。还有林则徐亲自校阅审定的王益谦书稿《太华山人文集》、为王益谦之父王实田撰写的祝寿文、为王益谦之母魏太恭人书写的墓志，以及为王益谦之兄王之谦撰写的“三爻饮易韦编古，百岁娱亲采服荣”的对联。

蒲城发现如此之多林则徐所写的匾额、文联，这在全国实属罕见。在1996年出版的由福建林则徐研究会会长杨国祯教授编写的《林则徐》大型画刊上所列举的林则徐在陕西遗留下的墨迹，也仅有“佑康锡福”匾额，可惜已无原物，仅有照片。另据介绍，西安“碑林”二字系林则徐所写，但无林之落款。而在蒲城发现的这批林则徐所写的匾额，现存完好的五块均有“林则徐”字样及林之印章。

(2004年7月5日《三秦都市报》)

十九 杨秉纶：林则徐和北京“福州会馆”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平时热心公益事业。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二十七岁的林则徐以二甲四名成进士，改翰林庶吉士，此后在北京翰林院供职达九年之久。他以办事认真、精明能干很快地获得了在京同乡们的爱戴，一度被推举主持福州会馆的会务。

北京的福州会馆位于虎坊街，地近当年宣南诗社社址的陶然亭，占地二十多亩。在会馆中活动的有商旅往来和在京为官供职的福州人，进京赴考的举子也可以在会馆找到必要支持和帮助。会馆里供奉神祇除了天地福神、天妃、关帝外，还有魁星。在现在出版的《林则徐集·日记》中，可以看到林则徐当时在福州会馆与朋僚聚会燕饮、拜祭关帝和魁星的记述。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福州会馆有了新的扩展，林则徐主持购置房屋事宜，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三月)“十六日，丙申，晴。上午偕同乡诸人往虎坊桥董宅，议买房屋为福州新馆，即于是日成议。……”又四月“十二日，辛

西。晴。早晨赴万隆号，备福州新馆屋价……”“十三日……偕诸同人成福州新馆屋券。……”此后尚有关于修缮福州新馆等的记述。

北京的福州会馆在当地颇有名气，会馆的所在地就命名为福州馆街，当地的小学也以福州馆街为名。在南面的另一条小街叫福州馆前街。现在福州会馆的原址已兴建了北京工人俱乐部，但是林则徐经手扩展福州新馆大部分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它位于虎坊街北面虎坊桥西端（今之骡马市大街51号）。那是座落在大街旁、自北向南连续三进的四合院，东侧有一条小弄串连前后三院落。

（1985年10月17日《福州晚报》）

二十 林则徐侧室缪夫人

缪夫人（佚名），云南昆明人。父为当地武官。1846年，在镇压起义者战斗中致死。缪女立誓：谁能为父报仇，将终身奉侍恩人。1848年，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捕杀当年致死缪父的起义者。缪女时年十九岁，愿以身许。林则徐以年岁相差太大坚辞。缪女决心履行誓言，宁死不渝。时郑夫人已逝，林则徐宿疾频发，亟需有人照顾。在朋辈、家人劝说下，遂纳为侧室。缪氏入门时，林则徐嘱咐子女与家人必需善待之如郑夫人。

1849年冬，林则徐告疾返乡，缪夫人随之回福州，住文藻山老宅。第二年，林则徐逝世。此后四十余年，缪夫人仍居林则徐卧室七十二峰楼，直到逝世。

缪夫人知书达理，端庄仁厚，深得家人的敬重。她亲见林家第五代孙的出世（林则徐长玄孙女生于1888年，长玄孙男生于1890年）。1894年，林则徐曾孙林炳章中进士时，居于宫巷的林家子孙全体恭候缪夫人自文藻山祖居来临，上第一支香，向祖先报喜。这在封建社会官宦人家中从未有过。沈葆楨夫妇在福州时，逢年过节或缪夫人生日，都要前来祝贺。沈葆楨任两江总督期间，致缪夫人信，落款均自称“嫡女婿”。左宗棠在福州主管船政时，也曾专程到文藻山探望缪夫人。她以侧室受到举家以至社会贤达的尊重，首先自然由于林则徐的影响和家教，但和她本人的品德风范也是有关系的。

缪夫人逝世于光绪年间，准确日期不详，葬于林则徐墓右侧。现墓已毁，

墓碑铭文由林则徐玄孙林纪焘抄录保存如下：

光緒戊戌年臘月穀旦
嫡男侍講公側室王淑人
侯官林文忠公側室
累封夫人繆太夫人 暨
恩抚嫡曾孫男埜庵公
曾孫男婦□□人 佳域

(林则徐后裔提供)

[按] 侍讲公即林汝舟，埜庵公为林汝舟之孙。

第三类 为林则徐所写的诗文

一 黄彭年撰《林文忠公政书序》

自古国家盛隆之世，上恬下熙，谓天下已治已安而不复远虑，如人方壮而病伏焉，树方荣而蠹滋焉，墙屋方屹立而蛇鼠窟焉。于是有识微见远之士，深察失弊之所由生，与害之所必至；又必得君操柄，精诚专壹，强毅而有力，乃能振拔于宴乐颓废之际，而奋然以有为。当道光之中，承乾、嘉之后，西域底定，海宇宴然，公卿大夫日以簿书期会相责成，而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卮于海表。于是陶文毅公起而治其内，以为天下之财赋莫盛于东南。其大端曰河、盐、漕。河者，天事居其半，盐、漕则皆人事为之。遂改票盐，议海运，而海内百余年之积弊始彰。文毅既没，林文忠公继之，既治其内，复思治其外，以为财者亿兆养命之源，散在内地，藏富于民；漏向外洋，借资寇盗。宜为树声威，外加慎重，阳示镇静，阴肃防维，必不敢耽一日之安，以贻无穷之患，而海外数千百年之大害始著。文毅之在两江也，盐、漕失业之徒，群起诟病，而上结宸眷，朝右为之主持，故谤议虽多而遇合则极盛。文忠之在两粤也，媒孽倾轧之事，日出不穷，而下得民誉，至今交相称美。故遭际坎坷而名声则大隆。然吾观两公之心，盖深虑夫弊之日滋，害之益甚，将至于不可穷诘，忧及于国家，祸延于后世，思其患而预为之防。文毅举其易者为之倡，文忠举其难者为之继，其用心诚而致力果，殆死生以之。至于一身之荣辱毁誉，固有所不计也。文毅始卒，奏疏文集，刊布流传。文忠遗集，哲嗣镜帆前辈，虽经编辑，久未刊行。迄今二十余年，哲孙孝廉，始赍刻本乞序于予。自文忠总督东河以迄云贵，为甲乙丙三编，都三十七卷，名之曰政书。书中于民之情伪，地方之利病，细如毛发，巨如丘山，无不反复周详，推究始末，而或兴或革，言之必其可行，忠纯如武乡，详密如安阳、明决如太岳，洵无愧古之立功立言者。咸丰以来，寇乱极矣。任事者稍得破除常见，竭其心思才力之所能至。而文忠与文毅独于宴安无事，局守文法之时，洞见症瘕，亟起救药。吾知世之读其书者，必将感发兴起，思所以宏济艰难，是则国家之

厚幸也夫！

（黄彭年：《陶楼文钞》癸亥刊本）

[按] 此序刊本《林文忠公政书》未载。

二 马钟祺：《题林文忠政书后》

著王威惠震王灵， 海峤争传少牧（穆）名。
一自虎门亲被甲， 绝无鸦片过零丁。
中朝人物真称最， 今昔严疆又异形。
片羽吉光应护惜， 西夷犹解著丹青。

（《古榆轩诗》卷五）

三 沈瑜庆：《林文忠公手札题后并序》

子培宗兄出示外祖林文忠公与令祖侍郎公手札累册，计三十余页。自外任杭嘉湖道，以迄云贵总督，首尾毕具，可称完璧，因将两家年谱详校年月，广征题咏，以备掌故，附五言古体一首，并乞正和。按文忠公乡榜为嘉庆九年甲子，时年二十，就旁邑记室，以所削牍见赏于闽抚张公师诚，遂延入幕，是为知名之始。会试为嘉庆十六年辛未，出侍郎公房，时侍郎年三十四，文忠二十七也。文忠嘉庆二十五年简任杭嘉湖道，所署八月初五日一笺，中述带家信过无锡事，即庚辰八月，侍郎以翰林院侍读视学湖北，差满还朝，眷属省亲在无锡，时侍郎年四十三，文忠三十六也。附函八月十二日闻仁庙升遐，盖七月部文八月到杭也。所署子月一笺，侍郎手批十二月十三日到，当系道光二年壬午，侍郎典试福建，即留视学，文忠权篆浙嵒，旋授淮扬道，时侍郎年四十五，文忠三十八也。又署九月十一夜一笺，失去前页，亦同时所书。又署嘉平望后一笺，贺权副宪之喜，当是道光十一年辛卯，文忠任南河总督时，侍郎年五十四，文忠四十七也。另笺一纸，当是乙未年，文忠以江苏巡抚赴江宁入闈监临，侍郎以安徽学政赴江宁考试录遗，总督陶文毅公，主试卓海帆相国，皆侍郎会榜同年，绘乙未入帘图，各赋诗纪之，时侍郎年五十八，文忠五十一也。又交卸两广督篆后一笺，当系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烧烟翻案后所书，侍郎已于戊戌六月开缺，留京养病，文忠旋遣戍新疆，时侍郎年六十三，文忠五十六也。又入关署陕甘总督一笺，当是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春初作，侍郎于是年八

月南归矣，时侍郎六十九，文忠六十二也。最后在滇督任内一笺，有补寄去年寿屏之语，末署六月中澣，当是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六月，时侍郎年七十一，文忠六十四也。文忠生平持论，以为交际启事，第凭尺一以通情款，于此而不竭吾诚，乌乎用吾诚？公既擅绝词翰，复笃于师友渊源，虽羽书旁午，亲切函札，从不假手于人，僚吏禀牍，写作佳者，每亲自批答圈点付还。时先伯祖荫士公在幕中，问文忠得无嫌琐屑耶？文忠曰：寒士缘此增重，官吏亦缘此加意佐治人才，所系固不细也。先祖癸巳会试，道出吴门，问文忠向物色尺牍人才，今得其人否？文忠云：“闻湖北藩署书启李君，尝从陶云汀宫保处知其人词翰为天下第一，前岁托人以千金聘之，已辞馆入都会试，得馆选矣。所谓李君者，即湘阴李文恭公星沅，时方为孝廉，后代公为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亦卒于军者也。因校对文忠手札年月，并记趋庭时所闻于先公者，以归子培，幸赐裁正，乙卯人日。”

（诗略）

（沈瑜庆：《涛园集》页一二二至一二五，庚申[1920]铅印本）

〔按〕序中“侍郎公”即沈维鏞，“子培兄”即沈曾植。沈瑜庆为沈葆楨之子，林则徐之外孙。

四 宗稷辰：《跋林文忠公贻戴侍御手札卷》

此卷集文忠手札，惟前横笺二札乃亲笔，于烧烟海上，诚服番估，至变心骚动，肆扰中土，将入津沽始末特详，视传说为确，可为史据也。公以番估始不仇公为不解。是岂难知哉！人心如水，静则顺而动则狂。公孤忠制夷，未开一面网，但请至津礼遇，太阿遂入人手，于是仇公之人导之激之，而彼之天良汨矣。夫公之才力，诚冠一时，然内乏强援而欲孑然成功于外，我纯倚法而人得以曲市其恩，势难力征而计无以豫防其变，三者皆不及古人处。当以番舶四窜入告，时在直庐，读札子已病其疏。呜呼！在昔武乡、汾阳尚有疏时，此日月之过，不必为公讳，然不能不为公痛惜也。滇中戴先辈云帆为公门人，曾为诗纪感，公嫌其直，戒之。公出塞时，稷辰亦有诗，则极推朝廷保全之至意，公深赏以为善立言。公入关后属作拙书，以忧不果。客岁至京师，书致戎帷，而公道丧，即哭以文。今幸从其高弟，获睹真迹，许为题识。是即可以践作书之约也。公在天必昭鉴之，且有余悲矣。咸丰元年七月十八日，年家子

宗稷辰震涕跋。

(宗稷辰：《躬耻斋文钞》卷七)

[按] 戴侍御即戴纲孙。

五 谢章铤：《林则徐日记跋》

《林文忠公日记》章铤昔曾窥见一二矣。公从子讷山太学与予有连，为言公在官，无日不治事，无日不见客，亦无日不亲笔墨。所为日记不下数十百本，随时随地，皆可案稽。今观此册益信。公身后，子姓分析为墨宝，噫！诚足宝也。虽然，文忠有政书而未有年谱。似宜分年录要，补所未备，勒成一编，胪其生平出处，进退大节，垂示后来。近阮文达雷塘庵、曾文正求阙斋两弟子记，亦皆删掇日记，遂成名作，子经为公贤孙，其有意乎？

(谢章铤：《林文忠公日记跋为公孙子经燕愉通判作》，

见《赌棋山庄又续集》，光绪戊戌刊本)

六 姚椿：《题林则徐手札册》

感题侯官公手札装册为梁谿丁甬之老友赋

丁君文学好古，入侯官尚书幕府十余年，无间言也。侯官既歿，萃其生平所贻尺书廿五通，装成一册，以予亦夙荷公知遇，属为书后。予所得公书多为友人持去，最后存旧寓西江所寄一书。呜呼！知遇同而敏钝勤惰不同，可知其才不逮远矣。既已赋诗，复书于首，咸丰元年季夏望日。

范韩威望临边日， 琳琅风流记室才。

谁信东南宾主美， 一编今向普云开。

天涯流口阿芙蓉， 边警遥传岭海峰。

不信絮纒腾汉诏， 终看星火服尧封。

君爱炎荒琢石奇， 蛮花犵鸟旧题诗。

百番零落新闻纸， 重译嫫隅几个知。

铁市昔严陶刺史，瑛事见《吴志》及《晋书》本传 文臣今见霍骠姚。

海滨自有长城在， 传语岛夷心莫骄。

半生万里辄栖栖， 身付舟车马革齐。

拜诏粤西行不得，那堪回首大荒西。
 又见天涯草色青，伤心非复故长亭。
 不知天上驾其客，几度寒光照客星。
 全楚规模节制尊，布衣珠履望山门。
 一时宾从今寥落，黄鹤归来万古魂。
 杜门终日行清风，惟悴江南老秃翁。
 相对著书无岁月，与君枯树哭桓公。
 昔年联轸大梁游，谈笑同追稷下骅。
 好祝勋名似羊杜，一天明月古南楼。

邹钟泉中丞，林公故属吏也。为君里中挚好。今抚粤西，君游先梁后楚

金薤琳琅嗤墨猪，鸾飘凤泊今何如？
 荆州十部老从事，正少刘公一纸书。

（《通艺阁诗遗编》）

七 金安清：《题林则徐致陈德培手札》

重才千古似公稀，契阔交亲到细微，
 惭愧焦桐曾入赏，
 墨花塞雪一齐飞。

公在伊江，屡有书来，已装治成册矣

（原件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按] 林则徐致陈德培函九通，为陈氏所珍藏，金安清（眉生）见后为题上诗并跋称：“丙辰（咸丰六年）冬月上洋客次，子茂姻丈出示文忠手札，敬题一绝。夏间曾拟为公建祠孤山，未果，楹联已撰（绝顶湖山三少保，比邻梅鹤一先生）。斯愿未知何日偿也。眉生金安清。”

[又按] 丙辰为咸丰六年，子茂为陈德培之字。三少保指岳飞、于谦并林则徐。一先生指林逋。

八 宗稷辰：《题唐、金二子贻金为林公赎罪书及林汝舟辞募贖札后》

近世儒而侠者，莫如夏峰先生，其周旋六君子，经营赎醵，至树大旗于道上。既而不能纳，则又表而还之众好义者，其志虽不遂，而义闻垂二百余年

矣。若前数年，侯官林公西戍，人皆思为赎之。其友唐梦蝶、金眉生力倡是举，远近争应。事垂成，始闻于公。公命子苦辞，寝罢，所守至正。两君亦遂以金还诸其人。虽公以贤臣事圣君，雷霆偶下，雨露旋施。迹与往事迥异，而两贤气谊之崇、忠信之固，则俨然夏峰之立心矣。传之来祀，夫何间然。

（宗稷辰：《躬耻斋文钞》卷六）

〔按〕 此题后写于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即1847年8月。

九 钱泰吉：《跋林文忠公父子手札册》

林文忠之却赠遗，公之恒德也。诸君子为纳赎援，则情之可受者也。读文忠父子手札，令人益懔懔于取与之义，而公艰贞之德，夷险一节，亦可想见。余至海昌，唐君梦蝶已出游，不得见。今眉生廉访出示此册，亦足见其嫩行。廉访不没梦蝶之善，并存文忠访梦蝶后人之札，知拳拳于梦蝶既没之后，亦可志也。

（钱泰吉：《甘泉乡人余稿》卷一）

十 鲁一同：《书林侯官手札后》

公前戍伊江时，南中诸君有赎援之举，公婉谢之，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一同敬惟人臣事君犹天，惟义与命，无所逃之。虽昔人有言，曷若归命投诚，乞怜君父，要之心迹，今古一时，未可一概量也。公辞之甚正。今公已奉天子简命，巡抚秦陕，移督黔滇，恩宠眷注日隆矣。假令当日义举果行，权重媲美，其不如少迂缓之，以待天心之自转明白。然方诸君为此时，岂逆料有今日事情发于中，而事迫于会。苟可取济，将不复权衡审度而为之，于义甚可嘉。夫天下义有所不暇精，而情有所不能待，至于天人诉合，主臣道隆，果有以大慰中外之望，则又非一二人意气所能感格，而国家景福无疆之征验也。于瘁远矣！

〔按〕 此书后写于道光二十七年秋后。

（鲁一同：《通甫类稿》卷三）

十一 丁彦和：《跋林文忠公手札》

彦和在林文忠公幕下最久，得公手札亦最多。以张君仲甫与公为金石

交，属君题后，君谓和之遇文忠，与文忠之遇仓场公（张师诚），后先同揆。呜呼！蹄涔何足语海，部娄曷可望山哉！和于辛卯岁（道光十一年）客中州，始入公幕，知公最精词翰，惧弗克胜，依倚十年，耳目濡染，乃能渐合绳墨，实由公陶铸而成。外此赞汙谟、襄密议，皆无其事，不敢援公以自重也。公尝论近代封圻人物，所中心悦服者，帅仙舟抚部而外，惟仓场公。盖仓场公具兼人之才，公又兼人之学，凡章奏之体要，政治之纲维，靡不研精覃思，一生之得力，悉在于是。辛未（嘉庆十六年）廷试后，咸以未得鼎元为公惜，公独自视欻然。观其寓仓场公书，出言恳至，而意谦抑，不以入词垣为喜，而以习国书虞；又以远在京师，节楼佐理无人，有不能奋飞之憾。两贤之契合如此，宜乎传灯引筏，相得益彰也。忆公抚吴门时，君挈舟来访，下榻小沧浪馆。簿书余暇，辄与君尊酒流连，和亦时共欢宴。迨辛丑（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公有赴浙之役，和于豫章送之。旋奉出关之命，君于武林送之。未几而改诣河壖，尚于工次寄和一函，竟成绝笔！自此遐荒万里，邮问遂疏。观公于塞外致君书，友朋斐惻之情，身世升沉之感，千载下犹为悲涕！则公之装二本为一册，固当宝若珠图。和与君家，亦有渊源，幸得缀词简末，俾览者用所兴起，正不徒附骥之荣也。君杜门养疴，淡于禄利，而书城坐拥，著作等身，与仓场公之经济勋名，文忠公□[之]文章事业，均足不朽。和齿衰发秃，仍作近游。回思寄迹平津，辱公国土之爱，又恨学识枵昧，于公之远者、大者，举无所知，仅于词翰略窥涯涘。今则书记日贱，词翰之工拙，更无有论及者矣。可慨也夫！咸丰壬子（二年）季冬无锡丁彦和谨跋。

（《林文忠公尺牍》，福建丛书钞本）

[按] 括号中年代均系新夏所加。

十二 沈葆楨：《跋林文忠公墨迹》

同治壬戌（同治元年）之秋，张仲甫二丈以舅氏林文忠公墨迹见示，一为芸馆启事，一为伊吾邮书，纸墨如新，不觉愀然悲、肃然敬。忆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奉家君北上，过苏门，舅氏留之节署，始亲侍笔砚。浑金粹玉，虽髻稚亦知其为宝，然尽勤鲜暇，不敢以私好溷之，詎料甲午（道光十四年）春告归，遂从兹不得一见颜色耶？是□舅氏墨迹，除函札外，所藏绝少。仲丈家遭兵燹，贖产筐篋，悉付劫灰，千里间关，萧然自发，独于故人手迹，性命相

依。信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者耶？信所谓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者耶？文忠公手迹，固与其硕行伟业同垂不朽，而仲丈敦笃交谊，亦照耀千古矣。宜其为鬼神所呵护，历险不渝也。羽书旁午，迁延累月，口克附笔，不胜歉然。

同治元年腊后一日（十二月初二日），三山沈葆楨志。

（《林文忠公尺牍》，福建丛书钞本）

[按] 括号中年月日均系新夏所加。

十三 阎敬铭：《跋林文忠公书札册》

余往获谒于林文忠公，子镜帆、听孙亦有游从之雅。观公此册，圆美流发，绝不似老年人作，所谓如见欧阳公容貌秀伟者也。东坪太守为壮敏公长子，岂弟明达，绝少其俦，吾老且伉，不能不以远大相责，望司马公作脚踏实地人。永叔在夷陵专理案牍，其学愈进；即文忠公名满天壤，亦以由太守起家，阅历地方事得来也。东坪家世忠贞，必思所以拯时艰，临当远别，书此归之。同治丁卯三月二十三日，关中阎敬铭书于济南节署。

（录自吉林省博物馆藏：《林文忠公书札册》，致福珠洪阿）

[按] 壮敏为福珠洪阿谥号。

十四 杨绍和：《海源阁珍存尺牍序》（摘录）

先君端勤公（杨以增）于平生笃交际，每获师友信札，辄什袭篋中，或畀绍和收存。（咸丰十一年）阅时既久，所积遂夥。顾官辄十有数省，舟车所至，不无零失。咸丰辛酉“捻寇”之乱，其存诸陶南别墅者，又多坠红羊。绍和理而董之，得千余纸，付之装池，都为廿册（今存四册）。……

林文忠公与先君同宦楚、豫、秦、陇，投分最密。丙午（道光二十六年）文忠抚关中，将引疾归，适先君擢藩两陕，遂举以自代，有“诚正清勤，明敏练达，实为臣所不能及”云。古所谓知己者非欤！爰次于师门之下，计三册^①……同

^① 《海源阁珍存尺牍》第二至四册林则徐致杨以增手札，今存一册，计十七札（一作十八札），六十页（一作六十一页）。杨氏后人杨敬夫于1958年捐献山东省地方志委员会，今藏于山东省图书馆“海源阁专室”。（《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治壬申秋八月朔日(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聊城杨绍和 敬识

属其同年友长沙徐树钧书

[按] 括号中年月日为新夏所加。

十五 黄彭年：《跋林文忠公手札》

右林文忠公与潘功甫先生九札，皆抚吴时筹议赈饥事。词翰精妙，固不待言。尤喜其见事之真，虑事之密，论事之细。往时读文忠抚吴诸疏，但言集绅劝输，煮粥送赈。及观此札，然后知精察力行之详且尽如此。贾子云：古之为天下者，至纤至悉也。纤悉之未周，而谓吾能其大且远者，固不然矣。功甫生长名门，秉蹈高节，为世推重，而宅心施惠，已饥已溺之意，具见札中。士之独善者，原未尝忘兼善也，然则名贤之求志，与名臣之达道，岂有殊哉！

(黄彭年：《陶楼文钞》卷一一)

十六 萧穆：《跋林文忠公与周介堂太守札》

祥符周季贶太守星谥出示林文忠公与其太翁介堂先生手札两通，并林公小像装潢一册，乞为题识。今考其时为道光十六年丙申，周公官苏州府知府，是年七月林公复奉旨由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是年冬，周公以所拟新漕事宜三条禀林公，公复书云：“皆属切妥，惟第三条非奏不可，已拟具一折稿寄护院，于在事诸君公同斟酌，候寄回即当拜发。”此下尚有与言其时公事三件为第一札。其第二札乃是年十一月，林公奉旨入覲时，有论洋钱折稿寄示，周公为改易一字、增添二字，林公复书赞极得要，此札前后尚有论公事数件，乃十二月朔日林公起节北上时所寄也。夫林公之才识伟略冠当时，尚以一要折商之于属吏而后用，则公生平虚怀善下，不自满假，固不待言；而周公通达政体，有大本领，素为林公所深契可知矣。周公终身官止府道，其政绩不甚昭著，观林公两札所述，可以想见其才学亦为林公之亚；而能直谅自守，有非当时贤士大夫所口企者。此等同寅协恭和衷，势位两忘，岂易再见于今日哉？林公小像似为五十左右所摹，面圆而微黄，须眉清而秀，然不知其实为一代伟人也。

(萧穆：《敬孚类稿》卷七)

十七 沈曾植：《跋林文忠公上先司空公书》

右林文忠公上先司空公（沈维鏞）书七纸，宣统辛亥（三年）从里中当卖人家得之。所称水师不必设，炮台不必添，盖皆琦氏之言，议论谬横至此，而敢以上陈圣听，非有主之者不至此。此辛亥年硃笔罪状穆相，所以言之犹有余痛也。公初受事，已知入坎，既解职，益切葵忧，劳臣苾怀，字字丹赤，百代以下，见此者当无不服公先识，抑先识岂公所乐受哉？悲夫！植识。

（《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按] 括号中年份为新夏所加。

十八 梁章钜：《贺林少穆督部诗》

滇南永昌，汉、回不靖，酿成巨案，前人办理皆不协机宜，自少穆总制滇、黔，剿抚兼施，肤功迅奏，遂膺懋赏，加衔官保，赏戴花翎，常与赵蓉舫学使谈及之，为后继鄂西林相国之勋名。蓉舫即滇人，极感颂之，有诗云：“谁谓苗顽甘白刃，须知蛮貊亦苍生。长卿谕意惟驰檄，诸葛攻心詎耀兵。”皆纪实语，少穆可当之而无愧矣。余僻居东瓯，久之始得闻邸钞，亦寄贺以诗云：“致身贵乘时，立功不择地，官人仰明哲，终获长城利。桓桓官保公，耿耿壮夫志。东南不得朋，西北且历试。帝曰往汝谐，滇黔作总制。此邦近抢攘，懿和良匪易。惟公媲韩范，仁者勇兼智。调度固有方，事会巧相值。先几震远迹，胜算自指臂。肤攻克日奏，上赏遂身被。指挥靖风尘，谈笑息羹沸。颂声浹蛮陬，允合止戈义。书生偏知兵，吾侪尽吐气。须知古名臣，即在人间世。前闻某大臣称，林某奏疏虽工，而全不知兵，何能办贼？又有某制府称，我不知书，不知古来所称名臣者何若，今与林某共事，窃谓古之所谓名臣，不过如此。其言皆上达天听。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比年感吾乡，仕宦颇不振。岂其君子人，易退而难进。仗君树伟绩，深结九重信。文通复武达，一酒边远吝。万里传好音，群伦悉奋迅。海邦匪无贤，零落不堪问。雪山有故帅，极想骥足骋。城中廖杨叶，拱手齐孟晋。年华都未衰，各各殷报称。牵连倘弹冠，荣怀有余庆。愧我百无补，浪迹忘老病。迟迟见朝录，豁眼读新命。吾友方腾骧，吾乡伫干运。喜极翻恹然，何时合爪印。青宫系国本，古重保傅尊。吾郡二百年，此阶尚乏人。福州乡宦本朝从无加官衔者，公骤得太子太保衔，更近来所罕遇也我公蕴名德，异数超等伦。

顾名倘思义，凡情岂所论。愿君即内征，清切依紫宸。三天极谕教，六太资频频。指顾拔席晋，兼倚枢地亲。居高泽愈远，综理化如神。胜于秉节钺，方隅限边垠。否则作使相，三江民望殷。河海漕盐计，一一需陶甄。惟公筹之熟，万汇皆生春。故人方伏处，逸听俱眉轩。扁舟或近便，关怀伫一伸。”

（梁章钜：《浪迹三谈》卷四）

十九 刘存仁作林则徐出师诗

闽县刘炯甫孝廉姻家存仁，幼有神童之目。九岁所为文如成人。屡冠童子军，文名籍盛。官甘肃同知，著有《杞云楼诗集》。近潜心性理之学，著有《劝学刍言》。曾为家文忠公记室，从文忠公总师粤西。《过海阳即事》云：“鼓角森严夜未央，又从幕府事戎行，书生感遇心如水，元老忧时鬓已霜（官保忧劳特至）。旭日初开消瘴疠，天河力挽洗欃枪（西南角大星，光芒其露）。骎骎千骑雷霆动（时檄拨潮兵一千名随行），旌旆飞扬出海阳。旁午军书火速催，时艰端赖出群才。节麾再至羊城日，父老遮迎马首来，范相胸怀在忧乐，温公姓氏满舆台，班师拟奏平淮曲，笑看弓刀一举杯。”数诗均有唐人风骨。

（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七，同治七年刊）

二十 程恩泽赠林则徐联

春海赠林少穆督部联云：“理事若作真书，绵密无间；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少穆最工作小楷，故出联自然关合，次联亦能酷肖其生平。

（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二，道光庚子环碧轩刊本）

二十一 梁章钜盼林则徐“赐还”诗

出塞不辞三万里， 著书须计一千年。借用近人诗句，忘其姓名
可怜粤麓非屏麓， 望断苍茫敕勒天。昨有传林少穆已赐环入关者，
为之喜而不寐，实谣言也。余福州老屋在屏山之麓，与少穆为比邻者数年

（梁章钜：《归田琐记》卷八《此东园日记诗》）

二十二 咸丰帝挽林则徐联

道光辛丑，侯官林文忠公奉命至镇海军营。比遣戍新疆，居恒常诵“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语不置，不知是公自作，抑古人成句也。然忠义之忧，可想见矣。后公以云贵总督引疾家居。咸丰初元，奉诏起讨粤西贼，海内欣望而公卒于途中，文宗震悼，御制挽联以赐云：“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殫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非常知遇，天下臣民读之，皆代为感泣也。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九《文宗赐林文忠挽诗》）

二十三 朱兰：《侯官林文忠公》

忝司楚北学， 小草珠露浦。
入都复别公， 公言洋政难。
治河方奏绩， 远戍臣力惮。
满朝谁尸谏， 只手障云端。
六诏将星坠， 海内发长叹。

（《补读书室诗稿》卷一〇）

二十四 桂超万：《哭少穆先生用首韵》

出师中道驻锡鸾， 痛失人间第一官。
赎愿百身星祭葛， 供教千社象雕檀。
高谈去日遗音在， 伟略今时再见难。
此后望碑长坠泪， 闽山群作岷山看。

（《养浩斋诗续稿》卷二）

二十五 杨庆琛：《林少穆节使归榕南来诗以哭之》

髻龄雏凤便飞声， 六十年中内外名。
磨盾雄才曾倚马， 投鞭壮志欲屠鲸。
赤心朝有贤臣颂， 青史人思太傅清。
今日輶车来远道， 谢鸡菜竹不胜情。

回忆归来春日晴， 忧深桑梓苦经营。
威姓远讫华夷界， 韬略能驱左右兵。

两粤干戈思命帅， 九重纶綍寄长城。

忠忱力疾兼程去，

一柱天南手独擎。时粤匪蠢动，上命公为督师大臣，公闻命即日力疾就道

太息河鱼困寝兴，公旧患脾泄之症，以輿中劳顿复作

积劳药饵竟无灵。

伏波未裹沙场革，公启行时，徐松龛中丞奏报有“以遂平生马革之志”等语

诸葛先沈将星陨。

力疾尚思苏水火， 合严犹自肃霆钧。公念万民水火兼程驰至潮州，途次时病已深，犹挑壮勇，发条教，严纪律，禁驱扰

少小盟交赋断金， 璧芹蟾桂更联吟。

彦方每事成人美， 鲍子当年知我深。

半载欣逢乡国聚， 二毛相顾雪霜侵。

忍听留守过河恨， 涕泗涟洳痛不禁。

星斗苍茫何处寻，公疾革，随侍公子挥泪默祷，公回顾曰星斗南

军门还盼节麾临。

崔琳居里余迢笏， 清献传家只鹤琴。

隔岁我频挥老泪，去秋哭梁莒邻中丞之讣 盖棺公不负初心。

饰终典重哀荣备， 圣主酬庸贲玉音。

（《绛雪山房诗续钞》卷一）

[按] 杨庆琛与林则徐是自少至老同里至友，往来频密，酬唱亦多。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写《感逝五十首》时，其中有一首即颂林则徐云：“一代名臣功业崇，千秋奏议媿宣公。即论啸月吟风句，也有敲金琢玉功（林文忠制军则徐）。”

二十六 潘渔溉：《怀文忠诗》

水行无舟楫， 陆行无津梁，

不能越溪涧， 况乃江河长。

弧矢彘勿用， 豨网弛勿张，
不能制狐兔， 何以殪虎狼。
妖氛焰初炽， 雷霆声已藏，
天心不可测， 命讨事靡常。
生才以弭乱， 乱极才反亡，
英灵不再见， 功业谁相望。
中夜仰星辰， 炯炯森寒芒，
披云视下界， 得毋心盡伤。

（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按〕 原件后有潘一鹵跋称：

“右恭录先曾祖渔溉公《山中草》遗集内怀文忠诗一首，先曾祖当弱冠未通籍前即被文忠聘入楚藩幕中，尝见先曾祖作小字，辄止之曰：‘红纸最伤目，宜自惜，备他日用也。’命善书者代缮。数日后又以久不作楷，恐遂生疏，乃以书函签字专属之。后此在豫在滇，宦缘辄逢，情谊益笃，故先曾祖晚年尤识于心目，不须更忘也。”

“又先曾祖因事假归，文忠病中书联数十幅，赠以压装曰：足下远归，借作物仪贻亲友，差不俗耳！文忠翰墨当时已极宝贵，得之者如获拱壁焉。”

“先曾祖守昆明时，胡文忠适守贵阳，有湖南一人，湖北一人之誉。”

从这些跋语中可以看到林则徐在培育人才，爱护部属方面的具体作法和态度。

二十七 谭献：《赠太保林文忠公则徐》

林公出闽中， 溟渤与怀抱，
留侯如妇女， 富贵致身早。
琼崖气萧森， 珠澥流浩渺，
中有英吉利， 扬帆颶风矫。
流毒阿芙蓉， 奇技时辰表，
历宦公镇粤， 忧心怒如捣。
凿舟沉侏儣， 纵火燔轻窈，
奇计出精诚， 岂徒尚智巧。

安坐制千里， 威名被百草，
 得公三四辈， 猾夏敢纷扰。
 吁嗟棘上蝇， 瑾瑜不自保，
 功成竟下吏， 出塞乃集蓼。
 中朝王相国， 尸谏遗疏稿，
 同时两荇臣， 悲歌向苍昊。
 天高雨露降， 归朝双鬓皓，
 无端桂林郡， 潢池弄兵狡。
 即家畀金印， 出车奉征讨，
 黄霸再适颖， 欢呼拥父老。
 前旌粤东境， 渠魁槛车辘，传闻贼中议献韦正乞降，公薨，复拥之逃
 风霜一何酷， 瘴疠竞相挠。
 老臣死勤事， 七十不为夭，
 大呼恨蜂屯， 不瞑志电扫。
 浮云下阖闾， 翩翩白旂旒，
 烽燧日夜飞， 从此豺狼饱。

(张应昌：《清诗铎》卷一二，中华书局印本)

二十八 陈偕灿：《哭林文忠公》

八桂干戈日， 三朝社稷臣，
 登车犹力疾， 拜表已忘身。
 出处关天下， 安危系此人，
 何当悲薤露， 遗恨满征尘。

天地黯无色， 原头夜落星，
 一身完大节， 九死出边庭。公曾戍西域
 古驿灯微碧， 芳郊草自青，
 故乡遥隔处， 风笛咽邮亭。

(张应昌：《清诗铎》卷二〇，中华书局印本)

[按] 题下有自注：“公奉使征粤逆，薨于潮州途次。”

二十九 魏繇：《过潮州吊林文忠公》

纯庙富康济，神略靖八方。
准回既救定，威严讫南荒。
鞭挞走蛮徼，深藏啼且僵。
风云互变态，畴瞻日月光。
觥觥林侯官，秉节筹岩疆。
英猷通闾阎，奇谋弭鬼章。
胸横十三略，不作七锦襄。
蕞尔岛夷国，狡健凌海航。
阴狠逞嶮志，传教恣荒唐。
匿毒守鬼蜮，得意肆虎狼。
公也亟民命，守关道义张。
外档横铁锁，木排森已芒。
峨峨虎门凶，巨嶮压大洋。
飞炮愈矢石，纵横雪与霜。
远夷胆志落，十战九已创。
奇材固理数，是宜贡庙堂。
赤口反肆虐，公乃罹祸殃。
孱臣误国柄，外台毒五常。
倾侧数语内，綦溪中有藏。
修闻翻远谪，冤乎号彼苍。
我昔拜公象，浙水平原庄。
丰神焰瀛海，纸角矜风芒。
千言致夷书，章句何炜煌。
首申恶烟害，次申德霈雾。
天威仗幽讨，姓字异祀香。
总人志弗谷，翻使悖孽狂。
维舟今十月，草木翠以缃。
海天风色静，隐忧安敢详。

（魏繇：《文斤山民集》卷二，壬申十月建德周氏景印本）

三十 顾云：《经报恩寺感成四十韵》

宣宗昔御宇， 将严华夷防。
 觥觥黄都宪，爵滋 拜疏陈天闾。
 鸩毒请特禁， 毋许来中邦。
 林公文忠奉天敕， 高驾粤海航。
 粤海既莅止， 大集诸夷商。
 令举害人物， 以时亟输将。
 狡抵亦数四， 终然夷心降。
 悉献所捆载， 峨峨万斯箱。
 公秉两粤节， 邓公廷楨移闽疆。
 聚焚正鱼烂， 谋变俄鸥张。
 闽粤当要害， 鲸波纷击撞。
 两公设守御， 诸夷多伤亡。
 技穷肆豕突， 窜浙遂入江。
 浙边既破碎， 江境旋抢攘。
 一督三将军，裕谦、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 毅然殉疆场。
 朝廷数推毂， 无自制犬羊。
 国是一朝变， 舌人走皇皇。
 娄敬策第一， 魏绛功无双。
 城下盟遂定， 韬戈讲承筐。
 张筵会此寺， 夷酋来成行。
 青天白日下， 鬼蜮禁翱翔。
 帑金索千万， 予若宿负偿。
 条约立数十， 书恐嗣世忘。
 一时务含垢， 兵气遂不扬。
 厥后数构衅， 咆哮如封狼。
 封狼殪亦易， 斯理无人详。
 试观咸同世， 粤捻偕披猖。
 海内没大半， 势逾狂澜狂。

濯征十数载，重睹日月光。
是岂有奇术，壹心厉斧斨。
无和但有战，虽弱亦可强。
兵法置死地，然后生可望。
金注与瓦注，注者何低昂。
勇胜怯斯负，况乃旗鼓当。
视夷若粤捻，剪灭自弗遑。
敬告经国者，为谋至宜臧。
决机在战阵，制胜先庙堂。
疆臣皆林邓，终古完金汤。
我来寺久毁，遗构余荒凉。
狺狺吠过客，心折墙阴龙。

（顾云：《益山诗录》卷二，光绪十五年自刊本）

[按] 林则徐身后挽诗，在后入诗集中较多，除已录入《谱余》者，所知者尚有，如：

- (1) 宣昌绪：《吊林文忠公》。（《留读斋诗集》卷三）
 - (2) 姚椿：《哭侯官林尚书二十二韵》。（《通艺阁诗遗编》）
 - (3) 林直：《哭官傅家文忠公四首》。（《壮怀堂诗初稿》卷七）
 - (4) 张祥河：《挽林文忠公少穆制府四首》。（《小重山房诗续录·北山之什》）
 - (5) 萨大文：《挽林文忠公》。（《荔影堂诗钞》卷上）
 - (6) 边浴礼：《林文忠公挽词四首》。（《健修堂诗集》卷一二）
 - (7) 郭箴龄：《林少穆太傅挽诗》。（《吉雨山房诗集》卷一）
- 存目以备翻检。

三十一 冯桂芬：《林文忠公祠记》

道光朝中外大臣以功德显闻者，首数侯官文忠林公。公以三年癸未陈臬来吴，值大水，抚、藩举荒政一以畀公，故得尽公之才，全活无算，公之得大名，实始于是。越十年，公为巡抚。癸巳秋冬之交，累月阴雨，禾不得刈，皆生耳，公以实告，且请蠲恤。顾冬灾非例也，计臣持不可。疏再上，情词悱恻，赖宣庙仁圣，终允公请，民以无饥。无何，迁湖广总督，调两江，两广，以事免。再

起督陕甘，调云贵，平回匪，功成引疾归。粤匪倡乱，诏起公视师，旌旗及于楚南而薨。粤匪夙知公名，闻将至，相约解散，汔不果，中外惜之。综公生平，武功在滇，而文德所被则吾吴最久。今距公去数十年，心歌腹咏，如公在时。囊沈归愚先生年谱有云：时汤文正抚吴，虽在髫髻，亦知有生人之乐。先生以期颐之寿，乡居最久，康、雍、乾三朝名巡抚若于清端，张清恪、陈文恭诸公相接踵，何独于文正景慕至此？则以文正得民心尤深也。公之得民心，亦犹是矣。惟是吾吴，古称五湖腴表。有明以来，尤以财赋雄东南，至乾嘉间为极盛。自经癸未大水而始一变，向之通阡带阡，商贾骈辚，萧然矣。漕粮之额，十倍他省。重以水利不修，十收九歉，野无盖藏。嘉庆季年，帮费无艺，白粮至石二金。州县借口厚敛，辄征三四石当一石，民不堪命。听之则激变，禁之则误兑，进退无善策。公不得已，准其年、其县，民困之重轻，辄请缓漕一二分，甚者三四分，岁以为常，继公者遵而行之无或改，江南亿万户始得以委随情竄堵持息者三十余年。迨肃毅伯合肥李公平吴，偕毅勇侯湘乡曾公合疏请减浮粮，犹以三十余年实征旧籍立言，遂邀恩旨，减三分之一，然则导以先路者公也。郡学先有于、汤、林三公祠，毁于贼。比建复学宫，合为国朝九公祠。先一年，合肥蒞观察德谟方宰长洲，创恤孤局，又于西偏捐廉建公专祠。君居官多仁政，是举也有瓣香之诚焉。五年十二月落成，以记文见属。桂芬受公知最早，所以期之者甚厚。公驰驱绝域，犹手笺酬答无间，匠门弃材，累公之明，今记公祠，滋之愧慙也已！

（《显志堂稿》卷三）

第四类 对林则徐的评论

一 魏源论林则徐

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① 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洋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

或曰，西变以来，惟林公守粤，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

且林公于定海陷后，固尝陈以敌攻敌之策矣，陈固守藩篱之策矣。又奏请以粤饷三百万造船置炮。苟从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矣。

（魏源：《圣武记》卷一〇《道光洋艘征抚记》上，申报馆小丛书本）

二 王之春论林则徐

林文忠公一代伟人，独犯天下之大难，惜当时无相与宏济于艰之人，以致功败垂成，未竟其志。

（王之春：《防海纪略跋》）

三 张培仁论林则徐

林少穆先生莅官七省总制，所至有惠政。予谓其毕生经济，居官功过，总在办理鸦片一案。公到粤后，励精图治，威重令行，洋人桀黠者，兴贩以此致富者，吸食者，一时为之气夺，凛不敢犯。即粤西人家中有收藏鸦片者，弃之惟恐不速。设在粤坐镇数年，则鸦片之患永断根株。何至银价日昂，百族俱困，州县因银贵之故而赔累，商贾因银贵之故而亏折，百姓因银贵之故而输将不肯踊跃，顽民之凶恶狡狠者乘国家雕敝之余遽敢盗弄潢池，祸患甚于洪水。吁！可为之痛哭流涕者也。

少穆先生赴新疆效力时，出关诗有句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容祸福避趋

^① 陈其泰《魏源与鸦片战争史》一文说：“这与全篇对林则徐肯定赞扬的态度显然相矛盾。究竟是不是魏源原本所有，也似可怀疑。”（《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之。又曰：纵使三年生马角，也须万卷束牛腰（时载书数车云）。名臣妙句，附记于此。

（张培仁：《妙香宝丛话》卷一一《鸦片》）

四 外人口中的林则徐

（1）钦差并非与英国人作对，只是攻敌凡做鸦片贸易之人而已。钦差即问产鸦片之地方，令我写之，我即写之与他。讲至都鲁机出产鸦片时，钦差即问都鲁机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或系米利坚所属之地，我等回说不属美利坚，只离中国约一月水程。钦差同各位大官府，尽皆似是惊讶。钦差同总督及其余各大官，斯时尽皆站立，甚谦厚，与我等讲话，戏笑英国人之装束打扮，细心细察我等之服色穿着。

（澳门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十一日下篇新闻纸[即中国十二月初七日]，

见《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印本）

（2）我等闻说钦差林，已调补广东、广西总督，其旧时总督邓已调补云南、贵州总督。如此调动，可见朝廷信林有才能，可以禁止鸦片及能拒敌夷人。现在钦差所行之事，俱是性急冒失及自傲。

（澳门一千八百四十年二月初一日新闻纸[即中国十二月二十七]，

见《鸦片战争》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印本）

（3）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的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

（寿纪瑜译：《英军在华作战记》卷一，见《鸦片战争》Ⅱ，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印本）

（4）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夷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夷酋伯麦摇头曰：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耳。鸦片可断，一切贸易不可断，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以争通商，岂仇林总督而来耶？此与澳门月报所云：中国官府不知外国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

四处探听，按日呈递。有他国讨好，将英吉利书卖与中国。林系聪明好人，不辞辛苦等语相符。

（梁廷枏：《夷氛闻记》）

（5）十七日，请日本公使、参赞及其前任户部尚书宴于寓所。井上馨问余曰：“中国尚有林则徐其人否？”答曰：“曾国藩、左宗棠，何多让也。”井曰：“否，否！中国若有此忠良，两君玉趾不贲英矣。林公之子嗣何如？”答曰：“有季子林拱枢在。”井曰：“视乃父何如？”答曰：“方为谏官，未尝见其当大事，然血性见识则甚优。”井曰：“我闻林公指挥区画，滴滴皆血，他人思力所不能及，得非所谓血性乎。”

（刘锡鸿：《光绪三年四月十七日记》，见《英轺私记》）

五 陈石遗论林则徐的诗

（1）林少穆先生则徐，有《云左山房诗钞》，使事稳切，对仗工整。有和冯云伯登府志局即事原韵之二云：“风物蛮乡也足夸，枫亭丹荔幔亭茶。新潮拍岸添瓜蔓（端午前后，积雨经旬，敝居门前，河水漫溢），小艇穿桥宿藕花（予近浚小西湖，作大小二舟，小者可入城桥）。愧比逋仙亭畔鹤，枉谈庄叟井中蛙。琴尊待践湖西约，一棹临流刺浅沙。”又舟过吴门，与芷林话旧，出倪云林湖山书屋画卷索题，即和卷中云林原韵之二云：“小西湖上采菱船，千里芙蓉浅水边，倘忆白鸥与偕隐，苍烟古木也依然（去岁在小西湖，作伫月、绿筠两舫。今春荷亭，遍种红藕，惜花时不获与诸君同游也）。”附云林原诗云：“湖水清空好放船，青山依约白鸥边。忽思周处祠前路，古木苍烟正渺然。”林公两诗，皆吾乡小西湖掌故也。题杨雪轺庆琛金陵策蹇图之二云：“昨宵尊酒话粉榆，不改乡音改鬓须，试指三山澄离合，五君应共入新图（君与兰卿、竹圃、荫士共饮节署，作家乡语。闽称三山，金陵亦谓三山。去年芷林作三山离合图，绘余及兰卿。今此会五人，拟亦图之，以志良遇云）。”次邓子期尔颐坡公生日原韵时有他感云：“阳羨求田慕颖箕，一场春梦乍醒时。无端白鹤新居睡，又触乌台旧案诗（公在惠州成白鹤新居，有纵笔诗，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经打五更钟，执政闻而怒之，再谪儋耳）。磨蝎命宫嗟党籍，蝮龙泉路引灵旗。微生鉴此帷修拙，齏为惩羹著意吹。”此公遣戍伊犁时所作，故末句云然。塞外杂咏云：“雄

关楼堞倚云开，驻马边墙首重回。风雨满城人出塞，黄花真笑逐臣来（太白句）。路出邮亭驿铎鸣，健儿三五道旁迎。谁知不是高轩过，阮籍如今亦步兵。携将两个阿孩儿，走马穿林似衮师。不及青莲夜郎去，拙妻龙剑许相随。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径丈圆轮引轴长，车如高屋太昂藏。晚晴风定塞帷坐，似倚楼头看夕阳。”句如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夜不寐起而独酌云：“肝肠赖尔出芒角，俯仰笑人随桔槔。”河内吊玉溪生云：“郎君东阁驺行马，后辈西昆学祭鱼。”题朱笥河先生谷梨精舍书翰云：“游到玉华曾作记，聚来石笋自成亭。”马嵬坡云：“隐得峨眉安将士，人间从此重生男。”公少工骈俪，饶有才华。有“仁亲以为宝”时艺，篇中警句云：“表里山河，天下有失而复得之国；墓门拱木，自古无死而复生之亲。”一时诵之。

(2) 公曾典试滇中。《镇远道中》云：“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下坡》云：“俯睨忽无地，致身何太高。”《安平》云：“豁开原野少崔巍，暂脱重山若脱围。历险始知平地好，骤寒翻讶早秋非。”《即目》云：“不知身与诸天接，但觉云从下界生。飞瀑正拖千嶂雨，斜阳先放一峰晴。”《渔梁江》云：“很石多于滩下水，乱山围就瓮中天。”旧与赞云游西山，遇陟峻处，余辄下舆步行。赞云笑云：“黔中山行，险者百倍于此。”今读公诗，如见其一二。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二）

六 来裕恂论林则徐

.....

忆自道光海氛摧，	英人首犯寻成灾。
粤东肇乱纷如靡，	印度鸦片为祸胎。
林督焚烧绝根荑，	不意朝奸从藁媒。
反向夷人笑语陪，	遂致林公心日灰。
议和条件等嘲谈，	赔偿损失屡迫催。
将无李愬相无裴，	琦善实为罪之魁。

天津条约未度裁，五口通商牒已来。
罪林功琦群小猜，竖子不足与谋唉。……

（《匏园诗集》卷六《游江北岸》甲午，家印本）

[按] 此诗系先祖咏史诗之一，或可作清末民初对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的一种看法。

第五类 鸦片战争有关文献

一 朱崧：《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

(1836年9月)

说明：奏折原稿未见。这里抄录的是根据当年《京报》（手抄本）影印件。
《京报》原件存伦敦大英图书馆。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朱崧跪奏，为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切（窃）惟有害必除，法不容废。我国家承平垂二百年，所以为民除害，莅中国而抚四夷者，具有成规。如丫（鸦）片烟一项，加（嘉）庆初年立禁，已有专条，迭经议奏，节次增修，载入则例，法制綦严。无如有司奉行不力，以致民心胥慚，日〔长〕月滋，蔓延殆遍天下。办之不早，除之不胜诛，当事者几数束手而无可如何。然夷载送鸦片必不能零星售卖。广东省城有包买户谓之窑口，由良（银）号说价于夷馆，给票单至趸船取土，此其显而易查者也。往来护艇曰快懈（蟹），曰扒龙，炮械毕具，运桨如飞，俨同寇攘，岂得任其横行沿海而置之不问？前督臣卢曾调派水师付（副）将秦裕昌、香山县知县田溥等，拿获梁显业贩卖鸦片船只，起出鸦片烟一万四千余斤，并按治窑口匪犯姚九、区宽等。是知封嫌（疆）大使（吏）诚督率文武员弁，实力搜查，认真擒捕，取其正者，置之严刑，原有办法果到底不懈，有犯必惩，民即顽梗，岂其不畏法乎？所望者，忽纵执法不坚耳。或拟法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不知国家立一法必生一弊，法纵有时而亨（停）罢，无因噎废食之理。即如娼赌奸盗诸不法事，何尝不为胥役棍徒取利？讹诈栽赃，亦时有之，而随到随惩，岂得从法穷而议废乎？盖法之禁民为非，尤（犹）坊止水之所来也，若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则奔溢记（泛）滥有不可胜言者矣。

乃外国纷纷议论，皆之（云）禁而不禁不如不禁之禁。臣夙夜思维，诚不知有何善策。或云令其纳税入关，交付洋行，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银购卖，

此杜银偷漏之说也。惟是英吉利贩卖鸦片，自道光元年经前两广督臣阮查办屯户之后，久弛(驰)出零丁洋而不伏(复)入澳门。其既已麾之使去，又复招之使来，殊属不成事体。若云兑换茶叶，洋银亦一体禁其出洋，臣恐茶叶不足，将复易之以银也。各(若)能禁洋银之出洋，又岂不能禁〔鸦片之贩运？若能禁鸦片之贩运，白银外流自必戛然而止，二患立弭。是知〕^①更张之不如仍旧之为愈于！若不(云)收鸦片烟税，其言不顺，其名不美，此其税之不可行者也。或有说，宽内地种罌粟之禁，则夷人之利日减，久之将不禁而自绝。岂知俗情贵耳而贱(贱)目，云近而图远，内地总(虽)有，而必以来自外洋者为佳。如江、浙、闽、广之间，不遵国法而用，洋银色减，易不转多，纹银色足，易不转少，虽内地有依样铸造者，曰苏板，曰建板，曰云板，不能夺其所尚也。又如中国之绸缎布匹非不足用，而外夷之大呢、羽毛、洋布，或以于时贵具物而贱用物。人心味俊，大抵如斯。今闽、广、浙、东、云、贵，曾经科道各官奏请禁栽罌粟采熬鸦片，然名禁而实未禁也。他省臣不敢知，即如云南一属，种罌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出洋之银，不见减于昔日。在滇之银，行信亨于曩时。其故何哉？今(食)之者多，而择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烟为美也。议者不察者云旱烟，谨矣。夫旱烟者，无亨(害)于人者也。且旱烟之利轻。鸦片之利重。种烟草者，可于间旷之地；种罌粟者，必有奇腴之境。夺膏腴之抔以种罌粟而谋重利，小民趋之如鹜，宅尤艺桑麻而种稻粱乎？溢衣食之大源，胎祸悉之根本，譬诸病，其引胆肤之疾而入于心腹，尤欲求活，不可将已而。乃以广东三熟(熟)之田，概天下肥饶不齐之地，岂通论哉。

总之，鸦片流毒，访(妨)财害小，殊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枚(据)《台湾府志》云：鸦片大出咬嚼呢(咬嚼吧)，又云咬嚼呢(咬嚼吧)一作噶利己(噶喇巴)^②。其初，土人轻捷善斗。红毛制为鸦片烟，诱使食，蜂(蜂)同争趋各鹜(若鹜)，失久遂疲羸受制，竟为所据。

今英吉利亦若红毛番种者，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觉之不

① 影印件第三页缺第八行，约二十八九字。今据英文《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第五卷第九期第392页内容逐译补缺。

② 咬嚼吧，又作噶喇巴，俱指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早，渐成攸决与未。该夷桀骜不驯(驯)之壮(状)，历有成案。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恭读圣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圣训云：“海外若西洋等用(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仰见圣祖深思远虑，外夷情事，久在神明洞鉴之中。今未及二百年，中国之受累已见其端矣。纵未能遽然绝其互市，亦与思悉预防，严备各省海口，稍加惩创，伏俾知所做惧。嘉庆廿三年，仁宗睿皇帝以抚议外夷之制示两广督臣曰：“国家抚议外夷，具(俱)有定规制道，遵弃(办)者坏(怀)之以德，干犯者示之以威。英吉利在粤贸易，其货船及护货兵船，停泊处所久有定例，若俟(该)夷人不遵定例，有违禁令，先当剴切晓谕，宣示德威，以杜其覬覦之心。倘竟议(依)恃其聪悍，擅(擅)越界址，则不能不开炮轰击(击)，便(使)之慑我兵威。总之，怀远之道当先以理胜，断不可猛浪从事，先启兵端；亦不可遇示(事)情弱，使彼此(衍文)兵〔知〕所畏惧也。”惶惶乎圣漠(漠)，询(洵)万世德矣。

皇上御极以来，敬念家法，骑射为本，属劣(伤)各省督抚提镇，整饬戎行，练习水师，务俾士卒悉成劲旅。仰见圣主习劲肄武，固国本而威四夷之至意也。鸦片之来源不绝，即难保营伍之中无私相吸食者。一经沾染，寢以成风，烟引(瘾)来时，年(手)足瘫软，涕泪交流，又安能勤训练而或(成)劲旅乎？如此兵丁，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十二年广东奏徭匪之案，言连州军营战兵多有吸鸦片烟者，兵丁数虽多，难于得力，其明证也。

言弛禁仅听民间贩卖吸食，若官弁士子兵丁仍不在此类，是则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也。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于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禁之勿食，犹惧或食，导之便(使)食，有不食乎！？至民与吸食，则兵(员)弁兵丁又何得而禁，何则？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即如兵丁失察，必募于民充补，而应募者儿与无赖之民，为平民之日则食之，及为兵丁，烟已成癖。不可断绝又从而绝之，以法比孟子，所谓同民者也。至官弁士子在家安而食之，何从查禁。苟为不核，则书役仆隶将将(衍文)挟其短长而擅其废置。防讹诈而讹诈之端启，票(禁)裁赃而裁赃之衅除(疑为开)，父不能诫其

子，兄不能保其弟，主不能制其仆，岂非滋之扰也哉！幸不至是，则阴相煽诱，互为容隐，又事之常，无足怪者。故听民间贩卖吸食而额禁员弁士兵，不可得也。

今天下人心之陷溺深矣，愚者惑于邪教而执迷不悟，默者鸩于鸦片而滴窖莫返，臣尝思所以觉之之方而不可问。然海（每）有国家之法之则，良忤（懦）之夫终有所畏而不敢，俊秀之子当知其非而不为，岂但具文，而隐为防范者正不少也。若一旦（旦）废弛，朝廷不以为非，愚贱安知其失，明目张胆，公然贩卖吸食，久之说（藐）视国法，竟如日用饮食之不可少而恬不为怪矣。廉耻尽丧，忌憚毛（毫）无，其有系于世道人心者，实非浅鲜。臣知国法具在，谅不至轻议份（纷）更，第外关（间）既有此议论，一时奸富匪类莫不仰首伸眉，妄希风指，以为此禁一开而食，而后可以径行无忌。

念臣以庸材仰荷圣恩拔擢，不数年间，由科道洵历京卿，晋阶学士，日隆施优渥，未报涓埃，苟有所知，不敢不言。应请旨飭下各直省督抚，令地方官重申禁令，严切晓谕，旧染滴俗，咸与维新。如仍蹈前辙，不知悔改，定当按律惩治，决不宽贷。其有屯贩鸦片至千斤以上者，置以重典。庶人心肃然而海外亦闻风而化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二 许球：《洋夷牟利愈奸内地财源日耗敬陈管见折》

（1836年9月）

兵科给事中臣许球跪奏，为洋夷牟利愈奸，内地财源日耗，敬陈管见，请旨飭下廷臣妥议以塞漏卮（而）裕国计事：

切惟我朝休养生息垂二百年，海内殷富，以中国之财供中国之用，西至新羌，南至滇粤，无非商贾所可行之处，银帛无不通海。乾隆年间，帑库充足，闾阎饶裕，纹银一两准制钱一千。今则纹银一两，至易制钱一千四百文。银日少，价日增，官民交用（困）。论者设（谓）生齿日凡（繁），银日散而日绌。不知散在中国，可散而又聚；近日银之所行日少者，财由偷漏出洋，一散而不能复聚也。

臣闻出洋之银，唯售卖鸦片为最甚。嘉庆初年，夷人售卖鸦片至粤不过数百箱，今则多至二万余箱。有乌土、白皮、红皮之分，每箱贵者八九百元，

次者亦五百元。在广东售卖者如此，其他省船只在伶仃洋与趸船交易者，尚难悉数，每年约耗银钱数百万。始则尤传该夷买货之（以）洋银，今则尽以内地纹银在澳门改铸矣。始则该夷尤以洋银买内地之货，今则尽以归国矣。始则改铸洋银尤恐内地查察，今则公然携带纹银矣。其货船向在黄埔停泊，曾经夹带鸦片。道光元年有叶桓树奉查，经行商出具“所进黄埔夷船并无鸦片”甘结，所有鸦片趸船，始尽泊于伶仃洋，每年四五月间入泊急水门，至九月间仍回伶仃洋。于三年间，该夷探知金星水门内较稳，始由急水门改泊金星门。该处付行（附近）香山县之鸡柏，唐家等墩（墩）既不利于居民，且与内地奸民勾通交易，其运载银两胜以前数年。无主之船，已故之人，冒开多名，谓某前有银若干寄存某处，今代带回，行商为之诡章，得以运远。间有货箱夹带者。计自嘉庆年间海氛（氛）年靖以来，鸦片渐炽，其始每年不过数百万，近则每年几及二千万两。日积月累，不可胜记，内地之银，安得不日形短绌？！皆由该省从前大吏，因循畏缩，务为宽大，不遵例禁，不严制访（防）以于。

我朝法制尽善，一切开山采矿诸税政屏斥不行，是银之在中国，另无出产。以中国有尽之财，填外夷无厌之欲，若不早为之计，不过十年，又将销耗亿万，其迁海何所底止？论者谓绝其互市指一百余万之税，留二千余万之银者，失者少，所得者大。不知西洋诸国互市有年，一旦绝之，不惟有损天朝大体，且恐无以善其后。又谓弛鸦片之禁，令其易货抽税，银不耗而税愈充，可为而利。不知设为禁令，纹银尚至偷漏，鸦片尚至充斥，若令公然售卖，明目张胆，其来益多，能保其必以货易货？即如洋米来粤，曾经章明免钞，以货交易。而近来吕宋等国米船，竟亦载官（银）回国。是禁一弛而纹银偷漏愈多，此必然之势也。且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兵，而官兵皆从大人（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耶？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失此体统。

臣以为纹银之出洋，鸦片之入内地，皆有例禁。惟地方官奉行不力，而后入者得出。不责其奉行不力，而欲并例禁而弛之，奸民诚便，地方官诚可卸责矣。惟此禁一开，而议（纹）银出洋之禁果从而加密耶？不能加密，是自撤藩篱也。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不若谨守旧章，严以整顿。夫内地与外洋至隔绝世，贩卖鸦片之奸民，非能与夷船自行交易也。包买则有窑口，说合则

有行商，收银给单、令往趸船取出则有坐地夷人，往来护送则有快蟹艇。自万山入内洋至金星门，处处皆有水师营汛，夷船之来，又有引水人役，本不难于查。即有闽、浙、上海、天津船只自就趸船交易者，该处既属内洋，何难侦缉？乃近年来系（仅）有前督臣卢任内香山县田溥，全营缉获鸦片一起，此外并不多见，此兵役得规包放故也。

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重法惩治，如是而内地庶可肃清。其坐地夷人，分住洋行。住义（怡）和者，一名喳吨，即混名铁头老鼠，一名啉尔吐；住保顺行者，一名噉（囔）地，一名化林治，一名吗啮（嚼）治；住丰太行者，一名打打哩；住广源行者，应（名）葛唔；住孖鹰行者，名唵收（文）；住吕宋行者，名啉啉；此外恐复多有。由治既严，并将坐地夷人，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其（具）限，使寄泊伶仃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处治，所有内（坐）地夷人，念系外夷，未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设立趸船，潜来勾诱，坐将茶叶丝斤等项概停互市，并将该国坐地夷人正法。如此割切晓谕，词严义正，彼虽犬羊之〔辈〕，亦有血气心知，当无不趋利而避害也。

论者谓办理过严，恐生边衅。臣窃每三筹度，彼国不食鸦片，而专欲毒害中华，彼国不来洋不（银），而专收内地银两，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近者，夷船竟敢潜来各内洋尤奕（游弋），未必非窥探虚实，另有奸谋。倘竟迁就因循，内地财力必至日行消耗，及至民穷财绌，万一有事，何以御之？与其竭蹶于将来，不若图维于今日。况理直则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矣。臣以事关重务，详加采访，既有所见，理合谨择陈明。是否有当，相应请旨飭下廷臣，悉心妥议复查（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田汝康等：《禁烟运动的思想先驱》附录，《复旦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按〕 以上二件均经田汝康等校勘对证，凡注明正字的用（ ），注明漏字的用〔 〕，衍文则注明，辨别不清的用□。奏折题名也是校者所加。

三 《软尘私议》

(道光二十二年)

(一)

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

(二)

怡(怡良，时任闽浙总督)奏英夷索还台湾已杀之俘。上曰：“这个东西，不过又要我找些银子罢了。”盖以其未有大志，惟在图利而已。

(三)

夏秋江南告警地，天津戒严，都中大老，竟赴平谷县置屋，徙其妻孥，以其地距京都百五十里，四围皆山隘，足以避兵也。彭春农(彭邦时，字春农，时任侍讲学士)谓人曰：“他日九门戒严，则吾必在平谷矣。”人人如此居心，而使夷艘至天津，则北京必不可问矣。

(四)

杰夫(何冠英，字杰夫)到处寓书，谓石甫(姚莹，字石甫)欺夷船仅此一只，贪杀冒功，他日台湾恐送于石甫之手。寓书如此，则封事可知。其在都逢人说项者，又可知矣。故其参奏托卢，非为公也，乃与石甫为难也。

(五)

牛(牛鉴)拿问前发出硃谕，原有靖逆(靖逆将军奕经)在内，又行圈去，隔了许多日，始将三帅(指奕山、奕经、文蔚)交部治罪，然未尝有革职字样。小军机以问潘(潘世恩)，潘曰：“既是治罪，自然应革职了。”又以问穆(穆彰阿)，穆曰：“主上未云革职，叫我革他们职，我则不敢。”是以旨内竟无革职之语。迨刑部议上，始行逮问两将军一参赞之罪，旨内原有等差，刑部司员颇难位置。大司寇曰：“不管他好歹，总是斩监候。”众颇服锡民(刑部尚书李振祐，字锡民)之风力，然衡翁(礼部尚书祝庆蕃，字衡畦)亦与有力焉。

(六)

吴人刊《芝相行乐图》售于市中，绘一大锁锁其口，又绘数铁钉钉其手足，盖讥其伴食默默也。功甫怀此纸入都，呈于乃翁，讽之引退，芝翁(潘世恩，字

芝轩)不能从,星斋(潘曾莹,字星斋)兄弟又从而尼之,功甫命题“管子得君如彼其专也”三句,课其子侄,怏怏而归。阅官抄知芝相亦曾请假两次,仍复销假,殆有欲罢不能之势歟。

(七)

卓相(卓秉恬,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近来光景大差,以兼尹劝捐,亲登富户之门而央恳焉,致被挥出,物议沸腾,有蜚语责其收取门生,从中染指,竟两月未召对,嗣因捐输绝响,始复召对,谕令妥办。于是又续劝五万金,搜括殆尽矣。

(八)

文正仍寓都中,见客则扶杖佝偻,颇有尉迟诈风之意。

(九)

竹轩(祁埏,字竹轩)光景不稳,白简亦多,大抵有幸氏(伊里布)代之,兼圻中将无汉人矣。玉坡(刘韵珂,字玉坡)声名洋溢,请假时比户延僧讽经,填塞闾巷,减寿以代中丞请祷,此事已达宸听矣。杭人有对云:“海未定,波未宁,一中丞忧民忧国。威不扬,逆不靖,两将军难弟难兄。”又有一续戏目云:“王中堂捐躯报国,皇太后勅主用贤。”上句人所共知,下句则不知是何造信。

(十)

文恪(王鼎,一七六八—一八四二年,字省崖,号定九,谥文恪)之死,即缢于军机处之别院,昨斋庭也。先一日召对,力保数人,麟翁在内,上顾而言他,复谓曰:“尔病未愈,可再调养数日,何必如此着急。”文恪犹刺刺不休,上怒拂衣而起,文恪执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大干批鳞之怒。次日复赴直庐,欲俟枢臣退直而说,怀中取一红封套置案上,子鹤诸人咸见之。适是日事多,退直甚晚,小军机迎谓云:“中堂相候已久。”穆、潘询之,则已不知所往,觅之,乃于茶房别院缢焉。红封套犹在怀中,亟令舆夫舁归,救治不效,苦心苦诣,如此文字,不谓小厓(王鼎子王沆)受人危言恐吓,乃付之一炬也。文恪七日回煞之夕,灵几前磁器祭物,抛掷齑粉,无一完者。棺前所布灰砂,画一人字甚大,又于前后左右画无数人字,又极小,莫测寓意。或云:“文恪阴灵于海淀往来,短后行装,日晨辄见。”

(十一)

江浙每一败仗警报，枢相辄相顾曰：“如何！”盖谓不出所料也。此次练立人（练廷璜，字立人，嘉定知县）召对两面，头一次询：“汝在嘉定，距吴淞若干里？”对：“四十余里。”问：“吴淞打仗情形，汝知之否？”对：“炮声相闻，故知之。”问：“牛奏陈化成打坏夷船数只，自是撒谎，我们之炮安能打坏夷船？”对：“断不敢欺皇上，实在陈化成起先打的是胜仗。”上问：“何以见得？”对：“是日开仗，臣听得我军开了七十余炮。”上问：“难道英吉利不放炮吗？何以辨得我军开了七十余炮。”对：“我军炮出，其声絀然而止，英夷之炮，则尾声甚长，如鞭炮毕剥之声不绝，以此不同。”上问：“陈化成到底如何死的？”对：“确是炮打的，陈化成尸身经臣装殓，胸前一伤，胁一伤，小腹一伤，肠胃俱出，腹中尚有小炮弹数十未能取出。盛暑之时，尸由苇中负出已十三天，面如生，目不瞑，是臣亲见的。”上为之怵然大恸，谓今日起数多，明日可再递牌。次日入对，问：“汝既云陈化成先打胜仗，何以又至失守？”对：“系由于士气终馁，鼓不起来。”问：“何以鼓不起来？”练无以对。上又问，练情急，乃叩头曰：“臣不敢欺皇上，彼时若有一股精兵前往协济，则事成矣。”上颌之，立人退而缕述于人焉。

(十二)

者（耆英）果否赴粤，未有明文，有旨令其自行斟酌，如须前往，即一面起身，一面奏闻。

(十三)

近以四库支绌，由内府开官钱局、当各五座，为天乾、天元、天亨、天利、天贞五字号，每号帑本五万两，闻共实收二万两，花销已去其大半，柜伙皆内府人，貂裘彩纓，饮食挥霍，人不敢与其交易，此五店所出钱票，亦无敢用之者。

(十四)

此次大捐印结，已奏明提归充公，京官无聊，遂议令外省捐输议叙，若无同乡官印结，不准开选分发，闻亦允行矣。

(十五)

现在部选人员供廉一节，概不准行，京仓不敷支放，议令京官六品以上，职分较大者，减俸米一成，是以部曹有六品大员之嘲，与台谏疏逃小臣，恰作一对。又闻京官双俸，此后亦将恩俸减汰，只给正俸矣。

(十六)

五公主厘降，备办奩资及一切举动，仅限定银两二千两，不敷之数，胥由内务府大臣赔垫。“何彼秣矣，曾不逮鸳鸯社之可观，亦何乐乎帝王家也？”且此次未经另赏府第，只给与琦侯入官之屋，零星破碎，管理婚事者代为修葺，复赔去数百金矣。

(十七)

御膳房进膳事，近来每日只点四簋，向例以二簋赏军机，其余赏与内廷主位，今照赏军机二味，内廷则不给，此二簋即留为晚膳之用，不复另进矣。十月皇后圣寿节，面谕内府大臣云：“近来内廷久未赏赐食物，未免干枯，届期可多备面，厚加卤，俾伊等一饱。”大臣奏云：“既蒙加恩，应于向例外多用猪数口。”上云：“共用猪四口，谅亦足矣。”大臣奏云：“向例乃是十口猪。”上云：“此时岂是开花销之时，犹欲报销十口猪耶？”

(十八)

近堂（讷尔经额）为子方举主，子方往谒时，欲探其语气，先由对面问起，询以琦侯可有转机否？近曰：“可笑，亦须口外办事，一转仍可节钺。”昨日入对时，为之说项，上意已允。子方曰：“老师一人力保，毋乃力单。”讷曰：“此事我本未取言，鹤翁（穆彰阿）告我以意，故敢启齿。现在鹤虽引嫌不言，而东王、载王俱已为之推挽，方今如忠邸之言，如响斯应，而忠邸则惟载王之言是听，故转机即在目前也。”子方曰：“然则林则徐一时难以邀恩矣。”讷曰：“此则难耳。然总须琦先翻身，林始有望，此时众方援琦，势不能不抑此以伸彼也。”子方曰：“近翁此言，乃内造第一真切之信也。”

(十九)

春浦（祁寯藻，一七九三—一八六六年，字实甫，号春圃）为物望所归，时思援手，无由启齿，盖班列第四，不能建言也。晤子方，询陕甘人才及边疆情势甚悉，不愧大臣风度。赛鹤汀（赛尚阿，字鹤汀）知时事多艰，徒唤奈何，而才不逮潘、穆，惟询门生故吏，语不及公，盖与潘、何（何汝霖），皆别具肺肝者也。

跋

陈嗣初

《软尘私议》钞本一卷十九则，为林姻丈清畚（源焄）旧藏。丈为侯官林文

忠公(则徐)长曾孙。此册云自故纸堆中检得者,卷面署软尘私议四字,下注子方、芋邨、藹山、仙圃述软尘之意,盖取于十丈软红尘以指京华,而私议焉者,则特纪所见闻,以别于邸报官书。所谓子方等数人,其姓名爵履行谊,斯无可考,度皆文忠挚友而当时居官京师,接习贵要,致书于文忠所云,或出之口谈,而笺录成册者。其中所述,虽为零篇琐语,要多鸦片战争中之珍贵史料,而关于朝中意向之隐秘,尤为世人所未及知者;按其年事,则为白门订约前后,时道光二十二年(西历一八四二),距今适为百年纪念也。岁甲戌,丈携此卷来于先生处所,嗣初爱而录之。越二载,丈捐馆舍,家所藏书,旋遭回禄,恶归于烬,中多文忠公所手加丹黄之善本,及尔日朋交往复之函札,斯册与焉。惜已!今幸藏此钞副,及余所知,同乡中郭丈啸麓(则运)、方丈策六(兆鳌)、林丈宰平(志钧),均有录本,郭丈且曾征引之于所刊著《十朝诗乘》,而外闻知之者则极寥寥。鸦片战争之关系于百年来史局,夫固尽人而皆知,信史之完成,有待于文献之周备。不佞年来涉猎中国近代史籍,于斯役前后因果,尤感兴趣,爰录是册所记,略加考跋,附论当时和战两派势力之消长,以求正于博雅君子之究心百年来运会之消长者,聊效刍蕘,敢矜一得?

三十一年(一八五一年)除夕,陈嗣初记于从吾好室。

(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

[按] 陈嗣初为吾友陈鳌之字,福建闽侯人,经济学家陈总之弟,善诗书,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嗜酒好谈而性伉爽。余与嗣初相识于1946年夏,交往较多。1947年嗣初赴东北任职,解放后返闽,任教于福建师院,几失音讯,前数年间已病酒逝去。才华出众,惜为酒伤!

附录二

林则徐出生前有关人物简况

[说明]

(1) 凡出生在林则徐以前,而后来又和林则徐有各种关系的人物,择要录入。

(2) 凡所录人物均略述简况,以供读谱时参考。并附一至数首诗题,注明出处。

(3) 凡所录人物名下所注年龄系指林则徐出生时此有关人物的当年年龄。

(1) 姚鼐(1731—1815)年五十五岁。

字姬传，号惜抱。安徽桐城人。官至刑部郎中、四库馆纂修。桐城派古文家。辑有《古文辞类纂》。嘉庆十七年，林则徐路过南京时曾访问他。

(2) 翁方纲(1733—1818)年五十三岁。

字正三，号覃溪。顺天大兴人。官至内阁学士、鸿胪寺卿。金石学家、书法家。著有《复初斋文集》。

(3) 潘奕隽(1740—1830)年四十六岁。

字云甫，一字三松，号榕皋。江苏吴县人。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官户部主事。著有《三松居士集》。

(4) 钱澧(1740—1795)年四十六岁。

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经学家。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官御史。《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七有《题钱南园先生(澧)守株图遗照即追和自题原韵》诗。

(5) 董诰(1740—1818)年四十六岁。

字雅伦。浙江富阳人。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卒谥“文恭”。林则徐会试时的座师。

(6) 陈登龙(1742—1805)年四十四岁。

字寿朋，号秋坪。福建侯官人。乾隆三十九年举人。官至江西连昌府同知。著有《里塘志略》与《秋坪诗存》，与林宾日同隶“读书社”。

(7) 林雨化(1744—1811)年四十二岁。

字于川，一字希五，福建福州螺洲洲尾人。乾隆三十三年举人，曾任惠安、南平、宁德等地学官，任宁德教谕时因揭露官商勾结，被构陷下狱，发配新疆，年近六十，始赦归，所著有《灯花窗诗集》及《古文初集》。近人林怡整理成《林雨化诗文集》一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8) 章煦(1745—1824)年四十一岁。

字曜青，号桐门。杭州人。官至署直隶总督、大学士。卒谥“文简”。

(9) 洪亮吉(1746—1809)年四十岁。

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人。官至贵州学政。诗人、学者。嘉庆四年以抨击时政，遣戍伊犁，次年赦还。

(10) 吴锡麒(1746—1819)年四十岁。

字圣征,号谷人。浙江钱塘人。官至国子监祭酒,后在扬州安定书院主讲。诗人。著《有正味斋集》。嘉庆十八年正月,林则徐由原籍北上过扬时曾有往来。

(11) 吴云(1746—1837)年四十岁。

字玉松,号润之。江苏长洲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官至河南彰德知府。道光十六年,林则徐曾于江苏抚署为吴云庆九十寿辰。所著有《醉石山房诗文集》。

(12) 百龄(1748—1816)年三十八岁。

姓张氏,字菊溪。汉军正黄旗人。官至两江总督。卒谥“文敏”。对林则徐很器重。

(13) 翁元圻(1750—1825)年三十六岁。

字载青,号凤西。浙江余姚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宣南诗社成员,所著有《困学纪闻注》二十卷。

(14) 吴熊光(1750—1833)年三十六岁。

字望昆,号槐江。江苏苏州人。嘉庆十三年任两广总督时曾以断绝贸易对付英国的侵略行动。

(15) 黄钺(1750—1841)年三十六岁。

字左田。安徽当涂人。官至军机大臣。卒谥“勤敏”。有《鸦片烟》古诗述鸦片烟害。

(16) 祁韵士(1751—1815)年三十五岁。

字鹤皋,号筠谿。山西寿阳人。官至户部郎中、宝泉局监督。西北史地学者。嘉庆十年以局库亏铜案遣戍伊犁,十三年释令回籍。

(17) 铁保(1752—1824)年三十四岁。

字冶亭,号梅庵。满洲长白山人。官至漕运总督、两江总督,对漕运制度的改革曾有所建议。

(18) 孙玉庭(1752—1834)年三十四岁。

字佳树,号寄圃。山东济宁人。官至两江总督、体仁阁大学士。鸦片战争前曾在东南各省办理涉外事务。

(19) 松筠(1752—1835,一作1754—1835)年三十四岁。

字湘浦,蒙古正蓝旗人。官至两江总督。嘉庆十六年曾通告外商禁贩

鸦片。

(20) 孙星衍(1753—1818)年三十三岁。

字渊如。江苏阳湖人。官至山东兵备道、督粮道。经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所著有《尚书今古文注疏》、《问字堂集》等多种。嘉庆十七年林则徐路过南京时曾访问孙。

(21) 伊秉绶(1754—1815)年三十二岁。

字组似，号墨卿，又号秋水、默庵。福建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扬州知府。文学家、书法家。著有《留春草堂集》。《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七二有《伊少沂(念曾)属题其尊人墨卿太守(秉绶)〈西溪消夏图〉》诗。

(22) 王学浩(1754—1832)年三十二岁。

字孟养，号椒畦。江苏昆山人。画家。道光四年底曾绘《宣南诗会图卷》。(原件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23) 郑光策(1755—1804)年三十一岁。

字宪光，一字琼河，又号苏年。福建闽县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以不礼和坤未得官，充鳌峰书院山长。所著有《西霞文钞》。林则徐受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较大。林写有《郑苏年师〈抱膝图〉遗照》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四)

(24) 曹振镛(1755—1835)年三十一岁。

字俪笙。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卒谥“文正”。林则徐会试座师，林为曹写有《题新安曹相国师〈花洲饯别图〉和苏斋先生韵》(页一一六)、《新安曹太傅八十寿序》、《次韵和曹(俪笙)相国师赠行，时之官浙右》(页一二九)、《读曹新安相国师随扈巡幸盛京诗敬叠集第一首韵》(页一六一)、《挽曹文正公师》(页一六八)、《曹俪笙相国师七十寿诗》(页一四三)等作。(《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25) 石韞玉(1756—1837)年三十岁。

字执如，号琢堂，又称竹堂，晚年自号独学老人。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状元，官至山东按察使、署布政使。所著有《独学庐稿》、《和石琢堂廉访韞玉〈七十七岁自寿〉原韵》(页一六六)、《琢(竹)翁亦示一诗复次其韵并录奉政》(页三二五)等诗。石韞玉卒后，林则徐制联相挽说：“廿四科名冠柯亭，再听鹿鸣仙忽杳；三十载经传马帐，回思豸绣泽犹长。”(《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26) 郝懿行(1757—1825)年二十九岁。

字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官至户部主事。经学家。有《郝氏遗书》传世。

(27) 韩葑(1758—1834)年二十八岁。

字禹三,号桂舲,自号种梅老农。江苏元和人。官至刑部尚书。著有《还读斋诗集》。林则徐写有《和韩桂舲司马(葑)重游泮宫原韵》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六)

(28) 曾燠(1759—1830)年二十七岁。

字宾谷。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骈体文家。官两淮盐运使、贵州巡抚。著有《赏雨茆屋诗集》。林则徐曾和他讨论盐务问题。

(29) 陈若霖(1759—1832)年二十七岁。

字宗觐,又字望坡。福建闽县人。乾隆五十二年进士。官至湖广总督。嘉庆二十五年,林则徐就杭嘉湖道任时,陈正任浙江巡抚,曾共同商讨过修复浙江海塘的计划。

(30) 钱泳(1759—1844)年二十七岁。

字立群,号梅溪。江苏金匱人。金石学家、书法家。曾客毕沅、张井等人幕。著有《履园丛话》。林则徐写有《题钱梅溪(泳)〈梅花溪上图〉》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五八)

(31) 胡长庚(1759—?)年二十七岁。

字应宿,号少白。安徽歙县人。道光三年进士。曾任云南昭通府知府。

(32) 王绍兰(1760—1835)年二十六岁。

字晚馨,号南垓。浙江萧山人。官至福建巡抚。林则徐与他有书信往来。

(33) 卢荫溥(1760—1839)年二十六岁。

字霖生,山东德州人。官至大学士。谥“文肃”。林则徐在庶吉士馆时与编修郭尚先常被卢召谈掌故。

(34) 刘嗣馆(1762—1820)年二十四岁。

字柬之,一字醇甫,号芙初。江苏阳湖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宣南诗社成员。

(35) 张师诚(1762—1830)年二十四岁。

字心友,号兰渚。浙江归安人。曾任闽、赣、晋、苏、皖等省巡抚。张任福

建巡抚时曾延林则徐入幕，林师事他。

(36) 蒋祥墀(1762—1840)年二十四岁。

字丹林，号散樗老人。湖北天门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鸿胪寺卿。

(37) 张问陶(1764—1814)年二十二岁。

字仲治，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曾任山东莱州府知府。著有《船山诗文集》。

(38) 严烺(1764—1819)年二十二岁。

字存吾，号小农。云南宜良人。官至河东河道总督、江南河道总督。林则徐写有《题严小农观察(烺)〈皋亭饯别图〉，即送入都》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〇)

(39) 鲍桂星(1764—1826)年二十二岁。

字觉生，号双湖。安徽歙县人。官至礼部侍郎。宣南诗社成员。著有《觉生诗钞》。

(40) 游光绎(1764—1833)年二十二岁。

字彤鹵，又字礲田。是林则徐的乡前辈。嘉庆十七年，曾在福州公祭李纲墓活动中任主祭。有赠林则徐赴京就职诗文。

(41) 阮元(1764—1849)年二十二岁。

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嘉庆十八年，林则徐曾和他在宝应相晤。二十二年，阮任两广总督时曾奉清帝命对鸦片偷运活动采取“暂事羁縻”的方针。著有《擘经室集》五十八卷。

(42) 杜燏(1764—1858)年二十二岁。

字次崖，号石樵。山东滨州人。嘉庆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

(43) 周系英(1765—1824)年二十一岁。

字孟才，号石芳，又号海粟居士。湖南湘潭人。嘉庆九年派充福建乡试副考官，林则徐即是科举人。林则徐写有《周石芳师六十寿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八)

(44) 顾莼(1765—1832)年二十一岁。

字希翰，又字吴羹，号南雅。江苏吴县人。嘉庆七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云南学政、侍讲学士。宣南诗社成员。著有《南雅诗文集》、《思无邪室

诗集》等。

(45) 蒋攸钰(1766—1830)年二十岁。

字砺堂,号颖芳。汉军镶蓝旗人(《清史稿》作镶红)。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官至两广、四川、直隶、两江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林则徐曾致书蒋攸钰论政。

(46) 王引之(1766—1834)年二十岁。

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经学家,嘉庆四年探花。官至礼部尚书。

(47) 吴嵩梁(1766—1834)年二十岁。

字子山,号兰雪。江西东乡人。官至黔西知州。著有《香苏山馆诗钞》。宣南诗社成员。

(48) 白镕(1766—1839)年二十岁。

字小山。直隶通州人。嘉庆四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云左山房诗钞》卷五有《寿白小山廷尉镕》诗。

(49) 吴邦庆(1766—1848)年二十岁。

字景唐,号霁峰。嘉庆元年进士。道光十二年继林则徐任河东河道总督。

(50) 秦邦宪(1767—1833)年十九岁。

字晴崖,号穆甫、竹龛。江苏吴江人。嘉庆七年进士。曾为浙江抚署僚属。

(51) 龚丽正(1767—1841)年十九岁。

字闾斋。浙江仁和人。嘉庆元年进士。官至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韦昭注疏》。林则徐写有《东阿旅次赠龚闾斋观察(丽正)》。(《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三六)

(52) 帅承瀛(1767—1841)年十九岁。

字仙舟。湖北黄梅人。官至浙江巡抚,当时林则徐在浙任道员。林则徐写有《帅仙舟中丞七十寿序》。(《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三)

(53) 杨景仁(1768—1828)年十八岁。

字育之。江苏常熟人。官至刑部员外郎。道光三年撰《筹济篇》,林则徐为此书写序,并写信给杨讨论救灾问题。林则徐写有《筹济篇序》。(《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三八九)

(54) 陈用光(1768-1835)年十八岁。

字实思,又字硕士,号石士。江西新城人。官至侍郎。宣南诗社成员。所著有《太乙舟文集》。林则徐写有《题陈石士侍郎(用光)〈韬光步竹图遗照〉》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六八)

(55) 王鼎(1768-1842)年十八岁。

字省崖,号定九。陕西蒲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与林则徐交谊甚厚。林则徐获罪后,王曾奏留在河工效力,谋纾林罪不果。后还朝与穆彰阿意见多不合,悲愤而卒。谥“文恪”。林则徐写有《蒲城王定九协揆七十寿诗》(页一八一)、《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页二〇五)、《哭故相王文恪公》(页二二二)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56) 彭兆荪(1769-1821)年十七岁。

字湘涵,又字甘亭。江苏镇洋人。诗人。著有《小谟觞馆全集》。嘉庆二十五年曾客林则徐杭嘉湖道任所。

(57) 胡敬(1769-1845)年十七岁。

字以庄,号书农。浙江仁和人。官至侍讲学士。宣南诗社成员。著有《崇雅堂诗钞》。

(58) 朱珩(1769-1850)年十七岁。

字玉存,又字兰坡,号兰友。安徽泾县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赞善。宣南诗社成员。晚年主钟山、正谊、紫阳等书院。著有《小万卷斋文稿》。

(59) 潘世恩(1770-1854,生于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应为公元1770年1月17日)年十七岁。

字槐堂,号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谥“文恭”。鸦片战争时,身居枢廷,依违其间,不能与穆彰阿相抗争,为时所讥。道光三十年,咸丰即位,曾应命推荐林则徐再起。著有《思补斋笔记》八卷。林则徐写有《潘芝轩相国(世恩)〈花瑞图〉手卷》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五)

(60) 孙尔准(1770-1832)年十六岁。

字莱甫,号平叔。江苏无锡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闽浙总督。谥“文靖”。道光八、九年林则徐家居守制时,曾参与孙主持下的改善福州水利工

程,并代孙撰《清厘福州小西湖界址告示》和《重浚福州小西湖禁把持侵扣告示》。《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五三二至五三三)有《题孙平叔官保(尔准)平台纪事诗册》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三六)

(61) 杨芳(1770—1846)年十六岁。

字诚村。贵州松桃人。官至湖南提督。鸦片战争时以参赞大臣赴广州。广州之役战败辱国。

(62) 陈寿祺(1771—1834)年十五岁。

字恭甫,又字介祥、苇仁,号梅修、左海,晚号隐屏山人。福建侯官人。汉学家。嘉庆四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晚年主讲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二十余年,林则徐由父林宾日介绍认识陈,受到陈指导治学门径。林则徐很钦佩陈的学识,在《答陈恭甫前辈寿祺》诗中说:“束发读公文,珍如觐鸿宝。”著有《左海文集》等。林则徐写有《题陈恭甫前辈遂初楼》(页一三三)、《答陈恭甫前辈》(页二二)、《陈恭甫先生六十寿诗》(页四六)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63) 朱士彦(1771—1838)年十五岁。

字休承,又字修承,号咏斋。江苏宝应人。嘉庆七年一甲三名进士。宣南诗社成员。官工部尚书。

(64) 朱为弼(1771—1840)年十五岁。

字右甫,号椒堂,又号蕉堂。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漕运总督。宣南诗社成员。所著《蕉声馆诗集》补遗中有颂赞林则徐在苏政绩的诗作多首。林则徐也有倡和诗。

(65) 英和(1771—1840)年十五岁。

姓索绰络氏,字树琴,号煦斋。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著有《思福堂诗钞》十二卷。林则徐写有《和英树琴先生(英和)喜文孙入翰林原韵》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八〇)

(66) 卢坤(1772—1835)年十四岁。

字静之,号厚山。河北涿州人。官至两广总督。道光十二年卢任粤督时曾裁撤巡船、拿办烟贩,但成效不大,对鸦片问题主张弛禁。

(67) 何凌汉(1772—1840)年十四岁。

字云门,一字仙槎。湖南道州人。嘉庆十一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

“文安”。

(68) 方东树(1772—1851)年十四岁。

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古文家，曾游邓廷桢幕。道光十八年作《匡民正俗对》陈禁烟之道。二十二年作《病榻罪言》论制夷之策，皆不得用。著有《仪卫轩文集》。

(69) 周天爵(1772—1853)年十四岁。

字敬修。山东东阿人。官至湖广总督。嘉庆十六年与林则徐同榜中式。

(70) 汤金钊(1772—1856)年十四岁。

字敦甫，号勛兹。浙江萧山人。嘉庆四年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卒谥“文端”。著有《寸心知室存稿》，曾推荐林则徐，并不附和议。

(71) 陶梁(1772—1857)年十四岁。

字宁求，号兔萝。江苏长洲人。嘉庆十三年进士。时任湖北汉黄广德道，署湖北按察使。

(72) 黎世序(1773—1824)年十三岁。

字景和，初名承惠，号湛溪。河南罗山人。嘉庆元年进士。官至南河总督。卒谥“襄勤”。著有《湛溪文集》。林则徐写有《加尚书衔晋赠太子太保江南河道总督黎襄勤公(世序)挽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七至二八)

(73) 张岳崧(1773—1842)年十三岁。

字子骏。号灏山，广东琼州人。嘉庆十四年探花，历官编修、湖北布政使，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张任湖北巡抚。

(74) 吴荣光(1773—1843)年十三岁。

字伯荣，号荷屋。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进士。官至湖南巡抚。金石学家。著有《筠清馆金文》。林则徐写有《题吴荷屋方伯(荣光)归省集》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四八)

(75) 吴廷琛(1773—1844)年十三岁。

字震南，号棣华。江苏元和人。嘉庆七年进士。官云南按察使。著有《归田集》。林则徐写有《寄酬吴棣华前辈》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七六)

(76) 董国华(1773—1850)年十三岁。

字琴涵，又字荣若，号琴南。江苏吴县人。官至道员。宣南诗社成员。

著有《云寿堂诗文集》。

(77) 何其伟(1774—1837)年十二岁。

字韦人，号书田。江苏青浦县名医，常为林夫人治疗，向林则徐提过《东南利害策》十三道。

(78) 齐彦槐(1774—1841)年十二岁。

字梦树，号梅麓。安徽婺源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苏州同知。著有《梅麓诗文集》。林写有《齐梅麓(彦槐)〈送古佛入焦山图卷〉》。(《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六五)

(79) 程怀璟(1774—1852)年十二岁。

字玉农，号小宋。湖北云梦人。曾任云南按察使。

(80) 俞正燮(1775—1840)年十一岁。

字理初。安徽黟县人。经学家、思想家。所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林则徐曾延修《湖北通志》。

(81) 梁章钜(1775—1849)年十一岁。

字闳中，又字芷邻、芷林、菑林，晚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广西巡抚、江苏巡抚。所著有《枢垣纪略》、《藤花吟馆诗钞》。宣南诗社成员。对禁烟运动持支持态度。林则徐写有《题梁芷林方伯(章钜)藤花书屋图》(页三七)、《题梁芷林方伯日送归鸿图》(页五四)、《和芷林留别原韵》(页一七三)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文有《梁芷林观察沧浪亭图诗册序》(页三七四)、《为梁芷邻方伯跋〈庚午雅集图〉》(页三八二)及《称谓录序》(页四一九)等。(《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

(82) 包世臣(1775—1855)年十一岁。

字慎伯。安徽泾县人。曾官江西新喻知县。思想家。所著《安吴四种》对鸦片战争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多所论及。道光十八年初，林则徐赴粤途经南昌时，曾和他相晤。

(83) 林春溥(1775—1861)年十一岁。

字立源，号鉴塘，又号讷溪。闽县人。官至编修。道光十四年主鳌峰书院。所著有《竹柏山房十五种》。林则徐曾向他学清书。

(84) 胡承珙(1776—1832)年十岁。

字景孟，号墨庄。安徽泾县人。官至御史。著有《求是堂文集》。宣南诗

社成员。写有《宣南诗社序》记宣南诗社情况较详。

(85) 王凤生(1776—1834)年十岁。

字竹屿。安徽婺源人。嘉庆十年捐浙江通制。官至署两淮盐运使。著有《读史汇说》。林则徐写有《题王竹屿通守(凤生)〈江声帆影阁图〉》。(《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六)

(86) 张井(1776—1835)年十岁。

字仪九,号芥航。陕西肤施人。嘉庆六年进士。官至河道总督。著有《二竹斋诗钞》。道光十二年林则徐在苏抚任上曾和他共议裁汰冗员。

(87) 陈化成(1776—1842)年十岁。

字莲峰。福建同安人。官至江南提督。道光二十二年在吴淞抗英战死,谥“壮愍”。

(88) 王夔(1776—1843)年十岁。

字亮生,江苏吴县人。科场失意后,即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一部经济方面的专著《钱币刍言》,曾希望通过林则徐实现他的主张,但林则徐并未同意。

(89) 邓廷桢(1776—1846)年十岁。

字纪周,号嶰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进士,官两广总督。鸦片战争时与林则徐合作抗英。后同被遣戍。所著有《双砚斋诗钞》等。林、邓互相倡和的诗词甚多,林则徐写有《和邓嶰筠前辈(廷桢)〈虎门即事〉原韵》(页一九四)、《谢嶰筠前辈饷荔枝》(页一九五)、《将出玉关得嶰筠前辈自伊犁来书,赋此即寄》(页二一五)、《元夕与嶰筠饮,遂出步月,口占一律》(页二二三)、《寿嶰筠七十》(页二三四)、《次韵嶰筠喜余入关见寄》(页二四八)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90) 程祖洛(1776—1848)年十岁。

字问源,号梓庭。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进士,官至江苏巡抚。

(91) 姚元之(1776—1852)年十岁。

字伯昂,号厉青。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92) 宋翔凤(1776—1860)年十岁。

字于庭。江苏长洲人。古文家。官至湖南新宁知县。著有《忆山堂诗录》。道光十五年,林则徐在苏抚任内曾和他有交往。

(93) 郑国鸿(1777-1841)年九岁。

字雪堂。湖南凤凰厅人。官至处州镇总兵。道光二十一年在定海抗英战死。谥“忠节”。

(94) 祁埏(1777-1844)年九岁。

字竹轩。山西高平人。官至两广总督。卒谥“恭恪”。鸦片战争前对鸦片问题主张弛禁。

(95) 黄安涛(1777-1848)年九岁。

字凝舆，号霁青。浙江嘉善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宣南诗社成员。

(96) 宝兴(1777-1849)年九岁。

字见山，号献山。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十年进士。曾任四川总督。

(97) 邓显鹤(1777-1851)年九岁。

字子立，号湘皋。湖南新化人。嘉庆九年举人。著有《沅湖耆旧集》、《南村草堂诗文钞》等。

(98) 祝庆蕃(1777-1853)年九岁。

字晋度，号衡畦。河南固始人。嘉庆十九年榜眼。官至礼部尚书。林则徐的辛未同年。所著《祝大宗伯疏稿》中有《退逆夷疏》和《设海防议》等文，主张抗英。

(99) 姚椿(1777-1853)年九岁。

字春木。江苏娄县人。曾入林则徐幕，与林交谊甚厚。曾先后主讲河南夷山、湖北荆南、松江景贤等书院。林则徐曾多次和他有诗函往还。著有《通艺阁文集》和《诗录》。林则徐写有《仲秋四日，阻风沙洋，姚春木(椿)饷以酒肴，且枉新诗，依韵答谢》(页一九二)、《再答姚春木，即劝做装》(页一九三)、《答姚春木寄怀原韵》(页二六二)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100) 杨殿邦(1777-1859)年九岁。

字翰平，号鹤平。安徽盱眙人。嘉庆十九年进士。曾任漕运总督。

(101) 吴慈鹤(1778-1826)年八岁。

字韵皋，号巢松。江苏吴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侍读。嘉庆二十四年与林同赴云南，任副考官。著有《吴侍读全集》。林写有《次韵答吴巢松前辈(慈鹤)》(页一一九)、《与巢松前辈为归田之约，诗以坚之》(页一〇)。(《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102) 栗毓美(1778—1840)年八岁。

字含辉，号箕山。山西浑源州人。官至河东河道总督。卒谥“恭勤”。

(103) 汤贻汾(1778—1853)年八岁。

字若仪，号雨生。江苏武进人。以世职官至副将。咸丰三年太平军克南京时自杀。谥“贞愍”。能诗善画。其《琴隐园诗集》中有颂扬林则徐政绩的诗。

(104) 唐鉴(1778—1861)年八岁。

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六年进士。官至江宁布政使、太常寺卿。所著有《畿辅水利备览》、《国朝学案小识》。卒谥“确慎”。他与林则徐有书信往来。

(105) 陶澍(1779—1839,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应为公元1779年1月17日)年八岁。

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卒谥“文毅”。宣南诗社成员。著有《印心书屋诗集》。陶与林则徐在苏共事多年，临死前曾推荐林继已任。林则徐写有《题陶云汀给谏(澍)祷冰图》(页四)、《和陶云汀抚部海运初发赴吴淞口致告海神，登炮台作原韵》(页一四五)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106) 沈维鏞(1779—1849,生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应为公元1779年1月29日)年八岁。

字鼎甫，又字子彝，号小湖。浙江嘉兴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著有《补读书斋遗稿》。林则徐嘉庆十六年会试时房师。二人时有信函往还，林写有《致沈维鏞》函陈述鸦片战争中的有关问题。(《林则徐全集》第七册，信札页二六八)林有诗《沈鼎甫师六十寿序》。(《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页四〇八)

(107) 吴其彦(1779—1823)年七岁。

字美存。河南固始人。官至内阁学士。嘉庆二十一年主试江西时，林则徐任副考官。

(108) 周凯(1779—1837)年七岁。

字芸皋。浙江富阳人。官至台湾道。著有《内自讼斋文集》。嘉庆十六年与林则徐同榜成进士。

(109) 伍长华(1779—1840)年七岁。

字实生。江苏上元人。道光十八年任湖北巡抚。

(110) 李宗昉(1779—1846)年七岁。

字静远,号芝龄。江苏山阳人。嘉庆七年一甲二名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宣南诗社成员。著有《闻妙香室文集》。

(111) 黄濬(1779—1866)年七岁。

一名学浚,字睿人,号壶舟,晚号四素老人。浙江台州人。道光二年进士。曾在江西任县官,后以事遣戍新疆,与林则徐颇有往还。所著有《壶舟诗存》,林则徐为之序。

(112) 汤储璠(约1780—1830)年约六岁。

字茗生,又字若孙。江西临川人。宣南诗社成员。

(113) 许邦光(1780—1833)年六岁。

字汝韬,号莱山。林则徐同年友。

(114) 叶申芑(1780—1842)年六岁。

字维郁,号小庚。福建闽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官河南陕汝道。其侄女嫁林则徐次子聪彝。林则徐写有《酬叶小庚司马(申芑)》(页一二五)、《小庚邀集千祥庵,叠僚字韵奉谢》(页二〇八)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115) 朱壬林(1780—1859)年六岁。

字小云。浙江平湖人。曾官御史。嘉庆十六年与林则徐同榜成进士。

(116) 张维屏(1780—1859)年六岁。

字南山,晚号珠海老渔、赤松子。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进士。官至江西南康知府。诗人。著有《松心草堂集》。林则徐在粤时和他交往较多。所著有《松心诗文集》。林则徐写有《题张南山郡丞黄梅拯溺图》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六二)

(117) 周鸣銮(1780—?)年六岁。

字舆和,号晓波。山东单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时任安徽管关庐凤颍道。

(118) 关天培(1781—1841,生于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为公元1781年1月28日)年六岁。

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人。官至广东水师提督。道光二十一年在虎

门抗英战死。谥“忠节”。林则徐写有《题关滋圃延龄瑞菊图》。（《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九六）

(119) 屠倬(1781—1828)年五岁。

字孟昭，号琴鸥。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至江西袁州、九江知府。宣南诗社成员。著有《是程堂集》。

(120) 徐松(1781—1848)年五岁。

字星伯。大兴人。官至陕西榆林知府。西北地理学家。嘉庆十七年遣戍伊犁，进行实地调查，著《西域水道记》。

(121) 何汝霖(1781—1853)年五岁。

字雨人，号问之。江苏江宁人。以拔贡入仕，官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

(122) 龚镗(1782—1835)年四岁。

字屏侯，号声甫。江苏阳湖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123) 李象鹄(1782—1850，卒于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为公元1850年1月4日)年四岁。

字云皋，号双圃。湖南长沙人。林则徐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124) 王赠芳(1782—1849)年四岁。

字曾驰，号霞九。林则徐同年。

(125) 杨国桢(1782—1849)年四岁。

字海梁。四川崇庆州人。以举人入仕，并袭父遇春一等昭勇侯爵。官至闽浙总督。林则徐任豫藩时，杨任豫抚。林则徐曾为杨刊行的《十一经音训》作序。

(126) 卓秉恬(1782—1855)年四岁。

字静远，号海帆。四川华阳人。嘉庆七年进士。官至大学士。林则徐写有《和卓海帆阁学(秉恬)〈江南文闱即事〉原韵》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七四）

(127) 穆彰阿(1782—1856)年四岁。

郭佳氏，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鸦片战争中主和议，为时所诟病。

(128) 周之琦(1782—1862)年四岁。

字稚圭。河南祥符人。官至广西巡抚。著有《心日斋词集》。宣南诗社成员。

(129) 孙起端(1782—?)年四岁。

字极南，号心筠。安徽桐城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曾任贵州粮道。

(130) 冯登府(1783—1841)年三岁。

字云伯，号柳东。浙江嘉兴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宁波府学教授。林则徐赴浙东时曾和他讨论战备问题。著有《石经考异》。林则徐写有《和冯云伯(登府)〈志局即事〉原韵》。(《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五七)

(131) 钱仪吉(1783—1850)年三岁。

初名逵吉，字藹人，号衍石，又号心壶、新梧。浙江嘉兴人。经学家。著有《衍石斋纪事稿》。宣南诗社成员。

(132) 苏廷玉(1783—1852)年三岁。

字韞山，号鳌石，又号退叟。福建同安人。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署总督。鸦片问题论争中，力主严禁。林则徐曾多次和他通信议论时事。

(133) 张熙宇(1783—1853)年三岁。

字玉田，号晓沧。四川峨眉人。道光十三年进士。曾任署广西左江道。

(134) 杨庆琛(1783—1867)年三岁。

原名际春，字廷元，号雪茶，晚号绛雪老人。福建侯官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林则徐同学至友，共出鳌峰书院郑光策之门。林则徐成进士后，荐杨入张师诚幕。彼此颇多往还酬唱。所著《绛雪山房诗钞》有与林诗多首。林写有《杨雪茶〈秋意捺笔图〉》(页六六)、《题杨雪茶(庆琛)〈全陵策蹇图〉》(页一七七)。(《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135) 沈兆沅(1783—1886)年三岁。

字云集，号莹川。直隶天津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曾任四川江安粮道。

(136) 郑祖琛(1784—1851)年二岁。

字梦白。浙江乌程人。嘉庆十年进士。官至福建巡抚、广西巡抚。著有《小谷口诗钞》。道光三十年，太平军起被革职，由林则徐继任。

(137) 陆费瓌(1784—1857)年二岁。

字玉泉,号春帆。浙江桐乡人。曾任湖南巡抚。

(138) 王益谦(1784—1857)年二岁。

字受之,号仲山。陕西蒲城人。王鼎的堂弟。曾任福建侯官知县。林则徐写有《王仲山大令(益谦)以纸索书,旋赠佳茗,且媵以迭韵四绝,依韵答之》、《仲山复迭前韵,再和四首》等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一五八至一五九)

(139) 讷尔经额(1784—1857)年二岁。

字近堂,费莫氏。满洲正白旗人。曾任直隶总督。

(140) 桂超万(1784—1863)年二岁。

字丹盟。安徽贵池人。官至福建布政使。著有《养浩斋诗集》。道光十五年,林则徐署两江总督时,曾请桂校勘《北直水利书》。林则徐写有《喜桂丹盟(超万)擢保定同知,寄贺以诗,并答来书所询近状,即次见示,和杨雪芹原韵》诗。(《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页二〇四)

(141) 廖鸿荃(1784—1864)年二岁。

初名金城,字应礼,号钰夫。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四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文恪”。与林则徐、梁章钜同在鳌峰书院读书,互相切磋砥砺。

附录三

大事简表

乾隆五十年(1785年)乙巳

七月二十六日(8月30日),林则徐生于福建侯官,父宾日,母陈帙。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丙午

十一月,台湾林爽文起事。

是年,江南大灾。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丁未

六月,清廷派福康安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戊申

是年,林宾日应乡试落选,就馆罗氏,携林则徐入塾读书。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

三月,林妻郑淑卿生。

是年,父宾日参加乡试,又以“病目不能终试事”。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庚戌

乾隆八十岁,普免全国钱粮。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辛亥

是年,林则徐开始学作文章。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壬子

十月,清廷同意英派马戛尔尼使华。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

七月,英使马戛尔尼来华。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甲寅

秋,清廷在川、鄂、陕、皖搜捕白莲教成员。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乙卯

正月,贵州石柳邓领导苗民起义。

三月,台湾陈周全起事。

六月,福建督抚大贪污案被揭露;至十月,总督伍拉纳、巡抚浦霖处斩。

九月,乾隆立十五子颙琰为皇太子,定明年为嘉庆元年。

嘉庆元年(1796年)丙辰

正月,嘉庆帝颙琰继位,乾隆自称太上皇帝。

正月,白莲教大起义。

秋,林则徐弟林霏霖生。

十二月,贵州苗民起义失败。

是年,林则徐充佾生。

是年,嘉庆帝禁鸦片入口。

嘉庆二年(1797年)丁巳

是年,林则徐应府试获第一,父林宾日成贡生。

是年,白莲教开始流动作战。

是年,东印度公司获制造鸦片特权。

嘉庆三年(1798年)戊午

三月,白莲教起义首领齐王氏等战死。

是年,林则徐成秀才。从此至中举前主要在鳌峰书院读书。山长郑光策,重经世致用之学。与同学梁章钜、廖鸿荃结交,通过父亲认识陈寿祺,一生交往密切。

是年,林则徐订婚。

嘉庆四年(1799年)己未

正月,乾隆帝死。佞臣和珅得罪。

是年,蔡牵起事。

是年,清廷申明不许贩卖鸦片禁令。

是年，白莲教各地起义军普遍展开流动性作战。

嘉庆五年(1800年)庚申

五月，李长庚追击镇压蔡牵在海面活动。

是年，重申烟禁。

嘉庆六年(1801年)辛酉

六月，北京地区遭受严重水灾。

嘉庆七年(1802年)壬戌

春，英兵船六只来粤。

八月，广东天地会众起事。

是年，林宾日组真率会。

嘉庆八年(1803年)癸亥

闰二月，广东天地会起事失败。

嘉庆九年(1804年)甲子

三月，林宾日就馆文笔书院。

六月，蔡牵进攻台湾鹿耳门，并在温州洋面大败清军。七月，李长庚继续追击。

秋，林则徐成举人；旋与郑淑卿结婚。

十二月，林则徐赴京会试。

是年，消寒诗社初次举办。

嘉庆十年(1805年)乙丑

三月，林则徐会试落选；六月离京归里；十一月抵闽。

五月，白莲教大起义结束。

是年，美国开始自土耳其运鸦片来华。

是年林宾日赴将乐，主正学书院。

是年冬至次年春，消寒诗社集会九次。

嘉庆十一年(1806年)丙寅

五月，林则徐所办公牍得时任汀漳龙道百龄赞赏。

七月，林则徐撰《林希五先生文集后序》。

秋，林则徐任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的书记。

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

春,林则徐入闽抚张师诚幕。

六月,蔡牵与清军不断交战,十二月清军李长庚战死。

是年,林则徐为张师诚手写佛教经卷。

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

十月,林则徐第二次赴京会试。

嘉庆十四年(1809年)己巳

四月,林则徐会试又落选,离京南返。六月抵闽,仍入张师诚幕。

五月,粤督百龄奏定《民夷防范章程》。

九月,蔡牵起事失败。

嘉庆十五年(1810年)庚午

正月,林则徐清理李纲墓址。

十月,林则徐入京,第三次参加会试,十二月抵京。

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

四月,林则徐成进士,入庶常馆。旋请假归省。

嘉庆十七年(1812年)壬申

正月至十月,林则徐在福州家居。

十月,林则徐携眷赴京。沿途晤姚鼐、孙星衍。

年底,居百龄两江督署度岁。

嘉庆十八年(1813年)癸酉

正月,林则徐离南京北上,沿途晤吴锡麒、阮元等。

五月,林则徐抵京,入庶常馆习清文。

六月,清廷议定吸食和贩卖鸦片罪名。

九月,天理教起义。

十一月,失败。

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

正月,林则徐长子汝舟生。

四月,林则徐任编修。

七月,派充国史馆协修。

冬,消寒诗社再次举办。

嘉庆二十年(1815年)乙亥

二月,林则徐承办一统志人物名宦部分。三月,派充撰文官。

三月,清廷规定外船至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并确定官民查禁鸦片的奖惩办法。

九月,林则徐派在翻书房行走。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丙子

二月,林则徐长女尘谭生。弟林霈霖成秀才。

六月,英再派阿美士德使华。

闰六月,林则徐派充江西乡试副考官。

九月,离南昌北归。

八月至十月,林则徐在南昌主持乡试工作。

十月,林则徐抵京复命,派在翰林院清秘堂办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丁丑

正月,林则徐筹办经筵宣讲事宜。

五月,林则徐被保送御史引见记名。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戊寅

二月,林则徐参加翰詹考试,列三等第二十九名。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己卯

三月,林则徐充会试同考官。

春,《消寒诗社图》绘成。

闰四月,林则徐派充云南乡试正考官。

五月至八月,林则徐在由京赴滇途中,记沿途见闻,写成《滇轺纪程》即《己卯日记》,并写下大量诗篇。

八月至十二月,林则徐在昆明主持乡试工作。

十二月十七日,林则徐返京复命。

十二月下旬至次年四月中旬,林则徐参加宣南诗社活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

二月,林则徐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调查河南南岸水利工程的弊端,与督修河工的豫抚琦善第一次交锋。

四月,林则徐任浙江杭嘉湖道。五月,出都。七月,到杭接任。从此结束

了京官生涯。

七月，林则徐改革敷文书院等三书院不合理制度。重修林逋祠。

七月，嘉庆帝死。八月，道光帝旻宁嗣位。

十月，林则徐勘察所属海塘水利。

十一月，林则徐在《致敬與函》中言及在浙为官艰难。

道光元年(1821年)辛巳

二月，林母到任就养。

六月，林则徐为朱晓亭作《启贤录序》。

七月，林则徐以父病辞官归里。

八月，林则徐次女普晴生。

是年，宣南诗社活动频繁。

是年，清廷重申鸦片禁令。零丁洋贩私活动猖獗。

道光二年(1822年)壬午

正月至三月，林则徐家居。

二月，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奏请访查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之事。

三月，林则徐北上。

四月，林则徐抵京，奉命“仍发原省以道员用”。

四月底，林则徐写《上蒋砺堂制府书》，解释去年离任缘由。

五月，林则徐离京南下。

六月，林则徐抵杭，奉派为本科监试。

六月，林则徐倡修于谦祠墓。

八月至十二月间，林则徐署浙江盐运使。

十二月，林则徐任江南淮海道。

是年冬，林则徐写《杭嘉义塾添设孝廉田记》。

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

正月，林则徐升任江苏按察使。

五月至七月，江苏大雨成灾。

七月，松江娄县发生民变。

七月，林则徐写《致杨氏昆仲》函讨论救灾方法。

七月，林则徐又写《致杨国翰》函，谈在苏整顿吏治民风及清理积案工作。

九月，潘曾沂招林则徐饮，并赠诗颂林在苏政绩。

十月，林则徐入覲。

十二月，返抵苏州，奉命署江苏布政使。

道光四年(1824年)甲申

正月，林则徐发布各种有关救灾布告。

约七月，江浙大吏孙玉庭等奏请任命林则徐综办江浙水利。

闰七月，林母陈氏逝世。

八月，清廷派林则徐筹浚江浙水道。

八月，林则徐回籍奔丧。次子林聪彝生于旅途。

十一月，江南高家堰决口。

是年，撰《慕中丞疏稿》序。

是年，王学浩绘《宣南诗会图卷》。

道光五年(1825年)乙酉

正月，林则徐在籍守制，撰《闽县义塾记》。

二月，清廷命林则徐赴南河督工。四月，林以素服到工。

五月，林则徐与江督魏元煜多次商谈明年实行海运事。

五月，林则徐作《杏花江雨图》。

五月下旬，林则徐陪同陕抚伊里布、鲁抚琦善察看高家堰工程。

八月，林则徐告病回籍。

弟林霏霖中举。

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

四月，清廷命林则徐以三品卿衔署两淮盐政，辞未赴任。

四月，林则徐撰《重建华林寺碑记》。

十二月，林则徐三子林拱枢生。

是年，林宾日立《析产阉书》。

道光七年(1827年)丁亥

二月，林则徐离闽北上。

三月，林则徐途经苏州，晤潘曾沂，为宣南诗社图卷题诗，并写诗赞扬潘的“区田法”。

五月，清廷任林则徐为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

闰五月，林则徐到陕任，旋擢江宁布政使。

八月，林则徐为岳家撰《南湖郑氏祭田记》。

九月，林父就养，卒于衢州途次。

十月，林则徐撰《跋沈毅斋墨迹》，主张初学书法从唐帖入手。

十月，林则徐奔父丧回籍。撰《先考行状》。

是年，林则徐手定《使滇小草》。

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

正月，林则徐抵家守制。

秋，林则徐为友人张祥河撰《使闽纪程诗草序》。

十一月，林则徐在籍与官绅协力重浚小西湖。

是年，林则徐撰《重修积翠寺记》。

道光九年(1829年)己丑

正月，林则徐在籍守制。

八月，重浚小西湖工程基本完工，林为之写诗题联。

十月，英船自七月至十月共有二十二只到达澳门。

十月，林则徐重修李纲祠。

是年，林则徐在籍曾撰较多诗文，均见《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文录及第六册诗词卷。

道光十年(1830年)庚寅

正月，林则徐父丧服阕。

二月，林则徐写《金匱要略浅注》叙言。

四月，林则徐北上途经苏州，晤友人潘曾沂、梁章钜，并为其写诗文。

闰四月初七日，林则徐抵京觐见。

闰四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与辛未同年在宣南龙树院聚会，林撰《龙树院雅集记》。

六月，林则徐在京与龚自珍、张维屏、潘曾莹、黄爵滋、魏源等人有所交往。

六月，林则徐受任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

八月，林则徐抵任，发出整顿积弊的告示和饬扎多通。

十一月，清廷任林则徐为河南布政使。

十一月，撰《曹太傅师制义序》。

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

二月，林则徐赴豫就任。

六月，林则徐代苏省办理采购河南米麦运江苏救灾事。

七月，林则徐致函苏抚程祖洛论救灾事。

七月，林则徐调任江宁布政使。

八月，林则徐提出解决救灾问题的建议十二则。

十月，林则徐同年友程恩泽写诗推重林则徐救灾恤民的才能和学术。

十月，林则徐奉命总司江北賑抚事宜，旋擢任东河河道总督。恳辞未准。

十二月，林则徐到河督任。

是年，拟《江苏查賑章程》十条。

道光十二年(1832年)壬辰

正月，林则徐亲历沿河工次，查勘工程及料垛。

正月至八月，英船阿美士德号在我国沿海进行侦察性活动。

正月，林则徐上奏揭露河工诸弊端。

二月，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

四月，林则徐为《庚午雅集图》题诗。

六月，林则徐接任苏抚。

六月，林则徐在苏州开课书院，识拔冯桂芬，委托编校《北直水利书》。

六月，林则徐提出对外船搜查、焚烧鸦片的主张。

八月，林则徐监临江南乡试，改革考场制度。

十月，林则徐为杨景仁《筹济篇》撰序。

十二月，林则徐提出考察官吏当自“自察”始的主张。

是年，鸦片走私输入达二万余箱。

道光十三年(1833年)癸巳

正月，林则徐作《复陈恭甫先生书》，指出江苏难治的要害，并陈述治漕治河的主张。

正月，潘曾沂希望林则徐支持其区田法，可见林则徐重视改进农耕技术。

四月，林则徐针对江浙两省银昂钱贱、商民交困的情况提出了对策。

七月，英废东印度公司独占权。

七、八月，江苏水灾，林则徐提出抚恤灾民办法。

八月，林则徐整理沿江沙州产权。

十月，英任律劳卑为对华贸易总监督。

十月，林则徐为王砚农《绘水集》撰序。

十一月，林则徐命常昭二县绅富捐款修浚白茆河道。

十一月，林则徐上疏历陈江苏连年遭灾，负担沉重，请求缓征。这是当时传诵一时的名奏。

十一月，林则徐发表对灾区赈务的见解。

十二月，林则徐连致陶澍二函，陈述江苏灾情，要求缓征。

冬，林则徐设粥厂，并实行“担粥法”。

道光十四年(1834年)甲午

正月，林则徐在苏抚任，致力于兴修水利。

二月，林则徐撰《江南催耕课稻编序》。

三月，林则徐查勘刘河、白茆河工程。

四月，林则徐改善镇江一带运河河道。

五、六月，林则徐在抚署署园试种早稻。

六月，林则徐用生员办赈。

六月，撰《昭代丛书》序。

六、七月，林则徐视察太仓地区水利工程。

七月间，江苏大雨成灾，林则徐兴修之水利发挥调节水量功效。

七月底八月初，英舰强闯广州省河并沿省河进攻挑衅。

八月，林则徐在江宁监临秋试。

十一月，林则徐提出理漕主张。

十二月，林则徐颁发挑浚丹徒、丹阳二县运河章程十八条。

是年，长子汝舟娶妻陆氏。

是年，林则徐提出对洋银出洋问题的意见。

是年，英输华鸦片 21 885 箱。

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

正月，林则徐整修“丰备仓”。

春，林则徐究心于改革漕务。

四月，林则徐履勘水利工程。

五月，林则徐亲自验收扩建的苏州育婴堂。

六月，林则徐作《祷雨祝文》求雨。

六月，江苏宝山等地风潮，海塘坍塌。

闰六月，林则徐写《二次祷雨祝文》，提出旱灾造成的“八可哀”。

七月，江苏大雨风暴。

七月，林则徐要求豁免民欠钱粮。

八月，林则徐监临江南乡试。

九月，邓廷桢任两广总督。

九月，黄爵滋上《敬陈六事疏》，论及严禁鸦片的主张。

九月，林则徐提出加筑宝山海塘方案。

九月，长子林汝舟成举人。

十一月，林则徐署两江总督。

十一月，林则徐发表有关漕务意见。

十二月，林则徐请桂超万校《北直水利书》。

是年，林则徐撰《制义平秩序》及《张孟平骈体文序》。

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

二月，林则徐回苏抚本任。

四月，许乃济提出弛禁鸦片主张。

五月，宝山海塘工程完成。

七月，林则徐再署江督。

八月，朱嶙与许球分别上疏反对许乃济的弛禁论。

九月，邓廷桢、祁埏、文祥等赞同许乃济弛禁论。

九月，林则徐撰《湖滨崇善堂序》。

十月，袁玉麟上奏反对弛禁。

十月，林则徐在盐城地区访查民情。

十一月，林则徐提出银圆折纹银七钱三分建议。

十一月，林则徐奉召入觐。

十二月，林则徐离任晋京。

是年，林则徐在江苏各地推行兴建水利，整顿漕务，救灾办赈等事。

是年，林则徐撰《娄水文征序》、《三吴同官录序》、《重刻庆芝堂诗集序》及《两淮都转陶泉俞公墓志铭》等文。

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酉

正月，林则徐抵北京。清廷任林则徐为湖广总督。

二月，林则徐离京赴任；三月抵任。

三月，林则徐向清廷报告湖北私盐充斥情况。

四月，林则徐校阅官兵。

五月，襄河泛滥，荆江水溃，林则徐制订《防汛事宜》十条。

五月，林则徐在楚积极堵缉私盐。

六月，林则徐到襄河一带勘视堤工。

六月末，林则徐离省，周历湖广，视察水情、吏治、戒备、民情等。

七月至九月，林则徐到两湖校阅营伍。

十月，巴麦尊决定派舰来华。

十一月，郑夫人等至武昌。

十二月，与鄂抚会衔上《清理屯田章程折》，提出具体回赎办法六条。

十二月，林则徐与湖抚钱宝琛函商苗疆事宜。

是年，林则徐写《楚南同官录序》。

是年，王鏊成《钱币刍言》。希望林则徐采纳上奏。

是年，英输华鸦片 34 373 箱，实销 28 307 箱。

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

正月，林则徐、钱宝琛奏筹辰沅道属苗疆屯防办法八条。

二月，林则徐疏陈整顿盐务办法。

四月，林则徐获知长子林汝舟成进士。

闰四月，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主张严禁。

五月，林则徐上陈“禁烟六策”，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

五月，英驻印度海军总司令马他仑率舰来华。

七月，林则徐焚毁江夏、汉阳二县所缴烟具，并在湖广地区大力推行严禁政策。

八月，林则徐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

九月，林则徐率属查验和销毁烟具、烟土。

九月，许乃济降品休致。

十月，林则徐奉命离任入覲。

十月，广州上万民众因英人干涉中国处理烟犯围攻商馆。

十一月，林则徐抵京。自十一日至十八日，连续召见八次，十五日第五次召见时奉派为钦差大臣。林则徐面奏有关直隶水利事宜十二条，即《畿辅水利议》内容。

十一月，龚自珍为林则徐写送行赠序。

十一月，林则徐离京赴粤。并向座师沈维鏞表示以国事为重的决心。

十二月，林则徐途经安徽舒城，邀约曾任香山令的田小泉晤谈缉烟问题。

是年，撰《四书题解》。

是年，鸦片输入达 40 200 箱。

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

正月，林则徐经江西抵粤就任。

正月，林妻郑氏回籍为次子次女完婚。

二月初，林则徐先后发布劝告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的示稿多件，并另刊《禁烟章程十条》。

二月初，林则徐组织译书译报的活动。

二月初四日，林则徐等传讯十三行洋商，发给令鸦片贩子缴烟谕帖二件。

二月初十日，林则徐为制裁义律指使颠地违法潜逃的行为，决定对商馆暂行封锁。

二月十二日，林则徐向鸦片贩子发交缴烟示谕四条。

二月十四日，义律允交烟 200 283 箱。林则徐命广州府颁发收缴鸦片章程四条。

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制订收缴烟土章程七条。

二月二十一日，广州士绅在大佛寺设局收烟。

二月二十八日，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在虎门布置收烟工作，并开始收烟。

二月，林则徐曾拟写致英王照会一件，未上报与颁发，但已在外间流传。

三月初七日，林则徐提出虎门海口具体设防计划。

三月初九日，陶澍病危，推荐林则徐继任。

三月十八日，林则徐有《致莲友》函，分析现状，充满信心。

三月二十六日，清廷令林则徐在广州就地销毁烟土。

三月底止，广州地区禁烟卓有成效。

四月，林则徐赴横档察看海防。

四月初六日，烟土全部收清，共 19 187 箱、2 119 袋。林则徐上《外人夹带鸦片罪名应议专条片》，提出立“人即正法，货物入官”专条，并表述其对资本主义侵略性的认识。

四月初七日，林则徐调任两江总督。

四月二十二日，林则徐根据清廷就地销毁的命令，开始销烟。

四月二十九日，林则徐派人与柏驾会晤，讨论有关地理方面问题。

五月初四日，林则徐上《销化烟土已将及半情形片》报告销烟办法及进行状况。十五日，销烟工作全部告竣。

五月初五日，清廷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三十九条。

五月初七日，外国传教士与商人参观销烟，并撰文记事。

五月十五日，销烟工作全部告竣。

五月十八日，上报自四月起至今又续获烟犯烟具等情况。

五月二十七日，英水手棍毙九龙尖沙村民林维喜。

五月二十九日，林则徐等颁布禁烟治罪条例十七条。

六月，林则徐派人查办林维喜案，并邀人译《各国律例》。

六月十五日，林则徐举行观风试。

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等会奏《拟谕英吉利国王谕》。

六月，禁烟消息传到伦敦。

七月初四日，义律自行开庭审理林维喜案件有关罪犯。

七月七日至八日，林则徐、邓廷桢视察香山炮台，封锁澳门，并驱逐义律等出澳门。

七月十四日，林则徐一再表示对林维喜案的严肃处理态度。

七月十八日，上报自五月十九日至七月初三续获烟犯烟具情况。

七月二十日，林则徐、邓廷桢会衔发出《颁发禁烟交凶简明条约告示》，规定四项内容。

七月二十三日，林则徐发出《谕沿海民人团练自卫告示》，号召沿海居民

抗击外国侵略者。

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上折片向清廷报告民情可用。

七月二十六日，林则徐、邓廷桢抵达澳门，受到热烈欢迎。

七月二十七日，九龙战役发生，鸦片战争从此正式爆发。

八月初六日，林则徐移驻虎门。

八月十一日，林、邓会衔向清廷报告九龙海战详情。

八月十三日，林则徐向义律重申严禁鸦片，维护法制的决心。

八月十五日，林则徐等查看沙角炮台兵备。

八月二十四日，英内阁会议决定发动对华侵略战争。

八月二十七日，林则徐写《月华清》和词及《眺月》诗抒怀。

九月，林则徐向英人连续发出谕帖，贯彻二月间所提具结要求；并奏陈坚持具结的理由。有人对此持异议。

九月初八日，英船汤姆士·葛(Thomas coutts)咄哪号遵式具结。

九月十二日，巴麦尊密函告知义律：英决定侵华。

九月二十一日，林则徐斥责义律抗拒具结、破坏禁烟的行为。

九月二十七日，英国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提交意见书，主张武装侵华。

九月二十八日，穿鼻海战爆发。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初八间，官涌地方连续发生六次战役。

九月二十九日，英授予义律侵华活动全权。

九、十月间，林则徐请人译《对华鸦片罪过论》。

十月初九日，林则徐等视察横档、靖远炮台。

十月十六日，林则徐上折报告穿鼻、官涌各役战况。

十一月初一日，林则徐布告自初一日起停止英国贸易。

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上奏论证禁绝鸦片不致妨碍贸易。

十一月初九日，又复奏论漕务之弊，提出四项纠正办法。

十一月十一日，林则徐接见英国遇难船员，并进行了谈话。

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晤梁廷枏、张维屏等交谈时事。

十二月初一日，林则徐任两广总督。中英贸易完全停止。

十二月初四日，林则徐向清廷报告宣布断绝贸易的情况，并将断绝贸易后，禁烟所面临的困境，归纳为十个问题，发给部属，征求意见。

十二月十一日，曾望颜上《封关禁海议》。

十二月十四日，林则徐与怡良函商募勇抗英事。

同日，林则徐命英船弯喇带去致英吉利国王书。

十二月二十四日，林则徐条复骆秉章整饬洋务章程，提出五项对策。

十二月二十八日，祁寓藻、黄爵滋驰往福建查办沿海鸦片走私问题。

是年，林则徐译《华事夷言》。

道光二十年(1840年)庚子

正月初一日，林则徐接任两广总督。

正月十八日，英国任命乔治·懿律为对华谈判全权公使，并预拟《对华条约草案》。

正月二十七日，林则徐组织渔民、疍户及水师等对英船进行火攻。

二月底，林则徐在粤又续获烟案 176 起。

三月至十一月间，黄爵滋奉命在浙闽调查。

三月初六日，林则徐严惩缉私作恶官弁。

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建议将烟犯财产充赏。

三月二十六日，林则徐议复《封关禁海议》。

二、三月间，林则徐加紧制造船只，训练士卒。

四月，林则徐检阅舰船；并在尖沙嘴、官涌等地增设炮台。

五月初九日，广东水师及水勇在磨刀洋火攻英船获胜。

五月下旬，英国续来兵船。林则徐增修虎门等地战备。

六月初二日，义律率舰离粤北侵，到厦门投书。

六月初五日，林则徐与怡良会衔发出《英夷鸱张安民告示》，号召人民杀敌。

六月初八日，英军侵占定海。

六月初十前后，英船又有北上赴津者。

七月初九日，任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查办浙江“夷务”。

七月十四日，英舰抵大沽口，琦善馈物。义律投交致清宰相书，提出无理要求，并封锁我国沿海口岸。英舰赴辽东。

七月中旬，林则徐加紧战备。颁布剿夷兵勇约法七章。

七月二十二日，清廷收到琦善与英方交涉情况奏报。

七月二十二日，英军在广州关闸挑衅，遭到回击，林则徐写成报告，但未上奏。

七月二十四日，函怡良，详述关闸战役经过。

八月初一日，英舰回大沽口。

八月初二日，林则徐函告怡良备战情况。

八月初三日，琦善向义律赠犒军物品。

八月初四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南岸会议。

八月初九日，清廷向英表示拟重治林则徐。

八月二十日，林则徐因清廷接受投书而感到极大的不安与愤慨。

八月二十二日，清廷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并命沿海督抚对英船“勿以攻击为先”。

八月二十九日，林则徐上奏自请处分，并附上《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

九月初三日，林则徐、邓廷桢被严加议处，琦善接署粤督。

九月初八日，林、邓革职。下旬，广州商民纷纷挽留林则徐。

十月初一日，林则徐奉命留粤以备查问差委。

十月十三日，伊里布与懿律签订定海休战条约。

十一月初六日，琦善至粤。次日即派人与义律进行交涉。

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则徐致函叶小庚，牒陈禁烟运动的经过。

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琦善与英人交涉英人所提条件。

十二月十三日，义律胁迫琦善接受全部要求。清廷拒绝英方要求，准备作战。

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攻陷二角炮台，陈连陞父子死难。

十二月十六日，义律向关天培提出弭兵条件五款。

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写长信与子女舟，指斥琦善投降活动。

十二月二十九日，义律单方面发布包含四项要求的初步协定（所谓《川鼻草约》）。

是年，林则徐继续进行译书工作。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

正月初四日，英军占领香港。初五日，琦善晤义律。

- 正月初五日,琦善宴义律。
- 正月初五日,琦善以二角炮台失守交部议处。
- 正月初五日,清廷对英宣战;初八日,任奕山为靖逆将军。
- 正月初十日,义律发公告,宣布对香港统治的开始。
- 正月十九日,裕谦奉命为钦差大臣,代替伊里布。
- 正月二十二日,林则徐、邓廷桢同赴白泥涌一带看河道。
- 正月二十八日,林则徐致函沈维鏞,详述二角战役后广东的局势。
- 二月,伊里布、琦善得罪。
- 二月初六日,怡良、裕谦相继揭发琦善卖国行为。
- 二月初六日,英军攻陷虎门炮台,关天培死难。林则徐写联悼念。
- 二月初九至十二日,林则徐筹款募练壮勇。
- 二月十三日,杨芳抵粤。
- 二月十四日,伊里布革职留任,二十日琦善捕押入京。
- 二月二十一日,英军骚扰省河。
- 二月下旬至三月初,各地援兵陆续到粤。
- 三月,林则徐迎晤奕山等。向奕山提出“御夷六策”。
- 三月二十五日,清廷命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候旨。
- 闰三月十三日,林则徐离粤赴浙。
- 四月初一日,广州之役,清军失败。初七日,奕山与英订《广州协定》。
- 四月初七日,骆秉章奏劾琦善。
- 四月初九日,三元里“平英团”抗英斗争爆发。
- 四月十一日,巴麦尊向璞鼎查发第十六号训令。
- 四月十八日,奕山等撤离广州城。
- 四月二十一日,林则徐抵达宁波。即与冯柳东等研讨兵器问题,尤重船炮的改进与制造。
- 四月,邓廷桢遣戍伊犁。
- 五月初十日,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 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收到遣戍伊犁谕旨。次日离镇海北上。
- 六月十四日,伊里布发往军台效力。
- 六月十六日,河南黄河决口成灾。

六月二十三日，琦善处斩监候秋后处决。

六月二十四日，璞鼎查率舰到澳门。

六月间，林则徐抵杭州。

七月初，林则徐途经苏州。中旬，在镇江晤魏源。十五日在扬州奉命折回东河效力赎罪。

八月十六日，林则徐到河南。

八月十七日，英军攻陷定海，三镇死难。相继陷镇海、宁波。

九月初四日，清廷任奕经为扬威将军。

九月初五日，琦善改发军台效力。英舰进扰台湾。

九月，林则徐在河南河工工地。

十月二十日，奕经抵苏州。

十一月中旬，英军进攻余姚、慈溪。

十一、十二月间，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

十二月十一日，奕经移住嘉兴。

是年，林则徐在河工所写诗篇，多收入《林则徐全集》第六册诗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壬寅

正月，奕经到杭绍地区，冒然决定反攻宁波等城。

正月，钟人杰起义势力发展。

二月初五至初七日，奕经战败。

二月初八日，东河工竣，林则徐仍发往伊犁。

二月，林则徐致函吴嘉宾阐发其军事思想。致函李星沅论浙事之坏。

二月中旬，林则徐函友人，谈及在祥符工地襄办黄河堵口工程情况。

二月十三日，清廷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加钦差大臣衔；十七日，给伊里布七品顶戴，随耆英赴浙。

三月二十七日，英军离宁波、镇海北攻。

三月，林则徐赴戍途中过洛阳，写《同游龙门香山寺记》及诗多首。又写《致苏廷玉》信，提出海防主张。

四月，林则徐游华山。

四月初九日，英军攻陷乍浦。

四月二十七日，道光帝下“罪己诏”。

四月，王鼎卒。

四月，林则徐因患疟疾，留西安调治，直至七月。

五月初八日，英军攻陷吴淞，陈化成死难。十一日，英军攻陷上海。

六月十四日，英军攻陷镇江，进抵江宁。

六月底，璞鼎查等抵达江宁。

六月，林则徐为朱彬《礼记训纂》写序。

七月，清廷命耆英、伊里布全权洽降。

七月初六日，林则徐由西安登程赴戍，至十一月抵戍所，逐日记录，写成《荷戈纪程》日记。

七月初七日，英提胁降要求。

七月初八日，林则徐行抵乾州，遇大雨，与长子林汝舟在此相别，并写诗劝慰。

七月十四日，林则徐行经泾州、平凉。

七月二十四日，中英签订《江宁条约》。

七月二十九日，林则徐抵兰州，停留一旬。

七月，魏源撰成《圣武记》十四卷。

八月初二日，清廷批准《江宁条约》。

八月上旬，林则徐函姚春木、王子寿，详述三年行事。

八月十五日，林则徐在凉州借读《求志居诗文稿》稿本，并写题记。

八月，升平社学建成新址。

九月初一日，林则徐行至甘州抚彝城，得知江宁订约讯。经肃州，出嘉峪关，沿途写诗。日记多记路途艰困。

九月十四日，林则徐行抵安西，致友人函，对江宁订约感到愤懑。

九月十四日，牛鉴革职拿问，召奕山来京，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兼广州将军，办理善后。

九月二十三日，林则徐行抵哈密，在《日记》中详记当地历史、地理、社情及行旅路程等。

九月二十七日，林则徐沿天山西南麓行进。

十月初六日，广州发生烧“洋馆”斗争。中下旬，钱江等号召群众团练抗英。

十月十三日，林则徐行至乌鲁木齐。

十月二十日，士人钱江等集众数千于府学明伦堂宣读《全粤义士义民公檄》。

十一月初九日，林则徐抵达戍所伊犁。

十一月间，东平、南平等社学成立。

十二月十一日，清廷惩处在台湾抗英人员姚莹、达洪阿。

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起用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

十二月，魏源撰成《海国图志》五十卷。

是年，林则徐录成《软尘私议》一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癸卯

正月，林则徐在戍所。写诗表述情怀。

二月，林则徐函张师诚子张应昌，详述对局势及个人处境的心情。

三月间，清廷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赴粤；予琦善二品顶戴、授热河都统。

四月初四日，陈庆镛上《劾琦善、奕山、奕经疏》。

五月，耆英赴香港换约。

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在香港公布。

七月初七日，清廷释邓廷桢回籍。

闰七月，邓廷桢召回任甘肃布政使。林则徐为此写了许多致人函，反复陈述戍所生活和盼归心情。

八月十五日，中英虎门条约签订。

九月，厦门、上海开埠。

十月，清廷起用琦善、奕山与奕经。

十一月十二日，宁波开埠。

冬，林则徐提出捐资，兴办阿齐乌苏废地垦务。

是年，林则徐在戍所写了一些诗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

正月，林则徐在戍所。

二月，耆英任粤督。

春，林则徐、邓廷桢间有倡和诗，共忆禁烟运动中的友谊。

四月，广东人民开展反租地斗争。

五月十八日，中美望厦条约订立。

五月，林则徐捐资议修阿齐乌苏荒地龙口地段开垦工程。

六月，耒阳阳大鹏抗粮斗争。

八、九月间，林则徐向较多亲友致函，陈述谪居及求还的无奈心情。

九月十三日，中法黄埔条约订立。

十月，伊犁将军布彦泰奏陈林则徐劳绩，请予录用。

十月初三日，林则徐谢绝金安清倡议捐资纳赎。

十一月，林则徐奉命在库车、阿克苏等地勘办开垦事宜。

是年，《衡斋杂录》辑成。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乙巳

正月至九月，林则徐在新疆各地履勘垦地、兴修水利。

正月十九日，林则徐改进民间水利设施——卡井。

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与全庆开始查勘库车垦地。至九月林则徐被召回，二人始终共勘南疆垦田。

二月至六月，林则徐写《回疆竹枝词》三十首。

六月初一日，林则徐在致郑夫人家书中，表露急切盼归的心情。

六、七月间，致函林汝舟，发表将垦地归还回民耕种的主张。

九月初二日，云南永昌回民进行武装反抗斗争。

九月二十八日，清廷命林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十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全庆会衔发布《查勘哈密地亩严禁私垦勒租收费告示》。

十月，永昌回民反抗斗争被镇压。

十一月初四日，清廷命林则徐以三品顶戴署任陕甘总督。

十一月初六日，林则徐在哈密获悉以四五品京堂起用之信息。

十一月十一日，林则徐由哈密启程返京。

十二月初十日，林则徐在凉州接署陕督。

十二月十八日，广州人民进行“反知府斗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丙午

正月，林则徐在陕甘总督署任。

二月至六月，陈德培开始由林则徐译稿中选辑《洋事杂录》，六月完成。

- 三月二十日，邓廷桢卒。清廷命林则徐继邓廷桢任陕西巡抚。
- 三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制定约束藏民章程四条。
- 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赴陕抚任。七月初九接任。
- 六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函刘闻石，告知陕省情况。
- 七月初九日，林则徐抵西安，接任陕抚。
- 九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向清廷报告陕西“刀匪”情况。
- 十月初，林则徐主陕西武闾。
- 十一月初，林则徐病情加重，清廷准假三月。
- 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对解决银贵钱贱问题，主张陕西仍应银钱并重。
- 十二月初，林则徐对解决“救灾”问题，提出“缓征”主张。
- 十二月初十日，林则徐离任治病。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

- 正月，林则徐为诸子立分书。
- 二月，林则徐销假回任。
- 二月十八日，德庇时率兵船闯入省河，社学群众英勇反抗。
- 三月十六日，清廷命林则徐为云贵总督。
- 四月十二日，林则徐由陕经川赴滇。
- 五月初六日，林则徐到成都。
- 六月十五日，林则徐到昆明，次日接任。
- 六、七月间，有致黄宅中、黄德濂等函，讨论地方治安及生产等事。
- 七月，林则徐处理回汉纠纷问题。
- 八月中旬，姚州白盐井地方回汉纠纷。
- 十月十五日，林则徐妻郑氏卒。
- 十月底，黄竹岐事件。
- 十一月底，林则徐主张镇压保山七哨杀回抗官的汉族地主暴乱。
- 是年，魏源《海国图志》增补成六十卷。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戊申

- 正月，林则徐在滇督任。
- 正月初九日，林则徐发布告示，宣布处理回汉问题政策。
- 二、三月间，林则徐镇压保山七哨汉民暴乱及弥渡回民起事各案。

二月，祁寓藻致函林则徐，议论回汉纠纷问题。

三月，林则徐办结保山七哨事件。

四月，林则徐迁保山回民至官乃山。

六月，林则徐致函汪本铨，发表对捐输、漕运及回汉纠纷等问题的见解。

六月，林则徐处理丁灿庭、杜文秀京控案。

六月，林则徐与程裔采共商镇压反抗措施。

六月，林则徐具报审办白井暴动的有关案犯。

七月十九日，清廷以林则徐镇压反抗有功，加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花翎。

十月二十四日，林则徐提出加强武力的具体方案。

十二月，林则徐校阅驻军。

十二月下旬，林则徐上报全年所办“盗匪”案件。

是年，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声势浩大。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己酉

正月，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

二月二十日，林则徐奉命议复有关云南开矿问题，并制定四项章程。

二月，林则徐为梁章钜《制艺丛话》作后序。

三月，升平社学等反进城斗争获胜。

四月，林则徐镇压腾越彝民暴动，得到清廷嘉奖。

五月十四日，林则徐旧病复发请假调治；六月，病势加剧请开缺；七月批准；八月卸任。

五月二十八日，林则徐函刘建韵(闻石)，陈述告归求去的原因。

七月十八日，林则徐复函邵懿辰详述引退原因。

七月，林则徐为《大定府志》作序。

八月二十六日，林则徐卸滇督任。

九月，林则徐离滇归闽。沿途写答诗，并读《大定府志》。

十月，李沅发起义。

十一月二十一日，林则徐与左宗棠在长沙舟中相晤。

十二月底，林则徐居南昌养病度岁。

是年，林则徐纳缪氏为侧室。

道光三十年(1850年)

正月,道光帝死。

正月,林则徐函沈衍庆,劝其勿触时忌。

二月初五日,林则徐函姚春木,对英人入居福州表示愤慨。

二月,林则徐在途中题《鳌峰载笔图》。

三月初三日,林则徐回居福州,获知道光帝讣讯。

三月,林则徐进行反英人入城的活动。

五月,清廷拟起用林则徐。

六月,洪秀全领导上帝会众在金田起义。

七月,林则徐函苏鳌石,表达对侵略势力的愤慨。

七至九月间,林则徐关心外来侵略势力动态和国内反抗局势。

九月,清廷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西镇压反抗。

十月初二日,林则徐奉命后即抱病启程。十九日,行至潮州普宁卒。二十七,粤督徐广缙具奏林则徐病故事。

十一月,清廷悼恤林则徐。

附录四

征引参考书目

一 林则徐的著作和手迹

- [1] 《林则徐全集》十册, 来新夏等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

[按] 全集分奏折、文录、诗词、信札、日记、译编六卷。

- [2] 《林则徐集·奏稿》上、中、下三册 1965 年 3 月铅印本

- [3] 《林则徐集·公牍》 1965 年 3 月铅印本

- [4] 《林则徐集·日记》 1962 年 4 月铅印本

[按] 以上三种均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出版。

- [5]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 陈锡祺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

[按] 《补编》增补奏稿 13 件, 公牍 43 篇和日记 6 份。

- [6] (林氏家藏)《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 方之光等点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8 月版

[按] 此稿原抄件藏南京大学图书馆。钞本共四册, 用四周双边红格云山房笺抄写, 页十八行, 行二十字, 收集了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即林则徐任钦差大臣及粤督期间之奏稿。

- [7] 《林则徐甲戌年(嘉庆十九年)日记》传抄本 来新夏藏

[按] 此日记原稿共十八页, 半页九行。起十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四

日,未标年次。但十月十四日条记:“是日曹侗笙相国师六十寿辰。”按曹侗笙名振鏞,道光十五年卒,得年八十一岁,倒推二十一年,六十岁应为嘉庆十九年,则此近三个月的日记当为嘉庆十九年十月至十二月所记。中华书局本《林则徐集·日记》中未收印。后收入《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

[8] 《林则徐嘉庆二十二年日记》 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十一

[按] 此日记起正月至六月,除正月稍详外,其他四个月均简略。

[9] 《林则徐乙巳年(道光二十五)日记》 钞本 林纪焘原藏 林则徐纪念馆藏 (现有《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印本)

[按] 此抄本封面题《抵金汇帙》,用云左山房红格纸,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共四十七页,起正月初一日至七月初八日,林则徐在六十一号家信中曾谈到这部分日记说:“自本年正月起至三月初五日记,此次俱行寄回家时,阅后应即寄京。”(《林则徐全集》第八册,信札页一四)目的是借此使妻、儿了解他的戍所生活。

[又按] 以上三种日记均见收于《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及《林则徐全集》第九册日记卷。

[又按] 《福建通志》总卷二五《艺文志》卷五〇录谢章铤:《林则徐日记提要》一则云:

“林文忠公日记,侯官林则徐著。《赌棋山庄又续集》云:公在官无日不治事,无日不见客,亦无日不亲笔墨,所为日记不下数十百卷,随时随地皆可案稽,身后子姓分析为墨宝。虽然文忠有政书而未有年谱,似宜分年录要,补所未备,勒成一编,牖其生平出处进退大节,垂示后来。”

[10] 《林则徐书札》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林则徐全集编辑小组整理编辑 未刊钞稿 中华书局藏稿

[11] 《林则徐书札手迹选》 刘九庵编选,故宫博物院藏原件 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1月版

[12] 《林则徐信稿》 黄泽德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13] 《林则徐致杨以增书札手迹》 山东图书馆藏原件

[按] 李士钊撰《聊城〈海源阁珍存尺牍〉所存林则徐致杨以增十七件手

札》一文录有各札原文(《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 [14] 《林则徐手札十则》 刘九庵辑注 《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 [15] 《林则徐致陈德培手札九通并诗四章》 原件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印本
- [16] 《林则徐致福珠洪阿书札》 郑国 《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 [17] 《林则徐信札浅释》 王启初 《文物》1981年第10期
- [18] 《林则徐书简》 杨国桢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版
- [19] 《林则徐书简》(增订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8月版
- [按] 增订本除对原有书简加以校勘订正外,又增补40札,重加编订,仍为10卷,另增附卷2卷,一为手札题跋,一为朋僚来函。
- [20] 《林文忠公政书》 三十七卷 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 [21] 《信及录》 林璧如辑 《中国历代逸史丛书》一种 神州国光社 1941年铅印本
- [22] 《云左山房诗钞》 八卷 《附录》一卷 清光绪丙戌(十二年)家刻本
- [23] 《云左山房文钞》 四卷 广益书局印本
- [24] 《滇轺纪略》 一卷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上海著易堂印行
- [按] 《滇轺纪略》已刊印于中华版《林则徐集·日记》中,题《己卯日记》。
- [25] 《荷戈纪程》 一卷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 上海著易堂印行
- [按] 《荷戈纪程》已刊印于《林则徐集·日记》中,题《壬寅日记》;但是,《日记》系据原稿钞本排印,字数较著易堂本多三分之一左右。
- [26] 《畿辅水利议》 一册 清光绪丙子三山林氏刊本
- [27] 《衙斋杂录》 原件藏林则徐纪念馆
- [28] 《四洲志》 一卷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本 上海著易堂印行
- [29] 《华事夷言》 一卷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本 上海著易堂印行
- [按] 此书已收印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II中。
- [30] 《俄罗斯国纪要》 清光绪十年五湖草庐刊本
- [31] 《林文忠公尺牍》 北京懿文斋 1919年(己未)石印本
- [32] 《林文忠公手书经典》 民国二十二年林氏石印本
- [33] 《林则徐联句类辑》 萨嘉榘 钞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 [34] 《林则徐诗文选注》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组 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78 年 2 月版

- [35] 《林则徐诗集》 郑丽生校笺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36] 《林则徐楹联辑注》 李文郑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
[37] 《林则徐诗选注》 周轩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版
[38] 《林则徐新疆资料全编》 周轩 刘长明编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版

二 林则徐的传记

- [39] 《国史本传》 清光绪丙子三山林氏刊本
[40] 《林文忠公传》 金安清撰 《续碑传集》卷二四 清光绪十九年刊本
[41] 《林文忠公事略》 李元度撰 《国朝先正事略》卷二五 清光绪乙未上海点石斋缩印本
[42] 《文忠公年谱草稿》 林聪彝编 传钞本 来新夏藏

[按] 此据厦门大学历史系所藏钞本传钞。撰者阙名。道光四年条记称：“是月(八月)初九日，不孝聪彝生”，则是谱当为林聪彝所撰。内容简略以记仕历及文编年为主，于鸦片战争史事不著一字，或撰谱时犹有忌讳？年下所附公元疑后人阑入。

[又按] 据林则徐五世孙林子东女士函告：“林聪彝所写《年谱》并非真品，这是林家溱生前对杨秉纶说过的，家溱兄对文忠有关资料收集较广，考证较深，他的话有可信之处。”又林则徐纪念馆杨秉纶先生也曾函告：“‘文革’前，林则徐后人林家溱先生对此稿(指《草稿》)曾私下表示怀疑。原件在省图书馆，从其使用笺纸笔迹颇有疑点。”愚意《草稿》或为他人据资料辑成而托名聪彝，但事实部分尚有可供参考处，故谱中酌加采录。

- [43] 《林文忠公年谱》 魏应麒编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铅印本
[44] 《林则徐传》 林崇墉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45] 《林则徐传》 杨国桢著 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4 月版
[46] 《林则徐传》(增订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
[47] 《林则徐大传》 杨国桢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4 月版
[48] 《林则徐世系录》 林则徐后裔联络组编 铅印本 1994 年

三 与林则徐有关人物的年谱

- [49] 《一西自记年谱》 张师诚编 清同治八年重刊本
- [50] 《邓尚书年谱》 邓邦康编 清宣统三年江浦陈氏刊本
- [51] 《兰石公年谱》 郭嗣蕃编 《增默庵文集》卷首 民国二十年莆田新民印书局线装排印本
- [52] 《陶文毅公年谱》 二卷 王焕铤编 1948年油印本 来新夏藏
- [53] 《退庵自订年谱》 梁章钜编 《二思堂丛书》本
- [54] 《彭兆荪年谱》 缪朝荃编 《小谟觴馆全集》卷一 清光绪己亥东仓书库刊本
- [55] 《小浮山人手订年谱》 潘曾沂自编 潘凤仪续编 清咸丰间苏州刊本
- [56] 《张温和公年谱》 张茂辰等编 清同治间家刊本
- [57] 《鸿雪因缘图记》 三集六册 麟庆编 清光绪十年点石斋石印本
- [58] 《韩桂舫手订年谱》 韩崧编 清道光间家刻本
- [59] 《赵文恪公自订年谱》 赵光编 清光绪十六年家刻本
- [60] 《石隐山人自订年谱》 朱骏声自编 程朝仪补编 朱师辙补注 《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五号
- [61] 《杨中议公自订年谱》 八卷 杨炳坤编 清光绪家刻本
- [62] 《朝仪公自订年谱》 陆模编 清刊本
- [63] 《冯柳东年谱》 史诤编 钞本 北京图书馆藏
- [64] 《张制军年谱》 二卷 张祖祐编 林绍年订正 清光绪三十一年家刊本
- [65] 《胡文忠公年谱》 三卷 梅英杰编 民国十八年梅氏抱冰堂刊本
- [66] 《左文襄公年谱》 十卷 罗正钧编 清光绪二十三年湘阴左氏刊本
- [67] 《俞理初先生年谱》 王立中编 《安徽丛书·癸巳类稿》附 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 [68] 《方仪卫先生年谱》 郑福照编 清同治七年刊本

四 官书 奏议

- [69] 《清实录》(仁宗、宣宗) 伪满影印本

- [70] 《东华续录》(乾隆、嘉庆、道光、咸丰) 王先谦编 清光绪间印本
- [71]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八十卷 文庆等编 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又咸丰朝,中华书局铅印本
- [72]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 齐思和整理 中华书局 1959年11月铅印本

五 地方志

- [73] 光绪《松江府续志》一 姚光发等编 光绪十四年刊本
- [74] 民国《霞浦县志》 徐友梧等编 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 [75] 民国《湖北通志》 张仲圻等编 民国十年刊本
- [76] 《福建通志》 沈瑜庆等编 民国刊本
- [77] 《闽侯县志》 欧阳英等编 民国刊本
- [78] 《厦门志》 周凯编 光绪己亥刊本
- [79] 《广州府志》 史澄等编 清光绪刊本
- [80] 《番禺县志》 李福泰等编 清同治刊本
- [81] 《东莞县志》 陈伯陶等编 民国刊本
- [82] 《新疆图志》 王树枏等编 民国印本
- [83] 《粤海关志》 梁廷枏编 文殿阁书庄印本
- [84] 《木读小志》 张郁文编 民国戊辰苏州利苏印书社重印本

六 诗文集

- [85] 《林宾日日记》 林宾日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年11月影印本
- [86] 《林希五先生诗文集》 林希五著 清道光庚寅(十年)刊本
- [87] 《林雨化诗文集》 林雨化著 林怡点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按] 林雨化,字希五,福州螺州人,不同署名实为一人不同名号。

- [88] 《左海文集》 陈寿祺著 清刊本
- [89] 《绛跗草堂诗集》 陈寿祺著 清刊本
- [90] 《增默庵文集》 郭尚先著 新民印书局铅印线装本 民国二十年印行
- [91] 《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著 中华书局 1961年12月版

- [92] 《安吴四种》 包世臣著 清光绪十四年活字重印本
- [93] 《补读书斋遗稿》 沈维鏞著 清光绪元年广州刊本
- [94] 《葭拊草堂集》 郭柏苍著 《郭氏丛刻》本
- [95] 《介石堂文钞》 林芳春著 清道光乙酉(五年)刊本
- [96] 《恭寿堂奏议》 八卷 韩文绮著 清刊本
- [97] 《陶文毅公全集》 陶澍著 清道光间刊本
- [98] 《涛园集》 沈瑜庆著 庚申(1920年)刊本
- [99] 《衍石斋纪事稿》 钱仪吉著 清光绪六年重刊本
- [100] 《榕园文钞》 李彦章 道光二十年家刊本
- [101] 《金梁梦月词》 周之琦著 商务印书馆本
- [102] 《惕园初稿》 陈庚焕著 道光间刊本
- [103] 《绛雪山房诗钞》 杨庆琛著 清刊本
- [104] 《求是堂文集》 胡承珙著 清道光十七年刊本
- [105] 《师友集》 梁章钜著 清道光乙巳(二十五年)刊本
- [106] 《味雪斋诗文钞》 戴纲孙著 清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 [107] 《功甫小集》 潘曾沂著 清咸丰甲寅(四年)重刊本
- [108] 《幔馥亭集》 祁寯藻著 清咸丰七年刊本
- [109] 《程侍郎遗集》 程恩泽著 清道光丙午春(二十六年)刊本
- [110] 《张亨甫全集》 张际亮著 清同治丁卯秋(六年)刊本
- [111] 《茶声馆诗集》 朱为弼著 清道光戊申锄经堂刊本
- [112] 《琴隐园诗集》 汤貽汾著 清光绪乙亥(元年)刊本
- [113] 《嘯古堂文集》 蒋敦复著 清同治至光绪间刊本
- [114] 《显志堂稿》 冯桂芬著 清光绪二年校邠庐刊本
- [115] 《筠绿山房诗草》 冯建中著 光绪十九年刊本
- [116] 《梅麓诗钞》 齐彦槐著 道光乙巳刊本
- [117] 《介翁诗集》 严寅著 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 [118] 《陶楼文钞》 黄彭年著 民国癸亥刊本
- [119] 《养浩斋诗钞》 桂超万著 清同治五年刊本
- [120] 《桐阁文钞》 李元春著 清光绪十年同义文会刊本
- [121] 《退密斋文集》 徐继畲著 崞县石印本

- [122] 《颐志斋文钞》 丁晏著 《雪堂丛刊》本
- [123] 《魏源集》 魏源著 中华书局编印本
- [124] 《柏枧山房诗集》 梅曾亮著 咸丰六年家刊本
- [125] 《柳堂师友诗录》 冯昕华著 清同治十一年刊本
- [126] 《百柱堂全集》 王柏心著 光绪十八年刊本
- [127] 《通艺阁诗遗编》 姚椿著 道光间刊本
- [128] 《躬耻斋文钞》 宗稷辰著 清咸丰元年家刻本
- [129] 《通甫类稿》 鲁一同著 清咸丰己未(九年)刊本
- [130] 《求志居集》 陈世镛著 清道光乙巳(二十五年)独秀山庄刊本
- [131] 《双砚斋诗钞》 邓廷桢著 民国十年家刻本
- [132] 《双砚斋词钞》 邓廷桢著 民国十年家刻本
- [133] 《槐卿政迹·附遗稿》 沈衍庆著 清光绪乙巳(三十一年)刊本
- [134] 《存素堂诗稿》 钱宝琛著 同治七年至光绪六年家刊本
- [135] 《小芋香馆遗集》 李杭著 同治七年刊本
- [136] 《躬厚堂集》 张金镛著 同治甲子辛未至光绪戊寅刊本
- [137] 《李文恭公诗集》 李星沅著 同治间芋香山馆刊本
- [138] 《倚云山房诗文集》 王发越著 清咸丰刊本
- [139] 《鸥汀渔隐诗集》 陈偕灿著 道光二十年忤琴阁刊本
- [140] 《甘泉乡人余稿》 钱泰吉著 光绪乙酉刊本
- [141] 《东溟文后集》 姚莹著 清同治六年刊本
- [142] 《后湘诗续集》 姚莹著 清同治六年刊本
- [143] 《松心十录》 张维屏著 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 [144] 《小石渠阁文集》 林昌彝著 清光绪间福州刊本
- [145] 《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著 清光绪庚寅湖南刊本
- [146] 《赌棋山庄全集》 谢章铤著 清光绪戊戌(二十四年)刊本
- [147] 《补读室诗稿》 朱兰著 癸酉(1933年)刊本
- [148] 《盩山诗录》 顾云著 清光绪十五年刊本
- [149] 《十朝诗乘》 龙顾山人(郭则澐)编 乙亥刊本
- [150] 《文斤山民集》 魏繇著 壬申(1932年)十月建德周氏影印本
- [151] 《无近名斋文钞》 彭翊著 清光绪十年刻本

- [152] 《匏园诗稿》 来裕恂著 民国家印本
 [153] 《岷云楼集》 刘存仁著 清咸丰刊本
 [154] 《林公则徐家传词鹤图暨题咏集》 黄泽德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七 资料汇刊

- [155] 《史料旬刊》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 民国十九至二十年铅印本
 [156] 《清代外交史料》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 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157] 《续碑传集》 缪荃孙编 清宣统间江楚编译书局刊本
 [158] 《碑传集补》 闵尔昌编 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1923 年铅印本
 [159] 《海山仙馆藏真三刻》 潘仕成编 清同治三年刻石拓本
 [160] 《昭代名人尺牍续集》 陶湘编 宣统辛亥(三年)印本
 [161] 《皇朝经世文续编》 盛康编 清光绪二十三年思补楼刊本
 [162] 《皇朝经世文续编》 葛士浚编 清光绪二十四年上海文盛书局石印本
 [163] 《鸦片战争》 齐思和等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一种 神州国光社 1954 年 10 月铅印本
 [164] 《回民起义》 白寿彝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四种 神州国光社 1953 年 8 月铅印本
 [165] 《清诗铎》 张应昌编 中华书局铅印本
 [166] 《中外旧约章汇编》I 王铁崖编 三联书店 1957 年 9 月铅印本
 [167] 《鸦片战争文学集》 阿英编 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168]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分册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9 月版
 [169]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 巫宝三等编 科学出版社 1959 年 11 月铅印本
 [170]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 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10 月铅印本
 [171] 《林则徐资料研究》 福州林则徐纪念馆编 油印本
 [172] 《陈修园医书四十八种》 民国十八年上海三星书店石印本
 [173] 《昭代丛书》 张潮等编 清道光中吴江沈氏世楷堂刊本

[174] 《北徼汇编》 何秋涛编 清同治四年龙威阁刊本

八 笔记杂著

[175] 《竹间十日话》 郭柏苍著 《郭氏丛刻》本

[176] 《闽杂记》 施鸿保著 《申报馆小丛书》本

[177] 《圣武记》 魏源著 《申报馆丛书续集》本 清光绪间印行

[178] 《病榻梦痕录》 汪辉祖著 《汪龙庄先生遗书》附 光绪十二年山东书局刊本

[179] 《归田琐记》 梁章钜著 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180] 《浪迹丛谈》 梁章钜著 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181] 《制义丛话》 梁章钜编 清咸丰九年重刊本

[182] 《楹联丛话》《续话》 梁章钜编 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183] 《醒睡录初录》 邓文滨著 申报馆小丛书本

[184] 《庸盦笔记》 薛福成著 光绪丁酉刊本

[185] 《因话录》 丁钰著 道光十五年活字本

[186] 《关陇與中偶忆编》 张祥河著 《说库》本

[187] 《中西纪事》 夏燮著 清同治十年活字本

[188] 《白下琐言》 甘熙著 民国十五年江宁甘氏重刊本

[189] 《见闻续笔》 齐学裘著 清光绪二年天空海阔之居刊巾箱本

[190] 《壬癸志稿》 钱宝琛编 清光绪六年存素堂刊本

[191] 《蓉城闲话》 雷瑁编 《文艺杂志》本 民国三年上海扫叶山房出版

[192] 《金壶七墨》 黄钧宰著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193] 《郎潜纪闻》 陈康祺著 清光绪六年刊本

[194] 《燕下乡脞录》 陈康祺著 清光绪十一年刊本

[195] 《钱币刍言续刻》 王鏊著 道光丁酉艺海堂刊本

[196] 《夷氛闻记》 梁廷柟著 邵循正校注 中华书局 1959 年铅印本

[197] 《海国图志》 魏源著 清光绪二年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

[198] 《桐阴清话》 倪鸿著 清同治十三年重刊巾箱本

[199] 《江南催耕课稻编》 李彦章著 姑苏甘朝士辅刊本

[200] 《射鹰楼诗话》 林昌彝著 清咸丰元年刊本

- [201] 《海天琴思录》 林昌彝著 清同治三年广州刊本
- [202] 《海天琴思续录》 林昌彝著 清同治八年广州刊本
- [203] 《见闻琐录》 欧阳昱著 清同治四年百隋砖斋刊本
- [204] 《蕉轩随录》 方濬师著 清同治十一年退一步斋刊本
- [205] 《潜庵漫笔》 程旼著 《申报馆小丛书》本
- [206] 《暝庵杂识》 朱克敬著 清光绪刊本
- [207] 《琐事闲录续编》 张昉著 清咸丰元年写刻本
- [208] 《行素斋杂记》 继昌著 清光绪二十七年湖南刊本
- [209] 《三借庐笔谈》 邹弢著 《清代笔记丛刊》本
- [210] 《冷庐杂识》 陆以湑著 清咸丰六年刊巾箱本
- [211] 《妙香室丛话》 张培仁著 《笔记小说大观》本
- [212] 《康轺纪行》 姚莹著 清同治六年刊本
- [213] 《石遗室诗话》 陈衍著 民国二十四年商务线装排印本
- [214] 《林文忠公乡闻录》 福州郑氏春蘂斋抄本 福建省图书馆藏
- [215] 《道咸宦海见闻录》 张集馨著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216] 《初使泰西记》 志刚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印本
- [217] 《再述奇》 张德彝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印本
- [218] 《英轺私记》 刘鸿钧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印本
- [219] 《河海昆仑录》 裴景福著 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
- [按] 《河海昆仑录》有四卷本和六卷本,本谱采用四卷本。
- [220] 《西北丛编》 林兢著 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再版铅印本
- [221] 《春冰室野乘》 李孟符著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第一册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 [222] 《健庐随笔》 杜保祺著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第六册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九 近人著作

- [223]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 [224] 《鸦片战争史事考》(即对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之考订) 姚薇元著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1955 年 12 月版

- [225] 《中国农民起义论集》 李光壁等编 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 [226] 《中国近代人物论丛》 三联书店编 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 [227] 《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 列岛编 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 [228] 《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 宁靖编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229]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文集》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 [230] 《中国近代货币史》 魏建猷著 群联出版社 1955 年版
- [231]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 丁名楠等著 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 [232] 《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 陈胜彝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233] 《鸦片战争史》 萧致治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234] 《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 萧致治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235] 《天朝的崩溃》 茅海建著 三联书店 1995 年版
- [236] 《独特的泰州税文化》 李兆贵 王申筛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年版
- [237] 《林则徐在新疆》 刘长明 周轩编著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2006 年第二版
- [238] 《林则徐与江苏》 全国“林则徐与江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

十 外人著作

- [239] 《美国人在东亚》 [美]泰勒·丹涅特著 姚曾虞译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 [240]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美]马士著 张汇文等译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 [241] 《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英]格林堡著 康成译 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 [242] 《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编》 [日]佐佐木正哉编 东京大学出版社 1964 年版

- [243] 《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辑》 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州分会编印出版 1982年10月
- [244] 《林钦差与鸦片战争》 [美]张馨保著 徐梅芬等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 [245] 《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上、下) 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研究组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 [246]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 广东省文史馆译 中华书局 1983年版
- [247] 《晚清华洋录》 [美]多米尼克·士风·李著 李士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十一 近人论文

- [248] 《林则徐的早年》 杨国桢著 《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 [249] 《宣南诗社与林则徐》 杨国桢著 《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 [250] 《宣南诗社管见》 黄丽镛著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1月
- [251] 《关于宣南诗社的几个问题》 王俊义著 《清史研究集》第一辑
- [252] 《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 杨国桢著 《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 [253] 《略谈林则徐的诗及其文学活动的影响》 陈友琴著 《光明日报》1960年3月20日
- [254] 《浅谈林则徐的爱国主义及其对新疆的贡献》 新史著 《新疆大学学报》1975年第1期
- [255] 《林则徐译书》 陈原著 《人民日报》1961年5月4日
- [256] 《林译〈澳门月报〉及其它》 吴乾兑、陈匡时著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 [257] 《林则徐在陕西》 刘仲兴等著 《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4月
- [258] 《林文忠公家书考伪》 胡思庸著 《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 [259] 《谈林则徐致冯柳东手札》 燕鸣著 《文物》1963年第219期
- [260] 《读林则徐〈答戴弼孙书〉手迹》 李阳培著 《文物》1979年第2期
- [261] 《林则徐手札受信人刘闻石》 张守常著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

- [262] 《林则徐游华山诗手迹跋》 史树青著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4期
- [263] 《林则徐手札十则补注》 杨国桢著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
- [264] 《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 胡思庸著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
- [265] 《林则徐信札浅释补正》 张守常著 《文物》1983年第6期
- [266] 《林则徐〈题鳌峰载笔图〉考》 官桂铨著 《福建论坛》(文史版)1984年第1期
- [267] 《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 严中平著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 [268] 《穿鼻草约考略》 胡思庸等著 《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史学专刊
- [269] 《魏源〈海国图志〉研究》 吴泽等著 《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 [270] 《魏源与鸦片战争史》 陈其泰著 《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 [271] 《林则徐与伊犁皇渠》 赖洪波著 1995年油印本
- [272] 《林则徐佚文三篇》 官桂铨著 1995年油印本
- [273] 《鸦片战争与传统学术研究》 吴雁南著 《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增刊
- [274] 《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 沈渭滨著 《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
- [275] 《纪念鸦片战争弘扬爱国精神》 戴逸著 《人民日报》1990年6月18日
- [276] 《林则徐与伯驾》 吴德铎著 《历史月刊》1990年8月第31期
- [277] 《鸦片战争前英国对中国的扩张活动》 林庆元著 《福建论坛》1990年第3期
- [278] 《林则徐新疆勘田述议》 纪大椿著 《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 [279]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对英认识和制敌方略的转变》 杨国桢著 《福建学刊》1990年第6期
- [280] 《林则徐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陈锡祺著 《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

期增刊

- [281] 《林则徐与外国传教士》 谢必震著 《福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 [282] 《林则徐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我国仿造西式舰船的活动》 林庆元著 《福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 [283] 《有关四洲志的若干问题》 陈华著 《暨南学报》1993年第3期
- [284]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衙斋杂录〉与姚莹的〈康轺纪行〉》 焦静宜著 《文献》1993年第4期
- [285] 《林则徐与伊犁黄渠》 赖洪波著 《伊犁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 [286] 《林则徐〈回疆竹枝词三十首〉新解》 周轩著 《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 [287] 《林则徐与金门奇人林树梅的唱和与交游》 陈茗著 《文史知识》2009年10月

附录五

旧版前言后记

一 《林则徐年谱》初版前言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主张改革,坚持严禁鸦片。他反抗外国侵略的言论和实践,具有同时代历史人物少有或没有的特点,对近代中国有深远的影响。

林则徐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出生在福建侯官一个中落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里。他一生在宦海中浮沉了近四十年。从京官的编修、御史到外官的监司、督抚以至钦差大臣。宦迹所至,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疆,从中原腹地到西南边陲。他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浪,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贡献。他一生中的大量言行说明他是封建社会里的一名有作为的官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者。

他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名较好的官员,主要表现在努力发展生产和关心民生上。他无论在整顿河工、兴修水利、创制农具、救灾放赈,还是在查禁烟害、改革财政、开发资源等方面都表现了施政才干,都使当地的经济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也使当地的人民在痛苦呻吟之中得到一定的喘息和安定。即使他在远戍新疆的时候,也仍然倡导垦荒开井,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切望“大漠广野,悉成沃衍”。这在封建官僚中确是屈指可数的。

他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爱国者,主要表现在抗英防俄问题上。他在

领导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和反侵略战争中所建树的光辉业绩几乎已是尽人皆知。在抗英斗争中,他能够不囿于成见,放眼于世界,通过各种途径探求新知,并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民力,制定相应策略,抓住战机,从而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更值得注意而却被人忽视的是,他能在举世尚未觉察到沙俄窥伺的危机之时,便提出了注意防俄的战略性的意见。早在从事抗英斗争时,他就从所搜集到的译报资料中细心地发现沙俄可能侵入我国西藏边陲的进军路线。后来,他在赴戍途经镇江时,曾和魏源作过长夜促膝之谈。两位忧时之士都为东南与西北的边防而忧心忡忡。经过在新疆的实地考察,更加强了他对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他大声疾呼地警告边疆的大员们:不要为表面上的暂时平静而麻痹大意,要增修战备以应付突然变故。他认为只有加强边防,同心协力,才能使敌人慑服,不敢轻举妄动。他在被召入关时曾在答复别人的提问中,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英夷不足深虑”,而沙俄则“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他在晚年卸职回里以后,仍然一面以在野之身组织地方力量驱英,一面更独抒己见,发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警告。正由于他坚持反对侵略,终于在去广西途中遭到内外敌人的暗害。林则徐不愧是一位坚决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者和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

当然,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成员,在维护封建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等方面的活动仍表现出极大的历史局限性。不过,林则徐一生的主要方面还应该从上述两点特色来考察。这部年谱也主要是以此为中心线索来贯串全书的。

这部年谱在史料的处理上,为了便利读者查阅,在纪事之后多引述一些资料,但对解放后刊行的如《林则徐集》等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则大多是摘要,有些则只在纪事后注明资料出处,以备检索;至于未见刊行或刊本流传较少的资料则作了较多的引述,以便利得书不易的读者。有些地方还对引述的史料加了一点考证和按语。当然,林则徐的手迹佚稿和与他有关的资料记载可能还有一些散处各地,为公私藏者所掌握,限于主客观的种种条件,一时未能广采博收,只能待之异日再事增补了。

林则徐是清代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清人笔记杂著中记其遗闻琐事者甚多,有些已采入谱中,有些没有收录,但又感到或可供参考和以资谈助的,弃

置未免可惜，就编为《谱余》作为本书的附录。

这部年谱在编写过程中，曾先后得到杨国桢、刘桂五、史树青、齐钟久、刘泽华、汤纲和殷礼训等同志的关怀、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这些同志致谢。我的业师、书法家启功教授以年近古稀的高龄，在病中为我题写了近十个横竖不同形式的书签以备选用。这种情谊更是对我的鼓励和督促。

这部年谱由于时写时辍和自己的水平所限，一定存在着不少错误和不足之处，诚恳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来新夏

一九八〇年六月于南开大学东村寄庐

二 《林则徐年谱》增订本后记

《林则徐年谱》问世后，不断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友好们给予鼓励和指正。特别是一九八二年冬在福州召开的“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学术讨论会”更使我获得了教益与启示。我看到了旧作不仅有新内容需要增补，也还有失误处需要订正；而这次会议又决定把拙作列入将于一九八五年召开的“林则徐诞辰二百年纪念学术讨论会”的出版规划中，益加坚定了我的增订信念。但仅仅有主观意愿和行动，往往不易很快成为现实。因此，这必须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的识见。他们对我这本出版方几年、仅印过一次七千余册的著作，便毅然决定作为一部新著接受重排付印，这对我确是一种推动。它使我决心排除公私事务的烦扰，冒着溽暑去搜检资料，并不揣冒昧地向新旧朋友去求援，终于完成了旧作的增订。

这次增订主要在这些方面：

其一，增补了新资料：旧作虽已采录了部分手札资料；但近年来又看到一些过去未搜检到和新发现的手札及文物。如山东图书馆的海源阁藏札、故宫博物院的藏札和华东师大图书馆的藏札等。其中有些已散见于报刊，有些则尚未发表。这次均将其有关内容摘要录入以供参考。他如福州发现的刘家镇墓志铭、甘肃兰州发现的唁函石刻等，虽其内容对林则徐事迹关系不大，但也可丰富林则徐生平的活动内容。

其二，扩大了征引范围：旧作征引参考的文献资料近一百七十种，增订本在原有基础上，又较广泛地扩大了检读范围——不仅有旧籍，也有新著；不仅有国内，也有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总计已达二百二十余种，比旧作的参证范围增多了六十种。这或能有助于开拓读者的研究视野。

其三，订正了失误：旧作由于疏漏，存在一些失误。增订本根据新获得的资料重加订正改写。如王鼎的卒年，相沿作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底，旧作根据钞漏一字的资料遽改卒年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增订本则据新见到的王鼎祠堂墓志石刻文，订正前之失考，仍采旧说。又如林妻郑氏之卒年，旧作沿用魏应麒谱订为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增订本据海源阁藏林则徐致杨以增手札，改订为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其四，增写了检读查索材料，如在书尾增写了大事年表索引，按年择系大事，注明书页，使读者一索可得。

其他还作了些文字、论述的修订。私衷愿有较显著的改进，但终因搜求资料多有窒碍，个人学识尚待提高，致使增订本还未能尽如人意，希望借出版之机能再得到更多同志的批评与帮助。

在增订过程中，承各公私藏家惠然协助，提供资料。有些素昧生平、未谋一面的朋友仅凭一函相通，就抄寄资料，提示线索，尤为可感。还有许多同志为本书的增订与出版给予各种鼓励与支持，统借此敬致真挚的谢意。

来新夏

一九八三年十月于南开大学北村

三 《林则徐年谱新编》序言

半个世纪以前，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每逢“六三”禁烟纪念日，总会想到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就是以清除鸦片毒害而震惊世界的林则徐。他的伟大业绩不能不引起我想更多地了解他。这一愿望直到40年代读大学时才得到实现。那时，我读到一本由魏应麒氏编写的《林文忠公年谱》，可惜这本书内容不够充实，让人感到如此重要人物，却只有这么薄薄一本谱传，似难相称。

50年代之初,我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重检魏编,益感有拾遗补缺及订讹纠谬的必要,遂采取书页签条办法,读书凡有所遇,就在魏著有关书页上标注粘列,积之日久,一书已满,无从着笔,乃另求一本,如法炮制,一书又满,遂决心重编林谱。适当其时,中华书局将《林则徐集》全稿送我审读,其内容繁富,可供采择者俯拾皆是。此不啻助我信风,于是《林则徐年谱》的编纂乃得扬帆启碇。

60年代,我被投闲置散,终日皇皇,忧思愁虑,束书不读,沉湎烟酒,行之经年,意兴萧索。自忖若就这样混过余生,实有未甘;审视案头林谱残稿,亦难以割弃。一日,忽仰屋而思,林公伟业被冤,万里赴戍,犹遍历荒漠,为民造福,寄情诗文,怡然自得,我何得自废如此?于是涣汗精神,重理旧业,蛰居斗室,伏首书案,历时年余,终成《林则徐年谱》初稿三十余万字,复检校群籍,细加订正,清为二稿。当时困难付枣梨,只得贮之敝篋,不意在“文革”之初,清稿竟遭丙丁之厄。不久,我被遣放津郊学农,家具衣物多以低价处理,而残篇断章皆捆载偕行。《林则徐年谱》幸存草稿,虽纸断笺裂,点划斑驳,字句犹能辨识,于是在耕耘灯下再加清正,遂成三稿。居乡弹指四年,蒙恩召还故园,身处逍遥,《林则徐年谱》又得参校订正,是为第四稿。计检校图籍凡168种,成文34万余言。时事纷扰,何敢言出版,唯效颦史公,作名山之藏而已!

80年代,百废俱兴,《林则徐年谱》终于在上海问世,新知旧雨,频加音问,慰我辛劳。我也如释重负,似乎觉得已无愧于先贤的伟绩,也无负于当年的私愿。尤感忻喜者,厦门大学杨国桢先生所撰《林则徐传》也同时在首都出版。我居北而谱印于南,杨居南而传梓于北,一时有“南传北谱”之说;又有以出版者地属南北而有“南谱北传”之说。说法虽异,而一谱一传,将使林公之行事益彰。

拙编虽自以为广加采录,而陆续出现新资料仍时有闻见,除随时自加采登订正外,友朋补缺正误之件复纷至沓来,如谱载林妻郑氏卒年据魏编订为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山东图书馆骆伟先生将馆藏海源阁藏札中林则徐致杨以增函一件见告,其中明确记载郑氏卒于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订正了传统臆说。又如林则徐谢世月日,史传均作十一月,拙编据悼恤谕、遗折等定为十月十九日。后据林氏后裔福州林纪焘教授函告:林则徐文藻山旧家木主牌内载林公生卒年为“生于乾隆乙巳年七月二十六日子时,卒于道光庚

戌年十月十九日辰时”，所说乃得确证。故宫藏有林公手札七十余件，幸得刘北汜、刘九庵诸专家多方关说，俾我通读。后复俯采愚见，将全部手札影印成册，倩我弁言，使林公手迹流传海内。陕西蒲城中学刘仲兴老师素昧平生，远道抄寄王鼎墓志石刻原文，藉以订正王鼎卒年。林公后裔子东女士及福州市文管会杨秉纶先生均告以世传《文忠公年谱草稿》疑非真品。华东师范大学吴格、蒋世第二先生，兰州师范大学朱太岩先生及福州文管会官桂铨先生等均见赠书札、诗文钞件及拓片等；域外友人日本爱知大学图书馆馆长石井吉也惠寄林公手书楹联复制件。其他或商榷是非，或提供线索，或假以图籍，或出示家藏，诸友盛情，实难尽述。于是增订意趣，油然而兴。遂屏绝俗务，一意增订，众擎易举，时仅经年而全书告竣，计参阅书刊达 229 种，较原谱增益 60 种；成文 45 万字，较原编增近 10 万字。书成之日，反复摩挲，情难自已，遂快饮佳醪一盅。迨头脑清醒，细读全书，犹有未尽如人意者多处，是学之无止境而我心则尚存更新之远图也。

十年一瞬，有关资料频有闻见，方家研究成果亦复迭出。我则壮心未已，每有所见，辄采登于册，不意竟有数万字之积累，私心窃喜，遂有新编《林则徐年谱》之动念。去秋应邀参加福州召开之林公诞辰 210 周年纪念会，以文会友，颇多收益，新编之念，粗具轮廓，而林公贤裔凌青先生与子东女士，更频加关注，而林则徐基金会复慨赠出版资助，于是新编之志益坚。北归之后，不间朝夕，广事搜求，博采众言，精雕细刻，约以期年，60 万余言之《林则徐年谱新编》当可告成于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之日。林公鸦战遗恨，从此湔雪；我则摩挲《新编》以祭林公。林公有知，歆其来格！

来新夏

一九九六年三月写于南开大学

四 《林则徐年谱新编》后记

《林则徐年谱新编》经过半年多的修订，终于完成了。这次修订工作固然缘起于为庆祝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历史转折而作；但从增订本出版以来的十多年里，新史料的发掘和对事件人物需要再认识的

要求,也督促我尽快尽完善地投入修订工作。在整个修订过程中,我竭尽可能地使资料更丰富些,认识更清楚些,错谬更减少些。我主观上希望,至少在一二十年内,《林则徐年谱新编》能保持为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主要参考书的领先地位。

年谱无疑是一种以丰富准确资料为基础,以供人参考与使用为职能的著述体裁,因此务求其详备与可靠。增订本虽然曾得到过资料丰富的奖饰;但这十几年里,有关谱主的奏牍、日记、信札、诗文、题字仍不时有所发现。其他诗文集、笔记、方志及民间收藏的有关资料也时有所见,尤其是有些学者还对这些史料做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个人的解释与见解,可备使用资料的参考。有些熟悉的学者还见告所见所闻,使我在史料补正上有明显的增益。如林则徐晚年手书《观操守》一文,是“田家英收藏展”的展品之一,它是林则徐晚年经过一番人生阅历后所制定的座右铭,也可视作林则徐的佚文。一些新发现的奏牍可以补充若干史事,订正某些错误,日记、笔记则丰富谱主的日常生活动态。但是年谱又并非只是史料的缀辑,而是在丰厚的基础上,有所取舍按断,以见青史是非的一种著述。因此这次修订对若干史事及人物评说又有“出新”的企求,特别是对谱主的言行更有再认识的必要。近年以来,对林则徐的历史功过虽颇有异说,但我仍初衷未变,坚持原说,论定“他是封建社会的一名有作为的官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者”。对具体史事则有所订正,如他在云南迫迁回民于官乃山一事,过去只看到为加强回民控制、防守和监管作用的一面,似失于偏颇;实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为避免汉回之间寻仇不已,使已失家园的回民得到居所,并允许自由选择的一种权宜之计。又如过去对林则徐的禁烟功绩论述较多,而对其劝民戒烟的功德未施重墨。近年目击当今毒品泛滥,难以根绝之危害,益感禁戒并重之必要:禁在杜绝,戒在挽救。至于林则徐之死,一直谜团难释。我前此蔽于崇敬之情,深信内外敌人暗害之说。后来有多篇论文详加论说,多持不同意暗害之说,而我亦尚难提出被暗害之铁证,遂广列众说而存疑,以免有鲁莽失实之虞。

这次修订工作得到许多同道友好的关心与帮助。他们是凌青、林子东、林桢塘、陈胜彝、刘炳元、费黑、周轩和张一鸣等氏以及一些收藏单位,特别是年逾古稀的子东女士仍然一如既往,不辞辛劳,给予我更多的关注。她不仅

提供文字和图片资料，还不时以函电相互商榷讨论，更协助奔走争取出版资助。这些友好的情谊督促着我尽力做好修订工作，至于实际效果如何，尚待广大读者的评定。

我的老师启功教授是我五十年前的业师。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推移，日益增厚着师生间的情谊。在我坎坷困顿的时候，他虽然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仍然了无顾忌地安慰我，给我讲否极泰来的道理；当我落实政策后，他第一位写信来，并以其一贯的幽默，调侃我十八年寒窑盼来了薛平贵。以后我有很多部著作都是请元白老师题写书名的。他有求必应，往往横的竖的写好多个，并表示不满意可以再写，真令人感动不已。《新编》修订工作开始不久，我决定仍要惊动年过米寿的元白老师，不意那时老师因病住院。六月间，我应邀访日，为便于乘坐早班飞机，特地先期住到北京师大新松公寓，晚间便专诚去看望老师。真幸运！元白老师中午刚从医院回家。他说看到我的信，因病耽搁，并说在我访日回来前，一定完成。我感谢这种盛情。等我很快访日归来时，不意在我书桌上赫然陈放着一件特快专递，原来是元白老师为《林则徐年谱新编》所写的横竖标签数则。元白老师以高龄病躯为我题写书名，对老学生用情之深，于此可见。我怀着崇敬之心，表示真诚的感谢。

著名书法家王梦赓先生应请为我书写林则徐登程示家人诗之一首，作为封皮题词，以提示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主导思想。梦赓先生惜墨如金，但为让我有选择余地，特为书写两份，名家墨宝，实属难得，其情尤足铭感。工艺美术家陈侃先生为《新编》设计封面，反复多次，不厌其烦。我借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林则徐基金会热情关注《新编》出版，给以资助，为本书能如期交付出版，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深知此举之艰难，于此重申对林则徐基金会及其秘书长王浩先生的感谢。

《新编》的修订由于时间匆促，内容繁多，所以初稿未能达到应有的要求，给责任编辑焦静宜副编审增加了前此未曾有过的麻烦。我赶在访日前夕，把稿子送给她。她为了能及时发稿，不误明年的需要，立即夜以继日。不避溽暑地投入工作，从内容、出处以及标点、版式都细心地加以审定，致成目疾，使我深感愧疚。我对她所付出的心血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真诚地奉告读者：这本书只能说尽了我应尽的努力，而未达到尽美尽善的境界；只能说对纪念一代伟人林则徐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尽一份中国人的心意而已。如果这本书能使人们了解 150 多年前香港被强占的史事和对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有参考价值的话，那将对我是一种最高的奖赏。如果这本书能得到读者和同道的匡正纠谬，那我会发自内心地感谢这种爱护的。

来新夏

一九九六年八月写于南开大学蘧谷



林则徐年谱长编

ISBN 978-7-313-07651-9



9 787313 076519 >

定价(上、下卷): 260.00元